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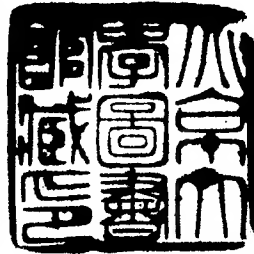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五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46/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五八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五八冊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緯三百三十卷(八)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三十三年自刻本

.....一

史緯三百三十卷(八)

〔清〕陳允錫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三十年至

三十三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緯三百

三十卷》提要

史緯卷二百八十三

宋史六十六

列傳

方技

趙修已浚儀人精天文推步之學周祖奏泰軍謀隱帝誅史弘肇等將害周祖修已審謂之曰今幼主信讒大臣受戮公位極將相功居不賞雖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如引兵南渡詣關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不取悔何可追周祖然之及卽位遷司天監宋初遷太府卿判監事告老卒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令煮洛河石如麵令食之曰

史緯

卷之二十三

一

汝聰悟後當爲人師又嘗夢人持巨鑑星宿滿中謂腹納之覺而汗洽月餘心胸猶痛因留意占候之學周祖與處訥雅相善及舉兵入汴問劉氏國祚何以短促對曰人君未得位常務寬大既得位卽思復讐漢氏據中土承正統以曆數推之其大命猶永以高祖得位之後多報讐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喟然太息遽發兵圍漢大臣蔡元吉劉錡等家將行弑戮遽命止之遷司天少監建隆二年留處訥造新曆命爲應天曆拜司監卒馬紹平棘人太宗以晉王尹京中嚴私習天文之禁紹與太宗親史程德玄善德玄每戒紹不令及門開寶九年十月十

九日既夕，詔忽德玄、德玄問其所以來。詔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故以相告。」德玄惶遽，止詔一室，入白太宗。太宗命德玄防守之。將聞于太祖，詰旦太宗果踐阼，爲太常博士。卒蘇澄隱，其定人爲道士，在龍興觀。澄隱得養生之術，年八十餘不衰。唐明宗嘗召之，後屢有聘命，並辭疾不至。契丹主兀欲加僧道以恩命，惟澄隱不受。太祖征太原，還召見行宮，命中使掖升殿，謂之曰：「京師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之。」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大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上幸其觀，曰：「師年踰八十，而氣貌益壯，善養生者也。」詰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

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寂神太和，昔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道也。上大悅，賜紫衣銀帛，年百歲卒。

丁少微，亳州人，隱華山，嘗通陳搏所居，與搏齊名。少微志尚清澹，搏嗜酒，道性其道不同，未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歲，康強無疾。起壇場淨室，通夕朝禮，五十餘年未嘗稍懈。太平興國三年，召赴闕，留數月，道還山。七年卒。

趙自然，繁昌人，本名王年，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許爲道士。後夢一人狀貌魁偉，給巾素袍，鬚髮斑白，自云姓隱，引之登高山，謂曰：「汝有道氣，吾將授汝辟穀之法，出青栢枝，令閉

之，及覺，遂不食，神氣清爽，每問火食氣，即嘔，惟食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寤悉能記，寫以示人，皆不能識，或云此非篆也。乃道家符籙耳。太宗召赴闕，問之，賜名，并道士服。又秦州趙抱一，牧羊田間，一夕有叩門召之者，以杖引行，杖端有氣如烟，其香可悅。至山崖絕頂，見數人會飲，音樂交奏，抱一遑駭，不測會延檢司過其下，聞樂聲疑爲邪，益集村民梯崖而上，至則無所覩，抱一獨在援而下之。方俄頃，已經夕矣。抱一自是不喜熟食，火化者未嘗歷口。茹甘菊、栢葉、果實、井泉，間亦飲酒，貌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有道家之趣。野行露宿，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

本河變色
平地有田
與牛臥於
中

前疏願為弟子志言動止軒昂語笑無度或裝裝疾趨或稽
空佇立從屑隨見飲無所擇眾以為狂詎獨曰此異人也溫
州林仲方以庠納來獻舟始及岸志言遽來取去仁宗延入
禁中登坐結跌飯畢而出未嘗揖也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
蹙道內侍問之志言書有十三郎人莫測所謂後英宗以濮
王第十三子入繼眾始悟大宗正守節請書得潤州字未幾
守節卒贈丹陽郡王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而浴
室有人聲往視則志言在焉有具齋饌進餉者并食之隨流
而吐化為小鮮群泳而去海客遇風舟且沒忱見一僧操粗
引船乃獲濟及至都下遇志言曰汝非我且奈何客記其貌
乃引舟者也與趙崇善崇隱居番禺志言數以偈頌相寄萬
里間數日而達志言將死作頌不可曉仁宗遣內侍以真身
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見額上赫然有光就視之得舍
利
僧懷丙真定人郡構木為浮圖十三級勢孤絕既久而中柱
壞匠人技無所施懷丙別作一柱閉戶良久易之而下趙州
渡河唐時登石為橋歲久欹側非千夫不能正懷丙不役一
工正之如故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椎之一牛數萬斤後水
暴漲絕梁牛沒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
維之用大木為樁衝鈎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

史事

宋之二百八十三

四

史事

宋之二百八十三

五

燕以開賜紫衣
許希閣封人景祐元年仁宗不豫侍醫數進藥不效人心憂
恐冀國長公主薦希希診曰鍼心下包絡之間可亟愈左右
以為不可諸貴門請以身試試之無所害遂進鍼而帝疾愈
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銀魚及器幣希奏曰扁鵲臣師也請
以所賜與扁鵲廟帝為築廟于城西封靈應侯學醫者歸之
因立太醫局于其旁
脫安時蘄水人嘗曰世所謂醫書予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
矣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使後人自求
之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浸深決死生若合符節察脉之
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脉陰陽相應如雨引繩陰陽均則
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於喉手配氣溢於尺寸寓九候於浮
沉分四溫於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泰以內經諸書
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迷矣踵門求診
者為辟邸舍居之親視餌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治者
必實告之桐城民婦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效安時適
至邀視之連呼不死令以湯溫其腰腹上下拊摩孕者覺胎
胃微痛即生一男子其家驚喜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
胞而一手執母腸不放非藥石所能為吾隔腹捫見手所在
鍼之既痛即縮手所以速生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

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佗之事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妄乎年五十八疾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密矣且出入息亦脉也今胃氣已絕死矣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發乙吳越王假支屬有羸疾後愈甚歎曰此所謂周痺也入藏者死既而曰吾能移之使在未因自製藥飲之左手足忽舉不能用喜曰可矣登東山得茯苓大踰斗以法噉之盡由是雖偏廢而骨氣悍堅如全人卒年八十二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慘父之脉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昔醫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脉則

史

卷之二 一百八十三

六

祝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王韶謀取青唐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部帳甚衆請智緣至邊神宗召見賜金乘傳而西稱經畧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他族命龍珂等因以獻欽詔忌之言其捷邊事召還為右街首坐卒郭天信開封人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天信嘗白曰王當有天下上即位親幸之拜定武軍節度使天信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為上言由是黜京張商英方有時望天信常稱於內朝京嘗告天信與商英漏泄禁中語商英罷天信寓新州蔡京再相命宋康年使廣東以察之天信已死京疑未必實令康年發棺驗視焉

卷之二 一百八十四

魏漢津蜀縣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授以選樂之法嘗遊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浚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召見言得黃帝夏禹聲為律身為度之說謂人主秉賦與眾異請以帝指三節為度定黃鍾之律而中指之徑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又云聲有太有少太者清聲陽也天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在其間人道也合三才之道備陰陽奇偶然後四序可得而調萬物可得而理當時以為迂怪蔡京獨神之或言漢津本范鎮之役稍窺見其制作而託之於李良云漢津始生時九鼎大鑄帝坐大鏡及二十四氣鐘四年三月禹成

史

卷之二 一百八十三

七

馬院冲顯慶士八月大晟樂成徽宗御大慶殿受群臣朝賀即黃洋虛和冲顯寶應先生漢津謂京曰大晟得古意什三固簡他多非古說異日當以訪任宗堯宗堯學於漢津者也宋興漢津死京遂以宗堯為典樂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曆祀黃帝夏禹成王周召而良漢津配食謚漢津為嘉辰侯漢津號陰陽術數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出三十年天下亂矣主者志漢州人遇異人於丐中自言吾鍾離先生也予之丹服之而往遂棄妻子結廬田間時為人言休咎太僕卿王望以問召至京師館于蔡京第嘗賦書一封至帝所啓之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燕好之語也帝由是信之封為洞微先

生獻乾坤鑑法命鑄之既成言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
坐鑑下思所以微懼消變者明年見其師責以擅處富貴焉
歸未得請病甚乃許其去步行出就寓病已失矣歸濮而死
贈正議大夫初王輔未達時問名位所至老志書大平宰相
四字旋以墨塗之曰恐泄也輔敗人乃悟

王仔昔洪州人徽宗命之禱雨忽遇小黃門持紙至仔昔篆
符其上言焚符以湯沃而洗之蓋帝默祝為官妃療赤目一
洗立愈封通妙先生居上清寶籙官仔昔性倜儻帝待以客
禮其遇巨閹若奴又欲郡道士宗已林靈素忌之坐言語不
遜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為之也仔昔書示其徒曰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三

人

上蔡遇冤人後浩南竄至上蔡被誅仔昔能先知而不能

林靈素温州人少從浮屠學苦其師答罵去為道士丐食淮

酒間微宗訪方士於左道錄徐知常知常以靈素對入見大
言曰天有九霄而神霄為最高神霄玉清王者上帝之長子

一篇胡說

主南方號長生大帝君陛下是也既下降于世其弟青華帝

君主東方攝領之謂蔡京為左元仙伯王輔為文華吏鄭居
中章貫及諸巨閹皆為之名貴妃劉氏方有寵曰九華玉真

安妃帝心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資無算建上清寶
籙宮密建葉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造為青華正書醮壇

及火龍神劍夜降內宮之事假帝誥天書雲篆以欺世惑眾

其說妄誕不可究質稍識五雷法召呼風霆禱雨時有小怪

令吏民詣宮受神霄秘錄朝士皆進者靡然趨之每設大齋

耗費緡錢數萬帝設輕其側靈素升高正坐問者皆再拜以

誦所言無殊異時時雜提給嘲談以資嬉笑其徒美衣玉食

幾二萬人遂立道學置耶大夫十等有諸殿侍晨校籙授經

以擬符制修撰直閣改釋氏名稱冠服欲盡廢之以逞前轍

靈素益尊重升温州為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金門羽

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稱曰道家兩

府與道士王允誠共為怪神後忌而毒之都城暴水遭靈素

厭勝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擊之走而免靈素恣橫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三

九

不悛道遇皇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故里命江端本

通判温州幾察之旋死

皇甫坦夾江人高宗召見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諸

欲勿令放逸舟經萬卷不如守一荆南師李道雅敬之坦相

道女必為天下母後為光宗皇后

王克明崇平人生時乏乳母以粥遂得脾疾及長益甚醫以

為不可治克明自讀難經索問求其法治之病遂愈以術行

吳楚間胡某妻病氣祕腹脹號呼踰旬克明視之時某家方

食食克明謂妻曰吾愈某人病使預會可乎以藥下之俄起

飲食如平常廬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為

克明令熾炭燒地灑藥置之于上須臾而蘇張子蓋救海州
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克明
力辭之爲翰林醫務局卒自建隆以來近臣皇親諸大校有
疾必遣內侍挾醫療視群臣被眷遇者亦如之其有效者或
遷秩賜服色邊郡屯帥多遣醫官醫學隨行三年一代出師
及使境外貢院鎮宿皆令醫官隨之京城四面分遣翰林醫
候療視將士暑月卽令醫官合藥與內侍分詣城門寺院散
給軍民上每便坐閱兵有被金瘡者卽令醫官處療咸平中
有軍士中流矢自頰貫耳醫官閻文顯以藥傅之信宿而瘡
出上命賜緋天武右廂都指揮使韓徽從太祖征晉陽將矢

史

卷之二百八十三

十

賈左卿不出幾三十年景德初上遣醫學劉贊傳以藥出
之自陳感激願得死所又極稱贊之妙上賜贊白金還醫
官

莎衣道人姓何氏胸山人嘗舉進士不中紹興末來平江身
衣白襦晝乞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益敝以莎緇之妻
宗一夕夢莎衣人跪哭而來及寤以語內侍會后及太子祖
因遣使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成緒中宮虛位
日久乃焚香默祝莎衣道者誠仙人必知朕意遣中官致贊
不言所以道人一見掉首與音曰有中園卽有外夷有日卽
有月不須問趣之去使者歸奏帝甚異之賜號通神先生爲

蔡忠親不居賜衣數襲不受或強邀入庵大笑而出歸於故
處帝歲命內侍卽其居設千道齋一歲偶時期衆訝而問之
道人方臥乃起握手睜目而招之曰亟來亟來是日內侍至
衆益服其神光宗召之不至慶元六年卒

孫守榮富陽人病臂遇異人教以風角鳥占之術授以鐵笛
遂去不復見守榮自號富春子吹笛市中問休咎皆驗寶慶
間遊吳興聞譙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
者見王元春賀之曰作鄉郡者必君也越兩月藩內作亂元
春果以告變功典郡淮南帥李魯伯薦諸朝守榮謁丞相史
嵩之聞者以晝寢辭守榮曰丞相方釣魚固池何得云爾爾
者驚異入自既見嵩之喜之自是出入其門一日庭鵲噪令
占之曰來日哺時當有寶物至明日李全以玉柱斧來獻嵩
之嘗得李全檄未啓詢其事守榮曰全詐假布囊二十萬兩
啓封果如其說守榮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大抵不
競宋祚其終乎爲嵩之所忌誣以罪貶死遠郡

外戚

自西漢有外戚之禍歷代監之宋仁英哲三朝母后稱制而
終無外家干政之害將法度之嚴有以坊其忠欺抑母后之
賢有以制其族欺作外戚傳

賀令剛陳留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茂瀛州屯軍握兵邊

有誤焉
二及家也

史

卷之二 百人十三

士

有何事

郡十餘年，恃藩邸舊恩，每歲入奏事，言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而無謀。笑丹將于越使，謀殺令圖曰：「我獲罪本國，且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遣以重錦十兩。」是年，于越率衆入寇，大將劉廷景帥驍君子館，令圖爲先鋒，被圍數重，于越使人傳言，願得見守使君，令圖意其來降，卽引麾下數十騎逆之，將至其帳，于越據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令送死來邪？」盡殺其從，乃反縛令圖而去。時年三十九。高陽副部署楊重進死之。王繼勳孝明皇后弟也，權侍衛步軍司事，時募兵千餘，將遣出征，多無妻室，太祖曰：「此必有願爲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也。」繼勳不論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紛擾，上聞大驚，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崩，上追念后，故不之罪，復爲部曲所訟，解兵柄奉朝請，繼勳失職，常快快，專以鬻割奴婢爲樂。一日，天雨墻壞，群婢突出，守園門訴冤，上大駭，詔暗私第，令甲士守之。流谷州未至，除右監門分司西京，繼勳發暴愈甚，強市民家女子，備給使小不如意，卽殺食之，而飲其骨。京野外女伶及鬻椎者，出入其門不絕，人不敢告。太宗在藩邸，聞其事，及卽位，人有訴者，命知雜事雷德驥鞠之，繼勳具伏，自開寶六年至太平興國二年，手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于洛陽市，及爲劊市子女者，女伶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

成患，常與繼勳同食人肉，折其脛而斬之。

史

卷之二 百人十三

三

文裕，常與繼勳同食人肉，折其脛而斬之。有文裕，保州人，異祖，簡懿皇后，文裕祖姑也。爲秦院起居，有李飛雄者，秦州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爲其家所容。妻父張季英爲蓋屋尉，飛雄往省之，因乘其馬，詐爲使者，以巡邊爲名，夜抵廳置索馬，驛官授以馬，令卒乘馬前導，因率直抵飛雄承遂，至隴州，李監軍王守定至，吳山縣率縣尉盧資從行，時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贊、韋輔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矯詔盡縛之，承瑨等見承遂數輩同輩，不覺其詐，仁朗獨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不忠，不用命，令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見？先是，太宗命親信於諸道廉官吏善惡，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詔卽誅之，故飛雄以爲言，將械承瑨等詣秦州，戮之。同據城叛，自稱我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哀告曰：「我亦嘗從晉郎，乞使者營救之。」飛雄密語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覺其詐，僞許之。飛雄命釋其縛，文裕附仁朗耳語，仁朗作嘆馬，若中風狀，飛雄又解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與文裕共持之，遂秦州，獄判得實，夷飛雄家。文裕遷軍器庫使。宋年，并州人祖美、眞宗劉皇后兄也，宋年生四歲，授內殿崇班，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宴理津亭，誤投金杯，謂左右曰：「能取之乎？」宋年躍入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

奇童子也。擢幹辦皇城司。契丹遣使來請帝給養。未年同張昇報使。契丹以未得請。夜取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未年素有方手。擲棄之。契丹驚以爲神。知涇州郡兵歲以合藥爲折支。三司不時犖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聽事。譴讓。未年召至庭下。數其罪。斬爲首二人。餘不敢動。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帝收相屬於路。未年遣人焚之。一夕而盡。契丹移檄捕縱火。益求言曰。益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言。遷邕州觀察使卒。

溫成皇后世父也。舉進士。判登聞鼓院。時溫成爲修媛。欲以門閥自表異。堯佐進端明殿學士。拜三司使。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三

古

諫官包拯等言。親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道。使不踐危機。斯爲得矣。仁宗祀明堂。拜淮康軍節度使。群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拯等復言。陛下卽位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六年來。擢用堯佐。群口竊議。謂其過不在陛下。而在宦官。女與執政大臣也。蓋宦官官女。見陛下繼嗣未立。既有所偏。莫不潛相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順旨。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後官之過制下之日。陽稱胸襟。須審衆言。宜斷以大義。亟命追駁。必不得已。宜徹節度。擇與一焉。則合天意。順人情矣。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執欲廷議。不許。乃詔曰。近臺諫官乞罷堯佐。

三司及言不可用爲執政。若優與之官。於體爲善。朕用其言。遂有是命。今復以爲不可。前後反覆。於法當譴。其令中書戒諭之。自今言事官相率上殿。先取堯佐辭。宜徹景靈使從之。卒。贈太師。從弟堯封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女卽溫成皇后也。贈清河郡王。

李昭亮。繼隆子也。爲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叛。殺官吏。詔王果招降之。叛者棄埋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於是遣昭亮昭亮從輕騎數十人呼城上曰。爾輩第來降我。保無虞也。卒稍稍縋下。明日。開城門降。授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固循縱弛。昭亮將家子。雖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政尚嚴。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三

古

趙萬勝。龍猛軍。蒲博爭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主者。諸軍股慄。帝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昭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改昭德軍節度使。卒。昭亮妻早亡。三嬖妾迭預家政。莫能制也。子惟賢知莫州。倉粟陳腐。戍兵大譟。弗肯受。州人皆恐。惟賢馳往。諭曰。邊兵衆則積粟多。能無陳腐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遂斬首惡一人。軍中帖然。除提舉諸司庫務。時定軍制。禁軍自隸籍後。犯贓汚者。皆縲爲下軍。惟賢曰。武士何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令。繩之。帝爲更其制。遷四方館使卒。

能治禁軍
不能制妻

曹份慈聖皇后弟也。封濟陽郡王。兼侍中。元豐中。以疾告。既愈入謝。帝曰。舅久不覲。太皇太后朕當自啓。及慈聖崩。喪畢。請郡。帝曰。時見舅。如而太皇太后奈何。欲遠朕。得無禮遇有不至乎。份皇恐謝。卒。贈太師。子誘爲文州刺史。使契丹至其宮門。館客者下馬。邀誘同人。誘曰。北朝使至。及朝堂門。兩朝積久。無妄生事。卒乘馬入。進安德軍節度使。

夏執中。宜春人。孝宗成恭皇后弟也。后始貴。訪得之。拜奉國軍節度使。執中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執中弗爲動。他日。后親言之。執中詞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近戚爭獻珍玩。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養其渥。爲館伴副使。宴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將大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寧宗立。加少保。卒。

宦者

宋世待宦者甚嚴。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給事。不過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許養子爲後。詔臣僚家。毋私蓄閹人。民間有閹童。搗爲貨。鬻者論死。去唐未遠。有所懲也。厥後太宗却王繼恩。宣徽之請。真宗欲以劉承規爲節度使。宰相持不可。而止。中更主幼。母后聽政者。凡三朝。在於前代。豈非宦者用事之秋。

史籍

卷之二 八十三

七

此宦官
安能爲此

乎。祖宗之法。嚴宰相之權。重貂珰。有懷姦惡。旋踵屏除。君臣相與防微杜漸之慮深矣。然而宣政間。童貫梁師成之禍。亦豈細哉。南渡苗劉之逆。皆宦者所激也。坊記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大爲之坊。民猶踰之。可不戒哉。

王繼恩。陝州人。爲昭宣使。李順亂成都。命爲劍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繼恩由小劍門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遣官駐嶺。平劍州。破賊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衆望風奔走。殺賊溺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級。獲李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宜徵使執政之

史籍

卷之二 八十三

七

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以爲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焚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昭宣使上。以授之。領鳳州路防禦使。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令騎兵執博局棋枰。自隨。僕使橫恣。縱所部剽掠女子金帛。軍士無鬪志。餘賊逃伏山谷。問州縣復陷。繼恩遣高品王文壽。領虎翼卒二千分路追討。文壽御下嚴急。士卒皆怨。文壽臥帳中。指揮使張嶠。遣辛排闥入斬之。嘉州賊帥張餘。有衆萬人。嶠與之合。賊勢甚盛。奏至。太宗欲誅軍卒妻子。近臣請勿殺。索其家書。遣使招撫。必自引來歸。因可破賊。上然之。令巡檢程迥符諭。吉仁

卒新除來歸。因擊賊平之。有潛圖者。能詩。詠。以。蔡。京。師。樂。思。薦。之。召。見。賜。進。士。第。尋。以。開。狂。妄。追。還。詔。書。真。宗。初。繼。恩。益。驕。橫。與。泰。知。政。事。李。昌。齡。往。來。請。託。上。惡。其。朋。黨。籍。其。資。產。安。置。均。州。卒。昌。齡。責。出。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秦。翰。從。鹿。人。趙。保。忠。叛。命。李。繼。隆。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詔。安。撫。以。緩。其。計。王。師。至。翰。誠。保。忠。郊。迎。因。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加。崇。儀。副。使。咸。平。中。為。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盡。奪。所。掠。老。幼。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巡。檢。使。翰。五。戰。五。捷。遂。克。益。州。為。高。陽。關。前。陣。鈴。轄。被。契。丹。二。萬。衆。于。威。虜。軍。西。俘。其。

史。記。卷。之。二。百。八。十。三。

太。

鐵。林。大。將。等。十。五。人。為。邪。寧。涇。原。路。鈴。轄。率。所。部。接。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十。餘。帳。相。率。內。附。康。奴。族。拒。命。翰。添。入。擊。之。斬。級。數。千。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曹。瑋。襲。殺。章。理。軍。主。于。武。延。川。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絹。五。百。匹。景。德。初。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涇。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翰。督。衆。浚。溝。洫。以。拒。契。丹。甫。畢。契。丹。兵。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凱。旋。為。涇。原。儀。渭。鈴。轄。西。鄙。無。藩。籬。之。蔽。翰。規。度。要。害。鑿。巨。壘。計。工。三。十。萬。役。兵。卒。數。年。而。成。不。煩。於。民。翰。個。個。備。有。武。力。以。方。畧。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未。賓。翰。因。奉。使。常。出。入。其。帳。中。密。陳。臣。一。內。官。不。足。惜。願。手。刺。

此。賊。死。無。所。恨。太。宗。嘉。其。意。而。不。許。大。中。祥。符。八。年。卒。贈。彰。國。軍。節。度。使。一。好。者。官。

周。懷。政。并。州。人。父。紹。忠。以。黃。門。事。太。宗。從。征。河。東。得。懷。政。于。亂。庭。間。養。為。子。給。事。禁。中。至。入。內。副。都。知。日。侍。內。廷。權。勢。既。盛。附。會。者。衆。同。列。位。望。居。右。者。必。排。抑。之。中。外。希。慕。多。入。其。家。酷。信。妖。妄。有。朱。能。者。本。圖。練。使。用。敏。所。養。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附。州。刺。史。於。南。山。修。道。觀。與。劉。益。輩。造。符。命。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冠。準。出。鎮。未。典。能。為。巡。檢。倚。準。舊。望。以。實。其。事。準。好。膠。漆。其。附。已。遂。上。之。懷。政。為。之。助。復。召。準。為。同。平。章。事。朝。臣。屢。言。

史。記。卷。之。二。百。八。十。三。

元。

懷。政。之。妄。真。宗。漸。疎。遠。之。懷。政。憂。懼。時。使。小。黃。門。詐。稱。宣。召。入。坐。別。室。久。之。而。還。以。欺。同。類。準。罷。相。懷。政。愈。不。自。安。天。禧。四。年。七。月。與。弟。禮。賓。副。使。懷。信。謀。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開。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殺。丁。謂。等。復。相。冠。準。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吉。詣。丁。謂。告。之。謂。夜。與。曹。瑋。利。用。計。議。翌。日。利。用。入。奏。真。宗。命。收。懷。政。令。官。徽。北。院。使。曹。瑋。約。訊。具。狀。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斬。于。城。西。紹。忠。及。懷。信。並。杖。配。貶。產。沒。官。懷。政。之。未。敗。也。紹。忠。誅。之。日。祈。頭。豎。子。終。累。我。懷。信。謂。之。曰。兄。前。事。必。敗。宜。早。請。上。首。實。庶。獲。輕。典。不。聽。詔。供。奉。官。盧。守。明。

準。上。朱。能。天。書。為。懷。政。所。用。引。致。附。人。定。可。不。惜。

捕朱能劉益等能殺守明以叛詔內殿本制江德明發兵捕之能入桑林自縊死供奉官李典斷能首以獻益等磔于市

寇準貶道州朝士與準厚善者悉降黜

衛紹欽開封人授入內殿班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竺壽昌寺言寺成願災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督營造既訖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到留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恐怖懼變不前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促令躋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遙左右以叉接而焚之

張惟吉開封人元昊寇延州命訪邊帥攻守利害夏竦韓琦

史書卷之二百八十三

謀自郎述深入乘虛擊之使惟吉募并汾驍勇輕騎赴河外惟吉以爲我師當持重何變不宜馳赴不測以自困已而元昊引去爲入內都知商湖決轉運使施昌言請亟塞崔暉以爲歲災民困役宜緩命惟吉按視言河可塞而民誠困財用不足宜少待之從其議張貴妃薨將治喪皇儀殿惟吉曰此事千典禮須同宰相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以爲非卒從暉安養子若水熙寧初造神臂弓成神宗臨閱置鐵甲七十步

詳衛上射未有中者若水請射連中徹札

甘昭吉開封人爲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爲變昭吉單騎馳往戒將士操兵在

外自入見亂卒諭以禍福令推首惡自願系縛沮不放動已而操兵者皆入營卒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誓之縱其松云州以無事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昭吉翔衛有勞遷康州刺史昭吉奏曰臣本孤微先帝知臣朴直拔用至此分當從聖今願得酒掃陵寢足矣授永昭陵使

王守規崇城人爲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奉仁宗及皇太后自殿殿經後苑至延福宮時諸門扇鑰皆擊開其願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遷入內殿頭

李憲祥符人爲熙河經畧司幹官公事本征與董遵合兵破

史書卷之二百八十三

踏白城敘景思立開河州寇馳至軍先是朝廷以黃旗書勅諭將士用命破賊者倍賞憲張以示衆曰此旗天子特賜也觀此進戰帝實臨之士爭用命督諸將傍山焚族帳逼路至河州賊衆保踏白與戰大破之本征率酋長詣軍門降詔許議秦鳳熙河邊事冷鷄朴訪山後生羌接邊本征請自効衆以爲不可憲曰羌人天性畏服貴種聽之征何傷乎本征盛裝以出衆皆視師乘之殺獲萬計斬令錫朴董遵遣使奉贊効順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憲領熙秦軍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帝詔憲直趣興靈憲次西蘭河而還同知樞密院孫回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帝令詰遣之由憲以觀餉

不接為辭，釋弗詠，以武信軍留後駐熙河，兼秦鳳軍馬。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宜慶使，憲以蘭州乃西人必爭地，衆數至河外而相并，不進意，必大舉，乃增城守，整壁樓櫓，具備。明年夏人果大入圍蘭州，步騎號八十萬衆，十日不克引去，坐妄奏功狀，貶居陳州卒。

張茂則，開封人，領御藥院。仁宗不豫，茂則入侍，帝疾間，欲處以押班，懇求補外，為永興路兵馬鈐轄，進入內都知，乞休不許。言受國厚恩，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數奏，詔褒之。崇寧中，入黨籍。皇甫規世不與黨人

李舜舉，開封人，為秦鳳路走馬承受。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

史纂 卷之二百八十三

不豫，謂者止之。舜舉曰：「天子新立，使者從邊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謂者以聞，亟召對。帝悅，因言承受公事，以察守將不法為職，而終更奏最，乃使帥臣保任，乞免之。熙寧中，為制置涇原軍馬，五路帥出無功，民多死於凍餒，朝議再舉民總前日之役，皆憚行，出錢百緡不能僱一夫，相聚立柵，山澤不受調，近往呼輒毆擊之。州城縣令以督之，不能集，舜舉奏其事，乃罷兵，還詔中書。王珪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紹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圖，而以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侍正宜供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

樂道舜舉計議，被開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城陷死之，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舜舉性慎重，與人言未嘗及官省事。

梁從吉，開封人，王則反，奉命宣慰，還言小寇無足慮，諸將之兵可以剪除，若得宣臣統其事，不崇朝可平矣。於是文彥博為安撫招討使，賊平。

劉惟簡，開封人，交人叛，詔惟簡至桂州審視事勢，還言帥臣劉葵貪功生事，乾德狂童，頸不足繫，陝西五路師還，命撫士卒，其先還者不賜，惟簡言士卒不幸，以將臣違命，糧食不繼，逃生以歸，今既免其罪，同立庭中，而不預賜恐患生，倉卒

史纂 卷之二百八十三

帝從之，為內侍押班卒。
雷允恭，開封人，為內侍省押班，真宗復土，允恭請効力山陵，章獻太后曰：「吾慮汝妄動為累也，以為山陵都監，司天監邢中和曰：『山陵若上百步，法宜子孫，但恐其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素貴橫，人不放違，即改穿上穴，入白其事，太后使與山陵使議之，時丁謂為山陵使，唯唯而已。既而穴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賜死，中和流沙門島。
童貫，出李憲之門，性巧媚，善策人主微指，先事順承，只供奉官主杭州明金局，與蔡京游，京之進，貫力也。京為相，謀取青

唐薦賈弼十使陝右審五路事宜及諸將之能否命王厚
闕寄督兵十萬而賈監其軍至湟川適禁中火帝下手札驛
止賈毋西賈發視納粹中厚問故賈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
復四州爲熙河蘭湟泰鳳路經畧安撫制置使復積石軍洮
州恃功驕恣選置將吏皆取中古不復關宰相寢拂京意詔
使契丹或言以官爲使國無人乎帝曰契丹問賈破羌故
欲見之因使覲國策之善者也使還益論邊事兵柄皆屬
遂請進築橫山授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開府領樞密院事
太傅涇國公時人稱蔡京爲公相賈爲相至蕭關遣大將
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賈逼之法不得已出塞遇伏而死法西

史

卷之二 百八十三

三

州名將敗死諸軍恟懼賈反以提問百官入賀關右既困夏
人亦不能支乃因違人議和賈盡壞軍制弓箭手奪其分地
使守新疆禁卒逃亡不救改隸他籍賈使遼時得燕人馬植
薦諸朝遂議取燕雲熙河鈴轄趙隆極言不可賈曰昔能共
此富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
異時足累萬死不足謝賈賈不聽還健將勁卒刻日發令會
方臘起睦州方臘青溪人託左道以惑眾唐永徽中青溪女
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故其地相傳有天子基萬年樓
臘憑藉以自信縣境梓桐幫源諸峒山谷幽險民物繁夥有
漆杉之饒富商巨賈多往來時吳中困於朱劭花石之擾比

屨嗟怨臘陰聚貧之遊手之徒以鬼神相扇自號聖公宣和
二年十月起爲亂焚室廬掠金帛子女誘脅良民爲兵人安
於太平不識兵革欽手聽命不旬日聚至四萬破殺將官蔡
遵陷睦歙二州又陷衢州殺郡守彭汝方進逼杭州郡守棄
城走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計凡
得官吏必斷臂支體探其肺腑或熬以膏油縱鎗亂射備盡
楚毒獨知休寧縣鞠嗣復以有善政不殺警奏至京師王黼
匿不以聞因煽日熾蘭溪劍縣仙居蘇州歸安賊皆合黨應
之東南大震發運使陳亨伯奏請調京畿兵兼程赴之使不
至滋蔓徽宗始大驚亟遣童貫譚稹爲宣撫制置使率禁旅

史

卷之二 百八十三

三

及秦晉蕃漢兵十五萬以東三年臘將方七佛引衆六萬攻
秀州會大軍至擊賊斬首九千賊還據杭賈橫水陸並進臘
使官舍民居皆通生擒臘及其妻子僞相方肥等五十二人
於梓桐石穴中殺賊七萬餘黨悉平進賈太師臘破六州五
十二縣戍平民二百萬所掠婦女自賊峒逃出俾而縊於林
中者由湯巖榴嶺八十五里間山谷相望王師自出至凱旋
四百五十日臘既平賈遂北伐以復燕山功詔解節使爲真
三公加封徐豫兩國領樞密院宣撫河北燕山月神宗遣調
能復全燕之境者非本邦疏王爵遂封廣陽郡王是年粘罕
南侵賈在太原遣馬擴往聘以嘗金金人以納張覺爲辭遣

使告典兵賈厚禮之使者勸賈速割兩河以謀賈氣概不能
應謀逆歸太原守張孝純曰金人渝盟王當幸天下兵悉力
枝梧今委之而去是棄河東與敵也河東入敵于奈河北何
賈怒叱之曰賈受命宜無非守土也君欲留賈置帥何為孝
純嘆曰童太師平生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奉頭鼠竄何面
目見天子乎賈入都欽宗已受禪下詔親征以為東京留守
賈不受命而奉上皇南巡賈在西邊募長大少年萬人號勝
捷軍為親軍至是擁之自隨上皇過浮橋衛士攀號賈唯恐
行不速使親軍射之踏者百餘人諫官御史交劾之賈吉陽
軍詔御史張徽追斬之及於南雄既誅首赴闕集於都市

史

卷之二十一

三

賈握兵二十年權傾天下奔走期會過於制教皆有論其過
者詔方劾往察勅一動一息賈悉偵得之先以白并附劾他
事遂得罪逐死賈狀魁梧願下生須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
常人自妃嬪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賜愈
赫庭戶雜遝岳牧轉弱多出其門所養僕閹官諸使者至數
百輩窮奢極麗流涕四海雖遠不償賈也
梁師成不詳何人慈惠稍知書練買評書藝局政和間得君
貴幸寵名進士籍拜節度使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時中外泰
寧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諫
人畜之命入庶版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師成擇善書史

公和相
相和可
也相

習微帝審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師成不能文而高自標
榜自言能制外子賜禁獄文師成言先臣何罪自是執之文
乃稍出以輪墨為已任四方名士招致門下每加汲引執政
待從可階而升王輔父事之蔡京父子皆前附焉人目為隱
相所領職局至數十燕山平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
百萬以獻頌上書為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雖
升降其小吏備宏既豫科甲尚執所養之役李彥括民田於
京東偃坐堂上監司郡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抗聲曰
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而
陰威險鷲遇問即奏家與諸降帝幸諸第見其交通衆怒朱
史

史

卷之二十一

三

師成與輔父因乘隙攻之帝罷輔父相師成由是總攝王權寵盛
有動握東宮意師成力保獲欽宗及欽宗立變臣多從上皇
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太學生陳東張炳疏其罪當正典
刑帝猶未諗言逐之師成寢食不離帝所雖勞則亦侍於外
久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殊庄
器玩往先令望之請中書論宰相至則留之始暴其罪責為
彰化軍節度副使至八角鎮殺之
李彥不知何許人與王輔表裏置局于汝州凡民間美田使
人投牒告陳皆指為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縣縣丞
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

者千萬既為公田當免二稅轉運使亦不為奏除悉均諸別
州京東西提舉官功彥為虐如奴事主民不勝念痛養物供
奉大抵類朱勳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費辦於民
經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力竭餓死或
自縊輒輒聞聲致龍鱗薛荔一本費貲百萬喜賞怒刑禍福
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當時謂朱勳結怨於東南李彥結
怨於西北靖康初賜死

倭幸

王儲祥符人父事梁師成至宣和殿學士賜第紹德坊故門
下侍郎許將宅在左隣逼奪之逐其家道路憤歎拜中書侍

史事 宋之七十一人十三

文

耶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誘奪徵賦待制邵之綱妻反以罪
貶之嶺南進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竭天下財力以供
貴官吏承望風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苛取於民進帝
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雖鬼方鳳起不以為告遂攻破
六郡帝遣童貫討之貫之行也帝付以東南事謂之曰如有
急仰以御筆行之貫至吳衆言賊不承平山民困花石之擾
耳貫作手詔罷之吳民大悅貫平賊歸言貫入奏說歸過
陛下帝怒貫謀起蔡京以間使歸懼時朝廷納趙良嗣之計
結女與共圖燕大臣不以為可曰南北雖通好百年然自
果朝以來彼之慢我者多矣今弗取女其必烈中原故地也

無與少
之物止茲
原

不復為我有帝然之謂復通誠於貫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
力歸置經撫易專治邊事不開樞密括天下牛夫計口出算
得錢六千二百萬鄉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歸率百僚稱賀
帝解玉帶賜之進太傅封楚國公賜從儀物與親王等始遂
使至率迂其驛程歸務欲速令女與使由捷道自燕七日至
都山是女與益生心每陪曲宴親為俳優以戲笑取悅欽宗
在東宮惡其所為耶王楷有寵歸陰畫奪宗之策皇孫繼為
節度使歸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取南仲論指使草東官
辭謀官奏竟奪之有玉芝產歸堂柱帝臨觀之見梁師成穿
便門往來惡其交結命致化欽宗受禪歸惶駭入賀不納金

史事 宋之七十一人十三

文

兵入汴其年東奔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綱
前誅歸事下開封尹輩山山迫武士踴及於雍丘斬之帝以
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議者以為失刑云
朱勳蘇州人父冲家本賤後備於人抵罪鞭背去之乞貸遇
異人得方書歸故肆賣藥病人服之輒効遠近稱奇家遂富
因循藉園囿結游客致稱譽蔡京過蘇欲建寺問計貫歸
僧言欲集此緣非朱冲不可京召冲語故冲願獨任居數日
請京詣寺度庵至則大木數千章積庭下京大驚歸器其能
及京還朝挾勳與俱以其父子姓名屬重貫置軍籍中得
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勳語其父寄取浙中珍異以進初

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至政和中舳舻相御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萬計延福官良嶽成奇卉異植充牣其中摧劬防禦使刺史郡守多出其門徐鑄應安道王仲閎等濟其惡豪奪漁取毫不償直士民家一樹一石稍堪說卽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復未卽取使蔑視之稍有損傷卽被以大不敬罪及發行徹屋抉墻以出人有一物小異共指爲不祥唯恐去之不速民預綱役者中家悉破產鬻賣子女以供其須廬山瑩石程督峭逼雖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奔

史

卷之二百八十三

三

水門橋梁聚城垣以過者既至召神運昭功石截諸道權柄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舵師倚勢合橫陵轅州縣道路以日廣濟卒盡給輓士猶不足京始患之言於帝請御其太甚者帝亦病其擾乃禁用綱網船戒伐家藏毀室廬毋得加黃封帕象人因固花石聽勸與蔡攸等六人入貢餘悉罷之勸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西四至壞地室廬悉賜已合數百家期五日盡徙郡吏逼逐居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帝君像監司郡邑期望拜廷下命官至必朝謁并通刺詣勸趙霖建三十六浦廟勸貢主之典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凍死者相枕藉吳越不勝其苦公肆

培克圍池擬禁簞服飾僭乘輿託輓舟募兵數千人以自衛流壽州郡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勸爲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花木進奉民大悅寇平勸復得志聲焰熏灼宵人媚事之者自直秘閣至殿學士願指可得不得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一如內侍進見不避官嬪歷寧遠軍節度使一門盡爲顯官驛僕亦至金紫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欽宗卽位言官劾其罪惡凡由勸得官者皆罷籍其貲田至三十萬畝徙循州遣使斬之

史

卷之二百八十三

三

王繼先開封人建炎初以醫得幸授開州團練使繼先用事貴寵中外切齒乃乞致仕以避人言尋改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雜流易武班自此轉行無礙深恐將帥解體帝曰朕頃冒海氛繼先診視有效直柔再駁命乃授俄除右武大夫華州觀察使封其妻郭氏爲郡夫人寵冠人臣諸大帥承順下風權勢與秦檜埒檜使其妻詣之叙拜兄弟表裏引援又欲得節鉞給事中楊椿不可繼先富埒王室子弟通朝籍總戎奇姻戚黨與盤據要途金兵將至劉錡請爲戰備繼先言新進兵官好作弗靖靖斬一二人和好可固帝不憚口是欲我新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宮奪良家婦女爲侍

安鎮江有娼善歌舞，僞御前索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除養惡少，私置甲兵，受富民金，薦為閣職，州縣大獄以賂解免，誣姦姦淫，加之繫獄，於諸處佛寺建立生祠，此特舉其大者，其餘摧殘未足數也，詔繼先福州居住，放還良家子為奴婢者凡百餘人，籍其貲以千萬計，警其田園及金銀入御前，澆賞庫，天下快之。

淵聖人與龍大淵為建王內知客，孝宗受禪，大淵除樞密，都承旨，龍除給辦皇城司，諫議大夫劉度言二人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龍大淵遂除權知閣門事，度言臣乞退之。

卷之二 八十三

淵聖下進之何百目尚為諫官，乞賜貶黜，度奪言職，中書舍人張震殺其命，出知紹興府，時張憲新拜泰政，欲以大淵規去就，力言之，帝不納，憲辭去，除二人知閣門事，周必大格除目不下，與祠，群臣既得罪去，二人勢張甚，士大夫之寡耻者潛附之，與內侍押班梁珂表裏用事，及珂以罪出，右正言龔茂良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陛下罷行一政事，進退一人不必掠美自歸，謂為已力，或時有少過，昌言於外，謂嘗爭之而不見聽，群臣章疏留中，閣得窺見，出以語人，有司條陳利害，示以副封，公然可否，若夫交通賄賂，干求差遺，特其小者，願特出成，斷罷去之，江浙大水，著作郎劉鳳上封事曰，陛

卷之二 八十三

下與龍大淵章，賜味唱酬，字而不名，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夫嚴法守，裁能倖，當自宮掖近侍始，御史龔茂良言水陸物，其占為奢倖，為小人帝諭以二人潛邸舊人，非近習，且有文學敢諫，諍不預外事，宜訪問其實，茂良再上疏言，德宗不知盧杞之姦邪，所以為姦邪也，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特陛下未之覺耳，茂良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泰政陳俊卿，口問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以待之，邁以二人告，俊卿奏之，帝怒，出觀大淵於外，中外快之，乾道四年，大淵死，觀在福建，垂滿，俊卿恐其復入，請以浙東總管處之，太學錄魏掇之論其不可，會掇之除台州教官，觀至龍山已久，伺機之去，然後入國門，度允文與俊卿奏觀不可留，乃往浙東，聖詔進觀觀察使，中書舍人繼遷云，不因事除拜，必有人言，帝不聽，俊卿曰，不爾，亦須有召，會注大猷為賀金正旦使，俾觀副之，比還，除浙東觀察使，俊卿罷，復召觀主京制，加武泰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觀欲以文資官其子孫，帝命具使相奏補法，茂良時行丞相事，以文武官各歸本色，除戶部員外郎謝廓然為侍御史，首論劾茂良罷之，觀所使也，帝幸佑聖觀，召宰臣史浩及觀賜酒，加觀少保，則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從，及制出，乃有敬放在尊賢之

上之語士論惜之。就始與大淵相比。及大淵死。與王抃甘昇相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之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而康守朱熹上言。近習之人。壘或陛下心志。宰相師傳。賈友諒諍之臣。或反出其門。壘承望其風。旨帝怒。陳俊卿守金陵。過門入見。言曾觀王抃。招權納賂。薦引人才。皆以中批行之。帝曰。項細差違。或勉循之。至於要近之際。此輩何敢預。俊卿入辭。又力言之。既用事二十年。權震中外。帝寢覺其姦。謂左右曰。曾觀誤我不少。遂疎之。觀憂恙。疽發于背卒。凡論觀得罪者。皆錄贈。

王抃初為小吏。乾道中。知閤門事。金使議禮不合。抃以宰相

史緯卷二百八十三

度。文命給其使口。兩朝通好。自有常禮。使人何得妄生事。已。應知對境矣。金使乃進書。權殿前司事。與曾觀甘昇相結。恃恩專恣。其門如市。吏部侍郎趙汝愚言。陛下即位之初。宰相葉顥等。懼陛下左右侵其權。日夜與之為敵。陛下察數年已來。大臣還有與陛下左右角是非者否。蓋其積勢至此也。今將帥之權。監歸王抃矣。初。抃給金使取圖書。及使歸。金主誅之。金使再至。帝為離席受書。後悔之。淳熙八年。金賀正旦使至。抃許金使使用舊儀。請帝起立。帝遽入內。翌日。汝愚侍殿上。帝數日汝愚。因劾抃。出為福州觀察使卒。

史緯卷二百八十三終

史緯卷二百八十四

宋史六十七

列傳

姦臣

易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君子雖多。小人用事。其象為陰。小人雖多。君子用事。其象為陽。宋初。五星聚奎。占者以為人才眾多之兆。終宋之世。賢哲不乏。然姦邪亦多。方其盛時。君子執政。小人聽令。為忠亦鮮。及其衰也。小人在朝。君子在野。無救禍亂。有國家者。邪正之辨。可不慎乎。作姦臣傳。

秦作晉江人。父徙陳州。確有智數。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

史緯卷二百八十四

以貽聞。轉運使薛向欲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宣撫韓絳見所制樂語。以為材薦於弟開封尹維。維薦之王安石。除監察御史。裏行確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連彈之以買直。遷御史知雜事。劾知制誥熊本去之。遂兼知制誥。開封府轉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克之子安持。及甫克持也。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遷樞密史。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言。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察治確。銀鍊成獄。潤甫均不能制。審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劾二人。庇有罪。詐使吏為使者。慮問。因稱冤。輒加苦辱。及帝遣諫官。



又遣內侍審直四皆惶怖言不寬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領司農青苗免役皆成其手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逮引朝士翰林學士許將等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澗共為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羹飯餅餌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遂劾叅知政事元稹有所屬請出韓知亳州確代其位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叅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吳充數言新法不便確曰曹叅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且法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以措手足乎法遂

史記 卷之二百八十四

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矣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由中書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奏事相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久在相位必得中書令珪信之確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為然故確名為次相實頗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哲宗立轉左僕射韓縝入中書用其兩姪為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章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復改制也熙寧時確屢起獄至是語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蓋欲歸

過於先帝也司馬光曰公著進用劉除煩苛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不容之元祐元年罷知鄆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那恕等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太后下陷珪等結帝之歡以復權位諫議大夫張巖左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等上章乞正確罪責新州安置死于貶所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追封清源郡王擢其子懋同知樞密院事高宗即位下詔暴確罪惡竄徙英州

史記 卷之二百八十四

那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登進士第公著薦為崇文院校書進職方員外郎神宗不豫憲與蔡確密謀語宜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桃著華道書言可療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急趨出恕計不行反宣言太后與王珪相表裏局意雍王恕使確約珪入問疾鈞致珪語令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珪若小持異則執而誅之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哲宗立遷起居舍人又說公繪為高氏異日計為具奏乞崇朱太妃太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為之者公繪以恕對上其稿出恕知隨州恕久斥外憤怒間迫謁確於鄆會司馬康赴闕恕勸康作書稱確康與

史記

卷之二百八十四

五

忽同年忽又出光門下信之忽意以東司馬光之子既云爾則確定策事可信無疑梁襄等効雍京新州忽責監永州酒稅章惇蔡卞得政欲引忽自助召為御史中丞忽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高遵裕子士京嘗與忽同官忽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充已死忽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時王珪欲立雍王遣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忽因誘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為公成此事因為士京作奏言王珪謀立雍王遵裕拒之珪由是得罪又教蔡卞上文及甫私書誣梁襄劉摯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使蔡京監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陷諸人於族竟無所得乃已忽內懷猜猜而外持正論嘗於經筵讀寶訓至仁宗諭輔臣人君修舉政事則日月薄食星文變見為不足憂忽言自古帝王孰肯自謂不修政事如此則天變遂廢矣惇揣帝待惇稍薄屢言其怨惇恨之出忽汝州徵宗初蔡京當國經營滄海除忽歷原經畧安撫使忽乞禁黨開米車戰法為淺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船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嘗奏至京師京懼乃奪忽職年七十死忽本從程門得游諸公間而反覆行險為司馬光客即陷

史記

史記

卷之二百八十四

五

先附章惇即惇與三蔡為腹心上謗母后下誣忠良非宣仁后慈聖深信帝心則禍及宗社矣子休靖康初為少卿館金使肅王使幹離不軍為所質朝廷留共使以相當都督燕人趙倫懼不得歸詔保曰有余觀金吾者願獎丹兵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首保以聞大臣信之賜余觀詔書授倫納衣領中厚賜金帛倫獻之於粘罕粘罕以聞金主令深入攻討京闕遂失守云呂惠卿南安人起進士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安石為政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無有雖前世儒者未亦易及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為檢詳文字半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議章奏皆出其手判司農寺司馬光言於上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安石賢而復不聞世務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為姦邪今不次擢用恐失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美才也光曰惠卿誠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入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諸諫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屬惠卿為參知政事惠卿制五等丁產薄使民自供手實尺據寸土檢括無遺至錫厥亦抄之隱匿者許告以貨三之一充實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數

青苗上下騷動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厚之惠卿留安國以罪始與安石有隙安石罷相韓絳度不能制惠卿請復用安石安石子芳深憾惠卿輒中丞郭絳勸惠卿強借華亭縣富民錢五百萬與知縣張若濟共爲奸利置獄鞠之惠卿出知陳州而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取郭絳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君濟遂決配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詔安石同上要君發其私書帝以示安石安石歸問雱雱憤悲疽發背死從惠卿知延州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出戰惠卿始合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約上之蕃部屈全也將入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四

六

寇惠卿以近日帥臣多養威持重乃將牙兵按邊趨接德抵無定河而還加大學士知太原府入見言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止大爲形勢而已帝謂輔臣曰如惠卿言是陝西可棄也數其罪之罪斥知單州復知太原哲宗卽位懇求故地右司諫蘇轍劾之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虐祀之姦邪王安石強倂倣誕於吏事無所不爲惠卿指撻教道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株連蔓引塗污公卿安石於惠卿有邪異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卽化爲敵讐察其私書不遺餘力大疑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皆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

其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則反元顯故曹據桓玄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正典刑猶當殺畀四裔以禦寇虐中丞劉摯亦數其罪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事於詞天下傳訟稱快焉紹聖中復知延州道出西都程頤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且西出必經吾門可一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已過去久矣頤歎曰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能使悄然無聲取衆如此可謂整肅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也夏人入寇將圍延安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之寇至欲攻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拔柵去拜保寧武勝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四

七

兩軍節度使徽宗立曾布憾之徙杭州致仕安石遺處金陵往往寫扁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章惇蒲城人性豪雋進士登名耻出姓衛下委勅而去再舉甲科調商洛令與蘇軾游南山抵仙游潭絕壁萬仞橫木其上惇掛軾書壁軾懼不敢過惇平步過之以漆濡筆大書石壁曰蘇軾章惇來游既還軾拊其背曰若他日必能殺人惇曰何也軾曰能自拊命者能殺人也惇大笑王安石秉政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元豐四年拜參知政事門下侍郎哲宗卽位知樞密院事駁司馬光所更役法曰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之害若役法當議論盡善然後行之不宜遽

亦說得是

以貽後悔。光祿既行，惇憤悲，爭辨簾前。宣仁后怒，劉等
竟章惇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欲
復熙豐之政，起惇為尚書左僕射，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
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等居要地，任言責，協謀朋黨，報
復仇怨。小大之臣，無一得免。其死者，禍及子孫，甚至誅宣仁
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斷其棺。哲
宗不聽。惇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安世、范祖禹、諫議
中丞孔熈事，起同文館獄，誣劉摯、樂燾等有逆謀，欲覆其家。
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與邢恕等結內侍郝隨為助。惇
孽宣仁嘗欲立雍王，既貶王珪，又誣司馬光、呂大防，結宣仁

史

卷之二百八十四

人

閣內侍陳衍謀廢立，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因使蔡
京安惇。雜治之。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士良曰：「言有即
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
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開兩官，斥隨
龍內侍劉瑗等於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大逆不道處死。
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為庶人，向太后方寢，聞之，遽起泣，謂帝
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
於我？」太妃等亦泣。帝感悟，取惇下奏就燭焚之。郝隨密請惇
下，惇卞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
抵其奏于地。事得寢。惇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盡殺

流人。哲宗問許將，將曰：「本朝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殺戮
大臣也。哲宗然之。謂惇卞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
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請天下寬之。惇以
皇后孟氏宣仁后所立，與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誣以左
道，捕逮宦者，官妾榜掠備至，肢體毀拆，至有斷舌者。獄成，命
御史董敦逸覆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者。
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有之，敦逸畏禍，乃以奏牘上。詔廢后
出居瑤華宮。初，神宗用安石之言，開熙河，謀靈夏，師行十餘
年不息，迨承業之敗，神宗慟哭，遂致不豫。故元祐宰相專務
懷柔外國，惇為政大開邊隙，絕夏人歲賜，築汝進等城，陝西

史

卷之二百八十四

九

諸道興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背，瘞死傷不可計。知天
下怨已，欲寒其議，立賞還察民妄語，有被酒狂言者，即貸其
死。惇竟殺之，然不能退也。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
「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神
宗庶子，尚有長於簡王者。』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
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
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為徽宗。』封申王為寧王。
雷州司戶秦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住官舍，乃僦民屋。惇以
為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舍為據，乃已。至是，惇復問舍于
是，求其人口，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從之。

尚書也不
馬兼井也

州太守窮凶極惡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皆登第馬季
子為校書郎餘皆仕州縣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氏病
且死月之四日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璘曰惇以不堪
奈何璘曰與其悲傷無益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尚
宗曰章惇詆誣宜仁后欲追廢為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詔
子孫不得仕於朝

曾布南豐人與兄鞏同登第王安石薦判司農寺與呂惠卿
制言而助役保甲農田之法群臣爭之布言陛下以不世出
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大臣玩令
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窺伺間隙譁言醜詆以惑眾

史記卷之二百八十四

七

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果也陛下誠推赤心以
待遇君子而厲其氣奮威嚴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四方
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侮則何為而不可何欲而不成
哉兼三司使韓琦極論新法之害布為安石條析而駁之七
年大早詔求直言布言天下之財匱乏由貨不流通貨不流
通山商賈不行商賈不行由兼井之家巧為權抑故設市易
於京師以售四方之貨常低昂其價使高於兼井之家而低
於倍蓰之直官不失二分之息商賈亦自然無滯市易判官
呂嘉問乃差官於四方市買物貨業旅客無得先交易以息
之多寡為殿最官吏牙阻惟恐哀之不盡則是官自為兼井

殊非市易本意也安石怒黜知饒州元豐末遷戶部尚書司

馬光為政論令增損役法布辭曰免役一事法令嚴密皆出

已手若遽自改易於義不可紹聖初拜知樞密院事布贊事

惇紹述請貸元祐中論更役法不便者以勸敢言之士惇

與大獄陷正人流貶錮廢畧無虛日布陰贊異已凌庭詔職

成法官謂厥應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曰雖蠅蛇是未處

否眾羅然於是死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能備過乞止所

奪司馬光曰公若贈謚勿毀蔡卞碑布以為無益布欲傾惇

蔡人主權柄不可倒持今內外臣工知畏宰相不知畏陛下

臣如不言孰敢言者會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與議布此

史記卷之二百八十四

七

之徽宗即位惇能召蔡京草制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微
宗意請曰庶詞未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
宗曰專任一相京出宣言曰曾子宜不相矣已而拜右僕射
忠彥雖居上然榮懼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忠彥罷布獨
當因進紹述之說蔡京為左承與布與布擬陳佈甫為戶部
侍郎布壅陳述詔甫子也京言爵祿者陛下之爵祿奈何使
宰相私其親布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布曰曾布安得
無禮徽宗不悅而罷出知潤州京加布以賊令關封府呂嘉
問捕其諸子鉅鍊訊鞠誘左證使自誣而貸其罪布責衛州
安置年七十二卒

安時廣安軍人上舍及第選諫議大夫章惇蔡卞造同文謗
獄使蔡京與惇雜治上言司馬光劉摯舉蔡卞大防等文過
隨行之徒變先帝成法懼陛下下一日親政必有欺君之誅乃
密為傾搖之計疎隔兩宮斥隨龍內侍以去陛下之腹心廢
命大臣以翦陛下之羽翼繼釋先帝之所罪收用先帝之
舊黨同馬昭無君之心過道高指施之迹比詢究本末得其
情狀大逆不道死有餘責帝曰元祐人果如是乎惇京曰誠
如是心弱反形未具耳帝誅衍綱摯子孫遷御史中丞及
惇京事惇微廣東使者鎮正市攝治之于新州士大夫干
里會送破禍者七百八人天下怨疾為二蔡二惇之讎徽宗
惡之鄒浩還朝惇言浩若復用慮彰先帝之失帝曰廢后大
事也御史中丞不言而浩獨言之何為不可用惇懼而退陳
雖曰陛下欲開正路取浩既往之善惇乃誣惑主聽規騁其
私若明示奸惡當自惇始乃放歸田里蔡京為相拜同知樞
密院卒子郊坐指斥誅其祀遂絕人以爲惇陷忠良之報云
蔡京仙游入登進士第知開封府司馬光秉政復差役法爲
期五日同列病其太迫京獨知約悉改畿縣雇役無一違者
諸政事堂白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惟
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議久不決京曰取熙寧成
法施行之爾何以謂爲惇然之雇役遂定差雇兩法光惇不

同十年之間京再益其事成於反掌兩人皆倚以濟識者有
以見其姦矣陳瓘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睞諸人曰京目
力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得志必擅私
逞欲無君自肆也京聞瓘言因所親致情懇瓘曰所謂擒賊
須擒王不得自己也曾布知樞密院恐京執政言京弟十儲
位承轄京不可以同升乃但進承旨徽宗卽位奪職居杭州
童貫以供奉官諸三吳訪書奇巧京與之遊因附語言論
蔡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太學博士范致虛與道錄徐知常
善知常以符水出入元符后殿致虛深結之道京平昔謂非
相京不可官委宦官合口譽京遂擢致虛右正言起京知定
州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以爲學士承旨拜尚
書左丞代曾布爲僕射京起斥逐一旦得志遂託紹述之說
用條制故事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等爲僇屬改與韓宗之
法又欲兵柄士心皆歸於已擢童貫領節度使建道鄭昌拱
爲四輔各屯兵二萬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友爲郡守集卒
千數月錢驟增十倍以固結之於是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
矣復廢元祐皇后加司空封嘉國公京既貴而貪益甚已受
俸財奉復取司空祿錢賄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畧盡京猶惡
之不已命等其罪狀曰曰姦黨以司馬光爲首刻石文德殿
門又自書大碑徧班郡國籍元符以來言者范彛中等爲邪

天子小
如凡

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編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
有時承平既久帑庾盈溢京師為豐亨豫大之說以蕩上
使御史中丞許致仁請五日一視朝欲顧獨國命五年正月
禁出西方其長竟天帝以讓官言致奸黨釋凡京所建置一
切罷之免京為太乙官使京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
拜左僕射太尉太師都水使者趙震獻兩首龜京曰此齊小
臣所請景曰見之而驚者也鄭居中曰首豈容有二而京主
之志始不可測帝令棄龜金明池三年聖澤交論其惡命致
和御史張克公論京輔政八年權震海內不軌不忠凡數十
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復輔政宋制凡詔
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照罕同有內降手詔不
由中書門下共議益大臣陰從中為之至京忠言者議已作
詔草密進乃後京親書以降詔之御筆手詔違者以違制坐
之事無巨細皆以行主有不類帝札者群下莫敢言貴戚
近臣爭相詰求帝使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病之而不
能止矣京自領公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為王省吏
不復立額至五品將者以百數有身兼十餘來者待御史黃
傑尤論之京昭州京使故吏魏伯等領推贊造錢券百萬緡
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據伯等
微猷閣待制京言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制足

史記卷之二百八十四

書

說日不
在

以事不
為

以備禮於是築九門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晟樂製
命資任孟日齡為都水使者疊大任三山制天成聖功二
大典工役四十萬西河之民愁困不聊生而京伺然自以為
獲獎周召又欲廣宮室風重貢釐以禁中倡例之狀贊等各
視力所致爭以侈麗高廣相夸尚而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
建於艮獄矣子攸修攸子行皆大學士視執政條尚茂德
帝每幸其第贊子無算命坐傳賜用家人膳所養居大
官勝妻封夫人京數為言者所攻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復
令致仕六年朱勔為之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因嘗國日昏
耶不能視事悉決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條為之且代京入
奏為奏利制宣和庫式貢司四方金帛與府藏所備盡判
括以質之為天子私財兄攸不能堪發其私事上怒勔停其
官宰臣自時中等勦條以極京京殊無去意帝呼重賞使
京令上章謝事京泣曰上何不奪京數年不得已以章授
命致仕欽宗即位遼患日急京盡室南下為自全計天下皆
罪京為六賊之首侍御史孫觀等觀其姦惡貶節度副使
州安置行至潭州年八十京性凶頑顧祖何為國位計帝
亦知其姦屢屢起擇與京不合者執政以視之京每問將
免輒人見所哀蒲伏叩頭無復廉耻見利忘義至於兄弟奉
商父子泰越暮年患矢之心無所不至卒致宗社之禍雖謫

史記卷之二百八十四

書

死道路天下猶以不正典刑為恨子八人儻先死彼後代欲
條流白州死條以尚帝婦免京條子及諸孫皆分徙遠惡郡
故能同開學士批舉視制道史局官條百餘人多三條舊游
而飲用大官子領補其間情不知學初置宜和殿命為大學
士帝將去京故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開百拜以懇帝意遂
解其後與京權勢相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故別居
第嘗請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故入適獲父手為勝視狀曰
人人朕勢舒暢體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故曰禁中方
自公事即辭去客以問京京曰君固不解此此兒欲以吾疾
誣我也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帝殺之帝
史記卷之二十一
不許故與王儲得預官中祕殿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袖塗抹
青紅相倡優侑侍備道市月淫淫諸淫語以盡帝心妻宋氏出
入禁掖子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寵信傾其父帝留意道家說
故倡為珠星璧月誇風乘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
之徒爭述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徧天下童貫僕從以
故副宣撫入辭二美嬪為上故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
賞帝笑而弗責郭舉師降進少師封英國公領樞密院欽宗即
位御史言故罪不減其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祖駭者淫泆或
藉所無詔置萬安軍尋遣使者誅之京弟十與京同年登科
王安石妻以女紹聖元年為中書舍人言先帝盛德大業卓

然出千古之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擬似不
乞驗索審訂重行刑定從之以下兼國史修撰因落事實
文飾姦偽盡改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處
堅皆獲深譴拜尚書左丞章惇雖鉅姦猶在其術中惇輕率
不思而下深阻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不惑不啓齒
論者以為惇迹易明心難見人目為笑面夜叉徽宗即位
詠官陳確任伯兩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
行追廢一也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十啓行之二也官中祕
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十云既犯
法矣何用議為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廢善非惡
史記卷之二十一
言被罪者數千人四也郭浩以言忤旨十激怒哲宗致之遠
謫又請治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君詳訴理之議章
惇遲疑未應十以二心迫之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
三十家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詔分司池州樞密院
院竭府藏以事遂貶確伯兩以復舊一意以婦公所行為至
當兄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事每不合京以
中旨用章貫為陝西制置使十言不宜用官者右丞張唐國
引李憲事以對十曰用憲已非故事憲猶精習兵貫暑無所
畏異時必誤邊計京於帝前詆十十求去出知河南府與妖
人張懷素游謂其道術通神嘗識孔子漢高祖坐降職加檢

技少保謝歸道死

馬植燕人仕遼為光祿卿內亂不齒於人童貫出使道肅溝植夜見侍史言有滅燕之策貫與語大奇之故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議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和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以此道與北蕃相接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啓之懼非中國之利徽宗召見良嗣曰遼國必亡陛下念舊民遭塗炭之苦復中國疆土奉天弔伐王師一出必盡驅來迎萬一女真得志先發制人事難圖矣帝悅賜姓趙氏以為秘書丞聞燕之議自此始宣和二年使下金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四

七

見其主阿骨打議取燕雲使還進徽猷閣待制自是數將命既得燕山進光祿大夫良嗣言昔在北國與燕中豪士劉範李爽及族兄柔吉結義同心欲援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功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初非取功名微富貴也賴陛下威靈幸而集事臣不敢欺天負心願許臣致仕今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開退天下美事也章三上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坐奪職靖康元年御史胡舜陟論其結成邊患敗吳丹百年之好使金寇侵陵禍及中國乞戮之於市時已竄柳州詔廣西轉運副使李昇之斬之

即非良嗣金亦必滅遼必使宋但良嗣誘宋同滅其國固惡不免於死耳

郭藥師鎮州人遼之將亡燕王淳募遼東戍民為兵使之報怨於女真目曰怨軍藥師為之渠首厚建號於燕改為常勝軍擢藥師涿州留守淳死蕭后立蕭幹專政宣和四年藥師擁所部八千人奉涿易二州來歸詔為恩州觀察使王師北討劉延慶軍于蘆溝幹率兵來拒藥師曰幹以全師抗我燕城必虛遂勁騎襲之可得也延慶遣藥師帥兵六千夜半渡河倍道而進質明奪迎春門以入大軍繼至下令剽燕人降而盡殺契丹藥師遣人諭蕭后趣降后密召蕭幹還戰於三市藥師敗還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燕山府入朝徽宗禮遇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四

七

甚厚賜甲第姬妾張水嬉於金明池使觀之命貴戚大臣更互設宴召對於延春殿藥師泣拜言臣在虜同皇帝如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龍顏帝深喜之安以守燕對曰願効死上令取天祚以紀燕人之望藥師涕泣曰天祚臣故主國破出走臣是以降陛下使臣畢命他所臣不敢辭若使叛故主非所以事陛下意也願以付他人帝以為忠解所御珠袍及二金盆賜之藥師出謂其下曰此汝輩力也剪金分與之既歸蕭幹犯塞藥師破之於峰山生擒阿魯太師獲耶律德光尊號冊檢寶劍金印幹為部下所殺加檢校太傅王安中知燕山府詹度與藥師同知藥師以節鉞歿居其上度稱詔書有

序藥師不從朝廷應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安中請事之朝廷曲徇其意所請無不從遣部曲貿易他道為奇巧以奉權貴於是蔡言日聞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社朝論頗患之拜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察其去就有不然則挾之未貫至藥師迎于易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君今為太尉與我等耳藥師曰太尉父也藥師拜我父焉知其他貫悅因遣貫視師至趙野畧無人迹藥師下馬掉旗一揮僞頃四山鐵騎旗曰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言藥師必能抗虜蔡攸亦力王之金使賀天寧節歸過藥師兵引避之送伴使還言藥師

史錄 卷之二 百人十四 李

威聲遠振攸益謂其可倚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人書皆不省七年詹度言藥師逆節已萌凶橫日甚聞與金人交結背負朝廷願早為之慮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被擄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出禦藥師遂靖降靖曰吾誓死報國此何言也引佩刀將自剄藥師奪其刀并諸使者悉鎖之幹離不及郊藥師迎降遂從之南倭及報至帝猶秘其事議封為燕王割地與之使世守而已無及凡宋事虛實藥師盡知之幹離不至慶源聞天子內禪欲回軍藥師曰南朝未必有備不如行其後詰索官省與責取寶器服玩皆藥師導之幹離不能懸軍深入駐兵汴城下約質割地全勝以歸者

藥師謂宋人之情中其宜察故也宋師諺萬死黃潛善邵武人擢進士第為左司郎陝西河東地大震陵谷易處徽宗命潛善往視潛善不以實聞但言震而已知河間府金人入攻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接承制并潛善為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上從人望擢李綱為右相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滿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怒會歐陽澈上書請改官按帝嫌其不實潛善乘間請誅澈及東人皆垂涕帝悔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

史錄 卷之二 百人十四 李

遇焚真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鄧成章言潛善伯彥謀國成章除名御史馬伸以劾潛善伯彥滿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邪謀繼陷宿泗屢警右丞許景衡以尼衛軍弱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為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且至帝大驚遂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相視倉皇輓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死者相枕藉人皆怨憤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問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鑄方起辯而首已斷矣帝幸鎮江敵兵蹙其後潛善彥伯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澈劾之乃罷潛善黃彥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

等卒，沿善猷持同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劄宗澤輩相繼貶死，中外切齒。

汪伯彥，鄞門人，登進士第，知相州。金人陷真定，康王使金至，僞贈金騎充斥，有甲馬數百，至城下，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繫驂，帥兵逆於河上，其受知自此始。王聞大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北兵薄京城，欽宗下詔，金人見議和，其母得輕動。伯彥以為然，宗澤曰：「女真狡獪，是欲緩我師，爾宜亟進兵。」伯彥等難之。及城破，金人逼二帝北行，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為相，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韋布內侍，皆劾之，乃罷。伯彥居

史錄

本之二百八十四

三

宋州。紹興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不忘故舊，人情之常。」伯彥去國日久，宜與牽復。伯彥之本弟也，奉檄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二人共贊之。起知宣州，過閩，帝謂檄曰：「伯彥使令之官，庶免紛紜，并檢校少傅，係信軍節度使卒。」

秦檜，江寧人，登第為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檜言金人要請無厭，不可多許，除職方員外郎，為張邦昌幹當公事。檜言是行專為割地，與臣初議矛盾，失臣本心，力辭，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莫儔吳玠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監察御史馬伸

袂共進，議狀乞存趙氏，檜然之。進狀曰：「檜等荷國厚恩，無以報，今大金擁重兵臨已拔之城，操生殺之柄，必欲易姓，檜盡死以辨，非特忠於主也，且以明兩國之利害。」趙氏自祖宗以至嗣君，百七十餘載，項緣姦臣敗盟，結怨鄰國，謀士失計，誤上喪師，遂致生靈被禍，京都失守，主上出郊，求和軍前，南

元帥既允其議，布聞中外矣。且空竭帑藏，割兩河地，今乃變易前議，人臣安忍畏死不言哉！宋於中國綿地萬里，德澤加於百姓，雖興亡之命在天，有數焉，可以一城決廢立哉！昔西漢絕於新室，光武以興，東漢絕於曹氏，劉備帝蜀，唐為朱溫篡奪，莊宗猶推其世序而繼之，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

史錄

本之二百八十四

三

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為蠹國之政，社稷傾危，生民塗炭，天下方疾之如仇讐。若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為大金屏翰。雖京師之民可服，天下之民必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天下之宗子終不可滅。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敗檜請軍，而立邦昌為楚帝。二帝北還，檜與孫傅、張叔夜、何栗、司馬朴從至無山，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撻懶攻山陽，檜一家自軍中取澠水軍，航海歸，有在建炎四年入見拜禮部尚書。檜之歸也，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謂檜與傅等同拘，而檜獨歸，又自燕至楚，三千八百里，踰河

此條實即
三朝包於
事小人也

蘇軾言蘇轍河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其相繼之必實親
月安符與蘇軾行益檢在金庭首唱和議故金人縱之使
歸也宰相范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檢善力薦其忠帝曰
檢甚忠實朕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喜而不寐從行
者蓋與京秩舟人亦補郎官紹興元年除泰知政事檢拊宗
尹其相位乃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變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
檢曰今非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九
月召願浩再相同求政檢風其意言周宜王內脩外攘故能
中興今二相並任宜分內外願浩遂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
願浩專治軍旅檢專理庶務如種蠶分職可也二年願浩自
史綱 卷之二 八十四

然引檢共政至是檢以浚不引已深憾之謂其日上欲召公
而張相遲留以激怒其使檢浚門素惡檢至是反信之八年
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憂之曰吾人相矣金遣烏陵思
謀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遣吏部侍郎魏玪偕伴玪辭曰臣
嘗言和議之非不可為介紹乃改命及半執入見檢獨留身
言臣僚畏首尾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
共之帝曰朕獨委卿檢曰臣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
未使望陛下更思三日帝曰然又三日檢留身奏事如初知
上意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之竭力求去出
史綱 卷之二 八十四

知紹興府檢既專國決意議和中朝士以議論不合咸相
去位樞密副使王庶謂檢曰而忘東都欲存趙氏將邪檢悞
而出之檢方挾金人自重議撤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樞密
院編修官胡銓詰新檢以謝天下貶昭州館職胡瑛張璠等
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
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懈我我不共戴天之誓以絕望我
孤吟思漢之民以謂論江南為名要陛下爵首之禮自公卿
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憤發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
之臣哉天下將有使大義問秦檜之罪者不報余使張通古
問晉以詔論江南為名哲等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

起居草民見者皆流涕哲等至淮安言冊上為帝檜欲上行
屈已之禮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三衛帥
楊沂中等見檜曰軍民洵洵老之何檜黨中承勾龍如淵謂
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紹舉諫陰三
年不言事告檜於是以檜攝冢宰即館中見哲等受其書金
使欲自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九年金人
歸河南陝西故地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
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
內以事外以王倫充奉梓宮等使藍公佐副之七月兀朮殺
領三省事宗磐左副元帥撻懶以歸地為二人所主拘王倫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四 宋

於中山府倫審奏于朝檜不之備十年金人敗盟分四道入
侵兀朮入東京為王襄取南京李成陷西京撤離喝趙末興
軍河南諸郡雖失陷而岳飛韓世忠諸將所向奏捷檜力主
班師詔飛世忠還行在楊沂中還鎮江劉光世還池州劉錡
還太平於是淮寧蔡鄭復為金有檜欲盡收諸將兵以韓世
忠張浚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檜別下詔命三大師軍中列
校各統所部自為一軍更其初口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
陞黜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于自便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師
受樞密之制以出所部已散去導從皆樞密院之人始知兵柄
見奪十二月誣岳飛反殺之加檜太師封秦魏兩國公子培

論無子天
紀之也

舉進士第靖本王與學子檜妻與之妹無子以婿為子洪皓
歸自金致金苗室撫之語室撫黏罕左右也黏罕至淮上檜
為之草檄室撫故因皓寄聲檜源以為憾令李文會論之貶
英州太學生張伯麟題壁曰夫差爾忘勾踐殺而父乎杖春
刺配吉陽軍檜言趙鼎欲立宗子為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
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自檜再相凡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
之者率更易焚棄無復有公是非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
投獄者皆稱為元聖十七年改封益國公十八年廢除知樞
密院事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檜引問之曰你莫
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朝上下都要去殺番人你獨不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四 宋

肯殺故我便要殺你檜殺之自是每出列大兵長挺以自衛
六月以訕謗斬有陸人惠俊進義副尉劉九中檜孫壻試進
士第一考官魏師選等語人曰吾曹可以富貴矣自檜擅政
罪案言路故一時言官非求容悅誦檜功德則承風旨許人
陸私中有一二只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類以塞責
至有請乘金根車置藍國官局并加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
太廟盛芝繪為華旗檜相相位凡十九年初制君父包藏禍
心主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劾殆盡凡論人章疏皆檜自
操筆以授言者有識之者曰此老秦軍也秦事之卒布滿京
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之陰結內侍及醫師伺上動靜耶國大

楊中
之首或可
本必
有情也

事以中堂省上不聞也。嘗痛告一二日執政輪對不敢使。惟盛稱檜勲業及檜入問曰。昨日何事。奏對甚久。執政皇恐曰。某惟誦太師勲德。語終即退。實無他言。檜竊笑曰。某荷已。張言事官上章。執政甫歸。問彈章副本已到矣。凡易執政二十八人皆奉傳易制之。從言官承意彈擊者。輒以政府與之。故由中丞譚議而陞者十有二人。然或一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開四年。檜德之深也。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又忌張浚。會趙鼎死。乃置獄使。謂子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實謀大逆。株連賢士五十三人。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

史粹

卷之二 百八十四

史粹

已。檜請代居相位。帝曰。此事卿不當與。遂封檜建康郡王。檜進少師。皆致仕。是夜檜卒。年六十六。贈中王諡忠獻。開禧二年。追尊王爵。改謚諱。朱子曰。秦檜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勝碑中帶匕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但到那田地。匕首也如何使得。高宗見檜擔當和議。遂以圖柄付之。被他人手了。高宗所用之人。檜皆擯去之。高宗所惡之人。檜引而用之。高宗亦無如之何。舉朝無非檜之人。高宗更動不得。了。李贊曰。檜之所以竭力事金者。與他日如契丹立石敬瑭為晉帝故事耳。其設心未嘗不欲安坐而享張邦昌劉豫之貴也。使高宗不幸而早世。檜幸而不死。豈但欲受九錫已耶。

元祐是
人府也

萬俟卨陽武人。登上台第。除提點湖北刑獄。岳飛宜排制。遇之不以禮。高愷之秦檜為右正言。檜謀收諸將兵權。尚言諸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高官大職。子女玉帛。已極其欲。盡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希檜意。劾岳飛言。山陽不可守。詔中丞何鑄訊治。鑄明飛無辜。檜怒。以高代之。遂誣飛與其子雲。致書張憲。令虛申。等報以勅。朝廷使還飛軍。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又為檜劾李光孫近皆竄謫。和議成。高諸詔戶部會計用兵之時。與通和之後。所費各幾何。若減於前日。乞以美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不得他用。蓄積稍實。可備緩急。張浚寓長沙。高劾浚

史粹

卷之二 百八十四

史粹

宅論制擬五鳳樓。會吳乘信自長沙還。言浚宅不異眾人。乃得免。進奏知政事。檜稱上旨。除所厚者官。吏銓紙尾以進。高曰。不聞帝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支一語。請居歸州。檜死。帝將反檜所為。召還。拜同平章事。高主和固位。無異於檜。改元。卒。

高宗時。曾孫也。父誠。學憲聖皇后女弟。為寶寧軍承宣使。能言。父任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主喪。中外海河趙汝愚議立嘉王。侂冑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使侂冑介宗尹。以其誠密啓。嘉王太后不獲命。還遇重華宮提舉關。告以故。禮入白。嘉王即位。侂冑欲推定。

衆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言功但兼樞密承旨
侂胄朕望然以傳導詔旨故漫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威福朱
熹待講因奏其姦侂胄使優人養冠爾神象大儒殿於上前
熹遂去劉劭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劫
君豈惟不得節度將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問計劭曰
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即以內批除劉德秀爲御史羅監察御
史吳獵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侂胄欲逐汝
愚而無其名謀於京鏐鏐曰彼宗姓可誣以謀危社稷汝愚
遂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指汝愚爲僞學罪首謫永州使衛
守錢鑒閱之汝愚抵衡暴卒朱熹亦罷去士大夫爲清議所
賈者教侂胄盡目正人爲僞學慶元二年端明殿學士葉翥
與諫官劉德秀同知貢舉於僞學之魁以匹夫竊人主之柄
鼓動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
悉皆黜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詔監司帥守
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明
取家狀令書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
日初月易讀臣氏易傳大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
考使上論壯之劉三傑言前日僞學今變而爲逆黨得罪者
五十有九人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
爲不重然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爲爾之

侂胄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
鏐劉德秀實主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京鏐死侂胄
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
禁後必不免侂胄乃追復朱熹職留正周必大復秩還政徐
誼等皆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五年封平原郡王拜太師侂胄
所欲爲宰執不敢爲異宰相陳自強印空召劾劄授之惟所
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言路阻塞每月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
月課侂胄既專權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會幸藥疾入見言
故國必亡願局元老預爲進說計於是恢復之議興矣以吳
曉爲興州都統識者言曉主西師必叛侂胄不省開禧元年
陳自強乞命侂胄兼領平章事除侂胄平章軍國事序班丞
相之上蓋省重事則所預者廣去同字則所任者專邊事起
乃命一日一朝三省印並歸其第宰相不復知印侂胄假作
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聞人莫敢言侂胄斯役蘇
師旦主川兵授安遠節度使四年統制陳孝廣復泗州許進
復新息縣孫成復襄信縣侂胄請降詔誣諸將進兵未幾皇
甫斌敗於唐州秦世輔潰於城固郭倬敗於宿州金人渡淮
攻廬和魚楊取安豐濠州攻襄陽至棗陽以丘宿督視江淮
軍馬侂胄使丘宿募人持書幣赴敵管謂用兵乃蘇師旦輩
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多所要索謂侂胄無意用

兵師旦等安得專宿又遺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
未決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揚吳曉隆
之倪甯復遣方信孺請和以林拱辰爲通謝使金人欲責正
隆以前禮賂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轉送首
議用兵之臣倪甯大怒和議遂輟以辛棄疾爲樞密都承旨
有棄疾死以趙淳爲江淮制置使復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
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困弊中外憂懼禮部
侍郎張栻嘗與善史彌遠誅倪甯請皇子榮王入奏楊
皇后從中力贊乃得密旨彌遠以告泰知政事錢象祖李璧
主管殿前司公事夏竦翌日倪甯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

史記

卷之二

十

津關受之新蘇師旦廷陳自強而倪甯首以謝金人是時全
已衰甯當路者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倪甯用事
十四年歲行宮省權震寓內鑿山爲窟下殿宗廟出入宮園
無度孝宗時昔思政之所懼然居之老官人見之往往垂涕
投告賦頌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異乞置平原
王府官屬倪甯皆當之不辭時有由資尚書屈膝執政南園
山莊竹籬大呶其爲傳笑焉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大
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僞其下受封者甚
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並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

大月本此

乘與照御之儲倪甯死寧宗論大臣曰恢復豈非美事但不
量力爾倪甯無子養子珍流沙門島倪甯侄同卿女爲寧宗
后同卿常懼滿盈不敢干與政事天下皆知倪甯爲后族不
知同卿乃后父也倪甯敗人稱其能遠播勢云

丁大全鎮江人而藍色舉進士調蕭山尉安撫使史巖之獨
留大全欵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婢將質緣
以取寵位事內侍盧允昇並宋臣累官大理司直升侍御史
劾丞相董槐意未下大全夜半調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
臺牒驅迫之出聲言與至大理寺出北園棄之歸呼而散槐
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始下志氣驕傲道路以目遷衆知政

史記

卷之二

十

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丹陽郡公開慶元年罷相監察御
史朱觀孫論大全姦回險狡狠毒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
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監察御史倪虎臣
論大全絕言路壞人才竭民力誤邊防四罪遂南安軍居住
太常少卿劉震孫乞徙海島命將官畢遷護送舟過廉州將
之墜水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吳門大全欲結姻羽
不從令臺臣卓夢卿彈之籍其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監自
取爲妻當世醜之

買似道涉之子也少落魄爲游博其妙貴妃有寵於理宗召
見擢太常丞恃寵不檢日縱游諸妓家夜燕湖上不反理宗

管帶高望見湖中燈光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勅之巖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其材可大用淳祐十年以端明殿學士鎮兩淮加同知樞密院事威權日盛孫子秀除淮東總領外人傳似道密奏其不可相重樞密習身請之帝以為無有樞密終不敢遣以似道所善醫家代之加知樞密院事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橋為界師未還似道用趙范謀發兵據殺面犯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遂破淮漢自是兵端大起開慶初元憲宗自將征蜀世祖時以皇弟攻鄂州元將兀良哈爾由雲南入交趾自色州蹂躪西被湖南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

史緯 卷之二 人十 四

青

宗大懼命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十月鄂東南風被宋人再築再破城中死傷者萬三千人似道密遣京諸元軍請稱臣輸歲幣不許會憲宗死乃許之元兵拔砦而北似道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國人皆不知其請也帝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明年元世祖即位遣國信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意且徵歲幣似道方使虜瑩中輩接福驛驛驛領鄂功各領東門監司拘經等於真州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各拜前日師臣而不名朝臣皆得為周公拜太師以舊制建節文領東節度使宋制節出有掖閣壞屋無創節以示

遠既與交
事不能成

不屈似道曰節度使粗人耳不受節出復還人皆駭歎三年除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史抱文書執第請署朝政決於館客處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李芾文天祥輩皆屏逐之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出殿廷始坐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急似道日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色者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他人無敢覷其第者有妾兄至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每與伴妾踞地鬪蟋蟀所御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建多寶間日一登玩間余玠有玉帶求之已徇瑩矣發其塚取之常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

史緯 卷之二 人十 四

量

官為牢籠一時士加大學餐錢寬科場恩制以小利啗人由是言路斷絕自開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以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議者言高達可援襄陽襄帥呂文煥與達有隙聞之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陽急故遣達援之吾以提問則達必不遣矣及襄陽降元似道曰臣屢請行邊皆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度宗以邊計訪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知敵人形勢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度宗崩元兵被鄂太學諸生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開都督府於臨安

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至蕪湖，以荔子黃甘遺元丞相伯顏，遣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許。孫虎臣軍七萬餘人，一時盡潰。似道單舸奔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誅其幕官翁應龍、廖堂中，謫似道高州團練使。衢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貨，微橋蓋，暴行烈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謠之，斥似道名，侮辱備至。似道至古寺中，見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閣線，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不能對。至漳州木綿庵，虎臣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有詔。」

史緯

卷之二 百人十四

史緯

即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無憾。」殺之。

史緯卷二百八十五

宋史六十八

列傳

叛臣

張邦昌，東光人，舉進士，累官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俾康王及邦昌為質于金，以求成。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為質，乃要欽宗御批，無變割地議，不許。又請以璽書付河北，亦不許。姚平仲夜斫金營，雖不怒，責邦昌。邦昌對以非朝廷意，進太宰，康王還，金人復質蕭王以行，命邦昌為河北副使，使粘罕兵復來，侵言者劾邦昌。

史緯

卷之二 百人十五

一

私敵社稷之賊，黜為中太一宮使，罷割地議，其冬，金人陷京師，明年春，吳玠、莫俛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為人主者，備禮冊命，留守孫傅等不奉命，表請立趙氏，金人不許。復遣并侍趙傅等，召百官雜議，眾莫敢言，相視久之，計無所出。將舉在軍前者一人，應命適員外郎宋齊愈自金營至，眾問金人意所主，齊愈書張邦昌三字，遂定議以邦昌治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留守王時雍集百官于秘書省，以兵環之，俾范瑄論眾以立邦昌意，眾唯唯。時雍先署狀以奉百官，御史中丞秦檜不書，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黨附權姦，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

人皆乃能如此

邦昌入居
都省方欲
引決許也

之并倚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勒進邦昌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耶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冊即偽位國號大楚升文德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拜邦昌東面拱立宣贊舍人吳革耻事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先殺其妻孥焚所居謀衆義范瓊詐與合謀襲革等盡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慙慙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升倚瓊等欣舞以爲有佐命功邦昌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升權同知樞密院事倚權會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見百官稱予手詔曰予書獨時雍言事邦昌前稱臣啓隆

史籍 卷之二下八十五

下勅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問爭之乃止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杯袍張紅蓋所遺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士庶觀者無不感悅二帝北還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既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人情歸公者劫於金人之威耳金人既去能長有今日乎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爲今計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正大位庶獲保全邦昌從之王時雍曰夫騎虎者勢不得下所宜熟慮他日噬臍悔無及已徐秉哲從旁贊之邦昌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八御延福宮遣將師會齋書於康王自陳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權

並以紆國難也敢有他乎王以書報之邦昌遣謝克家獻大宋受命寶復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中外大說太后御內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遣使奉手與服御物至東京既而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從邦昌太保封同安郡王綱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之以爲利君辱而攘之以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建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思宜肆赦市朝以爲亂臣賊子之戒黃潛善左右之綱又言邦昌借道豈可留之朝廷使道路目爲故天子哉乃責潭州安置初邦昌居內庭華國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厚

史籍 卷之二下八十五

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尙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備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棄與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并誅時雍李氏杖脊配軍營務秉哲開僞各遠京瓊後下獄誅劉豫阜城人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紗衣後登第拜殿中侍御史言者發其宿憾徽宗詔勿問除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寓儀真建炎二年中書侍郎張謫薦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豫不願行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金人攻濟南遣人說豫豫殺守將關勝率百姓降金百姓

不從豫總城出降三年兀朮使豫知東平府充京東西路南
等路安撫使節制大名開德懷慶博德德安等州以子麟知
濟南府四年金人冊豫為帝國號齊都大名府奉金正朔以
張孝純為丞相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妻錢氏為皇后錢氏
宣和內人也召宮掖事豫欲有所取則故立之改元阜昌招
知楚州趙立立斬其使復遣立故人劉僊誘之立曰我知有
君父不知有故人燒殺僊豫大索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
豫杖死琦洛州進士邢希憲上豫書乞歸宋朝豫殺之置招
受司于宿州誘宋通逃金人既立豫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
恐南河民之陷沒者逃歸于豫下令大索或轉臂諸蕃或繫

史綱 卷之二 八十五

金人使司
豫安撫以州來歸二年豫起都汴奉祖考于宋太廟是日
暴風屋瓦皆震士民大恐豫與民約曰自今不肆赦不用官
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格麟結鄉兵十餘萬為皇子
府十三軍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歛頻苛民不聊生直徽猷
閣凌唐休尚書郎李巨疏豫虛費蠲替以聞事泄豫殺之妻
陽進德使李橫敗豫兵於楊不三年李橫破賴順軍偽守蘭
州降復賴昌府豫求援于金人兀朮赴之豫將李成率師二
萬迎戰於牟駝岡橫敗賴昌復陷四月陷號州明州守將
徐文以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人浮海降豫言公海無備

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益海艦俾寇過泰十月賊
將李成陷鄆州又陷襄陽知隨州李道秉城走陷鄆州守臣
李簡遁賊將王彥先引兵至壽春將窺江南劉九世駐軍壽
康扼馬家渡遣鄆州駐無為軍為豫請援賊乃還金人遣
李永壽王翊來聘請盡江為界還豫俘及西北士民之流寓
者監廣州鹽稅吳仲上書請討豫謂金人雖強實不足慮賊
原雖微實為可憂今敵使在廷宜陽許而陰圖之乘其不疑
可一戰擒也四年熙河路總管關師古與豫戰于左要嶺敗
績遂降之洮岷之地盡歸豫矣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
制置使岳飛復襄陽又復唐隨鄆州九月豫遣子麟入寇及

史綱 卷之二 八十五

金宗輔捷豫兀朮分道而侵步兵自楚承進騎兵由泗趨徐
朝廷震恐或勸帝幸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張浚曰
趙鼎安之遂決意親征驍與金人分道度淮楚州守樊序驚
城先詔劉光世移軍建康韓世忠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永州
皆捷帝發臨安下詔討豫始基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
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
逆雖決勝負哉王師展張琦合兵復壽春府十二月岳飛遣
將牛皋敗金人於廬州金人退麟棄輜重暫遁五年豫將商
元攻信陽軍知軍事舒繼明死之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恭鳳
廟其累日八月陷光州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主宣領三省

事宗榮曰先帝立豫者欲豫開疆保境我得接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受其敝金主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豫豫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總中路兵由壽春犯廬州猗率東路兵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統西兵趨光州寇六安猗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賊衆十萬次淠壽安撫使張俊拒戰詔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劉光世亦合肥張浚遣人馳諭光世曰敵濟者斬光世不得已還廬州統制王德郛瓊出安豐遇賊敗之猗衆過定遠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遇之于藕塘大破之猗遁麟亦拔砦走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矣豫請立麟爲太子以規其意金人曰徐當遣人咨訪河南百姓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曰望王師七年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鄭瓊執呂祉以兵三萬叛降豫勸豫入寇豫復乞師金人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乃佯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金人欲廢豫而豫日請兵遂以東拔爲左都監屯太原大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尙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十一月詔廢豫爲蜀王遣提辣兀朮僞稱南侵至汴希麟出麾騎擒之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于金明池異日集百官宣詔責

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問巷間揚言曰自今不食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敵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尙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爲汴京留守諸軍悉歸農聽官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斛絹二百七十萬匹錢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提辣兀朮趙氏少帝由京百姓焚頂然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歸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併其子麟徙於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三年死金皇統三年也豫僭號凡八年先是數見怪異有龍撼宣德門撼宣德二字有星隕于原鎮識者謂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未幾果廢苗傅上黨人隆祐太后南渡爲統制官以千人扈衛駐杭州劉正彥不知何許人以朝請郎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上幸杭州時諸大將分守要害獨傅扈衛王淵裝大船十數自揚州來杭人曰船所載皆淵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內侍省押班康履用事威福由己其徒教民弄其爲暴橫傅等恨之其黨張遼謂諸軍曰今殺淵取其財殺內侍洩吾憤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拜王淵同僉書樞密院事躡蹕樞密衆謂爲由內侍傅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亦怨淵微取其兵於是與張遼王世修王鈞甫馬柔吉等謀作亂部分既

定給淵以臨安縣有盜欲使淵出兵於外康履得黃卷小文書有兩統制作田金字署卷末田乃苗金乃劉也以告淵淵伏兵天竺賊黨亦伏兵城北橋下俟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圍康履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引兵犯閭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傳通引其黨入奏曰苗傳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關請帝御樓百官皆從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傳見黃星猶山呼而拜帝惡關呼二賊問故傳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善康履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通都國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諭以當流海岳可率軍上歸營已除傳都統制正彥副都統制天賊不退曰欲遣官第須控兩足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問百官計安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曰禍由中官不悉除之禍未已也帝曰朕左右可無給使耶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一康履遂命吳湛捕獲得於清漏閣承慶中傳即樓下腰斬履猶肆惡言謂帝不當仰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之帝使朱勝身馳樓下曲諭之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謂諸卿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口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達曰今日之事當為百姓社稷計帝謂勝非

曰朕當退避須太后至時寒甚門無嚴幃帝坐一竹椅太后將至起立攬側太后下肩與立樓前二賊拜曰今日百姓無辜肝腦塗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童貫起逸樂所以致金人之禍今皇帝仁孝無失德止為黃潛善汪伯彥所誤已加寬宥統制獨不知邪傳曰臣等定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正彥號泣固請因呼其眾曰太后既不允吾當受戮遂作解衣狀后諭止之傳曰事久不決恐三軍生變願勝非曰相公何無一言勝非不能答適頗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知太后已決意從傳請矣乞太后宜諭太后猶不許傳等語益不遜太后還入門帝遣人請禪位勝非泣請下死二內帝密謂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勝非曰賊腹心王鈞適語臣曰二將忠有餘學不足此可為後圖帝出居顯忠寺太后垂簾降教號帝為睿聖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赦至平江府張浚不拜江寧制置呂頤浩遣浚書約舉兵前軍統制張俊至平江浚諭以起兵浚泣奉命勝非奏垂簾當二臣同對今屬時艱乞許獨對恐賊疑乃日引其徒一人與俱傳入對后勞勉之賊喜不疑故宰執入對得謀復辟勝非深結王世修傳欲收元正彥欲遷都建康太后謂勝非曰二事如俱不允恐賊有他變乃

改元明受。張浚遺書二凶，獎其忠義，以慰安之。百官朝，帝聖宮以傳爲武當軍節度使。張浚遣進士馮轡赴行在，請帝親總要務，復抵背王鈞甫等，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惑。浚檄呂頤浩、劉光世等會平江，傳以堂帖趣張浚赴秦州，命趙哲領浚軍，皆不從。改命陳思恭、思恭亦不從。賊以王彥爲御營司統制，御史中丞鄭慤而折二凶，彥伴狂致仕。辛道宗謂張浚曰：「賊萬一還，駕入河，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今道宗措置海船以防賊，太后貶曾、擇、藍珪于嶺南，傳追斬樸，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府聖宮，又欲邀帝幸徽越，勝非論止之。馮轡說二凶反正，傳按劍瞋目視轡，正彥解之曰：「須張侍郎來。」

史錄

卷之二 百八十五

十

乃可遣趙休與轡招浚，韓世忠至平江，欲進兵，浚曰：「已遣馮轡誘賊矣，投鼠忌器，不可太亟。」賊遣張彥王德、聲言防淮，德伺彥辭，并其軍歸光世，彥爲人所殺。世忠發平江，馮轡至，浚復遣入，責賊以大義，諭以禍福。傳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計。奏請誅浚，詔責浚、楊州安置。鄭思恭遣人告浚，宜持重，緩進賊當自遁。賊遣苗瑀、馬柔吉將赤心隊駐臨平，以拒勤王之師。浚得苗命，悉將士解體，給以趨召之部。賊聞勤王之兵大集，招馮轡勝非議復辟。張浚、劉光世發平江，賊遣兵三千屯湖州小林。頤浩浚以大兵發平江，詔以浚知樞密院事，勝非召二凶至都堂，率百官上表請復辟。夏四

分何用

月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帝御前殿，尊太后曰隆祐皇太后，立嗣君爲皇太子，復建炎號。頤浩浚次臨平，苗瑀、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取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湧金門遁。頤浩浚引勤王兵入城，世忠執王世修以屬，吏斬吳湛。時希孟編管吉陽軍，傳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犯壽昌縣，黥民充軍，犯衢州，守臣胡唐老卻之，詔以世忠爲江浙制置使，追討。世忠發杭州，賊黨張吳新、鈞甫及柔吉以降，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將乘勝犯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禽之。賊將

史錄

卷之二 百八十五

本

江池禽苗瑀，降衆悉解甲，張達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傳葉軍變，姓名夜遁建陽，土豪屠標執送世忠，檻車赴行在。軍還，傳正彥磔于建康市，張達苗瑀已前死，詔釋餘黨。杜充相人也，登進士第，知涪州，金人南侵，郡中僑寓多燕人，充慮爲內應，盡殺之。建炎二年，宗澤卒，充代爲東京留守，初澤嬰結豪傑，充短於撫御，兩河忠義之士多引去。三年，拜同平章事，御營使時諸路各擁重兵，率驕蹇不用命。張浚方白事，謁未入，浚遽而充怒，戮其使。高宗將幸西浙，命韓世忠屯太平，王燁屯常州，以充爲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將。光世世忠憚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光世江州，世忠常州，充日事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五

主

謀殺無制敵之方金人見江充遣神將王民張超分守諸渡乘高據岸以神臂弓射卻之金人復逼稠砂以輕舟薄南岸官軍奮擊或沉其舟一日金人對江列陣而伴退衆信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能禦敵遂登岸充至命統制官陳淳領諸神校合二萬人邀擊於馬家渡淳戰沒王璣引兵遁金人西建康充渡江保真州居長蘆寺知州向子恣勸充由通泰入浙欲與偕行充奮異志不聽充與凌唐佐善唐佐以南京降金以書招之充顧宗弼遣人說充曰若降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高宗徙其三子及塔於廣州金人以充知州充猜阻與同列不協其副

胡景山誣充陰通朝廷粘罕下充吏炮掠備至不展釋之

興十一年充死

吳曦孫之孫也累官太尉韓侂胄謀開邊曦潛蓄異志因辭侂胄求還蜀樞密何澹覺其意力沮之陳自強納曦厚賂陰贊侂胄遂除曦利州西路安撫使從政郎朱不棄上侂胄書謂曦不可主西師不答曦至鎮請副都統制王大簡罷之更不除副帥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便宜行事侂胄以總計隸官司副使得師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曦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五

主

按兵河池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正使程松至曦不庭恭恭不敢詰曦摘取松衛兵松不悟金人犯西和王喜營異拒之戰方急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乃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送款千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敵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撤幕關之戍金由版開谷達出思後思遁陷大散關曦退屯且口舉人陳國錦上書言曦必叛侂胄不省十二月金遣吳端持詔書金印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還興州召幕府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衆失色王與楊發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請甲仗庫集兵

齡楊巨源李好義好古李貴等與隨軍轉運安丙共誅詠職
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率勇敢七十人各門以入李貴
即職室斬之丙收其二子及叔父柄弟睥睨姚淮源等皆誅
之函牘首獻于朝詔賜妻子處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
子孫免連坐通主璘祀

李全濰州人號李鐵槍元兵破中都金主寬汴楊安兒與舅
劉全掠莒密元兵退金遣完顏霆為山東行省討之安兒死
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收潰卒萬餘稱姑姑全以其家附楊
氏通焉遂嫁之崔興之安撫淮東全以五千人來附授京東
總管金人圍淮西帥司調全援盱眙大捷進達州刺史楊氏

史籍 卷之三百八十五

封令人金元帥張林欲以青莒密登萊濰濱濰寧海濟十
三州歸宋而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知林意乃輕兵至城
下陳國家威德勸林歸附林猶豫未納全挺身入城林相見
甚歡置酒結為兄弟奉十三州版籍以歸全附表有云舉諸
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馮堦所作也授林京東
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為統制屯楚州後林
與全有隙歸元嘉定十三年趙拱諭京東嚴實請舉德博等
州來歸拱再往諭全請行拱謂全曰將軍提兵度河不用而
歸非武也可乘勢取東平全襲之時大暑州城阻水矢石不
能及全夾汶水而軍中通浮梁來往金人夜夾汶水浮梁斷

言不以楊
如子當

全首尾幾絕詰旦金兵奄至全帥騎赴之殺數人逐北抵山
谷有龍虎上將軍貫銀甲揮長槊盛兵以出旁有驍悍女將
馳搶突圍會諸將至援全以出精銳喪失大半龍虎上將軍
者東平副帥幹不搭女將者劉師使女也全歸楚州初制置
賈涉屯鎮江分帳前忠義五千屯城西五千屯淮陰全忌之
每燕戲下并召帳前將校帳前願隸之然未能合也十六年
丘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齒拳莫若別置新籍
一納諸朝一中制闕一留全所庶功過有稽請給無弊皆選
許之全乃盡統其軍時人不悟許國言全姦謀甚深反狀已
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除國淮東安撫制置使吏部侍郎喬

史籍 卷之三百八十五

行簡言國武階堂輕不宜帥淮不報山陽秦暮徐晞援勝國
人以寄全全不樂是冬元邳州守將李二措致書欲降全全
遣王喜兒以兵應接二措因喜兒全攻之兵敗欲還楚州會
濱棧有亂乃趨山東十七年國至楊氏郊迂國辭不見楊氏
漸而歸國端緒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全集將
校曰我不幸割聞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死必往見及全上詞
實贊成全曰倘使當庭超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
拜全退怒曰庭祭亦常禮全拜人多矣但汝本武階何以淮
西都統詞貫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一旦位我上便不
相假借耶全亦心報朝廷不反也國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

全終不樂，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邦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自是動息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指伏此虜矣。義斌求忠義將趙邦永往山東，國許之。邦永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毋過慮。邦永泣而去。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三萬，大閱。楊氏恐其圖已內為備，實慶元年，全遣慶福還楚，城為亂，潛約盱眙同軍相應，計議官苟夢玉以告國，國曰：但使反，反即殺之。我輩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復以告慶福，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禮，矢已及額，國走，亂兵害其家人，縱火焚官寺，親兵數十人，置國縋城走，伏道觀中，旋自縊，通判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五

六

宋恭簡軍使歸營，忠義統領王文信獻計於慶福曰：我偽作重傷，提本部軍歸揚州，揚守必不疑，我縛守，以其城獻慶福，從之。文信將至揚州，其徒入城告變，知州汪統會同官議，皆轄趙拱曰：若不納，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見拒？將魚肉城外之民，拱請止其兵，使以單騎入，殺之，然後撫其兵，拱遇文信于十里頭，置酒相勞苦，拱曰：忠義反楚州，揚州人見忠義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先見州將，州將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殺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州主不必疑，請出受祭，統不得已，出犒文信，拱請同文信

出城，使還屯楚州，文信出，劉全從至平山堂，文信責拱實已欲殺之，拱曰：爾為此謀，三城人何辜？我有三城人，身死無憾，然我死，汝八百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乃與劉全還楚州，史稱遠懼激他變，以徐睢稷皆倖楚州，得全歡心，乃授淮東制置使，全睢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誅矣，爾等並聽我節制，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讐，乃斬睢稷人，告天誓衆，見者憤激，睢稷入城，全拜庭下，睢稷降等止之，全悅，睢稷初至，賊尙知畏，睢稷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司，全唯唯，退招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迫我戰馬軍器若何，有憤然抵掌使全反者，全陽罵之，青州通判姚紳以告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五

七

以某日，全見睢稷求納官，睢稷撫之，自是不復誰何，至稱全府稱楊氏恩堂，手足倒置矣。楚城之亂，有吏以許國書，慶福慶福慶福不之聞，全發之，有宰執遣國書，令國全，全大怒，又苟夢玉有書言慶福之謀，夢玉時被召，全出錢，潛證諸郊，復出榜捕害夢玉者，全攻恩州，義斌敗之，獲馬二千匹，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求睢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卒，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松江，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蹙之，斷其南路，賊可擒斬，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

趙范亦以為言，不報。張斌候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黃，兵敗。元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義不事他國。」遂死之。三月，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不利，嬰城自守。元兵圍之，糧路絕，全兄福曰：「二人俱死，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死守，汝可開道南歸。提兵赴援，全曰：「全朝出，則城多陷，不如兄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以力未能討全，故用福稷調護，及聞全被圍，欲圖之。肝貽劉璋謀代福稷，以璋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福稷徙知袁州。時傳全已死，福欲赴援，兵少不敢往。三年，璋至，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使人賂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賊，夏氏寧獨？」

史緯 卷之二 百八十五

太

存願將軍章勝，夏全許之。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有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玉帛，干戈舍原，皆太尉有，望即領此也。」夏全心動，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夫婦，轉仇為好，遂與福謀逐璋，令賊黨圍州治。楚官民皆歸守，也取貨物助璋精兵，向萬餘，窘逼不能發。一令夜半，福城郭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死者大半，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璋步至揚州，聞者大笑，未幾死。夏全既逐璋，募歸楊氏拒之。夏全大掠，趨盱眙，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往伺淮上，惠成進出兵攻之。夏全狼狽歸金，以姚紳知楚州，兼制置，紳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載舟治事，聞

入城見楊氏，其卑禮過於賄。楊氏許紳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媚之，時全在圍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自食其軍初軍民數十萬，至是餘數千。全欲歸元，懼眾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為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乃降元。元授全山東行省，慶福自知已罪，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僞病，諸將問疾，慶福不往。張甫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同往，及寢，見福臥不解衣，床頭有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刀，福疑慶福欲害已，躍起，拔刀砍慶福，甫救之。左右殺慶福及甫，甫本全元帥封高陽公，善取象，金失河北，甫拔雄霸清莫河間信安不下，俚語

史緯 卷之二 百八十五

九

奴欲攻甫，騎將窩羅虎竊甫千里馬，以獻俚若奴。若奴厚待之，飲于大悲閣，窩羅虎醉，俚若奴推之投閣，幾斃。窩羅虎佯醉下樓，乘所獻馬以歸甫，追之不及，人服甫能用，問福遂慶福頭於紳，紳大喜，飛報於朝廷。福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竊竊謂福所致，福見紳促之，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建國開募，今建國開募而不支忠義錢糧，是立制圖以困忠義也。」福乘眾怒，與楊氏謀召紳飲，紳至而楊氏不出，福以紳命召諸幕客，以楊氏命召紳二妾，諸幕客有變，不得已而往，杜未朝服至八字橋，福兵服機之，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紳及見之，福欲害紳，鄭衍得救

之獲免去須縶縶城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神必鑿莫肯往乃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定闕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若獨廢州然賊黨塞南門開北門屬邑民田皆以少償抑買之收賦以贍軍常苦不給賊將國安用聞通款曰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物賤可以樂生今使我曹無所衣食若此謂張林那德王義深曰朝廷不降錢糧為反者未降耳共謀殺福及楊氏以獻遂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相殺者數百人郭統制殺全次子通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兩其首并福首獻紹雲紹雲送京師傾朝甚喜徽彭托張惠范成進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五

十

時青合兵往楚州盡殺餘黨未幾聞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妾劉氏也惠成進提兵入楚城與林等款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千人一屯南渡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山東人既絕錢糧乃出戰艦陳于淮岸以斷全歸路諸朝廷處之朝議謂青望重聽青區畫省檄下不及惠成進青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紹雲赴樞密諮事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糧缺乏謀降金時鎮江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約彭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二人每宴必備及皂隸托不悟八月惠成進宴托托從者無寸鐵

且醉皆就縛以盱眙附金將盧鼓捷于泗州金人窺淮東朝廷謂京湖制置司屯青平山以備之全得時青報憫哭力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信元人許之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十月全至楚州國安用殺張林那德白賄全斬郭統制義深奔于金全腹心李英李平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使全致書於執政以規朝廷全與時青登城南樓飲殺青紹雲妻言青病請妻至復殺之遂併青軍紹定元年全厚募人爲兵宋軍多亡應之天長民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募全知東南利舟師謀冒水戰宋商至悉併舟買之留其柁工一以教十厚募南匠大治艦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五

三

艇舩自淮及海相望全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而歲貢于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償餉不輟全又與金合約以盱眙與之而從遊說于宋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二年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紹實欲冒海道規餉可也三年御前軍器庫火兵甲盡喪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陳刑笑曰事濟矣蓋全欲銷宋兵備且伏姦于外謀爲亂以不得人而止全欲先振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邗運泰以趨海諸將曰邗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難逃絕錢糧乃詐爲元使惻疑虛喝而使張國明達諸朝廷政召國明議事國明以百口保全不叛全閱舟師風不順

其春韓曰使全有大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開數日全以舟載零過鹽城縣揚州制置程朝宗奪之全怒以捕盜為名水陸數萬徑搗鹽城成將陳益遁全入城知縣陳遇踰城走公孫氏與官之助皆不答全疏言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築城通大應軍民驚擾入城安眾乃加全兩鎮節令齊兵命制置司管官耶律均往諭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為罷朝宗謀再川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通判楊州趙璣夫嘗攝事全遣舟益急制置使趙善湘禁桐油鮑後下江全發冢取鮑板鍊鐵錢為釘鞠熬人脂搗油灰列炬燬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五

七

界招沿海民命為水手又給璣夫以元為詞遂增五千人璣夫求書告鐵券朝廷遣餉不絕軍士皆怨曰我曹無食朝廷惟恐賊不飽淮人有養北賊我淮民之語聞者太息復言於制置司云全復歸三年淮甸寧息雖荷大丞相力主安靖之說深有覆護之恩奈何趙制置岳總管趙知府兄弟人自為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去就若有疾全者如趙知府之輩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方表全心善湘其憤范葵請調兵時彌遠多在告衆朝謂大丞相老於經綸豈不善處泰知政事鄭清之深憂之密約樞密袁都見帝謂歷言全狀帝有憂色清之力贊討全帝意決清之以

宋事本紀

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副使知揚州葵淮東提點刑獄知滁州俱節制軍馬下詔討全促荆襄淮西諸軍應援全兵突至潯頭璣夫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關者止之全攻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碧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至堡碧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濠淺曰設有寇至未圍大城先襲堡碧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浚濠人皆苦之既浚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賈舟千餘艘焉朝廷雖下詔討全猶有內閣戰守外用調停之說彌遠與璣夫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璣

史錄 卷之二百八十五

七

夫亟遣人授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全填泰州城濠于邦傑宗雄武出降知州宋濂帥僚吏出迎全入郡治濟發帑獻錢全曰獻汝私藏耶若奉州府庫則我固有之何假獻為盡收子女貨幣全聞范葵既入漣鄭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渡耶既而曰今惟有徑搗揚州耳攻揚州東門不利全請見葵腦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彎弓向葵而去引兵沿州城東向西門李虎趙必勝力戰自巳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襄兵至真州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魚貫而行賊黨用四擊之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兇焰

全驅邪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范葵命諸門各出兵劫舉火為期夜半縱兵衝擊殲殺甚衆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田官軍全奏樂平山堂張蓋布置築閣指揮圍嚴范葵犯陣兵出戰互有勝負始全反謀雖成然猶顧忌其途陸官軍者欲挾賊為重陰贊之謂張愈甚朝廷愈畏又許身自調停及三趙用師罷支錢糧攻城不利欲戰不得始悔之忽忽不樂令左右抱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怪之正月望城中放燈張樂示整暇全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婿情自肆是晚宴元使元使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詔勅朝服南向歷述平生梗概再拜

宋史 卷之二百八十五

宋史

軍旗幟而張之全望見喜謂元使曰看我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陣而前亦不知為全也范麾軍而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已塞甕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勁騎蹙之賊趨新塘潭深數尺會暗浮戰塵如煤埃全騎陷淖衆軍奮長槍亂刺之全曰無殺我乃頭目初葵令士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為獻故羣碎其尸并殺三十餘人賊將周海降方知全已死餘黨潰去安用涕泣議推一人為首莫肯相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燒圍城樓檣火尤燭天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葵提精兵繼進賊大潰葵追及于海頭大破之斬獲蔽野先是金乞紫不可徒

宋史 卷之二百八十五

宋史

下從其請
如陽許漢
其之為賊
知然不
故卒降金

史

卷之二百八十五

宋

圍我人必不納。今我欲歸老。汝等可告朝廷。本欲殺我。來降為我所覺。已通過淮矣。眾曰。諾。翼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道潘子請降。范等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論朝旨。是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乃遣范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降。令安撫交過。北軍衍德等遣潘子報謝。許獻玉帶。騎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耶。于歸衍德等知降亦不免。乃送款千金。遣副統軍許奕來言曰。此賊不滅。終為兩國患。請與大國夾攻之。勿受降。范不從。其請六月。戰于河西。賊大敗。淮安平。議復淮陰未行。淮陰降于金。得探報云。宋師若遲一宿攻城。淮安亦為金有矣。楊氏自連水歸山。

東數年而後。暨今之冠。泰州官屬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屈死。詔贈三官。全子瑄。

史緯卷二百八十五終

史緯卷二百八十六

宋史六十九

列傳

周三臣

韓通。太原人。仕漢為奉國指揮使。周初。拜保義軍節度使。顯德二年。命通城李晏口為靜安軍。并葺祁州。時大兵之後。遺骸布野。通收瘞為萬人塚。又城博野。安平。往來深定間。夜宿古寺。晝披荆棘。在安平。領百餘騎督役。會契丹騎數百。奄至。通率麾下與戰。日暮。大風雨。契丹解去。擒十餘騎。世宗或奏。願以通為馬步軍都虞候。入大散關。圍鳳州。拔之。世宗以都城狹小。築新城。廣街道。命通統領其役。世宗幸淮上。留通為在京內外都巡檢。世宗北征。以通為陸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師還。以為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恭帝即位。太祖北征。至陳橋。為諸軍推戴。通在殿側。聞有變。趨還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閉門。為彥昇所害。妻子皆死。太祖怒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加罪。下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應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全節。故周天平軍節度使韓通。委質前朝。茂功彰灼。夙定交於宿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篤。朕以三靈眷佑。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蒼黃遇害。良

用儉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衆謂之韓瞎眼其子頗有智畧而病僂人目爲索駝兄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能用太祖幸開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遽命去之五代史韓通無傳子駝以爲非宋史亦傳之

李筠太原人晉開運末契丹入汴趙延壽聞筠驍勇召與援下及契丹主死延壽至常山永康王縈之北去留耶律解里衆千餘騎據常山中朝士大夫多在城中解里削漢軍日食筠乘衆怒密與王義石公霸何福進等何契丹守關者且金帛鐘爲期相率入據兵庫焚牙門大呼市人併擊之解里由北門走出也於野明日集衆入郭力戰屬晉士卒分掠淮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六

七

拉納一軍與市民禦之死傷相繼午後郭外民將劫其族守者馳告解里遂率衆而去初筠約諸將舉事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於室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迫之再榮不得已而行諸將次第赴之及契丹去諸將互伐其功筠請赦相馬道神權領節度事道曰子名位輕留後事當共議之通恐諸將爭功以再榮位在諸將上使權留後事人心遂定送欽漢祖漢祖授再榮留後筠博州刺史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周祖入汴筠與慕容彥超戰於留子陂彥超東奔以筠爲昭義軍節度加同平章事世宗卽位加侍中筠破并軍於榆社獲其將安濟等七十餘人五年筠入石會閭破并

人六等擒其磁州刺史李穀興六年平遼州獲刺史張丕旦等筠在鎮擅用征賦集以私忿因監軍使世宗但願責而已太祖立遣使諭以受周禪加中書令筠欲拒命左右爲陳曆數方促俛下拜執猶不恭及延使者置酒張樂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謂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爲訝太原劉筠以蠟書結筠共舉兵筠藏書本

謂爲皇城使太祖遣守節諭旨曰汝可歸語汝父我爲天子守不能臣我耶守節白筠筠不聽遂起兵爲檄文辭不遜從事問丘仲卿獻策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其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不得其力太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聞吾之來必倒戈歸我況有儲珪松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僊珪筠愛將善用松撥汗筠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誇之執監軍周允遷李廷玉送於劉鈞求濟師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鈞率兵與契丹衆數千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鈞兵衛寡弱甚憐之鈞封筠西平王賜馬三百匹召與之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不敢愛死漢與周世誓鈞默然遂命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與贊不協鈞命平章事衛融和解之筠留守節守上黨引衆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六

三

三

南向太祖遺石守信計之勅曰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
監破之必矣又遣慕容延釗由東路與守信會破筠衆於長
平斬首三千級太祖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於馬
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爲大道與守信等會破
筠衆數萬於澤南降者二千餘殺盧贊筠還保澤州太祖列
圍困之筠詭使王廷魯汾州團練使王全德率所部降筠
失接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劉鈞道歸太
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襲衣金帶銀鞍勒馬是
日宴從官守節與焉以爲單州團練使筠性雖暴事母甚孝
筠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之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乎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六

四

爲呂增福耳筠遠釋之有愛妾劉氏澤州將危劉氏謂筠曰
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此曰孤城危憂破在俄頃今誠
得健馬數百與腹心潰圍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待
死也筠然之時馬尚千匹召左右謀以是夕出或曰今帳前
計議皆云同心城門一開不可保矣倘劫公而降悔將何及
筠猶豫不決明日城陷筠將赴火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
麾令去守節購得之生一男子守節廣順中爲供奉官有心
成醉中擊殺供御白鶻節上章待罪詔釋之開寶四年卒無
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滄州人周太祖之甥也遷殿前都指揮使重進年長

元好

於世宗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
世宗嗣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征劉崇戰於高平
不利大將樊愛能何徽以其衆遁唯重進與白重贊勒兵不
動師還加同平章事世宗親征淮南命李穀攻壽春不見退
保正防遣重進助之吳人以穀爲怯發兵三萬餘旌旗輻重
直數百里列陣鼓譟南北橫布拒馬以萬數皆貫以利刃維
以鐵索刻木人爲戰鬪狀立陣前號捷馬牌以皮囊貯鐵蒺
藜布戰地時周師未朝食望其陣皆笑之宜祖領前軍與重
進韓令坤合擊之一鼓而敗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餘里穀
大將劉彥貞擒裨將盛師朗等數千人降二千人獲戈甲二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六

五

十萬世宗大悅以重進爲行營招討使吳人大懼以重進色
黔虬駭黑大王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言重進有奸謀
世宗不之信二將俱握重兵人情憂恐重進自壽陽軍城直
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與戮
力同獎王室公何疑我深也永德意解兩軍遂安李景令人
齎書誘重進重進表其事壽春圍經年未下吳將高文績
以舟師數萬奔淮來援據紫金山山距壽州數里設十餘砦
與城中烽火相應又南築夾道將抵壽爲饋路城中兵出城
北展砦重進擊敗之奪二砦獲器甲甚衆及克壽州加檢校
太傅四年破濠州南關城圍練使郭延謂以兵萬餘降李景

太祖何自
全行
進周人
李均為
我首敵也

高祖江為界，世宗乃還，恭帝嗣位，授淮南道節度，加檢校太尉，大封功臣，加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與太祖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懼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鎮，陰懷異志。太祖知之，遣六宅使陳思謨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隨思謨入朝，為左右所執，猶豫不決，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謨治城，厚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不納，監軍安友規賂賊，是太祖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僊率禁兵討之。會友規至，以為滁州刺史，監前軍。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所請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令六師在野，朕當親往。」於是遣親征，次大儀鎮，石守信馳奏揚州破在旦夕，願車馬迎。太祖至城下，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勸重進投海，重進曰：「吾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遂縱火自焚。思謨為其室所害，太祖入城，問逆黨數百人，盡戮之。重進兄潁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延福，並戮於市。初，重進謀舉兵，遣親友杜守珣往潞陰結李筠，守珣素識太祖，道出京師，詣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尚以爵位，且令說重進緩兵謀，無令二兇並作。以分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揚州平，以守珣為供奉官，有張崇誥者，仕周為泗州刺史，重進遣出泗。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六 大

上崇誥說以畜兵完城，重進敗，棄市。

史籍卷二百八十六終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六

七

史緯卷二百八十七

宋史七十

列傳

外國

唐德既衰，荒服不至。宋祖受命，諸國削平，海內靖謐。於是東若高麗渤海，西若天竺于闐，南若交趾占城等國，接踵修貢。宋之待遇，亦得其道。厚其委積，而不計其貢輸。假之榮名，而不責以煩縟。來則不拒，去則不追。邊圉相接，時有侵軼，命將致討，服則舍之，不黜以武。先王秦遠之制，豈復有加於是哉。南渡以後，朔漠不通，東南之隙，以及西部，猶有至者。交人遠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七

假爵命，訖宋亡而後絕焉。女直在宋初，屢貢名馬。他日強大，修怨於遼，猶知以通宋為重。及淪海上之盟，尋構大難，豈非自取之過乎。昔史有女直傳，今既作金史，義當削之。夏國雖叛服不常，而覲金有間，故仍舊史焉。

夏李元昊，本姓拓跋氏，夏州人。唐貞觀初，拓跋赤辭來歸。太宗賜姓李，監靜邊等州以處之。其居夏州者，號平夏郡。唐末，李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討黃巢有功，思恭卒，弟思諫代為定難軍節度使。思諫卒，思恭孫葵日嗣。梁開平中，葵日遇害，將主立其族子仁福。仁福卒，子葵興為行軍司馬。唐清泰二年，加定難軍節度使，晉加平章事，漢加侍中，周加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七

二

中書令封西平王。宋初，加太尉。北漢劉鈞結代北諸部來寇麟州，葵興會諸鎮兵禦之，鈞引去。建隆初，獻馬三百匹。太祖大喜，親視攻玉為帶，且問使者曰：汝帥腹圍幾何？使言葵興腹圍甚大。太祖曰：真福人也。卒，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恭立。率兵破北漢吳堡砦，斬首七百級，俘砦主侯遇以獻。卒，子繼筠立。太宗征北漢，繼筠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彰軍勢。卒，弟繼捧率族人入朝。自前世以來，未嘗親覲。繼捧至，太宗甚嘉之，賜白金千兩，帛千匹，錢百萬。繼捧陳其諸父兄弟相怨，願留京師，乃遣使護繼麻已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官其昆弟十二人，曲赦銀夏管內太宗嘗賜宴，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善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繼捧之入，族弟繼遷出奔，數為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出為崇信軍節度使。屢發兵討繼遷，不克。趙普請委繼捧以邊事，令圖之。因賜姓名趙保忠，授定難軍節度使，賜金器千兩，銀器萬兩，錢帛田園。保忠辭曰：妾於長安殿，賜裝衣玉帶，銀鞍馬，錦絲二千匹，銀器三千兩，錦袍銀帶五百副，馬百匹，至鎮數月，上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官，其實無降心也。加保忠特進，同平章事，淳化初，保忠與繼遷戰於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濟師，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率兵援之。五年，繼遷攻靈州，遣侍

言與結解怨乞罷兵帝遣中使督繼隆保忠進軍繼隆襲其營保忠方寢單騎走還城大校趙光嗣執送關下待罪殿更帝詰責數回乃釋之賜冠帶器幣授右千衛上將軍封右驍衛將軍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進金吾衛上將軍判岳州景德元年卒繼隆高祖思忠與其弟思恭討黃巢於渭陽橋有鉞鶴射之沒羽賊大駭先登戰沒信宗贈右州刺史祠於渭陽繼隆生而有齒開寶三年授都知蕃落使時年二十繼隆來歸召總麻親赴關繼隆詐言乳母死出塞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地斤澤澤距夏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三

州東北三百里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延檢曹光實夜襲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繼隆遁免獲其母妻繼隆復連聚豪族還轉無常漸以強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歸之繼隆語其豪曰我李氏世有西上今一口破公向等不忘先德能從我興復乎衆曰諾遂與弟繼冲破五重圍其張浦李大信等起夏州乃詐降誘殺曹光實於茂州遂襲銀州據之時雍熙二年也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遂以義成公主嫁之冊爲夏國王知夏州安守中以三萬衆戰於王亭鎮敗績繼隆追至城下而返端拱元年繼隆言其歸款授銀州刺史淳化初與繼隆戰於安慶澤不利轉攻夏州

亦見

守素率軍至繼隆奉表歸款授銀州觀察賜名保吉淳化四年轉運副使鄭文寶議禁鹽池以困繼隆邊人四十二族萬餘騎寇環州太宗弛其禁因撫慰之五年繼隆圍堡皆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李繼隆進討繼隆夜襲保忠走之獲其輜重以歸遣弟廷信獻馬以謝太宗撫養甚厚至道初遣左都押衙張浦以紫駝及良馬來獻太宗令衛士翹關起來引強弩禦於後關俾浦等視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浦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大人則已遁矣遣閭門副使馮訥拜繼隆鄜州節度使不受除蒲鄜州團練留京師繼隆表鄭文寶誘其部長鬼驪鬼悉詔貶文寶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四

山令繼隆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二年命洛苑使白守榮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令車重作三隊丁夫持弓矢自衛士卒布方陣以護之遇敵則戰令會州觀察使田紹斌率兵應援而守榮乃併爲一軍繼隆擊於蒲洛河紹斌不果衆潰連傷盡爲繼隆所得太宗大怒朝議或云率輕騎三連持半夏或云暑涉早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三

召遇賊於烏白池，大小數十戰，不利。真宗立，繼遷復表歸順，授定州軍節度使，放張浦還，繼遷遣弟繼瑗來謝恩。繼遷聲言石門帳前，有文曰：「天賦爾，勿為中國患。」真宗以問盧鑑，鑑曰：「此詐以欺朝廷也。」宜益為備。未幾，復抄邊。四年，麟府副部署曹瑋率熟戶兵，繼遷遣輜重於柳撥川殺獲甚衆。九月，攻破懷遠縣，陷清遠軍。五年，繼遷陷靈州，以為西平府，遂都之。六年，詔遣張崇貴、臧和、劉銀夏等五州與之，繼遷復問麟州。部全明起檢李繼周擊之，圍未解。麟州請濟師，真宗閱地圖，曰：「麟州依險，三面孤絕，戮力可守，但城中乏水，可憂耳。」遣兵走板橋，遂果據水砦。蒲城已五日，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襲，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七

五

賊上矢石如注，殺傷萬餘人。繼遷乃拔去，攻西蕃，取西涼府。部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信之，羅支集六谷蕃部及者龍族，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八月，聚兵蒲洛河，聲言攻環州。部張凝分兵以符之。景德元年正月卒，年四十二。子德明立，遣牙將王晏奉表歸順，詔待禁夏居厚持節答之。因詔河西羌族各守疆場。三年，復遣牙將仁鼎奉表，請藏盟府。且言父有遺命，帝嘉之，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杜國充定難軍節度使，西平王遣內侍都知張崇貴、太常博士趙湘充旌節，官告使賜裝衣金帶、銀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因責子弟入質，德

明謂非先朝故事，不遣。獻御馬二十五匹，散馬七百匹，索駝三百頭，謝恩。四年，又獻馬五百匹，索駝三百頭，賜裝衣金帶器幣，請使至京市所需物，從之。大中祥符元年，境內旱，詔權場勿禁西人市糧，以振其乏。遼亦遣使冊明德為大夏國王。明年，使回鶻。三年，境內饑，上表求粟百萬。王旦請勅有司具粟於京師，詔明德來取。明德曰：「朝廷有人，遂止。」西攻河州，甘肅宗司从及秦州緣邊熟戶，遂出大里河，築柵蒼耳平。九年，本言邊臣違約，招納逃亡，自景德中進善表，朝廷降詔書，應有倫理，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不虞生事，遂致綏延等界湮原以來，擅舉兵甲入臣境，土其有叛亡部族，劫掠主財，去者十無一回。臣之邊吏亦務蔽藏，俱失奏論，漸乖盟約。」詔答已令鄜延湮原等路約束邊部，毋相攻劫。其有隱蔽逃亡，盡時勸送，本國亦宜戒部下。毋有藏匿，各依紀律，以守封疆。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為太祖皇帝，母野利氏為皇后。天禧四年，遣主親將五十萬，以符為言，來攻涼州。德明率衆逆拒，敗之。遼復以玉冊金印冊為大夏國王。德明自歸順以來，每歲旦聖節冬至，皆遣牙校來獻，而每加恩賜官告，則以襲衣五、金荔枝蒂、金花銀匣副之。銀沙鑊盆各千兩，錦絲千匹，金塗銀鞍勒馬一匹，副以緞，遣內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七

六

所以歸於
歸

臣就賜之又遣閤門祇候賜冬服及頒儀天曆乾興二年攻
麟州柔遠岩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
邊巡檢安撫使禦之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仁宗即位
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咄迷氏生成遇訛藏
屈懷氏生成見天聖六年德明遣元昊攻并肅拔之瓜州王
降於夏九年十月德明卒年五十一贈太師以尚書度支員
外郎宋昌符為祭奠使賻絹七百匹布三百匹將藥賜物稱
是帝成服於苑中偽號太宗皇帝子元昊立小字鬼理國語
謂惜為鬼富貴為理元昊雄毅多大畧通蕃漢文字弱冠自
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奪甘州遂立為皇太子教誨其
父無臣宋父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未歸此宋患
也不可預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
爾耳何錦綉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勅諸部始衣白窄衫
環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殺自號見名吾祖其官分文武班
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同
所見擇取其長景祐元年攻環慶路殺掠居人改元廣民慶
州柔遠岩蕃部巡檢見遇攻破後橋諸堡元昊稱兵報仇緣
邊都巡檢楊遵勣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援之
次節義峯伏兵發執宗矩久之始放歸二年取瓜沙肅三州
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

生為世祖
自加尊號

誌皆甲堡鎮號州乃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如大建官
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河北七萬人以備契丹河
南五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鄧延麟
府甘肅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五萬人靈州五
萬人興州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餘萬選豪族善弓馬五千
人逃竄號六班直發兵以銀牌召部長面受約束改十六司
於興州以總度務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旺榮演繹之成十
卷其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復教國人紀事用蕃
書而譯字經爾雅為蕃語實慶元年表遣使詣五臺山供佛
寶欲覓河南道路與諸豪歃血約先攻鄆延欲自靖德塞門
史記卷之二百八十七
告赤城路三道並入遂即皇帝位時年三十遣使上表曰臣
祖宗不出帝門當東晉之末運創後魏之初基遠祖思恭當
唐李率兵拯難受封賜姓祖繼遷心知兵要手握乾符大舉
義旗悉降諸部臨河五郡不旋踵而歸沿邊七州悉參肩而
克父德明嗣奉世來勉從朝命真王之號夙感於頒宣尺土
之封顯蒙於割裂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衣
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塔張掖天河
莫不從伏稱王則不喜朝帝則是從輻輳屢期山呼齊舉伏
願一皮之土地建為萬乘之邦家于時再讓靡遑羣集又迫
事不得已顯而行之遂矣十月十一日郊壇備禮為世祖始

卷之三百八十七

文木武典法建禮仁孝皇帝國稱大夏年號天授禮法延祥
伏望皇帝陛下庶哲成人寬惠及物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
面之君敢竭愚庸常致款好魚來馬往任傳鄰國之音地久
天長永鎮邊方之患至誠懇懇仰俟帝命謹遣使奉表以聞
詔制官曹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吳若斬首獻者即
為定難軍節度使元吳遣人齎報告納旌節及勅書告留歸
使使而去康定元年段茂路鈴轄高繼隆攻後橋拔之夏人
攻金明砦執節監李士彬破安遠寨門永平諸砦圍延州設
伏三川口執劉平石元孫等又攻鎮戎軍敗劉繼宗李緯兵
環慶部署任福人白豹城焚其積聚破四十一族慶曆元年

史記 卷之三百八十七

九

攻渭州追懷遠城韓琦巡邊至高平盡發鎮戎兵及募士得
萬人命總管任福擊之都監桑維翰為前鋒鈴轄朱觀都監武
英德之夜宿三川夏人已過懷遠翌日諸軍蹙其後西路巡
檢常鼎劉鼎與夏人對壘於張家堡倖以騎兵趣之福分兵
自倖為一軍屯好水川在隴山外觀英為一軍屯龍洛川
相離五里期以明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然已陷其伏中
英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詰旦福與倖衛好水川西
去水至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倖為先鋒見道傍置數銀
泥合封裝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縣哨家
七餘自合中起懸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倖先進中軍繼

史記 卷之三百八十七

十

之自辰至午酣戰陣中忽見飽老旗長二丈餘倖等莫測既
而飽老揮右則右伏出揮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
倖劉鼎及福子懷亮皆戰沒小校劉進勸福自拔福不聽力
戰死是日朱觀武英兵會能家川與夏人遇渭川都監趙津
將充亭騎兵三千繼至陣合王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
五百人助觀界陣陣堅不可動英重傷不能戰自午至申夏
軍益至東陣步兵大潰泉遂奔珪英津及恭軍敗傳隊將李
簡節監李禹字劉均皆死觀以千餘人保民垣發矢四射會
暮夏軍引去將校士卒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動軍須不足
仁宗為之肝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人轉攻河東及
麟府不能下乃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拔之又破寧遠砦絕麟
府前道楊偁請棄河外保合河津帝不許會管勾麟府軍馬
李張元破之於柝子又破之於兔毛川第十餘柝河外始固
元昊雖數勝然死凶劍疾者相半人馬困於點集財力不給
國中大怒元昊乃斷塞門若生高延德乞和知延州范仲淹
為書陳禍福以喻之元昊使野利旺榮復書語猶嫚知延州
龐籍言夏境見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勅知保安軍劉拯諭
旺榮汝方持靈夏兵若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封之知青澗
城种世衡遣王嵩以表及書龜為書置蠟丸中遣旺榮諭以
早歸之意使元昊疑旺榮旺榮見之笑曰种使君亦長矣何

為此見戲耶因嵩客中成餘知渭州王沿總管葛懷敏使僧
法淳持書往旺榮乃出嵩與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城言用
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疑其欺吾軍留之數月三
年復大入戰於定州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川大焚
掠而去詔籍招納籍遣文貴還元昊使文貴與王嵩以其臣
旺榮其弟旺令鬼名瓌臥舉諍書議和然屈強不肯削僭號
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
乃令白請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六宅使賀從最與文貴俱
來稱男邦泥定因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稱
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以改吾祖爲兀卒特以侮
玩朝廷不可許詔遣邵良佐等更往議許封爵爲夏國主元
昊遣加定聿捨等來四年上誓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
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
邊人逃亡亦毋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榜棹
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盡中爲界於內
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絹綢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款臣不
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倘君親之義
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承子孫罹殃詔答曰朕臨
制四海廓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爲朕今乃納忠悔咎表以
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無有渝變申復懇至朕

史紀

卷之二百八十七

十一

甚嘉之傳聞來誓一皆如約遣尙書祠部員外郎張子真充
冊禮使京師供奉官張士元副之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
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毋以漆書竹簡藉以天下樂
錦金塗銀印方二寸一分文曰夏國主印錦綬約稱臣奉正
朔改所賜勅書爲詔而不名許白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
宴坐柔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
平砦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使往館於宥州終不至興靈而
元昊帝其國中自若也是歲遼夾山部落宋見族八百戶歸
元昊遼興宗責還元昊不遣遂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弟
人齊王將騎七千出南路韓國王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
河長驅與宗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得勝寺南壁以待韓
國王自賀蘭北與元昊接戰數勝之遼兵至者日益夏以請
和退十里韓國王不從如是退者三凡百餘里矣每退必藉
其地遼馬無所食因許和夏人遷延以老其師兵退馬益病
因急攻之遂敗復攻南壁與宗大敗入南樞密蕭孝友等皆
其駙馬鵠笑姑與宗從數騎走元昊縱其去元昊五月五日
生國人以其日相慶賀又以四孟朔爲節凡五娶一曰大遼
興平公主二曰皇后沒藏氏生諒祚三曰皇后野力氏四曰
妃沒藏氏五曰索氏慶曆八年正月元昊租年四十六在位
十七年諡曰景宗皇帝宋遣尙書祠部員外郎曹穎叔爲祭

史紀

卷之二百八十七

十一

不濟處
詳大過
不不及
形也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主

莫使六宅使鄧信爲弔慰使賜絹一千匹布五百端及瑩仍賜絹一千五百匹長子諒祚立方期歲遣尙書刑部員外郎任顯冊爲夏國主諒祚幼養於母族訛麗訛麗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脾睨曰紅樓下瞰屈野河其外距夏河向七十里田腴利厚多入訛麗東侵不已至耕獲時輒屯兵河西經畧使麗籍每戒將士不得過屈野河然所役過屈野河猶二十里管勾軍司馬賈達微循見之以督邊吏麟州守王亮始以事聞詔殿直張安世經制之訛麗晏然弗韋迫之則格鬪緩之則歸耕經畧司使還所侵田訛麗無歸意嘉祐二年遂圍兵宿境上守將弗與戰知麟州武機築堡於河西車將吏按視遇夏人於沙鼠浪戡與管勾郭恩等欲止走馬承受黃道元以言激之遂夜進至臥牛峯見烽舉聞鼓聲比明至忽里堆與夏人戰自旦至食時夏人四面合擊衆大潰戡走恩與道元及兵馬監押劉慶被執久之代州兵馬鈐轄蘇安靜與夏國呂寧洩浪療黎合議仍築城九更新邊要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訛麗專諒祚忌之或告其將叛諒祚殺之夷其族嘉祐六年上書自言慕中國衣冠請以此迎使者詔許之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英宗治平初遣吳宗等來賀即位詔令門見不從至順天門欲以儀物自從引伴高宜禁之不可留止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主

廢置一夕絕其供饋宗語不遜宜折之宗入訴於押伴張觀詔與宜辨宗度理屈不復置對詔諒祚懲約之秋夏人出兵秦鳳涇原掠熟戶擾邊塞殺掠人畜以萬計遣文思副使王無忌齎詔問之諒祚不受歸罪宋邊吏三年攻大順城分兵圍柔遠砦燒屈乞村棚段木嶺州兵與熟戶蕃官趙明合擊退之遣左藏庫副使何次公詰之乃獻方物謝罪賜絹五百匹銀五百兩神宗即位遣內殿崇班魏瑒賜以冬服銀絹種諤取綏州因發兵夜掩寇名山帳降之諒祚許爲會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命韓琦經畧西方諒祚械送殺楊定者六宅使崇貴等諒祚死年二十一在位二十年廟號毅宗長子秉常立時年七歲母梁太后攝政崇貴至言定奉使常拜稱臣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遣之資劍寶鑑及金銀初定歸上其劍鑑而匿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遂掘知保安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故殺之帝薄崇貴等罪而削定官沒其田宅萬計二年遣河南監牧使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夏人入秦州陷劉溝堡殺范愿既而進誓表乞班誓詔請以塞門二砦易綏州朝議欲官夏之首領以分其勢郭遵以爲彼必不受詔且彼既恭順宜布以大信不當誘之以利秉常果不奉詔遣都羅重進來言曰上方以忠孝治天下奈何反教小國之臣叛其君哉乃賜誓詔而綏州待得二砦乃還

及趙高往交地。夏人以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若然，塞門二壘，安用之？」遂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夏人號十萬，築開訛堡，知慶州李復奎合蕃漢兵三千，遣偏將李信、劉甫出戰。信甫訴以衆寡不敵，復主成以節制。兵進，遂大敗。復奎欲自殺，信甫故違節制，斬信甫，出兵邛州堡。涼老幼數百，又襲金湯，殺老幼百餘人，告捷而邊怨大起矣。夏人遂入環慶，攻大順城。桑遠砦、荔原堡、淮安鎮、東谷砦、西谷砦、葉樂鎮、屯兵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鈐轄郭慶高、敏魏慶宗、泰勃等死之。四年，種諤謀取橫山城，羅兀進築永樂川，賞通嶺二砦。夏人來攻，順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七

章

寧砦圍撫寧。種諤節制諸軍，駐綏德。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都監燕達赴戰，怖不能下筆。顧轉運判官李南公涕泗不已。新築諸堡悉破，將士皆沒。撫寧遂陷。詔桑羅兀城九月，夏遣使入貢，復乞以二砦易綏州。不允。五年，諤遣部將曹思立以涇原兵出南路，王韶由東谷，趙武勝，未至十餘里，夏人戰敗之。賄藥葉城通乃城武勝。夏人遣使進馬，求大義。經詔賜之，而還其馬。帝謂輔臣曰：「元昊昔僭號，遣使上表稱臣，其辭猶遜。朝廷不先詰其所以然而遽絕之，縱邊民蕃部討虜。元昊表言為諸羌所立，已不得辭。朝廷不許，不得已而叛。西師亟戰，輒敗。天下騷然。仁宗悔之，當元昊僭書來，獨練

官吳育謂難以中國叛臣處之，或可稍假以名號。議者以為不然。卒圍中原，而後封冊歲賜，良可惜也。將軍李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遂誅清而奪秉常政。種諤言秉常遺狀，因內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遣王中正往，却延環慶募禁兵，願從者將之。詔熙河李憲等以秉常見因大舉征夏，詔諭夏國覓名諸部首領能拔身自歸及相率誅因仇當崇其爵賞。憲總七軍及董璘兵三萬至新市城，遇夏人戰敗之。王中正出麟州，禡辭言皇帝親征，提兵六萬，才行數里，仰奉已入夏境，屯白草平。九日不進。環慶經畧高遵裕將步兵八萬七千，涇原總管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七

章

將郎延及饒內兵九萬三千出綏德，遇圍米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遂克米脂。諤進攻石州，中正渡無定河，循水北行，地沙濕，士馬多陷沒。進兵夏川，民皆遁，無所得。劉昌祚破磨盤寨，薄靈州。城未及闕，先鋒奪門燒入，高遵裕馳止之。昌祚入謁，遵裕問城何時下。昌祚曰：「日磨齊之戰，夏衆退保東關，若乘鋒破之，城必下。」遵裕曰：「吾夜以萬人負土發傳壘，至旦入矣。」昌祚不敢言。遵裕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夾黃河灌營，復扼絕餉道。士卒凍餓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杰王并糧盡，士卒死於二萬，乃引軍還。諤兵無食，大雪多凍死，遂潰。

遼史卷之七
第五十

入塞者纔三萬人昌祚至磨齊隘夏兵拒守昌祚乃分兵據
蒲蘆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戰大破之唐營于天
都山下焚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統軍仁多唆丁敗之唐
百人遂班師涇原總兵侍禁魯福彭孫護餽至鳴沙川唐
夏人三戰敗績初梁太后聞宋大舉召諸將同策果皆請
獨一老將曰不須拒之但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塞
夏前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宋兵無食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
之宋師卒無功五年沈括請城古烏延城以包橫山使夏人
不得絕沙漠遣侍中徐禧內侍押班李舜舉往議禧謂于銀
夏有之界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種謬極言不可禧竟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七
賊之賜名銀川岩嶺等還米脂以兵萬人屬曲珍守之永樂
後省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遂來攻禧自米脂來援夏兵
號三十萬禧登城西望不見其際宋軍懼翌日夏兵漸逼禧
以兵七萬陣城下坐譙樓執黃旗令衆曰視吾旗進止夏人
縱鐵騎渡河或曰此號鐵鷁子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退否
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聽鐵騎既濟震盪衝突餘兵從之禧
師大敗將校寇偉李思古高世才夏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
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李憲張世矩往援之夏兵至城門潰
卒歸城者決水砦爲道以登夏人反決之三萬人皆沒夏兵
圍城數重晝夜血戰城中乏水漿井不得泉渴死過半援兵

十萬人馬
一軍所請
百餘萬計
土也

餽運皆爲夏兵所隔夏人來講和景思義往夏人斃而囚之
被問決旬夜半夏兵急攻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尋來運使
李稷皆死於亂兵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走免蕃部指揮馬貴
皆死持刀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殺
夫二十餘萬夏人燔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
凡得度廣災保義合米脂浮圖宋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
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不可勝計帝臨朝
痛悼而夏人亦困敝夏都統昂星鬼名濟乃移書劉昌祚曰
中國者禮樂之所存恩信之所出動止敵爲必適于正若乃
聽証受間肆詐窮兵侵人之土割殘人之黎庶是乖中國之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體爲外邦之所羞昨日朝廷舉興甲兵大窮侵討蓋天子
邊臣之議爲夏國方守先誓出其不虞五路進兵一舉可
故去年有靈州之役今秋有永樂之戰然較其勝負與前日
之議爲何如哉朝廷於夏國非不經營之五路進討之策猶
邊肆機之謀皆嘗用之矣知倣幸之無成故終於棄天事
之迫況夏國提封一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于闐作我善鄰
北有大遼爲我強援若乘間伺便角力競圖雖十年豈得休
哉苟念天民無辜受此塗炭之苦國主見伐之後夙夜思惟
爲自祖宗以來世事中國禮文無或虧貢聘不敢怠而邊吏
幸功上應致惑祖宗之盟既阻君臣之分不交存亡之機

不與之地
因入寇
之地亦人
寇之何

封城請作空地例以辨兩國界詔曰已論邊臣如約夏之封
界當亦體此冬攻蘭州之貨孤勝如堡六年開麟府三日殺
掠不計鄜延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
原境留五旬大掠築壘于沒烟峽口游師雄請自蘭州李諾
平東抵通遠定西通渭之間建汝進納迷結珠龍三砦及置
龍州七堡以因藩籬穆衍靖城本諾平以控要害秦鳳都監
康謂言夏之所以屢肆兵者以我勢分於隄備兵士未練而
實謂失當耳若擇銳結伍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
彼分而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詔下其事于諸道八年復
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却之紹聖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幸

三年九月大入鄜延西自順寧招安砦東自黑水安定中自
塞門龍安金明以南二百里間相繼不絕至延州北五里十
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母親暨梓叢
縱騎四掠邊將悉兵掩擊不退金明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
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皇城使張侖死之
既還留書置漢人頸上曰夏國昨與朝廷議弭場惟有小小
同方行理究不意朝廷改悔邦於坐間舖處立界本國以恭
順之故亦勉勉聽從遂於境內立教堡以護排而鄜延出兵
悉行平蕩又數數入界殺掠國人共憤欲取延州終以恭順
止取金明一砦以示兵鋒亦不失臣子之節也延帥呂惠卿

范歷之母

不大敗不
退表

論到底

上于樞密院而不以聞哲宗聞夏人來寇曰五十萬衆深入
吾境不過十日勝一二砦須去果破金明引退四年涇原都
鈐轄王文振率諸將破沒烟峽砦斬獲三千餘級夏人攻綏
德鄜延將戰退之元符元年涇原折可適掩夏西壽統軍鬼
名阿埋監軍妹勒都道獲之二年正月國母梁氏殂遣使
蕭德崇來爲夏人讓和五月夏蘭會正鈐轄華瓦嬖以都落
來降九月夏人來告國母哀因上表謝過詔夏主省所上表
能抗章引恩已論邊臣我疆彼界無相侵犯已而夏人出浮
圖合來戰供奉官陳告差使李誠死之閏月古邊川部族叛
熙河將王愍率兵掩擊夏人數萬圍感力戰敗之擒其鈐轄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幸

鬼名乞遇統制苗昺又戰於青唐峽夏人大敗遂遣令能
名濟等進誓表曰臣國久不幸遇時多凶兩經毋黨之擅權
累爲奸臣之竊命頻生邊患增怒上心霖端既深理訴難達
幸凶黨伏誅雅躬反正遐馳懇奏陳前舒之所歸乞紹先盟
果淵乘之俯納故班詔而中論獲貢誓以輪誠謹當飭邊吏
水絕爭端成國人常遵聖化違約則凶舛再降背盟則基緒
非延約束事條恭依處分詔報曰爾以凶黨違謀數干邊吏
而能悔過請命新紹先盟念彼種人均吾赤子措之安靜乃
副朕心嘉爾自新俯從厥志爾無真約朕不食言自今已往
歲賜仍舊舊宗廟徽宗即位夏遣使來莫慰及賀即位建中

靖國元年，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廣金之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上章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不聽。京貴厚急，乃遣其弟詣保忠計，還為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言保忠縱不為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夫耳，何益於事？京必令招致之。夏人熟兵延渭慶三路，聲言假兵於遼三年，遼以成安公主嫁乾順四年，詔西邊能招致者，毋問首從，賞同斬級。令陶節夫在延州，大加招誘，乾順遣使異請拒之，又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廓州高永年，攻湟州，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修貢，政和四年，

史綱

卷之三百八十七

夏

仲武王厚合廊延湟原環慶秦鳳之師，攻夏臧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王厚賂貫而匿之，冬夏人以數萬騎略蕭關而去。六年，劉法仲武合熙泰之師十萬，攻仁多泉城，城中陷降，法受而屠之，獲首三千級，神師道以十萬衆攻臧底河城，克之。夏人大舉攻湟原靖夏城，時久無雪，先使數萬騎繞城踐，庶湊天對而不親，乃潛穿壕為地道入城中，城遂陷，屠之而去。宣和元年，童貫通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至統安城，遇夏主弟察哥，察哥率步騎為三陣，以當法前軍，而別遣精騎登山出其後，大戰移七時，前軍楊惟忠敗入中軍，後軍焦安節敗入左軍，朱定困力戰，自朝及暮，兵不食馬，渴死，法夜遁，比明走七十里至查朱峽，守兵追之，墜崖折足，卒斬其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以提問，察哥見法首語其下曰：劉將軍前敗我於古骨龍，仁多泉，吾常避其鋒，謂天生神將，豈料今為一小卒梟首哉！失在恃勝輕出，不可不戒。遂開震武，震武在山峽中，餉道險澁，自築城三歲，聞知軍李明孟清皆為夏人所殺，城欲援，察哥曰：勿破此城，留作南朝病塊。仲武等趨救，察哥已去，而宣撫司受解固之賞者數百人，諸路所築城砦地皆不毛，夏人所聚而關輔為之蕭條。如察哥之言，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授以誓詔，不取，貫令解仲強之，持至邊境棄之而去，邊將上之，貫大沮，欽宗卽位。

以靖夏城
易仁多泉
城是百原
也

國之以
宋兵耳

史綱

卷之三百八十七

夏

金人發計如此

金人滅遼，結罕許割天德雲內金蒲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地與夏，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渡河，取四軍八館之地，陷震威城，兵馬監押朱昭死之。繼而金兀室以數萬騎陽為出獵，奄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建炎元年，金帥兀朮回雲中，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侵宋。乾順許之，遣通問使傅步，見金帥于雲中，左監軍希尹以國書授步，為夏請興寧以來侵地，蓋彼既奪其地，乃肯償於宋，以報之。二年，以謝亮為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乾順，諭和亮入關，鄜延經畧使王庶遣亮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方夏人挫銳熙河，奔北鄜

史緯 卷之二 百八十七

延秋稼未登，兵士困餒，閣下苟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雖未足盡雪舊耻，亦可驅逐渡河。全泰奠枕，徐圖恢復矣。亮不能用，遂由環慶入西夏。夏國主帝以賓禮見使者，亮至乾順，乃謁見之。留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夏兵已蹙其後，襲取定邊軍。明年，亮還行在，金帥棄宿，陷長安鳳翔，隴右大震。夏人知關陝無備，遂徵延安府，言大金割鄜延以隸本國，敢違拒者，發兵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蒲河清界爾，今誰與守？國家以奸臣貪得，不恤鄰好，遂至于此。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擣興靈，方切寒心，不圖尚欲乘人之急，舉府雖士卒單寡，然皆節制之師。

左支右吾，尚堪一戰，果能辨此，何用多言？因遣諜問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陝，謀北伐，欲逼夏因為援，奏請國書復以謝亮使夏，迄不得其要領。而還十月，環慶路統制葛洵降于夏，紹興元年，同州觀察副使劉惟輔，棄德順軍，輸款於夏，夏人不受，詔以夏本敵國，毋復班。十一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二年，呂頤浩言：聞金夏交惡，夏國屢遣人來吳玠軍中，宜令張浚通問以探其情。余觀謀結燕雲之人，圖女直，粘罕欲誅之，余親遣人夏國，夏人以其兵少，不納。七年，吳玠奏：西蕃三十八族，首領趙繼忠來歸，可扼西夏右臂。六月，乾順殂，年五十七。

史緯 卷之二 百八十七

位五十四年，廟號崇宗。子仁孝嗣，諡胡世清。與夏人戰入夏，夏人不報。仁孝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釋奠尊孔子為文宣帝，復建內學，選名儒主之，修典新律，置通濟監鑄錢，立翰林學士院，以焦景顏王合為學士，俾修實錄。二十九年，歸朝官李宗問言：夏怨金人奪其地，粘罕聚兵雲中以窺蜀，夏人謂將國已舉國屯境上，今誠遣辯士往說之，夏國必出兵，可為吾聲援。以圖恢復，不報。金主亮犯四川，宜撫使吳玠檄西夏合兵討之。夏人聞金人南侵，以騎兵二千至葭州川，及馬家嶺，奔頭嶺，將分道入攻。吳玠命鎮戎軍守將泰彌說諭之，金兵敗。夏人乃還。乾道四年，夏國相任得敬以謀篡伏誅，淳

熙十二年，謀報故遼國大石牙林，假道于夏以伐金。密詔利西都統制兵，與制置使留正議之。紹熙四年九月，仁孝殂，年七十，在位五十五年。廟號仁宗，子純佑嗣，開禧二年正月，鎮夷郡王安全廢之而自立。遂殂，年三十，在位十四年。廟號桓宗。安全，乾順之孫也。嘉定四年，安全殂，年四十二，在位六年。廟號襄宗。宗室遵頊立，遵頊始以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金衛紹王遣使冊為夏國王。夏左樞密使萬慶義勇，遣二僧賞蠟書至西邊，欲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金議從都長安，遣元帥亦蓋以兵宿登州。夏主畏其侵迫，遣樞密使審子寧赴蜀圖議，來攻秦鞏。審子述飭將卒以待，時嘉定十二年三月也。子述尋罷去，丁焞持議不可，輕動子寧，遣使復申前說。且責我失期，宣問安丙許之。十三年，子寧以師期來告，丙問諸朝，不待報可，遂大舉。師出無功，子寧率其衆歸國。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于子德旺。寶慶二年春，遵頊殂，年六十四。廟號神宗。德旺立，四年殂。南平王昀立，二年，丁亥秋，為元所取。國亡。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儀，雜用唐宋，而樂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泰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曰廓，

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河為溉，與靈則有古渠，曰唐梁，曰漢源，皆支引黃河，田有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十五為丁，二丁取正軍一人，頗隸正軍者，得射他丁為負贖。負贖者，隨軍雜役也。無則許射正軍之疲弱者為之，故壯者皆習戰鬪，而得正軍為多。正軍一人及負贖一人為一抄，餘號空丁，凡正軍給馬，隨各一兵，三人同一幕。梁幕，梁織毛為幕，而以木架之，有砲手二百人，號撥喜陟，立旋風砲於梁，馳鞍縱石如拳，得漢人勇若為前軍，號撞令郎，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有左右廂十二監軍司，總計軍兵五十餘萬，別有擒生十萬，與靈之兵精練者，又二萬五千，別副以兵七萬，為資贖號，御圍其內六處，分三番以宿衛，每有事于西，則自東點集而西，于東則自西點集而東。中路則東西皆集，用兵多立虛營，設伏兵包敵，以鉄騎為前軍，乘善馬重甲，剗所不入，用鈎索絞，雖死馬上不墜。遇戰，則先出鉄騎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執騎以進，戰則大將居後，或據高險，其人能來者，饋渴出，戰率用雙日，避晦日，資糧不過一旬，弓皮弦矢沙柳箭，悉兩雪，書舉煙揚塵，夜篝火以為候，不暇奔遁，敗三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或縛草人埋於地，衆射而還，篤信禳鬼，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

脾骨以求兆名炙勃焦二樺竹干地若撰著以求數謂之撰
筭三夜取羊焚香祝之又焚穀六布靜處晨屏羊視其腸胃
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絃審其聲知敵至
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留祥五穀之凶稔俗皆土屋
惟石舍者得以瓦覆之論曰拓跋氏考諸前史可見也自赤
石精效於貞觀思忠著節于咸通夏雖未稱國而王其土久
矣十餘歷王五代宋興太祖卽西平王加襲與太尉德明在
前符間已迫帝其父建元吳始稱帝厥後因之與金同公繫
其歷世二百五十八年雖嘗受封冊于宋未嘗有臣順之寔
也元吳結髮用兵凡二十年無能折其強者乾順建國學說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七

完

弟子員立養賢務仁孝尊孔子爲帝又置官學白鳥訓導亦
有志於用夏變夷矣

史籍卷二百八十八

宋史七十一

列傳

外國

高麗自唐高宗命李勣征之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唐末中
原多事遂自立君長後唐同光中其主高氏奉修職貢長興
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王氏高麗大族也遣使朝貢
以建爲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封高麗國王晉天福中來
貢建死子武襲位武死子昭權知國事周廣順元年遣使朝
貢封高麗國王宋初昭遣使朝貢太祖優詔答之昭卒其子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仙遣使奉貢來聽朝旨詔許承襲仙卒其弟治知國事遣使
來貢且求襲位太宗封治高麗國王雍熙三年北伐以其國
常爲契丹所侵遣監察御史韓國華責詔諭之先是契丹食
女真路出高麗界女真意高麗誘導來懇于朝言高麗專
丹結好倚爲勢援剽掠其民高麗使韓遂齡入貢太宗出女
真所上告急木契以示遂齡令歸白本國還其所俘之民遣
使慰及國華至令人言于國華曰前歲女真勸當道控梅河
津要修治城壘以爲防遏契丹之備方令行視輿功不意女
真潛師奄至殺畧吏民驅掠丁壯沒爲奴隸以其歲貢中朝
不敢發兵報怨豈期反相誣構以惑聖聽當道世稟正朔歲

修職貢敢有二心交通外國況契丹介居遼海之外復有大
梅小梅二河之阻女真渤海本無定居從何徑路以通往橫
權謔謔憤氣填膺日月至明諒垂昭鑒問者女真逃難之衆
罔不存恤亦有授以官秩尙在當國欲望召赴京闕與當道
入貢之使庭辨其事則丹石之誠庶幾昭雪國華許之命發
兵西會治遷延未奉詔國華屢督之得報發兵而還二年遣
使入貢淳化元年遣戶部郎中柴成務兵部員外郎趙化成
往使其國俗信陰陽鬼神之事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
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遺書於治曰王奕葉蕃
輔尊獎王室凡行大慶首被機章今國家特馳信使以申殊
寵非止歷川塗之綿邈亦復蹈溟海之艱危皇朝馳遇斯勞
隆矣而乃率於禁忌泥於小數眩惑日者之浮說稽緩天予
之命書惟典冊之垂文非卜祝之能曉是以書稱上日不推
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榮然古訓足以朋
藉所宜改圖速拜君賜儻鳳祥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
有輝免貽辱命之責治覽書遣人致謝會霖雨不止仍以俟
賓爲請成務復遺書以責之翌日治出拜命四年治遣白恩
宗貢方物遺祕書丞陳靖劉式爲使加治檢校太師治迎于
郊盡藩臣禮延留七十餘日遣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
布三萬餘端先是上試諸道貢舉賜高麗貢進士王彬崔

罕等及第授以官遣還本國治上表謝曰學生王彬崔罕等
入朝習業蒙恩並賜及第守祕書省校書郎仍放歸本國竊
以當道薦修貢奉多歷歲年蓋以上國天高遐荒海隔不獲
躬趨金闕而叩玉階唯深拱極之誠莫展來庭之禮彬罕等
勿從袍繫嗟混跡于嶠夷不憚蓬飄早賓王于天邑組袍袞
袞玉粒桂薪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皇帝陛下天慈照臨海量
優容豐其館穀之資賜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魯
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美魚
陸下以其萬里辭家十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
臺惻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立遣
曲成鴻恩莫報孔目官張仁銓上書陳便宜進奉使白恩宗
謂其持國陰事以告仁銓懼不敢歸上命靖領以還國仍詔
治釋仁銓罪治復表謝曰國信使陳靖劉式至奉傳聖旨以
當道進奉使從行孔目官張仁銓至關輒進便宜翻懷憂懼
今附使臣帶歸本國者仁銓囑宅細民海門賤吏獲超上國
政貢愚誠罔思狂瞽之愆輒奏權宜之事妄塵旒冕上黷朝
廷今者仰奉綸言釋其罪畧小人趨利豈虞僭越之尤聖主
寬恩遠降哀矜之命其張仁銓已依詔旨放罪令掌事如故
五年遣元郁來乞師懇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寧不可
輒動干戈但賜詔慰撫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貢中絕治卒弟

誦立遣兵校徐遠來候朝廷德音遠久不至復命牙將朱仁紹至登州偵之州將以聞上召見仁紹自陳國人思慕皇化爲契丹羈制之狀乃賜詔詔今仁紹資還六年謂遣戶部郎中李宜古來朝言晉制燕薊以屬契丹遂有路趣玄菟屢來攻伐求取不已乞王師屯境上爲之牽制詔書優答之謂卒弟詢權知國事契丹襲之高麗遂築六城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龜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爲貳已遣使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詢徙居昇州以避之兵退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爲辭自是調兵守之大中祥符三年契丹大舉伐高麗詢與女真設奇邀擊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四

殺之殆盡遂於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相望跨江爲橋七年遣工部侍郎尹誼古來貢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明登二州言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者詔令存問給糧遣還著爲例五年詢遣使來言與契丹修好天聖八年遣民官侍郎元穎奉貢至和七年賜高麗蓮豆各十二簍各四登一劍二曲二疊洗一尊二銘曰惟爾令德孝恭是稱東藩有來頌相予一人嘉之用錫爾寶尊以寧爾祖考子子孫孫其永保之其後久不通中國詢卒孫徽嗣是爲文王熙寧二年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大朝商人黃兵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招接通好奉國王旨意行于部述當國

辭居賜谷遠總天朝頃從祖福以來素願梯航相繼爾平壤遐于契丹附之則爲睦隣疎之則爲効敵慮邊疆之弗息蓄陸襲以靡遑久困羈縻難圖携二故逆迷職致有積年屢卜雲祥雖美聖辰于中國空知日遠如迷舊路于長安運屬垂鴻禮稽展慶大朝化覃無外度絡包荒山不謝乎緇埃海不辭于支派謹當遵尋通迢迢赴棄街但茲千里之傳聞恐匪重霄之紆眷今以公狀附吳萬兩還俟得報音卽修禮朝貢徽嘗夢至中華作詩紀其事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之徽遣民官侍郎金梯等來貢詔待之如夏國使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使來言欲遣契丹乞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通

改金由明州詣闕從之郡縣供頓悉官給禁私與交關徽問遣二府甚厚詔以付市易務售緣帛谷之其使獻伶官十餘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潤色國史爾帝以其國尙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而擇其善者元豐元年遣左議大夫安燾起居舍人陳睦往聘造兩艘于明州名爲神舟自定海絕洋而東既至國人歡呼出迎徽具袍笏玉帶拜受詔俛使者於別宮標曰順天館言尊順中國如天云徽已病僅能拜命且乞鑒藥遣王舜封扶登診治徽獻日本所造車曰諸侯不貢車服故不敢與土貢同前此貢物至輒下有司估值至是命勿復估以萬緡爲定數六年徽卒計開天子問焉徽在位

可謂用夏
後火

最忠言也

三十八年治尙仁怒為東夷良主然猶循其俗王女不下嫁
臣庶歸之兄弟宗族貴臣亦然子運諫以為既通上國宜以
禮革故曰撤怒斥之於外子勛立百日卒諡曰順弟運立仁
賢好交內行飭備每市書至則潔服焚香對之哲宗立遣使
奉土均致賀運立四年卒諡曰宣子亮嗣未閱歲以病不能
為國人高其叔父勳林公熙攝政亮卒諡曰懷熙立數歲
使不至元祐四年王子義天使僧壽介至杭州祭僧言國
母使持二金珠為兩宮壽知州蘇軾奏却之五年復通使賜
銀器五千兩七年遣黃宗慈來獻黃帝城經諸市皆其衆禮
節尚古然高麗人貢無絲髮利而有大害今請諸書宜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六

勿許熙卒子俱嗣貢使接踵宣和四年俱卒高麗俗兄終弟
及至是諸弟爭立其相李資淳立俱子楷俱皆求鑒于朝詔
使二監往至是歸楷語之曰聞朝廷用兵伐遼遼兄弟之國
存之足為邊扞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帝已然願二監歸報
天子宜早為備歸奏已無及矣欽宗立賀使至明州御史胡
彥陽言高麗廢國五十年政和以來人使歲至淮浙之
間苦之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安知不窺我虛實以報宜
止勿使來詔留館于明州自王楷以降雖通使不絕然受契
丹封冊奉其正朔一歲六貢而誅求不已契丹嘗云高麗乃
我奴耳南朝何以厚待之使至其國尤倍恭館伴及公卿小

生意行若問我使至必假他事來覘分取局勢嘗語其
修貢事高麗表謝言中國三年一朝大邦一歲六貢契丹乃

有之高宗即位慮金人通於高麗命趙功郎胡蓋使高麗以
問之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由高麗至女
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以圖迎三聖乃以應誠充高麗國信
使浙東帥臣在汝文言應誠欺罔為身謀耳若高麗辭以金
人亦請問津以覓與越其將何辭以對萬一辱命取笑遠存
願毋遣應誠竟往既至高麗諭意楷曰大朝自有山東路豈
不從登州往應誠曰以貴國路徑耳楷有難色已而使門下
侍郎傅伯至館中果如汝文之言應誠曰女真不善水戰倫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七

日彼帝於海道往來況舊臣大國今反臣事之其強弱可見
矣若數月復遣中書侍郎程洪宰詣應誠二聖今在燕雲大
朝即盡納土未必可得何不練兵與戰應誠不得已見楷於
書昌門受其拜表而還至闕言狀上以楷預國恩怒甚向書
召名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裝時待之
厚今安能責其報也右僕射黃潛善曰以巨艦載精兵數
百徑持其國彼寧不懼勝非曰越海與師燕山之事可為近
鑑上意解楷亦遣其臣尹彥順來表謝罪三年上謂輔臣曰
聞上皇遣內臣宮女各二人隨高麗貢使來朕聞之悲喜交
集呂頤浩曰此必金人欲窺我虛實不然高麗必不敢於是

不能作
而無益
于其國

亦足資
其報

當作之得
宜何必止

詔止之紹興元年高麗將入貢禮部侍郎柳約言四明殘破之餘荒蕪草蕪恐起戎心宜屯重兵以俟其至二年遣禮部員外郎崔惟清入貢金百兩銀千兩綾羅一百匹人參五百斤六年高麗持牒官金雅圭至明州賜銀帛遣之保其為全間也三十二年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貢使殿中侍御史吳芾曰高麗與金人接壤昔雅圭之來朝廷懼其為間亟遣還今兩國交兵德榮之請得無可疑詔止之其後使命遂絕慶元間禁商人持銅錢入高麗蓋絕之也初高麗入使明越困於供給朝廷館遇燕養錫予之費以鉅萬計饋其主者不在焉我使之行每乘二神舟費亦不貲南渡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九

國於吳會事與東都昔高麗入使率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後由明州四明距行都限一浙水耳由海道未使高麗湖漫汪洋洲嶼險阻遇黑風舟觸礁輒敗出急水門至翠山島始平遠非數十日不至也舟遇順風則歷險如夷不數日至其因高麗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特鴨綠江以為同江廣三百步其東海水清澈下視十丈東南望明州水皆碧且居間州屬莫都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壁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止兩棧覆瓦者才十二以新羅為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為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為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總之凡三京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

勢文淵
可謂盛矣

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郡邑之小者或只百家男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僧各居其一云

金行成入就學國子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官殿中丞治未乞放還行成自以策仕朝廷不願歸國又以父母在海外且慕思念恨祿不及令工圖其像置正殿與裴史氏居旁室晨夕定省上食未嘗少懈淳化初遷判安州兼為知州李範與僚佐省之行成泣曰行成外國人為朝官無以報主恩死有餘恨二子皆幼家貧無他親可依且慕妾清室矣行成死其妻養二子宗敏宗誦誓不嫁織屨以給範表其事詔以宗敏補太廟齋郎令安州月給其家錢三緡米五斛長吏歲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九

時存問
康誼隨賓貢肄業國學太平興國中登進士第知湘鄉縣遷知江州為京西轉運使加工部郎中賜金紫以清白幹力聞景德三年卒真宗以其子希齡為太常寺奉禮郎給奉終喪安陞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崇貞明中土豪曲成美有其地遂於於末帝授承美節鉞劉隱擅命嶺表遣將李知順伐承美執之并其地楊延藝紹洪相繼昇交趾薛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茂居其位昌茂死其弟昌文襲乾德元年昌文死泰謀吳處珪等爭立昌文內一十二州大亂詔民肅聚為寇攻交州攝驩州刺史丁謂與其子璉率兵擊敗處珪等賊黨

每領官者
其者不可

潰散境內安堵交民推部領為帥號曰大勝王璉為節度使
三年遷璉位璉立七年遣使貢方物上表內附制以璉檢校
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八年遣使貢犀象香藥授
部領檢校太師封交趾郡王部領及璉死璉弟璘幼璘部領
軍府事大將黎桓遷府于別第禁錮其族代總其眾太宗怒
太平興國五年詔孫全興張瑄崔亮為陸路兵馬部署自邕
州入劉澄貫堤王傑為水路兵馬部署自廣州入桓遣牙校
江巨浪來貢仍為丁璘上表乞朝命欲殺王師上詔進兵破
斬二千餘級六年春又被賊于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
艦三百艘甲冑萬計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全興等頓

史記 卷之二百八十八

十

兵花步七十日以候澄仁寶緊促之不進及澄至并軍由水
路至多羅村不遇賊復迴花步桓詐降仁寶為所害遂班師
病死機提等邕州市仁寶贈工部侍郎桓懼朝廷終行討
滅七年春復以丁璘為名遣使貢方物上表謝罪八年桓自
何嘗交州留後遣使貢方物并以璘表來上帝賜桓詔曰丁
信裝三世保據一方卿受其倚毗為之心替朕欲令璘為
鎮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制裁制置悉委于卿俟丁璘既冠
有所成立崇獎忠助朕無所吝若丁璘將材無取童心如故
則遣璘及其親屬來歸授卿節旄凡茲兩途卿宜審處丁璘
到京必加優禮亦賜幣詔書桓不聽命五月表言占城國水

陸象馬數萬來寇率兵擊走之俘斬千計雍熙二年才校
張紹馬貢方物上表求節鎮三年又遣使貢方物十月遣
左補闕李若拙國子博士李燾為使授桓檢校太保使持節
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封京兆郡侯
淳化元年左正言宋鐫等使交州還上令條列山川形勢及
桓事跡以聞鐫等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
揮使丁永正等以船九艘率三百人至太平軍來迎山海口
入大海目涉風濤頗歷危險經半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
而行凡宿泊之所有茅舍三間營葺尙新日為館驛至長州
離近本國桓張皇虛誕盡出舟師戰懼謂之軍宵征抵交州

史記 卷之二百八十八

土

海岸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一百里驅部民畜產接
需官牛數不滿千揚言十萬又多率其民混於軍旅以雜色
之衣乘城鼓譟近城之山虛張白旗為陳兵之象俄而桓擁
從至屏郊迎之禮飲馬側身問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
檣柳相遺馬上食之此風俗待賓之厚意也城中無居民止
有茅竹屋數十百區為軍營府署泐陞題其門曰明德門桓
居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信
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以為娛賓之遊桓跣足持
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謀歡躍凡宴會預坐之人
悉令解帶戴以帽子桓衣花繡紅衣帽以真珠為飾白赤粉

不能捕魚乃
不使舟楫
安遂在日

理發一處
遠自開元
何以累其
各役其修

酒莫能脫其詞管領大蛇長數丈數十人扛之曰若食當
治之以獻又送二虎以備觀者却之士卒殆三千人悉繫
其額曰天子軍兵器止有弓弩木牌等物餘不可用桓
輕視殘忍肥比小人腹心闊豎五七輩錯立其側好句狀以
手令為樂官屬善手令者擢居親近左右有過輒殺之或
謂其有一百至二百賓佐小不如意擢之三十至五十為
閣史怒息召役其位有木塔其制模範恒諸同登遊覽地無
寒氣十一月猶衣夾衣揮扇云四年進封交趾郡王五年遣
牙校費崇德等來貢桓性兇狠負阻山海屢為寇害漸失藩
臣禮至道元年廣南轉運使張觀言有交州賊船百餘艘寇

史記 卷之二百八十八

主

如洪鎮畧居民劫掠而去桓所管蘇茂州以鄉兵五千寇
邕州都巡檢楊文傑擊走之太宗志在撫寧荒服不欲問罪
桓又言風聞黎桓為丁氏斥逐擁餘象山海關以寇鈔自給
今桓已死詔太常丞陳士隆等奉使嶺南因偵其事士隆等
言與觀同其實傳聞者之誤有大員自交趾回具言桓為
故詔幼觀等會觀病卒士隆等抵罪欽州如洪州步如
黃令德匿之桓令鎮將黃成雅移牒來捕令德不遣因連年
剽掠二年以陳堯叟為轉運使因賜桓詔書堯叟親至如青
諸臣文勇之由以男女老少一百三十口付成雅且戒勿加

陸法桓上章謝恩并捕海賊二十五人送于堯叟言已約勒
歸首領不得騷動太宗遣主客郎中李若拙責詔書以美
玉帶賜桓若拙至桓出郊迎詞氣悖慢謂若拙曰向者刼如
洪鎮乃外境蠻賊也皇帝知非交州兵否若使交州果叛命
爾當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而已若拙從容答曰
上初聞汝如洪鎮雖未知其所自然以足下拔自牙校授之
官爾因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
人臣食祿朝廷建節帥以寧海表今蠻賊為寇是交州力不
能制而發効卒致萬會交兵以剪滅之使交廣無後患上曰
若或不測朝旨必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桓愕然

史記 卷之二百八十八

主

道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未加誅責自今謹
守職約保承清漲海因北望頓首謝真宗即位進南平王先
是使至交州桓以供奉為辭因緣賦欽上聞之止令驛吏授
命不復遣使景德元年遣其子明提來貢懇求詔使至本道
引道遣資許之二年上元節賜明提錢令與占城大會使歸
慶宴伏遣工部員外郎邵輝充使三年桓卒立中子龍鉞其
弟能廷殺龍鉞自立兄明護率兵攻能廷明提以國亂不能
還詔廣州優加資給知廣州凌策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叛
頭首黃慶集等千餘人來投廉州請發木道兵平之慶集等
願為前鋒上以幸亂伐喪不可以聘為安撫使令曉譬之驕

貽書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其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滅矣明護懼乃奉龍廷主軍事龍廷遣弟明親及黃成雅來貢會合光殿大宴上以成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于宰相王旦旦曰昔子產朝周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國家惠綏遠方優待客使何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品之次詔封龍廷交趾郡王賜名至忠大中祥符二年廣南西路言蠻人周游口蠻戶如洪岩主李文著以輕兵襲逐中流矢死詔旨安南捕賊范狄獠十三人以獻至忠年少苛虐同人不附龍廷大侵李公蘊命姓黎公蘊遂至忠殺明提等自稱留後遣使貢不上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之罪莫大焉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八

南

然蠻俗不足責遂用桓故事封公蘊交趾郡王狄獠張養君避罪來奔都巡檢賊嗣令如洪岩獠以牛酒交人捕狄獠掠如洪岩詔轉運司督公蘊追索仍令驛吏不得誘召蠻獠致生事天禧元年進南平王仁宗天聖六年公蘊遣驪州刺史李公頭來貢既而率衆內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之未幾卒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來告哀封交趾郡王德政遣峯州刺史李偓來謝景祐中郡人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德政遣兵千餘境上捕逐之詔遣還仍戒毋得輒誅殺三年甲喇諸蠻冠邑管等州略居人馬牛焚室廬而去下詔責問之令捕酋首正其罪以聞寶元元年進南平

王遣峯州刺史帥用和來貢德政發兵伐占城朝廷疑其有奸謀乃訪自唐以來所通道路凡十六處令轉運使杜杞度其要害戍守之然亦未嘗危邊皇祐二年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嗣等三千餘人入居內地德政表請詔還之廣源州蠻儂智高反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入助王師朝廷發賜之而卻其兵至和二年卒于日尊蒙嘉祐四年遣欽州五年與甲喇賊中紹泰寇邕州詔知桂州蕭固發部兵掩擊又詔安撫使余靖發兵捕討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趾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許貢奉八年遣文思使梅景光貢馴象陸師命內侍省押班李繼和喻以申紹泰人寇本路屢乞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八

主

討伐朝廷以紹泰一夫肆狂交州已遣使請罪故未與兵治平初知桂州陸詵言交州欲取溫閣洞等地帝問交趾於何年制據輔臣曰自唐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果貞明中土豪曲承美當有其地韓琦曰向者黎桓拒命太宗遣將討伐不服後遣使招誘始效順交州山路險僻多瘴霧瘴毒之氣難得其地恐不能守也神宗即位進封日尊南平王熙寧二年表言占城國久關貢臣親帥兵討之虜其王日尊自帝其國尊公蘊爲太祖國號大越改元寶象五年日尊卒命廣西轉運使康衡爲吊贈使既德之立不載必有遺落但二龍未肯交趾前欽廉二州九年正月詔邕州知州蘇軾之二月以郭達爲安南都撫使詔占城與黎合擊交趾達還占城

昔本朝自漢末入海軍自廣南入十二月遣使交趾
官民江後李乾德太子洪真乾德遣人奉表請降
即于所奪州縣以歸市所奪州縣詔報之曰卿撫有南交
世受王命而乃背德好命竊慕邊城棄祖考忠順之國煩朝
廷討伐之舉師行深入勢難始歸迹其罪尤在所納制今遣
使修貢上章請罪詳觀詞情灼見後悔朕撫綏萬國不異通
遐但以恩欽之民遷劫炎厥久失鄉井俟盡送還省界即以
廣源等賜交州乾順初約歸三州官吏千人久之才送民二
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曰天子兵二十以上
日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日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戶牖中設
如燭日行一二十里而止偽作更鼓凡數日乃至益給以海

史籍 卷之二十八

共

道之遠也順州落南深置戍鎮守瘴霧多病沒朝廷知其無
用乃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屬非交趾所有
也元豐六年以追捕僂智會為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
處廣西理順安歸化境界詔以八監之外保樂六縣宿桑
二州予之哲宗立進乾德南平王徽宗政和末詔以交人自
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高宗紹興二年乾德卒
子陽煥嗣八年陽煥卒子天祥嗣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變
姓名為趙智之自稱平王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祥爭立求
入貢請兵納之帝不許封天祥南平王帝屢却安南貢使天
祥復遣尹子思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詔館於懷遠驛廣南

西路經學安撫使范成大言本司經畧諸蠻安南在撫綏之
內其陪臣豈得與王官元禮政和開貢使入境皆處於不復
報謁宜遵舊制從之淳熙元年進封天祥安南國王天祥卒
子訥幹嗣封安南國王制曰即樂國以聲封既從世襲極真
王而錫命何待次升示殊禮也訥幹上表稱謝貢方物嘉定
五年卒子吳昌襲吳昌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遂為其婿
陳日展所有李氏自公蘇至吳昌凡八傳二百二十餘年而
國亡淳熙二年詔封日展安南國王景定三年表乞遜其子
訥幹日展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子威見授安南國王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東至海西至雲南南至真臘國北至

史籍 卷之二十八

七

廣州界至道元年其王遣使來貢表言前進奉使李良蕭迴
依蒙聖慈賜臣細馬二匹旗五面銀裝劍五口銀纏槍五條
弓各五張及箭等戴恩感懼稽首稽首臣生長外國遠
大國稱承皇帝聖明威德廣大臣不憚介居海裔遣使入朝
皇帝不棄蠻夷小國曲加優賜然臣自為土長聲勢尚卑常
時外國頗相侵撓以前民庶如芥隨風星散流離不能自保
近蒙皇帝賜臣內閣駟駿及旗幟兵器等隣國聞之知臣荷
大國之寵各懼天威不敢謀害今臣一國安寧流民來復若
非皇帝天德加護何以至此臣之一國仰望仁聖覆之如天
載之如地且自天子之都至臣所居之國涉海綿邈不啻數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八

九

里而所賜之馬及器械等並安全而至皆聖德之所及也
自前本國未嘗有旌旗弓矢之賜臣今何幸獨受異恩此蓋
天恩廣被壯臣土疆臣雖殞身無以上報兼臣貢使往復資
給得至恩重山岳不可具陳今特遣專使李波球副使何散
判官李磨勿等進奉犀角象牙玳瑁龍腦沉香黃熟楠香山
習豹豹皮犀角非珍奇惟表誠懇臣生若異域幸遇明時
不貴殊珍惟重良馬儼皇帝念及外國不罪懇求若使介南
歸願垂顧賜兼臣本國有流民三百散居南海曾蒙聖旨許
令放還今有猶在廣州者本國舊進奉人羅常占見駐廣州
乞部本州盡數點集以付常占令造船舶乘便風部領歸國
與得安其生聚以實舊疆至於萬里感恩一心奉上臣之志
也上遣使詣廣州詢問願還者悉付波球使還復賜白馬二
遂為常制景德元年遣使來貢詔以良馬介貝戎器賜之四
年遣使奉表來朝其詞曰伏惟皇帝陛下出震居尊承恭御
極蒼生是念黃屋非心臣生于邊鄙幸蒙華風蟻垤蜂房聊
為逃性龍樓鳳閣尚阻觀光白假天威復全封部隣無侵奪
俗有舒蘇聖君既念于賓王微臣敢忘於述職今遣諸信臣
帝麻參地加等部署土毛遠充歲貢雖表楚榮之禮實懷魯
肅之憂專信臣廻日軍容器械伏願重加賜資蓋奉為臣子
合告君親服飾車輿威儀斧鉞不敢私制惟望恩頒使還賜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八

九

大中祥符八年遣使波輪訶羅帝來貢訶羅帝上言
有弟陶珠項自交州押馴象赴闕今幸得見欲携以還許之
仍賜衣幣裝錢天禧二年遣使羅皮帝加來貢詔賜銀四千
七百兩并戎器鞍馬慶曆元年廣東商人邵保見軍賊鄂都
百餘人在其國轉運司遣使臣二人資詔書器幣賜占城贈
都至闕下餘黨令就戮之元祐七年其王楊卜麻疊表言身
廢化外不常祿食願得薄授奉給壯觀小國許之宣和元年
遣使校司空懷遠軍節度使封占城國王乾道三年于鄒亞
都南掠大食國方物遣人來貢以求封爵為其國人所訴詔
部之遂不議封七年閩人有浮海之古陽軍者風飄其舟抵
占城其國方與真臘戰皆乘大象勝負不決國人教其王當
習騎射以勝之王大悅具舟送之吉陽市馬數十匹歸戰大
捷明年復來境州拒之大掠而歸淳熙二年嚴馬禁不得售
外蕃占城歸所掠生口八十三人求通商不許四年占城以
船前集真臘傳其國都慶元中真臘大舉伐占城殺戮殆盡
其主以歸國遂亡真臘國有戰象二十萬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前代未嘗朝貢太平興國二年其王
向打遣使施弩使副蒲亞里判官哥心等貢表貢龍鳳珊瑚
檀香象牙其表不用紙類木皮而薄瑩滑色微綠長數尺潤
寸餘其字細小橫讀之以華言譯之云勃泥國王向打稽首

升皇帝萬歲萬歲萬歲萬歲向打關有朝廷無路得到昨有前
人蒲盧狀船泊水口差人迎到州言自中朝來比諸閣婆國
遇猛風破其船不得去此時聞自中國來國人皆大喜即遣
船船令蒲盧狀導送入朝貢所遣使人只願平善見皇帝每
年令人入朝貢其修貢慮風吹至占城界望皇帝詔占城令
有向打船到不要留臣本國別無異物乞皇帝勿怪詔館其
使于禮賓院優遣之元豐五年其王錫麻哈復遣使貢方物
注華國東距海西至天竺南至羅蘭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
萬餘里自昔未嘗朝貢大中祥符八年其國王羅茶羅本遣
進奉使侍郎婆里三文副使蒲恕判官翁勿防等奉表來貢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三

三文等以盤奉真珠碧玻璃升殿布於御坐前降殿再拜譯
者導其言頗以表遠人慕化之誠其國王表曰臣羅茶羅本
言昨遇船船商人到本國言鉅奉之有天下也二帝開基
聖人繼統封登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闕上穹眷命臣呂期
瑋遇吉語幸聞輒願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欽臣伏聞人君
之御統也無遠不臻臣子之推誠也有道則服伏惟皇帝陛
下功超遠古道建大中衣裳垂而德合乾坤創載銷而範圍
區宇神武不殺人文化成廓明明之德以臨御下民懷與翼
之心以昭祀上帝至仁不傷于行葦大信爰及於淵魚故得
天鑒孔彰帝文有赫顯古今未聞之事保家邦大定之基

念臣微類醯醢如芻狗世居夷落地遠華風虛荷燭幽營
無執贊今者竊聽歌頌普及遐陬恨年屬於桑榆阻躬陳於
玉帛矧滄溟之廣絕在跋涉以維艱是敢傾倒赤心遙瞻丹
闕任土作貢同螻蟻之慕膺委質事君比葵藿之向日謹遣
專使等五十二人奉土物來貢凡珍珠衫帽各一真珠二萬
一千二百兩象牙六十株乳香六十斤三文等又獻珠六千
六百兩香藥三千三百斤初羅茶羅年既開商船言自十年
來海無風濤古老傳云如此則中國有聖人故遣三文等入
貢三文離本國凡一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詔閣門祇候史
館之館伴凡宴賜恩例同通茲使其年承天節三文等請於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三

啓聖禪院會僧以祝聖壽明年使回降詔羅茶羅年賜物甚
厚天禧四年又遣使人貢明道三年其王尸離羅本印他囉
注囉遣使蒲押陀離等以泥金表進真珠衫帽及真珠象牙
蒲押陀離言數來朝貢而海風被船不達願將上等珠就龍
牀脚撒殿頂戴瞻禮以申向慕之誠乃奉銀盤升殿跪撒珠
於御榻下而退以蒲押陀離為金紫光祿大夫懷化將軍還
國熙寧十年國王地華加羅遣使高囉囉副使南卑琶打判
官麻圖華羅等二十七人來獻碗豆珠麻瑠璃大洗盤白梅
花腦錦衣犀牙乳香瓶香薷薇水金蓮花木香阿魏鴈沙丁
香使副以真珠龍腦登階跪而撒殿既降詔御藥室勞之以

為懷化將軍保順郎將賜衣服器幣賜其王錢八萬一千八百緡銀五萬二千兩

于闐國大中祥符二年黑韓王遣回鶻羅廝溫等以方物來貢廝溫奏曰臣萬里來朝獲見天日願聖人萬歲與遠人作主上詢以道里遠近奏曰涉道一年書行暮息不知里數昔時道路常有剽掠今日瓜沙抵于闐道路清謐行旅如流願遣使安撫遠俗上曰路遠命使勞費爾國今降詔書汝即齎往與命使無異也初太平興國中涼州卒王貴忽見使者至營急召貴偕行南至河橋驛馬已具即命乘之騰虛而去頃之駐馬見屋室宏麗使者引貴入見其主者容衛制度悉如

史籍 卷之三百八十八

王者謂貴曰俟汝年五十八當往于闐國北通聖山取一異寶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復乘馬凌虛而旋軍中失貴已數日矣驗所乘即營卒之馬也知州宋鼎勅貴太宗釋之天禧初貴自陳年五十八願遵前戒西至于闐許之貴至秦州以道遠憐憫俄遇一道士問貴所欲具以告即命貴問日少頃令開視山川頓異道士曰此于闐國北境通聖山也引貴觀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曰持此奉皇帝又令曉日俄頃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發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國王趙萬永寶州以獻嘉祐八年遣使羅微溫獻方物詔給其直羅微溫以賜直少不受請所獻獨峯峯駝詔以遠人別賜錢

此乃奸商所為

全史 卷之三百八十八

五千貫以蒙駝還之其後數以方物來獻熙寧以來遠不至一二歲近則歲再至有所持無表章每賜以金帶器幣來輒羣負私與商賈牟利不售則歸諸外府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詔齎表乃聽詣闕四年遣部領阿辛上表稱于闐國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畧云路遠傾心相向前三遣使入貢未回重復數百言遣使使至熙州譯其辭以聞詔前三遣使人皆已朝見錫資遣使賜勅書諭之神宗問其使去國歲月所經何國及有無鈔界對曰去國四年道途居其半歷黃頭面乾青唐惟懼契丹鈔界耳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黑河間歲一聘至闕八

史籍 卷之三百八十八

年請討夏國不許詔聖中其王阿慈都董燒密竭篤又言緬藥家作過別無報效已遣兵攻甘沙肅三州詔厚答其意知秦州游師雄言于闐大食拂箬等國慕義貢獻萬里以至有司憚於供養抑留邊方限二歲一進非所以來遠人也乞如舊從之自是訖宣和朝享不絕高昌國太平興國六年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廝蘭漢遣使齎麥索溫來獻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殿前承旨自助報使龍熙元年王延德等還叙其水程云初自夏州歷玉平鎮至黃羊平其地產黃羊渡沙磧無水行人皆載水凡二日至部囉囉族漢使過者遺以財貨次至牙女喇子族族臨黃河

今尚然

以羊皮爲囊吹氣實之浮於水或以橐駝牽木機而渡次至
茅茨王子開道族入六窠沙沙深二尺馬不能行皆乘橐駝
不有五穀沙中生草名登相收之以食次至樓子山無居人
行沙嶺中以日爲占旦則昔日暮則向日日中則正夕行望
月亦如之次至臥梁刻特族唐回鶻之地次至大蟲太子族
族接契丹界衣向錦繡器用金銀馬乳釀酒飲之亦醉次至
達于下越王子族次至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唐回鶻公主
所居之地次至阿墩族經望鄉嶺上石龕有李陵題字次
至格囉美源西方百川所會極望無際多鷗鷺鳬鴈次至托
邊城亦名李僕射城次至小石州次至伊州州將陳氏其先

史籍 卷之二 百八十八

香

自唐開元中領州凡數十世唐時詔勅尙在地有野蠶生苦
參上可爲綿帛有羊尾大而不能走尾重者三斤有礪石剖
之得寶鑽謂之喫鐵石次至益都次至和職城城在大患魁
庭積之東南望玉中無貧民絕食者共賑之人多壽考率百
餘歲無夭死時師子王避暑於北庭以其舅阿多于越守固
遣人致意於延德曰我王舅也使者拜我乎延德曰持朝命
而來禮不當拜復問曰見王拜乎延德曰禮亦不當拜阿多
于越相見其禮甚恭師子王遂延德至北庭歷交河州上金
嶺有龍堂刻石記云小雪山也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
至北庭慈高臺寺其王其膳甚豐聚地多馬王及后太子各

羣馬放牧平川中弱豆百餘里以毛色分別爲羣莫如其數
北庭川長廣數千里唐鵲鴈鵠之所生多美草不生花砂鼠
大如鵲鷺禽捕食之其王遣人來言擇日以見使者願無訝
其淹久至七日見其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旁有持
箭者擊以節升王開啓扉乃并王之兒女親屬皆羅拜受賜
張樂飲宴至暮明日汎舟於池中池四面作臺又明日游佛
寺日應運大寧之寺北山出礪砂天晴無雲露山中常有煙
氣涌起至夕光燄若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者者木底鞮皮
者卽焦下有穴生青泥出穴外卽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城中多樓臺并木人白竹端正性工巧善治金銀銅鐵爲器

史籍 卷之二 百八十八

金

及攻王善馬直絹一疋其駑馬充食纔直一丈貧者皆食肉
西抵安西卽唐之西境有契丹使來延德偵知之謂王曰契
丹素不順中國今乃反間我欲殺之王固勸乃止八年與其
謝恩使循舊路而還雍熙元年至京師
回鶻本匈奴之別裔唐以公主下嫁故回鶻稱中朝爲舅中
朝答詔曰外甥五代之後皆因之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
樞密使曹萬通來貢萬通言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
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轉李繼遷以獻
因詔祿勝曰賊遷凶悖人神所棄卿世濟忠烈義爲舅甥繼
上奏封備陳方畧且欲大舉精甲就覆殘妖拓土西陲獻俘

北闕今更不遣使臣一切委卿統制投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賜祿勝器服景德四年遣僧翟來獻馬奏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大中祥符元年夏州萬子軍主領族兵趨回鶻回鶻設伏要路示弱不與鬪俟其過奮起擊之劉義始盡其生擒者回鶻驅坐於野悉以所獲資糧示之曰爾輩狐鼠則求小利我則不然盡焚而殺之唯萬子軍主挺身走甘州數與夏州接戰回鶻貢奉多為夏州鈔奪宗哥族感朝廷恩化遣人援送其使故頻年得至京師初回鶻西奔故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州有黑韓王皆其後也天聖元年夜落隔通順遣使來貢方物詔封歸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宋

忠保順可汗王熙寧六年復來貢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勅李憲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合兵入夏境憲舉殿直皇甫旦旦往不得前而安奏功狀詔逮旦抵罪宣和中因入貢分往陝西諸州貿易久留不歸朝廷慮其背知邊事往來經夏國播傳非便乃禁之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至道元年舶主蒲押陀黎入貢太宗問其國俗云與大秦相鄰為其統屬問其山澤所出對云惟犀象香藥問象以何法取之云象用象媒誘至漸以大繩繫摩之犀則使人升大樹操弓矢伺其至射而殺之景德五年

大食國人為貢物者百三十歲耳有重貽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近臣船而來詔賜錦袍銀帶束帛賜寧中進錢銀助修廣州城不受建炎三年遣使奉寶玉珠貝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修致金人亂華不絕如綫今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却之而優賜以荅其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厚加賜與而不受其贊故遠人懷德貢賦不絕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宋

不通華言問其風土但書以對云國王以王為姓傳襲至今王六十四世文武僚吏皆世官其年代紀云初主號天德王主次日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為號至彥漱尊凡二十三世皆都於筑紫日向宮彥漱子號神武天皇居太和州攝政元年甲寅周僖王時也至仲哀天皇今為鎮國大神次神武天皇女王也今為良姬大神次應神天皇始得中國文字今號八幡菩薩有大臣號紀武內年三百七歲至用明天皇有子曰聖德太子年三歲聞十人語同時解之七歲悟佛法講聖經天雨曼陀羅華當此土隋開皇中也至孝德天皇白雉四年律師道照求法至中國從僧玄奘受經律論唐永徽

四年也傳至守平天皇即今王也畿內有山城大和河內和泉攝津凡五州共統五十三郡東海道有伊賀等十四州統一百一十六郡東山道有通江等八州統一百二十二郡北六道有陝越等七州統三十郡山陰道有丹波等八州統五十二郡小陽道有播磨等八州統六十九郡南海道有伊紀等六州統四十八郡西海道有筑前等九州統九十三郡又有壹波對馬多祿三島各統二郡是謂五畿七道三島凡三十七百七十二都四百一十四縣八十八萬三千三百二十九課課丁之外不得其詳云太宗召見齋然存撫甚厚賜紫衣給千太平與國寺上問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五代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慚往聖常夙夜寅畏講求治道不敢服逸建無窮之業垂可久之範以爲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也其國多中國典籍齋然之來復得孝經一卷越王孝經新義一卷皆金縷紅羅標水晶爲軸孝經鄭氏注者越王唐太宗子貞新義記室參軍任希古撰也二年隨台州商人鄭仁德船歸其國仁德還齋然遣弟子嘉因奉表來謝曰齋然附商船之離岸期魏闕於生涯望景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頌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

發中國人
當以中國
法治之
作想日本
人

矣以下根之卑適詣中華之盛摩目頻降許荒外之帝涉宿心克協親寓內之瑰奇金闕曉後望堯雲於九禁之中崑崙瞻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藏而京學巡千寺以優游遊道文神筆出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詔傳東海之東重蒙宣恩勿越來跡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爰建明春初到舊邑緇素欣待侯伯慕迎伏惟陛下惠溫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齋然空辭鳳凰之閣更更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帝念之深縱紛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謹遣上足弟子嘉因拜表以聞端拱元年也天聖四年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累貢方物而來皆僧也元豐元年其國太宰府牒因使人孫忠還遣僧仲回貢纒二百匹水銀五千兩明州以孫忠乃海商而貢禮與諸國異請自移牒報而荅其物直付仲回東歸從之淳熙二年倭船火兒勝太明殿死鄭作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三年風泊日本舟至明州衆不得食鄒人日給錢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國舟至日還歸吐蕃唐末衰弱族種分散無復統一自儀渭涇原環慶鎮戎秦州暨於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建隆二年秦州首領尙波干傷殺宋遣務卒知州高防

捕禁其黨以聞上以吳廷祚代防爲雄武軍節度安輯之以
賜書賜尙波干等曰朝廷制置邊防撫寧部落務令安集豈
有侵漁襲者秦州設置三砦止以采取材木供億京師雖在
蕃漢之交不妨牧放之利汝等占據木植傷殺軍人近得高
防奏汝等見已拘執聽候進止朕以汝等久輸忠順必悔前
非特示懷柔各從寬宥已令吳廷祚往申安撫及還舊地所
宜其體恩旨仍以錦袍銀帶賜之尙波干等感悅獻伏羌地
太平興國三年秦州諸族數來寇畧監軍周承瑨會兵擊敗
之獲首數十級斬不用命卒于境上太宗詔曰秦州三族等
頃慕華風求內附俾之安輯咸遂底寧近聞乘蕃育之資

史

卷之三百八十八

三

稔寇攘之志敢忘大惠來捷邊疆登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
不至並蠲弊特示威懷今後或更剝剝吏卽捕治真之于
法是年又寇八狼砦巡檢劉崇讓擊敗之梟其帥王泥猪首
以狗八年諸種以馬來獻太宗召其酋長對于崇政殿厚加
慰撫賜以束帛謂宰相曰吐蕃言語不通衣服異制朕以食
獸畜之自唐室以來頗爲邊患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
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
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咸平元年河西軍歸
德將軍折迪游龍鉢來朝獻馬二千餘匹龍鉢四世受朝命
爲酋河西軍卽古涼州東至故原州千五百里南至蘭州界

三百五十里西至甘州界六百里北至部落三百里周回平
川二千里舊領姑臧神烏番永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
六百九十三口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三有漢民三百戶城
周回十五里如鳳形李執舊治也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
四年知銀州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願發
方討李繼遷請授封爵仍給廩祿詔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
州都巡檢使西涼使來言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使折迪游
龍鉢實參羅支戎事詔以龍鉢領宥州刺史其年羅支遣李
崑山率兵討賊賊奔繼和請師期五年羅支言賊遣送鐵箭
高臣部族已殺一人禁一人聽朝旨詔褒諭之聽自處置十

史

卷之三百八十八

三

一月貢馬五千匹詔厚給馬價六年遣蕃官成通馳騎至鐵
戎軍請會兵討賊邊臣疑其詐護送於部署成通懼遂馬陸
崖上聞歎息曰此泥埋之子族人畏其勇父子皆有戰功
詔勅鎮戎官吏仍禮葬之又遣蕃官吳福聖臘來貢表言感
朝廷恩信憤繼遷僞強已集騎兵六萬乞令王師收復靈州
乃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使賜以鎧甲器幣羅支屢請王師
助擊賊議者以西涼去渭州限河路遠不可許上曰繼遷常
在地斤三山之東每來寇邊及官軍出已遁去使六谷部族
近塞捍禦與官軍合勢亦國家之利詔許之十一月繼遷攻
西蕃遂入西涼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集六谷諸豪及

舒舒之
史不載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聖

者龍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通死遺其甥廝陀完來獻
捷又遣其兄邦連支入奏欲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
山討除殘孽願發大軍援助詔涇原部署陳興等候羅支兵
發即率衆赴石門策應繼遷種落逃般囑及通吉羅丹二族
欲圖羅支因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之爲繼遷種族所殺
詔贈羅支武威郡王六谷諸豪立羅支弟廝鐸魯爲首領言
鐸魯剛次平恕上加鐸魯朔方軍節度押蕃落使鐸魯遣其
甥呵昔來貢上與趙德明戰聞功狀上賜茶絲器幣以羅支
子失吉爲歸德將軍鐸魯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安
息香白紫石英等藥凡七十六種使者感悅而去加鐸魯檢
校太傅涇州妙娥延安熟鬼等族率三千餘帳萬七千餘口
款塞內附以首領撒通湯爲順州刺史先是諸蕃有鈔劫爲
惡皆經和斷者恐異時復叛收其子弟爲質有禁錮終身者
上憫而縱之族帳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爲邊患德明謀劫廝
涼築回鶻上以六谷甘州素忠順遣使諭鐸魯令結回鶻爲
備并賜鐸魯及部落有差大中祥符七年知秦州張佖欲近
涇置采木場蕃族聞之徙帳去因鈔劫佖擊敗之求和不許
邊境數擾乃以曹瑋知州事瑋招誘蕃族許納罰首過既而
至者數千人納馬六千匹瑋賞以匹絲或以爲少瑋曰是贖
罪物敢希利耶戎族畏服九月宗哥喃廝囉羌族至伏羌皆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聖

瑋擊敗之逐北二十里斬馘千餘級角廝囉替普之後宗哥
僧李立遵遷川大酋溫通哥立之爲錢通猶替普也立遵爲
論通佐之論通者相也立遵貪喜殺戮國人不附廝囉遂徙
迦川以溫通哥爲論通有勝兵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
恩命曹瑋言宜厚廝囉以扼德明而立遵屢表求替普朝議
以替普戎王也立遵居廝囉下不應予乃授立遵保順軍節
度使大中祥符八年廝囉遣使來貢詔賜錦袍金帶器幣什
物凡中金七千兩他物稱是其年廝囉立文法聚衆數十萬
請討平夏以自款上以戎人多詐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
知秦州兼安撫使以備之宗哥城東南至永寧九百餘里東
北至西涼府五百里西北至甘州五百里東至蘭州三百里
南至河州四百餘里又東至龔谷五百餘里西南至青海四
百里又東至新渭州千八百九十里九年廝囉立遵使人至
秦州求內屬明道初授廝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通哥
歸化將軍通哥因廝囉置軍中出攻不附已者守塞人出之
廝囉殺通哥徙居青唐景祐中元昊侵畧其界兵臨河湟廝
囉衆寡不敵堡鄯州不出陰間元昊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
掃幟志其淺處廝囉潛使人移種深處及大戰元昊潰而歸
士視戰爭渡溺死十八九所南獲甚衆元昊遂不敢窺其境
及元昊取西涼府潘羅支傳部往往歸廝囉又得回紇種人

數萬，廝囉居鄯州，西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易，以故富強。寶元元年，加寶順軍節度使。元昊反，詔廝囉背卒之以披其勢，賜帛二萬匹。廝囉出兵禦西涼，西涼有備，廝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還，聲言圖再舉。元昊屢遣邊仁宗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廝囉，渙至，廝囉迎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爲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紫羅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絛履，平批，延坐勞問，稱阿舅。天子安否？其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免年如此，馬年如此。」渙傳詔已，廝囉召酋豪大，猶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嘉祐三年，探羅部何作等，反歸，誦祚，祚乘勢攻掠境上，廝囉戰敗之，獲酋豪六人，會

史

卷之三百八十八

五

契丹送女，妻其少子董種，乃歸。治平二年，廝囉死，第三子董種嗣。董種母曰喬氏，廝囉三妻，喬氏有色，居歷精城，所部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憚服之。方董種少時，擇首長子年與董種相若者，與之遊，衣服飲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董種九歲，廝囉請于朝，命爲會州刺史。喬氏封太原郡君，其二妻皆李立遵女生。廝囉及唐瑄角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爲尼，置郭州。唐瑄磨種角，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廝囉不能制。磨種角因撫有其衆，寶元二年，賜李氏紫衣，磨種角累奉貢。除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唐撒欺丁，李氏懼孤弱不能守，乃獻庫廩文籍於廝囉。嘉祐三年，命欺丁爲順州刺史，唐

種居龍谷，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卒。子木征嗣，木征居河州，嘉祐中，王韶經畧熙河，遣僧智圓往說之，因隨以兵焚族帳，萬數，獲其妻子，熙寧七年，木征舉洮河二州降，賜姓名趙思忠，歷合州防禦使卒。自廝囉死，兄弟分立，董種最强，獨有河北之地，襲保順軍節度使神宗卽位，進太傅，夏人寇環慶，董種乘虛入其境，大克獲，賜璽書袍帶，獎之。元豐四年，王師討夏，會其兵，董種遣酋長林征率三萬人赴黨龍耳江，又集六部兵十二萬，約以八月分三路與官軍會，封武威郡王。夏人欲與之通好，許割所龍以西地，云如歸我，官爵恩齊，一如所欲。董種拒絕之，訓整兵甲，以俟入討，遣使來告，帝召見其使，

史

卷之三百八十八

五

令歸，誦董種盡心守國，每稱其上書，情辭忠智，雖中國士大夫存心公家者，不過如此。帝知邊川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之，使不與交結而已。元祐元年卒，養子阿里骨，本于闐人，董種病革，謂諸酋領曰：「吾一子已死，阿里骨母嘗事我，我視之如子，今將以種落付之，何如？」諸酋聽命，既嗣事，遣使修貢。元祐元年，授冠軍大將軍，檢校司空，河西軍節度使，寧塞郡公。里骨頗峻，殺其下不遑寧，詔飭以推廣恩信，副朝廷封立前人付與之意。二年，里骨使鬼章率衆入寇，鬼章就擒，遣京師赦之。里骨奉表謝罪，詔許貢奉如故，鬼章死，詔付其骨。紹聖三年卒，子唐征嗣，授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寧塞

郡公性嗜殺部曲縣武大蓄心牟欽擅有異志忌賂征李父
 蘇南黨征雄勇多智誣其謀逆賂征不察而殺之其黨羅
 結奔河州說王賡以取青唐之策元符二年賡取邈川賂征
 自青唐來降欽擅立木征之子臚撈為主賡至青唐臚撈
 以邈川為湟州青唐為郡州二酋雖降然其種人無歸
 漢意議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青
 唐有不可守者四自炳靈寺渡河至青唐四百里道險地遠
 緩急接不相及一也羌若斷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
 卒不能進二也王賡提孤軍以入既無援兵必生他變三也
 無遣大軍而青唐宗牙邈川糧食止支一月內地無糧可運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雖以久處四也官軍自會州還者皆憔悴衣屨穿決器仗不
 充見之有輕漢心欽擅果與青唐人相結謀奪城山南諸
 人應之賊破斬欽瓊青唐圍解夏人十萬攻邈川總管王慙
 力戰固守乃退賊棄青唐歸溪巴溫據之朝論并棄邈川謂
 其遠無後臚撈乃木征之子喃厮囉曾孫於是臚撈為河
 西軍節度使知郡州封武威郡公克西蕃都護世承榮賜
 姓名曰趙懷德加賂征太傅懷遠軍節度使三年懷德及三
 女契丹夏回鶻公主入見各賜冠服徽宗命輔臣問何以
 招致溪巴溫對曰譬如乳牛繫其子即母須來繫其母即子
 前來俟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溪遂與賂征還涼州溪

巴溫謀取邈川使德奔河南賂征求內徙詔居鄆州元
 年卒三年王厚復涼郡拜懷德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八

史緯卷二百八十九

宋史七十二

列傳

蠻夷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情習險
阨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獠人秦再雄武健多謀周
行逢時立職功蠻黨伏之太祖召見察其可用擢辰州刺
史官其子為殿直賜予甚厚使自辟吏屬予一州租賦再雄
感恩誓死報效至州訓練土兵得三千人能破甲渡水歷山
飛壘捷如猿猴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傳朝廷懷來之意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九

莫不風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雄盡奔邊圉湖南五
州連表數千里不增一兵不費帑廩終太祖世邊境無患初
彭士慈等以溪錦夔三州歸馬氏立銅柱為界建隆四年知
溪州彭允林歸順詔以為溪州刺史允林卒以其子師皎代
之乾德三年珍州刺史田景遷內附四年南州內附五年以
溪州團練使彭允足為溪州都指揮使溪州都指揮使彭允
賢為衛州都指揮使珍州參軍田思曉為博州都指揮使允
足等溪峒酋豪據山險持兩端故因其入朝置之內地開寶
八年景遷卒其子彥伊來請命以為刺史九年夔州刺史田
處達來貢太平興國二年錦州刺史田漢瓊來貢三年夷州

史緯

卷之二百八十九

蠻任明政等來貢八年錦溪叙富四州蠻相卒請辰州言願
比內郡輸租稅詔長吏察其諸俗情偽并投視山川地形圖
畫來上卒不許淳化二年知見州田漢權來請命以為刺史
又以向通漢為富州刺史從其請也荆湖轉運使言富州向
萬通殺皮師勝父子七人取五藏及首以祝魔鬼朝廷以其
遠俗不開五年以舒德郭為元州刺史費福等州來貢至道
二年上親祀南郊富州刺史向通漢上言聖人郊祀恩浹天
壤況五溪諸州連接十洞控西南夷戎之地臣州為辰州堵
障障護五邑王民安居臣雖僻處遐荒沈心事上伏望陛下
察臣勤王之誠因茲郊祀特加具命詔加通漢檢校司徒封
河內郡侯咸平元年通漢又請定租賦真宗以寬服帶許古
州刺史向通漢來獻五年天賜州蠻向永豐等來朝夔州路
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果邊若息施萬諸州饋餉之苦臣觀
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蠻人求贖上曰
此常人所當何不與之羣蠻感悅相與盟約不為寇鈔負約
者身殺之且曰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兵食自是邊戍有
三年之積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令集施黔高溪蠻豪
子弟禦之羣蠻因熟漢路寇畧漢口四百餘人而歸詔召與
盟令還之有生蠻違約者謂遣頭角田承進率眾及州兵擒
之焚其室廬乃置尖木砦於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邊戍

息大中祥符元年黔州蠻首領龔有滿等率族二千三百人歸順溪峒諸蠻獻方物于泰山四年安遠順南永寧潯水州蠻酋田承曉等來貢天禧元年溪州蠻寇投遣兵討之刺史彭儒猛入山林執其子仕漢等儒猛因順州蠻田彥安上狀本路求歸上特許釋罪詔辰州通判劉中象召至明灘與獻血要盟遣之富州刺史向通漢來朝上五溪地理圖願留京師上嘉之授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還通漢再表欲留京師下允三年通漢卒以其子尤憲知州事北江蠻酋最大自曰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日上中下溪又有龍陽大陽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六路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

史記 卷之二 百八十九

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以武備之善下州將承襲都督主率羣酋合議子孫弟姪之當者其各移辰州為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賜敕告印符受命者臨江北望拜謝副使校吏聽自補置仕漢逃歸彭聖蠻為亂儒猛遣子仕漢殺之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五年儒猛死以仕漢知下溪州仕漢死命其弟仕義為刺史自允林至其五世矣咸平中始建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有罪則之仕義取其子師寶之妻師寶忿悲與其子知龍賜州師寶趙辰州告仕義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符印并有其地貢本賜予悉奪之自號如意大王補置官屬將為亂至和二年

知辰州宋守信轉運使李肅之率兵數千深入討伐以師寶為鄉導兵至仕義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季及銅柱官軍戰死者過半守信等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鈔邊吏不能制遣三司副使李泰轉運使王紳大出兵臨之且馳檄招諭仕義自陳本無反狀守信等輕信師寶之誘擅伐無辜願以二十州舊地復貢奉內屬歸所獲兵丁五十一人械甲千八百九事率蠻衆七百飲血就降辰州亦還其季及銅柱時師寶已死遣師寶歸知龍賜州仕義尙鸛鸞據白馬崖下啗溪朝廷諭令歸侵地不聽熙寧三年為其子師緣所弑師緣謀虐其兄師晏殺之歸喀溪地納誓表于朝命師晏為下溪州刺史

史記 卷之二 百八十九

章惇經制南北江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善下州峒蠻師晏以其地歸版籍詔築下溪州城并置若於茶灘城名會溪若名黔安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投禮賓副使南江舒氏梅山蘇氏誠州楊氏相繼納土棚立城砦比內地為王民南江諸蠻自辰州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叙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錫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峽州舒尤秀刻剗其東不附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六州之地惟富峽叙僅有千戶餘不滿百土廣無兵加以薦饑近向永睦與鶴叙諸州蠻相讐殺衆苦之咸思歸化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土則餘州

自歸省可郡縣詔知辰州劉策商度策請如趙言熙寧五年
遣章惇察訪明年向永晤來歸繼而舒光銀降獨田元猛策
驚難制數侵奪舒向二族地惇遣左侍禁李資將輕兵往招
諭資辰州流人與張翹同獻策者兩省無謀襲慢夷僚為益
州警所殺惇破懿州南江州岫悉年遂置沅州以懿州為治
所又置誠州元祐初傅堯俞王巖叟言沅誠荆建以來設官
屯兵布列皆縣募役人調戍兵費鉅萬計公私騷然荆湖南
路為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湖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
堡其地無所有湖廣移賦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斟酌廢置
朝廷以沅州建置至是十五年蠻情安習但廢誠州為渠陽

者省可併官併戍兵消運則夷狄可撫邊鄙凶患矣詔悉
廢所置新郡慶曆三年桂陽監蠻徭內寇詔發兵擊之蠻徭
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屬于桂陽郡連賀韶四州環
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賦役謂之獠人初吉州巫黃捉鬼
與其兄弟往來常寧溪峒誘蠻聚販鹽殺官軍逃匿峒中既
招出而殺之徙山下民他處至是遂合五千人出桂陽藍山
縣害巡檢李延祥潭州都監張克明詔提點刑獄楊政討之
不克命湖南轉運使郭輔之招撫之蠻勢方熾所至殺掠被
害甚衆遣殿中侍御史王綏經制降勅書委知潭州劉沆招
諭沆大發兵臨之降二千餘人使散居所部錄其首領鄧文
志等為三班奉職五年餘黨唐和等復叛詔湖南安撫司便
宜從事沆檄楊政等八路進討覆桃油平能家源擒斬甚衆
是冬蠻復入寇戰于華陰峒口禮賓副使胡元等死之劉沆
楊政皆坐黜以劉夔為安撫使夔言唐和既敗官軍殺將吏
益自疑恐變為邊患願以詔書招安就補溪峒首領詔可六
年夔敗唐和於銀江源轉運使周沆指揮辛景賢招降賊黨
五十六戶二百五十九人錄其首領令所部拊存之知桂陽
監宋守信奏唐和嘯聚千餘衆為盜五六年卒未能克者朝
廷不許窮討故也衡州監酒黃士元言溪峒事願得敢戰士
二千引路上丁二百優給金帛使之逐捕并勅開贍等合力

以進彼勢窮必款附詔用其策於是大發兵討之賊遁入都
州黃芥山由趙峒轉寇英韶州依山自保七年唐和遣其子
執要領詣官願貸糧米居所保峒中時楊政復為湖南鈐轄
詔起連韶州山下與廣南轉運使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質
其子屬補唐和等五人為峒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
祭酒兼監察御史其眾悉降皇祐五年邵州蠻舒光銀自陳
言其之勞願於峒中置中勝州詔可嘉祐三年以施州蠻向
本勝所領州為安定州五年以邵州蠻楊光倩知徽州紹興
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寄集人戶為義保蓋其風土習
俗服食器械悉同獠人可為疆場捍蔽雖口籍之於官然亦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九

七

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
困苦不勝乃客依蠻峒聽其誅後官失其稅蠻獠日強武岡
所屬三縣悉為獠人所有成襲之實已無而鄉戶弩手之名
尚在歲徵及規鄉人口客怨乞本路監司詳議以開六年知
鼎州張覺言鼎澧辰沅靖州與溪峒接壤祖宗時嘗置弓弩
手得其死力比緣多故遂皆廢闕萬一蠻夷生變將誰與捍
禦今雖各出良田募人以補其額率皆豪強遺僮奴充籍
中乘時射利無益公家所宜汰去別募溪峒司兵三百人俾
加訓練是為守禦給田募人開墾以供軍儲詔荆湖帥司相
度帥司言四州營田舊置弓弩手九千一百一十人練習武

事散居邊境鎮撫蠻夷平居則事耕作緩急以備戰守遂為
利便靖康初調發應援河東全軍陷沒今辰沅澧靖等州之
兵防守竊慮蠻夷生變巨剽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為
三千五百人辰州置千人沅州置千五百人澧州靖州各置
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訓練以時耕戰並用以所餘開
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邊防財賦兩得其便可為經久之計
從之乾道元年宜章峒賊李全陷郴州焚桂陽軍州將棄城
遁衡州兵救之弗克世忠峒李昂霄率壯丁禦賊民恃以安
湖南提舉常平鄭丙發鄂渚軍討平之昂霄補承節郎六年
盧陽西據撥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募兵討之賊績死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九

八

者十七八初獠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叔傑輒出兵被其十
三柵於是獠人相結為亂請司請益官兵合討之宰臣虞允
文曰蠻夷為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獠人仇視守臣若罷叔
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遣蕃衍代叔
傑遂招降之知武岡軍趙善穀言武岡與湖北廣西隣壤為
極邊之地溪峒七百八十餘所共五溪峒隸臨江縣後改縣
為臨口峒峒俗尤獷悍蠻生寇戾則據戈相讐若官不能
為輕重宜復臨口峒為縣則獠蠻易於制服實邊郡之利也
七年知辰州章才邵言靖康多故廬溪縣無守禦屹於乘隙
焚劫後徙縣治於沅陵縣之江口蠻酋田仕羅等遂據其地

江之清口地平衍多水田爲猛蠻侵掠民皆轉徙田
野荒蕪守節無遠慮乃以其田給靖州犯伶楊姓者俾佃作
而謀其利所獲甚微楊氏專其地將二十年其地當沅靖水
陸之衝一有警急爲害不細宜預爲之備靖康前辰州麻禁
軍一千四百餘人沿邊一十六砦土兵六百餘人其後麻禁
軍止二百一十餘人土兵止一百五人甚至砦官有全無一
兵而徒存虛名者其於邊防豈可不爲深慮請增募軍兵分
屯盧溪等處以防諸蠻庶邊患永消可見異時調遣之貴
湖北帥臣詳議以聞八年知貴州陳又言靖州民不服役田
不輸賦其地似若可棄然居蠻夷腹心爲重湖二廣保障實
史

開故馴致其亂兼溪谷山徑非止一途其地綿亘郡邑非一
州得專約束故遊民之聚本者商旅之遷稅者盜賊之必合
者往往萃爲淵藪交相譟扇深爲邊患如武岡楊再興桂陽
陳峒相繼爲亂實原於此宜徙開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
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臣總其役庶幾事權有歸
號令可行十一年詔禁民毋質籍人田俾能自養以息邊警
從知沅州王鎮之請也嘉泰三年湖南安撫趙彥勵言湖南
九郡皆接溪峒蠻夷叛服不常深爲邊患宜擇素有知勇爲
徭人所信服者立爲酋長借補小官以鎮撫之五年之間能
立勞効卽與正授彼既榮顯其身豈不思自愛以盡忠公家
所謂捐虛名而收實利安邊之上策也帝從其議嘉定二年
李元鵬寇江西被龍泉縣都統制趙選戰死初吉州獲賊長
七人繫獄土豪黃從龍爲賊策賂吉守李綱縱釋賊遂無
所忌侯押隊領兵戍龍泉元鵬用從龍計椎牛釀酒以犒官
軍賊至官軍皆醉狼狽散走寇之初起甚微伺知謀論不一
故玩侮官軍方江西力戰則求降湖南湖南戰則求降江西
率制王師使不得相應援後王居安知豫章擒之七年臣僚
言辰沅靖三州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熟戶山獠
峒丁居其外爲捍蔽初時區處詳密峒丁皆計口給田多寡
因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

無他繇役皆樂爲用邊陲有聚衆虞集爭負弩矢而山
苗死不顧比年陽禁日弛山猺嘯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
者幸特倍稅官資之以爲利故設不加省而山猺嘯丁之田
仍虛掛版籍責其租稅民不聊生反寄命猺人或導其入寇
爲害滋甚宜勅湖廣監司俾循舊制康邊境綏靖遠人獲安
也

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嘗寇武岡長沙湖南轉運副使范
子奇奏遣特險爲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熙寧五年詔章惇
指結之於是檄開梅山蠻爭鬪道路以待得其地東起寧
縣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九

七

佛子嶺籍其民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萬九千八百九丁
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乃築武陽關峽二城
詔以山地置新化縣并二城隸邵州

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勞一
鎮曰北還唐隸黔南其酋皆蒙姓有土中下三房民則有區
唐僖宗時大興中祥符九年寇宜融州界命曹克明爲都巡
檢安撫使司之克明大破蠻衆酋帥蒙承貴等而縛白首克
明厚加犒賞且數責之皆俯伏謝罪及聞詔旨赦勿殺莫不
泣下北望稱萬歲乃歛備血立誓自言奴山推倒龍江西流
不敢復叛願還處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置廣西及荆湖州

音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九

七

軍給以田糧承貴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都以撫水州
爲安化州撫水縣爲歸仁縣京水縣爲長寧縣自是間歲剽
賁不復爲邊患歸化州與撫水相接崇寧二年其酋蒙尤有
嘯聚爲寇經署司遣將黃忱擊破之大觀二年以三州一鎮
戶口六萬一千來歸至和後又有融州屬蠻大丘喇首領楊
光朝請內附納之諸蠻族類不一大抵依阻山谷並林木爲
居椎髻跣足走險如履平地言語侏離衣服褊褊畏鬼神甚
瀆祀刻木爲契不能相君長以財力雄強每忿怒則推刃同
氣加兵父子復讐怨不顧死出入腰弓矢匿草中射人得牛
酒則釋然矣親戚比隣相授相賣父子別業父貧則質身於
子去禽獸無幾其族僑銅爲大鼓初成懸庭中置酒以召同
類爭以金銀爲大釵叩鼓去則以釵遺主人相攻擊鳴鼓以
集衆號有鼓者爲都老衆推服之唐末諸酋分據其地自爲
刺史宋興始通中國宋正廟修職貢間有桀黠貪利或置吏
失於撫御往往聚而爲寇抄掠邊戶朝廷禽獸畜之務在
不深治也熙寧元祐崇寧間廢置不一紹興四年廣南東
西路宣諭明堂言平觀二州本王口高峯二峯處廣右西徼
舊本無虞崇寧大觀間邊臣啓臺奏請置州拓境深入不毛
如平從久孚庭觀溪洞叙樂隆兌十有二州屬之黔南其官
史軍兵請給費用悉由內郡於是雖然莫能支吾政和間朝

觀州本為
軍節度使
富仁監又
為南丹州
是三四易

廷始悟其非罷之或者謂平州為西南重鎮觀州則其衝諸
蠻以故二州獨不廢臣自歷邊即乞罷二州按觀州初為宜
州富仁監大觀間帥臣王祖道欲招納文蘭州都巡檢劉惟
忠謂得文蘭不若取南丹之利因誣知州莫公俊阻文蘭不
令納土遂殺公俊改南丹為觀州命惟忠守之公俊之死人
以為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攻圍惟忠被傷死以
岑利嗣代之將官黃忱議增築高峯砦於富仁監側為觀州
聲援遂以高峯砦為觀州設官吏募軍士丁千餘人歲費錢
一萬二千九百餘貫米八千八百一十七石州無稅和皆仰
給郡郡乘輓輕涉險阻發寇設伏陰發毒矢中人輒死率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九

五

委焉道路縱然達州廢費不可勝計比年戶籍日削民之流
離或轉入溪洞公私困弊為甚平州本王口砦初隸融州亦
屬融州明也後為平江州隸黔南政和三年府邊吏黃忱誣
其帥臣乞存平州設官吏募軍士丁千餘人歲費錢一萬四
千四百一十八貫米一萬一千一百二十五石州無租賦轉
運司應移桂融象柳之粟以給之廢費甚於觀州守臣到任
即奏推恩其子州縣砦堡例得還官酬賞而稅場互市之利
為守臣邊吏所私獨百姓有征戍轉輸之苦誠為可憫宜罷
平觀二州然尚有可議者觀州初為富仁監時有銀冶二官
取其利有常額宜下經界司責公展等依恩享條例施行况

日計其明
智高實商
人所生恐
及其父老

公展實公俊弟理宜掌州事近雖逃歸未為蠻族信服察其
情勢不得不倚重中國若乘時援之彼知恩出朝廷必深感
悅詔從其言嘉定十一年臣僚言慶曆間張方平言朝廷每
備西北不知犂蠻衝突嶺外南鄰交趾勢須經營唐時西備
吐蕃其後安南寇邊旋致屢勦之禍國朝每憂安南元昊而
儂智高陷邕州南徽慶動天子為之肝食豈細故哉臣等比
見淮南間更戍日急而廣南城隍摧圯不葺戍兵逃亡殆盡
春秋教閱郡無百人雖有鄉兵義丁土丁之名實不足用緩
急豈能集事宜於嶺南要地增築城堡籍其民兵歲時練習
定賞罰格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嚴明守禦完固可息犂蠻

史綱 卷之二百八十九

五

侵掠之患指四十州之民於久安之域矣從之
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源地輪絕深阻產黃金丹砂頗
有邑居聚落俗惟蠻左在唐時屬西原死好亂其先輩氏黃氏
屬氏儂氏為首領互相劫掠唐置管轄署使徐申厚撫之黃
氏納質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皆定自黎氏據安南廣源雖
有祿知萬甌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全福殺存祿當
道並有其地交趾執全福以歸其妻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
智高年十三歲殺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曰儂姓與其
母奔雷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儂夏卿久之智高與其母出

據德猶州交趾攻拔之執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以雷火
四洞及思浪州益之居四年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皇祐
元年寇邕州明年交趾發兵討之不克廣西轉運使蕭固遣
邕州指使開營往刺候贊擅發兵攻智高為所執問中國虛
實贊為陳大畧說智高內屬乃遣贊還奉表請廣貢朝廷以
其役屬交趾拒之復齎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珙上聞不報
智高擅山澤之利既不得請遂招納凶命數出敵衣易穀食
計中饑餉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其黨儂
侯志忠及廣州進士黃璋黃師宓等謀入寇一夕焚其巢
穴百其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無以為生計窮矣當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九 五

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死之四年率眾五千沿鬱江東
下破橫山砦遂陷邕州執知州陳珙殺千餘人智高聞軍資
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珙曰我求一官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
也珙言嘗奏不報索奏草不獲令扶珙出珙惶恐呼萬歲求
自効不聽乃并其屬及廣西都監張立害之立大罵而死智
高傳帝號改年赦境內時天下久安嶺南州縣無備一旦兵
至卒不知所為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勸得志破橫山
遂據梧州封康端九州殺官吏焚府庫進圍廣州守將仲簡
不許民入保城中民皆附智高賊勢益張初魏瓘築州城鑿
井作大弩為守備計賊作雲梯土山攻城而城堅不壞斷流

水而井飲不竭弩發中輒斃智高力屈知英州蘇轍屯兵
邊渡村扼其歸路番馬令前注募土丁二千餘人與智高格
鬪焚其戰艦轉運使王罕亦自外至智高知不可拔圍五十
七日解去緣清遠濤江擁婦女作樂而行遇張忠戰于白田
忠死攻賀州不克轉破昭州州山有數大穴可容數千人民
走匿其中智高縱火皆焚死又破賓州復據邕州日夜伐木
治舟楫揚言復趨廣州朝廷命陳曙擊之智高敗歸于金城
驛張忠將偕皆死仁宗命狄青為宣撫使諸將皆受節制五
年正月青及孫洙余靖會兵于賓州官軍土丁合三萬餘人
按軍法誅賭及指揮使袁用等三十一人軍大振於是進兵
史籍 卷之二百八十九 六

青將前降河將次陣諸將後隊出其不意以一晝夜絕昆崙
山歸仁鋪智高聞王師絕險而至悉眾來拒執大盾檣槍衣
絳衣望之如火青陣少却先鋒孫節死之青麾著落騎兵張
左右其出其後交擊賊眾大敗會日暮智高走邕州夜焚城
遁由合江口入大理國得屍五千三百四十一築為京觀所
掠生口萬餘人復其業獲偽官黃師宓等五十七人梟其首
收馬牛金帛以鉅萬計智高自起至平麓一年暴踐一方如
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下敕令除復慰慰瘠瘵百
姓始得更生云先是謠言農家種羅家收至是智高為其所
破果如其言阿儂左江武勒族人計謀智高攻陷城邑多

用其策俗號皇太后性慘毒嗜小兒肉每殺以供食智高敗走阿僂保特摩依儂夏卿收殘衆得三千餘人自勢復將人寇宗靖督部吏黃汾等發峒兵掩襲之獲阿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繼至京師日給食飲以誘智高或傳智高死乃集市既而西川秦智高未死謀寇黎雅州然智高卒不出莫知其存亡

黎峒唐境舊之地在大海南有黎母山黎人居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餘朱崖環海家富兼井役屬貧弱婦人服緦纈其木皮爲布陶土爲器用瓶瓶人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

史補 卷之二百八十九

七

峒州縣名爲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徭者爲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有王氏居化外累世立功邊陲受封爵紹興間瓊山民許益爲亂王氏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封宜人爲三十六峒都統黃氏無子請以其女嫁封宜人朝廷從之瓊州隸宜州縣廉領恩恩都毫二縣恩恩人區希範狡黠頗知書嘗舉進士與其叔正辭應募從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知州馮仲已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自言功不報後希範通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家起謀爲亂會日者石太清至使之望大清洞

封侯乃令太清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爲帝正辭爲桂王希範爲令公桂州牧慶曆四年率衆五百破環州焚其積聚又破帶溪砦下鎮寧州普義砦有衆一千五百宜州提賊李德用擊之斬獲甚衆希範保荔波峒間出拒官軍明年轉運使杜杞引兵至環州使攝官區勝誘趕等出降殺馬牛具酒詐與之盟置曼陀羅花酒中飲皆昏醉呼起問勞至則推仆後墮下以兵守之比暮衆始驚覺後數日復希範凡誅七十八人餘皆配徙臨希範賜諸溪峒繪其五藏爲圖傳於世

廣州烏蠻有二酋領曰晏子曰斧望簡恕晏子距溪地近而有清井之阻斧望簡恕接納溪下流不過半日二酋浸強大

史補 卷之二百八十九

大

國安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皆供其貨應寧七年六姓夷自清井謀入寇命熊本經制之本將蜀兵募上丁乃夷界黔州弩手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武都夷皆內附本上言二酋桀黠不歸唐之則諸蠻未易服遣人說誘招納皆願入貢晏子未及命而死乃其酋忽知歸來州簡恕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爲把將八年渝州獠酋阿訛率其黨奔簡恕本微簡恕新訛訛某縣召知邊境虛實簡恕不殺以州事屬乞弟遂與訛侵諸部十年羅苟夷犯納溪砦提點刑獄楊珣言納溪去瀘一舍

羅苟去納溪數里，若不加誅，烏蠻觀望，為害不細。詔涇原副
 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檄乞弟等倚角討蕩，五十六村十三
 團蠻，願納土承賦租。詔罷兵。元豐元年，乞弟合步騎六千至
 江安城下，責平羅苟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叙奏以乞
 弟襲歸來州刺史，轉運遣楊彝之召乞弟拜勅，乞弟不出，就
 賜之，不見。令小蠻取勅以去，喬叙欲與盟，以賄招之。乃來，三
 年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五日，遂圍羅箇牟族，熟
 夷都監王宣往救之，蠻合拒官軍，宜一軍皆沒。存寶統兵萬
 八千趨東川，怯懦不敢進，乞弟詐降，存寶信之，遂休兵。詔誅
 存寶以林廣代之。熟夷楊光震殺阿訛，廣率光震討乞弟，賊
 恐復送款，帝以其反覆，督廣進師。廣破樂共城，至斗蒲村，斬
 首二千五百級，次落婆乞弟乃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
 久，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兵深入，會雨雪，次老人山，山
 形劔立，度黑崖，過鵝飛不到山，至歸來州，天大寒，然往為薪，
 軍士寒凍墮指，留四日，求乞弟不獲。內侍麥文炳至，問廣軍
 事，廣曰：賊未授首，當待罪，尚何言？文炳出密詔曰：大兵入
 討，賊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師。軍士皆呼萬歲，
 師行凡四十日，遂築樂共城，江門砦，梅嶺，席帽溪堡，西達清
 井，東道納溪，皆控制要害。乞弟既失土，往來諸蠻間，無所依
 帝欲招來之，命瀘州明諭許以自新，會死自是，適夷震懼，不

上

卷之二百八十九

九

復為邊患，蠻夷原當剿撫，非用端撫決不濟事

文律卷二百八十九終

進遼史表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臣脫脫言。竊惟天文莫驗於璣衡。人文莫證於簡策。人主監天象之休咎。則必察乎璣衡之精監。人事之得失。則必考乎簡策之信。是以二者所掌。俱有太史之稱。然天道幽而難知。人情顯而易見。動靜者吉凶之兆。敬怠者興亡之機。史臣雖述前代之設施。大患有助。人君之鑑戒。遼自唐季。基于朔方。造邦本。席於干戈。致治能資於輔。敬天尊祖。而出入必祭。親仁善鄰。而和戰以宜。南府治民。北府治兵。春狩省耕。秋狩省歛。吏課每嚴於芻牧。歲餼屢賜乎田。至若視市赦罪。則脗合六典之規。臨軒策士。則恪遵三

遼史表

唐之制。享國二百一十九載。政刑日舉。品式備具。蓋有足向者焉。迨夫子孫失御。上下離心。驕盈盛而暴陳。生讒賊興而根本變。強為弱。易於反掌。吁。可畏哉。天祚自絕。大石苟延。國既丘墟。史亦蕪蕪。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辭乏精詳。五代史繫之終篇。宋舊史埒諸載記。予奪各徇其主。傳聞況失。其真我世祖皇帝一視同仁。深加感憫。嘗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六十餘年。歲月因循。造物有待。欽惟皇帝陛下。如所稽古。而簡寬容。若舜好問。而濬哲冠倫。講經兼諸乎祖。漢訪治旁求乎往牒。茲治史事。斷自宸衷。屬旨下而徵聘行。朝士賀而遺逸起。於是命臣脫脫領都總裁。臣鑣陸爾達世

元順帝統
成三史亦
一好事

臣賀惟一臣張起巖。臣歐陽玄。臣呂思誠。臣揭傒斯。為總裁官。臣廉惠山海牙。臣王沂。臣徐昂。臣陳繹。會分撰遼史。起至正三年四月。迄四年三月。發故府之積藏。集遐方之隱賦。蒐羅剔抉。刪潤研劇。記志表傳。備成一代之書。臧否是非。不迷千載之實。臣脫脫叨承隆寄。幸觀成功。載宣日月之光華。願効涓埃之補報。我朝之議論歸正氣之直。則辭之昌。遼國之君臣有知。善者喜而惡者懼。所撰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各著論贊。具存體裁。隨表以聞。上塵天覽。下情無任慚懼屏營之至。

遼史表

耶律阿魯掃古

卷二百九十五遼史六列傳

耶律仁先

耶律義先

孩里

蕭兀納

耶律儼

劉仲

蕭巖壽

耶律撒剌

蕭忽古

蕭得里底

蕭嗣幹

耶律章奴

耶律术者

蕭陶蘇幹

耶律阿息保

蕭胡篤

史籍

遼史目錄

三

蕭奉先

李處溫

耶律余覲

文蕭韓家奴

劉輝

耶律孟簡

行耶律官奴

蕭蕭離不

列陳氏

耶律奴妻蕭氏

耶律术者妻蕭氏

耶律中妻蕭氏

方直魯古

蕭璠

耶律敵魯

耶律乙不哥

伶羅衣輕

宦趙安仁

臣耶律乙辛

蕭十三

迎轄底

察割

婁國

重元

滑哥

蕭翰

蕭革

奚回離保

蕭特烈

史籍

遼史目錄

四

史緯卷二百九十

遼史一

元劉陽賦
清晉江陳允



本紀

太祖姓耶律氏名億字阿保機契丹人父德祖母蕭氏唐咸通十三年生室有神光異香既長身長九尺目光射人唐天復元年癸德重可汗以太祖為夷商董尋征討破室韋及奚俘獲甚衆明年以兵四十萬伐河東北攻下九都獲生口九萬五千城龍化州于黃河之南明年伐女直下之獲其戶

史緯卷二百九十

三百復攻下河東懷遠等軍畧至薊北俘獲以還先是德祖俘吳七千戶徙饒樂之清河至是創為吳送刺部分十三縣遂拜太祖于越總知軍國事明年討黑車子室韋唐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遣趙霸率兵數萬來拒霸至武州太祖伏勁兵龜山下遣室韋人牟里詐稱其酋長約霸兵會平原既至四而伏發擒霸職其衆乘勝大破室韋明年復討黑車子室韋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請盟太祖以騎兵七萬會克用於雲州宴酣克用借兵伐劉仁恭太祖許之易袍馬約為兄弟進兵擊仁恭拔數州盡徙其民以歸明年復擊劉仁恭還襲山北奚破之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書幣來

史緯卷二百九十

聘十二月癸德重可汗祖郡臣奉遺命立太祖曷魯等勸進太祖從之元年正月即位北宰相蕭轄刺南宰相耶律殿里思率羣臣上尊號曰天皇帝后述律氏曰地皇后以從弟迭果底為迭烈府夷商董征黑車子室韋降其八部四月唐湯王朱全忠篡其主自立遣使來告劉仁恭為子守光所囚其兄平州刺史守奇率衆數千人來降置之平盧城二年始置惕隱與族屬以皇弟撒剌為之建明王樓基長城於鎮東海口三年滄州節度使劉守文為弟守光所攻遣人來乞兵命合利索以兵會守文進至橫海軍破之守光潰去詔左僕射韓知古建碑龍化州大廣寺以紀功德置羊城於炭山之北以通市易四年以后兄蕭敵魯為北府宰相五年上親征西部奚所向輒下遂分兵討東部奚平之於是盡有奚舊之地東際海南暨白檀西踰松漠北抵潢水凡五部次潞河刻石紀功復畧地薊州五月皇弟刺葛迭刺賓底石安端謀反安端妻粘睦姑以告上不忍加誅乃與諸弟登山刑牲告天地為誓而赦其罪出刺葛為迭刺部夷商董封粘睦姑為晉國夫人劉守光僭號稱燕六年正月親征劉守光師還七月親征木不姑降之俘獲以數萬計命弟刺葛攻平州十月刺葛破平州還復與迭刺賓底石安端等反上還次北阿魯山聞諸弟以兵阻道引軍南趨十七澤翼日次七渡河諸弟

達利或利
達利或利
達利或利

遣人謝罪上許以白紵遂討南治以所獲僧崇文等歸西樓
建天雄寺以居之七年師次赤水城弟刺葛等乞降上素服
乘露白馬以耶律樂姑韓刺僅阿鉢為御解兵器諸侍衛以
受之因加慰諭刺葛等引退上復遣使撫慰欠盧水迭刺哥
與安端據千餘騎而至給稱入覲上怒曰爾曹始謀逆亂我
特恕之便改過自新尚爾反覆將不利於我遂拘之以所部
分據高州刺葛引其眾至乙室董浚具天子旗鼓將自立皇
太后遣人諭令避去會弭姑乃懷里陽言車駕且至其眾
為之驚走其走者上以兵追之刺葛遺寅底石引兵趨行宮
突如重慶縱兵大殺皇后遣蜀古魯來救其黨神速姑却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 三

西樓焚明王樓上至土河秣馬休兵若不為意諸將請追之
上曰依其遠遁人各懷土其心必離我軍乘之破之必矣四
月遣輕騎追刺葛至培只河盡獲其輜重生口遣室韋及吐
蕃酋長分兵伏其前路命廼里古為先鋒進擊之刺葛率兵
逆擊廼里古以輕兵薄之相拒至晡衆乃潰迫至紫河自焚
車乘燬帳而去前遇伏發令擊大敗之刺葛奔遁獲之於榆
河寅底石自刎不死時大軍久出輜重不相屬士卒煮馬駒
採野菜以為食卒道斃者十七八上次阿拔素以養子涅
里思附諸弟叛以鬼箭射殺之其餘黨六千各以輕重論刑
涅里思黨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賜有功將校十月詔羣臣分夾

尚不忽魯
可謂難矣

嘗謂以韓知古殺其事只里姑室捕臣十一月羽太葉山還
次黑山省風俗見高年諸朝政定禮儀八年于越平慎之
子仲哥屢蓄姦謀上召父老羣臣正其罪有司所執逆黨三
百人獄既具上賜宴一日隨其平生之好使為之酒酣或
歌或舞或戲射角觥各極其意明日乃以輕重論刑首惡刺
葛其次迭刺哥上猶弟之不忍真法杖而釋之以寅底石安
瑞惟本庸懦為刺葛所使皆釋其罪因謂左右曰諸弟性雖
驕而自矜有出人之智苟姦妄忍貪黷無厭昵比羣小謀
及婦人同惡相濟同危國祚雖欲不敗其可得乎有司上諸
臣於與諸逆者三百餘人罪皆棄市上嘆曰致人於死豈朕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 四

所欲若止負朕躬尚可容貸此曹各行不道殘害忠良貪
民生剽掠財產民聞昔有萬馬今皆徒步有國以來所未嘗
有實不得已而誅之十月建開皇殿於明王樓基九年幽州
軍校齊行本部曲三千人請降數日去幽帥周德威納之
詔索之德威詔不遜乃議南征神宗元年四月晉幽州節度
使曹國用來降以為幽州兵馬留後七月親征突厥吐渾
瑋沙陀諸部皆平之俘其酋長及其戶萬五千六百鎧甲兵
仗器服九十餘萬寶貨馳馬牛羊不可勝算拔朔州擒節度
使李嗣本勒石紀功於青塚南乘勝而東攻蔚新武嬭備五
州斬首萬四千七百餘級自代北至河曲踰陰山盡有其地

後唐紀
卷之九

史記卷之二百九十

五

改武州爲歸化州。虢州爲可汗州。置百南面招討司。十二月，收山北八軍。二年二月，晉新州神將盧文進殺節度使李存矩未降。三月，攻幽州。周德威拒戰於新州東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命統軍阿骨只署燕趙，不遇敵而還。四月，自幽州望城中有氣如煙火狀，上曰：「未可攻也。」班師，刺葛與其子寒保里叛入幽州。三年正月，以安端爲楊門，命攻雲州及西南諸部。二月，城皇都。皇弟史烈哥謀叛，事覺，知有罪當誅，預爲營。而諸戚請免上素惡其弟實底石妻涅里衰，乃曰：「涅里衰能代其死，則從。」涅里衰自縊，城中遂赦。送刺哥。五月，詔建孔丁廟。師追殺四年二月，修遼陽故城，以漢民渤海戶實之。

史記卷之二百九十

六

入居庸關，下古北口，分兵略檀順安遠三河，夏解望都，滿城，遂城等十餘城，俘其民，徙內地。王郁率其衆來朝，上呼郁爲子，賞甚厚。徙其衆於清水之南。皇太子率王郁、畧地定州、康默記、攻長蘆、固家州。刺史李嗣弼以城降。李存勗與定州王都引兵趨望都，遇禿僞軍五千，騎圍之，存勗力戰不解。李嗣弼引三百騎來救，存勗乃得出。大戰，我軍不利，引歸。檀順民于東平。滑州天贊元年四月，攻蘇州，拔之，擒刺史胡瓚。李存勗圍鎮州，張文禮求援，命耶若迭烈往擊，敗之，殺其將李嗣昭。攻石城縣，拔之。十一月，命皇子堯骨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畧地前北。二年正月，堯骨克平州，獲刺史趙思溫。以平州爲盧龍軍，置節度使。三月，討叛奚胡，獲之，射以鬼箭，誅其黨三百人。沉屍河，命堯骨攻幽州。節度使符存審遣人出戰，敗之，擒其將張信。閏月，堯骨下北平。五月，師還。三年五月，徙薊州民實建州。地渤海殺刺史張秀實。六月，下詔曰：「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憲章斯在，亂則何憂，升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未將兩事，戒嚴是速，聞者驚懼，莫識其意。遂大舉征吐渾，黨項阻卜等部，詔皇太子監國。大元帥堯骨從行。八月，次古單于國。登阿畢典，歷得斯山，以應鹿羣。九月，次古回鶻城，遣南府宰相蘇攻阻卜。畧地獻俘，詔薊關地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漢

紀其功是月破胡母思山諸蕃部十月獵高樂山獲野獸數千以充軍食軍于霸離思山遣兵踰流沙拔浮圖城取西鄙諸部十一月獲甘州回鶻都督畢離遏因遣使諭其主烏母主可汗抵霸室山六百餘里且行且獵日有鮮食軍士皆給四年二月大元帥堯骨魯黨項獻俘四月皇后皇太子迎謁於札里河回鶻烏母主可汗遣使貢謝五月清暑室韋北陞九月至自西征十月唐以城梁來告遣使報聘十一月幸安國寺飯僧敕京師四畿五坊鷹鷂十二月詔曰所謂兩事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襲未雪豈宜安駐乃舉兵親征渤海皇后皇太子大元帥皆從閏月夜圍扶餘府天顯元年正月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

七

拔扶餘命惕隱安端將萬騎為先鋒遇大遼騎兵破之圍忽汗城遼軍索車羊車條屬三百餘人出降上優禮而釋之近侍康末但等十三人入城索兵器為遼軍所害復叛詔攻其城破之駕幸城中大遼請罪馬前詔以兵衛遼及族屬以出祭告天地復還軍中二月安邊鄭頡南海定理等府泊諸道節度刺史來朝慰勞遣之大赦改元以平渤海遣使報唐復入忽汗城開府庫物賜從臣將士及奚部長勃魯恩王郁等有差改渤海國為東丹忽汗城為天福冊皇太子倍為人皇王以主之以皇弟送刺為左大相渤海老相為右大相赦其國內殊死以下遣左僕射韓延徽

攻長嶺府幸人皇王宮宴東丹國僚佐頒賜有差班師以大誼舉族行送于皇都西築城以居之盧龍司馬張崇叛奔唐七月次扶餘府上不諒是夕有大星隕於帳前辛巳平旦見黃龍繚繞可長一里光耀奪目入於行宮有紫黑氣蔽天是日上崩年五十五詔謂丙戌秋初必有歸處至是乃驗皇后稱制權決軍國事八月延徽攻下長嶺府皇后奉梓宮西還充骨奔赴行在人皇王倍繼至九月梓宮至皇都十月盧龍軍節度使唐國用弁于唐十一月殺夷萬董耶律迭里耶君耶律匹魯等二年八月堊太祖於祖陵置祖州天城軍節度使以奉陵太祖所崩行宮在扶餘城西南兩河之間後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

八

建昇天殿以扶餘為黃龍府云贊曰遼之先出自炎帝世為寄古國其可知者蓋自奇首云奇首生都耨山徙潢河之濱傳至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屬刻木為契穴地為牢讓阻于而不自立雅里曾孫梅里是為肅祖肅祖生薩剌德嘗與黃室韋戰矢貫數札是為懿祖懿祖生勻德始教民稼穡善畜牧國以殷富是為玄祖玄祖生撒剌的始置鐵冶教民鼓鑄是為德祖即太祖之父也世為契丹遷肇氏夷萬董執政柄傳祖弟述瀾北征于厥室韋南畧曷定奚番始興板築置城邑教民種桑麻習織組已有廣土眾民之志而太祖遂受可汗之禪東征西討如折枯拉朽東自海西至流沙北絕大漠威

仲萬里歷年二百豈一日之故哉刺葛安端之亂太祖貸其死而復用之非有人君之度能乎

太宗名德光小字堯骨太祖第二十天贊元年授天下兵馬大元帥詔統六軍南徇地明年下平州獲趙思溫次幽州符存審拒戰大破之從太祖破于厥里諸部定河壩靈項下山西諸鎮收回鵝平渤海東西萬里所向皆有功太祖崩皇后攝軍國事明年十一月人皇王倍率羣臣請於后曰皇子大元帥勲望中外故屬宜承大統后從之壬戌卽位三年唐義武軍節度使王都以定州來歸唐主討之使來乞援命鐵勒往救之唐兵大集鐵勒請益師命涅里查剌赴之唐兵戰

史籍

卷之九十九

七

定州鐵刺死之涅里查剌等被執上甚悔之十一月自將伐唐唐主遣使來聘上次杏塢唐使至遂班師升東平郡爲南京四年詔皇弟李胡帥師趣雲中討郡縣之未附者五年李胡按賓州冊皇弟李胡爲壽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十一月人皇王浮海適唐七年八月捕鵝于汾柳湖風雨暴至舟覆溺死者六十餘人九年八月自將南伐搜刺解里手接飛鴈上異之以祭天地九月拔河陰十月畧地靈丘十一月陽城降十年正月皇后殂二月宰相涅里查剌南奔事覽執之十一月幸弘福寺爲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聖皇帝及人皇王所施顧左右曰昔與父兄聚觀於此歲時未

史籍

卷之九十九

十

幾今我獨來悲嘆不已乃自製文題於壁以極追感之意讀若悲之十一年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其主所討遣趙瑩求救八月自將以援敬瑭九月入雁門次忻州至太原唐將高行周符彥卿以兵來拒遂陳于太原及戰伴却唐將張敬達楊光遠陳于西未成列以兵薄之行周彥卿爲伏兵所斷首尾不相救敬達光遠大敗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寨敬瑭率官屬來見封敬瑭爲晉王遂圍晉安分遣精兵守其要害以紀援兵之路李從珂遣趙延壽以兵二萬屯圍柏谷范延廣以兵二萬屯遼州幽州節度使趙德鈞以兵萬餘由上黨趨其子延壽軍合勢知有備皆逗遛不進從珂將精騎三萬出次河汾視奸諸軍自知不救但日酣飲悲歌而已上召勞瑭語之曰吾三十里舉兵遠來一戰而勝殆天意也觀汝雄偉弘大宜受茲南土世爲我藩輔十一月冊敬瑭爲大晉皇帝閏月楊光遠安審琦殺敬達以降上聞敬達至死不變謂左右曰爲人臣當如此命以禮葬之趙德鈞等諸援兵將遁詔夜發兵追擊諸軍自相蹂踐擠于川谷者不可勝紀德鈞父子率衆降次澤州晉帝辭歸上與宴飲酒酣執手約爲父子命趙商畢將五千騎送入洛臨別謂之曰朕留此候事定乃還耳晉帝至河陽李從珂窮蹙召人皇王倍同死不從遣人殺之乃舉族自焚十二月師還會同元年晉遭守司

空馮道左散騎常侍韋勳來上皇太后尊號左僕射劉熙右
議大夫盧重上皇帝尊號大赦改元晉遣趙鑒以幽薊
莫涿檀順僞儒新武雲應朝貢十六州來獻詔以京都爲
上京府曰臨潢并幽州爲南京南京爲東京加晉馮道守太
傅劉熙守太保餘官各有差二年正月以受晉冊遣使報南
唐謁太祖廟賜內外羣臣及在京民南唐遣使來貢以所貢
物賜羣臣以南王府二刺史食蠶各杖一百還羣臣爲民所
愛者代之晉遣使貢歲幣三十萬疋三年至燕備法駕入自
拱辰門御元和殿行入閣禮幸留守趙延壽別墅晉遣使請
行南郊禮許之邊將奏破吐谷渾詔止誅其首惡餘並釋之

史記

卷之二百九十

士

詔契丹人投漢官者從漢儀聽與漢人婚姻詔燕京建涼殿
四年詔有司編始祖奇首可汗事迹振武軍節度副使趙崇
遠節度使耶律賚里以朔州附晉命宜徽使裏古只以兵圍
其城拔之裏古只戰沒上怒命誅城中丁壯五年六月晉主
敬瑄殂子重貴立遣使往晉弔祭皇太后不豫上侍湯藥必
親嘗幸苦蔭堂飯僧五萬人晉遣金吾衛大將軍梁言判四
方館事朱崇節來謝書稱孫不稱臣遣客省使喬崇讓之景
延廣曰先帝聖朝所立今主我國自冊爲鄰爲孫則可奉表
稱臣則不可崇還奏之上始有南伐之意八月晉復襄州六
年晉遣其子延煦來朝冬十一月上京留守耶律迪瑩得晉

謀知有二心十二月如南京議伐晉命趙延壽延昭安端
里由滄恒易定分道而進大軍繼之七年正月趙延壽延昭
率前鋒五萬騎次任丘安端入雁門圍忻代趙延壽圍貝州
軍校邵珂開門納遼兵太守吳繼投井死次元城投延壽
博節度使封魏王遣兵攻黎陽晉張彥澤來拒晉遣使來修
舊好詔割河北諸州及遣桑維翰景延廣來議二月攻博州
刺史周儒以城降晉平盧軍節度使楊光遠密遣遼師自馬
家口濟河周儒引麻荅營于河東攻鄆州北津以應光遠遼
軍圍晉別將於成城晉主自將救之遼師解去晉遣李守貞
等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至馬家口麻荅分兵屯河西渡

史記

卷之二百九十

士

未已晉兵薄之遼軍不利趙延壽言晉諸軍汾河置橋皆畏
却不敢戰若率大兵直抵澶淵晉必可取時晉高行周在威
城命延壽延昭以數萬騎出行周右上以精兵出其左戰至
暮上以勁騎突其中軍晉軍不能戰會謀者言晉軍東面數
少汾河城橋不固乃急擊其東偏果奔潰縱兵追擊大敗之
五月耶律拔里得破德州擒刺史尹居藩七月晉遣張暉奉
表乞和留暉不遣十一月詔徵諸道兵南伐閏月圍恒州下
其九縣八年春正月分兵攻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晉張從
恩馬全節安審琦兵悉陳於安陽水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
慕容彥超將千騎來見遼軍至鄴遇遼軍數萬且戰且却至

榆林店遼軍繼至遇與彥超力戰百餘合馬蹙步戰審琦引騎兵踰水救之遼軍乃還二月閏魏晉將杜重威率兵來救拔祁州殺其刺史沈斌晉杜重威李守貞攻秦州趙延壽率前鋒薄城重威守貞引兵遁追至陽城大敗之閏晉兵于白岡衛村晉兵下鹿角為營是夕大風命鐵錫軍下馬拔其鹿角晉短兵入擊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晉軍大呼曰都招討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張彥澤藥元福皇甫遇出兵大戰諸將繼至遼軍却數百步風益甚晝晦如夜符彥卿以萬騎橫擊遼軍步卒並進遼軍不利上乘奚車退十餘里晉兵追急獲一索馳乘之乃歸晉兵保定州夏四月還次南京九月

人亦山安從臣問軍國要務封曰軍國之務愛民為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強上以為然還上京九年八月自將南伐趙延壽與晉張彥澤戰于定州敗之進圍鎮州晉遣精兵斷河橋餘兵退保武強南院大王趙彥分兵由瀛州間道以進杜重威遣其將梁漢璋率眾拒戰大敗之殺漢璋杜重威張彥澤引兵據中渡橋趙延壽以步卒前擊高彥溫以騎兵乘之追奔逐北殲屍數萬斬其將王清宋彥筠墮水死重威等退保中渡寨義武軍節度使李殷以城降遂進兵夾漈汜而營去中渡寨三里命耶律朔骨里趙延壽分兵圍之夜則列騎環守晝則出兵抄掠自將騎卒夜渡河出其後破樂城分

是將士據其要害下令軍中預備軍食三日不得舉煙火但獲晉人即懸而縱之諸饋運見者皆棄而走晉兵內外隔絕食盡勢窮十二月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率所部二十萬眾來降上擁數萬騎臨大阜立馬以受之授重威鄴都留守守貞天平軍節度使餘皆領舊職分降卒之半付重威半以隸趙延壽命御史大夫解里監軍傅桂兒張彥澤持詔入汴諭晉帝母李氏以安其意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先來留騎兵千人守魏自率大軍而南解里等至汴晉帝重貴素服拜命與桑維翰表請罪初重貴絕和好維翰數諫之不從至是彥澤維翰給言自經死詔收葬之復其田園第宅彥澤還重貴及其母妻於開封府署以控鶴指揮使李業勳衛之云午次亦岡重貴舉族出封丘門素衣素羊以待上不忍降命改館封禪寺晉百官縞衣紼帽俯伏待罪上曰其主負朕其臣何罪命領職如故安叔干出班獨立上曰汝邢州之諸朕所不忘加鎮國軍節度使叔干在邢嘗請內附也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詔以牙籌數其罪凡八繫送都道自殺大同元年春正月朔備法駕入汴御崇元殿受百官賀以樞密副使劉敏權知開封府殺秦繼旻李彥紳及鄭州防禦使楊承勳以其弟承信為平盧軍節度使初楊光遠在青州求內附其子承勳殺判官介濟及弟承祚歸於晉故誅之以張

彥澤縱兵入掠斬於市降重貴為檢校太尉封負義侯以震
平章事李崧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和凝翰林學士
趙太師太子太保劉照守太保馮玉太子少保趙瑩馮玉將
三百騎送負義侯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馮氏弟重摩子
重寶等于黃龍府安置二月建國號大遼大赦改元升
為中京以趙延壽為大丞相兼政事令樞密使中京留
外官僚將士爵賞有差晉河東節度使北平王劉知遠
為帝國號漢詔以耿崇美為昭義軍節度使高唐英昭
為節度使崔延勳河陽軍節度使分據要地三月以蕭幹
為軍節度使晉諸司僚吏類御官寺方技百工屬籍唐
泉石經銅人明堂刻漏太常樂器官縣由簿法物及鐘
送上海磁州帥梁曜以相州降漢命高唐英討之四月
汴州以馮道李崧等從行次赤岡夜有聲如雷起於御帳太
星隕於旗鼓前濟裕陽渡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
芻粟一也括民財二也不遣諸節度還鎮三也皇太弟遣使
問軍前事上報曰初以兵二十萬降杜重威張彥澤下鎮州
及入汴視其官屬具員者省之當其才者任之可屬雖存官
吏廢墮猶維飛之後徒有空巢久經離亂一至於此所任益
賊屯結土功不息餽餉非時民不堪命河東尚未歸命西
首帥亦相黨附風夜以思制之之術惟推心庶僚和協軍情

大

撫綏百姓三者而已今所歸順凡七十六處得戶一百九萬
百一十八非汴州炎熱水土難居止得一年太平可指掌而
致且收鎮州為中京以備巡幸欲伐河東姑俟別圖其際如
此次高邑不豫丁丑崩于繁城年四十六是日祖州有騎十
餘獵于州西五十里大山中見太宗乘白馬獨追白狐射之
一發而斃忽不見但獲狐與矢太宗崩日也後於其地建廟
諡曰太宗顧羣臣之言報皇弟之書近於秦晉之能悔過矣
世宗名阮小字元欲人皇王長子太宗愛之如子從伐晉大
敗于十封永康王四月太宗崩於繁城戊寅梓宮次鎮陽即
位於樞密院次定州命天德朔古解里等護梓宮先赴上京太
后問帝即位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六月次南京五院夷萬
室安端詳穩劉哥遣人馳報請為前鋒至泰德泉遇李胡軍
戰敗之上遣耶律勤德等詣李胡軍諭解國七月次潢河太
后李胡整兵拒於橫渡相持數日用屋質之說各罷兵趨上
京既而問太后李胡復有異謀遷之于祖州誅司徒劉設及
楚補里改元天祿元年追諡皇考曰讓國皇帝以安端主東
丹國二年春正月天德蕭翰劉哥盆都等謀反誅天德杖蕭
翰還劉哥於邊罰盆都使韓曼斯圖漢主劉知遠祖子承祐
立冬十月南京留守魏王趙延壽卒三年正月蕭翰及公主
阿不里謀反翰伏誅阿不里瘦死獄中九月召羣臣議南伐

十月遣諸將率兵徼地鄴都南宮堂陽殺涿州刺史萬山
四年二月泰寧王察割來朝留侍十月自將南伐攻下安平
內丘東鹿等城大獲而還五年正月漢郭威弑其主自立國
號周漢劉崇自立於太原六月劉崇爲周所攻遣使稱姪乞
援且求封冊遣燕王滕瓘樞密使高勲爲大漢皇帝南唐
遣將洪來乞舉兵應援九月自將南伐次歸化州祥古山癸
亥察割因皇帝於行宮羣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弑年三十四
諡曰世宗納唐九書即議南伐既乏持重復乖周防蓋有致
禍之道矣

三

史 158—108

兄吼爲皇太子謚莊聖四年齊王晷撒葛囊追貴爲皇太叔十二月詔內外官上封事五年正月楊隱休哥伐黨項破之二月近侍實魯里誤觸神靈法死杖之女直侵邊殺都監達里迭搜刺幹里魯驛掠邊民牛馬十一月始獲逆黨小哥花哥辛古等誅之六年三月宋遣使請加命侍中耶律昌木與宋議和夏四月宋王喜隱坐謀反廢以沙門昭敏爲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七年正月宋遣使來賀漢雁門節度使劉繼文來朝七月黃龍府衛將撫顏殺都監張瑤以叛遣敵史耶律葛里必討之燕頗敗於清河走保兀惹城軍還八年二月諭史館學士書皇后言亦稱朕著爲定式三月遣

部等處之士卒死傷甚衆五月宋兵至河東漢與戰不利
劉繼文來奔六月劉繼元降宋漢臣封劉繼文爲彭城郡王
宋主來侵北院大王奚底統軍使蕭討古合擊之戰于沙河
失列宋主聞南京秋七月沙等及宋兵戰于高粱河少却休
許討古隨擊大敗之宋主僅以身免至涿州乘驢車遁去擊
宋降軍所殺甚衆殺兵仗器甲不可勝計九月以韓國嗣爲
節統耶律沙爲監軍率兵南伐命大同軍節度使善補領山
西兵分道以進冬十月韓國嗣與宋兵戰於滿城敗績太保
趙思與宋兵戰於火山敗之詔數韓國嗣五罪赦之十一月
而院樞密使郭襲上書諫改獵上納之冬至赦改元乾亨上

古來帝王
雖以聖人
在天子位
未有諸聖
聖之為聖
不自知也
既不知也
里失其以
何也

月喜隱復謀反，囚于祖州。上南伐，次固安，圍瓦橋關。十一月，宋兵夜襲營，節度使蕭幹及詳隱耶律痕德戰，部之休哥敗，宋兵於瓦橋東，宋兵陣於水南，休哥涉水擊破之，追至莫州，殺傷甚衆。班師，五月，上京漢軍亂，劫立喜隱，不克，立其子留福。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福壽次諫，四月，自將南伐，至滿城，戰不利，守太尉奚瓦里中，流矢死。統軍使善補爲伏兵所圍，樞密使斜軫救免。五月，班師。七月，賜喜隱死。九月，幸雲州，獵于祥古山，帝不豫，壬子，次焦山，崩於行在。年三十五。在位十三年。遺詔：梁王隆緒嗣位，軍國大事，聽皇后命。論曰：景宗任人不疑，信賞必罰，若可與有爲也。而胡國之力以助河東，史緯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一

註

破軍殺將，無救滅亡，雖取償於宋，得不酬失，知匡嗣之罪，數而不罰，善郭襲之諫，納而不納，沙門耶魯以左道亂德，詔以侍中，不亦惑乎。

聖宗名隆緒，景宗長子，景宗崩，九月癸丑即位，時年十二。皇后攝政，統和元年，渤海徒馬解里以受先帝厚恩，乞禪葬，不許。汴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詔留守休哥捷之，勿令就功。黨項侵邊，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擊破之。二月，建景宗於乾陵，以近幸副掌飲伶人撻魯爲殉，上與皇太后爲書，附上行。八月，上與斜軫於太后前，易弓矢鞍馬，約以爲友。上將征高麗，親問東京留守耶律末只所總兵馬，命宣徽使滿領

林牙骨德將兵東討，賜旗鼓及銀符。十二月，勅諸刑辟已結正決，遂而有寬者，聽詣臺訴。然萬無一，至三月，割離部，請今後詳隱止，從本部選投上庫，耶律善補在得人，豈得以所部爲限，不允。六月，朔，皇太后浚德，至皇統十一月，耶律速微討阻下，殺其酋長捷刺于。三年八月，以遼澤沮如，從征高麗，命耶律斜軫爲都統討女直，閏九月，行次海上，連撤請俘掠，本不姑諸部，上曰：諸部於國無惡，何故俘掠，徒生事耳。不允。四年，斜軫上討女直，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及諸部。二月，西夏李繼遷叛，宋來降，以爲定難軍節度使。三月，宋曹彬由雄州進，田重進飛狐道，沿美雁門道來，使岐溝，派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一

西

相國安新誠皆用，詔宣徽使蕭領馳赴燕南，與休哥議軍事，分遣使者徵諸部兵，蓋休哥以擊之，遣東京留守耶律抹只，以大軍繼進，以親征告陵廟山川，統軍使耶律頗德敗宋軍於固安，休哥絕其糧餉，擒將吏獲馬牛器械甚衆。寶州刺史趙彥章以城附于宋，宋兵入涿州，義順軍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判州附于宋，遣軍與宋田重建戰于飛狐，不利。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贊馬軍指揮使何萬通，昭陽以耶律斜軫爲山西都統，以副休哥，彰國軍節度使文正以應州附于宋，武定軍都指揮使呂行德等以飛狐附于宋，步軍都指揮使穆超以靈丘附于宋，四月，朔，次南京，西南面招討使韓

人多疑而
射風何

德威以捷報宋潘美陷雲州休哥復以捷報上以酒脯祭天
地率羣臣賀皇太后敵軍引退奚王壽寧等以兵追蹙勝之
宋將曹彬米信北渡拒馬河與休哥對壘挑戰南北列營長
六七里時上次涿州東五十里休哥敗宋軍蔚州都押衙李
存璋許彥欽殺節度使蕭嘏里以城附于宋復涿州告天地
圍固安城破之五月寇師與曹彬米信戰于岐溝關大敗之
追至拒馬河溺死者不可勝紀餘衆奔高陽又為寇師衝擊
死者數萬棄戈甲若丘陵班師還以所俘宋人射鬼箭道詳
穆排亞赴應朔二州與招討韓德成禦宋兵在山西者斜軫
復蔚州斬首二萬餘級乘勝攻下靈丘飛狐御元和殿大宴

史續 卷之二百九十

重

從軍將校封休哥為宋國王加有功將校爵賞有差六月復
宴州七月復朔州擒宋將楊繼業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
建佛寺一月飯僧萬人宋守雲應諸州將聞繼業死皆棄城
遁復山西今年和賊九月納皇后蕭氏十一月南伐皇太后
親閱輜重兵甲以休哥為先鋒都統時宋軍屯泮沱橋北軍
亂射之宋軍退進焚其橋泰州節度使盧補古與宋人戰不
利十二月休哥敗宋軍於望都宰相安寧率大軍與宋將劉
廷讓李敬元戰於莫州敗之擒宋將賀令圖楊重進詳穆機
烈哥宮使蕭打里死之楊開城守將以城降拔馬母鎮人繼
俘掠邢州降長深州以不即降誅守將以下縱兵大掠李繼

遷欽塞願婚詔以節度使耶律裏之女訂封義成公主下嫁
賜馬三千匹五年正月破東城縣縱兵大掠次文安遣人諭
降不聽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幼上還南京六年胡里
室橫突韓德讓隨馬皇太后怒殺之皇太后幸韓德讓帳厚
加賞命從臣分朋雙陸以盡歡九月南伐次涿州射書
諭城中降不聽縱兵四面攻之城破宋軍退斜軫等追擊大
敗之十一月上駐長城口督大軍四面進攻宋軍潰圍委城
遁斜軫招之不降上與韓德讓邀擊之殺獲殆盡攻滿城拔
之下祁州拔新樂宋軍出益津關耶律姚委擊走之是歲詔
開貢舉一人及第七年正月班師破易州刺史劉瑋降幸易

史續 卷之二百九十

重

州御五花樓撫諭士庶三月宋進士十七人舉家來歸命有
司考其中第者補官上好學禮諱諸大夫馬得臣諱上嘉納
之燕京奏宋兵至邊時暑未散與曩俟彼動則進擊退則班
師從之以太師柘母迎合撻之八年李繼遷大敗宋軍遣使
來獻俘封繼遷為夏國王九年閏月遣翰林承旨耶抱朴等
分夾諸道滯獄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封西平王十二
月夏國王李繼遷潛附于宋遣招討使韓德威持詔諭之繼
遷託故不出十年正月禁喪葬殺馬及埋甲冑金銀器玩十
二月以東京留守蕭恒德伐高麗十一年三月高麗王治奉
表請罪詔取女直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六月大雨桑乾

羊河潘居庸西害禾稼殆盡奉聖南京居民廬舍多焚溺
十二年正月初朔陰鎮水漂溺三十餘村詔賚舊崇即若耶
律鼻舍等謀叛伏誅霸州民李在宥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
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二月免南京被水戶租賦六月
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八月詔皇太妃領西北路兵撫定
西邊以蕭挺察督其軍事宋遣使求和不許詔諸部所俘宋
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具以名聞詔郡邑貢明經茂材異
等官宋俘衛德升等六人高麗進妓樂却之宋人浮海賂女
直女直來告十三年三月武清縣百餘人入宋境剽掠命誅
之還其所獲人畜財物五月北南乙室三府請括富民馬以

史律

卷之二百九十

宋

備軍需不許詔許昌平懷柔等縣諸人請業荒地詔修山澤
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以南京太學生員浸多賜莊區
冬十月置義倉十四年正月賜三京及諸州稅賦以宣徽使
阿沒里家奴間貴為豐州刺史高麗王治乞婚許以東京留
守贈馬蕭恒德女嫁之捷諒誘叛酋阿魯敦等六十人誦之
十五年募民耕淶州荒地免其租賦宋主吳玠子恒嗣立皇
太妃獻西邊捷五月敵烈八部殺許穩以叛蕭挺凜追擊獲
部族之半十六年四月罷民輸官俸給自內帑十七年七月
以伐宋詔諭諸道九月南伐十月攻遂城不克遣蕭繼遠攻
狼山鎮石砦破之次潞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昭裔獲兵仗

器甲無算進攻樂壽縣拔之次遂城敵泉臨水以拒繼騎兵
突之殺戮殆盡十八年正月還南京三月皇后蕭氏以罪降
為貴妃賜大丞相韓德諫名德昌四月冊蕭氏為齊天皇后
十月南伐與宋兵戰於遂城敗之次滿城以泥淖班師二十
年二月女直遣其千來朝三月遣北府宰相蕭繼遠南伐四
月敗宋兵於梁門高麗遣使來獻本國地里圖十二月奚王
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土河川地二十一年三月詔修日
曆官毋書細事耶律奴瓜獲宋將王繼忠于瑯都二十二年
閏月南伐次固安與宋兵戰于唐興大破之軍于瑯都攻瀛
州不克下新州十一月東京留守蕭排押獲宋魏府官史田

史律

卷之二百九十

宋

逢吉郭守榮常顯劉綽等以獻南院大王善補奏宋遣人還
王繼忠弓矢請求和詔繼忠與使會許和攻破德清軍次沮
淵蕭捷彥中伏斃死攻破通利軍宋遣崇儀副使曹利用請
和遣飛龍使韓杞持書報聘宋復遣曹利用來遣監門衛太
將軍姚東之持書往報宋遣李繼昌請和以太后為叔母願
歲輸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許之遣開門使丁振持書報聘
是月班師皇太后賜大丞相齊王韓德昌姓耶律徙王晉二
十三年十月宋歲幣至後為常二十四年五月幽皇太妃胡
轅于懷州囚夫人夷懶于南京餘黨皆生瘞之二十五年六
月賜皇太妃胡轅死二十六年十二月西北路招討使蕭闡

王計甘州回鶻降其王耶刺里二十七年四月駐蹕中京營
建宮室十二月南幸皇太后崩於行宮二十八年賜大丞相
耶律德昌名曰隆運賜宅及陪葬地五月肅國王伐甘州回
鶻破肅州盡俘其民詔修土隄口故城以實之高麗西京留
守康肇弒其君誦立誦從兄誦上謂羣臣曰高麗康肇殺其
君誦誦誦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罪羣臣皆曰可國舅詳
肅敵烈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敵年穀不登劍脊本復
現陛下在涼陰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恐
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
歲除歲豐車兵未晚不從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秋八月

宋紀 卷之二十一

元

自將伐高麗以皇弟楚國王隆祐留守京師女直進夏馬萬
匹乞從征高麗許之高麗王誦遣使奉表乞罷師不許十一
月大軍渡鴨綠江康肇拒戰敗之退保銅州高麗王誦奉表
乞降羣臣皆謂宜納積慶宮使耶律瑋質曰誦始一戰而敗
跪求納款此詐耳許之恐墮奸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
已而誦果遁肇康復出戰耶律敵魯擒肇追殺數十里銅霍
等州降誦遣使上表請朝許之遣左僕射高正率騎兵
千人送之以馬保佑為開京留守遣太子太師乙察將騎兵
一千送之高正館於路高麗將卓思正圍之高正見勢不敵
與麾下將士突圍出思正殺使者韓喜孫等遣乙察擊之思

王京師之五日不克駐蹕城西上悔輕發釋高正罪高
正部郎中渤海陀失來降遣排押盆奴等攻開京高麗
兵敗之高麗城遁去遂焚開京至清江而還二十九年正月
肅國所降諸城復叛至貴州南蠻蠻谷大雨連日馬馳皆
疲甲仗多遺棄輿乃得渡三月以知南院樞密使事那抱質
年老詔乘小車入朝開泰元年四月高麗遣蔡忠順來乞稱
臣知舊詔詢親朝以裴玄感那祥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史簡
等十九人及第進士康文昭張素臣郎玄達坐論知貢舉玄
感祥私與秘書省正字李萬上書辭涉怨訕皆杖而徙之高
麗王誦遣田拱之奉表稱病不能朝詔復取六州地前遼州

宋紀 卷之二十一

字

錄事張庭美六世同居俄坤州劉興亂四世同居各給復三
年上謂太師阿里底因部民之怨殺本部節度使蕭暗居其
家以叛阻卜執阿里底以獻沿邊諸郡皆叛詔諸道水苗饑
民貧男女者起來年正月日計備錢十文價盡遣還其家歸
州官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以教之詔可二年
正月以馬氏為麗儀耿氏淑儀白氏昭儀李氏順儀艾氏芳
儀孫氏和儀西南招討使糾軫奏靈項諸部叛者皆通黃河
北模赧山其不叛者曷黨烏迷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諸
之則曰逐水草不早圖之後恐為患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
夏西夏不納詔遣使問西遷之意若歸故地則就加撫諭不

恭上怒詔丙夏李德昭今黨項叛我欲西伐爾當東擊毋失
犄角之勢十月許穩張馬留獻女直人知高麗事者上問之
曰臣三年前為高麗所虜為郎官故知之自開京東馬行七
日有大砦廣如開京旁州所貢珍異皆積於此勝羅等州之
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山前路取昌蘇館女直
北直渡鴨綠江並大河而上至郭州與大路會高麗可取而
有也上納之三年六月詔國舅許穩肅敵烈東京留守耶律
罔不等討高麗造浮梁于鴨綠江城保宜義定遼等州七月
詔政事省樞密院酒閤授官釋罪明日復奏九月八部敵烈
授許穩稍瓦版四年詔耶律世良討遼烈四月肅敵烈等伐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

三

高麗還世良大破八部遼烈部侍御兼刺美倫代行執手之
世良討烏古破之初世良討遼烈平于厥朝議內徙其衆
上安土重遷遂叛世良怒之再破遼烈輒殲其丁壯渡曷
河進擊餘黨斥候不謹勃括聚兵稠林中擊遼軍不備遼
軍小部結陣河曲勃括乘夜來襲翌日遼後軍至勃括與于
皆遁世良追之勃括阻險少休遼軍不遂掩之勃括輕騎
遁去獲其輜重及于厥之衆併還所獲輜重里部人賊膽
河上以居之五月命耶律世良蕭屈烈總兵伐高麗六月以
麻都骨有世勳易衣馬以為好自八月射鹿至于九月復連
獵于有栢碑石太保響應松山凡九日與夷酋畢蕭榮寧定

府路之遠
刑獄之繁
不可不察
不可不察
不可不察
不可不察

交契以重君臣之好五年正月世良與高麗戰于郭州
西破之斬首數萬級盡獲其輜重師次南海軍世良卒軍
三月諸道獄空黨項魁可來降六年二月以公主賽哥殺無
罪婢馬蕭闕玉不能齊家降公主為縣主割闕玉同平章
事禁命婦再醮五月命都統蕭合卓伐高麗六月德如蕭氏
賜死奎克兒山西大風起塚上蜚蜮大雷電霖雨踰月七月
遣禮部尚書劉京等分路按察刑獄合卓攻高麗興化軍不
克還師十月南京路饒曉雲應劉弘等州果振之七年二月
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討叛命敵烈威之吐蕃王并里尊奏
凡朝貢乞假道夏國從之品打魯現部節度使勃魯里至昇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

三

遼河遇敵由忽天地晦冥大風飄四十三人飛旋空中良久
乃降數里外勃魯里幸免一酒壺在地獨不移詔都統蕭排
押副統蕭座列都監耶律八哥伐高麗十二月排押與高麗
戰于茶陀二河不利天雲右皮室二軍沒溺者衆詳穩討果
達高肅明海軍客省使的古等皆死之八年八月遣耶律曷
不式率諸部兵會大軍討高麗十二月高麗王詢遣使乞貢
方物詔納之九年五月耶律資忠使高麗還王詢表請稱藩
納貢歸所留王人只刺里只刺里在高麗六年忠節不屈以
為林牙耶律老使沙州還詔釋宿累國家舊使遠國多用犯
徒罪而有才畧者使還除其罪西南招討奉黨項部有宋岸

族賁不時常有他意宜遣使督之詔曰邊鄙小族歲有常貢若微飲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第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自然效順太平元年四月女直三十部酋長請各以其子詣闕祇候詔與其父俱來受約冊皇子梁王宗真爲皇太子二年三月宋主恒殂子禎嗣位遣都點檢耶律僧隱充宋祭奠使爲宋主飯三京僧地震雲應二州屋摧地陷鬼白山裂數百里泉湧成流五年三月如長春河魚兒漂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爲一陂十一月幸內果園宴京民聚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人爲太子校書郎韓樂等五十八人爲崇文館校書郎十

史紀

卷之二百九十

重

二月燕民以年穀豐熟車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上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遊上亦微行觀之六年二月城混同江疎木河之間黃龍府請建堡障三烽臺十詔以農隙築之五月遣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肅州回鶻蕭惠攻甘州不克師還自是阻卜諸部皆叛遼軍與回鶻所敗監軍涅里姑國舅帳太保曷不呂死之詔惕隱耶洪古林牙化哥將兵討之七年十月詔諸帳院庶孽並從其母論貴賤八年正月黨項侵邊破之詔州縣長吏勸農阻卜長合古來降九年八月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留守

回鶻軍都指揮使蕭顯得遂僭位國號興遼年爲天慶初東夷之地自神冊來附未有權酤鹽麴之法關市之征亦其寬焉延休韓紹勳相繼以燕地之法繩之民不堪命燕京仍大僞王嘉獻計造船使民詣海事者清粟以振燕民水陸險隘多覆沒嘉鞭楚撈掠民怨思亂故延琳乘之殺紹勳嘉以快其衆延琳將舉事與副留守王道平謀道平夜棄家踰城走至行在告變上徵諸道兵進討因舅詳穩蕭匹敵治延琳先率兵據其要害絕其西渡之計渤海太保夏行美戍保州延琳馳書使國統帥耶律蒲古行美以告蒲古遂殺蒲海兵八百人斷其東路延琳知兩路皆不附乃西攻瀋州

史紀

卷之二百九十

重

節度使蕭王六初至其副張傑聲言欲降故不急攻及知其詐已有備攻之不克而還時南北女直皆從延琳高麗亦稽其貢及諸道兵次第至延琳嬰城固守十月以都統蕭孝穆副統蕭匹敵都監蕭蒲奴討之十年三月孝穆去城四面各五里許築堡以圍之駙馬延寧與其妹穴地遁去惟公主崔八在後爲守門者覺而止八月賊將楊詳世迭款夜開南門納遼軍擒延琳渤海平十一年正月朔如混同江二月如長春河三月上不豫夏五月大雨水諸河橫流皆失故道六月駐蹕大福河之北已卯帝崩于行宮年六十一在位四十九年論曰聖宗幼冲嗣位宋人二道來攻親御甲冑一舉而復

燕雲再舉而躡河朔不亦偉歟既而侈心一啓佳兵不祥東有秦隄之敗西有甘州之喪此徂於常勝之過也然其踐阼五十年理寬濫舉才行察貪殘抑奢僭錄死事之子孫振諸部之貧乏責迎合不忠之罪却高麗女樂之歸遼之諸主令名者考其唯聖宗乎

聖宗名宗真聖宗長子母元妃蕭氏上始生齊天皇后取養之太平元年冊爲皇太子六月己卯聖宗崩卽位於楸前尊母元妃蕭氏爲皇太后大赦改元景福皇太后賜駙馬蕭玘不里蕭匹敵死園場都太師女直著骨里右祇候郎君蕭延留等七人皆棄市籍其家遷齊天皇后于上京七月朔皇太后

史記

卷之二百九十九

聖

后率皇族大臨于太平殿上召晉王蕭善古等飲博夜分乃罷明日擊鞠後上謁大行皇帝御容哀慟久之上謁神主帳時與張蕭氏始入宮亦命拜之焚狐矢鞍勒于叢塗殿十一月出大行服御玩好焚之縱五坊鷹犬皇太后聽政帝不親庶務群臣表請不從以興平公主下嫁夏國王李德昭子元吳重熙元年正月朔皇太后御正殿受帝與群臣朝皇太后誼齊天皇后以罪遣人卽上京行弑三年二月耶律大師奴有侍從恩詔入屬籍四月皇太后還政于上躬守慶陵七月朔上始親政四年三月立皇后蕭氏五年四月幸后弟蕭無曲弟曲水泛觴賦詩上與大臣分朋擊鞠七月錄囚耶律

史記

卷之二百九十九

美

把八誣其弟韓哥謀殺已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乞貸其死上憫而從之九月獵黃花山獲熊三十六賦詩試進士于廷賜馮立趙徽四十九人進士第以馮立爲右補闕趙殺以下皆爲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大宴六年七月北南樞密院然空以皇太弟重元生子曲赦死罪以下七年四月與平公主薨公主與李元吳不睦遣北院承旨耶律庶成持詔詣見之而面侍御壯骨里詐取女直貢物罪死上以有吏詔流之八年七月謁慶陵迎皇太后還京十一月詔有北院處事失平者擊鮮朝皇太后召僧論佛法十一月女直侵邊發黃龍府鐵驍軍拒之詔諸犯法者不得爲官吏諸官非婚祭不得沉酣廢事有治民安邊之譽者具以聞十年九月皇太后射獲熊上進酒爲壽以皇子生肆赦上聞宋設開河治壕塹恐爲邊患與南北樞密蕭孝穆蕭貫寧謀取舊割關南十縣地以伐宋詔諭諸道十一年遣蕭英劉六符使宋取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八月宋遣富弼奉書來聘乞增歲幣銀絹以書答之閏月六符進宋誓書歲增銀絹十萬兩疋文書稱貢送至白溝帝喜宴群臣于昭慶殿十三年四月黨項等部叛附夏國山西郡族節度使屈烈以五部叛入西夏西南面招

討都監羅漢奴，發部兵與黨項戰，不利。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詳穩張佛奴，殺于陣。李元昊來援，黨項微諸道兵，會西府，討元昊。六月，阻卜酋長烏八執元昊來，援使索色改來，獻乞以兵助戰，從之。駐蹕永安山。七月，夏國遣使來朝，以夏使對不以情，羈之。夏國復遣使來，詢以事宜，又不以實對。皆之九月，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樞密院使蕭惠將先鋒兵西征。十月，李元昊上表謝罪，請收叛黨以獻。從之。元昊遣使來進方物，詔北院樞密副使蕭章冠之。軍于河曲。元昊親率黨項三部來，詔華誥共納叛背盟。元昊伏罪，賜酒許以自折。遣之。群臣以大軍既集，宜加討伐，督數路兵掩襲，殺數十人。騎馬都尉蕭胡觀為夏人所執。元昊以先說執者來歸，詔所留夏使亦還之。十一月，改雲州為西京。蕭胡觀自夏歸。十六年二月，詔士庶言事。七月，幸慶州。自是月至九月，日射獵于楚不溝，寶利、繁、石塔諸山。詔公主行婦禮于舅姑。十七年二月，詔士庶言國家利便，不得及已事。奴婢所見，許白其主，不得自陳。夏國王李元昊薨。六月，阻卜獻馬二萬。十八年七月，親征夏國。八月，渡河。夏人遁，師還。九月，河南道都統蕭惠為夏人所敗。十月，北道都統耶律敵魯古率阻卜諸軍至賀蘭山，獲李元昊妻及其官僚家屬，遇夏人三千來戰，殺之。烏古敵烈部詳穩蕭惠民奴南冠，耶律敵

里死焉。十二月，錄囚，有弟從兄為強盜者，兄弟俱無子，特原其弟。十九年，夏將洋昔畏貨乙靈紀等攻金肅城，南面林牙耶律商家奴破之，殺獲貨乙靈紀等。三月，殿前都點檢蕭迭里得與夏戰于三角川，敗之。命西南招討使蕭蒲奴等帥師伐夏。蕭蒲奴入夏境，不與敵遇，縱軍俘掠而還。夏國注昔來降，言阻卜屠敗奴謀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舉進士。夏李諒祚遣使上表，乞依舊臣屬。二十年三月，李諒祚母表乞以舊臣進馬、駝、牛、羊等物。夏國遣使求唐隆鑲及乞罷。夏國以所答之。六月，以所獲李元昊妻及前後所俘夏人，置慶州，以伐夏所獲物遣使還宋。二十一年七月朔，召北府宰相蕭塔烈為南府宰相。漢王貼不南院樞密使蕭華知北院樞密使事。仁先等賜生論古今治道，詔北南樞密院日再奏事。以燕趙國王洪基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二十二年三月，李諒祚以賜詔許降，遣使來謝。詔大臣曰：朕與宋主約為兄弟，欲好歲久，欲見其僭像，可論來使。二十三年，夏國遣使來貢。九月，獵遇三虎，縱犬獲之。幸秘書監，以開泰寺鑄銀佛像，曲赦在京囚。二十四年七月，如秋山，次北嶺，不豫。八月，大漸召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大赦縱五方鷹鷂，焚釣魚之具。己丑，帝崩于行宮，年四十。遺詔燕趙國王洪基嗣位。諭曰：興宗即位，年十有六矣，不能尊母后而尊其母，以致

古有最清
之木今我
諸論而水
是飲其入
而閉之門
也

此則殺不辜又不能幾諫使齊大死於弑逆有防孝
道惟哉若夫大行在頤飲酒博鞠及謁遺像而哀慟亦良心
之見也至於中南宋之好罷西夏之兵邊鄙不聳政治內修
又親策進士下至士庶得陳便宜求治之志切矣而左右大
臣曾不聞進一賢言一事欲庶幾帝王之風其可得乎
祖宗名洪基興宗長子封燕趙國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預
朝政帝沉靜嚴毅每朝興宗為之歛容興宗崩其日即位於
柩前哀慟不聽政百僚上表固請乃許之詔曰朕以菲德託
居士民之上恐智識有不及群臣有未信賦飲妄興實罰不
中上思不能及下情不能達上凡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

月禁職官於部內假貸貿易太皇太后崩四年二月詔諸路
鞠死罪獄雖具仍令別州縣覆案無冤然後決之稱冤者即
具奏七月制諸掌內藏庫官盜兩貫以上者許奴婢告七年
五月殺東京留守陳王蕭阿剌九年三月宋主趙昀嗣子
立七月如太子山皇太叔重元與其子楚國王涅魯古父陳
民王康六同知北院樞密使事蕭胡剌等凡四百人誘脅
手軍犯行宮南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知北樞密院事趙士乙
辛甫府宰相蕭唐古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等率宿衛士卒
十人禦之涅魯古躍馬突出近侍詳穩渤海阿斯薩衛蘇
射殺之族逆黨家重元自殺十年禁私刊印文字定吏民衣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

可矣

于招仙浮圖罷獵禁殺詔百官廷議軍國事是歲春州斗
 泉六錢八年二月北南樞密院官無事可陳三月有司奏春
 泰寧江三州三千餘人願為僧尼受具足戒許之七月慶州
 新文高八世同居詔賜爵九年正月八日烈獻刻人殺節度
 使以叛詔隗烏古部軍分道尋之十年正月詔臣庶言得失
 大康元年二月以獲悉加屬坊使耶律楊六為工部尚書詔
 皇太子總領朝政十一月皇后被惡罵死後伶人趙惟一高
 長命鼎其家廟二年三月皇太后崩六月冊皇后蕭氏八月
 徽遇害失其母問之不射十一月上欲觀起居注修注郎不
 願忽突革等不進各杖二百罷之三年正月北院樞密使耶

史籍

聖

骨肉之連
自應早此
果能不驚

律乙辛奏石護衛太保查刺等貴北院樞密使蕭道徽等謀
 立皇太子以上無狀不治出建徽等三人歸外護衛徽發等
 六人各鞭百餘徙于建徽等處建徽等官賞六月朔乙辛
 令牌印郎君蕭道徽等首領建徽等謀其姓名以告命
 乙辛及耶律仲禧蕭余里也等物治殺皇太子四之宮中殺
 宿直官敵里刺等三人宣徽使撻不也等二人始平軍節度
 使撒刺等十人遣使報上京留守建徽及護衛樞密等六人
 廢皇太子為庶人四之上京殺東京留守同知耶律回里不
 及速撒等諸子遣使按五京諸道徽十一月北院樞密使耶
 律乙辛遣人盜殺庶人潘于上京四年七月諸路飯僧尼三

等

可矣

十六萬五年三月以宰相仁傑獲頭鵝加侍中六年正月耶
 律乙辛出知典中府三月封皇孫延禧為梁王十二月豫行
 正其禮如混同江七年十一月幸駙馬都尉蕭蘭幹第方飲
 宰相梁頤諫曰天子不可飲人臣家上即還宮耶律乙辛以
 罪囚于萊州八年十二月降皇后為惠妃出居乾陵九年四
 月封太平平地又餘馬死者十六七月月追諡濟為昭懷太
 子十月同郡王耶律乙辛謀囚入宋伏誅十一月進封梁
 王是時為燕國王太叔僧善知警校高麗所進佛經頒行之
 十年正月命知制誥王師儒牌印郎君耶律回傳導燕國王
 王安元年四月宋主項珣子駒嗣位十一月詔比者外

史籍

聖

微察何堪

正月召權翰林學士趙孝嚴知制誥王師儒講五經大義五
 月初以牧馬蕃息多至百萬賞羣牧官以次進階七月惠妃
 母燕國夫人崩古以厭魅梁王伏誅子蕭慶郡王蕭嗣幹除
 名並徙郡九月出太祖太宗所御鎧仗示燕國王延禧諭以
 經學往代之選四年正月以上京南京饒許貝人自鬻立入
 京籍官法五月命燕國王延禧為尚書五子之歌十一月與
 中府民張化法以父兄犯盜當死請代皆免七年十月命燕
 國王延禧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八年十
 月阻卜磨古斯殺金吾吐古斯以叛遣吳六部禿里耶律郭

卷之二百九十
二年正月，西南面招討司討拔思母破之。九月，徙烏古敵烈部于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三年五月，幹特刺討阻卜破之。六月，詔罷諸路馳驛貢新。六年二月，磔磨古斯于市。宋主煦弟信嗣位。耶觀剌諸部寇西北路，幹特刺擊敗之。詔燕國王延禧擬注大將軍以下官，帝不豫。七年正月，朔方疾，御清風殿，受百官及諸國使賀。次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宮。年七十。遣詔燕國王延禧嗣位。論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舊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諺誦之令既行，告許之賞日重，羣邪並興，譏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室空危。衆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

二年正月，西南面招討司討拔思母破之。九月，徙烏古敵烈部于烏納水，以扼北邊之衝。三年五月，幹特刺討阻卜破之。六月，詔罷諸路馳驛貢新。六年二月，磔磨古斯于市。宋主煦弟信嗣位。耶觀剌諸部寇西北路，幹特刺擊敗之。詔燕國王延禧擬注大將軍以下官，帝不豫。七年正月，朔方疾，御清風殿，受百官及諸國使賀。次日，如混同江，甲戌，上崩于行宮。年七十。遣詔燕國王延禧嗣位。論曰：道宗初即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興學，救舊恤患，粲然可觀。及夫諺誦之令既行，告許之賞日重，羣邪並興，譏巧競進，賊及骨肉，皇室空危。衆正淪胥，諸部反側，甲兵之用，無寧歲矣。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

釣魚故事生女直酋長在千里內者皆朝行在適頭魚宴酒
半爾上臨軒命諸酋次第歌舞為樂至阿骨打但端立直視
館以不能論之再三終不從上密謂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
打跋扈若此可託以事誅之奉先曰彼酋人不知禮義無主
而殺之恐傷向化之心假有異志曩爾小國又何能為上
乃止其弟吳乞買粘罕胡舍等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上嘉
加官爵九月射獲熊燕羣臣上親御琵琶阿骨打宴歸疑上
知其異志遂稱兵先併近部族女直趙三阿鶻產拒之阿
骨打將其家屬有二人走訴咸州詳穩司送北樞密院樞密
院先作常事以聞上仍送咸州詳實欲使自新三年三

宋紀 卷之三百九十九

月阿骨打率五百騎突至咸州更與大驚翌日赴詳穩司與
趙三等面折庭下阿骨打不屈送所司問狀一夕遁去遣人
訴于上謂詳穩司欲見殺故不敢留自是召不復至閏月李
弘以左道聚眾為亂支解分示五京初女直起兵以紇石烈
部人阿疎不從遣撤改討之阿疎弟狄故保來告詔使勿討
不聽阿疎來奔至是女直遣使來索不發四年秋七月遣侍
御阿息保問境上多建城堡之故女直慢語曰若還阿疎則
貢如故不然城未能已詔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
阿骨打以銀术剌移剌婁室闊母等為帥集諸部兵擒遼障
虜官攻寧江州統軍司以聞時止在慶州射鹿聞之畧不介

遼州刺史高仙壽統渤海軍應援蕭撻不也遇女直戰
于江東敗績十月以蕭嗣先為都統蕭撻不也為副發契
丹兵軍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別選諸路武勇二
千餘人以崔公義為都押官邢穎為副引軍出河店兩軍對
壘女直軍潛渡混同江掩擊蕭嗣先軍潰崔公義邢穎等死
之其獲免者十有七人蕭奉先懼其弟嗣先獲罪奏東征潰
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為患上從之但免官而已諸軍
相謂曰戰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故士無鬪志望
風奔潰十一月都統蕭敏里等營于幹那澤東為女直所襲
士卒死者甚眾敏里坐免官以耶律幹里朵為都統蕭乙薛

史紀 卷之三百九十九

耶律章奴副之十二月咸賓三州及鐵驪兀惹叛入女直
乙薛援賓州南軍諸將實裏特烈等往援咸州並為女直所
敗五年正月下詔親征遣僧家奴持書約和斥阿骨打名阿
骨打遣賽剌復書若歸叛人阿疎還黃龍府於別地然後議
之耶律幹里朵與女直戰于達魯古城敗績二月饒州渤海
古欲反自稱大王三月以蕭謝佛留討之遣耶律張家奴賞
書使女直斥其主名責以速降四月蕭謝佛留為古欲所敗
命都統蕭陶蘇幹赴之五月張家奴還阿骨打復書亦斥名
諭降以親征諭諸道陶蘇幹獲古欲遣蕭辭剌使女直以書
辭不屈見留都統幹里朵與女直戰于白馬濛敗績八月詔

此女直不
從阿魯打
故云阿魯

中軍都統阿不都監耶律張家奴率春漢兵十萬御營都統
蕭奉先副統耶律章奴以精兵二萬為先鋒餘分五部為正
軍貴族子弟千人為硬軍扈從百司為護衛軍北出駱駝口
都統蕭胡觀姑副統柴誼將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分道
直進會集月糧期必滅女直九月朔女直陷黃龍府以蕭得
星底出為招討使蕭刺還女直復遣裴刺以書來報若歸叛
人阿魯印班師上不聽粘罕兀朮等以書來上陽為卑哀之
言上哀其窮而卻大恸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於丹殘忍
而自立國今天下親征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
我一次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耶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九

星

我一放汝等迎降轉禍為福諸軍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耶
律章奴反入上京謀立魏國王淳上遣駙馬蕭昱領兵諸廣
平漢護后妃行宮命小底乙信持書馳報魏國王章奴遣王
妃弟蕭諦里說魏國王王曰此非細事主上自有諸王當立
北而面大臣不來而汝言此何也令左右拘之有頃乙信責
御札至備言章奴事魏國王立斬蕭里首以獻單騎諸廣平
旋待罪上遇之如刳章奴率麾下掠慶曉懷祖等州結渤海
羣盜聚至數萬趨廣平旋犯行宮順國女直阿魯雅以三百
騎破之擒其族二百餘人並斬以殉其妻子配役務院餘皆
奔女直章奴詐為使者欲奔女直為還者所獲縛送行在制

其一百一
十五萬
其一百一
十五萬

其心以獻祖廟支解以殉五路十一月遣駙馬蕭特木林牙
蕭察刺將騎兵五萬步兵四十萬親軍七十萬至駱門十二
月耶律張家奴叛親戰于護步各岡敗績盡亡其輜重歸州
刺史耶律承者叛應張家奴命北面林牙耶律馬哥討張家
奴六月正月朔東京夜有惡少年十餘人乘酒執刃踰垣入
都守府問留守蕭保先所在言軍變請為備保先出刺殺之
戶部使大公勛攝留守事與副留守高清明集奚漢兵千人
捕斬之東京故渤海地太祖力戰二十餘年乃得之蕭保先
居渤海苦之故有是變其裨將渤海高永昌僭號遣人招
之不從門月遣蕭張家奴張琳討之貴德州守將耶律余觀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九

宋

以廣州渤海叛附永昌我師擊敗之二月侍郎司徒捷不也
討張家奴戰于祖州敗績遣都都署蕭特木率諸將討張家
奴張家奴誘饒州渤海及中京賊侯樂攻陷高州三月副統
蕭幹擒侯樂于川州四月親征張家奴敗之饒州渤海平蕭
韓家奴張琳復為賊所敗女直軍攻下濟州陷東京擒高永
昌東京族人狼半鐸刺吳十捷不也道刺蕭幹等皆降女直
六月籍諸路兵有難苗十頭以上者皆從軍魏國王淳進封
秦晉國王為都元帥十一月副統馬哥攻易縣館敗績十二
月封庶人蕭氏為太皇太妃七年正月女直攻泰州東北諸
軍不戰自潰女直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皆降復下泰州五月

名奇

免印信
乃本利可

東北面諸將涅里合魯涅哥虛古等棄市命都元帥泰晉王
赴沿邊會四路兵馬防秋九月上自燕至陰涼河置怨軍八
營募自宜州者曰前宜後宜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
顯者曰乾曰顯又有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衍州義臺
山十二月泰晉王淳遇女直軍戰于義臺山敗績女直拔顯
州旁近州郡下詔自貢諸路募兵女直阿骨打用鐵州楊朴
策即皇帝位建元天輔開號金楊朴又言自古英雄開國或
受禪必先求大國封冊遂遣使議和求封冊八年正月遣耶
律奴哥使金議和保安軍節度使張崇以雙州降金東路諸
州盜賊蜂起掠民以充食二月耶律奴哥還金主復書曰能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

異

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中京與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
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爲質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
麗往復書詔表牒則可以如約三月復遣奴哥使金五月朔
奴哥以書來約不踰此月見報復遣奴哥使金要以酌中之
議賊安生兒張高兒聚衆二十萬耶律馬哥新生兒于龍化
州高兒入鎔州與霍六哥相合金主遣胡突衮與奴哥持
書報如前約六月遣奴哥資宋夏高麗書詔表牒至金霍六
哥陷海北州趣義州軍帥回離保擊敗之通棋雙遼四州之
民降於金金復遣胡突衮來免取質子及上京與中府所屬
州郡裁減歲幣之數如能以兄事朕冊用漢儀可以如約八

月遣奴哥突迭使金議冊禮九月突迭見留遣奴哥還曰言
如不從勿復遣使閏月遣奴哥復使金蕭寶純里等十五人
各率戶降金十月奴哥突迭持金書來龍化州張應古等率
衆降金十二月議定冊禮遣奴哥使金寧昌軍節度使劉宏
以懿州戶三千降金山前諸路大僕乾顯宜錦興中等路斗
粟直數緡民削榆皮食之既而人相食九年正月金遣烏林
不替護持書來迎冊賊張撒八誘中京射糧軍傅堯南面軍
師余覲擒撒八三月朔遣夷離畢蕭習泥烈冊金主爲東懷
陽皇帝烏林不替護奴哥先以書報五月阻卜補祿只叛挑
招討使耶律幹里宗都監蕭斜里得死之金遣烏林不替護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

手

來貢冊文無兄事之語不言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
之義及冊文有梁材二字語涉輕侮若過芬多戰等語皆非
善意殊乖體式如依前書所定樞密可從楊詢卿羅子韋率
衆降金九月遣習泥烈冊金主爲東懷陽皇帝烏林不替護
奴哥等謀反伏誅遣使還蕭林不替護持書往十年二月金
復遣烏林不替護持書及蕭武副來以宋仍貢乞兵于高麗
三月民有羣馬者十取其一給東路軍以金人所定大聖二
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往冊金主怒遂絕四月金師
再舉耶律白斯不選精兵三千以濟遼師五月金主親攻上
京克外郭留守撻不也出降保大元年正月金人與兵郡縣

史記卷之二十一

所失幾半。上有四子：長趙王，母趙昭容；次晉王，母文妃；次秦王，母王皆皇后；生晉王賢。國人深屬望之。皇后兄樞密使蕭奉先，恐秦王不得立，潛圖之。文妃姊妹三人，長適耶律撻曷里，少適余覲。一日，姊妹俱會軍前，奉先誣賜馬，及余覲等謀立晉王，昱撻曷里伏誅。文妃賜死，獨晉王去。紹加罪余覲，在軍中聞之大懼，即率千餘騎叛入金，上遣知吳王府事蕭遐買、北府宰相蕭德恭、太常袁耶律誦里姑歸州觀察使蕭和尙奴四軍大帥蕭幹將所部兵追之。及諸間山縣諸將議曰：「主上信蕭奉先言，奉先親吾輩，度如也。余覲乃宗室，臺俊常不肖，爲奉先下，若擒余覲，他日吾輩皆余覲也。不若縱之，還給曰：『追襲不及。』」奉先見余覲，恐諸校亦叛，勸張加爵賞以結衆心。以遐買爲吳王，德恭試平章事，誦里姑爲龍虎衛上將軍，和尙奴金吾衛上將軍，幹鎮國大將軍。二年正月，金克中京，下澤州，上出居庸關，至鴛鴦溝。余覲引金人奄至，蕭奉先曰：「余覲此來，欲立爲晉王耳。若爲社稷計，不惜一子，明其罪誅之，可不戰而自退矣。」上遂賜晉王死。王素有人望，諸軍聞其死，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覲引金人逼行宮，上率衛兵五千餘騎幸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以耶律馬哥爲都統，將兵屯鴛鴦溝。金師敗吳王霞末，北安州降。三月，上聞金師將出嶺西，遂趨白水灘，羣牧使讓魯幹降金，上至。

史記卷之二十一

至

史記卷之二十一

至

女古底倉聞金兵將近，計不知所出，乘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不忠，怒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欲誅汝，何益于事？恐軍心忿怒，爾曹禍必及我，其勿從行。」奉先下馬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從者執其父子，縛送金兵，金兵斬其長子昂，以奉先及其次子昱械送金主，遣遐遼軍奪歸，並賜死。同知殿前點檢事耶律高八率衛士降金，偵人蕭和尙、牌印郎君耶律忻斯爲金師所獲，以諸局百工多，凡應從不限吏民皆官之，詔留宰相張琳、李處溫與泰晉國王淳守燕處，溫聞上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與弟處能子與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遂與諸大臣耶律大石、左金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集，恭漢百官諸軍及父老數萬人詣淳府，處溫遣張琳白其事，琳曰：「攝政則可，處溫曰：『天意人心已定，請立班耳。』」處溫等請淳受禮，淳方出，李與持緒袍被之，令百官拜舞，山呼，淳驚駭，再三辭不獲已而從之。自稱天錫皇帝，肆赦改元，降封天祚爲湘陰王。四月，西南面招討使耶律佛頂降金，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皆降。阿疎爲金兵所擒，金取西京沙漢，以南部族皆降，上遁於訛沙烈。時北都壞，萬失，雖馬馳食，羊五月，都統馬哥收集散亡，會于渾里，六月，淳震疾，關上傳檄天德雲內朔武應蔚等州，合諸蕃精兵五萬，約以八月入燕，并遣人問勞，索衣裘茗藥，淳甚驚，命南北面大臣議，李處溫蕭幹等。

有迎秦拒湘之說復集著漢百官議之從處溫等者東立惟

有迎秦拒湘之說復集著漢百官議之從處溫等者東立惟
南面都部署耶律寧西立處溫等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
蕃兵大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豈能拒之否則秦湘父子也
拒則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處溫等以寧扇亂軍
心欲殺之淳嘆曰寧忠臣焉可殺天祚果來吾有死耳復何
面目相見耶已而淳死東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主軍國
事奉遺命迎立天祚次子秦王定為帝太后稱制改元處溫
懼禍南通童貫欲挾太后納土于宋又北通金徵為內應外
以援立大功自陳太后罵曰誤秦晉國王者乃汝父子故其
過數十賜死爵其子與結其家得錢七萬緡金玉寶器稱是
為宰相數月之間所取也謨葛失以兵來援為金人敗於洪
灰水擒其子陀古夏國援兵至亦為金所敗秋七月上京毛
八十率二千戶降金八月親遇金軍于石筆驛敗績都統
蕭特末被執上會軍于歡捷斬金兵追急棄輜重以遁
十月金兵攻蔚州降十一月金兵至奉聖州遼軍衛兵屯于
落尼隨秦晉王淳妻蕭德妃五表于金求立秦王定不許以
助兵守居庸及金兵臨關屋石自崩成卒多壓死不戰而潰
德妃出古北口趨天德軍十二月金主撫定南京上由歸里
關出居四部族詳穆之家三年正月美王回鹘保魯號命都
統馬哥討之領平州事張殺附于金金以平州為南京以殺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

金

金以和恩
遂復以和
遂復以和
亦以和恩

金以和恩
遂復以和
遂復以和
亦以和恩

金以和恩
遂復以和
遂復以和
亦以和恩

知留守事宜錦乾顯成川豪懿等州皆降于金上京盧彥倫
叛殺契丹人二月朔興中府降金歸德軍節度使田顯國州
刺史杜師回遷州刺史高永昌閭州刺史張成皆降金詠蕭
德妃降淳為庶人三月駐蹕于雲內州南四月金兵至居庸
關擒耶律大石圖輜重于青塚視寨太保特母哥竊梁王雅
里以通秦王許王諸妃公主從臣皆陷沒梁宋公主特里公
歸金遣人來招答以請和金兵送族屬輜重東行遣兵邀擊
于白水寨趙王習泥烈被執上遣輝印郎君謀盧瓦送瓦紐
金印偽降遂西遁雲內野馬都尉孔奴誼金降金繼以告來
招答其書金帥書來不許和特母哥寧羅里至上怒不能盡
被諸子詰之五月夏國王李乾順遣使請降其國軍將耶律
敵烈等夜劫梁王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為帝上渡河止于金
肅軍北九月耶律大石自金來歸十月上渡河東還居夾呂
不都梁王雅里沒耶律末烈繼立四年正月土趙都統馬哥
軍金人來攻梁王雅里通馬哥被執漢高失來迎隨馬驍半
部人防衛特侍從之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敵烈部特母
哥降金二月耶律遠設等謀叛伏誅五月金人聖燕之大家
東徙以燕空城及承易檀順景等州與宋以塞關左企弓
康公弼曹勇義虞仲文皆東遷燕民流離道路不勝其苦入
平州言於留守張殺曰宰相左企弓等不謀守燕使吾民流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

金

離今公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遠。必能使我復歸鄉土。故召諸將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以圖興復。責金弓等之罪。而錄之。縱舊兵歸燕。以平州附宋。此上策也。毀遂殺左企弓等。悉遣燕兵。遣使以州附宋。宋延平州為奉寧軍。以毀為節度使。備以銀絹數萬。毀喜。遣迎。金人襲之。毀遂奔宋。金克平州。遣人索殺宋人殺毀。由其首送。天祚既得耶律大石兵。又得歸山室韋。募失兵。自謂得天助。謀出兵復收燕雲。大石林牙諫曰。自金人初陷長春。途勝車駕不幸廣平淀。而都中京及陷上京。則都燕山及陷中京。則幸雲中。自雲中而播遷。決山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

章

漢地皆為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動不可輕舉。不從。大石遂殺乙薛及坡里括。置北南面官。屬自立為王。率所部而去。上車諸軍出夾山下。漁陽嶺。取大德。東勝寧邊雲內等州。南下武州。遇金人戰于奄遏下水。兵潰。趨山陰。八月。金主阿骨打死。九月。建州降金。十月。耶古牙摩。衆降金。金以與中府降之。十一月。從行者舉兵。亂北。獲衛太保宋者舍利。詳穩牙不里等。擄殺之。五年正月。當項小斛。遣人請降其地上。趨天德。遇沙汰金兵。忽至上。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却之。乘張仁貴馬得脫。至天德。遇雪。無粟。宋具木者以緇裘帽進。途次絕糧。木者進鮑與粟。欲慰木者。即晚坐。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

章

倚之假寐。木者輩惟齧冰雪以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民家。紿曰。偵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授以節度使。遂趨黨項。以小斛祿為西南面招討使。二月。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為金完顏婁室所獲。八月。至金降封海濱王。以疾終。年五十。有四在位。二十四年。葬于開陽縣乾陵傍。耶律淳與宗之孫。篤好文學。昭懷太子得罪。上欲誅之。淳為嗣。後怒耶律白斯不而淳與之善。出為章聖軍節度使。天祚即位。進王鄭拜南府宰相。守南京。冬。夏人朝。龍冠諸王。天慶五年。東征。都監章奴濟鴨子河。與淳子阿撒等三百餘人。入歸。遣敵里以廢立之。謀報淳。淳斬敵里。進封奉晉王。拜都元帥。賜金券。免拜不名。許自擇將士。乃募燕雲精兵。東至錦州。隊長武朝彥作亂。劫淳。淳匿而免。收朝彥誅之。會金兵至。戰于阿里軫斗。敗績。收兵卒數千人。拒之。保大二年。天祚入夾山。奚王回離保林牙耶律大石等。引唐靈武故事。議立淳。淳不從。官屬勸進曰。主上蒙塵。中原擾攘。若不立王。百姓何歸。宜熟計之。遂即位。百官上號天錫皇帝。改元遷。大赦。遣降天祚為湘陰王。燕雲平。上京中京。建西六路。淳主之。沙淡以北。南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族等。仍隸天祚。封其妻普賢女為德妃。以回離保知北院樞密使事。軍旅之事。悉委大石。以書與金帥斜也曰。昔我先世。未嘗與害金國。

人民寵以位號日益強大今忘此施欲絕我宗祀於義何如
也劉勰復書曰閣下所任用者前旣不能死國今誰肯爲閣
下用者而云主君臣死欲恃此以成功計亦疎矣遣使報宋
免歲幣結好宋人興兵問罪擊敗之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
屬事奉決淳病死年六十僞諡宣宗葬香山遣命遙立秦王
定以存社稷德妃爲皇太后稱制宋兵來攻戰敗之人心大
震兵勢日振宰相李純等潛納宋兵抱關者被殺翌日攻內
夾門向兵力戰宋軍大潰踰城而走死者相籍五表于金求
立王上不從金兵至德妃奔天德軍見天祥天祥諒之降淳
大降其屬籍耶律雅里天祥第二子也封梁王保大三

年全歸國青塚寨雅里在軍中太保特母哥挾之出走間道至山內聞天祥失利趨雲內雅里馳赴時扈從者千餘人多于天祥天祥慮特母哥生變欲誅之責以不能全救諸王仗劍召雅里問曰特母哥教汝何爲雅里對曰無他言乃釋之天祥渡河奔夏隊帥耶律敵烈等劫雅里北走至沙嶺見蛇橫道亡遇識者以爲不祥衆立雅里爲主雅里性寬大惡誅殺獲囚者笞之而已有自歸者卽官之因謂左右曰欲附來歸不難則去何須威逼耶烏古部節度使札迭列部統軍人不也部監突里不等率衆來附自是諸部繼至而雅里日漸荒怠好擊鞠後獵查剌山一日射黃羊四十狼二十一因

说得是

會威武等七州及大黃室韋等十八部王衆論曰我祖宗艱難創業歷世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通我國家殘我黎庶使天神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義而西欲借力諸蕃剪滅仇敵收復疆宇惟爾衆亦有軫我國家憂我社稷思其救君父濟生民於難者乎遂得精兵萬餘置官吏立提軍具器械明年二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書回勸王畢勒哥曰昔我太祖皇帝北征過卜古罕城卽遣使至甘州詔爾祖烏母主曰汝思故國耶朕卽爲汝復之汝不能返耶朕則有之在朕猶在爾也爾祖表謝以爲禮聞于此十有餘世軍民皆安土重遷不能復返矣是與爾國

非一日之好也。今我將西至大舍，假道爾國，其勿致疑。畢勒哥即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六百，驄百，羊三千，願質子孫為附庸，送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獲駝馬、牛羊財物不可勝計。軍勢日盛，至尋思干西城，諸國舉兵十萬，推忽兒珊來戰。兩軍相望，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我師必勝。」遣六院司大王蕭幹里刺招討副使耶律松山，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右，樞密副使蕭刺阿不招討使耶律木薛將兵二千五百攻其左。自以眾攻其中，三軍俱進，忽兒珊大敗，僅屍數十里。駐軍尋思干。凡三月，回回國王來降，西至起兒漫，文武百官冊立大石為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

美

帝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年三十八。上尊號曰天祐皇帝。改元延慶三年。班師東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元康國。三月，率七萬騎東征，以青牛白馬祭天，樹旗以誓于眾。曰：「我大遼自太祖太宗艱難而成帝業，其後嗣君耽樂無厭，不恤國政，盜賊蠭起，天下土崩。朕率爾眾，遠至朔漠，期復大業，以光中興。此非朕與爾世居之地，申命元帥幹里刺曰：『今汝其往，信實必罰，與士卒同甘苦。』擇善水草以立營壘，量敵而進，毋自取禍敗也。行萬餘里，無所得，牛馬多死，勒兵而還。大石曰：『皇天弗順，命也。』康國十年沒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年幼，皇后塔不煙稱制。在位七年。

殺得是

子夷列即位，籍民十八歲以上，得八萬四千五百戶。在位十三年，殲廟號仁宗子幼，遺詔以妹普速完權國稱制，與駙馬蕭朶魯不之弟朴古只沙里通出駙馬為東平王，殺之。駙馬父幹里刺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普速完在位十四年。仁宗次子直魯古立，在位三十四年。其秋，出獵，乃蠻王屈出律伏兵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朝夕問起居焉。直魯古死，遺詔曰：「耶律淳在天祚之世，歷王大國，受賜金券，贊拜不名。一時恩遇，無與為比。當天祚播越，以都元帥留守南京，獨不可奮大義以激臣民，與諸王之師拒金而迎天祚乎？乃自取之，豈也？况忍降天祚哉？」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

本

大石既帝淳，而王天祚矣。復歸天祚，天祚貴以大義，乃自立為王而去之。幸籍祖宗餘威，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述承，幾九十年，亦可為難矣。然淳與雅里大石之立，皆在天祚之世，有君而復君之，其可乎哉？又曰：遼起朔野，兵甲之盛，諸行殺外，席捲河朔，樹晉植漢，何其壯歟！太祖太宗乘百戰之勢，輯新造之邦，英謀獻畧，可謂遠矣。雖以世宗中才，穆宗殘暴，逆造弑逆，而神器不搖，蓋由祖宗威令足以震盪其民人也。聖宗以來，內修政治，外拓疆宇，申固鄰好，四境乂安，維持二百餘年之基，有自來矣。天祚既丁未運，又欲人望崇信，姦回自祿國本，金兵一集，內難先作，廢立叛亂，相繼蠭起。

土崩瓦解不可復支良可哀也耶律與蕭世爲甥舅義同休戚本先挾私滅公首旣構難天祚窮蹙始悟奉先誤已不既晚乎淳雅里所謂名不正言不順事不成者也大石苟延彼善於此亦幾何哉大石見天祚有必亡之勢稱帝西域傳九十年自是好漢

百九十終

卷之二百九十

空

史綱卷二百九十一

遼史二

志

營衛

爰自炎帝政衰蚩尤作亂始制干戈以毒天下軒轅氏作號之涿鹿之阿處則象吻于宮行則懸旄于纛以爲天下萬世戒於是師兵營衛不得不設矣冀州以南歷洪水之變自是始制城郭其人士著而居綏服之中外奮武衛內授文教守在四夷營衛之設以備非常而已并營以東勦風多寒隨陽遷徙歲無寧居曠土萬里寇賊竄穴乘隙而作營衛之設以爲常其勢然也有遼始大設制尤審是有官衛謂之幹魯朵出有行營謂之捺鉢分鎮邊圉謂之部族有事則以攻戰爲務閑暇則以畋漁爲生無日不營無在不衛立國規模莫重於此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

十

官衛 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官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謫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凡諸官衛人丁四十萬八千騎軍十萬一千著帳釋有沒入隨時增損無常額

行營 周官土圭之法日東景朝多風日北景長多寒大地之間風氣異宜人生其間各適其使王者因三才而節制之

長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宮室以土。城郭以治。大漠之間多寒多風。畜牧畋漁以食。皮毛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此天時地利所以限南北也。遼國盡有大漠。浸包長城之境。因宜爲治。秋冬遼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爲常。四時各有行在之所謂之捺鉢。春捺鉢曰鴨子河。遼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帳。約六十日方至。天鵝未至。卓帳水上。鑿水取魚。冰泮乃縱鷹鵞捕鵝雁鴨子河。遼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長春州東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碛。多榆柳。杏林。皇帝至。侍御於遼周圍相去五七步排立。皇帝于上。望之有鵝之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鵝驚騰起。左右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一

二

國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擊進。海東青。鷹拜授。皇帝放之。鵝擒鵝。勢力下加排立者。舉錐判鵝。取脂以飼鵝。助鵝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鵝。薦廟。羣臣各獻酒舉樂。更相酬酢致賀。皆插鵝毛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遍散其毛。弋獵。劉鈞春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道宗每歲先幸黑山。拜聖宗陵。賞金蓮乃幸子河。遼著吐兒山在黑水東北三百里。黑山在慶州北十三里。上有池。池中有金蓮子河。在吐兒山東北三百里。懷州西山有清涼殿。亦行幸避暑之所。四月中旬起牙帳。卜吉地爲納涼所。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月中旬乃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自納涼處起牙帳入

山射鹿及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獵伏虎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遼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令獵人吹角放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祇獵。鹿又名西二十餘里。南北十餘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磧。木多榆柳。其地饒沙。冬月揭腰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臣會議。因市時出。校獵焉。武兼受宋及諸國禮貢。皇帝牙帳以檜爲。橐橐用毛氈連繫。傍樹下黑。橐橐一以庇衛士。風雪。檜外小。橐橐一層。每帳五人。各執兵仗爲禁。橐橐南有省方殿。殿北約二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一

三

里曰。帝軍殿皆木柱竹椽。以氈爲蓋。彩繪柱錦爲壁衣。加絛繡額。以黃布繡龍爲地障。寬榻皆以氈爲之。傳以黃油絹。基高八餘兩廂廊廡亦以氈蓋。無門戶。省方殿北有鹿皮帳。帳次北有八方公用殿。壽寧殿北有長春帳。衛以梗。橐橐宮用契丹兵四千。每日輪番千人。祇直禁橐橐外。卓檜爲案。夜則按檜。卓御寢帳。周圍拒馬。外設鋪傳鈴宿衛。每歲四時。周而復始。正月上旬車駕起行。宰相以下還中京居守。行遣漢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權差。俟會議行在所取旨。出給詔勅。

部族 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處。

有族而部者五院六院之類是也。有部而族者奚王室章之類是也。有部而不族者特里特勉稍瓦葛木之類是也。有族而不部者遙輦九帳皇族三父房是也。奇首八部爲高麗蠕蠕所侵。僅以萬口附于元魏。生聚未幾。北齊使掠男女十萬餘口。縱爲突厥所逼。寄處高麗。不遇萬家。部落離散。非復古八部矣。別部有臣附突厥者。後附于隋。依紇臣水而居。部落分爲十部。有遼西地五百餘里。唐世大賀氏仍爲八部。漢支州別出。則十部也。遙輦氏承萬榮可突于散敗之。更爲八部。然遙輦迭刺別出。又十部也。阻午可汗析爲二十部。契丹始大。至于遼太祖析九帳三房之族。更列二十部。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一

四

聖宗分署十有六增署十有八。并舊爲五十四部。內有拔里乙室已國舅族。外有附庸十部。盛矣。舊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興。以迭刺部強。織析爲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勝兵甲者。卽著軍籍。分隸諸路。詳穩統軍招討司。番居內地者。歲時以牧平莽間。邊防紕戶。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漚。以爲衣食。各安舊風。徂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還故家給人。其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東踰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率服。部族寔爲之爪牙云。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爲八部。居松漠之間。今永州木葉山。

代部一部
二州故地

丁州

一古亦領
乙室部

有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可敦併八子像。在焉。潢河之西。止河之北。奇首可汗故壤也。元魏末。莫弗賀勿于。長高麗蠕蠕。侵逼率車三千乘。衆萬口。內附。居白狼水東北。齊文宣帝來伐。虜男女十餘萬口。分置諸州。又爲突厥所逼。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隋開皇四年。諸莫弗賀勿。悉聽居白狼故地。又出伏部處高麗者。率衆內附。詔置獨奚。那頡之北。又別部臣附突厥者。四千餘戶。來降。依紇臣水而居。在遼西正北二百里。其地東西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唐太宗置玄州。以大帥據曲爲刺史。又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大賀氏分八部。并玄州爲十州。則十部在其中矣。開元天寶間。大賀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一

五

氏微。遼始祖涅里。立迪輦祖里爲阻午可汗。時契丹因萬榮之敗。部落凋散。卽故族衆。分爲八部。涅里所統。迭刺部。自爲別部。不與其列。并遙輦亦十部也。涅里相阻午可汗。分三耶律爲七。二審密爲五。并前八部。爲三十部。三耶律。一曰大賀。二曰遙輦。三曰世里。卽皇族也。二審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卽國舅也。大賀遙輦析爲六。而世里合爲一。茲所以迭刺部終遙輦之世。雖不可制云。五院六院部。其先曰益古。凡六營。阻午可汗時。與弟撒里本領之。曰迭刺部。傳至太祖。自夷離董卽位。以強大難制。析爲五院六院兩部。各置夷離董會同元年。更夷離董爲大王。據北聯以鎮南境。乙室部其先曰

之亦列

并通里如

不列譯名

六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一

六

撤里本阻午可汗時與其兄益古分營而領之會同二年更
 夷萬里為大王隸南府奚王府六部共先日時瑟事東遼里
 部主哲里後逐哲里自立為奚王卒弟吐勒斯立遙輦鮮質
 可汗討之俘其拒敵者撫其降者奚勢由是衰矣奚有五部
 曰遙里曰伯德曰奧里曰梅只曰楚里太祖蓋降之號五部
 奚天贊八年有東扒里廝胡損者恃險拒命堅壁於箭筈山
 擲榆曰大軍何能為我當飲於廝胡門下矣太祖滅之以奚
 府給役戶併括諸部穩丁收合流散置墮魂部因墮魂門之
 部為名遂號六部奚命勃魯恩主之仍號奚王太宗置宰相
 常察各二員聖宗合奧里梅只墮魂三部為一衛二起部以

兵衛

足六部之數奚王和朔奴討兀惹敗績籍六部隸北府特里
 特勉部初於八部各析二十戶以戌奚偵候落馬河及遼魯
 河側聖宗以戶口蕃息置為部設節度使隸南府稍瓦曷木
 部初取諸官及橫帳大族奴隸置稍瓦曷木二石烈稍瓦鷹
 坊也居遼水東掌羅捕飛鳥曷木鐵也治于海濱聖宗以戶
 口蕃息各置部屬東京都部署

兵制 遼在隋世依紇臣水而居分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
 者千餘順寒暑逐水草畜牧侵伐則十部相與議興兵致役
 合契而後動獵則部得自行至唐大賀氏勝兵四萬三千人

里印

終得之

其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一

七

分為八部大賀氏中衰僅存五部耶律雅里分五部為八立
 二府以總之析三耶律氏為七二審密氏為五凡二十部刻
 木為契政令大行遼不有國乃立遙輦氏代大賀氏兵力益
 振即太祖六世祖也及太祖以兵三十萬會李克用于雲中
 盛矣遙輦耶律可汗十年太祖授鐵專征破室韋于厥奚三
 國俘獲廬帳不可勝紀投大迭烈府夷萬里明賞罰籍甲兵
 休息民庶滋蕃茲牧十一年總兵四十萬伐代北克耶律九
 行九萬五千口十二年德祖討奚俘七千戶十五年遙輦可
 汗卒道命遜位于太祖遼國兵制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
 下隸兵籍每正軍一名馬三疋打草穀守營備家丁各一人
 人鐵甲九事馬轡轡甲皮鐵襖其力弓四箭四百長短鎗骨
 朵斧鉞小旗鎗鎗火刀石馬孟鈔一斗鈔袋搭氈傘各一
 馬繩二百尺皆自備人馬不給糧草日遣打草穀騎四出抄
 掠以供之鑄金魚符調發軍馬其捉馬及傳命有銀牌二百
 軍所合有遠探欄子馬以夜聽人馬之聲凡舉兵帝率蕃漢
 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
 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乃詔諸道徵兵惟南北奚王
 東京渤海兵馬燕京統軍兵馬雖舉詔未徵發兵必以聞上
 遣大將持金符符合然後行始聞詔攢戶丁推戶力聚籍齊
 衆以待自十將以上次第點集軍馬器械符至兵馬不可自

領使者不得與，唯再共點軍馬訖，又以上聞量兵馬多少，再命使充軍主，與本司互相監督，又請引五方旗鼓，然後皇帝親點將校，又選勳戚大臣充行營兵馬都統，副都統，都監各一人，又選諸軍兵馬尤精銳者三萬人為護駕軍，又選驍勇三千人為先鋒軍，又選剽悍百人以上為遠探欄子軍，以上各有將領，又每部量眾寡抽十人或五人合為一隊，別立將領，以備勾取兵馬，騰通公事，其南伐點兵多在幽州北千里鴛鴦泊，及行並取居庸關，曹王峪，白馬口，古北口，安遠馬口，松亭關，榆關等路，將至平州，幽州境，又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木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在路不得

史

卷之二百九十一

八

見僧尼喪服之人，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事，既入南界，分為三路，廣信軍，雄州，霸州各一，都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各路軍馬遇縣鎮即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沿地民居圍困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欄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每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有無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齊力攻擊，如有大軍走報主帥，敵中虛實動必知之，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固不可攻擊，引兵過之，恐敵人出城邀阻，乃圍射

鼓譟詐為攻擊，敵方閉城固守，前路無阻，乃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不通，孤立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隣州計會軍馬，甲夜每城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百餘步，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馳，還勾集眾兵與戰，左右官道斜徑山路河津夜中並遣兵巡守，其打草殺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圍為隊，必先砍伐闊林，然後驅掠老幼，運土填壕，壘攻城之際，必使先登，矢石檣木併下，止傷老幼，又於本國州縣起漢人鄉兵萬人隨軍，專伐園林填道路，御寨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軍退縱火焚之，敵軍既陣，料其陣勢小，大山川形勢往回道路救援捷徑，消

史

卷之二百九十一

九

運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後於陣四面列騎為隊，每隊五七百，人十隊為一道，十道當一面，各有主帥，最先一隊走馬大譟，衝突敵陣，得利諸道齊進，未利引退，第二隊繼之，退者息馬，飲水抄諸道皆然，更退迭進，敵陣不動，亦不力戰，歷二三日，待其困憊，又令打草殺家丁馬施雙箭，因風疾馳，揚塵蔽陣，更互往來，中既饑疲，目不相覩，可以取勝，若陣南獲勝，陣北失利，主將在中無以知之，則以本國四方山川為號聲以相聞，得相救應，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眾，三路往還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七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

賊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桑而
已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人率騎千
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規避及暮以吹角為號
衆即頓舍環繞御帳自近及遠折木稍屈爲弓子箭不設鎗
營壁伺之備每軍行鼓三伐不問晝夜大衆齊發未遇大敵
不乘戰馬伏近敵師乘新驅馬蹄有餘力成列不戰退則乘
之冬伏兵斷糧道日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資散而復聚
善戰能聚此兵之所以強也遼人小小狡
御帳紀軍 遼太祖宗室盛張分迭刺部爲二官衙內虛經
營四方未遑鳩集以行營爲官選諸部豪健十餘人置爲腹
史遼史卷之二百九十一
心部皇后述律氏居守摘蕃漢精銳二十萬爲屬珊軍以珍
美如瑪瑙故名太宗益選天下精甲置諸爪牙爲皮室軍合
騎五十萬固威壯矣然太祖以耶律古老爲右皮室詳穩則
皮室自太祖時已有太宗增多至三十萬耳
官衙騎軍 太祖以迭刺部受祿分本部爲五院六院統以
皇族而親衛缺然乃立幹魯莽法列州縣割戶丁以強幹弱
支詔謀嗣續世建官衙入則見守出則應從差則因以守陵
有兵事則五京二州各提轄司傳檄而集不待調發州縣部
族十萬騎軍已立具矣恩意親洽兵甲犀利教練完習備天
下精銳聚之腹心之中懷舊者歲深增新者世盛此軍制之

良者也
大首領部族軍 遼親王大臣體國如家征伐之際往往置
私甲以從王事大者千餘騎小者數百人著籍皇府固有戎
政量借三千騎常留餘兵爲部族根本遼之爲國都於梁
唐晉漢周宋皆以恩故始則父子一家終則寇讐相攻梁唐
周隱然一敵國宋惟太宗征北漢遼不能抹餘多敗劫縱得
亦不償失良由石晉獻土中國失五關之故然也高麗小邦
屢喪遼兵非以險阻足恃故歟西夏彈丸之地南敗宋東抗
遼雖內北士馬雄勦元吳諒祚智勇過人能使黨項阻卜
附大國蓋亦襟山帶河有以助其勢耳雖然宋久失地利而
史遼史卷之七
舊志言兵唯以遼宋爲善論三國聚議北京猶不敢輕進豈
不以大河在前三鎮在後臨事好謀不容不熟歟二帳十二
宮一府五京有兵一百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官丁大首領諸
部族中京頭下等州屬國之衆皆不與焉不輕用之所以長
世二帳屬皮室十二官弘義吳季承典義慶延昌彰德
地理
帝堯壽天下爲九州舜以冀青地大分幽并營爲州十有二
幽州在渤海之間并州北有代朔營州東暨遼海其地負山
帶海其民執干戈奮武衛風氣剛勁自古爲用武之地太祖
以迭刺部之衆代遼肇氏起臨潢建皇都東併渤海得地邑

之居百有三太宗立晉有幽涿檀順營平蔚朔雲應新
儒武襄十六州於是割古幽并營之境而跨有之東朝高麗
西臣夏國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舫海輪貢其
盛矣遂因其先日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
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黃龍北帶潢水
冷陁屏右途河壑左高原多榆柳下濕饒蒲葦當元魏時有
地數百里至唐大賀氏盤食扶餘室韋奚赫勒之區地方二
千餘里貞觀三年以其地爲玄州置松漠都督府建八部爲
州各置刺史達稽部曰峭落州乾便部曰彈汗州獨活部曰
無達州芬阿部曰羽陵州突便部曰日連州芮奚部曰徒河

史

卷之二百九十一

三

州陞斤部曰萬丹州伏部曰匹黎赤山二州以大賀氏窟哥
爲都督十州軍事分州建官蓋昉于此迨于五代開地東西
三千餘里遼疊氏更八部曰呈利皆部乙室活部實活部納尼
部額沒部內會難部集解部奚嗶部屬縣四十有一每部設
刺史縣置令太宗以皇都爲上京升幽州爲南京改南京爲
東京聖宗城中京興宗升雲州爲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又以
征伐俘戶建州襟要之地多因舊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
州總京五府六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部族五十
有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廬胥河
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上京道治臨潢府本漢遼東郡西安平之地太祖取天梯對
魯等三山之勢于葦甸射金靛箭以識之謂之龍眉宮神冊
三年城之名曰皇都天顯十三碑更名上京唐曰臨潢洹流
河自西北南流遼京三面東入于曲江其北東流爲按出河
又有勃得山唐所封大賀氏勒得王墓存焉韓祖懷慶永等
州府上京太祖創業之地負山抱海天險足以爲固地沃宜
耕植水草便畜牧金靛一箭二百年之基壯矣天顯元年平
渤海歸乃展郭郭建宮室名以天贊起三大殿曰開皇安德
五鸞中有先代御容每月朔望節辰忌日在京文武百官並
赴祭又於內城東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遺像太祖崩應

史

卷之二百九十一

三

天皇居於義節寺斷脫寢太祖陵即寺建斷脫樓樹碑焉太
宗援立晉遣宰相馮道等持節具鹵簿法服至此冊上太宗
尊號太宗御開皇殿關承天門受禮因改皇都爲上京城高
二丈不設敵樓幅員二十七里其北謂之皇城高三丈有樓
櫓東西設府寺南城謂之漢城列井肆焉南門之東回鶻營
回鶻商賈留居上京置營居之臨潢西北二百餘里號涼淀
在侵頭山南避暑之處掘地丈餘卽有堅水祖州本遼有八
部世沒里地太祖始置西樓後因建城以祖考所生之地故
名城高二丈無敵樓幅員九里西北隅有內城城內有殿奉
安祖考御容以白金鑄太祖像有太祖徵時兵仗器物及服

二水為永
忘光矣丹

御皮龜之類存之以示後嗣使不忘本東為諸官解舍東南橫街四隅有樓對峙下連市肆州有祖山山有太祖廟御靴尚存太祖陵鑿山為殿殿南有膳堂殿東有樓立碑以紀太祖創業之功在州西五里永州永天皇太后所建太祖於此置南樓乾亨三年置州東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號永州冬月牙帳多駐此有木葉山上建契丹始祖廟奇首可汗在南廟可敦在北廟繪塑二聖并八子神像相傳有神人乘白馬自馬盂山浮土河而東有天女駕青牛車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葉山二水合流相遇為配偶生八子其後族屬漸盛分為八部每行軍及春秋時祭必用白馬青牛示不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一

古

忘本云興王寺有白衣觀音像太祖援石晉主中國自潞州入幽州幸大悲閣指像曰我夢神人令送石即為中國帝即此也因移木葉山建廟春秋告賽尊為家神與軍必告之乃合符傳箭於諸部頭下軍州皆諸王外戚大臣及諸部從征俘掠生口各圖集建州縣以居之橫帳諸王國舅公主許創立州城朝廷賜州縣額其節度使朝廷命之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焉井邑商賈征稅各歸頭下有徽成懿壕等十四州

東京道治遼陽府本朝鮮之地周武王釋箕子囚去之朝鮮因以封之作八條之教尚禮義富農桑外戶不閉傳四十餘

史綱

卷之二百九十一

圭

世燕屬真番朝鮮始置吏築障秦屬遼東外徵漢武帝元封三年定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後漢出入青幽州遼東玄菟二郡沿革不常漢末為公孫度所據傳子康孫淵魏滅之晉陷高麗後歸慕容垂子寶以勾麗王安為平州牧居平壤城遼東京本此唐高宗平高麗置安東都護府後為渤海大氏所有大氏始保挹婁之東牟山武后萬歲通天中為契丹盡忠所逼有乞乞仲象者度遼水自固武后封為震國公傳子祚榮建都邑自稱震王併吞海北地方五千里其數十萬中宗賜所都曰忽汗州封渤海郡王十有二世至文德僭號改元號建官闕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為遼東盛國忽汗州即故平壤城也號中京顯德府太祖攻渤海拔忽汗城以為遼東國立太子圖欲為人皇王以主之神冊四年并遼陽故城以渤海漢戶建東平郡為防禦州天顯三年遷京丹國民居之升為南京城高三丈有樓櫓幅員三十里八門宮城在東北隅高三丈具敵樓南為三門壯以樓觀四隅有角樓大內建二殿不置宮嬪雖以內省使副判官守之外城謂之漢城分南北市中為看樓晨集南市夕集北市河朔人命皆籍于此東西南三面抱海遼河出東北山口為范河西南流為大口入于海東梁河自東山西流與渾河合為小口會遼河入于海渾河在東梁范河之間沙河出東南山

西北流徑蓋州入于海又有蒲河清河泥河一名洪水駐蹕
山唐太祖征高麗駐蹕其巔勒石紀功焉俗稱手山山巔平
石之上有一掌指之狀泉出其中取之不竭天顯十三年改南
京爲東京府曰遼陽轄開定保辰等州府仙鄉縣傳有仙人
白仲理能煉神丹點黃金以救百姓鶴野縣昔丁令威家此
去家千年化鶴來歸集於華表柱以味畫表云有鳥有烏丁
令威去家千年今未歸城郭雖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塚墓
中京道治大定府處爲營州夏屬冀州周在幽州之分
天下是爲遼西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吳居之幅員千里多
大山深谷阻險足以自固魏武北征縱兵大戰降者二十餘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一

六

萬散居松漠其後拓拔氏乘遼建牙於此當饒樂河之南溫
洽河之北唐太宗伐高麗駐蹕於此部帥蘇支從征有功奚
長可度率衆內附爲置饒樂都督府咸通以後契丹始大奚
族不敢復抗太祖建國衆族臣屬聖宗嘗過七金山土河之
濱南望雲氣有郭郭樓閣之狀因議建都擇良工於燕薊
役二歲郭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廊廡擬神都之制統和二
十四年五帳院進故奚王牙帳地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
號曰中京府曰大定皇城中有祖廟城池淤濕多鑿井泄之
人以爲便統惠高麗等州宋王曾上契丹書曰出燕京北
門至望京館五十里至順州七十里至檀州漸入山五十里

至金溝館將至館川原平曠謂之金溝淀自此入山結曲登
陟無復里垠但以馬行紀日約其里數九十里至古北口兩
傍峻崖健容車軌又度德勝嶺盤道數層俗名思鄉嶺八十
里至新館過雕窠嶺偏松嶺四十里至如來館過烏漂河東
有漂州又過黑斗嶺度雲嶺芹萊嶺七十里至柳河館松亭
嶺甚險峻七十里打道部落東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館八十
里至虎兒峽館過蝦蟆嶺九十里至鐵漿館過石子嶺自此
漸出山七十里至富谷館八十里至通天館二十里至中京
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圓繞四里許門但重屋無樂閣之制南
門內通步廊多坊門又有市樓四次至大同館間闢城內西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一

七

南隅岡上有寺城南有圓圖宴射之所自過北口居人板屋
耕種但無桑柘所種皆在壠上虞爲吹沙所壅山中長松鬱
然溪谷中時見畜牧牛馬橐駝多青鹽黃豕與中府古狐竹
國漢柳城縣地慕容號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爲福德之地
乃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遂遷都焉號曰和龍官
容垂復居之後爲馮跋所滅元魏爲遼西郡隋平高保寧置
營州煬帝廢州置柳城郡唐武德初改營州總管府萬歲通
天中陷李萬榮神龍初移府幽州開元四年復治柳城八年
西徙漁陽十年還柳城後爲吳所據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將
建城命韓知方擇其處乃完葺柳城號新州重熙十年升興

中府

南京道治析津府以分野旅寅爲析水之津本古冀州地高陽氏謂之幽陵陶唐曰幽都有虞析爲幽州商併幽於冀周分并爲幽職方東北幽州山鎮醫巫閭澤藪蓂養川河沛浸舊時其利魚鹽其畜馬牛豕其穀黍稷稻武王封太保奭于燕秦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爲燕國封城茶盧緡後置涿郡廣陽國後漢爲廣平國廣陽郡或合于上谷後置幽州後周置燕及范陽郡隋爲幽州總管唐置大都督府改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李懷仙朱滔劉怱劉濟相繼割據劉總歸唐至劉仁恭父子僭爭後唐滅之晉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一

大

高祖以遼有授立之勞割幽薊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爲南京又曰燕京城方三十六里崇三丈街廣一丈五尺敵樓戰櫓具八門大內在西南隅皇城外三門門有樓閣多坊市廐舍寺觀其外有居庸松亭榆林之關古北之口桑乾河高梁河石子河大安山燕山中有瑤瑒府曰幽都軍號盧龍開泰元年落軍額統檀順涿易等州玉田縣本春秋無終子國搜神記雍伯洛陽人性孝父母沒塋無終山山高八十里上無水雍伯置飲人有就飲者與伯石一斗種生玉因名玉田西京道治大同府陶唐冀州之城虞分并州夏復屬冀州周賦方正北曰并州戰國屬趙武靈王置雲中郡秦屬代王國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一

九

後爲平城縣魏屬新興郡晉仍屬雁門劉琨表封衛盧氏代王都平城元魏道武於此建都邑孝文遷洛改爲司州收置代尹又置恒州齊文宣廢州爲恒安鎮尋復恒州周改朔州隋仍爲朔州武德四年置北恒州七年廢貞觀十四年移雲中定襄縣於此永淳元年默啜爲民患移民朔州開元十八年置雲中州天寶元年改雲中郡乾元元年曰雲州乾符三年守捉使李克用戍防禦使據雲州僖宗赦克用黃巢入京詔發代北軍討賊克用率三萬五千騎而南收京師既而失利乃單辭厚禮與太祖會于雲州謀舉兵攻果不果莊宗以雲州爲大同軍節度使晉高祖以契丹有授立功創

之有鵝泉在城中相傳舜嬪二女於此又有歷山飛狐縣相傳有狐於紫荊嶺食五粒松子成飛仙故云

曆象

大同元年太宗自汴京收晉百司僚屬伎術曆象遷于中京遼始有曆先是唐仍用唐景福崇玄曆晉天福四年司天監馬續上乙未元曆號調元曆太宗所收於汴是也穆宗應曆十一年司天王白李正進曆蓋乙未元曆也聖宗統和十二年可汗州刺史賈俊進新曆則大明曆也高麗所志大遼古今錄稱統和十二年始頒正朔改曆驗矣大明曆本宋祖冲之法聖宗以賈俊所進新曆因宋大明舊號行之全曰重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一

辛

修大明曆傳至元亦曰重修大明曆及改授時曆別立司天監存肆之每歲冬至重修其法月度不足是生朔虛天行有餘是爲氣盈盈虛相懸歲月乃判積判而差寒暑互易百穀不成庶政不明聖人聽以斗柄準以歲星爰立閏法作治百官是故閏正而月正月正而歲正歲月既正頒令考績無有不時國史正歲年以叙事莫重於此遼初徵曆梁唐入晉之後奄有帝制乙未大明曆法再變穆宗應曆六年周用顯德欽天曆十年宋用建隆應天曆景宗乾亨四年宋用乾元曆聖宗統和十九年宋用儀天曆太平元年宋用崇天曆道宗清寧十年宋用明天曆大康元年宋用奉元曆大安七年

史緯

卷之二百九十一

辛

宋用觀天曆天祚乾統六年宋用紀元曆五代曆三變宋凡八變遼終始再變曆法不齊故定朔置閏時有不同覽古感焉作閏考古者太史掌正歲年以叙事國史以事繫日以日月時繫年時月不正則叙事不一故二史合爲一官頒曆授時必大一統遼漢周宋俱行夏時各自爲曆國史閏朔頗有異同遼初用乙未元曆本何承天元嘉曆法後用大明曆本祖冲之甲子元曆法承天日食晦朔一章必七閏冲之日必食朔或四年一閏用乙未曆漢周多同用大明曆則閏與宋異國史叙事甲子不殊閏朔多異以此故也耶律儼紀以大明法追正乙未月朔與陳大任紀時抵牾稽古君子往往惑

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極渾儀是作天文之變六合之表
可以仰觀有虞之機是矣體莫固於金用莫利於水龍金走
水不出戶而知天道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歷代儀象表漏
各具于志太宗大同元年得晉曆象刻漏渾象後唐清泰二
年已稱損折不可施用其至中京者繁可知矣古之鍊銅黑
黃白青之氣盡然後用之故可施於久遠唐沙門一行鑄渾
天儀時稱精妙未幾銅鐵漸澁不能自轉置不復用金質不
腐水性不行況移之汜寒之地乎刻漏晉天福三年造周官
望靈氏縣必費之以火地雖汜寒亦可施也古者官星
萬餘名遭秦焚滅圖籍世祕不傳漢收散亡得甘德石中丞

史緯卷二百九十一

三

家圖經緯合千餘官僅存什一分为三垣四宮二十
宿樞以二極建以北斗緯以五星日月代明貴而太乙殿
建樞星占决之用亦云備矣司馬遷天官書既以具錄後世
何章守修無出三家官星之外者天象昭垂歷代不易而漢
晉隋唐之書累志天文近於衍矣且天象祲祥律格有禁勝
國之史註誤學者不宜書其日食星變風雲震雪之祥其載
帝紀不復書

史緯卷二百九十一終

史緯卷二百九十二

遼史三

志

百官

官生於職職於事而名加之後世治名不究其實吏部一
太宰也為大司徒為尚書為中書為門下兵部一司馬也為
大司馬為太尉為樞密使治古官名分今之職事以配之於
是先王統理天下之法如治絲而琴名實滑矣契丹舊俗事
簡職專官制朴實不以名亂之其興也勃焉太祖詔正班爵
至於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

史緯

卷二百九十二

人國制簡朴漢制則治名之風固存也遼國官制分北南院
北面治官帳部族屬國之政南面治漢人州縣租賦軍馬之
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初太祖分迭剌夷萬戶為北南二大
王謂之北南院宰相樞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護衛皆分北
南其實所治皆北面之事凡遼朝官北樞密視兵部南樞密
視吏部北南二王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宣徽視工部敵烈
麻都視禮部北南府宰相總之惕隱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
越坐而論議以象三公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所以興也
北樞密院掌兵機武銓羣牧之政凡軍馬皆屬焉以其牙帳
居大內帳殿之北故名北院元好問所謂北衙不理民是也



南樞密院掌文銓部族丁賦之政凡人民皆屬焉以其子帳居大內之南故名南院元好問所謂南衙不主兵是也北院樞密使蕭孝忠奏一國二樞密風俗所以不同若併為一天下幸甚事未及行大子越遼國尊官猶古之三公無職掌班百僚之上非有大功德者不授太祖以于越受禪終遼之世以于越得重名者三人耶律曷魯屋質仁先謂之三子越大楊隱掌皇族之政教興宗重熙二十二年耶律義先拜楊隱戚族人曰國家三父房最為貴族天下風化之有出不孝不義雖小不可為其妻晉國長公主之女每見中表必具禮服義先以身率先國族化之遼國設官之實於此可見遼之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二

三

先世未有城郭溝池宮室之固輿車為營硬寨為宮御帳之官不得不謹出於貴戚為侍衛著帳為近侍部族為護衛武臣為宿衛親軍為禁衛百官為宿直奉宸以司供衛三班以肅會朝硬寨以嚴晨夜法制可謂嚴密然古者刑人不在君側叛逆家屬沒為苦帳執事禁衛可為寒心此所以多變起肘掖歟蕭祖長子洽春之族在五院司叔子葛刺季子洽禮及懿祖仲子帖刺季子裏古直之族皆在六院司此五房者謂之二院皇族玄祖長子麻魯無後次子嚴木之後曰孟父房叔子釋魯曰仲父房季子為德祖德祖之元子是為太祖謂之橫帳次日刺葛曰迭刺曰寅底石曰安端曰蘇皆曰季

父房此一帳三房謂之四帳皇族二院治之以北南二王四帳治之以大內楊隱皆統於大楊隱司太祖有帝王之度者三代遼蕭氏尊九帳於御營之上也滅渤海國存其族帳亞於遼蕭二也併奚王之衆撫其帳部擬於國族三也有英雄之智者三任國舅以耦皇族崇乙室以抗奚王列二院以制遼蕭是已遼蕭九帳注可汗阻午可汗胡刺可汗蘇可汗鮮質可汗昭占可汗耶瀾可汗巴刺可汗痕德堇可汗太祖以九帳居皇族之上設大常袞司掌九世官分之事有司不與焉凡遼十二宮五京皆太祖征討所得非受之于遼蕭也其待先世之厚蔑以加矣遼俗東嚮而尚左御帳東嚮遼蕭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二

三

九帳南嚮皇族三父帳北嚮東西為經南北為緯故謂御營為橫帳云遼宮帳部族京州屬國各自為軍體統相承分數秩然雄長二百餘年凡以此也遼境東接高麗南與梁唐晉漢周宋六代為勍敵北鄰阻卜木不姑大國以十數西制西夏黨項吐渾回鶻等強國以百數居四戰之區虎踞其間莫敢與禦制之有衛故爾觀於邊防之官太祖太宗之雄圖見矣遼行軍官樞密都統部署之司上下相維先鋒兩翼嚴重中軍於遠探偵候為尤謹臨陣委重於監戰司存有常秩然整暇所以為制勝之道也契丹自唐太宗置都督刺史武后加以王封玄宗置經畧使始有唐官爵矣其後習聞河北藩

鎮受唐官名於是太師太保司徒司空施於部族太祖因之大同元年世宗始置北院樞密使明年以高勳爲南院樞密則樞密之設蓋自太宗入汴始矣天祿四年建政事省於是南面官條可得而書其始漢人樞密院兼尚書省吏兵刑有承旨戶工有主事書省兼禮部別有戶部使司以營州之地加幽冀之半用是適足矣中葉彌之耶律楊六爲太傅知有三師矣忽古質爲太尉知有三公矣於韓古得爲常侍劉湮爲禮部尚書知有尚書門下省矣庫部虞部書部員外出使則知備郎官列宿之員室昉監修則知國史有院程嘉舍人則知起居有注邢抱朴承旨王言敷學士則知有翰林內

史

卷一百九十一

四

制張幹政事舍人則知有中書外制大理司農有卿國子少府有監九卿列監見矣金吾千牛有大將列衛見矣太子有師保有府率東宮備官也節度觀察防禦團練刺史咸在方州如唐制也遼有北面朝官矣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復設南面三省六部臺院寺監諸衛東宮之官誠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徠中國之人也遼有五京上京爲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餘四京隨宜設官爲制不一大抵西京多邊防官南京中京多財賦官遼東遼西燕秦漢唐已置郡縣設官職矣高麗渤海固之至遼五京列峙包括燕代悉爲畿甸二百餘年城郭相望田野益闢冠以節度承以觀察防禦

副練等使分以刺史縣令大略採用唐制其商宗室外戚大臣之家築城賜額謂之頭下州軍雖節度使朝廷命之不能州者謂之軍不能縣者謂之城不能城者謂之堡云

禮

理自天設情由人生以理制情而禮樂之用行焉林豺率獺是生郊禘室尊燔黍是生燕饗蕭裡瓦棺是生喪葬龍皮編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彌文一文一質蓋本於忠愛通革弊與時宜之唯聖人爲能通其意執禮者膠瑟聚訟不遺人情徇情者穆釋綿蕪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遠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

史

卷一百九十一

五

緣情制宜然有尚質之風遼釐胡刺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阻午可汗制柴冊再生儀其情朴其用儉敬天恤災施惠本孝出於惻怛殆有得於膠瑟聚訟之表者太古之上推輪五禮何以異茲太宗克晉稍用漢禮金陳大任選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爲多別得耶律儼志視大任爲加詳焉祭山儀設天神地祇位于木葉山瑟瑟儀若早擇吉日行瑟瑟儀以祈雨前期置百柱天棚及期皇帝致奠于先帝御容乃射柳皇帝再射親王宰執各一射不中者以冠服質之連飲於勝者然後歸其冠服又其日植柳天棚之東南至以酒醴黍稷薦而祝之皇帝皇后

麻都縣志
赤日麻都

東方皇子弟射柳羣臣與禮者賜物有差既三日雨則賜敵
與麻都衣馬否則以水沃之 紫冊儀擇吉日前期置紫冊
及壇壇之制厚積薪爲三級壇置其上席百人重龍文方
茵又置再生母后投索之室皇帝入再生室行再生儀畢八
部之叟前導後扈左右扶翼皇帝冊殿之東南隅拜日畢乘
馬還外戚之老者御皇帝疾馳詣高阜大臣諸部帥列儀仗
迎望拜皇帝遣使勅曰先帝升遐有伯叔父兄在當選賢者
冲人不德何以爲謀羣臣對曰臣等以先帝厚恩陛下明德
咸願盡心敢有他圖皇帝令曰必從爾等所願我將信明賞
罰爾有功陞而任之爾有罪黜而棄之食曰唯帝命是從遂

史錄 卷一百九十一

本

行所詣之地封土石以誌之翼日皇帝出冊殿護衛太保扶
翼升壇奉七廟神主置龍文方茵宰相率羣臣開立各樂壇
邊贊祝訖樞密使奉玉寶玉冊人有司讀冊訖樞密使解
跪以進羣臣三稱萬歲皆拜宰相及諸部帥進繡白罕以賀
皇帝拜諸帝御容遂宴羣臣賜賚有差 再生儀凡十有二
歲皇帝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
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與在再生室東南角植三岐木其
日以童子及產婦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妻持矢獻立於
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與致奠奠訖皇帝出寢殿詣再生室羣
臣奉迎再拜皇帝入室釋服跪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

過產婦致詞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皇帝臥木側叟擊
箠日生男矣太巫懷皇帝首與羣臣稱賀再拜產婦執酒
以進太巫奉醴祿絲結等物贊祝之選七叟各立御名繫于
絲跪進皇帝選嘉名授之賜物再拜退羣臣進醴祿絲結等
物皇帝拜先帝御容遂宴羣臣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
也猶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欲淡而愛浸妻子具而孝衰人人
皆然況天子乎再生之儀每一紀使天子行是禮以起其孝
心夫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瑞子之慕油然而發于中心感
發之妙非言語文字之所能及善哉阻午可汗之垂訓後嗣
也始之以三過岐木母氏劬勞能無念乎終之以再拜御容

史錄 卷一百九十一

七

敬承宗廟宜何如哉詩曰無念爾祖率修厥德

樂

遼有國樂有雅樂有大樂有散樂有鏡歌橫吹樂舊史稱聖
宗興宗咸通音律徵諸太常而不可得嗚呼咸韶夏武之樂
聲亡書逸河間作記史遷因以爲書寥乎希哉遼之樂觀此
足矣正月朔日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
樂角觥終之是夜皇帝燕飲用國樂自漢以後相承雅樂有
雅樂 古頌焉有古大雅焉遼闕郊廟禮無頌樂大同元年太宗自
汴將還得晉太常樂譜宮懸樂架委所司先赴中京自漢以
來因素楚之聲置樂府至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

大樂

雅樂

國樂

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不用秦律以琵琶絃叶之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用之朝廷別於雅樂者謂之大樂晉高祖使馮道劉煦冊應天太后太宗皇帝其聲器工官同歸於遠般人作應龍之樂其聲往而不反流為鄭衛之聲秦漢之間秦楚聲作鄭衛聲內漢武帝以李延年典樂府稍用西京之聲今之散樂俳優歌舞雜進往往漢樂府遺聲晉天福三年遣劉煦以伶官來歸遠有散樂蓋由此矣散樂截竹為四竅之笛以叶音聲而被之絃歌三音天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曰人鼓吹樂一日短簫繞歌樂自漢有之謂之

鼓吹樂

東晉 卷二百九十二

軍樂進雅禮朝會設熊黑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吹令自周襄先王之樂寢以匹使始皇有天下鄭衛秦燕趙楚之聲迭進而雅聲亡矣漢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為大樂散樂武事皆北音是為鼓吹橫吹樂雅樂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

儀衛

遼國自太宗入晉之後皇帝與南班漢官用漢服太后與北班契丹臣僚用國服其漢服即晉之遺制也契丹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獵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

車貴富者加之華飾禁制疎闊貴適用而已帝后加陸步固然也太宗會同元年晉使馮道劉煦備車輅法物上皇帝皇太后尊號冊禮自此天子車服助見於遼太平中行漢冊禮乘黃令陳車輅尚華奉御陳輿輦唐之輅輦盡在遼廷矣遼輩氏之世受印于回鶻至耶剌可汗請印于唐武后賜奉國契丹印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一金印三天子符瑞於是歸遼傳國寶秦始皇作傳漢至魏魏文帝魏刻后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唐更名受命寶晉人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偽諸國往往模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其偽與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賦試進士天

東晉 卷二百九十二

莊保大二年遣車于系乾河自大賀氏八部用兵則合契而動不過刻木為河合太祖受命易以金魚符七枚黃全符長六寸各有字號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事訖歸于內府銀牌二百面長尺制以國字文曰宜速又曰勅走馬驛國有重事皇帝以牌親授使者手割給驛馬若干驛馬門取它馬代法晝夜馳七百里其次五百里所至如天子親臨須索也易無敢違者使回皇帝親受之手付驛印作晉收掌王通氏言彙錢偏四岳民不告勞營衛省徵求寡耳遼太祖匹馬一庵斥地萬里經營四方未嘗寧居所至樂從用此道也

太宗兼制中國，奉皇漢武之儀文，日臻後嗣，因之旋頭，而尾馳驅五京之間，終歲勤動，轍迹相等，民勞財匱，此之故歟？遠自大賀氏，唐會受唐，鼓肅之賜，是為國仗，其制甚簡。太宗伐唐，唐會所用，皆是物也。艱難創業之主，豈必厚衛其身乎？大賀失活，入朝于唐，婆固兄弟繼之，尚主封王，祇觀上國，開元東封，郡固扈從，又覽太平之盛，遠始祖，涅里立，遠聲氏世為國相，日見卑賤，欲企帝王之容輝，有年矣。遠聲致鼓肅於太祖帳前，會何足以副其雄心，弱氣之所，睥睨哉！厥後交來，聘唐，不憚勞勛，至於太宗立，晉以要冊，禮入汴，而收法物，然後累世之所願欲者，一舉而得之。太原擅命，力非不敵，席捲法

史錄

卷二百九十二

十

物先致中京，蹤棄山河，不少顧慮，志可知矣。於是秦漢以來帝王文物，盡入於遠。周宋按圖更製，乃非故物，遠之所重，此其大端云。

食貨

契丹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於野，弛兵於民，有事征戰，騎介夫頃刻而集，馬逐水草，人仰漣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獲糧易道，在是矣。以是制勝，所向無前。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制度，日增經費，日廣上下，田賦服御，浸盛而食貨之用，斯為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其制數差等，雖不

可悉，而大要散見舊史。若農穀租賦，鹽鐵貿易，坑冶泉幣，羣牧逐類，採摭緝而為篇，以存一代食貨之略。初，皇祖勾德實為大迭烈府夷离董，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嗣為于越，傍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不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滋繁，糾轄疎遠，分北大潢兀為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冠秦城，幅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無害農務，詔有司勸農桑，教紡績，以烏古之地，水草豐美，命旣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為農田。三年，詔以諸里河、臚胸河近地，賜南院、歐董、突呂、乙斯勃、北院溫納河、刺三石烈人，以事耕種。八年，徵諸道兵

史錄

卷二百九十二

十一

詔敢有傷禾稼者，以軍法論。應曆間，雲州進嘉禾，時謂重農所召，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賜粟二十萬斛，助之，非經費有餘，其能若是乎？聖宗乾亨五年，詔曰：五稼不登，間帝藏以代賦稅，螟蝗為災，罷徭役，以恤饑貧。帝常過藥城，見乙室奧，閱部下婦人，連輩等，乘過燕未獲，遣人助刈，太師韓德讓言：兵後遺民棄業，禾稼棲畝，募人獲之，以半給獲者，政事今宜斯。言山西諸州給軍興民力凋敝，因穀多，勸於邊兵，請復今年租。六年，霜早，民饑，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戶于檀順，勸三州擇沃壤，給牛種穀。十三年，詔諸道置義倉，歲秋社，民隨所獲，戶出

粟庠社司籍其日歲發以賑民統和十五年詔免南京舊欠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收放妨農開泰元年詔曰朕惟百姓徭役煩重則多給工價年穀不登發倉以貸田闕無廢者給牛種以助之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豐進土產珍異上禮高年惠鮮寡賜酺連日九年燕地饑戶部副使王嘉請造船募習海滑者移遠東粟餉燕議者稱道險不便而寢興宗即位遣使問諸道禾稼是年通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憂強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困窮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為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麴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時西蕃叛上欲為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眾田臘胸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鎮州凡十四檢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為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遷中京度支使視亭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擢左散騎常侍遣之農穀至是為盛而東京如咸信春泰等五十餘城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出陳易新許民願假貸者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十萬石雖累兵興未嘗乏用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為所有天祥播遷耶律敵烈立梁王雅里令羣牧人戶運鹽課倉粟人戶侵耗議請其產以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牛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

車一馳左右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輕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使盡償眾何以堪事雖無及然使天未絕遼斯言亦足以收人心矣夫賦稅之制自太祖任韓延徽始制國用太宗籍五京戶丁以定賦稅聖宗乾亨間以上京云為戶貲其實饒善避絲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戶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統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眾每歲農時一夫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紉官之役當時沿邊各置屯田戍兵治田積穀以給軍饗故太平中詔諸屯田在官斛粟不得擅貸在屯者力耕公田不輸稅賦此公田制也餘民應募或治閑田或治私田則計畝出粟以賦公上募民耕濠河曠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閑田制也又詔山前後未納稅戶並於密雲燕樂兩縣占田置業入稅此私田制也各部大臣從上征伐俘掠人戶自置郭郭為頭下軍州凡市井之賦各歸頭下惟酒稅是納上京此分頭下軍州賦為二等也先是遼東新附地不惟酷而鹽鹽之禁亦弛馮延休韓紹勳相繼商利欲與燕地平山例加繩約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亂詔復其租民始安靖南京歲納三司鹽鐵錢折絹大同歲納三司稅錢折粟開遠軍故事民歲輸稅斗粟折五錢耶律抹只守耶表請折六錢皆利民善政也征商之法自太祖置平城於炭山北起榷務以通諸道市易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

市百物山峙命有司治其征餘四京及它州縣貨產懋遷之地置亦如之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來西北諸部及高麗之貨故女直以布帛蜜蠟諸藥材鐵器鞋襪干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驢馬毳罽等物來易於遼者道路極屬聖宗乾亨間燕京留守司言民糶食請弛居庸關稅以通山西糧易又令有司諭諸行宮布帛豆豉狹不中尺度者不開於市明年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開奇峰路以通易州貿易二十三年振武軍及保州並置樵場時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闕部人貧之

史錄

卷二百九十二

四

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至天祚之亂賦歛既重交易法壞財日匱而民日困矣鹽筴之法太祖以所得漢民數多仰八部中分古漢城別爲一部治之城在炭山南有鹽池之利仰後魏滑鹽縣也八部皆取食之及征幽薊還次柁柁澤命取鹽給軍自後漢中鹽益多上下足用會同初太宗有大造於晉晉獻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得河間及海之利置榷鹽院於香河縣於是燕雲迤北皆食滄鹽一時鹽鹽之地如渤海鎮城海陽豐州陽洛城廣濟湖等處五京計司各以其地領之其歲出之額不可得而詳矣坑冶則自太祖始併室韋其地產銅鐵金銀其人善作銅鐵器又有

易本部者多鐵易木岡語鐵也部置三冶曰柳溫河曰二熱古斯曰手山神冊初平渤海得廣州本渤海鐵利府收口鐵務州地亦多鐵東平縣本漢襄平縣故地產鐵弗置採煉三百戶隨賦供納以諸坑冶多在國東故東京置戶部司長春州置錢帛司太祖征南薊師還次山麓得銀鐵弗命置冶聖宗太平間於橫河北陰山及遼河之源各得金銀弗與冶採煉自此以訖天祚國家皆賴其利鼓鑄之法德祖爲夷萬董以上產多銅始造錢幣太祖襲而用之遂致富強以開帝業太宗置五冶太師以總四方錢鐵石敬瑭又獻汾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景宗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亨新錢錢用流布

史錄

卷二百九十二

五

聖宗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國家之錢演迤域中所以統和出內藏錢賜南京諸軍司開泰中詔諸道貧乏百姓有典質男女計備價日以十文折盡還父母每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故東京所鑄至清寧中始用是時禁私鑄又禁銅鐵賣入回鶻法益嚴矣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太康曰大安曰壽隆皆因改元易名其肉好銖數無所考詔楊遵勗徵戶部司遺戶舊錢得四十餘萬緡拜樞密直學士劉仲爲戶部使使人羨餘錢三十萬緡擢南院樞密使其災沴出錢以賑貧乏及諸宮分邊戍人戶雖未有貫朽不可較之積亦可謂

富矣。至其末年，經費浩穰，鼓鑄仍舊，國用不給。海雲佛寺千萬之助，受而不拒，并禁民錢，不得出境。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而上下窮困，府庫無餘積。始太祖爲迭烈府夷酋董也，懲逃董氏單弱，於是撫諸部，明賞罰，不妄征討，因民之利而利之，羣牧蕃息，上下給足。及卽位，伐河東，下代北，卽縣獲牛羊，馳馬十餘萬，樞密使耶律斜軫討女直，復獲馬二十餘萬，分牧水草便地，數歲所增不勝算。當時括富人馬，不加多賜，大小牝軍萬餘匹，不加少，蓋畜牧有法，然也。咸雍五年，蕭陶隗爲馬羣太保，言羣牧名存實亡，上下相欺，宜括實數，以爲定籍。厥後東丹國歲貢千匹，女直萬匹，直不古等

是至於鄰國歲幣，諸屬國歲貢土宜，雖累朝軍國經費，多所仰給。然非本國所出，夫冀北宜馬，海濱宜鹽，無以議爲。遠地牛馬，三時多寒，春秋耕獲及其時，黍稷高下，因其地，蓋不得與中土同矣。然而遼自初年，農穀充美，振饑恤難，用不少，斯旁及鄰國，沛然有餘，果何道而致其利歟？此無他，勸課得人，規措有法，故也。世之論錢幣者，恒患其重滯之難致，鼓鑄之弗給也。於是指幣權宜之法，與焉。西北之通舟楫，比之東百十，縱一二遼之方盛，貨泉流行，國用以殷，給皮賞征，賜與億萬，未聞有所謂幣幣也。又何道而致其便歟？此無他，舊楮漸濫，並聽民用，故也。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人力苟至，一夫猶足以勝時災。況爲國乎？以是知善謀國者，有道以制天時，地利之宜，無往而不遂其志。食莫大於穀，貨莫大於錢，特志二者，以表遼初用事之臣，亦善裕其國者矣。

刑法

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蚩尤惟始作亂，斯民鳴義，姦宄並作，刑之用豈能已乎？帝堯清問下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故曰刑也者，始於兵，而終於禮者也。遼以用武立國，禁暴戢暴，莫先於刑。國初制法，有出於五服三就之外者，兵之勢方張，禮之用未遑也。及阻午可汗知宗室雅里之賢，命爲夷萬董以掌刑辟，豈非士師之官，非賢者不可爲乎？太祖太宗

經理疆土，振甲之士，歲無寧居，威克厥愛，理勢然也。子孫相繼，其法互有輕重，中間能審權宜，終之以禮者，惟景聖二宗爲優耳。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流，曰徒，曰杖。死刑有絞斬凌遲之屬，又有籍沒之法，流刑量罪輕重，真之邊城部族之地，遠則投諸境外，又遠則罰使絕域，徙刑一日終身，二日五年，三日一年半，終身者決五百，其次遞減，百又有黥刺之法，杖刑自五十至三百，凡杖五十以上者，以沙袋決之，又有木劍大棒，鐵骨桑之法，木劍大棒之數，自十五至三十，鐵骨桑之數，或五或七，有重罪者將決，先以沙袋于肱骨之上，及四圍擊之，拷訊之具有籠細杖及鞭烙法，籠杖之數二十細杖之數，三自三十至于六十，鞭烙之數，凡烙三十者，鞭三百，烙五十者，鞭五百，被告諸事，應伏而不服者，以此訊之，品官公事誤犯，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犯罪者，聽以贖論，贖銅之數，杖一百者，輸錢千，亦有入議入縱之法，籍沒之法，始自太祖爲撻馬拔沙里時，奉痕德董可汗命，案釋魯遇害事，以首惡家屬沒入瓦里，及淳欽皇后時，析出之以爲著帳郎君，其後內外戚屬及世官之家，犯反逆等罪，輒沒入焉，餘人則沒爲著帳戶，亦有沒入官分，賜臣下者，木劍大棒，太宗時制木劍，面平背隆，大臣犯罪重，欲寬宥，則擊之沙袋，穆宗時制用熟皮合縫之，長六寸，廣二寸，柄一尺許，其餘非常用而

無定式者，不可殫紀。太祖初年，庶事草創，犯罪者，量輕重決之，其後治諸弟逆黨，權宜立法，親王從逆，或投高崖殺之，淫亂不軌者，五車環殺之，逆父母者，視此誅，嘗犯上者，以鐵錐格其口殺之，從坐者，量罪輕重杖決，杖有二，大者重錢五百，小者三百，又爲梟磔生瘞，砲擲支解之刑，歸於重法，開民使不爲愛，出師以死囚，還師以一謀者，植柱縛其上，于所向之方，射之，矢集如蟬，謂之射鬼箭，歲癸酉，下詔曰：朕自北征以來，四方獻訟，積滯頗多，今休戰息民，群臣其副朕意，詳決之，無或寬枉，乃命北府宰相蕭敵魯等分道疏決，有違欽恤之，見于此神冊六年，克定諸夷，上謂侍臣曰：凡國家庶務，鉅細各殊，若慮度不明，何以爲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乃詔大臣定治契丹及諸夷之法，漢人則斷以律令，仍置鍾院以誅民寃，太宗治渤海人，一依漢法，餘無改焉，會同四年，自族舍利部，詔誅通事解里等，命重杖之，及其妻，流于厥哲高河，其遺棄者，世宗天祿二年，天德蕭翰，劉哥，益都謀反，天德伏誅，其黨流剌哥，遣益都使轄受斯圖，夫四人罪均而刑異，蓋世宗同罪異論者，蓋多，穆宗應曆十二年，蕭延之，奴海星，蕭陵亮，里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之官，仍付亮里以爲奴，因著爲令，十六年，論有司先朝行幸頓次，必高立標識，以禁行者，比開建古輩，故低置其標，凌草中，利人誤入，因之

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然帝嗜酒及微不恤政事五坊掌獸近侍奉饗掌酒人等以瘴鹿野豕鵝雉之屬亡失傷斃及私歸逃亡在告踰期召不時至或因奏對失旨或因飲酒細故或因遷怒無辜輒加炮烙鐵梳之刑至以手刃刺之斬擊射燬斷手足爛肩股折腰脛割口碎齒棄尸於野且命築封于其地死者百有餘人京師置百尺竿以處繫囚其初卽位惑女巫肖古之言取人磨令延年藥後悟其詐以鳴簡盡射縱騎踐殺之及海里之死爲長夜之飲五坊掌獸人等及左右給事誅戮者相繼不絕雖嘗悔其因怒濫刑論大臣切諫在廷畏懦鮮能匡求雖諫亦不能聽其將殺薛哥念古殿前都點檢耶律夷臘葛諫曰薛哥等斃所掌雉畏罪而亡法不應死帝怒斬薛哥等支解之命有司盡取鹿人之在繫者凡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復怒斬諸飼鹿不特致斃遂殺之晚謂太尉化葛曰朕醉中有處決不當者當覆覆奏徒能言之竟無悔意故及於難雖云處止皆御上不及大臣下不及百姓然刑法之制豈人主縱意之具邪景宗在潛已監其失及卽位趙王喜隱自囚所擅去械錄求見語之曰枉直未分焉有出獄自辯之理命復繫之既而躬緣囚徒乃釋之以穆宗廢靈院有寃者無所訴復命等諫紀詔其上道所以廢置之意吳王稍爲奴所告有司請鞠等

曰朕知其誣若案問恐餘人救之命新以狗近侍實得里誤觸神靈法應死杖而釋之然緩于討賊應曆逆黨晚始獲而誅焉聖宗冲年嗣位唐智皇后稱制留心聽斷嘗勅帝宜寬法律先是叛逆之家兄弟不知情者亦連坐阿沒素里曰夫兄弟雖曰同胞賦性各異謀逆者兄弟雖不與知輒坐以法是刑及無罪也請今雖同居不知情者免連坐太后嘉納著爲令帝壯益習四事銳意於治用刑敬慎更定法令凡十數事多合人心先是契丹及漢人相毆致死其法輕重不均詔一等科之契丹人犯十惡亦斷以律舊法死四尸市三日至是一宿卽聽收瘞詔主非犯謀反大逆及流死罪者其奴婢無得告首若奴婢犯罪至死聽送有司其主無得擅殺以舊法宰相節度使世選之家子孫犯罪免黜詔自今犯罪當跡准法同科開泰八年以竊盜贓滿十貫爲首者處死其法太重增至二十五貫其首處死從者決流奪教諸處刑獄有寃不能申雪者聽詣御史臺陳訴委官覆問往時大理寺獄訟凡開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猶慮其未盡親爲錄囚數遣使詣諸道審決寃滯如刑抱朴之屬所至人自以爲無寃五院部民有自陳寃甲者其長佛奴杖殺之上怒其用法太峻奪官徒判十乃方十四醉言官被事法當死特貴其罪五院部民遺火延

五十歲由北城當死杖而釋之故八哥竊王令謙家財反覺以刃刺令謙幸不死有司止加杖罪那母古犯竊盜十有三
次上以情不可恕皆論棄市因詔自今三犯竊盜者雖親徒
三年四則黥面徒五年至於五則處死近侍劉哥烏古斯從
齊王妻以逆赦後出首命諸近侍護衛集視腰斬之朝無
吏因無伴民糾紀修舉人重犯法故統和中南京及易十二
州以獄空開開泰五年諸道獄空有刑錯之風焉故事樞密
使非國家重務未嘗親決凡獄訟惟夷南董主之及蕭合卓
蕭朴相繼為樞密使專尚吏才始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以
狡智相高風俗自此衰矣太平六年詔曰朕以國家有契丹

史錄 卷一百九十二 主

漢人故以南北二院分治之蓋欲去貪枉除煩擾也考賁脫
異法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能動有司以達于朝惟因
族外戚多恃恩行賄以苟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
事後告不以事之大小並令所在官司案問具中北兩院覆
問得實以聞其不案輒申及受請託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
罪之七年詔中外大臣日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
條上之議增改焉興宗即位欽哀皇后得志昆弟專權馮家
奴等誣陷泥下等謀反逮及仁德皇后坐罪者四十餘輩皆
被大辟仍籍其家陶仁德于上京既而執之中外切憤欽哀
後謀廢立遷于慶州及奉迎以歸雖頗預事其酷虐不得逞

矣然興宗好名喜變更又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
死囚甚眾重熙元年詔職事官公罪聽贖私罪各從本法子
弟及家人受賕不知情者止坐犯人先是南京三司銷錢作
器皿三斤持錢出南京十貫及盜家物五貫者處死至是銅
逾三斤持錢及盜物二十貫以上處死二年有司奏曰犯徒
終身者加以捶楚而又黥面是犯一罪而具三刑宜免黥上
口犯罪而悔過自新者亦有可用之人一黥其面終身為辱
朕甚憫焉後犯終身徒者止刺頸奴婢犯逆及盜物主無得
擅殺其面刺臂或頸者聽犯竊盜者初刺右臂再刺左三刺
頸之右四刺左至于五則處死五年新定條制咸詔有司凡

史錄 卷二百九十二 主

朝日執之仍頒行諸道蓋纂修太祖以來法令參以古制其
刑有死流杖及三等之徒而五凡五百四十七條時有群臣
人竊易官印以馬與人者法當死帝曰一馬殺二人不亦甚
乎減死論又有兄弟犯強盜當死以弟從兄且俱無子特原
其弟至於杜洪受賕詐赦免遞偽學御書盜外國貢物者同
皆免死郡王賂不家奴彌里吉告其主約之無驗當反坐以
欽哀皇后秉言竟不加罪蕭白強掠敵魯之女為妻亦以後
言免死梅里狗丹使酒殺人而逃出首赦其罪聖宗之風晉
矣道宗清寧二年命諸郡長吏與僚屬同決罪囚無致枉縱
六年帝以契丹漢人風俗不同命惕隱蘇樞密使乙辛等更

宋制時校定官創增七十一條重編者至千餘條續增三十六條其後因事續增又六十七條條約既繁典者不得備習愚民莫知所避犯法者衆更得因緣爲姦大安五年詔曰法者所以示民信而致國治簡易如天地不忒如四時使民可避而不可犯比命有司纂修刑法不能明體朕意多作條日以罔民于罪朕其不取自今復用舊法餘悉除之太康元年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用事官婢單登等誣告宣懿皇后詔乙辛劾狀其事上族伶人趙惟一斬高長命賜皇后自盡三年乙辛又與其黨構昭懷太子令右護衛耶律查剌告知樞密院事蕭速撒等謀立皇太子詔案無狀乙辛教蕭訛都

殺之刑復與焉或有分尸五京取其心以獻祖廟雖由天祐非患無策流爲殘忍亦由祖宗有以敬之也遵之先代用法尚嚴使其子孫有君人之量知所自擇猶非祖宗貽謀之道不幸有昏暴者引以籍口何所不至然遵之季世與其先代用刑同而興亡異者何歟蓋創業之君施之于法未定之前民猶未能測也亡國之主施之于法既定之後民復何所賴焉傳曰新國輕典舊國權事宜而已乎天祚末年遼敗無度諸子惟文妃所生故盧幹最賢元妃兄蕭奉先凌忌之女妃女兄適耶律撻曷里女弟適耶律余覲奉先誣余覲等謀立晉王尊天祚爲太上皇遂戮撻曷里及其妻賜文妃自盡故

盧幹以不與謀得免及天祚西狩又以耶律撒八等欲立放盧幹遂誅撒八放盧幹賜死從行百官及軍士皆流涕蓋自興宗起大伏仁德皇后賤于幽所遼政始衰道宗殺宣懿皇后及昭懷太子天祚知其父之冤而已亦幾殆至是又自殺其子傳曰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遼氏骨肉相殘天祚蕭恭尤甚遂至於亡

庖犧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衆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後裔，曰葛烏菟者，世雄朔陲，後爲目順所襲，保鮮卑山以居，號鮮卑氏。既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曰宇文、曰庫莫奚。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見于此。隋唐之際，契丹之君，號大賀氏。武后遣將擊潰其衆，大賀氏微，別部長過折代之，過折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三

每歲送判部長涅里，立廼里組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遼王。唐賜姓名曰李懷秀，既而懷秀叛，唐更封惜落爲王。涅里之後，曰得里思者，左右惜落，至于屈戌，幾百年，國勢復振。得里思子孫，阿休機號世里氏，是爲遼太祖。世里大賀，遼輩號三耶律，自時厥後，國日益大，起唐季，涉五代，宋二百餘年，名隨代，字傳音轉，此其言語文字之相通，可考而知者也。其所以不可知者，有若奇首可汗、胡刺可汗、蘇可汗、昭古可汗，皆遼之先，而世次不可考矣。撫其可知者，作遼世表。

漢日頓可汗，以兵襲東胡滅之，餘衆保鮮卑山，因號鮮卑。魏青龍中，部長比能稍桀驁，爲幽州刺史王雄所害，散徙懷

水之南，黃龍之北。

鮮卑葛烏菟之後，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陰山南徙，始居遼西。九世爲慕容廆，所滅鮮卑衆，散爲宇文氏，或爲庫莫奚，或爲契丹。

元魏契丹，在庫莫奚東，異族同類，東部鮮卑之別支也。至是始自號契丹，爲慕容氏所破，與庫莫奚俱竄松漠之間。道武帝大破之，遂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大武帝時，歲致名馬獻文時，使莫非紇何辰來獻，始班諸國。末，欣服萬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都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絮部，黎部，吐六于部，以名馬文皮來貢，交市於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三

和龍密雲之間。太和三年，高麗與蠕蠕謀取地，豆于分之，契丹懼，莫弗賀勿于率其部落車三千乘，家萬餘口，內附，止於白狼水東。自此歲常朝貢，後告饑，高祖聽其入關市糴。北齊天保四年，契丹犯塞，文宣帝親討之，自平州趨長樂，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趨青山，安德王韓軌帥騎四千，東斷走路，帝親臨山嶺奮擊，虜男女十餘萬，雜畜數十萬，相樂於青山大破別部，所虜生口分置諸州，後爲突厥所逼，以萬家寄處高麗境內。

隋開皇五年，莫弗賀勿塞高祖納之，聽居故地。六年，諸部相攻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諭解之，出伏部背高麗，至

衆內附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別部四千餘戶來降
紇臣水而居分爲十部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瑒統之
契丹殺吐屯

唐契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羸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
北靺鞨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其君大賀氏
有勝兵四萬析八部臣于突厥與奚不平每關不利輒遣保
鮮卑山武德中大帥孫敖曹來朝二年寇平州六年君長咄
羅獻名馬豐貂貞觀二年摩會來降三年入朝賜鼓蘇帝伐
高麗發契丹奚首領從軍還過營州以窟哥爲左武衛將軍
大帥紇王據曲率衆來歸卽其部爲玄州以據曲爲刺史錄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三

三

營州都督府窟哥東部內屬置松漠都督府以窟哥爲都督
封無極男賜姓李氏置峭落等十州俱隸松漠府窟哥死
丹與奚叛總管阿史德樞寶執松漠都督阿不固獻于東都
窟哥二孫枯莫離爲彈汗州刺史盡忠爲松漠都督敖曹
孫萬榮爲歸誠州刺史營州都督趙文翽數侵侮之盡忠怨
望與萬榮舉兵殺文翽據營州自號無上可汗推萬榮爲
不二句衆數萬攻崇州執擊討副使許欽寂武后詔將軍曹
仁師擊之戰于黃獐谷王師敗績進攻平州不克武后益發
兵擊之萬榮襲檀州清邊道副總管張九節拒戰萬榮敗走
俄盡忠死突厥默啜襲破其部萬榮收散兵勢復振別將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三

四

務整何阿小入冀州殺刺史陸寶積掠數千人武后詔夏官
尚書王季傑率兵十七萬討萬榮戰東狹石敗績季傑死之
萬榮屠幽州又詔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擊之萬榮
棄銳鼓行而南殘瀛州屬縣神兵總管楊立基率奚兵馳擊
大破萬榮執何阿小別將李楷固駱務整降萬榮委軍走立
基與奚四面合擊萬榮衆潰東走張九節設三伏待之萬榮
窮蹙與家奴走潞河東憊甚臥林下奴斬其首以獻餘衆不
能立遂附突厥開元二年盡忠從父弟失活率部落來歸立
宗賜丹書鐵券四年與奚長李大酺來朝詔復置松漠府以
失活爲都督封松漠郡王八部長皆爲刺史五年以楊氏爲
永樂公主下嫁失活六年卒弟安固襲七年安固與公主來
朝衛官可突于勇悍得衆心安固欲除之可突于攻安固安
固奔營州都督許欽潛及奚主李大酺攻可突于不勝安固
大酺皆死可突于推安固從父弟鬱于爲主遣使謝罪玄宗
許數位十年鬱于入朝以慕容氏爲燕郡公主下嫁鬱于
弟咄于襲十三年咄于復與可突于猜阻與公主來奔封遼
陽王國人立其弟邵固朝于行在從封禪泰山封廣化王以
陳氏爲東光公主下嫁十八年邵固爲可突于所弑東光公
主走平盧可突于立屈列二十二年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大
破之邵長過折斬可突于及屈列歸唐封過折北平王可突

于餘黨泥禮殺過折其子刺乾走安東拜左驍衛將軍
契丹中衰大賀氏附庸於奚以通于唐朝貢歲至泥禮
鐵遼史作涅里陳大任作雅里蓋遼之始祖也李懷秀
通輩祖里本八部大帥天寶四年降唐拜松漠都督安祿山
討契丹懷秀發兵十萬與祿山戰潢水南祿山大敗自是兵
連不解耶律儼紀云太祖四代祖釋里思為迭剌部夷
遣將只里姑括里大敗安祿山于潢水適當懷秀之世則懷
秀因遼輩氏之首君為阻午可汗明矣楷落唐封恭仁王松
漠都督遂稱契丹王其後寢大貞元四年犯北邊自祿山反
河北割據道隔不通世次不可悉考契丹王屈戌武宗會昌
二年授雲麾將軍幽州節度使是為耶彌可汗張仲武奏契
丹舊用回鶻印乞賜聖詔以奉國契丹為文至習齒號巴
剌可汗咸通中遣使貢獻部落寢強欽德習爾之族也號
德蓮可汗光啟中鈔諒奚室韋諸部皆役服之數與劉仁恭
相攻晚年政衰八部大人法常三歲代迭剌部耶律阿保機
建鼓旗白為一部不肯受代自號為王盡有契丹國遼輩氏
遂亡蕭韓家奴言先世遼輩注可汗之後國祚中絕自夷齒
董雅里立阻午可汗大位始定今以唐史遼史參考大賀氏
絕于邵固雅里所立則懷秀也其間唯屈列過折二世屈列
乃可突于所立過折以別部長為雅里所殺唐史稱泥禮為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三

五

可突于餘黨則注可汗者殆為屈列耶

皇子

三代以上封建久長故吳魯燕蔡曹衛晉鄭太史遷既著世
家又列年表不厭其詳自漢以降封建實亡猶有其名長世
者豈世家自絕者僅列傳燕王子侯猶可以年表也班固以
為無實前年而表世自魏以降不帝不世王侯身徒數封朝
不謀久於是列而傳之功不足以垂法罪不足以著戒碌碌
然抑又甚焉今摘其功罪顯然者列諸傳其無他可書者略
表見之

外戚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三

六

漢外戚有新室之患晉宗室有八王之難遼耶律蕭氏十居
八九宗室外戚勢分力敵相為唇齒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
以是而興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契丹外戚其先二密
審氏曰拔里曰乙室已至遼太祖娶述律氏本回鶻籍恩之
後大同元年太宗自汴將還留外戚小漢為汴州節度使賜
姓名曰蕭翰以從中國之俗由是拔里乙室已述律三族皆
為諸姓拔里二房曰大父少父乙室已二房曰大翁小翁世
宗以舅氏塔列葛為國舅別部聖宗合拔里乙室已二國舅
帳為一與別部為二太祖神冊二年命阿骨只為北宰相自
是三族世與北宰相之選此遼外戚之始末也

述律氏不
顯赫焉
為氏矣

史籍卷二百九十四

遼史五

列傳

后妃

昔司馬遷列呂后于紀班固傳於外戚范曄登后妃于帝紀
天子紀年以叙事謂之紀后易為而紀之自晉史列諸后以
首傳隋唐以來莫之能易也太祖慕漢高帝故耶律儼所刻
氏以乙室拔里比蕭相國遂為蕭氏雖可稱亦好冠之意

懿祖皇后蕭氏肅祖嘗過其家曰同姓可結交異姓可結婚
為懿祖聘焉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太祖簡獻皇后蕭氏太祖為德德所害后恐害其子命四子
往依鄰家耶律臺押乃獲安太祖生后以骨體異常懼有同
害之者鞠於別帳

太祖皇后述律氏名年回鶻人父月機仕遼蕭氏為阿札剌
只娶与德怒王女生后于契丹右大部后簡重果斷有雄略
嘗至遼土二河之會有女子乘青牛車倉卒避路忽不見童
諸曰青牛姬會避路訪謂地祇為青牛姬云太祖即位群臣
上尊號曰地皇后行兵御衆后常與謀太祖渡磧擊党項室
韋乘虛襲之后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幽州劉牛
先遣韓延徽求援太祖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后曰延徽能

守節不屈此賢者也奈何辱之太祖召延徽與語大悅遂以

為謀主太祖遷三萬騎攻幽州后指帳前村曰此村無火可
以生乎太祖曰不可后曰幽州之有土有民亦猶是耳吾以
三千騎掠其四野不過數年困而歸我矣何必為此萬不
勝為中國笑部落亦解體太祖崩后稱制攝軍國事及楚欲
以身殉視成百官力諫因斷右腕納于棺太宗即位上尊號
曰應天皇后初太祖謂太宗必興我家后請令皇太子倍
避之太祖冊倍為東丹王太宗崩太后欲立少子李胡而世
宗即位于鎮陽太后怒遣李胡以兵逆擊李胡敗太后親率
師遇于潢河之橫渡耶律質諸龍兵世宗遷太后于柵州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二

應曆二年崩年七十五
太宗靖安皇后蕭氏太祖皇后弟室魯之女聰慧潔素尤被
寵貴軍旅田獵必與

世宗嘗節皇后蕭氏太祖皇后弟阿古只之女生萌古公
在旁察制作亂弑太后及帝后乘步輦直詣察割諸收帝
早遇害妃魏氏後唐宮人有姿色帝從太宗南征得之寵遇
甚厚生寧王只沒立為皇后風神閑雅內治有法對知法知
威稍帝世宗承強盛之資無意遠略后每陳征討大計不納
察制作亂遇害
景宗皇后蕭氏名韓北府宰相思溫女后早慧思溫嘗謂諸

女德地，惟后潔除，喜曰：此女必能成家。生聖宗，景宗勅后歸國，政泣曰：母寡子弱，族屬雄強，邊圉未靖，奈何？耶律斜軻韓德讓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於是后與斜軻德讓奏決大政，委于越休哥，以南邊事。統和元年，上尊號曰承天皇帝。后明達治道，聞善必從，故群臣咸竭其忠，習知軍政，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命。聖宗稱還盛，后教訓為多，統和二十七年崩。

聖宗皇后蕭氏，小字菩薩哥，景宗后弟隗因之女。年十一，入而才，遂入掖庭，冊為皇后。有巧思，嘗以草廷為殿式，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之。所乘車，置龍首，賜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三

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格，以白金為浮圖，夏秋從行，山谷間花木如繡，車服相錯，人望之以為神仙。生皇子早卒，宮人得斤生，與宗后養為子，帝大漸，稱斤為后曰老物，寵亦有既。耶帝崩，稱斤自立為皇太后，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誅告北府宰相蕭浞下，駙馬蕭匹敵謀逆，詔鞠治，連及后，與宗曰：皇太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反罪之，可乎？稱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帝曰：皇后無子而老，無能為也。稱斤不從，遷后于上京，車駕春蒐，稱斤慮帝懷鞠育恩，遣人加害，使至，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請沐浴而後就死，使者退，俄后崩，年五十，是日有見后于木葉山陰者，乘青蓋車，衛從甚盛。

存金何以不死

嚴追謚仁德皇后，附慶陵，稱斤以匹敵為后所愛，將殺之，公主謂匹敵曰：與其無罪被戮，何若奔女直以全生？匹敵曰：朝廷詔旨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他國，遂見殺。

欽哀皇后蕭氏，小名稱斤，勳商狼親嘗拂太后榻，獲金雞春之膚色，充澤勝常，太后驚異曰：是必生貴子，已而生與宗，仁德皇后無子，取而養之，如已出，后以與宗，侍仁德皇后，不悅，聖宗崩，令馮家奴等誣仁德皇后與蕭浞下，蕭匹敵等謀亂，徙上京害之，自立為皇太后，攝政，進封曾祖為開陵郡王，父為齊國王，諸弟皆王之，重熙三年，后陰召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白帝帝收太后符璽，遷于慶州，六年，帝悔之，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四

親取奉迎，侍養益孝謹，后終不憚，帝崩，無戚容，見皇后悉泣，曰：汝年尚幼，何哀痛如是？清寧初崩。

興宗仁懿皇后蕭氏，道宗即位，尊為皇太后，清寧九年，教睦宮使耶律良以重元與其子涅魯古反狀，密告太后，太后言于帝，帝未之信，太后曰：此社稷大事，宜早為計，帝始戒嚴，及戰，太后親督衛士破逆黨，后仁慈淑謹，凡正旦生辰，諸國貢幣悉賜貧病，嘗夢重元曰：臣骨不勝寒慄，帝即命屋之，太康二年崩。

道宗皇后蕭氏，小字觀音，樞密使惠之女，姿容冠絕，工詩，善談論，自制歌詞，尤善琵琶，有專房寵，生太子濟，皇太叔重元

綱目
焚椒錄述
其事其詳

妻以絕治自矜后成之曰爲貴家婦何必如此后好音樂官趙惟一得侍左右太康初宮婢單登殺坊朱頂鶴逐后與惟一私樞密使耶律乙辛以聞詔乙辛與張季傑劾狀乙辛因而實之族誅惟一賜后自盡歸其尸於家乾統初追謚宣懿皇后合葬慶陵惠妃蕭氏駙馬都尉霞林之妹乙辛舉之立爲皇后居數歲未孕后妹幹特懶嫁乙辛子綏也后以宜子言于帝離婚納宮中八年皇孫延禧封梁王降爲惠妃徙乾陵幹特懶還其家妃母燕國夫人厭魁梁王伏誅妃爲廢人幽于宜州諸弟沒入典聖宮天慶六年召還封太皇太妃後二年奔黑頂山卒葬太子山

史緯

卷二百九十

五

天祚文妃蕭氏小字瑟瑟國舅大父房之女帝見而悅之置宮中數月皇太叔和魯幹勸帝以禮選納三年立爲文妃生晉王敖盧幹尤被寵幸妃善歌詩女直日見侵迫帝改選不恤政事忠臣多被疎斥妃作歌諷諫曰勿嘆塞上今暗在屋勿傷多難今畏夷人不如塞殺邪之路今選取賢臣直須臥青蒲膽今激壯士之捐身可以朝清漠北今夕枕燕雲又歌曰不相來朝劍佩鳴千官側目寂無聲養成外患嗟何及禍患良言謂不明親戚並居藩屏位私門潛畜爪牙兵可憐往代秦天子猶向宮中望太平天祚見而銜之擢遷以來郡縣所失幾半上頗有傳子之意晉王最賢素有人望皇后兄蕭

奉先漢忌之誣南軍都統余觀謀立晉王以妃與問賜元妃蕭氏宰相常哥女性沉靜嘗寢近侍盜犯妃覺而不言官掖稱其寬厚從天祚西狩以疾卒論曰遠以鞍馬爲家后妃往往長於射御軍旅田獵未嘗不從如應天之奮掌室韋承天之御戎澄淵仁懿之親破重元古所未有亦其俗也靖安無毀無興仁德巧思乃奢侈之漸宜懿知音致誣藏之階文妃能歌詩諷諫而謂謀私其子誣矣若簡獻之艱危保孤懷節之從容就義雖烈丈夫何以過之擢斤狼桀賊殺嫡后與宗不能防閑其母惜哉

宗室

史緯

卷二百九十

六

義宗名倍小字圖欲太祖長子也神冊元年立爲皇太子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倍曰孔子大聖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悟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太祖征烏古克項倍爲先鋒卻統太祖西征以倍留守天顯元年從征渤海拔扶餘城上欲括戶口倍曰今始得地而料民民必不安若棄破竹之勢徑造懸汗城克之必失太祖從之倍與德光爲前鋒夜間忽汗城大譟謀窮是請降尋復叛太祖破之改其國曰東丹以倍爲人皇王主之賜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稱制置左右大次四相及百官歲貢布十五萬端馬千匹上諭之曰此地濱海

臣法治以見朕愛民之心。駕將還。倍作歌以獻。太祖曰。後治東土。吾復何憂。倍號泣而退。太祖計至。倍奔赴。知不足。後欲立德。乃謂公卿曰。大元帥功德及人神。中外攸宜。主社稷。與群臣請於太后而讓位焉。太宗既立。見疑。以東平為南京。從倍居之。置衛士。陰伺動靜。唐明宗遣人跨海持書召倍。使再至。倍謂左右曰。我以天下讓主上。今反見疑。不如適他國。以處奚太伯之名。立木於海上。刻詩曰。小山壓大山。大山全無力。羞見故鄉人。從此投外國。攜高美人浮海而去。唐以天子儀衛迎倍。倍坐船殿。眾官陪列。至汴見明宗。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之。拜懷化軍節度使。賜姓名李贊華。倍雖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七

在異國。常思其親。問安之使不絕。及從珂弑君自立。倍密啟太宗曰。從珂弑君。盡討之。及太宗立。石敬瑭為晉王。加兵于洛陽。河欲自焚。召倍與俱。倍不從。遣壯士李彥紳殺之。年二十八。有一僧收葬之。匿其少子。倍常購書數萬卷。置聚平。同山絕頂。築堂曰望海山。大同元年。世宗親謁靈駕。歸自汴。示以倍愛國。舉問山水奇秀。因墜焉。倍好讀書。通陰陽。知音律。精醫藥。磁竭之術。工遠漢之章。善畫。如射騎。獵雲騎。千馬圖。皆入宋秘府。契丹好飲人血。倍左右姬妾。多刺其臂吮之。其歸唐。載書數千卷。趙延壽假其異書。皆中國所無者。性刻。好殺。婢妾微過。輒挑目。封灼。夏氏還。求削髮為尼。論曰。美宗

讓而見疑。蓋兆於建元稱制之間。斯一時君臣昧於體制之過也。東書浮海。寄跡他國。常思其親。問安不絕。其心有足諒者。始慕泰伯之賢。而為遠適之謀。終疾陳恆之惡。而有請討之舉。志趣之卓。已見於早歲先祀孔子之言。其不令終。殆刻急嗜殺之所致也。然遠之繼統。皆其子孫。為善之報昭然矣。李胡。太祖第三子也。性殘酷。怒輒斃人面。或投水火中。太祖嘗親詣子寢。李胡縮項卧內。曰。是必在諸子下。而違律。后為愛之。天顯五年。遣徇地代北。攻靈州。多俘而還。立為皇太子。兼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親征。常留守京師。世宗即位。鎮陽。太后遣李胡擊之。至秦德泉。為世宗所敗。太后與世宗。隔潢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八

河而陣。耶律屋質入諫。太后曰。主上已立。宜許之。李胡作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奈公酪暴夫人。心何。太后顧李胡曰。我與太祖愛汝。異於諸子。諺曰。偏憐之子。不保業。難得之婦。不主家。我非不欲立汝。汝自不能奈何。及會議。世宗使解劍。和約既定。趨上京。有告李胡與太后謀廢立者。徙祖州。禁其出入。穆宗時。其子喜隱謀反。薛達李胡囚之。死獄中。葬玉峯山。統和中。追謚欽順皇帝。喜隱封趙王。應曆中。謀反。事覺。穆宗臨問有狀。以親釋之。未幾復反。下獄。景宗即位。開有赦。自去其械。而朝上曰。汝罪人。何得擅離禁所。詔誅守者。復寘于獄。及保寧改元。乃宥之。妻以皇后之姊。改封宋王。喜隱

事隱為
不使其死

輕保無恒。小得志即驕。上嘗召之。喜隱不時至。上怒而辭之。憤怨謀亂。上貶之。復召還。上與劉繼元書。辭意卑遜。喜曰。本朝與漢為主。書旨如此。恐虧國體。授西南招討使。命之河東。索吐蕃戶。遂誘群小謀叛。上命械其手足囚祖州。宋降卒二百餘人欲劫立之。以城堅不得入。立其子留禮壽。上京留守除室擒之。留禮壽伏誅。賜喜隱死。論曰。太祖之世。朝局安靖。首倡禍亂。太祖既不之誅。又復用之。固為有君人之量。然惟太祖之才。足以駕馭李切而下。宗王反側。無代無之。遂之內難。與國始終。厥後嗣君。雖嚴法以繩之。卒不可止。創業垂統之主。所以貽厥孫謀者。可不審歟。

史綱 卷二百九十四 九

順宗名誥。道宗長子。幼而好學。道宗嘗曰。此子聰慧。殆天授歟。七歲。從上獵。連發三矢。皆中。上顧左右曰。朕祖宗以來。射絕人。威震天下。是兒雖幼。不墜祖風。後遇十虎。射獲其九。帝喜。設宴入歲。立為皇太子。太康元年。兼領北南樞密院事。及母后被害。耶律乙辛常不自安。會護衛蕭忽古謀害乙辛。下獄。副點檢蕭十三謂乙辛曰。臣民心屬太子。一旦若立。吾輩置身何地。通與同知北院宣徽事蕭特表特謀。構陷太子。令護尉耶律查剌誣告都官使耶律撒剌等謀廢立。詔案無迹。不治。乙辛復令牌印郎蕭訛都幹等言。查剌前告非妄。臣實與謀。欲殺耶律乙辛等。然後立太子。臣若不言。恐事發。

述坐帝信之。南太子于別室。命耶律燕哥鞠案。太子陳狀。言為儲副。尚何所求。公當為我辨之。燕哥。乙辛之黨。易其言。為欵伏。上廢太子為庶人。太子曰。我何罪至是。蕭十三叱使登車。遣衛士關其扉。徙于上京。囚闕堵中。乙辛遣達魯古撒入害之。時年二十。上京留守蕭德得。以疾卒。聞上哀之。命燕龍門山。欲召其妃。乙辛陰遣人殺之。上後知其寃。悔恨之。遣日昭懷太子。以天子禮致靈玉峰山。乾統初。追尊順聖皇帝。論曰。道宗知太子之賢。而不能辨乙辛之詐。竟絕父子之親。為萬世惜。可不戒哉。

史綱 卷二百九十四 十

晉王放盧幹。天祚長子。母曰文妃蕭氏。南唐亂。馳馬善射。出為大丞相耶律隆運後。封晉王。樂道人善。而矜人不能。時宮中見讀書者輒斥。放盧幹嘗入寢殿。見小底茶剌閱書。因收觀。會諸王至。陰袖而歸之曰。勿令他人見也。及長。有人望。自外歸心。保大元年。南軍都統耶律余覲謀立之事。覺。余覲降金。文妃賜死。放盧幹以不與謀獲免。二年。耶律撒剌等復謀立之。賜死。武勳之亡。放盧幹曰。安忍以死生之小。而失忠孝之大。遂繼聞者傷之。論曰。天祚不君。臣下謀立其子。適以殺之。放盧幹重君父之命。不亡而死。其恭世子之儔乎。

耶律曷魯

耶律曷魯。父偶恩。遼聖時。為夷商董。曷魯性質厚。少與太祖

趙太祖與易舉馬為好，易舉事太祖彌謹。滑哥弑其父，太祖謂易舉曰：「滑哥弑父，料我必不能容，將反噬我。」自是易舉常佩刀入侍，偶思病，召易舉曰：「阿保機神略天授，汝亦弟赤心事之。」太祖來問疾，偶思執其手曰：「爾命世奇才，吾兄易舉他日可委以事，吾已論之矣。」太祖察其部族事，易舉言小黃室韋來附，太祖素知其賢，軍國事非易舉議不行。太祖為迭剌部夷離革討奚部，其長木里倡險而舉攻，莫能下令，易舉持一箭往諭之，既入為所執，通說之曰：「契丹與奚言，相逼實一國也。漢人殺我祖奚首，夷離革日夜思報漢人，使我求援於奚，傳矢以示信，非有他意也。今奚殺我，兵連禍結。」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七

自此始矣。木里乃降，太祖討黑車子室韋，幽州劉仁恭遣冊率眾救之。易舉伏兵桃山，俟眾過，牛與太祖合擊，斬其甚眾，遂降室韋。太祖會李克用於雲州，易舉侍，克用顧之曰：「存男子為誰？」太祖曰：「吾族易舉也。」遂筆痕德董可汗及群臣奉遺命請立太祖，太祖辭曰：「昔吾祖夷離董雅里嘗以不當立而辭，今若等復為是言何歟？」易舉進曰：「曩吾祖時，遺命及符瑞未見，第為國人所推戴耳。于越之生，神先屬天，異香盈帳，天道無私，必應有德。我國削弱，歸配于勝部日久，故生聖人以興起之。可汗知天意，故有是命。且遂筆九營基布，非無可立者。小大臣民屬心于越天也。與王之運實在今日。」

天順人以答願命不可失也。太祖乃許之，既即位，命易舉往軍國事，時制度未講，國用未充，扈從未備，而諸弟刺葛等往往覲非望。太祖行營始置腹心部，選豪健二千餘充之，以易舉及蕭敵魯總焉。已而諸弟亂作，太祖命易舉總領軍討平之。為迭剌部夷離革時民更焚剽，易舉撫輯有方，畜牧滋，民用富庶，通諸制朝儀，建元，率百官上尊號。太祖既備禮受冊，拜易舉為阿魯敦于越，阿魯敦，遼言盛名也。神冊二年，從伐幽州，與唐節度使周德威戰于州西，敗之，遂圍幽州。太祖以暑命班師，卒年四十七。既薨，名其阡曰于越略，立石紀功，建祠上京。易舉病革，太祖臨視，問所欲言，易舉曰：「陛下聖德帝業隆興，惟所迭剌部議未決，願亟行之。」太祖流涕曰：「斯人若而三五載，吾謀無不濟矣。」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七

韓延徽

韓延徽，幽州人，為幽州觀察度支使，劉守光使延徽來聘，延徽不拜，留之使牧馬，久之知其材，召與語，奇之。命參軍，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置農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少。居久之，慨然懷其鄉里，遂亡歸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斌疾之，延徽不自安，求省親幽州，過真定，故人王德明問所適，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吾將復詣契丹。」德明曰：「叛而復往，得何事？」

死乎。延徽曰：彼自失我，如喪手目。今往詣之，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太祖見其至，大喜，命爲守政事令，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威之護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渡入爲寇。延徽之力也。天贊四年，拜左僕射，封魯國公。應曆中，致事。本年七十入，了德樞平章事，封趙國公。孫紹勳東京戶部使，大延琳叛，被執，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

耶律圖魯審

耶律圖魯審，肅祖曾孫，勇而有謀。其父敵魯古爲五院夷酋，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五

堂受于兵帝，以其職授之。會同元年，改北院大王，從討石重貴，杜重威擁十萬餘衆，拒泮沱橋，力戰不得進。帝曰：兩軍爭於安遠，則謹守四境可也。既欲擴大疆宇，出師進攻，詎能無慮？聖慮若中路而止，賊必陷南京夷屬邑。若此，則爭戰未已，吾民無安枕之期矣。且彼步我騎，漢人力弱而行緩，如選輕騎絕其餉道，則事蔑不濟矣。帝喜，於是塞其餉道，重威果降。明年卒。

趙延壽

趙延壽，本姓劉，恒山人。父郊，舊縣令。滄州劉守文昭稱，神將。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五

趙得釣獲之養，以爲子。少美容貌，好書史。唐明宗以與平公主妻之，拜駙馬都尉，樞密使。秦王從榮驕恣，延壽求補外，避之。出爲宣武軍節度使。清泰初，復爲樞密使，加魯國公。許州石敬瑭起兵太原，唐遣張敬達討之。敬達敗，休咎安塞。延壽與德鈞往救，開晉安已破，走閭栢峪。太宗追及之，延壽父子降。明年，德鈞卒，以延壽爲幽州節度使，封燕王。總山前事，延壽要在晉，詔取之以歸，加政事令。晉人背盟，帝親征，延壽爲先鋒，下貝州。授魏博節度使，改封魏王。敗晉軍于南樂，次元城。晉將李守貞、高行周率兵來迎，破之。至頓丘，會大霖雨，帝欲班師。延壽曰：晉軍屯河濱，不敢出戰，若徑入澶州，奪其橋，晉不足平也。上然之。高行周至析城，延壽着輕兵迎戰，上親督騎士突其陣，敵潰。師還，留延壽徇冀、深等州。八年，再伐晉。晉主遣延壽族人趙行實以書來招，時晉人堅壁不出。延壽於之曰：我陷虜久，寧忘父母之邦？若以軍迎我，卽歸。晉人以爲然，遣杜重威率兵迎之。延壽至泮沱河，據中渡橋，與晉軍力戰，手殺其將王靖。兩軍相拒，太宗潛由他渡濟。延壽屢敗，敗兵杜重威降。上賜延壽龍鳳赭袍，曰：漢兵皆爾所有，爾宜親往撫慰。延壽至營，杜重威、李守貞迎謁馬首，上嘗許城晉後，以延壽爲帝故，摧堅破敵。延壽常以身先，太宗克汴，延壽因李松達意求爲皇太子。上曰：吾於魏王欲割肌肉，而

借但皇太子乃天子之子魏王豈得為也乃命遷延壽於翰林學士承旨張礪進擬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上塗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世宗即位授樞密使天祚二年卒五代史載延壽事與遼史詳異不同參觀可也

高模翰

高模翰渤海人太祖平渤海模翰避地高麗高麗王妻以女有罪亡歸唐遣張敬達楊允達帥師五十萬攻太原勢銳甚石敬瑭遣人求救太宗出太原模翰與敬達接戰敗之太原曰謂敬瑭夜出謁帝約為父子翌日復戰又敗之敬達奔晉安塞允達斬敬達以降諸州悉下上謂模翰曰朕自起兵百

上卷二百九十四

主

餘戰卿功第一雖古名將無以加授上將軍會同元年冊封告成宴百官及諸國使帝指模翰曰此國之勇將朕統一天下斯人之力也群臣皆稱萬歲及晉叛盟出師南伐模翰為統軍副使與僧退而驅拔赤城破德貝諸寨下固南城邑二十虎官楊草赴乾寧軍為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困模翰與趙延壽議往救俄有充自模翰口中出紫流旗子談談如流星模翰喜曰此天贊之祥遂進兵殺獲其衆略地鹽山破沈安晉人震恐不敢出戰加太傅晉將杜重威領兵三十萬來拒模翰謂左右曰師在直不在衆以多凌少不義必敗其晉之謂乎詰旦以麾下三百人逆戰殺其先鋒梁漢璋餘兵敗

走復敗晉兵於中渡橋上曰朕憑高觀兩軍之勢卿英雄無敵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爵馳後裔已而杜重威降重駕入汴加特進檢校太師封恭郡開國公賜璽書劍器應曆初為中臺省右相至東京父老歡迎曰公起戎行致身富貴為鄉里榮相如買臣輩不足過也遷左相卒

耶律渥里思

耶律渥里思系出六院每戰被重鎧揮鐵槊所向披靡會同間伐晉上至河而獵放海東青鶴搏雉晉人隔水以鵠引去上顧左右曰誰為我取此人渥里思濟河搏之而還上大悅晉將杜重威逆于望都渥里思介馬突陣被圍衆言陣薄處

史卷二百九十四

主

可出渥里思曰恐彼有詐引兵衝堅而出迴視衆所指皆大衆也總領敵烈皮室軍卒

張礪

張礪磁州人石敬瑭起兵唐主以礪為招討判官從趙德瑗援張敬達於河東及敬達敗礪入契丹太宗遣翰林學士盧言與所遺上益重之謀亡歸為追騎所獲上問之曰汝何故亡礪曰臣不習北方土俗飲食居處意常不適是以亡耳上責通事高彥英曰朕嘗戒汝善遇此人何乃使失所而亡礪士可再得耶校彥英而謝礪會同初從太宗伐晉入汴諸將為礪麻答輩肆掠礪奏曰今大遼始得中國宜以中國

入治之不可專用遠人及左右近習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
雖得之亦將失之上不聰遷右僕射兼平章事車駕還至樂
城崩時駕臥病恒州肅翰與麻答以兵圍其第彌出見之翰
數之曰汝何故言於先帝謂國人不可為節度使我以周舅
之親有征伐功先帝留我守汴汝獨以為不可又言我與解
里原人財物子女今必殺汝令鎖之彌抗聲曰吾實言之請
問公等何以舍汴而歸欲殺即殺矣以鎖為麻答以彌大臣
不可專殺我止之是夕彌悲憤卒

耶律屋質

耶律屋質簡靜有器識會同間為惕隱太宗崩諸大臣立世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七

宗太后怒甚遣皇子李胡以兵逆擊遇世宗軍於泰德泉敗
歸李胡盡執世宗臣僚家屬謂守者曰我戰不克先殲世曹
人皆恟恟李胡出軍次潢河隔岸相拒時屋質從太后世宗
遣屋質書遣人誤致於太后以問之太后以示屋質屋質曰
太后佐太祖定天下故臣願竭死力若太后見疑臣雖死益
忠得乎太后曰我若疑卿安肯以書相示屋質曰李胡乘康
皆太祖子孫神器非移他族太后宜思長策與永康和解太
后曰誰可遣者對曰太后不疑臣臣請往太后乃遣屋質授
書於帝帝復書辭不遜屋質曰書辭如此國家之憂未去也
臣願共釋嫌怨以安社稷帝曰彼眾烏合安能敵我屋質曰

仰不敵奈骨肉何况未知孰勝且諸臣之族執於李胡者無
難類矣帝良久曰若何而和屋質曰與太后相見各紓忿志
不然決戰未晚帝遂遣海思詣太后約和往返數日議始定
及相見怨言交詬殊無和意屋質進曰太后與太王若能釋
怨臣乃敢進詔太后曰汝第言之屋質借謁者壽執之謂太
后曰昔人皇王在何故立嗣聖太后曰立嗣聖乃太祖遺旨
又謂帝曰大王何故擅立不稟尊親帝曰人皇王當立而不
立所以去國屋質正色曰人皇王捨父母之國而奔唐子道
當如是耶大王見太后不少遜謝惟怨是尋而太后牽於偏
愛欲妄授以神器如此何敢望和當速交戰柳等而退太后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六

泣曰向太祖遭諸弟亂天下荼毒殆夷未復庸可再乎乃執
一帝曰父不為而子為又何咎也亦執一籌左右皆感泣
太后謂屋質曰議既定神器竟誰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永康
王順天合人復何疑李胡厲聲曰我在兀欲安得立屋質曰
禮有世嫡不傳諸弟昔嗣聖之立尚以為非况公暴戾殘忍
人多怨讟萬口一辭願立永康王不能奪也太后顧李胡曰
汝亦聞此言乎汝實自為之乃許立永康天祿二年耶律天
德肅諭謀反下獄惕隱劉哥及其弟益都結天德等為亂耶
律石剌以告屋質屋質白其事劉哥等不服遂寢未幾劉哥
邀駕觀博蒲捧觴上壽袖刃而進帝覺命執之親詰其事劉

哥自誓無之帝復不問屋質曰當使劉哥與石剌對狀不可
輒恕帝使屋質鞠之皆伏罪誅天德杖輸遷劉哥以盆都使
轄戛斯國三年泰寧王察剌有陰謀屋質言之上不聽五年
秋上祭讓國皇帝于行宮與群臣皆醉察剌弑帝屋質易衣
而出諭禁衛長皮室等合力討賊遣人召壽安王王至意猶
豫屋質曰大王嗣聖子賊若得之必不容社稷將誰賴王悟
將相繼至選明整兵圍之遂誅察剌穆宗即位謂屋質曰
朕之性命實出卿手命知國事以逆黨財產盡賜之屋質固
辭應曆五年為北院大王總山西事宋圍太原屋質率兵往
救至白馬嶺遭勁卒夜出間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宋
帝命受之卒年五十七道宗立詔立祠樹碑以紀其功云

耶律吼

耶律吼為南院大王帝崩於樂城無遺詔軍中憂懼不知所
為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注議曰天位不可曠若請于太后則
必屬李胡李胡暴戾殘忍詎能子民必欲厭人望當立永康
王注然之會耶律安搏來意與吼合遂定議世宗立加採訪
使賜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從弟的珠諸子
坐事籍沒陛下哀而出之則臣受賜多矣上許之卒年三十
九

耶律安搏

耶律安搏玄祖之玄孫父迭里南院夷甫董太祖崩皇后欲
立大元帥迭里言帝位宜在嫡長東丹王當立太后殺之籍
其家安搏以父死非罪不預宴樂世宗在藩邸安搏密自結
納太宗伐晉還至樂城崩諸將欲立世宗以李胡及壽安王
在朝猶豫未決世宗密召安搏問計答曰大王聰明寬恕人
皇王之嫡長先帝雖有壽安天下屬意多在大王今若不
斷後悔無及會有自京師來者安搏詐以李胡死傳報軍中密
謂北南二大王計之北院大王注曰吾二人方議此事先帝
帝欲以永康王為儲貳今日之事孰敢不從但恐不白太后

史律

卷一百九十四

十

而立必至起舉安搏曰大王既知先帝欲以永康王為儲副
永康賢明人心樂附若白太后必立李胡李胡殘暴行將共
知果嗣位如社稷何願速定策稍緩則大事去矣南院大王
吼曰此言是也乃整軍召諸將奉世宗即位于太宗殿前帝
以安搏總宿衛既約和于橫渡太后問安搏曰吾與汝有何
隙安搏以父死為對太后默然為北院樞密使穆宗即位或
誣安搏與齊王撻懶為亂繫獄死

張儉

張儉宛平人統和中舉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故事車駕經
行長吏當有所獻聖宗獵塞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

幕僚一代之寶願以為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一人二口及問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占奏三十餘事歷清華號稱明幹太平六年為南院樞密使奏知政事吳玠達與儉不相能帝出叔達為康州刺史拜儉左丞相封韓王帝不豫愛遣詔輔太子是為與宗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進見不名儉食不重味奏事便殿帝見衣袍敝惡密令近侍以火穿其袍之屢見不場帝問其故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高帝崩及以此風之上今悉取內府物儉持布三端而出蓋見吳車儉弟五人上欲俱賜進士第固辭有司獲盜八人既見之乃獲正賊家人訴寃儉乞申理上勃然曰卿欲厭債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主

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塋足慰存沒矣從之在相位二十餘年致政歸第宋人書薛儉傳上將相征幸儉第尚食往具饌儉却之進葵羹乾飯帝食之美因問以策儉曰第遣一使問之何必遠勞車駕上悅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與之辛年九十一

馬得臣

馬得臣南京人聖宗即位兼侍讀學士從代宋得臣言陛下不可殺士不必追二三其德者別議之上以為然兼讓議大夫上擊鞠無度得臣諫曰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請略陳之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挽轡至內殿玄宗與兄弟

歡飲盡家人禮陛下躬侍太后可謂至孝臣更望定省之儀雖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二帝矣二帝航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昃當時天下翕然嚮風今陛下游心典籍分解章句臣願研究經理漢造而篤行之臣又聞太宗躬家唐儉諫之玄宗臂鷹韓休言之二帝莫不樂從今陛下以建馬為樂愚臣思之有三不宜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若輪臣喜一不宜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廢若貪月杖誤拂天衣臣既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宜也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為堅礪馬雖良亦有驚蹶或因奔擊而失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憂之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主

不宜也臣望陛下念繼承之重止危險之虞天下之福群臣之願也帝嘉歎良久幸贈太子太保

王繼忠

王繼忠仕宋為鄆州刺史統和二十一年屯望都以輕騎襲我軍為南府宰相耶律奴瓜所獲授戶部使宋以繼忠舊臣每遣使必有附賜聖宗許受之二十二年宋使來聘遣繼忠弭矢及求和劄子有曰自臨大位愛慕黎元豈欲窮兵惟慮息戰每教邊事嚴諭守臣至于北界人民不令小有侵擾宋所具悉爾亦備知向命知雄州何承矩已布此意自後齊無所聞汝可密言如許通和即常別使往議詔繼忠與宋使相

見仍許講和以進忠家無奴隸賜官戶三十加左武衛上將軍進是王賜國姓上嘗宴飲議以蕭合卓為北院樞密使繼忠曰合卓雖有刀筆才暗於大體不如蕭敵烈才行兼備上竟用合卓及遣合卓伐高麗攻興化鎮不下師還上謂明於知人拜樞密使致仕卒

陳昭衮

陳昭衮雲州人善譯契丹而善射掌圍場事開泰五年秋大獵帝射虎馬馳太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辟易昭衮捨馬捉虎兩耳騎之虎駭逸鞍山昭衮終不墮地拔佩刀殺之脫至上前慰勞設宴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命張儉

史釋

卷二百九十四

重

呂德思賦詩以美之歷西南而招討都監卒

蕭合卓

蕭合卓久居近職明昌典故善占對尤被寵渥陞北院樞密使議者以爲無行不可大用時求進者多附之合卓服食僕馬不加于舊帝以其廉詔許饋餼豪貴奔趨于門太平五年有疾北府宰相蕭朴問之合卓執其手曰吾死君必爲樞密使慎勿樂勝已者朴鄙之論曰繼忠既不能死因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鑑奚足尚哉合卓臨終教蕭朴無舉勝已者誤國之罪大矣

耶律隆運

耶律隆運本姓韓名德讓玉田人父匡嗣爲上京留守有聲隆運代父守南京時人榮之徵爲南院樞密使景宗大嘗與耶律斜軻受命立梁王爲帝皇太后稱制隆運總宿衛事太后寵任之統和四年宋遣曹彬來信將十萬衆來伐隆運從太后出師敗之加守司空封楚國公與北府宰相室昉共執國政太后親擊鞠胡里室突隆運墜馬命立斬之詔率師伐宋聞沙州敵夜來襲隆運嚴軍敗之封楚王言燕人扶姦助政以隆運爲北府宰相領樞密使加守太保兼政事令拜大丞相徙王齊總二樞府事二十二年從太后南征及河

史釋

卷二百九十四

重

許宋成而還徙王晉出宮籍隸橫帳季父房位親王上賜宅及陪葬地從伐高麗還得疾帝與后臨視醫藥卒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諡文忠官給葬具建廟無子以魏王貼不子耶魯爲嗣天祚立以皇子放盧幹繼之姪制心封漆水郡王以皇后外弟恩遇其內宴歡洽制心輒避去皇后不悅曰汝不樂耶制心曰寵貴鮮能長保是以爲憂耳歷南京留守進王燕遷南院大王或勸其奉佛答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絛竹之聲怪而視之則已逝矣年五十三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鬬者制心笑而飲之不詰其罪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論曰德讓在

和國位兼將相至賜姓名王齊晉抑有寵於太后而政然

耶律虎古

耶律虎古休寧十年使宋還言宋必取河東燕王韓匡嗣曰何以知之虎古曰諸國割據宋皆併之惟河東未下今宋講武習戰意必在漢匡嗣以為不然明年宋果伐漢帝以虎古能料事曰吾慮不及此授涿州刺史皇太后稱制與韓德讓相持德讓怒取護衛所執兵仗擊其膺卒德讓不恃大后敢如此耶

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乾亨元年宋侵燕北院大王突底等敗績南京被

史錄 卷一百九十四

五

帝命休哥將五院軍往救遇大敵于高粱河與耶律斜只分左右翼擊敗之追殺二十餘里斬首萬餘級宋主遁去上命韓匡嗣耶律沙伐宋休哥率本部兵戰于滿城翌日將復戰宋人請降匡嗣信之休哥曰彼眾整而銳乃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須臾南兵大至鼓譟疾馳匡嗣倉卒不知所為幸棄旗鼓而遁休哥整兵進擊敵乃却詔總南兩院兵為忠懿大王車駕現征國瓦橋關宋兵來救守將張師突因出休哥斬之餘眾走入城宋陣於水南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之追至莫州橫屍滿道生獲宋將數人拜于越休哥均戍兵立吏休哥勸獎桑修武備邊境大治統和四年宋復來

侵其將楊雲業出雲州曹彬米信出雄易取岐溝涿州而回安遣屯時北南院突部兵未至休哥兵寡夜以輕騎出而軍同校其單弱遂圍以精銳張其勢使敵勞於防禦以疲之設伏林莽絕其糧道曹彬等以糧運不繼退保白溝月餘復至休哥以輕兵薄之伺彼尊食擊其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南軍自敗不暇結方陣壘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流渾而飲凡四日始達涿州聞太后軍至彬等冒雨而遁太后益以銳卒追及之宋軍環輜車自衛休哥圍之彬信夜遁追至易州東宋師尚有數萬瀕沙河而饑休哥急擊之宋師望塵奔竄崖岸相蹂死者過半河水為之不流休哥收宋屍為京觀

史錄 卷一百九十四

五

封宋國王上言可乘宋弱略地至河為界不納太后南征休哥為先鋒敗宋兵於望都宋將劉廷讓以數萬騎並海而出與李敬源合兵聲言取燕休哥以兵扼其要地太后軍至破殺敬源廷讓走瀛州七年宋遣劉廷讓乘暑潦來攻易州休哥率銳卒逆擊于沙河之北殺傷數萬獲輜重不計自是宋不敢北向宋人欲止兒啼曰于越至矣休哥以燕民疲弊首賦役恤孤寡戍戍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鄙以安十六年卒詔立祠南京

耶律斜軫

耶律斜軫長壽之孫也為南院大王乾亨初宋再攻河東斜

軫從耶律沙至白馬嶺遇敵沙戰不利斜軫赴之令麾下萬矢齊發敵敗退是年宋下河東乘勝襲燕北院大王耶律奚底逆戰敗績退屯清河北斜軫取奚底青帳軍次得勝口以誘敵敵果爭赴斜軫出其後奮擊敗之高梁之戰與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夾擊大敗宋軍統和初為北院樞密使宋將曹彬米信出雄易楊繼業出代州以斜軫為山西路兵馬都統繼業陷山西諸郡屯代州斜軫至定安遇賀令圖軍擊敗之追至五臺斬首數萬級至蔚州敵不敢出斜軫聞宋軍來牧令都監耶律題子夜伏兵險阨敵至伏發城守者見救至突出斜軫擊其背二軍俱潰追至飛狐斬首二萬餘級遂取蔚州宋軍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斜軫聞繼業出兵令蕭德源設伏于路明日繼業兵至斜軫為戰勢繼業應戰而前斜軫佯退伏兵發繼業敗走至狼牙村衆皆潰繼業匿溪谷中耶律奚底望袍影射之繼業隨馬被擒加守太保從太后南伐卒于軍

耶律奚底

耶律奚底為承興宮使奚底將娶秦晉公主孫其母與公主婢有隙謂奚底曰能去婢乃許爾婚奚底以計殺之事覺有司以大辟論奚底善畫為聖宗真以獻得赦死長流邊戍復召為真拜同知南院宣徽事使宋為宋主客以歸清寧間復

使宋宋主賜宴觀花隔面未得其真陛辭一見及境以像示使者駭其神妙重元之亂不即勤王賊平入賀賜宴酒酣上謂奚底曰重元事成卿必為上客奚底大慙

蕭孝穆

蕭孝穆廉謹有禮法統和末同平章事太平三年封燕王九年大延琳以東京叛命孝穆為都統討敗之其將楊詳世擒延琳以降遼東平重熙九年徙王楚時天下無事戶口蕃息上當于春秋每言及周取十縣慨然有南伐之志群臣多願旨孝穆曰昔太祖南伐終無成功嗣聖皇帝滅唐立晉後以重貨叛長驅入汴乘輿始回旋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為民樂業南北相通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強然動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罪不宜棄先帝盟約不報十一年為北院樞密使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疑滯矣自蕭合卓以吏才進其後相效不知大體孝穆歎曰不能移風易俗而偷安爵位乎時稱為國寶臣卒諡曰貞

耶律資忠

耶律資忠博學工辭章聖宗召補宿衛開泰中授中丞初高麗內屬取女直六部地以賜至是貢賦不時至詔資忠往問故且索地高麗無歸地意還出為上京副留守四年再使高

鹿留帶資忠賦詩述懷號西亭集帝與群臣宴飲每酒德
之曰資忠亦有此樂乎九年高麗上表謝罪送資忠還帝如
迎之同設以歸命大臣宴勞留禁中數日謂曰朕將屈卿為
樞密何如資忠曰臣不才不敢奉詔乃以為林牙知陽隱事
樞密使蕭合卓少師蕭把哥有寵資忠詆之帝怒出為昭德
軍節度使帝崩表請會選既至伏梓官大勸氣絕而蘇肅宗
命醫療之少愈言國舅侍中無憂國心景福唐有號不宜用
當事者惡之遣歸鎮卒

耶律庶箴

耶律庶箴為都林牙上表乞廣本國姓氏曰我朝創業以來

史

卷一百九十四

吏

法訓修明惟姓氏止分為二耶律與蕭而已始太祖制契丹
大字取諸部鄰里之名續作一篇著于卷末臣請推廣之使
諸部各立姓氏庶男女婚媾有合典禮帝以舊制不可流改
大康二年出耶律乙辛為中京留守庶箴與耶律庶簡素賀
乙辛復為樞密使庶箴私見乙辛泣曰前抗表非庶箴之願
也問者謂之子蒲魯七歲能誦契丹大字習漢文博通經籍
童熙中舉進士第主文以國制無契丹試進士之條以庶箴
植令子就科目鞭之二百召蒲魯試之賦詩立成帝曰文才
如此必不能武事蒲魯曰臣自蒙義方兼習騎射在流輩中
亦可周旋命從獵三矢中三兔帝奇之官通進卒

蕭陶隗

蕭陶隗任馬群太保上書曰群牧以少為多以無為有上下
相蒙積弊成風不若括見真數著為定籍從之畜產歲以蓄
息遷行官都部署上謂群臣曰北樞密院軍國重任耶律阿
思蕭幹持刺二人就念群臣各譽所長陶隗默然上問卿何
不言陶隗曰詭特刺情而敗事阿思有才而貪將為禍基不
得已而用敗事猶勝基禍上曰陶隗雖魏微不能過竟以阿
思為樞密使阿思由是銜之九年西園不寧阿思奏邊隅大
事可擇重臣鎮撫上曰陶隗何如阿思曰誠如聖旨遂拜西
南招討使阿思誣奏賊掠漠南牧馬及居民畜產陶隗不
急追捕罪當死詔免官疽發背卒

史

卷一百九十四

辛

蕭塔刺葛

蕭塔刺葛補國舅別部故史或言泰寧王察割有無君心塔
刺葛曰彼縱行不義人孰肯從他日侍宴酒酣塔刺葛提察
割耳飲之曰上固知汝傲然以國屬曲加矜憐使汝在左
右且度汝才何能為若長惡不悛徒自取赤族之禍察割不
能答強笑曰何處之慮也天祿未塔刺葛為北府宰相察割
作亂塔刺葛曰吾悔不殺此賊為察割所害

耶律韓八

耶律韓八太平中游京師帝微服出獵見而問之曰汝為何

人韓入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韓入來覓官耳。帝與語，知其才，會北院奏南宮疑獄久不決，帝召韓入馳驛審錄。舉朝皆驚，韓入量情處理，人無冤者。上嘉之。景福元年，為北院林牙，改北院大王，政務寬仁，死之日，僅無餘蓄，施無完衣，遣使弔祭，給塋具。韓入平居不屑細務，喜愠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蕭惠

蕭惠，開泰二年，為右夷貳單，加同平章事，封魏國公。太平六年，討回鶻阿薩蘭部，徵兵諸路，阻卜酋長直刺後期，惠斬以徇，進至甘州，攻阻卜三日，不克而還，直刺之子來追，會西阻卜。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主

叛襲三克軍，突舉部節度使諸里阿不呂，將兵三千來救。遇敵于可敦城，諸里阿不呂戰歿，士卒潰散，敵乘勝來攻，惠不出，設伏兵擊之，敵敗走。惠為招討，屢遭侵掠，士馬疲困。左遷南京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宗即位，加檢校太師，封鄭王。帝謀取三關，惠曰：「宋人西征連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蕭季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帝遣使索宋十城，會諸軍于燕，惠與太弟帥師歷宋境，宋人重失十城，增歲幣請和。惠以首事功進，王韓十三年，夏同李元昊誘山南黨項諸部，帝親征，元昊懼，請降。惠曰：「元昊志喪世恩，萌姦計，軍駕親臨，尚不盡歸所請，請降。」

請勿許其降，帝從之。詰旦進軍，夏人列拒馬于河西，蔽所立，惠擊敗之。元昊走，惠應先鋒，及右翼邀之，夏人千餘潰回，出我師逆擊，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軍亂，夏人乘之，蹂躪而死。者不可勝計。詔班師，惠尚帝姊秦晉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十八年，帝復征夏，惠自河南進，戰繼繼，綿亘數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還，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軍，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勞耳。」軍未營，候者報夏師至，惠以妄言詰之。諒祚軍從阪而下，惠不及甲而走，追者射惠幾中，軍士死傷甚眾。十九年，請老，封魏國王。清寧二年卒，惠性寬厚，自奉儉薄，與宗使惠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據要地，祿足養廉，智但困潰敗隨之，所得不償所亡，利果安在哉？」

耶律幹臘

耶律幹臘，休寧初，補護衛，車駕獵嶺山，有豪猪伏叢莽，帝崩中之猪突出，御者北滿捨轡而避，幹臘射猪斃之，帝嘉賞，及獵赤山，適奔鹿角突前，路隘不及避，帝犯，幹臘以身當之，鹿觸而顛，帝曰：「朕兩瀕于危，賴卿以免，始見爾心還護衛。」太休為行軍都監，從奚王和朔奴伐兀惹，烏昭度昭度請降。

利作掠令四面急攻昭度率眾死守隨方捍禦倭埤
現虛構戰棚誘我軍登陣撤枝柱登者盡覆和朔奴欲退蕭
恒德謂師久無功何以籍口若漢入大掠猶勝空返幹嚙口
漢入恐所得不償所損恒德不從略地東南循高麗北鄙還
道遠糧絕人馬多死詔奪諸將官幹臘以前議得免為東京
留守卒

耶律何魯掃古

耶律何魯掃古大安八年知西北諸使事邊部耶都括
來使何魯掃古使北阻卜蕭家率眾攻之俘獲甚眾復討
則親利誤擊唐古斯北阻卜由是蕭家遠都監張九討之不
克三室韋與六院部特滿群牧官分等軍俱陷于敵何魯掃
古不以實聞制官決以大杖乾斃中卒

史籍

卷二百九十四

壹

史籍卷二百九十五

遼史六

列傳

耶律仁先

耶律仁先為北院大王奏令兩院戶口殷庶乞免他部助役
從之封吳王北院樞密官淫魯古蕭胡覲等忌之請以仁
先為西北路招討使耶律乙辛曰仁先舊臣德冠一時不宜
補外拜南院樞密使靖寧六年上獵太子山耶律夏奏重元
逆謀帝召仁先語之仁先曰此曹兒狼臣固疑之矣帝趣仁
先捕之仁先出且曰陛下宜謹為之備未及介馬重元犯維
宮帝欲幸北南院仁先日陛下若舍冠從而行賊必躡其後
仁先曰大王心未可知仁先了捷不也曰聖意其可進乎仁
先怒擊其首帝悟悉委仁先以討賊事乃環車為營折行馬
作兵使率官屬近侍三十餘騎陣柝柝外及交戰賊眾多降
渥魯古中矢墮馬擒之重元被傷而退仁先以蕭塔刺所居
最近重元之分遣人集諸軍黎明重元率突人三千犯行宮
蕭塔刺兵適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埃其氣沮攻之乃背營
而陣乘便奮擊賊眾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
帝執仁先手曰亂賊就平卿之功也加尚父為北院樞密使
親製文以褒之詔畫遼河戰圖以旌其功咸雍元年加于越

封遼王乙辛共知北院樞密事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是見忌出爲南京留守恤孤憐禁姦惡宋人聞風震服議者以爲自休哥之後惟仁一人而已阻卜塔里干叛命仁先爲西北路招討使塔里干來寇仁先逆擊追殺入十餘里別部皆降此遂安卒年六十遣命薄妻弟義先爲南院宣慰使馬蕭革同知樞密院事席寬擅權義先疾之因侍譴言于帝曰革狡佞喜亂若大用必誤國家不納七日待宴上命群臣毋義先當與革對慨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帝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語不已上大怒賴皇后救得解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曰義先天性忠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二

直今以酒失而出誰敢言人之過上謂革忠直益信任之一日上又命之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郡可衣恩欲俄得堂印上愕然爲殿前都點檢討蒲奴里獲其酋長問得里以歸封武昌郡王義先常戒其族人曰吾等二父房皆帝之近屬不孝不義尤不可爲其接下無貴賤賢否皆與均禮其妻晉國公主之女每接中表非禮服不見內外化之卒贈許王

耶律良

耶律良讀書醫巫間山學既博將入南山肄業友人止之曰縱聞見過人年亦番菽良曰窮通命也學數年乃歸重熙中

爲燕趙國王近侍以家貧詔乘駝馬遷修起居注爲教勝宮使兼知皇太后宮諸局事良聞重元與子涅魯古謀亂以帝駕於現愛密言皇太后太后記疾召帝自其事帝謂良曰汝欲聞其骨肉耶良曰陛下不早備恐墮賊計如召之不來可下其罪帝從其言使者及門涅魯古欲害之羈於帳下使者以佩刀斷帝而出馳至行宮帝始信亂平知中京留守事卒追封遼西郡王謚曰忠成

孩里

孩里回鶻人素信浮圖清寧初從上獵墜馬絕而復蘇言始見二人引至一城宮室宏敞有衣絳袍人坐殿上左右列侍

史綱 卷一百九十五

三

導孩里升階謂之曰誤執汝以贖示之上書官至使相壽七十七命遣還擠之大壑而寤道宗聞之命書其事後告驗

蕭兀納

蕭兀納爲北院宣徽使乙辛害太子因言宋德國王和魯特之子淳可爲儲嗣兀納及蕭簡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亂人也帝猶豫未決五年帝出獵乙辛請留皇孫帝欲從之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遊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悟命皇孫從行由此疑乙辛并淳等出之帝嘉其忠封蘭陵郡王上謂王師儒耶律回固兀納忠純雖死狄仁傑輔唐屋簷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王知之

天祥可與
有為哉

元納精導燕王，詔尚越國公主。元納固辭。壽隆元年，拜北府宰相。天祥在滑州，元納數以直言忤旨，及嗣位，出為遠興軍節度使，仍殿小底。王華誅元納，借內府犀角，詔鞠之。元納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為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肯借犀角乎？」天祥愈怒，降寧遠州刺史，改臨海軍節度使。元納上言：「自蕭海軍亡，入女直，彼有輕朝廷心，宜益兵以備不虞。」不報。改東北路統軍使，復上書曰：「臣治與女直接壤，觀其所為，志望非小，宜先其未發，舉兵圖之。」章數上，皆不聽。及金兵來侵，戰于寧江州，其孫穆敵寒死之。元納以三百騎渡泥同江，而西城遂陷，授上京留守。六年，耶律章奴叛，來攻京城，元

史籍

四

納發府庫，以辛卒以死拒戰，章奴引去，入為都宮使。天祥亦固以政元，其切上雖優容，終不能用。辛卒年七十。

耶律取

耶律嚴，析津人，本姓李氏。歲差，登進士第，為大理卿。丁父憂，奪服，拜參知政事。道宗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令各擲骰子，以未勝者官之。嚴嘗得勝，米上曰：「上相之微也。」遷知樞密院事，封越國公。修皇朝實錄七十卷，帝大漸，嚴與北庭客使阿思同受命，命封漆水郡王。天慶中，得疾，命乘小車入朝，卒。贈尚父，嚴廉潔，一介不取，經籍一覽成誦，善伺人主意。妻邢氏有美色，出入禁中，嚴謂之曰：「慎勿失上意，由是世世

蓋因云

劉仲

劉仲，宛平人，登進士第，歷大理正，因奏獄，上適與近臣語，不顧，仲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陛下省臣之奏。」上驚異，遷大理少卿。人以不寬，陸大理卿加諫議大夫，提點大理獄，獄明恕，全活者眾。收崇義義軍節度使，政務簡靜，致烏龍同策之異，優詔褒之。道宗嘗謂大臣曰：「方今群臣忠直，耶律攻劉仲而已。」宰相楊執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濟天下。」陛下辨別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拜參知政事。上諭之曰：「卿勿憚宰相，時北院樞密使乙辛，勢傾方

史籍

五

嚴，仲曰：「臣尚不畏乙辛，何憚宰相？」乙辛銜之，出為保靜軍節度使，遷上京留守，致仕卒。

蕭嚴

蕭嚴，大康元年，遷北面林牙，密奏乙辛以皇太子知國政，心不自安，與張季傑數相過從，恐有陰謀，上出乙辛為上京留守，會乙辛生日，上遣近臣耶律白斯本賜物，乙辛因屬白斯本奏，臣見姦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白斯本還，以聞，上遣人賜乙辛車，諭曰：「行將召矣。」由是反疑嚴，嚴出為順義軍節度使，乙辛復入為樞密使，流嚴于烏陵，終身拘作，嚴詩雖哀，恒以社稷為憂，時人曰：「以狼牧羊，何以

能久長三年乙辛誣嚴壽與謀廢立殺之年四十九乾統間贈同平章事繪像宜福殿

耶律撒剌

耶律撒剌爲行官都部署大康二年耶律乙辛爲中京留守詔百官廷議欲復召之撒剌曰蕭嚴壽言乙辛有罪不可爲耶律故陛下出之今復召之恐天下生疑不納乙辛復爲樞密使見撒剌讓曰與君無憾何獨異議撒剌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誣撒剌與速撒同謀廢立詔按無迹出爲始平軍節度使及蕭訛都幹誣首遣使殺撒剌速撒等時方盛夏尸諸原野速撒容貌不變鳥鵲不敢近乾統間封撒剌漆水

史

卷一百九十五

六

耶律速撒蘭陵郡王繪像宜福殿

蕭忽古

蕭忽古性忠直趙捷有力從招討使耶律趙三討番部降之有能躍而峰而上者以假捷相誇趙三問左右誰能此忽古躍而出躍而上番部大駭趙三以女妻之帝聞召爲樞密院樞密使耶律乙辛肆行兇暴忽古伏于橋下伺其過欲殺之以暴雨壞橋不果又欲殺之于獵所乙辛械繫之乙辛勸不服流于邊及太子徙上京召還殺之乾統初贈龍虎衛上將軍耶律撻不也欲殺乙辛乙辛誣以與廢立謀殺之後贈漆水郡王

蕭得里底

蕭得里底短而俊外謹內倨大安中燕王妃生子得里底以妃叔遷寧遠節度使乾統元年同知北院樞密事與北院樞密使耶律阿思治乙辛餘黨阿思納賄多出其罪得里底附會之四年知北院樞密事夏王李乾順爲宋所攻遣使請和解詔得里底使宋平之宋既許得里底受書請宋主曰奉命取要約不見書辭豈敢徒還遂對宋主發函而讀朝議是之天慶三年加守司徒封蘭陵郡王女直初起廷臣欲乘其未備舉兵往討得里底阻之以至敗衄八年爲北院樞密使罷任彌篤時諸路大亂飛章告急者絡繹而至得里底不卽上聞有功者亦無甄別由是將校怨怒人無鬬志保大二年金

史

卷一百九十五

七

蕭嗣幹

蕭肅幹惠妃之兄父別里刺封趙王肅幹年十四尚越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封蘭陵郡王帝欲立皇孫爲嗣恐無以解天下疑出肅幹爲詳穩降皇后爲惠妃遷于乾州初肅幹母入朝擅取駙馬至是覺奪其封號復爲平靈伏誅詔肅幹與公主離外流烏古敵烈部天慶六年尊惠妃爲太皇太妃肅幹爲征東副統軍時廣州渤海作亂肅幹襲其不備平之軍還齊東京叛遇敵師潰肅幹率麾下力戰歿于陣贈龍虎衛上將軍

耶律章奴

耶律章奴天祚親征女直以蕭胡篤爲先鋒都統章奴爲部監大軍渡鴨子河章奴與咸州札將耶律朮者及魏王淳妻兄蕭敵里等謀立淳誘將卒三百餘人亡歸既而天祚爲女直所敗章奴遣敵里以廢立事報淳淳猶豫未決會天祚御札至言章奴叛命淳對使者號哭斬敵里首以獻章奴曰淳不從誘草寇數百攻掠上京取府庫財物至祖州幸僚屬以立魏王淳告太祖廟移檄州縣諸陵官僚士卒皆屬心饒州渤海及候槩等相繼來應衆至數萬趨廣平淀其黨耶律女古等暴橫不法劫掠婦女財畜章奴不能制攻上京不克北走上遣女直咄兵追敗之擒其族二百餘人妻子配役誘院或散近侍爲婢章奴詐爲使者欲奔女直爲邏者所獲縛送

史律

卷一百九十五

人

行在伏誅朮者聞章奴亡去引麾下往會之爲游兵所執送行所在上問曰予何負卿而反朮者曰臣以天下大亂小人滿朝賢臣寬斥誠不忍見天皇帝艱難之業一旦土崩所以痛入骨髓而有此舉後數日復問朮者屬聲數上過惡遂殺之

蕭陶蘇幹

蕭陶蘇幹四世祖因吉髮長五尺時呼爲長髮因吉咸雍五年以陶蘇幹爲崇德宮使耶律阿思忌之授漠北滑水馬群太保數年不調蘇陶幹曰用才不盡不若閑還漠南馬群太保以大風傷草馬多死糶之三百免官天慶四年爲漢人行

史律

卷一百九十五

九

宮副部署全兵起陷寧江州天祚召群臣議陶蘇幹曰女直國雖小其人勇而善射自執蕭海軍勢益張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所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爲今之計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庶可服也北院樞密使蕭得甲底曰如陶蘇幹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遂不用其計數月間邊兵屢北人益不安饒州渤海結頭下城以叛有步騎三萬餘招之不下陶蘇幹帥兵以討擒其渠魁斬首數千級得所掠物悉還其主耶律章奴叛陶蘇幹與留守耶律大忠奴守禦章奴既平帝欲避暑陶蘇幹曰今邊兵懈弛若清暑嶺西則漢人嘯聚民心益搖臣以爲宜罷此行不納乃

命問蘇幹控扼東路招集散卒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耶律阿息保

耶律阿息保天慶初爲樞密院侍御金人起兵城境上遣阿息保問之金人曰若歸阿疎敢不聽命阿息保還金兵陷寧江州邊兵屢敗復遣阿息保與耶律章奴責書往阿息保曰臣前依詔開諭將還女直謂臣曰若所請不遂無相見今必無生還臣請獨往不聽將行別蕭得里底曰不肯此行必不還願公善輔國家既至見執久之通歸六年從阿疎討耶律章奴加領軍衛大將軍後阿疎反阿息保以偏師進擊臨陣擊馬被擒與阿疎有舊得免阿疎敗乃還以失律囚中京數

史

卷一百九十五

十

歲時人年余兵至中京始出獄時魏王淳借號屢遣人以書求還阿息保封書以獻因言東兵其銳未可輕敵及石晉之敗大群召阿息保不時至疑有貳心殺之阿息保知同將亡諫諍切直死以非罪人皆惜之

蕭胡篤

蕭胡篤爲人便佞與物無忤遷殿前副點檢從天祚東征爲先鋒都統臨事猶豫至刺刺水與金兵戰敗績胡篤長于騎射見天祚好遊畋每言從禽之樂以逢其意天祚悅之國政自此隳廢遷北院樞密使卒論曰甚矣承平日久上下俱於故常之可畏也天慶之間女直方熾惟陶蘇幹明於料敵而

於諫諍惜乎天祚荊棘不見信用胡篤以游畋逢迎天祚而隳國政可勝罪哉

蕭奉先

蕭奉先天祚后兄也外寬內忌上以后故眷倚之官樞密使封蘭陵郡王天慶二年上幸混同江釣魚女直酋長朝行在適頭魚宴上使諸酋起舞獨阿骨打辭以不能但端坐而視論之再三終不肯上以蹶扈欲誅之以奉先言而止四年阿骨打起兵犯寧江州東北路統軍使蕭撻不也戰失利上命奉先弟嗣先爲都統將番漢兵往討屯出河店女直潛渡混同江乘我師未備擊之嗣先敗績軍將多遁去奉先恐弟被

史

卷一百九十五

十

誅乃奏東征潰軍若不肆赦將嘯聚爲患從之嗣先止免官而已由是士無固志望風奔潰郡縣陷失日多奉先誅耶律余覲結駟馬蕭昱謀立其甥晉王昱伏誅余覲奔女直保大二年余覲爲女直監軍引兵奄至上憂其奉先曰余覲乃王于直之苗裔實無亡遼心此來欲立晉王耳若以社稷計不借一子誅之可不戰而退遂賜晉王死中外冤之人益解體當女直之未至也奉先逢迎天祚言女直雖能攻上京終不能遠離巢穴一旦越三千里直擣雲中至是計無所出惟請奔夾山天祚始悟謂奉先曰汝父子誤我至此今殺汝何益遂去母從我恐軍心忿怒禍必及我奉先父子慟哭而去從

若然遂下直女直斬其長子昂送奉先及次子昱於其國主
道遇遂兵奔歸賜死嗚呼天祥之所倚毗者若此國欲不亡
得乎

李處溫

李處溫析津人伯父僞賜姓耶律官叅知政事與北樞密使
蕭奉先友善執政十餘年工逢迎取媚天祥罷任之僞奉先
先薦處溫為相處溫傾心阿附以固權位貪污尤甚接引非
類保大初金人陷中京天祥奔夾山兵勢日迫處溫與族弟
處能子與外假軍聲援結都統蕭幹謀立魏國王淳召蕭
漢官屬請魏王府勅進魏王出與持赭袍衣之令百官拜舞

史籍

卷二百九十五

七

解質魏王固辭不得遂稱大錫皇帝以處溫守太...能直
樞密院吏為少府餘賜官有差會魏國王病自知不起密授
處溫蕭漢馬步軍都元帥將屬以後事及病亟蕭幹召宰執
入處溫溫病疾不至陰聚勇士云奉密旨防他...魏國王卒
蕭幹引兵立王妃蕭氏為太后權主軍國事召召處溫至時
方多難未欲即誅但追毀元帥劄子處能懼及禍落髮為僧
承清人傳遇說蕭郭藥師入燕被擒言處溫避易州富民趙
履仁書達宋將童貫欲挾蕭后納土歸宋后執處溫問之處
溫曰臣父子有定策功宜世蒙宥豈可因讒獲罪后曰向使
魏國王如周公則終享親賢之名於後世誤王者汝父子何

功之有繫其罪惡處溫無以對遂賜死與亦伏誅

耶律余覲

耶律余覲遼之近族官副都統蕭奉先誣余覲謀立晉王余
覲在軍中聞之懼不能自明即引兵叛歸女直為女直先鋒
引費室兵攻陷州郡信宿而至天祥大驚率宿衛兵入夾山
余覲在女直謀叛耶律奴哥告之余覲亡入西夏夏人問其
兵幾何余覲以三百對夏人不納邊部斬余覲及其諸子

文學

蕭韓家奴弱冠入南山讀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統和末
為右通政典南京栗園重熙四年遷天成軍節度使帝以

史籍

卷二百九十五

七

詩友嘗從容問曰卿有異聞乎對曰臣嘗掌栗園惟知妙栗
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
盡美不知其他帝大笑時詔天下言治道之要韓家奴對曰
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
乃者遼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
費已過半隻牛單穀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備僦半途
亡竄戍卒之食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
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賜
深江之東戍役大率如此況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不時
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偵候加之水旱菽粟不登民以日困號

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從西戍稍近，則往來不勞，民無遠慮。議者謂徙之非便，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來有之，曩時北至臚朐河，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皆風來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爲寇。統和間，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敦，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竊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濫信，亦不可頻絕，得不爲益，捨不爲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東，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必不生邊患，如是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添人侵掠也。或云棄地則損威，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爲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

不免內徙，豈其指爲吾土而惜之？夫帑庫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其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歛，減奢侈，行之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漸有種役之法，昔補殺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成，易爲更代。近歲邊戍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爲難也。非惟補殺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抔之土，豈能填溝丈之壑？欲爲長久之便，莫若遣遠戍兵，還於故鄉，薄其種役，使人人給足，則補殺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草萊凋敝，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爲凶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澤，基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者爲盜賊者，誠如聖慮。今欲艾夷本根，願陛下輕徭省役，使得盡力農畝，衣食既足，安習教化，則民趨禮義而重犯法矣。臣聞唐太宗問群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宗笑曰：「盜所以聚者，由賦歛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黷歛，外罷驛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衣食豐儉，徭役重輕耳。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古敵烈院爲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

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整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爲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擢翰林都林牙兼修國史詔曰文章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爲時大儒故有此授每入侍賜坐遇勝日帝與飲酒賦詩相酬酢韓家奴知無不言雖諸寵不忘規諷十三年春上疏曰臣聞先世遼章注可汗之後國祚中絕自夷裔董雅里立阻午大位始定然上世俗朴未有專制臣以爲三皇禮文未備正與遼章氏同後世之君以禮樂治天下而崇本追遠之義興焉昔唐高祖創立先廟尊四世爲帝我太祖代遼肇位乃製文字修禮法建天皇帝名號制宮室以示等威興利除害混一海內厥後累聖相

史緯

卷二百九十五

七

承自夷裔董雅里以下大號未加天皇帝之考夷裔董雅里猶以名呼臣以爲宜依唐典追崇四祖爲帝則弘業有光墜典復崇矣帝納之始行追冊玄德二祖之禮帝每佩韓家奴必謀會自司本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韓家奴書於冊帝命去之韓家奴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帝問韓家奴我國家孰爲賢主韓家奴曰穆宗帝曰穆宗嗜酒喜怒不常視人猶草芥臣何謂賢對曰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終穆宗之世無罪被戮未有過今日秋山傷死者臣故以穆宗爲賢帝默然詔與耶律庶成錄遼章可汗至重熙以來事迹爲二十卷進之十五年詔撰禮書韓家奴諫成三卷

進之又詔譯諸書韓家奴欲帝知古今成敗譯通曆貞觀政要五代史帝以其老不任朝謁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開召修國史卒年七十二有六義集行於世論曰韓家奴對策累數百言槩可施諸行事亦遼之晁賈哉

耶律昭字述寧博學善屬文西北路招討使達剌問曰今阻卜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兵則餽餉不給欲荷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出昭以書答曰竊聞治得其要則仇敵爲一家失其術則部曲爲行路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爲偵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給糶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

史緯

卷二百九十五

七

貧窮立至春夏賑恤吏多雜以糠粃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之本有司防其隱沒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也兼以通亡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以致逐羈爲今之計莫若省徭薄賦給牛種以助耕獲置游兵以防盜原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之數年富強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何動而不克哉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衆自畏若夫大而謀小避強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威服其心此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問古之名將安邊立功在德不在衆故謝玄以八千破苻堅百萬休哥以五隊敗曹彬十萬良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庸非常之

遇專方面之寄宜速師古人以就勲業上觀乾象下畫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矣捷然之開泰中獵於拔里堵山爲翔羊所觸卒

劉輝好學善屬文大康五年第進士爲太子洗馬上書言西邊諸番爲患士卒遠戍中國之民疲於飛輓非長久之策爲今之務莫若城於鹽澤實以漢戶使耕田聚糧以爲西北之計言雖不行讀者避之壽隆二年上書曰宋歐陽修編五代史附我朝於四夷妄加貶訾且宋人賴我朝寬大許通和好得盡兄弟之禮今反令臣下妄意作史恬不經心臣請以趙氏初起事蹟附記國史上嘉其言擢史館修撰卒

史籍 卷二百九十五 太

耶律孟簡字復易官節度使樞密使耶律乙辛以姦陰禍柄出爲中京留守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乙辛復舊職銜之諱巡撫塞間孟簡雖以謫見逐不形辭色遇林泉勝地終日忘歸明年流保州作放懷詩二十首自序云賢達哀樂不在窮通禍福之間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予雖流放以道自安又何疑耶大康中始得歸鄉里上表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魯質休哥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同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或好惡徇情則禍不測故左丘明司馬遷班固范曄俱罹殃禍可不慎歟乾統中遷六院部太保處

專不拘文法時多笑其迂孟簡聞之曰上古之時無簿書法令而天下治蓋簿書法令適足以滋姦倖非聖人政治之本改高州觀察使修學校招生徒遷昭德軍節度使卒

卓行

耶律官奴字奚隱嗜酒好佚爲宿直將軍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厚使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以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致政與蕭哇友善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擇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蕭蒲離不字梭懶累徵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

史籍 卷二百九十五 太

屏遠軍血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其所得曰惟覺六繫不相攘有淡樂耳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列女

耶簡妻陳氏營州人父陞五代時官司從陳氏甫笄遇經義能詩賦時以女秀才名之年二十歸於簡孝謹和睦親黨推重有六子陳氏親授以經抱朴抱質皆稱賢相統和中卒贈魯國夫人

耶律奴妻蕭氏字意辛陶蘇幹之女母胡獨公主意辛美姿容年二十適耶律奴卒親睦族以孝謹聞弟奴事言當厭然以取夫龍意辛曰厭魅不若禮法求問何謂禮法意辛因依

已以潔奉長以敬事夫以柔撫下以寬此之為禮法自然取
重於夫以厭魅獲寵獨不愧於心乎耶律奴與奉使乙辛
有隙及皇太子廢被誣奪爵流烏古部上以意辛公主之女
欲使絕婚意辛曰陛下以妾賈李之親使免流竄實天地之
恩然夫婦之義生死以之幸陛下哀憐使與奴俱行妾雖死
無恨意辛久在貶所帝嘉其節舉家召還保大中意辛在臨
漢謂諸子曰吾度慮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
害

耶律術者妻蕭氏小字說里本國舅字童之女性端慈有容
色年十八歸術者術者卒既喪自刃而死

史錄 卷一百九十五

子

耶律中妻蕭氏字授蘭中為五院都監謂妻曰吾本無宦情
今事至此我當以死報國汝能從我乎授蘭曰謹奉教及金
兵衛橫西中守節死授蘭悲感不形於外人惟之俄躍馬突
出至中死所自殺

方技

直魯古吐谷渾人太祖破吐谷渾一騎士棄棄反射不中而
去及追兵開棄之中得一嬰兒即直魯古也因問俘者乃
知射棄者兄之父也不欲子為人所不得故射之進於太祖命
皇后收養之其父能醫直魯古至長亦能醫善鍼灸太宗時
以太醫給侍嘗撰鍼灸書行於世年九十卒

魏璘不知何郡人太宗命馳馬較逐疾以為勝負問王白及
奔競勝白曰赤者勝璘曰馳馬勝既馳如奔言上問之白曰
今日火王故言赤者勝璘曰火雖王而上有煙煙青故知必
勝一日節度使召璘適有獻雙鯉者戲曰君卜此魚何時得
食璘良久曰公與僕不出今日有不測禍矣暇食魚急命烹
之未及食寇至俱遇害

耶律敵魯精醫察形色即知病原樞密使耶律斜軫妻有沈
疴醫不能治敵魯視之曰心有畜熱非藥石所及當以意療
因其瞋聒之使狂用泄其毒於是令大擊鉦鼓於前果狂叫
呼怒罵力極而止遂愈

史錄 卷一百九十五

主

耶律乙不哥嘗為人擇葬地曰後三日見有牛乘人過者即
啟土至期果一人負乳犢而過

伶官

羅本姓不知其鄉里滑稽通變善規諷與宗敗於李元昊單
騎突出幾不能脫先是元昊獲遼人輒刺之羅衣輕止上曰
且觀其在否上怒以羣索繫帳後將殺之太子曰打諢底不
是黃幡綽羅本輕應聲曰行兵底亦不是唐太宗上笑而釋
之上與太弟重元雙陸賭於民城邑帝屢北前後已償數城
一日復博羅衣輕指博局曰雙陸休凝和你都輸去也帝愜

不復戲

宦官

趙安仁漢州人自幼被俘統和中爲黃門令仁德皇后與欽哀有隙欽哀密令安仁伺皇后動靜仁德寵眷既衰安仁懷禍謀亡歸仁德欲誅之欽哀言於聖宗曰安仁父母兄弟俱在南朝今爲思親自死而亡實可憐憫上赦之重熙初欽哀攝政欲廢帝立少子重元帝與安仁謀遷太后慶州守陵授安仁監門衛大將軍後上思太后親取奉迎太后責安仁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汝何爲離間我母子邪安仁無以答後不知所終

史籍

卷二百九十五

五

姦臣

耶律乙辛父迭刺家貧其妻方娠夢羊搏殺羊拔其角尾占者曰吉兆也羊去角尾爲王字有子當王生乙辛於路無水以落忽見湧泉迭刺得子而喜欲祭無酒忽聞酒香於草間得二楹因祭東焉乙辛幼慧黠嘗牧羊至日昃迭刺視之乙辛熟寢迭刺觸之覺乙辛曰何驚醒我適夢人手執日月以食我我已食月啗日方半而覺情不盡食之及長美風儀外和內殺清寧五年爲北院樞密使封趙王耶律仁先爲南院樞密使駙馬都尉蕭胡覩惡之出爲西北路招討使乙辛奏曰臣新恭四政未知治體仁先乃先帝舊臣不可遽離朝

六好似忠

廷帝從之咸雍五年加守太師詔四方有軍旅許以便宜從事勢震中外饋賂不絕凡阿諛者蒙薦擢忠直者被斥寬大

康元年皇太子預朝政法度修明乙辛不得逞謀以事誣皇后既死又欲害太子言帝與后如天地宮中位豈可曠盛稱其黨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美而賢上冊爲皇后林牙蕭嚴壽奏乙辛自皇太子預政內懷疑懼與宰相張孝傑相附會恐有異圖不可使居要地出爲中京副守乙辛泣曰乙辛無過因謾見出蕭霞抹輩言於上上出嚴壽爲順義軍節度使復召乙辛爲北院樞密使乙辛與蕭十三蕭得里特謀擄太子令護衛太保耶律術刺誣告耶律撒刺等謀立皇太子

史籍

卷二百九十五

五

詔按無迹而罷又令牌印耶律蕭說都幹誣首耶律術刺前告撒刺等事皆實臣亦與其謀本欲殺乙辛等而立太子臣苦不言恐事發連坐詔使鞠劾乙辛迫令具伏復恐帝疑引囚庭詰令荷重校繩繫其頸不能出氣囚不堪其酷惟求速死奏曰別無異辭上怒誅撒刺等囚皇太子於上京監衛皆其黨蕭達魯古撒把害太子乙辛大喜聚飲數日上京副守蕭達魯以辛門上哀悼欲召其妃乙辛遣人殺之以滅口五年上將出獵乙辛奏謂皇孫上許之同知點檢蕭兀納諫遂與皇孫俱行由是始疑乙辛上嘗北幸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惡之出知南院大王事改知興中府七年坐以

禁物器外國下有司議當死其黨耶律燕哥奏當入入議得減死論擊以鐵骨朵幽於萊州乙辛謀奔宋及私藏兵甲事覺殺之乙辛殺太子群臣莫敢自其冤宛平人王士方舉鐘以訴道宗頗感悟及誅乙辛以士方爲承奉官乾統二年發塚戮其屍北府宰相張孝傑乙辛黨也貪貨無厭嘗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亦割棺戮屍

蕭十三爲護衛太保出入乙辛家遷殿前副點檢護衛蕭忽古等謀殺乙辛事覺下獄十三謂乙辛曰今太子猶在臣民屬心大王素無根柢之助復有殺后之怨若太子立王璽身何地宜熟計之乙辛曰吾憂此久矣乃與蕭得裏特等誣構

史錄 卷一百九十五

蕭

太子詔寃其事太子不服別遣夷離畢耶律燕哥訊之太子曰帝惟我一子今爲儲嗣復何求乃爲此事公與我爲昆弟行當念無辜遂意於帝禱之甚懇十三謂燕哥曰如此則大事去矣當易其辭爲伏款燕哥如其言奏之上大怒廢太子太子將出曰我何罪至是十三叱令登車使衛卒圍車門遣得裏特監送上京得裏特促其行不令下車數加陵侮築圍堵囚之十三遷院樞密副使復陳告太子計乙辛從之以蕭達魯古兒果可使遣與近侍直長撒把詣上京同雷守蕭捷得夜引力十至四室詐稱有敕召太子出殺之函其首以歸許云疾卒以達魯古爲國舅許穩達魯古恐事覺出入常

佩刀有急召即欲自殺與十三俱病死訛都幹後與乙辛不合被誅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刺事皆乙辛教我恐事發殺我以滅口耳十三乾統間割棺戮屍二子皆伏誅論曰嗚呼君之所親莫皇后太子若也茲臣殺之而不知群臣言之而不悟一時忠譴廢戮幾盡雖親見官屬之盛僅削一字王號至藏甲奔宋事覺然後誅之呼乙辛之罪固非一死可謝天下抑亦道宗不明不斷有以養威之也

逆臣

韓底肅祖會孫性黯而辯除佞多附之遙聲譽德重可許時異母兄卷古只爲送刺部夷離畢故事爲夷離畢者得再

史錄 卷一百九十五

蕭

生禮卷古只方就帳易服韓底遂取紅袍貂蟬冠素白馬而出今黨人大呼曰夷離畢出矣衆皆羅拜因自立爲夷離畢與耶律得魯同知國政及釋魯見殺韓底懼人圖已弟二子奔渤海僞爲失明後因建馬會與二子奪良馬奔歸國益爲姦惡太祖將即位讓韓底韓底曰皇帝聖人由天所命臣豈敢當命爲下越及太祖伐西南諸部韓底誘刺葛等作亂不從者殺之車駕還亦水城韓底與刺葛北走至榆河爲追兵所獲太祖問曰朕初即位嘗以國讓叔父叔父辭之今反欲立吾弟何也韓底曰臣始不知天子之貴及陛下即位衛從尊嚴臣嘗奉事心動始有窺覷之意度陛下英武難圖諸

弟弱可取事若成豈容諸弟乎太祖謂諸弟曰汝輩乃朕

斯人之言耶迭刺曰謀大事須用如此人事成必去之韓庶
不復言因數月將刑太祖謂曰叔父罪乃自取事有便國家
者幸赦之韓庶曰迭刺部人衆勢強故每爲亂宜分爲二以
弱其勢與其子迭里特俱殺死迭里特善馳射馬頭不仆尤
神於騎視人疾若隔紗視物莫不具見太祖嘗思庶醢解醒
間能取者迭里特曰臣能得之遂雙鹿射其一欲復射馬驚
迭里特躍而前復獲其一帝欲甚曰吾弟萬人敵也帝患心
痛召視之迭里特曰背有瘡血如彈丸藥不能及必斃而
後愈帝從之嘔出瘡血痛遂止帝每加賜齊然知其爲入未

史錄 卷二百九十五

三

嘗任以職也

察制明王安端之子貌恭而心狡人以其爲懦太祖曰察制兒
頑非懦也謂近侍曰此子目若鳳駝面有反相朕若獨居無
令入門世宗卽位於鎮陽安端欲持兩端察制曰太弟是刻
若果立豈容我輩永康王寬厚且與劉哥相善宜往與計議
定封奉寧王安端爲西南面大詳穩察制詐遣人白父過於
帝帝召之泣訴不孝家帝憫之使領軍出入禁中帝每出獵
察制託手疾不操弓矢但執鍊鞭馳走屢以細事聞於上上
以爲誠察制以諸族屬雜處不克逞漸徙廬帳迫行宮詳穩
耶律屋質察其姦邪表其狀帝不信以表示察制察制稱屋

質疾已噤咽流涕帝曰朕固知無此他日屋質又以爲言帝

曰察制捨父事我可保無他屋質曰察制於父既不孝於君
安能忠帝不納天祿五年七月帝幸大波谷畱飲三日察制
謀亂不果帝伐周至詳古山太后與帝祭文獻皇帝於行宮
至夕群臣皆醉察制欲爲逆遣壽安王弗從又邀耶律盆都
盆都從之率兵入獄太后及帝因傳號百官不從者執其家
屬夜閱內府見瑪碯盤曰此希世寶今爲我有以詫其妻妻
曰壽安及屋質在吾屬無噍類此物何益察制曰壽安年幼
屋質詰旦當來朝何足憂俄壽安王屋質以兵圍之察制執
皇后倉惶出陣壽安王遣人論衆夷夷董劉者委兵歸壽安

史錄 卷二百九十五

三

王餘衆皆往察制知事不濟乃繫群官家屬執弓矢叱曰連
殺此輩耶律盤曰殺之何益於事夫不有所廢壽安王何
以興此爲辭猶可以免察制曰誰當使者敵微請與殺微
壽同往察制從之壽安王復令敵微誘察制殺之敵微後
以謀反誅察制亦終不免

妻國文獻皇帝之子爲南京留守穆宗沉湎不恤政事妻國
有觀鯁之心誘羣小逆謀逆事覺按問不服帝曰朕爲壽安
王時卿教以此事說我今日豈有虛乎妻國不能對同黨詞
服遂縊於西谷詔有司莫之

重元聖宗次子材男絕人封秦國王聖宗崩欽哀皇后稱制

謀立重元重元以白上益重之封爲皇太弟知元帥府事賜金券誓書道宗卽位冊爲皇太叔免拜不名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復賜金券尊寵古所未有重元子涅魯古性陰狠與宗嘗曰此子口有反相封楚王清寧七年知南院樞密使事說其父詐病俟車駕臨問因行弑逆不果九年秋帝獵太子山川耶律良計遣人急召之涅魯古以事泄與西北路招討使蕭胡觀脅督手軍犯行宮帝院樞密使許王仁先等率宿衛士討之涅魯古躍馬突出詳穩渤海阿麻護衛蘇射殺之衆皆逃散其黨耶律撒刺竹在圍場聞之率獵夫來援旣至知涅魯古已死謂胡觀曰我輩惟有死賊胡爲若兒戲自取殞

史

卷二百九十五

天

滅今行宮無備乘夜劫之大事可濟若俟明旦彼軍一至悔將奚及胡觀曰舍卒中黑白不辨黎明而發何遲之有是夜重元偕位胡觀自爲樞密使明日戰敗撒刺竹死胡觀被創遁走投水死重元北走大漠歎曰涅魯古使我至此遂自殺滑哥隨王釋魯之子悉其父妾與蕭臺晒害其父歸告臺晒獲免太祖卽位姑示含忍授以惕隱六年滑哥預諸弟之亂帝曰滑哥不畏上天反君弑父其惡不可言諸弟作亂皆此人教之也凌遲死

蕭翰從太宗入汴爲宣武軍節度使帝崩於棗城世宗卽位翰委事於李從敏徑趨行在世宗與皇太后拒於潢河和議

未定太后問翰曰汝何怨而叛對曰臣母無罪太后殺之以此不能無憾耶律屋質以附太后被囚翰聞而決之卽囚所謂曰汝嘗言我輩不反今在桎梏何也屋質曰弟願公不至此後與天德謀反下獄復結楊隱劉哥及其弟益都謀亂耶律石剌告屋質屋質入奏翰等不伏帝欲止屋質固諍以爲不可乃詔屋質鞠案翰具伏帝竟釋之復以書結明王安端反屋質得其書奏之伏誅

史

卷二百九十五

天

縱不能進忠去佞安能與賊博乎革街之伴曰公相謔不旣甚乎義先詬訾不已帝怒皇后曰義先酒狂俟醒治之翌日上謂革曰義先無禮當痛繩之革曰義先爲人豈遜聖鑒然外人以爲忠直今以酒過罪之恐拂人望帝益厚之其矯情媚上如此封吳王兼中書令帝崩燕趙國王嗣位以革爲北院樞密使與國舅蕭阿剌同掌朝政革多私曲阿剌每裁正之由是有隙帝方詳臣以時務阿剌陳利病言甚激切革俟帝怒不悅因譖之帝大怒鞫阿剌於殿下後上知其姦寵遇漸衰八年致仕九年革以其子爲重元野重元反革預謀伏

奚回離保，奚王之後，知北院事。保大二年，金兵由居庸關入，回離保即歸。山自立，號奚國皇帝。改元天復。奚漢渤海三處密院，分司建官，為郭藥師所敗。其黨耶律阿古哲等殺之，僞立凡八月。

肅竹烈，天祚在山西，特烈為副統軍。聞金兵將至，特烈奮厲士卒，拒之於石壁。金兵不戰，特烈何間欲攻之。天祚喜甚，召肅竹烈諸子，登高同觀。金兵望日月旗，知天祚在其下，以勁兵直趨奮擊，無敢當者。天祚遁走，特烈招集散亡，復敗於梯已山。天祚欲奔夏，從臣切諫不聽。特烈謂耶律兀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我輩不早為計，奈社稷何！」遂共劫梁王雅里，更稱。

卷二百九十五

三

奔西北諸部，立為帝。特烈自為樞密使。雅里卒，欲擇可立者，兀直言：「木烈才德純備，兼與中之孫，眾皆曰可。」特烈遂立焉。未一月，與木烈俱為亂兵所殺。

補遺
亦不足言

進金史表

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臣阿魯圖言：竊惟漢高帝入關，任蕭何而取秦，藉唐太宗卽神命魏徵以作陪書，蓋曆數歸真主之朝，而簡編載前代之事，國可滅史不可滅。善吾師惡亦吾師，別夫典故之源流，章程之沿革，不披往牒，曷審前聞。維此金源，起於海裔，以滿萬之衆，橫行天下，不十年之久，專制域中，其用兵也如縱火以乘風，其得國也若戲。翻而得命及州與於禮樂，乃煥有乎聲明，管循初而茫終，因考功而論德，非武元之英畧，不足以開九帝之業，非大定之仁政，不足以固百年之基。天會有吞四海之勢，而未一編輯之規，明昌能成一代之制，而亦能壞一代之法。海陵無道，曾取覆敗，奇宗輕動，易濟中興，迨夫浚郊多壘，之秋，汝水飛煙之日，矢人屬望，久有在矣。我世祖皇帝恢弘至化，勞來遺黎，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集金事於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數道之謀。建康中舉而未遑，天曆推行而弗竟，欽惟聖帝陛下，緝熙聖學，紹述先猷，當國家閑暇之時，治經史討論之務，念彼泰和以來之事蹟，涉我聖代初興之歲年，第以變故多而舊史闕者，文及而新說訛，弗折衷於大朝，恐失真於他日，於是聖心獨斷，盛事力行，申命臣阿魯圖等為史官，集衆拔以資成書，佇奏篇以覽近監，臣仰承隆委，俯竭微勞，紬石室之文，誠乏史遷之

作獻金鏡之錄，願據九齡之忠，謹撰述本紀志傳，隨表以聞。
上應天覽謹言

史籍
卷二百九十六

二

史籍目錄

卷二百九十六金史一本紀

世紀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

卷二百九十七金史二本紀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卷二百九十八金史三本紀

宣宗

哀宗

史籍
金史目錄

卷二百九十九金史四志

曆

五行

地理

河渠

禮

樂

兵

刑

卷三百金史五志

食貨

選舉

百官

卷三百一金史六表

宗室

交聘

卷三百二金史七列傳

太子允恭

昭昭祖后徒單氏

景祖后唐括氏

太祖崇妃蕭氏

熙宗皇后裴滿氏

海陵嫡母徒單氏

海陵后徒單氏

廢皇后蒲察氏

李氏

世宗皇后烏林答氏

元妃張氏

元妃李氏

顯宗后徒單氏

章宗元妃李氏

宣宗皇后王氏

淑妃王氏

哀宗皇后徒單氏

餘滿家奴

史纂

金史目錄

璋本名胡麻

昂本名馬野

撒改宗憲

習不失

幹魯

銀术可發英

阿离合邁

宗雄本名謀良虎

楚懶一名昌

果本名鐵南嗎

昂本名奔睹

石土門完顏忠

石顯

阿疎

歡都

太祖那王宗敏

胙王常勝

可喜

婁室

卷三百三金史八列傳

希尹

希尹本名赫漢嗎

宗望

本名幹育不

沈瑋

左企弓

宗本

本名阿魯

宗弼

本名兀术

劉豫

劉著

特立愛

韓企先

鄭瑒

李成孔步舟

施宜生

張中彥

王倫

王伯龍

高彪

史纂

金史目錄

蕭仲恭

張通古

張浩

柳宰

將猛溫敦思忠

張景仁

世孫鑄王永中

鄭王永蹈

豫王永成

壽

卷三百四金史九列傳

李万

獨吉義

紇石烈志寧

僕散忠義

紇石烈良弼

完顏守道

唐括安禮

石琚

翟永固	魏子平
孟浩	梁肅
移刺健	移刺子敬
高德基	劉徽榮
賈少冲	移刺幹里孕
移刺成	楊仲武
蒲察世傑	徒單克寧
荆王守純	獨吉思忠
僕散揆	抹撚史乞搭
卷三百五金史十列傳	
史籍	全史目錄
宗浩	夾谷清臣
襄	夾谷衡
完顏安國	移刺履
張萬公	蒲察通
程輝	董師中
黃久約	李晏 <small>什喀</small>
李念	許安仁
梁襲	路伯達
張大節 <small>散史</small>	鄧儼
完顏匡	完顏綱

徒單鎰	孫鐸
李革	宗端修
路鐸	完顏伯嘉
卷三百六金史十一列傳	
史籍	全史目錄
木虎筠壽	張焯
李復亨	承暉
抹撚盡忠	僕散端
李英	田琢
完顏弼	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完顏阿都
史籍	全史目錄
納坦謀嘉	高霖
溫迪罕達	王敏
移刺福僧	程案
范拱	楊伯雄 <small>伯仁</small>
溫迪罕結達 <small>二十</small>	張驥 <small>行簡</small>
賈益謙	劉炳
木虎高琪	
卷三百七金史十二列傳	
高汝礪	張行信
胥鼎	侯肇

把胡魯	師安石
完顏素蘭	陳規
許古 <small>陳奇</small>	楊雲翼
趙秉文	
卷三百八金史十三列傳	
韓玉	馮璧
李獻甫	程震
完顏訛可	強伸
紇石烈牙吾塔	完顏合達
移刺蒲阿	完顏賽不
史部 金史目錄	未盡合喜
白撒	斜卯愛山
白華	
石抹世勛	
卷三百九金史十四列傳	
完顏奴申	徒單兀典
石盡女魯歡	蒲察官奴
徒單益都	國安用
時青	武仙
郭文振	烏古論銘
張天綱	完顏仲德

威 <small>徒單恭</small>	義 <small>王維翰</small>
從坦	納合蒲刺都
徒單航	完顏陳和尚 <small>楊沃衍</small>
院蒲胡土門	愛申
馬慶祥	商衡
木申脫魯皮	楊達夫
馮延登	烏古孫仲端
蒲察琦	蔡八兒
阿曠樊喬	完顏絳山
畢資倫	郭蝦蟆 <small>完展</small>
史部 金史目錄	
卷三百十金史十五列傳	
敘韓昉	胡勵
王競	鄭子聘
完懷英	周昂
王庭筠	王若虛
麻九曉	李汾
元好問	孝溫 <small>趙罕幹魯補</small>
陳顏	劉瑜
孟興	王震
劉政	趙精承亮

趙質	杜勝昇
却天美	薛繼先
宋可	丰福
王予可	趙張奕
孫德淵	蕭察鄭雷
張毅	趙重福
武都	紇石烈德
張特立	王浩
高閑山	蕭察合住 <small>王阿里</small>
張仲軒	張仲軒
李通	高懷貞
蕭裕	石特圖
阿魯其	阿魯其
阿古氏	馮妙真
溫特罕氏	白氏
蕭孝女	蕭梁琬
宋珪 <small>守恒</small>	趙武祿 <small>元</small>
李懋	胡德新
卷三百十一金史十六列傳	
唐括辨	

烏帶	大興國
徒單阿里出虎	徒單忽土
徒單貞	李老僧
完顏元宜	紇石烈執中
張覺 <small>僅言</small>	移刺窩幹
崔立	國語解
高麗	

本紀

元劉陽歐陽修著
清晉江陳定修



金之先出赫羯氏赫羯本號勿吉古肅慎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曰粟末部伯咄部安車骨部拂涅部號室部黑水部白山部隋稱赫羯唐初有黑水粟末二部赫羯其五部無聞粟末始附高麗姓大氏李勣破高麗粟末保東牟山後為渤海稱王傳十餘世黑水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高麗亦附於

史記

卷二百九十六

高麗嘗以兵十五萬助高麗拒唐太宗敗於安市開元中來朝置黑水府以部長為都督賜姓李氏名獻誠其後渤海盛強黑水役屬之五代時契丹取渤海地黑水附契丹其在南者藉於契丹號然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藉號生女直地有長白山混同江江甚深濶幾百步其水拘之色微黑故名亦號黑龍江所謂白山黑水是也金之始祖函普與弟保活里初從高麗來年已六十餘矣兄阿古迺好佛而高麗不行曰後世子孫必有相聚者吾不能去也始祖居完顏部僕幹水之涯係活里居耶懶後阿古迺之孫胡十門以曷蘇館歸太祖言其祖兄弟三人相別而去係活里之裔則有石土門

史記

卷二百九十六

廼古及太祖敗遼兵使梁福幹答刺論渤海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蓋其初皆勿吉之七部也始祖居完顏部其部人嘗殺它族人兩族交惡不能解完顏部人謂始祖曰若能為部人解此怨使兩族不相殺部有賢女年六十未嫁當以相配仍為同部始祖乃往諭之曰殺一人而國不解損傷益多曷若止誅首亂一人部內以物納償可以無闕而且獲利怨家從之乃為約曰凡有殺傷人者徵其家人口一馬十偶犍牛十黃金六兩與所殺傷之家即兩解不得私鬪女直之俗殺人償馬牛三十自此始既傳償如約部衆信服之謝以青牛一乃以青牛為聘禮娶六十之女并得其貲產復生二男長曰烏魯次曰幹魯一女遂為完顏部人追號始祖子德壽烏魯烏魯子安帝跋海跋海子獻祖後可黑水舊俗無室廬負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以土夏則出隨水草以居冬則入處其中還徙不常獻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葛里漢語居室也子昭祖石魯剛殺質直生女直無書契無約束不可檢制昭祖欲立條教諸父部人皆不悅欲殺之已被執叔父謝里忽曰吾兄子賢人也必能承家安輯部衆奈何欲殺之弩弓注矢射執者衆散走昭祖乃得免烏薩扎部殺完顏部人昭祖往治之大有所獲頌之諸父昆弟而不及謝里忽謝里忽曰前日免汝於死者

吾之力往治烏薩札部者吾之謀也分不及我何耶昭祖
早起自齋間金列鞬往饒之曰石魯先擇此寶而後頒及
人敢私布之謝里忽既揚言不自安至是乃大喜列鞬腰佩
也謂以條教爲治部落強強遠官以惕隱因耀武於青嶺白
山順者撫之不從者伐之入蘇濱耶懶之地所至克捷還經
僕悉水漢語惡給也昭祖惡之時已困憊不肯止行至姑里
旬得疾寢於村舍有盜至遂中夜啟行至逼刺紀村卒載柩
而行起賊於路奪去部衆追賊得柩加古部人蕭虎復來襲
之垂及蕭虎問諸路人曰石魯柩去此幾何其人曰遠矣追
之不及也遂止乃得歸葬生女直之俗未有文字無官府不

史籍

卷二百九十六

三

知歲月晦朔是以年壽修短莫得而考焉于景祖烏古迺稍
役屬諸部五國之長皆聽命時遠徙鐵勒烏惹之民不肯從
者多遁逃來歸迺使曷魯將兵來索景祖恐避兵圖之乃止
曷魯曰兵若湊入諸部必驚擾通戶亦不可得非計也曷魯
遂止其軍與景祖自行索之蕭蕭部節度使拔乙門畔遠人
將討之遣同幹來諭旨景祖曰可以計取若用兵彼將走保
險阻非戍方可平也遠人從之蓋景祖終畏遠兵入其境也
於是陽與拔乙門爲好以妻子爲質襲而擒之獻於遠主遠
主燕賜加等以爲生女直部校節度使遠人呼節度使爲太
師金人稱都太師始此遠主將刻印與之景祖不肯繫遠籍

遠主固與之遣使來景祖使部人揚言曰主公若受印繫籍
部人必殺之遠使乃還歸爲節度使有官屬紀綱漸立矣生
女直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來鬻者傾貨厚價與貿易令昆
弟族人皆售之得鐵既多以備器械兵勢稍振願附者衆景
祖爲人寬恕能容物平生不見喜慍推財與人無所吝惜人
或忤之亦不念有畔去者遠人論之畔者曰汝活羅吾能獲
之吾豈能爲活羅屈哉活羅漢語慈烏也善啄物牛馬棄馳
春間有善啄食之馬馳鞭死若餓不得食雖沙石亦食之景
祖嘗酒好色飲啗過人時人呼曰活羅故以此訕之後其人
力屈來降厚賜遣還人以此信服之沒撚部謝野畔遠景祖

史籍

卷二百九十六

四

伐之謝野來禦景祖率衆力戰謝野兵敗景祖亦患旋師卒
年五十四第二子襲節度使是爲世祖劬里鉢生女直之俗
生子年長卽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括氏生劬者次世祖次
劬孫大肅宗次穆宗及帝異居景祖曰劬者榮和可治家務
劬里鉢有器量智識何事不成劬孫亦榮善人耳乃命劬者
與世祖同居劬孫與肅宗同居世祖既薨位景祖異母弟跋
黑有異志世祖加意事之不使將兵跋黑誘桓被殺達烏春
高謀罕爲亂烏春溫都部人以銀鐵爲業歲獻與其族屬來
歸景祖與之處以銀鐵自給知其果敢命爲部長遂歸舊部
世祖嗣烏春唐川其部人部人訴於世祖世祖使人讓之曰

吾父信任汝以爲部長今人告汝殺無罪人聽訟不平自今不得復爾烏春曰吾與汝父等輩舊人汝爲長能幾日干汝何事世祖內畏跋黑恐羣朋爲變曲意懷撫欲結其歡心使與約婚烏春笑曰與狗疏之子同處豈能生育女直豈可爲親也烏春欲發兵而世祖待之如初無以爲端加占部烏不屯亦鐵工也以被甲九十來售烏春使人來讓曰來流水以南四占數水以北皆吾土也何故販取吾甲其所以歸我世祖曰彼以甲來市吾與直而售之烏春曰汝不與我甲則使斜葛及斡勒來斜葛跋黑之子也世祖度其意非其肯議和不欲遣衆固請曰不遣則必用兵不得已遣之謂斡勒曰斜

史錄

卷二百九十六

五

葛無害彼且汝矣半途可辭疾勿往既行斡勒曰我疾作將止斜葛曰吾亦不能獨往同行者強之既見烏春烏春厚禮斜葛而斡勒曰得甲則生否則殺汝世祖與甲斡勒乃伴歸烏春益無所憚後數年遂舉兵部中流言曰欲生則附跋黑欲死則附勒甲鉢世祖乃伴其裝欲有所往者遣人揚言曰迄至部衆莫知虛實有依於跋黑者有依於世祖者世祖乃盡得兄弟部屬向背之情烏春來攻世祖拒之恒被亦舉兵遣肅宗拒之烏春在北恒被在南其勢甚盛將戰或曰地迫付城雖勝不能盡收宜退軍誘之寬地肅宗令軍少却未成則恒被棄之肅宗兵敗時十月已半大爾察晝夜烏春

不得進乃引去世祖遂涉舍製水至恒被所居焚燬其室不殺自許人還與肅宗會遣人議和恒被曰以爾盛歌之大赤馬贈不失之紫驢馬與我我則和二馬皆女直名馬不許遣肅宗部來攻肅宗使人來告難世祖使之說從以白金曰戰則以旗鼓自別世祖遣肅宗求援於遠自往禦恒被將行會跋黑死時海姑兄弟蒞於恒被世祖至海姑部偵者言敵至將戰世祖戒蒞不失曰汝先陣於脫豁改原待吾三揚旗三鳴鼓即棄旗決戰死生惟在今日使索紫驢馬以爲貳時恒被盛強衆皆懼無人色世祖如平常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而調麴水飲之有頃戒勵之軍勢復振乃能殲敵手密

史錄

卷二百九十六

六

謂之曰今日萬一不勝吾必無生汝勿預軍事介馬遙觀若我死勿收吾骨勿顧親戚重馳告汝兄頗刺淑於逆擊籍受印乞師以報讐諸軍祖袖不被甲以緇袍垂褊護前後心振弓提劍三揚旗三鳴鼓衆旗搏戰身爲軍鋒突入敵陣衆從之辭不失從後奮擊大敗之乘勝追至北隘旬死者如麻水爲之亦盡度車甲馬牛軍實恒被及弟散達以其屬來降卜灰病依撒阿棟村招之不出卜灰之將曰石魯石魯之母嫁達魯罕爲妾達魯罕與族人抹腮引俱事世祖世祖欲問之謂達魯罕曰汝之事我不如抹腮引之堅固也蓋謂石魯母子一彼一此也石魯通於卜灰之妾常懼得罪及聞世祖言

使告達魯罕曰：將殺卜灰而來，汝待我於江，伺卜灰睡熱殺之。追者急，白日露，匿水中。達夜至江，游以濟。久之，醉，酒與達魯罕復爭，達魯罕殺之。厥陪等侵掠野居，世祖擊之擒，厥陪及婆諸刊獻之，達已而復請之。遊人并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時，烏春已死，高謀罕請於達，願和解。既與，和復來襲，乃進軍圍之。高謀罕遁去，破其城，獲生殺家皆跪，遠使者往，忽一人佩長刀突前，謂世祖曰：勿殺我，遠使及左右皆走。匿世祖安坐不動，執其手曰：吾不殺汝也。於是罰左右，匿者曰：汝等何敢失次耶？謂已乃徐執突前者殺之。其勇健物如此。師還，義疾元配罕，賴氏哭世祖曰：勿哭，汝惟後我一

史籍 卷二 百九十六

七

歲耳。肅宗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三年。呼穆罕謂曰：烏雅東來，善若了。焚丹事，阿骨打能之。卒年五十四。明年，擊賴氏卒。世祖嚴重，有智識一見必識，暫聞不忘。案案不編，果動止不同。頗每戰，未嘗被甲，嘗乘騎馳入室中，醒而悔之，自是不復飲酒。裝位之初，內外潰叛，因敗為功，變弱為強，既破桓楚，烏雅為謀，罕基業自此大矣。弟頗刺殺，變節度使，是為肅宗在父兄時，號為國相。初，桓楚之父雅達為國相，景祖以幣馬求之於雅達，命肅宗為之。肅宗自幼知雅達，知雅達國政，令人情，事一切委之。凡白事於達，皆遠，雅達辭者，傳致之，往往失責。肅宗欲自前委，而官之先錯亂其辭，譯者惑之，不得已。

又一篇

引之前，使自言，乃以草木瓦石為籌，枚數其事而陳之。官吏問其故，則為卑辭以對。曰：鄙陋無文，故如此。官吏以為實，然足以所訴無不如意。桓楚之戰，部人奔罕死之，其弟活羅忽怒，一日以劍脊置肅宗項曰：吾兄為汝輩死矣，到汝以償，則如之何？久之，兄極至，怒而攻肅宗。矢注次室之裙，著於門扉，遂往附益，乃孟乃誘烏春兵度嶺，肅宗及斜列辭不失與之戰，有大風自後起，縱火燒，烈時八月，并青草皆焚之。煙焰漲天，隨煙衝擊，大敗之。獲孟乃，因而獻諸達，并獲活羅。肅宗釋其罪，任使之，後竟得其力焉。麻產據直屋，鐵水遼康宗討斬之。遺太祖伐泥麗古部平之，自是寇賊皆息。肅宗卒，弟穆宗

史籍 卷二 百九十六

八

穆宗立，乾石烈部阿疎阻兵為難，穆宗自將伐之。命偏師攻拔純思城，阿疎訴於遼，穆宗聞見，勅者守阿疎城，而還會乾石烈部阿開版，執殺遼捕虜使者。遼謂穆宗討之，阿開版殺陰立，備乃募善射者，數勸弓利矢攻之，入其城，其遠使存者送之歸。命太祖攻阿可城，破之，殺其渠長，還圍塔塔城，降之。於是撫安諸路，劫者破，阿疎城阿疎復訴於遼，遼遣奚節度使乙烈來，穆宗至興和，村見之。乙烈命穆宗凡攻城所獲存者，復與之，不存者備償，且徵馬數百匹。穆宗與僚佐謀曰：若償阿疎，則諸部不復可說，令任使矣。乃令主理亮答兩水之民，陽阻絕虜路，使難救。德部節度使言於遼曰：欲開虜路，非

生女直節度使不可遠信之命穆宗討阻撓虜路者而阿麻
城事遂止穆宗聲言平虜路敗於土溫水而歸遠遣使賜物
賁平虜路功蕭海里叛入於阿典部遣族人幹達刺來結和
曰願與太師爲友同伐遼穆宗執幹達刺送於遼遠命穆宗
討海里海里得甲千餘女直甲兵之數始見於此軍次混同
水海里再使人來復執之既而與海里遇海里遙問曰我使
者安在曰與後人偕來時遼討海里兵數千人攻之不克穆
宗謂遼將曰退爾軍我當獨取海里太祖策馬突戰流矢中
海里首海里墮馬殺之大破其軍使阿南合德獻首於遼金
人自此知遼兵之易與也是役也康宗最先登於是以先登

史集

卷二百九十六

九

并有功者爲前行次以諸軍護俘獲歸所部穆宗朝遼主於
漁所授以使相錫予加等初諸部有信牌太祖請禁擅置牌
號自是號今始一穆宗卒年五十一自景祖以來兩世四主
志業相因卒定離析一切治以本部法令金蓋盛於此康宗
烏雅來世祖長子也烏雅來伐石適數破之遼克幹豁達至
北琴海拔泓斌城乃還四年高麗約還諸亡在彼者使阿麻
勝昆往受之高麗殺二使築九城於曷懶甸以兵數萬來攻
幹濟幹魯敗之亦築九城與高麗相對高麗復來攻幹濟等
敗之高麗約還遁逃之人退九城之軍復所侵故地乃罷兵
康宗卒年五十三贊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

金之始祖
各取諸部
亦大產
遼之意

帝祖宗定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
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遠籍遼印取雅達國相以
與其子世祖既破桓楚遼政日衰而以太祖屬之穆宗其屬
應漢遠矣起於外國者先并其部落而後

太祖是木名阿打魯世祖第二子也遼道宗時有五色雲氣
慶出東方司天孔致和謂人曰其下當生異人天以衆告非
人力所能爲也咸雍四年太祖生世祖與賧酷麻產於野
鵲水被四創疾困坐太祖於膝撫之曰此兒長大吾復何憂
少善射一日遼使坐府中見太祖手持弓矢使射群鳥三發
皆中遼使翌然曰奇男子也太祖嘗宴紇石烈部南望高阜

史集

卷二百九十六

十

使衆射之皆不能至太祖一發過之踰三百二十步後立碑
以識焉穆宗伐蕭海里渤海留守以甲贈太祖太祖不受穆
宗問之曰彼彼甲而戰戰勝是因彼成功也康宗諱世太祖
襲位遼使阿息保來曰何故不告喪太祖曰有喪不能弔而
乃以爲罪乎二年遣宗室習古通往索阿疎習古通還具言
遼主驕肆廢弛之狀於是召官僚耆舊以伐遼告之使備衝
要建城修戎器以聽命遼統軍司聞之使節度使捏哥來
問狀曰汝等有異志乎修職具飭守備將以誰禦太祖曰彼
險自守又何問哉遼復遣阿息保來諄之太祖曰我小國也
事大國不敢廢禮大國德澤不施而遁逃是主以此待下能

無望乎若以阿疎與我請事朝貢苟不獲已豈能束手受制也阿息保還遼人命統軍蕭提不野調諸軍於寧江州太祖聞之使僕賂刺復索阿疎實觀其形勢僕賂刺還言遼兵不知其數太祖曰彼初調兵豈能遠集如此復遣胡沙保往還言惟四院統軍與寧江州軍及渤海八百人耳太祖曰果如吾言謂諸將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衆曰善太祖舉觴東向以遼人荒肆不歸阿疎并已用兵之意禱於皇天后土爾畢號令諸部達魯古部實里館未告日間舉兵伐遼我部誰從太祖曰與汝隣境固當從我若畏遼人自往就之九月太祖進軍寧江州督諸路兵會

史記卷一百九十六

上

於末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捷而誓師大虐括帶幹甲之地諸軍禱射介而立有光如烈火起於人足及戈矛之上人以爲兵前明日次扎只水光見如初既渡遇渤海軍攻我左翼衆少却遼兵化中軍會耶律謝十墜馬遼人前救太祖射救者斃之復中謝十子宗幹陷遼圍中太祖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傍射太祖太祖還射之一矢而斃謂將士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相蹂踐死者過半撤改請稱帝太祖曰一戰而勝遂稱大號何示人淺也進克寧江州獲防禦使大藥師奴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鐵驢部來送款遣渤海梁福幹答刺偶亡去招諭其鄉人曰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使完

亦保遼人如滿不皆女直也

頗安室招諭係遼僑女直師還命諸路以三百戶爲謀克十謀克爲猛安十一月遼都統蕭乂里副都統撻不野將步騎十萬會於鴨子河北太祖自將擊之未至方就寢若有扶其首者三大祖寤曰神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黎明及河遼兵方壞陵道遼壯士擊走之大軍繼進遂登岸甲士三千七百至者纔三之一與敵遇於出河店會大風起塵埃蔽天乘風撻擊之遼兵潰遂至幹論濛殺獲首虜及車馬甲兵不可勝計遼人常言女直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幹論敗遼兵斬撻不野僕廸攻賓州拔之魯古敗遼軍斬統軍婁實完頗安室克成州吳乞買攬改辭不失率諸將勸進請以

史記卷一百九十六

上

所歲元日上尊號太祖不許阿离合德等進曰今大功已建若不稱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曰吾將思之收國元年正月即皇帝位上曰遼以資鐵爲號取其堅也實錄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金之色白於是國號大金色尚白上自將攻黃龍府遼都統耶律朮里朮左副統蕭乙薛右副統耶律張奴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拒之上率兵次寧江州西遼使僧家奴來諜和回書斥上名使爲屬國遼使師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也酌水而拜將士莫不喜躍進逼遼營古城上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謂左右曰遼兵心貳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宗雄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

不可分者
不攻其左
右翼也
左翼先戰

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力戰，妻室銀木可衝其中堅，凡九陷陣，宗翰以中軍助之，宗雄已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暮，明之黎明，遼軍潰圍出，逐北至降。妻同進步卒盡殲，師還。四月，遼耶律張奴來致書，以書辭假，侮謂其副遣張奴回。五月，拜天射柳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六月，遼張奴復以國書來，猶斥上名，上亦斥遼主名以復之，止論之使降。七月，以弟吳乞買為諸班勃極烈，撤改為國論勃極烈，辭不失為阿買勃極烈。九月，奚管來降。八月，上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上使一人道前乘豬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人測渡處，深不得其底，遂克黃龍府。十一月，遼主自將七十萬至曉門，駙馬蕭特末將騎五萬步四十萬至，幹補濠上禦之。十二月，次交割，諸將曰：「遼兵衆其鋒未易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於此，溪溝高壘，以待上從之。」有獲遼卒，知遼主以張奴叛，西還二日矣。諸將曰：「今遼主既還，可追擊之上。」曰：「敵來不迎，戰去而追之，欲以此為勇耶？」衆皆惶愧，願自効。上曰：「誠欲追敵，約齋以往，無事餽饋，若破敵，何求不得？」衆皆奮躍，追及遼主於護步答岡，我兵止二萬，上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軍中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我師馳之，橫

史籍

卷二百九十六

五

聯合共以
分爲合也

出其中，遼師敗績，死者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布帳，兵械軍資，寶物馬牛不可勝計。蕭特末等焚營遁去，遂班師，夾攻撒喝，取開州，婆盧火下特鄰城。二年正月，詔曰：「自破遼兵，四方來降者衆，其契丹奚漢渤海係遼籍女直，韋室達魯古元，悉鐵驪諸部，其酋長可從宜居處，其降附及俘獲有逃遁而復還者，勿以爲罪。」閏月，高永昌據東京叛。四月，以幹魯統內外諸軍伐高永昌，捷不野擒永昌以獻，戮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直皆降，誅除遼法省稅賦，阿徒罕破遼兵六萬於照散城。九月，始鑄金牌，天輔元年正月，斜也取泰州。四月，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命迪古乃將兵二萬會咸州路都統幹魯古擊之。五月，詔自收寧江州已後，同姓爲婚者杖而離之。七月，以完顏幹論知東京事。十二月，幹魯古拔顯州，乾懿豪撤成川惠州皆降。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曰：「日出之分，實生聖人，竊聞征遼屢破，勦敵若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界下邑。二年正月，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使散視如宋報聘書，曰：「所請之地，今常與宋夾攻，得者有之。」三月，遼使耶律奴哥以國書來，五月，命胡突哀如遼，胡突哀還，耶律奴哥復以國書來，胡突哀復如遼。八月，胡突哀還，耶律奴哥復以國書來。九月，詔曰：「國書詔令宜選善屬文爲之。」其今所在訪求傳學雄才之士，敦遣赴闕。三年六月，遼遣太傅

史籍

卷二百九十六

五

習泥烈奉冊聖來上通冊文不合數事復之八月頒女直字九月以遼冊禮使失期詔諸路軍過江屯駐四年二月宋使趙良嗣來議燕京西京地三月上謂羣臣曰遼人屢敗遣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爲緩師之計當議進討詔咸州路統軍司以兵會於渾河遼習泥烈以國書來四月上伐遼以遼使習泥烈來使趙良嗣從行五月次渾河西使宗雄先趨上京遣降者馬乙持詔諭城中上京拒守上謂習泥烈趙良嗣曰汝可觀吾用兵以下去就上親臨城督將士諸軍鼓譟進攻自旦及已開母以麾下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以城降趙良嗣等奉觴爲壽稱萬歲赦上京官民次沃黑河宗幹言地遠時替軍馬罷乏若深入敵境糧餽乏絕恐有後難上乃班師命分兵攻慶州五年五月遼都統耶律余覲詣咸州降六月詔吳乞買貳國政七月詔咸州都統司曰自余視來灼見遼國事宜已決議親征其治軍以俟師期以連雨罷親征十一月以吳爲內外諸軍都統是宗翰宗幹副之伐遼六年正月都督吳取中京遂下澤州二月宗翰敗遼奚王霞末於北安州宗翰駐北安遣希尹略地獲遼護衛耶律習泥烈知遼主獵駕驚深殺其子晉王宗益離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遂報都統果進兵襲之三月果出青嶺宗翰自松嶺追遼主於鴛鴦深遼主奔西京宗翰追至白水溪不及獲其貨

實西京降已而復叛遼秦晉國王耶律捏里卽位於燕四月復取西京閭母婁室招降天德雲內寧邊東勝等州獲阿疎而還時山西城邑雖降人心未固遼主保陰山耶律捏里在燕京都統果請上臨軍六月上親征遼吳乞買監國希尹以阿疎兄杖而釋之八月次鴛鴦深都統果率官屬來見上追遼主於大魚藻昱宗望追及遼主於石磴鐸與戰敗之遼主遁中京將完顏渾黜敗契丹奚漢六萬於高州昱宗望追遼主於烏里賀鐸不及九月歸化奉聖二州降十月蔚州降十二月上伐燕京次居庸關遼統軍都監高六等來送款上至燕京入自南門使銀术可婁室陳於城上上次於城南遼知樞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樞密使曹勇義副使張彥忠參知政事康公弼會書劉彥宗奉表降遼百官詣軍門叩頭請罪詔釋之上御德勝殿群臣稱賀命左企弓等撫燕京諸州縣七年正月遼奚王回鹘保稱帝平州節度使時立愛降宜錦等州降興中府九斤復叛開母討之詔曰遼之土地皆爲我有彼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蒙剽斜鉢吾撻獲九斤興中平遼來州節度使田顯隔州刺史杜師同遷州刺史高永福潤州刺史張成降宋使趙良嗣來請加歲幣以代燕稅及議畫疆置榷場交易并計議西京等事詔與宋燕京六州之地大赦改平州爲南京以張覺爲留守三月都統

十七

止禍國之
大事可制
則止於人
能行之而
求人不難
非金作而
宋易盡金
曉而宋弱
也

大！

太宗晟本名吳乞買世祖第四子也太祖征伐常居守天輔七年六月太祖次鶯鶯澤有疾驛召赴行在八月會於渾河北太祖崩九月國論劄極烈果幹王昂宗峻宗幹率宗親百官請正帝位不許因請亦不許宗幹率諸弟以赭袍被體冀聖懷中丙辰即位大赦改元曰天會發粟賑降人之徙上京者詔諸猛安賦米給戶口之匱乏者十月上京慶元寺僧獻佛骨却之十一月宗望及張覺戰於南京大敗之張覺奔宋城中人執其父及二子以獻戮之張敦固以南京降復叛二年春正月夏國奉表稱藩以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敵深西之地與之貽宋書索俘虜叛亡二月詔有盜發遼諸陵者罪死三月以宋歲幣銀絹分賜有功將士以宗翰言罷割山西諸鎮與宋易懶路軍帥完顏忽剌古言二舟捕海狗海東青於高麗之地高麗遣役二舟之人上曰以小故起戰爭甚非所宜今後非奉命毋輒往聞母克南京殺都統張敦固偽賞答言高麗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國詔曰納我叛亡而弗歸其國在彼或求侵略整兩行列與之從事敢先

犯彼雖捷必罰十一月開母下宜州殺節度使韓慶民三年二月妻室殘遼主於金觀谷三月賑災與丹新附之民七月詔內外官宗母私役百姓八月幹魯以遼主至京師告於大祖廟遣主延禧入見降封海濱王詔有司採閱善射勇健之士以備宋九月保州路都守董加古撒葛有罪伏誅十月詔諸將伐宋以吳領都元帥宗翰左副元帥完顏希尹爲右監軍耶律余覲爲右都監自西京入太原遼愷爲六部路都統斜也副之宗望爲南京路都統開母副之劉彥宗領漢軍都統自南京入燕山詔建太祖廟於西京召耶律教授女直字詔曰今大有年無儲蓄則何以備饑饉其令牛一具賦粟一石每謀克爲一廩貯之宋易州成將韓民毅以軍降十二月宗翰下朔州宗望及宋郭藥師戰於白河大破之藥師降燕州縣悉平宗翰克代州中山降破宋兵於真定宗翰圍太原耶律余覲破宋河東陝西援兵於汾北宗望克信德府四年春正月初朔始朝日宗弼取湯陰下濬州取黎陽諸軍渡河取滑州宗望使吳孝民入汴問宋取首謀童貫譚稹度及張覺等宋上皇出奔諸軍圍汴宋使李悅來謝罪請修好宗望許之宋以康王構少宰張邦昌爲質割三鎮地增歲幣誓書稱臣大宋皇帝上伯大金皇帝諸軍解圍二月朔宋將姚平仲兵四十萬夜來襲宗望營敗之復進師圍汴宋使宇文

宋制三鎮
太原不下
故國之

虛中以書來改以肅王樞爲質遣康王構歸師還以滑洛二州與宋宗翰定威勝軍下隆德府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亡去詔誅之三月銀術可圖太原四月耿守忠大敗宋人於西都谷五月宋神師中以兵出井陘完顏活女敗之斬師中拔萬連敗宋姚古軍於隆州谷六月高麗國王王楷奉表稱藩肅仲恭使宋遣上宋帝與耶律余覲蠟書八月詔左副元帥宗翰右副元帥宗望伐宋宋張瀾率兵出汾州拔萬連擊走之劉臻以兵出壽陽妻室破之宗翰伐西京妻室破張瀾軍於文水耶律鐸破宋兵於雄州那野敗宋兵於中山九月宗翰克太原執經畧使張孝純宗望破宋神師圍軍於井陘取定軍遼州降十一月宗幹自太原趨汴宗望自真定趨汴宗翰下威勝軍撤制答破天井關宗翰克隆德府活女渡溫津西京永安軍鄭州皆降宗翰克澤州宗望渡河德清軍開德府皆下克懷州宗望至汴閏月宋出兵拒戰宗望擊破之丙辰克汴城宋主桓出居青城十二月宋主桓降詔所在長吏敦勸農功五年正月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聽三月立宋少宰張邦昌爲楚帝割地賜夏國四月克陝府取黃州宗翰宗望以宋二帝歸命降爲庶人詔合蘇館諸節與新附人民其在降附之後同姓爲婚者離之五月宋康王構

仰位於歸德。宋殺張邦昌妻室降解縈。石河中肯。鳳寧化保德火山諸城。捷懶下密州。趙虎下單州。廣信軍降。六月。詔曰。自河之北。今既分並。重念其民。或見城邑有被殘者。不無疑懼。遂爾堅守。若即討伐。生靈可恐。其中諭以理。招輯安。全之。倘執不移。自當致討。若諸軍敢利於俘掠。輒肆蕩殺者。底於罰。八月。詔曰。河北河東郡縣。職員多闕。宜開貢舉。取士以安新民。其南北進士。各以所業試之。閏母取河間大敗宋兵於莫州。維州降。捷懶克神州。宋寧軍保州順安軍皆降。冬。十月。徙宋二帝於中京。十二月。右副元帥宗輔伐宋。狗地瀕青島林答泰欲敗宋將李成於蒲州。趙州降。阿里胡狗地瀕史。卷二百九十六。主。

伐宋十一月。蒲察妻室取延安府。取濮州。綏德軍降。妻室攻晉寧軍。其守徐徽言固守不能克。十二月。宗弼取開德府。宗輔克大名府。七年正月。宋麟府路安撫使折可求以麟府豐三州降。妻室破晉寧軍。徐徽言據子城拒戰。被執。諭之降。徽言與其將孫昂及士卒皆不屈。盡殺之。詔禁遠代山陵樵採。三月。蒲察妻室取鄆坊二州。五月。拔离速襲宋主於揚州。九月。宗弼敗宋兵於淮陽。降其城。曹州降。十月。京兆府降。鞏州降。壽春安撫使馬世元以城降。廬州降。宗弼取和州。渡江。敗宋副元帥杜充軍於江寧。守臣陳邦光以城降。十二月。宗弼取湖州。克杭州。阿里蒲盧渾追宋主於明州。越州降。蒲盧渾史。卷二百九十六。主。

未定。豈倦於兵而自愛耶。關陝重地。卿等其戮力焉。上如東京溫湯。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鵠里。改路九月。立劉豫爲齊帝。世修子禮都大名府。請班勃極烈都元帥果臝宗輔等敗宋張浚軍於富平。耀州降。鳳翔府降。十月。宗輔下涇州。渭原二州降。宋涇原路統制張中孚。知鎮戎軍李彥琦以衆降。十二月。熙州降。九年正月。宗弼定華洮河樂西寧蘭廓積石等州。涇原熙河兩路皆平。四月。詔新徙戍邊戶。有典質親屬奴婢者。官爲贖之。戶計其口。少者以官奴婢益之。使戶爲四口。乏耕牛者。給以官牛。委官勸督田作。六月。賜昏德公重昏侯時服各兩襲。撤南喝下慶陽。寨消以環州降。宗弼與宋吳玠戰。

史紀

卷二百九十六

三

於和尚原。敗績。十一月。遷趙氏疎屬於上京。以陝西地賜齊。十年四月。詔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其不知而嫁者。去住從所欲。以太祖孫重爲諸班勃極烈。皇子宗磐爲國論魯魯勃極烈。九月。右都監耶律余覲謀反。出奔。其黨統軍使蕭高六伏誅。蔚州節度使蕭特謀葛自殺。十月。大赦。十一月。部族節度使土古廝捕斬余覲及其諸子。十二月。撤南喝克金州。十一年正月。撤南喝敗吳玠於饒峯。關取洋州。入興元府。二月。元帥府言。承詔賑軍士。恐有司錢幣不繼。請自元帥以下。有祿者。出錢助給之。詔曰。官有府庫。而取於臣下。此何理耶。其悉從官。給八月。趙禔誣告其父昏德公謀反。伏誅。詔曰。比

以軍旅未定。舊命帥府。自擇人授官。今並從朝廷選注。十三年正月。已巳。上崩。年六十一。葬大房山。號恭陵。贊曰。太宗天啓之初。時方草創。未遑禮樂之事。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幹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繼以武功。速以文事。經國規模。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聽大臣議。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善。難矣。

史紀

卷二百九十六

詩

非其人。合刺先帝嫡孫當立。相與再三請於太宗。迺從之。太宗嘗爲諸班勃極烈。及即位。以命弟果臝。果臝定議帝爲儲嗣。故以是命焉。十三年正月。太宗崩。庚午。即位。詔齊國自今稱臣。勿稱子。四月。昏德公趙佖僞遣使致祭。及賻贈。九月。追尊考豐王宗峻爲景宣皇帝。妣蕭察氏爲惠昭皇后。十一月初。頒降建天開殿於文刺。十二月。始定齊高麗夏朝賀。賜宴朝。辭儀。以京西鹿園賜農民。十四年正月。太皇太后紇石烈氏崩。上本七月七日生。以同皇考忌日。改用正月十七日。三月。命太休宗翰。太師宗磐。太傅宗幹。並領三省事。八月。追前九代祖以下曰皇帝。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初

用大明曆尚書左丞高慶裔轉運使劉思有罪伏誅十一月
廢齊國降封劉濬為蜀王置行臺尚書省於汴詔改明年為
天眷元年大赦命韓昉耶律紹文等編修國史徙蜀王劉豫
於臨潢府天眷元年正月朔上朝皇太后於明德宮二月上
如又刺春水詔罷來流水混同江護遷地與民耕牧三月以
禁苑隙地分給百姓四月命少府監盧彥倫營建宮室止從
儉素朝享於天元殿五月詔以經義詞賦兩科取士八月頒
行官制以河南地與宋以右司侍郎張通古等使江南以京
師為上京府曰會寧舊上京為北京九月詔百官詣命女直
莫丹漢人各用本字改燕京樞密院為行臺尚書省省三京

史錄

卷二百九十六

五

等路州縣十月始禁親王以下佩刀入宮十一月以康宗以
上畫像畢奠獻於乾元殿十二月新宮成立裴滿氏為皇后
二年三月命百官詳定儀制四月初恭初用朝服六月朔初
御袍服上從容謂侍臣曰朕每閱貞觀政要見其君臣議論
大可規法翰林學士韓昉曰皆由太宗溫顏訪問房杜輩竭
忠盡誠足以為法上曰太宗固一代賢君明皇何如昉曰唐
自太宗以來惟明皇憲宗可數明皇所謂有始而無終者初
以累危得位用姚崇宋璟惟正足行故能成開元之治末年
怠於萬機委政李林甫姦諛是用以致天寶之亂苟能慎終
如始則貞觀之風不難追矣上稱善又曰周成王何如主昉

從保森史
之各等上
可保森史
下等上
平之長易
若是

曰古之賢君上曰王雖賢亦周公輔佐之力後世疑周公殺
其兄以朕觀之為社稷大計亦不當非也七月宋國王宗盤
完國王宗雋沂王暉謀反伏誅八月行臺左丞相撻懶翼王
勗等謀反伏誅九月降封太宗諸子初居新宮宋遣王倫
乞歸父喪及母韋氏等拘倫不遣三年四月溫都思忠廉問
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
二十一人皆罷之五月詔復取河南陝西地宗弼以兵自黎
陽趨汴撤寨合出河中趨陝西是月河南平六月陝西平九
月殺左丞相完顏希尹及其子昭武大將軍把搭右丞相蕭
慶符寶郎漫帶十一月以孔子四十九代孫璫襲封衍聖公

史錄

卷二百九十六

五

可保森史
李綱何以

皇統元年正月初御製冕謝太廟大赦二月宗弼克廬州封
海濱王耶律延禧為豫王追封晉德公趙信為天水郡王封
重昏侯趙桓為天水郡公上親祭孔子廟北面再拜退詣侍
臣曰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學歲月遄邁以為悔孔子雖無
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為善不可不勉自是頗讀尚
書詩語及五代遼史諸書或以夜繼焉五月太師梁宋國王
宗幹薨上親臨之曰官奏成日不宜哭泣上曰君臣之義骨
月之規豈可避嫌爰之惕輟朝七日都元帥宗弼伐宋宋乞
罷兵宗弼以便宣畫淮為界十二月天水郡公趙桓乞本品
俸詔賜濟之左丞勗進先朝實錄上焚香立受之二年二月

宋使曹助來許歲幣銀絹二十五萬兩正書准爲界世世子孫永守誓約三月遣左宣徽使劉筈以表冕圭冊冊宋康王爲帝歸宋帝母韋氏及天水郡王并妻鄭氏宋帝故妻邢氏喪於江南五雲樓重明殿成上自去年荒於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諫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詔宴羣臣於五雲樓盡醉而罷八月詔歸宋使朱弁張邵洪皓復太宗子胡盧爲王三年三月皇太后唐括氏崩五月初立太廟社稷太原路進舞牙四年正月以來使王倫爲平州轉運使既受命復辭罪其反覆誅之八月殺魏王道濟九月上如東京收於沙河射虎獲之十月遣使祭遼主

史事 卷二百九十六

五

陵六年正月封太祖諸孫爲王如春水帝從禽導騎候入大澤中帝馬陷步出導者亦不罪六月殺宇文虛中高士談九月劉豫死七年正月以西京鹿岡爲民田四月宴便殿上醉殺戶部尚書宗禮六月殺橫海軍節度使田穀左司郎中奚復翰林待制邢具瞻及王植等五人八年閏月幸臣以西林多鹿請上獵上恐害稼不允十一月左丞相宗賢左丞葉等言州郡長吏常用本國人上曰四海之內皆朕臣子若分別待之豈能致一謗不云乎疑人勿使人勿疑自今本國及諸方人量才通用之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雨雷電震壞殿殿尾有火入上寢燒帷幔帝趨別殿避之有龍關於利州

翰林河上大風壞民居官舍瓦木人畜飄飄十餘里同知州董石林里壓死百姓死傷者數百人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悉知政事蕭肄撻其語以爲誹謗上怒殺鈞武庫署令耶律八斤矯詔殺宿直將軍蕭榮八月宰臣議徙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侍從高壽星等當遷訴於后后以白上上杖議者平章政事秉德殺左司郎中三合十月殺北京留守昨王元及弟安武軍節度使查剌左衛將軍特恩大赦十一月殺皇后裴滿氏召昨王妃撒卯入宮殺故鄂王子阿懶達懶上獵於忽刺渾土溫遣使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妃夾谷氏張氏十二月上至自獵所殺妃裴滿氏於寢殿上好

史事 卷二百九十六

五

冰殺羣臣震恐平章政事亮與駙馬唐括辨寢殿小底大典國護衛長忽土阿里出虎等謀爲亂丁巳忽土阿里出虎當內直亮遣令史李老僧約與國夜二鼓與國竊符矯詔開宮門召辨等亮俛刀與妹夫特斡隨辨入宮門守者以辨駙馬下疑內之及殿門衛士覺賊黨抽刃劫之衛士不敢動忽土阿里出虎至帝前帝求榻上佩刀已爲與國竊去忽土阿里出虎遂進刃亮復前執之血濺滿面帝崩年三十一左丞相秉德等奉亮坐羅拜呼萬歲立以爲帝降帝爲東昏王葬於皇后裴滿氏墓中世宗追諡武靈皇帝改葬恩陵廟號熙宗廢帝海陵庶人亮本名昶古乃遼王宗幹第二子爲人猜忌

幾惡熙宗以太祖嫡孫嗣位亮以宗幹太祖長子而已亦大
祖孫遠懷艱艱在中京專務立威以厭伏人猛安蒲裕傾險
敢決亮結納之每與論天下事裕知其意因勸舉大事七年
拜尚書右丞攬持權柄用其腹心為省臺要職引蕭裕為兵
部侍郎一日召對語及太祖創業艱難亮嗚咽流涕熙宗以
為忠八年拜右丞相九年正月兼都元帥熙宗使小底大興
因賜亮生日悼后附賜禮物熙宗不悅杖與國百追其賜物
亮不自安三月拜太保領三省事益邀求人舉引用勢望子
孫結其驩心學士張鈞草詔皆旨死熙宗問誰使為之左丞
相宗賢曰太保實然熙宗不悅出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蕭
裕同知中京留守亮過中京與裕定約而去至良鄉召還亮
大恐既至復為平章政事亮危迫熙宗杖左丞相唐括辨及右
丞相秉德辨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他日辨語及廢立事亮
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昨王常勝問其次曰鄧王子阿
懶亮曰阿懶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亮曰若不得已
捨我其誰於是旦夕聚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密告悼后曰
辨等每私聚語不知議何事臣竊疑之后以告熙宗熙宗召
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會河南兵士孫進自稱
皇弟熙宗有弟常勝查判亮乘此構之熙宗使特思按問無
狀亮曰特思約不以實遂俱殺之護衛長僕散忽土受宗幹

從單阿里出虎與亮綱家大興國給事寢殿夜從主者夏
符鑰歸家以為常興國以李老僧屬亮為令吏故亮使老僧
結興國為內應興國以被杖怨熙宗遂與亮約二月丁巳
忽土阿里出虎內直興國取符鑰啟門納亮秉德辯烏帶徒
單貞李老僧等入寢殿弑熙宗忽土等奉海陵坐拜稱萬歲
詐稱熙宗欲議立后召大臣遂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
以秉德為左丞相辯為右丞相烏帶為平章政事忽土為左
副點檢阿里出虎為右副點檢貞為左衛將軍興國為廣寧
尹太師領三省事勅等進爵增職大赦改元曰天德追諡皇
考遼王為皇帝二年正月以蕭裕為秘書監尊嫡母徒單氏
及母大氏皆為皇太后二月降前帝為東序王四月殺太傅
領三省事宗本尚書左丞相唐括辯判太宗正府事宗美遣
使殺領行臺尚書省事秉德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下及
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周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室五十餘
人九月立徒單氏為皇后十月殺太皇太妃蕭氏及其子任
王假喝使使殺行臺左丞相左副元帥撒肉喝於汴殺平章
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族以
魏王幹帶之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三年三月詔廣興城
建宮室四月遷都燕京沂州男子吳真犯法當死有司以其
母老疾無侍為請命官與養濟者為令歸德軍節度使阿魯

補撤官舍材木構私第賜死詔朝官稱疾不治事者令監察御史與太醫同診視無實者坐之五月納宗室穆魯等妻宮中六月殺太府監完顏馮六宋遣使新請山陵不許十月殺蘭子山猛安蒲拱十二月杖壽寧縣主徐鞏四年二月立子允英為皇太子昭義軍節度使蕭仲宣家奴告其主惡謗上曰仲宣之姪蕭拱近以誹謗誅故敢妄愬命殺告者五月權是底部猛安那野伏誅七月使唐括定哥殺其夫崇義軍節度使烏帶納定哥為貴妃九月殺太府少監劉景十月殺長公主兀魯杖其夫平章政事徒單恭罷之封其侍婢忽達為國夫人初恭兄定哥尚兀魯定哥死恭強納之而不相能

始順死久
美皆應已
何遷英何

蕭招折博州同知通設等謀反伏誅五月太原尹徒單阿里山虎伏誅命其子木斡刺乘傳焚其骨擲水中八月以左丞相昂去衣杖其弟端命杖之九月常武殿擊鞠令百姓縱觀十月殺廣寧尹韓王亨十一月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出入禁中與淫亂臥內徧設地衣釋逐為戲三年三月以左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命以大房山雲峯寺為山陵建行宮其麓五月南京大火命判大宗正事京等如上京奉還太祖太宗梓宮命右丞相僕散師恭大宗正丞胡拔魯如上京奉還山陵及迎永壽宮皇太后七月如大房山杖提舉營造官吏部尚書耶律安禮等上親迎梓宮及皇太后於沙流河十一月山陵體成器內外大小職官單遷一重貢元四年租稅並與放免軍士久於屯戍不經替換者人賜絹三疋銀三兩奉安神主於太廟群臣稱賀正隆元年二月大赦御宣華門觀迎佛賜諸寺僧銀絹五月修容安氏女御為妖所憑群議官中命殺之六月天水郡公趙桓亮奉還始祖以下梓宮八月如大房山行觀山陵十月契始祖以下十帝於大房山山陵體成群臣稱賀二年正月以韓錫同知宣徽院事錫不謝杖百二十奪官二月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存者三品以上死者一品奉酌削降

公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毀抹墳墓碑志並發而毀之四月追降景宣皇帝為遼王十月命會寧府毀舊官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表其址而耕種之三年正月丁卯恩阿不死殺太醫副使謝友正及乳母等十月毀尚書省凡事理不當者許詣登聞鼓院投狀類奏覽訖付御史臺理問十一月詔左丞相張浩叅知政事敬嗣邢營建南京宮室上自九月廢朝數月不出有急奏召左右司郎中省於臥內四年正月朔上朝太后於壽康宮二月修中都城造戰船於通州諭宰臣以倭來事調諸路猛安謀克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雖親老丁多亦不許畱侍三月遣兵部尚書蕭恭

史紀

卷二百九十六

七

經畫夏國邊界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四月詔諸路舊貯軍器並致於中都時方建宮室於南京又中都與四方所造軍器材用皆賦於民簡領一尺至千錢百姓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八月詔諸路調馬以戶口為差計五十六萬餘匹富室有至六十疋者令戶自養飼以俟十月觀造船於通州賜尚書右丞紇石烈良弼樞密副使徒單貞何刀入宮太醫使祈辛諫伐宋殺之五年二月遣引進使高福刑部郎中海狗分道監視所獲盜賊並交運處死或鋸灼去皮截手足仍戒屯戍千戶謀克等復有盜賊並處死總管府官夾剋二月東海縣民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

徐文宿直將軍蕭阿篋率舟師九百浮海討之四月昭妃蕭察阿里忽有罪賜死六月徐文破張旺徐元東海平七月遣使會諸路漢軍十月遣護衛完顏普連等二十四人督捕山東河東河北中都盜賊籍諸路水手三萬人禁朝官飲酒犯者死三國人使燕飲者罪六年正月判大宗正徒單貞益都尹京安武軍節度使爽金吾衛上將軍阿速飲酒以近屬故杖貞七十餘皆杖百詔自中都至河南府所過州縣調從獵騎上二千二月杖衛王襄妃及左宣徽使許霖上發中都次安肅州三月改河南北平山為太平山稱舊名者以違制論將至獲嘉有男子上書言事斬之所言莫得聞大河南府自

史紀

卷二百九十六

七

中都至河南所過麥皆空禁扈從母離次及游賞飲酒犯者罪死然莫有從者詔內地諸猛安赴山後牧馬俟秋並發弟究之妻烏延氏有罪賜死誅其弟南京兵馬副都指揮使習泥四月遣百官先赴南京治事詔改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遣商賈赴溫湯置市命有司移問宋人蔡顯壽諸州對境創置堡戍發河南府契丹不稱伏道左自陳破東海賊有功為李惟思所抑斬之次溫湯上獵奔鹿突上墮馬墮血數口遣使徵諸道兵五月契丹諸部反命樞密使僕散師恭西京留守蕭懷忠將兵討之備法駕入南京賜從行從軍及千戶謀克錢帛人括天下羸馬殺亡遼耶律氏宋趙氏男子凡百二十

餘人八月單州賊杜全據城叛遣都點檢耶律湛右驍騎副都指揮使大盤討之皇太后徙單氏止伐宋賦而焚之棄其什水中并殺侍婢十餘人殺右衛將軍蕭亮刺護衛長幹盧保族樞密使僕散師恭北京留守蕭順西京留守蕭懷忠封所幸太后侍婢高福娘為即國夫人九月殺前壽州刺史毛良虎大名府賊王九據城叛衆至數萬所在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上惡聞盜賊事言者輒罪之上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進自壽春以蘇係衡為浙東道水軍都統制由海道趨臨安劉夢為漢南道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徙單合嘉為西蜀道兵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六

五

馬都統制山鳳兩取散關駐軍以俟後命武勝平武捷三軍為前鋒徙單貞別將兵二萬人淮陰上發南京詔皇后及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洸左丞相蕭玉參知政事敬嗣輝謂治省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揚蘇館猛安福壽東京謀克金住等授甲於大名舉部亡歸衆至萬餘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十月陰上迷失道二鼓始達營所留守曹國公烏祿即位於遼陽改元大定大赦數亮秋皇太后徙單氏殺太宗及宗翰宗弼子孫廢上京宮室殺遼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孫等罪惡數十事大軍渡淮劉夢取通化軍蔣州信陽軍徙單貞敗宋將王權於盱眙進取

揚州前鋒軍至段寨宋兵遁去上次和州徙單合嘉駐散關宋人攻德順州克之蘇係衡與宋人戰於海道敗績副統制鄧家死之十一月左司郎中兀不喝等白東京即位改元事上相憐狀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乎出預志改元事示之上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隣先渡江至南岸失舟上還和州命進兵揚州會舟師於瓜洲明以明日渡江乙未浙西兵馬都統制完顏元宜等軍反上遇弒年四十亮在位十餘年每節情貌以御臣下却尚食進總以示威及游獵頓次不時需索一鴉一鵝民間用數萬售之有以一牛易一鵝者或以飯食覆床以示近臣或服補綴令記注官見之或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六

兵

取軍士陳米飯食之或見民車陷泥澤令衛士下挽俟車出然後行與近臣語輒引古昔賢君以自况賈資大臣使進直言使張仲軻輩為諫官而神宰以直諫死比昵羣小官貨無度淫嬖不擇骨肉刑殺不問有罪無罪南京宮殿運一木之費至二十萬牽一車之力至五百人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嗣以五千金屑飛空如落雲一殿之費以億萬計成而復毀務極華麗其南征造戰艦江上毀民廬舍以為材煮死人膏以為油殫民力如馬牛費財用如土苴空國以圖人國遂至於收大定二年降封為海陵郡王諡曰煬藥大房山諸王兆域中二十年熙宗祔廟有司奏曰煬王之罪未正準晉趙王

倫唐惠帝自立反正誅倫唐為庶人楊王昇遷過於倫不當有王號亦不當在諸王望城祿降為海陵庶人敗葬於山陵西南贊曰海陵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欲為君則弑其君欲伐國則弑其母欲奪人之妻則使之殺其夫三綱絕矣何暇他論至於屠滅宗族翦刈忠良婦姑姊妹並入嬖御方以三十二總管之兵開一天下戾氣感召身遂見殺使天下後世為無道主稱首可不戒哉

案封本有叔世叔母之惡於案封矣

史紀

卷二百九十六

唐

史紀卷二百九十七

金史二

本紀

世宗雍本名烏祿太祖孫也體貌奇偉美鬚髯長過其腹胃間有七子如北斗仁孝明達善騎射國人推為第一每出獵青老皆隨而觀之封蔣王為東京留守進封趙王居喪一日方寢有紅光照室黃龍見寢室上大星流入第中東梁水暴漲決女牆城中人惶駭上登城舉酒酹之水遂退副留守高存福其女在海陵後宮海陵使存福伺之適以造兵器餘材造甲數十存福以白海陵與推官李彥隆託擊毬謀為不利

史紀

卷二百九十七

一

家人以告乃止不往上嘗有疾海陵使近習來觀動靜又使謀長虎岡淮北諸王上嘗憂之故吏六斤自南來言海陵殺其母及兒子檀奴阿里白樞密使僕散忽土等且遣人來害宗室矣上益懼李石勒上早圖之於是召官屬會清安寺議事存福彥隆至於座上執而殺之是月黃龍復見十月南征萬戶完顏福壽等自山東率兵二萬完顏謀衍自長安率兵五千米附宮勸進於是即位大赦改元曰大定下詔暴海陵罪惡詔民間馬充軍川事畢還主死者給價阿瑱瑋殺中都留守沙崗只阿瑒自稱留守瑋自稱同知留守事使後家奴木表賀請幸中都詔凡官殿張設毋得增置無役一夫

以授百姓，但詳開禁嚴出入而已。遺左都監吾札忽、右都監神上憲、討契丹諸部爲亂者，追尊皇考肅王宗堯爲皇帝，廟號睿宗。皇妣蒲察氏曰欽慈皇后。李氏曰貞懿皇后。復東昏王帝號如中都，大小口使中都留守宗憲先往，完顏元宜等執海陵於揚州，宋人破陝州，防禦使折可立降，同知防禦使事李宋立死之。十二月，至中都，謁太祖廟，御貞元殿，受羣臣朝。詔軍士自東京扈從至京師者，復三年同知河間尹高昌、福陳便宜，上覽之再三，因詔內外大小職官陳便宜。二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後鼓用幣，上徹樂減膳，不視朝，勅御史臺檢察六部文移稽遲及失當者，舉劾之。如大房山獻享山陵禮畢，欲獵左丞相晏曰：「邊事未寧，不宜游幸。」遂還宮。兵部尚書可喜等謀反伏誅。上謂宰執曰：「朕卽位來，可行之事甚多，近日全無敷奏。」朕漢居九重，正賴卿等贊襄，其各思所長，以聞。命河北山東陝西等路征南步軍並放還家，咸平濟州軍三萬入屯京師。二月，詔前戶部尚書梁球、戶部郎中耶律道安撫山東，詔論盜賊或避賊，及避徭役在他所者，並令歸業。有罪並與原免。鄭州防禦使蒲察世傑取陝州，詔都元帥奔睹開府山東，經畧邊事。澤州刺史特末哥及妻高福娘伏誅。四月，降廢帝亮爲海陵郡王，詔減御膳及宮中食物之半。夏，國遣使來賀，宴於貞元殿。故事，三節人從，皆坐廡下，賜食。

上察其食不精膳，曰：「何以服遠人之心？」掌食官皆杖六十立。楚王允迪爲皇太子，宋遣使賀卽位。七月，復原州。宋主傳位於子春，速頻軍士木里古誅完顏謀衍子斜哥，寄書其父謀反。上覽書曰：「誣也。」訊之，果誣。木里古伏誅。八月，上謂宰臣曰：「朕卽卽位，庶政多未諳悉，實賴將相大臣同心輔佐。百姓且上書言事，卿等位居機要，全無獻替，可乎？」夫聽斷欲得善，則會何人不能如堯舜之聖？猶曰：「藉手衆舍已從人。」正隆專任，罔見故取敗亡。朕早夜孜孜，冀聞儻論，卿等宜體朕意，詔凡上書言事，爲有司所抑者，許進表以聞。詔御史臺曰：「卿等所劾惟諸局行移稽遲耳，此細事也。自三公以下，善惡邪正，當察之。若止理細務而略其大者，將罪卿等矣。」元帥右都監完顏思敬獲契丹高幹餘衆悉平。十一月，詔右丞相僕散忠義伐宋，第職官廉能貪污不職而黜陟之。十二月，遣刑部侍郎劉仲淵等廉察東京北京等路。三年正月，復德順州。二月，趙景元等以亂言伏誅。詔免去年租稅。四月，詔吏犯贓罪，會赦不叙，取商賈環州宋所侵一十六州。至是皆復。五月，宋人破靈壁虹縣河南路都統奚捷不也叛入於宋，詔罷契丹猛安謀克其戶分隸女直猛安謀克，命官員年老者許存馬一二疋，餘並括買入官。詔候選官輒入權要之門者，追一官，以請求有所饋獻及受之者，具狀奏裁。百官請上尊號，不允。上

諭招計都監高通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爲樂今則英、基、雙、陸宜悉禁止四年正月罷路府州元日及生辰貢獻上謂侍臣曰秦王宗翰有功於國何乃無嗣衆未對上曰朕聞宗翰在西京坑殺句者千人得非其報耶元帥府言宋遣審議官胡昉致尚書右僕射書來議和好以其失信拘昉軍中上曰宋國失信行人何罪命遣還五月早勃有司審覈獄六月以兩足命有司繫獄鎮海濱於北郊七月故衛王棄妃及其子和尚以妖妄伏誅命秦寧軍節度使張弘信等二十四人檢諸路物力十一月取楚州詔伐宋取商州是歲大有年斷死罪十有七人五年正月宋通問使魏杞等以國書

史

卷一百九十七

四

來稱姪宋皇帝稱名再拜奉書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命有司早望水溢之處免租賦命元帥府以六萬人畱戍餘並放還以宋國歲幣悉賞諸軍二月以左副都點檢完顏仲爲宋報問使四月西京畱守壽王京謀反弑成特免死杖之嵐州安置八月前宿衛防禦使烏林答剌撒與宋將李世輔交通伏誅立諸路地土等第稅法六年上如西京幸華嚴寺觀故遼帝銅像詔主僧護視之澤州刺史劉德裕等以盜用官錢伏誅七年正月朔上服袈裟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禮大赦五月大興府獄空詔賜錢三百貫宴樂以勞之九月臘大保州上謂侍臣曰近聞朕所幸郡邑宴寢堂宇後皆

避之此甚無謂今仍舊居止上謂宰臣曰近聞蠶州同知移刺延壽在官汚濫詢其出身乃正隆時鷹房子弟如鷹房厨人之類可典城收民耶自今如此局分不得授以臨民職任十二月肇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賜金帶諭之曰卿雖有才然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命卿補外賜卿金帶者答卿服勞之久也又顧左宣徽使敬嗣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欠者純實耳有勝匿名書於通衢者俾海陵舊臣不得用有怨望心將圖不軌上曰豈有是哉謂敬嗣暉曰正隆時卿爲執政今指卿爲怨望朕極知其不然卿性明達但頗自銜釣衆人之譽所以致此媒孽後當改之是歲斷死囚二十人八

史

卷一百九十七

五

年正月上謂宰臣曰朕治天下與卿等共之事有不可當面陳以輔朕之不逮慎毋阿順取容卿等致位公相乃行道揚名之時苟或偷安自便雖爲今日之幸後世以爲何如羣臣皆稱萬歲謂秘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朕於佛法尤所不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漢矣二月制子爲改嫁母服喪三年上諭敬嗣暉曰凡爲人臣上欲要君之恩下欲干民之譽必虧忠節卿宜戒之三月命護衛親軍百戶非直日不得帶刀入宮四月詔曰馬者軍旅所用牛者農排之資殺牛有禁馬亦何殊其令禁之七月制盜羣牧馬者死上謂平章政事完顏思敬等曰朕思得

賢士寤寐不忘。自今朝臣出外，令體訪廉能職官及草萊之士，可以助治者，以聞。秋獵次三义口，上諭點檢司曰：「公路禾稼甚佳，其扈從人少有跡踐，惟汝之罪。」九月，上諭尚書右丞石琚曰：「聞蔚州採地釐役夫數百千人，朕所用幾何，而擾動如此？自今差役凡稱御前者，皆須稟奏，上諭宰臣曰：「卿等舉用人材，凡已所知識，必使他人舉奏，朕甚不喜。如其果賢，何必以親疎為避忌？」上謂御史大夫李石曰：「臺憲因在分別邪正，然內外百司豈遂無人？惟見卿等劾人之罪，不聞舉善自今，宜令監察御史分路刺舉善惡，以聞。」上命左衛將軍大盤訪求良弓，而盤多自取，護衛婁室以告，上命點檢司鞠之。盤

史

卷二百九十七

六

妹為寶林，盤屬內侍僧兒言之。寶林以聞，命杖僧兒百出，盤為隴州防禦使、大理卿，開上命宰臣選可授者。左丞張汝弼舉西京副留守楊子益，法律詳明，上曰：「大理須用公正人。」子益雖明法而用心不正，豈可任之？以分別天下是非，十月，命開畫功臣於太祖廟。九年正月，上與宣徽使敬嗣暉、秘書監移刺子敬論古今事，曰：「亡遼日屠食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常思貧民饑餓，如海陵以張仲軻為諫議大夫，何以得聞忠言？朕與大臣論議，非正不言，卿等不以正對，豈人臣之道也？」詔諸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制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闕歸宗，以禮續婚者，聽。四月，謂宰臣曰：

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及既顯達，即徇默苟容，為自安計。朕甚不取，宜宣諭之，以久旱，命官中毋用扇旋雨。七月，罷東北路採珠，上謂臺臣曰：「北開朝官內有，觀中官物以規貨利者，汝何不言？」皆對曰：「不知。」上曰：「朕尚知之，而汝不知，汝將安用？」十年二月，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副使老君奴以贓罪伏誅，上謂近臣曰：「諸護衛後皆治民之官，其教以讀書，宋使來賀生辰，上命護衛中善射者押賜宋使安射，繼及宋使十之七，上曰：「護衛十年出為五品職官，每三日上直，役亦輕矣，豈令飽食安臥而已？」弓矢不習，將焉用之上，謂叅政宗叙曰：「卿為河南統軍時，言黃河堤埽利害，甚

史

卷二百九十七

七

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吏互為姦弊，不早計料，臨期星火卒歛，所費倍徙，為害非細。卿既叅朝政，當革弊擇利行之。諭左丞石琚曰：「女直人徑居達要，不知間闢疾苦，汝等自承簿至是，民間何事不知？凡有利害，宜悉數陳。」閏月，夏國任得敬，將其主李仁牟使上表，請中分其國，上問宰臣李石、石等言，事繫彼國，請許之上，曰：「彼劫於權臣耳，詔不許，并却其貢物。」七月，秋獵，勅扈從人縱畜牧，蹂踐禾稼者杖之，仍償其直。夏國以誅任得敬遣使來謝，十二月，上謂宰臣曰：「比體中不佳，有曠朝事，今觀所奏事，皆依條格，殊無一利國家之事。若一朝行一事，歲計有餘，則其利博矣。」十一年正月，詔職官年七

世宗之語
其臣可謂
詩矣其
如聽者教

黃何

一人有一
人一事此
語本高

此語甚正

史綱卷二百九十七

以上致仕者不拘官品並給俸祿之半尚書省奏汾陽軍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法當奪官上曰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尚書省樞密院生日饋獻不少此而不問小官微獻即加按劾豈正天下之道自今宰執樞密饋獻亦宜罷去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櫬依一品禮葬於華洛之原高麗國王親之弟贈廢親自立許稱讓國遣使以表來上詔遣吏部侍郎靖使高麗問故八月上謂宰臣曰五品以下閹員其多而難於得人三品以上朕猶知之五品以下不能知也卿等曾無見舉者朕欲圖百世之計與萬民之利而無負弼輔佐所行皆尋常事耳雖日日視朝何益之有卿等宜勉思之上謂宰臣曰朕所行之事卿等以為成命不可復更但順成而已並無執奏卿等凡有奏朕何嘗不從自今有旨宜審行之有未便者即奏改或尚書省所行未便下僚有言亦當從而改之十月上幸東宮謂皇太子曰朕為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如達之海濱王以國人愛其子妹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為寡愛愈為美事所為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謂高宗曰爾於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授以僕射彼必效死力矣君人者為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上將有事於南郊右承石

金太祖
吳防
宋高宗
趙鼎
趙鼎

史綱卷二百九十七

琚奏其禮上曰前朝漢人祭天惟務整肅儀仗此自奉耳非敬天也祭天在誠不在儀仗之盛也其減半用之於是增損黃麾仗為大駕鹵簿凡用七千人丙戌朝享於太廟丁亥有事於圓丘大赦十二月授諸王猛安命親治之以習政事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東山西陝西去年租稅二月上召諸王府長史諭之曰朕選汝等欲勸導諸王使之為善如諸王所為未善當力陳之尚或不從則具某日行某事以奏德州防禦使文以謀反伏誅詔金銀坑冶聽民開採毋得收稅十三年正月洛陽縣賊攻廬氏縣殺縣令李庭才亡入於宋上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寢忘舊風朕時常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尚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其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四月定出繼子所繼財產與本家財產通數均分授洛州孝子劉政太子掌飲承上御席思殿命歌女直詞謂皇太子及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至於子孫當遵朕教誡鄧州民范三毆殺人當死而親老無侍上曰在醜不爭謂之孝孝然

後能養以一朝之忿忘身及親可論如法其親官與養濟上
謂宰臣曰外路五品職事多闕員何也太尉李石曰資考少
有及者上曰苟有賢能當不次用之吏部尚書梁肅請禁奴
婢服羅綺上曰近已禁其服明金行之以漸可也且教化之
行當自貴近始朕宮中服御常自節約近民間風俗比正隆
時間稍淳儉卿等當務從儉素使民知所效十三年宛平張
季善有子曰合得旦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是良鄉人王建子
喜兒喜兒前三年已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蓋假屍還魂
有司擬付王建爲子上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僞命季
善養之十四年上更名雍謂皇太子及親王曰自古兄弟之

史紀

卷二百九十七

十

隆多因妻妾離間以至相違妻者外屬耳可比兄弟之親乎
汝等當常銘於心上如金蓮川白龍見御帳東小港中須臾
乘雲雷而去上謂侍臣曰朕自在潛邸以至於今未嘗自欺
近御史臺奏樞密使承致書河南統軍使完顏仲託以賣馬
朕知而不問是自欺其心也夙夜負愧甚於抱疾十五年九
月高麗西京畱守趙位寵叛其君請以慈悲嶺以西鴨綠江
以東四十餘城內附不納上謂左丞相良弼曰今之在官者
須職位稱慚所望始加勉力其或稍不如意止以度日爲務
豈忠臣之道耶又曰武靈時領省秉德左丞相言皆有能名
然以苛刻爲事一月之間杖死者二十人罪不至於死海陵

爲人此輩尚欲以術數要之以至賣直取死得爲能乎高麗
國王以趙位寵伏誅奏謝詔答之命年老任從政者其佐擇
強壯參用十六年正月上謂親王宰執曰經籍之典其來久
矣學者既能誦之必須行之苟不能行誦之何益女直舊風
最爲純直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
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與古書所載無異女輩皆習學之
舊風不可忘也皇姑要上至私第諸妃皆從宴飲甚歡公主
每進酒上立飲之二月皇子濬王妃徒單氏以姦伏誅三月
上御廣仁殿皇太子親王侍膳上訓之曰大凡資用當務節
省如其有餘可周親戚因舉御服曰此服已三年尚爾完好
史紀

卷二百九十七

十一

汝等宜識之四月詔京府設學養士定宗室宰相下程試等
第制商賈舟車不得用馬七月夏津縣令移剌山仕坐職伏
誅十七年正月詔海陵時大臣無辜被戮家屬籍沒者並釋
爲良七月尚書省奏歲以羊三萬賜西北路戍兵上問如何
運致宰相不能對上曰卿等勿謂細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
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故問之爾上謂宰臣曰今之在官
者同僚所見事雖當理亦以爲非意謂從之恐人謂政非已
出朕甚不取其大理寺所斷雖制有正條理不能行者別具
情見朕惟取其所長夫爲人之道他人之善者從之即已之
善矣上謂宰臣曰今在下僚豈無人材但在上者惡其勝已

故不汲引之耳。上謂御史中丞范石烈、遼日臺臣糾察吏治之能否，務去擾民，且冀其得賢也。今所至輒受訟牒，聽其妄告，何也？十月詔以羊十萬付烏古石墨部畜牧，收其滋息以予貧民。上謂宰臣曰：「近觀上封章者，殊無大利害，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如戶部尚書曹望之、濟南尹梁肅、上書言事，蓋覲覲執政耳。其於國政竟何所補？遂官如此，況餘人乎？昔海陵南伐，太醫使和宰極諫，受戮於市。本朝以來一人而已。十二月以渤海舊俗男女婚娶多不以禮，必先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奸論。上謂宰執曰：「朕今年五十有五，宜及朕之康強，凡國家政事之未完，法令

史籍 卷二百九十七

三

之未一者，修舉之。十八年正月，修起居注修判傑言：「每屏人議事，史官不與聞，無由紀錄。」左丞唐括安禮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戒人君，庶幾有所畏也。」上謂宰執曰：「縣令之職最為親民，當得賢材用之。」邇來殊不聞有能者。比在春水見石城王田兩縣令，皆老年苟祿而已。畿甸尚爾，遠縣可知。四月，上謂宰臣曰：「朕巡幸所至，必體訪官吏臧否，王田、石抹、石抹、石抹，能吏也，可授本縣令。」曹王府文學趙承元、曹生與王卿、張杖百五十除名，上問宰臣曰：「近聞趙承元、何故再任卿等言曹王符道人言其才能幹敏，故用之。」官詩擬注，雖由卿輩予奪之權，當出於朕曹王之言，尚從之假。

從謂侍從之數也

岐國胡作海陵紀不

皇太子所論，則其從可知矣。卿等公受請屬可乎？十九年正月，上謂宰臣曰：「朕觀古之奸臣，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己，往往中以陰事破壞其議，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為利。」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姦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明驗也。制糾彈之官，知有犯法而不舉者，減犯人罪一等。上謂宰臣曰：「人多奉釋老以徼福，夫上天立君使之治民，若盤樂怠忽，欲以祈福，難矣。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七月有司奏擬趙王子石古乃人從上不從，謂宰臣曰：「兒輩尚幼，若奉承太過，恐侈心滋大，卒難節抑。」諸兒入侍，當語笑娛樂之際，朕必淵默泄之，庶知朕教戒之意，常畏慎

史籍 卷二百九十七

三

而寡過也。十月，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賊罪伏誅。上謂宰臣曰：「凡人在下位，欲冀升進，勉為公廉，賢否難以盡知。及至通顯，觀其施為，方見本心。如哲典初任同知，繼為都司，所至皆有清名，及為招討大肆姦賊，人藏其心，誠難測也。」二十年九月，蒲速稅群牧老忽謀叛伏誅。上謂宰臣曰：「近覽資治通鑑編次歷代廢興，甚可鑒戒。司馬光用心如此，古之良史無以加也。校書毛應，該博老儒，朕屢問以故事，嫻於應對，可除太常職事，以備討論。」十二月，上謂宰臣曰：「岐國用人，但一言合便升用，一言之失，便責罰之，自古用人，咸試以事，若止奏對之間，安能知人賢否？朕之取人以眾所與者用之，不以獨

見爲是也。論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朕思爲治之道，考擇人材最爲難事。其餘常務各有程式，非其比也。二十一年正月，追貶海陵王亮爲庶人。如春水，次永清縣，契丹人移刺余里也，妻有六子，妻有四子，妻死，其子廬墓下，更宿守之。妾之子曰吾嫡母也，獨不當守墳墓乎？亦更宿焉。三歲如一，上賜錢五百貫。遼州民宋忠、恩州民鄒明等亂，言伏誅。三月上，謂宰臣曰：朕觀自古人君多信讒諂，若漢明帝尚爲所惑，朕雖不及古之明君，然近習讒言未嘗入耳。至於輔臣或有私議一言未嘗用也。二十二年，申勅西北路招討司，勒猛安謀克官督部人習武備。上幸山後，所用人夫並以官錢和雇。壽州刺史說里也同知查剌判官孫紹先，摧揚副使韓仲英，以受商賂，縱禁物出界，處死。十一月，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海陵逆謀，伏誅。妻永平縣主子慎思並賜死。玉田縣令移刺查坐賊伏誅。二十三年正月，大邦基伏誅。二月，以尚書右丞張汝弼攝太尉，致祭至聖文宣王廟，涉縣人陳圓亂言伏誅。右司郎中段珪卒。上曰：是人甚明，正可用。知登聞檢院巨構每事但委順而已。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凡以此也。南人勁挺直諫者多，前一人見殺，後復一人言之，甚可尚也。又曰：昨夕苦暑，朕通宵不寐，因念小民

比屋卑隘，何以安處？七月，以女直字孝經千部付點檢司，分賜護衛親軍。上謂宰臣曰：朕欲女直人知仁義道德，命譯五經頒行之。閏月上，謂宰臣曰：帝王之政以寬慈爲德，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也。上謂宰臣曰：女直進士可依漢進士，補省令吏，夫儒者操行清潔，非禮不行，以吏出身者，自切貪墨，習以成性，至爲官不能遷改，政道廢與，實由於此。二十四年，上將如東京，尚書省進守國寶，上召皇太子授之，因諭之曰：上京祖宗興王之地，欲與諸王一別，或謂三二年以汝守國寶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能不墜父業，方爲兒家之子。況社稷任重，尤宜畏慎，汝常時恭謹，今日能紓朕慮，乃見孝心。皇太子再三辭讓，以不諳政務，乞備扈從。上曰：政事無甚難，但用心公正，毋納讒邪，久之自熟。皇太子流涕，左右皆感。勅遂如東京。宰執以下奉辭於通州。上顧六部官曰：朕聞省部文字多以小不合而駁之，苟求自便，致累歲不能結絕。自今當行則行，當罷則罷，毋使在下有滯留之歎。四月，次東京。五月，至上京，謁慶元宮，宴於皇武殿。上謂宗戚曰：朕思故卿，積有日矣。今至此，可極歡飲。君臣同之。賜諸王妃主宰執百官命婦有差，宗戚皆霑醉起舞。竟日乃罷。七月，上謂宰臣曰：天子巡狩，當舉善罰惡。凡士民之羣弟嫺睦者，舉而用之，其無行之人，則教戒之，不悛者加懲罰。二十五年二月，東平尹

烏古論思列怨望。役之曲敕會寧府。放免今年租稅。百姓年七十以上者。補一官。上謂羣臣曰。上京風物。朕自樂之。每奏還都。輒用感愴。祖宗舊邦。不忍捨去。萬歲之後。當置朕於太祖之側。卿等無忘朕言。宴宗室宗婦於皇武殿。大賜官三階。小功二階。總麻一階。年高屬近者。加宣武將軍。又封宗女。賜銀絹有差。上曰。朕尋常不飲酒。今日欲成一醉。此樂不易得也。宗室婦女及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自歌本曲。羣臣宗戚奉觴上壽。皆稱萬歲。發上京。宗室戚屬奉辭上曰。朕久思故鄉。甚欲畱一二歲。京師天下根本。不能久於此也。太平歲久。國無征徭。女等奢縱。往往致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

史記

卷一百九十七

七

約無忘祖。先艱難。因泣數行下。宗室戚屬皆感泣而退。六月。獵近山。見山墮不治。命答田者。皇太子允恭薨。七月。次轄沙河。賜百歲老嫗帛。次遼水。召見百二十歲老人。能道太祖開創事。上嘉歎。賜食并帛。至自東京。是日。臨奠宣孝皇太子。上謂宰臣曰。護衛年老。出授臨民。字尚不能書。何以治民。胸中明暗。人不能知。精神昏耄。已見於外。是強其所不能也。天子以兆民爲子。不能家家而撫之。在用人而已。知其不能而強授之。百姓其謂我何。十二月。以皇孫麻達葛判大興尹。封原王。上問宰臣曰。原王行事如何。左丞幹特剌曰。聞都人皆稱之上。曰。朕今察於民間。咸言見事甚明。予奪不失。富曹幽二。

王弗能及也。又聞有女直人訴事。以女直語問之。漢人訴事。漢語問之。大抵習本朝語爲善。不習則淳風將棄。汝弼曰。不忘本者。聖人之道也。幹特剌曰。以西夏小邦。崇尚舊俗。猶能保國數百年。上曰。事當任實。一事有僞。則喪百真。故凡事莫如真實也。二十六年。尚書省擬奏除授。上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級。安能得人。古有布衣入相者。聞宋亦多用山東河南流寓疏遠之人。皆不拘於貴近也。以本朝境土之大。豈無其人。朕難徧知。卿又不舉。自古豈有終身爲相者。外官三品以上。必有可用之人。但無由進耳。左丞張汝弼曰。下位雖有才能。必試之乃見。參政程輝曰。外官雖有聲。一旦入朝。却不稱任。亦沙汰之而已。上幸香山新寺。賜名大永安寺。給田二千畝。粟七千株。錢二萬貫。親軍完顏乞奴言。猛安謀克宜先讀女直字經史。然後承襲。上曰。人稍通古今。則不肯爲非親軍。覓人乃能言此。從之上曰。朕常日御膳。槩從減省。嘗有公主至。至無餘膳。可與。若欲豐腴。雖日用十羊。亦不爲難。然皆民之脂膏。故不忍爲也。監臨官惟知利己。不知其利自何而來。朕常歷外任。稔知民間之事。前代失天下。由享富貴。而不知稼穡之艱難。遼主聞民間乏食。謂何不食乾腊。蓋幼失師。係之訓。故不知民間疾苦也。與正人同處。所知必正道。所聞必正言。不可不慎也。今原王府官屬。當選秉性正直者。

史記

卷一百九十七

七

此者
兩有難於

亦既知之
亦不難去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七

文

勿用有權術之人。上曰：比有上書言職官犯除名，不可復用。此言極當。如軍期急速，權宜使用。今天下無事，復用此輩，何以戒將來？以原王麻達葛為尚書右丞相，賜名璽。上謂宰相曰：朕夙夜以思，惟恐失人。朕既不知卿等，又不能薦，必俟全才而後舉。蓋亦難矣。如舉某人，長於某事，亦可量才用之。朕與卿等俱老矣。天下至大，豈得無人？薦舉人材，當今急務也。幹能之人，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為優。上謂原王曰：爾讀太祖實錄乎？太祖追麻達葛泥渾馬不能進，太祖捨馬而步，欲都計中麻達葛乃擒之。創業之難如此，可不思乎？詔凡陳言文字，詣登聞鼓院問奏，毋經省廷。上謂宰相曰：朕於女直人，未嘗不加優恤。然犯賊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上謂宰相曰：女直中材傑之士，朕少有識者。蓋亦難得也。新進士如徒單鑑夾古、阿里補尼、麗古鑑輩，皆可用之材也。起身刀筆者，雖有才可用，其廉介之節終不及進士。今五品以上，關員甚多，必資級相當。至老有不能得者，况欲至卿相乎？古來宰相率不過三五年而退，罕有三二十年者。卿等不舉人才，甚非朕意。因顧修起居注崇壁曰：斯人孱弱，付之以事，未必能辦。以其謹厚長者，故置諸左右。欲諸官効其為人。也。十一月，立原王瑒為皇太孫。上謂侍臣曰：唐太子承乾所為不度。太宗繼而弗檢，遂至於廢。如早為禁止，當不至是。朕於聖經不能讀，

湯文堂能
到後之
印須設
近矣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七

文

解至於史傳，開卷輒有所益。每見善人忠孝廉潔，出於天性。至若常人多喜為非，苟無以懲之，何由致治？孔子為政七日而誅少正卯。聖人尚爾，况其餘乎？上謂宰相曰：朕雖年老聞善不厭。孔子云：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大哉言乎！上謂宰相曰：朕方前古明君，固不可及。至於不納近臣謗言，不受戚里私謁，亦無愧矣。朕嘗自思，豈能無過而能改，庶幾無咎。十二月，上御香閣，左諫議大夫黃久約言：遷送荔支非是。上曰：朕不知也。令罷之。因謂宰相曰：有司奉上，惟治辦事之名，不問利害如何。朕嘗欲得新荔支，兵部遂於道路特設鋪，遷比因黃久約言，朕方知之。夫為人無識，一旦臨事便至顛沛。官中事無大小，朕常親覽者，以不得人故也。上謂宰相曰：朕年來惟以省約為務，常膳止四五味。比初即位，十減七八。宰相曰：天子自有制，不同餘人。上曰：天子亦人耳，枉費安用？上謂宰相曰：比聞河水泛溢，民罹其害者，貴產皆空。今復遣官推排何耶？右丞張汝霖曰：推排皆非被災之處。上曰：必靡水也。既靡水而居，驚擾遷避，計其資產，豈有餘哉？尚何推排為？又曰：平時用人，宜尚平直。至於軍職，當用權謀。使人不測，可以集事。唐太宗自少年能用兵，其後雖居帝位，猶不能改。吮瘡翦鬚，皆權謀也。二十七年正月，以襄城令趙鳳為應奉翰林文字。諷入謝。上曰：學士院比舊殊無人材，何也？右丞張

汝霖曰人材須作養若令久任練習自可得人二月上謂宰執曰朕自即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命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並帶管勾河防事諭宰執曰近侍局官須選忠直練達之人朕雖不聽諛言使佞人在側將恐漸漬聽從之矣上謂宰執曰朕時或體中不佳未嘗不視朝諸王百官但有微疾便不治事自今宜戒之詔罪人在禁有疾聽親屬入視上謂大臣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天下之廣人民之衆豈無其人唐之顏真卿段秀實皆節義之臣也終不升用亦當時大臣固蔽而不舉也

不能者止
何不引去

對上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違崇佛設齋讀經爲福朕使百姓無寬天下安樂不勝於彼乎爾等房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其報亦將施及子孫也左丞幹特刺曰臣等敢不盡心第才不逮耳上曰人亦安能每事盡善但加勉勵可也禁女直人不得改漢姓學南人衣裝二十八年三月初上生辰宋高麗夏遣使來賀萬春節上御慶和殿受朝宴於神龍殿諸王公主捧觴上壽上歡甚以本國音自度曲言臨御久春秋高渺然思國家基業之重萬世無窮之託以戒皇太孫修身立政及命左丞相克寧盡忠輔導之意於是上自歌之皇太孫及克寧和之極歡而罷命隨朝官舉可居翰苑者試制詔等文字三道取文理優贍者補學士院職四月命增外任小官及繁難局分承應人俸命建女直太學八月上謂宰臣曰近聞烏底改有不朕服之意若遣使責問彼或抵捍不遜則邊境生事朕嘗思之招徠遠人於國家殊無所益彼來則聽之不來則勿強之此前世羈縻之長策也上謂宰臣曰用人之道當自其壯年心力精強時用之若拘以資格往往至於耄老此不思之甚也阿魯罕使其早用朝廷必得輔助之力惜已衰老矣凡有可用之材汝等宜早思之尚書省奏擬除授資格上曰日月資考所以待庸常之人若才行過人豈可拘以常例國家事務須得其人汝等不

能隨才委使。所以事多不治。朕固不知用人之術。汝等但務循資守格。不思進用才能。豈以才能見用。將奪已之祿位乎。不然是無知人之明也。羣臣曰。臣等豈敢蔽賢才。識不逮耳。上顧右丞張汝霖曰。前世忠言之臣何多。今日何少也。汝霖曰。世亂則忠言進。承平則忠言無所施。上曰。何代無可言之事。但古人知無不言。今人不肯言耳。十一月。上謂侍臣曰。凡修身者。喜怒不可大極。怒極則心勞。喜極則氣散。得中甚難。是故思節喜怒以安其身。今官中一歲未嘗責罰人也。上謂宰臣曰。制條拘於舊律。間有難解之辭。夫法律歷代損益而為之。中有知慮不及。乖違本意者。若刪正之。令衆易曉。有何

史籍

卷二百九十七

三

不可宜修之務。令明白。有司奏重修上京御容殿。上曰。宮殿制度。苟務華飾。必不堅固。今仁政殿。遼時所建。全無華飾。它處歲歲完修。惟此殿如舊。以此見虛華無實者。不能經久也。今土木之工。減裂尤甚。下則吏與工匠相結。為茲侵尅。工物上則戶工部官支錢度材。惟務苟辦。至有工役纔畢。隨即畝漏者。茲獎苟且。勞民費財。莫甚於此。自今體究抵罪。上謂宰臣曰。朕讀漢書。見光武所為。有人所難能者。更始害其兄伯升。不思報怨。事更始如平日。人不見戚容。豈非人所難能乎。此其度量。蓋將大有為者也。右丞張汝霖曰。潯陽公主奴殺入。匿主車中。洛陽令董宣從車中曳奴下殺之。公主入奏。光

武欲殺宣。及聞宣言。意遂解。使宣謝主。宣不奉詔。主以言激怒光武。光武但笑而已。更賜宣錢二十萬。上曰。光武聞直言而怒解。可謂賢主矣。令之謝主。則非也。高祖英雄大度。駕馭豪傑。起自布衣。數年而成帝業。非光武所及。然既即位。猶有布衣籠豪之氣。光武所不為也。十二月。上不豫。敕天下詔。皇太孫璟攝政。居慶和殿。東廡尚書令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平章政事張汝霖。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壬辰朔。上大漸癸巳。上崩。壽六十七。葬興陵。世宗孺孫為治。夜以繼日。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族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可謂盛矣。

史籍

卷二百九十七

三

董宗璟。小字麻達葛。世宗嫡孫也。大定八年。世宗幸金蓮川。次永井。上生帝世宗。謂司徒李石等曰。朕子雖多。皇后止有太子一人。幸見嫡孫。又生於麻達葛山。朕喜其地衍而氣清。故以麻達葛名之。羣臣皆稱萬歲。十八年。封金源郡王。習本朝文字。及漢字經書。以進士完顏匡。司經徐孝美侍讀。二十五年。皇考顯宗薨。封原王。判大興府事。二十六年。賜名璟。拜尚書右丞。立為皇太孫。世宗論之曰。建立在朕。保守在汝。宜盡忠孝。無失衆心。二十八年。世宗不豫。詔攝政。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世宗崩。即位於柩前。免今年租稅。并自來懸欠等錢。山東統軍喬以私過都城。不赴哭臨。笞五十。降彰化軍節

追尊皇考為皇帝，母為皇太后，勅發開鼓院，所以達
實相傳管領戶，其令開之詔有司稽考典故，許引用宋事是
月宋主內禪，子惇立，三月初，皇太后於隆慶宮封乳母孫氏
為國夫人，姚氏華國夫人，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兼勸農桑
訪事屯田，鎮防諸軍皆屬焉，於便殿聽旨遣之，任每十月使
副內一員入見，議事如止一員，則令判官入見，秋七月，減民
地稅十之一，河東南北路十之二，田十之三，勅有司京府
州鎮設學校，以進士官提控其事，九月朔，生辰以世宗喪，不
行，朝詔罷告捕亂言人，賞制強族大姓不得與所屬官吏交
往，違者罪之中侍，石抹阿古誤帶刀入禁門，罪應死，命杖八

史紀 卷二百九十七

書

十，詔今後儀禮之處，令總管節度使、武提刑司先行賑濟，然
後上言，上諭臺臣曰：「提刑司所舉劾多小過行，則失大體，不
行則恐有所沮，其以此意諭之。」明昌元年正月朔，以世宗養
不受朝賀，上朝於隆慶宮，諭尚書省宰執所以維持國家，不
得受人德遺，或遇生辰所受無過萬錢，若總大功以上親及
二品以上官，不禁三月制內外官并諸局承應人遇祖父母
父母忌日給假一日，詔修曲阜孔子廟學，御史中丞董師中
奏：「通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北方有赤氣，天之示變，冀有以
警悟聖主也。」上問所言天象何從得之，師中曰：「前監察御史
陳元升得之於司天長行。」上曰：「司天臺官不奏，固有罪，其以

語人，亦非自今司天有事而不奏者，長行得言之四月，命內
外官五品以上任內舉所知才能官一員，以自代，勅僧道三
年一試，召諸路提刑使入見，親問所察事條，至山東西路賀
楊庭斥之曰：「爾何治之煩也？」上令宰臣集百官議，何以使民
棄末而務本，以廣儲蓄，戶部尚書鄧儼等曰：「今風俗侈靡，宜
定制，度辦上下使服用，居室各有差等，抑昏喪過度之禮，禁
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蓄積自廣矣。」右丞履泰知政事守
貞，錄曰：「凡人之情見美則願，若不節以制度，將見奢侈無極，
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講究此事，為經久
法，上是其議，他日問參知政事張萬公曰：「山東風俗如何？」萬

史紀 卷二百九十七

書

公對曰：「奢守貞因言衣服之制，上曰：「恐人心不悅，奈何？」萬公
曰：「乞寬典之期三年之內，當如制矣。」冬十一月，賜賁德州孝子
翟興，遂州節婦張氏各絹十疋，粟二十石，諭禮部尚書王脩
謙議大夫張暉曰：「小民之言有可採者，朕尚從之，况卿等乎？」
自今所議母但附合尚書省二年春正月，皇太后不豫，日往
侍疾，是月朔，詔賜賚括里部羊三萬口，幣五百端，絹二千疋，
以賑其乏，吳王永成，隋王升開國喪，奔赴失期，罰俸一月，其
長史管五十，勅親王及三品官之家不許僧尼道士出入，諭
有司進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母限人數，詔女直字譯為
漢字，五月，勅四日一奏事，禁職官元日生辰受所屬獻遺，九

月朔天壽節以皇太后喪不受朝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夏人殺我邊將阿魯帶三年賜棣州孝子劉瑜錫州孝子劉慶祐絹粟表間復役上問宰臣曰從來孝義之人曾官使者幾何左丞守貞曰世宗時有劉政者嘗官之然若輩多淳實不及事上曰豈必盡然存義之人素行已備稍可用卽常用之雖有希覲作偽者然偽孝義猶不失為善可檢勘前後所申孝義之人有可用者奏聞尚書省奏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而忘其生傲親而徇於末自今以後並聽拜父母其喪紀輕重及尊屬禮數一准常儀臣等以

史纂卷二百九十七

手

為宜依典故行之制可忻州陳毅上書言事上命右丞守貞問之其一極論守令之弊問所以救之之道莫之能言上曰方今政事欲知其弊彼雖無救弊之術但能言其弊亦足嘉矣如設言有司不能奉行條制為人備雇尚須出力况食國家祿而乃如是得無虧臣子之行乎其令檢會前後所降條理舉行之賜雲內孝子孟與絹粟賜同州民婦歸氏謚曰節早天下詔書責躬遣御史中丞吳鼎樞等會決中都寬獄外路委提刑司處決左丞守貞以早上表乞解職不允叅知政事銜等入謝上曰詔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議冗官決滯獄四事其速行之五月雨出宮女百八十三人六月宰臣請

提刑司上曰諸路提刑司官止三十餘員猶恐不得其人州郡三百餘處其能盡得人乎弗許定提刑司條制七月勅尚書省曰饑民如至遼東恐難遽得食必有餓死者其令散糧官問所欲居止給以文書命隨處官長計口分散令富者出粟養之兩月而止其粟充秋稅之數八月問六品以上官朝政得失民間利害令各書所對賜河中府進士胡光謙第三甲及第授太常寺奉禮郎舊設是職未嘗除人以光謙德行才能故特授之時年八十三上謂宰臣曰朕欲任官久於其事若今日作禮官明日司錢穀雖間有異材然事能悉辦者鮮矣上問太常卿張瑄古有三恪今何無之瑄具典故以

史纂卷二百九十七

手

開九月遣諭諸王府傳尉曰朕分命諸王出鎮蓋欲政事之暇安便優逸有以自達耳慮其舉措之間或違於理分置傳尉使勸導彌縫不入於過失若公餘遊宴不至過度亦復何害今聞爾等或用意太過凡王門細碎之事無妨公道者一千與贊助之道豈當如是宜各思職分事舉其中無失大體詔臣庶姓名犯古帝王者禁之四年正月遣戶部侍郎李獻可等分路勸農尚書省奏蘇德秀為禮部主事上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既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雖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迹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

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言方今孝弟廉耻道喪乞正風俗。上曰。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貴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謂之迂濶。故人皆以爲餘事。若有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孝弟可興矣。今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贓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東京路副使王勝進薦道論之曰。汝職非輕民間利害。官吏邪正略不具聞。而乃以薦進。此豈汝所職也。二月。諸路提刑司入見。誠諭之曰。朕特設提刑司。本欲安民於今年。効猶未著。蓋多不識大體。從事細碎。以致州縣畏縮而不敢行事。既往之失。其思倭改。百官請上尊號。上曰。祖

史

卷二百九十七

五

宗古先有受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省之日。豈可虛受榮名耶。不許親補於太廟。右丞相滑臣率百官耆艾等復請上尊號。學官劉璣率六學諸生趙楷等詣紫宸門請上尊號。不許。勅女直進士及第後。仍試以騎射。中選者升擢之。五月。曹王永升及諸王請上尊號。不許。勅諸路月具雨澤田禾分數以聞。八月。釋奠孔子廟。北面。行拜。國史院進世宗實錄。上服袍帶。御仁政殿。降座以受之。詔諸職官以廉能獲升及贓污不職被罪者。列其姓名揭之公署。以示勸懲。定武軍節度使鄭王永蹈以謀反伏誅。以鄭王財產分賜諸王。澤國公主財物分賜諸公主。冊

長白山神爲開天弘聖帝。是歲大有年。邢洛漢冀及河北十六謀克之地。野蠻成。五年春正月。昭答李氏進位淑妃。尚書省言。遣官勸農之。授命禁止之。以萊魯谷神始製女直字。詔封贈。依蒼頡例。祠於上京納里渾莊本路官及其子孫。春秋致祭。詔購求崇文總目內所闕書籍。六月。宋前主督祖七月。獵於豁赤火一發貫雙鹿。宴於樞光殿。有龍曳尾殿前。雲間戊子御膳羹中有髮。上舉而棄之。戒左右毋宜勅百官。以明年夏會兵臨潢。張汝弼妻高陀幹以謀逆伏誅。尚書省奏。升提刑司所察官。大興主簿蒙括。都在選中。上曰。聞蒙

史

卷二百九十七

五

都澆浮人。與其任澆浮。孰若用淳厚。使才智過人。猶不常用。况常才耶。其再察之上。問輔臣。孔子廟諸處。何如。平章政事守貞曰。諸縣見議建立。上曰。僧徒修飾宇像。甚嚴。道流次之。惟儒者於孔子廟。最爲誠敬。守貞曰。儒者不能長居學校。非善。當近久處寺觀。上曰。僧道以佛老營利。務在莊嚴。閭閻起人布施。所以爲觀美也。十二月。免破黃河水災。今年秋稅。減修內司營造軍千人。都城所五百人。勅有司給天水郡公家蜀田宅。如春水罷陝西括地。諭胥持國河上役夫聚居。恐生疾疫。可舉醫護視之。次御林。勅有司行宮側及獵所。有農者勿禁。二月。至自春水。京師地震。大雨雹。晝晦。震應天門。右

云出第云
錄其後
元

史錄 卷一百九十七

三

尼以字未魯子元兼田仲禮等為司諫拾遺前之曰國家設
置諫官非取虛名蓋責實效庶幾有所裨益卿等朝廷所選
擢置之諫職國家利害官吏邪正極言無隱近路鐸左遷本
以他罪卿等勿以是遂畏縮不言括羣牧所三招討司猛安
謀克隨兒及迭刺唐古部諸抹西京太原官民騷五千充北
邊糧運其以馳載為業者勿括以銀五十萬兩錢二十三萬
六千九百貫傳支給銀五萬兩金五二千八百兩金牌百兩
銀五八千兩絹五萬疋雜練千端衣四百四十六襲餅賞勞
四月增修曲阜宣聖廟畢賜衍聖公以下三獻法服及登歌
樂一部五月減萬寧宮陳設九十四所以出師遣禮部尚書
張暉告於廟社判平陽府事鎬王永中及其二子以罪賜死
命左相夾谷清臣行省於臨潢府六月清臣遣使來獻捷十
一月夾谷清臣罷右丞相襄代領行省事報敗於望雲以
樞密使唐括貢御史大夫移刺仲方禮部尚書張暉等二十
三人充計議官凡軍事則議之十二月禮部尚書張暉等進
大金儀禮右丞相襄率駙馬都尉僕散揆等進軍大盪濛攻
取諸營永安元年太監漆翠牧使移刺親等為廣吉利部所
敗死之國子學齊長張守愚上平邊議三篇授本學教授以
其議付史館初造虎符發兵行區種法民十五以上六十以
下丁種一歲五月以久早徙市三月兩六月平晉縣民利通

招募滿定
者也

史錄 卷一百九十七

三

家發自成綿段長七尺一寸五分闊四尺九寸詔賜絹十匹
七月御紫宸殿受諸王百官賀賜酒勅有司以酒萬尊置通
衙賜民兼飲命有司收瘞西北路陣亡骸骨都人進酒三千
一百瓶詔以賜北邊軍吏十一月特滿羣牧契丹施額德奇
反泰州軍擊敗之丁酉朔幸於太廟戊戌有事於南郊大赦
改元樞密使唐括貢率百官請上尊號不允遣提點太醫近
侍局使李仁惠勞賜北邊將士授官者萬一千人投賞者幾
二萬人凡用銀二十萬兩絹五萬疋錢三十二萬貫二年二
月命鑄封衍聖公孔元指兼曲阜令命戶部侍郎溫昉佩金
符行六部尚書於撫州尚書省奏比歲北邊調度頗多請降
僧道空名度牒以助軍儲從之升撫州為鎮寧軍六月以滄
州刺史王遵古為翰林直學士勅無與撰述霖雨則免直以
遵古年老且嘗侍講讀也詔罷臨光殿工作七月朔幸三長
觀建普天大醮禁屠宰七日無奏刑百司停決罰八月以邊
事未寧詔六品以上官議攻守之計中外臣僚不以職位高
下其有方畧材武及長於調度者各舉三五人以備選用議
者凡八十四人言攻者五守者四十六且攻且守者三十三
召對府恩殿論難久之九月遣官分詣上京東京北京咸平
臨潢西京等路招募漢軍不足則簽補之十月設講議所官
員議錢穀以中都路轉運使孫鐸戶部侍郎高汝弼等為

之高麗國王以老疾令弟裨權國事以薪貴勅園場內無禁
樵採論尚書省猛安謀克既不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
其減否上謂宰臣曰右丞劉璋固其幹力然自世宗朝建輔
貳於事多有知而不言者若實愚人則不足論知及之而不
肯盡心國事何相焉夫為宰相而欲收恩避怨使人皆稱
已是賢者同若此乎三年正月諭有司凡館接伴并奉使者
毋以語言相勝務存大體罷講議所四月諭有司宰相遇雨
可循殿廡出入定官民存甯見錢之數設回易務更立用鈔
法以趨事定詔中外赦死罪徒以下釋之賜左丞相襲以下
金幣有差十二月朔獵於酸棗林大風寒罷獵凍死者五百

史

卷二百九十七

主

餘人四年二月御宣華門觀迎佛諭有司自今每旬三品至
六品官各一人轉對無而對者上章亦聽臺諫勿與奏事官
何必關及轉對官相見四月改提刑司為按察使司五月朔以旱下
詔責躬求直言避正殿減膳審理冤獄命奏事於泰和殿應
奉翰林文字陳載言邊民苦於寇掠農民困於軍須審決寬
滯一切從寬苟縱有罪行省官員例獲厚賞而沿邊司縣會
不沾及此平和氣致旱災之所由也上是之宰臣以京畿雨
率百官請御正殿復常膳不從上諭宰臣曰諸路旱或關稅
政今惟大興宛平兩縣不雨得非其守令之過歟司空襄平
章政事萬公叅知政事按上表待罪上以罪已答之令各還

職六月雨司空襄等表請御正殿復常膳從之右補闕楊庭
秀言自轉對官外復令隨朝八品以上外路五品以上及出
使小路有可言者並許移檢院以聞則時改得失民間利病
可周知矣從之奉職醜和尚進浮漏水稱影儀簡儀圖命有
司依式造之勅京府州縣設普濟院每歲十月至明年四月
設粥以食貧民補闕楊庭秀請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聖訓
以時觀覽詔增熙宗為四朝淑妃李氏進封元妃五年正月
以尚書省言會試取士不得過六百人不及其數則闕之命
左右司五日一轉奏事上與宰臣論置相曰徒單錫朕志先
定賈鉉如何皆曰知延安府事孫即康可平章政事萬公曰

史

卷二百九十八

主

即康及第先鉉一榜上曰鉉才可用論相安問榜次補闕楊
庭秀乞令應入史官者編次日曆上從之仍令送著作局潤
色之三月命樞密使宗浩禮部尚書賈鉉佩金符行省山東
等路括地西北路招討使獨吉思忠言各路邊堡墻陁西自
坦舌東至胡烈公幾六百里向以起築勿遠並無女牆副使
近令修定計工七十五萬止役戍軍未嘗勸民上賜詔獎諭
修玉牒成定皇族收養異姓男為子者徒三年同姓者減二
等立嫡違法者徒一年以呂卿雲為左補闕審官院以資淺
駁奏上曰明昌間卿雲嘗上書言官掖事辭甚切直他人所
不能言卿輩蓋不知也臣下言事不令外人知謹密如此正

如此舉者
畢山矣

當顯用卿宜悉之泰和元年正月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仕者三萬七千餘員而門蔭補叙居三之二諸司待闕動至累年蓋補蔭人多流品混淆本末相舛至於進納之人既無勞績又非科第而亦蔭及子孫無所分別欲流之清必澄其源乃更定蔭叙法六月申明舊制猛安謀克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墾地土者有刑其田地汙萊人戶闕乏并坐所臨長吏按察司以時勸督仍減牛頭稅三之一七月諭刑部官凡上書人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命戶絕田宅以三分之一付其女及女孫九月定瞻學養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生人百八畝歲給以

史籍

卷二百九十七

手書

所入官爲掌其數御史臺奏制按察司官比任終遣官考覈然後尚書省命官覆察之今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路巡行每路女直漢人各一人同往從之勅有司購遺書宜尚其價以廣搜訪藏書之家有珍惜不願送官者有司賸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直之半司空裏進新定律令勅條格式五十二卷詔頒行之二年諭御史臺諸訴事於臺當以實上聞不得輒稱察知五月諭有司曰金井捺鉢不過二三日爾朕之所止一京廈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不急之處藩籬用園幕可也勅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令洒掃不得以黃土覆道八月鳳凰見於武安縣鼓山皇子生以拱衛

體道成
不虛

直都指揮使完顏瑋等爲賀宋生日使戒之日兩國和好久矣不宜爭細故傷大體十一月更定德運爲土服用辰十二月以皇子辟日放僧道戒牒三千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三年勅致仕官入官年高艱於步履者聽策杖仍令舍人護衛扶之五月五日拜天射柳上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以天氣方暑命兵士甲者釋之以定律令正土德鳳凰來皇嗣建大教皇子薨六月詰點檢司諸親軍所設教授授業人若干其爲教何法通大義者幾人具以聞奉御完顏阿魯帶使宋還言宋權臣韓侂胄市馬厲兵將謀北侵上以爲生事答之五十出爲彰德府判官及淮平陷乃擢爲安國

史籍

卷二百九十七

奎

飲入而閉
之門

軍節度副使諭尚書省士庶陳言可悉令詣闕量與食直給官舍居之三日內奏聞十二月詔諸親王公主每歲與食十月朔聽朝謁典裕二陵忌辰亦如之四年八月以旱詔求直言尚書省奏河南府盧顯達汝州王大材言涉不遜請論其罪從之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文德署女工五十人出官女百六十人五年三月宋兵入秦川界唐州得宋謀言韓侂胄屯兵鄂岳將謀北侵四月命樞密院移文宋人依誓約五月以僕散揆爲河南宣撫使籍諸道兵以備宋召諸大臣問備宋之策皆請伐之上以南北和好四十餘載民不知兵不肯先發八月宋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

民蘇貴等爲間、河南將臣亦縱謀、反利俊邁之路、爲遊說言、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建、亦不敢去備、且兵皆白丁、自襄糧構、窮賊饑疫、死者十二三、中外信之、宋三省樞密院、牒皆以邊臣爲辭、宣撫使探、因請罷司從之、又奏罷臨洮德、順泰、鞏新置弓箭手、十月、宋人襲北陽、唐州判官撒睹死之、十一月、宋人攻固縣、商州司獄壽祖擊敗之、遣武衛軍副都指揮使完顏太平、殿前右衛副將軍蕭察阿里赴邊、伺其入、伏兵掩之、宋吳曦擁衆與元欲窺關隴、皇甫斌援淮、北六年正月、宋賀正使陳克俊等朝辭、遣御史大夫孟鑄諭之曰、世宗皇帝許宋世爲侄國、朕遵守和好至今、豈意爾國屢有盜

史筆 卷二百九十七

手

賊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軍民、及得爾國公移、稱已罷黜邊臣、抽去兵卒、朕以天下爲度、不介小嫌、遂罷宣撫司、比來盜賊甚於前日、羣臣屢以爾國渝盟爲言、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任宋皇帝或未詳知、若依前不息、臣下復有云、朕雖兼愛生靈、事亦豈能終已、卿等歸國、當以朕意具言之、汝主宋吳曦、開抹熱龍堡、部將蕭鮮長安擊走之、初奉御五斤、出使山東、至河間、以百姓饑餓、移提刑司開介賑之、上甚悅、太傅徒單克寧言、陛下始親大政、不宜假近侍以權、乞正專擅之罪、詔杖而罷之、後上思之、召爲振肅、四月、宋人聞帝存、亳州同知防禦使賢聖奴將步騎赴之、乃退、河南統

軍使紇石烈子仁言、宋皇甫斌遣兵四萬、規取鄧、以我叛人田元爲鄉導、三萬人、規取唐、以張貞爲鄉導、今統軍司、聚鄧汝陽翟之兵於昌武、以紇石烈殺統之、聚亳陳襄邑之兵於歸德、以徒單鐸統之、而自以所部兵駐汴、擬山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紇石烈執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南、聽僕散揆節制、從之、宋人攻天水、界部將劉鐸敗之、詔平章政事僕散揆、領行省於汴、許以便宜從事、以充爲陝西五路兵馬都統、使盡徵諸道兵、宋入新息、內鄉、泗州、褒信、虹縣、潁上、五月、宋李爽圍壽州、出俊邁入斬縣、秦說攻蔡州、防禦使完顏佛住敗之、入金城海口、殺長山尉、執二巡檢以去

史筆 卷二百九十七

手

以宋畔盟出師、告於天地太廟社稷、詔中外、上以宋兵方熾、東北新調之兵未集、河南之衆不足、命河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屯真定河間、以爲內應、以平章政事僕散揆爲左副元帥、樞密副使完顏匡爲右副元帥、出俊邁攻宿州、安國軍節度副使納蘭邦烈出兵擊之、邦烈中流矢、遂圍宿州、邦烈擊敗之、俊邁退保于斯執之、皇甫斌攻唐州、刺史史吾古孫兀屯泌陽、副總檢總合軍勝合擊敗之、宋將李爽圍壽州、刺史徒單義拒守、踰月、河南統軍判官乞住來援、義出兵應之、爽大敗、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軍期河防不許起馬、詔彰德府宋韓侂胄祖琦墳、毋得損壞、右翼都統完顏

可取

賽不敗宋曹統制於漆水宋統制戚春以舟師攻邳州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吳曦兵入秦州陝西路都統副使承裕敗之夏國王李純佑廢任安全立宋程松襲取方山原元帥右都監蒲察貞破走之蒲察貞取和尚原臨洮蕃部遵寧獻芻粟戰馬以助軍宋吳曦遣將楊雄李珪入秦州陝西都統副使承裕破斬之十月平章政事僕散揆督諸道兵伐宋揆以兵三萬出潁壽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渴口元帥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紇石烈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以關中兵一萬出陳倉右都監蒲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剛以

史籍

卷二百九十七

三

漢路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石抹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使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十一月匡攻下棗陽揆克安豐軍取霍丘縣執中克淮陰遂圍楚州匡克光化軍揆次廬江宋督視江淮兵馬事丘宿遷劉祐來乞和子仁克定遠縣匡取隨州子仁克滁州匡圍德安別徇下安陸應城雲夢孝感漢川荊山等縣綱圍祐州降之宋丘宿遷林拱持書乞和匡攻襄陽破其外城揆克舍山貞克天水子仁徇下來安全撤二縣綱徇下荔川閬川等城丘宿復遣宋顯以書幣乞和匡克宕昌貞克西和州十二月匡克宜城揆攻和州綱下大潭縣貞克成州宋四川宣撫副

使吳曦納款於綱充攻下大散關子仁克真州丘宿復遣陳璧奉書乞和充遣兀顏杲合以兵趣鳳州入之綱遣張仔會吳玠於興州之且口曦獻階州揆班師綱以朝命使馬良顯通詔書金印立吳曦為蜀王以執中縱兵虜掠逼近臣杖其經歷阿里不孫仍放還所掠是歲元太祖大會諸部於幹難河自號成吉思可汗七年正月贈壽州死節軍士魏全宣武將軍封其妻鄉君子埃充止班局分承應賜錢百萬初李爽圍壽州刺史義募人斫敵營全在選中為敵所執敵令罵義則免全反罵敵遂殺之匡取穀城宋知樞密院張巖遣方信孺以書詣平章政事揆乞和匡克荆門軍蜀國王吳曦為宋

史籍

卷二百九十七

三

臣安丙所殺三月宋破階州破西和州四月宋人破散關鞏州鈴轄兀顏阿失死之五月宋張巖復遣方信孺以書至都元帥府增張幣乞和宋四川安撫使安丙遣李孝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圍皂角堡宋虎高琪以兵赴之七戰解其圍八月宋張巖復遣方信孺詣其主書葉來乞和陝西宣撫使徒單鑑下蘇頌關都統押剌拔魯頌關副統回海取小湖關進取營口鎮宋韓侂胄遣左司郎中王柎以書來乞和請稱伯增幣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宋叅知政事錢象祖以誅韓侂胄移書行省謂元帥匡徽宋兩侂胄首以贖淮南放地八年二月錢象祖遣王柎以書上行省請川陝關隘閬月

能言不
言乃實
言不亦
乎

宋
移
月
章

史錄 卷二百九十七

早

諭尚書省曰翰林侍講學士蕭察畏也言使宋官當選人其
言甚當其報聘人當先議擇此乃更始凡有禮數皆在奉使
今既行之遂爲承例不可不慎也制諸州府司縣造作不得
役諸色人匠違者準私役之律計備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宋
缺韓侂胄首於元帥府元帥匡露布以問五月遣戶部尚書
高汝礪禮部尚書張行簡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上御應天門
備黃麾立仗親王文武合班起居平南上將軍紇石烈貞以
宋賊臣韓侂胄蘇師旦首獻懸其首并畫像於市然後溱之
藏於軍器庫以露布頒中外詔移生辰節於十月十五日六
月宋通謝使試禮部尚書許奕右武衛上將軍吳衡奉其主
書入見免河南山東陝西等六路今年夏稅河東河北大名
等五路半之以副部點檢完顏侃爲宋諭成使禮部侍郎喬
宇副之致答通謝書及誓書於宋主詔頒捕蝗圖於中外上
不豫丙辰崩年四十一葬道陵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永世
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修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
粲然成一代規模又數問羣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
法蓋欲跨步宋而比跡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舞龍
擅朝家嗣未立疏忌宗室傳授非人何所謂維持鞏固於久
遠者徒爲文具不得爲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
矣陽維有言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

度信夫也。從來有善人無治法政舉所貴於人有
章宗始終不受尊號亦一善事

衛紹王

衛紹王永濟小字興勝原名允濟避顯宗諱改允爲永世宗
第七子也長身美鬚髯天資儉約泰和八年自武定軍入朝
時章宗已感疾衛王辭行章宗留之章宗初年雅愛諸王置
傳尉官以傳尋德義及鄭王永中趙王永蹈誅由是疏忌宗
室遂以王傳尉尉檢制王家呵問嚴密門戶出入皆有籍衛
王永蹈母弟柔術鮮智能故章宗愛之既無繼嗣諸叔兄弟
章宗皆不肯立惟欲立衛王故爾之無何章宗大漸元妃李
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章宗崩匡等傳遺詔
立衛王衛王承詔舉哀卽位於柩前大安元年正月立妃徒
單氏爲皇后三月大赦四月殺章宗元妃李氏及承御賈氏
徐沛黃河清五百餘里詔中外賜燕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
溫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常動者靜當
靜者動則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
生恐不在此日又曰黃河清見底諸侯爲天子正當戒懼以
銷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誅之上
慮絕言路詔大興府鎖還本管十一月平陽地震浮山縣尤
劇城廨民居傾圮死者二三千人二年歲大飢三年四月元
太祖來侵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請和平章政事獨吉

史錄 卷二百九十七

早

不已急乎

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儁邊千家奴胡沙自撫州退軍駐於宣平河南大名路軍逃歸下詔招撫之九月千家奴胡沙敗績於會河堡居庸關失守禁男子不得輒出中都城門元軍至中都命參知政事梁瑄鎮撫京城十月上京留守徒單鑑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兵二萬衛中都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屯通玄門外上巡撫諸軍十一月殺河南陳言人却贊養中都軍在城軍紇石烈胡沙虎棄西京走還京師以爲右副元帥德興府弘州昌平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滦南至清冷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於元初徒單鑑請徙桓昌撫百姓入內地信梁瑄議責鑑曰是自辱境土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七

聖

也及元定三州上悔之鑑復請置行省事於東京儁不虞上不悅曰無故遣大臣動搖人心未幾東京不守上乃大悔十二月簽陝西兩路漢軍五千人赴中都太保張行簡左丞相僕散端宿禁中議軍事崇慶元年正月胡沙虎請退軍屯南口詔數其罪免之三月夏人犯葭州延安路兵馬總管完顏奴渾御之五月簽陝西勇敢軍二萬人射糧軍一萬人赴中都括陝西馬詔資空名勅牒河東陝西大機斗米錢數千流華蒲野以俟散端爲河南陝西安撫使提控軍馬至寧元年正月知大名府事烏古論誼謀不軌伏誅五月起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領武衛軍三千人屯通玄門外六月夏人犯保安

胡沙虎遣黃門入收璽鄭氏曰璽天子所用胡沙虎取將何爲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猶且不保况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鄭氏厲聲罵曰若輩官中近侍恩遇隆厚君難不以死報之反爲逆豎奪璽耶我可殺璽不可得黃門出胡沙虎卒取之除賊黨數十人官使宦者李思中害上於邸誘奉御和尚使作書召其父左丞元奴議事元奴至并和尚殺之宣宗即位詣邸臨奠伏哭盡哀勅以禮改葬胡沙虎請廢爲庶人詔百官議於朝堂議者二百餘人太子少傅與屯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忠請廢黜戶部尚書武都等請降爲王侯侍讀史元紅說山等請復王封胡沙虎固執前議宣宗不得已乃降旨東海郡侯昭雪章宗元妃李氏承御賈氏十月元帥右

史緯

卷二百九十七

聖

監軍木虎高琪殺胡沙虎。胡沙虎，卽紇石烈執中也。貞祐四年，追復衛王。詔曰：紹宣宗遷汴，詔凡衛紹王及歸屬王家人，皆徙鄴州，仍禁錮不得出入，男女不得婚嫁者十九年。天興元年，詔釋禁錮，是時河南已不能守，子孫不知所終。

史紀卷二百九十八

金史三

本紀

宣宗，本名賸補，章宗庶兄也。世宗養於宮中，判彰德軍，封昇王。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弑，徒單銘等迎於彰德府。既至京，親王百官上表勸進，甲辰，即皇帝位。以胡沙虎爲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澤王。臨奠於衛紹王第，有司奏備禮當，設坐哭。上命撤坐，伏哭盡哀，勅有司以禮改奠。御仁政殿視朝，賜胡沙虎坐。胡沙虎不辭，改元曰貞祐。大赦。胡沙虎議廢衛王爲庶人。上曰：朕徐思之，間月詔降，故衛王爲東海郡侯。十月，右監軍木虎高琪及胡沙虎戰於城北，胡沙虎敗歸。高琪殺胡沙虎於其第，持其首詣闕待罪，赦之。元兵下深州，放宮女百三十人。十一月，將求和於元，詔百官議於尚書省。詔贈死事石古乃等官，制胡沙虎官爵。元兵徇觀州，判史高守約死之。徇滄州。十二月，朔，上御應天門，詔諭軍士出銀以賜之。木虎高琪進平章政事。二年正月，元兵徇彰德府，知府事黃嗣九住死之。有司奏權止今年禘享及皇太后冊禮，從之。徵遼王王潛不至。元兵徇益都府，徇懷州，沁南軍節度宋晟死之。二月，罷按察司。三月，遣承寧詣元軍請和。敕國內京師大括粟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元。太祖是爲公主，皇后詔納粟。

史紀

卷二百九十八

二

買官京師戒嚴元兵下嵐州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訥溫死之時山東河北諸郡失守惟真定清沃大名東平徐邳海陵城僅存而已河東州縣亦多殘廢兵退命僕散安貞等爲諸路宣撫使安集遺黎以元允和議大赦五月上決意南遷詔告中外太學生趙昉等上章極論議和之害以大計已定慰遣之以南京留守僕散端審請臨幸先詔諭之車駕發中都爲皇太子留守七月至南京召皇太子至汴立元妃溫敦氏爲皇后八月夏人入邊九月山東路報萊州之捷十月元兵向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取成州十月德州防禦使完顏朮奴伏誅蘭州譯人程陳僧叛西結夏人爲援十二月遣真定行元帥府事禾錫援中都登州刺史耿格代誅流其妻子元兵向德州節度使高問山死之三年夏人寇環州北京軍亂殺宣撫與屯襄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降元皇太子薨上臨皇太子殯所有司奏辰日不哭上曰父子至親何可拘是山東宣撫使僕散安貞遣提控僕散雷家破賊楊安兒步騎三萬殲其衆降偽頭目三百餘人有從民三萬餘戶詔百官陳防邊利害山東宣撫司敗元兵於大泅瑯夾谷石里哥擒賊渠劉二祖等斬之前後殲賊萬計河南路蝗遺官分捕上謂宰臣曰朕在潛邸聞捕蝗者止及道傍使者不見處卽不知意當以此戒之權叅知政事德升言舊制夏至後免朝

史紀

卷二百九十八

三

四日一奏事上曰此在平時則可方今多故朕豈憚勞但使國事無廢則善矣上議遣親軍援中都宰臣以行宮單弱不可遣遂止五月中都破尙書右丞相承暉戶部尙書任天篋知大興府事高霖死之上諭宰臣多事之秋陳言者悉送省恐輕不暇暇於官中置局命方正官數員擇可取者付出施行何如宰臣請如聖諭七月元兵下濟源縣詔河間孤城移其軍民就樂清州居民聞驛付諸軍與馬參用前冀州教授結制威鄰集義兵復攝州招徠民戶至五萬遷三官詔增步軍萬人戍京以西四萬人戍京以東選陝西騎兵二千增京畿之衛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謀逆伏誅紅襖賊周元兒陷濟州東鹿安平無極縣真定帥府破之斬元兒及其黨五百餘人尙書右丞汝礪言河北軍戶之徙河南者宜以係官閒田及牧馬草地賜之使自耕而食罷其月糧從之夏人陷臨洮陝西宣撫副使完顏胡失剌被執移刺塔不也破夏人數萬於熟羊寨知臨洮府陀蒲胡土門破夏人八萬於城下元兵向彰德府知府陀蒲斜烈死之狗大名府四年元兵取曹州立達王守緒爲皇太子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積以賞宰臣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寬其力弗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吏卒因爲姦利是乃妨農何名爲勸上然之二月詔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事以金鑄

國家平明
不敗於人
才事二而
求之亦無
及矣

史

卷一百九十八

四

撫軍之寶授之元兵圖太原平章政事高琪乞致仕不允元
兵攻下霍山諸隘詔凡死節之臣立廟致祭同知觀州事張
開復河間府治獻州并屬縣十有三請教旁郡有從之臣又
請以空名宣詔二百遺付之從權署補以糧繼其軍食詔
密指畫治州經畧副使張文復恩那二州張開復清州等十
有一城紅旗賊渠和定偕號署官府滕完單州萊蕪等十餘
縣五月禮官言太廟成行都禮從簡約惟以親行祔享為敬
請權不用南簿儀仗及官縣樂舞從之遼西僞漢王張致上
表來歸詔授特進行北京路元帥府事河南旱蝗蠲悉知政
事李華審決冤獄七月復威州及獲鹿縣山東行省糧賦和
定等至京師伏誅閏月復漢州元兵攻延安攻防州攻代州
經略使與屯醜和尚戰沒攻遼陽西安軍節度使泥羅古蒲
魯皮戰沒上親行祔享禮詔京師具防城器械多鑿坎奔築
垣塙於險地元兵徇汝州沿河唯存通報小舟餘皆焚之河
南行省符鼎遣左監軍必蘭阿魯帶以軍一萬孟州經畧使
徒單百家以軍五千由便道濟河趨關陝自將平陽精兵援
京師命樞府督軍應之置招賢所令內外官採訪有才識勇
略能區畫防守者以聞得實超任仍賞舉主內負長才不為
人所知者聽赴招賢所自陳論附京民盡徙芻糧入城行樞
密院知河南府事完顏合打以後兵失應坐誅戶部郎中魏

懷慶府代
州永寧府
平定州

史

卷一百九十八

五

琦以沒王事官其子元兵至澠池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
軍潰而逃失所佩虎符華州元帥府復遼陽河南路統軍使
紇石烈掃合以發兵後期坐誅十二月元兵攻平陽徇大名
府元兵進自神仙橫城及承天鎮諸隘攻太原府宣撫使烏
古論禮遣人問道齋養書至京師告急詔發諸州元帥府平
陽河中將孟宣撫司兵援之高琪請修南京裏城上曰民力
已困此役一興病滋甚矣城雖完固朕亦何能獨安此乎興
定元年上謂宰臣曰聞恩州南境有盜此乃彼界僉民訟推
為亂耳宋人何故攻我高琪請伐之以廣疆土上曰但能守
祖宗所付足矣元兵攻觀州罷招賢所元兵徇忻代尚書省
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上曰自古文武並用今仍
舊給之石海據真定叛元兵攻新城攻霸州咸州刺史武仙
斬石海降焉仲趙林張立等兵進仙權知真定府事以來歲
幣不至命烏古論禮書完顏寨不等經略南邊寨不破宋兵
於信陽府南泰安縣充等州賊並起侯鑒遣棣州防禦使完
顏實討平之降其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人資不復敗宋軍
於隰山俘其衆遂渡淮破光州兩關五月宋人攻潁州焚
掠而去行樞密院兵敗宋人於死河灣又敗之樊城縣宋人
取建水縣元兵下沔城縣軍官任福死之招撫使惟宏言彰
德府守臣擅徙民山岩避兵上曰難保之城守之何益徒傷

吾民爾勿治宋人圍泗州圍靈壁縣振威軍萬戶馬寬逐其
刺史李策據城叛州吏擒斬之夷其族宋人破東海縣元兵
徇臨州及汾西縣攻沁州遼東行省完顏阿里不孫爲叛人
伯德胡土所殺元兵薄太原城攻交城清源徇中山府及新
樂縣下磁州鄒平長山淄濱棣博沂州詔唐鄧蔡州行元帥
府舉兵伐宋元兵攻太原府上謂宰臣曰朕聞百姓流亡通
賦皆配見戶人何以堪又添徵軍須錢太多亡者詎肯復業
其議除賦朕於此事未嘗去懷其亟行之十二月元兵攻潞
州都統馬甫死之下益都府下密州節度使完顏萬死之二
年正月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出走西涼唐鄧

史筆

卷一百九十八

不

元帥完顏齊不破宋人上諭尚書省曰聞中都納粟官多爲
吏部繳駁殊不知方闕乏時利害爲何如又立功戰陣人必
賞保官若輩皆義軍白丁豈識職官苟文牒可信卽齊與之
至若在都時規運薪炭入城者朕嘗授以官此豈容偶而亦
爲所沮格其論之官軍自桐柏入宋境所向克捷宋人攻皂
郊宋軍潰潰主將完顏阿鄰戰沒御史劾集賢院諸議官李
輝藏本無職縣進士趙孝遜家奴乞正其事上曰國家用人
委擇貴職命以官銀五十兩贖放爲良任使仍舊行省俟整
復密州復高密縣陝西行省兵破宋軍取和州成州至河池
縣黑峽關守兵皆遁前後獲糧九萬斛錢數千萬軍實不可

勝計副元帥阿里不孫敗於潼關變姓名匿居柘城爲御史
覓察繫其家屬將窮治之乃遣子上書待罪臺臣請諒之以
懲不忠上赦其罪萊州民面貴殺經畧使轉奴自稱元帥檄
宋人據城叛山東招撫司遣提控王庭玉討平之元兵徇錦
州元帥劉仲亨死之樞密院言元集兵應州飛狐將分道南
下觀其意不在河北而在陝西河東各路義士土兵蕃漢弓
箭手宜於農隙教閱以備緩急東平單州衝要豫徙其農民
根裔置於可守之城修近城水砦因以爲固潼谷連連商饒
宜令兩帥府選官按視既塞又言賈瑄等糾殺苗道潤乞治
專殺之罪除州郡各以正職授頭目使分治一方上曰道潤

史筆

卷一百九十八

七

之衆亟收集之瑄等是非未明姑置勿問諸頭目各制一方
利害至大更審處之上以久旱命宰臣治冤獄因言京城小
民中納石炭既給其價御史劾以過請官錢繫之獄有論至
樞密者欲從寬宥有何如高瑄不可遂止御史言戶部員外郎
臧伯昇供億息州偶遇官軍戰勝亦冒還官乞論其罪上曰
軍前如此者何止伯昇今遽見罪餘皆不安且詰所從來勢
必連及帥府多故之秋豈爲一官遂忘大計但令釐正之元
遣本單索師步騎數萬自太和嶺徇河東元兵取代州八月
懷州提控紇石烈醜漢計賊張聚大破其衆復濟棣二州元
兵下臨州九月下太原府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死之徇

汾州節度使元顏說出虎死之。李全破密州。執招撫副使黃
州阿魯答。同知節度使夾谷寺家奴。李全破壽光。鄒平。臨朐
等縣。元兵徇絳潞。攻平陽。提控郭用死之。下平陽。知府事李
華死之。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棄城伏誅。山東路轉運副使
程俄。邳州副提控王汝霖。通宋人伏誅。元兵攻澤州。尚書省
言獲姦細。復亡。率多僧道。詔沿邊諸州。惟本處受度。聽依舊
居止。來自河北山東。遣入內郡。議其出入。李全據安丘。宣差
太府少監伯德。玩率兵攻全。為全所敗。提控王顯死之。十月
大赦。御登賢門。召致仕舊臣賜食。訪以時政得失。元兵取潞
州。右監軍納合。蒲刺都。參議官王良臣死之。十二月。簽樞密

史筆

卷二百九十八

人

院事。蒲察移刺都伏誅。以開封府治中呂子羽使宋。講和。歲
州元帥古里甲完復河東。三年正月。呂子羽至淮。宋人不納。
而還。詔以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伐宋。元兵定太原。河北。集
百官議。備禦之計。伐宋捷。至上謂侍臣曰。此事豈得已哉。近
日遣使。實欲議和。彼既不從。故至於用兵也。免軍丁民戶。日
輸軍需錢二月上。與太子謀南征。師不得其人。歎曰。天下之
廣。緩急無可使者。朕安得不憂。上謂宰臣曰。江淮之人。號稱
選懷。然官軍攻蔓菁嶠。其眾困甚。脅之使降。無一肯從者。我
河朔州郡。一遇北警。往往出降。此何理也。取宋武休關。上曰。
項近。待還自陝西。謂白撒已得鳳州。如得武休關。將遂取蜀。

史筆

卷二百九十八

九

朕意殊不然。假令得之。亦何可守。此舉蓋為宋人淪盟。初豈
貪其土地邪。朕重惜生靈。惟和議早成。為佳。爾行省安良。破
宋梁縣軍。擒統制李中之。三月。陝西兵破宋虎頭關。取興元。
洋州。高麗請朝貢。因遣使撫諭之。使還。表言道路不通。候平
定後。議通款。命行省姑示。羈縻。勿絕其好。攻宋麻城縣。拔之。
詔太原等路州縣。闕正。授官。令民推其所愛。為長。從行省量
與職任。叛賊王公喜。構宋人取沂州。以南伐師還。罷南邊州
郡。籍民為兵者。築京師裏城。募人能致斃五十萬者。遷一官。
百萬升一等。平陽判官完顏阿剌。發宋蔡京故居。得二百萬
有奇。准格遷賞。夏人被通泰砦。葭州刺史乾石烈王家奴。戰
沒陝西。黑風起。有聲如雷。地大震。平涼鎮。天德順。尤甚。盛舍
傾壓死者萬計。元帥完顏合達。出兵。將安塞堡。至隆州。夏人
逆戰。官軍擊之。夏人潰。進薄其城。陷西南門。會日暮。還。遼州
總領提控唐括剌兒。帥師復太原府。上勅臺臣曰。朕處分尚
書事。或數日不奉行。及再問。則巧飾次第。以對。大臣客有遺
志。左右司玩視。臺臣當糾之。今後復爾。併罪卿等。元兵下武
州。判官郭秀死之。中山治中王善。殺權知府事李仲以叛。元
兵下合河縣。縣令喬天翼死之。尚書省請廣營積貯。上曰。徵
徵已多。今之規畫。不過復取於民耳。防秋稍緩。當量減戍兵。
用度幸足。何至是邪。元兵徇東勝州。節度使伯德武哥死之。

元兵次單州詔諸路民避兵裏城畢以官驢借朝士之無馬者元兵徇彰德府戶部令史蘇唐催租封丘期限促民有刈生禾輸租者上杖唐五十縣令高希隆減二等尚書以希隆詞輕上曰使臣至外路孰敢不從右丞相高琪下獄元兵下晉安府行元帥府事粘剌貞死之十二月誅高琪四年正月元兵下好義堡霍州刺史移刺阿里合死之宋步騎十餘萬圍鄆州聞援軍至夜焚營去紅襖賊于忙兒囊海州四月大風吹河南府署飛百餘步戶案門鎗開文牘飄散不知所提控魯德王安復大名府元兵徇懷州下兗州泰定軍節度使完顏畏可死之元兵下大名攻開州及東明長垣等縣

宋人方子忻來歸上曰吾民奔宋者彼側衣食之彼來歸者不善視之或復逃歸漏泄機事有司可優遇之七月宋人及紅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以烏古論仲端使元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陝西行省與夏人議和恒山公武仙降元元木華黎屯真定夏人入定西州元遣塔忽來夏人陷西寧州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坐誅宋人出秦州及夏人來侵鞏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敗之授紅襖賊時青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十一月易水公靖安民爲其下所殺黃陵獨經略使烏古論石虎等以戰陣失律伏誅詔復衛紹王王爵元木華黎圍東平五年正月元兵攻天井關宋人襲泗

州提控王祿死之詔諸道共集蔡州伐宋山東行省報東平之捷元帥紇石烈牙吾塔破宋兵復泗州進至渦口乏糧而還宋人圍唐鄆行元帥府事完顏訛論力戰却之山東行省蒙古綱言直營公燕寧戰敗死所居天勝砦衆無所歸變在朝夕權署提控孫邦佐爲招撫使以撫其衆勅有司議之僕散安貞破宋黃蘗等州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京師六月尚書省奏駙馬都尉安貞反狀上謂英王守純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覆按之安貞并其子皆伏誅七月義勇軍叛據碭山縣上諭樞密曰河北艱食民南來者多速令渡之母致殍死宋人掠沈丘殺縣令十月大

州提控王祿死之詔諸道共集蔡州伐宋山東行省報東平之捷元帥紇石烈牙吾塔破宋兵復泗州進至渦口乏糧而還宋人圍唐鄆行元帥府事完顏訛論力戰却之山東行省蒙古綱言直營公燕寧戰敗死所居天勝砦衆無所歸變在朝夕權署提控孫邦佐爲招撫使以撫其衆勅有司議之僕散安貞破宋黃蘗等州俘宋宗室男女七十餘口獻於京師六月尚書省奏駙馬都尉安貞反狀上謂英王守純曰國家誅一大臣必合天下後世公議其令覆按之安貞并其子皆伏誅七月義勇軍叛據碭山縣上諭樞密曰河北艱食民南來者多速令渡之母致殍死宋人掠沈丘殺縣令十月大

宋人方子忻來歸上曰吾民奔宋者彼側衣食之彼來歸者不善視之或復逃歸漏泄機事有司可優遇之七月宋人及紅襖賊犯河朔諸郡皆降以烏古論仲端使元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陝西行省與夏人議和恒山公武仙降元元木華黎屯真定夏人入定西州元遣塔忽來夏人陷西寧州尚書省都事僕散奴失不坐誅宋人出秦州及夏人來侵鞏州行元帥府事石盞合喜敗之授紅襖賊時青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十一月易水公靖安民爲其下所殺黃陵獨經略使烏古論石虎等以戰陣失律伏誅詔復衛紹王王爵元木華黎圍東平五年正月元兵攻天井關宋人襲泗

降侯濟張子英治皇孫疾用藥瞋眩皇孫不能任遂卒罪當死上曰濟誠宜死然以朕孫故殺人所不忍也命杖七十除名元兵攻絳德州宋人焚潁州執防禦官而去元兵攻延安十二月元兵下潼關京兆閏月元兵徇鄆州保大軍節度使完顏六斤權左都監紇石烈鶴壽右都監蒲察妻室金安單節度使安美烈資祿皆死之同知保靜軍節度使郭澍以徵糧失期誅殺平民坐誅復葭州紅襖賊夜入蒙城縣軍民死者甚衆陳亮等州鹿邑賊父諸縣盜蜂起樞府遣兵討之所過戍民遣御史按視之元光元年防州刺史把務失判以棄城伏誅元兵屯葭州恒州軍變萬戶呼延斌等殺掠城中

不沐
而沐
可沐

是盛舍而去。遣說可行。元帥府事。節制三路軍馬。伐宋時。全行帳審事。副之尚書右丞。徒單思忠。以病馬輸官。冒取高價。以監主自盜論死。詔降授陳州防禦使。五月。詔可時全軍大。當死。上面數說可而免之。時全伏誅。陳州防禦使呂子羽。生之軍典自殺。上黨公亮。開復澤州。復河間府。夏人入德。順河。中府。萬戶孫仲威。使安撫使阿不罕。胡。判。據城。叛。陝西行省討平之。復曹州。元兵下臨晉。京兆官民避兵南山者多至百萬。詔兼同知府事。完顏。安撫其衆。十一月。元兵徇同州。定國軍節度使李復亨。同知節度使。詔可自殺。京東總帥平吾塔。破宋兵於臨淮。元兵攻鳳翔府。二年正月。上諭宰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八 三

如。自取之有術。遠方。且。聽命。況此輩乎。不然。雖左右亦難防閑。正在開廊大慶而已。若是而不能。教大平者。命也。勅諸御史。曰。瑣細事。非人主所宜。然。凡。涉。獎。靡。不。有。關。國。政。者。比。開。朝。官。及。承。應。人。月。給。俸。根。多。難。據。土。有。司。所。收。揚。背。有。是。物。哉。至於。出。納。斗。斛。小。大。不。一。此。皆。理。所。不。容。者。而。臺官。初。不。問。事。事。須。臾。言之。安。用。汝。曹。也。有。司。奏。奉。御。溫。敦。太。下。死。上。大。駭。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授。之。未。數。日。而。已。置。非。天。邪。因。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竟。不。及。授。章。宗。秋。獵。聞。平。章。張。萬。公。卒。歎。曰。朕。回。將。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八月。和。州。經。略。使。納。合。六。哥。等。最。入。省。署。殺。行。尚。書。省。蒙。古。綱。據。州。反。遣。使。分。行。禁。息。陳。亮。諸。州。與。州。縣。官。同。議。凡。民。丁。相。聚。立。營。巡。兵。各。巡。檢。軍。相。依。五。千。戶。以。上。置。營。長。一。員。能。安。民。弭。盜。勤。農。者。論。功。注。授。宋。人。攻。南。陽。官。軍。與。宋。人。力。戰。於。胡。陵。却。之。提。控。木。虎。春。兒。死。於。陣。總。帥。牙。吾。塔。函。六。哥。首。以。獻。和。州。和。州。賊。三。千。來。降。擬。置。諸。陳。許。之。間。上。以。爲。若。輩。雖。降。家。屬。在。河。朔。餘。皆。必。殺。之。不。若。加。以。官。賞。而。遣。之。果。忠。於。我。遣。還。河。朔。亦。豈。負。我。餘。衆。感。恩。將。有。贊。順。者。矣。十二。月。上。不。豫。庚。寅。上。崩。壽。六。十一。上。疾。大。漸。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

天命也 史緯 卷一百九十八 三

齊明大夫鄭氏年老侍側上知其可托語之日速召皇太子主後事言絕而崩夫人私之皇后及貴妃龐氏問安寢閣龐氏機黠常以其子守純年長不得立心讎鞅夫人恐其為變給之日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待其入遂鎖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始啟戶出后妃發喪皇太子欲入官英王守純已先入皇太子遣樞密院官及東宮親衛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於東華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乃即位於柩前宣遺詔大赦

哀宗守緒本名寧甲速宣宗第三子也詔曰朕述先帝遺意欲行而未及者奉而行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

史緯

卷二百九十八

五

法固民於刑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罪之草澤士庶許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諷者不罪之正大元年正月秘書監蒲察合住改恒州刺史左司員外郎泥牋古華山同知杭州事遷二級臣大夫士相賀汴州節度使移刺木納阿卜貢白兔詔曰賢臣輔佐年穀豐登此上瑞也焉事此為令縱之本土尊皇后溫敦氏元妃溫敦氏皆為皇太后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笑且哭詰之則曰吾笑笑將相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群臣請寬重典上曰近詔草澤士庶直言雖譏諷不坐然君門非笑哭之所杖而遣之遣樞密院論宋界軍民更不南伐九月樞密院官移刺蒲阿復澤潞獲馬千疋十月及遣

使來修好十二月桓州刺史蒲察合住有罪伏誅二年四月桓山公武仙自真定府來奔九月夏國和議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國年號論近臣曰夏人從來臣屬我朝今稱帝以和我尚不以為辱宋人果得和好以安吾民尚欲用兵乎卿等宜悉朕意移刺蒲阿及宋人戰於光州獲馬數千殺人千餘而還內族王家奴故殺鮮於主簿雖貴多救之上曰英王朕兄敢妄撻一人乎朕為人主敢以無罪害一人乎國家衰弱之際生靈有幾何而族子恃勢殺主簿官民無主矣命斬之詔有司為死節士十有三人立褒忠廟三年七月以禮部尚書楊雲翼等為益政院說書官日二人入直備顧問十一月議

史緯

卷二百九十八

五

與宋修好楚州王義漢等以城降封為郡王夏以兵事方殷來報各停使聘元兵征西夏平中興府四年二月蒲阿牙吾塔復平陽執其知府李七斤獲馬八千元兵取德順府節度愛中攝府判馬肩龍死之元兵復下平陽五月議求和於元元兵下臨洮府總管薩蒲胡土門死之陝西行省進三策上策自將出戰中策幸陝州下策棄秦保潼關不從六月遣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為議和使元兵自鳳翔徇京兆關中大震發民軍率富民入保城聚李全自益都入楚州據之總帥完顏訛可與全戰於龜山敗績元兵下南州五年二月書死節子孫於御屏量材官之監察御史烏古論不魯刺劾近侍

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受饋，赦其罪而黜之。親衛軍主咬兒
醢，酒殺其孫大理寺當以徒刑，特命斬之。六年八月，移刺蒲
阿再復澤潞，元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
乞緩師，請和。十二月，詔樞密副使蒲阿救慶陽。七年春正月，
解慶陽圍，詔清口所獲宋軍三千人，願留者屯許州，欲還者
縱遣之。元兵圍武仙於衛州，平章合達阿引兵救之，圍解。八
年四月，元兵下鳳翔府，兩行省乘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皇太
后崩，故氏崩，上生母也。元兵攻河中府，合達蒲阿遣元帥王
政率兵萬人救之。十一月，元進兵曉峰關，出全州，樞密院議
以逸待勞，未可與戰。上曰：「養軍二十年，敵至不能逆戰，止自
東。」

卷二百九十八

十六

復京城，從存何以爲國。詔諸將屯軍襄鄧，十二月，河中府破
權參樞密院事，草火訛可死之。元帥板子訛可率敗卒三千
走回鄉，以二百死合達蒲阿率諸軍守鄧州，楊沃衍、陳和尚
武仙引兵屯順陽，元兵渡漢江而北，合達蒲阿將兵禦於禹
山，元兵分道趨汴京，京師戒嚴，合達蒲阿引軍還鄧州。元兵
逼之，盡其輜重，開與元年正月，元兵出唐州，元帥完顏兩
妻室血戰，殺兩妻室，走汴京，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
人決河水衛京城，置南宮省樞密院於宮中，以便召問。合達
蒲阿引軍自鄧州赴汴京，以點檢夾谷撒合爲總帥，將步騎
三萬巡河渡，起近京諸邑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元兵由白

坡渡河，衛州節度使完顏斜揜阿不棄城走汴。元兵薄鄧州，
元帥馬伯堅以城降，防禦使烏林答咬住死之。元游騎至汴
城，元兵及南省軍戰於釣州之三峰山，兩省軍大潰，合達陳
和尚、楊沃衍走釣州，城破皆死之。樞密副使蒲阿就執死武
仙走審縣，自是兵不復振。徐州行省完顏慶山奴引兵入援，
上御端門，肆赦，改元，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元扶溝民錢大
亨、李鈞叛，殺縣令王浩及簿尉，許州軍變殺元帥，以城降。元
二月，慶山奴謀走歸德，遇元兵，完顏兀里力戰死。慶山奴被
擒，使招京城，不從，與淮州刺史張文壽皆死之。元兵徇臨潁，
臨潁令張告愚死之。次廬氏，關西行省總帥兩軍及秦藍帥

史

卷二百九十八

七

府軍乘潼關而東，與之遇，兵潰，行省從軍兀典總帥納合合
間戰死。完顏重喜降，元殺之。都尉鄭綱殺都尉苗英降，秦藍
總帥府經歷商衡死之。元兵下睢州，翰林侍制馮延督使北
來歸，元兵攻歸德，括京師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三月，元兵
下中京，蒲守撒合章投水死，命平章政事白撒宿上清宮，樞
密副使合喜宿大佛寺，以備緩急。元遣使來諭降，使者出國
書，立授譯使，譯使以授宰相，相跪進，上起立受之，以付有
司。書案翰林士道秉文衍聖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及歸順
人家，蒲阿妻子、婦女、弓匠、鷹人數十人，封荆王子訛可爲
曹王，議以爲質。密國公時以曹王勿請代行，不許。尚書左丞

民
民
民
民

火葬

卷一百九十八

14-
八

汴京解嚴始出采薪蔬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同元使渡或入城見於降德殿開鄧門聽百姓男子出入御承天門大宴將士聞有辟屈者乃還官五月遷民告出城者以萬數養不白撤不聽以南陽郡王子思烈行尚書省於鄧州召援兵詔白撒致仕放京城四面軍李辛不奉詔裕州鎮防軍將領賀都直率西軍二千人入援放遷民出京汴京大疫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楊春據亳州觀察判官劉均死之六月詔百官舉大將衆舉劉益不用飛虎軍二百人奪封丘門出奔閤官馬擇瘠者殺以食封仙據徐州築京城四門國用安入徐州殺張興推封仙爲元帥復修

既軍士所
與何不將
之
才全以
殺使皆
和天也

史記

卷一百九十八

主

使將兵一萬應之命左丞李霖勸諭出師乃行八月合喜屯杏花營又益兵五十人進屯中牟故城發丁壯五千人運糧餉合喜軍恩烈遇元兵於京水師潰恩烈走御寨武帥退保甯山左監軍任守貞死之合喜棄輜重奔至鄭門聚兵乃入免爲庶人籍其家以賜軍士括民間粟起復前大司農侯肇爲平章政事行京都路尚書省事集帥兵至封丘將士將潰肇乃與衆還汴九月軍士殺鄭門守者以出大雷工部尚書范乃速震死閏月遣使以玉魚帶弓矢賜充王用安其父母妻皆贈封之又以世襲宣命十郡王宣命十玉兔鶴帶十付用安其同盟可賜者賜之有箭射入宮中書奏臣姓名明日

復然再括京城柴使者完顏九佳以粟有違釋杖殺喪婦十月籍左承李蹊戶部侍郎楊懌家司農卿李煥謫之也煥遂權戶部尚書徵諸道軍期以十二月一日入援十一月朔賜貧民粥衛州軍校取農備倉米京城人相食詔曹門宋門放士民出就食堯王用安率兵至徐州元帥王德全閉城不納利安因與宿師索僧奴引兵入援至臨濟用安使人殺之攻徐州不下退保連水制使因世英以用安不赴援還至宿州遇元兵死之興寶軍節度使趙偉據陝州殺行省阿不罕奴十刺誣以叛授偉兼西安軍節度使偉尋歸元十二月朔以事勢危急召近侍郎白華問計華言紀季以鄰入齊之

此風亦如靖康之雪

此風亦如靖康之雪

足為勇

次陳雷次杞縣次黃城丞相完顏賽不之子按春有罪伏誅次黃陵岡諸將請幸河朔從之二年正月朔濟河北風大作後軍不克濟元兵追擊於南岸元帥完顏猗兒賀都喜死之建威都尉完顏兀論出降上哭祭戰死士於河北岸斬兀論出二弟以殉招集兵糧議取衛州元帥蒲察官奴將忠孝軍千人東面元帥高顯果毅都尉粘哥咬住領軍萬人為先鋒至蒲城上攻瀋麻岡平章政事白撒元帥和連嘉兀底不繼至白撒攻衛州不克聞元兵自河南渡河遂退師戰於白公廟白撒敗績棄軍東遁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亦遁為民家所殺上進次蒲城復還魏樓村李幸自汴京出奔伏誅上以白撒敗棄六軍與副元帥合里合六七人夜渡河走歸德明日諸軍遂濟司農大卿蒲察世達元帥完顏忽土出西門迎上入歸德遣奉御木甲塔失不后弟徒單四喜往汴京奉迎兩宮白撒還自蒲城聚兵於大橋不敢入遣使召至數其罪下獄籍其家財以賜將士人予金一兩白撒及其子忽土都死獄中京城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作亂殺泰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皆撻阿不勒兵入見太后傳令以衛王子從格為梁王監國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右副點檢溫敦阿里左右司員外郎孫天驤御史大夫裴蒲阿虎帶諫議大夫烏古孫奴申左副點檢完顏阿敦

奉御忙哥諾議蒲察琦並死之立遣欵元軍元將碎不解人
汴京聞隨駕官屬軍民子女於省署禁民間嫁娶括京城財
兩宮值變不果行答失不與父咬住四喜及其妻奪門而出
至歸德上怒斬之遣提點近侍局事移刺粘古如徐州相地
形察倉庫虛實白華如鄧州召兵二月魚山總領張徽殺元
帥完顏忽土默爲從宜嚴祿所詔括城中糧謂元帥官奴忠
孝軍四百五十人都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發餘軍赴宿
城就食官奴與國用安謀邀上幸海州不從蔡帥烏古論鑄
以糧四百餘斛至歸德表請臨幸上從之遣學士烏古論蕭

史卷一百九十八

卷一百九十八

解諭蔡州人官奴殺馬用及尚書左丞李蹊參知政事石
女魯惟點檢徒單長樂從官三百餘人上暴女魯惟罪狀以
官奴爲樞密副使官奴從上居照碧堂禁諸臣無入奏對上
泣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人致爲此奴
所囚耳與內局令宋珪等謀誅之四月徐州行省完顏忽斜
虎執王德全并其子誅之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葛奴
中及招撫使劉天起送欵於權立立以梁王從恪荆王守純
及宗室男女五百餘人至青城皆及於難兩官北還鄧州節
度使移刺瑛以城叛與白華入宋六月官奴及其黨阿里合
自進伏誅上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策還蔡詔蔡

恩陳頤各以兵來近中京雷守烏林答胡土藥城奔蔡中京
破雷守強伸死之召徐州行省忽斜虎赴行在所上發歸德
雷元帥王壁守之次亳州命亳州同知節度使王賓徽民丁
運鐵甲秧糧兩權參政張天綱董之臨潁郡王王義漢據
壁望口寨以叛遣近侍直長女奚烈完出將徐宿兵討之義
漢走入宋亳州鎮防軍崔復哥殺王賓張天綱以便宜投復
哥節度使罷運鐵甲秧糧州人乃安上入蔡州召武仙會兵
入援池門禁通聚貨蔡人便之護衛蒲鮮石魯負祖宗御容
至白汴勅行司奉安於乾元寺武仙劫將士謀取宋金州行
六部尚書盧芝侍郎石玠謀歸蔡州仙迫殺玠芝遁去遣使

史卷一百九十八

卷一百九十八

分詣諸道選兵八月朔以蔡州元帥粘哥完展行省事於陝
西諭以蠟書期九月中與上會於饒豐關欲出宋不意取與
元元王機使宋還宋以軍護之上聞之懼元召宋兵攻唐州
右監軍烏古論黑漢戰死主帥蒲察某爲部兵所食城破宋
人求食人者盡戮之餘無所犯宋人駐兵息州南息州行省
抹撚兀與襲宋人於中渡店斬獲甚衆乙未上生辰州郡以
表來賀二十餘所九月朔命蔡州都軍內族阿虎帶使宋借
得上諭之日宋人引展演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
南界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
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爲贖展若受財是貨之也付之

聖得維
伊宋人
金滅遼
思長策
與金世
手

此時更作
何用

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悉以資糧運之今乘
我疲敝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為謀亦淺矣元
城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唇亡齒寒
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為我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曉之
至宋宋不許魯山元帥元志率兵入援以重九拜天於歸度
使驛羣臣陪從成禮上諭之曰國家自開創約於汝等百有
餘年汝等或以先世立功或以勞効起身被堅執銳積有年
矣今當厄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
功報國之秋殺死王事不失為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當
感不為朝廷所知今日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賜巨

史集 卷一百九十八

主

酒飲未竟運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中將士踴躍咸請一
戰上許之是日分軍防守四面及子城以總帥字木魯妻室
守東而內族承麟副之泰知政事烏古論鑄守南面總帥元
志副之殿前都點檢兀林答胡土守西而忠彥單元帥蔡八
兒副之權殿前右副點檢王山兒守北面元帥斡石烈柏壽
副之殿前右衛將軍女奚烈完出守東面左都監夾谷當哥
副之殿前右衛將軍內族斜烈守子城都尉王愛實副之元
兵葉長學開城禁公私釀酒十月更遣天與寶縱饑民老稚
歲疾者出城徐州守臣郭恩叛行省塞不死之給飢民船聽
探城壕安焚水草以食徵諸道兵上閱射於子城中者賞麥

史集 卷一百九十八

主

殿前左副都點檢溫敦昌孫戰沒賜義軍職歿被創者泰十
一月朔以阿勒根移失判為宣差鎮撫都彈壓別設彈壓四
員副之四開機察錄焉宋遣將江海孟珙帥兵萬人獻糧三
十萬石助元兵攻蔡十二月盡籍民丁防守括婦人壯健者
假男子衣冠運大石上親出撫軍元兵夾練江宋兵夾柴渾
入汝水元兵破外城宿州副總帥高剌哥戰歿以都尉完顏
承麟為東面元帥權總帥元兵通西城上謂侍臣曰我為金
蒙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
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荒蕪暴亂之君等為亡
國獨此為介介耳又曰古無不亡之國亡國之君往往為人
囚禁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朕必不至此卿等觀
之朕志決矣都尉王愛實戰歿砲軍總帥王銳殺元帥夾谷
當哥率眾降元以御用器皿賞戰士上徵服率兵夜出東城
謀遁及柵不果戰而還殺高麗馬五十疋官馬一百五十疋
擒將士三年正月以近侍分守四城戌申夜上集百官傳位
於承麟承麟固讓上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朕體民
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詐亂不絕
此朕志也己酉木帝即位禮畢亟出悍敵而南面已立宋繼
俄頃四面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元軍入與城中軍巷
戰城中軍不能禦帝自縊於幽蘭軒末帝退保子城開帝廟

承繼當此
時能為家
宗立議亦
難事
今古於人
則也宋仁
於宋末也

率草臣入哭謚曰哀宗哭奠未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屍奉
御絳山收哀宗骨瘞之汝水上末帝為亂兵所害金亡初天
興元年閏月彗星見東方司天奏其咎在北哀宗曰我亦北
人今日之事我常滅也何乃不先不後適丁此乎及城陷之
日雨血十餘里金九帝起太祖收國元年盡哀帝天興三年
一百二十年論曰宣宗日威國百里哀宗之時已無可為區
區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禮曰國君死社稷哀宗無
憾焉哀宗不死不失為海靖王也
楊萬里國公從死社稷圖為難友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三

史緯卷二百九十九

金史四

志

曆



昔漢唐六合為一推步之術不見異同金宋角立兩國置曆
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選亦有精粗之異金有天下百餘年曆
惟一易司天楊級造大明曆天會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
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為曆
元五千二百三十為日法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
曆而增損之正隆戊寅年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

史緯卷之二百九十九

大定癸巳年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年十一月甲申朔日食
加時皆先天丁酉年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占候漸差乃命
司天監趙知微重修大明曆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泥乙未
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命禮部員外郎任忠傑與
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踈
以知微曆為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改進新曆禮部郎中張
行簡請俟十月食覆校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
世惟用知微曆元初亦用之後改授時曆焉宋元祐時蘇頌
沈括奉勅詳定渾儀法要舉吏部勾當官韓公廉通九章勾
股法公廉製渾儀渾象二器總名之曰渾天儀金取汴筆致

史

卷之二十九

三

五行

五行之精氣在天爲五緯在地爲五材在人爲五常及五事五緯志諸天文其形質在地性情在人休咎各以其類爲應歷代有五行志焉兩漢以來儒者若夏侯勝之徒專以洪範五行爲學作史者多采其說凡言非微之休咎則以某事之得失繫之而配之以五行謂其靈然則不免於傳會謂其不然肅時雨若蒙恒風若之類箕子盡書言之金未能一天

不經甚

史籍

卷之三百九十五

中有車馬聲仰視見風雲香鶴神鬼兵甲蔽天自縣西南有語促行者未幾海陵下詔南征泰和二年八月武安縣鼓山有大鳥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隱雷林木震動集石壘臺上其一高可逾人五色爛然文多赤黃翳冠翹項尾闊而脩狀若鯉魚尾而長九子差小侍傍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正向如朝拱然俟有大鳥狀如鵬鷖怒來搏擊之民奔告縣官皆以爲鳳凰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其畫數頃色各異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八年有重鰲云易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任緩處且淹留

至貞祐中遷汴衛紹王大安二年十一月京師民脩武宅前渠內火出高二尺焚板橋大悲閣石幢中火出高二尺人近之卽滅後開災延燒萬餘家火五日不絕男子都上卽位以來天變屢見火焚萬家風折門闕非小異也宜讓有德有司問爾狂疾乎贊大言曰我不狂疾但爲社稷計每日省前大呼凡半月上怒誅之崇慶二年二月放進士榜有狂僧大言殺天子求之不知所在宣宗興定五年有童謠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言是時人皆爲兵戰伐不休當至老也元光二年正月有楊千餘翔于殿庭移刺乃去

地理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達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魯火重謀克地爲邊右旋入秦州集慶火所淺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來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終南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與宋爲界襄遠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督府是爲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都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

後並升軍爲州或升城堡寨鎮爲縣凡京府州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寨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及歸於元或有因之者十九路由上京路卽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按出虎水源於此按出虎譯言金也故名金源建國之號取此號上京治會寧府曰咸平路本高麗銅山縣地遼爲咸州治咸平府曰東京路治遼陽府曰北京路遼中京治大定府曰西京路治大同府曰中都路遼南京開泰元年號燕京海陵定都以燕乃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改爲中都治大興府曰南京路國初曰汴京治開封府曰河北東路治河間府曰河北西路治真定府曰山東東路治益都府曰山東西路

史籍

治東平府曰大名府路宋北京魏郡治大名府曰河東北路治太原府曰河東南路治平陽府曰京兆府路宋爲永興平路治京兆府曰鳳翔路宋秦鳳路治鳳翔府曰鄜延路治延安府曰慶原路舊作陝西西路治慶陽府曰臨洮路本熙州治臨洮府

河渠

金克宋河盡入金境數十年間或宋或金遷徙無定金人設官置屬以主其事沿河上下凡二十五城六在河南十九在河北城設巡河官一員雄武榮澤原武陽武延津五城則兼汴河事於河陰設黃汴都巡河官一員懷州孟津孟州及城

北四埽則派沁水事於懷州設黃沁都巡河官一員崇福上下衛南洪上四埽屬衛南都巡河官居新鄉武城白馬書城教城四埽屬滹滑都巡河官處教城曹甸都巡河官總東明西佳孟華凌城四埽曹濟都巡河官司定陶濟北寒山金山四埽後又設崇樞上下埽都巡河官兼石橋使凡巡河官從都水監廉舉總統埽兵萬二千人歲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萬七百餘束格柵之木不與此備河之恒制也大定八年河決李固渡水潰曹州城分流于單州境遣都水監梁肅往視之河南統軍使宗叙言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

史籍

宋之二百九十九

六

利為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大費工役卒難成功誠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輿輿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害邊患猶言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為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皆被其害不若於李固南築隄使兩河分流以殺水勢上從之十一年河決王村南京孟衛州被其害檢視官言水東南行其勢甚大可自河陰廣武山循河而東至原武陽武東明等縣孟衛等州增築隄岸日役夫萬一千期以六十日畢詔遣太府少監張九思同知南京留守事紇石烈邁監護工作十七年七

月大雨河決白溝尚書省奏修築河隄日役夫一萬一千五百以六十日畢工詔以十八年二月一日發六百里內軍夫并取職官人力之半餘聽發民夫以工部郎中張大節同知南京留守事高蘇董役二十年河決衛州及延津京東埽瀾漫至歸德府檢視官石抹輝者言河水因今秋霖潦暴漲遂失故道勢益南行乃自衛州埽下接歸德府南北兩岸增築隄以捍滿怒日役夫二萬四千餘期以七十日畢工遂于歸德府設巡河官一員埽兵二百人二十六年河決衛州環其城道戶部尚書劉瑋從宜規畫上謂宰相曰朕聞宋河防一步置一人可添設河防軍數二十七年尚書省言河隄縣聖

史籍

宋之二百九十九

七

后廟前代河水為患屢禱有應帝加封號廟額今因禱祈河遂安流乞加褒贈詔加號曰昭應順濟聖后二月命每歲將泛之時工部官一員沿河檢視沿河四府州縣官皆帶河防事初衛州為河水所壞命遷州治至二十八年水息居民稍還皆不樂遷遣大理少卿康元弼按視之元弼奏州民復業者甚眾且驛道館舍所在若修其堤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遷治所省數倍不若從民情修治州城為便乃不遷二十年河溢于曹州小堤之北工部言營築河堤用工六百人萬餘就用埽兵軍夫外有四百三十餘萬工當用民夫命去役所五百里州府差徭於不差夫之地均徵僱錢贖物力科

之河南路提刑司言沿河居民多困乏遷移蓋以河防差役頗重故也竊惟禦水患者不過堤埝若土功從實計料薪藥估代以時徵歛亦復何難今春築堤都水監初料取土甚近及其興工乃遠數倍人夫糧不及程責價買土一隊之間多至千貫又許州初料薪藥十八萬餘束既而又配四萬四千是皆常歲必用之物農隙均科則易輪納自今堤埝興工乞令本監以實計度量一歲所用物料驗數折稅或令和買於冬月分爲三限輪納爲便詔尙書省詳議尙書省請自今凡興工役先量貢土遠近增築高卑定功立限榜諭使人先知無令增加力役并河防所用物色實關之數及次年春工多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九

宋都水監於八月移報轉運司計置於冬三月分限輪納如水勢不常夏秋暴漲危急則用相鄰埝分防備之物不足則於所近州縣和買復慮人戶道途泥濘艱于運納依稅內科折更爲增價違者並論如律制可五年八月河中央陽武故堤灌封丘而東尙書省奏都水監官王汝嘉等有失固護既見水勢趨南不預經畫承留守司累報輒遷延以至害民詔汝嘉等各杖七十罷職命參知政事馬琪往措置許便宜從事琪言至光祿村周視堤口河水浸漫堤岸陷潰至十餘里外乃能取土而堤面窄狹僅可數步人力不可施雖窮力可以暫成終當復毀而中道淤澱地有高低流不得泄且水退新

不古也
必於也

灘亦難開鑿其孟華等四埝與孟陽堤道沿汴河東岸但可施功者卽悉力修護將於農隙興役及凍畢工則京城不至爲害十月琪入見言孟陽河堤及汴堤已壞築補修水不能犯汴城自今河勢趨北來歲春首擬於中道疏決以解南北兩岸之危凡計工八百七十餘萬臣乞前期再往河上監視琪又奏臣非敢不盡心然恐智力有所不及若別差官相度儘有奇畫亦未可知如適與臣策同方來與功庶幾不至貽誤上命翰林待制與屯忠孝太府少監溫防行戶工部事且諭之曰汝二人皆朕所素識以故委任與副朕意泰和五年崔守真言黃河危急芻藥物料雖云折稅每年不下五六次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九

或名爲和買而未嘗還其直勅右三部司正郭滌御史中丞孟端禮究辦等言大名府鄭州等處自承安二年以來所科芻藥未給價者計錢二十一萬九千餘貫遂命以各處見錢差能幹官同州縣官一一酬之宜宗貞祐三年單州刺史顏繼天澤言守禦之道當夾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勢就下必無深沒之患而難者不以犯汴州鹽場損國利爲說必以浸沒河北良田爲解臣聞河側故老言水勢散漫則淺不可以馬涉深不可以舟濟此守禦之大計也若曰浸民田則河徙之後淤爲沃壤正宜耕墾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計則河南一路兵食不足

河本為
之竹而
金又用
之明之
夏秋租
之竹而
之竹而
之竹而

史記 卷之七十九

十

而河北山東之民皆无解矣。謂議之四年。延州刺史溫徽可
喜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鄆入海。以此河南
之地為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夾使東北。其南有舊隄。
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滹州大名觀州清州
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藉其缺缺足矣。如此則
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為
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
夫修築河堤。營作戍屋。又使轉輸。賦役繁殷。倍於他所。
夏秋租稅。猶所未論。乞減其稍緩者。以寬民力。宰臣謂河流
東南舊矣。一旦決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為數河。不復
可收。水分則淺狹易渡。天寒飢凍。禦備愈難。此甚不可。詔但
令量宜城南岸郡縣居民之賦役。五年。初樞密院沿河要害
之地。可壘石岸。仍置鐵星格。陷馬壘。以備敵。
漕禁金都於燕東去潞水五十里。故為師節。蓄高夏河白蓮
潭諸水。以通山東河北之粟。凡諸路瀕河之城。則置倉以貯
傍郡之稅。恩州景州清州獻州深州諸縣皆置倉之地也。其
通漕之水。舊黃河行滹州大名恩州景州滄州會川之境。薄
水東北為御河。則通衛州滹州黎陽彰德磁州洺州之餽。衛
水則經澤州會于滹沱。以來獻州清州之餽。皆令于信安海
陽泝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海。十餘日而至京師。其它若新

史記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七

州之巨馬河。雄州之沙河。山東之北清河。皆其漕輸之路也。
然自通州而上海。地峻而水不留。其勢易淺。舟膠不行。故常從
事陸稅。人頗艱之。世宗時。言者請開盧溝金口。以通漕運。上
曰。如此則諸路之物可徑達京師。利孰大焉。命開之。自金水
疏導至京城北入海。而東至通州之北入潞水。渠成。以地勢
高峻。水性渾濁。變則奔流。漩渦。蓄岸善崩。而泥淖淤塞。積
滓成淺。不能勝舟。其後疏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車輓。大定四
年。山東大熟。詔移其粟以實京師。上出近郊。見運河湮塞。召
問其故。主者云。戶部不為經畫。所致。上責戶部侍郎曹望之
曰。自河不加濬。使百姓陸運。勞費特甚。罪在汝等。五年。尚書
省奏。可謂夫數萬。上曰。方春不可勞民。令官籍鹽戶。東宮親
王人從及五百里內軍夫。濬治二十一年。郭沿河恩獻等六
州粟百萬餘石。運至通州。釐入京師。明昌三年。尚書省奏。遼
東北京路米粟素饒。宜航海以達山東。昨按視東京近海之
地。大務清口。咸平銅善館皆可置倉貯粟。以通漕運。若山東
河北荒歉。可運以相濟。制可。泰和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
淺流。勅尚書省發山東河北河東中都北京軍夫六千。改鑿
之。犯屯田戶地者。官封給之。民田則多酬其價。六年。尚書省
言。漕河所經之地。州縣官以為無與於已。多致淺濶。綱戶盤
剝。刈戕。糴弊百出。於是凡漕河所經州府官皆帶提控漕河

事縣官則帶管勾清河事俾值檢綱運營護陞岸既還于汴
陝西行省把胡魯言陝西歲運糧以助關東民力沒困若以
舟自渭入河順流而下可以耗民力遂命嚴其偵候如有警
則皆維於南岸時邵徐宿酒軍儲京東歲輸運十餘萬石民
甚苦之元光元年於歸德府置通濟倉以受東郡之粟定國
節度使李復亨言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
阻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功不難但以軍
運之費先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
河東抵湖城往還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
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
除萬斛且無稽滯之患上從之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主

金人之入汴也悉收宋國籍載其車輅法物儀仗而北時方
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
宗遷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
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世宗命官恭校唐宋故典沿
革間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
節文宜適既上聞乃始釐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
曰纂修雜錄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井然有序又同吉甫二
儀南簿十三節以備大燕九節以備郊廟命尚書春官兵曹

太常寺各掌一木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宮內阜安民物小康
維持幾百年者實基乎此嗚呼禮之為國也信矣夫而況圖
雕鏤趾之化其流風遺俗被於後世者為何如哉世宗大定
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議配饗之禮左丞石琚曰按禮記萬物
本乎天人不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配之者侑神作主也
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兩漢晉魏以來
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同配垂拱初又加以
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禮至宋亦特以三帝配後禮院議以
為對越天地神無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謂冬至親郊宜
從古禮上曰唐宋私其親不合古不足為法今止當以太祖

史錄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主

配永安元年禮官言禮神之玉當用具玉璫玉當用次玉然
禮貴有恒不能繼者不敢以獻若璫真玉恐有時或闕反失
禮制上命俱用真玉省臣又奏竊意天地之祀邊豆少多者
以備陰陽之物間用尚少者以人之烹薦無可以稱其德則
貴賤而已故天地日月星辰之位皆用一乳今用二乳似為
不倫請第一等神位各用犢一餘位以羊豕分獻從之金初
無宗廟天輔七年太祖葬上京之西南建寧神殿于陵上以
時薦饗自是諸京皆立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天會六年以
宋二帝見太祖廟是也或因遷之故廟安置御容亦謂之廟
天眷三年熙宗受尊號親享恭謝是也皇統三年初立太廟

式並仰觀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九

古

八年太廟成則上京之廟也海陵遷燕乃增廣舊廟奉安祖
宗神主于太廟正隆中營建南京宮室復立宗廟南渡因之
汴京之廟為十一室始祖廟昭穆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祚
主五世祖室祔肅宗穆宗室祔康宗餘皆無祔其始祖之龕
六面向者五東向者一其共三俱二龕餘皆一室一龕祭
日出主於北墻下南向禘祫則並出主始祖東向羣主依昭
穆南北相向東西序列大定十二年議建熙宗別廟禮官援
晉惠懷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靈無祔亦
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為虛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懷之祔
乃遷豫章顯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祔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
除祚廟外為七世十一室如常升祔武靈仰須別祔一廟苟
予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察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
得事七世者矣伏觀宗廟世次自唐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別
無可祔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
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晉康帝承統以兄弟為一室故不遷
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間增
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
之說增至十二室可也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尊尊尊漢志云
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
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祔祫合食依孫從王父

廟宗宣
太子也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主

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稱宗然前升祔唐宗已
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唐宗在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
改祔室及昭穆序非有司所敢輕議宜取聖裁十九年祔祫
熙宗遂增展太廟為十二室二十九年世宗祔祫有司言
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宗與熙宗為兄
弟不相為後用晉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即
係九世於是送祚獻祖昭祖升祔世宗顯宗于廟貞祐二年
宣宗南遷廟社諸祀並委中都自抹撚盡忠棄城南奔時謂
之禮盡廢四年禮官言廟社國之大事今駐蹕陪京列聖神
主已遷于此宜重修太廟社稷以奉歲時之祭按中都廟制
自始祖至章宗凡十二室而今廟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難卒
成况時方多故禮宜從變今擬權祔肅宗主于世祖室始祖
以下諸神主隨室奉安主用乘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大
定十一年尚書省奏祔祫之儀曰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祫
唐開元中太常議祔祫之禮皆為廢祭祔為合食祖廟祔謂
繡序尊卑中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自異常享有
時行之祭不欲數數則嫌不欲疎疎則怠是以王者法諸天
道以制祀典系尊象時祔祫象四五歲再闢天道大成宗廟
法之再為廢祭自周以後並用此禮今大定九年已行祔禮
若議祔祭當於祔後十八月孟夏行禮即以三年冬祔五年

夏禘爲常禮章宗問尙書右丞孫卽康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作成字者既非同音便不當缺點畫唐宗廟諱改作崇字其下却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允字合缺點畫如統傍之允似不合缺卽康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崇字作崇字派字作派字乃擬照宗廟諱從面從止唐宗廟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廟諱從系頭宗廟諱如止犯字形止書斜畫沈字銳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從之自此不勝曲避矣大定三年有司言每歲太廟五享若復薦新似涉繁數擬遇時享之以所薦物附於邊豆薦之以合古者祭不欲數之義制可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卽位禮官言自

史記卷之二百九十九

大定二十七年十月祫享至今年正月禮宗升遐按四月不行禘禮按公羊傳閏公二年吉禘于社公言吉者未可以吉謂未三年也注謂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今三月禘祭踰月則吉則四月一日爲初吉適當孟夏禘祭之時可以親祠從之及期以孝懿皇后崩而止五月禮官言世宗升祔已三年尙未合食於祖宗若來冬遂行禘禮皇帝見居心喪喪中之意春秋識其遠恐冬祫未可行乞依故事三年喪畢祫則禘祫則禘於明昌四年四月一日釋心喪行禘禮上從之上阿拜數不丞璋具對上曰世宗聖壽高故殺其數今當從禮貞祐二年親行祫享有

宣宗不注
禮宗之從
有信之吉
是也

史記卷之二百九十九

司言故事用時享儀初至板位兩拜晨練及酌獻則每位三拜飲福五拜總七十九拜今升祔備及祫廟五室爲一百九拜明昌間嘗減每位酌獻奠爵後一拜則九十二拜而已大定六年世宗嘗令禮官通減爲十六拜上令拜數從大定例又言皇帝當散齋四日子別殿致齋三日于大慶殿今國事方殷宜權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從之禮部尙書張行信言近奉詔從世宗十六拜之禮臣竊有疑焉謹按唐宋親祠典禮皆有通拜及隨位拜禮世宗大定三年親行奉安之禮亦通七拜每室各五拜合七十二拜逮六年祫始勒有司減爲十六拜仍存七十二拜之儀其意亦可見矣蓋初年享禮已備故後從權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廟見奉安而遽從此制是於隨室神位並無拜禮此臣之所疑一也次大定間十有三室始從十六拜猶可今十有七室則拜數反不及之此臣之所疑二也夫祭有祝辭本告神明六年所定儀注惟於皇帝板位前讀始祖一室祝冊今諸祝冊各書帝后尊諡高曾祖考世次不一皇帝所自稱亦復不同而乃止讀一冊餘皆虛設恐於禮未安此臣之所疑三也先王之禮順時施宜不可多寡惟稱而已近年禮官酌古今定四十四拜之禮初見神二拜晨練通四拜隨室酌獻讀祝兩拜飲福四拜似爲得中上從之賜行信寶券二萬貫重幣十端曰太廟拜禮尙非卿官然

幾失之。故特旌賞。章宗泰和三年。太常寺言。宋開寶禮。儀軒
顛頊帝。堯舜禹湯文武。請御署。自漢高祖以下。不署。平
政事。鑑左丞匡言。方獄之神。各有所主。有屬所賴。請御署。
宜至於前古帝王。寥落香花。列於中祀。亦已厚矣。不須御署。
祭知政事。即康鉉。以爲三皇五帝。禹湯文武。皆垂世立教之
君。唐宋致祭。皆御署。而今降祝版。不署。恐於禮未盡。不若止
從外路祭社稷。及釋奠文宣。側不降祝版。令學士院定撰祝
文。頒各處爲常制。勅降祝版。不署。金之拜制。先袖手。後俯身。
稍復却跪。左膝左右搖肘。若舞。屈狀。凡跪。搖袖下拂膝上。則
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

樂

金自破宋。始有金石之樂。及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
大備。其隸太常者。卽郊廟享祀。宴饗朝會。官縣二舞是也。隸
教坊者。則有饒歌鼓吹。天子行幸。兩導引之樂也。有散樂

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爲雅曲云。大定十
一年。太常議。按周禮。大司樂。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
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瑟。雲門之舞。冬
至。日至。地上之圖。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
矣。六變。六成也。唐宋因之。圓鐘。夾鐘也。川爲宮者。以上應房
心。有天帝明堂之象也。宮聲三奏。角徵羽各一奏。合陽之奇
數。欲神聽之也。凡樂起於陽。至少陰而止。圓鐘。自卯至申。共
數有六。故六變而樂止。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樂曲之名。
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爲名。今止有太廟祫享樂
曲。而郊祀樂曲未備。遂命學士院撰名。取大樂與天地同和
之義。名曰大和文武二舞。皇統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
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至是。又有四海會同之舞。於是一代
之制。始備。明昌五年。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
雅樂自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至
周保定中。得古玉斗于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爲不可。
止用鐵律。鐵尺。唐興。因隋樂不改。及黃巢之亂。樂縣散失。太
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鐃鐘編鐘。處士蕭永訓等。校石磬。
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系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
亦用王朴所制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
鐘。泉石尺。重造十二管。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

尺成律以其聲備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
祚中阮逸初環改造上下一律或謂其聲弁鬱不和依舊用
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奏用李照鐘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
律以爲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
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
君指節爲尺其所造鐘磬即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
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
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即周隋所用鐵尺牛
弘等以爲近古合宜者也今取見在樂器以唐初開元錢校
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九

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耻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爲尺使衆
人不致輕議其尺雖爲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
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爲者也蓋今之鐘磬雖樂律
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
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鐘辰磬自昔數缺宜補鑄辰鐘十
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爲二十四簋上曰當觀宋人俗樂以
爲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於是命禮
部符下南京取宋舊工更鑄辰鐘十有二又以舊鐘姑洗夷
則皆高五律無射高二律別鑄以補之乃協又琢辰磬擇其
詳者而用之初海陵營太廟于汴宣宗南遷修之以附諸帝

諸主其地故宋景靈宮之趾也掘其下得編鐘十三編磬八
皆刻大晟字時朝廷多故禮器散亡竟不能備也大定二十
五年世宗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飲酒樂上曰昔漢高祖
過故鄉與父老歡飲擊筑而歌令諸兒和之彼起布衣尙且
如是況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統朕巡幸至此何不樂
飲于時宗室婦女羣臣故老以次起舞進酒上曰吾來故鄉
數月矣今剋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故曹來前吾爲
汝歌之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而聽上自歌詞道
祖宗創業艱難及繼述之不易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觀之
語悲感不能成聲歌畢泣下數行右丞相元忠暨羣臣宗戚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九

捧觴上壽稱萬歲諸老更歌本曲如家人會既醉上載歌留
坐至一更極歡而罷

與服

大定十一年太常寺言按禮大圭長三尺行上終葵首天子
服之自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以尺一寸與鎮圭同蓋鎮圭
以鎮天下四鎮山爲飾今其圭已依古制惟無大圭御府有
故宋白玉圭圓無上綱及終葵首自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
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雖非先王之法蓋後世玉難得隨宜
故也擬合以御府所藏行禮就用

兵

國人未歸
故生女前
之人

史緯

卷之二十九

五

金川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信本驍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力耕。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假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愛弱為強。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尙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爲之効力而守之。猛安謀克。雜廁漢地。聽與契丹漢人婚姻。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寢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裝。猛安謀克者。漸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承漢制。伐宋之役。悉用漢軍及諸部族。而

史緯

卷之二十九

五

三百戶爲謀克。謀克十爲猛安。繼而諸部米降。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閭年一徵發。以補老疾死。亡之數。初女直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行二十人。重甲持矛。號硬軍。弓劔自副。後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弓力不過七斗。箭鐵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出河之戰。兵始滿萬。而達莫敵矣。及東京既平。山西繼定。外牧遼漢之降卒。內籍部族之健士。皆用遼人。詭里野。以北部百三十戶。爲一謀克。漢人王六兒。以諸州漢人六十五戶。爲一謀克。王伯龍。高從祐等。並領所部。爲一猛安。至天會二年。平州既平。宗望以風俗操雜。民情乖便。諸部降人。但置長吏。從漢官之號。五年。伐宋之役。調燕山雲中。中京上京。東京遼東。平州遼西長春。各路民兵。緣諸萬戶。共間萬戶。亦有專統漢軍者。熙宗罷遼東漢人游海猛安謀克承襲之制。遂移兵柄於國人。分猛安謀克爲上中下三等。宗室爲上。餘爲中。海陵創上中下之名。但稱猛安謀克。天德三年。詔曰。夫

祖開創，因時制宜，材堪統衆，授之萬戶，當時官貴未定，城郭未下，許以世襲，乃權宜之制，非經久之利。今子孫相繼，專橫威權，其戶不下數萬，與留守總管無異，而世權過之，可罷萬戶官，貞元還都，命兵部尚書蕭仲恭、諸猛安與舊軍皆分隸諸總管府，節度使授田牛使之耕食，以蕃衛京國。六年，南伐，立三道都統制府，及左右領軍大都督，將三十二軍，軍置都總管，副總管，沿邊契丹、恐妻孥被鄰寇抄掠，不可盡行，遂叛大名，績發之兵，迎立世宗于東京，大定初，窩斡既平，乃散契丹隸諸猛安謀克。三年，詔河北山東等路所簽軍有父兄俱已充甲軍子弟，又爲阿里喜，恐其家更無丁男，有誤農種，與免一丁，以驅丁充阿里喜，無驅丁者，於本猛安謀克內驗當強有驅丁者，發充十五年，遣吏部郎中蕭察兀虎等再定猛安謀克戶，每謀克戶不過三百七謀克，至十謀克置一猛安。十七年，上謂近臣曰：「北邊番戍之人，歲自寒暑往來千里，甚爲勞苦，縱有馬牛，往無還理，且奪其農時，不得耕種，卿等何而使之罷其役，得安于田里？」左丞相賈弼曰：「北邊之地，不堪耕種，不能長戍，故須番戍耳。」上曰：「往者奉政，宗叙爲厭，若以貧戶屯屯邊境，使之耕種，官給糧廩，則貧者得濟，富戶免於更代之勞，若宗叙者可謂盡心爲國矣。」可以兩路招討司及烏古里石疊部族、臨潢府泰州等路，分定保戍。十八年，命部

史記

卷之二百九十九

五

仍是分番

族分番守邊二十年，詔戍邊軍士年五十以上，許以其子及弟姪承替，以奴代者，罪之。二十一年，遣大興尹完顏迪古速還河北，東路兩猛安上曰：「朕欲令與女直戶相錯安置，久則自相姻親，不生異意，此長久之利也。」上以速頻胡里改人驍勇可用，海陵嘗欲徙之，而未能，上京率胡刺溫地方，廣設造刑部尚書烏里也，出府庫錢以濟行，資牛畜遷速頻一猛安胡里改。猛安二十四謀克，以實之，蓋欲上京兵多，可爲緩急之備也。時猛安謀克多易置，以河北山東舊括民地爲之，衆戶頗平，使之耕耨，甲兵爲之備，乃大重其權，諸王授猛安之號，制其奢靡，禁其飲酒，習其騎射，儲其糧糈，備至嚴也。時宗室戶百七十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諸路迭剌等部族曰：「凡二十有二猛安，戶多者五千五百八十五，或置總管府，或置節度使，至章宗欲國人兼知文武，令猛安謀克舉進士，試以策論及射，後又應武舉，所謂渤海軍者，渤海八猛安之兵也，奚軍者，奚人遼帶昭古牙九猛安之兵也，奚軍初徙於山西，後分遷河東，其漢軍中，都承嗣軍大定所置者也，鎮防軍則諸軍中，取以戍代戍邊者也，在西北邊，則有分番屯戍軍，及承屯軍，軍之別，軍軍則因初所免遼人之奴，婢使屯守于泰州者也，邊防軍則河南陝西居守邊界，河東三虞候順德軍及章

史記

卷之二百九十九

五

宗所置諸路効節軍掌同弓手者也。諸路所募射糧軍五年一精，三十以下十七以上強壯者皆刺之，所以兼充雜役者也。京師防城軍，世宗大定十七年改為武衛軍，則掌京師巡捕者也。其曰半城軍，則嘗為盜竊者以充防禁之役。曰土兵，則以司警捕之事。凡漢軍有事則登取於民，事已或放免之。初郭藥師所管長勝軍，皆遼水人以鄉土陷於金，愁怨思歸。又曰怨軍，至天會間藥師降令罷還，正隆間罷諸路漢軍，所存有威勇威烈威捷順德及韓常軍，凡邊境置兵之州三十八，置於要州者十一，及宣宗南遷，亂軍潰去，兵勢益弱，遂盡擁猛安戶之老稚渡河，僑置諸總管府以統之，器械既缺，糧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三

精不給，腴民膏血而不足，乃行括糧之法。一人從征，舉家待哺，又恐無以堅戰士之心，乃令其家盡入京師，至無以為食，乃聽其出而回，亦困矣。南渡時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樞密及帥府，往往蔽匿強壯，驅羸弱使戰，不能取勝，後至以二十五人為謀克，四謀克為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頭五人任職者止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存其名而已。故劉祁謂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輒下令簽軍，遠近騷動，民家丁男盡壯，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舉此使戰，欲其勝敵難矣。貞祐中下令簽軍，會一時任子赴吏部選，率執取為監軍官，憤愠哀號，交怨臺省，至衡宰相由簿以

告丞相僕散七斤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乃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簽軍，諸使者歷縣邑自見，居官外文武小大職事官皆充軍，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前監察御史郝父從益皆為千戶，餘不可悉紀。物議紛然，後亦罷之。哀宗正大二年選諸路精兵直隸密院，設總領司分路揀閱，每司數萬人，改名都尉，列為四品班，以嘗作將帥者為之，有十五都尉，雖帥府行院不敢以貴重臨之，復取河朔諸路歸正人不問鞍馬有無，評語能否，悉送密院增月給三倍它軍，授以官馬，得千餘人。歲時犒燕名曰忠孝軍，以石抹燕山奴蒲察定住統之。正大已後諸路所募臨陣所獲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三

皆犒賞之，放歸鄉土，使河朔俘係知之，未歸者多遂增至七千餘人，乃係於忠孝籍中，別為一軍，戒忠孝所給之半，不能射者令閱習一再月，然後試補忠孝軍，所謂合里合罕也。又以親衛馬軍所選未精，加閱試取武藝如忠孝軍者得五千，人餘罷為步軍，凡進征忠孝居前，馬軍次之，自改立馬軍隊伍，被勒兵甲一切更新，將相舊人謂國家全盛之際，馬則有之，至於軍士精銳器仗堅整，或不如今日。中興之期可望一日，布列曹門內教場，忠孝軍七千，馬軍五千，京師所屯建威都尉軍萬人，內族九住所統親衛軍三千，阿排所統四千，皆哀宗為樞密院時所選教場地約三十頃，尚不能容，餘都尉

十四軍猶不在是數。此外招集義軍名曰忠義，要皆燕趙亡命，雖獲近用，終不可制。異時擅殺北使，唐虞以逐金凶者，卽此曹也。全初因遼諸抹置羣牧，抹者無蚊蚋，美水草之地也。天德間，置遼河幹朵幹里保，蒲速幹燕恩兀者五羣牧所，仍遂舊名，設官以治之。又於諸色人內，選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謀克蒲察軍與司吏家餘丁及奴使之司牧，謂之羣子，分牧馬、驢、牛、羊，立蕃息，衰耗之刑賞，後增爲九契丹之亂，遂亡其五，四所之所存者，馬千餘，牛二百八十餘，羊八百六十一，驢九十而已。世宗置所七，曰特滿忒滿幹親只蒲速斡院，院里本合魯院，耶盧院，大定二十年更定羣牧官，詳穆脫朵知。

史記 卷之二 百九十九

元

把羣牧人，滋息損耗，實開格二十一年，勅諸所馬至歲者付女直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令民畜羊，或以贖貧戶，時趙使閱實其數，缺則杖其官，而令牧人償之，不以實者，置案來覈之。牧事蕃息，二十八年，馬至四十七萬，牛十三萬，羊八十七萬，驢四千，明昌五年，散驢馬令中都西京河北東西路驢民物力分畜之，又令屯路民養馬者，死則於前四路所養者給換，若欲引則悉以送官，此全之馬政也。然每有大役，必括於民，及取官之餘騎，以供戰士焉。宣宗復定民間牧瀆軍以馬之法，及以馬送官，開重之格云。

刑

昔者先王，因人知畏而作刑，因人知恥而作法，畏也，恥也，五性之良，知七情之大，開也是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處小人，恥以遇君子。君子知恥，小人知畏，天下平矣。先王養其威而用之，畏可以教愛，慎其法而行之，恥可以立廉。愛以興仁，廉以興義，仁義興，刑法不幾於措乎。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罰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修制條，明昌之世，律義勅條並修，品式寢備，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脉糾，感風俗醇醜，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

史記 卷之二 百九十九

元

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二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李年君臣好用篋篋，故習以深文，傳致爲能吏，以慘酷辦事爲長才，百司姦賊，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以爲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威，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爲，蓋奈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忍恥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論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世宗臨御，法司奏獻，或去律援經，或換義制法，近世

人君聽斷鮮有及者章宗宣宗嘗親民事當宁裁決寬猛出入時或過中而多所矜恕猶有祖風焉本紀刑志詳畧互見云金因舊俗輕罪笞以柳葉殺人及盜劫者擊其腦殺之沒其家貲以十之四入官其六賞主以家人為奴婢其親屬欲以馬牛雜物贖者從之或重罪亦聽自贖然恐無辨於齊民則則則以為別其獄則掘地深廣數丈為之太宗稍用遼宋法熙宗天眷三年復取河南地下詔約法皆從律文罷酷毒刑具以從寬恕皇統間詔以本朝舊制兼採隋唐遼宋之法類以成書名曰皇統制頒行中外杖罪至百則解背分決海陵以春近心腹禁之雖主決奴婢亦論以違制正隆間為續

史釋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三

降制書與皇統制並行然二君任情用法有異於是者矣世宗以正隆之亂一時制旨多從權宜集為軍前條理大定四年尚書省奏大興男子李十婦人楊仙哥亂言當斬上曰愚民不識典法有司未嘗丁寧告戒豈可遽加極刑以減死論五年命有司酌定條理與前制書兼用七年斷死囚二十人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識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罰之九年御史臺奏獄事上曰近聞法官或各持行見或觀字執之意自今制無正條者皆以律文為準十年尚書省奏河中府張錦自言復父讐法當死上曰

彼復父讐又自言之烈士也以減死論十二年尚書省言內百今蒲察堂補科部內錢立德政碑復餘錢二百餘貫罪當除名今遇赦當叙仍免徵贖上以貪詐不叙且曰乞取之賊若以赦原予者何辜可追還其主惟應入官者免徵尚書省奏盜發塚者上曰惟無告捕之實故人無所畏自今告得實者給賞或減平尹石林阿沒刺以賊死於獄上曰貧窮而為盜賊盜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賊至死愚亦甚矣其子可除名十三年詔立春後立秋前及大祭祀月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水晴夜未明休歇并禁屠宰日皆不聽決死刑惟強盜則不待秋後十五年詔曰人命至重在制竊盜賊至五十貫

史釋 卷之二百九十九

三

處死自今至八十貫者處死十七年濟南梁肅言犯徒者當寬杖議者謂今法已輕於右恐滋姦惡不從帝詔宰臣曰朝廷每歲遣審錄官本以為民伸冤滯也而所遣多不盡心但文其而已審錄之官止正理問重刑凡訴訟案牘皆當閱實是非因徒不應因繫則當釋放官吏有罪即以狀問又謂宰臣曰比聞大理寺斷獄雖無疑者亦經旬月何耶奏知政事後判道口在法決死囚不過七日徒刑五日杖罪三日上曰法有程限而輒違之弛慢也凡法寺斷重輕罪各有期限法官有犯皆的決豈敢違慢但卿等所見不一至於再三批逐其議定者書奏贖亦不下旬日以致事多滯留自今勿復

出二十一年尚書省奏華州民馬俊妻安姐與管卓姦俊以
姦殺之罪當死上曰可減死一等以戒敗風俗者二十二
年上謂宰相曰凡尚書省送大理寺文字一斷便可開奏如
烏古論公說事近取觀之初送法寺如法裁斷再送司直披
讀又送閣寺參詳反覆三次安生情見不得結絕朕昨炙艾
六百姓木當一日不坐朝欲使卿等知勤政也自今可止一
次送閣寺披詳苟有情見即具以聞毋使滯留二十三年尚
書省奏華州民范德年七十六為劉神賊殺神法當死以神
父母年俱七十餘家無侍丁上請上曰范德與神父母年相
若自當如父母相待至賊殺之難議末減時后族有犯罪者
尚書省引八議奏上曰法者持平之器所以公天下若親者
犯而從減是使之恃此而橫恣也前二十年后族濟州節度
使烏林達鈔元嘗犯大辟朕未嘗宥今乃宥之是開後世輕
重出入之門也宰相曰古所以議親尊天子別庶人也上曰
外家自異於宗室漢外戚權太重至移國祚朕所以不令諸
王公主有權也夫有功於國議勲可也至若議賢既曰賢矣
有犯法乎脫或緣坐則因當減請遂定外戚及皇家無服者
又賢而犯私罪者皆不入議二十八年上以制條拘於舊律
間有難解之詞命刪修明白使人皆曉之明昌元年上問宰
臣曰今何不專用律文平章政事張汝霖曰前代律與令各

史綱 卷之二十九 重

代律流之

有分其有犯今以律決之今國家制律混淆固當分定遂置
詳定所命審定詔制與律文輕重不同及律所無者交定以
間詳定官若依重修制文為式則條目增減罪名輕重當
異於律既定復與舊同頒則使人惑而易為姦矣請用今制
條參酌時宜準律文修定歷採前代刑書宜於今者以補遺
闕取刑統疏文以釋之著為常法名曰明昌律義別編備貨
邊部備宜等事集為勅條遂以知大興府事尼龐古鑑御史
中丞董師中等為校定官大理卿閻公貞戶部侍郎李敬義
工部郎中賈鉉為覆定官重修新律焉時奏獄法官有獨出
情見者上曰或言法官不當出情見朕謂情見非出於法外
但折衷以從法爾平章守貞曰律有起請諸條是古亦許情
見矣上曰科條有限而人情無窮情見豈可無也明昌五年
尚書省奏在制名例內徒律無決杖之文今代流役四年以
上俱決杖而徒三年以下難以不用婦人比之男子差輕雖
減猶當杖詔徒二年以下者杖六十二年杖七十婦人
犯者決五十著於勅條承安三年勅尚書省自今特旨事如
律令程式者始可送部自餘徇行之事召部官赴省議之四
年上勅宰臣曰凡事理明白者轉奏可也文牘多者恐難徧
覽其三推情疑以開五月定分寸鑄銅為杖式頒之天下輸
林修撰楊庭秀言州縣官往往以喜怒自任聽訟之際鮮克

史綱 卷之二十九 重

加審。但使譯人往來傳詞。罪之輕重。成於其口。貨賂公行。寬者至有三二十年。不能正者。詔定立條約。違者按察司糾之。十二月律成。凡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問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倍加贖銅。增徒四年。五年為七年。制不宜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畧有所損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分其一為二。分其一為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九條。為三十卷。附注以明其事。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又得舊二十卷。制勅九十五條。權貨八十五條。蕃部

史籍 卷之二百九十九

善

史籍卷二百九十九終

史籍卷三百

金史五

志

食貨金史此論最佳

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雖人庖犧。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三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善養生者。如不欲食。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適餓飽之宜。可以疾少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弊少而長治。金於食貨。其立法

史籍 卷之三百

也。周其取民也。審太祖肇造。咸遠租稅規模。遠矣。應宗海陵之世。風氣日開。兼務遠略。君臣講求財用之制。切切然以是為務。雖以世宗之賢。儲積之志。曷嘗一日而忘之。章宗彌文。蠅興邊費。亦庶食貨之議。不容不急。宣宗南遷。國土日蹙。汴池數畧。往往而然。攷其立國以來。所謂食貨之法。其大者曰租稅。銅錢。交鈔。三者而已。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筭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藏鏹多寡。而徵其錢。曰物力。物力之徵。上自公卿大夫。下逮民庶。無或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饋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廷陞間

議及其增減則州縣徵求於小民蓋可知矣故物力之外又有舖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名目瑣細不可殫述其爲戶有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稅戶有司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排排凡戶隸州縣者與隸猛安謀克其輪納高下又各不同法之初行唯恐不密言事者謂其厲民命罷之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之又舉行之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旣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誠嘗自計其財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遽不足竟莫詰其故焉至於銅錢交鈔之弊蓋有甚者初用

史籍

卷之三

二

遼宋舊錢雖劉豫所鑄亦兼用之正隆而降始議鼓鑄民間銅禁甚嚴銅不給用漸與空冶凡產銅地脉境內遣吏訪察無遺且及外界民用銅器不可闕者皆造於官而銅之既而官不勝煩民不勝病乃聽民冶銅造器而官爲立價以售此銅法之變也若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欲散無方已見壅滯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雖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奸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少民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其策愈下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錢不可用權以交鈔錢重鈔輕相去懸絕物價騰踊鈔至不行權以銀

貨銀幣又滋挾亦無策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然而二者之弊乃甚於錢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聽民以鈔納官以示必用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輕重不倫民益惑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并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寶會未定制而金祥訖矣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區區若鹿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凶財匱

史籍

卷之三

三

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爲政常有邱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圍羅一切括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至鹿油進納監官預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人粟始自度牒終至德號嗣成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貴而鬻之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金帛以備賞激勵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蔑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敦壞皆不服願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

蓄謀以力取至使相府武騎盡於南伐誠可時全之出初志
皆以力取至使相府武騎盡於南伐誠可時全之出初志
之故志金之食貨者不能不為之捲卷而興慨也傳曰作法
於涼其弊猶合作法於食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
與返古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僞僞
何求不獲於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承業
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
之法及此其弊已極矣宋繁縟之文忽宋寬柔加邊操
切之政是時一國之所長而併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

史綱卷之三

四

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數匱而民心不附
蓋以是歟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抹其弊極甚焉耳其他
鹽筴酒麴常平和糴茶稅征商榷場等法大繁多宋人之所
建明息耗無定變易靡恒視錢鈔何異田制水利區田之目
或驟行隨輟或屢試無效或熟議未行咸著于篇以備一代
之制云
戶口金制男女二歲以下為黃十五以下為小十六為中十
七為丁六十為老令民以五家為保宰臣謂五家為保恐人
易為計搆而難覺察遂令從唐制五家為隣五隣為保以相
檢察京府州縣郭下則置坊正村社則隨戶聚寡為鄉置里

正以按比戶口催督賦役勸課農桑設主首以佐里正禁案
非違置壯丁以佐主首巡警盜賊猛安謀克部村寨設寨使
寺觀則設綱首凡坊正里正富民均出催錢募強幹有抵保
者充人不得過百貫役不得過一年凡戶口計帳三年一籍
正月初里正寨使詣編戶家費手實其男女老幼年與姓名
生者增之死者除之正月二十日以前實數報縣二月二十日
申州無違近皆以四月二十日到部凡漢人渤海人不得充
猛安謀克戶猛安謀克之奴婢免為良者止隸本部為正戶
凡沒入官良人隸官籍監為監戶沒入官奴婢隸太府監為
官戶初達人佐佛尤甚多以良民賜諸寺分共稅一半輪寺
史綱卷之三

五

謂之二稅戶世宗詔免為民大定初天下戶纔三百餘萬至
二十七年天下戶六百七十八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口四千
四百七十萬五千八十六章宗明昌元年上封事者言自古
以農桑為本今商賈之外又有佛老與他游食浮費百倍農
歲不登流移相望此未作傷農者多故也乃下令禁自披剃
為僧道者是歲天下戶六百九十三萬九千口四千五百四
十四萬七千九百而果止五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餘石除
官兵二年之費餘贖口計之口月食五斗可為四十四日之
食上曰蓄積不多是力農者少故也其禁百官議所以使民
務本廣儲之道六月北京等路所免二稅戶凡一千七百餘

戶萬三千九百餘口六年天下戶七百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八口四千五百八十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九此金版籍之極盛也及後紹王之時軍旅不息宣宗南遷死徒之餘所在虛糜戶口日耗軍費日急賦歛繁重皆仰給於河南民不堪命率棄廬田相繼亡去乃屢降詔招復業者免其歲之租然以開川之竭逃者之租皆令居者代出以故多不敢還時河壩為蠲炸鞭屢警集慶軍節度使溫迪罕建言亳州戶舊六萬自南遷以來不勝凋發相繼逃去所有者曾無十一碭山下邑野無居民矣

通檢推排周禮大司徒三年一大比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

史籍

卷之三

六

車輦辨物行微之制即今通檢也大定四年詔曰粵自國初有司常行大比于今四十年矣正隆時兵役並興調發無度富者今貧不能自存版籍所無者今為富室而猶幸免是用遣信臣張弘信等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以革前弊俾元元無不均之嘆時諸使以苛酷多得物力為功弘信檢山東州縣尤為酷暴棣州防禦使完顏承元責之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今使者所至妄加農民田產有來申訴者血肉淋漓甚者叩頭杖下此何理也市肆賈販貿易有贏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閉門自守使與商賈同處上役豈立法本意哉弘信無以對於是棣州賦稅得以實

自占十五年上以天下物力自通檢以來十餘年貧富變易賦調輕重不均遺累庸等分路推排上謂宰臣曰正隆與兵時朕之奴婢數萬畜數千而不差一人一馬豈可謂平其拘括推排之張汝弼舉肅奏天下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輪納至於浮財須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似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有新富者故不顧也肅曰臣能推排中都物力臣嘗為南使先自添物力銀六十餘貫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姦生數動搖則易駭如唐宋及遼時或三二十年不測通比則有之頻歲推排似為煩爾上曰通檢止視其營運息耗與房地多寡而加

史籍

卷之三

七

減之彼人賣地此人買之皆舊數也至如營運此強則彼弱強者增之弱者減之以物力之數定差役之法不在多寡也朕惡富家所當出者反分與貧者爾章宗承安二年制已典賣物業止隨物推收析戶異居者許令別籍戶絕及困弱者減免新強者增之止當從實不必敷足元氣邊城被寇之地皆不必推排於是令賈執剛高汝礪先推排在都兩營巡院示為諸路法三年奏十三路籍定推排物力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萬二千七百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無新強可增者餘路計收二十萬

此推
乃善政

好皇帝

止錄

卷之三

人

二千九十五貫泰和二年勅尚書省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
法令自今典賣事達者隨業推收別置標簿臨時止拘浮財
物力以增減之四年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若無浮財營運
應除免者令本家陳告集坊村人戶推唱驗實免之造籍後
如無人告一月內以本官文牒推唱定標附于籍五年以西
京北京邊地常羅兵荒遣使推排之舊籍三十五萬三千餘
貫或為二十八萬七千餘貫八年以買守謙蒲察張家奴等
分路同按察司官推排上召至香閣論之曰朕選卿等隨路
推排其新舊清之戶雖集衆推唱然清之者如一戶物力元
三百貫今獨免二百五十貫猶有當免者勿銷不盡新強者
如一戶可添三百貫止添二百貫之類量存其力勿添盡卿
等宜盡心一推之後十年利害所關苟不副所任罪當不輕
也
田制量田以五尺為步闊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
頃民田業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輪租而已大定二十一
年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戶之民鬻縱奢侈
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取租而已富家盡
服絛綺酒食遊宴貧者爭慕效之欲望家給人足難矣近已
禁賣奴婢約其吉凶之禮當委官閱實戶數計口授地必令
自耕地有餘而力不贍者方許佃於人仍禁其農時飲酒奉

史錄

卷之三

九

和四年自春至夏諸郡少雨御史中丞孟鑄言今歲愆陽已
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種麻菜法擇地形稍
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灌溉上從之區種法自此始
宣宗貞祐三年徙河北軍戶於河南議所以處之者衆議聚
者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軍田二者孰便皆言比年以來租
賦已重若更益之力實不足不敢復佃官田願以給軍宰臣
請官田及牧地分界之太常丞石抹世勣曰荒田牧地耕
費力奪民素墾則民失所況軍戶率無牛宜令軍戶分人
守本業至春復還為固守計上從宰臣議將括之侍御史劉
元規言伏見朝廷有括地之議聞者無不駭愕向者河北山
東已為此舉民之望墓井窰悉為軍有怨嗟爭訟至今未絕
若復行之將大失衆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無
利之實縱得熟土不能親耕復令民佃之所得無幾而使紛
紛交誼哉參政高汝礪言遷徙軍戶一時之事也民佃官田
久遠之計也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墳塋莊
井俱在其中一旦奪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動難安一時避賦
遂有此言及其與人前日之主今還為客能無悔乎悔則忿
心生矣如山東撥地時腴地盡入富家瘠惡者乃付貧戶無
益於軍有損於民互相憎嫉至今未已惟當倍益官租以給
軍食之半復以係官荒田牧馬草地量數與之令其自耕則

民不失業官不厲民矣且河南之田最宜麥今雨澤霑足正播種之時恐誤歲計宜早決之上從其請汝礪復奏曰在宜荒田及牧馬地民多私耕者今正藝麥之時彼知將以與人必皆棄去軍戶雖得亦已逾時徒成曠廢若候畢功而後撥量收所得以補軍儲則公私俱便乞盡九月然後遣官十月汝礪言今河北軍戶徙河南者幾百萬口人日給米一升歲率三百六十萬石牛給其直猶支粟三百萬石河南租地計二十四萬頃歲徵粟纔一百五十六萬石奇更乞於經費之外倍徵以給奏可命右司諫馮開等分授以諸郡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畝高汝礪總之汝礪言今頃畝之數較

史

卷之三

十

之舊籍甚少復多瘠惡可耕者無幾僻遠之處皆徙居以就之彼不能自耕必以與人又當取租於數百里之外今農田且不能盡闢豈有餘力以耕盡薄交固草根料結之荒地故軍不能仰此得食也審矣今詢諸軍戶皆曰得半糧猶足自養得田不能耕復罷其廩將何所賴臣知初籍地之時未嘗按閱其實所以不如其數不得其處也若復考計州縣必變承風旨迫乎究詰以應命不足其數則按指民田以充之所

半給實直四年復遣官括河南牧馬地既籍其數上命省院議所以給軍者宰臣曰今軍戶當給糧者四十四萬八千餘口當口占六畝有奇繼來者不與焉相去數百里者豈能以六畝之故而遠來哉兼月支口糧不可遽罷竊謂軍戶願佃者當計口給之自餘僻遠不願者宜准近制係官荒地許軍民耕闢例令軍民得占耕之院官曰牧馬地少且久荒難耕軍戶復乏農器然不給之則彼自支糧外更無從得食非蓄餽待敵之計給之亦未能遽減其糧遲以歲月俟頗成倫次漸可以省官廩耳今奪於有力者以授無力者恐無以耕乞令司縣官勸率民戶借牛破荒至來春然後給之宰臣曰今民家之牛量地面畜之況比年以來農功甫畢併力轉輸恐不及豈暇耕它人之田詔再議之乃擬民有能開牧馬地及官荒地者以半給之為永業半給軍戶奏可四年省奏廢古用兵且耕且戰是以兵食交足今諸帥分兵不啻百萬一充軍伍咸仰於官至於婦孺子居家安坐待哺蓋不知屯田為經久之計也願下明詔令諸帥府各以其軍耕耨亦以逸待勞之策也從之與定三年尙書右丞領三司事侯準言按河南軍民田總一百九十七萬頃有奇見耕種者九十六萬餘頃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畝之歲得九百六十萬石自可優給歲支且使貧富均平臣在東平嘗

行之民不疲而軍用足。詔有司議行之。四年，移剌不宣軍戶自徙於河南，數歲尚未給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陳者甚衆，請括屯官田入給三十畝，仍不移屯。所如此，則軍戶可以得所，官糧可以漸省。宰臣奏：「今河南隔水與流徙者衆，所種麥不及五萬頃，殆減往年大半。歲入不能足，若以開曠之地，撥授軍戶爲永業，俟有獲，卽罷其家糧，亦省費之一端也。從之。五年，京南行三司石抹幹魯言：「京南東西三路屯軍老幼四十萬口，歲費糧百四十餘萬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計。宜括通戶舊耕田，南京一路舊墾田三十九萬八千五百餘頃，內官田民耕者九萬九千頃，有奇。今饑民流離者

史錄 卷之三

生

大半，東西南路亦如之。朝廷雖招使復業，民恐既復之後，生計未定，而賦欲隨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給軍戶人三十畝，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種，數歲之後，苗稼漸饒，官糧可罷。令省臣議之，更不能行。

租賦：世宗大定二年，尚書省奏：「天下倉廩貯粟二千七十九萬餘石。上曰：「朕開國無三年之蓄，則國非其固。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賦，歲取九百萬石，自經費七百萬石外，又爲水旱蠲免及賑貸之用，餘纔百萬石而已。朕廣蓄積，備饑饉也。百姓以爲稅重，小臣沽民譽，亦多議之。蓋不應國家緩急之備也。十七年，上問宰臣曰：「遼東賦稅，舊六萬餘石，過檢後，

幾二十萬六萬時，何以仰給二十萬後，所積幾何？戶部奏：「謂先以官吏數少，故能給。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數多，以此費大。上曰：「常察其實，毋令妄費也。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規告乞徵還所役牛夫錢。上曰：「此既就役，復徵錢於彼，前雖如此，行之恐所給錢未必能到本戶，是爾不便也。不若止計所役免租稅爲便。宣宗貞祐四年，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言：「今民輸稅，其法大抵有二：上戶輸遠倉，中戶次之，下戶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遠者數百里，道路之費倍于所輸，而雨雪有稽遲之責，遇賊有死傷之患。不若止輸本郡，令有司檢券倉之所積，稱屯兵之數，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則增歛于民。民

史錄

卷之三

生

計所欲不及道里之費，將忻然從之矣。

牛頭稅：卽牛具稅。猛安謀克部女直戶所輸之稅也。其制：每牛三頭爲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頃四畝有奇，每牛一具歲輸粟不過一石。世宗大定二十三年，尚書省奏：「推排定猛安謀克戶口田畝牛具之數，猛安二百二，謀克千八百七十八戶，六十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六田，一百六十九萬三千八百八十頃，有奇。牛具三十八萬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將軍軍司戶一百七十戶，二萬八千七百九十，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頃七十五畝，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乳戶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

十三萬七千五百四十四田四萬六千二十四頃一十七畝
半具五千六十六

錢幣金初用遼宋舊錢貞元二年戶部尚書蔡松年復鈔引
法造製交鈔與錢並用正隆二年始議鼓鑄禁銅越外并括
民間銅鑄器三年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
置監一曰利用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而肉好字
文峻整過之與舊錢通用世宗大定元年用吏部尚書張中
彥言命陝西路參用宋舊鐵錢四年浸不行詔陝西行戶部
詳究其事言民間用錢名與鐵錢兼用其實不為準數公私
不便遂罷之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

史

卷之三

三

然民間猶有鑄錢者非銷錢而何遂併禁之十年上諭戶部
曰官錢積而不散則民間錢重貨昂必難宜令市金銀及諸
物其諸路酷權亦令以物平折輸之十月上責戶部曰先以
官錢率多恐民間不得流通令諸處貿易金銀絲帛以圖流
轉今知乃有抑配反害百姓者前許院務得折納輕賈之物
以便民是皆朕思而後行者也又隨處時有賑濟往往近地
無糧取於它處往返既遠人愈難之何不隨處起倉年豐則
多糴以備賑贍設有緩急豈不易辦而徒使錢充斥府庫將安
用之戶部官當從宜為計若但務因循以守其職則誰不能
為十一年上與宰臣議鑄錢宰臣曰鑄錢工費過於所得可

宋

抹所在金銀坑冶上曰金銀山澤之利可以與民惟錢不當
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所費雖多
而民間錢日增其遺能吏經營之左丞石琚曰臣聞天子之
富藏在天下錢貨如泉正欲流通上曰古亦有民自鑄錢者
乎琚曰民若自鑄則小人圖利錢益薄惡此古所以禁也十
八年代州立阜通監鑄錢文曰大定通寶字文肉好又勝正
隆之制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時民間以八十為陌謂之短
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大名男子幹將補者上言官司所用
錢皆當以八十為陌遂為定制二十七年曲陽縣設利通監
鑄錢二十九年五臺民劉完等訴自立監鑄錢以來有銅鑄

史

卷之三

三

之地雖曰官運其偏重不足則令民共償乞與本州司縣均
為差配命甄官署丞丁用楫往審其利病還言所運銅鑄民
以物力科差濟之而相視苗脉工匠日辦淨銅四兩不及
數復銷銅器及舊錢送官以足之今阜通利用兩監歲鑄錢
十四萬餘貫而歲所費乃至八十餘萬貫病民而多費未見
其利便也遂罷代州曲陽二監初貞元間既行鈔引法遂設
印造鈔引戶及交鈔庫皆設使副判一貫二貫三貫五貫十
貫五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五等謂之小鈔
與錢並行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循宋交子之法而紓其期
滿蓋亦以銅少權制之法也時有欲罷之者有司言交鈔舊

同見錢商旅利於致遠往往以錢買鈔蓋公私俱便之事豈可罷去止因有釐革年限不能無疑乞削七年釐革之法令民得常用若歲久字文磨滅許於所在官庫納舊換新或聽便支錢從之交鈔字昏納換法自此始而收歛無術出多入少民浸輕之厥後其法屢更而不能革弊亦始於此焉交鈔之制外爲闢作花紋其上衡書貫例左曰某字料右曰某字號料號外篆書曰偽造交鈔者斬告捕者賞錢三百貫料號衡闕下曰中都交鈔庫准尚書戶部符承都堂割付戶部覆點勅令史姓名押字又曰聖旨印造逐路交鈔於某處庫納錢換鈔更許於某處庫納鈔換錢官私同見錢流轉其鈔不

史

卷之三

六

限年月行用如字文故賸鈔紙擦磨許於所屬庫司納舊換新若到庫支錢或例換新鈔每貫尅工墨錢若干文庫損損司庫副使使各押字年月日印造鈔引庫庫子庫司可使使各押字上至尚書戶部官亦押字其搭印支錢處合同餘用印依常例明曰三年勅尚書省曰民間流轉交鈔當限其數毋令多於見錢也或言鐵錢有破損當令所司以銅錢償之參知政事平持國曰江南用銅錢江北淮南用鐵錢蓋以隔閡銅錢不令過界以銅錢易之不可五年宰臣奏民間錢所以粗得以官豪家多積故也唐元和間嘗限富家錢過五千緡者死王公重貶沒入以五之一賞告者上令參酌定制凡

官民之家見錢多不過二萬貫凡有所餘令易諸物收貯之有能告數外留錢者奴婢免爲良傭者出離以十之一爲賞餘沒入之舊例銀每錠五十兩其直百貫令改鑄之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難以銅錫寔不能行京師開肆遂罷之泰和元年通州刺史盧構言民間鈔固已流行獨銀價未平官之所定每錠以十萬爲準而市肆纔直八兩益出多人少故也若令諸稅以錢銀鈔三分均納庶革其弊宰臣謂軍興以來全賴交鈔佐用以出多遂滯頃令院務收鈔七分亦漸流通若與銀均納則彼增此減理必偏勝至礙鈔法必欲銀

史

卷之三

七

價之平宜令鋪馬軍須等錢許納銀半無者聽便先是書行三合同交鈔至泰和二年止行於民間而官不收歛朝廷慮其病民遂令諸稅各帶納一分雖止係本路者亦許不以路分通納戶部見徵鋪馬錢亦聽收其半既而三合同鈔廢不用時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懸百姓而法又不常世宗之業衰矣泰和三年上謂宰臣曰大定間錢至足今民間錢少而又不在于官何耶其集問百官遂罷限錢法四年欲增鑄錢命百官議足銅之術太府監梁燾等言鑄錢甚費率費十錢可得一錢識者謂費雖多猶增一錢也乞採銅拘器以鑄宰臣謂鼓鑄未可速行其銅冶聽民煎煉官爲買之凡寺

說不及十人，不許畜法器，民間鑄銅器期以兩月送官給價，匿者以私法坐。八月定易錢法，聽人輸納於京師，而於山東河北大名河東等路，依數支取，後鑄大錢一十，篆文曰泰和重寶，與鈔參行六年，陝西交鈔不行，以見錢十萬貫為鈔本，與鈔相易，復以小鈔十萬貫相參用之。七年，勅在官毋得支出大鈔，在民者令赴庫以多寡制數，易小鈔及見錢，院務商稅及諸名錢三分須納大鈔一分，民以貨幣屢變，怨嗟聚語於市。上詔御史臺曰：自今都市敢有聚論鈔法難行者，許人捕告，賞錢三百貫。戶部尚書高汝礪與中都路轉運使孫鐸言：錢幣事上命中丞孟鑄禮部侍郎喬宇國子司業劉昂

史籍

卷之三

九

等議：累月不決，上召議于泰和殿，勅民間交易典質一貫以上並用交鈔，毋得用錢，商旅資見錢不得過十貫，品官及民家存留見錢比舊減其數，若舊有見錢多者許送官易鈔，河北按察使斜不出巡按所給券，應得鈔一貫以難支用，命取見錢御史以沮壞鈔法劾之，杖七十解職。高汝礪言：鈔法務在必行，惟監許用銀絹餘市易及俵並用交鈔，其奇數以小鈔足之，應支銀絹不足者亦以鈔給之，上諭尚書省：今既以按察司鈔法通快為稱職，否則為不稱職，州府司縣官給白內仍舊犯鈔法者，雖監察御史舉其能幹亦不准用，楊序言：交鈔料號不明，年月昏暗，雖令赴庫易新，然外路無設定庫

司欲易無所遠者，直須赴都，上以問汝礪，對曰：隨處州府庫內各有辨鈔庫，子鈔雖微不偽，亦可收納，凡納昏鈔者於鈔背印記官吏姓名，積半歲赴都易新鈔如此，則昏鈔有所歸而無滯矣。又言：今諸處雖有商賈易之，然患鈔本不豐，比者河北西路轉運司言：一富民自首當存留錢外見錢十四萬，宜它路或有如此者，宜令州縣委官及庫典於市肆要處置庫支換，以出首之鈔為鈔本十萬戶以上州府給三萬貫，以次為差，易錢者人不得過二貫，從之。汝礪復言：在官大鈔更不許出聽民以五貫十貫者赴庫易小鈔，欲得錢者五貫內

史籍

卷之三

九

鈔多正宜收，欲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使農民漸重之，則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加配市肆買鈔徒增騷擾，可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今小鈔各限路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上命亟行之。宰臣奏：舊制內外官兵俸皆給鈔，其必用錢以足數者可以十分為率，軍兵給三分，官員承應人給二分，多不過十貫，凡前所收大鈔俟至通行復計造，須當精緻，以圖經久，民間舊鈔故賄者許於所在庫易新，若官吏勢要之家有賤買交鈔而於院務換錢典販者，以違制論，衛紹王時潢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車為軍賞，兵餉因幾不遑救弊，上鈔之輕，幾於不能

錢至貴也
鈔至賤也
乃有賄以
者者為無
明切拘錮
錢鈔錢可
平天下
不可倒
如此此
錢也聖
可常

史記卷之三

市易矣。宣宗思有以重之。貞祐二年，更作二十貫至百貫交鈔，又造二百貫至千貫鈔。然自泰和以來，凡更交鈔，初雖重，不數年，則輒而不行，至是則愈更而愈濫矣。南遷之後，國蹙民困，軍旅不息，俱億無度，輕又甚焉。三年，河東宣撫使胥鼎言：「今之物重，其弊在於鈔室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直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宜權禁見錢，令計司以軍須為名，量民力徵歛，則泉貨流通，而物價平矣。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用藏鏹之限，外弊交紛，屢變皆至窮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于江淮，錢多入于宋矣。宋人以爲善，而金人不禁也，既不能重，無用之，楮而又棄，自古流行之寶，識者惜之。權西安軍節度使烏林達與言：「懷州舊鑄錢鉅萬，今既無用，願買爲甲以給戰士。七月，改交鈔名貞祐寶券，御史臺言：「自多故以來，全藉交鈔以助軍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則其價浸減，卒無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貞祐寶券以革其弊，又慮既多而民輕，與舊鈔無異也。乃令民間市易悉從時估，嚴立罪賞，期於必用。遂使商旅不行，夫京師百萬之衆，日費不貲，物價寧不日貴耶？且時估半月一定，而民間物價旦暮不一，今市肆盡閉，復議搜括隱匿，必令如估幣之，則京師之物立盡，而百姓重困矣。」

史記卷之三

惟和買計賊之類，可用時估，餘宜從便利，可上聞近京郡縣多置於京師，穀俱翔騰，令尙書省集議，戶部議以五斗出城者可開糶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開封府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河北陝西諸路所支既多人，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價既昂，穀亦隨之。若令寶券路各殊制，不可復入，河南則河南金銀賤，而穀自輕，若直開京城粟不出，則外亦不復入京，穀當益貴，宜諭郡縣小民毋妄增價，糶糴以便從之。四年，監察御史田迥秀言：「國家調度皆資寶券，行才數月，又復壅滯，非約束不嚴，奉行不謹也。夫錢幣欲流通，必輕重相權，散歛有術，今之患在出太多，入太少，爾若損其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條五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損酒使司，三曰節兵士俸，四曰罷寄治官，五曰酒稅及納粟補官皆用寶券，不從翰林侍講學士趙秉文言。比者寶券壅塞，蓋朝廷將議更張，而已妄傳不用，因之抑遏，漸至廢絕，此乃權歸小民也。自遷汴以來，廢回易務，臣謂當復還，給銀鈔粟麥雜帛之類，權其低昂而出納之。河東行省胥鼎言：「寶券貴乎流通，今諸路所造不充，所出寶券多出民不之貴，宜量貧富徵歛以裨軍用。又河北寶券以不許行于河南，由是愈滯，宰臣言：「昨以河北寶券商旅資販南渡，遂致物價翔騰，乃權宜限以路分，今兩既以本路用度繁夥，欲徵軍須錢，宜

從所請平章高琪奏軍興以來用度不貲惟賴寶券然所入不敷所出是以錢輕今千錢之券僅直數錢隨造隨盡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將滋甚宜更造新券與舊券權爲子母而與行之廢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漢王守純等言自古軍旅之資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寶券而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指幣易壞不若錢可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取用之惟恐破裂以至於廢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自輕之也不若量其所支復欲於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爲必用之物而愛重之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隴州防禦使完顏肅請姑罷印造以見在者流通之若滯塞則驗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徵之陝西行省令史惠吉言券者所以救弊一時非可流通與見錢比必欲通之不過多欲少支爾然欲多則傷民支少則用不足二者皆不可爲今日之計莫若更造以貞祐通寶爲名自百至三千等之爲十應各路轉運司印造不得過五千貫與舊券參用庶乎可也詔集百官議戶部侍郎與屯阿虎等主更造戶部侍郎高鑾等請復欽戶部尚書蕭貢謂止當如舊工部尚書李元輔謂二者可並行太子少保張行信言不宜更造但嚴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趙伯成曰更造之法陰奪

其可厭
以一當千
太懸遠哉
十字誤

民利其弊甚於後特徵於農民則不可若徵於市肆商賈之家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壽寧曰今之重錢輕券者皆農爲其欽必先於民而後可轉運使王楙曰凡論事當究其本今歲支軍士家口糧四萬餘石如使斯人地著少寬民力然後徵之與行之不難權貨司楊貞欲節無名之費罷閑冗之官或有請鑄大錢以當百別造少鈔以省費或謂縣官當擇人者吏部尚書溫迪罕思敬言國家立法莫不備具但有司不克奉之而已誠使臣得便宜從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許杖決三品以上奏聞仍付監察二人馳驛往來法不必變民不必徵一號令之可使上下無不奉法如其不然請就重刑上示宰臣曰彼自許如此試之可乎宰臣未有以處監察御史陳規完顏素蘭言事有難行聖哲猶病之思敬何爲者徒害人耳衆議紛紜不决上厭之詔如舊將其徵欽之期焉未幾竟用惠吉言造貞祐通寶凡一貫當千貫先是製鈔之桑皮故紙皆取于民至是以難得遂令計價但徵寶券通寶名曰桑皮故紙錢謂可以免輪輓之勞而省工物之費高汝彌言河南朔發繁重所徵租稅三倍於舊而省部以歲收通寶不充所用乃於民間欽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亦太甚矣近以通寶稍濫又增兩倍河南人戶農居三之二今年租稅徵尚未足而復令出此民若不釋當納之

一貫書四
亦相壓

使民自饒
盜可不行
薄惡必不
能禁

租則貢所食之粟舍此將何得焉今所急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求有限可緩而易爲者交鈔也出於國家其變無窮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則更爲小鈔小鈔弊則改爲寶券寶券不行則易爲通寶變制在我尚何煩民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足而又添徵通寶苟不能給則必逃亡民逃亡則兵食不贍是軍儲鈔法兩廢矣臣非於鈔法不加意故與省部相違也但以鈔滯物貴之害輕民去軍饑之害重爾時不能用四年鎮南軍節度使溫迪罕思敬言錢之爲言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塞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歛則闕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茂軍旅調度悉仰于鈔日之所出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製模範禁薄惡不如法者錢既日多當敘鈔者聽輸錢又聽輸銀鈔可少出則貴而易行矣今出日益衆民日益輕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計官吏之俸廉賤百姓之物力以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錢少之弊也不從五年辛臣奏向者寶券既弊乃造貞祐通寶以救之迄今五年其弊又復如初通寶四貫爲銀一兩今八百餘貫矣宜復更造興定寶泉子母相權與通寶兼行每貫當題寶四

東縣

卷之三

音

我宗卽哀
宗元兵人
賊患茂突
宗自紙卡

百貫以二百貫爲銀一兩隨處置庫許人以通貿易之元光二年更造每貫當通寶五十貫又以錢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行之未幾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寶泉幾於不川乃定銀一兩不得過寶泉三百貫凡物可直銀三兩以下者不許用銀以上者三分爲卒一分用銀二分用寶泉及珍貨重寶京師及州郡置平準務以寶泉銀相易其私易而能告者罪實有差令下市肆盡閉商旅不行乃除市物用銀及銀寶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下無從今之實有司雖知而莫能制義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天興二年印天興寶會于蔡州自一錢至四錢四等同見銀流轉不數

史記

来ハナナ

三

權貨金制權貨之目有十曰鹽酒麴茶醋香礬丹錫鐵以鹽爲稱首遼金故地濱海多產鹽上京東北二路食肇州鹽速類路食海鹽臨潢之北有大鹽澤烏古里石墨部有鹽池皆足以食境內之民嘗征其稅及得中土鹽場倍之故設官立法加詳焉然而增減不一廢置無恒亦隨時採弊而已所置山東滄寶坻苔解北京西京凡七鹽司世宗大定十三年滄州人李格請復置海阜廢場有司謂是場興則損滄鹽之課且食鹽戶仍舊而鹽貨歲增徒多積而不能售遂寢其議二十一年叅知政事梁肅言寶坻及傍縣多鬪食可減鹽價增

粟價以粟易鹽上命宰臣議謂鹽非多食之物若減價易粟
恐久而不售以平虧課遂罷二十三年博興縣民李孜收日
多鹽大理寺具私鹽及刮鹹上二法以上宰臣謂非私鹽可
比張仲愈曰私鹽罪重而犯者猶衆不可縱也上曰刮鹹非
煎何以同私仲愈曰如此則北海之人恣刮鹹而食將侵官
課矣上乃以攷同利鹽科罪後犯則同私鹽法論二十八年
上諭尚書省曰鹽使司素擾民鹽官每出巡而巡捕人往往
私懷官鹽所至求賄及酒食稍不如意則以所懷誣以爲私
鹽鹽司苟圖美增雖知其誣亦復加刑宜別設巡捕官庶革
其弊章宗諭有司曰比百姓多以鹽禁獲罪朕欲依平潔太

史籍

卷之三

五

原均辨例令民日煎其令百官議之戶部尚書鄧優等謂若
令民計口定課民既輪乾辦錢又別市而食是重費民財而
徒增煎販者之利也今太平日久戶口蕃息食鹽歲課宜有
美增而反無之何哉緣官估高貧民利私鹽之賤致虧官課
爾近已減寶坻山東滄州鹽價斤爲三十八文乞更減去八
文歲不過減一百二十餘萬貫官價既賤所售必多自有美
餘亦不全失所減之數平潔乾辦鹽課亦宜減價各路巡鹽
弓手不得自專巡捕庶革誣罔之弊上從之明昌二年省臣
以山東鹽課不足蓋由鹽司官出巡不敢擅捕必約所屬同
往人不畏故也詔有盜販者聽鹽司官輒捕五年尚書省議

山東滄州舊法每一斤錢四十一文寶坻斤四十三文自大
定二十九年赦恩減爲三十文計減百八十五萬四千餘貫
後以國用不充奏定每斤復加三文爲三十三文至承安三
年尚書省奏鹽利至大今天下戶口蕃息食者倍於前軍儲
支引者甚多况日用不可闕之物豈以價之低昂而有多寡
若不隨時取利恐徒失之遂定山東寶坻滄州三鹽司價每
一斤爲四十二文解州舊法每席五貫文增爲六貫四百文
遼東北京舊法每石九百文增爲一貫五百文西京煎鹽舊
石二貫文增爲三貫八百文撈鹽舊一貫五百文增爲二貫
文既增其價復加其所需之數七鹽司舊課歲入六百二十

史籍

卷之三

五

二萬六千六百三十六貫五百六十六文至是增爲一千七
十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貫一百三十七文泰和五年發河
北東西大名路按察司事張德輝言海墻人易得私鹽故犯
法者衆可量戶口均配之尚書省命山東按察司議其利便
言萊密等州比年不登計口賣鹽恐致流亡且私煮者皆無
藉之人豈以配賣而不爲哉遂命與滄鹽司馳驛巡察境內
六年右丞相宗浩奏知政事賈鉉言國家輕賣惟賴鹽課今
山東虧五十餘萬貫蓋以私煮盜販者成黨鹽司既不能捕
統軍司按察司亦不爲禁若止論私販之數罰俸降職彼將
抑而不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以

為陞降從之七年尚書省以盧附異所言遂定竈戶查賣課鹽法若應納鹽課外有餘則盡以申官留者減益二等若到課上煎食之採黃穗草燒灰淋鹵及以酢粥為酒者杖八十宣宗貞祐三年河東南路權宜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虢之粟及還渡河而官邀糴其八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陝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憫也乞罷邀糴以紓其患四年慶壽復言河中乏糧既不

史籍

卷之三

天

所入不充所出言事者請權權息遂設官榷之後罷永安三年省臣以國用浩大復榷之茶自宋人歲供之外皆貿易於宋界之榷場泰和五年春尚書省奏茶飲食之餘非必用之物比歲上下競喫農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屬商旅多以糴糶易茶歲費不下百萬是以有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若不禁恐耗財彌甚遂命七品以上官其家方許食茶仍不得賣及僮僕不應留者以斤兩立罪賞八年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緞有益之物不可鹽貨出於鹵水歲取不竭可令易茶省臣以為所易不廣仍舊以雜物博易宣宗元光二年省臣以國盛財竭言金幣錢穀世不可一日闕

史籍

卷之三

天

價以收者恐物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損之以平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於此也。今天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辦，又慮出之以時而致府貲，況復有司抑配之弊，殊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而矣。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糶，其不及者俟豐年糶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貴在必行，其令提刑司兼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推行者加擢用，從之。三年以備糶三月，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以下備五千石。五年尙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請權擬中外常平倉和糶，俟官錢羨餘日舉行從之。

史錄

卷之三

幸

流泉務，大定十三年上謂宰臣曰：聞民間質典利息重者至五七分，或以利爲本，小民苦之。若官爲設庫務，十中取一爲息，以助官吏廉給之費，似可便民。有司奏：於中都南京東平興定等處置質典庫，以流泉爲名，各設使副一員，凡典質物

使副親評價直，許典十分之七，月利一分，不及一月者以日計之。經二周年外不贖，聽出賣，出帖子寫質物人姓名、物之各色、金銀等第分兩，及所典年月、日錢貫之類。若亡失者，收贖日勒令千人，驗元典官本，并合該利息，賠償入官外，更勒庫子驗典物日時估價之物，照故舊依新價值，每月具數申報上司。二十八年京府節度州添設流泉務，凡二十八所，明昌元年皆罷之。

選舉

宋必恭

自三代鄉舉，聖選之法廢，秦漢以來各因一代之宜，以盡一時之才，苟足於用，卽已。法度之不一，其來遠矣。漢時雖有賢

史錄

卷之三

進

貢方正諸科以取士，而推擇爲吏，以致公卿公卿子弟入宿衛，因被寵遇，以位通顯，魏晉而下互有因革。至於唐宋進士盛焉，當時士君子之進不由是塗，則自以爲嫌。此自時君之好尚，故人心之趣向然也。迨起唐季，頗用唐進士法取人，然仕於其國者，攷其致身之所，自進士幾十之二三耳。公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爲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爲盛，諸官謹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

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爲依據乎
議者於是而有以別金治之純駁焉宜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
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欺自時厥後仕進之
歧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勢效雜置令錄門廕右職迭居
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政治衰矣原其立經陳紀之初
所爲升轉之格考察之方井井然有條而不紊百有餘年才
具不乏豈非其效乎及其季也鬻爵進納之弊莫甚焉蓋由
財用之不足而然也金之設科皆因違宋制有詞賦經義策
試律科經童之制世宗初設女直進士科初但試策後增試
論所謂策論進士也明昌初又設制舉宏詞科以待非常之

史

卷之三

三

士故金取士之目有七焉其試詞賦經義策論中選者謂之
進士律科經義中選者曰舉人章宗卽位上封事者乞與學
校推行三舍法及鄉以八行貢春官請設制舉宏詞詔下百
官議戶部尙書鄧儼等謂三舍之法起於宋熙寧間王安石
罷詩賦專尙經術太學生初補外舍無定員由外陞內舍限
二百人由內陞上舍限百人各治一經每月考試或特免解
或保舉補官其法雖行而多席勢力尙趨走之弊故蘇軾有
三舍既興貨賂公行之語是以元祐間罷之後雖復而宜和
三年竟廢臣等謂立法貴乎可久彼三舍之法委之學官選
試啓僥倖之門不可爲法唐文皇養士至八千人宋南學五

千人今策論詞賦經義三科取士而太學所養止百六十人
外京府或至十人天下僅及千人今若每州設學專除教授
月加考試每舉所取數多者賞其學官月試定爲三等一歲
中願往上等者優復之不辜教者黜之庶幾得入之道也又
成周鄉舉里選法卒不可復設科取士各隨其時入行者乃
宋取周禮之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加之中和爲八也凡人之
行莫大於孝廉今已有舉孝廉之法及民有才能德行者令
縣官薦之其犯十惡姦盜者不得應試亦六德六行之遺意
也大制舉宏詞蓋天子待非常之士若設此科不限進士并
選人試之中選者擢之臺閣則人自勉矣上從其議凡諸進

史

卷之三

三

士舉人由鄉至府由府至省及嚴廷凡四試皆中選則官之
廷試五被黜則賜之第謂之恩例又有特命及第者謂之特
恩太宗天會元年時急欲得漢士以撫輯新附初無人數亦
無定期故二年二月八月凡再行焉五年以河北河東初降
職員多闕而遼宋之制不同詔南北各因其素所習之業取
士號爲南北選海陵天德三年併南北選爲一正隆元年命
以五經三史正文內出題始定爲三年一開大定十八年上
謂宰臣曰文士有偶中魁選不問操履而輒授翰苑之職如
趙承元朕聞其無士行後果敗露自今榜首先訪察其鄉行
可取則授以應奉否則從常調十九年謂宰臣曰自來御試

賦題皆士人嘗擬作者昨朕自選一題出人所不料故中選者多名士而庸才不及焉是知題難則名儒可擅場題易則庸流易僥倖也平章政事唐括安禮曰士人不以策論為意者正為此爾宜各場通考選文理俱優者二十二年謂率臣曰漢進士皇統間人材殆不復見今應奉以授狀元蓋循舊制制文字各以職事鋪叙皆有定式故易至撰敘則無有能者叅知政事粘哥幹特刺曰舊人已登第倘為學不綴今人一及第輒廢而不學故爾承安五年詔考試詞賦官各作程文一道示舉人為之式禮部尚書張行簡言擬作程文本欲為考試之式今會試考試官御試讀卷官皆居顯職

史

卷之三

七

聖賢漸加修舉也聖主天姿明哲令譯經教天下行之久亦可同漢人文章矣上曰其同漢人進士例譯作程文俾漢官覽之二十三年上曰女直進士設科未久若令積習精通則能否自見矣泰和元年省臣奏搜檢之際雖當嚴切然至於解髮袒衣索及耳鼻則過甚矣豈待士之禮哉故大定未使就沐浴官置衣為更之既可防濫且不虧禮上從之天會八年太宗以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詩書易禮春秋左氏傳及論語孟子命教養之然未有選舉之制也熙宗始取至百三十二人天德間廢之章宗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

史

卷之三

七

第後離筆硯久不復常用今降試擬作之文稍有不工徒起謗議詔罷之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大定九年諸猛安謀克選異等者得百人薦於京師廉給之命溫趙罕繕建教以古書作詩策乃就憫忠寺試之寺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上有聲如音樂西入官考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涅等曰文路始開而有此得賢之祥也中選者得徒單鑑以下二十七人後以鑑等教授中外文士大振上曰契丹文字年遠觀其所撰詩義理深微當時何不立契丹進士科舉今雖立女直字科應女直字創製日近義理未如漢字深奧恐為後人議論丞相守道曰漢文字恐初亦未必能如此由歷代

夙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且加以恩詔上召至內殿試鳳凰來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旱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明昌五年平章政事先顏守貞言經童之科非古也白唐諸道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代宋仁宗以為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因以為常天德時復廢聖主復置取以百數恐久積多不勝銓擬乞約省取之上曰若所屬皆及格何如守貞曰觀最幼而誦不能者精選之則人數亦不至多也復問奏舉政事持國對曰所屬通否易見豈容有濫上曰限以三十或四十人若百人皆過亦可復取其精者持國曰是科蓋養教之術耳夫幼習其文

長玩其義使之莅政人材出焉如中選者加之修習進士舉業則記誦皆得爲用可勿令遽登仕途必習舉業而後官使之可也若能擢進士第自同進士任用如中府府或會試視其次數優其等級幾舉不得薦者從本出身可以激勵而得人矣詔議行之

大定初上謂宰臣曰守令之職當擇材能比聞近邊殘破多用年老及罪降者是益害邊民也可取材能者升授庶可以完復邊陲邊陲之制蓋始于此八年省臣奏御史中丞移刺道所廉之官上曰職官多貪污以致罪廢其餘亦因循以苟歲月今所察能吏若即與升除恐無以慰百姓愛留之意且

史集

卷之三

考

可加秩候任滿日升除上謂宰臣曰今天下州縣之職使廉問處授民而未得其真若行辟舉之法復恐久則生弊不若暗察而明廉之如其相同然後陞黜之何如宰臣曰當如聖訓上以所廉素有清廉之聲而政績平常者命不降注雖清廉爲百姓所喜而行事逆順人情者與公正廉能不同命降注十一年上謂宰臣曰隨朝官多自計所歷一考謂當得某職兩名又當得某職故但務因循而已及被差遣又多藉違近除大理司直李寶爲警巡使而奏謝言臣內歷兩考意謂合得五品而除六品也朕以此人嘗除監察御史及爲大理司直未嘗見其一言一事欲視其爲政故授是職自今

史集

卷之三

考

外路官與內除者察其爲政公勤則陞用之若但務苟簡者不須任滿便以本品出之不明賞罰何以示勸勉也初上取民所稱舉之官而陞遷之後以隨路之民赴都舉請者往往無廉能之實多爲所使而來詔不須舉行明昌四年上曰凡被舉之人或先察者不同其後再舉而察者同或先察者同而後察者不同當何以處之省臣曰保舉與體察不一者可除不相攝提刑司境內職事再令體察如果同則依格用不同則還本資歷元舉官約量降除體察官亦同此歲舉不限數不舉不坐罪如此則不敢濫舉而實材可得上曰可施行一二年當別思其法五年以舉官或私其所親或徇於請求或謬於鑒裁往往妄舉數歲之間以濫去者九十餘人乃罷辟舉縣令之制哀宗正大元年命監察御史司農司官先訪察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清慎明潔可爲舉主者然後移文使舉所知仍以六事課嚴最而升熟舉主故舉主既盡心被舉者亦爲之盡力是時雖迫危亡而縣令競爲得人由作法有足收云六事一曰田疇闢二曰戶口增三曰賦役平四曰盜賊息五曰軍民和六曰詞訟簡

百官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是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諸版勃

遼史卷三百一

史紀卷之三

吳

柳烈居守諸版章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烈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則有乙室移賁阿買阿舍吳迭孛童之號以為隆拜宗室功臣之序焉至熙宗定官制皆廢之惟鎮撫邊民之官有禿里烏魯國掃穩脫朶麼忽魯尼昆之號皆踵遼官名也漢官之制自平州人行樞密院于廣寧天會四年建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新定官制除拜內外官始以勳封食邑八銜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正隆初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修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明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變焉大定二十八年任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數盈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任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若宜宗之招賢所經畧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列于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史緯卷三百終

史緯卷三百一

金史六

表

宗室

史紀卷之三

一

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以部為氏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其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趙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遵唐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大定泰和之間袒免以上親者有居籍以叙授官太功以上薨卒授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諸勝散失不能盡錄也

交聘

天下之勢易有常哉金人日誦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圉以求逞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音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則取天下者不拘小節成算既定終不為卑辭厚禮而輟攻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界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向自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以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嚴三關故塞不能固守燕山汴京城

宗澤傳
金史何必
宗澤傳
宗澤傳

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不力戰梁秦。而稱臣於江左。金人豈愛宋人而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陝西。不然亦不失為晉元帝。其孰能臣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出于高麗。始通好為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為兄弟。於其國自為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侄禮往復。得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可觀也已。

史緯卷三百一終

史緯卷三百一終

史緯卷三百二

金史七

列傳

太子允恭

太子允恭。本名胡土瓦。世宗第二子。母明德皇后烏林答氏。允恭孝友謹厚。大定二年立為皇太子。奏曰。東宮賀禮。親王皇族皆北而拜。伏臣但荅揖。伏望聽臣荅拜。庶惇親愛之道。世宗從之。世宗以儒者鄭松為左論德。令輔太子讀書。太子嘗顧松使取服帶。松曰。臣忝論德。不敢奉命。太子改容謝之。益加禮敬。故事。大駕鹵簿。乘玉路皇太子鹵簿。乘金路。六年。

史緯卷三百二

世宗自西京還都。禮官不知皇太子自有鹵簿。金路乃請太子就乘大駕鹵簿。行在天子之前。上疑其非禮。詳問舊典。禮官始覺其誤。禮部郎中李邦直等削一階。太常少卿武之才等削兩階。七年。太子有疾。詔左丞守道侍湯藥。徙居臨芳殿。調治九年。世宗命太子避暑于草澤。隋王惟功從行。太子言遠去闕廷。獨就涼地。非臣子所安。世宗不聽。百官辭于都城之北。再拜。太子荅拜。八月。至自草澤。入見。世宗甚喜。帝皇太子供膳勿尸。文歲給五十萬。十年。帝在承華殿。經筵太子太保壽王與啓口。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官皆用女直人。與退帝曰。宮官謂之論德。資善義可見矣。而欲去。

之無學故也。使者出東還，太子問民間何所苦。使者曰：「官庫錢滿，有露積者，而民間無錢，以此爲苦。」太子曰：「貯之空室，雖多奚爲？」謂戶部尚書張仲愈曰：「天子富藏天下，何必獨在府庫？」因奏曰：「錢在府庫，何異銅鑄在野？」乞流轉使公私俱利。世宗從之。十一月，有事于圓丘，命行亞獻禮。十二年，世宗聞德州防禦使胡刺謀叛，曰：「朕於親親之道，未嘗不篤，輒敢如此。」太子曰：「叔胡刺性荒縱耽娛樂，而無子嗣，忽起狂謀，望更閱實之。」十七年，侍宴于常武殿，進粥有蜘蛛在盃中，典食混合，恐懼失措。太子從容曰：「蜘蛛吐絲，乘空忽墮，此中爾豈汝罪哉？」十九年，詹事烏林答厚入謝，命取幞頭腰帶，官屬曰：「此見

史纂

卷之三十二

二

宰相師傅之禮也。太子曰：「愿事陛下久，以此加敬。」十一月，改葬明德皇后于坤厚陵。太子徒行輓靈車，遇大風雪，左右進雨具，却之。比至墳所，衣盡濡濕，觀者無不下淚。海陵雖黜，宗幹尚稱明肅皇帝。太子奏曰：「追惟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執主自立，追崇其親，逆祀於廟，今海陵既廢爲庶人，而父宗幹猶竊皇帝之名，列廟祫祭，宜削去帝號，止從舊爵。」明詔中外，俾知大義。乃降封遼王。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詔太子監國。太子奏曰：「臣在東宮二十餘年，過失甚多，陛下以明德皇后之故，未嘗見責，臣誠愚昧不堪，居守乞備扈從。」世宗曰：「凡人養子，皆望投老得力，朕留太尉左右丞叅政輔汝，彼

皆國家舊人，可與商議。且政事無難，但用心公正，久必自熟。」太子流涕左右皆感動。太子在東宮時，中侍出入未嘗限阻，及監國，召中侍諭之曰：「我向在東宮，不親國政，今既守國，汝等有召命，然後入，近侍報瑤池金蓮開，請設宴。」太子曰：「聖上東巡，命我居守，何敢宴遊廢事。」採斂花來足矣。七月，遣子金源郡王麻達葛奉表問起居，請世宗還都。太子自監國，深懷謙抑，宮臣不庭拜，不侍立，免朔望禮。二月，遣金源郡王奉表賀聖壽。六月，有疾，薨于承華殿。世宗自上京還，次好水川，計開爲位臨奠，大恸。親王宗室百官侍衛皆會哭，比至中都，爲位奠哭者七焉。太子在儲位久，恩德及人者深，每日三時侍

史纂

卷之三十二

三

衛軍士入臨伏哭，聲殷如雷。中都百姓市門巷端爲位痛哭，謚曰宣孝。殯于南園熙春殿。世宗未入園門，先至熙春殿臨奠，恸哭。比葬，親臨者六。薨于大房山。世宗欲加帝號，以問羣臣。翰林修撰趙可曰：「唐高宗追謚太子弘爲孝敬皇帝，左丞張汝弼曰：「此蓋出于武后，遂止。」乃別建廟，祭用三獻，樂用登歌。二十六年，立子璟爲皇太孫。二十九年，世宗崩，太孫卽位，追謚光孝皇帝，廟號顯宗。太子天性仁厚，梁桓兒盜金銀器，憐其母老，李福典盜段正，值坤厚陵禮成，家令本犯盜銀器，值萬春節，皆全活之。凡失物者，責其償而不加罪。聞四方饑饉，輒奏請賑贖，敬禮大臣友愛兄弟，明德皇后葬坤厚陵，諸

妃皆刑及發引趙王惟中以其母輜車先發令張黃蓋前行太子呼執蓋者不應少府監張健言欲奏其事令止之善射而不殫物嘗奉詔拜陵射一鹿獲之曰足奉祀事焉用多殺遂命罷獵贊曰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承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后妃

昭祖后徒單氏性剛毅人莫敢婚獻祖將為昭祖娶婦曰此子勇斷異常柔弱之女不可以為配乃為昭祖娶焉昭祖久未得子有巫者能道神語甚驗往禱焉巫良久曰男子之魂至矣此子原有福德子孫昌盛可拜而受之若生則名之曰

史籍

卷之三十三

四

烏古乃是為景祖又良久曰女子之魂至矣可名曰五鴉忽又良久曰女子之兆復見可名曰幹都拔又久之曰男子之兆復見然性不馴良長則殘忍無親必行非義不可受也昭祖念後嗣未立乃曰雖不良亦願受之巫者曰當名之曰烏古出既而生二男二女其次第先後皆如巫者之言遂以巫者所命名之景祖立烏古出酌酒屢進皇后曰巫言驗矣情亂之人終不可留遂與景祖殺之部人怒曰此子性如此在岡俗當主父母之業奈何殺之欲殺景祖后匿景祖出謂眾曰為子而悖其母率是而行將焉用之吾割愛而殺之烏古乃不知也汝輩寧殺我眾乃罷去卒謚威順

史籍

卷之三十三

五

景祖后唐括氏有識度在父母家好待賓客多置酒饌享睦里逆子行旅景祖飲食過人時人名之曰沽羅昭祖曰儉嗇之女吝惜酒食不可以配烏古乃聞后性度乃娶焉遣使同幹來伐五國蒲鼎部景祖使后與勃孫為質於拔乙門而與同幹襲取之遼主以景祖為節度使后雖喜賓客而自不飲酒景祖與賓客飲后聽之翊日枚數其所為無一中中紫肯有醉而忿爭者輒自歌以釋之軍中有被笞罰者每以酒食慰諭之景祖行部后輒偕行政事獄訟皆與決焉景祖沒後世祖兄弟凡用兵皆京於后而後行勅懲其勝負晨月親臨辨訟列後遠則乘馬近則策杖勤於事者勉之怠者訓勵

太祖崇妃蕭氏熙宗時封太妃海陵母大氏事之甚謹海陵篡立尊大氏為皇太后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坐大氏執婦禮海陵積不能平及殺宗義等誣太妃以隱惡殺之併殺其子任王隈喝大定十九年詔改葬致祭上欲復太妃舊號禮官議前代稱太妃者皆以子貴稱后繫夫稱太繫子蕭妃不得

稱太止常追封妃乃封宗妃云

熙宗皇后裴滿氏皇統二年太子濟安生熙宗甚喜肆赦告天地宗廟彌月冊爲皇太子未周歲薨熙宗在位宗翰宗幹宗弼相繼秉政帝初年臨朝端默雖國家多事而廟筭制勝齊國就廢宋人請臣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宗弼既沒后干預政事無所忌憚宰執往往因之以進熙宗未有繼嗣后頗望制之熙宗內不能平因無聊縱酒酣怒手刃殺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鷹賜后后亦附賜禮物熙宗怒杖與同伶所賜海陵本懷親視因此疑亮愈甚蕭瑄之變從茲起矣近侍高壽星隨例遷屯燕南入訴於

史錄 卷之三十一

六

后后激怒熙宗殺左司郎中三合杖平章政事秉德而壽星遂不遷秉德與海陵合謀熙宗既積怒后而愛胙王常勝妃徽卯遂殺后以徽卯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妃夾谷氏張氏裴滿氏明日熙宗見弑海陵已弑熙宗詭以熙宗將謀立后召諸王大臣左丞相塞里以爲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爲后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爲熙宗殺之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回不足惜獨念主上無助耳海陵以后死無罪降熙宗爲東昏王追謚后爲悼皇后大定間復熙宗帝號謚后爲悼平皇后附葬海陵嫡母徒單氏無子次李氏生鄭王充徒單氏養以爲子

此單此事
不是

次大氏生三子長即海陵也徒單氏賢遇下有恩意大氏事之亦謹相得歡甚充與海陵俱爲熙宗宰相充嗜酒徒單氏怒之尤愛海陵而海陵常懷嫡妾之嫌及弑熙宗徒單氏與太祖妃蕭氏相顧愕然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徒單氏入宮見海陵不賀海陵銜之天德二年徒單氏與大氏俱尊爲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徒單氏生日大氏入爲壽徒單氏方與坐客語大氏聽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諸公主宗婦與太后語者皆杖之大氏止之海陵曰今日豈得尙如前時邪自是嫌隙愈深四年海陵遷中都獨留徒單氏於上京徒單氏憂懼每中使至必易衣

史錄 卷之三十一

七

以侯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徒單氏謂海陵曰永壽宮待吾母子甚厚慎無相忘也徒單氏生日海陵使秘書監納合椿年上壽貞元元年大氏病篤恨不得一見臨終謂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壽宮來中都我死必迎致之事永壽宮當如事我三年右丞相僕散師恭往上海陵遷山陵因命與太后俱來繼使平章政事蕭玉迎祭祖宗梓宮於廣寧海陵謂玉曰醫巫問山多佳致祭奠禮畢可奏太后於山水佳處遊覽及至沙流河海陵迎詞梓宮遂謁見太后海陵命左右約杖二束自隨跪于太后前謝罪曰亮不孝久聞溫清願太后痛咎之不然於心不安太后親扶起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

立白金之章。尚且愛之。我有子如此。寧忍害乎。太后至海陵。帥百官郊迎。入居壽康宮。海陵及後宮宰臣以下奉觴上壽。極歡而罷。海陵侍太后于宮中。外極恭順。太后坐起。自扶掖之。帝從輿輦。徒行。太后所御物。或自執之。見者以為至孝。太后亦以為誠然。及謀伐宋。太后止之。海陵心中大不悅。每謂太后還。必忿怒。人不知其所以。及徙汴京。太后居寧德宮。使侍奸高福娘問海陵起居。海陵幸之。因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大特承呼。教福娘唱。飾言動。以告海陵。樞密使僕散師恭征。次丹人謝太后與師恭言。國家世居上京。既徙中。又自中。歸。至今又與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止之。不見聽。

世宗紀云
所以為世
宗也

召師恭自軍中還。殺之。封福娘為耶國夫人。許征南回以為妃。賜銀三千兩。以特未哥為澤州刺史。戒無酗酒。毆福娘。否必殺汝。大定間。諸徒單氏曰哀皇后。械特未哥福娘至中都。誅之。及宗幹去帝號。復封遼王。徒單氏降為遼王妃。海陵后徒單氏。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左丞相張浩率百官迎謁。備法駕。海陵乘玉輅。與后及太子光英共載而入。海陵過宮。陀滿訛里也殺光英於汴。世宗憐其無依。詔歸父母家。歲賜錢二千貫。奴婢皆給官廩。海陵善飾詐。初為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大位。遂欲無厭。殺諸宗室。釋其婦女。莎魯刺妻。胡里刺妻。胡失來妻。札里罕妻。皆欲納之。官中諷宰相。奏請之。使徒單貞謂蕭裕曰。朕嗣緒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外議紛紜。奈何復為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復使貞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唯上擇焉。貞曰。上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具奏。遂納之。修儀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海陵見熙宗悼后干政。心惡之。故不使母后預政事。於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干請者。收其使以聞。壽寧縣主什古。靜樂縣主蒲刺。及冒然師姑兒。海陵從姊妹。混同郡君莎里古真。及餘都。再從妹。耶國夫人重節。再從兄之女。及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

麗妃林蒲魯胡只皆有夫。唯什古喪夫。海陵無所忌。耻皆與之私。重飾昭妃蒲察氏前夫所生。蒲察以與海陵淫。批其頰。海陵怒殺之。令教坊番直禁中。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帳。或如婦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為笑。宮中給使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挾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者死。告者賞錢二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後言者死。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關懶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自搽拉墮其胎。蒲察阿虎迭女又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海陵欲納之。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親抱入宮。養之。至

史綱

卷之三十二

十

海陵淫惡
於禁制矣

唐宗后蒲察氏世宗嫡母也。世宗即位。追謚欽慈皇后。世宗嘗曰。今之女直。雖親戚中表。亦不能知其詳。太后之母。乃太祖之妹。子孫不知也。因謂宗叙曰。亦是卿父諱王之妹。知之乎。宗叙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疎遠何。十九年。宰相請以后族人勸農使沙魯窩除外官。上曰。沙魯窩雖太后戚屬。不開政事。不可使治民。當貴之可也。

已用浮屠
法不必念
無王矣

李氏世宗母遼陽人。父維訛只。遼桂州觀察使。天輔間。遷東京士族。女子赴上京。后入唐宗邸。生世宗。唐宗薨。世宗年十三。舊俗婦女寡居。宗族接續之后。乃祝髮為比丘尼。號通慧圓明大師。賜紫衣。歸遼陽。建清安禪寺。別為尼院居之。又自建淨居。正隆六年。世宗為東京留守。后臨終。謂世宗曰。鄉土之念。人情所同。吾已用浮屠法。置塔于此。不必合葬也。世宗奉遺命。及即位。尊謚為貞懿皇后。詔有司增大舊塔。起奉慈殿於塔前。足為垂慶。寺勅禮部尚書王兢為塔銘。以叙其意。復建神御殿於清安寺。

史綱

卷之三十二

十一

唐宗沒後。世宗寶壽之后。謂世宗曰。此非王邸所宜有。當獻之天子。世宗獻之熙宗。悼后大喜。熙宗晚年。酗酒。獨於世宗無間。海陵篡立。深忌宗室。烏帶諧秉德。以為意在葛王秉德。誅后勸世宗。多獻珍異。以說其心。海陵以世宗畏已。由是忌刻稍息。后不如忌。嘗有疾。世宗視醫藥。數日不離。后曰。大王待妾過厚。其知者以為視疾。不知者恐有專妬之嫌。世宗在濟南海陵召后來中都。后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害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召家人謂之曰。自我為婦。以至今日。未嘗見王有違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禍。多奴僕誣陷之。汝等皆先王舊人。當念舊恩。以此為戒。違吾言者。我於其中。必不赦。

汝后既發防護其謀行至其鄉去中都六十里防者稍緩后得聞即自殺海陵疑世宗教之改世宗西京留守大定二年追册為昭德皇后立別廟以后兄子天錫為太尉上謂天錫曰朕四五歲時與皇后定婚乃祖太尉置朕於膝上曰吾塔上人此塔最幼後來必大吾門今言猶在耳也六年利涉軍節度副使烏林答鈔兀受賊害死有司奏鈔兀后大功親當議詔論如法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東宮酒酣命豫國公王起舞罷上流涕謂之曰汝母婦道至矣朕所以不立中宮者念皇后之德故也附葬興陵

元妃張氏生趙王承平而卒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泰永中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

于諸子最長徒軍克寧議立章宗為太孫世宗曰克寧與承中有親而建議立太孫其社稷臣也尚書左丞張汝弼承中母舅汝弼妻高氏屢以邪言休承中盡元妃像朝夕事之扶左近親望微福明昌二年高氏誅事連汝弼承中汝弼已前死章宗心忌承中諫官賈守謙路鐸上疏寬解上意章宗愈怒平章政事完顏守貞持其事不決章宗罷之諫官皆斥外賜承中死金代外戚之禍惟張氏云

元妃李氏南陽郡王李石女生鄭王允蹈衛紹王允濟路王允德大定七年封元妃世宗崩念昭德皇后不復立后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諸妃上石有定策功世宗厚賞而深制之寵

以尚書令而責成左右丞相妃雖貴不得預政官臺無事大定二十一年薨衛紹王即位追謚皇后

顯宗后徒單氏父貞尙遼王宗幹女梁國公主拜駙馬都尉公主夢神人授以寶珠光燭滿室既寢而后生紅光燭庭后莊重寡言父母令總家事細大畢辦諸男不及也世宗即位貞為御史大夫自南京馳見世宗喜謂之曰卿雖廢主腹心臣然未嘗助彼為虐况卿家法可尚其以卿女為朕子妃顯宗親迎於貞第世宗臨宴盡歡封為皇太子妃生章宗世宗嘗謂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合度服飾得中爾等當效法之章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宮曰隆慶詔所應用內庫奉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主

之毋拘其數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恭儉見諸大長公主禮如平時嘗誡諸侄曰皇帝以我故推恩外家毋藉吾之貴輒肆非違以干國家常憲一日妹并國夫人嬖淫國夫人侍側論之曰爾輩家累素重且非豐厚宜約財用勿以吾為可恃吾受大官之養不置私積况財用者天下之財用也吾終不能多取以富私室家人有以玉孟進者却之曰貴異物而費財用我弗為也今以此為獻徒費汝財我實無用崩年四十五歲曰孝懿

章宗元妃李氏名師兒其家微賤有罪沒入宮籍監大定末師兒以監戶女子入宮宮教張建教宮中故事以青紗隔障

掖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見面有不識字及門者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爲領解建不知是誰但識其音聲清亮章宗嘗問建女子中誰可教者建曰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使人求得之宦者梁道舉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爲昭容明年進淑妃父湘追贈上柱國醴西郡公祖曾祖皆追贈見喜兄嘗爲益與弟鐵哥皆擢顯近易知制誥門方競進之徒爭趨其門南京李炳中山李若與通諸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怙財固位乾石烈執中貪懷不法屢斥屢起終亂天下自皇后沒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答烏古論諸部長之家世爲婚姻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章宗欲立之大臣以爲不可上不從臺諫固諍上不不得已封爲元妃勢位重赫與皇后作章宗宴宮中優人璫瑀頭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祥瑞優曰汝不聞鳳皇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向上飛則風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飛則加官進祿上笑帝以繼嗣未立禱太廟山陵少府監張汝猷奏皇嗣未立乞遣近臣詣諸岳觀廟祈禱詔刑部員外郎完

帝王佐卿
位安官立
其弟生之
章宗亦
疑矣

顏匡往亳州禱太清宮泰和二年元如生皇子忒隣羣臣上表稱賀宴于神龍殿詔平章政事徒單鑑報謝太廟遣使亳州報謝太清宮既彌月封爲葛王葛王世祖初封不以封臣下生滿三月勅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設醮于玄真觀祈福御慶和殿浴之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賀生二歲而薨八年承御賈氏范氏皆有娠章宗已得疾時衛王永濟自武定軍來朝章宗於父兄中最愛衛王欲立之衛王朝辭章宗力與之爭遂謂滿王曰叔王不欲作主人乃遽去邪元妃在傍謂帝曰此非輕言者十一月章宗大漸衛王未發元妃與貴門李新喜議立衛王使內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頗知書識大體謂元如曰此大事當與大臣議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顏匡匡顯宗侍讀最爲舊臣有征伐功故獨召之匡至遂與定策立衛王章宗崩遺詔皇叔衛王即位有曰朕之內人見娠者兩位如其中有男當立爲儲貳如皆是男子擇可立者立之大安元年詔曰章宗皇帝以天下重器畀于眇躬遺旨謂掖庭內人有娠者兩位如得男則立爲儲貳中論多方皎如天日朕雖涼菲實受付託思克副於遺意每而爲之盡心擇靜舍以俾居遺懿親而守視欽懷皇后母鄭國公主及乳母蕭國夫人晝夜不離昨間有真於安養是用軫憂而弗寧爰命大臣專爲調護今者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孫卽康

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月來事未可度知范氏產期合在正月而太醫副使饒師顏言自年前十一月診得范氏胎氣有損調治迄今脉息雖和胎形已失范氏自願於神御前削髮為尼重念先皇帝重屬大事豈期聞此深川恒然今范氏既有損賈氏猶或可冀告於先帝願降靈禮默賜保全早生聖嗣尚恐衆庶未究端由要不匿於播敷使咸明於吾意四月詔曰近有訴元妃李氏潛計負恩自奉和七年章宗遣豫李氏與新喜竊議儲嗣未立欲令宮人詐作有身計取他兒詐充皇嗣遂於年前因賈承御病嘔吐腹中若有積塊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新喜謀令賈氏詐稱有

史籍

卷之三十一

六

身俟將臨月於李家取兒以為皇嗣會章宗崩謀不及行當先帝崩留之際命平章政事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李氏并新喜乃敢不依勅旨欲喚喜兒鐵哥事既不克竊呼提點近侍局烏古論慶壽與計因品藻諸王議復不定知近侍局副使徒單張僧遣人召平章已到宣華門外始召入內遵遺旨以定大事方先帝疾危數召李氏李氏不到及索衣服李氏亦不即來猶與其母私議先皇平昔或有幸御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致絕聖嗣所為不軌莫可殫陳事既發露遣大臣按問俱已款服命宰臣往審亦如之有司議法當極刑以其久侍先帝欲免其死王公

百僚執奏堅確令賜李氏自盡王盼兒李新喜各正典刑李氏兄安國軍節度使喜兒弟少府監鐵哥追除復係監籍於遠地安置諸連坐並依律令施行承御賈氏亦賜自盡自章宗崩三日遂稱范氏胎氣有損章宗疾彌留亦無完顏匡都提點中外事務勅旨或謂完顏匡欲專定策功構致如此自後不復稱元妃但曰李師兒及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請貶衛王降為東海郡侯詔曰大安之初頒諭天下謂李氏與其母王盼兒及李新喜同謀令賈氏虛稱有身各正罪法朕惟章宗皇帝聖德聰明豈容有此欺罔近因集議提點近侍局完顏達霍王傅大政德皆言賈氏事內有冤時達職在近侍

史籍

卷之三十一

七

政德護賈氏所以知之朕親臨問左謠其事曖昧當時被罪貶責者可放免還家由是李氏家族得還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其父嘗夢二玉梳化為月已而生二女及沒有芝生于樞初宣宗在翼郎章宗詔諸王求民家子以廣繼嗣后入王邸及見后姊有姿色又納之貞祐元年封后為元妃姊為淑妃淑妃生哀宗后無子養為己子二年賜姓溫敦氏立為皇后莊獻太子薨立哀宗為太子宣宗崩哀宗即位尊后及淑妃俱為皇太后后宮曰仁聖淑妃官曰慈聖或云宣宗為諸王時莊獻太子母為正妃自王氏姊妹入官而寵衰尋為尼宣宗即位遂立王氏為后皆后姊之謀也

姓若可賜
字師兒妻
為皇后

初王氏姊妹受封之日大風昏霾黃氣充塞天地后嘗夢見者數萬踵其後心甚惡之占者曰后者天下之母也百姓貧寒故控訴焉后勅有司京城設粥與水藥及壬辰癸巳歲河南饑饉元兵圍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餘萬后目覩焉哀宗將禘祭有司奏冕服成上請兩宮太后御內殿試衣之以見兩宮大悅上更便服奉觴為壽仁聖曰祖宗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永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敢忘慈聖曰恒有此心則見此當有期矣遂酌酒與上歡然而罷天興元年哀宗遷歸德二年正月遣近侍徒軍四喜木甲荅失不奉迎

史記

卷之三十一

太

兩宮四喜與內侍馬福惠至汴時河朔失利京城猶未知二人託以報捷執小黃旗入至則察兩宮以奉迎之意召二相入議二相及烏古孫奴申極言不可行四喜作色曰我奉制旨迎兩宮有敢言不行者當以別勅從事二相不復敢言制旨取兩宮奈妃裴滿氏令人張秀藥皇乳母鞏國夫人等十餘人外皆放遣之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粟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賜忠孝軍以兩宮財物之半壬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遲回間奴申初不欲行即承太后旨馳還癸卯入京頓

四喜家駕至還宮議以是夜再往太后憊於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元兵入城太后北遷不知所終寶符李氏從至宣德州居摩訶院宿佛殿中后妃北行將發李氏於佛像前縊死書其門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

淑妃王氏王皇后之姊也哀宗即位尊為皇太后后性端嚴頗通古今哀宗為皇太子有過切責之及即位始免複楚一日宮中就食尙器以玉盃標奉太后及帝后以瑪瑙器進荆王母真妃龐氏后召主者責曰誰令汝長生分別荆王母宜早我兒婦耶非飲食細故令有司杖殺汝矣是後官中奉真妃有加或告荆王謀不軌下獄議已定帝言于后后曰汝止

史記

卷之三十一

太

一兄奈何以讒言欲害之章宗殺伯與叔享年不永皇朝亦絕何為欲效之耶趣赦出使來見我時不至吾不見汝矣帝起后立待王至涕泣慰撫之哀宗寵一宮人欲立為后后惡其微賤固命出之上不得已命放之出宮后語使者曰爾出東華門不論何人首遇者即賜之遇一販絹者遂賜為妻點檢撤合輦教上騎鞠后戒之曰汝為人臣當輔主以正顧乃教之戲耶再有聞必大杖決汝矣比年小提文士有奏賦頌言聖德中興者后曰帝年少氣銳無懼心則驕忽生今幸一勝何等中興而若輩誦之如是正大八年崩遺命務從儉約葬汴城迎朔門外謚曰明惠

哀宗皇后徒單氏宣宗及后有疾后封肉以進興定四年后父鎮南軍節度使頑僧有罪宣宗以后純孝曲赦之哀宗遷歸德遣后弟四喜等詣汴奉迎夜至陳留不敢進復歸于汴崔立叛城破北遷不知所終四喜等既不獲奉兩官出四喜與其妻完顏氏各失不與其父咬住以忠孝卒九十七騎奔曹門將往歸德不得出轉陳州門亦爲門卒所止門帥裕州防禦使阿不罕斜合已遁去經歷官完顏合住權帥職麾門卒及之出口罪在我非汝等之過明日崔立以數十騎召合在合自必死易衣冠而往立左右欲加刃立遙見之問汝是汝忠孝軍出門者耶合住曰然天子使命其實放之罪在某立忽若有所省謂其下曰此官人我識之前蔡裏城時與我同事我所部十餘卒盜官木罪當死此官人但答數十而已此家能殺人能救人因好謂合住曰業已放出吾不汝罪也四喜等至歸德上驚問兩官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汝妻汝父獨得出耶皆斬之論曰四喜等奉迎兩官而值崔立之變智者居此與兩官周旋其間俟事變之定而徐圖之萬一不然以一死殉之耳他無策也乃奉其私親以出而望人主貸其死得乎

宗室

蒲家奴景祖之孫康宗八年係遼籍女直紇石烈部阻兵招

納亡命邊民多亡歸之蒲家奴以偏師夜行盡止抵石勒水襲破之盡俘其孥而還太祖自草澤追遼帝蒲家奴爲前鋒戒之曰彼若深溝高壘未可與戰卽偵伺巡邏勿令遁去以俟大軍若其無備便可擊也太祖次胡崗吟川吳十馬和尚至小魚漂夜潛入遼主營執新羅奴以還遂知遼帝所在蒲家奴晝夜兼行迫及于石犂鐸金兵至者纔千人遼兵圍之余賭指遼帝麾蓋騎兵馳之遼帝遁去兵遂潰所殺甚衆天會間爲司空封王卒配享太祖廟廷

瑋世祖之後通女直契丹漢字充牌印應候以罪免寓居中都海陵伐宋蒲察沙离只同掌留府事世宗卽位于遼陽瑋勸沙离只歸世宗不從瑋與守城軍官烏林答石家奴等以兵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及判官漫撻撒离喝推阿瑣爲留守瑋行同知留守事遣石家奴佩沙离只金牌與中都轉運使左淵大興少尹李天吉奉表如東京世宗以瑋爲同知中都事瑋心不自安與兵部尙書可喜謀因世宗謁山陵作亂大定二年上謁山陵瑋等會于可喜家說萬戶高松不從瑋知事不成乃與可喜詣有司自陳上誅可喜等以瑋爲彰化軍節度使宋將吳玠出散關據寶雞以西詔瑋赴都監徒單合喜軍前宋人據原州寧州刺史顏蓋門都以兵四千攻之不克宋將姚良輔以兵十萬至原州諸將不敢與戰瑋至會平

涼涇州潘原長武等戍兵合二萬人使許里阿補以兵二千軍於城北習尼列以兵三千軍於城西北麥子原據高阜爲陣璋以本部兵陣於城西姚良輔出自北嶺先遣萬人攻許里阿補自以軍九萬陣麥子原下捍以劍盾行馬外列騎士步卒居其中敢死士鎖足行馬間持大刀爲拒分爲八陣別以騎二千爲前鋒璋遣兵二千援許里阿補遣兵二千益習尼列許里阿補與宋人接戰敗之宋兵在麥子原者最堅習尼列以兵五千沿壕伏餘兵皆捨馬步戰擊其前行騎士走其行馬以前衝以長槍行馬以後射以勁弓良輔兵稍挫習尼列乘勝麾兵撤其行馬破七陣良輔復整兵出習尼列少却璋已破城下兵與習尼列會使僕根以伏兵擊良輔習尼列亦整兵奮擊之大破良輔軍斬首萬餘級墜壕死者不可勝計鎖足行馬者盡殪之良輔中劍去遂圍原州穴其西城城圯宋人宵遁璋入原州宋戍軍聞之皆遁去宋吳玠復據德順州璋與習尼列將兵攻之璋率騎兵前行與玠戰于遂沙山下敗之追北四十餘里玠軍遇監不得前斬首數十級璋至德順縣據城北險要爲營璋亦策營與玠相望兩軍遇於城東凡五接戰玠軍敗走璋追至城下玠軍據城北岡阜城上兵相應以弩夾射璋璋軍有却城中出兵來追璋反師與賊人敗之玠遣兵據東山堡欲樹柵璋謂習尼列曰

敵若據東山堡此城必不可拔宜急擊之於是璋先據要地習尼列以兵逼東山堡玠兵恃濠相拒短兵接玠兵退走習尼列追擊之玠城北兵登北岡來戰璋軍少却玠遂焚璋攻其璋率兵踰北岡擊走之玠軍隔小壑射璋軍少却習尼列望見北原火發自東山堡來起引善射者先登擊敗之玠據險作三陣璋以劍盾行馬璋遣石抹迭勒自後擊之移刺補以二千人當其前以強弓射之玠兵大敗墮溝壑者甚衆璋度調追之斬數千級而還玠雖敗猶率衆保險合喜使副總領言吉烈來問策諸將曰吳玠恃險我退軍平涼彼必棄險就平地玠不善野戰可圖也璋曰彼恃其衆非恃恃險也昔人有言寧棄千軍不棄寸地故退兵不如濟師我退軍平涼彼深入吾地固壘以拒我則如之何查刺還報合喜率四萬人來會詰旦陰霧晦冥玠分兵四道來襲戰于城東離而復合者數回漢軍千戶李展率麾下兵先登奮擊之玠軍陣動璋乘勝躍擊玠軍敗退至北岡玠走險璋急擊之殺畧殆玠分軍守秦州合喜駐軍水洛城東自六盤山至石山頭分兵守之斷其餉道玠乃引歸以璋爲御史大夫璋奏文武百官有相爲朋黨者今臺中自臣外無女直人乞不限資考量村奏擬上曰朋黨爲誰卽糾治之朕選女直人未得其人豈以資考爲限以璋爲賀宋正旦使既行上遣人馳諭曰宋人

若不遵舊禮，慎勿付書。如不令卿等入見，卽持書歸。若迫而取之，亦勿赴宴。其回書及禮物，一切勿受。璋至臨安，宋人請以太子接書，不從。既就館，宋人迫取書。璋與之多受禮物，上怒，欲重之極刑。左丞相良弼曰：「璋爲將，大破宋軍，宋人讐之久矣。將因此陷之死地，今若殺璋，正墮其計中耳。」上乃杖璋百五十，除名，副使高翊杖百，沒入其所受禮物。後上念璋有征伐功，起爲武定軍節度使卒。

勗本名烏野，穆宗第五子，好學，問國人呼爲秀才。宗翰定汴州，太宗使勗往勞之。宗翰問其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直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完顏

史

卷之三十一

音

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直字。女直既未有文字，故祖宗事皆不載。天會六年，詔求訪祖宗遺事，以備國史。命勗與耶律迪越掌之。勗採摭遺言舊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綜爲三卷。凡與契丹往來及征伐諸部，其間詐謀詭計，一無所隱。事有詳畧，咸得其實。自太祖與高麗議和，凡女直人入高麗者，索之十餘年不已。勗諫曰：「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於惠下。所索戶口，皆前世姦宄叛亡，烏盡訛謾罕之苗裔？先世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太祖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交兵幾三十年，今雖連和，當時壯者已皆物故。子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

史

卷之三十一

音

不敢稽留，骨肉乖離，誠非衆願，而必欲求爲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兵動卒，取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因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宜施惠下之仁，弘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已有，如自我得之矣。從之。十五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皇叔祖字冠其銜，勗力辭。皇統元年，勗撰祖宗實錄，成，進入，上焚香立受之。詔職倣外，別給二品親王俸，儉舊制。皇兄弟皇子爲親王，給二品俸。宗室封一字王者，給三品俸，蓋異數也。實羣臣于五雲樓，勗進酒稱謝，帝起立受飲，盡歡。熙宗獵于海島，三日之間，親射五虎，獲之，勗獻東符射虎賦，上悅，賜以佩刀玉帶，良馬上。日與近臣酣飲，或繼以夜。勗諫，上爲止酒。拜左丞相兼侍中，封魯國王。海陵用事，胡臣多附之。一日，大臣會議海陵後至，勗面責之曰：「吾年五十餘，猶不敢後爾少年強健，乃敢如此。海陵跪謝，進太師，海陵篡立，加恩大臣，以收人望，封秦漢國王，領三省，及宗本無罪，誅勗髡髮，頓白，因上表請老。海陵賜以玉帶，優詔諭之。有大事，令宰臣就第商議，入朝不拜。勗遂稱疾，篤，表請愈切。海陵不懌，從之。卒年五十九。

宋史

撤改勗者長子，景祖方役屬諸部，愛次子世祖，膺勇材，畧命

長子勅者與同郎勅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神度使復越勅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志也穆宗襲位念勅者不得立遂命撤改爲國相穆宗履藉父兄趾業錫除強梗不服已者使撤改取馬紀嶺道攻阿疎穆宗自將期阿疎城下會軍撤改行次阿不塞水烏延部斜勒來謁謂撤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會軍阿疎城下此爲入深必取之策宜先撫定薛楚星顯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撤改從之攻銳恩城下之而與穆宗會阿疎城下銳恩在南阿疎在北穆宗聞撤改先取銳恩城與初議不合頗不然而之及遷使來止勿攻阿疎然後深以先取銳恩爲功也康宗沒太祖

史綱

卷之三十一

庚

稱都勃極烈與撤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撤改統之明年嗣節度令方至遼主荒于遊改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使告克于撤改撤改及將士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自此始矣遣子宗翰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太宗撤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祖即位撤改行國相如故羣臣奏事撤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助之力吾雖處大位未可改舊俗也撤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

史綱

史綱

卷之三十一

壬

臣之諱曰斤撤改國治勃極五年卒太祖往弔乘白馬勢額與之偕時以所御馬及裘復親臨之撤改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言不見因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撤改以宗臣爲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配享太祖廟廷次子宗憲本名阿懶從兄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趨府庫取用宗憲獨藏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往因仍遼舊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捷懶宗傳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折之當請不用其言後賴宗弼乃復取河南陝西地焉累官尚書左丞攝門下侍郎皇統五年議肆赦軍恩止及女直人宗憲曰莫非王臣大慶豈可有間從之轉行臺平章政事爲太原尹封鉅鹿王世宗即位宗憲棄官來歸除中都留守拜平章政事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宗憲曰昔太祖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爲選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有不職者其弟侄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右丞相卒習不失本作醉不失昭祖之孫也捷能左右射肅宗與桓被散遼戰於幹魯緝出水再失利世祖來援見軍吏無人色

乃使習不失陣於脫路改原而身自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
從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遂步趨而出方戰
其外兄烏葛善射居敵騎中習不失呼之曰此是汝一人之
事何為摧鋒居前如此乃以弓稍繫馬首而去是役也習
不失之功居多桓被敵達既敗習不失馬亦自歸世祖疑木
甲字里篤與烏春為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視字里篤置酒樓
上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若將執已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
之外馬而歸其勇過如此孟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與烏春
遇肅宗前戰習不失往之截勢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
孟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賊于遼習不失與穆宗太祖歎都
皆為祥穩收國元年為阿買勃極烈太輔七年太宗與習不
失居守鄂王昂違紀律當死時遣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
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
之今國家迭有大慶可減昂無死若主上有責言以我為說
太宗遂杖昂以聞是歲卒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迎謁恐太
祖感動不敢以告太祖輒問曰阿買勃極烈安在太宗曰今
即至矣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
幹魯劾者次子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幹魯將兵封築九城
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高麗卒求和收國二年命幹魯統
諸軍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不遵投其隙

而取之爾非有遠大之計其亾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
我舊矣易為招懷如其不從即進兵攻討高永昌渤海人在
遼為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八鯤口永昌見遼政日非太祖
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覲覲非常特東京漢人與渤海人結怨
永昌誘渤海人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
遂僭稱帝遼人討之不能克永昌使人以幣求救於太祖願
併力以取遼太祖使人諭之曰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
輒據之以偁大號可乎若能歸欵當處以王爵永昌答書不
從於魯方趨東京遼兵來攻照散城烏論石準與戰敗之遼
師回魯幹魯過於瀋州大敗之遂取瀋州永昌大懼願去名
號稱藩幹魯使人往報之會渤海高禩降言永昌非真降特
以緩師爾爾幹魯進兵永昌遂殺使者率眾來拒遇于沃里活
水我軍既濟永昌之兵不戰而却逐北至東京城下明日永
昌盡率其眾來戰復大敗之永昌奔長松島初太祖下寧江
州獲東京渤海人釋之不殺往往中道去諸將以為言太
祖曰昔世祖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亾去既而往往招其
部人來降今此輩亾去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恩勝奴仙哥
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所釋東京人也捷不野執永昌以
獻殺之東京州縣盡降詔除遼法省賦稅置猛安謀克一如
本朝之制幹魯從都統曩速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

亦可取

世祖西浮閣下射幹魯與鵠巴魯攻浮圖奪之命精銳下射城中遂破西京遼主在青塚幹魯往襲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走應州幹魯率兵邀之宗望盡俘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幹魯使使奏捷詔遼主威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難自作而背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以幹魯為西北西南兩路副都統幹魯言夏人不盡歸戶口資帑而以宋人侵賜地求接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接兵者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誠有異圖宜盡索在夏戶口兩國事審處之

史綱 卷之三十二

辛

幹魯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從之天會五年卒追封鄭國王配享太祖廟庭銀朮可宗室子太祖使蒲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不決乃使習古乃銀朮可繼往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體銀朮可等還其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太祖遂決意伐遼太祖與耶律訛里朮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朮可與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而出大敗遼軍銀朮可與費室攻黃龍府敗遼兵于白馬濼及遼主西奔天德銀朮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攻汴城克之為燕京留守致仕封蜀王卒配饗太宗廟庭子發英宗嗣謀取和尚原發英以本部

發宋五萬人奪新义口是夜大雪道路皆冰發英入自傍近高山叢薄窮奮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發英請速入大散關宗弼止之不聽宗弼以刀背擊其髡髻使之退發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進取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元帥右監軍撒离喝撫治諸郡至同州故觀察使李世輔出迎撒离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世輔突前執撒离喝變起倉卒發英至東門合谷雅領騎三十餘與發英遇世輔已撤撒离喝出西門發英與合谷雅追之一進一退以撒离喝世輔慮救兵至乃要撒离喝與之盟使勿追世輔聞於道世輔發英識其強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師至耀州

史綱

卷之三十二

壬

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發英伏兵山谷間使人趨山巔令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明日城中人出問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敗爭入城山巔兵已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發英曰我一退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喝曰計將安出發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原宋兵必自西原來發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离速曰二子當其左右拔离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

為是。以得志。嚴高唱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殺英斜。捕出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衝擊之。遂敗玠軍。偃尸枕藉。澗谷皆滿。自此蜀人喪氣。不敢復出關陝。遂定。正隆末。為中都留守。世宗即位於遼陽。使殺英姪阿魯瓦。命殺英為左副元帥。宣大定。改元。詔赦于河東。河北山東諸路。殺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殺英不得已。乃受命。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槽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為大軍日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殺英至中都。同知留守瑄。請至府議事。殺英疑瑄有謀。乃陽許諾。具節仗。若將往者。遂幸騎從出施仁門。見世宗于三河。拜平章政事。罷為

史籍

卷之三十二

三

東京留守。殺英宿將。恃功在南京時。詔問以邊事。殺英謂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至入見。竟無一語及邊事。在相位。多自專。已所欲輒奏行之。及除留守。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改濟南尹。復為東京留守。致仕。史臣上太宗府宗寶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殺英在。詔修撰溫迪罕紇達。就其家問之多。更定焉。卒年七十四。

全宗寶錄
此其所以強也

阿离合邁景祖第八子也。太祖謀伐遼。阿离合邁贊成之。既舉兵。阿离合邁屢戰有功。及太宗等勸進。太祖未之許也。阿离合邁曰。今大功已集。若不以時建號。無以繫天下心。太祖

乃許之。太祖即位。阿离合邁與宗翰以耕具為獻。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為國論乙室勃極烈。始未有文字。祖宗時事。並能默記。與斜葛同修本朝譜牒。問人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積年舊事。人或遺忘。輒一辨析言之。有質疑者。為釋其意義。天輔三年。寢疾。宗翰日往問之。盡得女直之舊疾。革上幸其家。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乃獻平生所乘戰馬。卒年四十九。追封隋國王。配饗太祖廟。與父子安本名幹論。為底改叛。太宗命督諸軍討之。至混同江。論將士曰。今叛眾依山谷地勢險阻。林木深密。吾騎卒不

史籍

卷之三十二

三

得成。列未可以歲月破也。乃令諸軍據高山連木為橋。示以持久計。聲言俟大軍畢集。乃發。多張旗幟為疑兵。密具舟楫。以舟師浮江而下。直擣其營。大破之。封齊王。拜左丞相。兼都元帥。致仕。卒。兒子宗尹。大定八年。為樞密副使。上問宰臣曰。宗尹雖才無大過人。而性行淳厚。且國之舊臣。朕欲以為平章政事。何如。宰執皆曰。宗尹為相。甚協眾望。即日拜平章政事。封代國公。時民間錢幣不通。上問宗尹。對曰。錢者有限之物。積於上而滯於下。所以不通。海陵軍興。為一切之賦。有萊園房稅。養馬錢。大定初。軍事未息。調度不繼。故因仍不改。今天下無事。府庫充積。悉宜罷去。於是養馬等錢皆罷。他日上

宗尹治家嚴密，他人不及也。因顧宗尹曰：「政事亦若如此矣。」宗尹有疾，不能赴朝，上謂宰臣曰：「丞相志寧嘗言：『若詔遣征代，所不敢辭。』宰相之職，實不敢當。」宗尹亦豈此意邪？宗室子往往不事生業，上以問宗尹。宗尹曰：「隨仕之子，父不遺本上，以此多好游蕩，上命召還。二十七年，乞致仕，宰臣奏宗尹舊臣，宜在左右。」上曰：「宰相總天下事，非養老之地，若不堪其職，朕亦有愧焉。」宗尹既謝，上問其子汝父致仕將居何所，對曰：「族屬既多，不能復在京師。」上遣使問宗尹曰：「朕欲留卿，卿相安？」卿子之言如此，今宜如何？」宗尹曰：「聖主既哀老臣，不忍擅棄，使時時得瞻望天顏，臣豈敢他往？」於是賜甲第一區，凡宴集畋獵，皆從焉。明年卒。宗寧，阿蘭合懣諸孫，爲臨潢尹，鄰國有警，宗寧知邊人乏糧，出倉粟，令以牛易之，敵知有粟，過去，爲幹亂後，邊人苦無牛，宗寧復令民入粟，易牛，民自得牛，而倉粟倍於舊，其經畫如此。拜平章政事卒。

宗雄，本名謀良虎，康宗長子，其始生，世祖見而異之，曰：「此兒風骨非常，他日必爲國器。」因解佩刀使置其側，曰：「俟其成人，則使佩之。」九歲，能射逸兔，年十一，射中奔鹿。太祖將舉兵，宗雄曰：「遼主驕侈，又不知兵，可取也。」太祖敗遼兵于出河店，宗雄摧鋒力戰，功多，遼帝以七十萬衆至，馳門，諸將口遼軍勢甚盛，不宜速戰。宗雄曰：「遼兵雖衆，而皆庸將，上卒憊憊不足

畏也。戰則破之，掌握間耳。」上曰：「善。」追及遼帝于護步，各圍宗雄，率衆直前，短兵接。宗雄令前行，持挺擊遼兵馬首，後行者射之，大敗遼兵。上嘉其功，執手勞之。西京既降，復叛，糧餉垂盡，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之，則降者離心，是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乃立重賞以激士心。既而夜中有火，大如斗，墜于城中。」宗雄曰：「此城破之象也。」遂克西京。宗雄好學，嗜書，嘗從上獵，誤中流矢，神色不變，恐上知之，罪射者，既拔去其矢，託疾歸家。臥兩月，因學契丹大小字，盡通之。村武騎提挽強射遠，幾二百步，嘗走馬射三應，已中其二，復發弓馬，蹶躍而下，步射獲之。宗雄方逐兎，捷懶亦從後射之，已發矢，捷懶大呼曰：「矢及矣。」宗雄反顧，以手接矢，射見中，之其輕捷如此。卒年四十，追封楚王，配享太祖廟庭。宗幹納其妾海陵，篡位，囚宗雄妻於府署，與其子婦七人皆殺而焚之，棄其骨於廢水。

捷懶，一名昌穆宗之子，劉豫以濟南府降，詔以豫爲安撫使，治東平。捷懶以左監軍鎮撫之，大事專決焉。後爲右副元帥，封魯國王。宋人既誅服，邦昌、太宗詔諸將求如邦昌者，立之。或舉折可求，捷懶力舉，劉豫遂立。豫爲齊帝，豫立數年，無尺寸功，詔降豫爲蜀王。捷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宋使王倫求河南、陝西地於捷懶。明年，捷懶朝京師，倡議以廢齊

晉見與宋會京留守宗僑來朝與捷懶合宗幹等爭之不
能得宗僑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宗憲折之曰我俾宋人
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捷懶弟
訪亦以爲不可捷懶資昂曰他人尙有從我者汝乃異議乎
昂曰苟利國家豈敢私邪時太宗長子宗幹爲宰相位在宗
幹上捷懶宗僑附之宗僑爲次相捷懶持兵柄竟以河南陝
西地與宋宗幹跋扈尤甚捷懶謀反事覺宗幹宗僑皆伏誅
以捷懶屬尊有功釋不問出爲行臺尙書左丞相捷懶至燕
京僉驛肆不法復與翼王鴨懶謀反宗弼言捷懶與宋交通
倡議割地請復取河南陝西會有上變告捷懶謀反熙宗乃

史筆

卷之三十三

宋

下詔誅之捷懶自燕京而走是殺之于鄆州及其二子并殺
翼王
宋本名徽宗明安帝六代孫爲世祖養子從廢宗平陝西撤
商喝狗地渭西降德順鎮戎二軍進平熙河取保川城明年
同奔說討平河外至西寧盡降其都護官屬攻慶陽降其城
慕洸以環州降撤商喝請收劍外十三州與宋王彥之遇于
沙合澤敗之遂克金州破吳玠軍于饒風關取真符縣洋州
入興元府盡下諸砦及仙人關遷右副元帥封應國公海陵
升蒲州爲河中府以撤商喝爲河中尹自陝西入朝從容言
曰唐建成不道太宗以義除之卽位之後力行善政後世稱

賢陛下以前主失德大義廢絕力行善政則如唐太宗矣海
陵色變撤商喝亦悔其言進封國王從行官吏皆官賞之海
陵以撤商喝久握兵在外得士心忌之以爲行臺左丞相兼
左副元帥恐不奉命陽專以殊禮以玉帶璽書賜之撤商喝
至汴行臺右副元帥捷不野女爲海陵妃海陵使圖之無令
撤商喝預軍事撤商喝不知每事輒爭之捷不野詭曰太師
梁王以陝西事屬公以河南事屬捷不野今未嘗別奉詔命
陝西之事捷不野固不敢干涉捷不野久在河南將帥畏而
附之撤商喝始至勢孤爭之不得白於朝大臣知上旨報曰
如梁王教海陵欲盡除宗室黜舊元帥府令史遷設希海陵

史筆

卷之三十三

宋

旨學撤商喝手署及印文詐爲契丹小字家書與其子御史
大夫宗安封題已經開拆書紙隱約若經水浸者稱宗安於
宮門外遺此書遂設拾得之其書曰阿渾汝安樂否前者走
馬來時曾議論我救汝平章及謀里野等處觀事勢再通往
來緩急圖謀知汝已備細言之謀里野所言然只是殺捷不
野則南路無憂慮矣捷不野自來於我不好凡事常有隄防
應是知得上意移刺補丞相於我不好若遲緩分毫必落他
手也阿渾兄此書約定月日却寫書教掃胡來女直謂子阿
渾平章宗義也遙設從左都監阿覲上變有司鞫問宗安不
服曰使其有此書我剖肌肉藏之猶恐漏泄安得於朝門下

遺之有司掠皆楚。宗安神色不變，乃真掃胡爐炭上掃胡。不能堪，自誣服。宗義被掠，皆不能當，亦自誣服曰：「我輩必不免，不早決，徒自苦。」宗安曰：「今雖無以自明，九泉之下當有冤對。」吾終不能引屈，竟不服而死。使屬魯渾殺撒葛喝于汴族其家，而無寫書及傳書者，主名有折哥者，能契丹小字，嘗從撒葛喝。特末者，陝西舊將，嘗以左副元帥事馳驛赴關，兩人皆族誅。撒葛喝親屬坐死者二十餘人。宗義幼弟阿虎里，其妻撻不野女，海陵妃女兄阿虎里將刑，使者不忍見面，以衾覆而縊之。當其願久不死，及去，被再縊之而赦死，使至遂得免。後封為王。潞王孫耶魯便撒葛喝于汴，屬魯渾執之，耶魯

史籍

卷之三十一

宋

曰：願付有司。若法當同坐，雖死不恨。屬魯渾亦殺之以遺敵。為同知博州事，謂之曰：「爾無自比老人。」老人親告朕，爾以告有司，設有撒葛喝黨人在其間，敗吾事矣。老人蕭玉別名，遷設後與蕭裕謀反，伏誅。大定初，撒葛喝追封金源郡王。宗義亦復官爵，論曰：撒葛喝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艱忌，既以言致疑，猶與撻不也辨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

昂本名奔睹，景祐弟李黑之孫。幼時侍太祖，太祖令數人角力，時昂年十五。太祖曰：「汝試為之。」遂連仆六人。太祖喜，大軍渡江，敗宋兵於江上。帥府遣昂以兵追宋主，宋主入會稽，有

兵數千，列陣于郭東竹葦間。諸將欲擊之，昂曰：「此詐也，不若急攻城。」將山他門逸去，諸將猶豫未決，而宋主果於他門以單舟入海，不獲而還。除東平尹，宋將岳飛以兵十萬，號稱百萬，來攻昂。昂有軍五千出禦之，時桑柘方茂，昂使多張旗幟於柘間，為疑兵，自以精兵陣于前，飛不敢動，相持數日而退。昂勸岳飛之至清口，飛眾逆水而去，時霖雨晝夜不止，夜將半，昂促眾北徙，諸將難之，昂鳴鼓紆之下，令曰：「鼓聲絕，敵後者斬。」遂棄營去，二十里而止。是夜，宋人來劫營，無所得而去。諸將問其故，昂曰：「公流而下者走也，汴流而上者誘我也。今大雨泥潦，彼舟行安，我陸行勞，士卒饑乏，弓矢敗弱，我軍居其

史籍

卷之三十一

宋

下流，其襲我必矣。眾稱善。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城中兵纔千餘，守將遣人求救，昂曰：「我嘗至下邳，城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教，填之。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援，飛乃退。進樞密使左丞相昂怒族弟去衣杖其脊，海陵聞之，杖昂五十，久之封楚國公。太保海陵南伐，分諸路軍為三十二總管，隸左右領軍大都督府，以昂為左領軍大都督，海陵築臺于江上，召昂及副大都督蒲盧渾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矣。」蒲盧渾曰：「舟小不可濟，海陵怒，詔昂與蒲盧渾明日先濟。」昂大懼，抵暮海陵遣人止之曰：「前言一時之怒耳。」至揚州軍變，海陵死，世宗即位，遼

陽昂使人殺皇太子元英于南京遣其子寢殿小底宗浩奉表賀大軍北還昂恐宋人驕其後即以罷兵移書于宋入見世宗深慰勞之封漢國公拜都元帥太保如故大定三年卒昂在海陵時縱飲沉酣輒數日不醒海陵嘗戒不令飲得間輒飲如故及還自揚州妻子爲置酒未數行輒臥不飲其妻大氏海陵從月婦也怪而問之昂曰吾本非嗜酒者但向時不以酒自賜則汝弟殺我久矣今遇遭明時正當自愛是以不飲或以子孫計爲言答曰人各有命但使其能自立爾何至爲子孫奴耶聞者以爲達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祖至康宗凡八世祖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材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

史籍 卷之三十二

早

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爲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爲氏非宗室同姓者蓋不可辨矣

石土門

石土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爲部長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相通問久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逸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逸孫歲餘厚其餼廩及還以幣帛數籠爲贈耶懶歲饒景祖與之牛馬以助糴費使世祖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歸握手爲別石土門體貌魁偉質直孝友勇敢善戰世祖襲位石

土門招諭諸部附於世祖世祖伐烏春窩謀罕等石土門以所部從戰有功太祖伐遼其子蟬螽從行上語之曰吾如之好曰散在遼俟其獲當以爲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迎勞卒年六十一追封金源郡王弟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太祖器重之太祖將舉兵伐遼未決欲與迪古乃計事乃親至所部居數日少間太祖馮其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爲我決之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上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而西君以爲如何迪古乃曰以上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帝荒于游畋政令無常易與

史籍

卷之三十二

早

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盧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牧國二年與幹魯古敗耶律捏里于蒺藜山下顯乾惠等州天輔二年與髮室入見上曰遼主近在東京而敢輒來各杖三十熙宗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配資太祖廟庭追封金源郡王

石顯

石顯烏林各部人昭祖以條教約束諸部顯陸梁不可制及昭祖沒于逼刺紀村部人以柩歸顯違於路攻而奪之揚言曰汝輩以石魯爲能而推尊之吾今得之矣昭祖之徒募軍追及之與戰復得柩衆推景祖爲諸部長攻之不能克乃以

金法之嚴
如此

阻絕海東路告於遼遼帝使人讓之曰汝何敢阻絕馬路
 官他意遣其酋長來獻使其子婆諸刊入朝遼人厚賜遣
 還曰汝父信無他宜身自入朝顯信之人見於春蒐婆諸刊
 從其主謂石顯曰罪在汝不在汝子命婆諸刊還而流顯於
 遼遼帝會活刺渾水部麻產起兵婆諸刊從之敗於莽樓
 水麻產遁去婆諸刊與麻產就擒及其黨與皆獻之遼主久
 之世祖復使人言曰婆諸刊不還其部人疑懼且亂遼主以
 爲然前後所獻罪人皆還之世祖沒肅宗襲節度使麻產據
 遼遼帝小意完告招部人命杜絕往來者世祖使康宗及
 其弟伐之時混同江入水康宗自阿降岡乘舟至帥水舍舟
 而進使太祖從東路取麻產家屬盡獲之康宗回麻產太祖
 來會麻產乘夜突開遁去太祖曰麻產之家薄盡矣走將安
 歸追之麻產與三騎來伺軍共一人墜馬太祖問之其人曰
 我隨麻產來伺軍者問麻產所在曰走矣麻產與一騎分道
 走太祖命勃魯古追東走者而自追西走者至直屋僻水失
 其人所在太祖急前追得遼甲於路迹而往前至大澤澤渚
 其人乘馬入在草太祖亦乘馬追及之與之戰烏古論壯士
 活臘胡乘馬來問太祖曰此戰者何人也太祖初不識麻產
 謾應曰麻產也活臘胡曰今亦追及此人邪遂下馬援槍進
 戰麻產連射活臘胡活臘胡中二矢不能戰有頃軍至問之

都射中麻產首遂擒之無有識之者活臘胡前扶其首而
 視之見其齒豁曰真麻產也麻產張目曰公等事定矣遂殺
 之獻於遼

阿疎

阿疎星顯水部人父阿海事景祖世祖世祖破烏春還阿海
 率官屬士民迎謁獻黃金五十世祖諭之曰烏春本微賤吾
 父撫育之使爲部長而忘大恩乃結怨於我自取滅亡吾與
 汝等三十部之人自今可以保安休息吾大數亦將終我死
 汝等當念我出力以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城邑如烏春
 矣阿海與衆跪而泣曰太師若有不諱衆人賴誰以生勿爲
 此言未幾世祖沒阿海亦死阿疎繼之阿疎自其父時常以
 事來耶蕭皇后甚憐愛之每至必留月餘乃遣歸阿疎既爲
 勃董與從單部爭都爭長肅宗治之長阿疎穆宗嗣節度聞
 阿疎有異志乃召阿疎賜以鞍馬深加撫諭阿疎歸謀益甚
 復召之阿疎不來遂與同部毛睹祿等起兵穆宗自馬紀嶺
 攻之撤改自胡論嶺往畧定羈春星顯兩路攻下鈍恩城穆
 宗至阿疎城阿疎往訴于遼遼人來止勿攻穆宗不得已留
 勃者守阿疎城而歸勃者守阿疎城二年毛睹祿降阿疎在
 遼不敢歸遼使復來穆宗使烏林蒼石魯濟師戒勃者曰遼
 使至可以計却勿罷兵也令易衣服旗幟與阿疎城中同色

穆宗使胡魯逸遼與遼使至勃者軍中衣服旗幟與城中如一遼使不能辨効者詭曰吾等自相攻干汝何事誰識汝之太師乃刺殺胡魯逸遼所乘馬遼使驚走遂破其城殺阿疎弟秋故保阿疎無所歸遂留于遼及太祖伐遼底遼之績告于天地以阿疎亡命遼人不與爲言凡與遼往復書命必及之天輔六年開母妻室畧定天德等州獲阿疎軍士問之曰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論曰世祖擒虜酷婆諸刑既嚴之遼以爲功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爲亂遼人不察盡以向後哨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穆宗止遼使始終以虜路讓之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

部

獸部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塋土人呼昭祖爲勇石魯呼石魯爲賢石魯初爲扎薩部有美女名罷敵悔蜀東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泮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炷火於箭端而射蜀東水人怪之皆走險阻久之不復見却還所

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虜二女子以歸各納其一以爲妾時諸部不有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遂入蘇濱那懶之地石魯佐之也世祖初襲節度使跋黑以屬尊舊異謀諸部相繼爲變歡都入預謀議出臨戰陣烏春作難幹勒部人至乃與之相結欲先除歡都會其家被火使謀人不歌東經族火爲歡都胡土遣人謂世祖曰不歌東來告曰前日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未決石盧幹勒曰蓋乃兄弟也豈以二人之故而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歡都被甲執戟向前曰彼爲亂之人若取太師兄弟亦將與之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宗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耳衆皆稱喜穆宗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此世祖乃往見孟乃隔澗刺水而與之言曰不歌東既告縱火山歡都等當遣不歌東來不歌東至世祖殺之既而開放火者孟乃家人阿出胡山也烏春爲謀罕振活刺渾水世祖既許之降以驢驘捷懶觀勝負不助軍歡都還軍滅之捷懶穆宗皇后之弟也歡都下馬執鞭而言曰獨不念蒲陽溫與弟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溫漢語幼弟也穆宗德之後以捷懶女妻其子卷神太祖追麻丸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以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俱爲詳穩納喝部散八之弟阿注阿與人爭部族

不獲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捷達告阿注阿必為變穆宗不信而殺之撒達臨死歎曰後必知之穆宗疑出獵阿注阿料率七八人操兵入宅據寢門劫皇后及家人歡都入見阿注阿曰閨門眷屬豈足劫質汝固識我盡以我為質阿注阿從之解皇后而質歡都撒改使人告急于獵所穆宗亦心動獵獵中途逢告者及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使女直知名官僕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人遼國庫金鹿馬與我勿惜歡都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要穆宗盟穆宗從之阿注阿遂執歡都等七人以衣裾相結送至遼境乃釋之歡都至黃龍府使人要遼阿注阿黨屬具報於遼遼人派之曷董城穆宗襲位

太祖子孫

那王宗敏太祖第十二子海陵謀弑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

欲除之時熙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殺殺國家事重奈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構害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弑熙宗使世宗召宗敏宗敏疑懼不敢往世宗曰叔父今不即往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異心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膚髮血肉狼藉遍地世宗曰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向已行之此蟻虱爾何足道者正隆六年海陵復殺其子密國公阿里罕大定間詔復官爵

熙宗被酒酌酒賜常勝常勝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常勝逃去命左丞宗憲召之宗憲與常勝俱去上益怒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手殺之海陵與唐括辨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以已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辨與秉德意不在海陵辨曰無昨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次辨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誰由是海陵心忌二人時阿楞為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以皇弟二字疑為常勝使特思鞠之無狀海陵知熙宗有疑常勝心可因此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不稱他人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非常勝查利而誰特思故出之熙宗使唐括辨按問特思

特思誣服於是殺帝勝查利特思海陵并擠阿楞殺之阿楞弟佳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陵曰其兄既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爲忠益信任之子合住大定末自南京副留守遷太宗正丞上問宰臣曰合住爲人如何平章政事

奏奏政宗浩曰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昨王外若愚

訥臨事明敏過人朕兄弟間於常勝尤欽密

可喜紀王宗強子爲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卽位冀州來歸除兵部尚書性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僅僉多平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幹論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令史幹里朶俱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契

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弒熙宗世宗疎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自領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於是可喜等謀因扈從軍士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沃窟刺必不違我惟忠曰我嘗爲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尙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論往約沃窟刺沃窟刺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二年正月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歸夜召幹論等會其家沃窟刺以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擒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詣有司自首既下獄可喜不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款伏上詔罪

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免緣坐遂誅幹論等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濟州防禦使

婁室

婁室完顏部人遼主自鴛鴦濛西走婁室追至白水灘獲其內庫寶物遂與闡母攻破西京至天德雲內寧遼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疎夏人敗遼兵次天德婁室使騎二百爲候兵夏人敗之復使阿土罕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久雨諸將欲且休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夜將以我情來攻我我必不勝子騎往遲明出陵野營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

史籍

卷之三十二

契

水爲陣乃使人報幹魯婁室分軍爲二迭出迭入轉戰三十里遇宜水幹魯軍至合擊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蒞門東婁室以兵襲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戍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西山兵擒其帥趙公直復襲遼王于余都谷遼主從數十騎逸去婁室遣族子海望及木得往見遼王諭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賜鐵券銀朮可圍太原宋統制劉瑋率衆十萬出壽陽救之婁室擊破宋師宋張洎營文水婁室與戰瀕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下汾石二州取平定軍降遼州宗翰取汴州使婁室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敗宋

火種

宋之三十二

3.

終

史緯卷一百三

金史八

列傳

命

大政皆身親其咎天眷元年乞致仕不許二年封陳王三年
 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宜不道逮燕居而竊
 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賜死并殺其子同修
 國史把笱符寶郎漫帶及右承齋慶時熙宗未有皇子故嫉
 希尹者以此言譖之皇統三年上知希尹無他心死非其罪
 贈儀同三司改葬之孫守貞章宗立爲刑部尚書兼右諫議
 大夫守貞與修起居注張瑄奏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
 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起居郎起居舍人每皇帝視朝左
 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蓋侍從官
 遇視朝正合侍立白來左司上殿諫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



從官除授及議便違始令避之比來一例令迴避及香閣奏
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
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何所陳說似非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
自有不密之罪上從之拜叅知政事上新卽位銳意於治嘗
問漢宣帝綜核名實之道其施行之實何如守貞誦樞機周
密品式詳備以對上曰行之果何始守貞曰在陛下屬精無
倦耳進尚書左丞明昌三年夏早下詔罪已守貞惶恐表乞
解職出知東平府他日上問宰臣守貞治東乎如何對曰亦
不勞力上曰以彼之才治一路誠有餘矣右丞劉瑋曰方今
人材無出守貞者淹於外誠可惜也上默然四年拜平章政

史籍

卷三十三

事封肅國公上嘗嘆文士無如党懷英者守貞奏進士中若
趙沨王庭筠甚有時譽上曰出倫者難得爾守貞曰問世之
才自古所難然國家培養久則人才將自出矣明昌初北邊
屢有警或請出兵擊之上曰今方南議塞河而復用兵於北
可乎守貞曰彼屢突軼吾國今一懲之後不敢復來矣守貞
喜讀書通法律明習國朝故事好推轂善類接援後進上以
疑忌誅鄉王允蹈後張汝弼妻高陀韓獄起意在錫王允中
右諫議大夫賈守謙上書寬解上意右拾遺路鐸言尤切直
帝不悅守貞持其事獄久不決帝出守貞知濟南府上語宰
臣曰守貞固有才力喜讀書至方之真儒則未也而太邀權

舉以彼之才能平心守正朝廷豈可少離今茲今出蓋思之
熟矣以在政府日嘗與近侍語官掖事命有司鞠問守貞款
伏解職遣中使持詔責之曰挾姦罔上古聖常刑結援養交
臣子大戒孰謂予相乃蹈厥辜爾本出勲門淺登應仕朕初
嗣位亟欲用卿未閱歲時升爲宰輔每期納誨共致太平蓋
求所長不考其素拔擢不爲不峻任用不爲不專曾報効之
弗思輒私權之自市交通近侍密問起居窺測上心預圖趙
向繇患失之心重故欺君之罪彰指所無之事而妄以肆誣
實未始有言而謂之書誅義豈知於歸美意專在於要君凡
有官使微爲已恩樹親識之援而列布官中縱罪廢之餘而

史籍

卷三十三

三

出入門下復觀彈奏益見私情皆以涉於回邪不宜任之中
外質之清議固所不容揆之乃心烏得無愧姑從輕典庸示
薄懲仍以守貞罪宣諭百官承安元年授河中防禦使後知
濟南府卒上悼之勅有司致祭賻贈禮物依故平章政事
曰肅守貞剛直明亮凡朝廷論議及上有所問皆傳經以對
上嘗與論人才守貞述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故爲胥持
國輩所忌竟以直罷後趙秉文入翰林上書願進君子退小
人上問君子小人謂誰秉文對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
泰知政事胥持國

宗翰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說為粘罕撤政之子也遼稱統和帝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說為粘罕撤政之子也遼稱統和帝
說里朵以二十萬衆成邊太祖遺擊之宗翰爲右軍大敗遼
人於達魯古城天輔五年五月射柳宴羣臣上謂宗翰曰今
議西征汝前後計議多合朕意宗室中雖有長於汝者猶保
元帥無以易汝當治兵以俟師期上親酌酒飲之解御衣以
衣之爲移糈物極烈北京既克宗翰駐軍北安獲遼護衛耶
律習泥烈知遼主獵於營務深殺其子晉王放魯幹衆益離
心西北西南兩路兵馬皆羸弱不可用宗翰使假都統果曰
遼主窮迫於山西猶事收獵不恤危亡自殺其子臣民失望
攻取之策幸速見論若難大舉當以偏師討之果報曰頃奉
詔旨不令使越山西當審詳餘陳宗翰知果無意進取爲失
機會卽決策進兵復報曰受命雖未令便取山西亦許便宜
從事遼人可取其勢已見一失機會後難圖矣今已進兵當
與大軍會於何地果乃約以奚王橫會議宗翰以精兵六千
襲遼主聞遼主自五院司來拒戰宗翰倍道兼行一宿而至
遼主遁去使希尹等追之宗翰撫定西路州縣部族謁上於
行在所遂從上取燕京太祖以燕京與宋還軍次營寨深不
豫宗翰駐軍雲中宋人請割武朔二州宗翰言宋人不歸我
叛亡阻絕燕山往來道路後必敗盟請勿割制山西郡縣太宗
曰先帝嘗許之矣當與之宗翰復奏曰先帝征遼之初圖宋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四

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
鎮先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遁逃誘援邊民今宋數路
招納叛亡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章實嘗期以月日一無所致
盟未替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
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或有輕略難以持久請置勿
割上從之幹魯奏宋人不遣歲幣戶口且將渝盟宗翰宗望
伐宋於是以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宗望自河北伐宋
宗翰發河陰降朔州克代州圍太原府宋救太原敗於汾北
殺萬餘人留銀術可圍太原宗翰率師而南降定諸縣及威
勝魏下諸州至澤州宋使至軍中知宗望至汴割三鎮講和
路允迪以宋制太原詔書來太原人不受詔宗翰取文水及
孟縣遂還山西宋少帝誘諸仲恭貽書余賄以興復遼社稷
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九月宗翰克太原執宋經略使張瑄
純十一月自太原趨汴降威勝軍克潞澤二州撤刺答破次
井關下河陽宗翰進克懷州遂渡河閏月至汴與宗望會兵
克汴州宋少帝請軍前舍青城奉表降以宋二主及其宗族
四百七十餘人及珪璋寶印褒旻軍器祭器大樂畫圖書
北還賜鐵券宗翰奏河北河東府鎮州縣請擇前資官員者
任之以安新民宗翰遂遷洛陽襄陽相昌汝鄆均房唐鄧陳
蔡之民於河北遣使至平快西州郡而還師山西皆德公致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五

書請立趙氏奉職修貢宗翰不答康王遣王師正來表密以
書招誘契丹漢人獲其書奏之太宗下詔伐康王河北諸將
欲罷陝西兵併力南伐河東諸將不可曰陝西與西夏為鄰
兵不可罷宗翰曰初與夏約夾攻宋人而夏人弗應耶律太
石在西北交通西夏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陝西略定五路
弱西夏然後取宋議久不決奏請於上上曰康王構當窮其
所往而追之俟平宋當立藩輔如張邦昌者陝右之地亦未
可置於是斐室蒲察帥師平陝西銀米可守太原耶律余睹
留西京宗翰會肅宗於滎進兵至河東宋知府權邦彥窮蹙
降其城取徐州宋人運江淮金幣皆在徐州盡得之分給諸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軍襲慶府降宋知濟南府劉豫以城降乃遣拔離速為林谷
泰欲馬五襲康王於揚州未至百五十里馬五以五百騎先
馳至揚州康王已於前一夕渡江矣康王以書請存趙氏社
稷自稱宋康王趙構謹致書元帥閣下帥府各書招之降而
使捷懶宗弼拔離速馬五等分道南伐宗弼渡江取建康入
杭州康王入海河里蒲盧渾自明州入海三百里追之弗及
乃還太宗以諸班勃極烈即位久虛儲嗣熙宗為太祖嫡孫
而太宗無立意宗翰朝京師謂宗幹等曰儲嗣虛位頗久合
刺先帝嫡孫當立若不早定恐授非其人吾日夜未嘗忘此
遂與宗幹希尹言之再三太宗以宗翰等大臣義不可奪遂

立熙宗為諸班勃極烈以宗翰為國論右勃極烈熙宗即位
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封晉國王乞致仕不許平年五十
八益恒忠配享太祖廟庭論曰宗翰內能謀國外能謀敵法
策致勝有古名將之風臨濟既捷請襲遼主遼主既獲請討
宋人觀其欲置河北專事陝服當時無有能識其意者甫釋
干戈斂衽歸朝以定熙宗之位精誠之發孰可掩哉

宗望

宗望本名幹離不太祖第二子也與宗翰請伐宋宗望為南
京路都統自燕山路伐宋至三河破郭藥師兵四萬五千藥
師降遂取燕山府盡收其軍實馬萬疋甲冑五萬兵七萬州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縣悉平遂克信德府宋李邦請修舊好宗望留不遣自郭藥
師降益知宋之虛實宗望請以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
宋之地里宗望請任以軍事四年諸軍渡河取滑州圍汴少
帝請為伯姪國効質納地增歲幣請和遂割太原中山河間
三鎮以康王構太宰張邦昌為質沈勝以誓書三鎮地圖至
軍中二月與宋平退軍孟陽是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候
騎覺之分遣諸將迎擊大破平仲軍復進攻汴城同舉兵之
狀少帝大恐使宇文虛中來辨曰初不知其事將加罪其人
宗望輟弗攻改以肅王樞為質遣康王構歸師還河北兩鎮
不下分兵討之宗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

安肅雄霸廣信之境遂還山西宋少帝以書誘余睹蕭仲恭獻其書詔復伐宋八月宗望發自保州耶律鐸破宋兵三萬於雄州耶耶敗宋軍七千於中山高六破宋兵三千於廣信宋神師閣軍駐井陘宗望大破之取天威軍克真定殺知府李遵得戶三萬遂趨汴十一月宗望至河上降魏縣諸軍渡河克德清軍開德府阿里剏以騎兵三千前行遇宋軍破之取胙城抵汴城下宗望至汴分遣諸將還宋援兵閏月宋兵出汴城來戰宗望選勁勇擊敗之宗翰自太原會軍於汴克汴州宋少帝詣軍前奉表降四月以宋二主及其宗族北還宗望分諸將鎮守河北乃西上涼陘是月宗望卒追封宋王

史記

卷三十三

人

配享太宗廟庭次子京本名魯魯為藩陽軍節度使海陵遣獲衛忽魯往絳州殺之京由間道至汾州得免世宗即位封壽王改西京留守其妻召日者孫邦榮推京祿命邦榮言置守官至太師爵封王京問此上更無否邦榮曰止於此京曰若止於此所官何為邦榮知其意乃詐為圖識有鸛魯為之語以獻於京京曰殺誠如此乎受其謀再使卜之邦榮稱所得卦有獨權之兆京復使邦榮推世宗年月家人孫小孫安作諸言諸惑京京信之大定五年孫邦榮上變詔刑部侍郎高德基戶部員外郎完顏兀古出鞠之京欵伏上曰使充英在朕亦保全之况京哉京夫婦免死杖一百樓煩縣安置以

奴婢百口自隨官給土田遣兀古出諭京曰朕與汝皆太祖之孫海陵失道窮滅宗支朕念兄弟無幾於汝尤為親愛汝亦自知之何為懷此心朕念骨肉不忍盡法汝若尚不思過朕雖不加誅天地豈能容汝詔樓煩縣為作第一區月給節度廩俸十二年兄德州防禦使文謀反上問皇太子趙王允中及宰臣曰京謀不軌朕特免死今復當緣坐何如宰臣言京同逆今不除之恐為後患上曰天下大器歸於有德海陵失道朕乃得之但務修德餘何足慮太子曰誠如聖訓乃遣使諭京曰卿兄文傳封國公不任職事朕遣封王爵委以大器頃在大名以賊得罪止令左遷不知恩德乃蓄怨心謀不

史記

卷三十三

九

執罪及兄弟朕念宋王皆免緣坐文之家產應沒入者盡與卿兄子敵住卿宜悉此意二十年上問宰臣曰京之罪始於其妻妾下休咎太祖諸孫存者無幾朕欲召置左右不使任職卿等以為何如皆以為非宜久之上復欲召京宰臣曰京不赦之罪也赦之為至幸矣豈可復召上默然遂止文本名胡剏除祿書坐典靈壽縣主阿里虎有姦杖二百除名復為昌武軍節度使大定初改武定軍上賜條服佩刀而遣之謂文曰朕無兄弟見卿往外郡惻然傷懷卿頗自放宜加檢束除廣寧尹封英王時弟京得罪上謂文曰朕待京不薄乃包藏禍心圖不軌不忍刑及骨肉遂從輕典卿亦驕縱無度宋

王有社稷功，武靈封太祖諸孫爲王，卿獨不封。朕卽位封卿兄弟爲王，自今懲咎，悔過無患，朕不知也。改大名尹，文多取猛安謀克良馬，或以驚馬易之買民物，與價不盡其直，占役弓手，詭納稅草，取民錢一萬九千餘貫，降德州防禦使，文既失職，居常快快，日與家奴石抹合住，忽里者爲怨言，合住言南京路猛安阿古合住謀克頗里銀木可與大王厚善，欲舉大事，彼皆願從，文信其言，乃召日者康洪，密以謀告之，洪言來歲甚吉，文厚謝之，使家僮剛哥等往南京，以書幣遺阿古等，剛哥問合住何以知阿古等必從，合住曰：「阿古等與大王善，以此意其必從耳。」剛哥到南京，見阿古等，不言其本來之事，及還，給文曰：「阿古從大王矣。」文遂遣兵仗使家奴幹散董陣圖，大定十二年，家奴重喜詣河北東路上變，府道判官李特馳往德州捕文至州，日已晚，會文出獵，召防禦判官關越謀就獵所執之，關越言文兵衛甚衆，且暮夜，明日文生口可就合上執之，字特乃止。是夜文知本府使至，意其事覺，乃與合住等亡去。河間府奏文事上，謂宰臣曰：「海陵崩，賊宗室殆盡，朕念太祖孫存者無幾人，曲爲寬假，而文會不知幸，尚懷異圖，何狂悖如此！」詔所在捕之，募獲文者，遷官五階，賜錢三千貫，文被獲伏誅，詔釋其妻康洪，論死，餘皆坐如律，以文財產賜其故兄特進齊之子獻住。

沈璋

沈璋，奉聖州人，迪古乃軍至上谷，璋與李師夔迎降，擇可爲守者，衆皆推璋，璋固稱師夔，於是授師夔武定軍節度使，以璋副之，從伐宋，太行賊陷潞州，拔其守，官軍討平之，命璋權知州事，潞卒以脅從當錄坐者七百人，帥府滕璋盡誅之，璋不從，帥府大怒，召璋呵責，欲殺璋，璋顏色不動，從容曰：「招亡撫存，璋之職也，此輩初無叛心，爲賊所脅，故招撫之，今殺之，是殺降也，衆苟不寬，璋死何憾！」帥府乃召潞軍曰：「汝等應死，今使君活爾矣，皆感璋而去。」朝廷聞而嘉之，拜左諫議大夫，知潞州事，改同知太原尹，加禮部侍郎，介休人張覺亡命山

左企弓

左企弓，蔚人，中進士，天慶末，拜廣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如樞密院事，遼軍攻皆闕，決北樞密院然後奏御，金兵拔上京，北樞密院不以時奏，企弓以聞，遼主曰：「兵事無乃非卿職耶？」對曰：「國勢如此，豈敢俯仰爲自容計？」因陳守備之策，金克中京，遼主將西幸以避之，企弓諫不聽，秦晉國王耶律捏里自立於燕，廢遼主爲湘陰王，以企弓守司徒，封魏國公，德妃攝

政加侍中太祖至屏閣蕭妃自北口遁去郭盛高六等已欲太祖下城下高六等開門待之太祖入城受降企弓不不知太祖駐蹕燕京城南企弓等奉表降詔復舊職太祖既定燕從初約以與宋人企弓獻詩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太祖不聽時置樞密院於廣寧府以企弓為之企弓將赴廣寧張覺在平州有異志太祖欲以兵送之企弓辭曰如此是促之亂也及過平州張覺使人殺之

宗本太宗子孫止

宗本本名何魯太宗子也皇統九年為太保領三省事海陵

宗本本名何魯太宗子也皇統九年為太保領三省事海陵

史籍 卷三百三

宗本輩皆懿親大臣本無反狀裕誣構其事以尚書省令史奚人蕭玉與宗本厚人所共知使玉上變庶可示信遂作玉告云承德領行省與宗本別會飲言彼在外論說軍民若太傳為內應何事不成又云長子鎮里虎當大賞因是不令見主上宗本云左丞相言主上近日見之輒不喜故心常恐懼若太傳一日得大位此心方安內侍張彥善相和宗本有天子分宗本曰我有兄在何能為判太宗正事宗美言太傳是太宗嫡子與太傳便合為北京留守下臨行與宗本言事不可逆宗本與玉言大計只於近日開場內決之因以馬一匹袍一領與玉充表識物玉罔裕以聞於是使人召宗本等擊

拘海陵登樓命左衛將軍徒單特思及蕭裕妹婿近侍局副使耶律闍離刺小底密伺宗本及宗美至即殺之宗美本名

胡里甲臨死神色不變宗本已死蕭裕使人召蕭玉是日玉

送客出城醉酒露髮披衣以車載至裕弟點檢蕭家逮日

暮玉酒醒見軍士圍守之意得罪以頭觸屋壁號咷曰臣未

嘗犯罪老母年七十願哀憐之裕附耳告之曰主上以宗本

諸人不可留已誅之矣欲加以反罪令汝告其事今曹汝告

款已具上即問汝汝但言宗本輩反如狀若有異詞禍及汝

家裕以巾服與玉引見海陵海陵問玉玉言宗本反具如所

言海陵遣使殺東京留守宗懿北京留守下遷單王宗哲平

史籍 卷三百三

陽尹稟左宣徽使京等家屬分置別所使人要之赴路無少長皆殺之中京留守宗雅善事佛世稱善大王海陵知其無能將存之以奉太宗後召至闕竟殺之太宗子孫死者七十餘人太宗後遂絕海陵使太府監完顏馮六籍諸人家曰珠王金帛入官什器吾將分賜諸臣馮六以此不復拘籍什器往往為人持去馮六家童亦取植木屏風太府監失火樂頗盡燬少監劉景取諸司簿帳補之監吏恐稍緩得罪請景倒署年月後馮六與景忿爭馮六言景倒署年月事景贊馮六家童盜屏事海陵素惡馮六與宗室游從謂宰臣曰法盜官中物者死諸物已籍入官與官中物何異馮六坐棄市又曰

景創暑年月以免吏罪是不可赦亦殺之蕭玉既誅宗本罪
海陵喜甚自尚書省令史爲禮部尚書加持進賜錢二千萬
馬五百匹牛五百頭羊千口數月爲參知政事子尚公主海
陵謂玉曰朕始得天下常患太宗諸子方強賴社稷之靈卿
可發其姦朕無以報大功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賜第一
區以宗本家貴賜之拜右丞相封陳國公文思署令閭拱與
太子詹事張安妻姦獄具不應訊而訊之玉等俱決杖入
謝罪海陵曰汝等以愛憎妄作威福使人畏之朕信任汝等
有違則決責之亦非得已古者大臣有罪貶謫數千里外往
後死於道路朕則不然有過則杖之已杖則任之如初如不

史籍

卷三十三

七

可恕則處之死汝等當自勉正隆三年以司徒判大興尹海
陵討伐宋賜羣臣宴謂王曰卿嘗讀書否王曰亦嘗觀之中
宴海陵起召玉至內閣以淡書一冊示玉既而擲之曰此非
所問也朕今欲伐江南卿以爲如何玉曰不可海陵曰朕觀
宋國猶掌握間耳何爲不可玉曰天以長江限南北舟楫非
我所長苟堅百萬代吾不能以一騎渡以是知其不可海陵
怒叱出之及張洸因張福兒附奏海陵杖張洸并杖玉謂羣
臣曰浩大臣不面奏因人達語輕易如此玉以持堅比朕朕
欲斷其舌而礫之以玉有功隱忍至今大臣決責痛如朕躬
事不得已汝等悉之及海陵發南京玉與張洸潛治省事世

宗即位放歸田里羣所賜家產久之起爲孟州防禦使世宗
滅之曰昔海陵欲殺太宗子孫借汝爲證遂殺進用朕思海
陵肆虐先殺宗本諸人然後用汝贊成其事豈得專罪汝今
世用汝常思改過改太原尹卒大定二十四年尚書省奏王
子德川當升除上曰海陵假口於玉以快其毒玉子豈可升
除邪論曰太宗舉宋而有中原金百世不遷之廟也舍其子
立熙宗至海陵而無熙宗春秋宋公舍與災而立其弟禍延
世宗害及五國誠足爲後世監乎

宗弼

史籍

卷三十三

七

率百騎馳擊敗之矢盡奪遼士槍殺八人生獲五人詔伐宋
康王攻開德府宗弼以其軍先登奮擊破之攻大名府宗弼
軍復先登破其城河北平宋主自揚州奔江南遂降歸德壽
春廬州破鄆瓊衆於和州遂渡江將至江寧宋杜充率步騎
六萬拒戰宗弼擊破之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使別將劉太
平州濠州沂江而西杜充遂降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及湖
州使阿里趨杭州其舟於錢塘江宗弼至杭州使阿里以精兵四
遂取杭州宋主自越奔明州宗弼圍杭州使阿里以精兵四
千襲之降越州遂渡曹娥江去明州二十五里大破宋兵追
至城下宋主走入海宗弼攻明州克之阿里泛海至昌國縣

執宋明州守趙伯諤伯諤言宋主奔温州將自温州趨福州
免送入海追三百餘里不及阿里乃還宗弼遂取秀州平江
阿里率兵趨鎮江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宗弼舟小乃自
鎮江沂流西上世忠襲之宗弼循南岸世忠循北岸且戰且
行世忠大艦數倍出宗弼軍前後數里擊柝之聲自夜達旦
世忠以輕舟來挑戰一日數接將至黃天蕩宗弼因老鸛河
故道開三十里通秦淮一日一夜而成乃得至江寧將渡江
而北宗弼軍渡自東移剝古渡自西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
下將左右掩擊之世忠舟皆張五綳宗弼還舍射者乘輕舟
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綳五綳皆焚烟焰滿江世忠不能軍

史記

卷三百三

宋

追北七十里宗弼渡江北還從宗輔定陝西與張浚戰於富
平宗弼陷重圍中韓常流矢中目怒拔去其矢血淋漓以土
塞創躍馬奮呼搏戰遂解圍與宗弼俱出既敗張浚遂降熙
河漕原兩路攻吳玠於和尚原抵險不可進乃退伏兵起且
戰且走行三十里宋軍陣於山口宗弼大敗明年復攻和尚
原克之天會十五年為右副元帥封藩王天眷元年撻懶宗
弼議以河南地賜宋宗弼自軍中入朝拜都元帥宗弼言撻
懶與宋交通路遺遂以河南陝西與宋請誅撻懶復舊疆時
宗弼已誅撻懶謀反詔置行臺於燕京以宗弼領行臺尚書
省撻懶南走將入宋追殺之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

民訟錢穀行臺尚書自治之宗弼兼總其事詔南伐復河南
歸土宗弼由黎陽趨汴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宋岳
飛韓世忠分據河南要害復出兵涉河東駐嵐石休德之棧
以相牽制宗弼遣孔彥舟下汴鄭兩州王伯龍取陳州李成
取洛陽自平泉取亳州及順昌府嵩汝等州岳飛等軍皆退
去河南平特天眷三年也宗弼入朝越五日還軍遣使淮南
克虜州上幸燕京宗弼入朝拜尚書左丞相太保都元帥領
行臺如故宗弼遂伐江南既渡淮以書責讓宋人宋人答書
乞加寬宥宗弼今宋主遣信臣來稟議宋主乞先斂兵許敵
已拜表因下宗弼以便宜約盡淮水為界宋主遣端明殿學

史記

卷三百三

宋

士何綺等進善表曰臣構言今來盡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
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
屬鄧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先化軍為敵邑沿邊州城
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
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每春季差人
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貽其國家
臣今既進善表伏望上國蚤降誓語庶使敵邑永有憑焉宗
弼進太傅遣左宣徽使劉若使宋以表見主寶珮璫王冊冊
康王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
降喪于爾邦亟潰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

旅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何罪天誘爾衷封奏仰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左宣徽使劉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仍詔天下宗弼表乞致仕優詔不許賜以金券皇統三年為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皇統八年卒配享太宗廟庭于亨本名字迷熙宗時封芮王素號材武海陵忌太宗諸子以為右衛將軍密諭之曰爾勿以此職為輕朕疑太宗諸子太彊得卿衛左右可無慮耳海陵賜良弓亨性自負辭曰所賜弓弱不可用海陵遂惡之出為真定尹謂亨曰太宗諸子多在河朔山東真定據其衝要如其有變欲倚卿為重其實忌亨也歷東京留守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考驗無狀遵坐誅海陵益疑之改廣陵尹使同知李老僧伺察動靜且構其罪亨家奴六斤頗黠給使總諸奴老僧謂六斤曰爾勸海大族不幸坐累為奴寧不念為良乎六斤識其意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亨怒曰必殺此奴六斤懼遂與老僧謀告亨謀逆亨有良馬將因海陵生辰進之復以生辰進馬者衆不能自異欲他日入見進之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不足進亨有奴自京師來言徒單阿里出虎誅死亨曰彼有貧死誓券安得誅之奴曰必欲殺之誓券安足用哉亨曰然則將及我矣六斤言亨怨望且誣亨欲因間刺海陵老僧捕繫亨以聞詔工部

尚書耶律安禮大理正貳里等鞠之亨言嘗論鐵券事實無反心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安私通亨怒欲殺之狀安禮等還奉海陵怒復遣與老僧同鞠之亨與家奴並加撈掠不伏老僧夜使人蹴其陰殺之亨不勝楚痛聲達於外亨擊鞠為天下第一常獨當數人馬無良惡皆如意馬方馳輒投杖馬前側身附地取杖而去每吹獵持鐵鏈擊狐兔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遇羣豕亨曰吾能以鏈殺之即奮鏈遙擊中其腹穿入之終以勇力見忌正隆六年海陵遣使殺諸宗室於是殺亨妃徒單氏次妃大氏子羊蹄等三人大定初追封韓王諡有司改葬亨及妻子論曰宗弼楚宋主於海島卒定進淮之約熙宗舉河南陝西以與宋人媾而正之者宗弼也宗弼既死宗磐宗勳繼繼憤憤滿當貴人人有自為之心時無宗弼金之國勢亦日殆哉世宗嘗曰宗翰之後唯宗弼一人非虛言也

劉豫謀為宋賊為金藩功罪不
劉豫早城入康王至揚州除知濟南府捷懶攻濟南馳將關勝出城拒戰豫殺關勝出降授京東東西淮南安撫使知東平府節制河外諸軍以子麟知濟南府捷懶屯兵衡要以鎮撫之初康王殺張邦昌命左右副元帥討之詔曰俟宋平當援立藩輔以鎮南服如張邦昌者及康王自明州入海兀末

北還乃議更立其人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而豫尤有心
擁懶爲豫求封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詔曰今立豫爲子皇
帝既爲鄰國之君又爲大朝之子其見大朝使介唯使者始
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其餘並行皇帝禮天會八年
九月初備禮冊命立豫爲大齊皇帝都大名仍號北京置丞
相以下官赦境內以東平爲東京汴州爲汴京張孝純等爲
宰相母程氏爲皇太后姜錢氏爲皇后錢氏宣和內人也以
辛亥年爲皇昌元年以其子麟爲諸路兵馬大總管宋人畏
之皆以爲國體國書稱人齊皇帝宰相張孝純鄭億年李鄴
家人皆在宋宋人加意撫之二年豫遷都於汴睿宗定改西

史籍 卷三百三 手

太宗以其地賜豫從張邦昌所受封界故也元帥府使蕭慶
如汴與豫議伐宋豫假曰宋軍帥韓世忠屯潤州劉允世屯
江寧今欲往宋石渡江而劉允世拒守江寧欲出宿州抵揚
州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州渡不若輕兵直趨采石彼宋有
備我必輕渡江矣因門官贊舍人徐文將船六十艘來奔豫
與元帥府書曰徐文一行久在海中盡知江南利害文書宋
主在杭州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宋主初走入
海時於此上船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向明州定海口進
還前去昌國縣其縣在海中宋人聚船積糧之處今大軍可
先往昌國縣攻取船糧還趨明州城下奪取宋主御船龍旗

錢塘江口今自密州上船如風勢順五日夜可到昌國縣或
風勢稍慢十日或半月可至睿宗不從天會十五年詔廢齊
國降封豫爲蜀王豫稱大號凡八年於是置行臺尚書省於
汴除豫執政人情大悅遷豫家屬於臨潢府賜錢一萬貫田
五十頃牛五十頭皇統三年卒于麟齊國建豫請立麟爲太
子朝廷不許曰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於是麟連歲帥兵
南伐皆無功而還及歲廢齊戒以南伐之期仲豫先遣兵駐
淮上捷懶以軍廢豫駐刀馬河麟從數百騎山進捷懶使止
捷懶於南岸獨召麟渡河因執麟廢豫麟遷臨潢授北京路
都轉運使參知政事尚書左丞典平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韓國公

史籍 卷三百三 手

劉善宛平人父彥宗封野王皇統元年善以左宣徽使充江
南封冊使宋人勝其居曰行宮善曰未受命而名行宮非也
請去勝而後行駐宋人驚服欲厚賄悅之奉金珠三十餘萬
善不之顧皆嘆曰國有人焉爲行臺尚書右丞相或謂善
河南官吏之濫難者善曰廢齊用兵江表求一切近効其所
用人不必皆以章程故有不由科目而爲大吏不試弓馬而
握兵柄者今撫定未久姑收人心奈何爲是紛更也遂仍其
舊帥府議於館陶築三城有營八北軍人居之善曰今天下

聖德世宗

聖德世宗在朝官仲諤從容敷奏游陵廟之大定十四年

聖德世宗在朝官仲諤從容敷奏游陵廟之大定十四年

為宋國賀正使宋主欲變親起接書之儀遣館伴王抃來議曲辨強說要以必從仲諤曰使臣奉命遠來修好固欲成禮信約所載非使臣輒敢變更公等宋國腹心非使臣一時失大國歡往復再三竟用舊儀親起接書成禮而還還東部尚書轉太子少師兼御史中丞十九年卒仲諤立朝曠歷忠色莊重世宗嘗曰朕見劉仲諤常若將進諫者其剛嚴如此

時立愛

時立愛新城人遼太康九年進士第為遼興軍節度使太祖定燕京使轉詢持詔招諭平州詢州人也立愛使人廷獻詔曰大小官員可充舊職請四禁配隸並從釋免遼帝時在

天德平州雖降民心未固流言金人所下城邑始則存撫後則俘掠立愛雖開諭民不肯信乃上言乞下明詔遣官分行郡邑宣諭德意他日兵臨於宋順則撫之逆則討之不勞而天下定矣上優詔答之後以平州為南京用張覺為留守立愛遂歸鄉里燕人東徒其衆怨望覺因之遂叛入宋太祖以燕薊與宋新城燕屬邑宋果召立愛立愛見宋政日壞不肯起戒其宗族不得求仕及宗室再取燕山立愛請募府上調拜同平章事封陳國公天會十五年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卒

韓企先

韓企先燕京人乾統間中進士第同翔不據都統果定中京遷轉運使天會六年同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封楚國公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賈左企弓等而朝廷宰相則用女直官號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凡漢地選投調養租稅皆承制行之自時立愛到彥宗及企先輩官為宰相大抵如此斜也宗幹常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定官制立尚書省及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為尚書右丞相召至上京入見太宗甚驚異曰朕嘗嘗聞此人今果見之時方議稅制度損益存亡企先博通經史知舊代故事或因或革咸所折衷企先為相為官擇人以獎勵後進為已任推誠

士類號別人物一時臺省多君子彌縫關漏密議顯諫必咨
於周宗翰宗幹敬重之世稱賢相焉皇統元年封漢王六年
卒配饗太宗廟庭世宗曰丞相企先本朝典章制度多出其
手至於關決大政不使外人聞之由是莫知其功前後漢人
宰相無能及者可畫其像置功臣中以示勸諭備錄

鄧瓊

鄧瓊臨漳人補州學生宋宣和間盜賊起瓊乃更學擊刺試
弓馬成滑州時宗翰將渡河皮軍亂殺其統制趙世產
而推瓊為主瓊因誘衆名爲勤王行且收兵北渡淮有衆萬
餘康王以爲楚州安撫使累遷武泰軍承宣使率所領步騎

史記

卷三百三

李成

十餘萬附於齊授靜難軍節度使遷國康遷驍騎上將軍宗
弼復河南以瓊知亳州事丁憂去官瓊嘗語同列曰瓊見元
帥國王用兵制勝與孫吳合可謂令世雄才至於親冒鋒鏑
矢石交集指麾三軍意氣自若將士視之孰敢愛死乎宜其
所向無前日開國千里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
兵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
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縱或親
臨亦必先遁是以智者解體愚者獲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
馳增加伴級以爲己功又國政不綱幾有微坊已加厚賞武
有大罪乃置不誅不即覆亡已爲天幸何能振起耶衆以爲

此篇將耳
補指草題
不如是

自然要奉
承

檄諭宗弼再伐江南以瓊素知山川險易召至軍計宗弼
謂江南誰敢抗拒者瓊曰江南軍勢怯弱皆敗亡之餘又無
良帥何以禦我聞秦檜當國用事檜老儒所謂亡國之大夫
貌貌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
膽裂將震喝不服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而江南稱
臣宗弼以瓊爲知言初瓊去未幾宋兵破之而去以州人
宋起守之及大軍至起以州事委其鈴鎗衛經遁去帥府使
人招經經不下及城潰百姓惶懼待命經請於元帥曰城所
以下下皆因登却之也民何罪願慰安之元帥以瓊先嘗守
州因經而釋其州人復命瓊守之瓊守毫凡六年毫人
德之遷歸德尹卒

李成

李成雄州人仕宋官淮南招捉使成縱卒爲盜鈔掠江南宋
遣兵破之成遂歸齊齊廢除安武軍節度使成爲降將中
最勇號令嚴明衆莫敢犯臨陣身先諸將士卒未食不先食
有病者親視之不持兩具雖沾濕自如也有告成反者宗弼
察其誣使成自治成杖而釋之士樂爲用所至克捷宗弼再
取河南宋卒與據河南府成引軍入孟津與宋衆薄城鼓譟
請戰成不應日下兵與士率倦且飢成開門急擊大破之遂
取洛陽河南平宗弼奏成爲河南尹封郡王卒時孔彥舟亦

草盜自宋之齊封郡王彥舟有禽獸行其妾生女美姿容
苦虐之使自陳非已女遂納為妾

施宜生

施宜生邵武人宋擢上舍第授穎州教授及王師入汴宜生
走江南復以罪北走齊上書陳取宋之策齊以為大總管府
議事官齊國廢遷殿中侍御史正隆四年以翰林學士為宋
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耻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
瑄館之都亭因問以首丘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度語
曰今日北風甚勁又聞九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
信副使耶律闌離刺以聞詔烹之初宜生困于場屋遇僧贊

史記

卷三百三

宋

風鑒謂之曰子面有權骨可公可卿而子身之毛皆逆上且
覆腕殆必凶終初宜生從羣盜范汝為於建劔及敗變服備
於泰州吳翁家翁異之一日屏人詰其姓名宜生曰我服事
惟謹何乃致疑邪翁固詰之宜生請其故翁曰日者燕客執
事咸饌而汝獨遜同輩且微服有款聲是以疑汝非真備也
宜生遂告之翁聽之金夜濟淮以歸試一日獲熊三十六賦
撰第一後竟如僧言

張中彥

張中彥安定人為彰德軍節度使正隆嘗汴京新宮中彥採
運關中材木青峯山巨木最多而高深阻絕唐宋以來不能

致中彥構屋駕壑起長橋十數里以車運木若行平地開六
盤山水洛之路遂通汴梁明年作河上浮梁復領其役舟之
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膠漆首
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梁成畢功將發民
曳之就水中彥召役夫數十人治地勢順下傾瀉於河取新
木密布於地以大木限其旁凌展督衆乘霜滑曳之不勞
力而致諸水其智巧類此授西蜀道副都統世宗即位赦書
至鳳翔諸將惶惑不能決去就中彥曉譬之諸將感悟受詔
上召中彥入朝封宗國公為吏部尚書卒

王倫

史記

卷三百三

宋

王倫為人俠邪無賴年四十餘尚與市井惡少聚游汴中天
會五年宋人以倫假刑部侍郎與開門舍人朱弁充通問使
時方議伐宋凡宋使者如倫及宇文虛中魏行可領樞密卿
等皆留之不遣倫久困乃唱為和議求歸元帥府使人謂之
曰此非江南情實特汝自為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何
為來哉十年劉豫出師無功捷報為元帥左監軍經略兩路
密主和議乃遣倫歸倫至宋言和議事康王大喜還倫官并
官其子弟宋方與齊用兵未可和十五年康王聞天水郡王
已薨以倫假直學士來請其喪使倫請捷報曰河南之地土
國既不自有與其封劉豫曷若歸之趙氏是歲劉豫受封已

八年不能自立其國尚勤屯戍朝廷厭其無能乃廢劉豫
趙漸以左副元帥守汴京而倫適至太師宗磐領三省事捷
懶與東京留守宗雋附之三人皆跋扈嗜利陰通賂遺遂議
以齊地與宋宗幹等爭之不能得以侍郎張通古為詔諭江
南使遣倫先歸宋以倫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監公
佐為保信軍節度使副之進金器千兩銀器萬兩復來請天
水郡王概及母韋氏兄弟宗族等時宗磐宗雋捷懶皆以謀
反誅倫至上京有司詳讀康王來文不書平閣進奉狀稱禮
物不言職貢上使宰相責問倫語不遺還其副監公佐歸三
年宗磐復取河南陝西地遂伐江南已渡淮宋人請和皇統

史籍

卷三百三

宋

三年宋端明殿學士何鑄客州觀察使曹勛進誓表遣左副
檢點賽里山東西路都轉運使劉昫送天水郡王表及宋帝
母韋氏還江南時宇文虛中已受官將乃遣宋弁張西等南
歸以倫為平州路轉運使倫已受命復辭上曰此反覆之人
也遂殺之論曰孔子云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
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統袴之子市井為
徒此豈有恥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十之死雖寃其自取亦
多矣

王伯龍

王伯龍濬州人遼末聚黨為盜天輔二年卒眾二萬來降同

知保州兵馬安撫司事府宗經略山東伯龍從攻青州城中
夜出兵襲其營伯龍不及甲被衣挺刃獨拒營門敵不得入
擊殺數十人軍士皆出殺傷宋兵不可勝計遂下青州破宋
衆十餘萬於濮州濮城守城中鋒鐵揮我軍伯龍被重甲首
冠大笠挺槍先登殺守陴者十餘人大軍繼上遂魁之進攻
徐州伯龍復先登敗高托山之衆十五萬於清河擊韓世忠
於邳州走之攻泗州泗州守將以城降屯嵯陽破陳宏賊衆
四十餘萬取廣州和州軍渡宋石擊敗岳飛路尚等兵獲
銀數百萬天眷元年為燕京馬軍都指揮使從元帥府復
取河南皇統元年以本部從宗弼南伐破濠州而還天德三

史籍

卷三百三

金

年徙益都尹封廣平郡王卒

高彪

高彪渤海人彪始生術者言其時日不利父母其父欲不舉
其母營護之居數歲竟逐彪彪匿於外家遼人謂兵東京時
父已老常從軍悵然謂所親曰吾兒若在可勝兵矣彪因代
其父行戰於山河店遼兵敗走彪獨力戰軍士見之曰此勇
士也令生致之後從宗弼襲康王至杭州師還宋將韓世忠
以戰艦數百扼江北宗弼引而西將至黃天蕩敵舟三十餘
來逼南岸其先進載兵士二百餘垂至彪以鈎拽之率勇
士數十躍入敵舟所殺甚衆餘皆赴水死從攻陝西彪率兵

三十取唐州降者言城東北隅守兵將謀為內應。夜從家奴二人先登守將覺之。處與奴殊死戰。諸軍進。遂克其城。虜健絕人。日行三百里。身被重鎧。歷險如飛。及臨敵。身先士卒。未嘗反顧。大小數十戰。率以少擊衆。無不獲勝。還行臺兵部尚書。樞密副使。舒國公。卒。

蕭仲恭

蕭仲恭。遼人。能夜甲趨。策馳。故事。宗戚子弟。別為一班。號孩兒班。仲恭嘗為班使。帝命天德。仲恭為護衛太保。至霍里。底泊金軍。命至倉卒。走仲恭。母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及弟仲宣曰。汝等盡歸國家。無以我為也。仲恭母道宗女也。遼主傷

史籍

辛

之命。仲宣留侍其母。仲恭從而西。時大雪。輿甚遼主之食。仲恭進衣及乾糲。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慰。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獲。太宗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天會四年。仲恭使宋。且還。宋人書仲恭耶律余睹。皆有亡國之憾。而余睹為監軍。有兵權。可誘而用之。仲恭素忠信。無反覆。宋人乃以蠟丸書。令仲恭致之余睹。使為內應。仲恭恐宋人謂不遣。陽許之。還見宗望。以蠟丸書獻之。於是再舉伐宋。執二帝以歸。皇統初。拜平章政事。封濟王。詔葬遼穆王於廣寧。仲恭請往會葬。熙宗義而許之。天德二年卒。

張通古

張通古。易州人。進士補樞密院令史。丁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遷。士屏居興平。太祖刻燕京。與宋人議。收入望。召之。通古辭謝。隱居易州。太宗山宗望復燕京。侍中劉彥宗知其才。召為樞密院兵刑房承旨。天會四年。初建尚書省。除工部侍郎。高麗裔設磨勘法。仕宦者多奪官。通古亦免。去。宗幹素知其名。遣人諭之。使自理。通古曰。多士皆去。已何心獨求用哉。宗幹為論理之。除中副留守。為諸論江南使。宋主欲南。而使通古北。而通古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天子以河南陝西。賜宋。宋主不表。解臣若欲此。損使者。使者不敢得。遂欲北。宋主遣命設東西位。使者東。而宋主西。而受詔。拜起。皆如

史籍

壬

儀使還。聞宋置戍河南。謂通古。韓育。育曰。天子聖。據地益南。國。南。國當思圖報大恩。今輒置守戍。自取嫌疑。若與師問罪。將何以為。解江左。且不可。保。見齊地。子育。育性惡。自宋主遣命罷戍。通古至上京。以白宗幹。且曰。及其計置宋定。當議收復。宗幹曰。吾志也。除奉知行臺尚書省事。宗弼復取河南。通古請先至汴。諭之。比至汴。宋人已去矣。或謂通古曰。宋人先遣詐也。今聞將自許。宿來。張通古曰。南人宜言。宋者正。所以走耳。使覘之。宋人果去。宗弼撫髯笑曰。誰謂言生不曉兵事哉。河南卒孫進詐稱皇弟。按察大王。謀作亂。時源陵為相。內懷觀望。欲先除熙宗弟。昨王常勝。因進稱皇弟。大

以王了
金三首
長壽行

史

卷三十三

五

王遂指為胥王以誣稱之熙宗遣護衛特思執汴京鞠治行
臺如熙宗意在胥王導引孫進通屬之通古極力辯止特思
奏狀海陵謂之曰特思將微福於胥王熙宗遂殺胥王并特
思行臺諸人責通古曰為君所誤今坐死矣通古曰以正獲
罪死賢於生既而行臺不坐天德初拜平章政事進司徒封
濟王海陵御下嚴厲親王大臣未嘗少假顏色惟見通古必
禮貌之磁州僧法寶欲去張浩張暉謂之不得朝官復有謂
之者海陵聞而責之曰問卿等每到寺僧法寶正坐卿等坐
其側佛者本一小國王子能輕舍富貴自苦修行由是成佛
今人崇敬以希福利皆妄也況僧者往往不第秀才市井游
食生計不足乃去為僧較其貴賤未可與薄尉抗禮問則老
婦迫於死期多歸信之卿等位為宰輔乃復效此失大臣體
張司徒老成舊人三教該通足為儀表何不師之召法寶謂
之曰汝既為僧去住在已何乃使人知之法寶戰懼不知所
為海陵曰汝為長老當有定力今乃畏死耶杖之二百張浩
張暉各杖二十通古卒後僕射趙賊與通古子孫皆不肯滿
滿破貨產賣田宅世宗詰曰自今官民祖先亡沒子孫不得
分割居第以嫡孫主之母致鬻賣者於令

張浩

張浩渤海人本姓高永明王之後海陵定都燕京浩詣四方

史

史

卷三十三

五

之民欲居中都者拾復十年以實京城從之拜尚書右丞相
封潞王正隆二年表乞致仕海陵曰人君不明謀不行言不
聽則宰相求去宰相老病不能任事則求去卿於二者何居
浩曰臣羸病不堪任事是以求去不許海陵欲伐宋將幸汴
而汴京大山失火使浩與敬嗣暉督建南京宮室浩奏曰往
歲營治中都天下默然趨之今民力未復而重勞之恐不似
前時之易成也不聽浩朝辭海陵問川兵利害浩不敢正陳
婉辭以對曰臣觀天意欲絕趙氏久矣海陵愕然曰何以知
之曰趙將無子樹立珠屬其勢必生變可不煩用兵而服之
海陵雖喜而不能從也浩至汴海陵使宣者梁琬來視工役
凡一殿之成費累鉅萬琬曰某處不如法式輒撤之浩不能
抗而與之均禮汴官成海陵自燕來居之浩拜太傅海陵至
汴累月不親朝日治兵而伐部署諸將浩欲奏事不得見會
海陵遣周福兄至浩家浩附奏曰諸將皆新進少年恐誤國
事宜求舊人習兵者以為千戶謀克海陵部署已定惡聞其
言杖之海陵自將發汴京皇后太子居守浩爾治尚書省事
世宗即位於遼陽揚州軍變海陵遇害都督府使使殺太子
先英於南京浩遣戶部員外郎完顏謀衍上賀表明年浩朝
宋師拜太師封南陽王世宗曰卿在正隆時為首相不能匡
救憂無罪管建兩官殫竭民力汝嘗進諫彼天下不以咎

汝今復用卿爲相。當自勉。毋負朕意。浩頓首謝。浩有疾在告。詔入朝。毋拜。許設座。殿陛之東。若有咨謀。然後進對。或體中不佳。不必日至省中。政事可就第裁決。浩雖受詔。每以退爲請。乃除判東京留守。疾不能赴任。因許致仕。初有欲罷科舉者。上曰。吾見太師議之。浩入見。上曰。自古帝王。有不用文學者乎。浩曰。有。曰。誰歟。浩曰。秦始皇。上顧左右曰。豈可使我爲始皇乎。事遂寢。卒配享世宗廟。庭子汝霖。除刑部郎中。知登聞檢院。上震改禮部郎中。世宗曰。此除未允。人望禮官。當選有學術士。如張汝霖可也。於是命汝霖兼之。而除其別職。轉御史大夫。將陵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狄汝霖具

自無薦舉。何也。且卿等老矣。殊無可以自代者乎。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因顧汝霖曰。若右丞者。亦右丞相所言也。平章政事襄及汝霖曰。臣等苟有所知。豈敢不薦。但無人耳。上曰。春秋諸國。分裂土地。稱小。皆有賢人。今天下之大。豈無人才。但卿等不舉而已。今朕自勉。庶幾致治。他日子孫。誰與其治乎。汝霖等有慚色。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右丞相襄。同受顧命。章宗立。加銀青榮祿大夫。帝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自唐代。如此。何能得人。汝霖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帝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材耶。明昌元年。卒。汝霖通敏習事。凡進言。必揣上微意。又朋附多人。故言似忠而不忤。章宗新卽位。有司言。改造殿庭。諸陳設物。日用繡工。一千二百人。二年畢事。帝以多費。意輟造。汝霖曰。此非上服用。未爲過侈。將來外國朝會。殿宇壯觀。亦國體也。其後用度浸廣。蓋汝霖有以導之。汝霖爲相。不能正諫。上所欲爲。則順而導之。所不欲爲。則微言以觀其意。上不悅。則婉辭引過。終不忤之也。兄弟頗相似云。

那準
那準。江漢人。宋以醫術補官。王師破汴。得之。還太醫使。常

感激欲自効。海陵將伐宋。幸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半診視。既退。疏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當此之時。上有太祖太宗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不進。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室心。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船艫不繼。而江湖風濤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運天下哀之。海陵疑奏疏。其垢褻戲為之戲辭。以實不知海陵猶杖之。世宗即位。贈資政大夫。復其旧宅。章宗擢其子公史尚藥局都監。泰和初。詔定功臣諡。尚書行揆李乘鈞言。事有似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欲是也。伏見故贈資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稱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諡之例。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方得請諡。當時尚書官。厚祿者不為無人。皆畏罪。洎會不政中一家。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頓出於醫士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謂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

以旌其志。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制曰可。下太常。諡曰忠毅。梅鑑溫教思忠。

梅鑑溫教思忠。阿補斯水人。太祖伐遼。是時未有文字。凡軍事。嘗中覆而應審者。諸將皆口授思忠。思忠而奏。受詔傳致還軍。雖往復數千言。無少誤。及遼人謀和。思忠與烏格答贊謀往來。專對號開利。開利漢語行人也。遂行臺尚書左丞贊。謨為行臺參知政事。思忠贖貨無厭。贊謨鄙之。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求德。贊謨妻。乘德乳母也。思忠因梅贊謨殺之。入為尚書右丞。進平章政事。封邵國公。大德三年。致仕。貞元二年。海陵卒。三品以上官。幸思忠第。使以家禮見。謂思忠曰。卿神氣康實。先朝舊事。舍卿無能知者。當為朕起其治國政。遂命思忠乘馬從入宮。拜太師。領三省事。封齊國王。五年。從入人。聽隨至官省。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之。封王。者皆降封。異姓或封公。惟封思忠。廣平郡王。思忠言。百官不當封。惟封思忠。次室為郡夫人。思忠自謂太祖舊臣。頗自任。盡言無所避。海陵將伐宋。問諸大臣。皆不敢對。思忠曰。不可。海陵不悅。曰。汝勿論可否。但云何時克之。思忠曰。以十年為期。海陵曰。何久也。思忠曰。太祖伐遼。猶且數年。今百姓愁怨。師出無名。江淮間暑熱。漲瀾不堪久。未能以歲月期也。海陵怒。領視左右。若欲取兵刃者。思忠無所畏。曰。老臣歷事。

四朝位至丞相，苟有補於國家，死亦何憾。有頃，海陵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後可為正統。爾老夫固不知此。汝子乙迭識書，可往問之。思忠曰：臣咎見太祖取天下，此時豈有文字耶？臣年垂七十，更事多矣，彼乳臭子安足問哉？海陵還四方，甲仗於中都。思忠曰：州郡無兵，何以備盜賊？海陵盡籍丁壯為兵。思忠曰：山後契丹諸部恐未可盡起，皆不聽。其後州郡盜起，守令不能制。契丹撒八幹窩果反，海陵伐宋，祁辛謀而死。張浩進言被杖，思忠見疎，他無及者。正隆六年卒。大定十二年，詔復烏林答贊謀官爵，贈特進，上謂宰臣曰：贊謀忠實剛毅，雖古人無以過。與思忠有隙，遂勒海陵殺之。今思忠子

史籍

卷三百三

三

孫皆不肖，亦陰報也。初，思忠已構殺贊謀，遂納其妻曹氏，盡取其財產。章宗即位，贊謀女乞改葬，詔賜葬地於懷州，并以恩忠元取家貨付之。

張景仁

張景仁，遼西人。宋人譏和朝廷許奉表為國書，稱臣為姪，往復凡七書，然後定。皆景仁為之。世宗稱之曰：今之文章如張景仁與宋人往復書，指事達意，辨而裁，真能文之士也。為翰林直學士，上召景仁讀陳言文字，上問事狀幾何？景仁率爾對曰：二十餘事。復曰：其中如某事某事可行，餘皆無謂也。明日上召景仁責之曰：卿昨言可行者，朕觀之中有不可行者。

卿言無謂者，中亦有可行者。朕未嘗使卿分別可否，卿輒專可否何也？二十一年，為御史大夫。世宗謂之曰：卿博學老儒，能如古之御史大夫斯為稱矣。不能如古之人，衆人不獨謂卿亦謂朕不能知人。景仁被詔就臺中治監察罪，輒以便服視決罰，上聞之，責景仁曰：朕初用卿為大夫，或言卿不可居此官，今果不用，故事率易如此。景仁頓首謝。元妃李氏葬於海王莊，平章政事烏古論元忠提控葬事，都水監丞高某請治道路不如式，元忠決之四十。景仁劾元忠輒斷六品官，無大臣上成勅，元忠曰：監丞六品，有罪固當，今乃擅決，法當如是。耶元忠尚豫國公主，怙寵自任，景仁劾之，朝廷肅然。是

史籍

卷三百三

三

世宗皇帝

靖王承坤，世宗次子。大定元年封，十三年拜樞密使。十九年改葬明懿皇后於坤厚陵，承坤母元妃張氏陪葬，自塔子宮發引，承坤以元妃柩先發，使執黃轡者前導。俄皇后柩出，顯宗徒跣，少府監張儉言呼執黃轡者不應，既葬，儉言欲奏其事，顯宗曰：是何足校哉？或教人誤耳。乃止。二十一年，改判大宗正事，承坤不悅。顯宗謂之曰：宗正之職，自親及疎，此親賢之任也。且皇子之貴，豈以官職開創為計耶？承坤乃喜。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顯宗居守，并留承坤佐之。顯宗薨，章宗

表問起居於上京復遣承中子石古乃奉表世宗喜謂豫園公主曰皇太子奔德天成先遣其子繼遣此子兄弟之際相友愛如此二十五年世宗在好水川清暑顯宗薨於中都詔曹王永功視章宗召承中赴行在章宗明昌二年正月奔歸皇后崩判真定府事吳玉承成判定武軍節度使隋王永升奔喪後期各罰俸一月杖其長史五十承中適有寒疾不能至上怒意諸王有輕慢心遣使責承中曰已近公除亦不須來二月禪祭承中始至及諸王朝辭賜遺物禮遇雖存而嫌忌自此起矣始置王府傳尉官名為官屬實檢制之也府尉希聖風言過為苛細承中自以世宗長子且老矣動有舉制情思不堪殊鬱鬱不樂居不許四年鄭王永昭以謀逆誅增置諸王司馬一員檢察門戶出入趨避宴會皆有制限家人亦有禁防河東魏判官把里海坐私謁承中杖一百解職故尚書右丞張汝弼承中母舅也汝弼妻高陀幹盡承中母儀奉之甚謹挾空道為承中求福希聖非望五年高陀幹坐詛祝誅上疑事出承中未有以發會傳尉奏承中第四子阿離合德因防禁嚴密語涉不道詔同簽大睦親府事御史中丞孫印康鞠問并得第二子神徒門所撰詞曲有不遜語家奴德哥首承中嘗與侍妾瑞雪言我得天下子為王以爾為妃詔遣官櫻按狀同進禮部尚書張瑄兵部侍郎烏

史記卷三百三

古論慶裔覆之上謂宰臣曰錫王祗以語言得罪與承昭罪異參知政事馬琪曰承中與承昭罪狀雖異人臣無將則一也上曰錫王何故輒出此言左丞相清臣曰素有妄想之心也詔以承中罪狀宣示百官雜議皆曰請論如律惟官箴監市勅用國公禮收葬妻子威州安置泰和七年詔復王爵諡曰厲勅王子石古乃於威州以禮改葬貞祐二年徙承中妻子石古乃等鄭州安置三年太康縣人劉全等嘗為盜亡入衛真界欲為亂詭稱愛王愛王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木嘗有封小人妄假託以惑眾事覺全等伏誅貞祐四年潼關破徙承中子孫於南京興定二年譙縣人孫學究私造妖言云愛王終當奮發今匿跡民間自號劉二衛真百姓王深等信以為然有劉二者出而當之結構逆黨市兵仗大署旌旗謀僭立事覺誅死者五十二人緣坐者六十餘人承中子孫禁錮四十天天興初詔許自便鄭王永昭世宗第四子大定十一年封二十六年為大興尹章宗即位改判定武軍崔溫郭諫馬大初與承昭家奴畢慶壽私說讒記災祥畢慶壽言郭諫能相人承昭召使相已及妻子諫說承昭曰大王相貌非常王妃及二子皆大貴大王乃元妃長子不與諸王比也承昭召崔溫馬大初論讒記天

史記卷三百三

皇祐溫日丑年有兵災屬兔命者來年春當收兵得位郭諫
日昨見赤氣犯紫微白虹貫月皆注丑後寅前兵戈事永昭
深信其說陰結內侍鄭兩兒同上起居以崔溫為謀王郭諫
馬太初往來游說河南統軍使僕散揆尚永昭妹韓國公主
永昭謀取河南軍以為助與妹澤國公主長樂謀使駙馬都
尉蒲利觀致書於揆先請婚以觀其意揆不許家奴董壽諫
永昭不聽同輩千家奴上變時永昭在京師詔平章政事完
顏守貞參知政事齊特國戶部尚書楊伯通知大興府事尼
庵古鑑勸問連引甚衆久不能決上怒召守貞等問狀右丞
相夾谷清臣曰事貨速絕以安人心於是賜永昭及妃下玉

二子按春阿辛公主長樂自盡蒲利觀崔溫郭諫馬太初等
皆伏誅自是諸王制限防禁密矣泰和七年詔復王封備禮

像王承慶世宗第七子大定七年封二十五年留守中都判
尚書宗師位判真定府事坐事軍民圖獄解職奉表

盡友于之愛加沖人之繼統愈明忠赤之心艱難之中多所
裨益心簡在廷藉莫窮用是起之苦塊之中授以維城之
任自與藩服歲月游覽最爾趙邦知機足之難展以我鎮府
國牛刀之莫施方是舉召以赴朝何意遽罹於國憲偶因時

獄頗授部民法所不寬憲臺問上朕尚含容累月未忍即行
雖欲遂於私恩竟莫違於公議解卿前職即乃世封噫祖宗
立法非一人之敢私骨肉至親豈千里而能間以此退閑之
小誠欲成終始之洪恩經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是以知節
慎者修身之本驕矜者敗德之源朕每自勵今以戒卿昔東
平樂善能成不朽之名榮存奢溢卒致憂疑之悔前人所行
可為龜鑑卿兼資文武多藝多才履道而行何施不可如能
德業日新無慮率復之晚臨文章草直寫所懷未幾判太原
府事承成選日上親為詩以賜有美譽自應卿王恩忠誠不
待啓金勝之語當世榮之改判平陽府事承安二年進馬八

十四上賜詔獎諭曰卿夙有雋望時惟茂親通達古今砥礪
忠義方分憂於外屬來輪駁於上閑欲助邊防以增武備惟
盡心於體國乃因物以見誠載念懇勤良深嘉獎泰和四年
薨諡曰忠獻承成自幼喜讀書晚年所學益醇每暇日引文
士相與切磋接之以禮未嘗有驕色自號樂善居士

瑋趙王永功子世宗孫也正大初封密國公奉朝請四十年
以誦誦吟咏為事時與士大夫唱酬然不敢明白往來永
功薨後瑋得出謝與文士趙秉文楊雲翼雷淵元好問輩交
善宣宗南遷瑋王弟室頻沛奔走瑋乃盡載其家法書名畫
至汴中舉人口雖入少客至貧不具酒肴蔬飯共食焚香

其人如此
其勇如此

裴名出羣書談大定明昌以來故事常至日夕樂而不厭也
天興初璿卧疾輪及時事嘆曰兵勢如此必不能支止可以
降全完顏氏一族歸故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
曹王出質璿見哀宗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璿曰聞詔
可欲出議和詔可年幼苦未諳練恐不能辦大事臣請副之
或代其行上曰南渡後宗室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緩
急則投於不測叔父盡忠固然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君
臣相顧泣下未幾以疾卒年六十一平生詩文甚多自刪其
存三百首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葉第五子守禪風神秀
微特鍾愛嘗曰平日所著書畫將以付諸子早卒

史記

卷三百三

郭

史記卷三百四

金史九

列傳

李石

李石遼陽人貞懿皇后弟也為景州刺史海陵遷都燕京石
隨例入見海陵指石曰此非葛王之舅乎石知海陵忌宗室
託疾還鄉里世宗嘗守東京海陵使副留守高存福伺察動
靜存福欲害世宗知軍李漸遠越謀以告石勸世宗誅存福
舉事世宗從之大定元年拜參知政事羣臣請幸上京石曰
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蜂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直赴中
都據腹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上即日啓行世宗納石
女生鄭王永蹈衛紹王承濟冊為元妃三年戶部言大定以
前官吏士卒俸粟支帖其偽相繼罷之石買舊帖下倉支粟
降御史大夫七年加司徒安化軍節度使徒單子溫平章政
事合喜之姪也駐滬不法石劾奏之方石奏事宰相下殿立
俟良久既退宰相問石奏事何久石曰正為天下姦汚未盡
誅耳聞者悚然上謂石曰御史分別庶官邪正卿等惟劾有
罪而未嘗舉善何也宜令監察刺舉含惡以聞九年進太尉
尚書令封平原王平章政事完顏守道奏事石神色不懌世
宗察之謂石曰守道所奏既非私事卿當共議可否豈可以

會而介
下志
才與也

與已相違而蓄怒設在上位者所見有不可順而從之在下位者所見雖當則不從之如此在下者誰敢復言十六年卒石以動賊久處腹心之寄內廷獻替外罕得聞舊史載其少貧貞懿后周之不受曰國家方急用人正宜自勉何患乎食后曰汝苟能此吾復何憂及中年以目覩見斥衆議其貪鄙如出二人石未貴時人有慢之者及爲相其人見之惶恐石曰吾豈念舊惡者待之彌厚北都歲警朝廷欲發民家深塹以禦之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曰古築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於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築之以德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會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費有用

之力爲此無益之事議遂寢世宗在位幾三十年尚書令凡四人張浩以舊官完顏守道以功徒卑克寧以願命石以定策他無及者明昌五年配享世宗廟庭

獨吉義

獨吉義昌連館人爲利涉軍節度使時海陵伐宋諸軍往往逃歸而世宗在東京得衆心都統白彥敬自北京使人結義欲與共圖世宗會世宗即位義即日來歸其陳所以與彥敬密謀者世宗嘉其不欺以爲參知政事謂之曰正隆若反旆北指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狀君殺母阻兵虐衆必將自斃陛下即位此其時也上曰卿何以知之義曰陛下此

果若太早則正隆未渡淮太遲則窩幹必燬今正隆已渡淮窩幹未至太盛將士在南家屬在此惟早幸中都爲便上嘉納之次棧子嶺世宗聞海陵死於軍中謂義曰信如卿所料大定四年卒

紇石烈志寧

紇石烈志寧本名撒曷斃上京人契丹撤入反志寧爲西北面副統與都統白彥敬討之志寧至北京而海陵伐宋已渡淮聞世宗舉事志寧結會寧并完顏蒲速賚利涉軍節度使獨吉義討攻之而世宗已即位遣使招之志寧殺使者九人世宗使完顏謀衍來代索不肯戰乃與彥敬俱降世宗問曰

正隆暴虐人望既絕朕以太祖之孫即大位汝殺我使者又不能爲正隆死節爲人所圖然後來降朕今殺汝等汝等將何辭彥敬未有以對志寧曰臣等受正隆厚恩所以不降罪當萬死上曰汝輩初心亦忠於所事自今事朕宜勉忠節世宗使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征撤入志寧都統右翼軍大敗撤入俘五萬餘人獲賊將稍合住釋弗殺許以官賞縱之歸使捕窩幹自効稍合住執窩幹降賊平入朝爲左副元帥駐軍雄勝窩幹黨人括里札八降宋獻謀於李世輔曰北人恃騎射戰勝攻取今夏月久雨膠解弓不可用世輔與之攻宿州都統奚達不也降宋宿州陷世輔自以爲得志日與括里

扎八置酒高會志寧以精兵萬人發自唯陽趨宿州中使來督軍志寧附奏曰此役不煩聖慮臣但恐世輔遷去耳世輔聞志寧軍止萬人甚易之曰當令十人執一人括里見上將旗幟問候人知是志寧謂世輔曰此撤局詐監軍也慎毋輕之志寧將至宿州令從軍盡執旗幟駐州西為疑兵三猛安兵駐州南志寧自以大軍駐州東南扼其歸路世輔望見州西兵旌旗蔽野以大軍在州西謂東南兵少不足慮先擊之步騎數萬皆執盾為陣外以行馬捍之使別將將兵三千出自東門欲自陣後攻志寧軍萬戶蒲查擊之夾谷清臣毀其行馬短兵接戰世輔軍亂諸將乘之追殺至城下世輔按敗

史記

卷三百四

四

將將斬之其統制常吉來奔盡得城中虛實明日世輔悉兵出戰志寧使夾谷清臣擊之志寧麾諸軍力戰世輔大敗走者自相蹈藉僵尸相枕爭城門而入門填塞緣城而上我軍自濠外射之多墮死墮間殺騎士萬五千步卒三萬餘人世輔乘夜脫走夾谷清臣追及之斬首四千餘赴水死者不可勝計獲甲三萬他兵仗甚眾志寧遂渡淮取盱眙溱潼和滁等州宋人懼靖和世為姪國歲幣二十萬兩匹魏杞奉書入見復通好志寧還京師拜平章政事左副元帥七年皇太子生日宴羣臣於東宮志寧奉觴上壽上悅謂太子曰天下無事吾父子今日相樂皆此人力也使太子取印前王人杓

酌酒上手飲志寧以玉杓及黃金五百兩賜之以第十四女下嫁志寧子諸神奴八年皇女以婦禮謁見志寧夫婦坐而受之封廣平王十二年志寧疾亟賜金丹三十粒詔曰此丹未嘗以賜人也使者至志寧已不能言但稽首而已是歲卒上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復慟哭謚武定志寧妻永安縣主妬甚嘗殺孕妾及志寧卒後諸神奴及母弟病亡世宗甚惜之遣使諭縣主曰丞相有大功泰宋二王外皆不及也今養其孽子當如親子視之配享世宗廟庭

僕散忠義

僕散忠義上京人除博州防禦使一夕因徒謀反獄將校告

史記

卷三百四

五

惶駭失據忠義從容使守吏更撾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為漢南路副統制世宗立入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移刺窩幹偕號兵久不決忠義請曰契丹小寇不時殄滅致煩聖慮臣聞主憂臣辱願効死力除之世宗大悅拜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封榮國公賜以御府貂裘寶鉞吐鶻弓矢大刀具裝對馬及安山鐵甲金牌詔曰軍中將士有犯並以軍法從事有功者依格遷賞忠義至軍窩幹以精銳自隨以羸兵護輜重由別道西走期於山後會集追及于陷泉大敗之獲其弟梟俘生口三十萬獲雜畜十餘萬車帳金寶以鉅萬計悉分諸軍窩幹既敗入于奚中高忠楚敗契于桡

花山、穆刺道取抹白諸奚之家，諸奚遂降，窩幹勢益弱。花石烈志寧獲賊將，稍合住，縱之使歸，令捕窩幹自贖，合住與其黨執窩幹降。契丹平之，義朝京師，拜尚書右丞相。大定二年，以花石烈志寧經略宋事，詔忠義以丞相總戎事，居南京，節制諸將，時復泗水鄆州，請舉其城，遷其民于宿毫等州。上曰：「三州本吾土也，得之則已。」忠義使將士擇舍水草休息，且牧馬，俟宋歲取淮南，忠義與宋相持，慮夏日久雨，弓力減，或乘時來攻，陳選勁弓萬張於別庫，宋將李世輔果陷宿州，忠義發所貯勁弓給志寧軍，與宋人戰，遂大捷，復宿州。宋同知樞密院事洪遵計議官盧仲賢與志寧書，許歸海泗唐鄆四州。

史記

卷三百四

六

約為叔姪國，忠義馳奏請定書式，且言宋書如式則許其入界，如其不然，勢須遣還。詔曰：「若宋人歸舊驛，歲幣如昔，可免宋表稱臣，許世為姪國，忠義乃貽書宋人，宋人託故未從。忠義進軍壓淮境，遣志寧率偏師渡淮，取盱眙濠州和滁等州。宋人懼，四年正月，宋使胡昉以右僕射湯思退書來，稱姪國，不肯加世字。忠義留昉軍中，使使以間，詔遣昉還國，使單克寧敗宋魏勝於十八里莊，取楚州。世宗詔進師，於是宋知樞密院周葵、同知樞密院事王之望書：「一如約和議始定。」宋遣禮部尚書魏杞承宣使康濟充通問國信使，取到宋上國書式，世為姪國，歲幣二十萬兩。大定五年正月，魏杞康濟

入見，其書曰：「姪宋皇帝齊，謹再拜致書于叔大金聖明仁孝皇帝。闕下魏杞還，復書叔大金皇帝，不名，不書諱，再拜。但曰：致書于姪宋皇帝，不用尊號，不稱闕下，和好已定，以罷兵。詔天下忠義奏官軍一十七萬三千三百餘人，雷馬步軍一十一萬六千二百屯戍。上曰：「今已許宋講好，而屯戍尚多，新舊軍可通番六萬，以宋國進到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盡數給與，見存雷及放散軍充賞。忠義朝京師，上勞之曰：「宋國請和，假兵息民，皆卿力也。」拜左丞相，兼都元帥。大定六年卒，配享世宗廟庭。

世宗廟庭

史記

卷三百四

七

花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同州郿人也。天會中，選諸路女直字學生送京師，良弼與納合椿年皆童，在選中。時希尹為丞相，以事如外郡，良弼遇之途中，望見嘆曰：「吾輩學丞相文字，千里來京師，固當一見，乃入傳舍求見，拜於堂下。」希尹問曰：「此何兒也？」良弼自贊曰：「有司所薦學丞相文字者也。」希尹大喜，問所學，良弼應對方雅。希尹曰：「此子他日必為國器。」而之數日，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學徒數百人。時人為之語曰：「前有谷神，後有婁室。」天德初，官吏部郎中，時納合椿年為參知政事，薦良弼才出已右，遷刑部尚書。海陵嘗曰：「左丞相張洙，練達事務，而頗不實，刑部尚書婁室，言行端正，無所阿諂，謂椿

年曰卿可謂舉能矣常人多嫉勝已者卿舉勝於已者賢于人遠矣改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良弼音吐清亮海陵謂論臣下必令良弼傳旨聞者莫不聳動拜參知政事海陵伐宋良弼諫不聽以為右領軍大都督海陵在淮南詔良弼撫定上京遼右而世宗即位于遼陽良弼乃還汴京海陵死世宗就以良弼為南京留守還尚書右丞謂良弼曰卿嘗諫正隆伐宋不用卿言以至頒命當時懷祿偷安之人朕皆黜之矣今復用卿凡國家之事當盡言無復顧忌良弼頓首謝進平章政事封宗國公山東兩路猛安謀克與百姓雜居詔良弼度宜易置使與百姓異聚民田互相犬牙者以官田易之自是無爭訟上謂宰相曰朕思唐虞多不得人中夜而寐或建且不能寐卿等注意選擇良弼曰女直契丹人須習漢人文字然後可方今大率多黨與或稱舉於此或見毀於彼所以難也上曰朕已密令體察矣進左丞相良弼垂紳正笏不動聲色為相既久練達朝政上有詢訪盡誠開奏多稱上意宗敘諸置沿邊濠堊良弼曰敵國果來伐此豈可禦哉上有事南郊良弼為大禮使自收國以來未嘗講行是禮歷代典故多不同良弼討論損益各合其宜上與宰臣論猛安謀克官多年少不習教訓無勿長之禮是時鄉里老者輒教導之今或謂不任事而不問或謂非其職而不從可依漢制

置鄉老選廉潔正直可為師範者使教導之良弼曰聖慮及此億兆之福也他日上問曰朕觀前史有在下位而存心國家直言為民者今無其人何也良弼曰今豈無其人哉盡以直道而行反被撻辱禍及其身是以不為也大定十四年歲在甲午大興尹璋為贊宋正旦使宋人奪其國書詔梁肅詳問衆議紛紛謂凡年年必用兵上以問良弼對曰太祖以甲午年伐遼太宗以丙午年克宋今茲宋人奪我國書適在午年故有此語未必然也既而梁肅至宋宋主起立授受國書如舊儀肅還宋主遣工部尚書張子顏知閣門事劉清來祈請免親接國書上與大臣議良弼曰宋國免稱臣為姪兒奉表為書恩賜亦已多矣今又乞免親接國書是無厭也不可從左丞石琚以為不從所請必至用兵上謂琚曰卿所言非也所請有大於此者更欲從之乎遂不許上問宰臣曰朕嘗令內外官舉賢能未聞有舉者何也叅政魏子平請視所舉當不以為賞詞上曰宋制薦舉其人後犯私罪舉主雖至宰執亦坐降爵入心有恒者鮮財利怵于前或畏其所守宰臣任大責重豈應坐是以為升黜邪因問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民不病今一二歲不登而人民乏食何也良弼曰古者地廣人淳崇尚節儉惟農是務故蓄積多而無飢饉之患今地狹民衆又多棄本逐末耕之者少食之者衆故

一遇凶歲而民已病矣上然之命有司懲戒不務生業者十七年以疾辭位不許十八年表乞致仕上遣使慰諭之良弼請益堅詔給丞相俸俸良弼既歸上謂宰相曰卿等非不盡心但才力不及良弼所以惜其去也嘗問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色赤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色赤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趙位寵之難卒年六十還封金源郡王謚誠敏

完顏守道

完顏守道谷神之孫世宗大定初授左諫議大夫內族安以恩舊拜左丞相守道言陛下初即位邊警未息方大有爲之時恐晏非其材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乃授以太尉致仕世宗錄恩從將士之勞欲行賞查而帑藏空竭議貸民財以與之守道曰人罹虐政方喜更生今仁恩未及而徵歛遽出如草望何若出官中所有無取於民雖不及厚人亦無言也從之詔守道馳驛規畫山東兩路軍糧及賑民飢守道籍大姓戶口限以歲儲使盡輸其贏入官而給以直由是軍民皆足二年拜參知政事十四年遷右丞相監修國史熙寧實錄成帝曰卿雖谷神行事有未當者尚不爲隱見卿直筆也進太尉尚書令乞致仕帝曰卿引年求退甚得宰相

體然未得代卿者以是難從汝勉之哉二十六年復求致仕許之賜宴於慶春殿帝手飲以卮酒錫與甚厚以其子珪侍行明昌四年卒太常議謚曰簡憲上改曰簡靖蓋重其能全終始云

唐括安禮

唐括安禮本名幹魯古上京率河人大定初爲大興尹上曰京師好訛言府中姦吏爲民患卿雖年少而有治才去其宿弊母爲固仍七年大興府獄空詔錫宴勞之凡州郡有獄空者皆賜錢爲錫宴費拜參知政事詔曰南路女直戶頗有貧乏凡成丁者可簽入軍籍月給錢米山東路沿途安置之安

史事 卷三十四

十一

禮曰猛安人與漢戶今皆一家簽軍恐妨農作上責之曰無事之際可務農作國家有事奚暇農作卿習漢字讀詩書姑置此以講本朝之法前日宰臣皆女直拜卿獨漢人拜女直漢人其實則二朕卽位東京契丹漢人皆不往惟女直人偕來可謂一類乎因詔百官集議于尚書省十七年遣監察御史完顏覲古速行邊從行契丹押刺四人亡歸大石詔曰昔高幹爲亂契丹響應朕釋其罪俾復舊業反側之心今猶未已若大石使人間誘必生邊患遣使徒之俾與女直人雜居男婚女聘漸化成俗長久之策也仍遣猛安以兵護送所經道路勿令與羣牧相近脫或有變卽便討滅上謂宰臣曰海

前云女直
人非一
類何也

陵時契丹人尤被信任終為叛亂羣牧使鶴壽駙馬都尉賽一等皆被害賽一等在官時未嘗與契丹有怨足見彼之野心安禮曰聖主溥愛天下于育萬國不宜有分別上曰朕非有分別但善惡不亂所以為治異時或有邊釁契丹豈肯與我一心哉他日上曰薦舉大臣之職外官五品猶得舉人宰相無所舉何也安禮曰孔子稱才難賢人君子世不多有陛下廣取士之路區別器使之斯可以得人矣上曰除授格法不倫天下一家獨女直有超遷格何也安禮曰祖宗以來立此格恐難輒改轉左丞與右丞蒲察通同日上曰朕今年五十有五宜及朕之康強修舉政事改定法令朕宗族中鮮有

史記

卷一百一

三

及朕之壽者朕頗習女直舊風子孫不能知况政事乎卿等宜悉此意又曰大理寺事多留滯何也恭政移刺道曰臣在大理時未嘗有滯事上曰卿在大理無滯事為宰執不能檢治何也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上諭安禮前代史書詳備今祖宗實錄太簡略對曰前代史書皆有帝紀別傳他日修史時亦有帝紀別傳其詳自見于列傳也二十一年拜右丞相卒配享世宗廟庭

石琚

石琚定州人父舉從魯王開母攻青州州人不降開母怒及城破命舉計民數將使諸軍分掠之舉緩其事開母諫之舉

曰大王為朝廷撫定郡縣當使百姓按堵無或侵苦之若取城邑而殘其民則未下者必死守以拒我舉之稽緩安敢逃罪開母悟乃下令曰敢有犯州人者以軍法論指其坐謂舉曰汝之子孫必有坐此者以舉守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為亂書姓名于籍者數千人其黨持籍詣州發之舉主勸治時冬月舉抱籍上廳事作為頓仆覆爐火中盡焚之止記為首者坐之餘皆得釋琚中進士第自吏部員外郎至尚書部典選十年凡未齊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緩看而大第之號為詳明拜參知政事兼太子少師大定十三年乞致仕十六年再表請老皆不許十七年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

史記

卷一百一

三

右丞相修起居注尋轉樞密官朝奏舉人議事亦不與聞史官無由紀錄上以問宰相琚與右丞唐括安禮曰古者史官天子言動必書以儆戒人君庶幾有畏也周成王翦桐葉為圭戲封叔虞史佚曰天子不可戲言言則史書之以此知人君言動史官皆得記錄不可避也上曰若恐漏泄幾事則擇慎密者任之議事記注官不避自此始以衰病固辭上曰勉爾之居一年復表致仕乃許世宗謂宰相知人最為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為相時往往舉能其官唐括鼎為定武軍節度使上謂之曰久不見石琚精力比舊何如汝到官往視之琚生日願索壽詩以見意二十二年卒謚文憲配享

世宗廟庭論曰：夏陽守道務安，皆無間正隆時，及其遷治，朝佐明主，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關，上下相安，君享其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人才之顯晦，係於世道之汚隆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珞入，諸王以下竊語，世宗覺其意，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得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為時所稱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若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珞。珞屏左右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忘唐祚，石瑒之對，為國謀者至矣。

翟永固

翟永固，長鄉人，為太常卿，考試進士，出尊祖配天賦題。海陵以猜度已意，召永固問曰：「我祖在位時，祭天拜乎？」對曰：「拜海陵曰：『豈有生則致拜，死而配食者乎？』」曰：「古有之。」載在典禮。海陵曰：「若柴封會行，亦欲我行之乎？」永固張景仁，皆杖二十。進士張汝霖賦有曰：「方今將行郊祀，海陵詰之曰：『汝安知我將郊祀乎？』」杖三十。正隆二年，遷翰林學士，召至內殿，問以將親伐宋事。永固曰：「宋人奉本朝無異隸，伐之無名。」報使可伐，亦無煩親征。大忤海陵意，永固因憤致仕。大定二年，起拜尚書。

左丞致仕卒

魏子平

魏子平，弘州人，登進士第。正隆三年，為賀宋主生日副使，時海陵謀伐宋，子平使還入見，海陵問江左事，因曰：「蘇州與大名孰優？」子平曰：「江湖地卑濕，夏服蕉葛，猶不堪暑，安得與大名比也？」海陵不悅。世宗即位，拜參知政事。上問子平曰：「古者稅什一，而民足，今百一而民不足，何也？」子平曰：「什一取其公，田之入今無公田而稅其私，田為法不同，古有一易再易之田，中國一年荒而不種，下田二年荒而不種，今乃一切與上田均稅之，此民所以困也。」上曰：「戍卒逃亡，物故，今按物力高者補之，可乎？」對曰：「富家子弟，驕懦不可用，守戍時求索無厭，家產隨壞，若按物力多寡賦之，募材勇騎射之士，不足則調兵家子弟補之，庶幾官收實用，人無失職之患，上從之，致仕卒。」

孟浩

孟浩，澤州人，遼末登進士第。天眷初，與田穀皆在尚書省，穀為吏部侍郎，浩為左司員外郎。蔡松年等疾之，毀誅所往來。孟浩等三十四人皆徙海上，天下冤之。世宗知田穀黨事，皆松年等搆成之，及即位，召見復官，除神州刺史。致仕七年，拜御史中丞，遷參知政事。故事，無自中丞拜執政者，浩辭曰：

不次之恩，非臣所敢當。上曰：國家用人，豈拘階次？卿雖年高，猶可宣力。朕思之久矣。浩頓首謝。世宗勅有司：東官京樓增建殿宇，浩曰：皇太子義兼臣子，所居不宜與至尊官室相侔。當示以儉德。上曰：善。遂罷其役。十三年卒。

梁肅

梁肅，奉聖州人。第進士。大定五年，轉吏部尚書，言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上納之。肅舉同安主簿，高旭除平陽府使，肅曰：明君用人，必器使之。旭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推酒誥，非所能也。大興尹璋為宋國正旦使，宋使人奪其書而

史

卷三百四

六

重賂之理，還杖一百五十。除名，以肅為宋國詳問使。肅至，宋主一一如約，立受國書。肅還，世宗大喜，欲以肅為執政。左丞相良弼曰：梁肅可相，但使宋還即為之。宋人自此輕我矣。上乃止。為濟南尹。上疏曰：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徙者，帶錄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縱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今徒罪之人，請止居作，更不決杖，不報拜，悉知政事。上謂侍臣曰：梁肅以治人異等，遂至大任，廉吏亦可以勸矣。肅奏：漢之羽林，皆通本經，今之親軍，即漢之羽林也。乞每百戶賜存經一部，使

之教讀，庶知臣子之道，其出職也。可知政事。上曰：善。復奏曰：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餓，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入三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姓合納錢者，通計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支官兵俸給，使錢稍布散民間，詔懸欠院務折納。肅疏論生財舒用八事。一日：罷

隨司通事。二日：罷酒稅司拘欄人。三日：天水郡王本族已無在者，其遠族可罷養濟。四日：裁減隨司契丹吏員。五日：罷權醋以利與民。六日：量減鹽價，使私鹽不行，民不犯法。七日：隨路酒稅，許折納諸物。八日：今歲大稔，乞廣羅粟麥，使錢貨流。出上曰：趙氏養濟一事，乃國家美政，不可罷。其七事，宰相詳

史

卷三百四

七

議以聞。凡使宋者，宋人致禮物，大使金二百兩，銀二千兩，副使半之。幣帛雜物稱是。及推排物力，肅自以身為執政，昔嘗使宋，所得禮物多，當為庶民率先，乃自增物力六十餘貫。論者多之。二十三年，肅請老，上謂宰臣曰：梁肅知無不言，正人也。卿等知而不言，朕實鄙之。雖然，肅老矣，宜從其請。遂致仕。二十八年卒，諡正憲。

移刺德

移刺德，字，為陳州防禦使，右丞相斡石烈

良弼致仕，上問誰可代卿者？對曰：陳州防禦使移刺德，清幹忠正，臣不及也。遂召為刑部侍郎，改大理卿。初，皇統間，參酌

隋唐遼宋律令以爲制條海陵暴虐率意更改或同罪異罰或輕重不倫或共條重出或虛文贅意吏不知適從銜緣舞法詔置局命健總中外明法者共校正之健取皇統正隆之制大定軍前權宜條理及續行條理倫其輕重刪繁正失有例該而條不載者用例補之特闕者用律增之凡制律不該及疑不能參決者取旨畫定凡特旨處分及權宜條例內有可常行者收爲永格其餘未可削去者別爲一部參以近所定徒杖減半之法大凡一千一百九十條分爲十二卷以大定重修條制爲名詔頒行之遷吏部尚書改臨洮尹卒

移刺子敬

移刺子敬遼人大定二年爲秘書少監兼修起居注子敬有良馬平章政事先顏元宜索之子敬不與及元宜出守東京子敬乃以馬贖行子敬與張汝弼侍便殿上曰宋主反覆無信喜爲夸大于敬曰宋人自來浮辭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謠詐多此類也回書宜言往者大軍若令渡江宋國境土必爲我有上曰彼以詭詐我以誠實但當以理折之子敬與同簽宜徽院事務判神衛幹侍上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爲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出爲典中尹子敬女自懿州來省謁遇盜途中剽掠其行李既而還之自曰我輩初不知

爲府尹家也尹有德于民尚忍侵犯邪徒廣寧尹改仕卒于餘審使宋及掌諸部還貢所受禮物皆散之親舊及卒家無餘財其子質宅以營墓事論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肅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刺健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亦命也夫

高德基

高德基遼陽人登進士第六定三年同知北京路都轉運使事土河泛濫水入京城德基遽開長樂門疏分入御溝以殺其勢水不爲害九年轉刑部尚書有犯罪當死者宰相欲從

史

卷三百四

七

末減德基曰法無二門失出猶失入也及奏上上曰刑部議是也因召諸尚書諭之曰自朕卽位以來以政事與宰相爭是非者德基一人而已自今六部上省三議不合者具聞爲宋主生日使及還宋人禮物外附進臘茶三千勝不親封署德基曰姪獻叔而不署是無名之物也却之十二年卒

劉徽柔

劉徽柔大興人擢進士第遷洪洞令明敏善聽斷縣人楊遠投牒以夜雨屋壞壓其姪死號訴哀切徽柔熟視笑曰汝利姪財而殺之乃誣雨耶叱付獄其人伏罪曰公神明也遂寘于法遷中都路轉運使卒官

賈少冲

賈少冲通州人家食甚。嘗道中獲遺金。訪其主歸之。中進士劉答欲以妹娶之。少冲辭人間之。曰富貴當自致之。為河中府判官。海陵失道。少冲謂所親曰天下且亂。不可仕也。遂告歸。大定二年。遷刑部郎中。往北京決獄。全活凡千人。為宋主生日副使。宋國方有新請。刑致珍異。少冲笑曰。行人受賜。自有常數。寧敢以賂辱君命乎。遂不受。改順天軍節度使。卒。嘗教諸子曰。燕雖國恩。荒庫不可為也。子益吏部侍郎。

移刺幹里孚

移刺幹里孚遼人。為博州防禦使。有農民避賊入保郡城。以

史補

錢三十千寄鄰家。賊平索之。鄰人諱不與。訴于縣。縣官以無契驗却之。乃訴于州。幹里孚陽怒械繫之。捕鄰人。關以三木。詰之曰。汝鄰乙坐劫殺人。指汝同盜。鄰人大懼。自陳有欺錢之隙。乃責歸所隱錢而釋之。鄰人駭服。

移刺成

移刺成遼人。正隆南伐。為武毅軍都總管。撤入反。海陵以事誅契丹名將。成以本軍守磁州。即遣妻子還汴。海陵用是不疑。大定二年。除臨瀛尹。招降裔家族首領。結什角。拜樞密副使。封任國公。改北京留守。卒。結什角。西番苗裔也。道斃于日。巴斃角。附宋。賜姓名趙順忠。子永吉。永吉子世昌。襲把半族。

想不

長朝廷定陝西。授世昌忠翊校尉。鬼蘆族長京殺世昌。朝廷遣兵執京。械斬之。以世昌子鐵哥為把半族都管。宋人被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裔家族避之。裔家族首領捕遺與裔族木波。隨遣麗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為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麗連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其西丙離族。西與越甘羌接。其北麗拜族。與西夏裔族接。地高寒。無絲菜。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隨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合朝廷為其父報。欲入朝。不果。移刺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

史補

三

百匹。仍請褒年貢馬。厚賜答之。初天會中。以舊積石地與夏人。夏人謂之新安城。有莊浪四族。一日吹折。二日密城。三日離連。四日麗拜。雖屬夏國。叛服不常。大定六年。夏人滅吹折。密城二族。其離連麗拜二族。與裔家族相鄰。遂歸結什角。結什角之母居于莊浪族中。九年。結什角往省其母。夏人伺知之。出兵圍結什角。招之使降。結什角不從。率所部力戰潰圍。出夏人所斷其臂。虜其母去。結什角等死。遺言諸命朝廷復立裔家族首領。陝西奏聞。詔問裔家族民戶。願以結什角姪趙師古為首領。於是師古為四族都鈐轄。加宣武將軍。楊仲武。

楊仲武保安人同知臨洮尹臨洮地接西羌與木波鄰邦邊將貪暴不波苦之遂相率爲寇仲武從數騎入其營諭之羌人喜悅寇掠遂息改河中府木波掠熙河熙河帥使人諭之不肯去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詔遣仲武往仲武至與其首相見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之來求訴于上官耳幸見公願終身不犯塞乃舉酒酌天折箭爲誓仲武引酒其飲曰當爲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羅拜而去改陝西西路轉運使卒

蕭察世傑

蕭察世傑遼陽人有膂力嘗以拳擊牛牛折脊死有振車陷

史

卷三十四

三

渚中七牛不能出世傑挽出之海陵篡位以爲護衛謂之曰汝勇力絕倫吾兄弟有異志者期以十日除之則有非常之賞仍盡以各人家產賜汝世傑受詔而不肯爲已過十日海陵怒面責之世傑曰臣自誓不以非道害物雖死不取奉詔海陵愛其勇不之罪也正隆四年調諸路兵伐宋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他使者唯恐不如詔書得數多世傑往易懶一路得數少海陵怪之對曰易懶地接高麗今若多籍其丁卽有緩急何以爲備海陵喜曰他人用心不能及也除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賜銀二百五十兩絹綵六百疋馬二匹時徵發不已民不堪命犯法者衆獄囚積四百餘人世傑

史

卷三十四

三

到官月餘決遣畧盡入爲宿直將軍以事往胡里改路還奏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討平契丹南伐未暇海陵不悅曰詔令已出矣今還將以兵三萬屯中都足以鎮壓世傑曰若東土大族附賊恐三萬衆未易當也海陵不聽及發汴京領武捷軍副總管大軍渡淮世傑以軍三千護糧傳東下敗宋兵數千人奪其戰船甚衆至和州境擊宋兵五萬人走之明日使其子兀迭領二百八十騎爲應兵自領八百騎前戰連射六十餘人皆應弦而斃宋兵遂潰海陵欲往觀戰使世傑領水軍百人試之宋人舟大而多世傑舟小乃急進至中流取勝而還大定初世傑領兵圍陝州攢甲偃刀腰箭百隻持槍躍馬往宋軍中敵人見而異之曰真神將也親率選卒二百餘人穴地以入城遂拔破宋軍二萬人復就州遷亳州防禦使卒

徒單克寧

徒單克寧本名智顯金源人爲符寶祗候時倖后干政后弟襲滿忽土侮克寧克寧毆之忽土以告倖后后曰習顯剛直必汝之過也歷曷懶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詔以本路兵從右副元帥完顏謀衍討契丹高幹高幹已再北謀衍利南掠駐師白溝世宗訝其持久遣問之謀衍曰賊騎壯我騎弱故

少駐以完養馬力非益萬騎不可勝克寧憤然曰吾馬固不少但師不得人耳謀衍但利虜掠賊至則引避賊去則緩隨之故賊常得善牧而我拾其蹂踐之餘此吾馬所以弱也今誠更置良師雖不益兵可以有功不然騎雖十倍未見其利也朝廷召還謀衍以平章政事僕散忠義兼都元帥師將發賊聲言乞降克寧曰賊始用變無降意所以揚言者欲緩吾師期也宜攻其未備賊若挫衄其降必速如不降乘其怠急擊之可一戰而定也忠義乃與克寧出中路進敗賊兵焚丹平除太原平宋吳璘侵陝克寧帥左都監從單合喜乞益兵遣克寧領金牌駐軍平涼詔合喜曰朕遣克寧參議軍事其

史記卷一百四

五

智勇足敵萬人不必益兵也及伐宋克寧出師楚泗與宋將魏勝相拒於楚州之十八里口魏勝取敵舟壅其底貫以大木列植水中別以紅載巨石貫以鐵鍊沈之水底以塞十八里口及淮渡以步兵四萬人屯於淮渡南岸運河之間克寧使斜卯和尚退善游者沒水繫大繩於所植木上數百人於岸上引繩曳植木皆拔出之徹去沉船師遂入淮與宋兵奪渡口猛安長壽率勁卒數人涉水登岸敗其津口兵五百人餘衆皆潰宋兵大敗射殺魏勝遂取楚州宋人請和兵罷召爲都點檢拜平章政事封密國公十九年拜右丞相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簿書期會不屑屑也二十一年與丞相守道

奏曰臣等齒髮皆衰幸陛下賜以餘年上曰上相坐而論道不惟其官惟其人豈可屢改易之邪以司徒兼樞密使二十四年世宗幸上京皇太子守國詔左丞相守道與克寧西中都輔太子二十五年行左丞相事世宗自上京還次天平山清暑皇太子薨於京師克寧嚴飭官衛謹護皇孫世宗還京師克寧上表曰今宜奉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觀觀之心來讒佞之言讒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愼豈惟儲位久虛恐骨肉之禍自此始矣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爲皇太孫以塞

史記卷一百四

五

觀觀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詔皇孫判大興尹封原王世宗諸子中趙王永中最長其舅張汝弼爲尚書左丞世宗出汝弼爲廣平尹以克寧爲太尉兼左丞相原王爲右丞相使克寧輔導之原王爲丞相方四日世宗問之曰京尹與省事同乎對曰不同上笑曰京尹治孫尚書省總大體所以不同也上謂宰相曰中外皆患錢少今京師積錢止五百萬貫除屯兵路分其佗郡縣錢可運至京師克寧曰郡縣錢盡入京師民間錢益少矣若起運其半其半變折輕實庶幾錢貨流布也上納之章宗雖封原王爲丞相克寧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於世宗世宗許之二十六年十一月

詔立原王爲皇太孫。明日，徙單公弼尚息國公主納幣。彭嘉於慶和殿上謂諸王大臣曰：「太尉忠實明達，漢之周勃也。克寧奉觴進酒，上爲之酌，詔給太尉假三日。明年復求解機務，上曰：『卿速求去，登朕用卿有未盡乎？』卿若思念鄉土，可以一往，不必謝政事。」三月一日，朕之生辰，卿不必到，從容至暑月，還京師相見。四月，克寧還朝，以丞相監修國史。上問史事，對曰：「臣聞古者人君不觀史，上曰：『朕非欲觀此，願聞史事不詳。故問之耳。』」蘆溝決久不能塞，封河神安平侯。久之，水復故道，上曰：「鬼神雖不可窺測，而獲感應如此。」克寧曰：「神之所佑者，正也。人事乖，則弗享矣。」報應之來，皆由人事。世宗頗信神仙。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美

浮圖之事故，克寧因以諷諫。宋主祖遣使進遺物，上怪其薄。克寧曰：「此非常貢，責之近於好利。」上曰：「卿言是也。」乃以玉器、玻璃器、刀劍等還之。二十八年十二月，世宗不豫，克寧率率執入問起居。上曰：「朕疾殆矣。」謂克寧曰：「皇太孫年方弱冠，卿等竭力輔之。」詔皇太孫攝行政事，與諸王大臣俱宿禁中。克寧奏皇太孫與諸王宜別嫌疑，正名分，宿止同處，禮有未安。詔太孫居慶和殿東廡，以克寧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奉爲右丞相，張汝霖爲平章政事，皆宿於內殿。二十九年正月，世宗崩，克寧等宜遣詔立皇太孫，是爲章宗。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每朝必偈克寧說坐。克寧侍立，益

還之勿是不足之意

恭汝霖奏，眞益枉法不可恕。克寧曰：「陛下初卽位，賊更誤，恩宥其害小國之大信，不可失也。」章宗然之。進太傅，乞致仕，不許。尚書省奏，益安謀克願試進士者，聽之。克寧曰：「承平日久，今之猛安謀克，其材武已不及前輩。萬一有警，使誰禦之？」習辭，冀忘武備。於國弗便。上曰：「太傅言是也。」章宗頗好辭章，而疆場方有事，故克寧及之。明昌二年，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克寧頓首謝，卽榻前拜太師，封瀋王。是歲卒。遺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之，輔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不惑危言。」忠烈配享章宗廟庭。

制王守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主

荆王守純，宣宗太子也。初封濮王，拜樞密使，平章政事。改封英王。監察御史程震言守純不法，宣宗切責之。杖司馬及大奴數人。元光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病喉痺危，萬將夕，守純趣入侍。哀宗後至東華門已閉，聞守純在宮，分遣樞密院官及東官親衛軍總領移刺滿阿集軍三萬屯東華門外，都督已定扣門求見。都照檢騎馬都尉徒單合住奏中官得旨，領符鑰開門。哀宗入以護衛。四人監守，純於近侍局是夕宣宗崩。明日，哀宗卽位。正大元年正月，改封荆王。統平章政事，判睦親府。或告守純謀不軌，下獄推問。慈聖皇太后言於帝，得免。守純三子，長曰訛可，封曹王。次曰某，封戴王。次曰崇德，封

華王天興初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許色紅鮮可愛
既而枝葉津流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割去復生者再夜則房
榻間羣狐號鳴乘燭逐捕則失所在未幾詎可出質哀宗還
歸德明年正月崔立亂四月守純及諸宗室皆死于青城

獨吉思忠

獨吉思忠承安三年除西北路招討使大定間修築西北屯
戍西自坦舌東至胡烈公幾六百里工役促迫中間保障雖
有墻隄無女牆副堤思忠增繕用工七十五萬止用屯戍軍
卒役不及民上賜詔獎諭曰直乾之難蓋邊之要正資守備
以靖翰蕃垣雖事完營屯未固卿督茲事役唯用戍兵民不

史記卷一百四

知勞時非淹久已臻休畢仍底工堅賴汝忠勤辦茲心畫有
嘉乃力式副予懷賜銀五百兩重幣十端入為簽樞密院事
拜叅知政事泰和五年朱渝盟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
請遣使詰問上召大臣議左丞相崇曰宋久敗之國必不敢
動思忠曰宋雖驕栖江表未嘗一旦忘中國但力不足耳大
安初拜平章政事與叅知政事承裕將兵屯邊元兵淹至取
房月營思忠不能守坐解職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元兵至野
狐嶺承裕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請以土兵為先鋒
以行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不能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
已土豪曰溪澗曲折我輩請知之行省不能用地利力戰而

但謀走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元兵踵擊之明日至會
河川承裕兵大潰脫身走入宣德元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
識者謂金之亡決於是役衛紹王除名而已貞祐初為臨海
軍節度使卒思忠不載所終

僕散揆

僕散揆上京人忠義之子也泰和六年宋人渝盟以揆為右
副元帥揆總大軍南伐分兵為九路揆以兵三萬出穎壽至
淮宋人拒於水南揆密遣人測淮水惟八壘灘可涉遣與屯
驢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宋帥何汝礪悉銳師屯花橋以備揆
適右翼都統完顏賽不潛渡入壘駐南岸揆麾大軍直壓其

史記卷一百四

營敵不虞我卒至皆潰走自相蹂踐死于水者不可勝計進
奪穎口下安豐軍遂攻合肥取滁州盡獲其軍實上遣使諭
之曰前得卿奏先鋒已奪穎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各
以萬計近又西師奏捷張陽光化既為我有樊城鄧城亦自
潰散又聞隨州歸順山東之衆久聞楚州隴右之師剋期出
界卿提大兵攻合肥趙擴聞之料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
計乞和為上昔嘗盡三事付卿以今事勢計之徑渡長江亦
其時矣淮南既為我有理宜際江為界如使趙擴奉表稱臣
歲增貢幣縛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廣為渡江之
勢使彼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僅得餘息偷生豈敢

復萌他慮。卿於此時經營江北。勞倭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保趙犢之頸。而朕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前入見時。已嘗議定。今復諄諄者。欲決卿成功耳。宋帥丘岳果奉書乞和。揆以前五事論而遣之。復進軍團和州。敵以騎萬五千駐六合。揆令右翼掩擊。斬首八千級。進屯瓦梁河。以控真揚諸路之衝。整列軍騎。單張旗幟。沿江上下。皆金兵。江表震恐。宋真州兵數萬保河橋。遣統軍紇石烈子仁攻之。分兵涉沙溜出敵後。敵見之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生擒驍將劉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遂下真州。宋復遣陳璧來告和。揆以乞辭未誠。徒欲緩師。卻

史解

宋上書四

手

之宋人。既不獲請。成恐金兵卒至。乃決巨勝。成公雷唐清以爲阻。而盡焚其廬舍。儲積過江去。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留。且欲休養士馬。遂振旅而還。次下蔡。遇疾卒。揆渡淮。卽命徹去浮梁。所至皆因粮於敵。無餽運之勞。與士卒同甘苦。人樂爲之用。故南征北伐。爲一代名將。云子安貞。左副元帥。討李全。伐宋有功。嘗曰。三世爲將。道家所忌。後竟以謀叛誅。

以謀叛誅乃自取之不得歸咎世將

揆史扼搭

揆史扼搭。臨潢人。參勇善關。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鎗中。遇敵抽

箭以鞭揮之。或以指拊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攻和州。中流矢幸。
其用箭而中流矢
是上所謂死藝也

宗浩，本名老昂之子也。章宗卽位，同判大睦親府事。北方有警，命宗浩駐泰州。北部廣吉剌屢務諸部入塞，宗浩請來春暮馬弱擊之。時阻鞬亦叛，內族棄行省事於北京，以爲若破廣吉剌則阻鞬無東顧憂。不若爾之以牽其勢。宗浩請先破廣吉剌，然後提兵北滅阻鞬。上從之。宗浩覘知合底忻與婆速火相結，廣吉剌之勢分，彼畏我見討而復擊，肘仇敵則理

必求降可呼致也。因遣主簿撒領軍二百爲先鋒，戒之曰：「若廣吉剌降，可就徵其兵以圍合底忻。速來報。」大軍北進，合擊破之。必矣合底忻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鞬廣吉剌間，連歲擾邊。撤至廣吉剌果降，遂徵其兵萬四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人責三十日程，遣使告撤會于移米河，共擊合底忻。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山是撤軍失期。宗浩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別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衆。進至呼歡水，敵大蹙。合底忻部長白古帶山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部皆降。胡必刺言所部必列土近在移米河，不肯降。乞討之，乃趨移米，與必列土

遇擊之，斬首三百級，赴水死者過半。大獲牛羊車帳，合底忻等西渡移米，棄輜重遁去。撤與廣吉剌部長忒里虎追躡，及之於察里不水，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水死者四千五百餘人，獲驍馬牛羊不可勝計。軍還，拜樞密使，封榮國公。中郎山東河北屯駐軍人地土不贖，官田多爲民所冒占。命宗浩行省事，詣諸道括籍，凡得地三十餘萬頃，拜右丞相，授崇進儀同三司。宋人呼盟王師南伐，命宗浩兼都元帥。宗浩至汴，大張兵勢，親赴襄陽，迺師。宋人大懼，命知樞密院事張巖以書乞和。宗浩諭以稱臣割地，縛送元謀奸臣等事。巖復遣方信孺責其主趙擴誓稿來，且致書於宗浩曰：「共鄰之開，雖本朝失

於輕信，然肅罪奸臣之蔽欺，亦不爲不早。自去歲五月，竊窺邵友龍六月又誅蘇師旦等，是時大國尚未嘗一出兵也。本朝卽捐已得之泗州，諸軍屯於境外者，盡令徵戍而南，悔艾之誠，于茲可見。惟是各分之論，今昔事殊。本朝皇帝本無佳兵之意，况關係至重，豈臣子之所敢言。江外之地，特爲屏蔽，倘如來論，何以爲國。大朝所當念察。至于首事人邵友龍等，誤國之罪固無所逃。若使執縛以送，是本朝不得自致其罰於臣下。所有歲幣已增大定之數，此在上國，初何足以爲重。輕恃欲藉手以見謝過之責，倘諒此至情，物之多寡，必不淡計。初兵興以來，連歲創殘，賦入屢竭。若又重取于民，以基元

元無窮之困竊計大朝亦必有所不忍也於通謝禮幣之外別致微誠庶幾以此易彼其歸投之人皆雀鼠偷生一時竄匿往往不知存亡本朝既無所用豈以去來為意當隆興時固有大有名族貴將南來者泊和議之定亦皆約各不取索况茲瑣瑣誠何足云倘大朝必欲追求尚客拘制至如泗州等處驅掠人悉當護送歸業夫締新好者不念舊惡成大功者不較小利欲望力賜開陳捐棄前過潤略他事歡好如初海內寧謐長無兵革重惟大金皇帝誕節將臨禮當修賀合遣人使接續津發已具公移企望取接伏冀鑒其至再至三有加無已之誠亟踐請盟之諾即底于成感戴恩德永承無疆

三

極書書附本處往復遲延就以錄呈信孺之來自以和議遂成輒自稱通謝使所奏議官宗浩怒其輕妄囚之以問朝廷以信孺為行人而不能孚兩國之情將留之宗浩曰今信孺事既未集自知還必得罪拘之適使有藉口不若數其僥易而釋遣之使彼無辭以自其國人則擴僑肯必擇謹厚者來矣于是復張巖書曰方信孺重以書來詳味其辭於請和之意雖若婉遜而所畫之事猶未悉從惟言當還泗州等縣掠而已至于貢貢幣則欲以舊數為增追叛亡則欲以橫恩為例而稱臣割地縛送奸臣三事則並飾虛說弗肯如約豈以為朝廷過求有不可從將度德量力足以背城借一與我

軍角一日勝負者哉既不能強又不能弱不淺思熟慮以計將來之利害徒以不情之語形於尺牘而勤郵傳何也乃者彼國犯盟侵我疆場帥府奉命征討未及出師彼眾震懼靡然奔潰所侵疆土旋即底平爰及泗州亦不勞而復今乃自謂捐其已得欽軍徵戍以為悔過之効是豈誠實之言其言名分事皆大定之初以失在正隆致南服不定故特施大惠易為姪國以鎮撫之今以小犯大曲在於彼既絕大定之好則復舊稱臣於理為宜若謂非臣子所敢言在皇統時何故敢言而今獨不敢乎哉又謂江外之地將為屏蔽則之則無以為國夫藩籬之固常守信義如不務此雖長江之險亦不可恃區區兩淮之地何足屏蔽而為國哉後周顯德間南唐李景獻盧舒斬黃晝江為界亦能為國割地之事奚為不可自我師出疆所下州軍縣鎮已為我有未下者即當割而獻之今書書乃云疆界並依大國皇統彼之陸與年已畫為定若是則既不言割彼之地又翻欲得我之已有者豈理也哉况和議未定輒擬為誓書又直稱通謝人使自尚如此豈協禮體比方信孺以求成自任應度上國謂如此徑往事必可集輕質誑給理不可答尋具奏聞欽奉聖訓昔宣靖之際棄信背盟我師問罪嘗割三鎮以乞和今既無故與兵蔑棄信誓雖盡獻江淮之地猶不足以自贖况彼國嘗自言叔父侄

子與君臣父子畧不相遠。如能依舊稱臣。即許以江淮之間。取中爲界。如欲世爲子國。即當盡制淮南。直以大江爲界。陝西邊面。並以大軍已得爲定。據元謀奸臣。必使縛送。緣彼懇欲自致其罰。可令面首以獻。外歲幣雖添五萬兩。正止是復皇統舊額而已。安得爲增。可令更添五萬兩。正以表悔謝之實。向汴陽乞和時。寄進貨軍之物。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表穀粟絹各一百萬。牛馬騾各一萬。馳一千。書五監。今念江表一隅之地。與昔不同。特加矜憫。止令量輸銀一千萬兩。以充餉軍之用。方信瑞言語反覆不足取信。如李大性。朱汝和。李璧。吳瑄輩。似乎忠實。可遣詣軍前。稟議據方信瑞詭詐之罪。過於胡昉。然自古兵交。使人客在其間。始放。今回報。伏遇主上聖德。光大天覆地容。包容有罪。其可不欽承。以仰副仁恩之厚。倘猶有所猜疑。則和好之事。勿復冀也。泰和七年卒。其後宋人竟請以叔爲伯。增歲幣。備餉軍。銀兩奸臣韓侂胄。師旦首以獻。而乞盟焉。論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遣淮爲界。厥後海陵。嘯求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於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焉。促胃狂謀。誤國。敗宣也。按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箇首之事。宋人亦復圖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按宗浩常勝

之家。史記搭襲。身之者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以休息南北之人歟。

夾谷清臣

夾谷清臣。胡里改路人。累官樞密副使。章宗以其女爲昭儀。拜平章政事。封芮國公。遷右丞相。上問漢人與夏人孰勇。清臣曰。漢人勇。上曰。昔元昊撻邊。宋終不能制。何也。清臣曰。宋取單法。不可得知。今西南路人殊勝彼也。上謂宰臣曰。今有以八陣圖來上者。果何如。朕嘗觀宋白所集武經。其載攻守之法。亦多難行。清臣曰。兵書一定之法。難以應變。本朝行兵。惟用正奇二軍。臨敵制變。以正爲奇。以奇爲正。故無往不克。上曰。自古用兵。涉平險。涉二法耳。且學古兵法。知學夷法。未能自得于心。而欲用舊陣勢。以接敵陳矣。敵所應與舊勢異。則必不可支。然武經所述。雖難遵行。而知之亦愈。不知清臣上表。巧詞不許。固請。乃賜告省親。諭之曰。卿卿母老。欲歸省。故特給假五十日。馳驛以往。至彼可爲一月。留清臣省親。還謁。上問卿母健否。其壽幾何。相別幾年矣。清臣對曰。臣母年八十三矣。別十年。幸頗強健。上曰。何不來此。曰。爲家務不。欲離耳。上曰。老人多如是。所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也。復謂清臣。胡里改風俗何如。對曰。視舊則稍知禮貌。而勁勇不及矣。因言西南西北等路軍人。其閑習弓矢。亦非復曩時。六年

遷能同三司行尚書省事於臨潢府出征北邊清臣屢獲捷而貪小利北阻轅由此叛去大侵掠上遣資清臣命右丞相襄代之永安五年致仕卒

襄

襄本名唃昭祖五世孫也契丹叛從左副元帥謀衍以本部兵討賊賊走渡霧縣河追及之所駐地多草賊乘風縱火襄亦縱火立空地以族率衆搏戰大敗之俘獲萬計復從忠義追賊至陷泉及之身先奮擊賊大潰契丹平論功第一特授亳州防禦使時年二十三宋人犯南鄙襄爲穎州節度統率甲士二千人渡潁水敗敵兵五千復穎州生擒宋帥楊思投涼州德鄰太尉趙鼎州將至清涼關得宋偵者知敵欲三道夜出掩我不備左副元帥紀石烈志寧問計襄曰今兵小地隘倘不得關敵至我無所據必先取之因率騎二千分二道一由舊路自以千兵間道潛登既近敵始覺襄攻克之據其關志寧復行戰地曰克敵於不可勝之地真天下英傑也及宋乞盟班師左丞相志寧疾甚世宗臨問之志寧薦襄智勇兼濟異時任用必勝于臣授殿前左副都點檢拜尚書右丞二十三年進平章政事封肅國公上議及監軍之事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審任故戰必勝攻必克及叔世始以內臣監其軍動爲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人監軍誠不必置

史事

卷三百五

七

史事

卷三百五

八

上然之世宗不豫與太尉徒單克寧平章政事張汝霖同受顧命章宗初政議罷僧道奴婢太尉克寧曰成俗日久若遽更之於人情不安如惡其數多嚴立格法以防濫度則自少矣襄曰出家之人安用僕隸乞不問從初如何所得悉放爲良若寺觀物力元係奴婢之數推定者除免詔從襄言由是二稅戶多爲良者左丞相夾谷清臣北禦邊措畫乖方詔襄代將進討別軍出東道襄由西道東軍至龍駒河爲阻轅所圍三日不得出求援甚急或請候諸軍集乃發襄曰我軍被圍數日馳救之猶恐不及豈可後時卽鳴鼓夜發或請先遣人報國中使知援至襄曰所遣者倘爲敵得使知我兵寡而糧在後則吾事敗矣遂疾馳遲明距敵近衆請少憩襄曰吾所以乘夜疾馳者欲掩其不備耳緩則不及矣嚮晨急擊之圍中將士亦鼓譟出大戰賊奔幹里札河遣安國追蹙之衆散走會大雨凍死者十八九獲輿帳牛馬降其部長勒熱九峯石壁封常山郡王阻轅復叛襄出屯北京會契丹德壽隨鎮等據信州叛衆數十萬遠近振駭襄整暇如平日人心乃安初襄至石門密謂僚屬曰北部犯塞奚足慮第恐奸人乘隙而動北京軍少當預爲之備卽遣官發上京軍六千至是果得其用遣將分道進討擒德壽等送京師契丹之亂廷臣議罷郊祀上遣使問之對曰大禮不可輕廢請決行之臣請

於祀前滅賊既而破賊果如所料始討契丹自龍虎衛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詔李仁惠持宣三十勅百五十視功給之北京民方餒食襄減價糴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闕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時議北討襄奏遣同判大睦親府事宗浩出軍泰州左丞衡於撫州行樞密院出軍西北路以邀阻饑而自帥兵出臨潢上從其策襄請穿塚築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爲阻塞言者多異同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而戍兵可減半哉省三百萬貫且充民轉輸之力實爲永利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飢民以築

夾谷衡

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山東西路人舉女直進士明昌二年拜奉知政事三年以病乞致仕不許四年詔賜今名論之曰朕

選大臣俾參機務其謀得失晦而未形利害膠而未決正須臾間精忠方能盡忠合公比來議事之臣鮮有一定之論蓋所守故臨高而趨或有失中朕將何賴卿忠實公方審其是則執而不同見其非則去而能果度其事勢有若權衡可賜名衡古者命名將以責實汝先有實可謂稱名行之克終乃副朕意遷尚書左丞承安二年改樞密副使規畫邊事四年就拜平章政事封英國公卒

完顏安國

完顏安國內南路世襲合札謀克臨潢泰州屬部叛右丞相襄總大軍以安國爲兩路都統大捷于多泉子襄欲追敵食

襄遣道不難安國曰人畜一羊可食十餘日不如驅羊以襲之遂從其計安國獲獲人疾驅以薄之降其部長拜經密副使奉和元年命安國嚴飭邊備襄邊戍私賈者乞招誘之以安人心上從之三年以疾致仕封道國公卒安國在軍旅幾十五年號令嚴明指麾卒伍如左右手知敵人虛實及山川險易戰必身先士卒故所向輒克諸部入貢安國能一呼其祖先弟姪名字以戒諭之諸部皆震悚諭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城凶蓋初爲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以貪利敗襄竭力而後勝其任衛安國亞于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全世故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

移刺領

穆刺履字履道遼東丹王突欲裔孫方五歲晚卧廡下見微雲往來天際忽謂乳母曰此所謂卧看青天行白雲者耶舉進士惡搜檢煩瑣遂去之除補國史院書寫擢編修官世宗尚曰朕比讀貞觀政要見魏徵嘉謀忠節良可稱歎近世何故無如徵者履曰忠嘉之士何代無之但上之人用與不用耳世宗曰卿不見劉仲舉張汝震耶朕起用二人居諫職安得謂之不用第人材難得耳履曰二人者臣未聞其諫也昔海陵杜塞言路天下緘口習以成風願陛下懲艾前事開諫靜之門天下幸甚轉禮部郎中表進朱司馬光古文存經指解曰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爲急而光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施諸宇內則元元受賜矣領國史張景仁修海陵實錄他日世宗問侍臣海陵狀熙宗血濺于面沾及衣袖景仁何爲隱而不書或曰景仁事海陵頗被任使故諱之世宗作色曰朕不謂景仁乃有是心履曰臣與景仁有隙不妄爲蓋義然景仁未嘗有是心也世宗曰景仁與卿何隙曰臣以小字爲史張景仁以漢文爲史官予奪之際多不相叶秩滿

藝文選都使不得調此私隙也今對上問公言也臣不敢以私害公世宗曰隋煬弑逆血濺於屏史亦書之景仁無是心何不如隋史書之曰隋煬自諱其惡故史臣不載之煬紀而見于他傳此所謂聞而章者也海陵以廢昏爲辭明告天下居之不疑此不同也且與之弑君之罪而不辭血濺雖不書可也世宗意解世宗崩遺詔移梓宮壽安宮章宗詔百官議皆謂當如遺詔履衡曰非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其可使萬國之臣朝大行於離宮乎遂賻于大安殿拜叅知政事太府少監李特里先爲漢王長史吏卒苦其苛暴誣以怨望語連漢王有司論當死履言陛下卽位之始當以親親爲

張萬公

張萬公東阿人。登進士第。爲右司員外郎。丞相徒單克寧謂之曰。後代我者必汝也。明昌二年。拜叅知政事。上謂宰臣曰。隨處難得雨。尚未霑足。奈何。萬公曰。旱災由臣等。若依漢典故。皆當免官。上曰。卿等何罪。殆朕所行有不逮者。對曰。天道雖遠。實與人事相通。聖人言行。可以動天地。昔成湯引六事自責。周宣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莫不修飭人事。方今宜崇節

史
不
急
之
務
無
名
之
費
可
俱
罷
去
上
曰
災
異
不
可
端
言
天
道
必
先
盡
人
事
故
孟
子
謂
王
無
罪
歲
左
丞
完
顏
守
貞
曰
陛
下
引
咎
自
責
社
稷
之
禍
也
上
由
是
下
詔
罪
已
進
士
李
邦
乂
上
封
事
論
世
俗
侈
靡
譏
涉
先
朝
上
曰
昔
唐
張
玄
素
以
桀
紂
比
文
皇
今
若
方
我
爲
桀
紂
亦
不
之
罪
至
于
世
宗
功
德
豈
容
譏
毀
顧
萬
公
曰
卿
謂
何
如
萬
公
曰
議
斥
先
朝
同
當
治
罪
然
舊
無
此
法
今
宜
定
律
使
人
知
之
乃
免
邦
乂
罪
惟
殿
三
舉
拜
平
章
政
事
封
壽
國
公
時
邊
事
方
殷
連
歲
旱
暵
又
變
更
制
度
民
以
爲
不
便
而
復
改
之
紛
紜
無
定
萬
公
不
敢
犯
顏
強
諫
須
帝
有
問
然
後
審
計
利
害
而
贊
言
之
帝
亦
弗
能
行
也
萬
公
以
衰
病
旬
間
詔
曰
近
卿
言
數
事
朕
未
嘗
行
乃
朕
之
過
卿
年
未
老
而
遽
告
病
今
特
賜
告
兩
月
復
起
視
事
主
兵
者
言
比
歲
征
伐
軍
多
敗
師
蓋
屯
田
地
寡
無
以
養
贍
至
不
免
飢
寒
故
無
關
志
願
括
民
田
之
冒
稅
者
分
給
之
則
士
氣
自
倍
朝
議
已
定
萬
公
言
軍
旅
之
後
瘡
痍
未
復
百
姓
拊
摩
之
不
暇
何
可
重
擾
又
通
檢
未
久
田
有
定
籍
括
之
必
不
能
盡
適
足
增
猾
吏
之
弊
長
告
許
之
風
今
浮
費
侈
用
不
可
勝
計
推
之
以
養
軍
可
歛
不
及
民
無
待
于
奪
民
之
田
也
夫
兵
士
失
於
選
擇
強
弱
不
別
而
使
同
田
共
食
振
厲
者
無
以
盡
其
力
疲
劣
者
得
以
容
其
奸
且
奪
民
與
軍
得
軍
心
而
失
天
下
心
其
禍
有
不
可
勝
言
者
必
不
得
已
乞
以
冒
地
之
已
括
者
召
民
蔭
之
以
所
入
贍
軍
則
軍

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報一日奏事上謂萬公曰卿言天久陰晦由人君用人邪正不分君子當在內小人當在外甚有理也然號謂小人萬公奏張煒田樸張嘉貞等雖有才幹無德可稱上即命三人補外泰和元年連章請老不許明年章再上上曰得非卿所言朕有不從乎或同列情見不一多違卿意耶不然何求去如此之數也萬公謝無他第以病言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三月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去甚力上知其不能奪乃許之六年南都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特起萬公知濟南府山東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萬公慮民飢盜起當預備賑濟時兵興國用不給萬公乞將僧道度牒師德號觀院名額并鹽引付山東行部給賣納粟易換上從之宋人請和復乞致仕許之七年卒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上嘗與司空裴言秋山之樂意將有事于春蒐因顧萬公萬公曰動何如靜上改容而止輔政八年其所薦引多康諫之士配享章宗廟庭

滿蒙通

滿蒙通中都路人賜崇選獲衛見通名以筆識之通以父老懇乞就養蒙旨得虎侍衛終身榮貴今乃辭之過人遠矣後爲昭信校尉澤陽侯宋隆州諸軍尤精銳付通總之至揚州

通管別屯海陵避獄。遷家閭小地。東掖起之。通入管門大哭。軍還入見。授尚廐局副使。命其子蒲速烈尚衛國公主。遷尚書右丞。詔議推排猛安謀克事。大臣請止。驗見在產業。定貧富。依舊科差。通言。必須通括各謀克人戶。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上是通言。謂宰臣曰。議事當如通之盡心也。進平章政事。封任國公。請老。以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卒。

程輝

程輝。蔚州人。擢進士第。爲南京路轉運使。以宮殿火。降磁州刺史。有美僧。嘗入張善友而娶其妻。輝捕之。命善友之母以長錐刺僧。其妻無完膚。以死。大定二十三年。拜參知政事。有司市麵不時斷。直也。宗怒。監察不舉。劾杖之以問輝。輝曰。監察君之耳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舉。是放犯也。杖之何不可。輝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二十六年。以老致仕。起知河南府事。輝辭以衰老。不任。召入香閣。諭之。輝曰。向者南京官殿火。非聖恩寬貸。臣死久矣。今河之徑府界。上下千餘里。河防之責。視彼尤重。此臣所以憂不任也。章宗立。復乞致仕。許之。永安元年卒。輝喜雜學。尤好論醫。從河間劉守真之說。率用涼藥。神童常添壽。

方敷讀。在輝所。輝偶嘗醫。非細事四字。添壽塗細字。改作相。字。輝嘗人以爲中其病云。

董師中

董師中。洛州人。明昌元年。爲大理卿。御史中丞吳鼎樞。舉以自代。遂擢中丞。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師中及侍御史賈鉉。治書侍御史粘剌迺古諫。謂勞人費財。蓋其小者。變生不虞。所係非輕。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哥字瓦。貪暴強悍。漢可爲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蜂蠆有毒。患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閱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馬。草居露宿。過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上不納。師中等又上疏曰。近年水旱爲沴。罪已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拱之於事。似爲不急。况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饑馬。養軍挑撻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餉。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餓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界邊者。今爲必里哥字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是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

萬舉萬全之道哉。乃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運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變，矧乎遠遊，古人所戒，逮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遠皆以是生，矧可不慎哉。上御後閣，召師中等賜對，從其奏，仍諭輔臣曰：朕欲巡幸山後，無他，不禁暑熱故也。今臺諫官咸言民間缺食，處甚多，朕初不知，既已知之，暑雖可畏，其忍私奉以重民困哉。乃罷北幸，拜叅知政事，進尚書左丞。他日奏事，上語輔臣曰：御史姬端修言小人在側，果誰欺。師中曰：應謂李吉兒輩。上默然。師中嘗言：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承安四年，乞致仕，詔賜宅一區，兩居京師，每節辰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朝會召入侍宴，泰和二年卒，上甚悼惜，謂大臣曰：凡正人多執方而不通，獨師中正而通，詔葬祭，贈諡曰文定。

黃久約

黃久約，須城人，為左諫議大夫，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貧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物理之常，若從其言，適足以缺怨，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不如是也。章宗立，領右丞相，時郡縣多闕官，久約言：世豈乏才，闕於資格故也。陛下每詔大臣以守資格，必滯人才，而大臣猶徇故習，乞斷自宸衷力行之。世宗曰：方今縣令闕員，宜令刺史以上舉可為縣令者，朕將察其人而用之。又謂久約曰：汝

舉孫必福，是乎。久約曰：臣任磁州時，必福為武安丞，臣見其廉潔，向公，無所顧避，所以保舉，不謂必福既任，警巡使處決遲滯，上曰：必福非獨遲緩，亦全不解事，所以罪不及保官者，幸其無贓，汙平久約，無以對。明昌二年致仕卒。

李晏

李晏，高平人，登進士第，為中牟令，海陵營汴京，運木於河，晏領之，晏以經三門之險，前後失敗者眾，乃自行，至以其木散沒之水，使工取于下流，人皆便之。世宗時，為翰林直學士，請新進士所對策，至縣令缺員，取之何道。上曰：朕夙夜思此，未知所出。晏曰：國朝設科取士，始分南北兩選，北選百人，南選

史

卷一百一十五

六

一寺夏民
日餘人六
其時亦

百五十人，合二百五十人，詞賦經義入仕之人既多，所以縣令未嘗缺員。其後南北通選，止設詞賦一科，每舉限取六七十人入仕之人既少，縣令缺員，蓋由此也。詔後取人，毋限以數，擢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朝士以病謁告，世宗意其詐，謂晏曰：某詐病，卿以宰相親故，畏而不糾，欺對曰：臣平生所恃者，誠與直耳。百官病告，監察當視，臣為中丞，官吏奸私，則當言之，病而在告，此小事，臣容有不知，何求而畏宰相。既出世宗曰：送之。日晏年老，氣猶未衰，初遷主撥戶民，俾輸稅于龍官寺，歲久皆以為奴，晏乞盡釋為良，獲免者六百餘人，改禮部尚書致仕卒。子仲署為戶部郎中，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

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
立制度養吝辭去冗食在乎重方農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廣
儲蓄時欲散而實不通難得之貨工而不作無用之器則下
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本息矣遷刑部侍郎卒

李愈

李愈正平人登進士第為刑部尚書泰和二年上將幸長樂
川愈諫曰方今戎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九近北陲恒防外
患兼秦和官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澤過集固不若北官池
澤之勝優游閑適也上不從愈復言北鄙侵戎舊疆十有餘
里不謀雪耻復欲北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棄統副使聞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尤

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遽事遠游哉上
異其言改知河中府事致仕卒

許安人

許安人交河人登進士第授禮部郎中兼左補闕朝議以罪
人實邊安仁言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為田
它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是以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
今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非所宜行也
上乃止明昌四年上將幸景明宮安仁與同列諫曰昔漢唐
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非如金蓮千里
之外鄉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疏

秦遂罷幸升汾陽軍節度使致仕卒

果妻

果妻絳州人登進士第為薛王府錄世宗將幸金蓮川有司
具辦妻上疏極諫曰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
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蕪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
一日之間寒暑交至與上京中都不同非聖躬將攝之所凡
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險其費數倍至於領舍之
處軍騎闕寒主客不分馬牛風塵以難收載復過遠而莫問
奉接蹂躪未易禁止百官衛上富者車馬僕客貧者穴居露
處與臺皂隸不免困路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手

東人天傷無事何異刀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於此者臣聞
高城峻池浹居遠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利兵帝
王之爪牙也今行官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池之固足廢其
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知其必靡疥矣禦侮待
用之軍冷饑寒眠臣知其必疲瘵矣衛官周廬才容數人一
旦霖潦衣甲弓刀霜濕柔脆豈堪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抄
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襄糧已空積水已做將且遠幸松
林以從收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踰旬月轉輸移徙
之勞更倍於前若夫銜檠之變猛獍之虞姑置勿論設于行
獵之際烈風暴至跬步不辨以致翠華有峭峻之避乘城之

述百官狼狽於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官，草畧尤甚，殿宇周垣，惟用氍毹，押宿之官，上番之士，飢渴驅馳，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夫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於無憂患之域也。京都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坂相連，天所以限中外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重惜也。又行幸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晦闇，上有懸崖，下多溪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

幾百許里，然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攻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敢議？止以離棄官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鑒也。臣嘗論之，安民濟眾，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賦歛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遊畋納涼之樂，出於富貴之餘，靜而思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至易耳。唐太宗將幸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騁陵從，表益而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

罷，臣所未喻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可比，陛下牧濟南日，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內，臺榭高明，宴安移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遠不可乎？臣以為患生於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降，而有侯景之變，今者累歲北幸，徂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知其不可，猶冒為之，則後有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荷人猶喜談之，以為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以謂三代之政，今有不可行者，况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其所遊，不過臨潢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主

主

遼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草牧畜，為業，宮廬為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簡朴，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此也。我本朝呈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舍燕而之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華靡，文物增廣，輜重浩穰，隨駕生聚，殆逾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樂，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陛下其忍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大而壯者，纔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眾多之臣庶也。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

勢孤上馬皆所不能志氣銷慙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
亡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
打獵實爲展勞雖臣以爲戰不可忘攻不可廢其安楊毒
毒不可懷楊毒中不可通當今通防騎侍之患先賂危
險之患何異無藥而服藥也况欲習武不必度關逐易雄保
廣南之安地廣且平又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
乞陛下發如輪之音同北轅之駕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
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上遂罷行謂輔臣曰梁襄謀
朕毋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敗故罷行襄謂隋煬帝以巡遊
敗國煬帝失道虐民雖不延幸國猶將亡也擢監察御史還

保大軍節度使卒

路伯達

路伯達冀州人登進士第爲大理司直大定二十四年世宗
將幸上京伯達上書諫曰人君以四海爲家豈獨舊邦是思
空京師而事遠遊非重慎之道也不報遷禮部員外郎兼翰
林修撰右丞相奏奏移賀天壽節於九月一日伯達論其非
下尚書省議伯達曰上始即政當行正信之道今易生辰非
禮也給四方非信且賀非其時是輕禮重物也遷刑部侍
郎拜安國軍節度使使來回表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
千兩以助邊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上嘉其誠仍以金

銀還之傅氏泣請弗許伯達嘗修冀州學傅氏乃市信都
鹽田以贍學上聞而賢之賜號成德夫人子均萊州觀察判
官錫有傳論曰金使聘於宋國納其重賂習以爲常故去則
云辭勞效還則云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伯達獨回獻
所饋傅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乃能如
是士大夫率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張大節

張大節五臺人擢進士第知太原府近郭有男子被殺者聞
其妻哭聲不哀召而審之果爲姦夫所殺人以爲神授震武
軍節度使都有銀冶皆以官權爲便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
民共且貪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部民授
地輸課則遊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上從其議致仕卒大節
善奕碁當世推爲第一世宗嘗謂宰臣曰人多稱王脩能官
以朕觀之凡事不肯盡心一老奸耳張大節賦性剛直果於
從政遠在王脩之上惜乎用之太晚耳子嚴吏太常卿大安
三年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嚴吏曰塞門以爲兵備是
任城而不任人莫若選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多之除沁南
軍節度使致仕卒

鄧儼

鄧儼宜民人爲戶部尚書致仕復資緣求進上問鄧儼可復

用乎平章政事亮顯時貞曰儼有才力第以謀身爲心上曰朕亦知之然儼難比守貞曰臨事則不後於人但多務自便耳儼前乞致仕陛下許之甚合衆議今使復別於朝恐風化從此壞矣上遂不復用

完顏匡

完顏匡本名撒速始祖九世孫顯宗命詹事易林答愿擇德行淳謹才學該通者使教章宗兄弟愿啟曰幽王府教讀完顏撒速徐王府教讀僕散訛可二人可使教皇孫顯宗使皇孫行師弟子禮顯宗薨章宗立爲皇太孫匡仍爲侍讀章宗卽位遷翰林直學士改樞密副使泰和六年宋人敗盟陷散

史籍

卷三百五

五

國取泗州紅縣靈壁諸僕散撥行省事于汴制諸軍以匡爲右副元帥僕散撥將率大軍渡淮匡言宋人聚兵襄汭以窺唐鄆汴京西兵頗少有背腹之患請出唐鄆從之匡遣前鋒都統烏古論慶壽攻襄陽左翼提控完顏江山取光化右翼都統烏古孫乃屯取神馬坡皆剋之匡軍大白虎粒都統完顏按帶趣隨州烏古論慶壽扼赤岬斷襄漢路宋隨州將雷太尉遁去遂克隨州於是鄆城樊城成兵皆潰匡進圍德安分遣諸將徇下安陸應城雲夢漢川荊山等縣副統蒲察攻宜城縣取之敗宋兵二萬於信陽東吳曦以蜀漢內附詔匡先取襄陽以屏蔽蜀漢完顏福海破宋援兵於白石砦遂取

史籍

卷三百五

五

殺城縣僕散撥得疾詔左丞相宗浩代之七年匡久聞襄陽士卒疾疫會宗浩至汴匡乃放軍朝京師九月宗浩卒匡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封定國公代宗浩總諸軍行省於汴京初僕散撥至汴購得韓侂胄族人元覲使行間於宋元覲渡淮宋督觀江淮兵馬事丘喬奏之宋主是時宋主侂胄見兵屢敗欲乞盟無以爲請得密奏卽遣人護元覲北歸因請和于揆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然後可宋主因諭丘喬使歸罪邊將以請及宗浩代揆方信孺至宗浩以信孺輕佻不可信移書宋人當遣宋致和吳玠李太性李壁來侂胄得報大喜召張巖於建康貶爲福建觀察使歸罪蘇師旦請之

後南時李壁已爲恭政不可遣宋致和吳玠已死李太性知福州道遠不能送至乃遣左司郎中王柎來以宋主侂胄情實爲請依靖康二年故事世爲伯姪國增歲幣爲三十萬兩匹犒軍錢三百萬貫蘇師旦等俟和議定當函首以獻匡以聞章宗詔匡移書宋人當函侂胄首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爲三百萬兩於是宋吏部侍郎史彌遠定計殺侂胄彌遠知國政和好自此成矣廷議諸軍已取開隆不可與王柎以宋恭政錢象祖書來曰竊惟昔者修好之初蒙大金先皇帝許以畫淮爲界今大國遽先皇帝聖意自盱眙至唐鄆畫界仍舊是先皇帝惠之于始今皇帝全之於後也然東南立國吳蜀

相依今川陝關隘大國若有之則是撤蜀之門戶不能保蜀何以固吳已增歲幣至三十萬通謝為三百萬貫以連歲師旅之餘重以喪禍豈易辦集但邊陲既開和議區區悔艾之實不得不勉勉遵承又蒙聖畫改輸銀三百萬兩在本朝固不敢違然傾國資財竭民膏血恐非大全皇帝棄過圖新兼愛南北之意也主上謹守信誓豈有意于用兵止緣侂冑啟釁生事逃國罔上以至於斯是以奮發英斷大正國典朋附之輩誅斥靡貸今大國欲使斬送侂冑是未知其已死也侂冑實本庸愚怯懦輕信有誤國事而致侂冑誤國者蘇師旦也師旦貶竄侂冑尚力庇之蜀方信孺妄言已死近推究其

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熟壤之地漢陽定化歸順之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師旦報曰侂冑果魁既請兩首宋人悔服可謂誠矣臣乃遣王柝還錢象祖復以書來曰所有驅掠官兵見已從實剽劫發還其禮物歲幣等已起發至京揚問伺候嘉報迺還前去界首以俟取接臣復具奏詔報曰朕以生靈之故已從其請稱臣割地尚且濶略區區小節何足溪較其侂冑師旦首函及諸叛亡至濠州聽通謝人使人界軍馬即當徹還川陝關隘候歲幣犒軍銀兩至下蔡盡日割賜臣得詔書即諭宋人使如詔書從事泰和八年四月宋獻韓

構殺李氏，匡拜尚書令，封申王。大安元年卒。匡自章宗幼年，侍講讀致位，將相怙寵自用，官以賄成，承安中，撥賜家口地。上匡自占濟南其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之，不以為罪，惟用安州邊吳泊舊放園場地，奉聖州在官開田易之，以自占者還百姓，宣宗嘗謂侍臣曰：「撒連受人玉吐鵲，然後與之官，此豈宰相所為哉？」

完顏綱 字宣得，諱幹，世宗孫，宣宗弟，宣宗初，綱傳統諸察員，金史多如他，宣宗時，綱亦宣宗也，然綱欠清出

完顏綱，本名元奴，泰和四年，同簽宜徽院事，青宜可者吐蕃之種也，宋取河湟，夏取河西四郡，部落散處西鄙，其魯黎族歸曰：「冷京、蒙古、疊州，有四十三族，十四城，三十餘萬戶，東鄰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宕昌北接臨洮，積石南行，十日至參竹大山，蓋蠻境也。西行四十日至河外，俗不諭道里，但以日計之。冷京卒，子耳骨楚嗣，宋不能制，廢以官爵，傳六世至青宜可，勁勇得衆，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金國之意，曹佛西為洮州刺史，材武有智策，能結諸羌，青宜可畏慕佛西，以父呼之，請舉國內附，朝廷以宋有盟，不許厚賜，金帛以撫之，明昌間，屬羌已彪，殺郡佐反，詔綱與曹佛西討之，因召青宜可，會兵破已彪，佛西還臨洮，尹青宜可願內屬，綱奏之，上不納，及綱部署陝西，上密勅經略西事，特賜綱已彪子青宜可為淮南巡檢使，綱召青宜可同知洮州事，青宜可入苑中，青宜可大喜，卒諸部長籍其境。

主人民，詣綱請內屬，上以青宜可為疊州副都總管，曹普賢真授同知洮州事，綱還三階，宋程松遣別將曲昌世、張方山、原自率兵分道襲和尚原、西山寨、龍門等關，是日大霧四塞，旣而暴雨，和尚原、西山寨、龍門關戍兵不知宋兵來，松遂據之，蒲察貞道副統裴滿阿里以兵伏方山原下，萬戶與屯撤合門，別將壯士取問道潛登，出宋兵上，自高而下，宋兵大駭，伏兵合擊，遂破之，貞分遣部將完顏出單奴、出黃兒谷，取和尚原，同知會州事女奚列南家出大寧谷，取西山寨，貞自以兵由中路取龍門等關，進至小關，松將楊廷據險注射，貞不得前，冷裴滿阿里為疑兵，潛遣猛安胡信率甲士繞出其後，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反擊之，宋兵大亂，斬延於隴，宋將彭統走龍門，逆擊大破之，合者乘夜潛登和尚原絕頂，宋人驚以為神，皆散走，遂盡復故地，綱以蕃漢步騎出臨潭，充以關中兵，出陳倉，蒲察貞以岐隴兵，出成紀，石抹仲溫以隴右步騎，出鹽川，完顏璘以本部兵，出來遠，宋太尉吳玠遣將出秦隴間，與綱等相拒，上聞韓侂胄忌綱威名，可以間誘致之，封綱蜀國王，錫印賜詔，詔綱還路之，綱訪得賊族入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持詔諭賊，賊得詔意，動程松尚在興元，賊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蔽匿其事，松兵既敗，賊乃遣掌管校宜文字姚圓與端來表送款，綱遣前京兆府錄事張仝會賊于興州之宜口，賊言歸心朝。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人如此

廷張仔請以告身為報。職盡出以付之。仍獻階州。朝廷以職初附。恃中國為援。欲先取襄陽。以為蜀漢屏蔽。乃詔右副元帥匡攻襄陽。職遣果州團練使郭澄奉表及蜀地圖志。吳氏謂職來上。郭澄朝辭。諭澄曰。汝主效忠。以全蜀歸附。朕甚嘉之。大定間。汝主嘗以事入覲。今亦多歲。朕嘉汝主之義。懷想不忘。欲得其繪像。如見其面。今遣使封冊。俟同日附進。頃之宋安丙殺吳曦。上聞曦死。遣使責綱曰。職之降。自當進據仙人關。以制蜀命。且為職重。既不據關。復徵兵。使內無所憚。是宜有今日也。詔贈職太師。招魂葬於水洛縣。以綱之子為職後。宋人陷階州。西和州。綱至鳳翔。詔徵州縣兵。退保要害。其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至

卿數以失四川。敗得山之事。殺之。貞祐四年。安和上書於父。寬。追復尚書左丞。

徒單鑑

徒單鑑。猛安人。進士及第。章宗即位。拜參知政事。進平章政事。封濟國公。言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法制所不能盡。隱於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歸也。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尋經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解矣。大安三年。改上京留守。平章政事。獨吉思忠。敗績于會河堡。中都戒嚴。鑑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古孫兀屯將之。入衛中節。拜右丞相。鑑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事改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實。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政事務利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鑑復奏。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聽。未幾。昌桓撫三州陷。東京不守。鑑墜馬傷足。在告。胡沙虎難作。方倉卒不能自定。乃請鑑問疾。從人望也。鑑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眾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功也。胡沙虎默然。乃迎宣宗於彰德。宣宗即位。封廣平郡王。宣宗將幸南京。鑑曰。乘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稍聚。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至

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倘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失也。不從。是歲卒。

國家即亂亡時。亦未嘗無人。若世主不問耳。如魏王用錢之言。東京何至失守。章宗未用錢之言。何必南遷乎。計哉。

孫鐸

孫鐸。滕州人。登進士第。章宗即位。除同知登聞檢院事。鐸言。百姓困窮。斷不得直。故上訴若復遲。尚書省則必不行矣。乞自簽表斷之。遷戶部尚書。鐸奏。其年號令。或已行而中輟。或既改而復行。更張太頻。百姓不信。乞自今凡下令。再三講究。如有益於治。則必行。無損小民之言。御史中丞孫印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專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

史記

卷三百

重

賈者。古人詩曰。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十。劾鐸起望。降同知河南府事。拜參知政事。鐸言。民間鈔多宜收斂。院務課程。及諸案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外。盡令折鈔。不拘賈側。農民知之。逐漸重鈔。比來州縣押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乞罷諸處鈔局。惟官庫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詔有司速行之。衛紹王立。改安國軍節度使。宣宗遷汴。鐸上謁於宜村。除太子太師。致仕卒。

李華

忠節

李華。河津人。登進士。興定元年。知平陽府事。代胥鼎爲河東行省。時興兵伐宋。華上書曰。爲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

敵。宋雖造業。止可自備。若不忍小忿。以動遠略。恐元兵或乘之。不能支也。不納。二年。宣差粘剌檢失至河東。脫禾未熟。驟行省。清野。章奏。今歲雨澤及時。秋成可待。如令清野。民將不堪。十月。平陽被圍。城中軍不滿六千。屢出戰。旬日間。傷者過半。徵兵吉陽。霍三州不時至。裨將李懷德縱城出降。兵自城東南入。左右請華上馬突圍出。華歎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乃自殺。贈尚書右丞。

宗鐸

鐸爲宗鐸修詩。李鐸記不可。爲宗鐸修詩。七十本。傳不載。

宗鐸。修汝州人。章宗遷啓宗。鐸所太祖諸子。皆如山爲崇。改宗氏爲姬氏。鐸修中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時元妃李氏兄弟

史記

卷三百

重

子。預朝政。鐸修上書乞遣小人。上遣李喜兒。傳詔問鐸。修小人爲誰。鐸修曰。小人即汝兄弟也。喜兒不敢隱。具奏之。上雖責喜兒兄弟。而不能去也。復上書言事。宰相惡之。坐以不經臺官直進。奏帖。推上書不以實。削一官。章宗知鐸修不爲宋所容。釋之。鐸修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不更娶。獨居二十年。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爲政。鐸修曰。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請蓋。鐸修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爲政之術。盡於此矣。遷節度使卒。

路鐸

忠節

路鐸。伯達子也。明昌三年。遷右拾遺。行尚書左丞。完顏守貞

論事守正與同列不合罷知東平府事鐸上書論守貞賢可復用尚書左丞烏林答恩叅知政事夾谷衡胥持國奏路鐸以梁冀比右丞相夾谷清臣所言狂妄不稱諫職上曰周昌以桀紂比漢高祖高祖不以爲忤路鐸以梁冀比丞相何傷守貞復入爲平章政事胥特國方幸尤忌守貞及鐸鐸雖管爲守貞論辦而不相附鐸論邊防守貞以爲撥拾唐人餘論不行及守貞持鐸王永中事久不決鐸亦切諫持國指以爲黨上出守貞知濟南府鐸爲南京留守判官改監察御史劾叅知政事楊伯通引用鄉人李浩以公器結私恩左司郎中賈益承望風旨不詳檢御史大夫張暉抑鐸奏不行上問之

史記

卷三

三

命同知大興府賈鉉詰問暉等待罪於家鉉奏御史大夫張暉言路鐸嘗稟楊伯通私用鄉人李浩暉以爲彈劾大臣須有實迹恐所劾不當臺綱愈壞令再體察賈益言除授皆宰執公議不見伯通私任形迹於是詔賈鐸言事輕率論伯通治事如故泰和六年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

完顏伯嘉

完顏伯嘉北京人登進士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序銘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賈漆不附直伯嘉繫之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舅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蒙右外迹遷荊州刺史獄屬縣盜伯嘉曰飢寒爲盜得錢二千緡月不使一錢何也此必官

兵捕他盜不獲經以舉罪耳詰之果然遷震武軍節度使兼宣撫副使伯嘉奏西京副統程瑛智勇過人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於弘州矣今山西不守瑛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輒擬瑛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勅二十道許擇有謀略者充州縣制可詔賜完顏氏伯嘉遷河東北路宣撫使以幹勒合打爲宣撫副使後幹勒合打奏伯嘉傍掠之幾死上以問宰臣宰臣曰太原重鎮防秋在邇請勅諭和解從之召爲御史中丞右副元帥滿室阿里不孫備禦潼關陝州次河池土溪村兵不戰而潰阿里不孫逸去亡所佩虎符變

史記

卷三

三

易姓名匿柘城縣與其妻妹前韓州刺史合喜男婦紀石烈氏及僕婢三人僞民舍居止合喜母徒單氏執紀石烈氏斷其髮拘之佛寺中阿里不孫復亡去監察御史完顏藥師劾之詔阿里不孫若能自出當免極罪阿里不孫乃使其子上書請圖後効伯嘉劾之阿里不孫除名宣宗髮早伯嘉奏曰日者君之氣陽之精早煥乃人君自用亢極之氣幸乾以爲寬獄所致夫災和陰陽宰相之職而假歸咎於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耶臣謂今日之旱聖主自用宰相諸諫百司失職實此之由高琪汝礪淡怨之禮部郎中抹然胡魯

刺以言事作旨。詔集五品以上官顯責之。伯嘉諫曰。語云。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刺所言是。有益於君。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之如此。可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爲恩。曷若置之而不問。宰相請修山寨以避兵。伯嘉曰。建議者必曰。舉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爲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高琪汝礪間之。愈怒。行尚書省。元帥府於河中。廷議欲棄河東。徙其民以實陝西。伯嘉上書曰。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大忤宰相意。召還爲中丞。伯嘉入見曰。如臣駑鈍。固宜召還。更須速遣大臣鎮撫。宣宗然之。伯嘉上疏曰。國家兵不強。力不足以有爲。財不富。實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勵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取之。冒濫者固有之。然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勅無僞者。卽準用之。又曰。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爲他人所主。又曰。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驗等級。授以本處見任之職。又曰。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隘。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鹽池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恃矣。元光二年。行尚書省於河中。率陝西精銳與平陽公史詠共復河東。頃之病卒。伯嘉去太原後。完顏琢萬軍石仁寨。權平定州刺史范鐸以開德用充。平州提控德用榮懿。舊奸謀。鐸不能制。與定二年。德用榮殺琢。及官屬程珪等百餘人。據石仁寨。鐸懼。單家奔太原。德用遂據平定州。詔誅范鐸。

列傳

木虎筠壽

木虎筠壽貞祐間爲器物局副使工部下開封市白牯取皮治御用鞠使筠壽取其家所有鞠仗以進奏日中都食盡遠幸廟社陛下當卧薪嘗膽之日奈何以建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所以示百姓也宣宗不擇擲仗篋中出筠壽爲橋西提提

朱熹

史稿卷三百六

張煒永年人舉進士遷中都左警巡使煒喜言功利家廉節吏通部民國元蒙緒神薄之遷戶部員外郎承安五年天色久陰晦平章政事張萬公奏山君子小人邪正不分所致章宗問孰爲小人萬公曰戶部員外郎張煒文籍著禾田標都水監丞張嘉貞雖有幹才德不足稱奸奔走以取勢利部三人皆與外除煒出爲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充宣差西北路軍儲自言欲不及民可以足用大抵募商賈縱其販易不問所從來奸人往往投牒妄指產粟疏部保姓名煒多與之錢已而亡去逮部保保之代償一路爲之覆蔽以故舊怨腐給絮皮革折給軍士皆棄於道而去改戶部郎中兼規措職



五千兩金
有銀兩
如是可助

事左丞相劉清泰遷煒長於帳辦比戶部給錢三十萬已增息十四萬矣請給錢還百萬今從長帳辦乞不隸省部委臣專一提控有應奏者許煒論達歲終幹事官計本息具奏上從其請泰和八年伐宋煒進銀五千兩詔曰汝幹集資儲固其職也人之短汝朕皆知之惟能與利斯惟汝功自西北路召還除遷三司事上問誰可代卿見指者煒舉中都轉運戶籍判官王謙謙至西北路盡發煒前後散失財物以鉅萬計對獄者積年大安三年起爲同發三司事會河東兵敗軍士云張宣差刻我欲倒戈殺之還戶部侍郎李謙曰人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乘時射利聚斂爲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之亦何益於軍興哉

史稿卷三百六

李復亨

李復亨河津人登進士第調臨晉主簿護送官馬入府宿遷旅有盜殺馬復亨曰不利而殺之必有仇者盡索逆旅商人遇客有同邑人豪中盛佩刀復亨曰刀戟馬血火燬之則刃青其人欲伏果有仇遷南和令查割民家牛耳復亨盡召里中人使牛家牽牛徧過之至一人前牛忽驚躍詰之引伏與定四年拜奉知政事出爲安國軍節度使元光元年城破自殺

承卿

承暉不知人自怨

承暉本名福興。章宗卽位。遷近侍局使。李懿皇后妹夫。吾也。藍世宗時。以罪斥去。乙夜。詔開宮城門召之。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吾也。藍得罪先帝。不可召。章宗曰。善。知大興府事。衆民與人爭水利。厚賂元妃兄左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豪民不直。承暉杖而遣之。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渠魁稍就招降。猶在往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司請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隱。承暉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而山亦不可藉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緒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言貨聚於上。怨結于下。不報。至寧元年。爲橫海軍節度使。貞祐初。拜尚書右丞。承暉不及携妻子。卽日入朝。滄州破。妻子皆死。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五月。宣宗遷汴。承暉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尚書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悉以軍事委之。七月。召皇太子赴汴。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三年二月。詔元帥左監軍永錫將中山真定兵。元帥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大名軍萬八千人。西南路步騎萬二千。河北兵一萬。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行省李木魯德調遣糧。救中都。承暉問遣人以黎嵩泰。日七斤既降。城中無固志。隱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瀕海。倘我。有請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永錫

慶壽等軍至霸州北。三月。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永錫慶壽聞之。亦潰。時高琪用事。忌承暉成功。請將皆願望。詔以阿典宋阿行元帥府於清州。女奚烈胡論出行元帥府於保州。侯彝行尚書六部。往來應給。終無一兵至者。慶壽軍亦潰。承暉約抹撚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而奔承暉。怒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召盡忠心腹經歷官完顏師姑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心以權界。平章嘗許與我同死。今忽異議。行期在何日。汝必知之。師姑曰。今日向暮。且行。汝行李辦未。曰。辦矣。承暉變色曰。社稷若何。叱斬之。承暉辭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言平章政事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終害國家。以不能終保都城爲罪。承暉妻子死于滄州。命以從兄子永懷爲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舉家號泣。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飲畢。謂安石曰。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卒矣。家人勿勿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不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師安石奉遺表奔赴行在。奏之。宣宗設奠於祠國寺。哭之盡哀。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諡曰忠肅。以永懷爲器物局直長。承暉生而

高貴平素頗寒素。善讀司馬光箴。賦像於書室曰。君實吾師。子瞻嘗友也。平章政事完顏守貞與之爲忘年交。

林德盡忠

林德盡忠本名彖多。上京人。中進士第。爲恩州刺史。言凡買賣軍器。乞令告給憑驗。以防盜賊私市。宣宗遷汴。爲左副元帥。與右丞相承暉守中都。進平章政事。中都受關承暉以盡忠久在軍旅。付以兵事。嘗約同死社稷。及烏古論慶壽兵潰。中都危急。密與腹心經歷官完顏師姑謀棄中都南奔。承暉殺師姑。然後仰藥死。是日。凡在中都妃嬪同盡忠出奔。皆束裝至通玄門。盡忠曰。我當先出。與諸妃啟途。諸妃以爲信然。

史記

卷一百六

五

盡忠與愛妾及所親出城。不顧中都遂陷。盡忠行至中山。謂所親曰。若與諸妃偕來。我輩豈能至此。盡忠至南京。宣宗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盡忠言記注之官。奏事不當回避。可令左右司官兼之。因奏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可爲近侍局宣宗曰。近侍局倒注本局人。盡忠曰。若給使左右。可止注本局人。既令預政。固宜慎選。宣宗曰。何謂預政。盡忠曰。中外之事。得議論訪察。卽爲預政矣。宣宗曰。自世宗章宗朝。許察外事。非自朕始也。如請謁督私。擬除不當。臺諫不職。非近侍體察。何由知之。奏政德升曰。固當慎選其人。宣宗曰。朕於庶官。曷嘗不慎。有外似可用。而實無才力者。視之若忠孝。而包

史記

卷一百六

六

藏悖逆者。蒲察七斤。驟升顯貴。輒懷異志。蒲鮮萬奴。委以遼東。乃復肆亂。知人之難如此。朕敢輕乎。德升曰。北來訪察。開決河隄等。覆之皆不實。上曰。朕自今不敢問若輩。外間事皆不知。但終日默坐。聽汝等所爲矣。德升等謝罪。紇石烈執中之誅。近侍局嘗先事啟之。遂以爲功。陰乘朝政。高琪託此輩以自固。及盡忠德升被而責。愈無所忌。未幾。德升罷相。盡忠下獄。盡忠與高琪素不相能。盡忠兄吾里也。爲許州監酒。秩滿入京。盡忠與吾里也語及中都事。曰。邇來上頗疎我。此高琪所爲也。若再主兵。必不置此。吾里也曰。然。遂授武寧軍節度使。徒單吾典告盡忠謀逆。上憮然曰。朕何負彖多。彼棄中

僕散端

僕散端中都人。事親孝。除太子僕正。章宗卽位。轉左衛。章宗朝。陞慶宮護衛花狗。邀駕言端叔父胡視。預弑海陵。端不宜在侍衛。詔杖花狗六十。代撰章奏人杖五十。拜尚書左丞。泰和六年。詔大臣議代宋。皆曰。狗盜鼠竊。非舉兵也。端曰。小寇當盡。伏夜出。豈敢白日列陣。犯雲壁。入渴口。攻壽春耶。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入寇。將墮其計中。上然之。婦人阿魯不嫁武衛軍士。生一女。而僕散端托夢中言以

惑衆頗有驗乃自言夢中見白頭老父指其二女曰皆有福人也若侍掖庭必得皇嗣時章宗在位久皇嗣未立端請納之章宗從之既而京師久不雨阿魯不復言夢見白頭老父使已祈雨三日必大澍過三日雨不降章宗以其誕妄下有司鞫問阿魯不引伏詔讓端曰昔者所奏今若何人謂朕信其妖妄實由卿啟之也端上表待罪詔釋不問頃之拜平章政事封中國公章宗遺詔內人有娠者兩佐生子立爲儲嗣衛紹王即位命端與尚書左丞孫卽康護視三日太醫副使儀師顏狀診得范氏胎氣有損明年有人告元妃李氏教承御賈氏詐稱有身元妃承御皆誅死端進右丞相貞祐二年

史考

卷一百一

七

判南京留守與河南統軍使長壽按察轉運使王質表請南還凡三奏宣宗意乃決百姓士庶皆言其不可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宣宗慰遣之遂還都明年中都失守宣宗至南京拜端左丞相三年兼都元帥行省陝西招諭臨洮蘭州諸寨皆相繼內附四年以疾請致仕不許端雖病老凡朝廷使至必遠迎宴勞不懈故謚稱不行之宣宗聞之怒自今尚使酒三行別于儀門他事經過者一見而止同華舊屯陝西軍及河南步騎九千餘人皆隸陝州端與宣撫副使承錫請此軍隸行省緩急可使從之及元兵入潼關承錫坐誅而罪不及端興定四年朝廷以知臨洮府事承裔行元帥

府於鳳翔端奏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番雜處故於鞏州置元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於鞏州若以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事與京兆鞏相爲首尾足以備緩急矣從之是歲卒贈延安郡王子納坦出定國軍節度使天興元年納坦出之子忙押門與兄石里門及護衛顏蓋宗阿同飲忙押門詐以事出遂授元軍尚書省奏遣刑部郎中趙楠將其家屬及同飲人其母完顏氏曰忙押門通其父妾父殺此妾忙押門不自安遂叛求脫命而已委曲推問無知情之狀省中欲以知情處之使吏諷楠楠方食擲匕筋於案大言曰寧使趙楠除名不能屈斷無辜人遂以妾事上聞上曰納坦由父子俱受國恩吾悉其不知情也事得已楠進士高平人

李英

李英益都人中進士第貞祐初右副元帥木虎高琪辟爲經歷官上書於琪曰中都之有居庸猶秦之峭函蜀之劍門也邇者撤居庸兵我勢遂去今土豪守之朝廷當遣官節制失此不圖忠義之士將轉爲他矣又曰可鎮撫宣德德興餘民使之從戎所在自有宿藏足以取給是國家不費斗糧尺帛坐收所失之關隘也居庸咫尺都之北門而不能衛護英實

耻之高典奏其書充宣差都提控居廟等關隘悉隸焉二年正月英承夜與壯士李雄郭仲元郭興祖等四百九十人出城緣西山進至佛巖寺令李雄等下山招募軍民旬日得萬餘人推衆所推服者領之時常出戰被創召還宣宗南遷爲御前經歷官遷御史中丞英言自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激濁揚清獎進人才耳近年既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爲虛文大定間數遣使者分道巡察廉能當時號爲得人願改前日徒設之文遼大定已試之武庶幾人人自勵爲國家用宣宗納之陳僧敗官兵於麓谷遣偽統制董九招西關堡都統王狗兒狗兒殺之詔除通遠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爲貴比來格蔽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伏見蘭州西關守將王狗兒執殺賊使誠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今遂擢節鉞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將何以待之陝西名將項背相望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爲統領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中都久圍詔元帥右監軍承錫左都監烏古論慶壽將兵夾收河間滑澮義軍自清州脅糧運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取衆素無紀律貞祐三年三月英破酒與元兵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死士卒殲焉慶壽承錫軍皆潰中都不守宣宗猶加贈諡錄用其子論曰承暉守中都

史系

卷三百六

九

期年相爲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表請南遷似忠而實愚也抹然盡忠委之而去庸何誅焉李英被酒敗軍恩賄有加慶壽不戰棄師委用如故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

田琢

田琢蔚州人進士補尚書令史貞祐二年中都被圍琢請由間道往山西招集義勇以爲宣差兵馬提控經略山西琢與弘州刺史魏用有隙琢自飛狐還蔚州用伏甲於路將要而殺之琢知其謀自別路入定安用入蔚州殺觀察判官李宜錄事判官馬士成永興縣令張福劫府庫倉廩以兵攻琢於定安琢與戰敗之用脫身走易州刺史蒲察縛送元帥府殺之琢至蔚州諒與用同惡殺人募兵旬日得二萬人十月琢兵敗僅以身免復招衆散亡得三萬餘入中山界屯駐而遣沈思忠招集西京蕩析百姓得萬餘人皆願從河南琢土書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爲兵且可以招集其餘從之琢復遣沈思忠官樞招弘蔚二州百姓得五萬餘人可充軍者萬五千人分屯蔚州諸隘詔加順天軍節度使提控弘蔚州軍兵官樞副之頃之西山諸隘皆不能守以移軍沃州沃州刺史完顏僧家奴奏琢兵二千五百人

史系

卷三百六

十

官廩不足，可令於衛輝大名就食。詔屯潞州，琢欲陝西山諸水以衛潞州。貞祐三年，河北行省侯華奏河北兵食少，請令琢汰遣老弱，就食歸德。琢奏此輩，嶺外失業，父子兄弟，合爲一軍，若離而分之，定生他變。乞以全軍南渡，或徙衛州防河，詔盡徙屯陝。琢至陝，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兵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

史

卷三百六

十一

出種貧者，備力服勞。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於盡闢而後已。官司園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寬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然之。陝西元帥府請益兵，詔以琢衆與之。興定元年，朝廷易置諸將，改山東東路轉運使，招撫使李旺據膠西。琢遣益州治中張林討旺，生擒之。棣州裨將張聚殺防禦使斜卯重興，遂據棣州。襲濱州，琢遣提控紇石烈醜漢討聚，敗之。遂復二州。李全據安丘，昌樂，令木虎桓都等破之。琢承制，各遷官一階。詔許之初，張林本益都府卒，有復立府事之功，遂爲治中，而兇險不逞，耻出琢下。琢徵求過當，頗失衆心。林欲因衆

以去琢，而未有間。會于海平，佐據萊州。琢分兵遣林討之，林既得兵，卽率衆入府中。琢倉猝與林戰，不勝，欲就外縣兵，且戰且行。至章丘，兵變，行省以狀聞。宣宗度不能制林，而欲馴致之，乃詔琢還道卒。

完顏弼

完顏弼，蓋州人。至寧元年，東京不守，弼爲元帥左監軍，扞禦遼東。弼曰：今驅市人以應大敵，往則敗矣。請募二萬人爲軍，萬一京師有急，可以回戈自救。弼上怒曰：我以東北路爲憂，卿言京師有急何耶？就如卿言，我自策以卿皇后連姻，故相委寄，乃不體朕意耶？弼曰：陛下勿謂親姻俱可恃也。時駙馬都尉徒單沒烈侍側，弼譏之。紹王怒甚，願沒列曰：何不叱去？沒烈乃引起付有司，論以奏對，無人臣禮，詔免死。杖一百，責爲雲內州防禦使。貞祐初，宣宗驛召弼赴中都，時雲內已受兵，弼善馬稍與數騎突出，由太原出澤潞，將從清澮赴閭。詔爲元帥左都監，駐真定。弼奏：賞罰所以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罪必罰，而後人可使。兵可強，今外兵日增，軍無圖志，亦有逃歸，而以戰漬自陳者。有司從而存恤之，見聞習熟，相效成風。又曰：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又曰：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勅州府，凡有告急徵兵，卽須赴援，違者坐之。又曰：河北軍器

史

卷三百六

十一

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外兵又曰今雖議和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及勸遷都南京阻長淮拒大河扼漣關以自固宣宗遷汴次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許中都蓋兵少則難守軍多則難養又奏將帥以閫外為成今生殺之權皆從中覆又奏瑞州軍頗疲左丞盡忠多疑乞付總將大名軍變殺蒲察阿里詔弼鎮撫之三年改山東西路宣撫副使時劉二祖餘黨孫邦佐張汝楫保濟南勤子稠弼遣人招之邦佐遺書云我輩自軍興屢立戰功主將見忌陰圖陷害竄伏山林以至今日實畏死耳如蒙前洗便當釋險而歸餘賊未降者保盡招之弼奏方今多故此賊

果定亦一事畢也乞明以官賞示之於是邦佐汝楫降皆加明威將軍四年汝楫復謀作亂邦佐密告弼弼發汝楫伏甲廡下酒數行鐘鳴伏發殺汝楫併其黨與封密國公邦佐屢立功累官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弼上書曰山東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恃者河南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聞訓練若選簽驅丁監戶數千別為一軍立功者全戶為良必將爭先效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嘗苦於敵人懷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又日老病之官例許致仕居河北者嫌於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祿職事曠廢乞行覈實其精力可用者仍舊年高皆贖不

事事者罷之又曰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皆無庸訓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違事過復來者許諸人捕告以軍興法治之詔下尚書省議惟老病官從所言餘皆不允元兵圍東平弼百計拒戰乃解圍去是歲疽發於臍卒弼平生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為常所辟如承裔陀蒲胡土門紇石烈牙吾塔皆立方面功治東平愛民省費軍民無怨有古良將之風焉

蒙古綱

蒙古綱咸平府人舉進士興定元年拜右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三年奏曰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為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平鄰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於益都詔從之綱奏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濰清河縣澗口河渠其廣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集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兵以資之綱又以山東恃東平為重鎮兵卒少守城且不足况欲分部出戰是安坐以待困也奏曰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石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制可益都桃林

若依此格招募得來有何不可至謂殆矣

寨總領張林，號張大刀，據險為亂，自稱安化軍節度使，勢甚張。侵掠東平，網遣元帥右監軍王庭玉討之。林率眾萬餘人，據嶺為陣，庭玉督兵踰嶺搏戰，林眾少却，欲東走。庭玉踵擊大破之，殺數千人，生擒張林，獲雜畜兵仗萬計，遣樞密院令史劉頤、漵殺張林于東平。張林乞黃死自効，曰：臣兄演在宋為統制，有眾三千，駐即墨萊陽之境，請以書招之，使轉致諸賊之款密者，相為表裏，然後以檄招益都張林，不從，則合擊之。山東不足平也。所謂益都張林，即據府事，逐田琢者也。網請於朝，詔以為萊州兵馬鈐轄。久之，山東不守，林乃降於宋。京平提控鄭偶，生擒宋將李資，網奏賞偶，宰臣謂李資自稱

宋將

五

宋將無所憑據，請詳究其實。網奏：臣按問同獲宋將十餘人，皆以資為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偽將，以重復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迹，過於逗遛，甚未可也。詔即賞之。網奏：遼東渡海，必由恩博二州之間，乞置經略司鎮撫之，與定五年二月，東平解圍，網與東莒公燕寧各還一階，是歲燕寧戰死而網勢孤矣。網請移軍於河南，詔百官議。御史大夫紇石烈胡失門等曰：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東平孤城，四無應援，萬一失之，則官吏兵民俱盡，宜徙之河南，以助防秋。翰林待制抹撚阿虎德曰：車駕南遷，恃大河以為險，大河以東平為藩籬，今乃棄之，則大河不

足恃矣。兵以將為主，將以心為主。蒙古網既欲棄之，決不可使之守矣。宜就選將士之願守者，擢用之，別遣官為行省，付以兵馬鎧仗，從宜規畫軍食，樞密院請用胡失門議，焚樓橈，解舍而徙之。宣宗曰：此事朕不能決，擇眾議可者行之。樞密院頗采同虎德議，許網內徙，率所部女直契丹漢軍五千人，行省邳州元帥左監軍王庭玉將餘軍屯黃陵岡，自此山東事勢去矣。六月，以歸德邳宿徐泗之軍食，詔網率所部就食睢州。網奏宿州連年飢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逮徵逋課，著迫陵辱，有甚於官，眾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近日高羊哥等，若其個戶，個戶憤怒，執羊哥等投之井中，武夫不

史

宋

五

議緩急，乃至於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止，俟夏秋收成，發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元光二年，以邳州經略司隸網，今募勇敢，收復山東，碭山首領以減罷懷忿，怨誘脅餘眾作亂，引水環城以自固，構浮橋於河上，結紅襖賊為援，同簽樞密院事徒單牙剌哥會諸道兵討之。網言碭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埽兵，以舟二百艘，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之援，募藩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還賞，從之。碭山賊夜襲永城縣，行軍

關總統高院擊走之。綱遣降人陳松持牒招李全，全釋松將斬之。已而默其面遺還。綱奏全有歸國意，嚴實及益都張林亦可招之。詔從其請。綱御下嚴，邳州軍不樂屬綱。八月朔，邳州經略使納合六哥等率沂州軍士百餘人，於入行省殺綱及僚屬。邳州反，宜宗不得已，下詔罪綱，以撫諭六哥。六哥遣人送綱尸及虎符牌印，終不肯出，乃加六哥泗州防禦使權。元帥左監軍邳州卒逃歸，詣總帥牙吾塔言六哥結李全為助，詔遣總領李本魯留住討之。曹佳毀其橋梁，攻破承安青陽寨。六哥懼，請誘李全入邳州殺之，以圖報効。宣宗曰：李全黷賊，六哥豈能誘而殺之？十月，牙吾塔圍邳州，紅襖賊高顯

等殺六哥，詔加顯三品官職。

必蘭阿魯帶

必蘭阿魯帶貞祐三年，以保贊皇縣功，授昭義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復取戚州及獲鹿縣，詔擇義兵為三等。阿魯帶奏：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可用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既分擇，將五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帥府之兵，必不至是。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者，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趨時力作，徵集旬日，

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帥府所定，無輕變易。許之。阿魯帶繕完州縣之可守者，其不可守者，遷徙其民，依險為柵，以備緩急。澤州舊隸昭義軍，近年改隸孟州。阿魯帶奏：澤州城郭堅完，器械俱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通問矣。詔澤州復隸昭義軍，是歲潼關失守。阿魯帶趨備藍田商州，陳河北利害曰：今忻代撤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乞復置潞州帥府。阿魯帶行次灤池，右

史書

卷三百六

六

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敗績逃匿，不知所在。阿魯帶亦被創，收集潰卒，卧灤池。詔還潞州，與定元年，改山東路統軍使，知益都府事。行向書省於益都。阿魯帶復立潞州，最有功。識還州刺史郭文振舉以為將，既而去潞州，張開代領其衆。與郭文振不相得，潞州勢不能守矣。論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端鎮陝西，哥魯捺制河東，侯準經管趙魏，其指注設施，有可觀者。故田承撫齊齊完，頭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稱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改稱固位，西敵夏勢南挑宋兵，宜宗道謀是用，無以爲慈，數數以為明子子，以為爲強，既而潼關破潰，增固義敗，汴州城門不敵連月，高琪方且增

陴浚隍爲自守計。繕御寨以祈迺死。既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兗魯蹙。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由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完顏阿鄰

完顏阿鄰本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大安中授泰定軍節度使。山東西路宣撫使。時阿鄰部兵衆多。詔以三等差第之上等備征伐。中下戍守。懦弱者罷去。量給地以贍其家。阿鄰破紅襖賊。都定於泗水。生擒送京師斬之。近制賜本朝姓者。凡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總麻以上。敗二千人以上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以上者。賜止其家。阿鄰既賜姓。以兄守楫及

史記

卷三百六

完

從父兄弟爲請。宰臣奏阿鄰功止一家。宣宗特詔許之。改輝州經略使。阿鄰有衆萬五千。詔分五千隸東平行省。其衆泣訴云。我曹以國家多難。奮義相從。捐田宅。離親戚。轉戰至此。誓同立功。借還鄉里。今將分配他軍。心實艱苦。乞以全軍分駐懷衛輝州之間。捍蔽大河。惟受阿鄰節制。宰臣奏。若聽之。非惟東平失備。他將倣效。皆不可使矣。乃加通授知河南府事。應援陝西。阿鄰將八千西赴。至潼關。聞京兆被圍。游騎至華州。陝西行院令阿鄰駐軍商號。拒東向之路。阿隣奏。臣不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臣所統皆步卒。

願賜馬兵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宣宗謂皇太子曰。阿隣赴難不回。固善矣。而軍勢單弱。且駐內地。以觀事變。併以號州兵五千付之。使兼隙而進。興定元年。遷元帥右都監。出秦州伐宋。宋統制吳筠守皂角堡。城三重。據山阿。隣分兵絕其汲路。充其外城。再克其次城。宋兵縱火而出。阿隣以騎兵邀之。遣步卒襲其後。宋兵敗。生獲吳筠。及將校二百人。馬數百匹。糧萬石。後與宋兵戰。沒贈西京留守。論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可計功而得。則貴者反賤矣。又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

史記

卷三百六

手

將遣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實疎之。國勢日蹙。以至於亡。可慨也夫。

納坦謀嘉

納坦謀嘉上京人。充元帥府經歷官。中都危急。謀嘉曰。帥臣統數萬衆。不能出城一戰。何如自縛請降。邪。宣宗議還都。謀嘉曰。河南地狹土薄。他日宋夏交侵。河北非我有矣。當遣諸王分鎮遼東河南。中都不可去也。不聽。爲兵部侍郎卒。

高霖

高霖東平人。舉進士。爲國史院編修官。言黃河所以爲民害

者以河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阨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堵之勞。凡捲堵諸物，皆取於民，為百姓大病。乞並河隄，廣樹榆柳，數年之後，隄岸既固，堵村亦便。民力漸省，從之。權叅知政事與右丞相承順行省于中都，抹撚盡力兼中都霖與子義傑夜出不能進，謂義傑曰：汝可求生，吾死於此矣。霖死，義傑伏群尸中以免。

溫迪罕達

溫迪罕達，蓋州人。興定元年，攝侍御史，上疏曰：遼東興王之

史記

卷三百六

三

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封建諸王，錯峙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疎外，非計也。復言：今之將帥，謀者不能戰，戰者不能謀。世豈無其人，但用之未盡耳。宣宗問用之未盡者為誰，對曰：陝西統軍使把胡魯，忠直幹略，知延安府。古里甲石倫，淺沉有謀，能得士心，雖有微過，不足以累大節。宰相高琪，高汝礪惡之，充陝州行樞密院叅議官，為集慶軍節度使卒。

王擴

王擴，永平人。第進士，遷監察御史。時置三司治用，擴言：大定間，曹望之為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三司職掌，皆

戶部舊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亦戶部之舊吏，何患于戶部而智于三司乎？既而三司罷，張煒職辦西北路糧草，失亡多，尚書省奏擴考按。擴按之，無所假借，煒書與擴厚，使人謂擴曰：君不念同舍耶？擴曰：既奉詔，安得顧故人哉？貞祐二年，言軍枝很多，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十人為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曰：按察使轉運，本欲設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迴來軍興，輒道軍府，知太原府代州府長官，得制其權。如今通堂食儲，則按察之事不分，而糾劾之職舉矣。又曰：數

史記

卷三百六

三

免租稅，科雜亦繁，而民不為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而軍不足用。不省遷汴後，除南京路轉運使，太府監奏羊瘦不可供御。宣宗召擴詰問，擴曰：官無羊，皆取於民。今民心未安，宜崇節儉，廷議肥瘠紛紛，非所以示聖德也。宣宗首肯之。平章政事高琪，開尚食物，謂擴曰：聖主焦勞萬機，賴膳羞以安，臣子宜盡心。擴曰：此自食監事，何勞宰相？高琪默然。興定三年卒。

移剌福僧

移剌福僧，東北路人，為山東西路按察轉運使。致仕，興定二年，宣宗御登賢門，召致仕官賜食，訪問時政得失。福僧曰：今

西北多虞而南郡不敢撤戍，芻糧調度，仰給河南，賦役煩繁，民力疲敝，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安河朔，養兵蓄銳，策之上也。又曰：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軍既少，且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為患愈大。當選才幹官，招捕諭使，復募其壯悍為兵，亦致勝之一也。又曰：自永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為便。朝廷略施用焉。論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慌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與定之間，豈無其人哉？直言蔽於所惑，羣才誦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史記 卷三百六

程案

程案：析津人祖冀，與六子皆擢科第。大子四穆，遵崇義軍節度，使宋四穆之子也。中進士甲第，熙宗時為右諫議大夫。上疏曰：殿前點檢司古殿嚴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禁，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政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磧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敗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

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嚴肅禁禁之憲也。臣願陛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承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幃幟，為出入之曉道。不然，恐貽宗廟社稷之憂。又曰：臣聞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雖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紀綱在焉。臣願諸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以進賢退不肖為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矣。又曰：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嘗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告戒之。又曰：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官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滑混無別，雖有闖入之法，至今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也。上嘉納之，為彰德軍節度使卒。

范拱

五岳之北
之東
之西
之南
之北
之東
之西
之南
之北

范拱，濟南人。宋末登進士第，累王宗弼領行臺省事，拱為官屬。宗弼訪求百姓利病，拱以減稅為言。宗弼從之，減舊三分之一。民始蘇息，拱慎許可，而推轂賢士。劉長言自郊城酒監，擢省郎人，不知其所以進，拱亦不自言也。大定初，除太常卿。武言前代都長安及汴洛，以太華等山列為五岳，今既都燕，當別議五岳名。寺僚取嵩高疏，周部鄧鎬以吳岳為西岳，拱以為非是，議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以此言之，未嘗據所都而改岳祀也。」遂不改。拱嘗言禮官當守禮法，官當守法，若漢張釋之，可謂能守法矣。故其論議確然不可奪，致仕卒。

楊伯雄

楊伯雄，義城人。登進士，海陵縣守中京。伯雄父丘行在幕府，伯雄來省親，海陵見之，淡加器重，調韓州軍事判官。有二妾欲劫取伯雄，詐稱買販，為逆旅主人所欺，至州陳訴。伯雄覺其詐，執而詰之，并獲其黨與十餘人，一郡駭服。遷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執政，自以舊知，伯雄屬之使時，時至其第。伯雄不往，他日海陵問之，答曰：「君子受知於人，當以禮進，附麗奔走非素志也。」海陵篡立，遷修起居注，海陵銳於求治，講論每至夜分，嘗問人君治天下其道何貴，對曰：「貴靜。」海陵默然，復謂曰：「我遷諸部，猛安分屯邊戍，豈以是為非靜耶？」對曰：「徒兵分

史籍

宋三十一

宋

也使南北相維，長策也。所謂靜者，乃不擾之耳。復問鬼神事，伯雄曰：「漢文帝召賈生，夜半前席，不問百姓，而問鬼神，後世顧疑之，陛下不以臣愚陋，幸及天下大計，鬼神之事，未之學也。」海陵曰：「但書之以釋承夜倦思。」伯雄不能已，乃曰：「臣家有一書，記一人死復生，因問冥官何以免罪，答曰：汝置一層白日所為，暮夜書之，不可書者是，不可為也。」海陵為之改容。海陵怪瑞雲樓納涼，命伯雄賦詩，卒章云：「六月不知蒸鬱到清涼，會與萬方同。」海陵忻然，以示左右曰：「伯雄出語，不忘規戒，為人臣者當如是矣。」遷右諫議大夫。海陵生第三子，思阿，命小底東勝保養之。明年生日，海陵與永壽太后皇后太子光英幸東勝，家賜錢千萬為起第，生三歲而卒。海陵殺太醫副使謝友正，醫者安宗義及其孔母，杖東勝一百，除名，追封知恩，阿補為宿王。伯雄直禁中，與同直相語曰：「宿王之死，蓋養于官外，供護雖謹，不若父母膝下。」豈國家風俗素尚如此，或以告海陵，海陵大怒，召伯雄曰：「爾臣子也，君父所為，豈得言風俗宮禁中事？」豈爾當言，朕或體中不佳，間不視朝，祇是少得人幾拜耳。庶事皆奏決便殿，縱有死刑，不即論決，蓋使囚者得緩其死，至於除授宣勅，雖復稽緩，有何利害？朕每當閒暇，頗聞教坊聲樂，聊以自娛，書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戒人君，不恤國

事溺於此者耳。如我雖使聲樂喧動天地，宰相敢有濫與人官而吏敢有受賂者乎？外間敢有竊議者乎？爾諫官也有可言之事，當言之，言而不從，朕之過也，而乃私議可乎？伯雄曰：陛下明聖，固無竊議者，愚臣失言，罪當萬死，惟陛下哀憐。海陵曰：本欲殺汝，今杖汝二百，既決杖至四十，使近臣傳諭伯雄曰：以爾藩邸有舊，今特釋之。海陵謀征江南，伯雄奏晉武平吳，皆命將帥，何勞親總戎律，不聽，乃落起居注，不復召見。大定初，為左諫議大夫，會太子詹事關，宰相舉伯雄，上曰：伯雄不可去朕左右，而東官亦須輔導，遂以太子詹事兼諫議，遷禮部尚書，丞相石琚致仕，上問誰可代者，對曰：伯雄可。時

史

卷三下

七

論以璵舉得其人，除定武軍節度使，改河中尹卒。弟伯仁，登進士第，除應奉翰林文字，海陵嘗夜召賦詩，未二鼓，奏十詠，海陵喜，解衣賜之，改左拾遺。進士呂忠翰，延試在第一，未唱名，海陵以忠翰程文示伯仁，問其優劣，伯仁曰：常在優等。海陵曰：此今試狀元也。伯仁遂宿諫省，侯唱名，乃出。海陵嘉其慎密，轉翰林修撰。孟宗獻發解第一，伯仁讀其程文，稱此人當成大名，是歲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時人以爲知人，遷禮部侍郎卒。

溫迪罕緒達

溫迪罕緒達，大定十九年，爲左贊善，以母老求養，太子使內

直丞謂之曰：贊善初未拜官，天子謂孤曰：朕得一出倫之才，學問該貫，當令輔汝助成德義，既數日，贊善除此官，方自喜得親炙，今德義未成，未可去也。轉翰林侍制卒。子二十，爲左諫議大夫，貞祐四年，上疏曰：今邊備未嚴，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徵科逼迫，急於星火，交移重覆，不勝其弊，宜勅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湮沒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爲采訪，以議褒嘉，遷吏部尚書。

張諱

張諱，日照人，登進士，轉左諭德，兼太常丞，充宋國報謝使，至時，宋人請赴宴，諱曰：太行在殯，未可及受賜，不賀，贈宋人

史

卷三下

天

以爲知禮，遷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太傅徒單克寧卒，章宗欲親爲燒飯，時孝懿皇后未薨，諱奏：仰惟聖慈，追念顯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后梓宮在殯，太祖時享，尚且權停，若爲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典禮，則兩全矣。章宗從之。上封事者，言提刑司可罷，諱上疏曰：陛下卽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提刑之設，政之大者，若爲浮議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唐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停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因舉漢刺史六條以

奏上曰卿言與朕意合承安元年上問晁曰僧道三年一試八十而取一不亦少乎對曰此輩浮食無益有損不宜滋益也上曰周武帝唐武宗後周世宗皆賢君其詩不永雖曰偶然似亦有因也對曰三君矯枉太過今不毀除不崇奉是為得中矣晁自妻卒後不復娶無姬侍齋居與子行簡講論古今諸孫課誦其側至夜分乃罷以為常歷太常禮部二十餘年明古今禮學家法為士族儀表子行簡進士第一遷禮部郎中官往年飢民棄子或旬以與人其後晁官為敢贖或其父母衣食稍充即識之官亦謂之自此以後飢民流離道路人不肯收養晁為捐瘠餓死溝中伏見近代禦災詔書

史

卷三百六

元

皆曰以後不得復取今乞依此施行章宗是之詔每奏事之際須令張行簡常在左右羣臣請上尊號不許詔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唐鑑論尊號事行簡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不若祖禹之懷至以為臣子生謚君父詞最慘切上曰卿用祖禹意答之改順天軍節度使行簡到保州上書曰此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徒啟爭端臣所管已撥漢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沙鹹者三之二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日不許再告召為禮部尚書貞祐初轉太子太傅上書論議和事曰東海郡侯嘗遣約和

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急豈可拒絕臣願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如遼宋相為敵國歲奉幣帛待二三年繼還辨捷之人往議庶幾有成可以紓患詔備防秋兵械內外職官不以丁憂致仕皆納弓箭行簡上書曰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如法軍器今擬以軍期補敝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若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卒論文正行簡端怒慎宿為人主所知自初入翰林至太常禮部皆典貢舉縉紳以為榮

史

卷三百六

手

賈益謙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為尚書右丞宣宗遷汴時河北民遷避河南者甚眾侍御史劉元規言僞戶宜與土民均應差役上問中而自以其意問宰相端平章盡忠以為便益謙曰僞戶應役甚非計也蓋河北人戶本避兵而來兵稍息即歸矣今遽寓倉皇之際無以為生若與地著者並應供億必騷動不能安居豈主上矜恤流亡之意乎上曰此非朕意也因出元規章示之四年致仕居鄭州興定五年尚書省奏章宗實錄已進呈衛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實錄錄成書以示後世制可初胡沙虎弑衛王立宣宗一時朝臣皆謂衛

今史中
少事亦不

王式道天命絕之至是史官謂益謙嘗事衛王宜知其陰事
遺編修官就訪之益謙知其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
聞海陵被弑而世宗立大定三十餘年禁近能暴海陵蠶蠶
者輒得美仕故當時史官修實錄多所附會衛王爲人勤儉
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使
吾飾其言以實故主之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議偉之辛年八
十論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
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爲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許之亂
史不絕書噫其甚也誠如此傳所言則史亦可爲取富貴之
資矣事何不可但正
人不屑爲耳

史記
卷一百六

劉炳

劉炳葛城人中進士第上書條便宜十事一曰任諸王以鎮
社稷臣親往歲王師屢戰屢動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
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
而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陳勞稍勳
望虛先奔士卒從之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爲益兵是以
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
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爲不幸遂巡迴避莫之敢前
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選
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將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

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北駐重鎮移檄遠近戒以
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禦難無大於
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
古人所以先身救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
惠人不在于施予在於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
易於爲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
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道
重臣按行郡縣廷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
恤孤獨勞來還定則勅忠烈義無有二志矣語曰安民可與
行義危民易與爲亂惟陛下留神三日廣人才以備國用備

史記
卷一百六

至

歲寒者必求紹孤適長遠者必畜驥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
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爲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
可以屬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
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爲
治百姓所依以爲命者也今衆庶已敝官吏庸暗無安利之
才貪暴昏亂與奸爲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
驚駭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
職親無故責難望隆貴高不可使爲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
益盡其能不肖者懷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
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少屈事定之後有司略

不加省棄職者願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仰而不為自安之計耶使為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力農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儉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去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置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可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懼哉十日

史事

卷三百六

重

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復試之曰河北城邑何術可保兵民雜居何道可和鈔法如何而通物價如何而平炳對以審擇守將則城邑固兵不侵民則兵民和歛散相權則鈔法通勸農薄賦則物價平宣宗雖異其言而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

木虎高琪

木虎高琪西北路人為平南虎威將軍朱安丙遣李季義率步騎三萬攻秦州先以萬人圍皂角堡高琪赴之宋兵列陣

度山奴革
欲居功也

山谷以武庫為左右翼伏弩其下來逆戰既合宋兵陽却高琪知有伏退整陣宋兵復來凡五戰敵兵堅不可以得志高琪分騎為二出者戰則止者俟止者出則戰者還還者復出以更久之遺蒲察桃思刺潛兵上山自山馳下合擊大破宋兵季義解圍去至寧元年詔自鎮州移軍守禦中都進南大貝鄉不得前乃還中都每山戰輒敗乾不烈執中戒之曰汝連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復敗高琪懼誅自軍中入遂以兵圍執中第殺執中其首詣闕待罪宣宗以為左副元帥遷賞將士詔曰胡沙虎畜無君之心形迹露見不可盡言提點近侍局慶山奴近侍局使斜烈直長撒合朶累

史事

卷三百六

重

會陳奏方慎圖之斜烈傳此意於按察判官胡魯胡魯以告翰林待制訛出訛出達於高琪今月十五日將胡沙虎戮訛惟茲臣庶將恐有疑肆降扎書不匿厥旨論者謂高琪尚養故降此詔拜平章政事故事有奏密者輒屏左右太府監丞游茂以高琪威權太重中外畏之常以為憂屏人密奏請裁抑之宣宗曰既委任之權安得不重茂不自安往見高琪曰茂嘗聞見主上實言相公權重相公若能用法當使上不察而下無所議高琪以聞游茂論死詔免死杖一百除名監察御史素蘭復密奏高琪奸惡四年十月元兵取潼關次嵩汝間待闕臺院令史高疑上書曰向者河朔敗績朝廷不時出

應此失機會一也及深入吾境都城精兵無慮數十萬若勃
命一戰必無今日之憂此失機會二也既退之後不議追襲
此失機會三也今已度關不亟進禦患益深矣乞命平章政
事高琪爲帥以厭衆心不報御史臺言兵踰潼關峭澗深入
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
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况公私蓄積視中都百不
及一此臣等所爲寒心也不攻京城而縱其別攻州縣是猶
火在腹心撥置於手足之上均一身也請以陝西兵扼拒潼
關與右副元帥蒲察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
將十數人各付精兵數千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諭河北亦
以此待之高琪言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略非所知也遂寢
高琪止欲以重兵屯駐京師以自固州郡殘破不復恤也宣
宗信之進右丞相高琪請修裏城宣宗曰此役一興民滋病
矣城雖完固能獨安乎高琪固請卒策之興定二年冬肅
伐宋高琪曰大軍已進無復可議宣宗問高琪曰裏城之策
人言恐不能就如何高琪曰終當告成但其後未及浚耳宣
宗曰無濠可乎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
力宣宗曰與其臨城易若不令至此爲善高琪無以對高琪
自爲宰相專固權寵擅作威福與高汝礪相唱和高琪上機

務汝礪掌利權附已者用不附已者斥凡言事忤意及與已
顛頤者對宣宗陽稱其才使幹當於河北陰置之死地自以
不兼樞密元帥常欲得兵權力勸宣宗伐宋置河北不復爲
意凡精兵皆置河南苟且歲月不肯出一卒以應方面之急
漢王守純欲發其罪密召右司員外郎王阿里知案蒲鮮石
魯刺令史蒲察胡魯謀之石魯刺胡魯以告尚書省都事僕
散奴失不奴失不以告高琪高琪懼遂不敢發三年高琪使
奴養不殺其妻而歸罪於養不遂開封府殺之事覺宣宗久
惡高琪遂因此誅之僕散奴失不論死而宣宗將南遷欲遣
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戚家多厚撫此軍衆多輒殺
亂軍以至於敗宣宗嘗曰壞天下者高琪衆多也論曰高琪
擅殺純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爲之諂以昭臣下就其事
論之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於官中已非其道謀之不
密又爲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藉口可邪金至
南渡國勢日蹙高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就之議
破和宋之謀以速其亡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
誅之何至誤國如是耶
義中賊臣不但弑王包藏禍心何所不至宣宗久已厭
其但力不能誅之高琪殺義中固無大罪但爲相之後拒
權操國焉可復耳

高汝礪，應州人。登進士第，爲左司郎中，奏事紫宸殿。侍臣皆迴避，上所御扇忽墮，奏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進。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矣。」擢左諫議大夫。時奏事臺臣亦令迴避，汝礪言：「國家置諫官以備侍從，蓋欲周知時政，以參得失，非徒使排行就列而已。」故唐制凡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俾預聞政事，冀其有所開說。今

省臺以下通朝奏，則一切迴避，與諸侍衛之臣旅進旅退，殿廷論事，初莫得聞。及其既行，又不詳其始末，遂事而諫，斯已難矣。願諫職爲何如哉？若曰：「非才擇人可也，豈可置之言責而疎遠若此？」自今以往，有司奏事，諫官得以預聞，庶望少補。且修注之職，掌記言動，俱當一體從之。宣宗南遷，拜參知政事。汴京穀價騰踊，上問宰臣何以處之，皆請命留守司約束。汝礪曰：「物價低昂，朝夕或異，蓋糴多糴少，則貴今諸路之人輻湊河南，糴者既多，安得不貴？若禁止之，有物之家將閉而不出，商旅轉販亦不復入城，則糴者益急而貴益甚矣。夫事有難易，不可不知。今少而難得者穀也，多而易致者鈔，

也。自當先其所難，後其所易，多方開誘，務使出粟，更改鈔制，穀價自平矣。」上從之。三年，朝議徙河北軍戶家屬於河南，以其軍守衛郡縣。汝礪言：「此但便於豪強家耳，貧戶豈能徙？夫安土重遷，人之情也。今使盡赴河南，彼一旦去其田園，扶老攜幼，馳驅道路，流離失所，豈不可憐？所過百姓見軍戶盡還，必將驚疑，謂國家分別彼此，其心安得不搖？况軍人去其家而令護衛他人，其不肯盡心必矣。徒令交亂，俱不得安。」不報。軍戶既遷，將括地分授之人以爲不便。汝礪言於上，罷之。但給軍糧之半，而半折以實直。四年，拜尚書左丞。乞致仕，不許。汝礪言：「立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今敵兵既退，正完葺闕，

通推之額雖兵馬益多未嘗闕誤正宜一概動變若恐豪右蔽匿而連征賦則有司檢括亦豈盡實但嚴立賞罰許其自首及聽人告捕犯者以益軍儲坐之地付告者自足使人知懼而賦悉入官何必爲是紛紛也抑又有大不可者三如每歲檢括則夏田春量秋田夏量中間雜種亦且隨時量之一歲中略無休息民將厭避耕種失時或止耕膏腴而棄其餘則所收仍舊而所輸益少一不可也檢括之時縣官不能家至戶到里胥得以賄通貨賂上下其手虛爲文具轉失其真二不可也民田與軍田犬牙相錯彼或陰結軍人以相冒亂而朝廷止規有司之籍僥使臨時少於元額則資儲闕誤必

史

卷三十七

三

矣三不可也夫朝廷舉事務在必行既行而復中止焉是豈善計哉議遂寢與定元年上疏曰日者與宋議和或曰大定間嘗先遣使今何不可臣謂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于我是以世宗遣高忠建等論宋主罷淮南所侵以修舊好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豈當先發和議以自示弱非徒無益反招誘侮而已時以賈全苗道潤等相攻不和將分界州縣別署名號以處之汝礪上書曰河北諸帥多本土義軍一時權爲隊長亦有先嘗叛亡者非若素宦於朝知禮義識名分之人也貪暴不法蓋無足怪朝廷以時方多故姑牢籠用之庶使遺民少得安息彼互相攻劫則勢衰弱勢力

既弱則朝廷易制今若分地而與之州縣官吏得輒署置民戶罷賦得擅徵收則地廣者日益強狹者日益弱久之弱者皆併於強強者之地不可復奪是朝廷愈難制也昔唐分河朔地授諸叛將史臣謂其護養孽萌以成其禍此可謂今日大戒也不若令行省羈縻和輯多方牽制使之不得逞異時邊事稍息氣力漸完若輩又何足患哉議遂寢上謂汝礪曰朕每見卿侍朝恐不任其勞許坐殿下面卿終不從何哉夫君臣相遇貴在誠實不在小節汝礪以君臣之分甚嚴不敢奉命三年河南頗豐稔民間多積粟汝礪奏曰國家之務莫重於食今所在屯兵益衆而修築新城其費亦廣若不及此

史

卷三十七

四

豐年多方管辦防秋之際恐乏軍食乞於河南州府驗其物價低昂權宜立式凡內外四品以下雜正班散官及承應人免當優使監官功酬或僧道官師德號應牒寺觀院額等並聽買之司縣官有能勸誘輸粟至三千石者注升五千石以上還官一階萬石以上升職一等庶幾人知勸募多所收穫上從之同提舉權貨司王三錫議權油汝礪曰自漢以來始置鹽鐵酒權均輸官以佐經費末流至有算舟車稅開架其征利之術固已盡矣然亦未聞權油也蓋油者世所共用利歸于公則善及於民故古今皆置不論若從三錫議是以舉世通行之貨爲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爲禁物自古不行之法

馬良法切為聖朝不取也。四年拜右丞相封壽國公。五年乞致仕。不許。上謂幸臣曰。昔有言世宗太儉者。或曰。不爾則安得廣畜積。章宗時用度甚多。得不闕乏者。蓋先朝有以遺之也。汝礪曰。儉乃帝王大德。陛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上又曰。凡有以功過言於朕者。朕必淡求其實。雖近侍之言。不敢輕信。亦未嘗徇一己之愛憎也。汝礪曰。公生明偏生暗。凡人多徇愛憎。不合公議。陛下聖明。故能如是耳。二年。復乞致仕。不許。上以汝礪年高。免朝拜。命有司設榻於殿下。侍立久。則慰馬。上問。孰以修完京城樓櫓事。汝礪奏。所用皆大木。顧今難得。上曰。朕宮中別殿。有可用者。即用之。汝礪對以不宜毀。

史錄

卷三十七

五

上曰。所居之外。毀亦何害。不愈于勞民遠致乎。哀宗即位。諫官言。汝礪欺君固位。天下所共嫉。宜黜之。以厲百官。哀宗曰。昔漢惠帝言。我不如高帝。當守先帝法耳。汝礪乃先帝立以為相者。又可黜歟。又有投匿名書云。高某不退。當殺之。汝礪復告老。不許。正大元年。卒。年七十一。配享宣宗廟。

張行信

張行信。字信甫。行簡弟也。登進士第。崇慶二年。為左諫議大夫。時胡沙虎除名為民。賂道權貴。將復進用。舉朝無敢言者。行信上章曰。胡沙虎殘忍凶悍。跋扈強梁。雖結近習。以圖稱舉。自其廢黜。士庶莫不忻悅。今若復用。恐為害愈甚。况禍更

此時之全大如昔日之未亡國也。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為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

史錄

卷三十七

六

有大於此者。書再上不報。及胡沙虎弑逆。人甚危之。行信坦然不顧。宣宗即位。行信言。自兵興以來。將帥甚難。其人願陛下令重臣各舉所知。才異可用。即賜召見。褒顯獎諭。令其自效。必有奮命報國者。昔李牧為趙將。軍功爵賞皆得自專。出攻入守。不從中覆。遂能北破匈奴。西抑強秦。今命將若不以文法拘繩。中旨牽制。委任責成。使得盡其智能。則克復之功可望矣。時中郤受兵。方遣使詣和。握兵者畏縮不敢戰。曰。恐壞和事。行信言。和與戰二事。本不相干。奉使者自商議。和將兵者惟當主戰。豈得以和事為辭。自崇慶來。皆以和誤。若我軍時肯進戰。稍挫其鋒。則和事成也。久矣。頃北使既來。然猶上心知其善。而不能行。行信言。近日朝廷令知大興府。許人納粟買官。既又遣參知政事與屯忠孝。括官民。兩月餘。悉令輸官。酌以爵級銀鈔。時有聚者。或先其數。上未及入官。忠孝復欲多得以明己功。凡鼎所籍者。不其民甚苦之。今米價踴貴。無所從濯。民懼止兩月。又奪之不歸。咎有司。亦且歸怨朝廷。大兵在邇。人方危懼。若復無聊。或

生他變則所得不償所損矣。上命與近臣往審處。還山東。東路按察轉運使權宜撫使將行。入見曰。臣伏見與屯忠孝飾詐不忠。臨事慘刻。與胡沙虎爲黨。無平時。尚不容一相非才。况今多故。可使斯人與政乎。願速罷之。上曰。朕始卽位。進退大臣。自當以禮。卿語其親知。諷令求去可也。行信告右司郎中把胡魯。以白忠孝忠孝不恤也。三年改安武軍節度使。上書言四事。一曰。楊安兒賊黨。且募成擒。蓋不足慮。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軍討賊。不分善惡。一概誅夷。刳其資產。涼其婦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今宜明勅有司。嚴爲約束。毋令刳掠平民。如此則百姓無不安之心。奸人誰脅之。計不行其勢漸消矣。二曰。自兵亂之後。郡縣官棄多能糾集義徒。摧擊土寇。朝廷雖授以本處職任。未幾遣人代之。夫舊者人所素服。新者未必皆才。緩急之間。啟釁敗事。自今郡縣缺員。乞令尚書省選人擬注。其官民便安者。宜就加任。使如資級未及。令攝其職。待有功則正授。庶幾人盡其才。事易以立。三曰。掌軍官敢進戰者十無一二。其或有之。卽當責以立功。不宜更守他職。四曰。山東軍儲皆需時所獲。及持勅驟求仕。遷曹往往以等級不當。輒取退。大需所不當。有司罪也。彼何責焉。况海岱重地。羣寇未平。田野無所收。倉廩無所積。一旦軍餉不給。復欲徵時。其誰信之。朝廷用其議。轉禮部

尚書。遼東宜撫奏議官王洵言。本朝紹高辛黃帝之後也。當爲黃帝立廟。本朝初興。旗幟尚赤。其爲火德明矣。五德之祀。闕而不講。非慎重之意。行信曰。按始祖實錄。止稱自高麗而來。未聞出於高辛。今欲立黃帝廟。黃帝高辛之祖。借曰紹之。當爲木德。今乃言火德。何謂也。况國初太祖有訓。因完顏部多尚白。又取金之不變。乃以大金爲國號。未嘗議及德運。近章宗廟集百僚議之。以繼亡宋火行之絕。定爲土德。以告宗廟。而詔天下。洵所言特狂妄耳。上是之。拜叅知政事。宋兵侵境。朝廷議遣使詳問。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曰。今以遣使爲不當。臣竊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以爲不然。夫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令元帥撤合聲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命刑部尚書梁肅衡命以往。彼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師。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無甚高論。不敢不罄其愚。高汝礪以爲不便。謀遂寢。出爲彰化軍節度使。言比者法邊戰士有功。朝廷遣使宣諭。賜以官賞。莫不感戴聖意。願出死力。誠得激勵之方也。然贈遺使者或馬或金。習以爲常。大定間嘗立送宜禮。自五品以上各有定數。後竟停罷。况今時

務與昔不同而六品以下及至遷散官等亦不免饋賂或莫能辦則歛所部以應之至有因而獲罪者彼軍士効死立功健蒙恩賞而反以饋賂爲苦是豈朝廷之意哉乞令有司依大定例察以時務明立等夷使取與有限則上下兩得矣又曰近增縣令俸廩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而丞簿尉亦皆親民獨不增俸彼既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吏養者固使之不侵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哉減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糜給軍既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遷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及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卽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將復何辭元光元年致仕袁宗卽位起爲尚書左丞尋復致仕家居以抄書教子孫爲事葺園池泮城東築亭號靜隱時時與侯舉輩游詠其間正大八年卒于嵩山崇福宮年六十有九初游嵩山曰吾意欲主此山果終於此爲人純正眞率不事修飾雖兩登相位始若無官然遇事輒發無所畏避每奏事上前旁人爲動色行信處之坦如也卒之日雖平昔相忌者亦曰正人亡矣初至汴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猶康健比行簡

爲翰林學士承旨行信爲禮部尚書請子姪多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晉鼎

晉鼎字仰之持國之子也擢進士第至寧初拜叅知政事宣宗將南渡改知平陽府事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宜撫使三年鼎言平陽歲再被兵人戶散亡樓櫓未完衣甲器械極少庫廩無兩月食夏田已爲兵蹂復不雨秋種未下雖有良民皆老幼莫能耕種比聞北方劉伯林聚兵野狐嶺晉人平陽縣解河中遂抵河南戰禦有期儲積未備不速遣官開社稷生靈大計乞降空名宣勅一千紫衣師德號度牒三千以補軍儲詔給之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言嶺外軍已皆南徙代爲邊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損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陽以代爲藩籬豈可撤去從之又言朝廷令臣清野切謂臣所部乃河東南路太原則北路也元兵昔來必始于北故清野當先北而後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無所掠則勢當自止不然南路雖清而穀草委積於北是資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撫司矣乞更詔諭之四年元兵略霍吉黑三州進圍平陽急攻十餘日鼎却之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於平陽鼎求退上不許進近侍諭之曰方國家多難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慮

尉侵之計乎。雖言河東兵革之餘，疲民稍復，然丁牛既少，其能耕稼，軍以充旱蝗，而餽餉所須，征科急迫，貧無依者，俱已乏食。而戶宿藏亦為盜發，盡絕無而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謀安集。而潞州帥府遣官於遠近諸郡，搜括餘粟，懸重賞誘人告許。州縣畏憚，輒筆械繫所在騷然。其可憐閔。今大兵既去，宜汰冗兵，省浮費，招集流亡，勸督農事。彼不足務而使瘡痍之民重罹茲苦，是兵未來而先自敝也。願亟止之。如經費果闕，以恩例勸民入粟，不猶愈於強括乎。鼎聞元兵已越關，遣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兵一萬，並州經略使徒單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

史籍 卷三十七

以趨關陝。非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發日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候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耶。臣已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鼎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權元帥左監軍同知府事完顏僧家奴權右監軍，鎮守河東，從之。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時元兵已過陝州，自關以西皆列營，相連亘數十里。鼎慮近潞京畿，遂以河東南路懷孟諸兵合萬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河中府判官僕散掃吾由領軍趨陝西，併力禦之。且慮北兵扼河，移檄解州吉陽孟州經略司會兵以爲夾攻之勢。已而北兵果由三門集津北渡而去。鼎言

自兵興以來，河北潰散軍兵流亡人戶及山西河東老幼俱徙河南，在處僑居，各無本業，易至動搖。竊慮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敵兵日盛，將及畿甸，備復誘此失職之衆，使爲鄉導，或驅之攻城，豈不益資其力。乞朝廷遣官撫慰，及令所司嚴爲防閑，庶幾不至生變。上從之。元兵還至平陽，鼎遣兵拒戰，敗之。興定元年，上命諸選兵三萬五千付他，滿胡土門統之西征。鼎以爲非便，馳奏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係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止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拜平章政

史籍 卷三十七

事封莘國公。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嵐官軍以備西征，而太原路元帥左監軍烏古論德升以狀白臣，其言其失計。臣以爲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聞。朝廷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上書曰：『昔蔡和開蓋濟南伐時，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馬騾軍械所即萬全之舉也。然猶亟和以假兵爲務，太安之後，元兵大舉，天下騷然，軍馬狼勢，視舊纔十一耳。至於器械之屬，亦多損敗。民間害役重繁，日以疲乏。乃動師旅，遠近動搖，是未獲一敵而自甚者衆，其不可一也。今歲西北二兵無入境之報，此非有所懼而不攻也。意者以去年北還姑自息養，不然則別部相攻，殊

元用道安
宋興宋滅
宋久可

敗及我如聞王師南征，乘隙併至，雖有潼關大河之險，殆不足恃。而受敵首尾莫救，得無貽後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士馬精強，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備，而後能取勝也。宋自泰和再修舊好，練兵峙糧，繕修營壘，十年于茲矣。又車駕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憂懼，委曲為防。況聞王師已出唐都，必徙民渡江，所至清野，止留空城，使我軍無所得。徒自勞費，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無恢復舊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窺其虛實，故未敢輕舉。今我軍告山西河北無依之人，或招還逃軍，或諭降脅從，大抵烏合之衆，素非練習，而遽使從戎，豈能保其決勝哉？雖得其城內無儲蓄，亦何以守？以不練烏合之軍，遽入輦轅，進不得食，退無所掠，將復遁逃，噓聚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發兵進討，欲因敵糧，此事不可必者。隨軍轉輸，則非民力所堪。沿邊人戶雖有恒產，而賦役繁重，不勝困憊。又凡失業寓河南者，類皆衣食不給，貧窮之迫，盜所由生。如宋人陰為招募，誘以厚利，使為鄉導，伺我不虞，突來入寇，則內有叛民，外有勍敵，事必難圖。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將興，若進兵不還，必違農時，以誤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計，豈特疆場之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以為止當邊還村武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以廣儲蓄，至士氣益強，民心益固，國用

且饒，自可恢復先業，成中興之功。區區之宋，何足平乎？不聽。既而元帥完顏承裔等取宋大散關，上諭鼎曰：「所得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帥，臣皆曰：『散關至務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堡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號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守如舊，緩急有事，常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少，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且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耕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為力也。」制可。二年，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諭之曰：「卿年既老，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姑勉力以終之。」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奏曰：「天下之大，萬機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況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鼎言：「近制軍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帥府不得輒行誅賞，大賞由中出，則恩有所歸，茲固至當。至於部分犯罪，主將不得施行，則下無所畏，而令莫得行矣。乃詔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決。」元帥承裔移刺蒲阿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鼎言承裔等宜揚國威，弔民伐罪，今大軍已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諭帥臣所得城

已無得焚掠粉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
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遂詔諭之又言
近暨安帥府令百里之內止罰桑果木餘皆伐之方今秋
收乃為此舉以奪其事既不能禦敵而又害民非計也且一
朝勢急其所伐木豈能盡焚使不資敵乎他木雖伐桑果舍
屋獨非木乎此徒勞耳臣已下帥府止之詔從鼎議元兵大
舉入陝西上使喻鼎曰卿鼎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不
必中覆恐遲遭也四年請致仕詔諭曰今從卿請可來居京
師或有大事得就諮決元光元年晉陽公郭文振奏河朔受
兵有年矣向皆秋來春去今盛夏不遇且不嗜殘殺恣民耕

史籍

卷三百七

五

梓此殆不可測也樞府每徵臣會合府兵進戰蓋公府雖
分封力實單弱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卽遣兵爲援臣恐人心
以謂舉桑河北甚非計也伏見前平章政事晉鼎才兼將相
威望甚隆向行省河東人樂爲用今雖致政精力未衰乞付
重兵使總制公府同力戰禦庶幾人皆響應易爲恢復宜宗
崩哀宗卽位起復升平章政事封英國公行尚書省於衛州
鼎以衰病辭上諭曰卿向在河東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
歸附須卿圖畫卿先朝大臣必濟吾事大河以北卿皆節制
鼎乃力疾赴鎮來歸者益衆鼎病不能自持復巾前請優詔
不許三年復上章請老且舉朝賢自代詔答曰卿往在河東

發敵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這卿移鎮敵不復侵家國
一體何乃固辭況餘人才力孰有如卿者卿年高久勞於外
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
勉出壯圖同濟大事鼎惶懼奉詔是年七月辛鼎有度置政
尚鎮靜無賢不肖皆得其懽心南渡以來舊生鎮方面者惟
鼎一人而已

侯摯

侯摯東阿人登進士貞祐三年同資樞密院阿勒根訖論等
言今車駕駐南京河南兵不可動且兵不在多以將爲本侯
摯有過人之才儻假以便宜之權使募兵轉糧事無不濟可

史籍

卷三百七

六

升爲尚書總制宋錫慶壽兩軍於是行尚書六部事往
來應給之摯上章言事一日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
路宣差便宜從事往往不遵條格輒割付六部及三品以下
官其於紀綱豈不素亂宜革其弊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
校不爲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
發一卒以爲援稍見退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之故也
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三日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
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雜進一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
已通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悉爲敵
所料也況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

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四曰雄保安肅諸郡據白溝
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員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亟選勇
猛才幹者分典之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
東使力備之民安服田畝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通逃蓋
以往來敵中喪身者多兼轉輸頻併民力困敝應給不前復
遺責罰秩滿乃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
以別異之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
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
官爵並宜削奪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
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

史籍

卷三百七

七

宜優加矜恤並招撫之九曰從來掌兵者多用世襲之官此
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倚辦宜選驍勇過
人衆所推服者不論門資用之又言河北東西兩路最爲要
地而真定守帥胡論出輒棄城南奔州縣危懼今防秋在邇
甚爲可憂臣願募兵與舊部西山忠義軍往安撫之拜叅知
政事行尚書省於河北時河北大飢華上言曰今河朔飢甚
人至相食輒滄等州斗粟銀十餘兩殍殣相屬伏見沿河上
下許販粟北渡然每石官糴其八彼商人非有濟物之心也
所以涉河往來者特利其厚息而已利既無有誰復爲之是
雖有濟物之名而實無所渡之物其與不渡何異昔春秋列

國各列疆界然晉飢則秦輸之粟及秦饑晉閉之糴千古譏
之况今天下一家河朔之民皆陛下赤子遭罹兵革尤爲可
哀其忍坐視其死而不救歟人心憂危臣恐弄兵之徒得以
藉口而起也願止其糴縱民輸販從之泗水賊首郝定署置
百官僭稱大漢皇帝攻泰安膠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十餘
縣又破邳州碭子壩得船數百艘遣人北構南連皆成約勝
跨河爲亂摯以聞詔摯行省事于東平權本路兵馬都總管
典定元年濟南泰安膠兗等州土賊並起摯遣提控完顏
率兵討之斬首千餘招降壯士二萬人老幼五萬口詔摯行
省於河北兼行三司安撫事言臣近歷黃陵岡南岸多有貧

史籍

卷三百七

七

乏老幼自陳本河北農民因敵驚擾故南遷以避今欲復歸
本土及春耕種而河禁嚴阻臣謂河禁本以防閑自北來者
耳此乃由南而往安所容奸乞令有司驗實放渡詔速放之
摯言東平以東累經殘毀至於邳海尤甚海之民戶曾不滿
百而屯軍五千邳戶僅及八百軍以萬計夫古之取兵以八
家爲率一家充軍七家給之猶有傷生廢業疲於道路之難
今兵多而民不足使蕭何劉晏復生亦無所施其術况於臣
等何能爲哉伏見邳海之間貧民失業者甚衆日食野菜無
所依倚恐因而嘯聚以益敵乞募選爲兵自十月給糧使充
戍役至二月罷之人授地三十畝貸之種粒而驗所收穫量

數取之通秋復隸兵伍且職且耕公私俱利亦望彼俘之民易於招集也詔施行之樞密院以海州軍食不足艱於轉輸乞遷於內地詔問樞密曰海州連山阻海與沂莒郛密皆邊隅衝要之地比年以來為賊淵藪者宋人資給之若棄而徙則直抵東平無非敵境地敵氣益增後難圖矣朝廷所以欲遷者止慮糧儲不給耳臣請盡力規畫勸諭農民趁時耕種且令資鹽易糧或置場宿遷以通商旅可不勞民力而辦仍擇沐陽之地可為營屯者分兵護邏雖不遷無患也乃止

史錄

卷三百七

九

并彈壓崔榮嗣統韓松萬戶威誼等皆伏誅三年設汴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樞密居中總其事天興元年為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以軍三千護送就舟張家渡行至封丘敵兵覺不能進諸將卒謀倒戈南奔擊下馬坐語諸將曰敵兵環視進退在我汝曹不思持重吾寧死於汝曹之手不忍為亂兵所害以辱君父之命諸將謝罪遂全師以還聞者壯之致仕居汴中有園亭蔡水濱日與耆舊宴飲及崔立以汴城降為元兵所殺擊威嚴御兵人莫敢犯在汴時事敢言又喜薦士如張文舉雷淵麻九疇輩皆擊所進用也

把胡魯

把胡魯興定二年拜參知政事四年行尚書省元帥府於京兆五年朝議欲復取會州胡魯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餘萬人使此城一月可拔其費已如此况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瘡痍未復所須易決不可辦雖復強辦慶陽平涼鳳翔邠經寧原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關今農事將興公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十餘萬人以備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西兵戍守是飛輓之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於定西鞏州之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又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食此當今急務也竊見自陝以西

史錄

卷三百七

羊

州郡置帥府者九其部眾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多虛糜廩給甚無謂也臣謂延安鳳翔鞏州邊隅重地固當仍舊德順平涼等處宜皆罷去河南行院帥府存於邊並河者餘亦宜罷之制可十月西北兵三萬攻延安胡魯遣元帥完顏合達禦之乃退胡魯以西北兵勢甚大屢請兵於朝上惡之元光元年罷知河中府事權安撫使陝西西路轉運使夾谷德新上言曰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為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魯改知河中府切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略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

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審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
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內外安矣不報召爲大司農言邇來羣
盜擾攘侵及內地陳穎去京不及四百里民居樵湖農事半
廢蔡息之間十去八九甫經大赦賊起益多驅牛焚舍恣行
剽掠田穀雖熟莫敢穫者所在屯兵率無騎士比報至而賊
已遁最難深惡復難追擊今向秋成奈何不爲處置也八月
復拜參知政事上問之曰盜賊如何可息對曰盜賊之多以
賦役多也賦役省則盜賊息上曰朕固省之矣胡魯曰如行
院帥府援之仁上曰自今其禁止之進尚書右丞元光二年
上諭宰臣曰陝右之兵將退當審後圖不然今秋又至矣左

史筆

卷五十七

七

承胡魯深悉彼中利害其與共議之遣胡魯往陝西與行省
賽不合達從宜規畫哀宗即位拜平章政事正大元年卒贈
東平郡王

師安石

師安石清州人本姓尹氏舉進士平章承暉守燕都將就死
以遺表託安石安石開道走汴以聞上嘉之擢爲樞密院經
厯官時哀宗領密院事遂見知遇元光二年遷御史中丞上
章言備禦事一日自古所以安國家息禍亂不過戰守避和
四者而已爲今之計守和爲上所謂守者必求智謀之士使
內足以得成卒之心外足以挫敵人之銳不惟彼不能攻又

可以伺其隙而敗之其所謂和則漢唐之君固嘗用此策矣
豈獨今日不可用乎乞令有司詳議而行二曰今敵中來歸
者頗多宜豐其糧餉厚其接遇度彼果肯爲我用則擇有心
力者數十人潛往誘致其餘來者既衆彼必轉相猜貳然後
徐起而圖之則中興之功不遠矣上納之哀宗正大四年進
尚書右丞五年臺諫劾近侍張文壽張仁壽李麟之安石亦
論列三人上怒甚謂安石曰汝便承取賢相朕爲昏主止矣
安石驟蒙任用進連摧折直發觸而死論曰宣宗南遷天命
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爲也然而汝礪
行信孫救於內胥鼎侯擊守禦於外訖使宣宗得免亡國而

史筆

卷五十七

七

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於人國也若是哉胡魯
惜殺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
觸怒而死悲夫

完顏素蘭

完顏素蘭有字行居父喪廬墓三年舉進士權監察御史宣
宗遷汴甯皇太子於燕都旣而召之素蘭以爲不可平章高
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否素蘭曰完
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重邊陲有守都城可無虞昔
唐明皇幸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車
駕至汴素蘭上書曰背東海在位信用讒諂疎斥忠直以致

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廢風折城門之關火
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
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滅亡夫善救亂者
必速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
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策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
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啟行
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
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
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為社稷之計
官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
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為不然不加精選
而徒務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糧乏故使車駕至
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
復請陛下何之也三年素蘭白中都計議軍事回求見乞屏
左右上遣人諭之曰屏人奏事朕固常耳近以游茂生疑問
之語故凡有所引見必令一近臣立侍汝有封章亦無患不
密也召至近侍局給紙札令書所欲言書未及半上出御便
殿見之悉去左右惟近侍局直長趙和在素蘭奏曰臣聞
興衰治亂有國之常在所用之人如何耳用得其人雖亂
尚可扶持一或非才則治安亦亂矣向者亂軍之變中郎歸

府自是勦滅朝廷乃令移刺塔不也等招誘之使帥府不敢
盡其力既不能招愈不可制至伯德文哥之叛帥府方議削
其權而朝廷傳旨俾領義軍文哥由是益肆改除之令輒拒
不受帥府方且收捕而朝廷復赦之且不令隸帥府國家付
方面於重臣乃不信任顧資叛賊之奸不知誰為陛下盡此
計者臣自外服聞皆平章高琪之意上曰汝何以知此事出
於高琪素蘭曰臣見文哥驛副提控劉溫云所差人張希韓
至自南京道高樞平章處分已奏令文哥款大名行省勿復
迎中都帥府約束溫即具言於帥府然則文哥與高琪計結
明矣上領之素蘭續奏曰高琪本無勲勞亦無公望何以畏
死故擅誅胡沙虎計出於無聊耳一旦得志如賢能樹奸黨
竊弄國權自作威福去歲都下書生樊知一詣高琪言亂軍
不可信恐生亂遂以刀杖決殺之自是無復敢言軍國利害
者宸聰之不通下情之不達皆此人罪也及亂軍為變以
人塔不也為武軍軍節度使往招之已而無成復以為武軍
軍使以臣觀之此賊變亂紀綱戕害忠良實有不欲國家平
治之意昔東海時胡沙虎跋扈無上天下知之而不敢言獨
臺官烏古論德升張行信彈劾其惡東海不察卒被其禍今
高琪之奸過於胡沙虎遠矣臺諫職當言責迫於兇威莫不
敢忤內外臣庶見其恣橫莫不扼腕切齒欲一剗刃陛下何

借而不去之耶。臣非不知言出而患至。願臣父子迭仕聖朝。久食厚祿。不敢惜死。惟陛下斷然行之。社稷之福也。上曰。此大事。汝敢及之。甚善。素蘭復奏。丞相福興。國之勲舊。乞召還京。以鎮雅俗。付左丞衆多以留守事足矣。上曰。都下事殷。恐丞相不可輟。素蘭曰。臣聞朝廷正。則天下正。不若令福興還。以正根本。上曰。朕徐思之。素蘭出。上戒和曰。今日之言。止汝聞之。慎無泄也。四年。奏曰。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懦弱不公者。罷之。具中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迹。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豈朝廷恤民之意哉。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員。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議者或以資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莫平實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詔有司議行之。進侍御史正大二年。轉御史中丞。七年。遷金安軍節度使。兼同華安撫使。召還朝。行至陝。被圍。亡奔行在。道中遇害。崔立之變。素蘭妻自殺死。

陳規

陳規字正叔。稷山人。詞賦進士。爲監察御史。貞祐三年。言。秦政侯摯。初以都西立功。獲不次之川。遂自請鎮撫河北。陛下

遽授以執政。蓋欲責其報効也。既而盤桓西山。不能進退。及召還闕。自當辭避。乃恬然安居。至於按閱倉庫。規畫糧餉。豈大臣所宜親。方今疆土日蹙。將帥乏人。士不選練。冗食饑寒。守令貪殘。百姓流亡。盜賊滋起。災變不息。當日夜講求其故。啟告陛下。而摯未嘗及之。伏願量其才。分別加任。使無負天下之謗。不報。又言。警巡使馮祥。進山刀筆。無他才。第以慘刻督責爲事。由是升職。恐長殘虐之風。乞黜退。以勵餘者。詔罷之。四年。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大言。亦不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爲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

史籍

卷三百七

而廢之。卽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任安危。元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爲盜區。臣每念及此。驚惶不已。況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爲陛下憂慮哉。每朝奏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况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茫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己。其於選嫌周身之計。則得矣。社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則可使親其細。而不圖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睿斷。若其

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於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經院同議可否，則為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為矣。一日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昔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彈劾，國朝雖設諫官，徒備員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受委差，有終任不覲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為機密而不聞。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七

七

萬一政事之臣，端任胸臆，咸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纓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駟，牝三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七絺，足履革屨，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破，存者復為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貢之一

路顧不難哉？賴陛下慈仁，上天眷佑，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要在以實節儉者，天必降福，切見官中及東宮之費，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非克已清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豪侈，辨服用，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薦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置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其害者。况縣令之弊，無甚於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胥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奸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遠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候滿升遷，復令監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五曰廣群謀以定大計。比者徙河

史籍

卷一百一十七

七

北軍戶百萬餘口於河南。雖華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路終歲之然。不能離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况兵事方興。未見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募賦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征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家坐糜廩給。緩之則用關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待敵哉。是蓋不審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遷時。去所從其所願。則欲來者足以自贖之家。何假官廩。其甯者必有避難之所。不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

史綱

卷三百七

七

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厚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閣再進獻之門。然則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即授一官。暮升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谷。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功賞為僥倖所乘。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罷八等。內量增階數。易以美名。庶幾歷官者。不至於太驟。而國家恩

權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眾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覆。城守則合郡被屠。豈皆士卒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將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杙。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託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大誰肯前。又居常剝刻。納其餽獻。士卒因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入村房掠頓。次則左右擇屋。掛門求索。以此責其畏怯。死事豈不難哉。况今軍官

史綱

卷三百七

七

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提千。千。九。收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當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謀克之下。有蒲達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頭目選其壯健。以給使令。一千戶所統。不及百人。亦不足成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勞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

爲一謀克四謀克爲一千戶五千戶爲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部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之仍勅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略優長武勇出衆材堪將帥者一二不限官品以充萬戶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畧武藝爲衆所服者元之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於坐作進退之節至於弓矢鏑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昔周世宗嘗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股民脂膏

史籍

卷三十七

三

養此無用之卒苟健懦不分衆何以勦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還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皆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爲敵所乘儒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迷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衆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太宗出征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

八議俱可
以不從
勢至此
豈不殆哉

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儒兵委敵者要在預爲分別不使混淆耳上覽書不悅詔付尚書省詰之宰執惡其紛更謂所言多不當規懼懼待罪詔御史臺劾之出爲徐州帥府經歷官正大元年爲右司諫時議修復河中府規言河中今爲無人之境陝西民力疲乏修之亦不能守不若以見屯軍士量力補治待其可守修之未晚也二年大旱詔規審理冤滯奏今河南一路行院帥府從宜凡二十處陝西行尚書省二帥府五皆得以便宜殺人冤獄在此不在州縣又曰雨水不時則宜審理然則職獎理者常何如上善其言而不能用上召完顏素蘭及規入見而諭曰宋人輕犯邊

史籍

卷三十七

三

界我以輕騎襲之冀其懲創告和以息吾民耳宋果行成尚欲用兵乎卿等皆識此意規進曰帝王之兵貴於萬全昔光武中興所征必克猶言每出一兵頭須爲白兵不妄動如此上善之四年上召羣臣諭以陝西事曰和事無益方春北方馬漸羸瘠秋高犬勢併來朕已諭合達盡力決一戰矣規進曰兵難遠度百聞不如一見臣嘗任陝西近年又屢到陝西兵將冗懦恐不可用未如聖料和事固非上策又不可必成然方今事勢不得不然使彼難從猶可激厲將士以待其變上不以爲然五年言三事一將帥出兵每爲近臣掣肘不得臨制二近侍送宣傳旨公受賂遺失朝廷體三罪同罰異何

以使人宜宗嘗召文編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水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之上款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凡官中舉事上必曰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竊議惟畏陳正叔耳出爲中京副留守卒潭源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曰宰相材也每與人論及時事輒憤惋傷規言之不行而規不以訂直自名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爲塋之

許古

許古字道真安仁子也登進士第拜監察御史宣宗遷汴信任丞相高琪無恢復之謀古上章曰自中都失守廟社陵寢官室府庫至於圖籍重器百年積累一朝棄之聖主痛悼之心至爲淒切夙夜憂懼思所以建中興之功者未嘗少置也

史編

卷三十七

七

爲臣子者食祿受責其能無愧乎問閭閻細民猶望朝廷整訓師徒爲恢復計而今纔聞拒河自保又盡徙諸路軍戶於河南彼既棄其恒產無以自生土居之民復被其擾臣不知誰爲此謀者然業已如是但當議所以處之使軍無妄費民不至困窮則可矣臣聞安危所繫在於一相孔子稱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事勢至此不知執政者每對天顏何以仰答清問也今之所急莫若得人如前御史大夫裴滿得仁工部尚書孫得淵忠諒明敏可以用大用近皆許告老願復起而任之必能有所建立以利國家太子太師致仕孫鐸雖

顧衰疾如有大議猶可賜召或就問之人才自古所難凡知治體者皆當重惜況此者舊宜輕棄哉若乃臨事不盡其心雖盡心而不明於理得無益失無損者縱其尚壯亦安所用方時多難固不容碌碌之徒備員尸素以塞賢路也惟陛下宸衷剛斷黜陟一新以慰天下之望臣又聞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所繫故古之人君必重其選爲將者亦必以天下爲已任夫將者貴謀而賤戰必也賞罰使人信之而不疑權謀使人由之而不知三軍奔走號令以取勝然後中心誠服而樂爲之用邇來城守不堅臨戰輒北皆以將之不才故也私於所昵賞罰不公至於衆怨而懼其生變則撫摩慰籍

史編

卷三十七

七

一切爲姑息之事由是兵輕其將將畏其兵尚能使之出死力以禦敵乎願令腹心之臣及閑於兵事者各舉所知果得其才優加寵任則戰功可期矣如河東宣撫使晉鼎山東宣撫使完顏弼涿州刺史內族從坦昭義節度使必蘭阿魯帶或忠勤勇幹或重厚有謀皆可任之以扞方面又白河北諸路以都城既失軍戶盡遷將謂國家舉而棄之州縣官往往逃奔河南乞令所在根括立期遣還違者勿復錄用未嘗難任者議加恩賚如願自効河北者亦聽陳請仍優賞之減其日月州縣長貳官並令兼領軍職許擇軍中有才略膽勇者爲頭目或加爵命以收其心能取一府者即授以府長官州

縣亦如之使人懷復土之心別建忠實幹濟者以文職官
招諸將從人彼既苦敵之重役來者必多勢當自削有司不
知出此而但為清野計事無緩急惟期速辦今晚禾十頃七
入遠近危懼所謀可謂大戾矣又曰京師諸夏根本況今常
宿重兵緩急征討必由於此平時尚宜優於外路使百姓有
所蓄積雖在私室猶公家也有司搜括餘糧致轉販者無復
敢入宜即止之臣頃看讀陳言見其盡心竭誠以吐正論者
率皆草澤疎賤之人豈在百僚而無為國憂者乎臣誠怪
之轉右司諫時丞相高拱立法職官有犯皆的決古上言曰
禮義廉恥以治君子刑罰威獄以治小人此萬世不易之論

史

卷三十三

七

也近者朝廷急於求治有司奏請從權立法職官有犯應贖
者亦多的決夫爵祿所以取貴也責不免辱則卑賤者又何
加焉車駕所駐非同征行而凡科徭小過皆以軍期罪之不
已甚乎陛下仁恕決非本心有司不思寬靜可以指安而專
事督責且百官皆朝廷遴選多由文行武功闕闕而進乃與
凡庶等則幸爵祿者亦不足為榮矣抑又有大可慮者獨上
者將曰官猶不免民復何辭則苛暴之政日行為下者將曰
彼既亦然吾復何耻則陵犯之心益肆其弊豈勝言哉伏願
依元年赦恩刑不上大夫之文削此一切之法上欲行忠順
高拱同執以為不可四年元兵越潼關而東招集百官議官

宋人言加
元兵為時
亦不暇矣

曰兵臨關而朝廷甫知之此蓋諸將欺蔽之罪也雖然敵兵
駐開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
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入境非其地
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
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惑遇敵必走我從而擊之其破必矣
高拱阻其議與定元年上聞宋兵陷鞏榆連水諸縣且獲偽
檄辭多詆斥集眾議於都堂古曰宋人孱弱畏我素濫且知
元兵方強將恃我為屏蔽雖時號梁計必不敢深入其傍緩
之語時市井屠沽兒所為烏足較之止當命有司移文諭以
本朝累有大造及聖主兼愛生靈意彼若有知復尋舊好則

史

卷三十三

七

又何求其或怙惡不悛舉眾討之亦未晚也高拱主伐宋古
上疏曰昔大定初宋人犯宿州已而屢敗世宗料其不敢遽
乞和乃勅元帥府遣人讓之自是太平幾三十年泰和中韓
侂胄妄開邊釁章宗遣駙馬僕散揆討之揆慮兵興費重不
能久支陰遣僱胃族人賁乃祖珣畫像及家牒偽為歸附以
見丘崇因之繼好振旅而還夫以世宗章宗之隆府庫充實
天下富庶猶先俯屈以即成功告之祖廟書之史冊為萬世
美談今其可不務乎茲者元兵少息若復南邊無事則太平
不遠矣或謂需用威武可使宋人屈服此殆虛言不究實用
借令時獲小捷亦不足賀彼見吾勢大必堅守不出我軍倉

卒無得須速以就服彼復來而襲之使我欲戰不得欲退不能則休兵之期未可定也况彼有江南蓄積之餘我止河南一路征歛之弊可為寒心願陛下隱忍包容若果通和則元兵聞之亦將斂跡以吾無掣肘故也河南既得惠肩然後經略朔方則陛下享中興之福天下賴涵養之慶矣惟陛下略近功慮後患不勝幸甚上是之即命古草議和牒文既成高琪言其有哀祈之意自示微弱遂不用詔近侍局直長溫敦百家奴監刑部侍郎與屯胡撒合徙吉州之民於丹以避兵州民重遷遮道控訴百家奴論以天子恐傷百姓之意且今召晉安兵將護老幼以行衆意兵至必見強乃謀入州署索百家奴殺之胡撒合畏矯徇衆情與之會飲家有婢導擁護呼拜謝而去既還詔古與監察御史乾石烈鐵論劾之論旨曰百家奴之死皆胡撒合所賣也其閔實以聞時上怒甚亟欲得其情以正典刑古等頗寬縱之胡撒合自縊死有司論以故出古生解職哀宗即位遷左司諫致仕居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古性嗜酒老而未衰每乘舟出村落間甯飲或十數日不歸及汴流而上老雅爭爲挽舟數十里不絕正大七年卒汴京被兵右司諫陳奇上封事云今日之事皆出陛下無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奇涪州人進士論曰宜宗即位孜孜以繼述世宗

爲志而其所爲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無治貞祐用兵民生塗炭石琚爲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備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必亂紀綱陳規力言俗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特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宜宗知其直而不用其言如是欲比隆世宗得乎

楊雲翼

楊雲翼字之美贊皇人登進士第典定四年拜吏部尚書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爲程式或小有不合輒罷去雲翼曰賞罰國之大信此輩宜從寬錄以勸將來上召雲翼及戶部尚書襄翰林學士秉文於內殿賜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爲言上默然雲翼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策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上然之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大臣言其不法詔雲翼就鞠之獄成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問向大兵掠平涼以西數州皆破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卿延帥臣完顏合達以孤城當兵衝戰屢勝其功如此而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以誅賞之則天下知所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哀宗即位改禮部尚書詔集百官議省費雲翼曰省費事小戶部司農

足以濟之。樞密而制軍政，茂視尚書，尚書出政之地，政無大
小皆當聽領。今軍旅大事，社稷繫焉，宰相乃不得預聞，欲使
利病兩不相蔽，得乎？上嘉納之。時講尚書，雲翼言帝王之學
不必如經生分章析句，但知爲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
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數條皆本於正心誠意，敷釋詳明。上聽
之，忘倦。時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言，願望依違，寢以成俗。
日經筵畢，因言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義，禮不敢背君
之路，馬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
受命不宿於家，是平時事君之禮也。至一旦國家有急，利害
休戚一一陳之。君曰：「可而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可者，
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執初輪，有不恤焉者，使當
是時，姑勿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上
曰：「非卿朕不聞此言。」雲翼嘗患風痺，至是稍愈。上問愈之之
方，對曰：「但治心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人君先正其
心，則朝廷百官莫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以醫諫也。卒諡
文獻。雲翼於國家之事，知無不言。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
而欲收資於宋，故頻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爲地，則
疑與之有謀。至於卒執他事，皆可言獨南伐，則一語不敢及。
雲翼曰：「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
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

恐助弓長馬，有不得聘者矣。彼若扼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
饒道，或決水以灌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時全偁
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
亂，國勢有弱有強，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強而不言弱，官勝
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
非貪其土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緩之，則我三面受敵
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勦，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
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
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
勝且如此，如不勝，害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
臣猶恐有不可恃者。蓋今之事勢，與秦和不同，秦和以冬征，
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
而塗淖，此地利之不同也。秦和舉天下全力驅以爲前
鋒，今能之手，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秦和之易，而不知
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
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
敗吾軍而禽主將，異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
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
又思其敗之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不報時全果大敗一
軍全沒，宣宗責諸將曰：「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十

有一人爲游騎所迫，泗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雲翼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奸偽也。平民爲兵所迫，奔入於河，爲追死之計耳。今使不死於敵而死於法，後惟從敵而已。」宣宗盡釋之。宸宗以河南旱，詔遣官理冤獄，而不及陝西。雲翼言：「天地人通爲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爲之不寧，豈可端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哉？」正大五年卒。

趙秉文

趙秉文，磁州人。登進士第，爲平定州刺史。大定初，北兵南向，召秉文與待制趙資道論備邊策。秉文言：「我軍聚於宣德、威郭院小，列營其外，經涉暑雨，器械弛敗，人多疾疫，俟秋敵至，不戰而敗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必狃者也。術王不能用，其秋宣德果敗。拜禮部尚書。金白泰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其弊益甚。蓋有司惟守格法，所取之文，卑陋陳腐，苟合程度而已。稍涉奇峭，卽遭絀落。於是文風大衰。秉文爲省試，得李獻能賦，雖格律稍疎，而詞藻頗麗，擢爲第一。舉人喧噪，懇於臺省，以爲大壞文格。且作詩謗之。獻能復中宏詞，入翰林，而秉文竟以是得罪。起爲禮部尚書。正大九年，汴京戒嚴，及兵退，大臣欲稱賀。秉文曰：「春秋新宮火，三日哭。今國陵如此，酌之以醴，當慰不當賀。」遂已。草開興收元詔，問巷間，皆能傳誦。洛陽人拜詔。

史

卷三百七

七

畢舉城痛哭，其感人如此。是年卒。秉文之文，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與楊雲翼代掌文柄，時號楊趙。

史

卷三百七

七

韓王相人也。中經義辭賦兩科進士。入翰林為應奉。應制一日百篇。文不加點。作元勳傳稱旨。章宗嘆曰。勳臣何幸得此家作傳耶。大安三年。夏人陷邪涅。陝西安撫司檄王為總管。判官募軍。旬日得萬人。與夏人戰。敗之。當路者忌其功。奏正與夏寇有謀。朝廷使使者授王河平軍節度副使。且覘其軍。先是華州李公直以都城隔絕。謀舉兵入援。王恃其軍可用。

欲為勤王之舉。乃傳檄州郡云。事推其本。禍有所基。始自賊臣貪容奸路。繼緣二帥竊固威權。又云。聚糧坐費。盡膏血於生民。棄甲復來。竭資儲於國計。要權力而望形勢。連歲月而守妻孥。又云。人誰無死。本臣子之當然。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年之後。虛名一聽。史臣只如今日目前。何顏以居人世。公直軍將發。有不從令者。輒以軍法從事。京兆統軍以公直為反。遣都統楊珪襲斬之。公直曾為誓約王。未至。為安撫所得。及使者覘王軍實其罪。被囚於華州。郡學王臨死。題詩壁間。時論冤之。子不疑。以父死非罪。誓不仕。藏其父臨終時手書云。此去冥路。吾心皓然。剛直之氣。必不下沉。世亂

時艱。努力自護。幽明雖隔。天性不異。讀者傷之。

馮壁。真定人。舉進士。章宗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金兵殺蜀人守關者甚眾。壁言其不遵詔旨。主帥憾之。遣壁招兩當潰卒。壁即日與鳳州降官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掠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二人。使歸百姓。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鼓舞迎勞。壁以朝旨慰遣之。轉太學博士。忽沙虎執逆去。官貞祐三年。遷翰林修撰。時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仰給縣官。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壁本之總領。擬合問。日券四百餘口。壁劾案其罪。詔杖殺之。所至爭

自首滅。及於十四年南伐。詔京東總帥紇石烈牙吾塔攻盱眙。牙吾塔不從命。乃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所至原野蕭條。宋人堅壁不戰。無功而歸。行省奏牙吾塔故違節制。詔壁佩金符。鞠之。壁馳入牙吾塔軍。奪其金符。易以他帥。攝牙吾塔入獄。兵士譁謀。以主帥無罪。為言。壁責牙吾塔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還奏。獄能竟乎。牙吾塔伏地請死。壁曰。兵法進退自當。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擬罪以聞。時議壯之。除同知集慶軍節度使。致仕。正大九年。河南破。北歸。又數年卒。先歸不成人矣

李獻甫獻能從弟也。登進士第。正大初。夏使來請和。朝廷以翰林待制馮延登往議。獻甫爲書表官從行。夏使人以歲幣爲言。獻甫不能平。進曰。夏國與我和好百年。今雖易君臣之名。爲兄弟之國。使兄輸幣。寧有據耶。使者曰。宋歲輸吾國幣二十五萬疋。典故具在。君獨不知耶。金朝必欲修舊好。非此例不可。獻甫作色曰。宋以歲幣餌君家。而賜之姓。岸然以君父自居。夏國君臣無一悟者。謂使者當以爲諱。乃今公言之。夏國果能從賜姓之例。敕邑雖歲捐五十萬。獻甫請以身任之。夏使大慚。和議乃定。授慶陽總帥府經歷官。遷鎮南軍節度使。死於蔡州之難。

史集

卷三百八

三

程震

程震。東勝人。擢第。拜監察御史。時皇子讓王爲宰相。家僮席勢侵民。震劾之曰。讓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倚恃權勢。開納賄賂。縱令奴僕侵源。網民諸所不法。不可枚舉。陛下不能正家。而欲正天下。難矣。上責讓王出內府銀以償物直。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未幾罷官卒。

完顏訛可

完顏訛可。內族也。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曰草火訛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誤以官中牙牌爲

板子。故時人以是目之。宣宗議遷都。朝臣謂河中背負關陝。五路士馬全盛。南阻大河。可建行營。以爲右翼。前有絳陽平陽太原三大鎮。敵兵不敢輕入。三鎮郡縣之民。可聚之山寨。敵至則爲晝攻夜劫之計。屯重軍中。徐則行在。有萬全之固矣。主議者以河中在河朔。又無官室。不及汴梁。宣宗旣遷河。南詔元帥都監內族阿祿帶行帥府事。阿祿帶懼怯。不能軍。竭民膏血。爲浚築之計。未幾絳州破。阿祿帶益懼。言河中孤城不可守。詔曰。果不可守。則棄之。無至資敵。阿祿帶遂棄河。中盡燒民戶官府。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棄之。失策。設爲敵人所據。則大河之險。我不得倚恃矣。宣宗繫阿祿帶。

史集

卷三百八

四

同州獄命復完之。隨守隨破。至是以內族兩訛可將兵三萬守之。元屠宗以騎兵三萬破鳳翔。入散關。拔鳳州。徑過華陽。屠洋州。攻武休。關開。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興元軍民死者數十萬。分軍而西。西軍入沔州。取大安軍路。開魚龍山。撤屋爲筏。渡嘉陵江。入關堡。並江趨葭萌。略地至西水縣。而還。東軍屯興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關不守。元兵入。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正大八年九月。攻河中。河中告急。合打蒲阿遣王敢率步兵一萬救之。十二月。河中破。初。河中主將知元兵將至。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守之。及被攻。元兵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地穴百

道並進。至十一月，文愈急，王收救兵至。內外軍士死關，日夜不休，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盡乃陷。章詭可戰數十合，被擒殺之。板詭可提敗卒三千夜奪舡走，北兵追及，鼓噪北岸，上矢石如雨。數里之外，有戰舡橫截之，敗軍不得過。舡中有噴火砲，名震天雷者，連發之，砲火明見。北舡軍無數人，力斫橫舡，開得至潼關，遂入開州。詭詭可以不能死，遂陝州，決杖二百死。初，詭可以元帥右監軍，權奉知政事，於邪徑，願往來防秋，奉御六兒監戰。於詭可為孫行，詭可勳為所制，頗生猜隙。及改河中總帥，六兒言詭可畏刼，遂避河中之役。北兵百倍，苦戰力盡，人謂雖不守，猶可以自贖，竟杖而死。蓋六兒先入之言主之也。到所日，金人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以為耳目，伺察百官，故奉御輩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或得小事，即日奏之。豪官以不糾劾抵罪，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奉御監戰，臨機制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改，終至亡國。諺曰：草詭可力戰而死，板詭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入之言，夫以警御治軍，既擊之肘，又信其纓以殺人，政刑失矣，亡不亦宜乎。

強伸

強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癯陋，而膂力過人。興定九年，

中京破，詔守散合輦死之。元帥任守真復立府事，以便立署。

伸警巡使，後守其率部曲從行省，思烈入援鄭州之敗，守真死。天興元年八月，中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元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十人往來救應。大呼以懲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元兵一箭，殺而為四，以銅鞭發之，又劍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馳及所乘馬，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啗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元兵退百里外，間月復攻，兵數倍於前。

史籍

宋王十朋入

宋

又一月，不能拔，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行元帥府事。十月，奉知政事內族思烈自南山領軍民十餘萬入洛行省事。二年二月，伸建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品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元兵自汴驅思烈之子于東門下，誘思烈降，思烈命左右射之，既而知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忽林答胡土代行省事，伸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稍散去。五月，元兵復來，陣於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死報主，猶遺令名於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引弓射之，帥奔入陣，率步卒數百。

奪橋伸危下一旗手出拒之殺數人伸手解都統銀符佩之士氣復振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元兵以騎迫之伸率眾鼓譟而出元兵退六月胡土車眾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降伸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假師力盡被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七里河伸語不遜元兵曰此人牛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肯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物頭南向遂殺之論曰強伸一射根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力守孤城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拔士為將使金運未去伸足以建功名而總帥南奔都尉出降力戰以死悲夫

紇石烈牙吾塔

紇石烈牙吾塔真福間僕散安貞為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為軍中提控率蓋略起安貞遣牙吾塔被馬耳山者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入千及脅從民二萬餘人遷元帥左都監與定三年敗宋人於滁州斬首千級殺統制正大達斬三萬餘萬餘人宋將時青襲破泗州西城牙吾塔將兵取之宋兵拒守甚力乃募死士以梯衝並進大敗宋兵時青乘城指麾射中其目拔眾南奔牙吾塔陳兵橫絕走路擊之宋兵大潰遂復西城宋人三千潛渡淮至柳林盡伐隄柳塞汴

水以斷金精運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宋兵七百人汴路由是復通二年上言詔令國之大信向官軍戰敗者皆原給其家恩至厚也臣近抵宿州乃知例以楮幣折支往往不給至於失所此殆有司出納之吝不能奉行朝廷德意之過也願支本色令得贖濟紹給其半納合六哥殺元帥蒙古綱據邳州以叛牙吾塔圍之焚其樓櫓斬首百餘鈴轄高頭等共誅六哥持其首總城降牙吾塔入城撫慰其眾正大四年牙吾塔復取平陽獲馬三千元兵既滅夏國進攻陝西下德順秦州清水等城遂自鳳翔入京兆關中大震五年閏慶陽六年上命陝省以羊酒及幣赴慶陽犒北帥為援師計元造唐慶等往來謀和復遣幹骨樂為小使十二月詔牙吾塔與副樞蒲阿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于大昌原慶陽圍解以牙吾塔為左副元帥屯京兆初幹骨樂來行省恐世事擾因辭之牙吾塔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朝之曰我已準備軍馬可戰爾來語甚不孫幹骨樂以聞元太宗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即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牙吾塔遷居民于河南東京兆東還至聞鄉病死國信使內城垂慶自北使還始知牙吾塔激怒之語且言慶等在旁心魄震盪殆不忍聞議者以帥臣不知書候國乃爾牙吾塔黨恨恨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臺詆毀律執竿執不敬官上皆

註大勝人多如此

其鎮東方優客之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
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
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川章以行戶部過宿牙吾
塔飲之酒用章辭以寒疾牙吾塔笑曰此易治耳趣左右持
艾來卧川章於床炙之數十又以銀符佩妓往州郡州將之
妾皆遠出迎逆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勅之曰朝廷
容之適所以害人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
以晏敗宋兵威震淮泗好川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
可以怖兒啼有子名阿里合世日日小鼓椎為元帥從哀宗
至歸德與諸察官奴作亂

史纂

卷三十八

九

完顏合達

完顏合達名賸貞祐三年權元帥右監軍元下臨潢府遷其
民其避遷徙者與全慶兩州之民共壁平州合達從經界使
烏林答乞住會諸帥兵復中都行至遷安縣軍變殺乞住擁
合達還平州推為帥合達誅首亂者數人六月元將威得不
提軍至平州以州人黃裳入城招降父老不從合達引兵出
戰知事勢不敵以本軍降元以合達北上畱半歲令還守平
州四年率所部及州民並海西南歸國升鎮南軍節度使與
定五年為元帥右都監知延安府言諸軍官以晏徒故往往
不知地形迂直險易緩急之際恐致敗事自今乞勿徙夏人

攻安塞堡合達與元帥納合買住禦之合達曰此北方兵至
先破夏人易於為力乃潛軍襲糧倍道兼進夜襲其營夏人
大潰追殺四十里堅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元光元年拜奉知
政事行省事於京兆合達奏北將接察兒率兵入溫吉翼州
寢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躪吾禾麥備如此
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稠度仰給解鹽今正流
鹽之時而敵援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兵二萬與
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河中榮解縣官與
軍民多不相睦守禦之間或失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
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易以集事又言今方敵兵迫境鹽利

史纂

卷三十八

十

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
爭赴以濟國用從之葭州提控王公佐言於合達曰去歲北
兵既破葭州構浮梁河上公佐寓治州北石山子招集餘眾
得二千餘人欲復州城以士卒皆自北逃歸者無糧仗嘗請
兵於帥府將焚其浮橋以取葭州帥府不應又請援護老幼
稍徙內地而帥府亦不聽葭州之民迫于敵境皆有動搖之
心若是秋敵騎復來則公佐力屈死于敵手而遺民亦俱屠
矣合達乃率兵救葭州行至鄜州千戶張子政等殺萬戶陳
敘將掠城中合達勒兵為備子政等出城走合達追及之斬
首惡數十人軍乃定合達上言元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

好帥府

入陝西防伏在近宜預為計今陝西重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涼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白撒領軍東下與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關敵退後復議分司詔許之二年以保鳳翔功賜金幣及通犀帶時河中已破合達提兵復取之延安殘毀合達於西路買牛付主者招集散亡助其耕墾自是延安之民稍復耕稼之利正大二年鞏州田瑞反合達討之瑞弟濟殺瑞以降四年徵還拜平章政事芮國公七年樞密副使蒲阿等奏合達在軍中久今日多事之際乃有內省川違其長乞協力軍務太平擢之相位似亦未晚詔合達及蒲阿救衛州時元軍圍衛內

牙古塔達居民於河南西慶山奴守之九月元兵入河中時二相在陝量出軍馬冷木谷以為驛援十一月元兵道饒峯關由金州而東于是兩省軍入鄧約襄陽制置司同禦元兵且索軍食西楊沃衍守閬鄉而沃衍被旨入商州屯豐陽州與恒山公武仙相犄角合達復西中郎將陳和尚於閬鄉南十五里既行陳和尚亦隨而往沃衍軍八千至商州木瓜平知元兵山豐陽而東亦東還會大軍於鎮平武仙元駐胡陵關亦由順陽來會十二月俱至鄆乃遣天山入宋初宋人於金君之伯之叔之納成幣將百年南渡以來宋以金為不足慮絕不往來故宣宗南伐士馬折耗十不一存雖攻陷淮上數州徒使驍將悍卒恣其殺虜飽其私欲而已宣撫使與數阿虎使元元之大臣指與地圖示之曰商州到此中軍馬幾何又指與元云我不從商州則取與元路入汝界矣阿虎還奏宣宗甚憂之哀宗即位群臣言可因國喪使宋報哀嗣以遣謂物因與之講解各撤邊備其守武休之險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疾皆以朝廷先遣人於國體有虧為辭元年上諭南郡諸帥遣人往滁州與宋通好宋將每以奏稟為辭未得要領然十年之間朝廷屢勅邊將不妄侵掠彼此稍得休息宋人遂有繼好之意及天山以割付至宋割付者指揮之別名宋制使陳該怒辱天山以惡語復之元兵渡江諸將

其非天子
天於人固
其勢有
所無如何
也
合達此
人可
也

史籍

卷三百八

七

詩乘其半渡擊之蒲阿不從既渡戰於禹山元兵小却營於三十里外二相以大捷驛報百官來賀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為實然也先是河南聞元兵出饒峯百姓往往入城壁休險固及聞敵已退遂晏然不動不二三日游騎至人無所逃悉為捷書所誤九年正月兩省軍潰于陽翟之三峯山初禹山之戰兩軍相拒元軍散漫而北金軍懼其乘虛襲京城謀入援時元軍遣三千騎趨河上已二十餘日泌陽南陽方城襄陽至京諸縣皆破所有積聚焚燬無餘金軍由邵而東無所仰給乃並山入陽翟既行元軍襲之且行且戰元兵傷折亦多恒山一軍為敵騎所衝殊死戰元兵退走追奔之際忽大霧四塞命收軍頃之霧散乃前前一大湖長闊數里非此霧則元兵入馬皆陷矣明日至三峯山遂潰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騎走鈞州元兵盡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城破見殺朝廷不知其死及北軍攻汴揚言曰汝家所恃唯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為我殺黃河為我有不降何待合達熱知敵情習於行陣重義輕財與下同甘苦有俘獲即分給遇敵則身先之眾樂為之用左丞張行信常薦之曰完顏合達今之良將也

特刺蒲阿

史籍

卷三百八

八

移刺蒲阿契丹人哀宗為皇太子控制樞密院選兼親衛軍總領宣宗大漸皇太子與母兄美王守統先入侍疾太子自東宮扣門求見令蒲阿屯兵於艮嶽以備非常哀宗即位樞密院判官正大四年元軍突入商州殘朱陽盧氏蒲阿遣戰至靈寶東游騎十餘至殺一人餘皆退蒲阿輒以捷聞人知其閉上而不敢言六年崔樞密副使元兵之在陝西者駭駭至涇州且沮慶陽糧道蒲阿奏陝西設兩行省本以藩衛河南今元兵之來三年於茲行省統軍馬二三十萬未嘗對壘亦未嘗得一折箭何用行省院官亦奏將來須用密院軍馬勾當上不語者久之遣蒲阿率完顏陳和尚忠率軍一千駐邠州八月蒲阿復潯州十二月詔蒲阿與總帥牙吾塔救慶陽七年正月戰於大昌原元軍還慶陽圍解以權泰知政事與合達行省於開鄉八年正月元軍入陝西鳳翔破兩行省棄京兆而東十二月元兵濟自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張惠請由光化截江戰為便若縱之渡我腹空虛能不為所潰乎蒲阿應之曰汝但知南事於北事何知使彼在沙磧我且當往求之況今自來乎汝等更勿似大昌原縱出之定住高樊皆以為然合達問接得木木以為不然軍中以木言是且木北人知其軍情然不能奪蒲阿之議兩順陽二十日先化探騎至云千騎已北渡是夜進軍比曉至禹山探

古謂云元騎已盡濟元軍將近兩省立軍高山各分據地勢步迎於山前騎屯於山後日未出元兵至其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視視竟不前散如鳳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合遠諸軍觀之言今日事勢不常戰且待之俄而元騎突前全兵力戰至以短兵相接戰三交元騎稍退元兵之在西者繞蒲阿甲騎後而突之至於三蒲察定住力拒而退元大帥以旗聚諸將議合達知其意高英軍方北顧元兵出其背擁之英軍動合達欲斬英英督軍力戰元兵稍却英軍定復擁捷澤軍合達斬一千長軍殊死鬪乃却之元兵還陣南向來路張惠以彼雖號三萬而輜重三之一又相持二三日不得食乘其却退當擁之蒲阿言江路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為元兵怒空營而去不知所在兩省及諸將議四日不見元軍又不見壁何處鄂州往來人亦無見者望南渡而歸手還騎至乃知元軍在光化對岸聚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邏騎去林中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初出山賊縱有詐降者十人敝衣羸馬泣訴艱苦兩省信之與之酒食易以肥馬煖衣置之陣後十人皆鞭馬而去始悟其為覘騎也兩省議入鄂就糧食時到林後元兵忽來突兩省軍迎擊交鋒之際元兵以百騎逐輜重而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乃入城懼軍士迷路鳴鐘招之樊澤屯城

西高英屯城東九年正月朔羅兵於鄂城下元兵不與戰大帥使來索酒兩省與之二十瓶大日大軍發鄂州趨京師騎二萬步十三萬忠孝軍陳和尚與恒山公武仙楊沃衍軍合次五梁山山下取鴉路元兵以三千騎尾之遂駐營知申裕兩州已降七日夜讓元騎明日必襲我彼止騎三千常與之戰乃伏騎五千于鄂州道明日軍行元騎襲之金以萬人擁之而東伏發元兵南避是日雨宿竹林中明日頓安昂明日宿鴉路河西軍以申裕已降擁老幼牛羊取鴉路金軍適值之奪其牛羊餉軍次日望鈞州至沙河元騎五千待于河北金軍奪橋以過元兵即西首欲避金軍縱擊元軍不戰退渡沙河全軍欲盤營元軍復渡河來襲金軍不得食又不得休息合昏雨作明旦變雪元兵增及萬人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明日近侍入軍中傳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我御門端軍換易御馬然後出戰復有密旨云近知張家渡透漏二三百騎已還衛孟兩州兩省常切防備言訖蒲阿拂袖而起合達欲再議蒲阿言止此而已復何所議蓋已奪魄矣軍即行元軍畢集前後以大樹塞路沃衍軍奪路得之合達議陳和尚先擁山上大勢比再登頓金軍已接竹林去鈞州止十餘里金軍進元軍遂却武仙高英擁三峯西南楊沃衍樊澤擁三峯東北元兵俱却張

惠按得木立三峯之東山上望元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二將謀曰此地不戰欲何為耶乃率騎兵萬餘乘上而下擁之元兵却須臾大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覩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人馬所踐泥淖沒脛軍士披甲冑僵立雪中搶栗結凍如搽有三日不食者元兵四合圍之賊薪燭牛羊肉更選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鉤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武仙率三千騎入竹林中樊澤張惠沃衍三軍爭路元兵圍之數重及高英殘兵共戰于柿林村南四將皆死蕭阿走京師退及擒之械至官山問降否曰我金國大臣惟有死耳

史記 卷三百八

七

遂見殺史臣曰金自南遷州兵克捷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開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說論反以捷聞御史蘭納糾之宣宗不罪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為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啟之耶至于三峯山之敗不可收拾而金事又去十九我朝取路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忌以建萬世之功合建雖長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一死無幾爾

完顏賽不

完顏賽不始祖弟保活里之後也平章侯散揆伐宋為右翼都統宋將皇甫斌率步騎數萬阻漆水扼橋以拒賽不潛師

夜出完顏達古不以騎涉水出其右蒲鮮萬奴出其左賽不度軍畢渡乃以精兵直趨橋宋兵大潰萬奴以兵斷與陽路諸軍追擊至陳澤斬首二萬級興定元年轉簽樞密院事上以宋歲幣不至且復侵盜詔賽不討之四月與宋戰於信陽斬首八千生擒統制周光遣兵渡淮畧中渡店拔光山羅山定城等縣破光州兩關斬首萬餘獲馬牛及布分給將士詔賜玉兔鶻一內府重幣十端七月言京都天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以拒守竊見城中右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之為國家長久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從之正大元年拜右丞相四年

史記 卷三百八

七

吏部郎中楊居仁言宰相宜擇人上語大臣曰相府非其人御史諫官當言彼吏曹何與此尚書左丞顏魯世魯素嫉居仁因指為僭妄賽不曰三代之盛庶人爵得獻言况在耶官陛下有寬仁之德故不應言者猶言使其言可用則行之不可用不必示臣下也上是之居仁大興人進士天興末北渡舉家投黃河死五年賽不行尚書省于京兆謂都事商衡曰古來宰相必用文入以其知為相之道吾何所知使居此位恐他日史官書之某時以某為相而國乃亡令衡草表乞致仕二年詔行尚書省事於徐州令元帥郭恩取源州敗績而還恩以敗為耻密與河北叛將郭野驢輩謀歸國川安數元

帥商瑤左都監紇石烈普住逐右都監李居仁等自是防城與守門者皆河北義軍出入自恣賽不病疽久不視事重為賊黨所制束手聽命而已時蔡已被圍將士以朝命阻絕且逼元兵議出降賽不弗從投河求死流三十餘步不沒軍士援出之復自縊於州第徐州降元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與宗室女姦杖一百居許州元兵至按春開門降從攻汴京大罵文臣指斥東輿後復自北中逃遁詔押入省論賽不云按春自北中來丞相好問彼中息耗按春入作揮淚之狀賽不附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恨不手刃之忍與對面語乎車駕東狩雷守斬之獄中

史

卷三十八

九

白撒

白撒名承裔永帝承齡之兄也系出世祖權泰知政事行省事於平涼正大五年拜平章政事白撒居西垂幾十年當宋夏之交雖頗立微效皆出諸將之力恒怯無能性復貪鄙及為相專慢尤甚嫌堂食不適口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九年諸軍敗績於三峯山元兵長驅趨汴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白撒不從遣完顏麻斤部民萬人開短堤決河水以護京城功未畢而元騎奄至麻斤等皆被害丁壯無反者先是元兵破衛州宣宗移州治於宜村婆築新城於河北岸去河不數步唯北而受敵而以石包之歲屯重兵於

如此策果
如何為

此元兵屢至不能近至是棄之為元兵所據詔修京城樓櫓初宣宗以京城調遠難守命高琪築裏城公私力盡僅乃得成至是議所守朝臣有言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元兵若得外城糧盡殺絕走一人不出於是決計守外城時在城諸軍不滿四萬京城周百二十里人守一乳口尚不能獨力避難之民充軍得丁壯六萬分置四城每面別選飛虎軍一千專事救應然亦不能軍矣三月京城被攻大臣分守四面白撒主西南受攻最急樓櫓垂就輒推白撒傳令取竹為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竟無所得白撒怒欲斬之貝外郎張泰附所司耳語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即平章府求之所司

史

卷三十八

十

使金三百兩賂其家僅果得之已而兵退朝廷議罷之白撒謂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是幸為我搦乞致仕表上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恨其不戰誤國揚言欲殺之白撒懼一夕數遷上以親軍二百為之衛軍士襲其別墅而去時元連不解等兵散屯河南汴城糧且盡累召援兵無一至者十月復起白撒為平章政事權樞密使羣臣為上畫出京計以養不兼左副元帥內族訛出右副元帥東面元帥高顯南面元帥完顏猗兒西面元帥劉益北面元帥婁室各兵五千中翼都尉賀都魯軍四千總領王福鼎神臂軍三千五百左翼元帥小婁室右翼元帥完顏按出虎親衛軍

各一千總軍完顏長樂馬軍三百郡王王義凌馬軍一百五十范成進軍三千隸總帥百家十二月辛丑上發京師甲辰晦至黃陵岡河朔降將來歸上赦之授以牌印羣臣議以河朔請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蔡傑常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溫敦昌孫曰太后中官皆在南京萬一北行不如意主上欲何所歸不如先取衛州於還京爲便白撒曰聖體不便鞍馬不可令敵兵知所在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俟諸軍到可一鼓而下因而經畧河朔河南散軍必當盡去上以爲然時上遣官奴將三百騎探邏麻岡未還上將御瓶賜白撒劍得便宜從事決東平之策會官奴同蔡傑州有糧可取上召白撒問之白撒曰京師且不能守就衛州欲何爲耶以臣觀之東平之策爲便上主官奴之議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臣以糧糗三百餘瓶來餉遂就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黃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殊死鬪殺十餘人元兵稍却上遣送酒百壺勞之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元兵復擊之溺死者近千人元帥猶兒都尉斡石烈訛論等死之建威都尉完顏訛論出降元上於北岸爲猶兒等設祭哭之訛論論出二弟以殉命白撒攻衛州上駐兵河上曹觀衛軍三千護從都尉高顯步軍一萬元帥官奴忠孝軍一

千總帥百家總郡王范成進等軍各齎十日糧聽白撒節制發自前城上已遣賽不將馬軍北向白撒以三十騎追及之曰有旨令我將馬軍賽不謂上曰北行議已決不可中變上曰丞相當與白撒和同完顏仲德控馬衛苦諫曰存亡在此一舉衛州決不可攻上麾之曰參政不知白撒遂攻衛州兵至城下以御旗黃纛招之不下其夜元騎三千奄至官奴和連嘉兀地不按出虎與之戰元兵却六十里白發蒲城還延八日始至衛而猝無攻具縛鎗爲雲梯州人知其不能攻守益嚴凡攻三日不克聞元河南兵濟自張家渡至衛西南師遂退元兵踵其後戰於白公廟金兵敗績白撒等乘軍遁劉益張開爲民家所殺車駕還大蒲城東三十里白撒使人密奏劉益一軍叛去點檢未燃兀典總領溫敦昌孫請上登舟上曰正當決戰何遂退乎少頃白撒至倉皇言於上曰今軍已潰敵兵近在堤外請主上幸歸德上遂登舟侍衛皆不知趨警如故時夜已四更上狼狽入歸德白撒收潰兵得二萬餘人懼不敢入上遣近侍局提點移刺粘古以舟往迎之既至不聽入見并其子下獄諸都尉司軍以白撒不戰而退發憤出怨言上乃暴其罪曰我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捷白撒即奏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北我從其計今率諸軍攻衛白撒還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攻具以致

卷之九

敗劄白撒棄軍京還蒲城使言諸軍已潰北軍勢大不可當
信之登舟幾死于水若官時知諸軍未潰潰只河北戰死亦
可垂名於後今白撒已下獄籍其家產以賜汝衆其盡力圖
家白撒因七日餓死發其弟承麟子狗兒徐州安置議者謂
衛州之舉始於昌孫繼以官奴歸之白撒則亦過矣初朔河
居民聞官軍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官奴一軍號令
明肅操勞周悉所過無絲毫之犯老幼婦子坦然相親無復
畏避俄白撒率縱軍四出剽掠官房挑隔焚炙靡所不至哭
聲相援屍骸盈野都尉高廉謀苗用秀華掠人食之而白撒
亦斬在口所過官吏殘虐不勝一飯之費有數十金不能給

史律

卷三百八

壹

者公私皇皇日俟元兵至矣白撒口不知書嘉熙有傳書
政事聞之即解嘉議接人煦煦然好貨殖能押閭中人主
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於汴之西城模擬官掖婢
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官與列將等猶以爲未足也上嘗
遣中使責之曰卿汲汲於此將無北歸意也白撒終不懷以
及於禍

赤盡合喜

赤盡合喜爲通達軍節度使屢敗夏人有功升簽樞密院事
宣宗卽位拜參知政事樞樞密副使正大八年十一月鄂州
賊張元兵破峽峯關山金州東下時日已暮省院官入奏上

曰事至於此奈何上卽位至是八年從在東宮日立十三都
尉每尉萬人淵州趨捷極爲精練步卒負器械糧糈重至
六七十一日夜行二百里忠孝軍萬八千人皆同乾河西及
中州人被掠逃歸者人有從馬騎射中選補親衛騎兵武衛
護衛選外諸軍又二十餘萬故頻年有大昌原倒回谷之捷
士氣既振遂有一戰之資至是院官同奏元兵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力入武休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屯駐鄭
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懷孟等處嚴兵
備之京師稍撤數百斛令河南州郡堅壁清野百姓不能入
城者聚保山砦彼渡入之師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

史律

卷三百八

壹

不擊自歸矣上太息曰自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
子竭膏血以養軍士且諸軍無慮二十餘萬今敵至不能迎
戰徒欲自保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爲我何朕思之無
矣存亡有天命惟不負吾民可也乃詔令達達阿等屯軍襄
陽九年正月兩省軍潰於三峯山元兵進薄京師三月議
王出贊元兵北還雷速不解攻城既有納質之請元將曰我
受命攻城今曹王出則退不然不罷也曹王入解宴于官中
元兵立攻具汾壕列木相以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主兵
者以議和之故不敢與戰但於城上坐視而已城中喧鬧上
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南涼車駕忽出倉皇中

今以和應
宋子不
與元亦以
和元金耳
與元金耳
與元金耳

市肆米豆狼籍于地上，路人驚愕失措，但曉于道傍，亦有畫
而耳者。上自應之曰：勿拜，恐泥汚汝衣。令各歸其家，老幼
擁至，有誤觸御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日軍出
恭容，我何用此？所過慰勞軍士，皆踴躍稱萬歲。臣等戰死
無所恨，至有感泣者。西南軍士五六十輩，相聚若有言者，上
就問之，曰：元兵多土填壕，功已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鐵，恐
壞和事，想豈有計耶？上顧其中長者云：朕為生靈稱臣進奉，
無不從順，止有一子，養來成長，今往作質矣。汝等畧忍，待曹
王出，元兵不退，汝等死戰未晚，復有拜泣者。曰：事急矣，聖主
所望和事，乃傳旨城上放箭，而水門千戶劉春，控御馬仰意

史籍

卷三百八

聖

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敵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
醉矣，勿問。是日，曹王出詣軍前，元兵併力進攻，甲辰，上出
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兵等前，白事上，問所欲言，曰：臣等皆太
學生，令執砲火之役，恐非國家待士之意，勅免其役，過南薰
門，值被創者，親傳以藥，于酌卮酒以賜，命出內府金帛，以待
有功者。是日，元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壘城上，
備鐵四下如雨，頃刻壕為之平。龍德宮造砲石，取宋太廟
壁，假山為之，小大各有斤重，其圓如燈毬之狀，有不如度者，
杖其工人，元兵用砲則不然，破大砲，或礮礮，為二三背用之，
鑽竹砲，有至十三稍者，餘砲得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枝，更

與宋神宗
何聖平此
若無此
吹簫退扇
之尤

遲上下晝夜不息，不數日，石幾與襄城平，而城上櫓櫓皆故
官及芳華玉帛，所拆大木為之，合抱之木，隨擊而碎，以馬
麥枯布其上，綱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為
障，自謂不可近。元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燕，不可撲救。父老
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為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
凹而已。元兵壕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櫓櫓壕丈
許，濶亦如之，約三四十步，置一櫓，備置百許人守之。初，白撒
命築門外短牆，委曲濶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敵兵奪門，及
被攻，諸將請東夜所營，軍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為元兵所
後，又夜募死士千人，穴城山壕，徑渡，燒其砲坐，城上懸紅燈

史籍

卷三百八

聖

為應約，燈起渡壕，又為間者所覺，又放懸，置文書其上，至
元營，則斷之以誘破俘者，讀者謂宰相欲以紙燈籠為退敵
難矣。右丞世魯命作江曲，使城上之人，靜夜唱之，蓋河朔
先有此曲，以寄謠吟之思，其謠如此，合其先以守鳳翔自營
及今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合喜語言失措，而無人色，軍
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為效命，其攻城之具有火炮名震
天雷者，鐵礮盛藥以火點之，砲起火聲，其聲如雷，聞百里外，
所懸圓半畝以上，火點者甲鐵皆透，元兵又為牛皮洞，直至
城下，掘城為倉，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人有獻策者，以
鐵繩懸盡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

述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不敢近元兵
唯畏此二物至是急攻十六晝夜矣內外死者以百萬計元
兵知不可下乃設為好語云兩國既講和更相攻耶城內亦
就應之四月罷攻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宣秋門以酒炙犒
師於是營幕稍稍外遷遂退兵合喜以元兵退議入賀諸相
皆不欲獨合喜以守城為已功持論甚力呼令史元好問曰
罷攻已三日而不入賀何也速召翰林官作表好問以白諸
相權參政思烈曰城下之盟諸侯以為耻况以罷攻為賀歟
合喜怒曰社稷不亡帝后免難汝等不以為喜耶明日近侍
易直長張天任至省好問私以賀議告之天任曰人不知耻

史籍
卷三百八

元

乃至是耶因謂諸相曰京城受兵上濫以為辱問百官欲入
賀誠有此否學士趙秉文不肯撰表議遂寢是月以前省
兼樞密院事合喜既失兵柄意殊不樂欲銷舊印諸將謂院
衙仍在印有用時不宜毀合喜怒欲符其據有投匿名者悉
御路云副樞合喜總帥兼合喜政議出皆圖賊朝廷不殺
軍亦須殺之為國除害衛士以聞徽令飲藥死詔出稱疾不
出唯合喜坦然若無事上亦無所問由是軍國之政盡決於
合喜矣初元兵圍汴司諫陳奇屢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
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
敵吾當世世與若為奴問者無不竊笑蓋不識符字分為兩

耳天興元年權參知政事思烈恒山公武仙合軍自汝州入
援詔以合喜為樞密使統京城軍萬五千應之合喜駐於近
郊候益兵乃進屯中牟古城凡三日聞思烈軍潰夜棄輜重
馳還黎明至鄭門棄軍乃入言官劾合喜如則抗命不出中
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委棄軍資不可勝計不斬之無
以謝天下上貸其死免為庶人既而籍其家以賜軍士哀宗
遷蔡合喜廢居汴中常執戟不樂會元將連不解遣人招之
合喜即治裝欲行崔立邀至省酌酒餞送以白金二百兩為
贖明日復詣省別立方對語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觀
之乃行省傳哀宗語以諭合喜者其言曰卿老臣朕雖出昧

史籍
卷三百八

元

皆忘卿今崔立變亂卿處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
相立怒叱左右斬之天蓋假手於崔立也 快甚

白華

白華 漢州人舉進士為樞密院經歷官正大三年夏全自楚
州來奔王義漢張惠范成進相繼以盱眙楚州降封全為金
源郡王張惠臨滿郡王義漢東平郡王成進膠西郡王四年
李全據楚州上以淮南王招全全曰王義漢范成進皆我部
曲而受王封何以處我竟不至六年權樞密院判官上召忠
孝軍總領蒲察定住經歷王仲澤戶部郎中刁璧及華諭之
曰李全據有楚州睥睨山東久必為患今北事稍緩合乘此

際今定住率所統軍一千別遣步軍萬人以壁仲澤為恭謀
同往沂海界招之不從則以單馬從事何如華曰臣以為率
全借大兵之勢要宋人供給餽餉特一猾寇耳老狐穴舉待
夜而出何足介懷我所慮者北方之強耳今彼方有事宋弱
南圖一旦事定來攻必矣與我爭天下者此也全何預焉若
北方平定全將聽命不暇設不自量更有非望天下之人寧
不知順逆其肯上順而從逆乎為今計者姑發士馬以備北
方可也事遂止余制此樞密院上下所倚任者名奏事官其
日有三一日承受聖旨二曰奏事三曰省院議事皆以一人
主之承受聖旨者凡院官奏事或上處分獨召奏事官付之
史籍

史籍

卷三百八

六日可往復否華自量日可馳三百應曰可如期而還上謂
之曰我見汝從來凡語及征進必有難色今此一舉特統於
平時何也華曰向日用兵南征不專力北方非臣本意今元
軍入界已三百餘里若縱之令下秦川則何以救終當一戰
與其戰於近裏之平川不若戰於近邊之險隘故臣願效死
七年慶陽圍解華奏凡今之計兵食為急除密院已定忠孝
軍及馬軍都尉司步軍是為一戰之資此外河南府州亦須
簽揀防城軍依聚春放依古務農講武之義各令防本州府
城今見在九十七萬無致他日為資敵之用五月授樞密判
官元兵自入陝西翔翔京兆同華之間破南山砦柵六十餘
所已而攻鳳翔金軍屯閑瘠晏然不動宰相蠶謀皆以瞻望
遲遲為言京兆上庶橫議蜂起八年上遣白華道宰相百官
所言并問日今二月過半元兵有怠歸之形諸軍何故不勦
合違言不見機會見則動耳蒲阿曰彼軍無糧餉使欲戰不
得欲罷不能將自散矣華觀二相見元兵勢大皆有懼心雖
私問樊澤定住陳和尚以為何如三人曰他人言元兵疲困
可攻此言非也敵兵正強是真不可動華還以二相及諸將
意奏之上復遣華與二相云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
省當領軍出關宿華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界與蒲
北軍交手計元兵聞之必當奔赴以少紓鳳翔之急二相領

九十七萬
亦不為少

史籍

卷三百八

辛

旨華還及中牟有兩行省進奏人達及華取副本讀之言領
旨提軍出關二十里至華陰界與渭北軍交是晚收軍入關
華仰天浩歎曰事至於此無如之何矣華至三日鳳翔陷兩
行省遂棄京兆楊妙真以夫李全死千宋構浮橋于楚州之
北就元將梭魯胡吐乞師復舊朝廷謂元軍果渡淮與河南
跬步間耳遣合達蒲阿駐軍挑源界備之二相屢以兵少為
言而省院難之上遣白華往報二相觀形勢二相不悅遣紅
縣王提控以小船二十四隻與華順河而下必至八里莊為
期日此中望八里莊如在天上省院竭坐待事口吻令極
旬起來可以相觀可否歸而奏之華辭不獲遂登舟及淮與
河合流處繞與八里莊城門相直城守將以白鶴大船五十
汴流而上截華歸路華幾不得還昏黑得徑先歸乃悟兩省
怒朝省不益軍謂華主之故拚之險地耳是夜二更後八里
莊次將遣人送款云早者主將出城開船截大金歸路并等
商議閉門不納渠已奔楚州乞發軍馬接應二相即發兵入
城安慰附華入奏上大喜五月淮陰提正官郭恩送款于金
合達送入淮陰宋人以銀絹五萬兩匹來贖盱眙宋使雷潤
州館中總領完顏矢哥利銀絹送反以州歸楊妙真總帥納
合買住亦以盱眙降宋九月元兵在河中唐宗別領兵自襄
漢入慶山奴報糧盡將棄京兆而東華言偵候得拖雷所領

此後不見
從中入來
歸元其意
先見於此

軍馬四萬行營軍一萬為今計者與其就漢軍之諸軍比到
可行半月不若徑往河中如此中得利襄漢軍馬必當遲疑
不進上然之而竟不行蒲阿時在洛陽驛召之上問河中可
擒否蒲阿言金軍北渡元兵必遺輜重屯於平陽之北匿其
選鋒百里之外放我師渡然後斷我歸路與我決戰恐不得
利上曰朕料汝如此果然更不須再論十二月河中府破九
年京城被攻四月兵退改元天興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華
相兼院官左右司首領官兼經歷官罷平章白撒副樞合喜
院判白華金嗣賢密院驛主兵而節制在尚書省兵興以來
監制漸改凡在軍事省官不得預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
言者以為將相權不當分至是始併之十二月上遣近侍局
提點曳刺祐古即白華所居問事勢至此計將安出華附奏
今耕稼已廢糧斛將盡四外援兵皆不可指擬車駕當出覲
外兵可謂皇兄荆王監國任其裁處主上既出遣使告元朝
我出非他處止以軍卒擢誅唐慶和議從此斷京師今付之
則王乞我一二州以老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
紀季入齊為附庸之事聖主亦得少寬矣上會文武官議親
總議已定將退首領官張袞聶天驥奏上有舊人請練軍務
者乃置而不用今所用者皆不見軍中事體者上問未用者
何人曰院判白華上領之於是起華為右司郎中入見謂之

曰親巡之計已決有言歸德四面背水可以自保或言可沿
西山入鄆或言今欲入鄆元兵連不解在汝州當取陳蔡路
轉往鄆下鄆以為何如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
斃決不可往欲往鄆下既汝州有連不解斷不能往今日勢
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為今之計
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
如半道戰半道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何軍則食力猶
在馬則豆力猶在若出京益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益難
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決此一舉外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可
以慰都人之心或止為避還之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戰

史錄

卷三百八

七

從行可詳審之遂召諸將及首領官同議竟不能決明日於
大慶殿諭軍民以京城食盡今擬親出聚集軍士諸帥將佐
合表曰聖主不可親出止可令將三軍願為國家効死上猶
豫欲以官奴為馬軍帥高顯為步軍帥劉益嗣之蓋探朝議
也三人欲奉命權恭政訛出大馬云汝輩把鋤不知高下國
家大事敢易承耶官奴曰若將相可了何必使我輩事遂止
明日民間聞傳車駕欲奉皇太后及妃后往歸德軍士家屬
需後目今食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凌霄
復得幾日上問之召賽不能出數人議餘人不預時方出
謂首領官曰前日巡守之議已定止為一白華都改却今

汝州就軍馬索戰去矣遂擇日祭太廟誓師以二十五日
啟行是月晦車駕至黃陵岡復有北幸之議天興二年正月
朔上就歸德解船北渡諸相奏京師及河南諸州關上幸
北恐生他變可下詔安撫之時所在父老僧道獻食及牛酒
犒軍者相屬上親為拊慰人人感泣兩日至蒲城元軍徐
其後十五日夜半說可哀就帳中呼華云上已登舟君不知
之耶華問其由說可云昨日上欲與李左丞完顏郎中先下
歸德令諸軍並北岸行至鳳池渡河今夜平章及元帥官奴
等來言元軍在蒲城與金軍接戰勢莫能支遂擁主上登舟
軍資一切委棄止令忠孝軍上船馬悉留營中計舟已行數

史錄

卷三百八

七

里矣華又問公何不從云昨日擬定首領官止令胡剗刺歷
舟餘悉隨軍用是不取是夜總帥百家領諸軍舟往鳳池元
軍竟追之兵遂潰上在歸德三月崔立以汴京降提點近侍
局老刺粘古謀之邪上不聽時粘古兄瓊為鄆州節度使其
子與粘古之子並從駕為衛士朝廷命華召鄆兵入援粘古
謀與華同之邪且拉子侄以往上地之禍命華行而粘古
之徐州華久淹于鄆後從我以州入宋宋署華為鄆州提
及范用吉送款華因歸元士大夫以華威權貴顯國不能
以義自處為貶云用吉本姓李木魯名久住初歸宋勇健
趙范將以計動其心故更姓名范用吉范怒其稱尊斥之

吉應對如故范良久方悟遂易其姓曰花為太尉鎮均州遂納款於元後家人誣以欲叛見殺論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勦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用乎從環歸宋聲名掃地猶附於金臣傳者以其事在金為多也

斜卯愛實

斜卯愛實舉進士官左司郎中天興元年正月元兵將至以次谷撤合為總帥率步騎三萬巡河渡命內族長樂監其軍行至封丘而還入自梁門樞密副使合喜笑語撤合曰吾道信矣當為我作主人蓋世俗酬謝之意也愛實言撤合既

史

卷三百八

三

三萬本欲乘元兵遠至喘息未定而擊之出京機數十里不逢一騎已畏縮不敢進設遇敵兵其肯用命乎乞斬二人以肅軍政不報蓋合喜輩以京師倚此一軍為命初不敢倡之出戰特以外議聞然故暫出以應之云衛紹紹屬二王家屬皆以兵防護且設官巡警之嚴過獄并至是衛紹宅四十年鎬屬宅二十年矣愛實言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為不墜竟與為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哀宗感其言聽自便愛實憤時相非其人歷數之曰平章白撒固權市恩聲九外百無一能示相衰不救麥不分更使之材亦不至此人為相參政兼

樞密副使赤蓋合喜鹿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有承顏蓋世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塞不致仕白撒與合喜不恤也四月殺元使唐慶和議遂絕於是再募民兵為守禦備八月括京城粟以轉運使完顏珠額等置局珠額諭民曰汝等當復實推唱果如一旦糧盡令汝妻子作軍食復能客否前御史大夫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璵總其事今各家自實其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漢刻者主之完

史

卷三百八

三

顏久仕元滯暴有寡婦實豆六斗內有蓮子約三升久住笑曰吾得之矣執以令于眾婦泣訴曰妾夫死於兵姑老無以養故羅達批以自食耳非以為軍儲也竟死杖下京師殷粟盡沒其餘於糞湖中或白於李璵璵報賊曰白之恭政其人以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蜜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愛實上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為仁政散怨氣為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自是之後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而已上聞之命出太倉粟作粥以食餓者愛實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為奉御把奴所告上不悅時近侍于預制政愛實

上章曰近侍惟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抗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擇正人今不論賢否唯以世胄及吏員爲之夫以給使令之材使之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近侍泣訴上前曰愛實以臣等爲奴隸置至尊何地邪上益怒命送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從容開釋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合周貞祐中爲元帥左監軍失援中都應死宜宗削除官爵杖之八十已而復用權尚書左丞總兵陝西雷池數日進及京兆而元軍已至合周竟不出兵遂失潼關有司論罪當斬諸皇族上章救之得免死除名至是爲奉知政事自草括粟榜文有崔無題兒

史錄

卷三百八

七

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樣史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崔兒恭政哀宗用之不悟竟致敗事

石林世勛

石林世勛登進士第官太常丞時徙河北軍戶于河南辛執議給以田世勛言荒閑之田及牧馬地其始耕墾費力當倍一歲斷不能熟若奪民素時者與之則民將失所且厥後猶兄軍戶應給未能遽減彼既南來所捐田宅爲人所有一旦北歸能無爭奪宜令軍戶分人歸守本業侍御史劉元規亦言給田不便上乃罷之遷禮部尚書天興元年哀宗將北遷世勛率朝官劉鼎等求見上安殿上問欲何言世勛曰臣等

聞陛下欲親出切謂此行不便上曰我不出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出則軍合爲一世勛曰陛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中軍護從不若不出之爲愈也上曰卿等不知我若得完顏仲德恒山公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今日將兵者官奴統馬兵三百止矣刻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不自將得乎上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勛曰陛下用小人亦有之上曰小人謂誰世勛曰移刺粘古溫敦月孫兀朮港完顏長樂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小人所以用之良久君臣涕泣而別初世勛等求見上欲救此四人及進對世勛獨言之哀宗以

史錄

卷三百八

七

世勛從行至歸德明年六月走蔡州大新蔡縣之姜寨世勛子勛爲縣令拜上於馬前授高應舉翰林文字以便養親蔡城破父子俱死高亦舉進士



完顏奴申素蘭之弟也。登進士第。天興元年春。元兵攻汴。急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諸將兵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府。惟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釋紗袍。乘馬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師父老從至城外。奉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撻之。迷不解。聞上已出。復圍汴。汴民以

史籍

卷三百九

一

上親出師。日馳捷報。且以二相持重。幸以無事。俄聞軍敗。衛州上走歸德。民大恐。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銀二兩。百姓糧盡。殍者相望。紳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食其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肆樓館皆撤以爨。及遣使迎兩宮。人情益不安。於是民間有立荆王監國以城歸順之議。而二相不知也。二年正月。召令史許安國言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今事勢如此。可集百官及僧道士庶。問保社稷活生靈之計。左司都事元好問以安國之言白。二相二相曰。此論甚佳。好問曰。白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官。民間洶洶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阿不曰。吾

人唯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以一身飽五十紅神軍。亦謂之死耶。阿不歎曰。今日吾二人何所不可。好問乃曰。聞中外人言。欲立荆王監國。以全兩宮與皇族。阿不曰。我知之矣。我知之矣。命召京城官民皆聚省中。問以事勢危急。當如之何。有父老七人。陳詞云。云。好問受其詞。白之奴申曰。亦為此事也。且問副樞。此議今幾日矣。阿不屈指曰。七日矣。中奴曰。歸德使未去。慎勿泄。或曰。是時外圍不解。如在陷罪。議者欲立荆王以城出降。是亦春秋紀季入齊之義。况元兵中已有曹王也。奴申拱立無語。阿不反覆中論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

史籍

卷三百九

一

議之。繼以弟泣。明日。西而城守。元帥崔立與其黨李木魯長哥韓鐸藥安國等為變。率甲卒二百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饑死。恬不為慮。何也。二相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此。立麾其黨殺奴甲阿不。及左司郎中納合德等。餘見崔立傳。論曰。渾源劉神云。金南渡之後。為宰執者無憂復之謀。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諉。以為食相體。每有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因事至危處。輒罷散口。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懦熟易制者。每元兵壓境。則羣臣相對泣下。或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黃閣。

中因循苟且，竟至亡國。宣宗嘗責丞相僕散七斤，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親敵以孤城弱卒，託之奴中，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蠶田單，王璧韋孝寬，必有以處此。御幸劉宗澤不至此

徒單兀典

徒單兀典，權參知政事。天興元年，朝廷聞元兵入饒風，以兀典行省閭鄉備潼關，旋傳旨入援。兀典遂與潼關總帥納合合閭、秦藍總帥完顏重喜、高平都尉苗秀、蓋冠都尉木甲某

史籍
卷三十三

振武都尉張翼及茂州劉趙二帥，軍十有一萬騎五千。蓋冠秦藍諸隘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閭鄉一帶，軍糧數十萬斛。紅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元兵近，糧皆不及載，紅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硃石食粟，元游騎至，殺掠不勝計。又遣陝州觀察副使抹撻，連也，以船八十往遼瀾關，聞鄉糧行及靈寶北河夾灘，張翼便三集壯士三百餘，保老勿立水棚。元將忽魯罕只攻之，不能克，速也。於至即降。元兵得船遂破侯三張信棚，殺戮殆盡。兀典使陝州同知探春招在城民充軍，厚擬官賞，數日無一人。宣差趙倬亦招軍，不二日得軍八百餘。兀典忌倬得衆，欲殺之，安撫使完顏素蘭力救乃止。

從前
不在此

兀典將發閭鄉，已而不行。二月乃行。有李先生諫曰：「方今元兵俱在河南，河北空虛，相公可先取衛州，出其不意。彼知我軍在北，必分兵北渡。京師得以少寬，相公入援亦易。」力兀典大怒，斬之於市。遂行。軍士各以老弱自隨。州中有關中河，中還避商賈老幼，倚力從行。婦女皆嫁士卒，亦有強娶奪者。軍行不遵洛陽路，乃由甯西南徑入大山，永雪中，茂州劉趙二帥叛去。元兵以數百騎遙躡其後。明日，張翼軍叛，山路積雪，晝日凍解，泥淖及脰。隨軍婦女棄擲，幼雅哀號，盈路。軍至鐵嶺，元兵潛召洛陽大軍，從西三縣，遇盧氏反守鐵嶺，以斷歸路。金兵知必死，欲前關已數日不食，行二百里許，困憊不支，乃散走。完顏重喜遂降。元將斬之馬前。鄭佃劫苗秀降，秀不從，殺之。士卒大潰。兀典合閭提數十騎走山間，追騎食得皆殺之。

石盞女魯歡

石盞女魯歡，興定三年，行年三歲。其父元帥府事，言鎮戎赤溝川東西四十里，地無險阻，當夏人往來之衝，比屢侵奪，兵常不利。明年春，當城鎮戎，彼必出兵來擾。乞於二三月間，徵傍郡兵，聲言防護。且令郡壁各屯兵境上，示進伐之勢，以單其肘。臣領平涼之衆，由鎮戎而入，攻其心腹。彼自救之不暇，安能及我。如此，則鎮戎可城，而彼亦不敢來犯。又所在官軍多河北

山西失業之人其家屬仰給縣官每患不足鎮戍土壤肥沃又且平衍臣裨將所統幾八千人每以遷徙不常為病若授以荒田且耕且戰可以禦備一方縣官省費而食亦足矣其餘邊郡亦宜一體措置上嘉納之遷昌武軍節度使言商洛重地西控秦陝東接河南海軍繁密宜選才幹之士攝帥職以鎮之舊來諸隘守禦之官並從帥府辟置其所辟者皆其親屬殖產營私專事漁獵及當代去又復保固此最害之甚者宜令樞府選舉以革其弊州之戍兵艱於餽運亦令屯田以免轉輸之費又言每年防秋諸隘守者不過數十人餘衆盡屯保安石門大荆洛南以爲應援中間相距遠至百里倉

史錄

卷三百九

五

猝豈能徵集宜近隘築營徙見兵居之以待緩急又南邊所設巡檢十員兵卒千人此乃平時以諂奸細者已有大軍宜悉罷去朝廷施行之正大九年以行樞密院事守歸德元將成木解率諸軍來攻初患砲少父老言北門之西一葉園中有古砲是唐張巡所埋得五千有奇上有刻字作大吉字元兵晝夜攻城駐營於南園外其地勢稍高相傳是尹子奇於此攻巡遠得睢陽時經歷龔禹錫及官屬王壁李琦傅瑜等極力守禦城得不拔方元兵圍城議夾鳳池大橋水以護城都水官言去歲河決敖游堰會以水平量之其地與城中龍興塔平果夾此口則無城矣及元兵至不得已遣兵往決之

此世錄全
如此

纔出門爲游騎所掠無一反者三月元兵攻城不能下有獻決河之策者元將從之河既決水從西北而下至城西南入故澗水道城反以水爲固求獻策者欲殺之不知所之五月圍城稍緩頗遷民出城就食十二月哀宗次黃陵岡遣奉職木甲搭失不來歸德徵魯女魯歡遣侍郎世達治中王元慶送糧千五百石是月時魯歡二年正月達蒲城東二十里六軍給糧盡因留船不聽歸命張布爲幄上遂用此舟以濟及上來歸德隨駕軍往往出城就糧時有馬用一軍近七百人授以帥職復有官奴軍四百五十人城中唯此兩軍上時召用計事而不及官奴故官奴有異心朝廷知兩人不協恐生

史錄

卷三百九

六

變二月朔令宰相錫宴省中和解之是夜用撤傅官奴遂攻用敗走被殺衆縫城奪船而去官奴驅知府女魯歡至言汝自車駕到府上供不給好醬亦不與汝罪何辭以一馬載之令軍士擁還檢其家雜醬凡二十甕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提兵入見言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得已赦其罪且某女魯歡之惡後其佗太夫人蔡求滴雪上復其官未逮嘉元底爲總帥官奴無意害元底使二卒召之道官奴有善意元底喜各以金十星與之二卒恐受金事泄殺之初河北潰軍至歸德糧餉不給朝廷命李木魯阿海行總帥府事往宿州就食軍士有不願者辭語道中朝廷使問其故或言願入

京或往陳州阿海請從其願以券給之軍心稍定既而令求詳語者得四人斬之由是諸軍洶洶二月夜劫城民武邦傑等九家一軍遂散數日有官奴之變

蒲察官奴

蒲察官奴少為元兵所虜往來河朔後以姦事繫燕城獄劫走夏津殺回紇使者得贖馬資貨自渡歸收充忠孝軍萬戶率山之敗走襄陽說宋制使以取鄧州自效制使信之與同燕飲汴城罷政復謀北歸遣移刺哥入鄧說鄧帥粘合謂欲劫南軍為北歸計官奴繼以騎卒十餘入城議事至燕城粘合欲擒之官奴馳還見制使得騎兵五百掠鄧之邊面

粘合即移刺哥

史集

卷一百七

七

小城獲牛羊數百宋人不疑官奴掩宋軍得馬三百至鄧州城下移書粘合辨理屈直雷馬於鄧而去乃縛忠孝軍提控經莊許為唐州太守城遂北行隨營慢取供給因得入汴有言其出入南北軍行數千里而不憚其智畧有可取者宰相使權副都尉提軍數百入元軍獵騎中生挾一同紇而還還黃陵八谷等處劫牛羊糧食甚眾轉正都尉以軍至黃陵是獲鎮州大將於是中外皆以為可用遂拜為元帥統馬軍天興元年從袁宗北渡上黃陵岡平章白撒率諸將殺官奴之功居多及渡河朔唯官奴一軍號令明肅秋毫無犯明年正月上至歸德知府石孟女魯歡以軍家食其糧不能給

史集

卷一百七

八

請於上令河北潰軍就糧於徐宿陳三州親衛軍亦遣出城就食上從之諭官奴曰女魯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是時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雷府中官奴始有圖用之意私通國用安謀邀上幸海州及近侍局直長阿勒根兀惹使用安烈附奏海州可就山東索傑以圖恢復且已具舟楫可通遼東上不從又請上北渡再圖恢復女魯歡沮之自是有異心肆為剽掠左丞李蹊左右司郎中張天綱近侍局副使李大節言官奴有反狀上憂之以馬軍總領乾石烈阿里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與朝臣言及則曰官奴朕從微賤中起為大帥何負而反耶卿等勿過慮阿里合習顯知官奴不可制反泄上意上懼官奴馬用相圖生變命宰執置酒和解之用撤備官奴乘隙攻之用敗走官奴亂殺軍民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官聚於毛花簾宅以兵監之驛參知政事女魯歡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遣都尉馬寶被甲持刃劫直長把奴申於上前上初握劍見寶擲劍於地曰為我言於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爾侍我實不敢迫遼巡而退凡殺朝官左丞李蹊等三百餘人軍將禁衛民庶死者三千提兵入見言赤蓋女魯歡等反臣殺之矣上不待已赦其罪以為樞密副使權參知政事時元將忒木哥駐歸德初官奴之母為元兵所得上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

故官奴密與武木解議和令阿里合往言欲劫上以降武木
解信之遂其母因定和計官奴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
飲其進來使者三十餘輩皆女直契丹人上密令官奴以金
銀牌與之因知大帥住王家寺故官奴畫所營之策忠孝軍
張都統謂官奴欲劫上北降率本軍百五十人圍官奴宅數
之曰汝欲獻主上我輩皆元人所不赦使安歸乎官奴懼乃
出其母云汝等若以吾母自北中來疑我與謀即殺之我不
恨張意解與之約曰果如參政所云今後勿復言講和北
使至即殺之官奴曰殺亦可不殺亦可奏而殺之亦可乃退
官奴聚軍北草場自言無反情今勿復相疑遂謀劫營五月

史籍

卷三百九

九

五日祭天軍中陰傳大槍戰具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
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外堤邏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門緊
扉待之慮不勝則遁入徐州四更接戰忠孝軍小却再進官
奴以小舠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攻之持火槍突入北軍
不能支大潰溺水死者三千五百餘人盡焚其柵而還拜官
奴參知政事兼左副元帥槍制以勅黃紙十六重為筒長二
尺許實以柳炭鐵滓磁末硫黃砒霜之屬以繩繫槍端軍士
各懸小鐵罐藏火臨陣燒之焰出槍前丈餘藥盡而筒不損
汴京被攻皆得其用今復用之兵既退官奴入亳州習顯
總其軍上在照碧堂日夜悲泣內局令宋乞奴與奉御吾古

孫愛實納蘭托答女奚烈完山密謀誅官奴或言官奴密令
兀惹構國用安將上禪位恢復山東事不成則獻上於宋自
願反復之罪上召官奴於毫不至再召乃還上諭以幸蔡事
官奴憤憤而出意趣巨測上遂與宋乞奴處置今裴滿抄合
召宰相議事完出伏門間官奴進見上呼參政官奴方應完
出從後刺其肋上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下走完出令托
答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難皆援甲完出請上撫慰之親呼
李泰和授以虎符使往勞軍因召范陳僧王山兒白進阿里
合進先至殺之阿里合中路覺其事悔發之晚為亂箭射死
上御雙門教忠孝軍以安反側初官奴解雕陽之圍侍從官

史籍

卷三百九

十

局久苦饑窮聞蔡州城池堅固兵衆糧廣咸勸上南幸惟官
奴嘗過蔡知其備禦不及雕陽力爭以為不可故就於東曰
敢言南遷者斬官奴死後遣烏古論蒲鮮如蔡還言城池兵
糧果不足恃上已在道無可奈何及蔡受兵始悔不用官奴
之言特詔尚書省給其母妻糧俾無失所習顯既黨官奴率
忠孝軍劫官庫金四千兩上命歸德治中溫特罕道僧帥府
經歷把奴中鞠問顯伏罪下獄官奴之殺馬用顯脫囚出殺
總領完顏長樂於官門殺道僧奴中於其家遂奔毫及官奴
誅詔點檢阿勒根阿失答即亳州斬之兀惹使用安未還伺
於中途數其罪殺之

徒軍益都

徒軍益都正大九年行省事於徐州時徐邵義勝軍總領侯進杜政張興率本軍降元兵於永州元兵守徐之張益渡益都到官才三日令移刺長壽率甲士千人拒元兵元兵掩之一軍皆覆徐州危甚益都籍州人及運糧壩兵得萬人元兵傳城燒南關而去侯進既降元以為東京行省遂請千人來襲二月庚申未明元兵坎南城而上守者皆散走城中大呼曰元兵入南門矣益都不及甲率州署夜直兵三百由黃樓而南力戰進敗走軍勢稍振奪張益渡取蕭縣破白塔戰於土山殺被俘老幼五千還徐既而杜政張興自歸益都納之

史

卷三百九

十一

興謂徐杜政還邳州益都性仁厚青州人王祐為壩兵總領將兵千七百人益都倚之雖有過亦不責以故橫恣與河間張祚義勝都統封仙乘城中空虛夜燒草場作亂時張興臥病祐起與同行益都挈妻子縋城出就東而總領劉安國張興推祐為都元帥旋詠祐及張祚大掠城中國用安行山東路尚書省事至徐張興率甲士迎之用安輕騎入執興與其黨斬之以封仙為元帥主徐州益都奔宿州節度使乾烈阿虎不納益都乃與諸將駐於城南時宿州鎮防軍有逃還者阿虎以為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高麗哥謀與徐州將士內外相應取宿州以歸楊妙真夜半開門納徐州總領王

德全劉安國殺阿虎父子請益都主帥府事益都曰吾國家為人為將帥亦久以資性疎迂不能周防遂失重鎮今大事已去方逃罪不暇豈有改易髻髮奪人城池以降外方乎即日率官吏而行至穀熟東遇元兵不屈而死徐既歸於海州仰帥元林谷某亦讓印於杜政遂送款於用安已而宿州王德全劉安國亦送款海州云

國安用

國安用本名咬兒潁州人紅襖賊李全餘黨也嘗歸元為都元帥行山東路尚書省事天興元年安用既殺張興以封仙主徐州既而宿州總帥王德全劉安國邳州總帥杜政皆歸

史

卷三百九

十一

安用元將阿木魯聞安用據徐宿邳大怒曰此五州我當攻取安用何人輒受降遣張進率兵入徐欲圍安用奪其軍安用與德全安國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與楊妙真絕還駐邳州會山東及徐宿邳主帥刑馬結盟誓歸金朝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與德全安國託從宜索僧奴自通於朝索僧奴奏安用以數州反正功甚大且其兵力強盛材畧可稱國家果欲倚用非極品重權不足以堅其許國之心朱報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索稍散去安國勸安用當赤心歸國安用亦自知反覆失計於是復金朝衣冠妙真怒其叛已悉屠安用家走益都安用選兵分將期必獲妙真自此淮海之上無

寧歲矣朝廷遣近侍局直長因世英都事高天祐持手詔至
仰以安用爲開府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帥京東山東
等路行尚書省事便宜從事封充王賜姓完顏改名用安金
印虎符且以彭王妃詔委用安招妙其用安聞使者至猶豫
未決使總領楊懋迎使者入監於州解問所以來世英對以
封建事宜頗順諸將皆不欲宣言欲殺使者明日用安乃出
見使者禮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元兵攻汴嘗於開
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元兵病死者衆十七頭項
皆在京城若從吾計出軍中興久矣朝廷乃無一人敢決者
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既而遣人取賜物遍觀之喜見類

史

宋王

主

色復與使者私議欲不以朝禮受之世英等不可乃設宴拜
授如儀遣主事常謹隨使者奉表入謝上復遣世英天祐賜
以鐵券虎符龍文衣玉魚帶弓矢封贈其父母妻及郡王宣
世襲宣聽同盟可賜者賜之使者至即用安迎受如禮始有
入授意及聞上將還蔡州遣人以蠟背言還蔡有六不可謂
歸德環城皆水卒難攻擊蔡無此險一也歸德雖乏糧儲而
魚芡可以取足蔡若受圍庫食有限二也元兵所以去歸德
者非畏我也縱吾出而驕其後舍其難而攻其易三也蔡去
宋境不百里萬一朱資元兵糧觸不可解四也歸德不保水
道東行猶可以去蔡若不守去將安之五也時方暑雨千里

泥淖聖體豐澤不便鞍馬倉卒遇敵非臣子所敢言六也陛
下必欲去歸德莫如權幸山東山東富庶甲天下臣畧有其
地東連沂海西接徐邳南扼肝楚北控淄齊若乘輿少停臣
仰賴威靈河朔之地可傳檄而定上以示宰臣宰臣言用安
反復本無匡輔志此必參議張介等謀之業已遷蔡議遂寢
初世英等過徐王德全劉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
用安郡王宣吾二人最當得者乞就留之世英乃留郡王宣世
英宣王帶各二山是與用安有隙不聽其節制十郡王者李
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奎頭王德全劉安國
也川安必欲取山東屢徵徐宿兵以勤王爲辭二帥不應用

史

宋王

主

安怒令杜政封仙率兵三千以取糧爲名襲徐宿既入城德
全覺之留杜政封仙不遣用安愈怒謂德全安國必有謀乃
執桃困帥吳某等下獄鞠問二帥道溫特罕張哥言杜政封
仙欲襲取徐州故留之用安不聽驅吳帥張哥等斬之張哥
將死大呼曰國咬兒汝無尺寸功受國家大封爵何負於汝
而殺無罪之人今雖死當與汝辨於地下上遣臧國昌以密
詔徵兵東方用安假朝命聲言入援檄劉安國爲前鋒親率
兵三千駐徐州城下招德全德全終不出殺封仙逐杜政出
城安國至宿州用安復召安國還安國不從獨與衆僧奴赴
援行及臨渙用安使人殺之遂攻徐州踰三月不能下退歸

不得交兵

史

宋王

注

趙水因世英以用安終不赴援乃還朝至宿州遇元兵不屈而死既而用安軍食不給乞糧於宋宋陽許之用安改從宋衣而私與趙使相親尋益乏糧軍民多亡去乃以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元萬戶查判將兵至連水遂降查判既渡河趙蔡州用安以詭計還連水復叛歸宋元兵困沛用安往救之敗走徐州元移兵攻徐用安投水死求得其尸剗面繫馬尾為怨家田福一軍鬪食而盡初天祐等出汴微服間行經元軍營至通許崔橋始有義軍招撫司官府去京二百里矣至陳州防禦使粘葛奴中始立州事至項城縣令朱珍立縣事有士卒千二百人至泰和縣縣令王義立縣方五月至宿

時青

時青勝陽人與叔父全俱為紅襖賊承教來降與定初青為濟州義軍萬戶全為行樞密院經歷官二年全馳驛過東平青告全將叛入宋頃之青率其眾入於宋宋人置之淮南屯

可

史

宋王

注

龜山有衆數萬四年泗州行元帥府乾石列牙吾塔遣人招之青以書來曰青竄匿淮海離親舊失鄉邑豈人情之所樂哉雖偷生他國首丘之念未嘗一日忘之如朝廷教青乞假仰州以屯老幼當襲取肝胎盡定淮南以贖往日之過牙吾塔書曰公誠能為國建功率衆來歸即吾人也仰州吾城以吾人居之亦何不可公其亟圖之生還父母之邦富貴終身傳芳後世孰與羈縻異域目以叛虜哉詔封滕陽公本處兵馬總領元帥青潛表陳謝復以仰州為請樞密院奏恐青意止欲得仰州可諭牙吾塔若青誠實來歸當授之如審其詐可使入宋境宣布往來之事亦行間之術也青既不得仰州與定五年正月夜襲泗州西城提控王祿遇害朝廷不知青襲破西城止稱宋人而已詔全督泗州兵取西城全至泗州獲紅襖賊詰問之乃知青為宋京東鈐轄襲破西城全喜殺之以滅口牙吾塔晝夜力戰青棄城指麾流矢中其目餘衆多被創樓堞摧壞城中恟懼晝夜拔衆走遂復西城元光元年全與元帥左監軍訛可伐宋由穎壽渡淮敗宋人於高塘市攻罔始縣破宋廬州將焦思獲生口言時青受宋詔與金兵相拒全匿其事五月兵還距淮二十里諸軍將渡全矯稱密詔諸軍且謂收淮麥下令人獲麥三石以給軍爾三日訛可謂全曰今淮水淺狹可以速濟時方暑雨若值暴

張宋乘其後將不得完歸矣全力拒之達阿移失不斜烈李幸不平全怒曰詎可一帥耳汝曹黨之汝曹致身至此皆吾之力吾院官也於汝無不可者衆乃不敢言是夜大雨淮水暴漲乃爲橋渡軍宋兵襲之橋壞軍遂敗全以輕舟先濟士卒皆覆沒宣宗乃下詔誅之遣官招集潰軍論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韓侂胄構難招誘隣境亡命以撓中原事竟無成而青齊淮海之郊民心搖動歲遇饑饉盜賊蠭起各爲長雄旋日皆滅害及無辜十年不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爲伐宋之衆魚爛糜沸以迄金亡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史籍

卷三百九

十七

武仙

武仙威州人嘗爲道士時人故以仙呼之貞祐三年仙率鄉兵保西山附者日衆詔權威州刺史四年右司諫木甲直敦乞封建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興定三年太原不守河北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長久之利翰林學士承旨徒單綱等謂制兵有三一曰戰二曰和三曰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從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檄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於河南陝西其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集險阻刑部侍郎與屯胡撤合等曰河北於河南有輔車之勢蒲解於陝西有襟喉之要蓋徙其民是撤其藩籬也

史籍

卷三百九

十八

宜令諸郡選才幹爲衆所推服能料衆遷徙者願之河南或晉安河中及諸險隘量給之食授以曠土盡力耕稼置僑治之官以撫循之擇其壯者教之戰陣勅晉安河中守臣撤石鼠汾霍之兵以謀恢復莫大之便也兵部尚書烏林答與等曰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官有材畧者授之急則守險無事則耕種宜檄使移刺光祖等曰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卽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昇州郡卽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中丞完顏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四年封滄州王福爲滄海公河間移刺宋家奴爲河間公真定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靖安民爲易水公遼州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燕寧爲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隣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四年以仙知真定府事同時九府財富兵強恒山最盛是歲歸於元副史天倪治真定且六年積不相能懼天倪圖已欲南走宣宗詔樞密院招之仙得牒大喜正大二年仙殺史天倪以真定來降元將笑乃解討仙仙走乘夜復入

其定笑乃解復擊之仙奔汴京五年哀宗復封爲恒山公置
府衛州七年元兵圍衛州詔平章政事合達救之徙仙兵屯
胡嶺關扼金州路八年元兵涉襄漢合達蒲阿敗績於三峯
山仙從四十餘騎走密縣趨御寨都尉烏林答胡土不納幾
爲追騎所得乃舍騎步登嵩山絕頂清涼寺謂奪封蘭若寨
招撫使崔瑄伯秀曰我豈敢入汴京一旦有急縛我獻元軍
矣遂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雷山立官府聚糧食修器
仗兵勢稍振三月汴京被圍哀宗以仙爲參知政事樞密副
使河南行省詔與鄧州行省思烈合兵入救八月至密縣東
遇元將速不剌兵仙按軍於山店報思烈曰阻澗結營待仙

史稿卷三百六

至俱進不然敗矣思烈急欲至汴不獲行至京水元兵乘之
不戰而潰仙亦令其軍散走期會雷山仙至雷山潰軍至者
益衆哀宗罷思烈爲中京留守詔仙曰思烈不知兵向使從
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以付卿日夕以待勤力一心
以圖後舉十一月遣刑部主事烏古論忽魯召仙仙不欲行
上疏陳利害請緩三月生死入援初思烈至鄧州投黃摺三
合行元帥府事及仙還雷山惡三合權盛改爲征行元帥屯
北陽三合怨仙奪其權遂歸於元迷不解署三合守裕州三
合詐以書約仙而裕州仙信之三合報元將遣兵夾擊敗仙
於柳河仙跳走聖衆寨初沈丘尉曹政承制召兵西山裕州

防禦使李天祥不用命政斬之以徇仙至謂政曰何故擅誅
吾將政曰天祥違詔逗遛不行政用便宜斬之仙怒曰今日
宣差來起軍明日宣差來起軍因此軍卒戰亡殆盡矣自今
遇其人來亦不聽且告兒郎輩山中休息又曰天祥果有罪
待我來處置汝何人輒敢殺之政曰參政柳河失利不知存
亡天祥違詔何爲不殺仙大怒叱左右奪政所佩銀牌令總
領楊全械繫之及仙敗始得釋與楊全俱降宋哀宗走歸德
遣翰林修撰魏瑤問道召仙行至裕州會仙敗於柳河瑤矯
詔招集潰軍以待仙仙疑瑤圖已三年正月仙聞兵還鋒尚
上萬瑤曰主上旦夕西望公公不宜久留於此仙怒欲殺

史稿卷三百六

瑤而止及瑤歸仙奏請誅瑤哀宗不聽仙以聖衆軍食不足
徙軍鄧州仲給於總帥移刺瑒鄧州倉庫亦乏乃分軍新野
順陽浙川就食民家遣講議官朱栗劉珪往襄陽借糧於宋
制置使史嵩之珪栗畏雷乃以情告史嵩之曰仙兵勢不復
振矣名爲借糧實欲納款待將軍一諾耳嵩之以爲實然遣
田俊持書報仙仙道大理少卿張伯直取糧於襄陽屯小江
口以待之嵩之聞張伯直至大喜謂仙遂款矣發書乃謝狀
也大怒雷伯直不遣仙自順陽入鄧州移刺瑒畏過以女女
仙仙乃還順陽鄧州糧盡環衆城降宋嵩之使孟珙率兵五
千襲仙於順陽時仙令士卒刈麥供軍未至二里許始覺仙

事帳下百餘人迎擊之，大敗其軍。琪與數百人脫走，生擒其
統制數十人，獲馬千餘。仙遂誅檠瑒、孟琪，雖敗仙懼，宋兵復
來，徙沂川之石穴，移刺瑗，本名粘合，既至襄陽，使更姓名，稱
歸正人劉介，其將校禮謁制置使，瑗大悔，疽發背死。哀宗
在蔡州，遣近侍兀顏貴仙赴難，詔曰：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
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滅亡耶？將士聞之，皆哽咽，願赴
難與國同生死。仙懼衆心有變，乃殺馬牛與將士三千人，歃
血盟誓，不負國家。衆大喜，無何仙復謂衆曰：蔡州道梗，吾兵
食少，恐不能到，且蔡不可堅守，縱到亦無益。近遣人覘視，宋
金州百姓據山爲柵，極險固，廣袤百里，積糧約三百萬石，今

州爲戍兵所殺，初置公府，仙與上黨公張開最強，後開駐兵
馬武山，遣人間道請糧三萬石，止給二千石，公府將佐得報
不敢白，開聞置酒召諸將曰：朝廷待某特厚，今日與諸君一
醉，諸將問故，曰：頃以糧竭爲請，祈二萬而得二千，是吾君相
不以武仙輩待我也。潞州失守，開居南京，哀宗走歸德，開爲
民家所殺。

郭文振

郭文振，太原人，舉進士，爲遼州刺史，深得衆心，招降太原東
山二百餘村，遷老幼於山寨，得壯士七千，分駐營柵，防護秋
穫。興定三年，與張開合兵，復取太原。四年，上疏曰：楊子雲有

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
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
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僭越名位，瓜分各競，以相侵攘。
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
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
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
陝西行省總爲節制，相去遠遼，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
畏憚，隣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
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刺行報而已。所司勢
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奸倖既行，遂至驕恣。

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殫心而爲之憂懼也乞
分遣公廉之官編訪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
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聽
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奸惡不萌矣是時
澤潞已詔張開規畫不能用文振之言但令南京兵馬使木
甲襄也行帥府於懷孟而已封文振晉陽公河東北路皆隸
焉文振奏孟州每以豪猾不逞之人攝行州事朝廷重於更
代就令主之去年伯德和攝刺史提控伯德安殺之奪其職
河東行省以陳景璠代安安內不能平因誣景璠死罪朝廷
未及按問安輒逐之耻受臣節制宜言於衆待道路稍通當
還恒山公節制今真定已不守安猶向慕不已臣徵兵諸郡
安輒詭辭不遣臣若與師是自生一敵非國家之便也聞安
有女臣爲姪孫述娶之安遂見許臣非願與安爲姻爲公家
計肩就之耳自結親以來安頗循率以從王事法不當娶而
輒娶之敢以此罪爲請宣宗善其意遣近臣慰諭之上黨公
張開以厚賞誘文振將士多亡歸之詔分遣潞果賑太原饑
民張開不與文振上奏詔遣使慰諭之元光元年林州行元
帥府惟良得罪召還文振言惟良在林州五歲政尚寬厚大
得民心今茲被召軍民遮路泣留其去未幾義尖之衆作亂
遂招撫使康鼎乞遣惟良還林州爲便不許文振復上書乞

遣前平章政事行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前
百姓使知不忘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
不報文振復奏河朔百姓引領南望臣再四請於樞府但以
會合府兵爲言公府雖號分封力實單弱且不相統攝所在
被兵朝廷不卽遣兵復河北人心將以爲舉河朔而棄之甚
非計也文振大抵欲起晉鼎爲行省定河北朝廷不能用二
年遼州不守徙其軍於孟州文振辭公府不許復徙衛州然
亦不能爲軍迄正大間寓於衛而已開不以糧賑文振軍文
振窮竄開勢愈孤以至俱敗

烏古論鎬

烏古論鎬東北路人由護衛起身天興初遷蔡思陳頴等州
便宜總帥哀宗在歸德滿蔡官奴欲上幸海州未定會鎬餽
米四百餘斛至歸德且請幸蔡上意遂決先遣直學士烏古
論蒲鮮如蔡告蔡人以臨幸之意六月徵蔡息軍馬來廷以
蔡重鎮慮有不測詔鎬勿遠迎車駕發歸德時久雨參政張
天綱等扈從徒行泥水中掇青聚爲糧足歷盡艱至亳上黃
表乞金帛餽帶以青黃旗二尊前黃繼擁後從者二三百
人馬五十餘匹而已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
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無足
言者汝輩無亡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而一日進表

之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人迹。上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是日。小妻室自息來。迺得馬二百。及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羅拜於道。見上儀衛蕭條。莫不感泣。上亦歎歎者久之。以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時元兵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爲復見太平。公私宿饑。一日俱盡。郿城土素虛。進殺其長吏。自稱招撫使。以前帥府經歷范天保爲副。至是天保來見。進麥三百石。及犂鹿脯茶蜜等物。賜進金牌。加天保官。自是進物者踵至。遣內侍殿頭宋珪與鎬妻選室女。備後宮。得數人。右丞忽剌虎諫曰。小民無知。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不可不戒。上曰。朕

史

卷一百一十五

金

以六官失散。左右無人。故令採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罷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還。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於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交譖於上。言尚食關供。上怒。召見遂疎。小妻室與石抹九住有隙。怨鎬爲九住辨曲。直厚誣鎬罪。上頗信之。鎬自知被譖。憂憤鬱抑。常稱疾在告。前奏知政事女魯歡姪大安來。以女魯歡無反狀。爲官奴所殺。白尚書省求改正。上曰。若謂女魯歡反。則無迹可尋。謂不反。朕方暴露遣人徵援兵。彼謂精銳自防。而發羸弱者。既到睢陽。彼厚自奉養。使朕臨諸將。有闕。朕爲人君。不當語此細事。但四海郡縣。孰非國家所有。坐保一城。臣子常分彼乃自負。而有弱君

上之心。非反而何。朕方駕馭人才。以濟艱難。錄功忘過。此其時也。其釐正之。群臣知上意在鎬。爲右丞仲德言之。仲德每見上。必稱鎬功業。宜令預參機務。又薦以自代。上意少解。及參政抹然兀典行省。息州鎬遂以御史大夫叅知政事。九月。元兵圍蔡。鎬守南面。城破。被執。殺之。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爲全真師。伴爲狂慧。裸體露足。綴麻爲衣。人謂之麻被先生。宣宗嘗召入宮。因出入大長主家。有穢迹。上勅有司掩捕。逃去。後從鎬官汝南。人皆知與其妻通。而鎬不知。生不自安。求出鎬爲替道字。親率僧道送入居之。車駕至蔡。生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糧。右丞仲德知其妄。請如田單假神師

史

卷一百一十五

金

退敵之意。授以真人之號。北兵信巫。必駭異之。叅政天綱以爲不可。遂止。復求入見。言有奇計。可以退敵。及見。長揖不拜。且多大言。欲出說元。將噴盡爲脫身計。耶中移刺克忠員外郎王弼以舊事爲言。上怒殺之。

張天綱

張天綱。益津人。詞賦進士。陞戶部郎中。哀宗東幸。扈從至歸德。改吏部侍郎。元帥官奴有反狀。天綱屢爲上言之。不從。官奴果變。擢叅知政事。從上還蔡。留亳州。適軍變。天綱以便宜撫定州。賴以安。招撫司知事劉昌祖請大衆伐宋。言官軍在前。饑民在後。南踐江淮。西入巴蜀。頗合上意。上命天綱面叩

其繼召與語無可取者然重違上命且恐閉塞言路奏以為尚書省委差官護衛文英觀完出近侍局直長粘合斜烈奉御陳謙權近侍局直長泰和以食不給出怨言乞往陳州就食天綱奏監之出門任所往才出及汝南岸遇元兵皆見殺時人快之軍吏石抹虎兒求見仲德自謂有奇計退敵出馬而其如獅子狀而惡制制青麻布為足尾言元兵所恃者馬而已欲制其人先制其馬如我軍進戰少却彼必來追我以馴騎百餘皆此狀仍繫大鈴於頸壯士乘之以突彼騎必驚逸我軍鼓譟繼其後此田單所以破燕也天綱曰彼眾我寡此不足恃縱使驚去安保其不復來乎徒費工物取敵人笑

史事 宋王南九

宋

耳蔡城破宋將孟瑛得天綱檻車送臨安傳禮告廟命臨安知府薛瑗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瑗大叱曳去明日奏其語宋主召問曰汝真不畏死耶曰大丈夫患死之不中節爾何畏之有因請死宋主不聽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過之天綱但書故主而已殺不知所終

完顏仲德

完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補親衛軍而讀書不輟中進士第貞祐用兵辟充軍職嘗為元兵所俘不論年盡解其語率降人萬餘來歸宣宗召見授邳州刺史增築城壁匯水

環之州乃可守哀宗即位授同簽樞密院事行院於徐州城東西北三面皆黃河而南獨平陸仲德疊石為基增城之半浚隄引水為固民賴以安正大五年詔關陝以南行元帥府事以備小關元兵入關仲德適與前帥與屯阿里不的酒更代而兵猝至遂遁還阿里不素無守禦之策為有司所劾罪當死仲德上書引咎謂北兵越關之際符印已交安得歸罪前帥臣請受戮上義之止杖阿里不以仲德知鞏昌府時陝西諸郡已殘仲德招集散亡得軍數萬依山為柵屯田積穀人多歸之一郡獨得小康號令明肅路不拾遺天興元年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陝州時元與新敗陝州殘破仲德

史事 宋王南九

宋

立山寨安撫軍民上以纘光舊徵諸將兵入援行省帥府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惟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擄果菜為食開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上東還妻子在京師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上於宋門問東幸之意知欲北渡力諫云元兵在河南而上遠徇河北萬一無功得完歸乎國之存亡在此一舉臣嘗屢奏秦鞏之間山巖澗固糧餉豐贖不若西幸依險回以居命帥臣分道出戰然後進取興元經略巴蜀此萬全策也上已與白撒議定不從然嘉其赴難拜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二年車駕至歸德行尚書省於徐州仲德至徐王德全大恐仲德處州縣不居亦無兵衛

自防日以觀書爲事而德全自疑益甚魚山總領張璠作亂殺元帥完顏胡土降元仲德議討之德全不從會嚴祿誅璠反正仲德撫慰軍民而還德全欲功出已殺曹黨四十八人四月仲德陽以關糧往邳州官出迎執德全并其子殺之餘一無所問關郡稱快官奴之變詔仲德赴行在官屬懼爲所給勸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辨其偽死亦當行尋使者至前命果詐六月官奴謀朝議還蔡仲德欲奉上下幸秦壘因贊成之及蔡領省院事無鉅細必躬親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無西遷志近侍左右久困睢陽幸仰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言西行不便未幾元兵搜路

史事

宋王王直

史

遂不果行仲德每淡居燕坐瞑目太息以爲恨上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清息之所仲德諫曰自古人君播越於外必痛自貶損然後可以克復舊物今諸郡殘破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官闕萬一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民葺治今又興土木之役以求安逸恐人心解弛不能以濟大事上遂止之八月定進馬還賞格自是西山帥臣范真娘汝作等以馬進凡得千餘匹以抹撫阿典領之遣使分詣諸道徵兵得精銳萬人以器甲不完令工部侍郎木甲咬住監督修繕不踰月告成軍威稍振扈從諸人苟一時之安遂以蔡爲可守矣魯山元帥元志領軍千

餘來援時諸帥往往擁兵自固志獨冒險數百里且戰且行

比至蔡殘喪其半升爲總帥息州忠孝軍帥蔡八兒王山兒

亦來援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以月糧不優

大謀仲德縛李德杖之六十上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

不容忍仲德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

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畏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

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實

必由中則則臣任其責軍士至於城破不取有犯九月蔡城

戒嚴上欲分軍爲三上軍月給八斗中七斗下六斗人怨不

均乃立射格而上中軍輒多受賞連中者或面賜酒人益勸

勵且陰有所增而人不知仲德之謀也十月元軍據壘放耀

兵城下旗幟蔽天焚四關而退十一月元兵以攻具停城有

司盡籍民丁防守不足括婦女壯健者假男子衣冠使運水

石自受圍仲德營盡棄備米膏一至其家拊存軍士得其權

心將校有戰亡者親自賻祭哭之盡哀西城破城中前期築

柵浚濠爲備元兵乃於城上立柵相去百餘步仲德摘三面

精銳日夜戰禦終不能入三年正月庚子朔元兵正旦會飲

鼓吹相接城中微窘愁嘆而已圍城以來戰殺者四帥三都

尉其餘總帥以下不可勝紀至是盡出禁近至於舍人牌印

不須
有生
死之
分何
止若
不之
別

省部操屬亦皆供役。庚申元兵鑿西城為五門，整軍以入。仲德督軍鏖戰至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已酉元兵果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統諸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戰？」為吾不能死於敵人之手，當赴汝水從吾君矣。諸軍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獨不能耶？」於是悉取亭木舂焚室，兀林答胡士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乾石烈相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狀貌不踰常人，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隱諱之。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喜賓客，好薦拔人材，其章軍務實明，信士卒樂為用。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至危急死之際，無一人異志者。南渡後，相文武忠亮始終無取仲德一人而已。仲德妻崔立之變，自殺。容服携妾及二子自汴走蔡，蔡被問丁男皆棄，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國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於城下。城中婦女爭出從之，城破，白晝論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環護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為而為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外戚

徒單恭，本名斜也，為太原尹，性貪鄙，自稱嘗見佛，使工給其像，當以金鑄之，遂賦屬縣金而未嘗鑄，佛畫入其家以贖免。海陵篡立后，徒單氏斜也之女封王，拜平章政事。海陵獵於胡刺渾水，斜也編列圍場，凡平日不相能者，輒杖之。海陵謂宰相曰：「聞軍國大事，凡斜也所言，卿等一無取，豈千慮無一得乎？」他宰相不對，溫都思忠舉數事曰：「某事本當如此，斜也輒以為如彼，皆妄生異議，不達事宜。」臣建事康宗，累朝宰相未有如斜也專恣者。海陵默然，斜也於都察杖令史馮仲尹御史臺劾之。海陵杖之二十，斜也兄定哥尚太祖長女兀魯定哥死，無子，以弟之子查剌為後，斜也謀取其家財，強納兀魯為室而不相能。兀魯嘗怒斜也，斜也妻忽撻與兀魯不叶，謂兀魯於徒單后曰：「兀魯怨上殺其兄，宗敏有怨望語，海陵使蕭裕鞠之，忽撻幸於徒單后，左驗皆不敢言，遂殺兀魯。」斜也因盡奪查剌家財。海陵以兀魯有怨望語，斜也不奏杖之，免所居官，復為司徒，領三省事，建太師，封梁王，國王卒。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王維翰，利州人，中進士，僕散揆伐宋，維翰為行省左右司郎中。泰和八年，宋人受盟，上問宋人請和復能背盟否，維翰曰：「宋主怠於政事，南軍饑弱，兩淮兵後千里，蕭條其臣，懲韓侂胄，蘇師旦無復敢執其咎者，不足憂也。唯北方當勞聖慮耳。」

拜參知政事貞祐初爲定海軍節度使至鎮無兵備鄰郡皆望風奔潰維翰謂吏民曰孤城不可守此州阻山浮海常有生地無俱爲魚肉也乃縱百姓避難維翰率吏民願從者奔東北山結營堡自守力窮被執不肯降妻姚氏亦不屈與維翰俱死

從坦宗至子貞祐二年安撫山西軍民應援中都上書曰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膏被兵重以連歲不登人多艱食惟恃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稅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今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畫鹽池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

史事 卷一百一十九

兵可以強矣又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洛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爲一提控四都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銀鐵若以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備力爲食可以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逐食復還濟其不能移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焚莫大焉又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壯馬群牧不三二年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又曰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倍祿廩不給饑寒且至若賞給俸粟之半少足養廉庶可責其効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贖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貶逐目

之彼若以爲信然誰不解體書奏惟許放大陽等渡資撫司量民力給河北官俸目河北爲貶所者有禁而已四年行樞密院於河南府上書曰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勵也上庶且充行伍况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爲士卒先少寬聖主之憂與定元年行元帥府事二年從田奏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河南之藩籬也乞併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爲營爲平陽聲援惟祈聖降以救倒懸之急是月元兵至平陽提控郭用戰於城北被執不屈而死城破從坦

史事 卷一百一十九

自殺 納合蒲刺都大名路猛安人舉進士爲平西軍節度使上言古者一人從軍七家奉之與十萬之師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今籍諸道民爲兵者十之七八奉之者纔二三民安得不困夫兵貴精不在衆寡擇勇敢謀畧者爲兵脆懦之徒使歸農畝是亦紿民之一端也又言陝西弓箭手不習騎射可選善騎代之延安屯兵甚衆分徙萬人駐平涼關中元帥很多除京兆重鎮其餘皆可罷置縣以北黃河南岸及金鉤甲橋虎牢關號州等處凡斜徑僻路俱當置兵防守議竟不行改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力戰而死

徒單航父九駙馬授都元帥不允人望航力勸其父辭職航為吏部侍郎至寧元年胡沙虎弑逆航為安州刺史會元兵大至航謂其民曰城守雖嚴萬一攻破汝輩無子遺矣我家兩世駙馬受國厚恩決不可降汝輩計將安出民曰太守不恤我輩何忍降願以死守航乃盡出家財以犒軍民竭力禦禦又五日城危航度不可支謂其妻孥曰今事急矣惟有死耳乃先縊其妻子謂其僕曰我死即撤屋焚之遂自縊死城破人猶力戰曰太守既死我輩何以生為

完顏陳和尚豐州人父乞哥同知階州軍事戰沒於嘉陵江貞祐中陳和尚年二十餘為元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

史籍 卷三百九

臺

時陳和尚母兩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尚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之至豐與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元兵追之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授都統陳和尚補護衛陳和尚天資高明雅好文史人以秀才目之及斜烈行壽州元帥府事奏陳和尚自隨帥府經歷太原王渥授以孝經小學論語春秋左氏傳略通其義軍中無小則意下作牛毛細字如寒士其親世味漠然也斜烈轉安平都尉鎮商州一日搜伏於大竹林中得歐陽修子孫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正大二年斜烈屯方城有疾

軍中李太和與鎮防軍葛宜翁相殿訴於陳和尚宜翁事不直宜翁之宜翁素凶悍恥受杖憤死囑其妻必報陳和尚妻訟陳和尚以私憤侵官故殺其夫積薪龍津橋約不得報則自焚以謝其夫議者常以大辟奏上久不決陳和尚聚書獄中讀之凡十有八月明年斜烈病愈詔提兵而西入朝哀宗見其瘦甚慰之曰卿寧以方城獄未決耶卿但行吾今赦之矣臺諫爭之不獲赦未幾斜烈卒上始馳赦陳和尚曰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國家得汝力始不以我為妄赦矣陳和尚且泣且拜悲動左右不能出一言

史籍 卷三百九

臺

為謝諭年特忠孝軍提控五年元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沐浴易衣若將就木者探甲上馬不反顧以四百騎破八千衆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授定遠大將軍平涼府判官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蒼潭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皆從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所過州邑秋毫無犯每戰則先登陷陣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谷之勝自刑徒囚還為禦侮中郎將剛樞移刺蒲阿無持重之累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中莫敢諫陳和尚私謂同列曰副樞以大將軍為剿掠之事今日得生

德義
齊生
茂矣

卷一百九

七

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千士卒喘死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
所積一旦必為是人破壞盡矣或以告蕭阿一日置酒會諸
將飲酒行至陳和尚蒲阿曰汝會短長我謂國家兵力當由
我盡壞誠有否陳和尚飲畢徐曰有蒲阿漫為好語云有過
當面論無後言也九年元軍大破金兵於三峯山條果走鈞
州城破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稍定乃由自言曰我全國大
將欲見自軍兵士夾之諸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
領陳和尚也大昌厚之勝者我也蒲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
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誰知我不負國家今日明白而
死死將欲降之不屈斫足脛割耳鼻與血呼罵至死不絕大

將義之辭以馬禮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
四十一贈鎮南軍節度使塔保褒忠廟左監軍楊沃衍亦走
鈞州其部曲劉勝降元請於大帥願入鈞招沃衍元帥令勝
入見沃衍道意沃衍拔劍斫之望汴京拜哭曰無以報朝廷
惟有死耳遂自縊部曲舉火焚之從死者十餘人城遂陷
陀滿胡土門策論進士貞祐四年知河中府事興定二年為
絳陽軍節度使行元帥府事兼知晉安府河東南路兵馬都
總管修城池繕甲兵積芻糧以備戰守民不悅行省晉維
以書曰元帥始鎮河中恩愛在民移旆晉安遠近忻仰去歲
兵入平陽不守河東係完者惟絳而已公坐籌制勝威德素

事已不
可失矣

卷一百九

七

著故不動聲氣以至無虞也邇來傳聞治政太剛料彼太
鼎切憂之古人有言御下不寬則人多懼用人有疑則士
不盡心况敵兵在邇鄉境已虛小人易動誠不可不慮也頃
公以謙虛待下忠孝結人明賞罰平賦稅上以分聖主宵旰
之憂下以為河東長城之託胡土門得書上言臣本項材猥
庸重寄方將治陞陞積芻糧為捍禦之計而小民難與慮始
以臣政令頗嚴遂有怨言以貽行者之憂自開訓諭措身無
所內自校悔外加寬撫庶幾小慰眾心而近以朝命分軍赴
河則又謠言帥臣不益兵保守而反助河南將棄我也人心
如此恐一旦遂生他變向者李章在平陽人不安之而輩
恐不言以至於敗臣實拙樸無以服人敢以曩書上聞惟朝
廷圖之朝廷遣吏部尚書完顏閣山代之或曰胡土門欲以
計去晉安乃大興役悉為殺戮務失民心故庸言及之未幾
晉安失守死者幾百萬人遂失河東正大三年為臨洮府總
管四年城破被執誘之降不應使之脫不從以刀亂斬其膝
脛終不為屈遂殺之贈中京留守立像褒忠廟崔立之變衣
冠家婦女多為所汙胡土門妻烏古論氏謂家人曰吾夫不
辱朝廷我敢辱吾夫乎遂自縊一婢從死
愛中號鎮防禦軍總領有罪當死樞帥有知其名者奏愛中
將帥材忠實可倚宣宗命赦之以為德順節度使正大四年

元兵西來，振以德順為坐夏之所，人甚危之。愛申、鳳翔馬肩龍可與謀事，乃遣將招之。肩龍後行，鳳翔縣管軍進嘉南，繼以元兵方至，鳳翔可守，德順決不可恃。勸勿往。肩龍曰：愛申平生未嘗相識，遺書招我，可為知己。我亦知德順不可守，然以知己故，不得不為之死耳。乃舉行，家付族父明為死別，冒險而去。既至，不數日受圍，城中惟有義兵八九千人。元兵舉天下之勢攻之，愛申與肩龍苦守二十晝夜，城破。肩龍字舜卿，宛平人，在太學有聲。宣宗初，有誣告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肩龍上書言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請為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之虎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救從坦，授肩龍東平錄事，委行省試驗宰相侯準與語不契，兩數日罷歸。將渡河，與排岸官紛競，搜策中得馬軍糧料名數及利害數事，疑其為奸人，繫歸德獄，根勘適從坦至，救出之。至是與愛申同死於難。

馬慶祥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拜鳳翔路兵馬都總管判官。元光元年，元將昉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徹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慶祥命畫工肖其貌付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為此？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先鋒於泔水，戰不利，且行且戰，將及城，元兵邀其歸路，度不能脫，令其騎曰：

史

宋王

七

吾屬荷國厚恩，竭力効死，乃其職也。諸騎曰：諾。人殊死戰，良久矢盡，不屈而死。年四十六。元將郭仲元、龔之鳳、郭普門寺之東，贈恒州刺史，諡忠愍。胥謙及其子嗣亨亦不屈死。

商衡，曹州人，拜監察御史，內族慶山奴與李全戰敗，朝廷置而不問。衡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降山奴為定國軍節度使，衡除秦藍總帥府經歷官。天興元年，關陝行省徒單兀典等敗於鐵嶺，衡未知諸帥存歿，招集遺軍以須其至，遂為元兵所得，監至長水縣，誘之使招洛陽。衡曰：我洛陽識何人為汝招之？耶兵欲釋其巾，衡瞋目大呼曰：汝欲脅從我耶？終不肯降。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亡兵失利，臣之罪責亦無所逃，但以一死報國耳。遂引佩刀自剄。年四十六。正大初，河間許古詣闕言，入座，率非其才。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無以致中興。章奏詔古赴都堂問孰可相者，古以衡對，則衡之材可知矣。

本甲脫魯灰，上京人，世襲宋阿答阿猛安。宣宗遷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從上幸，特授御前步軍都總領，行蔡息路。元帥府事宋人有因畜牧越境，邏卒擒之，法當械送朝廷。脫魯灰曰：國家自遷都以來，疆土日蹙，民力彫耗，幸邊境無事，人稍得息。若戮此曹，則邊界復生兵連禍結矣。不如釋之，以絕兵端。宣宗即位，授蔡州管內觀察使。時元兵入陝西，脫魯灰上

史

宋王

七

此亦宋史
常同部

史事 卷三十九

聖

章曰宋人與我爲讐敵頃以力屈自保非其本心今陝西被兵河南出師轉戰連年兵死於陣民疲於役國力竭矣奔河一帶南接肝楚紅襖賊李全巢穴也萬一宋人謀知與全乘虛而入腹背受敵非計之得者也宜勅許泗帥臣謹斥候嚴烽延常若敵至兵法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二年秋傳言宋人將入侵農司令民先期刈禾脫魯灰曰民所恃以仰事俯育及供億國家者秋成而已使秋無所獲國何以仰民何以給遣軍巡邏聽民待熟而刈宋人卒不入寇謀又報兗州汪太尉將發兵來取真陽議者請簡丁男以備脫魯灰曰汪太尉惟怯人耳寧敢爲此必奸人聲言來寇欲使

吾民廢業已而果然七年元兵圍藍關至入渡倉而退舉朝入賀脫魯灰曰潼關險隘兵精足用然商洛以南瀕於宋境大山重複宋人不知守國家亦不能逾宋境屯戍元兵若由散關入興元下金房繞出襄漢北入鄧鄭則大事去矣宜與宋人釋怨論以輔車之勢唇亡齒寒彼必見從據險要以備患不然必敗九年從行省參政徒單吾典將潼關兵入援至南山遇雪元兵邀擊之士卒饑凍不能戰而潰脫魯灰被執拔佩刀自殺

楊達夫三原人第進士主鄧縣簿因家焉有詔徙民東入關達夫與衆避兵於韶州之橫嶺爲游騎所執將戮衣害之達

史事 卷三十九

聖

夫挺然直立馬首大言曰我金國臣子既爲汝所執不過一死忍裸袒以獻天日耶遂見殺兩山潛伏之民竊觀之相告曰若此好官異日當祠之作我橫嶺之神

馮延登吉州人登詞賦進士第正大八年以國子祭酒奉國書見元主於就縣元主問汝識鳳翔帥否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傲事者也元主曰能招之使降即賞汝死不則殺汝曰臣奉書請知招降豈使職乎招降一家死不招一身死不若見殺之爲愈也喻之再三終不回又明日元主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理汝受汝命猶汝命也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撫慰久之權刑部尚書明年元兵圍汴倉猝逃難爲騎兵所得欲擁之北行延登躍城旁井中死年五十八

烏古孫仲端策論進士官禮部侍郎與翰林待制安延珍奉使請和於元見太師木華黎延珍留止仲端獨往並大夏涉流沙踰葱嶺至西城進見元太祖致其使事自與定四年七月起行明年十二月還朝正大五年知開封府事言太后奉佛亡家敗國之謬上怒貶同州節度使哀宗將還歸德留守汴京及元兵圍汴日久食盡諸將不相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談太學同舍事因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出此語仲端因

寫一詩示之大槩謂人生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
草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
有一死耳書畢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思忠
去仲端自縊其妻亦死明日遂有崔立之變

蒲察琦字仁卿陽信謀克哀宗還歸德崔立變後令改易巾
履琦謂元好問曰今日易巾髮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襲
世爵安忍作此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死耳付公一言亦刺
矣因涕泣而別琦至其家母完顏氏方晝寢驚而寤琦問何
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晚告曰梁上人鬼也
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勸曰君不念老母歟

史紀 卷一百九 母止之曰兒所處是矣勿勸之遂自縊時年四十

蔡八兒為忠孝軍元帥天興二年自息州入援元將奔盩
數百騎駐城東令人大呼招降哀宗登城遣八兒率銳兵
百餘潛出暗門渡汝水左右交射之自是兵不復渡城築長
壘為久困計哀宗度蔡城不守傳位承麟蔡臣人皆入見不
拜謂所親曰事至於此有死而已安能更事一君乎遂力戰
而死

阿臘樊喬皆河中人為砲軍萬戶鳳翔破為元兵所得元兵
攻汴司炮如故二人給主者曰砲利於短不利於長信之遂
殺其木數尺縷十餘據山是機難起伏所擊無力二人皆相

家走城元兵圍城同日戰死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
於哀宗曰近來立功効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
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上默然

完顏絳山哀宗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蔡城破哀宗傳位承
麟絳山於幽蘭軒然檢內族斜烈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
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
元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獨絳山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
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汝皆散走而獨留何也曰
吾君終於此吾候火滅敗退其骨耳兵笑曰若任若耶汝命
且不休能離汝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

史紀 卷一百九 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耶吾瘞吾君之後雖

寸斬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盩奔盩曰此奇男子也許之絳
山掘其餘燼裂以蔽衾瘞於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
死軍士持之彼不知所終

畢資倫緝山人以備雇從軍為防城千戶元兵至緝山高興
棄城遁資倫收民兵轉戰有功擢都統軍僕射阿海南征軍
大梅林關不得過問諸將誰能取此關者資倫出應命問須
軍士幾何曰止用所統足矣進明出宋軍不意引兵薄之遂
取梅林關阿海南行留提控王祿守關為宋兵所奪據其歸
途阿海問誰能取梅林者以帥職賞之資倫復出應命以本

軍再奪梅林阿海破斬黃面還論功資倫第一統本軍屯
州與定五年正月提控王祿湯餅會軍中宴飲宋龜山統制
時青乘隙策破泗州資倫重南城求死爲宋軍所執時青說
之降資倫大罵曰我出身寒賤結柳器爲生今職居三品不
幸失國家城池一死尚不能贖肯從汝反賊求生耶青知無
降意下貽貽獄宋人以資倫忠義欲活之鈐以鐵繩囚於鎮
江土獄畧給衣食脅誘百方時一引出問云汝降否資倫或
罵或不語如是十四年及貽貽將士降宋宋使總帥納合買
住等北望哭拜謂之辭故主驅資倫在旁觀之資倫見買住
罵口納合買住國家未嘗負汝何故不死乃作如此背鼻耶
史

州甚急元帥赤蓋合喜以蝦蟇總領軍事從巡城濠外一人
坐胡床以箭力不及氣貌若蔑視城守者合喜指似蝦蟇云
汝能射此人否蝦蟇曰可蝦蟇平時發矢伺賊下甲不掩處
射之無不中卽持弓矢伺坐者舉州一發而斃與州元帥
田瑞攻會州蝦蟇率騎兵五百皆被藉納蔽州之南山而下
夏人猝望之以爲神城上有舉手於懸風版者蝦蟇射之手
與版俱貫州人震恐出降會州爲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
焉田瑞據華州叛詔陝西兩行省擊之蝦蟇率衆先登瑞開
門突出爲軍士所殺斬首五千餘級行蘭會洮河元帥府事
蝦蟇進西馬二匹詔曰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
就以賜卿仍賜金銀一玉兔鵲一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
孤城不能保擬遷華昌以粘葛完展爲華昌行省三年完展
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人稱使者至自
蔡有旨宣諭緩德州帥汪世顯知蔡因問城完展制已欲發
給詔事因以兵困之懼蝦蟇威望乃遣使約蝦蟇併力破登
昌蝦蟇曰粘葛公奉詔爲行省今主上受困於蔡提遷華昌
國家危急之際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協衆奉迎乃
欲攻粘葛公廢遷幸之地上下何所歸乎汝帥欲背國家何
及於我世顯攻華昌破之殺完展送款於元復遣使者二十
餘輩喻蝦蟇以禍福不從甲午年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

獨蝦蟇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元兵併力攻之蝦蟇度不
 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為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
 食戰士自焚廬舍積聚曰無以資敵日與元兵血戰死傷者
 衆乃命積薪於州屏呼集家人及將校妻女閉諸一室將焚
 之蝦蟇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車請將士於火前
 持滿以待城破兵入鏖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
 火中蝦蟇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
 矢盡投弓劍於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死時年四十五
 上人爲之立祠完展策論進士爲行省以臘九爲詔朔天興
 二年九月集大軍與上會於魯魯關出宋不意取興元不果

史記

卷三百十

史記

史記卷三百十

金史十五

列傳

文藝

韓助燕京人中進士第知制誥充高麗國信使高麗奉表稱
 藩而不肯進誓表累使要約皆不得要領遣助至高麗移督
 高麗微國中讀書知古今者商權辭旨凡涉旬乃置對謂助
 曰小國事遠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上國當
 與事遠宋同禮而誓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用誓表助
 曰貴國必欲用古禮舜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今天子方事巡狩
 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無以對乃曰徐讓之助曰誓表
 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麗乃進誓表還禮部尚書時朝廷方
 議禮制度助在禮部兼太常甚久拜參知政事封鄆國公致
 仕加開府儀同三司卒助性仁厚有家奴誣告助以馬資送
 叛人出境考之無狀有司以奴還助助待之如初曰奴誣主
 人以罪求爲良耳何足怪哉人稱其長者以韓氏待之
 胡礪武安人大軍下河北礪爲軍士所掠至燕亡匿香山寺
 與傭保雜處韓助見而異之使賦詩採華立成思致滑脫助
 喜甚因館之門下舉進士第一授右拾遺爲河北西路轉運

史記

卷三百十

史記

部勾判官行臺平章政事高頴之汴道真定燕於漕司，頴欲就坐，頴賁之，頴曰：「公在政府，則禮絕百僚，今日之會，自有賓主。」禮頴曰：「汝他日爲省吏，當何如？」頴曰：「當官而行，亦無所辭。」頴謝之。同知漢州軍州事州置弓手，徵民錢爲頴直，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爲名，所至擾民，頴悉罷去。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殺通守，或請爲備。」頴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爲？」令公署撤關，竟無事。遷禮部郎中，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頴獨不跪。海陵問故，曰：「朝服而跪，見君父禮也。海陵重之。」天德初，遷刑部尚書卒。

王競彬，德人，轉河內令，歲饑，盜起，競設方畧以購賊，盡得之。

沁水泛溢，歲發民築隄，豪民猾吏因緣爲奸，競賈實之，減費幾半。縣民爲之諺曰：「西山至河岸，縣官兩人半。」韓希甫與競相繼治縣，皆有幹能，正平令張元亦有治績，而差不及云。爲禮部尚書卒。競博學能文，善草隸書，王大字，兩都宮殿勝題，皆競所書云。

鄭子聃，大定府人。天德二年，丘行爲太子左衛率府率，廷試日，海陵以子聃程文示丘，行對曰：「可入甲乙及拆卷果中第一甲第三人。」爲書畫直，長子聃以才望自負，常憚不得爲第一。人正隆二年，會試畢，海陵以第一人程文問子聃，子聃少之。海陵問作賦何如，對曰：「甚易，因自矜，謂他人莫已若也。海

陵不悅，使于聃與翰林修撰張翥、楊伯仁、宣徽判官張汝霖、應奉翰林文字李希顏同進士雜試。海陵臨軒觀試，復御便殿，親覽試卷，中第者七十三人。于聃果第一，海陵奇之，進官三階，除翰林修撰，改侍御史。京畿旱，詔于聃夾囚，遂對兩人，以此頗真。卿改吏部侍郎卒。子聃英俊，有真氣，其爲文亦然。竟懷英，馮翊人，中進士，第爲應奉翰林文字。世宗曰：「近日制詔，惟懷英最善。」移刺履曰：「進士擢第後，止習吏事，更不讀書。」近日始知爲學矣。上曰：「今時進士甚減，裂唐書中事，亦多不知。」遷翰林學士，有事於南郊，攝中書侍郎，讀祝冊上，曰：「讀冊至朕名，聲微下，雖曰尊君，然在郊廟，禮非所宜，當平讀之。」致仕卒。謚文獻。懷英小篆，李陽冰以來鮮有及者。

周昂，真定人，擢第，權行六部員外郎。其甥王若虛嘗學於昂，昂教之曰：「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又云：「文章以意爲主，以言語爲役，主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今人往往矜其所役，至賦尾難制，甚者反役其主，雖極辭語之工，而豈文之正哉？」昂孝友，學術醇正，文筆高雅，諸儒皆師尊之。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走上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子嗣明同死於難。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生未期，視書識十七字，登進士第，章

宗謂平章張汝霖曰王庭筠文藝佳然語句不從其入材高亦不難改也召試館職中選上語及學士歎其乏材參政守貞曰王庭筠其人也三年為應奉翰林文字命與秘書郎張汝方品第書法分入品者為五百五十卷五年制宰執曰應奉王庭筠朕欲以諸語委之其才亦豈易得近覺懷英作長白山冊文殊不工聞文士多詣庭筠者文且不論當以行止為先大抵讀書人多口煩或分朋黨者東漢之士與宦官分黨同無足惟如唐牛僧孺李德裕宋司馬光王安石均為儒者而互相排毀何耶遷翰林修撰泰和元年起從秋山應制賦詩三十餘首上甚嘉之明年卒年四十七上素知其貧詔

有司賻錢八十萬求生平詩文藏之秘閣以御製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學士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僅觀秀傑善談笑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接既見和氣溢於眉間居數日將如恐不及小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貧之不恨也其所薦引皆一時名士為文能道所欲言者年詩律凌厲七言長篇尤工險韻詩法學米元章兼善山水墨竹云

王若虛桑城人擢經義進士為翰林直學士哀宗走歸德是立之髮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若虛為文時奕輩恃勢作威人或少忤立見屠滅若虛謂左右司馬

不示更何
以果文奇
記厥矣

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碑不從則死我自必死然姑以理論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曰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可信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赴省好問喻以立碑事曰眾議屬二君且已白卿王矣其無讓祁麻革固辭而促迫不已祁為草以付好問好問意未報乃自為之止直叙其事而已既成以示若虛會兵入城不果立金亡後服歸鎮陽與渾源劉祁東游泰山至黃觀峰思慕善學謂同游曰汨沒塵土中一生不意

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也願卑矣乃令子忠歸蓮子恕前行因垂足坐大石上良久瞑目而逝年七十

麻九疇字知幾易州人三歲繼母七歲能草書作大字有及數尺者一時目為神童章宗召見問汝入官殿中亦懼怯否對曰君臣父子也子寧懼父乎章宗大奇之適五經與定未試開封府再試南省皆第一廷試以誤題因罷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等俱中第上以其年幼能而問之乃知其師九疇平章政事侯璩薦之特賜進士第以病告歸授應奉翰林文字九疇性野逸高舉自便與人交一語不相入遲去不返顧自度終不能與世合復謝病去居鄆城元破河

南為兵士所得，至廣平病死，年五十九。明昌以來，稱神童者五人，太原常添壽四歲，能作詩，劉滋劉微張漢臣後皆無稱，獨知幾能自樹立，士大夫以微君目之，而不名。

李汾，太原人，跌宕不羈，性褻，觸之輒怒，以是為人所惡。官御史，時元光間，以薦為史館書寫，書寫少，小史凡編修官得日錄纂述既定，以葉授書寫，書寫錄本呈翰表，汾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為學士，雷淵李欽能皆在院，用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為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遂罷之。時論多不直。

史記

雷李明年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鄆間。恒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仙有異謀，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追獲鎖之，絕食而死，年未四十。

元好問，字裕之，太原人，七歲能詩，淹貫經傳，百家不事舉業，嘗下太行渡大河，為其山琴臺等詩，趙秉文見之，以為近代無此作也。中進士第，歷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好問以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寶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撰述，求得其本，携亭於家，著述其上，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佳行采摭所聞，記錄至百餘萬言，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孝弟

孝弟者，人之至行也。為子而孝，為弟而弟，人之恒性也。有子者，欲其孝；有弟者，欲其弟。人之恒情也。以人之恒情，責人之恒性，然不副所欲者多矣。有竭力於是者，豈非難乎？天生五穀，以養人；五穀之恒性也。服田力穡，以望有秋，農夫之恒情也。然以唐虞之世，黎民不免阻饑，以是知順成之不可必，猶序友之不易能也。是故有年以瑞應，書於聖人之經。序友以行傳於歷代之史。序友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金之序友，以故於史冊者，僅六人焉。序友傳曰：溫迪罕幹魯補曰：王震皆刲股療親，口陳顏請代父死，曰劉瑜贊其子以給喪事，曰孟興事親孝謹，喪葬盡禮，曰劉政母喪，明以舌視目，逾旬母能視物云。

隱逸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宋蘇軾過真定，承亮以文謁之，大見稱賞，幹離不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於安國寺。承亮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竟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極口詆毀，承亮詣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失，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侍中為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為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死，餘皆無顯者。劉侍中多承亮之誼，薦知棄城縣，漫應之，即

葉去年七十卒。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

趙贊，廬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

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

所題詩，誦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

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聖明在上，可容巢由

爲外臣，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字進之，朔州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泰和間，宰相

薦其才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天道，天下當大亂，亂而

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所理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時

風俗侈靡，紀綱大壞。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以伊洛

史

卷三十一

人

之學教人。從學者甚衆。正大間，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

相賀。時昇曰：元兵多在秦鞏間，若出襲漢，入宛葉，鐵騎長驅，

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生虜怨勢也。頃之，元兵果自

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於潁山，汴京不守。正大

末卒。

郝天挺，字晉卿，陵川人。早哀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應試。元

好問嘗從學進士葉天挺曰：今人之學，以連售爲功。六經百

家，分疎糾綴，或篇章句讀不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讀

書不爲時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達人能之。今之仕宦，多以金

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

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舉子，業無乃戾乎？天

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落魄困窮，終不一

至家富之門。卒年五十。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子純孝，字方叔，有許

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以爲

方叔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

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卿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

時政未必皆善，御史一行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

日恐受其禍，其畏慎皆此類也。

宋可字子之，武陽人。其姑適大族葉氏，貞祐之難，夫及子皆

史

卷三十一

九

死於兵。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葉氏疎

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置酒會鄉鄰，謂姑曰：姑往時遺可

以金，可以棄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棄氏物，非姑物

也。可何名取此？因昇金歸之。元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

質其子使人招之，曰：不從我，汝子死矣。親舊勸之往，可謝曰：

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

守者亡之？竟不往。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性野逸，不修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屨，

足脰赤露，坦然於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

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

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是欲潔其身而伏於厠也，是難與他人道。子宜休之，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饑寒流離，往往見之於詩。正大末，發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山終不是唐臣。蓋自謂也。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人。嘗隸軍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郾城之間，軀幹雄偉，狀貌奇古，落魄嗜酒，每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口微在傍，蛆蟲狼藉，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百言，或詩或文，放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亦時避之，詩以百分爲率，可曉者才

史記

卷一百一

十

二三耳，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世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語亂之。壬辰兵亂，爲順天將領所得，知其名，私議欲草之北歸，館於州之瑞雲觀，予可明日見將領曰：我不能住君家，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有見於淮上者。

循吏

張爽，高平人，仕齊爲歸德府通判，齊國廢，齊兵在郡者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火相應，爽知之，選市人丁壯授以兵，結陣扼要，巷開小南門以示生路，亂不得作，比明亡匿，略盡，擒首惡誅之。後五日，都統元顏魯補以軍至歸德，欲根株餘黨。

爽以國門保郡人無他，遂止。除同知太原尹，晉寧軍報夏人侵界，謂爽往征之，爽至境上，按籍各歸所侵土，還奏曰：折氏世守赫府，以抗夏人，本朝有其地，遂以與夏，夏人夷折氏墳，斃而戮其屍，折氏怨人骨髓而不得報也。今復令守晉寧，故激怒夏人，使爲鼠侵，而條上其罪，欲開邊釁以雪私讎耳，獨可徙折氏他郡，則夏人自安。朝廷從之，遂移折氏守青州爲戶部尚書卒。

孫德潤，中州人，弟進士，進涉河令，有益秋桑者，上遂捕之，益以又自刎其足，而曰：秋桑何益，何不採汝何得利？其語之縣德潤曰：若遂捕而傷，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蓋引服大定

史記

卷一百一

十

初，遷昭義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有弄於前者，皆沙河舊民也。審慶之，山是得脫，拜工部尚書致仕卒。

蒲察鄭，東京人，弟進士，遷順義軍節度使，西京人李安兄弟爭財，按察司移鄭，鄭平理，月餘不問，會釋奠孔子廟，鄭引安兄弟與諸生叙齒，列坐會酒，陳說古之友悌事，安兄弟感悟，謝曰：節使父母也，吾不復爭，遂相讓而歸。改利涉軍節度使，詔括馬，鄭使百姓飼養，以須御史劾之，既而伐宋，諸路括馬皆爽，惟隆州馬肥，乃釋之。改東京，鄭守致仕卒。張穀，許州人，弟進士，調同州觀察判官，時出兵備邊，州徵餉十萬，令以鴨鴈羽爲之，其價翔躍，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

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數日州距京師二千里勢不能待萬一有責下官身任其咎尚書省竟如所請遷河東南路轉運使卒穀性孝友任子悉先諸弟俸入所得亦委其弟掌之未嘗問有無云

趙重福豐州人同知陳州防禦事開宋謀人蘇泉入河南重福述之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舟且渡今從者大呼泉姓名舟中有惶惶失措者執之果泉也改浚州鹽副使歲饑民煮肉為鹽賣以給食鹽官往往杖殺之重福曰寧使謀賊不忍殺人歲滿課殿常降尚書右丞完顏匡知其事乃以歲荒薄其罰遷河東北路轉運使致仕卒

武都東勝州人第進士遷商水令縣素多盜凡姦民嘗縱火行劫推埋發冢者都皆廉得姓名勝之通衢約毋再犯悉奔他境為河東路宣撫使卒

乾石烈德真定人第進士詔升肇州為武興軍節度德為都提控肇州關急食且盡有糧三百船在鴨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德乃浚濠增障築甬道導漾水屬之河鑿陷馬狝伏甲其旁以拒戰一日兵數接士殊死鬪渠成船至城下兵食足圍乃解遷工部尚書卒

張特立東明人中進士第泰和四年拜監察御史言鎬鄭三宅久加禁錮棘園柝警如防寇近降赦恩謀反大逆皆蒙

誦雪彼獨何罪由囚若是世宗神靈在天得無傷其心乎聖嗣未立未必不由是也又言方今三面受敵百姓凋敝宰執非才臣恐中興之功未可以歲月期也當路者忌其直陰摻之左遷去

王浩由更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為關輔第一南遷後為扶溝令開興元年縣民錢大亨等號縣官送款於元大亨以浩有恩於民不忍加罪日勸之降浩終不聽乃殺之無血主簿劉恒尉宋乙並見害棄屍道路自春徂夏浩屍儼然如生目不瞑焉賊莫敢近若有神護者

留吏

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準重典熙宗法興大獄海陵斬滅宗室鉤棘傳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播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高問山析木人遷單州刺史時禁不依法川杖決人間由見之笑曰此亦難行是日特用大杖杖死部民楊仙坐解職後為寧昌軍節度使城破被殺

蕭察合住以更起身為宣宗所信任聲勢如赫性殘刻人知其姦竊而莫敢言後為恒州刺史元兵入陝西關中震動或言合住為北走計朝廷命賜其親屬合住出怨言曰殺却我

印太平矣。乃御史所劾，議旨贖宰相以爲悖理，詔斬於開封府門下。當時有宣朝三賊之目，謂王阿里蒲察咬住合住也。與定中駙馬僕散阿海之獄，京師宣勘七十餘所，阿里輩乘時肆毒，朝上惴惴莫克自保，惟獨吉文之在開封府，幕明其枉，竟不署字。阿海誅文之，亦不問，咬住致事，居睢陽軍變，累家被殺。初宣宗喜刑殺，朝士往往被箠，至用刀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戚朋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爲所畏，如右丞徒單思忠，好用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運使李特立，號牛裁，割言其短小鋒利也。內翰馮璧，號馮劍，雷淵爲御史，至蔡州得姦，杖殺五百人，號曰雷半千。與完顏麻斤

倭幸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噬臍，土木神仙，彼爲倭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之人士，慕其鮮色，好大喜功者，莫甚於熙宗。海陵而重宗次之，金史自滿結至，皆持國得倭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盡其國，可不戒哉！

蕭肄奚人有寵於熙宗，復陷事悼后，累官參知政事。皇統九年四月，大風雷雨，雷震環殿，殿尾有火燒內寢，悼慢帝徙

別殿避之，下詔罪已。翰林學士張鈞視草，鈞意以奉答天戒，當淡自貶損，其文有惟德弗類及顧茲寡昧，眇予小子等語。肄譯奏曰：弗類是大無道寡者，孤獨無親，昧則人事弗曉，眇則日無所見，小子嬰孩之稱，此漢人託文字以習主上也。帝大怒，命衛士搜鈞下殿榜之，數百不死，以手劍斃其口而醢之。賜肄通天犀帶，憑恃恩倖，倨視同列，遂與海陵有惡。及築召肄詰之曰：學士張鈞何罪被誅，爾何功受賞？肄不能對。海陵曰：朕殺汝無罪，事人或以我報私怨也。除名禁錮。張仲軻市井無賴，以傳奇小說，俱優詆諧爲業。海陵引之左右，以資戲笑。及卽位，爲秘書郎。海陵嘗對仲軻與妃嬪藥，

此視不

所中
金以槍馬
皆故道夫
自古為槍
所處三年
則槍死在
二年六年
十五年宋
之故不

而拜謂某臣曰朕幼時習射至一門下默祝曰若我異日大
貴當一矢橫加門脊上及射果然後為中京留守嘗大獵於
此地閉未合時曰我若有大位百步之內當獲三鹿於是
及百步連獲三鹿又祝曰若統一海內當復獲一大鹿於是
果獲一大鹿此事嘗與諸將言之朕今至此地故拜奠焉海
陵意欲取江南故設機以誑某臣仲軻每逢其意導之南
伐貞元二年宋賀正且使施臣朝辭海陵問秦檜作何官年
余幾何曰檜為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年六十五矣
復曰吾聞秦檜言故問之三年宋賀正使孫道大陛辭海陵
論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
入我境者邊吏皆即發還我民有逃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
往往託辭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且馬
待人而後用如無其人得馬百萬亦奚以為我亦豈能無備
且我不取爾國則已如欲取之固非難事我聞接納叛亡盜
買鞍馬皆楊太尉所為常因俘獲問知其人無能為者也又
曰聞秦檜已死果否道夫曰槍實死矣陪臣亦槍所薦又曰
爾國比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道夫曰客陪臣還國具
聞宋帝海陵欲南伐故先設納叛亡盜買馬二事雜以他辭
言之海陵召仲軻右補闕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直長習矣入
便殿侍坐海陵與仲軻論漢書曰茂之封疆不過七八千里

宋王百一

宋

宋

宋王百一

宋

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
有四主南有宋東有高麗西有夏若能一之乃為大耳海陵
曰彼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
叛亡豈得為無罪海陵喜曰向者梁瓌嘗為朕言宋有劉貴
妃姿質艷美蜀之華藻吳之西施所不及也今一舉而兩得
之俗所謂因行掉手也江甫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與信
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在欽又曰臣在宋時嘗
聞軍征蠻所以知之海陵謂習失曰汝敢戰乎曰必思日久
死亦何避海陵曰彼將出兵何地曰不過淮上耳海陵曰然
則天與我也四年仲軻死海陵夢仲軻求酒既覺嘆悼良久
遣使者奠其墓
李通以便辟側媚幸於海陵累官吏部尚書請謁賄賂輻輳
其門正隆二年詔御史中丞以下奏事便殿海陵曰知子莫
若父知臣莫若君朕嘗試之矣朕詢及人材汝等若不舉同
類必舉其相善者朕聞女直契丹之仕進者必賴刑部尚書
烏帶簽書樞密遙設為之先客左司員外郎阿里骨列任其
事渤海漢人仕進者必賴吏部尚書李通戶部尚書許霖為
之先客右司郎中王蔚任其事凡在仕版莫非人臣豈有遠
近親疎之異哉苟奉職無愆高位可得萬一獲罪必罰無赦
拜參知政事海陵恃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二天下嘗曰

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通鑑知其意與張仲軻馬欽宜
 名梁璠輩盛談江南富庶于女玉帛之多以達其意海陵信
 其言以通為謀主遂議與兵伐江南四年海陵遣使籍諸路
 猛安部族及州縣渤海丁壯充軍仍括諸道民馬凡年二十
 以上五十以下皆籍之五年使益都尹京等三十一人押諸
 路軍器於要會處安置俟軍至分給之其分給之餘與籍完
 不及者皆聚而焚之六年海陵使通鑑旨宋使徐度曰朕昔
 從梁王軍樂南京風土常欲巡幸今營繕將畢功期以二月
 先往河南帝王巡守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障地欲校獵其
 間從兵不踰萬人况朕祖宗陵廟在此安能久於彼乎汝歸
 告汝主今有司宜諭朕意使淮南之民無懷疑懼進通右丞
 四月以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為賜宋帝生日使右司員外
 郎王全嗣之海陵謂全曰汝見宋主帥而數其焚南京宮室
 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某人來此朕將親
 詰問之且索漢淮之地如不從即屬屬詆責之彼必不敢害
 汝蓋使全激怒宋主將以為南伐之名也謂景山曰曰日以
 全所言奏聞全至宋如海陵之言詆責宋主宋主謂全曰聞
 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曰趙桓今死矣宋主遂起發哀而
 罷海陵至南京宋遣使賀遷都海陵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
 曰朕欲復歸中都無謂來賀宋使乃還於是大括天下獻馬

越籍丁

越籍丁

越籍丁

官至七品聽甫一馬并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
 給東軍東西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俱籍於道其亡
 失者官吏懼罪多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索馬夫役詔河
 南州縣所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而廩馬所至當給芻
 粟有司以為諸海陵曰此方北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
 野廩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徵發諸道工
 匠至京師疫死者不可勝數調諸路馬以戶口為率富室有
 至六十匹者凡調馬五十六萬餘匹仍令本家養飼以俟師
 期海陵遂至通州觀造戰船諸路水手得三萬餘人東海
 縣人張旺徐元反遣都水監徐文率師浮海討之海陵曰朕
 志不在一邑將試舟師耳民不堪命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
 小者依山澤遺獲衛普連等二十四人各授甲士五千分往
 山東河北河東中都等路節鎮州郡屯駐捕捉盜賊以護衛
 頭軍等為節度副使給銀牌使督責之山東賊犯沂州臨沂
 今胡撤力戰死人名府賊王九據城叛眾至數萬契丹邊六
 斤帶張旗幟白晝公行官軍不敢誰何所過州縣開坊府庫
 物置於市令人掠取之小人皆喜賊至而良民不勝其害太
 府監高彥福大理正耶律道翰林待制大損出使還朝皆言
 盜賊事海陵怒而杖之自是人不敢言海陵自將分諸道
 兵為神策神威等三十二軍置都總管副總管各一員分統

左右領軍大都督以保奔賭為左領軍大都督通為副大都督海陵以奔賭舊將使帥諸軍以從人望實使通專其事海陵召諸將授方畧曰太師梁王連年南伐淹延歲月今舉兵必不如彼速則百日近止旬月耳海陵恐糧運不繼命諸軍渡江無以僮僕從行莫不怨嗟徒單后與太子光英居守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蕭治省事九月海陵戎服乘馬具製啟行嬪妃皆從宮中櫛髮久之十月乙巳陰晦失路夜二更始至蒙城丁未大軍渡淮至宿次見築綠垣者殺四方館使張承鈴將至廬州見白兔馳射不中後單獲之以進海陵大喜謂通曰昔武王伐紂白魚躍入舟中今朕獲此吉兆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至和州百官表來起居海陵謂其使汝等欲伺我動靜耶自今勿復來侯平江南始進賀表時梁山濤水涸先是所造戰船不得進乃命通更造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為村木煮死人膏為油用之道築臺於江上海陵被金甲金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謂都督昂副都督蒲盧渾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末舟其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海陵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邪明日汝與昂先濟昂渾既言舟小不可濟海陵使人召馬欽戒左右曰欽若言舟小不可渡江即殺之欽至問曰此舟可渡江否欽曰臣得拔亦可渡也

此時是分渡江

昂此計海陵李地本便至此

昂聞令已渡江悲懼至暮海陵使謂昂曰前言一時之怒耳不須先渡江也明日遣武平軍都總管阿隣武捷軍副總管阿撒率舟師先濟海陵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紅旗立則進黃旗仆則退既渡江兩舟先過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對射良久兩舟矢盡為所獲海陵遂還和州尚書省奏世宗仰位於東京海陵所遣護衛謀反虎特尚補往東京召世宗未至問世宗仰位乃還軍中海陵召諸將帥謀北歸且分兵渡江議定通奏曰陛下親征深入宋境無功而還若眾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全計欲爾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五

欽舟焚之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海陵然之明日遂趨揚州過烏江縣觀項羽祠歎曰如此英雄不得天下誠可惜也至揚州使符寶郎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出內箭飾以金龍題曰御箭繫帛書其上射之南岸以招諭宋人宋將王權縱所獲金卒三人齎書數海陵罪通奏其書命焚之海陵怒亟欲渡江驍騎高僧誘其黨以亡事覺命眾外剄之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甲午令軍中徙鴉鵲船及糧船於瓜洲渡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乙

未完顏元宜等以兵犯御營海陵遇執都督府以南伐之計皆通贊成之徒單永年乃其姻戚郭安國眾所共惡皆殺之高懷貞尚書省令史素與海陵狎昵海陵久蓄不臣之心嘗與懷貞各言所志海陵曰吾志有三國家大事皆自我出一也帥師伐國執其君長二也得天下絕色而妻之三也山是

小人佞夫爭進諛說大定縣丞張忠輔謂海陵曰夢公與帝摩佳公乘馬衝過之帝墜馬下海陵大喜遂成弒逆之計海陵篡立懷貞遷都部侍郎大定二年放歸田里

蕭裕笑人以猛安居中京海陵爲中京留守與裕相結每與裕論天下事裕揣海陵有覬覦心密謂之曰先太師太祖長子

史集

卷三

三

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若輩大事願竭力以從海陵大喜遂與謀議海陵弒逆之謀裕厭之也裕同知北京留守事海陵領行臺尚書省事道過北京謂裕曰我欲就河南兵建立位號先定兩河兵而北君爲我結諸猛安以應我定約而去海陵自良鄉召還遂弒懷貞自立以裕爲秘書監海陵心思太宗諸子欲除之與裕密謀裕因構致太傅宗本秉德等反狀海陵殺宗本唐括辯秉德宗懿及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秦王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宗本已死裕乃求宗本門客蕭玉教玉具款反狀作主名上變以誅天下天下究之海陵以裕爲尚書左丞加儀同三司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兼

中書令裕在相位任職用事專恣威福勢傾朝廷海陵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裕與高樂師善嘗以海陵密語告樂師樂師以白海陵且曰裕有怨望心海陵召裕戒諭之不以爲罪也或有言裕擅權者海陵以爲忌裕不之信時裕弟蕭祥爲左副點檢妹夫耶律闌海刺爲左衛將軍衆人忌之海陵出祥爲益都尹闌海刺爲寧昌軍節度使欲以平衆心裕不知海陵意見出其親表補外恐海陵疑已海陵弟亮領三省事其在相位以裕多自用事頗相同異裕謂海陵使亮備之海陵猜忌暗殺裕恐及禍遂與前真定尹蕭馮家奴前御史中丞蕭招斬轉州同知遙設裕奸逆刺補謀立亡遼豫王延禧

史集

卷三

三

之孫使蕭信蕭屯結西北路招討使蕭懷忠懷忠依違未決謂屯納曰此大事汝歸遣一重人來裕乃使招折往懷忠問招折與謀者復有何人招折曰五院節度使耶律明懷忠素與明有隙而招折嘗上建議與懷忠惡招折反覆因執招折收明繫獄遣使上變遂殺明懷忠令史白答書使助裕以取富貴答奏其書海陵謂答構誣之命殺答於市執出宜華門點檢徒軍員得懷忠上變事將入奏遇見答止之因得免海陵使宰相問裕裕即款伏海陵甚驚愕猶未盡信引見裕親問之裕曰大丈夫作事至此又豈可諱海陵復問曰汝何怨於朕而作此事裕曰陛下凡事皆與臣議及斥祥等

乃不令臣知之領省皇弟謂臣專權每事防遏得陛下旨
意陛下與唐括辯及臣約同生死辨以強忍果敢致之死地
臣恐不得死所以此謀反幸荷免耳太宗于孫無罪皆死臣
手臣之死亦晚矣海陵曰朕若於汝有疑雖汝弟輩在朝豈
不能施行以此疑我汝實錯誤太宗諸子朕為國家計豈獨
在汝又曰自來與汝相好雖有此罪實汝姓命令守汝祖先
墳墓裕曰臣既犯如此罪道何面目見天下人願賜死以戒
其餘不忠者海陵遂以刀刺左臂取血塗裕面謂之曰汝死
之後當知朕本無疑汝心裕曰久蒙陛下非常眷遇仰戀徒
切自知錯誤雖悔何及海陵哭送裕出門殺之并誅遺設

史集 卷一百一十 宋王百十

趙媽家奴及其子殺媽家奴妻豫王女也趙護衛高孫朗
及招折蕭屯納逃走捕得棄市過刺補自縊死屯納出走過
河開少尹蕭之詳之詳不知雷之三日往茶扎家茶扎請之
詳告公引付屯納避之他所事發海陵殺之詳杖茶扎四日
死屢為殺招折等并殺無罪四人海陵杖之五十以裕等罪
認天下賞主變功懷忠還樞密副使以白答為牌印高藥師
進顯武將軍
晉持國繁時人經重出身調博野縣丞上書者言民間得古
官地如太子孫大王莊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國按覈之持
國言此地自異代已為民有不可取也轉太子儀令備祇應

拾公引豈
可引不知

司令章宗即位除官籍副監賜錢五十萬宅一區明昌四年
拜參知政事賜進士第進尚書右丞持國為人柔侑有智術
李妃起微賤得幸於上持國久在太子宮素知上好色陰以
秘術干之多賂趙妃左右用人妃亦自嫌門第薄欲藉外
廷為重數稱與持國能由是大為上所信任與妃表裏掣掣
朝政弊竇二王之誅元顯守貞等之罷事皆起於李妃持國
上之奸利躁進者趙大其門四方為之語曰經章作相監婢
為妃惡其卑賤庸闇也承安三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
亨右拾遺張嘉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鼎同知定海軍
節度使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輔刑部員外郎張巖史尚

史集 卷一百一十 宋王百十

書省令史傅汝梅張翰表元郭郭諸趙權門卑佞苟進人謂
得門十哲俱宜黜罷於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
補外項之起知大名府事改樞密副使佐樞密使兼治軍於
北京一日上召翰林修撰路鐸問以他事因語及道師中張
萬公俊芳鐸曰師中附晉持國以進持國姦邪小人使典軍
馬不惟不允人望亦不能服軍心若問日再相必亂天下上
曰朕豈以此人復為相耶第還官使之致仕耳尋卒
列女傳 趙大其也理國時不遇口不
阿鄰妻沙里質金源郡王銀木可之妹天輔六年黃龍府叛
卒攻鈔旁近部族時阿鄰從軍沙里質料集附近是民得男

女五。白人。同管。爲保守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以爲甲。以蒙爲旗。男夫授甲。婦女鼓譟。沙里質仗劍督戰。凡三日。賊去。封金源郡夫人。

阿魯真宗室永充之女。猛安夾谷胡山之妻。夫亡寡居。有衆千餘。興定元年。永充爲上京元帥。行省太平。永充應請鮮萬奴。阿魯真治廢學。修器械。積芻糧。以自守。萬奴使人招之。不從。乃明永充書入城。阿魯真碎之曰。此詐也。萬奴急攻之。阿魯真衣男子服。督衆力戰。殺數百人。生擒十餘人。萬奴乃解去。詔封郡公。夫人永充被執。謂其二子女胡。謂速乃曰。吾起身宿衛。致位一品。死無恨矣。若輩當思自處。以爲後圖。二

史

卷一百一

李

子乃走南京。觀此則書果詐若真

獨吉氏平章政事千家奴之女。適內族撒合登。撒合登爲中京留守。元兵圍之。獨吉氏度城必破。謂撒合登曰。公以宗室爲留守。外路第一等官。受國家厚恩。設若城破。力戰而死。猶可報國。幸無以我爲慮。撒合登出巡城。獨吉氏以資貨撤之。家人乃脫粗盛服。戒女使曰。我死矣。置榻上。以衾覆而舉火焚之。言訖自經而死。年三十六。撒合登從外至。聞之。拊榻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命焚之。少頃城破。撒合登投壕水死。

馮妙真。延登之女也。適進士張德。興定五年。德爲路州主簿。

元兵至。郡人城守。守臣以西路輪易粟不時至。撒合登平涼督之時。延登爲平涼行省員外郎。德欲借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姪。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洛州破。妙真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得終奉養。義不受辱。携三子赴井死。時年二十四。縣人從而死者數十人。明年。德發井。得屍。殯於縣東郭外。

溫特罕氏。夫完顏忙哥。世襲謀克。崔立之變。忙哥義不受。與其妻訣。妻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一綆同縊。婢從之。同時完顏長榮妻蒲察氏。亦自縊死。

史

卷一百一

李

白氏。許州人。蘇嗣之之母也。初東坡潁濱。樊知城之小。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喪夫。服除。外家迎歸。稱職。故蘇白氏聞之。率車徑歸曰。我爲蘇學士家婦。乃欲使我失身乎。自是不往也。於宅東北爲室。晝兩先生像。圖貴州龍川故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洒掃。士大夫往往過其家。真之天興元年。許州被兵。嗣之爲外京廂官。白氏拜辭兩先生前曰。蘇氏有後。老婦死無恨矣。遂自縊。家人并屋焚之。時年七十餘。

張孝女。字舜英。濟寧左右司員外郎天驥之女也。適進士張伯豪。伯豪卒。歸父母家。崔立之變。矢填被創甚。恨不即死。解

封燕百方至日股肉以進而天驕竟死時京城日久食盡
間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重以權立割奪暴凌無復人理舜
英自以年尚少艾其父之明日絕服而死

宦者

梁瓌本大吳家奴隨入官以聞警事海陵瓌性便佞善
迎合特見寵信舊制宦者惟掌掖庭官閣之事天德三年始
以王光道等為內藏庫使嗣海陵謂光道曰人言宦者不可
用朕以為不然後唐莊宗委張承業以軍事克立大功此中
豈無人乎帝藏之物皆出民力費十致一當糾察姦賊者
罰無赦而瓌委任尤甚丞相張浩與之均禮海陵欲伐宋瓌

史事

宋三石

宋

宋史無傳
其主如此
即有之海
陵亦不為
想而已

極言宋劉貴妃絕色傾國海陵大喜及南征將行命縣君高
師姑兒貯金得之新澤者俟得劉貴妃用之謀者言瓌與宋
通謀勸帝伐宋徵天下兵以藏敵中國海陵至和州聞瓌與
宋人交通有狀謂瓌曰開汝與宋國交通傳泄事情若至江
南詢得實跡殺汝未晚也又謂校書郎田與信曰爾面目亦
可疑必與瓌同謀皆執於軍中海陵遇瓌與信為亂軍所
殺然宋史無傳劉貴妃宋史未載
宋瓌燕人也為內侍殿頭元夕宣宗欲觀燈戲命瓌監作瓌
詐語云社稷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好看耶宣宗杖之
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赦後施鵬逸去勅近侍追

言何

訪之市中一農民辟此鵲近侍不敢言官中所逸者百方索
之農民不與與之直乃得哀宗欲罪其人瓌曰貴戚賤人豈
可宣示四方哀宗怒杖之尋亦悔賜物慰之及哀宗至歸
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丞李璣及從官三百餘人
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
亳州莊與奉御吾古孫愛實納蘭忙答等謀誅之官奴自毫
還哀宗御臨游亭詔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瓌
等從旁殺之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瓌與完顏斜烈焦
春和等皆從死有內侍潘守恒者知書而遷後規益甚多哀
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官之日

史事

宋三石

宋

無忘此草廬中更加檢素以濟大業上悽惋咨嗟久之

方技

武肅宿州人漢數學正大初徵至汴京其友王鉉問曰朝廷
若同國祚修短子何以對肅曰當以實告之更官同過其歷
秦不及期亦在脩德爾時久旱新耕不應顧忽謂鉉曰足下
今日早歸恐為雨阻鉉曰萬里無雲安得有雨肅笑曰若是
則天不誠也既而東南有雲氣顧史蔽天平地雨注二尺衆
皆驚歎除司天臺管勾子亢寒言笑不妄交常與一學生終
日相對揮毫布畫目光炯炯見者莫測也哀宗至蔡州右丞
完顏仲德薦其術除司天長行亢言蔡城有兵喪之兆三軍

苦戰有日矣。內無見糧，外無應兵。君臣數盡之年也。聞者率
謂哀宗嗟歎良久。天興二年，蔡州被圍，元言十二月三日必
攻。城及期果然。哀宗問曰：「解圍當在何日？」曰：「明年正月十三
日。」城下無一人一騎矣。帝不知所謂。喜解圍有期。明年正月
十日，蔡州破。十三日，元兵退。是日，元赴水死。

元兵既退，元赴水死，何也？
思欲驅之北而不從耳。

李愬不知何許人，有異術，行省完顏合達薦於哀宗，遣近侍
寄問國運否。未幾，愬言無慮，居之繁華，寺朝士日走問之。帝
惡其洩言，遣使者殺之。使者持酒殺入寺，愬出迎，笑曰：「是矣。」
使者曰：「何謂也？」愬曰：「我數當盡今日，遂索酒痛飲死。」

史集卷一百一十一

手

胡德新，河北士族也。寓居南陽，往來宛葉間，嗜酒落魄，不羈
言禍福有奇驗。正大七年，與燕人王鉉邂逅於葉縣。德新問
何人，坐中謬以兵官對。德新曰：「此公在吾法中當登科甲，何
以謂之兵官？」與鉉相得其歡。命家人具雞酒酒酣，舉大白相
屬曰：「君此去事業甚遠，某久有所見，不敢對人言。今以告子。」
因曰：「某自去年來行宛葉道中，見往來者十且八九有死氣。
今春至陳許間，見其人亦有大半當死者。吾見不謬，則時事
可知矣。」鉉驚問應驗遲速，曰：「不過歲月間爾。」某亦不逃此
厄。請密誌之。明年，元兵由金房入，取訥石灘渡漢，所過廬舍
蕭然。德新亦舉家被難。

史集卷三百十一

金史十六

別傳

逆臣

秉德皇統八年，拜平章政事。廷議欲徙遼陽渤海人屯燕南，
秉德及左司郎中三合主其事。近侍高壽星在從中，壽星訴
於悼后，后以白帝帝怒，杖秉德而殺三合。時悼后干政，而繼
嗣未立，帝無聊，醉後屢殺宗室，捕大臣。秉德懷忿，與唐括辨
烏帶等謀廢立。烏帶以告海陵。皇統九年十二月九日，遂與
唐括辨、烏帶、烏土阿里忽出，大興國。李老僧僕幹忽土特厮

史集

卷一百一十一

弒熙宗於寢殿。秉德位在海上，被杖怨望。海陵因之以爲
亂。秉德初意不在海陵，已弒熙宗，未有所屬。忽土奉海陵坐，
秉德等乃拜，稱萬歲。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海陵既立，
以秉德爲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帥，封蕭王，賜鐵券，久之爲
烏帶所譖，出領行臺尚書省事。時秉德方在告，亟召之，限十
日內發行。海陵欲除太宗諸子，并除秉德。烏帶因言：「昨來秉
德於宗本家飲酒，海州刺史子忠言秉德有福貌，類趙太祖。
秉德偃仰笑受其言。」臣妻言：「秉德妻嘗指斥上上，語不順，及
秉德與宗本相別時，指斥尤甚，且謂屠數有歸。」秉德招刑部
侍郎漫獨曰：「已前曾說那公事，頗記憶否？」漫獨曰：「不存性命。」

事何可對眾便說狀甚明海陵遣使就行臺殺秉德并弟
持甲軋里及宗翰子孫三十餘人又殺前行臺參知政事烏
林答魯謀及其子魯謀不肯跪立而殺之

唐括謀尚熙宗女代國公主爲駙馬都尉參知政事與右丞
相秉德及海陵謀廢立旦夕聚議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
熙宗召辯責而杖之自是謀益甚十二月九日公主爲母悼
后作佛事居寺中海陵秉德等會於辯家至夜辯等以刀藏
衣下相隨入官門者以辯駟馬不疑至殿門直宿護衛覺之
辯舉刀呵之使無動既就熙宗示立海陵辯爲尚書右丞相兼
中書令封王賜鐵券進左丞相初辯與海陵謀逆言其家奴

多可用者及行弑之夕會於辯家待與國出官辯設饌衆皆
恒懼不能食辯獨飽食自若海陵忌之及卽位與辯觀太祖
畫像海陵曰眼與爾相似辯色動海陵亦色動由是益疑辯
及蕭裕謀致宗本罪并言辯與宗本謀反遂殺之

烏帶左丞相阿魯補子也官大理卿熙宗晚年喜怒不常大
臣危懼右丞相秉德左丞相唐括謀廢立烏帶以告海陵遂
與其弑熙宗海陵卽位烏帶爲平章政事封許國王賜鐵券
烏帶妻唐括氏淫佚舊與海陵通又私其家奴聞乞見秉德
嘗對熙宗斥其事烏帶銜之海陵有疾少間烏帶誣秉德言
主上數日不視朝若有不諱謹當繼者臣曰主上有皇子乘

德曰嬰兒豈能勝大任必也葛王乎海陵殺秉德以秉德千
戶謀克及人口家產盡賜之進司空左丞相兼侍中居數月
烏帶早朝天陰將雨意海陵不視朝先出百官皆隨之去已
而海陵御殿知烏帶率百官出朝惡之出爲崇義軍節度使
後海陵思慕唐括氏容色因其侍婢來候起居海陵許立爲
后使殺烏帶封唐括氏爲貴妃

大興國事熙宗爲廢殿小底最見親信未嘗去左右逮夜熙
宗就寢典國每從主者取符鑰歸家主者卽付之聽其出入
以爲常皇統九年海陵生日熙宗使典國以珍玩賜海陵悖
后亦以物附賜熙宗不悅杖典國一百海陵謀弑意得典國

適可伺間入官度典國被杖必怨望可乘此說之乃因李老
僧結典國既知可與謀召至臥內欲與同宿若意有所屬者
典國固辭不敢曰卽有使惟大王之命海陵曰主上無故殺
常勝又殺皇后乃以常勝家產賜阿楞既又殺阿楞遂以賜
我我淡以爲憂奈何典國曰是固可慮海陵曰朝臣旦夕危
懼皆不自保向者我生日因皇后附賜物君遂被杖我亦見
疑主上嘗言會須殺君我與君皆將不免寧坐待死何如舉
大事我與大臣數人謀議已定爾以爲如何典國曰如大王
言事不可緩也乃約十二月九日夜起事典國取符鑰開門
矯詔召海陵入夜二更海陵秉德等入熙宗嘗置佩刀於御

相上與國先取投榻下及亂作熙宗求佩刀不得遂遇弑海陵既立以與國爲廣寧尹賜奴婢百口犀玉帶錢絹馬牛鐵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加賜金銀珠玉授武寧節度使改河間尹世宗卽位廢於家凡海陵所賜皆奪之及海陵降爲庶人詔曰大興國與海陵同謀弑逆通誅至今爲幸多矣磔於思陵之側人使

徒單阿里出虎遼州人父拔改與中尹與宗幹世爲姻家阿里出虎與僕散忽土俱爲護衛十人長海陵將弑熙宗欲得二人爲內應許以女妻阿里出虎子以逆謀告之阿里出虎素凶暴聞之喜甚曰阿家此言何晚邪廢立之事乃男子所

史綱

卷三十一

四

爲主上不能保天下人望所屬惟在阿家今日之謀我素志也十二月九日阿里出虎與忽土直禁中海陵以其夜入宮至寢殿阿里出虎先進亦忽土次之熙宗頓仆海陵復亦之血灑其面海陵既立以阿里出虎爲右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受鐵券子朮斯刺尚榮國公主加昭毅大將軍駙馬都尉天德二年爲太原尹封王阿里出虎自謂有佐立功凶狠益甚奴視僚屬少忤其意輒筆辱無所忌嘗問休咎於卜者高鼎復以鼎所占問張王乞王乞謂當有天命阿里出虎喜以告鼎鼎上變阿里出虎伏誅并殺其妻及王乞使朮斯刺焚其屍投之水中

僕散忽土上京人本微賤宗翰嘗周恤之擢宿衛十人長海陵謀逆以忽土出自其家有恩欲使爲內應謂之曰我有一言欲告君久矣恐泄於人未敢也忽土曰肌肉之外皆先太師所賜苟有補於國王死不敢辭海陵曰主上失道吾將行廢立事必得君爲助乃可忽土許之十二月九日忽土直宿海陵因之入宮至寢殿熙宗聞步履聲叱之衆却立不敢動忽土曰事至此不進得乎乃相與排闥而入既弑熙宗棄德等尚未有所屬忽土曰始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遂奉海陵上衆稱萬歲召曹國王宗敏至使忽土殺之既而位忽土爲左副點檢賜錢絹馬牛羊鐵券轉部點檢封王并樞密使進

史綱

卷三十一

五

右丞相太尉海陵至汴京賜忽土第一區降徒單太后寧德宮忽土時時入見太后契丹撤八反海陵命忽土與蕭懷忠蕭禿剌北伐忽土入辭太后與語久之海陵疑與太后有異謀使樞密副使白彥敬討撤八召忽土還遣其子忽殺虎乘傳逆之至則戮於市忽土臨刑繩校室口不能言但舉首視天日而已遂族之并誅蕭懷忠蕭禿剌蕭贖家世宗謂宰臣曰海陵遺僕散忽土蕭禿剌蕭懷忠追撤八不及皆生誅夷其族虐之甚也平章政事襄曰是時臣在軍中忽土頗有精甲一萬三千有餘賊軍雖多皆脅從之人以紙紙爲甲易與也忽土等懼懼遲延賊乃遁去上曰審如是誅之可也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使軍員妻盧太子也。貞娶海陵女弟，與海陵親。宗、海陵封貞妻平陽長公主，貞為駙馬都尉，殿前都點檢，封王。業大興尹居二年，海陵召貞易之曰：汝近日怠忽，縱有罪，樹私恩，凡人當貴而賜皆死徵也。汝若不制汝心，將無所不至，賜之死。復何辭？貞號泣而已。解點檢為大興尹，逾月復為都點檢。遷樞密副使，海陵將伐宋，詔除三國人使宴飲，其餘飲酒者死。六年正月，立春節，益都尹京安武節度使與金吾上將軍阿連飲於貞第，海陵使周福兒賜土牛，至貞第見之，以告海陵。召貞責之曰：戎事方殷，禁百官飲酒，卿等知之乎？貞等伏地請罪。海陵曰：魏武帝軍行，令曰犯禁者死，已而所乘馬入麥中，乃割髮以自刑，犯禁微事也。然遂罪以示信，朕為天下主，法不能行於貴近乎？朕念慈憲太后，予四人惟朕與公主在，而京等皆近屬，曲貸死罪，於是杖責七十。京等各杖一百。降貞為安武軍節度使，京等皆坐貶。無何，拜貞御史大夫，為左監軍，從伐宋。至揚州，海陵死，見世宗於中都，詔以貞女為皇太子妃，除貞咸平尹，貞貪汙不法，累貶，世宗使大理卿李昌圖鞠之，貞引伏，徵其贓，還，以官錢而令貞納官，凡還主贓皆準此例。降貞為壽州防禦使，遷震武節度使。初，與弒熙宗，凡九人，海陵以暴虐自稱，乘德辯，忽土阿里出虎，以忌見殺，帝以妻類，老僧以反，誅，惟貞與國尚在，貞雖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以世姻，籍恩寵，而世宗終不以私恩曲庇，久之，詔誅貞及其妻子，而有其諸孫與國亦伏誅。皇統逆黨盡矣。章宗即位，尊母皇太子妃為皇太后，贈貞太師、廣平郡王。貞妻梁國公主李老僧，舊為將軍司書吏，與大興國有親，素相厚。海陵秉政，與國屬諸海陵，海陵以為省令史及將舉事，使老僧結與國，與國遂取符籙，納海陵入宮，行弒逆。海陵以老僧為同知廣寧尹事，賜錢絹馬牛。海陵惡韓王亨，將殺之，求其罪不可得，乃以亨為廣寧尹，使老僧伺察之，搆致其罪，亨傳，帝與老僧傳待之甚厚。老僧不恐致亨死，久之，海陵使小底說論促老僧，老僧乃使亨家奴六斤誣亨殺之。海陵以老僧廷同降易州刺史。大興二年，與兵部尚書河東謀反，誅。論曰：書云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緩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金人所謂寢殿小底，猶周之緩衣，所謂護衛，猶周之虎賁也。則皆群僕侍御之臣矣。海陵弒逆，而大興國忽土阿里出虎為之扼腕，皆出於小底護衛之中。熙宗固不知恤之也。一日，熙宗與近侍飲酒，會夜，將古殿火上，欲往視，都點檢辭不失，引帝罷止之曰：臣在此。陛下何患？願無親往。熙宗怒，杖而出之。已而思其忠，復召用之。海陵與唐括辯時，時屏人私語，護衛特思察其非常，海陵擠而殺之。皇統末年，羣臣解體，護衛之中，無如辯不失特思者，而羣姦竊發，嗚呼！有國家者，先後

御南之臣宜可少哉

完顏元宜本姓耶律氏便騎射善擊毬轉符寶郎海陵篡立為兵部尚書海陵伐宋領神武軍都總管以大名路騎兵萬餘益之前鋒渡淮拔昭關遇宋兵萬餘於柘皋力戰却之至和州宋兵十萬來拒元宜麾軍力戰抵柘而罷宋人乘夜襲營元宜擊走之黎明追及宋兵斬首數萬領浙西路都統制使假金牌督諸軍渡江時世宗即位於遼陽軍中多懷去就海陵軍令慘急欲渡江眾謀逃歸決計於元宜猛安唐括烏野日前阻淮渡皆成擒矣元間遼陽新天子即位不若其行大事然後舉兵北還元宜曰待王祥至謀之王祥元宜子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本

為驍騎副都指揮使在別軍元宜使人攜召王祥既至約詰旦衛軍番代即行事元宜欺其衆曰有令爾輩皆去馬詰旦渡江衆懼乃以衆事告之皆許諾十月乙未黎明元宜王祥與武勝軍都總管徒單守素猛安唐括烏野謀克幹盧休安薛溫都長壽等率衆犯御營海陵聞亂以為宋兵奄至撓水遽起箭入帳中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海陵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忽中箭仆地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亦之手足猶動遂殺之驍騎指揮使大磐整兵來救王祥語之曰無及矣大磐乃止軍士擄取服用皆盡乃取大磐衣巾裝海陵尸焚之遂敗尚書右丞李通浙西

路副統制郭安國監軍徒單永年近侍局使梁琬副使大慶
口稜之元宜行左領軍副大都督事使使者殺皇太子光英
於南京大軍北還大定二年入見拜御史大夫諡曰高慎為
御史大夫號為正直頗涉煩碎臣下衣冠不正亦被糾舉職
事有大於此者爾宜勉之進平章政事封冀國公賜玉帶甲

第一區罷為東京留守致仕卒上遣使致祭贈甚厚大定
十一年尚書省奏擬納合幹魯補除授上曰此人首弑海陵
人臣之罪莫大於是豈可復加官使十八年扎里海言今弑
海陵者以為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為
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知正名定罪請自臣始上曰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九

扎里海自請其罪以勸事君此亦人之所難遂以扎里海充
趙王府祇候郎君論曰春秋書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又曰
齊人弑其君商人嗟乎弑舍者商人弑商人者耶歌闖職與
海陵弑熙宗完顏元宜弑海陵一也商人之弑耶歌闖職出
奔海陵之弑元宜歸於世宗夫耶歌闖職役元宜都將也握
之親兵親利以弑之其罪豈容誅乎世宗僅不大用之而已
扎里海猶殺人而自首者也在律殺人未聞准首免罪而
予賞者也况弑逆乎後五十三年復有胡沙虎之事
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阿疎裔孫也遷拱衛直指揮使明
昌四年出使過阻居監酒官移利休飲以酒酒味薄執中怒

殿傷殺剌保詔的決五十選右副殿檢肆傲不奉職降肇州防禦使承安二年簽樞密院事從左丞相襄出征執中不欲行奏曰臣與襄有隙且殺臣矣上怒其不遜下有司救為永定軍節度使坐奪部軍馬解職泰和元年知大興府事詔契丹人立功官賞恩同女直人執中格詔不下上責之曰汝雖意在防閑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生事也御史中丞孟錡奏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釋罪之後怙惡不悛既蒙恩貸轉生跋扈如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破魏廷實家發其家墓拜表不赴祈雨聚妓毆詈同僚擅令停職不稱京尹之任乞行罪黜改武衛軍都指揮使六年伐宋執中為

史

卷三十一

十

定海軍節度使駐金城胸山宋兵犯金城執中遣巡檢使周奴與謀克三合令擊大敗之殺宋統領李濤執中率兵二萬出清口宋以步騎萬餘列南岸戰艦百艘拒上流相持累日執中以舟兵搏戰遣副統移刺古與涅率精騎四千自下流徑渡宋兵望騎兵登南岸水陸俱潰追斬及溺死者甚眾盡獲其戰艦遂克淮陰進圍楚州遷元師左監軍執中縱兵虜掠上聞之杖其經歷官阿里不孫大安元年為西京留守與元兵戰於定安之北薄暮先以麾下逐眾逆潰行次蔚州擅取官庫銀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與從行私人入紫荊關杖殺涑水令朝廷皆不問至中都遷右副元帥權尚書左丞執

中益無所忌憚請步騎二萬屯宣德州與之二千令駐媽川崇慶元年執中乞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元兵未必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朝廷惡之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年復召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上書曰胡沙虎端逞私意不循公道度省部以示強梁附近臣以求稱譽執法行事枉害平民行院山西不戰先退擅取官物杖殺縣令屯駐媽川乞移內地其謀略榮可見矣欲使改易前非以收後効不亦難乎才有可取雖在微賤皆當擢用何必老舊始能立功將帥之用安危所係惟朝廷加察丞相徒單鑑亦以為不可用叅知政事

史

卷三十一

十

瑄奏其奸惡乃止執中善騎近侍交口稱譽詔給雷守半俸預議軍事行信復諫上終以執中為可用賜金犀權右副元帥將武衛軍五千人屯中都滅朮執中與其黨經歷官文緒局直長完顏朮奴宿直將軍蒲察八斤武衛軍鈐轄馬古論奪刺謀作亂時元兵在近執中正驍馳獵不恤軍事上使率職即軍中責之執中方飼鵠怒罵殺之遣人召城北別將福海至而執之八月二十五日五更分軍由章義門入自將一軍由玄通門入執中恐城中出兵來拒先遣騎馳至東華門大呼曰元兵至北關已接戰矣既而再遣一騎亦如之使徒單金壽召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富義坊馬

上與執中相見執中刺殺之使烏古論奪利召南平子駙馬都尉沒烈殺之符寶祇候都陽護衛長完顏石古乃聞亂召漢軍五百人赴難與執中戰不勝皆死之執中至東華門呼門者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皆不應呼都點檢徒單渭河渭河絕城出見執中執中命聚薪焚東華門立梯登城護衛斜烈乞兒親軍春山共持鎗開門納執中執中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若大興府陳兵自衛急召都轉運使孫椿年取銀幣賞將士是夜召聲妓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上出居衛輝殺左承完顏綱執中意不可測丞相徒單鑑勸執中立宣宗執中不得已許之時莊獻太子

史記

卷一百一十

主

在中都執中以皇太子儀仗迎入居東宮召符寶郎徒單福壽取符寶陳於大興府路階上擅用御寶出制除完顏朮奴德州防禦使烏古論奪刺順天軍節度使蒲察六斤橫海軍節度使徒單金壽永定軍節度使皆爾之左右其餘除拜數十人同時有兩蒲察六斤其一守東華門不肯從亂者召禮部令史張好禮欲鑄監國元帥印好禮曰自古無異姓監國者乃止遣奉御完顏忽失來護衛蒲鮮班底完顏朮奴等迎宣宗於彰德使宦者李思忠執上於衛輝盡擄沿途諸軍赴中都平州騎兵屯薊州以自重邊戍皆不守癸九月宣宗即位拜執中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以其弟特末也為都

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子猪養兵部侍郎都點檢餘黨升授有差詔以烏古論誼居第賜執中儀衛局給供張娶王氏賜紫結銀鐔車執中侍朝宣宗賜之坐執中就坐不辭執中請降衛紹王為庶人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子少傅與屯忠卒侍讀學士蒲察思忠附執中議來相視莫敢言獨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等二十四人宣宗曰嘗諸問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為是非哉朕當徐思之數日詔降為東海郡侯元兵游騎至高橋宰臣以聞宣宗使人問執中執中曰計畫已定矣讓宰

史記

卷一百一十

主

執曰吾為尚書今豈得不先定議而遽奏耶宰執遜謝而已提點近侍局慶山奴副使使使奉御惟康請誅執中宣宗不許元帥右監軍木虎高琪屢戰不利執中曰今日出兵無功當以軍法從事高琪出戰復敗自度不免頗聞慶山奴諸人有謀高琪遂率所將亂軍入都圍執中第執中舉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袂曳傷股軍士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赦之以為右副元帥執中之黨呼於衢路曰亂軍反矣殺之者有賞市人從之亂軍死者甚眾宣宗遣近侍撫諭之眾乃定出特末也及其黨於外御史中丞孟鑄右諫議大夫張信行等劾執中執中召問曰汝輩向來彈我者

耶鑄行信曰然執中遣還家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行信
上封事曰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嘗與諸侯盟會卽列
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下之胡沙虎率
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鄧陽石古乃率衆赴援至於戰
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
化伏願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少慰貞魂以伸天下之氣宋徐
美之傳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帝誅之胡沙虎國之大
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
名削爵緣坐其家以示懲戒宣宗乃下詔暴其過惡削其
官爵贈鄧陽石古乃加恩其子慶山奴惟弼惟康皆還資近
侍局自此川事矣論曰金尤主遇弑者三其謀逆者十人熙
宗之弑惟大興國一人世宗聲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
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威曉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
括孿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弑其首惡爲完顏元宜則
令終焉衛紹王之弑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
琪之手古所謂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於公上而致
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高琪之擅殺而以爲
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如此國其能久乎

弑逆十人獨元宜得保要領
亮之惡獨許殺之者無罪與

叛臣

打呼與叛通呼之爲言界也左氏曰政猶農之有呼是也
君臣上下之定分猶此疆彼畛之截然違此向彼卽爲叛矣
善惡判於跬步吁可畏哉作叛臣傳
張覺平州人遼進士爲遼興軍節度使燕王淳死覺知遼必
亡籍兵馬爲守備蕭后遣時立愛知州事覺拒弗納宗翰入
燕問平州事於故遼參知政事康公弼公弼曰覺狂妄寡謀
雖有平州亦何能爲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乃以覺仍知州事
覺又欲下平州公弼曰若加兵是起之叛也請往視之公弼
至覺曰遼之入路七路已降今獨一平州敢有異志所以未
解甲者防蕭幹耳厚賂公弼公弼還復宗翰曰彼無足慮遂
升平州爲南京加覺同平章事封雷守事宋人以海上之盟
求燕京及西京之地太祖以燕京冰易檀順景蕭與之平州
自入契丹別爲一軍故弗與既聞覺有異志遣劉彥宗諭之
詔曰平山一郡今爲南京節度使汝爲雷守恩亦厚矣或言
汝等陰有異圖非去危就安之計也其論朕意太祖每收城
邑往往徙其民以實京師民心多不安及以幽州與宋燕民
盡徙流離載道路出平州諸覺訴曰宰相左企弓等不能守
燕致吾民如是幸公免之覺召僚屬議皆曰近聞天祚復振
於松漠金人急趨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能仗大義迎
故主以圖興復責企弓等之罪而殺之盡歸燕人使復其業

而以平州歸宋。宋人無不納。平州遂為藩鎮。夫金人西來。內用營平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所懼乎。賈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而多謀。可召與議。石至。言與之合會。金遣平章政事左企弓。曹勇義。樞密使虞仲文。參知政事康公弼。往廣寧。覲遣張謙率五百騎。執企弓等。至灤河西岸。遣議事官趙秘校數其罪曰。天祚擄遷夾山。不即奉迎。一也。勸泰晉王借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笑祚遣知閣王有慶來議事而殺之四也。微書有迎泰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降六也。不顧大義。臣事於金七也。根括燕財。取悅於金八也。使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敎金人發兵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不容於死。企弓等無以辭。遂殺之。時天輔七年。仍稱保大三年。晝天祚像於廳。朝以賜。每事必告而後行。呼父老。論曰。此汝主也。不可背。女直驍也。不可從。當相約以死。不得已。則歸中國。眾曰。諾。覺仍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棄恒產。為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李石更名安彌。偕故三司使高黨往燕。說宋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區。地方數百里。帶甲十萬餘。覺文武全材。今若內附。必能屏衛王室。苟不然。彼西迎天祚。北通蕭幹。將為肘腋患矣。安中感之。送安彌歸於汴。宋主手詔曰。本朝與金同通好。信誓甚重。豈當首違金人。不即討覺者。以方取雲中故也。不日東來。覺

最爾數城。恐未易當。為今之計。姑審示羈縻足矣。覺遣宋安撫司曹云。金虜恃虎狼之強。驅徙燕京富家巨室。止圍空城。以塞盟誓。竊想大朝亦非得已。遺民假道當管。冤痛之聲。盈於衢路。州人不忍。僉謂宜抗賊命。以存生靈。使復父母之邦。且為大朝守禦之備。已盡遣其人過界。謹令掌書記張鈞。聽命宋主。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覺以兵五萬屯潤州。欲脅遼來潤。濕四州。上命開母討之。覺率兵拒於營州。開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大書於門。有今冬復來之語。覺遂報捷於宋。宋遣平州為泰寧軍。拜覺節度使。宗弼黨皆殺。開母待制以銀絹數萬犒賞。使至。覺喜。遠迎。宗望諜知。舉兵來襲。覺不得歸。奔燕。母妻在營州。為宗望所獲。遣回平州。覺弟任固守。宗望以納叛責宋。且索餉糧。攻之數月。州民潰圍走。宗望既得二州。遣人索覺。王安中諱曰。無之。索愈急。乃斬貌類覺者。當之。金人曰。此非覺也。覺匿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我自以兵取之。安中不得已。引覺出。覺大罵。遂殺之。函其首送金軍。燕之降將及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若宋索藥師當奈何。自是解體。及金人伐宋。竟以納平州之叛為執言云。子僅言在磁祿里人劉承宜得之。養於家。與韓夫人隣居。夫人甚愛之。年數歲。隨夫人得見。真聖皇后。留之。游邸。稍長。侍世宗。讀書。遂使僮言主家事。檢繩部曲。一府懾之。世宗聞守東京。海

陵川兵江淮將士亡歸詣東京願推戴世宗爲天子僅言勸
進世宗即位除內藏庫副使僅言能心計世宗倚任之嘗曰
一經僅言無不愜朕意者六年提舉修內役事役夫掘地得
白金匱之法當死僅言責取其物而釋其罪遷少府監護作
太宰宮引官左流泉溉田歲獲稻萬斛遷勸農使僅言雖舊
臣出入左右世宗終不以假權任二十一年尚書省奏官苑
司直長黎倫在職十六年請與遷叙上曰此朕之家臣質直
人也今已老矣如勸農使張僅言亦朕舊臣純實頗解事凡
朝廷議論內外除授未嘗得干預朕觀自古人君爲讓諸蒙
蔽者多矣朕雖不及古人然近習之言未嘗入耳宰臣曰此
國家之禍也僅言得疾猶扶杖視事及卒上深惜之贈輔上
將軍

移刺窩幹契丹部族先從撒八爲亂後殺撒八遂有其衆撒
八初爲招討司譯史海陵伐宋使譯印燥合楊葛盡徵西北
路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接近鄰國世世征伐相爲仇
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老弱必盡係累矣幸使者言
之燥合不敢言楊葛恐後有事得罪遂以憂死燥合督起西
北路兵於是撒八與部衆殺招討使完顏沃側及燥合取招
討司貯甲三千遂反議立陳王延禧子孫推都監老和尚爲
招討使山後山前諸羣牧皆應之羣牧使徒單賽里等皆遇

害五院司部人老和尚那也殺節度使木甲兀者以應之會
率八猛安牧馬於山後盡奪其馬關沙河千戶十哥殺烏古
廸列招討使烏林答蒲盧虎以所部趨西北路室魯部節度
使阿厮列追擊敗之十哥與數騎遁去歸撒八咸平路謀克
括里與所部自山後逃歸咸平少尹完顏余里野欲收捕之
括里招誘富家奴隸數日得衆二千攻陷韓州及柳河縣遂
趨咸平余里野迎擊之兵敗賊遂據咸平出府庫財物以募
兵勢益張省直將軍李本魯吳括刺徵兵於遼東路遇括里
於信州擊敗之括里收餘衆趨京世宗爲東京留守以兵四
百人拒之賊至常安縣聞空中擊鼓聲如數千鼓者見旌旗
蔽野傳言留守以十萬兵至矣乃引還以其衆合於撒八海
陵使樞密使僕散忽土將兵一萬與右衛將軍蕭禿剌討之
禿剌先至戰敗糧餉不繼退歸臨潢撒八率衆沿龍駒河西
歸大石及僕散忽土至與禿剌合兵追至河上不及而還忽
土禿剌皆誅死以白步恭爲北面兵馬都統紇石烈志寧副
之完顏毅英爲西北面兵馬都統唐括孛姑副之以討撒
八等撒八既西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
使移刺窩幹兵官陳家殺撒八執老和尚等窩幹自爲都元
帥陳家爲都監擁衆東還至臨潢府新羅寨世宗使移刺扎
八招之扎八見窩幹窩幹許降已而復謂扎八曰若降汝能

保我輩無事乎。扎入曰：我知招降耳。其他豈能必哉。扎入見高幹兵強，車帳滿野，因說之曰：我始以汝輩不能為，今觀兵勢強盛如此，汝等欲如羣羊為人所驅去乎？將欲待天時乎？若果有大志，吾亦不復還矣。賊將遂幹言，昔谷神丞相賢能人也，嘗說他曰：西北部族當有事，今日正合此語，不可降也。於是高幹不降。扎入亦謂賊中高幹乃引兵攻臨潢府。正隆六年，高幹遂稱帝。時白彥恭、紇石烈志寧在北京，聞世宗卽位，以兵來歸。世宗使元帥左都監吾扎忽同知北京，畱守事完，頗骨只救臨潢。晝夜兼行，比至，賊已解回。去攻泰州。吾扎忽追及之。兩軍已陣，將戰。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兵應賊。吾扎忽軍遂敗。賊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各持刀，以身率先擊賊。所刈甚衆，賊乃退。城賴以完。二年，右副元帥完顏謀衍北征高幹。高幹自泰州往攻濟州，欲邀糧運。謀衍與右監軍福壽、左監軍吾扎忽合，甲士萬三千人，以徒單克寧為左翼，紇石烈志寧為右翼，至木虎崖，盡委輜重。士卒資數日糧，輕騎襲之。羣牧人見者，棄家自賊中來降。謂謀衍曰：賊中馬肥健，官軍馬疲弱。此去賊八十里，比遇賊馬已憊，賊輜重去此不遠。我攻之，賊必來救。賊至，馬必疲，我馬少得息，所謂攻其所必救，以逸待勞也。謀衍從之。乘夜至發會大風，路暗不能辨，遲明行三十里，許與賊輜重相近。

整兵少憩。高幹偵知大軍取其輜重，乃還救。過於長濼，相去五里許，而陣別部諸將與賊對者，勝負未分。左翼萬戶襲別與賊戰，賊陣動，襲麾軍乘之，賊遂却。襲與大軍合，忽反風揚砂，石賊陣亂。官軍馳擊，大破之，追北十餘里，斬獲甚衆。高幹率其衆西走，謀衍追至，濬縣河，賊已濟，毀其津口，不克渡。乃對峙。為疑兵，紇石烈志寧與兩萬戶於下流渡河，而支港兩斷，斗絕，且濬漳。軍士束柳填港，而過之數里，止食。賊衆奄至，志寧急整陣，賊自南岡馳下，衝陣者三。志寧力戰，流矢中左臂，戰自若。大軍畢至，左翼騎兵與賊接，賊據上風，縱火焚煙擊官軍，步兵亦至，併力合戰。軍士苦風煙，皆植立，會天降雨，風止。官軍奮擊，大敗之。徒單克寧追奔十五里，賊前既溪澗，不得渡，多殺傷。既渡，官軍亦渡，賊反施來攻。克寧以大軍未至，令軍士皆下馬射賊，賊引却。而南，克寧亦將引而北。士未及騎，賊復來衝突。大軍至，賊遂引去。高幹既敗，謀衍不復追討。駐軍白濼。高幹攻懿州，不克，遂破川州，將遷於山西。而北京亦不邀擊之。於是發驍騎等軍，號四萬，以紇石烈志寧為元帥，右監軍押謀衍等歸本管，尚書右丞僕散忠義、頗除邊患。世宗嘉歎，拜忠義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帥。完顏思敬為都統，以兵五千會於燕子城。詔思敬曰：賊敗，必走山後，可選新馬三千加芻秣，以備追襲。忠義至軍中，時高幹西走花道。

家尚八萬忠義軍與賊遇萬戶查刺為左翼宗亨統之宗寧為右翼宗叙統之與賊夾河為陣賊渡河以兵四萬先犯左翼軍宗亨指畫失宜陣亂而賊賊圍查刺軍查刺力戰宗叙以右翼兵來救賊乃去為幹白花道西走忠義志寧追及於陷泉賊兵三萬騎涉水而東大軍先據南岡左翼軍依岡為陣適遇而北步軍繼之右翼軍繼步軍北引而東作偃月陣步軍居中騎兵據其兩端使賊不見首尾是日大霧晦冥賊騎見左翼據南岡不敢擊擊右翼軍烏延查刺力戰賊稍却志寧與夾谷清臣烏林答剌撒鐸刺進戰賊大敗將涉水去泥濘不得渡大軍逐北人馬相蹂躪而死不可勝數

陷泉皆平餘眾踰嶺而過或竄匿林莽間大軍踵擊之俘斬萬計生擒其弟大王孛窩幹與數騎脫去賊眾自落括岡西走志寧追獲之俘五萬餘人雜畜不可勝計其部族皆降高倫收散卒萬餘人入奚部以諸奚自益時時出兵寇遼魯古浣古北口興化之間詔完顏謀衍以兵三千合舊屯兵五千擊之完顏思敬以所部兵入奚地會計賊將降者甚眾其餘多殺死無復圖志窩幹自度勢窮謀自羊城道西京奔夏國大軍追之急其眾多亡去度不得西乃北走沙陀九月稍合住神獨幹執窩幹詣思敬并獲其母徐童及其妻子志寧清臣等追餘黨悉獲之賊平皇太子率百官上表賀思敬獻俘

於京師窩幹梟首於市磔其手足分懸諸京府其母及妻子皆殺之括里扎八率眾南走宗亨追及扎八扎八詐降宗亨信之扎八給宗亨曰括里驚走願追之宗亨遣之益都猛安欲追括里宗亨恐分其功不聽而縱軍士取賊所棄資囊人畜自有之括里扎八由是得亡去遂奔於宋宗亨降寧州刺史其後李世輔用括里扎八逐取宿州為邊患大定六年點檢司奏親軍中有逆黨子弟請一切罷去詔曰身預逆黨者罷之餘勿問

崔立將陵人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鉞鼓乘兵亂從上黨公張問為都統遂領太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為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為恨國城中授都尉天興元年冬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暴常思亂以快其欲晉州藥安國有勇力嘗為嵐州招撫使以罪繫開封獄赦出貧無以為食立將為變潛結納之安國健啖立飽之遂與之謀先以家置西城上事不勝則舉以逃日與都尉楊善入省中候動靜布置已定召善食殺之二年正月遂帥甲卒二百擅省門而入二相間變趨出立拔劍曰京城危困二公欲如何處之二相曰事當好議之立遂殺二相馳往東華門道遇點檢溫屯阿里殺之論百姓口二相閉門無謀吾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眾皆稱快御史大夫裴蒲阿忽希諫議大夫烏古孫奴申右左副

點檢完顏阿散奉御忙哥，講議蒲察琦戶部尚書完顏珠額皆死，立運省中。集百官議曰：衛紹王子梁王承格，其妹公主在元軍中，可立之。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召承格至。以太后詰命梁王承格監國，百官拜舞山呼，遂送二相所佩虎符詣元大帥，速不哥納款，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與稱其妻為王妃，弟倚為平章政事，侃為殿前都點檢，除拜其黨字、名、長、哥、韓、鐸、樂安國等，初立假安國之勇以濟事。至是忌之，聞安國餉一部尉妻，數其罪斬之，速不解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大帥飲之酒，立以父事之。既還，悉燒京城樓櫓，大帥大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案隨征官吏家屬聚之省中，自閏之日，亂數人猶不足禁城中。嫁娶有以一日之故殺數人者。遷梁王及宗室置省中，以腹心守之。以荆王府為私第，取內府珍玩實之。二月，以天子褒是后，服送元軍，括在城金銀，搜索盡，擄掠慘酷，百毒備至。卿國夫人及內侍高祐等皆死，杖下官吏親屬不任楚毒，多自盡。同惡相濟，視人如管人，相謂曰：攻城時七八日中，諸門出糞者凡百餘萬人，恨不預其數，而值此不幸也。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諷太后作書陳天時人事，遣皇乳母招歸德，當時冒進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立大喜。三月，立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皆赴青城，遂北

行妻王氏，傅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官軍三千七百，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四月，元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立歸大慟，無如之何。山西人李琦為都尉，附立妹婚折希顏，娶夾谷元之妻，年二十餘，有姿色，有言其美者，立欲得之，立每奪人妻，必差其夫，連出一日，差琦出京琦以妻自隨。如是者再三，立欲殺琦，琦又數為希顏所折辱，遂謀殺立。寶坻人李伯淵，本千戶，漢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之。燕人李賤奴，東面元帥，立初反，以賤奴與敵體，頗親敬之。數月之後，遂視賤奴如部曲，賤奴不能平，遂與琦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合三年六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傳集是策。次夜，伯淵等燒外封丘門，以警動之。伯淵不安，一夜百臥起，比明，伯淵等來約立視火，立令京城民十五以上，七千以下，男子皆詣太廟街，點集既還，折希顏、苑秀等數騎從立行，及梳行街，伯淵欲送立還荆王府，立辭數四，伯淵必欲親送，立不疑之。伯淵猝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刺之，洞，再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黃潤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望見立墜馬，謂與人鬪，欲前解之，為軍士所斫，被創走，追斬之。伯淵繫立屍馬尾，至內前號於衆曰：立殺害劫奪，盡屠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不

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其首望承天門獻哀宗伯
淵以下軍民皆勸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掛關前槐樹上
樹忽拔人謂樹亦厭爲所汗遂籍其家以其妻王花兒賜丞
相帳下士

外國

夏白李元昊始稱帝遼人以公主下嫁世修朝貢天輔六年
金破遼兵遼主走陰山夏國王乾順遣將李良輔將兵三萬
救遼次天德境幹魯妻室敗之迨至野谷澗水暴至夏兵漂
沒者不可勝計宗望至陰山以便宜與夏國議和其書曰奉
詔有之夏王遼之自出不渝終始危難相救今茲已舉遼國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宋

若能如事遼之日以効職貢富饒其來無致疑貳天會二年
始奉誓表以事遼之禮稱藩請受割賜之地宗翰承制制下
寨以北陰山以南乙室耶括部吐祿陳之西以賜之太宗命
王阿海等以誓詔賜夏國乾順以契丹舊儀見使者阿海曰
契丹與夏國甥舅也故國正坐使使者禮今大金與夏國若
臣也見使者常如儀爭數日乾順乃起立受焉時宋人與夏
人俱受山西地宋人侵取之乾順遣使上言詔都統府從宜
定奪初以山西九州與宋人而天德遠在一隅割以與夏後
破宋都獲二帝乃置陝西分路自麟府路洛陽路東距黃河
西岸西歷暖泉堡即延路米脂谷正累勝寨環慶路威遠寨

過九星原至委布谷口涇原威川寨略古蕭關至北谷川秦
鳳路通懷堡至古會州直距黃河照河路盡四邊以限封域
復分陝西北鄙易天德雲內以河爲界及婁室定陝西婁盧
火率兵取威戎城軍至威戎東與來兵遇擊走之生致二人
問之知爲夏將李遇也乃還其人而與李遇通問李遇軍威
戎西婁盧火軍威戎東使人請命於婁室婁室報曰可與夏
人相爲犄角毋相侵犯李遇使使來曰夏國旣以天德雲內
歸大國大國許我陝西北鄙之地是以至此婁盧火遂降軍
府宗旣定陝西遂不以陝西北鄙與夏國天眷二年乾順卒
子仁孝立遣使冊命初宋暴汴以環州降及割陝西河南與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宋

宋人消奔夏國夏人以爲首領散諸陽再炮陝西情通
人遂族消詔書責讓之海陵弒熙宗遣使詔諭至境止夏人
問曰聖德皇帝何爲見廢不納朝廷乃使有司以廢置之故
移文報之正隆末伐宋宋人入秦隴夏亦乘隙攻夏靈夏
峽九羊會州等城寨世宗卽位夏人復以城寨來歸夏人
得敬專國政大定八年遣秦告使嚴前太尉色里圖朝賀
孝章乞良醫爲得敬治病詔保全郎王師遣往王師之曰如
病勢不可療則勿治如可治期一月歸得敬疾瘳遣謝恩使
任得聰來得聰亦附表進禮物上曰上下自有定分得敬附
表禮物其却之初仁孝卽位其臣下作亂得敬抗禦有功遂

門攻臨宥夏州慶陽總管慶山奴攻威靈安會州興定元年夏兵三萬自寧州還慶山奴邀擊敗之三年夏人入葭州慶山奴破之三年華州元帥完顏合達出安塞堡至隆州敗其兵二千進攻隆州克其西南會春乃還四年夏人犯鎮戎金帥敗績元帥慶山奴攻宥州開神堆府穴其城拔兵至擊走之斬首二千八月夏人陷會州刺史烏古論世顯降開定西刺史愛中阿失刺擊走之九月陷西寧州五年寧遠軍節度使夾谷海壽破夏兵於搜覓堡元光元年夏人陷大通城復取之二年遵項使其太子德任來伐德任曰彼兵勇尚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項笑曰是非汝所知也彼失蘭州竟不能復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手

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爲僧遵項怒幽之靈州是歲元兵伐夏延安慶原元帥府欲乘其困敵伐之陝西行省白撒合達以爲不可乃止隗安軍節度使完顏阿憐日與將士宴飲不治軍事夏人掠民五千餘口牛羊雜畜數萬而去自天會議和八十餘年與夏人未嘗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構難十年不解一勝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敝是歲遵項傳位於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稱兄弟之國二年二月遵項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遣使王立之來聘未復命因亡詔於京兆安置充宜差彈壓主管夏國降戶八年立之妻子三十餘口至

環州詔歸之賜以幣帛立之言先世本中州人乞居中州詔以本官居中州主管唐鄧中裕等處夏國降戶聽唐鄧總帥府節制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夏之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備鄰無常視三國之強弱以爲異同焉

高麗國王王楷其地鴨綠江以東曷懶路以南東南皆至於海自遼時歲時遣使修貢女直雖與高麗不通者久矣穆宗時高麗始通使於女直及破蕭海里使幹魯罕往高麗報捷高麗亦使使來賀厥後曷懶路諸部欲來附高麗以近於已不利使人邀止之穆宗遣石適歡往納曷懶路未行而穆宗沒康宗嗣遣石適歡以星顯統門之兵往至乙離骨嶺益募兵趨活溫水收曷懶路七城高麗使人來請會議曷懶甸人使治刺保往石適歡亦使孟魯往高麗執治刺保而遣孟魯曰無與爾事於是五水之民皆附於高麗團練使自者十四人二年高麗來攻石適歡大破之殺獲甚衆追入其境焚畧其戍守而還高麗遣使來請和歸十四團練及六路使人命石適歡經正疆界石適歡立幕府於三潯水其與高麗往來爲亂者正其罪四年高麗使使來賀嗣位康宗遣使報聘且索亡命之民高麗曰使使至境上受之康宗使阿哈勝昆往受受於馬紀嶺以待之阿哈勝昆至境上高麗殺之出兵曷懶甸築九城康宗欲伐之衆曰恐違人將以罪我太祖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一

手

日若不舉兵豈止失曷懶旬諸部皆非我有也遂使幹寒將兵伐之大破高麗進圍其城七月高麗復請和願歸亡入之民龍九城之成復所侵故地遂與之和收國元年太祖已克黃龍府命撒喝收保州保州遼侵高麗所置也久之不下撒喝請濟師詔曰保州未下但守邊戍聞遼主且至俟破大敵復益汝兵太祖已破走遼主軍撒喝破合主順化二城復請濟師攻保州使幹魯以甲士千人往二年高麗遣使來賀捷且曰保州本吾舊地願見還太祖謂使者曰爾其自取之詔撒喝曰若高麗來取保州當謹備之或欲合兵無得輒往及撒喝攻保州遼守將遁去而高麗兵入城高麗國王使蒲馬

史

卷一百一十一

七

請保州詔曰保州近爾邊境聽爾自取今乃勸我師徒破敵城下當別議之天輔二年高麗增築長城三尺曷懶旬字董習顯以聞詔曰無得侵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四年使習顯以獲遼國州郡論高麗其國方誅亂者使習顯就館事定乃依舊禮相見而以表來賀并貢方物命高麗等報使高麗至境上接待之禮不遜隨等以聞太宗曰高麗世臣於遼常以事遼之禮事我而我國有新喪遼主未獲勿強之命高麗等還天會二年南路都統鶴實答奏高麗納叛亡增邊備必有異圖詔曰凡有通問無違常式或來侵畧則整爾行列與之從事敢先犯彼者雖捷必罰四年國王王楷遣

使奉表稱藩優詔答之止使高伯淑諭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其保州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盡數發還若一聽命即以保州地賜之伯淑至高麗王楷附表謝一依事遼舊制自是保州封域始定皇統六年楷卒子睨嗣初高麗使者別有私進禮物世宗以不應典禮罷之大定十年睨弟翼陽公昭廢睨自立十一年王昭以讓國來奏詔勿受有司移文詳問高麗曰前王久病皆不治以母弟昭權攝國事上曰讓國大事也何以不先陳請詔有司再詳問高麗乃以王睨讓國表來稱先王楷遣訓傳位於弟又言其子有罪不可立之意上以問宰執丞相良弼曰此不可信睨止一子往

史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年生孫嘗有表陳生孫之喜一也昭嘗作亂睨囚之二也今睨不遣使昭乃遣使三也朝廷賜睨生日使昭不轉達於睨乃稱未敢奉受四也是昭篡兄誣情於天子安可忍也右丞孟浩曰當詢彼國士民果皆推服可遣使封冊上曰封一國之君詢於士民與除拜猛安謀克何異乃却其使者而以吏部侍郎靖為宣問使昭實篡國因睨於海島靖至高麗昭稱王睨已避位出居他所病勢轉加不能就位拜命跋涉險遠非使者所宜往靖竟不得見睨乃以詔授昭轉取睨表附奏其言與前表相同靖還上問大臣皆曰睨表如此可就封之丞相良弼曰待昭新請未晚也十二月昭遣禮部侍郎張翼

明等請封十二年三月賜封冊十五年高麗西京留守趙位
龍叛暗遣徐彥寧等上表曰前王本非遜讓大將軍鄭冲夫
郎將李義方實弑之臣位寵願以慈悲嶺以西至鴨綠江四
十餘城內屬請兵助援上曰王暗已加封冊位寵輒敢稱兵
爲亂欲納土內屬朕懷撫萬邦豈助叛臣爲虐詔執徐彥寧
等送高麗項之王暗定趙位寵之亂遣使奏謝十七年賀正
日禮物玉帶乃石似玉者有司請移問上曰小國無能辨識
誤以爲玉耳不必移問有司奏高麗下節官順成例外將帶
甲三過界上以所坐罪重令發還本國章宗永安二年暗自
陳哀病以國讓其弟暉是歲暗卒泰和四年暉卒子談嗣七
年伐宋夏亦有故獨高麗遣正旦使至寧元年八月談卒嗣
子未行起復九月宣宗卽位邊吏奏高麗牒稱嗣子未起復
不可以凶服迎吉詔又不可以草土名銜署表禮官議人臣
不以私恩廢公議宜權用吉服迎詔署表用權國事名銜俟
高麗告哀使至闕然後遣使致祭及行封冊制可明年宣宗
遷汴遼東道路不通興定三年遼東行省奏高麗有奉表朝
貢之意宰臣奏可令行省受其表章其朝貢之禮俟他日徐
議宣宗乃遣使撫諭高麗言道路不通未遑迎迓詔行省且
羈縻勿絕其好白是不復通問矣

國語解

今文尚書解多奇澁蓋亦當世之方言也金史所載本國之
語得諸重譯而可解者何可闕焉若其臣僚之小字或以賤
或以疾猶古人尚質之風也國姓爲某漢姓爲某後魏以來
已有之矣存諸篇終以備考索云

通元史表

中書左丞相宣國公臣李善長等言。伏以紀一代以爲書。史法相沿於遠。同考前王之成憲。周家有監於夏殷。恭因已往之廢興。用作將來之法戒。惟元氏之有國。本朔漠以造家。事兵戈而爭強。非部落者十世。逐水草而爲食。桓雄長於一隅。建至成吉思之時。聚會幹難河之上。方尊位號。始定政條。既新取於乃蠻。復遠攻於回紇。渡黃河以臨西夏。踰居庸以瞰中原。太宗繼之。而金源爲墟。世祖承之。而宋祚遂訖。立經陳紀。用夏變夷。肆宏遠之規模。成混一之基業。爰及成仁之主。見稱順治之君。唯祖訓之式遵。思孫謀之是道。自茲以降。亦

通元史表

就隆平。豐亨豫大之言。壹倡於天曆之世。離析漢奔之禍。馴致於至正之朝。徒玩細煥。浸忘遠慮。權姦豪傑。於外發倖。憂惑於中。周綱遽致於陵遲。漢網實因於疏濶。山是羣雄角逐。九域瓜分。風波徒沸於重溟。海岳竟歸於真主。臣善長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奉天承運。濟世安民。建萬世之丕圖。紹百王之正統。大明出而燭火息。率土生靈。遐當鳴而。黎黔鴻音斯播。載念盛衰之故。乃推忠厚之仁。食言實既亡。而各亦隨亡。獨謂國可滅。而史不當滅。特詔遺逸之士。欲求論議之公。文辭勿致於艱澁。事跡務令於明白。苟會惡嫌。然在日。庶勸懲有益於人。此皆天祐之丁寧。足見聖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之廣大。於是命翰林學士臣宋濂。待制臣王禕。判義儒士臣汪克寬。臣胡翰。臣朱信。臣陶凱。臣陳基。臣趙瑄。臣曾魯。臣趙汴。臣張大海。臣張瑄。臣黃篈。臣傅恕。臣王綺。臣傅著。臣謝汝。臣高啟。修纂上自太祖。下迄寧宗。據十三朝實錄之文。或自餘卷。粗完之史。若自元統以後。則其載籍靡存。已遣使而旁求。俟續編而上送。愧其才識之有限。弗稱三長。兼以紀述之未周。殊無寸補。臣善長等。司鈞軸。率覲成書。信傳信而疑傳疑。權克編摩。於歲月。筆則筆而削則削。敢言褒貶於春秋。仰塵一夜之觀。期作千秋之鑑。所撰元史。隨表上進。以聞。洪武元年秋八月。上既平定朔方。九州攸同。金匱之書。悉入

通元史表

秘府。冬十有二月。乃詔儒臣。發其所藏。纂修元史。以成一代之典。臣濂臣禕。實爲之總裁。明年春二月間局。至秋八月書成。紀凡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丞相宣國公臣善長。率同列表上。已經御鑒。至若順帝之時。史官職廢。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又明年春二月間局。至秋七月書成。以卷計者。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又六。合前後二書。釐分而附麗之。共成二百一十卷。其時與編摩者。則臣趙瑄。臣朱右。臣張瑄。臣朱世濂。臣王康。臣王葵。臣張孟兼。臣高遜志。臣李汝。臣張宣。臣張簡。臣杜寅。臣俞寅。臣殷紀。而總其

事者仍臣濂與臣韓焉舊所纂錄之士其名見於表中者或仕或隱皆散之四方獨堽能終始其事云昔者唐太宗以開基之主干戈甫定卽留神於晉書勅房玄齡等撰次成編人至今傳之欽惟皇上龍飛江左取天下於羣雄之手大統既正亦詔修前代之史以爲世鑒古今帝王能成大業者其英見卓識若合符節審如是於殷盛哉第臣濂等以荒唐繆悠之學義例不明文辭鄙陋無以稱塞詔旨之萬一夙夜揣分無任感竢謹繫歲月次第於目錄之左庶幾博雅君子相與可定焉洪武二年十月十三日史臣金華宋濂謹記

史緯

建元史表

三

史緯目錄

卷三百十二元史一本紀

太祖

太宗

定宗

憲宗

卷三百十三元史二本紀

世祖

成宗

卷三百十四元史三本紀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明宗

文宗

史緯

元史目錄

一

寧宗

卷三百十五元史四本紀

順帝

卷三百十六元史五志

天文

曆

地理

河渠

卷三百十七元史六志

禮樂

祭祀

選舉

百官

卷三百十八元史七志

食貨	
卷三百十九元史八志	
兵	刑法
卷三百二十元史九表	
諸王	公主
卷三百二十一元史十列傳	
順宗	裕宗
順宗	順宗
成宗皇后伯岳吾氏	裕宗后弘吉刺氏
順宗后弘吉刺氏	
順帝皇后弘吉刺氏	奇氏
牙忽都	特薛禪
阿剌兀思剌里忽思	木華黎 <small>敬登只必</small>
博爾木 <small>王青帖木兒</small>	察罕
札八兒	速不台 <small>兀良合台</small>
按竺迺 <small>國寶</small>	博羅歡 <small>伯都</small>
別的因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
雪不台	布智兒
純只海	月里麻思
鎖咬兒哈的迷失	塔塔統阿

忙哥撒兒 <small>伯答沙</small>	賽典赤瞻思丁
卷三百二十二元史十一列傳	
布魯海牙	高智耀
鐵哥	安童
廉希憲	伯顏
阿木	阿里海牙
土土哈 <small>魯兀兒</small>	來阿八赤
李恒	徹里
不忽木	阿魯渾薩理 <small>岳柱</small>
卷三百二十三元史十二列傳	
朵兒赤	脫歡
塔出	哈刺哈孫
阿沙不花	拜住
奕赫抵雅爾丁	麻里脫脫
燕鐵木兒	伯顏
脫脫	朵爾直班
阿魯圖	太平
太不花	察罕帖木兒 <small>舊那帖木兒</small>
卷三百二十四元史十三列傳	
嚧嚧	自當

阿榮	小雲石海涯
秦不華	余關
星吉	達理麻識理
耶律楚材	董文用 <small>文忠</small>
耶律箇哥	郭侃
王珣	石抹也先 <small>查判</small>
何伯祥 <small>瑞</small>	石抹明安
王玉汝	石天麟
洪福源 <small>俊牙</small>	史天澤
董文炳	張弘範
史事 元史目錄 四	
卷三百二十五元史十四列傳	
劉秉忠	張文謙
郝經	姚枢
許衡	賈默
商琥	趙良弼
趙璧	王磐
李冶	李昶
劉肅	王思廉
孟祺	劉整
李忽蘭吉	李庭

高鳴	李德輝
卷三百二十六元史十五列傳	
劉國傑	張德輝
張雄飛	郭守敬
烏古孫澤	尚野
魏初	陳祐 <small>天祥</small>
石高山	秦長卿
劉宣	高鵬 <small>張九思</small>
姚天福	劉因
尚文	
元史目錄	
吳澄 <small>陳廉</small>	
卷三百二十七元史十六列傳	
趙孟頫	張瑄
崔斌	崔斌
葉李	馬紹
姚燧	張珪
李孟	張養浩
曹伯啟	王壽
秦起宗	張思明
張昇	王約

王結	楊采兒只
蕭拜住 <small>賈勝</small>	虞集 <small>元明</small>
歐陽立	許有壬
宋本 <small>聚</small>	李好文
李木魯 <small>辨遠</small>	
卷三百二十八元史十七列傳	
王克敬	任速哥
陳思謙	崔敬
呂思誠	蓋苗
張慎	歸賜
史粹 元史目錄	
陳祖仁 <small>王遇志</small>	成遵
曹鑑	張翥
烏古孫良慎	遼魯會
董博霄	邁里古思
金履祥	許謙
黃澤	蕭鄰 <small>阿恕</small> <small>侯均</small>
胡長孺	韓性
吳師道	陸文圭
陳旅	宇文公諒
伯顏	史許維祺

田滋	史粹
王良	鄭天孚
劉天孚	李綱
稽不華 <small>周喜月</small>	韓因
楊僕	石普
伯顏不華	劉濟 <small>健</small>
普顏不花 <small>中榮</small>	閔本
拜化	汪澤民
鄭玉	李王閏
郭道卿 <small>佐卿</small>	郭狗何
史粹 元史目錄	
張閏 <small>鄭文嗣</small>	田收住 <small>王住兒</small>
樊淵 <small>賴康孫</small>	王薦
徐珏	劉通
靳祥	石明三
何從義	靳昂
史彥斌	張紹祖
李明德 <small>石永</small>	魏敬益
周樂	陸杜瑛
吳定翁	胡開文 <small>與妻王氏</small>
蔡氏二女	閔氏

趙哇兒	朱淑信
張氏	蔡三玉
蘇氏	范妙元 <small>鄒氏</small>
姚氏 <small>官勝娘</small>	張氏
徐彩鸞	袁氏女
潘氏	韓氏
曹氏	劉氏
陳氏	李賽氏
卷三百二十九元史十八列傳	
釋八思巴 <small>歷巴必僧納藏王</small>	丘處機
史綱 元史目錄	人
張宗演 <small>張留孫吳全所</small>	方田忠良
蔡元	李邦寧
朴不花	賤阿合馬
盧世榮	桑哥
鐵木迭兒	哈麻
搠思監	賈李壇
王文統	阿魯輝帖木兒
逆字羅帖木兒	
卷三百三十元史十九列傳	
附高麗	日本

安南	編
占城	瓜哇
史綱 元史目錄	九

本紀

明浦江宗廟重修
清晉江陳大綱刻修

太祖姓奇渥溫氏諱鐵木真蒙古部人其十世祖字端叉兒
母曰阿蘭果火煒脫奔呼哩健生三子長曰博塞葛答黑次
曰南合說散里直夫亡阿蘭果居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墜
中入化爲金色神人來趨卧榻阿蘭果覺遂有娠產一子即
字端叉兒也狀貌奇異沉默寡言家人謂之疑獨阿蘭曰此

史記卷三百十二

兒非疑阿蘭沒諸兄分家貨不及之字端叉兒獨乘青白馬
至八里屯阿蘭之地居焉食飲無所得適有蒼鹿搏野獸而
食字端叉兒設機取之鹿即馴狎乃背鹿獵兔禽以爲饈或
謂之疑獨似有天相之居數月有民數十家自統忽里忽魯之
野逐水草來遷字端叉兒結茅與之居出入相資自此生理
漸足一日仲兄思之曰字端叉兒獨出而無資得無來援乎
索訪之邀與俱歸字端叉兒中路謂其兄曰統忽里忽魯之
民無所屬附若臨之以兵可服也其兄至家選壯士令字端
叉兒帥以往降之字端叉兒沒孫呼憐篤敦其妻莫罕倫生
七子而寡時押判伊而部有群兒掘田間草根以爲食莫罕

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之

倫乘車出適見之怒曰此田乃我子馳馬之
之耶驅車轅傷諸兒有至死者都衆忿怒盡
子不及被甲往追之莫罕倫令子婦戴甲赴之則已敗矣六
子死之押判伊而殺莫罕倫滅其家長孫海都尚幼乳母匿
諸營木中得免第七子納真於八刺忽民家其營故不及
難聞其家被禍來觀之見病婦十數與海都尚在計無所出
有黃馬逸歸納真乘之僞爲牧馬者詣押判伊而路逢父子
騎先後行臂鷹而獵納真識其鷹曰此吾兄所擊者也趨
前拾其子曰有赤馬引馬而來汝見之乎曰否其子問曰
汝何得是馬乎曰有曰汝可爲吾前驅乎曰可遂同行
轉一河限後騎相去稍遠遂刺殺之繫馬與鷹迎後騎後
騎問曰前射是鷹者吾子也何爲不見納真曰見則方卧騎
者愕然納真乘隙刺殺之前行至一山下有馬數百牧者童
子數人方擊石爲戲納真蒸視之乃吾兄物也於是登山四
顧悄無來人盡殺童子驅馬臂鷹而還取海都并病婦歸八
刺忽止焉海都稍長納真率八刺忽怯谷諸民其立爲主海
都攻押判伊而臣屬之形勢幾大刺營恨於八刺合黑河上
跨河爲梁以便往來由是部族歸之者漸衆海都五傳至烈
祖也逮該并吞諸部勢愈盛烈祖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
木真太后月倫適生太祖手握凝血如赤石烈祖異之因以

史記卷三百十二

鐵木真各之志武功也。宋紹興十七年，烈祖崩，帝方幼，冲部衆多歸秦赤烏部，近侍脫端火如其亦將叛。帝泣留之，脫端曰：「漢池已乾矣，堅石已碎矣，留復何爲？」竟帥衆去。太后怒，麾旗將兵自追叛者，驅其大半而還。札木合掠薩里河牧馬，以去。帝麾下棚只射殺之。札木合部與秦赤烏部合謀，以衆三萬來戰。帝集諸部兵分十三翼以伐札木合。主帝與大戰，就走之。時諸部中唯秦赤烏地廣民衆，號爲最強，其族照烈部與帝所居相近，帝嘗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遇，帝謂之曰：「今夕可同宿乎？」照烈曰：「同宿固所願，但從者四百，因糧糧不具，已遣半還矣。」帝同還與宿，凡留者悉飲食之，明日再合圍。

史錄

卷三十三

三

帝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秦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唯鐵木真乎？」照烈長玉律爲秦赤烏所虜，遂與塔海答魯領所部來歸。已而二人復叛去。至中路，爲秦赤烏部人所殺。時帝功德日盛，秦赤烏諸部苦其主，見帝寬仁，心悅之。桑耶吉札刺兒忙兀諸部皆來降。會塔塔兒部部長茂兀真笑里徒背金約，金主遣丞相完顏襄帥兵伐之。北走，帝發兵自幹難河迎擊，殺茂兀真笑里徒，盡虜其輜重。帝之麾下有爲乃蠻部人所掠者，帝欲討之，遣六十人徵兵於薛徹別吉薛徹別吉有舊怨，殺十人，去五十人，衣而歸之。帝怒，帥

汪罕與
汪罕太子
汪罕太子

兵論沙磧攻之，殺虜其衆。初克烈部脫里金封爲王，番稱王爲汪罕。汪罕多殺戮，其叔父菊兒帥兵與戰，汪罕敗，以百餘騎奔於烈祖。烈祖將兵逐菊兒走西夏，奪部衆歸汪罕。汪罕德之，相與盟，稱爲按答華言交友也。汪罕之弟也力可哈刺忽汪罕叛歸，乃蠻部乃蠻部爲其伐汪罕。汪罕奔契丹，既而復叛歸，中道糧絕，將半乳爲飲，刺菜血爲食。帝以其與烈祖交好，撫勞振給之。尊汪罕爲父，帝伐蔑里乞部掠其資財，以遺汪罕。汪罕部衆集，不告於帝，率兵復攻蔑里乞部，大掠而還。於帝一無所遺，乃蠻部不服，帝與汪罕和之。約明日戰，是夜汪罕多燃火營中，示人不疑，將移部衆於別所。及旦，

史錄

卷三十三

四

帝始知之，疑其有異志，還師蔑里河。汪罕亦還。汪罕子亦剌合自別部來，乃蠻部曲薛吾等襲虜其衆於道。汪罕遣使來曰：「乃蠻掠我人民，太子有四良將，能假我以雪恥乎？」帝頗釋前憾，遣博爾木木華黎、博羅渾、赤老溫四人帥師以往。師未至，亦剌合追及曲薛吾，與之戰，大敗。須臾，四將至，擊乃蠻走盡。奪所剌歸汪罕。已而與皇弟哈撒兒再伐，乃蠻大敗之。盡殺其族衆，乃蠻勢遂弱。時秦赤烏猶強，帝會汪罕與秦赤烏抗忽等大戰於難河上，敗走之。新獲無算，哈答斤部散兵兀部桑魯班部塔塔兒部弘吉剌部附乃蠻秦赤烏敗，皆不自安。會於阿雷泉，斬白馬爲誓，欲襲帝。弘吉剌部長迭夷恐事

太祖
子為父
教

史
記

卷三十三

五

不成，潛道人告變，帝與汪罕逆戰於孟亦烈川，大敗之。汪罕之弟札阿紺李謀於按敦阿迷，燕火脫兒曰：「吾兄性行不常，既殺我昆弟，我輩豈得獨全乎？」按敦阿迷以告汪罕，執燕火脫兒至帳下，數之曰：「吾帝山西夏而來，道路饑困，其相持之語，遠忘之乎？因唾其面，生土之人，皆起而唾之。又屢責札阿紺李，二人遂奔乃蠻。時弘吉剌部欲來附，哈撒兒不知，往勸之。弘吉剌與札木合諸部會於健河，率士卒來侵，帝起兵逆戰，破之。札木合脫走，弘吉剌降。帝發兵伐塔塔兒部，塔師口荷破敵，遂北。見棄遺物，無復俟，軍事畢散之。既而大勝，乃解復合諸部來侵，帝還輜重於他所，與汪罕倚阿蘭寨為壁。

史
記

卷三十三

六

之存，實太子是賴，提騎已白，遣骸異得安養，汝乃喋喋不已，余自為之，毋貽吾憂可也。札木合遂縱火焚帝牧地而去。汪罕父子謀欲害帝，遣使者來曰：「向者所議細事，今當相從，請來飲，布澤察兒、華言、許里酒也。」帝率十騎赴之。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帝遂還。汪罕謀既不成，議舉兵來侵，圍人乞力失，密告帝。帝馳軍阿蘭寨，悉移輜重於他所，遣折里泰為前鋒，整兵出戰，先與朱力斤部遇，大敗，遣京部遇，又次與火力失烈門部遇，皆敗之。最後與汪罕親兵遇，又敗之。亦剌合見勢急，突來衝陣，射之中額，飲其面，退。帝亦還，遣阿里海作書責汪罕。汪罕語亦剌合曰：「我向者之言何如？」亦剌合曰：「事勢至今日，唯有竭力戰鬪，我勝則并彼，彼勝則并我，多言何為？」帝既遣使於汪罕，遂進兵，至班朱泥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漿，哈撒兒別居哈刺潭山，妻子為汪罕所虜，挾幼子脫虎走，繼絕探烏那為食，來會於河上。汪罕兵至，帝與戰，汪罕大敗。札木合等謀弑汪罕，弗克，奔乃蠻，帝發兵幹難河源，偽作皇命，哈撒兒遣使謂汪罕曰：「我兄太子，今既不知所往，我之妻孥，又近王所，縱我欲往，將安所之？」王儻素前怨，念舊好，即束手來歸矣。汪罕信之，遣人歸，饋者來，以皮囊盛血與之，即令軍士銜枚夜襲之，盡降其部眾。汪罕與亦剌合既身遁去，汪罕嘆曰：「我為吾兄所誤，今日悔將何及？」汪罕出走。

為乃翁部將所殺亦判合走西夏。劉統以自資為西夏所攻走至龜茲。龜茲國主殺之。帝既減汪罕宣布號令振旅而還。乃翁部長太陽罕心忌帝能遣使謀於白達達部。阿剌忽思忽思以報帝。帝遂伐乃翁。駐兵於達忒該山。太陽罕營於流海山。兵勢頗盛。時我隊中有驢馬驚入其營中。太陽罕見之曰。蒙古之馬瘦弱如此。當誘其渡入然後戰而擒之。其將火力連八赤曰。先王戰伐勇進不同。馬尾人背不使敵人見之。今為遲延之計。得非心中有所懼乎。苟懼之何不令后妃來統軍。太陽罕怒。即驅馬索戰。帝以哈撒兒主中軍。時札木合從太陽罕來見帝軍容整肅。謂左右曰。乃翁初來兵。視蒙古軍如粘難羔兒。意謂賄賂皮亦不得。今觀其氣勢殆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帝與乃翁軍大戰。至曠殺太陽罕。諸部皆潰。夜走墜死者不可勝計。諸部悉降。帝征西夏。拔力吉里寨。經落思城。大掠而還。元年帝大會諸部長於幹難河之源。建九斿白旗。自號成吉思。可汗。實金章宗太和六年也。帝復征乃翁。太陽罕子伯出律罕奔也兒的石河上。初金殺帝宗親成補海罕。帝欲復讐。會金降俘言金主璟肆行暴虐。帝密議伐金。然未敢輕動也。二年征西夏。三年帝自至西夏討茂里乞部滅之。四年帝入河西。夏主李安全遣其世子率師來戰。敗之。克兀刺海城。進克夷門。復敗夏師。薄中興府。引河水灌

之堤決。水外潰。遂撤圍還。夏主納女請和。五年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衆。遂略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請伐之。金主璟頗允濟。同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曰。金使曰。新君是誰。金使曰。衛王也。帝曰。衛王誰。帝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土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去。遂與金絕。六年。自帝將南伐。敗金將完顏合達於野狐嶺。敗大水獺。豐利。命遮別攻烏沙堡。及烏月營。拔之。八月帝及金師戰於會河川。敗之。拔德順府。居唐閣守將遁去。遮別遂入關。執中都十月。金主華殺監其馬而還。耶律阿海降。皇子末赤察合台窩闊台分御雲內東勝武朔等州下之。七年金元帥耶律留哥以隆安來附。帝破昌桓。撫等州。金將紇石烈九斤率兵三十萬來援。帝與戰。獲兒猪大破之。秋。圍西京。金元帥左都監與屯裏師來援。帝誘至密谷口。逆擊之。盡殲。復攻西京。帝中流矢。遂撤圍。九月。察罕克舉聖州。十二月。遮別攻東京。不拔。引去。夜馳還。獲克之。八月耶律留哥自立為遼王。七月克宣府。遂攻德興府。皇子拖雷先登拔之。帝進至懷來。及金行省完顏綱元帥高琪戰。敗之。追至北口。金兵保居庸。命武海利守之。遂趨涿鹿。金西京留守忽沙虎遁去。帝出紫荆關。攻金師於五回嶺。拔涿易二州。契丹脫魯不兒獻九口。遂

取居麻金忽沙虎其主允濟連豐王珣立之八月分兵三
道命王于高湖合兵右軍詣太行而南取保送武代等州皇
弟哈撒兒為左軍遼海而東取遼西諸郡帝與皇子拖雷為
中軍取雄霸萊沂等郡帝至中都三道兵還合屯大口河北
郡縣盡叛唯中都通順莫定清沃大名東平德都海州十一
城不下九年春駐蹕中都諸將請乘勝破燕帝不從遣使諭
金主曰汝山東河北郡縣悉為我有汝所守唯燕京耳天既
弱汝我不復迫汝於險今將還軍汝不能偏師以彌我諸將
之怒耶金主遂遣使求和奉尚紹王女岐岡公主及金帛童
男女五百馬三千以獻仍遣其丞相完顏福興送帝出居庸

史綱 卷三十三

夏金人還汴以福興及參政保德肅忠輔其太子守忠留守
中都金人軍所答殺其主帥率眾來降命石抹明安與斡答
闊中都金太子守忠走汴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東答
虎以城降五月金中都留守完顏福興仰藥死抹德肅忠棄
城走明安入守之遣忽都忽魯中都督戴七月遣乙職里諭
金主以河北山東未下諸城來獻及去帝號為河南王帝罷
兵不從以金降將史天倪為右副都元帥南征八月天倪取
下州金經略使乞住降木華黎攻廣平府降之是秋取城邑
凡八百六十有二十月金宣撫蒲鮮萬奴叛東併稱天王
十一年秋撤里知兀驪率師山西夏趙嗣中逃越潼關度金

西安軍節度使尼脫古拔汝州等郡抵汴京西還十月蒲鮮
萬奴降既而復叛併稱東夏十二年以木華黎為太師封國
王將蒙古兵漢諸軍南征克大名府遂定益都淄密等州十
三年木華黎自西京入河東克太原平陽等州是年伐西夏
圍其王城夏主李遵頊走西涼吳丹六哥據高麗江東坡命
哈真札剌率師平之高麗王獻降諸歲貢方物十四年西賊
殺使者帝率師親征取訛答剌城十五年春帝克蒲華城夏
克等思于城代攻斡脫羅見城克之東平嚴實籍彭德大名
磁洛等州戶三十萬來歸十六年帝攻卜哈兒薛連思于等
城皇子木亦改長吉千八兒真等城並下之夏駐蹕鐵門關

史綱 卷三十三

金主遣馬古孫仲端奉國書請和稱帝為兄不允宋遣荷蒙
王來請和夏宋澠水忠義統轄石珪率眾降秋帝攻班勒紇
等城皇子赤察合台高湖台分攻玉龍僕赤等城下之冬皇
子拖雷克馬魯察葉可馬魯昔刺思等城木華黎出河西克
蔑都坊丹等州十七年春皇子拖雷克徒思匿察兀兒等城
還經木剌夷國大掠之渡棚棚關河克也里等城連與帝會
合兵攻塔里寨寨拔之木華黎克乾涇邠原等州夏西域主
札闐丁出奔與滅里可汗合帝自將擊之擒滅里可汗札闐
丁遁去秋金復遣馬古孫仲端來請和見帝於同德閣帝曰
我何欲汝主授我河朔地令汝主為河南王彼此罷兵詞主

不從。今本華黎已盡取之，乃始來請耶仲端乞哀。帝曰：念汝遠來，河朔既為我有，關西數城未下者，其割付我。令汝主為河南王，勿復違也。仲端乃歸。冬，金河中府來附。十八年春正月，太師國王本華黎卒。夏，避暑於魯穆川。皇子本赤察台、高淵台來會，遂定西域諸城，置達魯花赤監治之。十月，金主珣殂。子守緒立。是歲，宋復遣荷夢玉來。十九年，帝至東印度，因角端見班師。二十年春正月，還行宮。武仙以真定叛，殺史天倪。三月，史天澤擊仙走之。復真定。二十一年春，帝自將伐西夏，取黑水等城。夏取甘肅等州。秋，取西涼府、朔羅河羅等縣，遂歸沙陀。至黃河九渡，取應里等縣。冬，帝攻靈州。夏，遣兒名令公來援，帝擊敗之。五星聚，見於駐蹕野。八月，子窩河台及察罕圍金南京。遣唐慶貞獻幣於金。二十二年春，帝西兵攻夏王城。自率師渡河，攻積石州，破臨洮府、洮河西寧二州。遣幹陳那顏攻信都府，拔之。夏帝次龍德，拔德順等州。德順節度使彝中進士馬肩龍死焉。六月，金遣完顏合周來請和。帝謂群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遺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是月，夏主李睭降。帝次清水縣。西江七月，不豫。已丑，崩於薩里川之行宮。臨崩，謂左右曰：金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於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急必

假兵潼關，然以數萬之家，千里赴援，人馬疲敝，難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崩。壽六十六。葬起鰲谷。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勳偉跡甚眾。當時史官不備多失於紀載云。皇子拖雷監國。太宗，諱窩淵台，太祖第三子。太祖崩，自霍博之地來會喪。元年，至忽魯班雪，不日之地。皇弟拖雷來見。八月，已未，諸王百官大會於曲雕阿剌之地，以太祖遺詔即帝位。始立朝儀。皇族尊屬皆拜。額大札撒華言大法令也。金遣門虎帶來歸太祖之賜。帝曰：汝主久不降，使先帝歿於兵間，吾豈能忘耶。則何為哉。却之。遂議伐金。收蒙古民有馬百者，輸牝馬一，牛百者，輸犍牛一，年百者，輸粉羊一，為永制。始置倉庫，立驛傳，令河北漢民以戶計出賦調。耶律楚材主之。西域人以丁計出賦調。麻合沒的滑刺西述主之。金復遣使來聘，不受。二年正月，詔自今以前事勿問，定諸路課稅酒課，驗實息十取一。維稅三十取一。遣兵圍京兆。金主率師來援，敗之，拔其城。七月，帝自將南伐。皇弟拖雷、皇姪蒙哥率師從，拔天成等堡，遂沒河攻鳳翔。十一月，置十路徵收課稅使，師攻潼關，關不克。十一月，拔天勝寨及韓城蒲城。三年二月，克鳳翔，攻洛陽河。中諸城下之。命拖雷出師寶雞，遣朔不罕使宋假道，宋殺之。遣李國昌使宋需糧。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

金主自薦
至宋宋興
元合兵攻
金亦思
金主不
不下者

以印律楚甘茂中書令。結合重山爲左丞相。鎮海爲右丞相。
高麗殺使者。命撤禮塔率師討之。取四十餘城。高麗王賁請
降。撤禮塔承制。設官分鎮其地。乃還。四年正月。帝由白坡渡
河。拖雷渡漢江。遣使來報。命諸軍進發。上大鄭州。金防城提
控馬伯堅降。次新鄭。拖雷及金師。戰於鈞州之三峰。大敗之。
克鈞州。遂下高麗。高麗陳洛許鄭陳必項等。雖水等州。三月。
命速不台等。開南京。金主遣其弟曹王訛可入質。帝還。留速
不台守河南。四月。高麗叛。殺所置官吏。徙居江華島。七月。遣
唐慶使金。諭降。金殺之。撤禮塔復征高麗。中矢卒。九月。拖雷
克五州。正月。金主合歸德。西面元帥崔立。殺留守完顏奴中。
完顏奴中。不以南京降。四月。速不台進至青城。崔立以金
太后王氏。后徒單氏。及荆王從恪。果王守純等。至軍中。速不
台遣送行在。遂入南京。六月。金主奔蔡塔察兒。率師圍之。諸
以孔子五十一世孫元楷。裝封衍聖公。八月。以阿同葛等。充
宣差。助事官。括中州戶。得戶七十三萬餘。十二月。宋遣荆鄂
都統孟珙。以兵精來助。十二月。諸軍與宋兵。合攻蔡。敗。武仙
於息州。六年正月。金主傳於宗室。承勝。遂自縊。城拔。復承勝
殺之。宋兵取金主餘骨。以歸。金主七月。遣速不台。征蜀。帝
自將伐宋。因王查老溫。請行。遂遣之。七年。春。城和林。作萬安
宮。遣諸王。拔都。征西域。王子潤。端征秦鞏。皇子曲出伐宋。唐

古征高麗。十月。曲出。圍東陽。拔之。進徇襄鄧。入郢。虜人民牛
馬。數萬而還。十一月。潤端攻石門。金都總帥汪世顯降。八年
正月。詔印造交鈔行之。六月。復括中州戶口。得積戶一百一
十餘萬。耶律楚材。請立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於平陽。編集
經史。召儒士。梁陟。王萬慶。趙著。充之。七月。命陳時可。閱刑名
律。差課稅等案。赴開磨照。潤端入蜀。取宋開外教州。斬蜀將
曹友聞。十月。入成都。秦鞏等二十餘州。皆降。皇子曲出。從衆
宋攻郢州。拔之。襄陽府降。以游顯領襄陽樊城事。九年。四月。
築歸降城。作迦摩茶寒殿。六月。左翼諸部。訛言括民女。帝怒。
因括以賜麾下。八月。命秦鞏。乃列中。試諸路儒士。中選者。除
本貫議事官。得四千三十人。冬。口溫不花等。攻光州。下之。遂
別攻新州。降。隨州。略地至黃州。宋懼。請和。乃還。十年。夏。襄陽
別將劉義。叛。執游顯降宋。宋兵復取襄樊。築固蘇湖城。作迎
駕殿。八月。陳時可。高慶民等。言諸路旱蝗。詔免今年田租。十
一年。秋。七月。游顯自宋逃歸。十一月。蒙哥率師。圍阿速慶。怯
思城。十二月。商人奧都剌合。買撲中原銀課二萬二千錠。
以四萬四千錠爲額。從之。十二年。皇子貴由。克西域諸部。遣
使奏捷。命張柔等。八萬戶伐宋。詔貴由。班師。命兀里。假貨成。久
雅于木。相作而止。書爲令。籍諸王大臣。所俘男女爲民。十三
年。秋。高麗國王王暉。以族子粹入質。冬。命牙老瓦赤。主管漢

宗廟
官立
皇帝
元
年
七
月
帝
即
位
帝
臨
御
而
朝
政
出
於
六
后
之
手
其
武
之
聲
其
武
之
聲

史籍 卷三百一十二

民公事十一月大獵還至鉅鐵鋒胡蘭山契鄰剽合蠻進酒
帝飲飲極夜乃罷辛卯進明帝崩於行殿壽五十六葬起龍
谷帝有寬弘之量最時度力舉無過事華夏富庶羊馬成群
行旅不資糧時稱治平六皇后乃馬真氏御
定宗諱貴山太宗長子也母六皇后乃馬真氏太宗嘗有旨
以皇孫失烈門為嗣太宗崩六皇后臨朝年始會諸王百
官立帝元年七月帝即位帝臨御而朝政出於六皇后
之手其武之聲其武之聲
歲大旱河水盡湖野草自焚牛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諸王
及各部於燕京進南諸部徵求貨財乃矢鞍馬之物或於西
城回鶻索取床褥或於海東搜取鷹鶴驛騎絡驛晝夜不絕
民力益困自六皇后稱制以來法度不一中外離心太宗之
政衰矣
憲宗諱蒙哥成宗拖雷之長子也太宗在潛邸養以為子及
成宗薨乃命歸藩從征伐屢立奇功書攻欽察部其酋八赤
蠻逃於海島帝亟進師至其地適大風刮海水去其淺可渡
帝喜曰此天間道與我也遂進屠其衆擒八赤蠻命之跪八
赤蠻曰我為一國主豈苟求生且身非跪何以跪人為命因
之八赤蠻謂守者曰我之鼠於海與魚何異然終見擒天也
今水退期且至軍宜早還帝聞之即班師而水已至後軍有

史籍 卷三百一十二

浮渡者定宗崩朝廷久未立君中外咸屬意於帝而觀觀者
眾諸王大將會議所立拔都首議推戴時定宗皇后使者八
刺在坐曰昔太宗命以皇孫失烈門為嗣諸王百官皆與聞
之今失烈門故在而議欲他屬將真之何地耶木可曰太宗
有命誰敢違之然前議立定宗由皇后與汝輩為之是則違
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詐符印入刺諸王其言曰蒙
哥聰明睿智人咸知之蒙曰然議遂定元年六月其推帝即
位於幹難河失烈門及諸弟屬忽等有後言帝遣諸王旭烈
兀帥兵覘之諸王也連恨可不里大者等後明不至遣不憐
吉解幸兵備之改更庶政命皇弟忽必烈領治蒙古漢地民
戶遺塔兒幹魯不察乞刺賽典赤趙璧等詣燕京撫諭軍民
以帖哥撒兒為斷事官以孛魯合掌宣發號令及內外開奏
諸事以晃兀兒雷守和林官關格藏以牙刺兀赤赤不兒幹
魯不棍答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以茶葉菜丁千統
由淮蒙古漢軍仍前征進葉孫脫按只解暢吉瓜難合答曲
憐阿里出等坐誘諸王為亂伏誅遂頒便宜事宜於國中官
屬不得賦歛民財民糧遠輸者許於近倉輸之罷葉和林城
二年春正月分遷諸王於各所定宗后及失烈門母以厭穰
事覺賜死謫失烈門等於沒脫赤之地七月命忽必烈征大
理諸王禿兒花撒丘征身勢怯的不花征沒里突旭烈征西

城素丹諸國。詔命宋制南襄陽。樊城均州等守將使來附。十月命諸王也古征高麗。帝因獵。墮馬傷臂。不視朝百餘日。十一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罷征高麗兵。六月。命諸王旭烈兀及兀良合台等。征西域。哈里發入哈塔等國。又命塔塔兒帶撒里土魯花等。征欣都思怯失迷兒等國。十二月。大理平。帝駐蹕汪吉地。命宗王耶虎領兵征高麗。拔禾山天龍等城。四年七月。忽必烈還自大理。命諸王於顯額老兒之西。祭天于日月山。初。禧新軍。據史。輒征行萬戶。駐庫鄧。張柔撫亳州。史雖屯鄆州。五年九月。張柔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迫。可容萬艘。遂築山路。自宅而南六十餘里。中為橫江堡。又自路東六

史

卷一百一十二

七

十里皆水。可致宋舟。乃立柵水中。密置偵邏於所達之路。由是鹿邑寧陵考柘楚丘南頓無宋患。陳蔡賴息皆通矣。改命劉剡解征高麗。拔兗州王果等城。六年六月。以宋人違命。因使會議伐之。七月。高麗國王細瑩甫。雲南酋長鹿合羅瑩。及素丹諸國來覲。元良合台討白蠻等克之。還至重慶府。敗宋將張都統。七年九月。出師南征。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塗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敝。所急者錢耳。朕欲此何為。却之。賽典赤以為言。帝乃償其直。且令勿復有所獻。元帥卜隣吉解。白鄧州略地。遂渡漢江。十一月。元良合台伐交趾。敗之。入其國。安南主陳日熙貢海島。遂班師。八年二月。陳

日熙傳國於子允昌。允昌遣塔以方物來見。諸王旭烈兀討回回。哈里發平之。命其王。帝自將伐宋。由西蜀入。命張柔從。忽必烈征鄂。趨杭州。命塔察攻荆山。分宋兵力。帝由東勝河渡。時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進。帝由龍州入散關。諸王莫哥。祥州入米倉關。萬戶字里。又由漁關入沔州。士卒有叛。民怨者。斬以徇。由是秋毫無敢犯。七月。留輜重於六盤山。率兵由寶鷄攻重貴山。所至輒平。九月。駐蹕漢中。十月。如利州。帝渡嘉陵江。至白水江。造浮橋以濟。駐蹕劔門。攻苦竹隘。神將趙仲誠東南門。師入。守將楊立戰敗殺之。帝聞長寧山守將王佐等率兵出戰。敗之。帝督軍攻鵝項堡。力戰于望喜門。

史

卷一百一十二

六

知縣王仲降。遂破其城。王佐死焉。誅佐之子及裨將徐昕等四十餘人。進攻長復山。守將楊太淵降。龍州王知府降。十二月。攻簡州。降其守將張大悅。師至青居山。裨將劉淵殺都統段元鑒降。攻雅州。拔之。石泉守將趙順降。遣宋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堅殺之。九年正月朔。駐蹕重貴山北。置酒大會。問諸王。駙馬百官曰。今在宋境。夏暑且至。汝等謂可居否乎。脫歡曰。南土瘴癘。上宜北還。所獲人民。委吏治之。八里赤曰。脫歡怯。臣願居焉。帝善之。大瀾攻合州。俘男女八萬餘。二月。帝渡鵝瓜灘。督諸軍破城下。四月。大雷雨。凡二十日夜。登外城。殺宋兵甚眾。五月。屢攻不克。六月。汪田哥寇兵夜登

外城王堅率兵來戰，避明梯折，後軍不克進而止。帝不豫，七月，留精兵三千守之，餘悉交重慶。癸亥，帝崩於釣鰲山。壽五十二。帝剛明沉斷，不好侈靡，后妃不許過制。凡有詔旨，必親起草，更易數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卽志氣驕逸，災禍有不隨至者乎！其溪賊之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終不厭也。

史紀卷三百十三

元史二

本紀

世祖諱忽必烈，睿宗第四子也。憲宗母弟，唯帝最長且賢，故盡屬以漠南漢地，軍國庶事，帝駐桓撫問。憲宗令斡事官牙魯尼赤魯不兒等，總天下財賦於燕，視事一日，殺二十八人，其一人盜馬者，杖而釋之矣。偶有獻環刀者，追還手試刀，斬之。帝曰：凡犯罪，必詳獄而後行刑。今日殺二十八人，必多非辜。既杖復斬，此何刑也？奉命征雲南，師次臨池，遣玉律木王君侯王鑑諭大理，分三道以進。大將兀良合帶率西道兵由晏當路，諸王抄合也只烈帥東道兵由白蠻，帝由中道，至滿陀城，留輜重，過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十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以渡。摩娑蠻主迎降，軍薄大理城。大理主段氏徵弱國事，皆決於高祥。至是，祥率衆遁去。命大將也古追之。帝既入大理，曰：城破而我使不出計，必死矣。命姚樞等搜訪圖籍，乃得三使尸，命殯塋，使樞爲文祭之。獲高祥斬於姚州。兀良合帶戍守，以劉時中爲宣撫使，與段氏安輯大理。遣班師以康希憲爲開西道宣撫使，姚樞爲勸農使。帝入覲，議分道伐宋。八月，入大勝關，宋兵皆遁。次黃陂，得宋沿江制置司榜云：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彼山陽通堡以渡。會於

鄂州帝曰吾未有此事今願如其言師次江北登香鑪山俯瞰大江江北曰武湖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洲朱以大舟扼江渡帝遣兵奪二大舟是夜遣張文謙等具舟楫迎明至江岸風雨晦冥諸將以爲未可渡帝不從申教將帥楊旗伐鼓三道並進天爲開霽與宋師戰殺獲其衆逕達南岸軍士有擅入民家者以軍法從事凡所俘獲悉縱之抵鄂圍之登城東北壓雲亭立望樓高五丈望見城中出兵趣擊迎擊生擒二人云賈似道率兵救鄂事起倉卒皆非精銳命敗逃民糧爲攻取計朱將呂文德自重慶來乘夜入鄂城拒守十一月移駐牛頭山憲宗崩於合州諸臣阿藍答兒脫里

赤等謀立帝弟阿里不哥阿藍答兒發兵於漠北諸部脫里赤括兵於漠南諸州阿藍答兒乘傳調兵去開平僅百餘里皇后使人謂之曰發兵大事太廟皇帝會孫真金在此何故不令知之阿藍答兒不能答脫里赤至燕后遣脫歡愛莫千馳至軍前報帝請速還帝發牛頭山聲言趨臨安雷大將板突兒等聞鄂宋賈似道道宋京請和命趙璧語之曰汝以生靈之故來請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豈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當請於朝帝還至燕脫里赤括民兵民甚苦之帝詰其由托以憲宗遺命帝皆縱之人心大悅中統元年春三月朔帝駕至開平親王皆來會與諸大臣勸進帝三讓諸王

大臣固請辛卯帝即位詔天下遷定都於燕廉希憲言高麗國王嘗遣其世子俱入覲會憲宗親伐宋俱留三年不遣今聞其父已死若立俱遣歸國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帝改館驛以兵衛送之赦其境內夏四月立中書省以王文統爲平章政事張文謙爲左丞以八春廉希憲爲陝西四川宣撫使粘合南合張起元爲京西宣撫使詔歸高麗俘民及逃戶禁邊將毋擅侵掠以翰林學士郝經爲國信使使於宋徵諸道兵六千五百人赴京師宿衛置互市於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死阿里不哥借號於和林立十路宣撫司曰燕京路益都濟南路河南路北京路平陽太原路

真定路東平路大名彰德路西京路京兆路七月帝自將討阿里不哥九月阿藍答兒率兵至西涼府詔諸王合丹合必赤討之大敗其軍於姑臧斬阿藍答兒西土平帝至自和林駐蹕燕京始制祭享太廟祭器法服以梵僧八合思八爲帝師授以玉印統釋教立仙音院括樂工立儀鳳司及符寶局御酒庫群牧所二年三月詔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爲民五月遣崔明道李全義爲詳問官詣宋淮東制司訪問國信使郝經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詰之翰林侍講學士賈默與王鶚而論王文統不宜在相位薦許衡代之帝不憚而罷出工局嫡女聽其婚嫁廣濟渠提舉王允中大使楊端仁鑿

人原不
可勝計

沁河渠成，溉田六百四十餘所，初立翰林國史院，王弼請修
遼金二史，又言唐太宗置弘文館，宋太宗設內外學士院，今
宜除學士院官，作養人才，從之，命鍊師王道歸於真定築道
觀，賜名玉華，諭將士舉兵攻宋，詔曰：朕即位之後，漢以戰兵
為念，故年前遣使於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違回，伺我小隙，
輒啓邊釁，東劉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遣官詣大，臣皆以舉
兵南伐為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懷
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遲絕侵擾，
之暴不已，彼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
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當整爾士卒，約會諸將，秋

高馬肥水陸並進，以為問罪之舉，王弼請於諸路，選博
學老儒一人，提舉本路學校，詔立諸路提舉學校官，以王萬
慶等三十人充之，十一月，大興兵，與阿里不哥遇於青木土
腦兒之地，諸王合丹等斬其將合丹火兒赤，及其兵三千人，
塔察兒與合必赤復分兵奮擊，大破之，追北五十餘里，帝親
率諸軍以躡其後，其部將阿脫等降，阿里不哥北遁，以尚書
佐烈門平章趙璧率諸軍從塔察兒北上，分索古軍為二，怯
烈門從麥肯出居庸口，駐宣德德興府，納懷從阿忽帶出古
北口，駐興州，帝親將諸萬戶漢軍及武衛軍，由懷順州，駐潮
河川，罷十路宣撫司，十二月，詔封皇子真金為燕王，領中書

志解之神
位千中若

省事，師還，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有九，
斷死罪四十一人，三年二月，李璫反，以遼海三城獻於宋，盡
殺蒙古戍軍，引麾下趨益都，前宣撫副使王磐脫身奔濟南，
驛召磐問計，磐言璫子狂妄，即成擒耳，帝然之，李璫寇蒲臺，
詔發兵討之，王文統坐與李璫同謀，伏誅，李璫據濟南，徙弘
州錦王緝女於京師，命史樞問宋各將兵赴濟南，遇李璫軍，
遂舉大破之，斬首四千，璫退保濟南，萬戶韓世安大破璫兵，
遂圍濟南，命諸路詳諷冤獄，詔右丞相史天澤專征，諸將皆
受節度，五月，斬縣監，權萬戶李義千戶張好古死之，勅私市
金銀，應支錢物，止以鈔為准，李璫窮賊，授大明湖水中，不死，
獲之，體解，以得諭丞相史天澤，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
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立十路宣撫司，李太廟作佛事於
吳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四年二月，以王德素充國信
使，使於宋，致書宋主，詰其藉番都糧之故，初建太廟，立樞密
院，以皇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陸開封府為
上都，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建帝克廟於
平陽，賜田十五頃，以合丹塔察兒王磐張文謙行事，是歲，天
下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二百一十，賦錢七十萬六千四百
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斷死罪七人，至元元年，正
月，立諸路平準庫，勅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

省事，師還，是歲，天下戶一百四十一萬八千四百九十有九，
斷死罪四十一人，三年二月，李璫反，以遼海三城獻於宋，盡
殺蒙古戍軍，引麾下趨益都，前宣撫副使王磐脫身奔濟南，
驛召磐問計，磐言璫子狂妄，即成擒耳，帝然之，李璫寇蒲臺，
詔發兵討之，王文統坐與李璫同謀，伏誅，李璫據濟南，徙弘
州錦王緝女於京師，命史樞問宋各將兵赴濟南，遇李璫軍，
遂舉大破之，斬首四千，璫退保濟南，萬戶韓世安大破璫兵，
遂圍濟南，命諸路詳諷冤獄，詔右丞相史天澤專征，諸將皆
受節度，五月，斬縣監，權萬戶李義千戶張好古死之，勅私市
金銀，應支錢物，止以鈔為准，李璫窮賊，授大明湖水中，不死，
獲之，體解，以得諭丞相史天澤，朕或乘怒欲有所誅殺，卿等
宜遲留一二日，覆奏行之，立十路宣撫司，李太廟作佛事於
吳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四年二月，以王德素充國信
使，使於宋，致書宋主，詰其藉番都糧之故，初建太廟，立樞密
院，以皇子燕王真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陸開封府為
上都，詔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建帝克廟於
平陽，賜田十五頃，以合丹塔察兒王磐張文謙行事，是歲，天
下戶一百五十七萬九千二百一十，賦錢七十萬六千四百
一斤，鈔四萬九千四百八十七錠，斷死罪七人，至元元年，正
月，立諸路平準庫，勅選儒士編脩國史，譯寫經書，起館舍，給

可取

八分之二

以贈之六月高麗國王王植來朝龍門禹廟成命侍臣阿
合脫因代祀阿里不哥自昔本土之敗不復能軍至是與諸
王龍答失等謀臣不魯花忽察禿滿阿里察脫忽思等來
歸詔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不魯花等伏誅詔新立條
格勅諸王設條屬及說書官命僧子聰復姓劉氏名秉忠拜
太保泰領中書省事以改元大赦天下十一月以阿合馬為
中書平章政事兼諸路都轉運使二年正月諸王塔察兒使
臣調調出至北京花道驛手殺驛吏郝用郭印尚命殺鈔十
錠給其主贖死以蒙古人充各將達魯花赤漢人充總管日
同人充同知承為定制十二月省併州縣凡二百二十餘所

宋于貞言朝省之政不宜數改潰山大玉海成置廣寒殿三

年王晉及侍中和哲斯濟南益都轉運使王明以隱匿鹽課
伏誅四月五山珍御榻成置瑯華島廣寒殿赦僧道祈福於
中都寺觀遣使糾五獄四潰太廟成十一月初給京府州縣
司官吏俸及贖田建大安閣於上都鑿金口墾蘆溝水以漕
西山木石四年命蒙古軍戶二丁三丁者出一人為軍四丁
五丁者二人六丁七丁者三人丞相安童言此者省官員數
平章左丞各一員今丞相五人素無此例臣等議設二丞相
唯陛下所命詔以安童為長史天澤次之其餘蒙古漢人參
川宜川老成人如姚樞等一二員同議省事耶律鐸制官縣

白無異

樂成賜名大成四月築宮城敕上都重建孔子廟封皇子忽
哥亦為雲南王鎮大理以許衡為國子祭酒王鶚請立選舉
法詔議舉行有司難之事遂寢南京宣慰劉整赴闕奏攻宋
方略宜先從事襄陽五年三月罷諸路四品以下子孫入質
者立御史臺以右丞相塔察兒為御史大夫論之曰臺官職
在直言朕誠有未當其極言無隱救中書省樞密院凡有事
與御史臺官同奏中書省臣言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
政嘉謨不致遺失詔以和禮霍孫獨胡判充翰林寺制兼起
居注六年二月以新製蒙古字頒行天下招討怯憐征建都
敗績處死高麗國王王植遣世子祺來朝立國子學遣官審

理諸路寬帶詔諭宋國官吏軍民示以不用兵之意高麗國

世子祺奏其國臣僚擅廢國王王植立其弟安慶公淵詔遣
幹朶思不花李鴛往其國詳問勅高麗世子祺率兵三千赴
其國難命帶軍萬戶宋仲義征高麗幹朶思不花李鴛以高
麗刑部尚書金方慶至奉權國王淵表訴種遺疾令弟淵權
國事詔兵部侍郎黑的名高麗國王王植王弟淵及龍臣林
衍赴闕命國王頭犖哥以兵壓其境高麗都統領崔坦等以
林衍作亂挈西京五十餘城來附高麗國王王植遣禮部侍
郎朴休從黑的人朝未稱受詔已復位等當入覲作佛事於
太廟七晝夜七年詔高麗西京內屬改名東寧府並慈悲嶺

爲界以象哥爲安撫使。成其西境。帝御行宮。觀劉秉忠字羅許衡及太常卿徐世隆所起朝儀。大悅。舉酒賜之。高麗國王王植來朝。求見皇子燕王。詔曰。汝一國主也。見朕足矣。植請以子惟見從之。論之曰。汝內附在後。故班諸王下。太祖時亦都護先附。令齒諸王上。阿思蘭後附。令班其下。卿宜知之。詔林衍賢立。罪不可赦。安慶入。謂本非得已。在所寬宥。有能執逆行者。雖在其黨。下獄。官秩命世子惟隨其父還國。劉整言。開張宴湯。當以發水軍。遣戰艦爲先務。詔徵水軍七萬人。遣戰艦五千艘。高麗行營言。權臣林衍死。其子惟茂。擢爲令公位。爲尚書。宋宗權所殺。島中民皆出降。衍黨葉仲孫。

宋王三十三

人

彭天祥出重慶。札刺不花出蘆州。曲立吉思出汝州。以率制之。珍島賊徒散。餘黨竄入就羅。設回回司天臺官。命享太廟。母用犧牛。詔四川民力困免茶鹽等課稅。以軍民田租給於邊軍。食自今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十月。建國號曰大元。詔曰。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夫唐之爲言蕩也。充以之而著稱。虞之爲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嗣至禹典而湯造。立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義而制稱。爲秦爲漢者。若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卽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無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樂以至公。不無少貶。我太祖聖武皇帝。握乾符而定朔土。以神武而膺帝圖。四震天聲。大恢土宇。典圖之廣。歷古所無。頃者。耆宿詣庭。奏章中諸謂。既成於大業。宜早定於鴻名。在古制以當然。於朕心乎何有。可建國號曰大元。蓋取易經乾元之義。茲大治流形於庶品。孰名資始之功。予一人底寧於萬邦。尤切體仁之要。事從因革。道協天人。於戲。稱義而名。固匪謂之溢美。季休惟永。尚不負於投契。嘉與敷天。共隆大號。十二月。減百官俸。九年。改中都爲大都。高麗告饑。轉東京米二萬石賑之。七月。河南有臣言。往歲徙民。實邊耕屯。以食苦罷歸。今唐郭蔡息徐邵之民。復其田廬。仍守故屯。願以絲銀。準折輸糧。其內地州縣。苦於轉

宋王三十三

九

粟餉軍。俾折鈔就邊和糴。彼此交便。制曰可。勅凡詔令。並以宋古字行。詔發屯田高麗等軍征航羅。召高陸儒者楊恭懿。不至。宋荆湖制置李庭芝爲書。遣僧資金印牙符。來授劉整。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僧至。永寧事覺。整言。宋忠臣用兵襄陽。欲以是殺臣。臣實不知。勅誅僧。命整爲書復之。泰知行省政事。阿里海牙言。襄陽久不下。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從之。十二月。宋將咎萬壽攻成都。僉省嚴忠範戰敗。退保子城。遣使縛忠範至京師。十年正月。阿里海牙拔樊城。二月。宋知襄陽府呂文煥以城降。文煥入朝。授襄陽大都督。時將相大臣皆以聲罪南伐爲請。驛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問計。公

史籍

卷三十三

履曰。乘破竹之勢。席卷三吳。此其時矣。辭然之行。省忙古解。言以水陸軍互換。遷調。帝曰。忙古解得非狂辭而發此言。以水路之兵。習陸路之伎。驅步騎之出。而從風水之役。以成易敗於事。何濟。勅南儒爲人。掠資者。官贖。爲民。經略忻都兵至航羅。撫定其地。詔以失里伯爲航羅國招討使。日本趙良弼以日本君臣。傳號州郡名數。風俗。並奏上。劉秉忠姚樞等言。許衡疾歸。若以太子贊善王恂主國學。庶幾衡之規。模。不致廢墜。從之。十月。勅伯顏和禮雅孫。以史天澤姚樞所定新格。奏考行之。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廊。翼室。西蜀都元帥也速答兒。與皇子奧魯赤。合兵。攻建都。擄酋長下濟等。建都

降。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官闕告成。帝御正殿。受皇太子詣王百官朝賀。阿里海牙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不可平。阿木言。臣略地江淮。見宋兵弱於往者。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帝命史天澤議。天澤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猶足爲之。帝曰。伯顏可以任此事。阿木阿里海牙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詔中書省食軍十萬人。以伯顏爲左丞相。行中書省於荆湖。伯顏陛辭。帝諭之曰。昔曹彬以不妄殺下江南。汝其體朕心。爲吾曹彬可也。二月。勅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總管

史籍

卷三十三

洪茶丘將屯田軍及女直軍。并水軍。合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征日本。以皇女忽都魯揭里達失下嫁高麗世子王惲。六月。問罪於宋。高麗國王王種彥。勸同知上都爾守司事張煥。哥高麗世子惲爲國王。行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臨城諭之。令使知我寬仁。舍過降將策之。帝也從之。勅西川行樞密院也速帶兒取嘉定府。賜太乙真人李居素第一區。額曰太乙廣福萬壽宮。十二年正月。大軍渡江。沿江州郡皆下。立后土祠於臨汾。伏羲女嫫毘湯河濱等廟。於河中解州洪洞趙城。宋宰臣賈似道遣承宣使阮思聰。詣行中書省。請還已降州郡。約貢歲幣。伯顏使葉加帶同思

元主志亦
可也四諸
臣合功
成宋人
行入康
之也地也

宋使康
賢如宋
應金宋
雖有必
之勢然
行人是
其亡也

史紀 卷三百十三

聽入告勅嗒不帶幹魯召鄂漢降臣張晏然等赴闕論之曰
朕省卿所奏云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留使者實非宋主之
罪儻蒙聖慈止在撥命之臣不令趙氏乏祀卿言良是卿既
不忘舊主必能捕弼我家此卿奏上已遣伯顏拔兵不進仍
遣兵部尚書廉希賢等持書往使果能悔過來附既往之愆
朕復何究至權臣賈似道尚無罪之心况肯令趙氏乏祀
乎若其執迷罔悛本然之事朕將何言天其墜之伯顏大破
宋賈似道兵于丁家洲阿甲海牙言江陵宋巨鎮地居大江
上流屯精兵不啻數十萬若非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江水泛
溢鄂漢之地亦恐難守上從其請仍降聖書遣使往宋江陵
制置司論降宋知特摩道事農士貴率知那寨州農天或知
阿吉州農昌成知上林州農道賢州縣三十有七戶十萬詣
雲南行中書省降軍大建康府江東諸郡皆下宋賈似道遣
總管段佑送國信使郝經劉人傑來歸勅樞密院迎經等赴
闕三月國信使廉希賢等至建康傳旨令諸將各守營壘毋
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宋廣德軍獨松關為宋人所殺詔兵
部郎中王世英刑部郎中蕭郁召嗣漢四十代天師張宗演
赴闕五月詔泰知政事高達曰昔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即
委而去之未嘗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
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

史紀 卷三百十三

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固宜勉旃湖南諸郡皆汝舊部
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為之宋知辰州
呂文興行隨州事傳安國行均州事徐鼎知沅州文川圭知
岳州康王知房州李錐皆以城降召伯顏赴闕以蒙古萬戶
阿剌罕權行中書省事宋五都鎮撫使呂文福降宋嘉定安
撫使魯萬壽以城降宋知江安州梅應春以城降七月致左
丞相伯顏率諸將直趨臨安右丞相阿里海牙取湖南行都元
帥呂師夔取江西伯顏陸謙奉詔諭宋君臣相率來附則趙
氏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冬享太宮復用牛以玉書
帖木兒為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秘書省乾坤
寶典等書十一月宋權融宜欽三州總管岑從毅廣西節制
軍馬李維屏降呂師夔次隆興府知府劉槃以城降都元帥
府檄諭江西諸郡相繼歸附遣太常卿合升以所獲金銀
三獻於太廟伯顏遣降人游介資奉聖書副本使於宋仍以
書諭宋大臣中書左丞相忽都帶兒與內外文武百寮及編
民皆應請上尊號不許宋主遣尚書夏士林右史陸秀夫奉
書稱臣乞和答書令其來降阿剌罕軍次安吉州宋安撫使
趙興可以城降十三年春正月朔阿里海牙克潭州分遣官
屬招徠湖南州郡悉降伯顏軍次嘉興府宋遣監察御史劉
昂貴宋主稱藩表至軍前且致書伯顏為宗社生靈請命伯

高麗臣服
已久何
官子事何
也

顧進次高亭山宋主遣休康軍承宣使尹甫和州防禦使趙
吉甫貴傳國王璉及降表詣軍前其辭曰大宋國王黑諸百
拜奉表於大元仁明神武皇帝陛下臣昨嘗遣侍郎鄭正
言洪雷震奉表馳詣闕庭伏計已微聖聽臣眇焉幼冲遭家
多難惟奸似道背盟誤國臣不及知至勤典師問罪宗社陪
危生靈可念臣與太皇日久憂懼非不欲遷辟以求全實以
百萬生民之命寄臣一身今天命有歸臣將焉往惟是世傳
之寶不敢愛惜謹奉太皇命成痛自貶損削帝號以兩湖
福建江東西湖南湖北廣西四州見在州郡謹悉奉上空例為
宗社生靈所哀請命欲望聖慈垂哀祖母太后慈及卧病數
載臣與其在疾惜有足矜不忍臣祖宗三百年宗社遠至頌
絕曲賜裁處特與存全大元皇帝再生之德則趙氏子孫世
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降表王璉遣使加帶以趙尹甫等
還臨安召宰相出議降中師大臨安北十五里黨加帶以總
管殿後來報宋陳宜中張世傑等挾益廣二王渡湖江遁去
伯顏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大各路達魯花赤小鈐部生
奸賊伏誅沒其家勒高麗國以百官子弟為質二月己亥伯
顏入臨江軍宋王點卒文武百僚詣辭職殿上表乞為
藩輔遣右丞相賈餘慶樞密使謝堂端明殿學士家鉉翁奉
表以聞宋主祖母太皇太后亦奉表及箋是日宋文武百司

史籍

宋主百十三

古

將何以對
豈不羞死

諸行中書省來見行省承制以臨安為兩湖大都府都督
任古帶范文虎入城視事伯顏令張惠等取軍民錢穀之數
閱實倉庫收百官誥命符印悉罷宋官府散免侍衛禁軍宋
王黑遣右丞相賈餘慶等充新請使詣闕請命伯顏令吳堅
文天祥同行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等以宋主黑舉國內附
具表稱賀伯顏遣宋內侍王楚入宮收宋國寶見圭璧符璽
及國庫寶玩車輪輦乘南簿應供等物立湖東西宣慰司於
臨安以戶部尚書奏歸秘書監書友直為宣慰使兼兼知臨
安府事命支直括宋秘書省禁書圖籍准西制置夏貴以淮西
諸郡降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車駕幸上都設資戒大會於
史籍
宋主百十三
主
順德府開元寺董文煥咬都發宋隨朝文士劉宴然及三學
諸生赴京師帝既平宋召宋諸將問曰爾等何降之易耶對
曰宋強臣賈似道擅國柄優容文士輕侮武官臣等久積不
平心離體解所以望風遂欲帝命董文忠答之曰借使似道
資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耳汝主何負焉如汝所為則似
道之輕汝固宜三月括江南已附州郡軍器文天祥自鎮江
遁去宋福王與諸自湖東至伯顏軍中以得松關守將張瑄
殺率使廉希賢斬之伯顏發臨安阿塔海詣宋主宮趙宋主
黑同太后入觀郎中孟祺奉詔宣讀至免繁頭率羊之語太
后令氏泣謂宋主黑曰倚天子聖慈活汝當望闕拜謝宋主

史籍

宋主百十三

主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景拜學子母皆肩輿出宮。惟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敕諸路
 歸戶。通文學者三千八百九十。並免其徭役。賴吉袁南安四
 郡內附。命副樞張易。遣宋降臣吳堅夏貴等赴上都。五月。伯
 顏以宋主景至上都。制授景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大司徒。封
 瀋國公。以平宋遣官告天地祖宗。宋馮都統等。自真州率兵
 二千。戰於瓜埠。宋馮都統等。自真州率兵。亦出戰。大
 敗之。馮都統等赴水死。宋江西制置黃萬石率其軍來附。教
 西京僧道有家室者。與民一體輸賦。以大明府。命太子
 贊善王恂。與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曆。以樞密院副使張易
 並其事。易恂奏。今之曆家。徒知曆術。罕明曆理。宜得者儒如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許衡者。商訂詔。衡赴京師。朱煥以揚州降。宋泰州守將孫良
 臣。與李庭芝。恨下卒劉發。鄭俊。開北門降。執李庭芝。姜才。斬
 之。九月。以平宋大赦天下。江淮及湖東西湖南北等路。得府
 三十七州。一百二十八關。一監。一縣。七百三十三戶。九百三
 十七萬四千七百七十二口。千九百七十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五。李思
 敬告。逕使姜敷所。言悖妄。指敷妻子為證。帝曰。妻子豈為證
 者耶。不問。詔凡故宋繁冗科差。經總制錢等百有餘件。悉除
 免之。十四年正月。行都元帥府軍次廣東。知循州劉興以城
 降。知梅州錢策以城降。教宋福王趙與蒨家貴之在杭越者
 有司。嚴至京師。付其家。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連州守過元

龍已降。復叛。塔海討之。元龍棄城遁。知南恩州陳克道以城
 降。湖廣行中書省言。廣西二十四郡。並內附。福建漳泉二郡
 都督蒲壽庚以城降。廣東肇慶府新封等州降。建寧府通判
 郭穀以城降。寶應軍人施福。殺其守將。潭州行省言。廣南
 西路慶遠。鬱林。昭。賀。藤。梧。融。賓。柳。象。邑。盧。容。貴。潯。州。皆降。四
 月。宋知安平州李惟屏。知來安州岑從教等。以所屬州縣。溪
 洞。百四十七戶。二十五萬六千來附。西蕃長阿立。丁。壽。古。等
 三十一族。來附。得戶四萬七百。融州安撫使譚昌謀。為不軌
 伏誅。六月。潯州安撫陽立降。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于阿力
 麻里之地。統繁右丞相安童。誘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都。
 史記卷一百三十三
 海都弗納。東道諸王亦弗從。遂率西道諸王至和林。詔右丞
 相伯顏帥軍往禦之。常德府總管魯希文。與李三俊。結搆為
 亂。命行省誅之。廣南東路廣連。韶。德。恩。潮。南。雄。德。英。等郡
 降。福建路宣慰使唆都。遣招討使百家奴。取建寧之崇德等
 縣。及南劍州。十月。以宋張世傑。文天祥。猶未降。命阿塔海。選
 銳兵防遏。降興諸城。行中書發兵攻文天祥。天祥敗走。詔凡
 偽造寶鈔者。並處死。果山軍袁世安。以其城及金石。致軍民
 來降。都元帥楊文安。攻咸淳府。克之。十五年。順德府總管張
 文煥。太原府達魯花赤太不花。以按察司發其奸贓。亦言按
 察司罪。御史臺臣奏。按察司果有罪。不應因事而告。宜待文

此等是但
阿合馬
呂文輝
成降

煥等事決方聽其訴從之賜湖州長興縣金沙泉名瑞應泉
金沙泉不常出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貢有司具牲幣祭
之始得水事訖輒涸宋末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是中書遣
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四千畝故賜今名萬戶禿滿答兒和
札利不花克溫州新其主將王世昌李都統校宋福王趙興
萬金紫充祿大夫檢校大司農平原郡公福建路宣慰使受
密政湖州破之西川行樞密院招降西蜀重慶等處得府三
州六軍一監一縣二十宋廣上高道倪堅以表來上令侯命
大都都元帥楊文安克紹慶德郎守鮮龍斬之廣南西道宣
慰司招降雷化高三州宋張世傑孫列義挾廣王葛奔桐州
四年修會川縣盤古王祠祀之以江南土寇竊發人心未安
命行中書省左丞夏貴等分道撫治軍民檢覈錢穀察郡縣
早災吏廉能者以聞其貪殘不勝任者劾之雲南行省招降
臨安白衣和泥等城寨一百九所威楚金商落落等城寨軍
民三萬一千二百禿老登高州坊連州等城寨十九所五月
詔翰林學士和禮霍孫今後選用宰執及主兵重臣其與儒
臣老者同謀帝諭淮西宣慰使昂吉兒曰宰相明天道察地
理盡人事能兼此三者乃為稱職汝幾有功宰相非可觀者
同同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阿里年少精敏兩人如呂文煥
范文虎輩來歸誠可以相位處之命平章政事哈伯等諭

史卷一百一十三

大元

咸宜可為

以五百餘
城七十餘
也其不

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今為宰相宣慰及各路達魯花赤者
多謬濫其議咸汰之凡小大政事順民心所欲者行之所不
欲者罷之敕省院臺諸司應聞奏事必由起居注發蒙古軍
千人從江東宣慰使張弘範由海道討宋餘衆七月湖南制
置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賀十二起兵行省調兵往討
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應龍奔恩州烏羅洞為官軍所襲
戰死制封泉州神女號護國明并靈惠協正宮慶顯濟天妃
安西王相府言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果州
禮義城等處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鎮守徐悉撤毀從之都元
帥張弘範攻漳州得山寨百五十戶百萬謀報文天祥見屯
於五坡嶺中先鋒張弘正總管羅加帶率輕騎五百人追及
南軍吉瑞萬安三郡內附十六年正月詔以海南瓊崖儋萬
諸郡俱平令阿里海牙入覲合州安撫使王立以城降川蜀
平分川蜀為四道以成都等路為四川西道廣元等路為四
川北道重慶等路為四川南道順慶等路為四川東道並立
宣慰司張弘範將兵追宋二王至崖山寨張世傑來拒戰敗
之世傑遁去廣王曷借其官屬俱赴海死太史令王恂等言
建司天臺於大都後衆主表皆謂為之宜增銅表高至四十
尺則景長而真請上都洛陽等五處分置儀表各選監候官

史卷一百一十三

大元

齊改也

從之。敕中書省凡緣文火移，稍緩一日二日者杖三日者死。雲南都元帥愛魯將兵分定亦乞不薛納速刺丁將大理軍抵金齒蒲驛曲巘緬甸界內，招忙木巨木禿等寨三百，籍戶十一萬二百，西南八番羅氏等國來附，洞寨凡千六百二十有六，戶九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八。海賊金通精死，獲其從子溫，有司欲論如法，帝曰：「通精已死，溫何預焉？」命赦其罪。九月，詔今後舉薦朕自擇之，凡有官守不動於職者，勿論漢人回回，皆論誅之。且沒其家，議罷漢人之爲建魯花赤者，以月直元辰命五祖真人李居壽作無事奏赤章，凡五晝夜事畢，居壽請問言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預國政，帝喜曰：「尊將及之。」

明曰下詔皇太子燕王泰決朝政凡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及百官之事皆先啓後聞有盜以舊鈔易官庫新鈔百四十錠者議謂罪不應死詔處死十七年春正月勅相威檢覈阿里海牙忽都帖木兒等所俘丁三萬二千餘人並放爲民張易言高和尚有秘術能役鬼爲兵遂制敵人命和禮霍孫將兵與高和尚同赴北邊日本國殺國使杜世忠等立功德使司從二品掌奏帝師所統僧人并吐蕃軍民等事詔討羅氏鬼國命以蒙古軍六千哈刺章軍一萬西川葉刺海萬家奴軍萬人阿里海牙軍萬人三道並進敕權停百官俸江淮等處頒行鈔法廢宋銅錢高麗王王瞻來朝言將益兵三萬

道若若專
納道德經
亦言事佛
若不肯句
非作樣也
總著

征日本，羅氏鬼國主降，命都實窮黃河源，中書省臣議流通鈔法，凡賞賜宜多給幣帛，課程宜多收鈔，制可。詔頒授時曆十二月，以江淮行省平章政事阿里伯、左丞燕鐵木兒、擅易命官八百員鑄銀銅印，違命不散防守軍，誅之高麗國王王略、領兵萬人，水手萬五千人，戰船九百艘，出征日本，大都重建太廟成，奉遷神主於祔室，遂行大享之禮。十八年春正月，召阿剌罕、范文虎、囊加帶赴闕，諭旨將兵十萬伐日本，命忻都、洪茶丘軍，陸行抵日本，兵甲則舟運之，救以耽羅新造船，付洪茶丘出征。皇后弘吉剌氏崩，立登聞鼓院，復頒中外官吏俸，以阿剌罕有疾，詔阿塔海率兵征日本，以松州知州僕

散走哥，前後射虎，萬計，賜號萬虎將軍。以阿剌罕卒，詔征日本軍回，忻都洪茶丘、范文虎諸軍，船爲風濤所激，大失利，餘軍回至高麗境，十存一二。兩淮轉運使阿剌瓦丁坐盜官鈔、官馬等事，伏誅。詔諭安南國立日烜之叔遺愛爲王，張易等言恭校道書，惟道德經，係老子親著，餘皆後人僞撰，宜悉焚毀，從之。以安南國王陳遺愛入安南，發新附軍千人衛送。十九年春正月，皇子北平王以軍鎮阿里麻里之地，禦海都，諸王昔里吉、與脫脫木兒、襲木忽兒、撒里蠻等謀劫北平王，以叛，結援於海都。海都不從，撒里蠻悔，執昔里吉等，詔命亦奚不薛及播思叙三州軍，征緬甸，益都千戶王著以阿合馬監

國害民與高和尚殺之臨王若張易高和尚餘黨伏誅太平縣饑民採竹實爲糧活者三百餘戶瀘州總督李從坐受軍士賄縱其私還伏誅追治阿合馬罪剗棺戮尸籍阿合馬親屬財產奴婢縱之爲民以占城既服復叛發淮浙福建湖廣軍五千海船百艘戰船二百五十命唆都討之詔亡宋軍並聽爲民征亦突不許盡平其地立三路達魯花赤留軍鎮守勅中書省窮治阿合馬之黨誅中書左丞耿仁及散都魯丁胡左丞和順僧戮其尸誅阿合馬第三子阿散剗其皮以徇及弟四子忻都那旺國王世孫昂以其國無識字者遣使來朝不奉表自元良合帶鎮雲南凡八籍民戶四籍民田民以爲病詔已籍者勿動新附者籍之遣使括雲南所產金以字羅爲打金洞達魯花赤給新附軍買布衣糧祐言爲日本國焦元帥塔知江南造船遣其來候動靜軍馬壓境願先降附分禁中出納爲三庫御用寶玉遠方珍異隸內藏金銀只孫衣段隸右藏常課衣段綺羅縑布隸左藏設官吏掌鑰者三十人仍以宦者董其事占城國納款耶律鐸言有司官吏乘采室女害民如令大郡歲取三人小郡二人擇其可者厚賜其父母否則遣還從之詔阿合馬長子忽辛第二子抹登忽於揚州宋襲封衍聖公孔洙入覲以爲國子祭酒兼提舉浙東道學校事詔以河合馬罪惡頒告中外中書省臣言天下

重囚除謀反大逆殺祖父母父母妻殺夫奴殺主因姦殺夫並正典刑外餘犯死罪者令充日本占城納國軍從之罷都功德使脫烈其脩設佛事妄費官物皆徵還中書省臣言瀛國公趙鼎平原郡公趙興芮翰林直學士趙與票宜並居上都旨給衣糧發遣之與票勿行中山薛保任上匿名書告變殺宋丞相文天祥御史中丞崔或言遷臺察官由中書必自偏徇之弊御史宜從本臺選擇初用漢人十六員今用蒙古十六員相參經歷從之二十一年春正月納皇后弘吉剌氏和禮霍孫言中山府奸民薛保任爲匿名書欺罔朝廷希覬官賞勅誅之又言自今應訴事者必須實書其事赴省臺陳告其敢以匿名書告事重者處死輕者流遠方能發其事者給犯人妻子仍以鈔賞之發五衛軍二萬人征日本以去歲早燕南河北山東諸郡稅糧之在民者權停勿徵仍諭自今昏民官凡有災傷過時不申及按察司不時行視者罪之命右丞闊里帖木兒及萬戶三十五人蒙古軍習舟師者二十人探馬赤萬人習水戰者五百人征日本以春秋仲月上戊日祭社稷遣江北重囚征日本以侍衛親軍二萬人征日本以高麗王就領行省規畫日本事宜高麗國王王勝請以蒙古人同行省事申嚴酒禁有私造者財產女子沒官犯人配流命樞密院集軍官議征日本事宜程鵬飛請明賞罰有功

既免矣又
括之之人
之官大抵
無信

者軍前給憑驗候班師日改授從之妻木丁等檢閱萬億軍
以罪監繫者多請付蒙古人治詔曰蒙古人爲利所汙亦異
往日矣其釋可任者使之御史中丞崔彥言江南盜賊相繼
而起皆緣拘水手造海船民不聊生日本之役宜姑止之江
南四省應辦軍須宜量民力凡給物價必以實召募水手當
從所欲俟民氣稍蘇我力稍備二三年復東征未晚不從占
城行省破占城其國王補底遁去降璽書招徠之詔諸陳言
者從都省集議可行者以聞不可則明以諭言者御史中丞
崔彥請罷諸路選取室女從之宣慰使朱國寶請益兵討占
城國詔以阿里海牙軍萬五千人應之忽都帖木兒忙古帶

史釋 卷三百十三

言因征日本民間騷動盜賊竊發益兵禦寇詔以典國江
州軍付之增官吏俸給用伯顏言所括宋軍八萬三千六百
人立牌甲設官以統之阿里沙坐虛言惑眾誅合刺帶等招
降象山縣海賊尤宗祖九千五百九十二人海道以寧調黎
兵征日本以虞登開諸路酒禁史弼陳弭盜之策爲首者死
餘屯田淮上詔以其事付弼賊黨耕種內地其妻孥送京師
建寧路總管黃華叛衆幾十萬號頭陀軍稱宋祥興五年犯
崇安浦城等縣開建寧府詔卜憐吉帶史弼將兵討平之以
中書奏議溫迪罕禿魯花麻貪不阿附權勢賜鈔百錠二十
一年春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禮霍孫率百官上

存號諸王百官朝賀如朔旦儀敕天下江浙行省平章等
帶進真珠百斤命諸王相吾答兒行省右丞太卜泰知政事
也罕的斤分道征緬吾答兒等於阿昔阿禾兩江造船二百
艘順流攻之拔江頭城水陸並進攻太公城拔之建都王烏
蒙及金尚俱降遣王積翁賞詔使日本賜錦衣王環特積翁
由慶元航海至日本近境爲舟人所害賊黃華自殺雲南諸
路按察司官陞辭論之曰卿至彼當宣明朕意勿求貨財名
成則貨財隨之徇財則必失其名而性命亦難保矣時江浙
行中書省行御史臺皆治杭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千奴
言行省當控江浙在杭爲宜行臺總鎮江南不宜偏在杭且

史釋 卷三百十三

兩大府並立勢偏則事密情通則賊藪盜移行臺于要便之
所遂復移於江東命阿答海發兵萬五千人船二百艘征占
城紅不足命江西省益之遷故宋宗室及大臣於內地三月
皇子北平王南木合至自北邊王以至元八年建幕庭於和
休北野里麻里之地而七年至是始歸萬戶忽都虎等將兵
征占城其國王遣阿不蘭以書降言其國經唆都軍馬勞掠
國計已空俟來歲遣嫡子以方物進阿魯忽奴言最於江南
民戶中撥匠戶三十萬其無藝業者多今已選定諸色工匠
餘十九萬九百餘戶宜縱爲民從之忽都虎等率軍二萬赴
唆都軍前遇風四散軍遂潰雲南省臣言騰越永昌難必丹

時子何
張建此
萬年可
張建此
萬年可

民心攜張宜討之制曰可詔皇子鎮南王脫歡征占城占城
國王乞同凌都軍願以上產歲修職貢使大盤亞羅日加碧
等奉表詣闕以江南總攝楊璉真伽發宋陵冢所收金銀寶
器脩天衣寺宋有手記軍死則以弟若子繼詔依漢軍籍之
毋文其手和禮崔孫請設科舉詔中書省議會和禮崔孫罷
事遂寢以張萬為征綱招討使立常平倉以五十萬石價鈔
給之占城國王遣使大盤亞羅日加碧等奉表來賀聖誕佈
獻禮幣占城舊州主寶嘉妻亦奉表入附石丞相安童言阿
合馬專政時所用大小官員側皆奏罷其間並無通才宜擇
其可用者用之詔依所言汰選鎮南王軍至安南殺其守兵

宋王百十三

分六道以進安南與道王拒於萬劫進擊敗之萬戶倪罔戰
死二十二年春正月毀宋都天臺丞哥奏楊璉真伽言會稽
有秦寧寺宋毀之以建寧宗擴官錢唐有龍華寺宋毀之以
為南郊皆勝地也宜復為寺以為皇上東宮祈禱時寧宗擴
宮已毀建寺勅毀郊天臺亦建寺焉西川趙和尚自稱宋廣
王以誑民真定民劉賊兒有三孔自以為異謀不悅皆殲裂
以徇發諸衛軍六千八百人給護國寺修造荆湖占城行省
平叛蠻百六十六洞造大樽於殿樽以木為質銀內而金外
鑲為雲龍高一丈七寸烏馬兒領兵與安南與道王遇擊敗
之兵次富良江北安南世子陳日恒領賊船千餘艘以拒與

計國亦用
於子元既

宋王百十三

戰大敗之日恒遁去入其城還屯富良江北凌都唐古帶等
引兵與鎮南王會詔天下拘收銅錢荆湖占城行省諸益兵
時陳日恒兵力復集與道王給千餘艘聚萬劫阮盡在永平
而官兵遠行久戰懸處其中凌都唐古帶之兵又不時至故
諸益兵帝以水行為危令遵陸以往監察御史陳天祥勅中
書右丞盧世榮罪惡命世榮天祥皆赴上都詔追捕宋廣王
及陳宜中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與世榮對於帝前世榮
欺服陳日恒走海港鎮南王命李恒追襲敗之界南疫作兵
欲還思州安南以其道阻凌都賊死恒為後距衛鎮南王
棄失中左膝至思明卒遣馬速忽阿里將鈔千錠往馬八圖
求奇寶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視之鼠悉赴水
死廣東宜慰使月的迷失入覲以所降樂帥郭鴻貴等至京
師言山寨降者百五十餘所帝問賊而後降耶招之即降耶
月的迷失曰其首拒敵者臣已殲之矣是皆招降者也自塔
木兵後未嘗撫治其民州縣官俱無至者故盜賊各據土地
互相攻殺人民漸耗今宜擇良吏治之從之教征交趾諸軍
悉還立征東行省以阿塔海為左丞相劉國傑陳巖並左丞
洪茶丘右丞征日本教樞密院計諸處船船備征日本烏蒙
蠻夷宜撫使阿蒙叛詔止征羅必丹兵同雲南行省出兵討
之郭佑言自平江南十年之間凡錢糧事八經理算今答即

古阿散等又復釣考宜罷去帝納之遣使告高麗發兵萬人船六百五十艘助征日本期於明年二月軍發盧世榮伏誅皇太子薨以中衛軍四千人伐木五萬八千六百給萬安寺修造集諸路僧四萬於西京普恩寺作資戒會七日夜占城行省參政亦黑迷失等以軍還駐海外四州勅放其軍還二十三年春正月帝以日本孤遠島夷重困民力罷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闕命湖廣行省造征交趾海船三百期以八月會欽廉州命湖廣行省將江行湖廣江西三行省兵六萬人使交趾討陳益稷乃安南王陳芳峻為輔義公遣要東木約考湖廣行省錢穀中書擬要東木平章事脫脫忽魯知政事上曰要東木小人事朕五年授一理算官足矣脫脫忽魯奴之奴今吏宣使才也讀卿等所進擬令人恥之詔人命至重今後非詳讞者勿輒殺湖廣行省阿里海牙言要東木在鄂省勾考豈無貪賄臣亦請勾考之從之遣沈羅成兵四百人還家六月申書省言要東木阿里海牙互請勾考今阿里海牙雖死事之是非當令暴白命連引諸人近者即彼追逮遠者上聞詔以大司農所定農桑輯要書頒諸路括諸路馬凡邑日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人悉入官封楊邦憲妻田氏為永安郡夫人領播州安撫司事右丞拜答兒討阿蒙擒之伏誅遣塔塔兒帶楊兀魯帶以兵萬人船千艘征骨鬼河決

開封等十五處調南京民夫二十萬四千餘分築隄防中書省臣言朱清等海道運糧以四歲計之總百一萬石斗斛耗折願如數以償風浪覆舟請免其徵從之遂以張瑄朱清為海道運糧萬戶大司農司上諸路學校凡二萬一百六十六所二十四年二月中書省言自正旦至二月中旬費鈔五十萬錠臣等兼總財賦自今侍臣奏請賜資乞令臣等預議帝曰此朕所常慮仍諭所司知之西京管課官馬合謀以盜官錢伏誅立國子監設祭酒司業等官及江南各道儒學提舉司札魯忽赤合刺合孫吉去歲審囚官所錄囚數南京濟南兩路應死者已一百九十人若總按諸路為數必多宜遣札魯忽赤數人分道行刑帝曰囚非羣羊豈可遽殺耶命悉配隸淘金三月更造至元寶鈔以至元寶鈔一貫文當中統交鈔五貫文子母相權要在前者無兌舊者無廢諸王乃顏反御史臺吏王良弼等誹謗尚書省政事誅良弼籍其家條皆斷罪帝自將征乃顏發上都高麗王賻請益兵征乃顏以五百人赴之上至撒兒都魯之地乃顏黨塔不帶事所部六萬過行在而陣遣前軍敗之車駕駐於大利幹魯脫之地獲乃顏輜重千餘秋七月乃顏黨失都兒犯咸平宜慰塔山從皇子愛牙亦合兵出瀋州進討宜慰亦見擒合分兵趣懿州其黨悉平弘州匠官以大兔毛製如西錦以獻授匠官知弘州

高麗王王賧來朝。冬十月，雲南省右丞愛魯兵次交趾木元門，其將昭文王以四萬人守險，愛魯擊破之。鎮南王次思明，烏馬兒程鵬飛等趨交趾，所向克捷。鎮南王次界河，交趾發兵拒守，前鋒擊破之。詔議弭盜，桑哥王速帖木兒言江南歸附十年，盜賊迄今未靖，宜降旨立限招捕，以安集貴州縣吏。葉李言：臣在漳州十年，詳知其事，大抵軍官嗜利與賊通，故難弭息。宜令各處鎮守軍官，例以三年轉徙，庶革斯弊。鎮南王軍渡富良江，次交趾城下，敗其守兵。日昃，與其子棄城走。敗南堡。二十五年春正月，日昃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大赦，命皇孫雲南王也先帖木兒帥兵。

史

卷一百一十三

三

鎮大理。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日昃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萬安寺成佛像及意壁皆金飾之。遼陽省新附軍巡邏各衛者，令助造，命征交趾諸軍還家休息一歲。詔皇孫撫諸軍討叛王火魯火孫合丹禿魯干。五月，桑哥言：安山至臨清，爲渠二百六十五里，若開浚之，爲工三百萬，當用鈔三萬錠。米四萬石，鹽五萬斤，其陸運夫萬三千戶，復罷爲民。其賦入及芻粟之估，爲鈔二萬八千錠，費略相當，而渠成亦萬世之利。請以今冬備糧費，來春浚之，制可也。速帶兒牙林海刺孫執捏坤忽都帶兒兩叛王以歸。二十六年春正月，沙不丁上市，前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命。

福建行省拜降。江西行院月的迷失江淮行省忙兀帶合兵，擊賊江西，金齒人塞完以其民二十萬一千戶來歸。尚書省言：乃顏以反誅，其人戶俱在北方，恐生他志，請徙置江南。充沙不丁海船水軍，從之。賊鍾明亮率衆來降，海都犯邊，和林宜慰使怯伯同知乃滿帶副使入黑鐵兒反應之。籍宋謝太后貨產隸中宮。秋七月，海都兵犯邊，帝親征安山，渠成，河渠官禮部尚書張孔孫等言：開魏博之渠，通江淮之運，古所未有。賜名會通河，置提舉司職河渠事。閏十月，車駕還大都。桑哥言：初改至元鈔，欲盡收中統鈔，商販有中統料鈔，聽易至元鈔以行，然後中統鈔可盡從之。鍾明亮復反，以衆萬人寇。

史

卷一百一十三

三

梅州，江羅等以八千人寇漳州。詔雄諸賊二十餘處，皆舉兵應之。聲勢張甚，詔月的迷失與福建江西合兵討之。婺州賊葉萬五以衆萬人寇武義縣，殺千戶。江淮省平章不憐吉帶討之。獨園來貢方物。漳州賊陳機察八千人寇龍巖，執千戶張武義。福建行省兵破之。陳機察以其黨降，行省請斬之。樞密院范文虎曰：賊固當斬，然既降乃殺之，何以示信。宜並遣赴闕從之。紹興路總管判官白絮矩言：宋趙氏族人散居江南，百姓敬之不衰，恐非便宜。請悉徙師京，從之。樞密矩爲尚書省舍人。二十七年，鍾明亮降，詔縛致闕下。行省管如德爾不遣。明亮復率衆寇順州，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

百四十四兩。貴州猶蠻作亂，入順元城，殺傷官吏。湖廣省檄
崇州均州二萬戶府及八番羅甸宣慰司合兵討之。地大震，
武平尤甚，壓死按察司總管府官王連等及民七千二百二
十八人。壞倉庫局民居不可勝計。武平地震，盜賊乘隙劫平
章政事鐵木兒，以便宜徇租賦，罷商稅，弛酒禁，斬為盜者發
鈔八百四十錠，轉海運米萬石以賑之。救天下十月封皇孫
甘麻刺為梁王，出鎮雲南。尚書省臣言：「江陰寧國等路大
民流移者四十五萬八千四百七十八戶。」帝曰：「此何待上聞
當速賑之。」凡出粟五十八萬二千八百八十九石。湖廣省上
二年宣課珠九萬五百一十五兩。尚書省臣桑哥以罪罷，真

定河間保定平滌儀平陽太原尤甚。民流徙就食者六萬七
千戶。桑哥妻弟入吉由為燕南宣慰使，以受賄積贓，伏誅。乃
顏所屬牙兒馬兀等同女直兵追殺內附民千餘人。遣塔海
將兵平之。命脫脫塔刺海忽辛追究江淮總攝楊璉真伽等
盜用官物中書省臣奏木丁崔威言桑哥當國四年，諸臣多
以賄進，親舊皆授要官，唯以欺蔽九重，廢削百姓為事。宜除
名為民從之。要束木以桑哥妻黨為湖廣行省平章，坐不法
部械至湖廣省，誅之。徵前太子贊魯剌因為集賢學士，不起。
桑哥弟達昌宣慰司答麻刺答思自殺。罷尚書等事皆入中
書建白塔二以居。呪師桑四的性吉等尚書右丞何榮祖以

公規治民，禦盜理財等十事，編為一書，名曰至元新格。命刻
版頒行，使百姓遵守。遣官招集宋時海軍可充兵者八萬
三千六百人。桑哥伏誅，尚衣局織無縫衣。十月，勅沒入璉真
伽沙不丁烏馬兒妻，並遣詣京師。宣政院言：「宋金太后，藏國
公母子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御史臺臣言：「鈎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餘三十年，更阿合馬
桑哥當國，設法已極，其餘黨公取賄賂，民不堪命，不如罷之。
有旨擬議以聞。詔罷鈎考錢穀，昔年逋負錢穀文卷聚置一
室，非朕命而視之者有罪。戶部上天下戶數，內郡百九十九
萬九千四百四十四，江淮四川一千一百四十三萬八百七
十八，口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游食者四十
二萬九千一百一十八。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
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二百四十八人，斲死刑五十
五人。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以日食免朝賀。幹羅思招附
桑州生籍羅甸國古州等，明舊長三十一所，部民十一萬九
千三百二十六戶，詣闕貢獻，以東府太卿亦里迷失鄧州舊
軍萬戶史彌福建行省右丞高興，將兵征瓜哇，用海船大小
五百艘，軍士二萬人，納速剌丁敏里，以盜取官民鈔一十三
萬餘錠。忻都以徵理逋負，追獲五百二十人，伏誅。王巨濟無
恥，以與忻都同惡，誅之。以安南國王陳益復遣授湖廣等

哀於皇孫，遂起輦谷，從諸帝度。夏四月，皇孫至上都，即位。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以爲一代之制。其規模弘遠矣。元世祖政則美夏，夏人則邪正兼身，則善惡澤者也。

成宗諱鐵穆耳，世祖之孫，裕宗第三子也。諸王合丹叛，世祖命帝往征之。合丹敗亡，受皇太子寶，撫軍於北邊。世祖崩，親王大臣遣使告哀。軍中夏四月，帝至上都。諸王畢會，先是御史中丞崔彥得玉璽於故臣之家，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上之裕聖皇后，主是千授於帝。甲午，即位。受諸王宗親文武百官朝於大安閣。大赦天下，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係官遺欠一切蠲免。追尊皇考

史記

卷三十三

三

日皇帝尊母曰皇太后。雲南行省以所定路府州縣來上，路十三州四十九縣五十一，以月兒魯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而爲太保，諸王阿只吉部玉速福叛，伏誅。以孔保勞封完顏伯顏爲冀國公，妻何氏爲冀國夫人。以合刺思八幹節而爲帝師，賜玉印。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江北異食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有事於太廟，朱清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以京畿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萬石。帝諭右丞相阿里，奏政果德珪曰：中書職務

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也的迷沙財產，任明里不花，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桑哥離奸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事者，皆之。仍以朕意諭右丞相完澤。十一月，朔，帝朝皇太后於隆福宮。上玉冊玉寶，中書省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贏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上都隆興西京應昌甘肅等處，羅糧鈔計用二十餘萬錠。諸王五戶絲，造作頒料鈔計用十萬餘錠。而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乞候其還都，臣等酌量定擬以聞，從之。以伯顏察而參議中書省事。

史記

卷三十三

三

伯顏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嫌避。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饒州路達魯花赤阿剌紅治中趙良不法，貪江東廉訪司事。昔班季讓受金縱之事，覺昔班自殺，杖季讓除名。以醮延春閣，賜天師張與棟宗師張禹孫真人張志僊等十三人玉圭各一，製寶玉五方，佛冠賜帝師，封孔母楊氏爲趙國安翼夫人。閏四月，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前工部尚書涅只爲將作院使，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宋德柔爲工部，並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陽太原大同河間大名順德廣平十路，應其所需。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鵠二十四驛。

每戶給鈔一錠，凡上封事者，命中書省發緘視之。然後以聞。御史臺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爲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制可。詔易江南諸路天慶觀爲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二年正月，安西王傅鐵赤脫鐵木而請復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難答已嘗而陳朕以世祖定訓諭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爲彼有耶？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傅事。大德元年春正月，封而立晉王爲阿難提牙爲緬國王。詔改元，赦天下。札魯忽赤脫而連受賂爲其奴所告，毒殺其奴，棄市。

史記

卷三十三

天

木之役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司，還淘金戶千元籍。歲暮金悉貢有司。高麗王王禪擅命妄殺，詔中書省言：天變屢見，大臣作以其父臣，仍統國三年，春正月中書省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遜位。帝曰：此漢人所說耳，豈可一一聽從耶？卿但擇可者任之。詔遣使問民疾苦。上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猜誤，朕皆未知其爲誰。今既聞視，知其姓名，當洗心滌慮，各欽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普詔使日本，中書省言：江南諸寺創戶五下餘萬，本皆編民，自楊總督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者爲驚，啄食飛者以翅擊死，詔禁捕殺冬。

史記

卷三十三

天

兵由順元入雲南雲南右丞月忽難調民俱降隆濟給其家
日官軍徵發汝等將盡剪髮黥面為兵身死行陣妻子為虜
衆惑其言遂糾合蛇節等叛隆濟攻貴州知州張懷德戰死
王遣雲南行省平章撒兀兒等將兵禦之殺賊酋撒月斬
首五百級合丹之孫脫歡自北境來歸其父母妻子皆還殺
虜賜鈔一千四百錠諭旨司凡事關中書省者昨得輒奏遣
劉國傑將兵萬人八刺將兵五千人征朱隆濟及蛇節賊直
糧米賑京師貧民設肆三十六所其老幼單弱不能自存者
給給富人糧率丹陽三十六洞來降定宿盜餘格凡益人
華音者取一償九然後杖之詔自軍還歸先事而避者罪死

史綱卷三百十三

敗而後逃杖而罷之沒入其男女中書省言朱清張瑄屢致
人言乞罷其職罷征八百炮婦右丞劉漢等官三月以旱溢
為災詔赦天下大都平濠被災尤其免其差稅三年其餘災
傷之地免一年令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南郊遣中書左丞
相察刺罕哈剌魯攝事五月太廟廢殿災建文宣王廟於
京師是歲斷大辟三八七年正月命委官遣醫朱清張瑄等
子來京師封籍其家資拘收軍器海船等帝語中書省臣曰
此有以歲課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格刻於民何從而出自
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
進獻遣奉使宣撫循行諸道江浙行省平章脫脫遣發朱清

三寶志
此正六
萬餘

張瑄家屬其家以金珠重賂之脫脫以聞賜黃金五十兩都
城火以征八百炮婦喪師誅劉漢流朱清張瑄子孫於遠方
蛇節降命斬之以大德五年戰功賞北師銀二十萬兩鈔二
十萬錠帛絹各五萬九千匹六月御史臺言瓜沙二州自昔
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屯駐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
蒙古軍萬人分鎮險隘屯田以供軍實從之新西淫雨民飢
者十四萬賑糧一月仍免今年夏稅中書省言大同稅課比
奉旨賜孔母楊氏其家拊教過數授民為其勅賜鈔五百錠
其從課依例輸官地稅平陽太原尤其拊係移徙地裂成渠
壞官民廬舍十萬計人民壓死不可勝數遣使分道賑濟加

史綱卷三百十三

封真武為玄天上帝七道奉使宣撫所罷賍汚官吏凡一萬
八千四百八十三人賍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五錠審究獄五
千一百七十六事是歲斷大辟十八人八年春正月以災異詔
天下恤民隨省刑罰免差稅順元同知宣撫事宋阿重復其
叔隆濟來獻中書省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凡
湮塞良田百有餘里死海運亦由是而出宜於租戶役萬五
千人濬治歲免租人十五石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從之
增海漕米為百七十萬石九年春正月命中書議郊祀禮詔
赦天下令御史臺翰林集賢院六部各舉廉能大同路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間壓死二千餘人懷仁縣地

史二 湧水溫黑漂出松柏朽木遣使以鈔四千錠米二萬五千餘石賑之中書省言前代郊祀以祖宗配享臣等議今始行郊禮專祀昊天爲宜詔依所議徵陝西儒學提舉蕭鄭赴闕命有司給以安車六月立皇子德壽爲皇太子詔告天下賜高年帛築郊壇於麗正文明門之南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牲用馬一疋犢一羊家鹿各九其文舞曰崇德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以備太尉右丞相哈刺哈孫左丞相阿忽台御史大夫撒古達而爲三獻官皇太子德壽親管國子學於文宣王廟西河間民王天下奴獄父礫裂於市開城路地王宮及官上舍舍皆壞壓死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十餘人以鈔

史二

卷三百十三

聖

萬三千六百餘錠糧四萬四千一百餘石賑之三月帝有疾禁天下屠宰四十二日遣宣政院使沙的等禱於太廟礫州民田雲童獄母礫裂於市十一年春正月朔帝大漸癸酉崩於玉德殿在位十有三年壽四十二薨起輦谷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末年遯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其不致於廢墜者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有故也

史二 卷三百十四

元史三

本紀

武宗諱海山順宗長子也成宗天德三年命帝總兵北邊與海都戰於潤別列之地敗之五年與海都戰於迭怯里古之地海都軍潰越二日海都悉其衆以來帝親出陣力戰大敗之盡獲其輜重海都旋死八年封帝懷寧王食瑞州六萬五千戶十年踰按察山追叛王幹羅思復其妻孥輜重叛王也孫充阿及喇馬伯順至也里的失之地受諸王充滿明里鐵木兒阿魯灰等降北邊悉平十一年春開成宗崩自按台

史二

卷三百十四

一

山至於和林諸王勳戚畢會曰今阿難答明里鐵木兒等憂中宮潛有異議諸王也只里昔與叛王通預其謀今既誅也只里因勸進帝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先是成宗遯豫日久政在中宮命仁宗與其母出居懷州仁宗聞計奉其母赴京師安西王阿難答與諸王明里鐵木兒先至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馬辛等潛謀推成宗皇后稱制阿難答輔之右丞相哈刺哈孫謂仁宗曰今大行晏駕後壽已薨諸王皆疎屬而懷寧王在朔方此輩潛有異圖變在朝夕俟懷寧王至恐亂生不測不若先事而發遂誅阿忽台等遣使迎帝五月至上都仁宗侍太后来會左右部諸王畢

賕爲監察御史所劾者寘緣奏請託言事入覲以避其罪請
 今後有罪者勿聽至京待其事竟果有所言方許奏陳從之
 以阿保功授明里大司徒封其妻梅仙爲順國夫人遣肥兒
 牙兒迷的里詣西域取佛鉢舍利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
 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儀範百王師表萬
 世可加大成至理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中書右丞相
 羅鐵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乃孔子之微言自王公
 達於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其命中書省刻板模印諸王而下
 皆賜之詔立尚書省分理財用以脫虎脫教化法弊忽丁任
 尚書省俾其自舉官屬皇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之給鈔

令者治國之急務當以時損益世祖嘗有旨金泰和律勿用
令老臣通法律者參酌古今從新定制至今尚未行臣等謂
律令重事未可輕議請自世祖卽位以來所行條格校讐歸
一遵而行之制可至大元年春正月曲赦御史臺見繫犯贓
官吏罪止徵贓罷職紹興台州慶元廣德建康鎮江六路饑
戶四十六萬有奇戶月給米六斗以鈔三十萬錠賑之疫死
者二萬六千餘人授乳母夫燕家奴開府儀同三司樞密院
臣言奉旨以中衛親軍隸皇太子位皇太子謂臣等曰世祖
立五衛以應五方去一不可宜各翼選漢軍合萬人別立一
衛帝以爲然勅別立衛以乳母夫幹耳朶爲司徒以北來食

民八十六萬八千戶，仰食於官，非久計，給鈔百五十萬錠，幣帛準鈔五十萬錠，命太師月亦察兒、太傅哈喇哈孫分給之。惟其原給中書省言：江浙行省管內饑，賑米五十三萬五千石，鈔十五萬四千錠，麵四萬斤，又流民戶百三十三萬九百五十有奇，賑米五十三萬六千石，鈔十九萬七千錠，鹽折直爲引五千，令行省行臺遣官臨視。河南山東大饑，有父食其子者，以兩道沒入贖錢賑之。皇子和世琜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內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言：瀕河之地，出沒無常，先是有亦馬罕者，妄稱省委括地，蠶食百姓，以有主之田

史集卷三十四

俱爲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獻其地於皇子，且河南連歲水災，人方鬻食，若從所請，設立官府爲害不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以衆虎人微兒怯思爲監察御史，高麗國王王聖卒，太尉脫脫奏：泉州大商合只鐵卽刺進異木沉檀，可構官室者，敕江西行省驛致之。以王章嗣高麗國王，以西番僧敕免班爲翰林承旨。中書省言：今銓選之法盡壞，廉潔空虛，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爲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邇者用度愈廣，每賜一人輒至萬錠，惟陛下矜察。皇太后是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二年春正月，越王梵剌有罪，賜死。皇太子

高麗國王

史集卷三十四

王

諸王百官上尊號塔思不花乞旨普濟，請人特恩，徑奏重書，不由中書，直下翰林院給與者，今覈其數，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田土戶口，金銀鐵冶，增條課程，進貢奇貨，錢穀選法，詞訟造作等事，害及於民，請盡追奪之。今後有不由中書者，勿與制可，違陽行省右丞洪重喜訴高麗國王王章不奉國法，恣暴等事。中書省請令重喜與高麗國王辨封，勅毋辯對。令高麗王從太后之五臺山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敕西番僧者，截其手，管之者，斷其舌。此法昔所未聞，有乖國典，且於僧無益，僧俗相犯，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樂實保八議立尚書省，詔集議以聞。保八樂實請有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從之。詔朝廷得失，軍民利害，臣民有上言者，皆得實封以聞。在外者，赴所屬轉達，改造至大銀鈔，頒行天下。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隨道立平準行用庫，買賣金銀，倒換昏鈔，或民間將綿布帛赴庫回易，依驗時估，給價，隨處路府州縣設立常平倉，以權物價。豐年收糴粟麥米穀，值青黃不接之時，比附時估，減價出糴，以過沸湧。金銀私相買賣，及海船與販金銀銅錢綿絲布帛下海者，禁之。中統交鈔限一百日盡數赴庫倒換，茶鹽酒醋商稅，諸色課稅，如收至大銀鈔，以一當五頒行。至大銀鈔二兩至一釐，爲一十三等，以便民用。尚書省

止分理財
用保八
等始議新
政使尚書

今代書通
歐之人不
可勝錄

言國家地廣民衆古所未有累朝格例前後不一執法之吏
輕重任意請自太祖以來所行政令九千餘條刪除繁冗使
歸於一編爲定制從之尚書省言三官內降之旨裁中書省
奏請勿行臣等謂宜仍舊行之儀於大事有宰則復奏請帝
是其言冬十月以皇太子爲尚書令詔行銅錢以皇太后有
疾詔天下釋大辟百人尚書省及太常禮儀院言郊祀者國
之大禮今南郊之禮已行而太廟北郊之禮尚未舉行今年
冬至祀太廟請以太祖皇帝配明年夏至祀地祇北郊請以
世祖皇帝配制可擇衛士子弟充國子學生十二月祀太
廟武昌婦人劉氏詣御史臺訴三寶奴奪其所進亡宋玉璽
一金椅一夜明珠二令尚書省及御史中丞莫德方也可札
忽魯赤別鐵木兒中政使棚只雜問劉氏稱故裂萬戶妻三
寶奴前武昌時與劉氏往來及三寶奴貴劉氏託以迫避婢
來京師謁三寶奴不答入其西廊見榻上有遊婢所竊寶鞍
及其手縫錦帕以問三寶奴又不答忿恨而出求書狀人喬
瑜爲狀因尹榮往見察院吏李節入訴於臺獄成以劉氏爲
妄詔斬喬瑜答李節杖劉氏及尹榮封西僧迷不韻子爲準
國公三年春正月立皇后弘吉刺氏立泉貨監以歷代銅錢
與至大錢相奏行用尚書省言昔世祖有旨以叛王海都分
地五戶孫爲幣帛俟後來降賜之藏二十餘年今其子察八

史稿卷一百一十四

六

上較其罪

見向慕德化歸觀闕廷請以賜之帝曰世祖謀慮遠達若是
待諸王朝會頒賞既畢卿等備述其故然後與之使彼知愧
容米洞官田墨糾合蠻酋殺千戶及處卒八十餘人俘掠良
民寧王淵湖出謀爲不軌下獄賜其妻妾者死同謀不首並
磔於市改封高麗國王王章爲濬王荆門州大木山崩壞官
廨民居二萬一千八百二十九間死者三千四百六十六人
帝幸皇太子諸王群臣朝興聖宮上皇太后尊號冊寶封僧
亦憐真乞烈思爲文國公尚書省言宣徽院廩給日增宜加
分減帝曰此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有是理耶其令宣徽院
官覈實分減之以皇太后受尊號赦天下三寶奴言故丞相
和禮霍孫時奏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
則抱饑而還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
運取其息錢以爲食詔可江浙省臣言髮者朱清張瑄海漕
米歲四五萬至百十萬時船多糧少額直均平比歲賦歛
橫出漕戶逃亡今歲運三百萬漕船不足遣人於浙東福建
等處和雇百姓騷動本省左丞沙不丁言其弟合八失及馬
合謀但的有舟在澈浦楊家等處且渡知清事乞以爲海道
運糧都漕萬戶府官各以已力輸運官糧萬戶千戶並如軍
官例承襲寬恤漕戶增給糧直庶有厥勑尚書省請以馬合
謀但的爲道授右丞海外諸蕃宣慰使都元帥領海道運糧

史稿卷一百一十四

六

人失想
千戶

謹服義之
可乎

都漕運萬戶府事設千戶所十每所設達魯花赤一員制可
容米洞田黑等降遣朱清子虎張瑄子文龍沿海泊以所籍
宅一區田百頃給之城中都有事於南郊尊太祖皇帝配享
吳天上帝尚書省以武衛親軍都指揮使鄭阿兒思蘭與兄
鄭榮祖段叔仁等圖為不軌置獄鞠之皆誣服詔叔仁等十
七人並正典刑籍沒其家十二月以建大崇恩福元寺乞失
刺遣授左丞曲剌剌良達授泰和政事並領行工部事四年
春正月朔帝不豫免朝賀大赦天下庚辰帝崩在位五年壽
三十一起章谷

仁宗諱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之弟也成宗崩時武宗為懷
史籍
卷一百一十四

寧王總兵北邊帝與太后聞哀將自懷州奔赴官臣以為不
可野訥曰天子晏駕皇子早卒天下無主邪謀方興懷寧王
及殿下世祖賢孫人心所屬久矣宜急奉太母入定大計邪
謀必止迎立懷寧王以正神器在此舉矣乃行至衛輝經比
干墓顧左右曰村內荒於色毒痛四海比干諫之刳其心遂
失天下今祠比干墓為後世勸至漳河值大風雲田曳石以
正溺進者近侍卻不受帝曰昔漢光武嘗為寇兵所迫食豆
粥大丈夫不備書艱阻不知稼穡艱難所以致駭愕命取食
之賜糗一匹慰遣之行次邯鄲曰吾處衛士不法胥吏科歛
重為民困命王傳巡察之至大都與太后入內哭盡哀出居

舊邸朝夕入哭奠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推皇后伯要與氏
稱制安西王阿難答輔之時左丞相哈剌孫稱疾守宿掖
門夜遣人啓帝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發生不測當先享
而發三月丙寅帝率衛士入內召阿忽台等責以亂祖宗家
法命執而誅之諸王牙忽都等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
之孫宜早正天位帝曰惡人潛結官臺亂我國家故誅之豈
微作威福親望神器耶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迎
之矣遂自監國五月帝與太后會武宗於上都武宗即位立
帝為皇太子遣使四方旁求經籍有進大學衍義者命詹事
王約節而譯之曰治天下此一書足矣命與李經列女傳刊

史籍
卷一百一十四

行賜臣下武宗命帝領中書省樞密院及立尚書省兼尚書
令近侍言買人有售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
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以恭儉勤民相規不可以奢靡
盡財相樂言者漸而退詹事院臣啓金州獻瑟瑟洞請遣使
采之帝曰所寶為賢瑟瑟何用焉若此者後勿復聞淮東宣
慰使撒都祿玉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鞍却之詹事王約啓
事二宦者侍側帝問自古宦官壞人國家有諸約曰宦官善
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帝然之四年春正月武宗崩
尚書省以丞相脫虎脫三寶奴平章集實右丞保八左丞忙
哥帖木兒參政王隱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命中書右丞相塔

思不花知樞密院事鐵木兒不花奏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羅伏誅忙哥帖木兒杖流海南罷城中都召世祖朝請知政務素有稱望老臣平章程鵬飛董士選等同議庶務罷運江南所印佛經命中書平章李孟領國子監學諭之曰學校人材所自出卿等宜敷課諸生勉其德業御史臺言白雲宗總攝所統江南爲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所受璽書銀印勒還民籍從之命西番僧非奉璽書驛券者勿輒至京師旌表長泰縣民王初應季行三月庚寅卽皇帝位於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詔曰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躬躬奉友天至以朕母弟之親於其踐祚曾未踰月

史紀
卷一百一十四

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於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勳戚元老咸謂大寶之承既有成命非與前聖寶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位者比當正位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凡尚書省議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可大赦天下帝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腴法律老臣斟酌輕重折衷歸一頒行天下俾有司遵行抵罪者庶無冤抑論太府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

軍旅自今雖一縑之微不言於朕母輒與人賜大都路民年九十者二千三百三十一人入帛二匹八十者八千三百三十一人入帛一匹詔曰我世祖皇帝泰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家利五十年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輒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太多輕重失宜錢以弗給新舊悉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各處泉貨監買賣銅器聽民自便帝御便殿李孟曰陛下御極物價頓減方知聖人神化之速敢以爲賀帝覺然曰卿等能盡力贊襄使兆民又安庶幾天心克享至於秋成尚未敢必今朕踐祚尚未

史紀
卷一百一十四

驗月寧有物價頓減之理朕托卿甚重茲言非所賴也孟愧謝五月八百媳婦贊與大小微里發寇邊命雲南王及右丞阿忽台討之敕命諸司白事須殿中侍御史侍側帝覽貞觀政要論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此書有益於國家其譯以國語刊行俾蒙古色目人誦習之閏七月命國子祭酒劉唐詣曲阜以太牢祠孔子封李孟秦國公遣使招諭黑水白水等蠻十二萬餘戶來降冬十月有事於太廟皇慶元年春正月旌表番禺縣孝子陳韶孫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朕自選用入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實萬世公論二月徙大都路學周宣王石鼓於

其後與

不姓
此何

國子監遣使賜西僧金五千兩銀二萬五千兩幣帛三萬九千九百匹八百媳婦獻馴象二雲南行省右丞算只兒威有罪國師初思古幹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典耶敕天下十一月諭六部官毋踰越中書奏事省臣言中書職在總率綱維此者行省六部諸司應決不決者往往作疑咨呈以致政繁事弊詔體世祖立中書初意定擬程式以聞諸王春丹版二年二月以皇后弘吉刺氏受冊寶遣官祭告天地於南郊及太廟免徵益都饑民所貸官糧二十萬石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九百四十勒遵舊制場以蔬食認以錢糧造作訴訟等事悉歸有司以清中書之務

史記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帝諭左右曰同回以寶玉幣於官朕思此物何足為寶唯善人乃可為寶善人用則百姓安茲國家所宜寶也召郝天挺為御史中丞天挺入見以佩為喻曰御史職在舉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唯失其前禽仍有傷鷹之患矣帝然之高麗王儲位以其世子燕為高麗國王御史堂言富人實祿特官濫受官爵徵政宣徽用人多罪廣之流近侍託為貧乏互奏恩賞西僧以作佛事之故累釋重囚外任之官身犯刑憲輒管束內旨以免罪諸王駙馬寺觀臣僚上田每歲徵租極為民擾請革其弊制可以宋儒周敦頤程頤張載邵雍司馬光朱熹張栻自祖謙及

續前以奉
一主亦未
並除如

得並商

故中書左丞許衡從祀孔子廟廷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九人勅鎮江路建銀山寺旌表高州民蕭父妻趙氏貞節行科舉詔以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與賢能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帝謂侍臣曰朕所願者安百姓以圖政治然非用儒士何以致此設科取士庶幾得其儒之用治道可興也十二月久旱民多疾疫帝自責曰此皆朕之責也赤子何罪明日大雪延祐元年春正月敕各省平章專意訪求遺逸苟得其人先以名聞而後致之晉寧民侯喜兒昆弟五人坐法當死帝嘆曰彼一家不幸而有是事其擇情輕者一人杖之俾養父母毋絕其祀太常寺請立北郊不允立同國子監帝以

史記
卷一百一十四

三

資治通鑑載前代與亡治亂命集賢學士忽都魯都兒迷失及李孟擇其要者譯寫以進勅內侍止授中官勿畀文階二年三月廷試進士賜護都魯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有差成紀縣山移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夕川河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勅遣官嚴驗賑恤鎮州賊蔡五九陷寧化縣僭稱王號詔江州行省平章張瑄率兵討之瑄臣言蔡五九之變皆由呢匪馬丁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暴逼抑至此信重一縣撤民廬千九百區夷某揚骨虛張頭顱流毒居民乞嚴懲理及冒括田租制可旌表貴州達魯花赤相兀孫妻脫脫真死節仍樹碑任所蔡

付不以
以氏

五九泉漢伏誅。徐黨悉平。客星變為善。以星變赦天下。封和
球為周王。旌表寧化縣民賴孫。季行三年。春正月。勅大
辟罪臨刑。敢有橫加封刺者。以重罪論。立皇子碩德。入刺為
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帝語近臣曰。朕開前代皆有太上
皇之號。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遊
觀西山。以終天年。御史中丞韓子幹。林學士明里董阿稱。若
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起拜曰。臣聞昔之所謂太上皇者。唐
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願陛下正大位。
以依萬世無疆之業。加代虛名。何足慕哉。帝善之。四年。春正
月。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乏食。民饑若此。豈政有過差
史編 卷三百十四

以致然歟。思之。唯省刑薄賦。庶使百姓各遂其生也。五年。春
正月。給書西天字維摩經金三千兩。監察御史言。比年名爵
日濫。太尉司徒國公。接跡於朝。昔奉詔裁罷。中外莫不欣悅。
近聞禮部奉旨。鑄太尉司徒司空等印三十有六。此輩無功
於國。載在史冊。貽笑將來。請自今門閥貴重。勳業昭著者。存
留一二。餘並革去。制可。衛王阿木哥以罪貶高麗。衛者。趙子
玉等言於司馬曹脫不台曰。阿木哥名應圖。識於是。沿謀衛
兵器衣甲。旗鼓。航海往高麗。取阿木哥事。覺。諸王不里
牙敦之叛。諸王也舍。失列吉。衛士桑帶伯都。坐持兩端。不助
官軍進討。救流也舍。江西。失列吉。湖廣。桑帶衛州。伯都。潭州。

帝師巴思八殿於大興教寺。給鈔萬錠。六年。春正月。帝御
乾祿殿。謂札魯忽赤買問曰。札魯忽赤。人命所繫。其詳聞獄
辭事無大小。悉謀諸同僚。疑不能決者。與首臺臣集議以聞。
又謂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耶。朕惟太祖創業艱難。
世祖混一疆宇。統業守成。恒懼不能當天心。繩祖武。使萬方
百姓各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二月。丁亥朔。日
有食之。改釋奠於中丁。祀神饗於中戊。崇星於回回司天臺。
賜大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以錢木造見為太子太師。監
察御史四十餘人。勿其送弘治。改。雖居師保之任。不聽。皇姊
大長公主群哥刺吉作佛事。釋金寧府重囚二十七人。勅按

史編

卷三百十四

辛

問守臣阿縱不法。仍追所釋囚還獄。中書省言。白雲總攝沈
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誣誘愚俗十萬人。私路近侍。妄受名
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還所奪民田。其諸不法事。宜令嚴
問。有旨。明仁奸惡。其嚴鞠之。十二月。令皇太子桑浹國政。七
年。春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帝齋居損膳。輟朝賀。新江行省
丞相黑驥言。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
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遣赴江浙
併治其罪。從之。帝不豫。辛丑。帝崩。壽三十六。在位十年。塋起
於杏。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修身治
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尤可向。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
離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養每奉大
辟懷惻特時遵世祖成憲孜孜爲治元之賢君也

太宗諱頊德入刺仁宗長子也仁宗欲立爲太子帝入謁太
后固辭曰臣幼無能且有兄在宜立兄以臣輔之太后不許
建祐六年詔百司庶務必先啓太子然後奏聞帝謂中書省
臣曰至尊委我以天下事日夜寅畏惟恐弗堪卿等當洗心
滌慮恪勤乃職勿有褻瀆以貽君父憂七年春正月仁宗不
豫帝憂形於色夜則焚香泣禱仁宗崩帝哀毀過禮素服寢
於地日歌一粥太子太師鐵木迭兒以太后命爲右丞相二

史

卷一百一十四

宋

月乞失監坐醫官刑部以法當杖太后命笞之帝曰不可法
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示天下以公也奪前中書平
章事李孟所受秦國公制命仍仆其先墓碑鐵木迭兒以前
御史中丞楊柔兒只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違太后旨矯命
殺之籍其家徽政院使失列門以太后命請更朝官帝曰此
豈除官時耶且先帝舊臣豈宜輕動俟予即位議於宗親老
臣賢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司農卿完者不花言先帝土田
頒賜諸臣者宜悉歸之官帝曰所賜爲誰曰左丞相阿散所
得爲多帝曰予常論卿等當以公心輔弼卿於先朝嘗請海
舶之稅以阿散奏而止今卿所言乃復私憾耳非公議也遂

出完者不花爲湖南宣慰使奪僧贊真吃刺思所受司徒國
公制仍銷其印三月十一日即皇帝位於大明殿赦天下尊

太后爲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受百官朝賀於興聖宮鐵木迭
兒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師有事於南郊告卽位夏四
月有事於太廟祀社稷祭道甲神於香山以西僧若八的里
爲元永延教三藏法師授金印有因近臣獻七寶帶者帝曰
朕登大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爲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
之上都留守賀伯顏坐便服迎詔乘市籍其家和林民鬪海
塞殍死者三千餘人旌其門有告嶺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
中書平章政事黑曠御史大夫脫忒哈徽政使失列門等與

史

卷一百一十四

宋

故要東謀妻亦列失八謀廢立左丞相拜住請鞠狀帝曰彼
若借太皇太后爲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前太子詹事床
兀兒伏誅秋七月製袞冕樞密院言不刺兀赤與北兵戰拔
軍士三百人以還棄其子於野殺所乘馬以啗士卒諭賞之
賜鈔五千貫賜伶人鈔二萬五千貫酒人十五萬貫官人倍
奴坐用日者請太皇太后崇星杖之籍其資九月建壽安山
寺給鈔千萬貫帝師請以雕八兒監藏爲土蕃宣慰司都元
帥從之爲皇后作鹿頂殿於上都十一月朔帝御齋宮至仁
宗太室流涕左右感動詔各郡建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
子廟有加率百官奉玉冊玉寶上太皇太后尊號作延春閣

此爲作脫

此爲其寶不

天

後殷召西僧靜真、刺心赴京師，勅所遇郡縣肅迎，崇星於
同回司天監四十晝夜，以典瑞院使潤微伯知樞密院事，修
秘密佛事於延春閣，拜住進西簿圖，帝以唐制用萬二千三
百人耗財，乃定大駕爲三千二百人，法駕二千五百人，至治
元年春正月，帝服袞冕享于廟，以左丞相拜住亞獻，知樞密
院事潤微伯終獻，廷臣言祀事畢宜赦天下，帝曰：「思可常施
赦，不可屢下，使殺人獲免，則死者何辜？」帝欲以元夕張燈宮
中，參議中書省事張養浩諫，帝命罷之，曰：「有臣若此，朕復何
憂？」自今朕凡有過，豈獨臺臣當諫，人皆得言，賜養浩帛二疋，
監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造壽安
山佛寺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竄於奴兒干
地，以僧法洪爲釋源宗主，授司徒，製御服珠袈裟，命宦者李
羅台爲太常署令，太常言：「刑人難與大祭，罷之作金浮屠於
上都藏佛舍利，御大明殿，群臣上尊號，立亦啓烈氏爲皇后，
冶銅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三年春正月，勅臺憲用人
勿拘資格，以西僧羅藏爲司徒，西僧亦思刺蠻展普疾詔爲
釋大辟囚一人，答罪二十人，幹羅思告訐父母，斬之上幸柳
林，賜馬許訥之子速怯訴曰：「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帝曰：「人
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命誅之。」封公主連
哥八刺乳母爲順國夫人，增壽安山寺役卒七千人，鐵木迭

兒卒，太皇太后崩，真人蔡道恭殺人伏誅，鐵木迭兒子宣政
王入思吉思坐受劉夔冒獻田地伏誅，仍籍其家，三年正
月，右丞相拜住言：「前集賢侍講學士趙居信、直學士吳澄皆
有德老儒，宜徵用之。」帝喜曰：「卿言適副朕心，更當搜訪山林
隱逸之士，以居信爲翰林學士承旨，澄爲學士，二月，作上都
華嚴寺，八思巴帝師寺及拜住第，役軍六千二百人，司徒劉
夔同宣政院使囊加台坐妄獻地土，目取官錢伏誅，格例
成，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條，內斷例七百一十七條，格千一百
五十一，詔放九十四，令類五百七十七名，曰：「大元通制，頒行
天下，封廬師不花爲趙國公，以太子賓客伯都廉貪，賜鈔十
萬貫，三月，駕幸上都，四月，勅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旌
內黃縣節婦王氏，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以上六十九人，放
籠禽十萬，詔行助役法，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
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與，大風雨雹
拔柳林行宮內外大木二千七百，帝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
遺衣，皆以縑素木綿爲之，重加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
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奉元行宮
正殿災，上都利用監庫火，帝令衛士撲滅之，因語群臣曰：「世
皇建宮室，至朕而值此般，此朕不能圖治之故也。」欽察衛兵
戍邊有功，請賞以官，帝曰：「名爵豈賞人之物，今賜鈔三千貫，

毀鐵木迭兒父祖碑，追收元受制書，贈乳母忽充台定襄郡夫人。其夫阿來追封定襄王，諡忠愍。諸王怯伯數寇邊，至是遣使索賄，鐵木迭兒家貲，御史大夫鐵失以姦黨不自安，請誅逆謀。八月，癸亥，車駕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樞密院事也先帖木兒、大司農失秃兒、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及諸王按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殺也先帖木兒，鐵失直犯幄殿，手執帝於卧所。年二十二，在位三年。從孫諸帝，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鐵失正殿，近前稱譏，以質問何為質，朕方修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誹耶，斥出之。拜住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以代。曰：史籍

史籍 卷三百十四

母多遜此朕之過也。嘗戒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若為不法，必刑無赦。入思吉思下獄，謂左右曰：法者祖宗所制，非朕所得私。入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有罪當論如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得？惟我祖宗，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勳之裔，當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謝。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唯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耶？其明斷如此，然果於刑戮，奸黨傾詆，遂播大變云。

元史 卷一百一十四 有也先帖木兒 也先帖木兒 也先帖木兒

泰定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之子也。襲封晉王，鎮北邊。成宗武宗仁宗之立，咸與翊戴之謀。王使內史倒刺沙偵伺朝廷事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因入宿衛。御史大夫鐵失與拜住相忤，欲傾害之，使宜徽使探忒告倒刺沙曰：主上將不許於晉王。至治三年八月，鐵失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帖木兒失秃兒謀立王為皇帝，王因幹羅思赴上都，未至，英宗南還，駐蹕南坡。鐵失等殺拜住，英宗遇執，諸王按梯不花及也先帖木兒、奉皇帝璽綬北迎帝於鎮所。癸巳，即皇帝位於龍居河，大赦天下。十月，誅逆賊也先帖木兒。完者鎮南充滿等於行在所，遣右丞相旭邁傑、御史大夫紐澤誅逆賊鐵失、失秃兒、赤斤鐵木兒、脫火赤章台等於大都，戮其子孫，籍入家產。十一月，車駕至大都，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遣使詣曲阜以太牢祀孔子，益入太廟。竊仁宗及莊懿皇后金主，監察御史脫脫趙成慶等言：鐵木迭兒在先朝包藏禍心，離間親藩，誅戮大臣，使先帝孤立，卒罹大禍。其子領南親與逆謀，乞正其罪，以快元元之心。月魯秃兒哈達皆鐵失之黨，不宜寬宥，並伏誅。流諸王月魯鐵木兒於雲南，按梯不花於海南，曲呂不花於奴兒干，李羅兀魯思不花於海島。旭邁傑言也先帖木兒之變，諸王買兒逃赴潛邸，願効死力，言不除元兇，則陛下美名不著，天下後世何從而知？臣等議

史籍 卷三百十四 三

史籍 卷三百十四 三

宗成之中能自按逆黨盡忠朝廷者唯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鼓勵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買奴為泰寧王泰定元年春正月修西蕃佛事於壽安山寺三年乃罷又作佛事令僧百八人及倡優百戲樂帝師游京城江浙行省左丞趙簡甫聞經筵及指揮侍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原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右丞相也先鐵木兒領之御大明殿冊入八罕氏為皇后皇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以珠字詔賜帝師所居撒思加部作禮拜寺於上都及大同路給鈔四萬錠遣調潤出等詣高麗

史卷一百十四

取女子三十人帝受佛戒於帝師市牝馬萬匹取酒作中宮金符殿繪帝師入思巴像十一頒行各省俾聖祀之昭朕皇后忌日修佛事飯僧萬人曲赦重囚三十八人以為三宮祈福廣西徐濟寶陷柳城縣造玉床潯州平南縣後叛建尊花赤都堅都監姚泰亨死之中書奏知政事左塔不台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幾失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虎而翼故成逆謀今軍衛之職乞勿以大臣領之庶勦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綱澤李師教編類帝訓成諸於經筵進講仍俾皇太子親覽詔譯其書以進濟寶寇澤津義舉來賓諸縣命廣西守將捕之九月分天下為

十八道遣使宣撫曰兩浙江東道江西福建道江南湖廣道河南江北道燕南山東道河東陝西道山北遼東道雲南省甘肅省四川省京畿道皇后亦憐真八刺受佛戒於帝師廣西道宣慰使獲濟寶其弟漆兒寇柳州命湖廣行省左丞乞住捕之二年二月全省州土官許文傑率諸徭以叛殺知州事李德卿等命湖廣行省督兵捕之建殊祥寺於五臺山賜田三百頃翰林學士承旨阿憐帖木兒詣師敬諱帝訓成更名曰皇圖大訓勅授皇太子以帝範見鎮南燕下領西番三道宣慰司事尚公主錫王晉納皇孫壽寧公主女撒答八剌於中宮皇后受牙辦答哥戒詔翰林侍講學士阿魯威直學

史卷一百十四

士燕赤譯世祖聖訓以備經筵進講河決陽武縣漂民萬六千五百餘家賑之賜大天源延聖寺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中書省言養給軍民必藉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毀之世祖用增倍半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澤普慶社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藉為口實妄興工役違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赦天下以皇子小薛夜啼賜高年鈔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三人御史言比年營繕以衛軍供役廢武事不講請遵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

以備恩從不恨同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帝曰朕
適世祖舊制其命大臣攝之湖州路判官錢珍挑推官梁哲
妻劉氏不從誣下獄殺之事覺珍飲藥死詔戮尸傳首道
使往江南求奇花奇果四月盜入太廟竊武宗金主及祭器
高州德定電白縣千戶張恒力戰死之邑人立祠勅賜額曰
旌義建橫渠書院於郡縣祠宋儒張載禁僧道買民田違者
坐罪沒其直八百媳婦請官守置家慶宣慰司都元帥及
木安孟傑府監察御史馮思忠請命太常纂修累朝禮儀
致和元年春正月雲南安隆寨土官岑世忠與兄世興相攻
率其民三萬二千戶來歸歲輸布三千匹請立宣撫司以總

之不允置州一以世興知州事置縣二聽世忠舉人用之仍
諭其兄弟共處監官州海盜堤崩詔帝師遣僧修佛事遣浮
屠二百一十六以厭之封唐郴州刺史柳宗元曰文惠昭靈
公秋七月庚午帝崩在位五年壽三十六羣起釐谷九月倒
刺沙立皇太子為帝改元天順泰定之世災異數見君臣之
間未見有引咎責躬之實然能守祖宗之法天下無事號稱
治平云

明宗諱和世璠武宗長子也武宗立仁宗為皇太子命以次
傳於帝仁宗立議建東宮丞相鐵木迭兒欲罔位取寵議立
英宗為皇太子與太后幸臣譏烈門帝於兩宮於是封帝

以兵入是
不交
不交

為周王出鎮雲南帝次延安禿忽魯向家奴字羅及武宗舊
臣來會常侍教化謀曰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鎮之事
本非上意由左右構間致然請以其故白行省俾聞之朝廷
庶可杜塞離間遂與數騎馳至陝西與行省丞相阿里平
章政事塔察兒行臺御史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悉發關中
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塔察兒脫歡殺教化阿思
罕於河中帝遂西行至北邊金山西北諸王察阿台等聞帝
至咸率眾來附帝與定約東每歲冬居札嶺夏居斡羅幹察
山春則命從者耕於野泥十餘年間邊境寧謐仁宗崩英宗
嗣位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等弑英宗晉王也孫鐵木兒

自立為皇帝泰定二年帝弟懷王圖帖睦爾出居於建康政
和元年泰定帝崩於上都留守燕鐵木兒與西安王阿剌忒
納失里固守內廷帝逝在沙漠應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
江陵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眾心復矯稱帝所遣使者自
北方來云周王從諸王兵整駕南轍且夕即至矣懷王入京
師群臣請正大統因讓曰大兄在北以長以德當有天下必
不得已當明以朕志播告中外九月壬申懷王即位是為
宗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我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
時刺沙在上都立泰定帝子為皇帝遣兵犯大都眾王王
禪右丞相答失鐵木兒御史大夫紐澤太尉不花等兵次榆

林燕鐵木兒與弟撒敦子唐其勢等帥兵與戰屢敗之十月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以兵圍上都倒剌沙奉皇帝寶出降文宗遣撒敦等相繼來迎朔漢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北邊諸王察阿台公邊元帥朵烈捏等帥師星行至金山嶺命字羅如京師兩京之民聞帝使者至歡呼鼓舞曰吾天子實自北來矣諸王舊臣爭先迎謁所至成聚天曆二年正月文宗復遣中書左丞羅里帖木兒來迎撒敦等見帝於行帳以文宗命勸進丙戌帝即位於和寧之北命撒敦還授京師帝命之曰朕弟曩昔監觀書史邇者得無廢乎聽政之暇宜親賢士大夫講論史籍以知古今治亂得失卿

御製作元
月丙戌

兒二人協司其政言天下國家譬猶一人之身中書則左手也樞密則右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藥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王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人木淩其勢然也朕有闕失卿亦以聞朕不爾責也又諭燕鐵木兒等曰軍務機密樞密院即當以聞其他事務必先中書院臺毋得隔越陳請立文宗為皇太子五月次來里伯真之地皇太子遣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來覲次必忒怯克之地翰林學士承旨幹里來覲次探突兒之地皇太子及京師鎮南王帖木兒不花諸王駙馬及扈衛百官悉從行用馬二百八十四日京師載乘輿服御送行在所六月朔次球都也不刺之地詔諭中書省臣凡國家錢穀銓選諸大政事先啓皇太子然後以聞七月朔次宇羅火你之地八月朔次王忽察都之地丙戌皇太子入見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殿庚寅帝暴崩年三十薨起蓋谷是月己亥皇太子復即皇帝位文宗諱闊帖睦爾武宗次子也仁宗延祐三年丞相鐵木迭兒議立英宗為皇太子出明宗居於朔漢英宗至治元年中政使咬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詔出帝居於海南奉定立召帝於瓊州封懷王居於建康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致和元年春泰定出畋柳林以疾還宮諸王滿剌阿馬剌

台太常哈海宗正札魯忽赤淵調出與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黑曰今主上疾日臻將往上都如有不諱吾當扈從者執諸王大臣殺之居大都者轉省臺官宣言太子已至正位宸極傳徵守禦諸關則大事濟矣三月奉定至上都滿禿等扈從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居守也先捏私至上都與倒剌沙等謀弗同於帝遣宗正札魯忽赤雅古台遷帝居江陵七月奉定帝崩於上都倒剌沙專權自用踰月不立君朝野危懼時燕鐵木兒留守京師謀於西安王陰圖舉義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鐵木兒率阿剌鐵木兒完倫赤等十七人露刃跪於殿門武宗皇帝有聖旨二人奏友仁文天下歸

史集卷三十四

心正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斬乃轉平章政事烏伯都刺伯顏察兒等下獄燕鐵木兒與西安王守內廷籍府庫錄符印召百官入內聽命遣前河南行省察知政事明里董阿馳驛迎帝於江陵燕鐵木兒直宿禁中帝至京師入居大內燕鐵木兒率諸王大臣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帝辭曰大兄在朔方朕敢素天序乎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帝曰必不得已明著朕意以示天下而後可帝即位於大明殿受諸王百官朝賀大赦改元天曆上都梁王王禪兵襲破居庸關命燕鐵木兒出軍拒之燕鐵木兒與王禪爭戰於榆河敗之王禪復來戰敗走之追及於昌

初得位受其之際乃其元年阿達乎

元金無有八使之

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王禪單騎遁上都兵入古北口掠石槽追封乳母完者雲國夫人其夫幹離恩贈太保雲國公子鎮乃贈司徒雲國公燕鐵木兒至石槽掩其不備擊之轉戰四十餘里至牛頭山擒驍馬李羅帖木兒等將校降者萬人餘兵奔竄遣撒放逐出古北口諸王也先帖木兒陷通州將蒙京師燕鐵木兒急引軍還至通州擊之敵軍走追殺陽懼王太平上都諸王忽剌台入紫荊關犯良鄉游騎逼南城京師城守脫脫木兒章吉與也先捏合擊敵軍於良鄉自忽剌台使倒剌鐵木兒率軍循北山而西倍道趨蘆溝橋敵軍皆遁燕鐵木兒入朝賜宴興聖殿齊王月魯帖木兒等

史集卷三十四

閉上都倒剌沙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遊王脫脫為齊王所殺遂收諸王符印以故徽政使失烈門妻賜燕鐵木兒時議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平章政事教儼抗論是皆循上歲例從行殺之非罪乃獲免中書省言凡有罪者既籍其家貨又沒其妻子非古者罪人不孥之意今後請勿沒人妻子制可毀顯宗室升順宗祔右穆第二室太尉不花乘國家多事率眾剽掠居庸以北至是殺其家殺之與和路當盜以死罪刑部議不花不道眾所聞知幸遇盜殺本路隱其殘剽之罪獨以盜聞於法不當帝是其議居泰定后雅吉刺氏於東安州遣使來迎明宗於漠北倒剌沙伏誅磔其尸於市王

御幸已即
位乃冊命
皇后可乎

俱非宜

史綱 卷三百十四

解賜死馬其沙紐澤撒的述失也先鐵木兒等皆棄市以所賜連連也先捏宅改賜駙馬謹只兒及孔姐也孫真四川行首平章囊加台自稱鎮西王殺平章寬徹等燒絕棧道烏蒙路致授杜巖會謂聖明繼統方內大寧當罷兵入朝庶免一方之害囊加台以妄言惑眾杖一百七禁錮之遣皇太后玉冊王貴復遣治書御史撒迪內侍不顏禿古思奉迎明宗於漠北西安王及燕鐵木兒請遣人送名鷹於行在所所以王禪其金珠首飾歸中宮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歲不雨大饑民相食二年春正月中書省言朝廷賞賚不宜濫及開功應鵠鵠豹之食舊支肉價二百餘錠今增至萬三千八百錠控鵠舊止六百二十八戶今增二千四百戶佛事歲費增金千一百五十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減汰從之中正院言皇后日用所需鈔十萬錠幣五萬匹綿五千斤詔鈔予所需之半幣給一萬匹明宗即位於和寧之北蒲城縣民王顯政五世同居旌其門二月帝御大明殿冊命皇后雅吉刺氏遣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祀孔子於闕里三月遣燕鐵木兒奉皇帝寶於明宗行在所命有司奉金銀幣帛詣行在所賜予帝命群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家政事其間於行在所命有司造乘輿服御北迎大駕改清邸所幸諸路名建康曰集慶江陵曰中興瓊州

高麗受使
夫故

史綱 卷三百十四

日乾寧澤州曰天臨命明里董阿為蒙古丞相立嗣明宗遣武寧王徹徹魯平章政事哈八兒禿來錫命立帝為皇太子陝西路饑民百二十三萬四千餘口諸縣流民又數十萬賑之不足行省請令商賈入米中鹽富家納粟補官及營孟津倉積八萬石河南漢中廉訪司所貯官租以賑從之河南廉訪使言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饑食人肉乞弛川澤山林之禁入粟補官及括江淮僧道餘糧以賑從之江制行省言池州廣德諸路饑民六十餘萬戶當賑糧十四萬三千餘石從之大都興和諸州饑民六十七萬六千餘戶賑以鈔九萬錠糧萬三千石遣翰林學士承旨阿麻帖木兒北迎大駕以居事院所貯金三十錠銀百錠建大承天護聖寺帝發京師北迎明宗次於大口陝西行省言鳳翔府饑民十九萬七千九百人本省用便宜賑以官鈔萬五千錠江湖行省言紹興慶元諸路饑民凡十一萬八千九百九十戶陝西行臺御史孔思勉言夫婦人倫之首比見內外大臣得罪受刑者其妻妾即斷付他人似與國朝旌表貞節之旨不侔夫亡終制之令相反况以失節之婦配有功之人又與前賢所謂娶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之意不同今後凡負國之臣籍沒奴隸財產不必罪其妻子當典刑者則擊殺之不必斷付他人庶使婦人得守節請著為令陝西河南燕南河北河南諸路流民十數萬

此皆何
王姓
加台自
止指斥

自滿汝至淮南，死亡相籍，命所在州縣官以便宜賑之。次上
都八月朔，明宗次於王忽察都，帝入見，明宗宴帝及諸王、大
臣於行殿。庚寅，明宗崩，帝入臨，燕鐵木兒以明宗后之命奉
皇帝寶授於帝。遂還，帝至上都，監察御史徐與言：「天下不可
一日無君，先皇帝奄棄臣庶，已踰數月，伏望聖上早正宸極，
以安億兆之心。」因川囊加台以指斥棄輿，棄市。已亥，帝復即
位於上都，大赦天下，遣欽察台先還京師，經理政務，駕至大
都。至順元年春正月，勅翰林國史院官同奎章學士采輯本
朝典故，准唐宋會要為經世大典。帝御大明殿受諸王百官
朝賀，史惟良言：「今天下郡邑被災者衆，國家經費若此之繁，

帝藏空虛，生民凋瘵，正更新百廢之時，宜遵世祖成憲，汰冗
濫，蠶食之人罷，土木不急之役，事有不便者釐正之。如此則
天災可弭，願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且，其弊漸深，治亂之
由自此而分矣。」帝嘉納之。也先坦伏誅。冬十月朔，帝服袞冕
享於太廟，畏兀兒百八人作佛事於興聖殿。高麗國王王禕
久病不能朝，請命其子禎襲位，追封燕鐵木兒曾祖父為王，
諭廷臣曰：「皇姑魯國大長公主早寡守節，不從諸叔繼尚，鞠
育遺孤，其子襲王爵，女配子一人，朕思庶民若是者，猶當旌
表，況在慈親乎？」其議封號以聞。以明年正月，武宗忌辰，命高
麗漢僧三百四十人預誦伽經二藏于大崇恩福元寺，是歲

會賦入之數：金三百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
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
萬四千四百五十斤，絹七萬六千四百四十五斤，糧千九十六萬
五十三石。至順元年春正月，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
木怯朝叛，攻中慶路陷之，殺廉訪司官，執左丞忻都，封太監
院使野理牙為泰國公，封泰蜀郡太守李木為聖德廣裕英
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禿堅自立為雲
南王。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訥答剌並受佛戒，命中尚卿小
雲失討雲南，以伯顏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
除中書曰：「昔在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
政有所統。今燕鐵木兒為右丞相，伯顏既知樞密院事，左丞
相其勿復升，附明宗於英宗之上，中興歸暎等州饑戶三十
萬有奇，賑糧四月，廣德太平集慶等路饑民數百萬戶，四月
朔命西僧作佛事於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中書
省官汴梁懷慶等州饑民六十七萬六千一百一萬二千
餘口，請以鈔九萬錠，米萬五千石，命有司分賑，制可。明宗后
八不沙崩，括益都般陽寧海開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
承天護聖寺烏蒙土官祿余殺烏撒宣慰司官吏平章帖木
兒不花降於伯忽，詔江湖河南江西三省調兵二萬，命諸王
云都思帖木兒將之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會兵討雲南，帝

雖不應五
萬餘兩平
欽此也
之故所出
乃者抄不
之故所出
乃者抄不

會賦入之數：金三百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
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
萬四千四百五十斤，絹七萬六千四百四十五斤，糧千九十六萬
五十三石。至順元年春正月，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
木怯朝叛，攻中慶路陷之，殺廉訪司官，執左丞忻都，封太監
院使野理牙為泰國公，封泰蜀郡太守李木為聖德廣裕英
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禿堅自立為雲
南王。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訥答剌並受佛戒，命中尚卿小
雲失討雲南，以伯顏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
除中書曰：「昔在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
政有所統。今燕鐵木兒為右丞相，伯顏既知樞密院事，左丞
相其勿復升，附明宗於英宗之上，中興歸暎等州饑戶三十
萬有奇，賑糧四月，廣德太平集慶等路饑民數百萬戶，四月
朔命西僧作佛事於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中書
省官汴梁懷慶等州饑民六十七萬六千一百一萬二千
餘口，請以鈔九萬錠，米萬五千石，命有司分賑，制可。明宗后
八不沙崩，括益都般陽寧海開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
承天護聖寺烏蒙土官祿余殺烏撒宣慰司官吏平章帖木
兒不花降於伯忽，詔江湖河南江西三省調兵二萬，命諸王
云都思帖木兒將之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會兵討雲南，帝

會賦入之數：金三百二十七錠，銀千一百六十九錠，鈔九百
二十九萬七千八百錠，幣帛四十萬七千五百匹，絲八十八
萬四千四百五十斤，絹七萬六千四百四十五斤，糧千九十六萬
五十三石。至順元年春正月，雲南諸王禿堅及萬戶伯忽阿
木怯朝叛，攻中慶路陷之，殺廉訪司官，執左丞忻都，封太監
院使野理牙為泰國公，封泰蜀郡太守李木為聖德廣裕英
惠王。其子二郎神為英烈昭惠靈顯仁佑王，禿堅自立為雲
南王。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訥答剌並受佛戒，命中尚卿小
雲失討雲南，以伯顏知樞密院事，依前太保錄軍國重事，詔
除中書曰：「昔在世祖嘗以宰相一人總領庶務，故治出於一，
政有所統。今燕鐵木兒為右丞相，伯顏既知樞密院事，左丞
相其勿復升，附明宗於英宗之上，中興歸暎等州饑戶三十
萬有奇，賑糧四月，廣德太平集慶等路饑民數百萬戶，四月
朔命西僧作佛事於仁智殿，自是日始至十二月終罷。中書
省官汴梁懷慶等州饑民六十七萬六千一百一萬二千
餘口，請以鈔九萬錠，米萬五千石，命有司分賑，制可。明宗后
八不沙崩，括益都般陽寧海開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
承天護聖寺烏蒙土官祿余殺烏撒宣慰司官吏平章帖木
兒不花降於伯忽，詔江湖河南江西三省調兵二萬，命諸王
云都思帖木兒將之與湖廣行省平章脫歡會兵討雲南，帝

御大明殿燕幾木兒率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改元至順知樞密院事潤微伯脫脫木兒通政使只兒哈郎等以謀變棄市待其家中書省言近歲帑庫空虛其實有五曰賞賜曰作節事曰創置衙門曰冒濫支請曰積增衙士廐坊諸與樞密院御史臺各任薛官同加汰減從之故丞相鐵木迭兒子將作使鎖住與其弟親音奴坐怨望造符錄祭北斗呪咀事連前刑部尚書烏馬兒前御史大夫孛羅等俱伏誅亮堅伯忽等詐愈猖獗烏撒祿余乘勢連約烏家京川諸蠻欲攻回元諸陳王阿剌忒剌失里及行樞密院四川雲南行省諸軍分道進討冀寧民妻魏益紅以夫死自益

史紀 卷三百十四

事

詢瑛旌其門樞密院言征戍雲南軍士二人逃歸捕獲法當死詔曰如臨戰陣而逃死宜也非接戰而逃輒當以死何祝人命之易耶其杖而流之雲南來報捷封顏子充國復聖公會子郎國宗聖公子恩沂國建聖公孟于都國亞聖公有言廣靈縣地產銀者詔大禧院遣人視其事歲所得銀歸大承天護聖寺御史臺臣請立燕王為皇太子帝曰朕子尚幼俟燕帖木兒至共議之命藝文監以燕帖木兒世家刻板行之致齋於大明殿遣亞獻官右丞相燕帖木兒終獻官貼木爾補化率諸執事告廟請以太祖皇帝配享南郊出次郊官帝服大裘袞冕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皇帝配禮成大駕

大臣從漢至此可矣

鳥沙之氣非南作

還官遣使巡四川雲南行省兵進討祿余四川行省平章塔山左丞字羅及祿余戰殺蠻兵三百餘人祿余衆潰奪其關隘立燕王阿剌忒剌答刺為皇太子御史中丞和尚坐受婦人為賂遇赦原罪監察御史言和尚所為貪縱有汚淫綱罪雖見原理宜追奪制命禁錮終身詔可二年春正月仁德府罷達魯花赤曲木糾集兵眾討雲南敗伯忽於馬龍州殺其弟并延復戰於馬金山獲伯忽餘兵皆資其資持大承天護聖寺僧寶峰加司徒以管部民劉元良等二萬四千餘戶隸壽安山大昭孝寺皇太子阿剌忒剌答刺薨封蒙古巫者所奉神為靈威昭顯護國忠顯王廟曰雲祐給衛士萬人鎮西

史紀 卷三百十四

事

武靖王朔思班討雲南阿朮來逆戰就擒斬於軍前賊兵猶拒戰躍里鐵木兒左頰中流矢洞耳後拔矢復與戰大捷遂復行省治命西僧為皇子古納答刺作佛事一周歲中書省言陛下不用經費不勞人力創建大承天護聖寺臣等願上贊所易鈔本十萬錠銀一百錠助建寺之需從之命田賦總管府稅額銀輸大承天護聖寺冠州有蟲食桑四十餘萬株司徒香山言陶弘景門弟子曲有負展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今陛下生年紀號與之合此實受命之符乞錄付史館頒告中外詔令禮部翰林集賢奎章諸臣議之翰林諸臣議唐開元間太子寶客薛謨進武后鼎銘云上玄降鑑方建隆基

為方宗受命之符。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宋儒司馬光斥其采偶合之文。以為符瑞。乃小臣之語。而宰相實之。是侮其君也。今弘景之曲。雖於生年紀號。若偶合者。然陛下天順人。紹隆正統。於今四年。溥海內外。罔不歸心。罔無待於勞引曲說。以為符命。若從其言。恐啓讖緯之端。非所以定民志。事遂寢。浙西諸路水旱。饑民八十五萬餘戶。中書省請令官私儒學寺觀諸田佃民。從其主假貸錢穀。自賑。餘則勸分富家。及入粟補官。仍益以本省鈔十萬錠。併給僧道度牒一萬道。從之。漢王阿剌忒納失里。鎮西武靖王。搠思班。會雲南諸賊悉斬之。磔尸以徇。中書省言嘉興平江松江江陰蘇場蕩山沙塗沙田等地之籍於官者。賞賜他人。今請改賜燕鐵木兒。有旨。燕鐵木兒。非他臣比。其令所在有司。如數給付。發通州官糧。賑檀順昌平等處。饑民九萬餘戶。以山東鹽課鈔三千五百錠。賑益都三萬餘戶。陝西行省。遣官分給復業饑民七萬餘口行糧。以宮中高麗女子不願帖你。賜燕鐵木兒。高麗國王。請割國中田為貢。送詔遣使往受之。詔建燕鐵木兒生祠。令紅橋南樹碑。以紀其勳。奎章閣以纂修經世大典。請從翰林國史院。取脫卜赤顏一書。紀太祖以來事蹟。翰林學士承旨。相不花等言。脫卜赤顏事關秘禁。非可令外人傳寫。臣等不敢奉詔。從之。衛州路屬縣比歲旱蝗。仍大水。民

食草木殆盡。帝臨視燕鐵木兒生祠。和衆縣民何千妻。相都。在兒夫亡。以身殉。葬其門。九月。市阿魯渾撒里宅。命燕鐵木兒奉皇子古納答刺居之。御史臺言。大聖壽萬安寺壇主司徒嚴吉祥。盜公物。畜妻孥。宜免其職。從之。雲南行省。遣都事那海鎮撫。樂智奉詔往諭。祿余不受。烏撒蠻入順元。那海等遇害。雲南都元帥快烈。引兵擊阿末賊黨。於靖江路海中。山為雲梯。登山。破其村。殺賊五百餘人。復克堅弟子諫之。雲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國馬。歲給鹽。以每月上寅日。曉之。則馬健無病。此因自忽。詔雲南鹽不可到。馬多病。死。詔令四川行省。以鹽給之。詔養燕鐵木兒之子塔刺海為子。賜居第。諸鹽課鈔。以十分之一。折收銀。每錠五十兩。折鈔二十五錠。河南河北道。康訪副使僧家奴言。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今在朝官。十年不省親者有之。非無思親之心。實由朝廷無給假省親之制。而有擅離官次之禁。古律諸職官父母在。三百里三年聽一給定省假。二十日。無父母者。五年聽一給拜墓假。十日。以此推之。父母在三百里。以至萬里。宜計道里遠近。定立假期。其應省親。而不省親者。坐以罪。若詐冒假期。規避其罪。與詐奔喪者。同科。命雜議之。初。高麗王王禕有疾。命其子植襲爵。至是。禕疾愈。仍命為高麗國王。三年春正月。祿余乞降。燕鐵木兒言。平江松江澉山湖圩田。方

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其總佃者死。願為人占。排今臣願增糧為萬石入官。令人佃種。所得餘米。贍臣弟。撤敦從之。皇子古納答剌更名燕帖古思。以作佛事。祈福釋。御史臺所因定典對縣尹及刑部四二十六人。安西王阿難答之子月魯帖木兒坐與畏兀僧王你達八的刺板的國師。必刺忒納失里沙津愛護持謀不軌。命宗王大臣鞠之。三人皆伏誅。仍籍其家。以必刺忒納失里沙津愛護持妻丑丑。賜通政副使伯藍撒通請備錄皇上固讓大凡往來奏答。與訓。勅諭命及燕鐵木兒等宣力効忠之蹟。續為蒙古脫卜赤顏。置之奎章閣從之。旌探忒妻靈保賢孝。遣使往帝師所居撒。思吉牙之地。以珠織制書。宣諭其屬。復以司徒印給萬安寺僧嚴吉祥。追尊顏子父顏無繇。杞國公母姜氏杞國夫人。妻戴氏杞國夫人。江西行省造螺銅几。相道燕鐵木兒。詔賜匠者幣帛各一。八月帝崩。壽二十有九。在位五年。薨起輦谷。至元六年六月。以帝謀為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詔除其廟主。放燕帖古思於高麗。月淵察兒害之於中道。寧宗諱懿璘質班。明宗第二子也。至順三年八月。文宗崩。皇后奉遺詔。申國讓初志。傳位於明宗之子。時帝兄愛歡帖睦爾出居廣西。帝以文宗脊愛之篤。開京師。太師太平王左丞相燕鐵木兒請立帝。以繼大統。中書百官庶務咸啓中宮取。

史錄

卷一百一十四

元

進止十月庚子帝即位於大明殿大赦天下尊皇后曰皇太后皇太后御興聖殿受朝賀十一月壬辰帝崩年七歲葬起



順帝名妥懽貼睦爾。明宗之長子。文宗至順元年。明宗后八不沙被譴遇害。遂徙帝於高麗大青島中。不令與入接。明年。詔天下言明宗在沙漠之時。素謂其子。移於廣西之靜江。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太子。燕帖古思后不從。命立明宗次子。懿璘兒。是為寧宗。寧宗崩。燕鐵木兒復請立燕帖古思后曰。吾子尚幼。明宗長子妥懽貼睦爾在廣西。今年十一月。當立之。乃命申書右丞闊里吉思迎帝於靜江。至良鄉。其南簿以逐之。燕鐵木兒既見帝。並馬徐行。且陳迎立之意。帝幼且畏之。無所答。燕鐵木兒不悅。太史亦言帝不可立。立則天下亂。以故遷延者數月。國事皆決于燕鐵木兒。奏皇后而行之。燕鐵木兒死。后與大臣定議立帝。且曰。萬歲之後。其傳位于燕帖古思。若武宗仁宗故事。四年六月己巳。即位於上都。改元統。阿魯輝帖木兒。明宗親臣也。言於帝曰。天下事重。宜委宰相決之。庶可責其成功。若躬自聽斷。必負惡名。帝信之。由是淡居宮中。每事無所專決。命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京畿大水。饑民四十餘萬。詔以鈔四萬錠賑之。立燕鐵木兒女伯牙吾氏為皇后。依皇太后行年。

一月兩載

以同年號為法祖不學至此

之數。釋放罪囚二十七人。廣西徭寇湖南。陷道州。千戶郭震戰死。為皇太后置徽政院。設官屬三百六十有六員。二年春正月庚寅朔。雨血於汴梁。廣西徭賊殺同知元帥吉烈思。掠庫物。遣右丞秃魯迭失將兵討之。杭州鎮江等處水旱疾疫。勅有司發義倉糧賑饑民五十七萬二千戶。帝嘉許衛輔世祖以不殺一天下。特錄其孫從宗與珍庫提點立鹽局於京師南北城。官自賣鹽。中書省言江浙大饑。以戶計者五十九萬餘。請發米六萬七百石。鈔二千八百錠。及募富人出粟。發常平義倉賑之。贈漳州萬戶府知事閻文典。英毅侯。妻王氏貞烈夫人。廟號復節。詔蒙古色目人行父母喪。八月辛未。赦天下。京師地震。鷄鳴山崩。陷為池。方百里。人死者甚眾。徭賊陷賀州。己卯。奉玉冊玉寶上皇太后尊號。赦天下。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舡下番馬皇后營。利。禁私勒寺觀菴院。僧道不得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至元元年正月。以寶坻縣提舉司所轄田土賜伯顏御史臺言。高麗國首効臣節。而近年屢遣使往還。取賸妻至。使生女不舉。女長不嫁。乞賜禁止。從之。中書省臣言。帝生母太后神主宜於太廟安奉。命議其禮。六月。伯顏奏左丞相。唐其勢及其弟塔剌海謀逆。誅之。執皇后伯牙吾氏幽於別所。七月。伯顏殺皇后伯牙吾氏於開平民舍。赦天下。議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詔有狂謬以為非禮。不從。

前漢文
給本兒

是肉刑也

監察御史言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乃賊臣也先帖木兒骨肉之親詔流寓海安置還省院兼崇正府通練刑獄之官分行各道與廉訪司審決天下囚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十九人劾奏徹里帖木兒之罪不聽皆辭去十一月勅以所在儒學貢士莊田租給宿衛詔罷科舉赦天下十二月奉玉冊玉寶上太皇太后尊號御史臺臣復劾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罪流之南安二年春正月追尊帝生母為皇后以累朝御服珠衣七寶項牌賜伯顏以集慶廬州饒州禿禿哈民戶賜伯顏以汴梁大名諸路脫別台地土賜伯顏禮部侍郎忽里台諸復并舉取士之制不聽詔以公主奴倫引者思之地五千頃

賜伯顏額強盜者死盜牛馬者剝奪驢騾者黥額再犯剝奪

羊豕者墨額再犯黥三犯剝奪後再犯者死盜諸物者照供

數估償省院臺五府官三年一次審決著為令遣河南行省

平章政事瑛瑤普華於西蕃為僧江州諸縣飢饉瑤瑛太中貸富人粟以賑貧民而免富人雜徭以為惠約年豐還之民不病飢以燕鐵木兒居第賜灌頂國師鼻耳金銀衣冠寺塑千佛於其內三年春正月增城縣民朱光輝反稱大金國命指揮何札里討之陳州人聞兒以燒香惑眾造妖言作亂於信陽州破鹿邑縣焚陳州命河南行省左丞慶童討之發鈔四十萬錠賑江浙等處饑民四十萬戶以採珠戶四萬

賜州

賜伯顏以玉冊玉寶立弘吉刺氏為皇后發義倉糧賑渠陽州饑民六萬九千二百人諭店杜甫為文貞西番賊起殺鎮西王子黨元班以也先帖木兒為宣政院使往討之武勝縣不將燕有蝗自東來縣尹張寬仰天祝曰寧殺縣尹毋傷百姓俄而魚鴈啄食之向札里擒朱光輝京畿盜起京師地大震太廟梁柱裂各室墻壁皆壞賜伯顏物文宗神主及御床盡碎所損人民甚眾詔賜卒子新黃碑伯顏請殺張王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四年四月青州雨雹大如拳有人物獅象環映之形或猶如卵或圓如彈玲瓏有姿色白而堅長老所未常見能開兒至京師誅之五年十一月杞縣人范孟偽

傳帝旨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月祿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訪

使完者不花等范孟旋伏誅六年春正月黜中書大丞相伯

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立延徽寺以奉寧宗祀事詔徙伯顏陽春縣安置六月詔曰昔皇祖武宗升遐太皇太后慈慈愍憫皇考明宗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正統浸傷我皇考遺孀朔漢泰定既隕宗王大臣同心翊戴於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文宗假讓位之名以寶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即立為皇太子文宗當明廷之際乃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里董阿等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開傳子乃構邪言嫁禍於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

六名
五名
四名
三名
二名
一名

子俾出居趙陬。上天不祐，隨降阻罰。婦氏不答失里，不立明考家嗣，而立孺稚之弟，奄復不幸。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殿位，每念治必本於盡孝，事莫先於正名。永惟鞠育闡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既往之罪，不可勝誅，其命太常徹去脫脫木兒在廟之主，不答失里，陰搆奸臣，僭席太皇太后之尊，離間骨肉，罪惡尤重。揆之大義，制去鴻名，徙東安州安置。燕帖古思，年雖幼冲，理難同處，朕終不陷於覆轍，專務殘酷，惟放諸高麗。當時賊臣，月魯不花，也里牙已死，其明里董阿等，明正典刑。監察御史崔徽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報。以星文示異，地道失序，蝗旱相仍，須罪已詔於天下。燕帖古思

身釋
卷三百十五

蒙至正元年夏四月，遣州土賊將兩友破江華縣，掠明遠縣。山東燕南，強盜縱橫，至三百餘處。遣官捕之，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濠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大同飢，人相食。李沙的僞造御寶，自伏誅。六月，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拂郎國貢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三年春正月，詔修遼金宋三史。帝將祀南郊，告祭太廟。至寧宗室，問曰：「朕與宗兄也，當拜否？」太常博士劉聞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時，魯問公弟也，僖公見也，問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帝乃拜。已酉，帝親祀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大赦天下，秋，永興縣大

三縣令知

不

旱雷擊死糧房貼背尹章。朱君與壽王有旱却言無旱，無災却道有災。朱府藏厥果魁，且擊庭前小吏。四年，益都鹽徒郭火你赤作亂，山東淫雨，民飢相食，賑之郭火你赤上太行，由陟川入壘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五年春正月，幸卯亭於太廟，恭讀中書省事陳思謙言所在盜起，蓋由歲饑，民貧，宜大發倉廩賑之，以收人心。仍分布重兵，鎮撫中夏。不聽。十月，遣官分道宣撫，巡行天下。六年春三月，盜扼李開務閘河，劫掠京師。由淮運使宋文瑄言：「世皇開會通河，十有餘里，歲運米至京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刳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乞選能臣率壯勇千騎捕之，不聽。盜

身釋
卷三百十五

竊太廟神主，連城縣民羅天麟陳積萬叛，陷長汀縣。福建元帥府經歷真寶討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京畿道定定與潮廣道接實，糾舉無避。九月，克長汀，靖州衛賊吳天保陷黔陽，汀州賊徒羅德用殺賊首羅天麟，陳積萬餘黨悉平。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大寒風，朝官仆者數人，以宦者伯帖木兒為司徒。通州盜起，監察御史言通州番通京城，而盜賊蜂起，宜增兵討之，以杜其源。不聽。五月，吳天保陷武岡路，詔潮廣行省右丞沙班統軍討之。彰德路大飢，民相食。秋七月，吳天保冠沅州，陷澧浦辰溪縣，所在焚掠無遺。吳天保陷武岡及資慶，殺右丞沙班。十一月，沿江盜起，剽

此何時所為乃爾

此何時所為乃爾

無謂

掠無忌。兩淮運使宋文鼎言：江陰通泰，江海之門戶，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成將非人，致使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數萬反為所敗。後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宜亟選知勇任之兵柄，以圖後功。不然，東南五省租賦之地，恐非國家之有。不聽。撥山東地土十六萬二千餘頃，屬大永天護聖寺。吳天保陷靖州，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還臺閩名臣二十六人出為郡守縣令。中書省言：河南盜賊出入無常，宜分撥達達軍與揚州為軍。於河南水陸關隘戍守。京至徐邳北至夾馬營，遇賊掩捕。從之。八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張植劾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鄭王。

史籍 卷三十五 七

一十二口當伏門誅。而其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寃。今災異迭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閭閻敢于玩寇。若不振舉，孽障無及。不聽。監察御史李泌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位皇后。今災異屢起，河決地震，盜賊滋蔓，皆陰盛陽微之象。乞仍降為妃。庶幾三辰莫位，災異可息。不聽。九年七月，大霖雨，水浸高唐州城。吳天保陷辰州。十年正月，棣州白晝空中有聲，自西北而來，距州二十里，阻於地化為石，其色微黑，有金星散布其上。有司以進，命藏之。司天監二月詔封天妃父積德積慶侯，母育聖顯慶夫人。三月，奉化州南山石笑開，其辟者有山。

川人物為草木之文，歷正門樓斗拱內，有人伏其中，不知何自而至。雷守以問，詔付法司鞫問。云：薊州人，問其姓名，詰所從來，惘然無知。妄言禍福，以不應之罪答之。忽不知所存。四月，詔曰：朕纂承洪業，撫臨萬邦，比緣倚注失當，治理乖方，是用圖任一相，俾贊萬機，爰命脫脫為中書右丞相，統正百官，允釐庶績。曾未朞月，百度具舉，中外協望，朕甚嘉焉。尚慮軍國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下，詔以中統文鈔一貫，文權銅錢一十文，準至元寶鈔二貫，仍鑄至正通寶錢，並用以實鈔法。台州賊方國珍攻溫州，彰德境內艱阻，為去夜如人形，人人家哭，就人懷抱中取小兒食之。

史籍 卷三十五 八

十一年春正月，命江浙行省左丞李羅帖木兒討方國珍。夏四月，詔開黃河故道，命買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名十三路民十五萬，廬州等處十八翼軍二萬，自黃陵岡南達白茅，放于黃岡哈只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樂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請徒永平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爾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劉福通杜道羅文素等鼓妖言，謂山童來繼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以紅巾為號，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其子韓林兒，遇之武安劉福通陷。

史籍 卷三十五

九

道州命同知樞密院事禿赤討之。福通據朱皋被羅山其陽
 羅山遂犯舞陽葉縣等處。江浙左丞李繼帖木兒為方國珍
 所敗。八月。蕭縣李二號芝麻李與其黨燒香聚眾反。陷徐州。
 羅山人徐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以妖術聚眾為亂。以紅巾
 為號。九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衛王寶徹哥總率大軍
 征河南妖寇。劉福通陷汝寧府及光息二州。眾至十萬。徐壽
 輝陷蘄水及黃州路。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慶遠
 府運使郭有鳳鳳雙飛為其千百隨之。其一飛去其一而止。
 郭有鳳死。首長尺許。毛羽五色。以獻於帥府。久之。五色鮮
 明。生。二十二年春正月。竹山賊陷襄陽。總管柴肅死之。
 史籍 卷三十五

荆門州陷。中書省言河南陝西腹裏諸路供給繁重。調兵討
 賊。正當耕作之時。恐農民不能安于田畝。守令有失勸課宜
 委通曉農事官員分道巡視。督勒守令親詣鄉都省諭農民。
 依時播種。務人盡其力。地盡其利。其有曾經盜賊水患兵興
 之處。貧民不能自備牛種者。所在有司給之。仍令總兵官禁
 止屯駐軍馬。毋得踏踐。以致農事廢弛。從之。徐壽輝陷漢陽。
 陷興國府。陷武昌。威順王寬徹普化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和
 尚棄城走。徐壽輝陷安陸府。知府丑驢死之。壽輝陷沔陽府。
 中興路陷。山南宣慰司同知月古輪失領兵出戰。潰走。徐壽
 輝陷江州。總管李輔死之。陷南康路。壽輝陷岳州。房州賊陷。

此項事
 本失

史籍 卷三十五

歸州賊侵清湖。命德住為河南右丞守東明。德住時致仕聞
 命。馳至東明。浚城阻嚴。備禦賊不敢犯。徐壽輝陷袁州。攻衡
 州。洞官黃安撫敗之。壽輝陷瑞州。河南左丞相太不花克復
 南陽等處。徐壽輝陷懷州。徽州。信州。方國珍入黃巖港。台州
 路達魯花赤泰不花率官軍與戰死之。會州地震。公宇墻崩。
 獲弩五百餘張。長箭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詔定軍民官
 不守城池之罪。徐壽輝陷吉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
 劉廣行官李知政事錢傑復岳州。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
 討賊。賊寇克復忠萬。妻妻雲陽等州。命泰知政事也先帖木兒
 討南陽襄陽賊也先帖木兒駐兵沙河。軍中夜驚。軍潰。退屯
 史籍 卷三十五

朱仙鎮。詔平章政事蠻子代總其兵。臨川賊鄧忠陷建昌路。
 荆門知州蕭炳復荆門州。永懷賊陷桂楊。咬住復歸州。進攻
 峽州。與峽州總管趙余禩大破賊兵。復中興路。監察御史徹
 徹帖木兒言河南諸處群盜輒引亡朱敵。以為口實。宜以
 瀛國公子和尚趙完普及親屬徙沙州安置。禁勿與人交通。
 從之。建昌民賊長起鄉兵。克復建昌路。客失入都魯募兵。趨
 襄陽。與賊戰大敗之。六月。中書省言大名路開滑潘三州元
 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餘口。給鈔十萬錠。
 賑之。紅巾周伯顏陷道州。饒賊賊陷杭州。路湘鄉賊陷寶慶
 路。脫脫請親出師討徐州。許之。徐壽輝陷福安軍德縣。脫脫

將出師六部尚書密邇麻和謀等言大臣天子之股肱中書庶政之根本不可以一日離乞留賢相弼亮天工如此則中外有兼治之宜社稷有倚重之寄不報脫脫言皇后幹耳朵思支用不敷每年宜給金一十錠銀五十錠詔脫脫以答刺

平太傅中書右丞相分省于外督制諸處軍馬討徐州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分官屬從行稟受節制爵賞有功誅殺有罪緩頰討逆悉聽便宜從事賊將俞君正陷荆門州知州聶清元之陷壽州陷中興咬住戰于樓臺敗績奔松滋判官上鄧苑之中興義士范忠偕荆門僧李智率義兵復中興路俞君正敗走咬住自松滋還屯石馬脫脫復徐州屠其城芝麻

史綱卷三十五

十一

李道走脫脫進太師班師還京十月申書省臣請為脫脫立徐州平寇碑及加封王爵十二月答失八都魯復襄陽詔以杭帝測信廣德諸路克復赦諸謀者獨其夏稅秋糧命有司撫恤其民脫脫言京畿近地水利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得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而京師足食命議行之是歲海運不通立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種植事十三年春正月朔用帝師請釋放在京罪囚以皇第二子育於太尉眾家奴家方國珍降中書省言徐州民願建廟宇生祠右丞相脫脫從之詔立脫脫平徐勲德碑江西行省左丞相亦魯真班引兵自信州元帥韓邦彥哈達由徽州同復饒州斬黃等賊皆奔

王起

遣泰州民張士誠反陷泰州及興化縣陷高郵州僧號大周自稱誠王皇帝子愛猷識理達賚為皇太子知樞密院事失刺把都總河南軍平章政事答失八都魯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克復安陸府湖廣行省參知政事阿魯輝復武昌左漢陽府資政院使脫火赤復江州路廣西元帥魏崇福復貴州投方國珍嚴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皆遣之任國珍疑懼不受江西右丞火你平富州臨江復瑞州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卜顏帖木兒南臺御史中丞穆子海牙四川行省參知政事哈臨禿左丞桑禿失里西寧王牙沙合軍討徐壽輝于斬水敗之壽輝遁走獲其偽官四百餘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李羅四川行省右丞答失八都魯復均房等州遣清寧殿前山子月宮諸殿宇哈麻禿魯帖木兒等進西天僧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撲兒法又進西番僧舍秘密法帝皆習之十四年春正月帝謂脫脫曰朕嘗作衆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為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刺麻選僧一百八人作衆思哥兒好事答失八都魯復峽州順州陷御史臺糾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兒江南行臺侍御史左答納失里奉旨招諭方國珍報國珍已降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納其船散遣徒衆今國珍擁船一千三百餘艘仍據海道阻絕糧運請按帖里帖木兒等罪詔修砌北邇所

史綱卷三十五

十一

經色澤嶺黑石頭河西沿山道路初建龍門等處石橋張士誠寇揚州丞相達識帖睦爾討之敗績諸軍皆潰盱眙縣陷泗州陷詔脫脫以太師右丞相總制諸王各愛馬諸省各異軍馬並督總兵領兵大小官將出征高郵方國珍拘元帥也忒達失黃巖州達魯花赤朱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以俟詔命勅中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凡奏事先啟皇太子脫脫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賊衆十二月監察御史表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略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自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汙清臺紀綱之政不修貪淫之心益著詔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詔脫脫

史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老師費財坐視冠盜恬不爲意削官爵安置淮安路也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後賊寇衡州萬戶許脫因死之京師大饑疫癘民有父子相食者帝於內苑造龍船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尾簾棚穿廊兩暖閣後吾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兩爪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穿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匣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匣上設西方三聖殿置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

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當鐘鉦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進之東西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前代所未有時帝怠于政事荒於游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辨裁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銷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袖天衣綾帶鞋襪各光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舞皆常服或用唐制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等奏琵琶胡琴響板拍板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官中計佛則按舞奏樂宦官受秘密戒者得入餘不得預十五

史

卷一百一十五

十四

年春正月儒學教授鄭頤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姪兄嫂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繼以禮法不報徐壽輝陷沔陽府王子報恩奴同湖南元帥阿思監討之至漢川水淺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二月劉福通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折鹿邑縣太清官材建宮闕徐壽輝陷襄陽路安置脫脫于雲南鎮西路長男哈剌章安置肅州次男三寶奴安置蘭州仍籍其家產五月復襄陽路倪文俊陷中興路元帥朶兒只班見之戶部擬本年從根除免之外其寺觀并撥賜田糧盡行拘收其不敷糧撥至

其十四

元折中統鈔一百五十萬錠於產米處糴一百五十萬石貯
潁河之倉以聽撥運從之明太祖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
路自紅巾妖寇倡亂之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明因而取之命
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魯及和州倪文俊陷武昌漢陽等
路十一月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以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
為亞監太尉右丞相定住為終獻賊陷懷慶命河南行省右
丞不花討之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已大赦天下各夫八都魯
大賊劉福通于太康遂回亳州僞宋主遁於安豐詔潞大內
河道以官官先遣本兒董其役堊先帖木兒言自十一年
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官官答失

史籍 卷三十五

五

帝之淮楚間童謠云富漢莫起樓窮漢莫起屋但看羊兒
年便是吳家國京師童謠云一陣黃風一陣沙千里萬里無
人家回頭雪消不堪看三眼和尚弄瞎馬皆詩妖也十六年
春正月倪文俊遣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之甥思賢言左
丞相哈麻及其弟御史大夫達達等罪惡帝曰哈麻兄弟雖有
罪然侍朕日久與朕弟宗同乳且緩之罰令之出征自宜
有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失里復奏哈麻兄弟罪惡詔汝
殺之命翰林國史院太常禮儀院擬皇后奇氏三代謚號王
爵張士誠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三月徐壽輝寇襄陽明兵
敗集慶路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死之倪文俊陷常德路

官云敗土
加復長州

總兵官俺都剌道明兵取鎮江路方國珍復降以為禦海道
運糧萬戶岡璋為衢州路總管五月倪文俊陷豐州路六月
彭德路葉自編若旗幟尖葉聚精如槍民謠云葉生成旗
民皆流離葉生成槍殺伐遭殃又李樹結實如小黃瓜民謠
云李生黃瓜民皆無家明兵取廣德路張士誠陷杭州江浙
行省平章政事左答納失里戰死丞相達識帖睦爾道楊完
者及萬戶普賢奴擊敗之復其城八月奉元路判官王福以
義兵復商州倪文俊陷衢州路元帥張瑄福戰死汝墳賊李
武崔德破漳聞恭和政事遠律恭戰死豫王阿剌忒納失里
引兵復濶關賊陷陵州龍州察罕帖木兒復陝州龍州十一

史籍 卷三十五

五

月河南路廉訪副使俺普遁大名縣有星如火自東南流尼
如曳箕墜入地化為石青黑光瑩狀如狗頭新制者有司以
進太史驗視云天狗也命藏於庫十二月倪文俊陷岳州路
殺威順王子互帖木兒湖廣恭和政事也先帖木兒左江漢
兵萬戶鄧祖勝合兵復衡州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駐軍
於南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十七年春正月丙子
朔日有食之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
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事守禦各路達魯花赤提調宣
慰使司節制以征河南許亳太康嵩汝大捷赦天下知樞密
院事脫脫復邳州調客省使撒兒答溫攻黃河南岸賊大破

之劉福通陷膠州僉樞密院事脫歡死之倪文俊陷峽州李
武崔德陷商州賊破饒贛關三月義兵萬戶賽甫丁河迷里
丁坂據泉州毛貴陷萊州守臣釋嘉訥死之明兵取常州路
毛貴陷益都路益王賈奴遁毛貴陷濱州四月監察御史五
十九言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
爲虛設倘有不測可爲寒心宜選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
師實與安根本固堅人心之急務况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
莫先於食今朝廷撥降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官於河南克
復州縣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總兵
官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職務要農事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納之
毛貴陷官州四川行省左丞相漢中道廉訪司糾陝西行省
左丞蕭家奴遇賊逃竄失陷所守郡邑詔正其罪明兵取寧
國路五月平章政事亦老溫帖木兒復武安州等三十餘城
六月監察御史脫脫穆而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與山
東賊互相策應爲害最大爲今之計當邊選能將就太不花
答失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以
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從之明兵取江
陰州劉福通犯汴梁其軍分二道關先生寇晉冀白不信趨
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明兵取徽州路中書省言山東

叛易益都相次而陷濟南已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
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寧
路右丞實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田豐敗走本周還
守濟寧監察御史迭里彌實劉傑言疆域日蹙兵律不嚴陝
西汴梁淮潁山東之寇有窺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
克復之宜預定守備之策不報歸德知府林茂萬戶時公權
以城降于賊曹州陷八月劉福通陷大名路遂自曹濮陷衛
輝路明兵取揚州路張士誠請降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迺
奏知政事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德爲淮南
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明兵所擒九月陵川縣陷縣尹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張輔死之太不花復大名路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輝不果
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將陳友諒襲殺之友諒自稱平章閏九
月潞州陷曹州賊入太行山白不信陷興元遂入鳳翔合失
八都魯與知樞密院事答里麻失里討曹州賊官軍敗潰答
里麻失里死之賊侵壺關察罕帖木兒大破之倪文俊陷川
蜀諸郡趙君用彭早住據淮安義兵千戶余寶殺其知樞密
院事寶童據棣州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守將余
闕死之明兵取婺源州田豐陷東平路毛貴陷清滄州遂據
長蘆鎮毛貴陷濟南路守將愛的戰死毛貴立寶興院選用
故官以姬宗周等分守諸路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

相去三十里，遣大車百輛，搬運糧備，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則陸運，夏則水運。田豐陷濟寧路，輝州陷，察罕帖木兒復還州。平涼、田豐陷東昌路，興元路陷。三月，毛貴陷般陽路。王士誠陷晉寧路，總管杜養因不花死之。察罕帖木兒復晉寧路。毛貴陷荊州，詔徵四方兵入衛。毛貴犯濟州，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明兵取建德路、冀寧路。前田豐陷益都路，大同諸縣陷。四月，陳友諒陷龍興路，省臣遣童火珍、赤索城道、田豐陷廣平路。陳友諒陷瑞州路，察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等兵討李喜喜于益昌。李喜喜敗入蜀。李思齊、張良弼同察罕帖木兒分其兵。五月，察罕帖木兒復冀寧。李思齊殺

史稿 卷三十五

七

同舍樞密院事郭擇舍，劉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棄城遁。陳友諒陷吉安路、撫州路，關先生陷遂州，陷冀寧路。命左丞相太平督諸軍守禦京城。七月，周全據懷慶路，附劉福通。察罕帖木兒遣伯帖木兒守盤子城，周全來攻。伯帖木兒戰死，賊兵犯京城。刑部郎中不花守西門，夜開門擊退之。劉福通遣周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劉福通殺之。八月三日，入討饒州，貪財玩寇，久而無功。妄稱還福建，行省廉訪僉事殷若帖木兒劾之，拘于興化路。陳友諒陷建昌路，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降於毛貴。昔班帖木兒為趙王位下同知，其妻嘗保有趙王，部落減里叛，殺趙王。昔班帖木兒

與其妻刺入哈敦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衣冠居王宮，夜半夫妻衛趙王微服遁去，賊殺觀音奴。趙王得免，事聞授昔班帖木兒同知河東宣慰司事，刺入哈敦雲中郡夫人觀音奴贈同知大同路事。關先生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寨外諸郡。平定州陷。陳友諒陷贛州路，江西行省叅知政事全普庵撤里總管哈海赤死之。明兵取南溪州、大同路，達魯花赤完者帖木兒棄城遁。十一月，陳友諒陷汀州路，田豐陷順德路。樞密院判官劉起祖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城陷，起祖盡驅其民走于廣平。關先生陷上都，焚官闕，轉略遼陽，遂至高麗。明兵取婺州路，達魯花

史稿 卷三十五

七

赤僧住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十九年，陳友諒陷信州路，守臣伯顏不花的斤力戰死之。明兵取諸暨州，遼陽行省陷。懿州路總管呂震死之。北城兵馬司指揮周哈喇友與林智和謀叛，伏誅。賊陷全復等州，毛貴為趙君用，所殺續繼祖又殺趙君用。賊陷寧夏路，遂略靈武等處。正月，至五月，京師大饑，銀一錠得米僅八斗，死者無算。通州民劉五殺其子而食之，保定路李民盈道，軍士掠孱弱以為食。山東河東南關中等處，蝗飛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壑盡平。民大饑，捕蝗以為食，或曝乾而積之，又鬻人相食。六月，皇后奇氏請以察罕腦兒宣慰司地四千戶屬之。倪文俊餘黨陷歸州，察罕帖木

楊化州見
時則亦如
與

兒將問思季等攻拔津梁城到福通來其偽主退據安豐明
兵取衢州路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曹瑄亨以
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以方國珍為江浙行省平章
政事十一月明兵取處州路陳友諒破杉關是歲上都官關
盡廢大駕不復時巡陳友諒以江州為都迎偽主徐壽輝居
之自稱漢王二十年春正月大寧路陷田豐陷保定路冀寧
路陷金台縣密院事始居數復與中州陳友諒殺其偽主徐
壽輝自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駐江州遣羅忠顏陷辰州
張士誠遣糧十一萬石至京師明兵取信州路七月永平路
陷八月慶陽延安等州野鼠食稼初山鵲卵化生既成化壯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

生育日滋百畝之田一夕俱盡九月詔參知政事也先不花
諭李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令謙和時李羅帖木兒調兵自
石嶺關直抵冀寧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罕帖木兒調參
政閻率先引兵與戰已而各於石嶺關南北守禦誠陷孟州
陷趙州復犯上都右丞忙哥帖木兒引兵擊之敗績以冀寧
界李羅帖木兒察罕帖木兒託言用師汴梁渡河屯澤潞拒
之戰于東勝州遣八不沙以兵援之八不沙謂彼軍自而
來我何敢抗王命察罕帖木兒殺之廣平路陷陽翟王阿魯
輝帖木兒隨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微兀之地將犯京畿命
驅察罕等急擊帖木兒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奔堅帖木

兒走上都二十一年春正月朔詔赦天下二月同食樞密院
事迭里帖木兒復永平灤州等處廉訪使八撒刺不花久居
廣東專恣自用詔除侍御史以完者篤為廉訪使李思誠為
副使迭里丁為倉事八撒刺不花盡殺之遂據廣州四月彰
德兩屯大者如奔時麥熟將刈頃刻亡失田疇堅如葉揚稍
粒無遺廣三十里長百有餘里樹木皆如斧劈傷行人驚禽
畜甚眾五月四川明玉珍陷嘉定等路七月察罕帖木兒平
廣昌復冠州明兵取江州路陳友諒退保武昌察罕帖木兒
遣其子孛羅帖木兒率關保虎林赤等由東河造浮橋以濟
賊以二萬餘眾奪之關保虎林赤且戰且渡拔長清討東平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偽丞相田豐遣崔世英出戰大破之豐降令豐為前鋒東討
棧州俞寶降魯地悉平進兵濟南劉珪降遂圍益都九月詔
知樞密院事老章率軍討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敗之擒其
將脫驪遂闕下誅之四川賊兵陷東川郡縣明兵取建昌縣
州路二十三年春正月明兵取江西龍興諸路皆陳友諒所
據二月益殺陝西行省右丞塔不歹明玉珍陷雲南省陝西
行省參知政事車力帖木兒擊敗之擒其弟明二賊新橋張
陷安州五月泉州齊市丁據福州路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
花擊敗之餘眾航海還據泉州福建行省參知政事陳有定
復汀州路明玉珍據成都自稱廣蜀王張士誠海趣糧一十

三萬石至京師。田豐王士誠刺殺察罕帖木兒。入益都。眾推其子擴廓帖木兒為總兵官。圍益都。追封察罕帖木兒忠襄王。授擴廓帖木兒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聽節制。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為察罕帖木兒從事。惟思與美實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益都賊兵出戰。擴廓帖木兒大破之。九月。劉福通以兵援田豐。擴廓帖木兒邀擊大破之。郅宗愚陷廣州。殺八撤刺不花。字羅帖木兒。據真定路。十一月。擴廓帖木兒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取其心以祭父。擴廓帖木兒復舊州。山東悉平。賊兵陷清州。十二月。皇太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

史紀

卷三十五

五

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不肖其義。今聽佛法。一夜即能曉。於是崇尚佛學。帝以護磨高麗王伯顏帖木兒。立塔思帖木兒為王。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初皇后奇氏宗族在高麗。恃寵驕橫。伯顏帖木兒屢戒飭不悛。遂殺其族。皇后謂太子曰。爾何不為我報讐。塔思帖木兒在京師。立為王。而以奇氏族子三寶奴為元子。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為丞相。以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為高麗兵所敗。僅餘十七騎還京師。二十三年春正月。明玉珍僭稱皇帝。國號夏。大率陷時南方郡縣多陷。沒惟行中書省也。兒吉尼。休廣西。十五年六月。字羅帖木兒。遣方脫脫迎匡

三編卷八

福於彰德。擴廓帖木兒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路。李思齊據盤屋。字羅帖木兒遣竹貞入陝西。據省治。擴廓帖木兒與李思齊合兵攻之。竹貞降。明兵與偽漢兵大戰於鄱陽湖。陳友諒敗死。其子理嗣。明兵進圍武昌。九月。張士誠自稱吳王。來請命。不報。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徵海運于張士誠。士誠不與。十月。擴廓帖木兒復安陸府。字羅帖木兒攻冀寧。擴廓帖木兒大破之。字羅帖木兒軍。由是不振。十一月。御史臺言。故右丞相脫脫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修舉。漢懷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軸。克濟艱危。統軍進征。平徐州。攻六合。大功垂成。浮言構難。奉詔謝兵。就

史紀

卷三十五

五

貶以沒。已蒙錄用。其子還所籍田宅。更乞制其勳傳。復所授官命。從之。御史大夫老的沙。與知樞密院事亮堅帖木兒。得罪于皇太子。奔大同。字羅帖木兒匿之。二十四年春正月。明滅偽漢。其所據湖南。北。江西諸郡。皆降于明。詔以字羅帖木兒匿老的沙。解兵權。削官爵。字羅帖木兒拒命。四月。命擴廓帖木兒討字羅帖木兒。字羅帖木兒。今亮堅帖木兒。舉兵向關。亮堅帖木兒兵。人居庸關。知樞密院事也達。降事不關。奚迎戰於皇后店。不關。奚力戰也。達不援而還。不關。奚東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走古北口。亮堅帖木兒兵。至清河。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京城。使達達回師。至

其軍問故以右丞相撈思監及宦官朴不花爲辭詔慰解之不聽詔執撈思監朴不花與之復李羅帖木兒前官禿堅帖木兒陳兵于建德門入覲帝於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賽之加李羅帖木兒太保依前守禦大同禿堅帖木兒爲中書平章政事軍還皇太子至路兒嶺詔追還官攬廊帖木兒奉命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復向關攬廊帖木兒遣白鎖住以兵至京師皇太子西行七月李羅帖木兒入居庸關皇太子率軍禦于清河也達軍于昌平軍士無鬪志皇太子馳還鄴城白鎖住引兵入平則門冠從皇太子出順承門趨冀寧李羅帖木

卷三十五

五

兒駐兵建德門外與禿堅帖木兒老的沙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注帝亦泣乃賜宴李羅帖木兒欲追襲皇太子老的沙止之詔以李羅帖木兒爲左丞相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御史大夫其部屬布列省臺百司詔諭李羅帖木兒攬廊帖木兒各棄宿忿弼成大勲明兵取廬州路李羅帖木兒請誅和臣禿魯帖木兒波廼哇兒稱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官減省錢糧禁止西番僧人好事九月宦官思龍宜潛送官女伯忽都于皇太子明兵取中興及歸峽潭衝等路十月詔皇太子還京師二十五年春正月封李思齊爲許國公明兵取寶慶路僞漢守將熊天瑞以贛州韶州南雄

降明三月李羅帖木兒幽皇后奇氏于諸色總管府關保入大同五月明兵破安陸府守將任亮被執明兵破襄陽路六月湖廣行省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路皇后奇氏還宮秋七月李羅帖木兒伏誅禿堅帖木兒老的沙遁走召皇太子還京師大赦天下八月朔京城門不開三日攬廊帖木兒遣竹貞和尙率兵守禦京師至城外命軍士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悉以軍入占民居奪民財皇后弘吉刺氏崩九月攬廊帖木兒冠從皇太子至京師詔封攬廊帖木兒河南王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等處并進南一應軍馬諸王各愛馬應官總兵統兵領兵等官凡軍民一切機務錢糧名爵黜

卷三十五

五

陞子奪悉聽便宜行事明兵取泰州乃張士誠所據詔立大皇后奇氏爲皇后改奇氏爲肅良合氏詔天下禿堅帖木兒老的沙伏誅二十六年春正月陝西張良弼拒命三月明兵取高郵府四月詔立皇太子妃瓦只刺孫答里氏明兵取淮安路取徐宿濠泗顏州取安豐路皇后肅良合氏生日百官進箋皇后諭沙藍答里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月不曾進箋近年雖行不合典故却之七月以陳有定爲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十一月明兵取湖州杭州紹興嘉興路乃張士誠所據二十七年春正月明兵取松江府取沅州路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會于含元殿基推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攬廊

帖木兒起建行宣政院以廢寺錢糧由海道送京師皇太子
察殿後新禁井中有龍出光燄燦人官人震懼仆地長慶寺
有龍輒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八月詔皇太子總天下兵馬
額高設衛輝守禦官余仁輔彰德守禦官范國英明兵取台
州路時台州温州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明兵取平江路
張士誠取通州無錫溫州十一月明兵取沂州取慶元路
取呼州取益都路平章政事保孫降官慰使普顏不花總管
河東加兵張俊死之十二月明兵取藍陽路濟寧路取萊州
取濟南東平路明兵取開取都武路乃陳友定所據明兵
由海道取福州行宣政院使榮耳死之方國珍歸于明詔以
李思齊為副總統禦關中脫刺伯孔興出潼關渡黃河合勢
東行共勤王事思齊等皆不奉命詔分潼關以西屬李思齊
以東屬擴廓帖木兒各罷兵還鎮二十八年春正月明兵取
建寧延平路陳友定被執二月詔前擴廓帖木兒爵邑命亮
魯李思齊討之武庫災明兵取東昌路守將申榮王輔元死
之明兵取寶慶路汀州路總管陳谷珍以城降於明明兵取
棧州至河南李思齊張良弼解兵西還興化泉州漳州潮州
四路皆降于明翰林學士承旨王時太常院使陳祖仁上章
乞撫諭擴廓帖木兒以兵勤王赴難明兵取河南李思齊張
良弼會兵駐潼關有飛火自華山下流入良弼營焚兵甲器

仗思齊移軍葫蘆灘明兵入潼關攻李思齊營思齊奔鳳翔
明兵取永州路取惠州路四月明兵取英德州取廣州路取
嵩陝汝等州五月明兵取道州李克瑛棄河南城奔陝西六
月明兵取全柳梧藤潯貴象鬱林州雷雨中有大火自空而下
墜大聖壽萬安寺其殿脊東熬魚口火焰出佛身上亦火起
帝聞之泣下亟命百官救護唯東西二影堂神主得免餘皆
焚燬此寺舊名白塔自世祖以來為百官習儀之所彰德路
天寧寺塔自頂至踵表裏透徹紅如殷鐵頂上光焰迸發自
二更至五更乃止凡三夜先是有童謠云塔兒黑北人作主
南人客塔兒紅朱衣人作主人公明兵取靜江路廣西諸郡
縣皆附于明七月海南海北諸郡縣皆降于明八月擴廓
帖木兒與額高關係戰高係被執明兵取衛輝彰德路左江
右江諸路皆降于明明兵取廣平路詔誅知大撫軍院事的
顯帖木兒等詔擴廓帖木兒仍前河南王太傅左丞相統領
見部兵馬直抵彰德衛輝右丞相也速統率大軍由京道出
陸並進陝西行省左丞相禿魯統率關陝諸軍東出潼關攻
取河洛平章政事李思齊統率軍馬南出七盤全商克復洛
洛四道進兵時角剌捕毋分彼此平章知院俺普平章頂住
等軍東西布列乘機掃蕩遼陽左丞相也先不花郡王知院
摩孫等軍捍禦海口滿屏畿輔皇太子憑總天下兵馬裁決

燕務、廣席帖木兒自晉寧退守冀寧，明兵至通州，知樞密院事卜顏帖木兒死之。左丞相失列門傳旨，令太常禮儀院使阿魯渾奉太廟神主與皇太子北行，詔以宣讓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拜慶童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丙寅，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皇太子妃議，避兵北行，失列門及知樞密院事黑厮、宦者趙伯顏不花等言不可行，不聽。伯顏不花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臣等願率軍民出城拒戰。願陛下固守京城，卒不聽。至夜半，開建德門北奔。八月庚申，明兵入京城，帖木兒不花死之。同亡後一年，帝駐于應昌府。又一年四月丙戌，帝殂于應昌，年五十。

史記

卷三百十五

元

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來梓宮北遷。五月，明兵襲應昌府，皇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并寶玉皆被獲。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從十數騎遁。明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加號曰順帝。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帖木兒不花鎮南王，脫歡庶子也。脫歡嫡孫字雖不花，幼帖木兒不花代襲鎮南王。及長而歸之朝廷，以其驕而不居，更封宣讓王。死時年八十三。元共一百六十二年。元史帝紀可謂多矣，蓋近世作史皆因實錄敘繁而不殺。

史籍卷三百十六

元史五

志

天文

司天之說尚矣。自古有國家者，未嘗不致謹於斯也。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于金，元興定鼎于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模不協，難以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測，餘分纖微皆可考。又當時四海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所未及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凡日月薄食、五緯凌犯、彗孛飛流、暈珥虹霓、精稔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

曆

夫明時治曆，自唐虞三代之盛，王莫不重之。雖去古既遠，其法不詳，然原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漢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法以爲推步之準。歷唐而宋，其更元改法者，凡數十家，豈故相爲乖異哉？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爲一定之法，所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元初

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朔微月見于西南五月望月蝕不効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秘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先後調五行之出入以正大明曆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天下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大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理殊遠創爲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庚午元曆表上之不果頒用至十四年西域札馬魯丁進萬年曆世祖頒行之十三年平宋詔前中書左丞相魯王太子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舊曆

史籍
卷三十一

等以爲金雞改曆止以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實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元麟等恭考累代曆法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一年曆成賜名曰授時曆頒行天下詔太子諭德李謙爲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徵或證前代附會之失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未有出於此者也萬年曆不傳庚午元曆雖未嘗頒用其書猶在焉作曆志

曆議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日晷進退則其機無所遁候之法不過極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智

五八四

作能述前代諸人爲法畧備苟能精思密索心與理會則前人述作之外未必無所增益舊法擇地不行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景然表短促尺寸之下所爲分秒太半少之數未易分別表長則分寸稍長所不便者景虛而淡難得實景前人欲就虛景之中攻求其實或設望筒或置小表或以木爲規皆取表端日光下微圭而今以銅爲表高三十六尺端以龍竿橫梁下至圭面共四十八尺是爲八尺之表五上表也刻爲尺寸舊寸今中而爲五毫毫差場分別刻爲景符以取實景其制以銅葉博二寸長加博之二中穿一竅若針芥然以方圓爲狀一端設爲機軸令可開闔皆其

史籍
卷三十一

一端使其勢斜倚北高南下往來運就於虞表之中數連日光僅如米粒隱然見橫梁于其中舊法以表端測景所得者日體上邊之景今以橫梁取之實得中景不啻有毫釐之差地中八尺表景冬至長一丈三尺有奇夏至尺有五寸今京師長表冬至之景七丈九尺八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一丈五尺九寸六分夏至之景一丈一尺七寸有奇在八尺表則一丈三寸四分雖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爲冬至景短爲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晷氣節從而正矣到宋祖冲之嘗取至前後一十三日間晷景折取其中定爲冬至且以日差比課推定時刻宋周琮

則取立冬至春二日之景以爲去至既遠日差頗多易爲推
攷紀元以後諸曆爲法加詳大抵不出冲之法新曆積日
累月實測中晷自遠日以及近日取前後日率相埒者悉攷
同異初非偏取一二日之景以取數多者爲定實減大明曆
一十九刻二十分仍以累歲實測中晷日差分寸定擬二至
時刻周天之度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全策之外又
有奇分大半皆四分之一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歷三百
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歷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折
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然天之分常有餘歲之分常不足其
數有不能齊者惟其所差至微前人初未知道漢劉洪始覺

史集

卷三十三

四

冬至後天謂歲周餘分太強乃作乾象曆減歲餘分二千五
百爲二千四百六十二至晉虞喜宋何承天祖冲之謂歲當
有差因立歲差之法其法損歲餘益天周使歲餘沒弱天周
沒強強弱相減因得日釋歲退之差歲餘天周二者實相爲
用歲差由斯而立日經由斯而得損益一或失當詎能與天
叶哉今自劉宋大明壬寅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其
數者有六取相距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之各得其時所
用歲餘自大明壬寅距至元戊寅積日時刻以相距之年除
之得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比大明曆減
去一十一秒定爲方今所用歲餘餘七十五秒以益所謂四

分之一共爲三百六十五度三十五分七十五秒定爲天周
餘分強弱相減餘一分五十秒相除全度得六十六年有奇
日却一度以六十六年除全度適得一分五十秒定爲歲差
復以堯典中星攷之其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及攷之前史
漢元和二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晉太元九年退在斗十
七度宋元嘉十年在斗十四度宋梁大同十年在斗十二度
唐開元十二年退在斗九度半今在箕十度取其距今之年距
今之度較之多者七十餘年少者不下五十年輒差一度宋
慶元間改統天曆取大衍歲差率八十二年及開元所距之
差五十五年折取其中得六十七年爲日却行一度之差施

史集

卷三十三

五

之今日實諸天道實爲密近然古今曆法合于今必不能通
于古密于古必不能驗于今今授時曆以之攷古則增歲餘
而損歲差以之推來則增歲差而損歲餘上推春秋以來冬
至往往皆合下求方來可以永久而無弊非止密于今日而
已上考春秋以來獻公冬至大衍曆後天二日大明曆後天
三日授時曆與天合下推至元庚辰冬至大衍曆後天八十
一刻大明曆後天一十九刻統天曆先天二刻授時曆與天
合以前代諸曆校之授時爲密庶幾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
云
列宿著於天爲舍二十有八爲度三百六十五有奇非日經

無以校其度，非別舍無以紀其度。周天之度，因二者以得之。天體渾圓，當二極南北之中，絡以赤道，日月五星之行，常出入於此。天左旋，日月五星迴而右轉，昔人曆象日月星辰，謂此也。然則舍相距度數，歷代所測不同，前人所測，或有未密，故微有動移也。古用闕管，今新制渾儀，測用二鏡，所測度數，分秒纖微，皆可考云。

日之應天，縣象最著。大明一生，列宿俱熄。古人欲測躔度，所在必以昏旦夜半中星衡考，其所距縱考，其所當然昏旦夜半時刻，未易得真時刻一差，則所距所當，不容無舛。晉姜岌首以月食術檢知日度所在，紀元曆復以太白誌其相距遠近，於昏後明前，驗定星度，因得日躔。今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得冬至日躔，赤道其宿十度，黃道九度有奇，仍自其年正月，至己卯歲終三年之間，日躔太陰所離宿次，及歲星太白相距度，定驗來考，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屬箕宿，適與月食所衡允合云。

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言日月行度，冬夏各不同也。人徒知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會不知盈縮損益，四序有不同者。北齊張子信，猶候合蝕加時，覺日行有入氣差，然損益未得其正。趙道嚴復準景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雖損益不同，後代祖述用之，夫陰

陽往來，馴積而變，冬至日行一度，強出赤道二十四度弱，自此日軌漸北，積八十八日九十一分，當春分前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適平，自後其盈日損，復行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夏至之日，入赤道內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日行一度弱，向之盈分盡損而無餘，自此日軌漸南，積九十三日七十一分，當秋分後三日，交在赤道，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而復平，自後其縮日損，行八十八日九十一分，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弱，實行九十一度三十一分，復當冬至，向之縮分盡損而無餘，盈縮均有損益，初為益，末為損，自冬至以及春分，春分以及夏至，日躔自北陸轉

而西西而南，於盈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縮自夏至以及秋分，秋分以及冬至，日躔自南陸轉而東，東而北，於縮為益，益極而損，損至於無餘，而復盈，盈初縮末，俱八十八日九十一分，而行一氣，縮初盈末，俱九十三日七十一分，而行一氣，盈縮極差，皆二度四十分，由實測晷景而得，仍以算術推考，與所測允合。

古曆謂月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漢耿壽昌以為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要角，始平行，赤道使然，賈逵以為今合朔結望，月食加時，所以不中者，蓋不知月行遲疾意，李梵蘇統皆以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

婁角之間乃由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劉洪作乾象曆精思二十餘年始悟其理列為差率以圖進退損益之數後之作曆者咸因之至唐一行考九道委蛇曲折之數得月行疾徐之理先儒謂月與五星皆近日而疾遠日而遲曆家立法以入轉一周之日為遲疾二曆各立初末二限初為益末為損在疾初遲末其行度率過於平行遲初疾末率不及於平行自入轉初日行十四度半強從是漸殺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疾初限其積度比平行餘五度四十二分自是其疾日損又歷七日行十二度微強向之益者盡損而無餘謂之疾末限自是復行遲度又歷七日適及平行度謂之遲初限其積度比平行不及五度四十二分自此其遲日損行度漸增又歷七日復行十四度半強向之益者亦損而無餘謂之遲末限入轉一周實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四十六分遲疾極差皆五度四十二分舊曆日為一限皆用二十八限今驗得轉分進退時各不同分日為十二共三百三十六限半之為半周限折而四之為象限

史籍

卷三百十六

八

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紀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所謂白道與黃道交貫月行之所由也古人隨方立名分為八行與黃道而九究而言之其實一也惟是隨交遷徙變動不居故強以方色名之月道出入日

道兩相交值當朔則日為月所掩當望則月為日所衝故皆有食然涉交有遠近食分有淺淺皆可以數推之所謂交周者月道出入日道一周之日也日道距赤道之遠為度二十有四月道出入日道不踰六度其距赤道也遠不過三十度近不下十八度出黃道外為陽入黃道內為陰陰陽一周分為四象月當黃道為正交出黃道外六度為半交復當黃道為中交入黃道內六度為半交是為四象象別七日各行九十一度四象周歷是謂一交之終以日計之得二十七日二十一刻二十二分二十四秒每一交退天一度二百分度之九十三凡二百四十九交退天一周有奇終而復始正交在

史籍

卷三百十六

九

春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內十八度正交在秋正半交出黃道外六度在赤道外三十度中交在春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內三十度中交在秋正半交入黃道內六度在赤道外十八度月道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黃赤道正交宿度東西不及十四度三分度之二夏至在陰曆內冬至在陽曆外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多夏至在陽曆外冬至在陰曆內月道與赤道所差者少蓋白道二交有斜有直陰陽二曆有內有外直者密而狹斜者疎而濶其差亦從而異今立象數法求之差數多者不過三度五十分少者不下一度三十分是為月道與赤道多少之差

日出為晝日入為夜晝夜一周共為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
 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晝短則夜長夜
 短則晝長此自然之理也春秋二分日當赤道出入晝夜正
 等各五十刻自春分以及夏至日入赤道內去極浸近夜短
 而晝長自秋分以及冬至日出赤道外去極浸遠晝短而夜
 長以地中揆之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夏
 至去日出入之所為遠其長有不及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
 入之所為近其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夏至去日出
 入之所為近其長有不止六十刻者冬至去日出入之所為
 遠其短有不及四十刻者今京師冬至日出辰初二刻日入
 中正二刻故晝刻三十八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
 日入戌初二刻故晝刻六十二夜刻三十八蓋地有南北極
 有高下日出入有早晚所以不同耳今授時曆晝夜刻一以
 京師為正南海北極出地一十五度夏至晝五十四刻夜四
 十六刻衡嶽北極出地二十五度夏至晝五十六刻夜四十
 四刻欽臺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夏至晝六十六刻夜四十四刻
 林北極出地四十五度夏至晝七十四刻夜三十六刻鐵勒
 北極出地五十五度夏至晝八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北海北極出
 地六十五度夏至晝九十二刻夜二十八刻只好開
 曆法疏密驗在交食然推步之術難得其密加時有早晚分

食有淺深推演加時必本于躔離臆臆考求食分本必于距
 交遠近苟入氣盈縮入轉遲疾未得其正則合朔不失之先
 必失之後合朔失之先後則虧食時刻其能密乎日月俱東
 行而日遲月疾月追及日是為一會交值之道有陽曆陰曆
 交會之期有中前中後加以地形南北東西之不同人目高
 下邪直之各異此食分多寡理不得一者也今合朔既止則
 加時無早晚之差氣刻適中則食分無強弱之失推而上之
 自詩書春秋以來所載虧食無不合者合於既往則行之悠
 久自可無弊矣書胤征惟仲康肇位四海乃季秋月朔辰弗
 孳于房詩小雅十月之交刺幽王也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
 書所載日食二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凡三十有七字以
 授時曆推之惟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及二十四年八
 月癸巳朔不入食限蓋自有曆以來無比月而食之理其三
 十五食食皆在朔經或不書日不書朔公羊穀梁以為食晦
 者非左氏以為史官失之者得之其間或差一日二日者
 蓋由古曆疎濶置閏失當之弊差爰一行已有定說孔子作
 書但因時曆以書非大義所關則不必致詳也
 日平行一度月平行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一晝夜之間月
 先日十二度有奇歷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復追及日與之同
 度是謂經朔經朔云者謂合朔大量不出此也日有盈縮月

有遲疾以盈縮遲疾之數損益之始爲定朔古人立法簡而未密初用平朔一大一小故口食有在朔二月食有在望前後者漢張衡以月行遲疾分爲九道宋何承天以日行盈縮推定小餘故月有三大二小隋劉孝孫劉焯欲遵用其法時議排抵以爲迂怪卒不能行唐傅仁均始採用之至貞觀十九年九月後四月朔大復用平朔訖麟德元年始用李淳風平子元曆定朔之法遂行淳風又以晦月頻見故立進朔之法謂朔日小餘在日法四分之三已上者虛進一日後代皆用之然唐廟嘗曰朔在會同苟顯次既合何疑於頻大日月相離何拘於間小一行亦曰天事誠密雖四大三小庸何傷今但取辰集時刻所在之日以爲定朔朔雖小餘在進限亦不之進甚矣人之安於故習也初曆法用平朔止知一大一小爲法之不可易及開三大二小之說皆不以爲然自有曆以來下訖麟德而定朔始行四大三小理數自然唐人弗克若天而止用平朔迨本朝至元而常議方華至如進朔之意止欲避晦日月見殊不思合朔在酉戌亥距前日之卯十八九辰矣若進一日則晦不見月此論誠然苟合朔在辰申之間法不當進距前日之卯已踰十四五度則月見于晦庸得免乎且月之隱見本天道之自然朔之進退出人爲之牽強孰若廢人用天不復虛進爲得其實哉至理所在奚恤乎

史籍

卷三百十六

主

人言可爲知者道也自余有知以來未嘗見月

曆法之作所以步日月之躔離候氣縮之盈虛不揆其端無以測知天道而與之膺合然日月之行遲速不同氣朔之遲

參差不一昔人立法必推求往古生數之始謂之演紀上元

當斯之際日月五星同度如合璧連珠然惟其世代綿遠馴

積其數至踰億萬後人厭其布算繁多互相推考斷其數

而增損日法以爲得改憲之術此歷代積年日法所以不能

相目也然行之未遠浸復差失蓋天道自然豈人爲附會所

亂苟合哉夫七政運行於天進退自有常度苟原始要終候

驗周匝則象數昭著有不客隱者又何必捨日前簡易之法

史籍

卷三百十六

主

而求億萬年宏潤之術哉今授時曆以至元辛巳爲元所用

之數一本諸天秒而分分而刻刻而日皆以百爲率比之他

曆積年日法推演附會出於人爲者爲得自然或曰昔人諸

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

定分至然則曆之有積年日法尚矣自黃帝以來諸曆轉相

祖述殆七八十家未聞舍此而能成者今一切削去無乃昧

於本原而考求未得其方歟是殆不然晉杜預有云治曆者

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前代演積之法不過爲合驗

天耳今以舊曆頗疎乃命釐正法之不密在所必更奚暇踵

故習哉

地理

自封建變爲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爲盛，然幅員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陳夷，唐患於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爲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太宗六年滅金，得中原，郡七年，下詔籍民，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

史籍

卷一百十六

五

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世祖至元十三年平宋，全有版圖，二十七年復籍之，南北之戶凡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日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立中書省一行，中書省十有一口，嶺北曰遼陽，曰河南，曰陝西，曰四川，曰甘肅，曰雲南，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征東，分鎮藩服，路一百八十五，府三十三，州三百五十九，軍四，安撫司十五，縣一千一百二十七，文宗至順元年，戶部錢糧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千九百九十九，視前又增二十萬有奇，漢唐極盛之際，有不及焉，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今皆賦役之，比於

紀作一千四百萬二千七百六

內地而高麗守東藩，執臣禮惟謹，亦古所未見，地大民衆，後世徂於治安而不知諸戎兵，慎封守，積習委靡，一旦有變而天下遂至於不可爲，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焉，作地理志。

史籍

卷一百十六

五

中都，後改曰大都，置總管府，上都，唐爲奚契丹地，金置桓州，元憲宗命世祖居其地，爲巨鎮，世祖命劉秉忠相宅於桓州東，濠水北之龍岡，中統元年爲開平府，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置留守司，升上都路。嶺北等處行中書省，統和寧路總管府，和寧始名和林，以西有哈喇和林河，因以名城，太祖定河北諸郡，建都於此前後，五朝都焉，太宗城和林，作萬安宮，世祖中統元年遷都大興，和林置宣慰司，至元二十六年諸王叛，侵和林，宣慰使怯伯叛去，二十七年立都元帥府，大德十一年立和林等處行中書省，置和林總管府，皇慶元年改和林等處行中書省曰嶺

北等處行中書省和林路總管府曰和寧路總管府

遼陽等處行中書省統山北遼東道遼陽大寧東寧開元等路遼陽遼金爲東京大寧遼金爲中京東寧本高麗平壤城高麗王建以平壤爲西京元至元六年李延齡等以地來歸改爲東寧府開元古肅慎之地金始祖女直之部落也遼遼與宗諱改曰女直烏骨打滅遼設都曰上京金末其將蒲鮮萬奴時遼東元出師伐之至開元生禽萬奴東上悉平開元之名始見於此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統河南江北淮西淮東湖北山南各道汴梁等路

史綱卷一百一十六

五

陝西等處行中書省統陝西漢中道奉元等路奉元卽京兆府

四川等處行中書省領成都等路

甘肅等處行中書省統甘州亦集乃等路亦集乃城東北有大澤西北接沙磧乃漢之西海郡居延故城

雲南等處行中書省統中慶大理等路唐姚州開羅鳳叛取姚州其後築城曰善闡歷五代迄宋羈縻而已元世祖征大理收善闡等三十七部其地東至普安路之橫山西至緬甸之江頭城凡三千九百里而遠南至臨安路之鹿澮江北至羅羅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憲宗立雲南行中書省

置鄯善改善闡爲中慶路領昆明等縣其大理威楚開南等路莊蹻王滇池漢武開西南夷諸葛孔明定益州皆未嘗涉

其境云大理有黔若山周廣四百里爲雲南形勝要害之地城中有五花樓唐大中六年南詔王尋豐祐所建樓方五里高百尺上可容萬人世祖征大理駐兵樓前江浙等處行中書省統江南浙西浙東江東福建道杭州等路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統江西湖東廣東海北道龍興等路龍興卽豫章郡

湖廣等處行中書省統江南湖北湖南嶺北嶺南廣西海北史綱卷一百一十六

七

海南道武昌等路

征東等處行中書省領高麗國潘陽等路

禹貢導河止自積石漢使張騫道西域度玉門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超于闐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訪河源得之於悶磨黎山然皆歷歲月涉艱難而其所得不過如此世之論河源者推本二家然總非真實漢唐之時外夷未盡服道路未盡通故其所往每迂迴艱阻不能直抵其處而究其極也元有天下海內外人迹所及皆置驛傳使驛往來如行國中至元十七年命都實爲招討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都實至河州四閱月始抵河源圖其城傳

位置以報其後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弟瀾瀾出得其說
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
字圖書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相詳略云按河源在土
番桑甘思西歸有泉百餘泓沮洳散漫弗可通視方可七八
十里登高下瞰燦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也羣流
奔騰近五七里瀾二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壑
行一日適遇東鶩成川號赤賓河又二三日水西南來名亦
里出與赤賓河合又西四日水南來名忽爾又東南來名也
里未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猶清人可涉又
二日岐為八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渡通廣五七里可

渡馬又四五日水渾濁土人抱革囊騎過之聚落斜木幹象
舟傳鬚輩以濟僅容兩人自是兩山峽束廣可一里二里或
半里其溪叵測桑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
山最高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
冰時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
四五日至瀾即及瀾提二地相屬又三日至哈刺別里赤兒
四達之衝也近北二日河水過之行五六日有水西南來名
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水南來名乞兒馬出二水
合流入河河水北行轉西流過崑崙北一向東北流約行半
月至貴德州必赤里州隸吐蕃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

至積石州五日至河州安鄉關一日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
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至蘭州過北下渡至鳴沙河過應
吉里州正東行至寧夏府東南行即東勝州隸大同路自登
源至漢地東北瀾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石至積石
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
必赤里也大渠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
五百餘里始入中國云

西北吉利吉思懋合納謙州蓋蘭州等處吉利吉思者初以
漢文四十人與烏斯之男結婚取此義以名其地南去大都
萬有餘里相傳乃滿部始居此元析其民為九千戶其境長

一千四百里廣半之謙河經其中西北流又西南有水曰阿
浦東北有水曰玉須皆巨浸也會於謙而注於昂可刺河北
入於海俗虛帳而居隨水草畜牧頗知田作遇雪則跨木馬
逐獵土產名馬白黑海東青昂可刺部因水為名附庸於吉
利吉思去大都二萬五千餘里晝長夜短日沒時炙羊肋熟
東方已曙矣即唐史所載骨利幹國也烏斯亦因水為名在
吉利吉思東懋合納布囊也口小勝巨地形類此因以為名
在烏斯東貧民皆以樺皮作廬帳以白鹿負其裝取鹿乳採
松實及斫山丹芍藥等根為食謙州在謙河西南以河為名
去大都九千里在吉利吉思東南唐舊領之北居民數千家

悉蒙古回紇人。有三匠數局。蓋國初所從漢人也。地沃衍宜稼。夏種秋成。不煩耘耔。益蘭蛇也。初州人見一巨蛇。長數千步。從穴中出。飲河水。腥聞數里。因以名州。至元七年。遣劉好禮為吉利吉思。撼合納謙州。益蘭州等處。斷事官。修庫廩。置傳舍。教為陶冶。舟楫。土人便之。

河渠

水之為患尚矣。知其所以為患。則知其所以為利。因其患之不可測。則能先事以為之備。或後事而有其功。斯可謂善治水而能通其利者也。昔者禹理洪水。疏九河。陂九澤。以開萬世之利。而周禮地官所載。溝防溝遂之法。甚詳。當是時。不言

水利。

東集卷三十六

子

水利無適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壞而殺水害之說興。魏史起鑿漳河。秦鄭國引涇水。漢鄭當時王安世。或獻議穿漕渠。或建策防水決。皆嘗試其術。而卒有成功。自時厥後。好事者功之。徒率多為典利之言。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大謂下者水之性也。而欲為之防。以殺其怒。越其術。不亦甚難矣哉。惟因其勢而導之。可蓄則儲以備旱暵之災。可洩則瀉以防水潦之溢。則水之患息。而有無窮之利焉。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河渠司。以典舉水利。修理河隄。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餉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潔。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津沱。而具

定免決壅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疏陝西之三百。以濟關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郭守敬等。蓋水皆無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為不可泯也。

通惠河其源出自浮瑯山。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至都河。改引渾水。溉田於舊廬河蹤跡。導清水。上自昌平縣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轉。過雙塔榆河。一畝玉泉諸水。至西門入都城。南漚。積水潭。東南出文明門。東至定州高麗莊。入白河。長一百六十五里。塞清水口。一十二處。長三百一十步。壩廂共二十座。飾水以通漕運。誠為

史集

卷三十六

主

守敬不獨知水利

使益從之。首事於二十九年之春。告成於三十年之秋。賜名口通惠。計二百八十五萬工。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役興之日。命丞相以下親操斧鑕。為之倡。置廂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感服。於是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民不勝其悴。至是罷之。文宗天曆三年。中書省言。通惠河全藉上源白浮一畝等水。以通漕運。今請寺觀權勢。私決堤堰。澆灌稻田。水穰園圃。致河淺妨漕事。乞禁止之。金日河。至正二年。中書奏議。李羅帖木兒。都水傳佐言。起自通州高麗莊。至西山石峽鐵板。開水古金口。一百二十餘里。

創新河，濠五丈，廣十五丈，放西山金口水，東流至高麗莊，合御河，接引海運，至城內輪納。時脫脫爲右丞相，奏行之。廷臣多言其不可，脫脫排羣議，務於必行。左丞許有壬陳其利害曰：大德二年，渾河水發爲民害，都水監將金口下閘開板，五年間，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恐衝沒田，薛二村南北二城將金口以上河身用砂石雜土盡行堵閉。至順元年，都水監郭道壽言金口引水過京城，至通州，其利無窮。工部官并河道提舉司及合局官員耆老等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穿礙，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自來木皆有魚舟上下，此乃不可行舟之明驗也。且通州去京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

史紀

卷一百十六

主

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於四十里外通州爲之？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都城之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爲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與昔不同，此水性本湍急，若加以秋夏霖潦漲溢，不敢必其無虞。宗廟社稷之所在，豈容僥倖於萬一？若一時成功，亦不能保其永無衝決之患。且金時此河未開通行，今所有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乎？又地形高下不同，若不作閘，必致淺溢，若作閘以節之，則沙泥渾濁，必致淤塞。每月專人挑洗，蓋無窮盡之時也。且郭太史初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引入都城，以供閘壩之用，蓋白浮之水澄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也。

今萬口一辭以爲不可，若以爲成大功者，不謀於衆，人言不足聽，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當今不宜有此，終不從，遂以正月興工，至四月功畢，水流湍急，沙泥壅塞，船不可行，開挑之際，毀民廬舍墳塋，夫丁死傷甚衆，費用不貲，卒以無功。御史糾劾建言者，李羅帖木兒傳佐俱伏誅，今載其事，以爲妄言水利者之戒。

御河自魏縣界經元城縣于村渡，東北流至包家渡，下接館陶縣界。三日，御河上從交河縣下入清池縣界，又永濟河在清池縣西三十里，自南皮縣來入清池，今呼爲御河也。至大元年十月，濟州言七月十一日連雨，至十七日，清石二河水

史紀

卷一百十六

主

溢李家道，東南橫流，詢社長高良輩，稱水源自汲縣東北，連本縣淇門西黑湯泊，溢流出岸，浸黃河古堤，東北流入本州齊賈泊，復入御河，漂淇門民舍，竊計今歲水勢逆行，乃下流潦水漲，溢過絕不能通，以致若此。又西關水手佐聚稱，七月十二日，御河水驟漲三尺十八日，復添四尺，其水逆流，明是下流漲水壅逆，擬差官巡治。元祐三年七月，滄州言清池縣民告往年景州吳橋縣諸處，御河水溢衝決堤岸，萬戶千奴悉傷淇屯田，築塞舊洩水郎兒口，故水無所洩，浸民廬及已熟田數萬頃，乞遣官疏濬，引水入海。及七月四日，決吳橋縣柳斜口東岸三十餘步，千戶移僧又遣軍閉塞郎兒口水壅

不得洩，必致深漲。張管許河三十餘村黍穀廬舍。四年，都水監遣官與河間路官相視，元鑿郎兒口及下流故河，至滄州約三十餘里，古跡寬闊，乃減水故道，名曰盤河，遂開郎兒口，增濬故河，決積水，由滄州城北，達滹沱河，以入于海。

會通河，起須城縣安山之西南，由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建官開河置廂，引汶水達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販有造漕副馬之貞，按視地勢，商度工用，圖上可開之狀，器出楮幣一百五十萬緡，米四百石，鹽五萬斤，以爲備值。備器用，徵旁郡丁夫三萬，造斷事官忙連兒，禮部尚書張孔孫

史報

卷一百一十六

計

兵部尚書李處巽董其役，首事於是年正月，其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廂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通，以節蓄洩。六月，成，凡役工二百五十一萬七千四百四十有八，賜名曰會通河。延祐元年，省臣言：江南行省起運諸物，皆由會通河以達于都，爲其河淺流大，船充塞於中，阻礙餘船，不得來往，省臺差人巡視，言始開河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近年權勢之人，并富商大賈，貪嗜貨利，造三四百料船，以致阻滯，官民舟楫，請於沽頭置小石廂，止許行百五十料船，便宜依所言，禁約二百料以上船，不許入河行運，從之。泰定四年，御史臺言：自占立國引漕，皆有成式，世祖屈羣策，濟萬民，疏河渠，引漕濟汶泗，立廂

節水，以通燕薊江淮，舟楫萬里，振古所無。後人篤守成規，苟能舉其廢墜，實萬世無窮之利也。蓋水性流變，不常，久廢不修，舊規漸壞，雖有智者，不能善後，以故詳歷考視，酌古準今，參會衆議，責任水監，謹守勿失，能事畢矣。不窮利病之源，類歲差人，巡視徒爲煩擾，無益於事。都水監元立南北隘廂，各闊九尺，二百料下船，梁頭八尺五寸，可以入廂，愚民嗜利，無厭，爲隘廂所限，改造減船，添倉長船，至百十尺，計五六百料，入至廂內，不能回轉，動輒淺閣，阻礙餘舟，蓋緣隘廂之法，不能限其長短，今卑職至真州，問造船作頭，稱過廂梁頭八尺五寸，船該長六丈五尺，計二百料，由是參詳，宜于隘廂下岸

史報

卷一百一十六

奎

立石，則遇船入廂，驗量，長不過則，然後放入廂內，長船立限，遣出，從之。天曆三年，都水監言：世祖費國家財用，開闢會通河，以通漕運，往來使臣及權勢之人，到廂不候水，則恃勢撻撻，看廂人等，頻頻啟放，又漕運糧船，凡遇水淺，于河內築土壩，積水以漸行舟，以故壞廂，乞加禁治。其守廂之人，特有聖旨，合啓廂時，故意遲延，阻滯使臣客旅，欺要錢物，並乞禁治。詔監察御史常加體察。

黃河之水，其源遠而高，其流大而疾，爲患于中國莫甚焉。武宗至大三年，河北河南道廉訪司言：黃河決溢，千里蒙害，浸城郭，漂室廬，壞禾稼，百姓已罹其毒，然後訪求修治之方，而

徒衆觀者
耳望但慮
故事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吏

且家讓粉紆互陳利害當事者疑惑不決必須上請朝省此
至議定其害滋大所謂不豫已然之弊也大抵黃河伏槽之
時水勢似緩觀之不足為害一遇霖霖崩潰迅猛自孟津以
東土性疏薄兼帶沙涵又失導洩之方崩潰決溢可翹足而
待近歲毫穎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於規畫使陂
深悉為陸地東至杞縣三汜口播河為三分殺其勢蓋亦有
年往歲歸德太康相次澮塞南北二汜遂使三河之水合而
為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為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
之利故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即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
之意蓋河性遷徙無常苟不為遠計豫防不出數年曹濮濟
鄆蒙害必矣今之所謂治水者徒爾議論紛紆成無良策水
監之官既非精選知河之利害者百無一二雖每年累驛而
至名為巡河徒應故事問地形之高下則懵不知訪水勢之
利病則非所習既無實才又不經練方或妄與事端勢民動
眾阻逆水性翻為後患為今之計莫若於汴梁置都水分監
妙選廉幹淡知水利之入專職其任量存數員類為巡視謹
其防護可疏者疏之可壅者壅之可防者防之職掌既專則
事功可立較之河已決溢民已發奔然後由奔修治以勞民
者烏可同日而語哉省令都水監議奉監議分監定吏以十
月往與各處官司巡視候被會計工物齊治比年終堽來春

本此以知
水利之人
原不易得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吏

分監新官至一一交割然後代還工部查大德九年黃河決
徙逼近汴梁幾至浸沒本處官司權宜開門董盆口分入巴
河以殺其勢遂使正河水緩併趨支流緣巴河舊隘不足吞
伏急遣肅都水閉塞而其勢愈大卒無成功南至歸德諸處
北至濟寧地分水患至今不息本部議黃河為害不同餘水
欲為輕速之計非用通知古今水利之人專任其事終無補
益擬量設官精選廉幹奉公淡知地形水勢者專任河防之
職往來巡視以時疏塞庶可除害省準令都水分監官專治
河患任滿交代仁宗延祐元年河南行中書省言黃河涸露
舊水泊汴池多為勢家所據或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
由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慨差知水利都水監官與行
省廉訪司從長議議疏開堤障用力少而成功多由是委太
常丞郭奉政前都水監丞邊承務等與州縣官沿河相視開
封縣小黃村河口比舊淺減六尺陳兩通許太康舊有蒲葦
之地後因閉塞西河塔河諸水口似便種葦故他處連年消
決公議治水之道惟常順其性之自然嘗開大河自陽武昨
城由白馬河開東北入海歷年既久遷徙不常每歲泛溢兩
岸時有衝決強為閉塞科楮稍發丁夫動至數萬所費不可
勝計郡縣嗷嗷民不聊生蓋黃河善遷徙惟宜順下疏泄今
相視上自河陰下抵歸德經夏水漲甚于常年約小黃口以

分洩之故並無衝決此其明驗也詳視陳州最為低窪湖河之地今歲麥禾不收民饑特甚欲為拯救奈下流無可疏之處若將少黃村河口閉塞必移患鄰郡決上流南岸則汴梁被害決下流北岸則山東可憂事難兩全當遣小就大如免陳州差稅賑其饑民陳雷通許太康被災之家依例取勘賑恤其小黃村河口仍舊通流外修築月堤并障水堤閉河口別都撥議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餘日黃河暴溢平地水淡二丈許北決白茅堤六月又決金堤並河郡邑罹水患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將壞鹽場朝廷患之命大臣訪求治河方略九年脫脫復為丞相慨然有志於事功請躬任其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六

天

平帝命集羣臣議而言人人殊都漕運使賈魯建言必當治魯嘗為山東道宜撫首領官循行被水郡邑具得修捍成策後為都水使者詣河上相視驗狀為圖獻二策一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其功用省一議疎渠並舉挽河使東流以復故道其功費大至是復以二策對脫脫聽其後策薦于帝稱吉十一年四月命魯以工部尚書為總治河防使發汴梁大役一切從魯大小軍民咸慕節度便宜興繕是月二十二日鳩工七月疏鑿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上工畢河復故道南漕于淮又東入于海帝遣魯督河

伯召魯還京師謝功拜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其宜力諸臣遷官有差賜丞相脫脫世襲客刺罕命翰林學士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文以旌勞績玄既為平河之碑又自以為司馬遷班固記河渠溝洫僅載治水之事不言其方使後世無考則乃從魯訪問方畧及詢過客賈吏頗作至正河防記欲使來世推河患者按而求之其言曰治河一也有疏有濟有塞三者異焉疏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浚之謂之濬抑河之暴因而抗之謂之塞疏濬之別有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有新因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有卑高者平之以趨卑卑者相就則高不壅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六

天

卑不滯慮夫壅生淤滯生堙也河身者水雖通行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狹者以計闊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廣者以計狹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聚矣則以殺其怒治隄一也有期築修築補築之名有刺水隄有截河隄有護岸隄有撥水隄有石和隄治壩一也有岸壩水壩有龍尾欄頭馬頭等壩其為壩臺及推卷率制壩掛之法有用土用石用鐵用草用木用杙用鉅之方塞河一也有缺口有豁口有龍口缺口者已成川豁口者舊常為水所豁水退則口下于隄水漲則溢出于口龍口者水之所會自新河入故道之深也此外不能悉書因其用功之大第就述于其下焉其

清故道深廣不等通長二百八十里有奇功始自白茅長百八十二里繼自黃陵岡至南白茅關生地十里口初受廣百八十步深二丈二尺已下停廣百步高下不等相折渡二丈及泉曰停日折者用古算法因此推彼知其勢之低昂相準折而取勻停也南白茅至劉莊村接入故道十里劉莊至專固百二里有奇專同至黃岡壘生地八里黃岡至哈只口長五十一里有奇乃游門里減水河通長九十八里有奇門里村飲河口生地長三里餘自門里生地以下舊河身至張贊店長八十二里有奇張贊店至楊肯村接入故道壘生地十三里有奇其衆專固缺口修隄三重隄前置龍尾大埽龍尾

史籍

卷三百十六

三

者伐大樹連稍繫之隄旁隨水上下以破嘴岸浪者也其截河大隄高廣不等八月二十九日遣使河流先所修北岸西中刺水及截河三隄猶短約水尚少力未足恃決河勢大南北廣四百餘步中流淺三尺餘益以秋漲水多故河十之八兩河爭流近故河口水刷岸北行河澗漸激難以下壩且壩行或遲恐水盡湧入決河因淤故河前功遂廢魯乃精思障水入故河之方以九月七日逆流排大缸二十七艘前後連以大桅或長枋用大麻索竹紐絞縛綴爲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紐將船身綴繞上下今半不可破乃以鐵鑄于上流礮之水又以竹紐長七八百尺者繫兩岸大壩上每紐或礮二

舟或三舟使不得下船腹畧鋪散草灣貯小石以合于板釘令之復以埽密布合子板上或二重或三重以大麻索縛之急復縛橫木三道于頭桅皆以索維之用竹編笆夾以草石立之桅前約長丈餘名曰水簾復以木梢挂使簾不似仆選水工便捷者每缸各二人執斧鑿立船首尾岸上鑼鼓爲號鼓鳴一時齊鑿與須舟穴水入舟沉遇決河水怒溢卽重樹水簾令後復布小埽土牛白剛長指雜以草上等物隨宜填塋以繫之石船下詣實地由水基趾漸高復卷大埽以壓之前船後船定每用前法泥餘船以竟後功皆晨百刻役夫分

史籍

卷三百十六

三

置格繫纜四壩及格一如修截水隄之法第以中流水湍數丈用物之多施功之大數倍他隄船隄距北岸幾三四十步勢迫束河流變若自天降濤洩巨壩于是先卷下大埽約高二丈者或四或五始山水面修至河口二十步用工尤艱海龍口喧嚷猛疾勢撼埽基陷裂欹傾俄遂故所觀者股弁衆議騰沸以爲不可合魯神色不動進官吏工徒日加獎諭辭意懇至十餘萬衆皆感激赴功十一月十一日龍口遂合決河絕流故道復通又于隄前通卷關頭壩或一道或三四道前壩出水管心大索繫關頭壩之後後壩管心大索繫關頭壩之前前後鵲麻以綑其勢修築北岸隄防高廣不等通

長二百五十四里有奇，白茅河口至板城，補築舊隄長二十五里有奇，曹州板城至英賢村等處，長一百三十三里有奇，稍岡至碭山縣，增培舊堤，長八十五里有奇，哈只口至徐州路三百餘里，修完缺口一百七處，計三里有奇，亦思刺店樓水月隄，長六里有奇，其用物之凡，椿木大者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帶梢連根株者三千六百，菜秸蒲葦雜草以來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奇，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草席十有四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繩索大小不等五萬七千，所沉大船百有二十，鐵籠三十有二，鐵錘三百三十有四，竹蔑以斤計者十有五萬，礮石三千塊，鐵鑽萬四千二百有奇。

史

卷三百十六

七

大釘三萬三千二百三十有二，其餘若輓軸木能，盤榘木，漆，稍，扶椿，鐵叉，鐵弓，枝麻，搭火鈎，汲水貯水等具，皆有成數，官吏俸給，軍民衣糧，工錢醫藥，祭祀賑恤，驛置馬乘，及運竹木，沉船渡船下椿等工，鐵石竹木繩索等匠餉費，兼以和買民地，爲河并應用雜物等價，通計中統鈔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有奇，魯嘗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爲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功爲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爲難，用物之効，草雖至柔，能御水，水濱之生，泥與草并力，重如礙，然雜持夾輔，纔索之功實多，蓋由魯習知河事，俟其功之所就如此，玄之言曰：是役也，朝廷不惜重費，不吝

高爵，爲民辟害，脫脫能體上意，不憚焦勞，不恤浮議，爲國救民，魯能竭其心思智計之巧，乘其精神膽氣之壯，不惜劬瘁，不畏譏訐，以報君相知人之明，宜悉書之，使史官有所考證也。先是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于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妖寇乘時而起，議者謂天下之亂，山賈魯治河之役，勞民動衆所致，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實由上下因循，狃於宴安之習，紀綱廢弛，風俗偷薄，其致亂之階，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久矣，不此之察，乃獨歸咎於是役，非通論也。設使賈魯不興是役，天下之亂，詎無從而起乎。

史

卷三百十六

七

涇渠秦時，鄆國說秦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于洛，三百餘里，以溉田，號鄭渠，漢時有白公，奏穿渠引涇水，起各口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歷代皆享其利，宋名畫則渠，完田洪口渠，天德八年，涇水暴漲，毀堰塞渠，屯田總管來各伯顏帖木兒及涇陽尹王琚疏導之，起涇陽高陵三原櫟陽用水人戶及渭南櫟陽涇陽三屯所人夫共三千餘人興作，水通流如舊，其制編制爲圖，貯之以石，復填以草，以土爲堰，歲時葺理，未嘗廢止，至大元年，王琚爲西臺御史，請于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濶一丈，深五尺，積一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爲一工，自

延祐元年興工至五年渠成改堰至新口石渠歲久流漸穿
下去岸益高英宗至治元年陝西屯田府官自秦漢至唐朱
年以八月差使水戶自涇陽縣西仲山下截河築洪堰收涇
水入白渠下至涇陽縣北白公斗分爲三限蓋五縣分水之
要所北限入三原櫟陽中限入高陵南限入涇陽澆灌官民
田七萬餘頃晨修石渠爲萬世之利如準所言晨修石渠八
十五步官給其糧食丁夫就用使水之家僱匠備直使水戶
均出所用錢糧不及二年之費可謂一勞永逸陝西官議洪
口澆灌民田七萬餘頃驗田出夫千六百人年例八月一日
修堰至十月放水溉田近因奉元亢旱五載失稔人皆流移

既差人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今詳涇陽水利雖分三
限引水溉田緣三原等縣地理遙遠不能依時周遍涇陽北
近俱在上限并南限中限用水最便今次修堰除見在戶依
例差役其逃亡之家合出夫數宜令涇陽縣近限水利戶添
差一人官給米日一升省準出鈔八百錠委耀州同知李承
事泊本府總管郭嘉議及各處正官照時直糴米給散督夫
修築至正三年御史朱秉亮相視謂渠積年坎取淤土疊壘
於岸極爲高崇力難送土於上請就岸高處開通鹿巷以便
夫行廷議允可屯田同知牙八胡涇尹李克忠發丁夫開鹿
巷八十四處削平土壘四百五十餘步凡澆農田四萬五千

餘頃

吳松江浙西諸山之木受之太湖下爲吳松江東匯澱山湖
以入海而潮汐往來逆湧濁沙上涇河口是以宋時置撩洗
軍專掌修治元既平宋軍士罷散有司不以爲務勢豪租占
爲場爲田州縣不得其人輒行許準以致涇塞不通公私俱
失其利久矣至治三年江浙省臣言上海嘉定連年旱澇皆
緣河口涇塞早則無以灌漑澇則不能流洩累致凶歉官民
俱病至元三十年以後兩經疎濬稍得豐稔比年又復壅閉
慘害愈加租占雖得微賦實失大利如上海縣歲收官糧一
十七萬石民糧三萬餘石今畧舉似延祐七年災傷五萬八

千七百餘石

至治三年

至治三年

千七百餘石至治元年災傷四萬九千餘石二年十萬七千
餘石水旱連年殆無虛歲不惟虧欠官糧復有賑貸之費近
委官相視地形講議疏濬其通海大江未易遽治舊有河港
聯絡官民田土之間藉以灌漑者今皆填塞必須疏通以利
耕種欲令有田人戶自爲開濬而工役浩繁民力不能獨成
由是議上海嘉定河港宜令本處所管軍民姑甯僧道僧色
有田者以多寡出夫自備糧作治州縣正官督役其豪勢租
占湯田妨水利者並與除開本處民田稅糧全免一年官租
減半今秋收成下年農隙舉行華亭崑山常熟河港比上海
嘉定緩急不同難爲一體從各處勸農正官付有田之家備

根併工修治從之

蜀堰江水出蜀西南微外東至于岷山而禹導之秦昭王時蜀太守李冰鑿離堆分江以灌川蜀民用以饒歷千數百年所過衝薄蕩噴為民患有司歲治隄防凡一百三十有三所役兵民多者萬餘人少者千數百人役者日出三幣為庸錢由是富者屈于費貧者屈于力而利之所及不足以償其費矣元統二年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二十有二餘悉罷之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免之以石則歲役可罷民力可節矣弘曰此萬世之利也弘遂出私錢貳萬小銀兩成水暴漲而堰不動乃具文書上之行

史

卷一百一十六

渠

省郡縣守宰鄉里者老成以為便復禱于冰祠卜之吉至元元年十有一月朔肇事于都江堰即禹鑿之處分水之源也鹽井關限其西北水西關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水壅以辟沫水之害中為都江堰東跨二江為石門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為利民臺臺之東南為侍郎楊柳二堰其水自離堆分流入于南江東至鹿角又東至金馬口又東道流安橋入于成都此江之正源也北江東為關鷄臺臺有水則以尺量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遇則憂沒其則則困大書滾淘灘高作堰六字其旁為治水之法皆水所為也又東為離堆又東過凌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堰為二渠

史

卷一百一十六

渠

其一東流過郫入于成都古謂之外江此水所塞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為駱駝又東為離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湖東流至成都入于南江渠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每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湖渠會而渠成安流自金馬口之西鑿二渠合金馬渠東南入于新津江北江三石洞之東為外應頗上五斗諸堰外應頗上之水皆東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馬湖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為萬工堰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為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于彭漢之間而清白堰水漬其南涯延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為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及三十六洞之役青神有堰曰鴻化則授成其長吏應期而功畢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林外應頗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確口三利又次之而都江居大江中流以鐵萬六千斤鑄為大龜貫以鐵柱鎮其源然後即工諸堰皆甃以石甃鐵以關其中取桐油和石灰雜麻絲而搗之使熟以苴餅漏岸善崩者密築江石以護之上植楊柳旁種菱荊數百萬計櫛比鱗次賴以為固所至或疏舊渠以導其流或鑿新渠以殺其勢遇水之會則為石門以時啓閉而泄蓄之用以節民力而資民利凡智力所及無不為

也。始至都江，水溪廣莫，忽有大洲湧出，可數里，人得用事。其間入山伐石，崩石皆滿，隨取而足。蜀故多雨，自初役至工畢，無雨雪，故力省而功倍。若有相之者，五越月，功告成而吉。當普以監察御史召，省臺上其功，詔揭侯斯制文立碑以旌之。

史緯卷三百十七

元史六

志

禮樂

古之禮樂一本於人君之身心，故其為用足以植綱常而厚風俗。後世之禮樂既無其本，唯屬有司從事其間，故僅足以美聲文而侈觀聽。此治之所以不如古也。元之有國，肇興朔漢，朝會燕饗之禮多從本俗。太祖元年大會諸侯王于阿羅河，即皇帝位，始建九斿白旗。世祖至元八年命劉秉忠許衡始制朝儀，自是即位元正天壽節及諸王外國來朝冊立皇

史緯

卷三百十七

一

后皇太子，群臣上尊號，進太皇太后皇太后冊寶，暨郊廟禮成羣臣朝賀，皆如朝會之議。而大饗宗親錫宴大臣，猶用本俗之禮為多。若其為樂，則自太祖徵用舊樂于西夏，太宗徵金太常道樂于燕京，及憲宗始用登歌樂祀天子日月山川，世祖命宋周臣典領樂工，又用登歌樂享祖宗于中書省，既又命王儲作大成樂，括民間所藏金之樂器，至元三年初用宮縣登歌文武二舞于太廟，烈祖至憲宗入室，皆有樂章。三十年又撰社稷樂章，成宗大德間製郊廟曲舞，復撰宣聖廟樂章。仁宗皇慶初命太常補撰樂工，而樂制日備。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樂，朝會饗燕則用燕樂，盡雅俗兼用也。元之禮

禮之於古固有所然自朝儀既起規模嚴廣而人知九重
大君之尊重其樂聲雄偉而宏大亦足以見一代興王之
象其在當時可云盛矣

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初起朝儀先是命太保劉秉忠大司
農李羅訪前代知禮儀者肄習朝儀秉忠奏一人習之雖知
之莫能行也詔用十人遂徵儒生周鐸烈允中等從亡金故
老烏古倫昂真完顏復昭及國子祭酒許衡太常卿徐世隆
備諸古典參以時宜定制肄習之百日而畢秉忠復奏曰無
業以相須則禮不備詔搜訪舊牧坊樂工得杖鼓色楊皓笛
色曹振前行色劉進牧師鄭忠依律運譜被諸樂歌六月而

史籍

卷三十七

二

成音聲克諧陳于萬壽山便殿帝聽而善之明卿奏曰今朝
儀既定請備禮員命丞相安童大司農李羅擇衆古宿衛士
可習容止者二百餘人肄之期月奏請觀禮前期一日布滿
苑金帳殿前帝及皇后臨觀於露階禮文樂節悉無遺失侍
儀司奏請製內外仗如歷代故事從之八月帝生日號曰天
壽聖節用朝儀自此始

太祖初年徵用西夏舊樂太宗十年宣聖五十一代孫衍聖
公元措來朝言于帝曰今禮樂散失燕京南京等處亡金太
常故臣及禮冊樂器多存者乞降旨收錄于是令各處管民
官如有亡金知禮樂舊人可并其家屬徙赴東平令元措領

之於本路稅課所給其食得金軍樂許政掌禮王節及樂工
翟剛等九十二人十二年始命製登歌樂肄習于曲阜宣聖
廟憲宗二年始用登歌樂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祭畢命驛
送樂工還東平世祖中統元年召太常禮樂人至燕京用新
製雅樂享祖宗于中書省禮畢復還東平五年太常寺言自
古帝王功成作樂樂各有名盛德形容於是乎在伏觀皇上
踐阼以來首敕有司修完登歌官縣八佾樂舞以備郊廟之
用昔稽古典宜有徵稱中書省遂定名曰大成之樂文籍曰
武定文按之舞武舞曰內平外成之舞第一成樂藏上平二
成按西夏三成克金四成收西域定河南五成取西蜀平南
韶六成臣高麗服交趾至元十九年從王積翁奏徵亡宋雅
樂器至京師置于八作司

史籍

卷三十七

二

祭祀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於郊社
祫嘗有事守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爲而爲之故其禮
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循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
之制雖周禮不用議邇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
繼共爲一代而統緒亂迫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爲一雖以
唐宋盛時皆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饔豆之
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皆以

國俗行之惟祭禮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日益詳
慎而舊禮初未嘗廢豈亦所謂不忘其初者歟然自世祖以
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文宗至大
間其禮乃成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
於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
宗以後乃復親享其道釋禱祠薦祿之盛竭生民之力以營
寺宇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理固然歟或曰北陞之
俗故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爲能視見所祭者而知其喜怒
故天子非有察於幽明之故禮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
歟自英宗祭天日月山追崇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
廟皇伯宋赤察合帶皆以家人禮祔于列室既而太宗定宗
以繼世之君俱不獲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弊
蓋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况乎禮所受國之君而兄弟
共爲一世乃有微于前代者歟夫郊廟國之大祀也本原之
宗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潤畧無足言者其天子親蒞
使致祭者五日社稷曰先農曰宣聖曰嶽鎮海瀆曰風師雨
伯其非通祀者五日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名臣
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
皆禮官所擬而議定于中書曰祭于司天臺曰回司天臺
以祭星爲職事五福八之有增時以道施主之凡祭祀之事

其書爲太常集禮與經世大典六條政類序錄之作祭祀志
元典朔漢代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器尚純帝后親之宗
戚助祭其意幽渙古遠報本反始出於自然而非強爲之也
憲宗卽位之二年始以見服拜天于日月山又用孔氏子孫
元指言合祭吳天后土始大合樂作牌位以太祖睿宗配享
世祖中統二年親征北方躬祀天于舊桓州之西北泥馬渾
以爲禮皇族之外無得而與皆如其初十二年以受尊號於
回陽殿正門東南七里光祿臺設吳天上帝皇地祇位行一
祇禮自後國有大典禮皆卽南郊告朔焉成宗卽位始爲壇
于都城南七里遣司徒兀都帶率百官爲大行皇帝詣南
郊大德六年祭昊天上帝皇地祇五方帝於南郊遣左丞相
哈刺哈孫攝事大德九年博士言舊制神位板用木中書議
改用玉博士曰郊祀尚質合依舊制遂用木主造畢有司議
所以藏議者謂神主廟則有之今祀於壇對越在上非若他
神無所見也所製神主遂不用中書省臣議宗廟已依時祭
享今郊祀止祭天制曰可武宗卽位命御史大夫鐵古迭兒
卽南郊告謝天地主用栢素質玄書至大二年尚書省臣及
太常禮官言今南郊之禮已行而未備北郊之禮尚未舉行
今年冬至南郊請以太祖配享明年夏至北郊以世祖配帝
從之至大三年十一月冬至有事于南郊以太祖配仁宗延

肅元年太常寺請立北郊帝謙遜未遑北郊之議遂輟英宗至治二年詔議南郊祀事中書平章貢開御史中丞曹立禮部尚書張瑄學士蔡文淵太常禮儀院使王緯博士劉致等會都堂議一曰神位周禮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註謂昊天上帝冬至圜丘所祀天皇大帝也在北極謂之北辰又云北辰天皇耀魄寶也又名昊天上帝又名太一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今按晉書天文志中宮鈎陳口之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耀魄寶周禮所祀天神正言昊天上帝鄭氏以星耀魄之乃謂即天皇大帝然漢魏以來各書亦不一漢初曰上帝曰太一曰皇天上帝魏曰皇皇天帝梁曰天皇大

史雜

卷三百十七

大

帝惟西晉曰昊天上帝與周禮合唐宋以來壇上既設昊天上帝第一等復有天皇大帝其五天帝與太一天一等皆不經見本朝大德九年中書圖議止依周禮祀昊天上帝至大三年圖議五帝從享依前代通祭二曰配位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此郊之所以有配也漢唐已下莫不肯然至大三年奉旨冬至合祭南郊太祖皇帝配三曰告配禮器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註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也告用牛一朱會要於致齊二日宿廟告配凡遣官饗導遵豆行一獻禮至大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賁明行事初獻攝太尉赴太廟奏

以爲非禮
也

告四曰褻冕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其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黑羊裘服以祀天示質也弁師掌王之五冕注見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無旒不聯數也禮記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裘以象天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朱陸佃曰服大裘以象天之謂冬祀服大裘被之以裘開元及開寶通禮嘗駕出官服裘冕至大次賁明改服大裘冕而出次五曰籍席郊特牲曰莞草之安而蒲越葵藿之尚注蒲越葵藿籍神席也漢書儀高帝配天紺席祭天用六綵綺席六重成帝即位丞相御史大夫議以爲天地尚質宜皆勿修詔從之唐麟德二年詔曰自處以厚米衣以薄改用稱稱上帝以君其餘

史雜

卷三百十七

七

各視其方色宋以褥加席上禮官以爲非禮元豐元年奉旨不設國朝大德九年正位案縣配位蒲越目以青繪至大三年加青綾褥青錦方座合依至大三年於席上設褥各依方位六曰犧牲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天地之牛角繭栗祭用騂駒漢文帝五帝共一牲武帝三年一祀用太牢光武天地共犢隋上帝配帝者犢二唐開元用牛宋正位用蒼犢一配位太牢一國朝大德九年蒼犢二羊豕各九至大三年馬純色肥脂一牲正剛一鹿一十八野豬一十八羊一十八依舊儀神位配位川饋外仍用馬其餘並依舊日典禮七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燔爲歆神始宗廟則燔蕭裸也所

謂臭陽達於墻屋者也後世焚香蓋本乎此而非禮經之正至大三年用陶瓦香鼎五十神座香鼎香盒案各一合依舊儀八日割牲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禮運云腥其俎熟其醑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為七體也熟其醑謂體解而燜之為二十一體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俎也七體謂脊兩肩兩肱兩髀二十一體謂肩臂膊肱脰正脊脰脊橫脊正脊短脊代脊并膊三胃三拒肺一祭肺三也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祭祀用牲有豚解有體解豚解則為七以薦腥體解則為二十一以薦熟蓋犬豕牛羊分別骨肉貴賤其解之為體則均也皇朝馬牛羊豕虎並依至大三年割牲用國禮九日二次周禮掌犬王禮上帝張翹按皇邸唐通典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犬于外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宋會要前祀三日儀勢司帥其屬設大犬于外壇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小犬于午階之東西向宋元豐詳定禮文所言周禮宗廟無設小犬之文古者人君臨位于阼階惟人主得位主階行事今國朝大廟議注大犬小犬皆在西蓋國家尚右以西為尊也宜依祀廟議注續具未議一日禮神王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吳天上帝注禋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同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正義曰或有玉帛或不川玉帛皆不

此則二指

定之辭也從氏云天子自奉王帛牲體于柴止引詩圭璧既

定之辭也從氏云天子自奉王帛牲體于柴止引詩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卒者終也謂禮神既終當藏之也正經即無燔玉明證漢武帝祠太乙昨餘皆燔之無玉晉燔牲幣無玉唐宋乃有之顯慶中許敬宗等修舊禮乃云郊天之有四圭猶宗廟之有圭瓚也並事畢收藏不在燔列宋政和禮制局言古祭祀無不用玉周官典瑞掌玉器之藏蓋事已則藏焉有事則出而復用未嘗有燔瘞之文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瘞蓋燔者取其煙氣之臭聞玉既無煙又且無氣祭之日但當奠于神座既卒事則收藏之二曰飲福特牲饋食禮曰尸九飯親嘏主人少牢饋食禮尸十一飯尸飯主人嘏長也大也行禮至此神明已饗盛禮俱成故膺受長大之福於祭之末也自漢以來人君一獻纔畢而受嘏唐開元禮太尉未升堂而皇帝飲福宋元豐三年改從亞終獻既行禮皇帝飲福受胙國朝至治元年親祀廟儀注亦用一獻畢飲福三曰升醴醴之言煙也升醴所以報陽也祀天之有醴柴猶祭地之有瘞血宗廟之有裸粢歷代以來或先燔而後祭或先祭而後燔皆為未允祭之日樂六變而燔牲首進首亦陽也祭終以爵酒饌物及牲體燎於壇天子望燎柴用柝四日儀注禮經出於秦火之後殘闕脫漏所存無幾至漢諸儒各執所見後人所宗惟鄭康成王子廬而二家自相矛盾

有唐開元禮社佑通典五禮略完宋開寶禮併會要中間講明始備金國大率依唐宋制度聖朝四海一家禮樂之興政在今日况天子親行大禮所用儀注必合講求宜取大德九年至大三年并今次新儀與唐制參酌增損修之侍儀司編排鹵簿太史院具報星位分獻官及行禮諸執事官合依至大三年儀制取旨是歲太皇太后崩有旨冬至南郊祀事可權止泰定四年御史臺臣言自世祖迄英宗咸未親郊惟武宗英宗親享太廟陛下宜躬祀郊廟制曰朕當遵世祖舊典其命大臣攝行祀事至順元年十月辛酉文宗始服大裘袞冕親祀昊天上帝于南郊以太祖配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文宗凡七世而南郊親祀之禮始克舉焉蓋器物儀注至是益加詳慎矣

史記

卷三百十七

七

祖宗祭享之禮制性貪馬潼以蒙古巫祝致辭蓋國俗也世祖元年設神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遣必闌赤致祭焉必闌赤譯言典書記者三年二月使司徒攝祀事四年詔建太廟于燕京至元二年定太廟神主為八室皇會祖神元皇帝皇帝會祖妣宣懿皇后第一室太祖聖武皇帝皇祖妣光獻皇后第二室太宗皇帝皇伯妣昭慈皇后第三室皇伯木赤皇伯妣別土出述失第四室皇伯察合帶皇伯妣也速倫第五室皇考睿宗皇帝皇妣莊聖皇后第六室定宗皇帝欽淑皇后

史記

卷三百十七

七

第七室憲宗皇帝貞節皇后第八室凡室以西為上以次而東六年命國師僧薦佛事于太廟七晝夜八年太祝兼奉禮郎中屠致遠言木主既成其舊日神主安奉何所博士議曰合存祐室栗主舊置神主俱可埋瘞不致神有二歸制與諸大臣議行之十三年改作金主十四年詔建太廟于大都太常卿據博士議曰都宮別殿七廟九廟之制祭法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世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是也前廟後寢者以象人君之居前有廟而後有寢廟以藏主以四時祭寢有衣冠八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天子太祖百世不遷宗亦百世不遷高祖以上親盡則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同為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為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有以各全其尊必給享而會於太祖之廟然後序其尊卑之次蓋父子異宮祖禰異廟所以盡事亡如事存之義然漢儒論七廟九廟之數其說有二章玄成等以謂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周廟四而七也如劉歆之說則則自武王克商以后稷為太祖即增立高圉亞圉二廟于公叔太王王季文王二昭二穆之上已為七廟矣至懿王時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

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是為九廟矣先儒多是別歆之
說二曰同堂異室之制後漢明帝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
但藏其主于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復如之後世遂
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用同堂異室之制先儒未烹以謂使
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于一隅無以見為七廟之尊
其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
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設祭一室不過尋丈其或無地以容
祖而陰損其數子孫之心于此宜有所不安且如命士以
上其父子婦姑猶且與處詳尊卑之序不相礙況天子貴
為一人富有四海而祖宗神位數世同處一堂有夫人子事
亡如事存之意矣二十二年皇太子薨太常博士議曰前代
太子薨梁武帝協統曰昭明金世宗協允恭曰宣孝又建別
廟以奉神主准中祀以陳登歌傳設令丞歲供酒掃斯皆累
代之典莫不追美洪休道協曰明季作主用金附于太廟成
宗即位追尊皇考為皇帝廟號裕宗玉冊玉寶成帝曰祖宗
以來未嘗行親饗之禮朕其躬奉之武宗即位追尊皇考為
皇帝廟號順宗太祖室居中唐宗西第一室世祖西第二室
裕宗西第三室順宗東第一室成宗東第二室至大二年以
受尊號恭謝太廟為親祀之始以時加諡太祖請太祖尊諡
于天請光獻皇后尊諡于廟改親神主皆範金作之延祐七

年仁宗升祔中書集議曰古者天子祭七代兄弟同為一代
廟室皆有神主增置廟室英宗將以四時躬祀太廟命太常
禮官議其禮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毋以朕勞而有所損
為十一月朔帝御齊宮備法駕儀衛躬謝太廟至樞星門駕
止有司進登不御步至大次服袞冕端拱以俟禮儀使詣署
祝帝降御座正立書名及讀祝勅高贊御名至仁宗室獻欽
流涕左右莫不感動至治元年始以四孟月時享親祀太室
中書省臣言前代廟室多寡不同晉則兄弟同為一室正室
增為十四間東西各一間唐九廟後增為十一室宋增室至
十八東西夾室各一間以藏祧主今太廟雖增八室然兄弟
為世止六世而已世祖所建前廟後寢往歲寢殿災請以今
殿為寢別作前廟十五間中三間通為一室以奉太祖神主
餘以次為室庶幾情文得宜制曰嘗泰定元年追尊皇考晉
王為皇帝廟號顯宗益入太廟失仁宗及慈聖皇后神主重
作二主御史趙成慶言太廟失神主乃古今莫大之變由太
常禮官不恭厥職宜正其罪以謝宗廟命中書定罪中書以
為在太廟署令而太常官屬居位如故成慶言昔唐陵廟皆
緣宗正查研景陵門戟架既敗陵令丞宗正卿亦皆貶黜且
神門戟架比之太廟神主孰為輕重宜顯示黜罰以懲不恪
不報博士劉致議曰禮莫大乎宗廟宗廟者天下國家之本

禮樂刑政之所自出也。聖元典範。歷至今百有餘年。而宗廟未有一定之制。方聖天子繼統之初。定一代不刊之典。為萬世法程。正在今日。周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昭處于東。穆處于西。所以別父子親疎之序。而使不亂也。聖朝取唐宋之制。定為九世。遂以舊廟八室。而為六世。昭穆不分。父子並坐。不合禮經。新廟之制。二十五間。東西二間為來室。太祖室既居中。當以昭穆列之。父為昭。子為穆。則唐宗當居太祖之東。為昭之第一世。世祖居西。為穆之第一世。裕宗居東。為昭之第二世。兄弟共為一世。則成宗。順宗。顯宗。三室皆當居西。為穆之第二世。武宗。仁宗。二室皆居東。為昭之第三世。昭之后居

史稿

卷三百十七

高

左穆之后。居右。西以左為上。東以右為上也。如此。則昭穆分明。秩然有序。不違禮經。可為萬世法。若以累朝定制。依室次于新廟。遷安。則顯宗。躋順宗之上。順宗。躋成宗之上。以禮言之。春秋。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躋僖公于閔公之上。史稱。逆祀。及定公。正其序。書曰。從祀先公。僖公有位之君。尚不可居故君之上。况未嘗正位者乎。國家雖曰以右為尊。然古人所尚。或左或右。初無定制。古人右社稷。而左宗廟。國家宗廟。亦居東方。豈有建宗廟之方位。既依禮經。而宗廟之昭穆。反不應禮經乎。且如今朝賀。武祭。祀。宰相。獻官。分班而立。居西則尚左。居東則尚右。及行禮。就位。則西者復尚右。

東者復尚左矣。中書省臣。是其議。詔從之。遂補英宗四年。查入太廟。失武宗神主。及祭器。重作。武宗主。天曆元年。毀顯宗室。至元六年。詔毀文宗室。其宗廟之事。本末因革。大槩如此。凡大祭祀。尤貴馬。渾將有事。勅太僕司。桐馬官。奉尚革。襲盛。遂焉。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制奠之儀。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爵馬渾。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性齊品物。致其祝語。以大詣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制奠之餘。撤于南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因禮行事。尤其所重也。

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

史稿

卷三百十七

高

傘蓋一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利。每歲正月十五日。宣政院同中書省奏請。二月十五日。于大殿啟建白傘蓋。佛事先期。中書省。皆移文樞密院。八衛。撥傘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後軍甲馬五百人。擡昇監壇。漢關羽神轎軍。及雜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轄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應佛像。埋面。幢幡寶蓋。車鼓頭旗三百六十。每壇。舉執旗昇二十六人。鈸鼓僧一十二人。大都路。舉供各色金門大社一百二十隊。教坊司。雲和署。掌大樂鼓板杖鼓。集樂龍笛琵琶。笙。簫。七色。凡四百人。典和署。掌妓女。雜扮隊戲一百五十人。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儀鳳司。掌漢人回回

河西三色細樂每色各三隊凡三百二十四人凡執役者皆
官給鍬甲袍服器仗俱以鮮麗齊整為尚珠玉金縷裝束奇
巧首尾排列二十餘里都城士女聚觀禮部官點視諸色隊
仗刑部官巡綽喧闐樞密院官分守城門中書省官一員總
督視之先二日於西鎮國寺迎太子遊四門昇高聖像具儀
仗入城十四日帝師率梵僧五百人於大明殿內建佛事至
十五日恭請傘蓋于御座奉置寶輿諸儀衛隊仗列于殿前
諸色社直暨諸壇前列于崇大門外迎引出官至慶壽寺具
素食食罷起行從西宮門外垣海子南岸入厚載紅門由東
華門過延春門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門外搭金脊

史稿卷一百一十七

七

吾殿綵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熟過金命還宮復奉置御
榻上帝師僧眾作佛事至十六日罷禮以爲常朝之游皇
城云與衆生被除不解導迎福社夏六月申上京亦如之

選舉

元初太宗始得中原用耶律楚材言以科舉選士世祖既定
天下王鶚獻言許衡立法事未果行遂仁宗延祐間始創酌
舊制而行之取士以德行為本試藝以經術爲先士喪然應
上所求者彬彬輩出矣然當時仕進有多岐銓衡無定制其
出身于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學有回回國學有醫
學有陰陽學其策名于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官有進

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宜後
中政之屬者重爲內官其庶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
之科由直省侍儀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
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資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
與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徵授
以長官令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又
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樣史令史曰書寫鈐寫曰
書吏與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
人之途雖以指諸間有名卿大夫由是躋要官受顯爵遂使
刀筆下吏乘機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

史稿卷一百一十七

七

日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資格一毫不
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陞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
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今採摭舊
編或詳或畧條分類彙殆有不勝紀述者作選舉志

太宗始取中原中書令耶律楚材請用儒術選士九年命斷
事官術忽魯與山西東路課稅所長官劉中歷諸路考試以
論及經義詞賦分爲三科作三日程專治一科其中選者復
其賦役令與各處官長同署公事得東平楊英等皆一時名
士而當世或以爲非便事後中止世祖至元四年翰林學士
承旨王鶚等請行選舉法以爲貢舉法廢士無入仕之階或

習刀筆以爲吏胥或執僕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爲工匠商賈以今論之惟科舉取士最爲切務又請立國學選蒙古諸職官子孫專命師儒教習經書俟其藝成然後試用庶幾勲舊之家人才輩出以備超擢二十一年丞相火魯火孫與雷夢炎等言天下習儒者少而由刀筆吏得官者多帝曰將若之何對曰惟貢舉取士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陰陽醫術皆令試舉則用心爲學矣事未及行仁宗皇慶二年中書省奏曰夫取士之法經學實修已治人之道詞賦乃摘章繪句之學自隋唐以來取人專尚詞賦故士習浮華今請專立德行明經科取士庶可得人帝然之詔以皇慶三年八月天

身有差科舉取士莫盛于斯會試下第者延祐創設之初丞相帖木迭兒阿散等奏下第舉人年七十以上者與從七品流官致仕六十以上者與教授元有出身者于應得資品上稍優加之無出身者與山長學正後舉不爲例至正十二年詔省院臺不用南人似有偏負天下四海之內莫非吾民宜依世祖用人之法南人有才學者皆用之自是南方進士始有爲御史爲憲司官爲尚書者矣十九年中書左丞成遵言宋時嘗設寓試名額以待四方遊士今山東江南各省所屬州縣雖兵士民會集京師如依前代故事別設流寓鄉試之科令避兵士民就試許在京官員繫其鄉里親戚者結罪休舉行移大都路驗其人數差試官考校合格者題之則國有得人之效野無遺賢之歎矣准如所議行之福建鄉試定取七人爲額而江西流寓者亦與試焉行省通取十有五人充貢于京師陝西西安諸河南避兵儒士就陝州置貢院應試詔從之二十三年中書省奏江湖福建舉人涉海道赴京會試者六人其下第三人宜以教授之職授之非徒慰其跋涉險阻之勞亦以激勸遠方忠義之士云太宗六年以馮子常爲國子學總敎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世祖至元七年命侍臣子弟十有一人入學以長者四人從許衡童子七人從王恂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設

博士通堂學事分教三齋生員講授經旨是正音訓上嚴教導之術下考肄習之業復設助教同掌學事各齋正錄中明規矩皆習課業博士助教親授句讀音訓正錄伴讀以次傳習之講說則依所謂之序次日抽籤令諸生復說其功課對屬詩章經解史評則博士出題生員具藁先呈助教俟博士既定始錄附課簿以憑考校成宗大德八年始定國子生蒙古色目漢人三歲各貢一人十年國子學定蒙古色目漢人生員二百人三年各貢二人武宗至大四年立國子學試貢法蒙古授官六品色目正七品漢人從七品試蒙古生之法宜從寬色目生宜稍加密漢人生則全科藝之制仁宗延祐

史綱卷一百一十七

手

二年集賢學士趙孟頫禮部尚書元明善等議更定國子學之法一曰陞齋等第六齋東西相向兩齋凡誦書講說小學屬對者隸焉中兩齋講說四書課肄詩律者隸焉上兩齋講說易詩書春秋科習明經義等程文者隸焉每季考其所習經書課業及不遵規矩者以大還陞二曰私試規矩漢人驗上兩齋蒙古色目取中兩齋本學舉實歷坐齋二周歲以上未嘗犯過者許令充試限實歷坐齋三周歲以上以充貢舉漢人私試孟月試經疑一道仲月試經義一道季月試策問表章詔誥科一道蒙古色目入孟仲月各試明經一道季月試策問一道辭理俱優者為上等準一分理優辭平者為

中等準半分每歲終通計其年積分至八分以上者陞充高等生員以四十名為額蒙古色目各十名漢人二十名歲終試貢貢不必備惟取實才有積分同而關少者以坐齋月日先後為序其未及等并雖及等無關未補者其年積分并不川下年再行積算每月初二日蚤旦圓揖後本學博士助教公座面引應試生員各給印紙依式出題考試不許懷挾代筆各用印紙真楷書寫本學正錄彌封謄錄餘並依科舉式助教博士以次考定次日監官覆考於名簿內籍記各得分數本學收掌以俟歲終通考三日黜罰科條應私試積分生員其有不事課業及一切違戾規矩者初犯罰一分再犯罰

史綱

卷一百一十七

主

二分三犯除名應已補高等生員其有違戾規矩者初犯嚴試一年再犯除名從學正錄糾舉正錄知見而不糾舉者從本監議罰之應在學生員歲終實歷坐齋不滿半歲者並行除名除月段外其餘告假並不準算學正錄歲終通行考校應在學生員除蒙古色目別議外其餘漢人生員三年不能前一課及不肯勤學者勒令山學其餘責罰並依舊規所貢生員無大比選士與天下士同試于禮部焉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令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或自願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來瞻學者並立

為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州縣及書院置之凡路府州書院設直學以掌錢穀直學考滿試所業十篇四篇學錄教諭各省設提舉二員正提舉從五品副提舉從七品提舉學校之事凡生徒之肄業者守令舉薦之憲臺考覈之或用為教官或取為吏屬往往人才輩出矣

世祖中統間徵許衡授懷孟路教官又徵金進士李治授翰林學士劉因為集賢學士不至又用平章威寧王野仙薦徵蕭料不起即授陝西儒學提舉至元二十年復召拜劉因右贊善大夫辭不允未幾以親老乞終養俸給一無所受後遣

史籍

卷三十七

主

使授命于家辭疾不起成宗大德六年徵臨川布衣吳澄擢應奉翰林文字拜命即歸九年復遣使徵蕭料且曰或不樂於仕可試一來與朕語而遣歸至大三年召吳澄拜國子司業以病還延祐三年召拜集賢直學士以疾不赴至治三年召拜翰林學士武宗仁宗累徵蕭料授集賢學士國子司業未赴改集賢侍講學士兼太子右諭德辭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兼諭德泰定四年福州舉童子葉爾喇問以四書大義對曰無過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

百官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眾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簡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為經久之規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館有局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州曰府曰縣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

史籍

卷三十七

主

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于是一代之制始備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藉矣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而質簡之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肆于下言事者屢疏論列而朝廷詎莫之正勢使然也大抵元之建官繁簡因乎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簡陋所載而論大之作百官志

國初未有官制首置斷事官曰札魯忽赤會決庶務凡諸王驛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犯一切公事及漢人輕重罪四與邊遠出征官吏每歲從駕分司上都存留住冬諸事悉掌之至元三年止理蒙古公事小書省元統三年省官奏請自今

不置左丞相。詔伯顏齊長台司。至元五年。加右丞相伯顏爲大丞相。六年。復置左丞相。行中書省。與都省爲表裏。國初有征伐之役。分任軍民之事。皆稱行省。未有定制。中統至元間。始分立行中書省。因事設官。官不必備。皆以省官出令其事。其丞相皆以宰執行某處省事。繫銜其後。嫌於外重。改爲某處行中書省。凡錢糧兵甲屯種漕運軍國重事無不領之。曰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曰江浙行中書省。曰湖廣行中書省。曰四川行中書省。曰陝西行中書省。曰雲南行中書省。曰征東行中書省。曰日本國高麗王國上置官典軍典之務。師還而罷。至治元年。復置以高麗王兼領丞相。治藩陽。至正十一年。置中書分省于濟寧。以松壽

史

卷三百十七

七

爲參知政事。十二年。分省於彰德。又置淮南江南北行中書省。於揚州。十六年。置福建行中書省。於福州。十七年。以平章答剌魯政俺普。分省陞州。平章減卜。分省冀寧。又置山東行省。十八年。福建行省右丞桑友。分省建寧。參政訥都。亦分省泉州。二十三年。置廣西行中書省。又置膠東行省于萊陽。十七年。以添設平章蠻子。分省保定。九月。命太保左丞相也速迭兒領軍馬。分省山東。沙藍答里。仍中書左丞相。分省大同。十月。又置分省於真定。行樞密院。至正十五年。置樞密分院于衛輝彰德。添設同知直沽分院。添設副樞。又置淮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於揚州。十六年。置分樞密院於沂州。又置江

湖行樞密院於杭州。十八年。置山東行樞密分院於濟州。十六年。置福建江西行樞密院。行御史臺。至正十六年。命太尉納麟。爲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御史大夫。置行臺於紹興。二十五年。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奏江南諸道行御史臺衙門。于紹興路開設。近因道梗。湖南湖北廣東廣西海北江西福建等處。凡有文書。風信不便。宜於福建置分臺。從之。宜慰司掌軍民之務。分道以總郡縣。行省有政令。則布於下。郡縣有請。則達於省。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諸府州縣各置達魯花赤一員。在府尹縣尹之上。元白順帝元統至元以來。官制頗有增損之異。至正兵興。四鄰多變。中書樞密俱有

史

卷三百十七

七

分省分院。而行中書省行樞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自省院以及郡縣。又各有添設之員。而各處總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置擬授。具姓名以軍功奏聞。則宣命勅牒。隨所索而給之。無有考覈其寔者。於是名器日濫。紀綱日弛。疆宇日蹙。遂至于亡矣。

食貨

漢範入政食為首而貨次之蓋食貨者養生之源也民非食貨則無以為生國非食貨則無以為用是以古之善治其國者不能無取于民亦未嘗過取于民其大要在乎量入為出而已傳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節此先王理財之道也後世則不然以漢書宋視之當其

唐之盛時亦有成法及數傳之後驕侈生焉往往取之無

度用之無節於是漢有告罄算舟車之令唐有借商稅開架之法宋有經總制二錢皆指民以充國卒之民困而國亡可歎也已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成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憊憊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而中書其斟酌之成宗嘗謂丞相完澤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同完澤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不足於用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納之世稱死

既有上令
而糾附之
必取權臣
中書能行
有弊矣
銀六萬兩
太少或既
治所入耳

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以此自時厥後國用浸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于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罄借商經總等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有以也夫故做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其著於篇作食貨志

一日經理自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覈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其焉者矣仁宗延祐初平章章同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

開缺臨向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之慢差而拆戶

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舊舊名輸稅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徒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寬自首庶幾稅入無隱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問往浙江尚書你咱馬丁往江西左丞陳士英往河南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於官或以熟為荒或以田為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查官田為民田或指民田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畝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戶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畝以下流竄北邊所隱田沒官郡縣正

官不為查勘致有脫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畧也然期限狹迫貪刻川事富民黠吏並濫為奸以無為有虛具子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盜賊並起其弊反有甚于前仁宗知之乃下詔免自實田稅二年汴梁路總管塔海復言其弊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為始每畝止科其半凡減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初盡革虛增之數民始獲安云二日農桑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衣食為本衣食以農桑為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俾民崇本抑末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以陳達崔斌等八人為勸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為卿仍分布勸農官巡行郡邑察舉勸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申司農司及戶部秩滿之日注於解由以為殿最其法可謂至矣又類農桑之制縣邑所屬村疇凡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為之長增至百家者別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為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為社者聽凡種田者立牌標于田側書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長以時照視勸戒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所犯于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毀如終歲不改罰便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凶喪

之家不能耕種者家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為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科差農桑之術以備早饟為先凡河渠之利委本處正官一員以時浚治或民力不足者提舉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為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其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淺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前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歲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宜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為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許鑿池養魚并鵝鴨及種藕蓮藕鵝頭菱芡蒲葦等以助衣食凡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戶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巡視境內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如此亦仁矣哉高唐州官以勸墾秩陟縣尹王仔以情降職每歲申明其制二十年以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年命各道肅政廉訪司僉事兼察農事故終世宗之世家給人足此其教本之明效也武宗至大二年准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分農民為三等上戶地一十畝中戶五畝下戶二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柘依法種

虎丘近故
松林多

卷三百十八

羊

加个酒樓
小銀錢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八

来。

根以為差，根一石，或輸鈔三貫二貫一貫，或一貫五百文，輸三貫者，若江浙婺州等路，江西龍興等路是已，輸二貫者，若福建泉州等五路是已，輸一貫五百文者，若江浙紹興與福建漳州等五路是已，皆因其地利之宜，人物之衆，酌其中數而取之，其折輸之物，各隨時估之高下，以為直，獨湖廣則異於，是初阿里海牙克湖廣時，罷宋夏稅，依中原例，改科門攤，每戶一貫二錢，視夏稅增鈔五萬餘錠，大德二年，宣慰張國紀請科夏稅，於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詔罷之，三年，又改門攤為夏稅，而併徵之，每石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江西為重云，其在官之田，許民佃種，輸租，江北兩淮等處荒閑之地，第三

其絲之數
青同但自
俱納係官
及分納五
戶之別耳

年立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有元管戶，交泰戶，漏籍戶，協濟戶，四等，於四等戶之中，有絲銀全科，減半科，止納絲科，止納鈔科，四等，更有攤絲戶，諸也，速斂兒所管戶，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元管戶內，其絲銀全科，又分係官及係官五戶，絲二種，係官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包銀四兩，係官五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五兩四錢，包銀四兩，其減半戶，每戶輸係官絲八兩五錢，包銀二兩，兩交泰戶，絲銀同漏籍戶內，止納絲科，每戶輸絲同止納鈔戶，初年科包銀一兩五錢，次年遞增五錢，增至四兩，協濟戶，內絲銀全科，每戶輸係官絲十兩二錢，包銀四兩，止納絲戶，每戶輸係官絲一斤六兩四錢，攤絲戶，每戶攤絲四斤，儲也，速斂兒所管戶，每戶科絲，與攤絲同，復業戶，并漸成丁戶，初年兒科，第二年減半，第三年全科，與舊戶等，絲料包銀之外，又有攤鈔之科，亦以戶之高下為等，全科戶，輸一兩，減半戶，輸五錢，於是合科之數，作大門攤，分為三限，輸納，被災之地，聽輸他物折焉，其物各以時估為則，凡儒士及軍站僧道等戶，皆不與，二年定科差之期，絲料限八月，包銀初限八月，中限十月，末限十二月，及平江南，其制益廣，諸差稅皆司縣正官，監視入吏，置局均科，諸夫役皆先富強，後貧弱，貧富等者，先多丁，後少丁，云，五日游運，元都於燕，去江南極遠，而百

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藉于江南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至於京師者一歲三百餘萬石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亦一代之良法也初伯顏平江南時嘗命張瑄朱清以米庫藏圖籍自崇明州從海道載入京師而運糧則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潑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以達於京後又開濟州泗河自淮至新開河由大清河至利津河入海因海口沙塞又從東阿旱站運至臨清入御河又開膠萊河道通海勞費不貲卒無成功至元十九年伯顏追憶海道載米圖籍之事以爲海運可行於是請於朝廷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八

七

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運糧四萬六千餘石從海道至京師然朔行海洋沿山求嶼風信失時明年始至直沽時朝廷未知其利是年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各置分司以督綱運每歲令江淮漕運司運糧至中潑京畿漕運司自中潑運至大都二十年用王積翁議令阿八赤廣開新河然候潮以入船多損壞民苦之而忙兀解言海運之舟悉皆至焉於是頗事海運立萬戶府二以朱清爲中萬戶張瑄爲千戶忙兀解爲萬戶府達魯花赤分新河軍士水手及船於揚州平潑兩處運糧命三省造船二千艘于濟州河運糧猶未專於海道也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增置萬戶府二總爲

西府遂罷東平河運報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其在外者於河西務置司領接運海道糧事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請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以督歲運時江東寧國池饒建康等處運糧率令海船從揚子江逆流而上江水湍急又多石礪走沙漲淺糧船俱壞歲歲有之又湖廣江西之糧運至真州泊入海船船大底小非江中所宜於是以嘉興松江府并江淮江浙財賦府歲辦糧充運海漕之利蓋至是博凡運糧每石給腳價中統鈔八兩五錢延祐元年斟酌遠近增損其價給焉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經海門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八

十

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抵鹽城縣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多淺沙行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朱清等言其路險惡復開生道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脚沙轉沙特至三沙洋子江過區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界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其道差爲徑直明年千戶殷明畧又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

而已視前二道爲最便云然風濤不測糧船漂溺無歲無之
間亦有船壞而棄其米者至元二十三年始責償於運官人
船俱溺者乃免然視河漕之費其所得蓋多矣自世祖用伯
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至於至順
山四萬石以上增而爲三百萬以上其關乎國計甚大歷歲
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
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爲貪黷脚
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紅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
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順帝至元之後有不可勝
言者矣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

史緯

卷三百十八

七

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湖行
省及中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
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方
國珍張士誠竊據湖東西之地雖靡以好爵資爲藩屏而供
賦不供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遣兵
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湖山海
運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爾爲江湖行中書省丞相張
士誠爲太尉方國珍爲平章政事詔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
識帖睦爾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
國珍載其粟而不以輸於京國珍恐士誠挈其舟而乘虛以

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於丞相正辭以貴之與言以諭之乃
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於嘉興之墩浦平江之
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墩浦乃載於舟海難
淺澁躬履艱苦粟之載於舟者爲石十有一萬二十年正月
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
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
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
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察爾兵部尚
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
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承辦因不花往徵海運士

史緯

卷三百十八

七

誠託辭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六曰
鈔法鈔始於唐之飛錢宋之交會金之交鈔其法以物爲母
鈔爲子子母相權而行卽周官質劑之意也元初徵唐宋金
之法有行用鈔其制無可攷世祖中統元年始造交鈔以絲
爲本每銀五十兩易絲鈔一千兩諸物之直並從絲側是年
又造中統元寶鈔其文以十計者四曰一十文二十文三十
文五十文以百計者三曰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以貫計者
二曰一貫文二貫文每一貫同交鈔一兩二貫同白銀一兩
又以文綾織爲中統銀貨其時有五曰一兩二兩三兩五兩
十兩每一兩同白銀一兩而銀貨未及行五年詔各路平準

庫主平物貨使相依準不至低昂仍給鈔一萬二千錠以爲鈔本初鈔印用木爲板十三年鑄銅易之然元寶交鈔行之既久物重鈔輕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鈔自二貫至五文凡十有一等與中統鈔通行每一貫文當中統鈔五貫文依中統之初隨路設立官庫貿易金銀平準鈔法每花銀一兩入庫當至元鈔二貫出庫二貫五分赤金一兩入庫二十貫出庫二十貫五百文偽造鈔者處死首告者賞鈔五錠仍以犯人家產給之其法爲最善至大二年武宗以物重鈔輕改造至大銀鈔自二兩至二釐定爲一十三等每一兩準至元鈔五兩白銀一兩赤金一錢元之鈔法至是蓋三變矣大抵至元

史綱

卷三百十八

主

九貫增至一百五十貫
實則四倍
赤山鈔

其常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明年仁宗下詔以鼓鑄弗給與銀鈔皆廢不用專用至元中統鈔至正十一年詔置寶泉提舉司掌鼓鑄至正通寶錢印造交鈔令民間通用行之未久物價騰湧至踰十倍又值海內大亂軍儲供給實賜稿勞每日印造不可數計舟車裝載輻輳相接交料散滿人間無處無之昏軟者不復行用京師料鈔十錠不能易斗粟所在郡縣皆以物貨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弊情而國用由是遂乏矣七曰歲課山林川澤之產若金銀珠玉銅鐵水銀朱砂礬石鉛錫礬礬之類皆天地自然之利有國者之所必資也而或以病民者有之矣元興因土人

史綱

卷三百十八

古

鹽
法
考
卷
之
一

產之半有首告者於所籍之內以其半賞之行鹽各郡邑犯
界者減私鹽罪一等以其鹽之半沒官半賞告者然歲辦之
課難易不同有因自凝結而取者解池之類鹽也有煮海而
後成者河間山東兩淮兩浙福建等處之末鹽也唯四川之
鹽出于井淡者數百尺汲水煮之視他處為最難今各因其
所產之地言之大都之鹽太宗丙申年初於白陵港三又沽
大直沽等處置司設熬煎每引有工本錢世祖至元八年
以大都民戶多食私鹽虧國課因驗口給以食鹽十九年令
于大都置局賣引鹽商買引赴各場關鹽發賣每歲電戶工
本官臺遣官逐季分給之大德元年罷大都鹽運司併入河

史

卷三百十八

五

開元統二年御史言竊觀京畿居民繁盛日用之中鹽不可
闕大德中因商販把捏行市民食貴鹽乃置局設官賣之中
統鈔一貫買鹽四斤八兩後雖倍其價猶敷民用及泰定間
因所任局官不得其人在上者失於鈐束致有短少之弊於
是巨商趨利者營屬當道以局官侵盜為由輒奏罷之復縱
民販賣自是鈔一貫僅買鹽一斤無籍之徒私相犯界煎賣
獨受其利官課為所侵礙而民食貴鹽益甚貧者多不得食
甚不副朝廷恤民之意如朝廷仍舊設局官為發賣庶課不
虧而民受賜矣戶部言權鹽之法本以裕國而便民始自大
德中罷大都運司令河間運司兼辦每歲兩存鹽數散之米

舖從其發賣舊因官商專利遂于南北二城設局凡十有五
處官為賣之當時立法嚴明民甚便益泰定二年因局官糾
舛人等多有侵盜之弊復從民販賣而罷所置之局未及數
載有司屢言富商高擡價直之害運司所言綱船作弊蓋因
立法不嚴失於閘防所致且各處俱有官設鹽舖與商賈販
賣並無窒礙豈有京城之內乃準罷官賣之局宜准大都路
所中依舊制於南北二城置局十有五處每局日賣十引設
賣鹽官二員以歲一周為滿每中統鈔一貫買鹽二斤四兩
每今淮民上其申及權衡不得其平凡買鹽過十貫者禁之
如滿歲及七定分數者減界升用之其合賣鹽數令河間

史

卷三百十八

六

轉運司分為四季起赴京獻用官定法物兩平稱收分給各
局其所賣價鈔遂旬起解委本部官輪次提調之仍委官巡
視如有豪強兼利之徒頻買局鹽增價轉賣於外者從提調
巡督官痛治之仍令運司嚴督押運之人設法防禁毋致綱
船人等作弊其客商鹽貨從便相奉發賣詔如所擬行之至
正三年監察御史王思誠等言京師自設官賣鹽迄今十年
法久弊生在船則有侵盜濫溺之患入局則有和雜灰土之
欺名曰一貫二斤四兩實不得一斤之上其潔淨不雜而斤
兩足者惟上司提調數處耳又常白鹽一千五百引用船五
十艘每歲以四月起運官鹽二萬引用船五十艘每歲以七

一本實錄
後耳北漢
齊食貨志
何曾等錄

川起運而運司所建之人，擅作威福，南抵臨清，北自通州，所至以索截河道，舟楫往來，無不被擾，名為和催，實乃強奪。一歲之中，千里之內，凡富商巨賈之載米粟者，連官貴人之載家室者，一槩遮截，得重賄而放行，所拘留者，皆貧弱無力之人耳。其舟小而不固，滲漏侵盜，弊病多端，既達京廩，又不得依時交收，淹延歲月，困守無聊，鬻妻孥，質舟楫者，往往有之。此客船所以狼顧不前，使京師百物湧貴者，實由於此。竊計官鹽，每引每引腳價，中統鈔七貫，總為鈔三千錠，而十五局官典俸給，以一歲計之，又五百七十六錠，其就支貨房之資，短腳之價，席草諸物，又在外焉。當時置局設官，但為民食

史籍

卷三十八

七

余在陝西
所見如是
今不知如
何矣

鹽四十斤，至元二年，立山東轉運司，辦課銀四千六百錠，一十九兩，六年，增歲辦鹽為七萬一千九百九十八引，自是每歲增之，十二年，歲辦鹽一十四萬七千四百八十七引，十八年，又增為一十六萬五千四百八十七引，二十八年，歲辦鹽二十七萬一千七百四十二引，至大元年之後，歲辦正餘鹽為二十一萬引，河東之鹽，由解州鹽池，池方一百二十里，每歲五月，場官伺池鹽生，結令夫搬搬鹽花，其法必值元陽池，鹽方就，或遇陰雨，則不能成矣，每鹽四十斤，得銀一兩，憲宗時，歲辦鹽一萬五千引，辦課銀三千錠，世祖中統五年，以太原民戶自煎小鹽，辦課為二百五十錠，至元四年，立轉運司，十年，令撈鹽戶，每丁撈鹽一石，給工價鈔五錢，歲辦鹽六萬四千引，計中統鈔一萬二千五百二十錠，大德十一年，增歲額為八萬二千引，至大元年，增為一十萬二千引，延祐三年，以池為兩所，止辦課鈔八萬二千餘錠，於是晉寧陝西之民，改食常仁紅鹽，懷孟河南之民，改食滄鹽，六年，實撈鹽一十八萬四千五百引，天曆二年，辦課鈔三十九萬五千三百九十五錠，陝西之鹽，至元二年，監察御史帖木兒不花言，陝西各州縣戶口，額辦鹽課，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差入分道資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有無，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散於

史籍

卷三十八

大

民戶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戶該辦課二十萬三千六百一十四錠於內羣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元瓊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因關陝早饑民多流亡至順三年鹽課十分准免四分于今三載尚有虧負蓋戶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有復業者家產已空調來歲順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為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槩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引收價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下安能措書難終歲之糧不酬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皆不能禁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

史綱

卷三百十八

五

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令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攤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於風韋紅之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槩均攤解鹽之課令食韋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戶部議選官前赴陝西與行省及河東運司官講究是否俱稱當從所言限以黃河為界令陝西之民從便食用韋紅二鹽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見納乾課辦鈔七萬錠運司不須散引如此則民不受害而課以無虧獨運司同知郝中順

史綱

卷三百十八

五

言運司每歲辦課四十五萬錠陝西該辦二十萬錠今止認七萬錠餘十三萬錠從何處擬辦議不合而散本省檢照運司逐年申報文冊陝西止辦七萬二千六十餘錠中順遂稱疾不出訖無定論戶部復議以涇州白家河為界聽民食用仍嚴行禁約毋致韋紅二鹽犯境侵課從之四川之鹽為場凡一十有三為井凡九十有五至元二年立鹽運司三十二年煎鹽一萬四百五十一引二十六年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引天曆二年辦鹽二萬八千九百一十引遼陽之鹽太宗始命北京路徵收課稅所以大鹽泊硬鹽立隨車隨引載鹽之法每鹽一石價銀七錢半帶納匠人米五升歲辦課白布

中順遂稱

二千匹。至元二十四年，濠州四處鹽課，舊納羊一千者，亦令如例輸鈔。延祐二年，歲辦課鈔，每兩率加五焉。兩淮之鹽，至元十三年，命提舉馬里范張依朱舊例辦課，每引重三百斤，其價爲中統鈔八兩十四錢。立兩淮都轉運使司，每引改爲四百斤。十六年，額辦五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三引十八錢，增爲八十萬引。天曆二年，額辦正餘鹽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至元六年，運使王正春言：自世祖至元十四年，初立運司，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徵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千五百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通勒僉戶，加其斛面，以通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改法立倉，設綱倍運，撥袋支發。

史稿

卷三百十八

主

以革前弊。本司行鹽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江、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間，煎添正額餘鹽三十萬引，通九十五萬七千五百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不下三四十萬餘引，積壅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順四年，運使韓大言：歲賣額鹽，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僱船脚力，每引運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以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己物，恣爲侵盜，弊病多端。及事敗到官，雖嚴加懲治，莫能禁止。其所盜鹽，不過折其舊船以償而已。安能如數徵之？是以裏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典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

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受其害。竊照揚州、東關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閑之地，乞聽鹽商自行賃買基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到橋貯置倉內，俟依次通放。臨期用舡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爲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從之。兩湖之鹽，至元十四年，立運司，歲辦九萬二千一百四十八引，每引分作二袋，每袋依朱十八界會子折中統鈔九兩十八錢，增至二十一萬八千五百六十二引。十九年，每引於舊價之上增鈔四貫。二十一年，置常平局，以平民間鹽價。二十二年，增歲辦爲四十五萬引。延祐六年，歲辦五十萬引。至元五年，運司言：本司自至元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

史稿

卷三百十八

主

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爲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六十一、一百。今則爲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改法立倉，綱官押舡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商就倉支鹽，始則爲便，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唯務掠克。况兩浙風土不比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民多，食之者衆，可以辦集。本司地界若江、杭、海、煎鹽亭、龜

散漫海隅，行鹽之地，東河則與兩淮鄰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侵礙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累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丞，管勾典史，管領鹽戶丁夫，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縱值陰雨，束手待斃，貧窮小戶，餘無生理，衣食所資，全藉工本，稍存抵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體其勞，又復差充他役，各場元發鹽戶一萬七十有餘，後因水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十有餘，即今未蒙餉補，所據拋下額鹽，唯勒見戶包煎，若不早為餉補，優加存恤，將來必至損見戶而虧大課一也。又如所設三十五綱監運綱司，專掌召募船戶，照依隨

史籍

卷三百十八

五

場日煎月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引元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自二月至於十月，河凍之時，以遲足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屬鹽場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為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賣，雜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既受賄，不加辨秤盤，又不加法，加以日久消折，袋法不均，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給，既免綱運俸給水腳之費，又鹽法一新二也。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餘

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而計之，為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賣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年督勸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眾，兼以頻江並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於防禦，所以各倉停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降定制，以憑遵守，賞罰既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致廢弛三也。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雖佳，引不拘納，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

史籍

卷三百十八

五

勘拘枝，其情善者賣過官鹽之後，即將引目投之鄉胥，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為憑，與販私鹽，如將有司官吏明定罪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影射私鹽四也。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置部轄，掌收各綱船戶運到鹽袋，貯頓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有定制，比年以來，各倉官擅肆其貪欲，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倉官與監運人等，為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引，新舊相並，充溢廊廡，不能支發，走鹵消折，雖係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

實恐年復一年，為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脚力，就場支裝，庶免停積五也。五者之中，各倉停積最為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儘賣二年，尚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宜更張法制，惠濟黎元。大課無虧，見住煎鹽三萬引。請照詳焉。至正二年，中書右丞相脫脫奏：兩湖食鹽害民為甚，合依世祖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直隸運司如巡客商販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裝法，批驗引日。運司官常行體究。將兩浙額鹽，革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從之。福建之鹽，至元六年，運司申本司歲辦額課十有三萬九引。今查勘得海口等七場，至元四年，積下附餘增辦等鹽十萬一千九百六十二引。既有積價附餘鹽數，據至元五年額鹽，擬合照依天曆元年住煎正額五萬引，不給工本，將止項餘鹽五萬，准作正額。省官本鈔二萬錠，免至亭民重困。本年止辦額鹽八萬九引。計鹽十有三萬九引，有奇。通行發賣，辦納正課，除附餘鹽五萬餘引。預支下年軍民食鹽，實為官民便益。戶部如所擬行之。至正元年，詔福建係賣食鹽病民，為其行省監察御史廉訪司公同講究。二年，江湖行省左丞與行臺監察御史福建廉訪司官及運使講究得食鹽不便。

其日有三：一曰餘鹽三萬引，難同正額，擬合除免。二曰鹽額太重，比依廣海例，止收價二錠。三曰住罷食鹽，並令客商通行。福建鹽課，始自至元十三年，見在鹽六千五百五十五引。每引鈔九貫。二十年，煎賣鹽五萬四千二百引，每引鈔十四貫。二十五年，增為一錠三十一一年，始立鹽運司，增鹽額為七萬引。元貞二年，每引增價十五貫。大德十年，增鹽額為十萬引。至大元年，各場煎出餘鹽三萬引。四年，定額為十三萬引。增價鈔為一錠。延祐元年，又增為三錠。運司又從權收法，建延汀邵仍舊客商販販，而福興漳泉四路，俗配民食，流害迄今三十餘年。本道山多田少，土瘠民貧，民不加多。鹽額增重，八路秋糧，每歲止二十七萬八千九百餘石。夏稅不過一萬二千五百餘錠。而鹽課十三萬引，該鈔三十九萬錠。民力日敝，每遇催徵，貧者賣妻鬻子，以輸課。至無可規措，往往遷移他方。近年漳寇擾攘，皆由於此。運司耳聞目見，蓋由職專，既辦惡無所施。如罷餘鹽三萬引，革去散賣食鹽之弊，聽從客商入路通行發賣，誠為官民兩便。戶部議將餘鹽三萬引減免，就派食鹽住罷，其減正額鹽價，與廣海事例不同。從之。廣東之鹽，至元二十三年，併廣東鹽司及市舶提舉司為廣東鹽課市舶提舉司。每歲辦鹽一萬一千七百二十五引。大德四年，增至正餘鹽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二引。十年，又增三萬引。十

一年三萬五千五百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歲煎鹽五萬五百引五年又增至五萬五千五百引引廣海之鹽至元十三年初立廣海鹽課提舉司辦鹽二萬四千引三十年又立廣西石康鹽課提舉司大德十年增一萬一千引至大元年又增餘鹽一萬五千引延祐二年正餘鹽通為五萬一百六十五引凡天下一歲總辦之數唯天曆為可成總鹽二百五十六萬四千餘引鹽課鈔總七百六十六萬一千餘錠九日茶法權茶始於唐德宗至宋遂為國賦額與鹽等矣元之茶課由約而博大率因宋之舊而不為制世祖至元五年用運使白賡言權成都茶於京兆鞏昌置局

史籍

卷三百十八

支

登賣私自採賣者其罪與私鹽法同十二年既平宋用左丞呂文煥言權江西茶以宋會五十貫準中統鈔一貫十三年定長引短引之法以三分取一長引每引計茶一百二十斤收鈔五錢四分二釐八毫短引計茶九十斤收鈔四錢二分八毫是歲徵一千二百餘錠十四年取三分之一半增至二千三百餘錠十五年又增至六千六百餘錠十七年置權茶都轉運司于江州總江淮荆湖福建之稅遂除長引專用短引每引收鈔二兩四錢五分草茶每引收鈔二兩二錢四分十八年增額至二萬四千錠十九年以江南茶課官為置局令客員引通行買賣歲終增二萬錠二十一年廉運使言各處

食茶課程抑配於民非便於是革之而以其所革之數於正課每引增一兩五分通為三兩五錢二十三年又以李起南言增為五貫是年徵四萬錠二十五年改立江西等處都轉運司二十六年丞相桑哥增引稅為一十貫三十年又改江南茶法凡管茶提舉司一十六所罷其課少者五所併入附近提舉司每茶商貨茶必令賣引無引者與私茶同引之外又有茶山以給賣零茶者初每山茶九斤收鈔一兩至是白三斤至十斤分為十等每引收鈔一錢元貞元年有獻利者言舊法江南茶商至江北者又稅之其在江南賣者亦宜更稅如江北之制於是復增江南課三千錠而弗稅是年元

史籍

卷三百十八

支

徵八萬三千錠至大二年以龍興瑞州為皇太后湯沐邑其課入做政院四年增額至十七萬一千一百三十一錠皇慶二年更定江南茶法又增至一十九萬二千八百六十六錠延祐五年用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增引添課之法每引增稅為一十二兩五錢通辦鈔二十五萬錠七年遂增至二十八萬九千二百一十一錠天曆二年始罷權司歸諸州縣其歲征之數與延祐同至元二年江西湖廣兩行省以茶運司同知萬家開言添印茶山事春呈中書省云本司歲辦額課內茶引一百萬張每引十二兩五錢共為鈔二十五萬錠未茶自有官印筒袋關防其零斤草茶抽帖每年印造一千

二百八萬五千一百八十九斤該鈔三萬九千八十餘錠茶引一張照茶九十斤客商與販其小民買食及江南產茶去處零斤採買皆須由帖爲照者首發賣茶山至於夏秋茶由盡絕民間關用以此考之茶由數少課輕便於民用而不敷茶引課重數多止於商旅與販年終尚有停開未賣者每歲合印茶由以十分爲率量添二分計二百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十八斤依引日內每斤收鈔一錢三分有奇計增鈔七千二百六十九錠七兩減去引日二萬九千七十六張庶幾引不停開茶無私積戶部議茶引便於商販而山場小民全憑茶由如於茶山量出二分有奇積出零鈔官課無虧而便於民

史報 卷三百十八

元

合准所擬行之至正二年李宏言國家既於江州設立權茶都轉運司仍於各路出茶之地設立提舉司七處專任散撥賣引每至十二月初運司差人勾集各處提舉司官吏關領次年據引旬月之間司官不能備聚運司吏貼需求滿志方給付據引此時春月已過方欲點對給散又有分司官吏到各處驗戶散據賣引每引十張除正納官課一百二十五兩外又取中統鈔二十五兩名爲搭頭事例錢以爲分司官吏饋饌之資提舉司雖以權茶爲名其實不能專散據賣引之任不過爲運司官吏營辦資財而已提舉司既見分司官吏所爲若是亦復做效遷延及茶戶得據還家已及五六月矣

中間又存舊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戶清乏爲名轉賣與新興之戶每據又多取中統鈔二十五兩上下分派各爲已私不知此等之錢自何而出其爲茶戶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據在手碾磨方與吏卒踵門催併初限不知茶未發賣何從得錢間有充裕之家必須別行措辦其力薄者例被拘監無非與鬻家私以應官限及終限不能足備上司緊併重複勾追若楚此皆由運司給引之遲分司苛取之過茶戶本圖求利反受其害日見清乏運司情實堪憫今若每歲正月運司盡將據引給付提舉司隨時派散無得停置在庫多收分例妨誤運茶時月如有過期肅政廉訪司糾治庶茶司革貪黷之

史報 卷三百十八

辛

風茶戶免損乏之害戶部擬如所言行之他如范殿帥茶西番大藥茶建寧勝茶無從知其始末故不著十日酒醋課十有一日商稅十有二日市舶十有三日額外課十有四日歲賜十有五日常平義倉十有六日常平義倉十有七日惠民藥局十有八日市糴和糴自唐始所以備邊庭軍需也其弊至於害民者蓋有之矣元和糴之名有二日市糴糴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邊庭軍不乏食京師馬不乏芻而民亦用以不困其爲法不亦善乎鹽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畿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

折草一束重一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六十有九日賑恤。救荒之政莫大于賑恤。元賑恤之名有二。曰蠲免。者免其差稅。卽周官大司徒所謂薄征者也。曰賑貸者。給以米粟。卽周官大司徒所謂散利者也。然蠲免有以恩免者。有以災免者。賑貸有以賑寡孤獨而賑者。有以水旱疫癘而賑者。有以京師人物繁盛而無虞賑者。若夫納粟補官之令。亦救荒之一策也。爲制各不同。並見其仁厚之意。云京師賑糶之制。至元二十二年。於京城南城設鋪各三所。分遣官吏發海運之糧。減其市直以賑糶焉。凡白米每石減鈔五兩。南糧米減鈔三兩。歲以爲常。成宗益廣世祖之制。設肆三十所。

史綱卷三百十九

三

每年糶四十餘萬石。至大元年。增兩城米肆。每年所糶至五十餘萬石。成宗大德五年。始行紅貼糧法。初賑糶糧多爲豪強嗜利之徒。用計巧取弗周。及貧民。於是令有司籍兩京貧乏戶口之數。置半印號簿之貼。書其姓名口數。逐月對貼。以給大口三斗。小口半斗之其價視賑糶之直三分常減其一。與賑糶並行。每年糶米二十餘萬石。間月有加焉。其愛民之仁於此亦可見矣。

史綱卷三百十九

元史八

志

兵

元之有國。張其朔漢。初有蒙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家寡盡。合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關下馬則屯聚牧養。我幼稍長。皆爲漸丁軍。既平中原。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軍。乙戶出一人。丁戶軍合二三千而出一人。日正軍戶。除爲貼軍戶。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或以丁論。二十丁出一卒。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

史綱卷三百十九

一

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則更籍其實。病死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額得未軍。就新附軍。又有遼東之亂。軍契什旦女直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皆不出戍他方。蓋鄉兵也。



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答剌罕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得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知之今典籍可考者宿衛鎮戍馬政屯田諸常事而已始太祖太宗征討之際於隨路取發并攻破州縣招收鉄木金火等匠充砲手管領出征壬子年俱作砲手附籍除正軍當役外其餘戶與民一體當差至元四年以正戶出征煩難取元充砲手民戶津貼其間有能與不能者分揀之十二年來州酒稅官王貞言國家討平楚宋弔伐爲事何嘗以斷利爲心彼小人貪圖貨利作乾討虜名目侵掠彼地所得人口悉皆貨賣勝則無益朝廷敗則責爲尋國其招討司所收乾討虜人可悉罷之第其高下籍爲正軍命各萬戶管領征進一則得其實用二則正王師弔伐之名從之十四年詔上都降與西京北京四路編民捕獵等戶倉選丁壯軍二千人防守上都中書省議從各路答剌二十五戶內取軍一名選善騎射者充官給行資中統鈔一定樞密院議諸軍官在軍捕者除百姓總把權準軍役其元帥招討萬戶總管千戶俱各再當正軍一名初宋多招納北地蒙古人馬通事軍遇之甚厚每戰皆列於前行頗効死力及宋亡無所歸朝議欲編入版籍未暇也人人疑懼皆不自安十六年昂吉兒請招集

刺之行伍以備征伐從之十月壽州等處招討使李鐵哥言使功不如使過請召募有罪亡命之人充軍始南宋未平時蒙古諸色人等因得罪皆亡命往依焉今已平定尚逃匿林藪若釋其罪而用之必能効力無不一當十者矣舊例丁力強者充軍弱者出錢故有正軍貼戶之籍行之既久而強者弱弱者強籍亦如故其同戶異居者私立年期以相更代故有老稚不免從軍而強壯家居者至二十二年華焉宿衛者天子之禁兵也元制宿衛諸軍在內而鎮戍諸軍在外內外相維以利輕重之勢亦一代之良法也方太祖時以博余忽等爲四怯薛領怯薛乃分番宿衛及世祖時又設五衛以象五方始有侍衛親軍之屬置都指揮使以領之其後增置改易於是禁兵之設殆不止於前矣夫屬囊鞬列宮禁宿衛之事也而其用非一端用之於大朝會則謂之圍宿軍用之於大祭祀則謂之儀仗軍車駕巡幸用之則曰扈從軍守護帑藏用之則曰看守軍或暮夜以之警非常則爲巡邏軍或歲潛以之查彈壓則爲鎮遏軍總之爲宿衛焉太祖功臣博余忽博尔木木華黎赤老溫四人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每三日而一更中西戌日博尔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博尔忽死無後太祖命別速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自領之也可者言天子自

領之也。亥子丑日博余未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本華
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赤
老溫無後其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凡怯薛長之子孫或天
子所親信或宰相所薦舉或次序所當爲卽襲其職以享環
衛雖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遂擢爲一品官而四怯薛之
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也。其他預怯薛之職
而居禁近者分司冠服弓矢食飲文史車馬廬帳府庫醫藥
卜祝之事悉世守之雖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歸
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孫無改非其親信不得預也
且名類不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分番更直

史卷三十九

四

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於怯薛之長若失宿衛之士則謂之
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爲萬四
千人揆之古制循天子之禁軍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
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爲尤親
信者也。然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幹耳榮其宿衛未嘗廢故
一朝有一朝之怯薛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以億萬計國
家之費每敝於此。仁宗延祐六年知樞密院事塔失鐵木兒
言諸漢人不得點圍宿軍士圖籍雖御史亦不得預知軍數
此國制也。比者領圍宿官言中書命司計李處恭巡視守倉
庫軍卒有曠役者則罪之以懲其後使無怠而已。而李司計

擅取軍數筆士卒在法爲過宜中書與樞密道人案驗以聞
制可元初以武功定天下四方鎮戍之兵亦重矣然自其始
而觀之則太祖太宗相繼平西域中原攻取之際屯兵無定
向其制蓋不可考也。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
徼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
列大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
及新附等軍戍焉蓋世祖宏規遠畧二三大臣達兵機之要
審地理之宜足以貽謀於後世其後江南三行省皆以選調
戍兵爲言當時莫敢變其法者誠以祖宗成憲不易於更變
也。卒之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於

史卷三十九

五

不可爲夫豈其制之不善哉蓋法久必弊古今之勢然也。泰
定四年河南行省言所轄之地東連淮海南限大江北抵黃
河西接關陝洞蠻草賊出沒爲害本省兵馬俱在瀕海沿江
安置遠者二千近者一千餘里乞以砲手弩軍兩翼移於汴
梁并各萬戶府摘軍五千名設萬戶府隨省鎮遏樞密院議
自至元十九年世祖命知地理省院官共議於瀕海沿江六
十三處安置軍馬時汴梁未嘗置軍揚州衝要重地置五翼
軍馬并砲手弩軍今親王脫歡鎮揚州提調四省軍馬此
軍不宜更動設若河南省果用軍則不塔刺吉所管四萬戶
蒙古軍其三萬戶在黃河之南河南省之西一萬戶在河南

省之南。脫明官所管五萬戶蒙古軍。俱在黃河之北。河南省東北。阿剌鐵木兒安童。兩侍衛蒙古軍。在河南省之北。共十一衛。翼蒙古軍馬。俱在河南省。周圍屯駐。又本省所轄十九翼軍馬。俱在河南省之南。汾江置列果。用兵。即馳奏於諸軍馬內調發從之。

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古未之有。蓋其沙漠萬里。牧養蕃息太僕之馬。殆不可以數計。亦一代之盛哉。世祖中統四年。設羣牧所。立太僕寺。隸中書省。典掌御位下大幹耳。奈馬其牧地。東越姚羅。北踰火里。禿麻。西至甘肅。南暨雲南。凡一十四處。自上都大都。以至玉你伯牙折連怯。

史集卷三十九

六

呆兒。周廻萬里。無非牧地。馬之羣。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號大印子馬。其印有兵古。貶古。濶卜川。月思古。幹樂等名。牧人曰哈赤哈刺。亦有千戶百戶。父子相承。自夏及冬。隨地之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朝廷歲以九月十月遣寺官馳驛閱視。較其多寡。有所產駒。即烙印取勘。收除見在數目。造蒙古同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蓋不可知也。凡病死者三。則令牧人償大牝馬一二。則償二。歲馬一一。則償牝羊一。其無馬者。以羊。駝牛折納太廟祀事。暨諸寺影堂用乳酪。則供牝馬。駕仗及宮人出入。則供尚乘馬。車駕行幸上都。太僕卿以下皆從。先驅馬出建德門外。取其肥可取乳者。以

行於其廐。瘦不堪者。遷於羣。自天子以及諸王百官。各以脫羅。置撤帳。為取乳室。車駕還京。師太僕卿先期追使。徵馬五十。阻都來京。師阻都者。承乳車之名也。既至。俾哈赤哈刺赤之在朝為卿士大夫者。親秣飼之。日釀黑馬乳。以奉玉食。謂之細乳。每阻都牝馬四十。每牝馬一。官給芻一束。菽八升。駒一。給芻一束。菽五升。菽貴。則其半。以小稻充之。自諸王百官而下。亦有馬乳之供。阻都如前之數。而馬減四之一。謂之粗乳。芻粟要旬。取給於度支寺。官亦以旬詣阻都。閱肥瘠。又自世祖而下。山陵各有阻都。取馬乳以供祀事。號金陵擠馬。越五年。盡以予守山陵使者。

史集卷三十九

北

古者寓兵於農。漢魏而下。始置屯田。為守邊之計。有國者善用其法。亦養兵息民之要道也。國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既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為慮甚詳密矣。大抵芍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營為之。亦未嘗遺其利焉。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實赤蓋。廣人也。捕獵有戶使之

致鮮食以薦宗廟俱大庖而齒革毛羽又足以備用此殆不可闕焉者也然地有禁取有時違者罪之冬春之交天子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游豫之度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皆有司存而追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李蘭奚運俗僧道與凡曠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爲之其差發除納地稅出軍宣課外並免其雜泛差役焉

驛傳之制有府寺有符節有次舍有供頓驛傳之在漢地者其部領之在北地者皆以通政院郡邑之都會道路之要衝則役脫脫木孫之官以檢使客防奸非驛各有主者以典其事使者衙察命以出或急據不能待有司文移則典瑞院徑

史錄 卷三十九

自御前出金字關符付之即佩以行次有銀字者以常事遣則省部給御寶聖旨水行者給船制驛中有堂有室有庖湍兩驛相距道修則道半別置官舍以憩號遞驛使者宿驛中則給米酒酒各一升麪泊肉各一斤日全食不宿而過者給半餘冬之歲夏之水而之具備焉僕從與米不給馬少者或給驢關廐或代以牛水行舟山行轎倦者給臥轎綱運以車馬直險則丁夫負荷遶海冬月以大曳小輿載使者行水上其馬舟車之數視官崇卑事大小爲多寡民之役驛中者復其地四頃不輸租出馬供使客馬死買補之有正馬副馬或久而貧不能爲役則取可者代之使者杜道行杖館人擇

善馬養重不勝載非警急而疾馳馬致斃者皆有罪此又其事之大槩也進奏之即在京師者曰會同館而綱運則並陸運提舉司云

刑法

自古有天下者雖聖帝明王不能去刑法以爲治是故道之以德義而民弗從則必律之以法法復違焉則刑辟之施誠有不得已者是以先王制刑非以立威乃所以輔治也故書曰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典獄後世專務贖刑任法以爲治者無乃昧於本末輕重之義乎歷代得失考諸史可見已元與其初未行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

史錄 卷三十九

世祖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號曰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自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盜賊既決而又鋸之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江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

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固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二三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大德間。王約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君臣唯知輕典之爲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譴行私。而兇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

卷一百一十九

十

事或恣意縱囚以傳其奸宄俾善良者嗜啜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乎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易故曰
於下也

史緯卷三百二十

元史九

表

諸王

元興宗空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額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
觀之義者亦優且渥矣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爲
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曰金印獸
紐金印螭紐金印駝紐金鑲銀印駝紐金鑲銀印龜紐銀印
龜紐凡六等

八七

大業

卷一百一十一

1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大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勲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廟成號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焉是又不可不知也作諸公主表

唐宗拖雷太祖第四子也。方太祖崩時，太宗謂霍博之地，國事無所屬，拖雷實身任之。太宗還京即位，明年伐金，命拖雷帥師以從，破天城堡，拔蒲城縣，遂渡河攻鳳翔。明年，破洛陽，河中諸城。太宗大會諸侯王曰：「金我敵也，諸君寧有計乎？」拖雷進曰：「臣有愚計，非眾可聞。」太宗屏左右，問之。其言秘，人莫知也。降人李昌國言金主遷汴，所恃者黃河潼關之險耳。

二計若出賣雞入漢中，不一月可達唐鄧。金人聞之，寧不謂我師從天而下乎？拖雷言於太宗，太宗大喜，遂大發兵。太宗以中軍自碗子城南下，渡河，山洛陽進，幹陳那顏以左軍由濟南進，拖雷總右軍，自鳳翔過寶雞，入小潼關，涉宋人之境，沿漢水而下。期以明年春會於汴，遣棚不罕請宋假道，且約合兵。宋殺之。拖雷大怒曰：「彼遣荷夢玉來通好，遽自食言乎？」乃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進襲四州，陷開州，過南部而還，遂由金州取房州，前鋒三千人破金兵十餘萬於武當山。趨均州，乘騎浮渡漢水，造變曲，望馳白。太宗請合兵，拖雷既渡，漢金大將合達屯兵二十餘萬於鄧州之西，據隘待之。拖雷

屯兵二十餘萬，退係鄧州何也。

兵不滿四萬，乃悉留輜重，輕騎以進。及金人戰於禹山，佯北以誘之。金人不動，拖雷舉火夜行，合達退保鄧州，攻之三日不下，遂北行。命札剌以三千騎為殿，明旦大霧迷道，為金人所襲，殺傷相當。合達知拖雷已退，率步騎十五萬蹣其後。拖雷按兵，遣其將忽都忽誘之，日暮令軍中曰：「毋令彼得休息，宜夜鼓譟以擾之。」太宗亦渡河，遣親王日溫不花將萬騎來會。天大雨雪，金兵俱凍，無人色。拖雷欲擊之，諸將請俟太宗至。拖雷曰：「機不可失，彼脫入城，未易圖也。」吾乃以敵遺君父乎，遂奮擊於三峯山，大破之，追奔數十里，資仗委積，金之精銳盡於此矣。餘眾走睢州，伏起又敗之。合達走釣州，僅遺

數百騎，蒲阿走汴，至望京橋禽之。太宗至，按行戰地，謂拖雷曰：「徵汝不能致此捷也。」攻釣州拔之，獲合達，攻許州又拔之，遂定河南諸郡。入真定，過中都，出北口，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疾甚，拖雷禱於天地，請以身代。太宗疾愈，拖雷從之北還。遇疾而薨，壽四十有日。子十二人，長憲宗，四則世祖也。憲宗立，追諡英武皇帝。

祿宗與金世祖嫡子也。中統三年，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至元七年，巡撫稱海，還京間，謂諸王札剌忽等曰：「吾屬遠有茲服，宜各言所守。」撒里蠻曰：「太祖有訓，欲治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伯顏曰：「皇上有訓，欺罔盜竊人之至惡。」

乃欲門則後雖出善言人終勿信一爲盜竊則事雖未覺心
常備備若捕者將至札刺忽曰我祖有訓長者稍淡者底言
長必極其杪淡必窺其底不可緩也王曰皇上有訓母持大
心大心一持事即繁敗吾所守也十年立爲皇太子詔立宮
師府設官屬以侍衛親軍萬人益肆東宮太子命王慶端重
士亨教以兵法時閱試焉所服校給爲濟所漬命重加染治
侍臣請更製之太子曰吾欲製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
宜棄之東宮香殿成工請鑿石爲池如曲水流觴故事太子
曰古有肉林酒池汝亦欲吾效之耶贊善王恂卒太子嗟悼
謂左右曰王贊善當言必言未嘗顧情隨事規正良多俾補

史

卷三十一

三

今鮮有其匹也中書啟以官僚何瑋奏議省事徐瑛爲左司
郎中瑋瑛入見太子曰汝等學孔子之道今始得行宜盡平
生所學力行之讀史見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
爲朱明服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若此又見齊和時止太子
食邪蒿謂言臣曰桑名邪蒿未必果邪雖食之豈遽使人不
正耶張九思曰古人設戒義固當爾詔割江西龍興路爲太
子分地江西行省以歲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獻太子怒曰
朝廷今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
糧難安能自奉乎盡却之二十年辟保定劉因至拜右贊
善大書言金章宗時有司論太學生廩費太多章宗謂養

出一范文正所憤顧登少哉其言甚善論德李謙爽谷之奇
進言曰殿下性風成方遵聖訓參決庶務如視善問安之
禮固無待於贊論至於軍民之利病政令之得失事關朝廷
責在臺院有非宮臣所宜言者獨有澄原固本保守成業殿
下所當蓄心臣等不容緘口者也敬陳十事其論正心云太
子之心天下之本也太子之心正則天心有所屬人心有所
繫矣唐太宗嘗言人主一心人臣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人主
少懈而受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殿下至尊之儲貳人求
自售者亦不爲少須常喚醒此心不爲物欲所撓固本澄原
莫切於此論瞻親云夫宗親爲王室之藩屏人主之所自衛

史

卷三十一

四

者也夫分既定尊卑懸殊必恩惠俯逮然後得盡其歡心宗
親之歡心得則遠近之歡心得矣右丞盧世榮以言利進太
子漢非之嘗曰財非天降安得歲取贏予恐生民膏血於此
竭也豈惟害民其實益國世榮果得罪天性高雅中外歸心
時世祖春秋高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請禪位於太子太子聞
之懼臺臣寢其奏而小人乘間言臺臣隱匿世祖怒甚太子
愈懼未幾薨年四十三成宗即位追諡文惠皇帝
顯宗甘麻剌裕宗長子也少育於世祖皇后日侍世祖未嘗
離左右至元中鎮北邊二十七年封梁王二十九年改封晉
王守太祖肇基之地世祖崩晉王奔赴上都諸王大臣咸在

顯宗以天
下宗族其
子終即帝
位

晉王曰昔皇祖命我鎮撫北方以衛社稷久歷邊事願服厥職母弟銀木耳仁孝立嗣大統於是成宗即位而晉王復歸藩如薨年四十五滿卿屬官審伯年老請以其子代之王曰惟天子所命其自守如此朝廷將重之英宗遇弒子嗣王也孫帖木兒即位追尊曰光聖皇帝文宗即位毀其廟室順宗答剌麻八剌祿宗第二子也至元二十二年祿宗薨答剌麻八剌以皇孫鍾愛兩宮優其出閣之禮二十八年始詔出鎮懷州未至以疾召還明年薨生武宗仁宗武宗即位追諡曰聖皇帝

后妃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世祖皇后弘吉刺氏忠武王接陳之女也生裕宗中統初立為皇后四怯薛官奏割京城外近地牧馬帝既允方以闕進后至帝前將諫先陽貴太保劉秉忠曰汝漢人聰明者言則帝聽汝何為不諫向初到時若以地牧馬則可今軍餉分業已定焉之可乎帝默然遂寢其事后嘗於太府監支辦用表裏各一帝曰此軍國所需非私家物何得支后自是率宮人親執女工拘諸舊弓絃練之舞為袖以為衣其尊容比後綽宣徽院羊腦皮置不用后含縫之為地後其勤儉無棄物類如此十三年平宋幼主朝於上都大宴聚歡甚唯后不樂帝曰今平江南自此不用甲兵汝獨不樂何耶后脫曰妾聞自

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子孫及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故物聚置殿庭上召后視之后偏視即去帝遣宦者問后何所欲后曰宋人貯蓄以遺其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何忍取此耶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為奏令回江南帝不允至三奏帝曰汝婦人無遠慮若使之南還或浮言一動必害其家非所以愛之也荷愛之時加存恤使之便安可也后益厚待之胡帽舊無前簷帝射日色炫目后益前簷帝大喜遂命為式又製一衣前有裳無袂後長倍於前無領袖綴以兩襟名曰比甲以便弓馬時皆倣之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十四年崩成宗即位追諡順聖

史記卷一百二十一

皇后

裕宗后弘吉刺氏生順宗成宗初世祖田獵道渴至一帳房見一女子掛駝非世祖從兒馬渾女子曰馬渾有之但我父母諸兄皆不在我女子難以與汝世祖欲去之女子又曰我獨居此汝自來自去於理不宜我父母即歸姑待之須臾果歸出馬渾飲世祖世祖既去歎息曰得此等女子為人家婦豈不美耶後與諸臣謀擇太子妃未有所定有一老臣嘗聞向者之言知其未嫁言於世祖世祖大喜納為太子妃后性孝謹世祖每稱為賢德媳婦侍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涸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進裕宗有病世祖往視見狀上

設織金臥褥。曰：我嘗以汝爲賢，何乃若此耶？后晚曰：常時不敢用，今爲太子病，恐有濕氣，故用之。成宗卽位，尊爲皇太后。后後院官受獻，酒川七百項，請於太后。太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况率上皆國家之有，我曷敢私之？命黜院官之受獻者。大德四年崩，謚曰裕聖。

成宗皇后伯岳吾氏，駙馬脫里思之女。元貞初，立爲皇后。成宗多疾，后居中用事，任相臣哈剌哈孫、大德之政人稱平允。京師創建萬寧寺，中塑秘密佛像，其形醜怪，后以手帕蒙其面，以過傳旨毀之。后嘗與成宗謀貶順完妃，與其子仁宗往懷州十一年，成宗崩時，武宗在北邊，后恐其報怨，命取安西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七

王阿難答失里來京師，謀立之。仁宗自懷州入清宮，禁誅安西王并構后以私通事，出居東安州。

順宗后弘吉剌氏，按陳曾孫女，順宗納爲妃，生武宗及仁宗。成宗不豫，皇后伯牙吾氏秉政，遣后及仁宗出居懷州。成宗崩時，武宗總兵北邊，左丞相答剌罕哈剌哈孫陰遣使報仁宗，與后奔還京師。后與仁宗入內哭，復出居舊邸，朝夕入奠。遣使迎武宗，武宗卽位，尊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仁宗卽位，加上尊號。英宗卽位，上尊號太皇太后。初，太后見明宗有英氣，而英宗柔懦，有意於明宗諸子，小以明宗立，必不利於已，遂擁立英宗。既卽位，太后來賀，英宗毅然見

與穆宗
名可乎

於色。后退曰：我不擬養如此兒孫，遂飲恨成疾。手治三年崩。后自正侍東朝，淵慈益甚。內則亦烈失八用事，外則幸臣失烈門紐隣等相送木帖兒，相率爲奸，以至簪尋平章張瑄等，討其切政，無所不至。及英宗立，羣倖皆伏誅。

順帝皇后弘吉剌氏，字羅帖木兒之女也。至元三年立爲皇后，生皇子真金，二歲而夭。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有寵，居西宮，帝希幸東內，后無幾微怨望。從帝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旨欲臨幸，后辭曰：昨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者三，竟拒不納。帝益賢之。帝嘗問后中政院所支錢糧，汝還記之否？后曰：妾常用則支，關防出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八

入各有司存，妾豈能盡記耶？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踰戶。國崩年四十二，奇氏見其所遺衣服，大笑曰：正官皇后何至服此等衣服。

皇后奇氏，高麗人，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家微，初爲宮女，主供茗飲，性穎慧，順帝寵幸之。皇后欽察氏驕妒，數辱之。欽察既遇害，帝欲立之，丞相伯顏爭不可，伯顏罷相，沙剌班請立爲第二皇后。居曲聖宮，無事則取女孝經史書訪問，歷代皇后之有賢行者，爲法四方貢獻，或有珍味輒先遣使覲太廟，然後敢食。至正十八年，京城大饑，后命官爲粥食，出銀於京都十一門置家，糗遺幣十餘萬，命僧建水陸大會度

快

之帝頗怠於政治。后與皇太子遽謀內禪。遣朴不花諭意丞相太平。太平不答。復召至宮。舉酒賜之。白申前說。太平依違而已。帝知之怒。兩月不見。朴不花被黜。后諷御史大夫佛家奴為之辨。明佛家奴謀再劾朴不花。后又劾御史劾佛家奴。責居潮河奇氏族。在高麗。怙勢驕橫。高麗王盡殺之。后謂皇太子曰。汝何不為我復仇。耶二十三年。立高麗王族人。置京師者為王。以奇氏之子三寶奴為元子。遣同知樞密院事崔帖木兒為丞相。用兵一萬。并招倭兵往納之。過鴨綠水。伏兵起。大敗。餘十七騎而還。后大慚。二十四年。李羅帖木兒稱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冀寧。李羅帖木兒懸監察御史武起宗言。

史籍

卷一百二十一

九

后侵撓國政。宜還后於外。帝不答。二十五年。遣矯制由於總管府四月。李羅帖木兒遁。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遣內侍定省亮持往冀寧。召太子。仍回幽所。后數納美女於李羅帖木兒。始還宮。李羅帖木兒死。召皇太子還京。師后令席擴帖木兒以兵擁皇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席擴帖木兒至京城三十里外。即遣軍還營。后弘吉利氏崩。中書省臣言。后宜正位中宮。帝不答。久之。乃授冊寶。二十八年。從帝北奔。

牙忽都

牙忽都。唐宗魯孫也。以功賜爵鎮遠王。成宗崩。安西王阿羅答與明理帖木兒竊望神器。牙忽都曰。世祖皇帝之嫡孫在。

帝器所當屬。安西藩王也。入繼非制。武宗即位。進封楚王。至大二年。叛。王察八兒來歸。宗親皆會。牙忽都進曰。太祖皇帝創平四方。惟南土未定。列聖嗣位。未遑統一。世祖皇帝混一四海。願謂宗室諸王。弗克同堂。而燕今陛下。洪福齊天。拔都罕之裔。首先附順。叛王察八兒。舉族來歸。人民境土。悉為一家。地大物衆。本不可恃。昔太祖有訓。世祖誦之。臣與有聞治。亂國者。宜以法齊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今請有以整飭之。則人知所勸懲。帝嘉納之。牙忽都卒。子脫列帖木兒嗣。延祐中。明宗西出。脫列帖木兒坐累徙西番。沒入其家。明宗即位。制曰。脫列帖木兒何罪。其轉徙籍沒。豈不以我故耶。可復故號。人民貨幣悉歸之。卒子燕帖木兒嗣。

史籍

卷一百二十一

十

特薛禪

特薛禪。姓弘吉剌氏。世居湖濱。本名特因。從太祖起兵有功。賜名薛禪。故諡曰特薛禪。女為太祖皇后。子按陳。從太祖征伐。凡三十二戰。平西夏。降瀛關。道取回紇。尋斯干城有功。賜號國舅。封河西王。統其國。族諡弘吉剌氏。生女。世以為后。生男。世尚公主。每歲四時。孟月。聽讀詔旨。賜所俘獲軍民五千二百。授萬戶。以領之。按陳卒。追封濟寧王。諡忠武。子幹陳。尚睿宗女。卒。弟納陳襲萬戶。阿里不哥叛。納陳與其黨八兒哈斯。首為叛卒。子幹羅陳襲尚完澤公主。公主薨。繼而襲加。

真公主薨無子弟帖木兒襲乃顏叛從帝親征以功封濟寧
郡王諸王哈丹禿魯干叛與王達帖木兒率兵討之盡滅其
衆卒二子長曰瑪阿不刺次日桑哥不刺皆幼以其弟蠻子
才郎兵討叛王海都焉哇方約戰行伍未定單騎突入陣中
往復數四敵兵亂一戰大捷時武宗統大軍鎮朔方命蠻子
台總領蒙古軍民官輔武宗以遏北方囊加真公主薨繼尚
裕宗女喃哥不刺公主蠻子台卒瑪阿不刺襲尚祥哥刺吉
公主封魯王卒子阿里嘉室利瑪阿不刺襲封魯王尚朵兒
只班公主卒桑哥不刺自幼養於幹可珍公主所後襲統其

本部民四百戶尚普納公主封魯王卒此皆以駙馬襲封王
爵者也唆兒火都亦按陳之子以從征功太祖加左丞相爲
千戶其子阿哈駙馬襲父官按陳之弟哥其後都羅兒封懿
國公脫隣按陳裔孫也世祖授千戶孫買住罕尚拜答沙公
主卒弟孛羅帖木兒嗣封毓德王卒買住罕孫阿失襲丑漢
按陳次子必哥之裔孫尚台忽魯都公主封安遠王按陳之
孫納合尚唆兒哈罕公主火忽之孫不只花尚幹可眞公主
特薛禪諸孫脫羅禾尚不魯罕公主繼尚湖湖倫公主此皆
尚公主爲駙馬者也凡其女之爲后者自太祖皇后以降憲
宗皇后及后妹皆按陳從孫忙哥陳之女世祖皇后按陳之

女其妃按陳孫脫隣之女繼守正官者納陳孫仙童之女成
宗之后幹羅陳之女順宗皇后按陳孫渾都帖木兒之女武
宗皇后脫隣子達不刺之女其妃按陳從孫哈兒只之女泰
定皇后按陳孫幹哥察兒之女其二妃皆脫隣孫買住罕之
女文宗皇后瑪阿不刺之女此則弘吉刺氏之爲后妃者也
初弘吉刺氏族居於也里古納河之地太祖詔分賜按陳等
農土農土經界也至元七年幹羅陳及其妃囊加真公主請
曰本藩所受農土在上都東北三百里答兒海子實駐夏之
地請建城邑以居帝從之名其地爲應昌路元貞元年濟寧
王蠻子台與公主請於帝以應昌路東七百里駐冬之地創
建城邑從之名其城爲全寧路弘吉刺分邑任其陪臣爲達
魯花赤有濟寧路及濟寧單三州鉅野鄆城金鄉虞城碭山
豐縣肥城任城魚臺沛縣單父嘉祥滋陽寧陽曲阜泗水一
十六縣此丙申歲之所賜也汀州路長汀寧化清流武平上
杭連城六縣此至元十三年之所賜也永州路潯州廬龍遷
安撫寧昌黎石城樂亭六縣此至大元年之所賜也若平江
稻田一千五百頃則至大二年之所賜也其應昌全寧等路
自達魯花赤總管以下諸官屬皆專任其陪臣王人不與焉
此外復有王傅府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羣屬有錢糧人匠鷹
房軍民軍站營田稻田烟粉千戶總管提舉等官以署計者

四十餘以員計者七百餘云

阿剌兀思剌吉忽里

阿剌兀思剌吉忽里汪古部人世爲部長金人壘山爲界以限南北剌吉忽里以一軍守其衝要時乃蠻太陽可汗遣使來約欲同據朔方部衆請從之剌吉忽里不可執其使奉酒六尊來告太祖時朔方未有酒太祖飲三爵曰是物少則發性多則亂性醉以馬五百羊一千約同攻太陽可汗既平乃蠻歸鎮本部剌吉忽里及其子不顏昔班爲部衆所殺其妻阿里黑携幼子孛婁合與在鎮國夜遁至界垣縋城以登避雄雲中太祖既定雲中購得之追封剌吉忽里爲高唐王以

史紀

卷三百二十一

七

其子孛婁合尙幼封其侄鎮國爲北平王鎮國卒孛婁合封北平王尙齊國大長公主公主明睿有智略車駕征伐四出皆使留守軍國大政諮稟而後行師出無內顧之憂公主之力居多孛婁合未有子公主進嬪妾以廣嗣續生三子公主視之如已出孫淵里吉思好儒術築萬卷堂與諸儒討論經史尙齊國長公主成宗大德二年秋議防邊諸將帥曰敵往歲不冬出可且休兵於境淵里吉思曰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驚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爲然淵里吉思獨嚴兵以待之敵果大至三戰三克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蹏被執不屈死焉追封趙王子木安幼詔以弟

木忽難襲高唐王木忽難痛其兄死節教養木安過於已子命家臣謹厚者掌其兄之珍服秘玩待木安成立悉以付之至大二年即封趙王木忽難以讓木安木安襲趙王尙阿剌的約入封公主一日召王傳脫歡司馬阿昔思曰先王旅殯卜羅荒遠之地神靈將何所依吾痛欲無生若請於上得歸獎先坐瞑目無憾矣樞密院以聞帝嗟悼久之曰木安孝子也詔府屬也先等乘驛以往賜鈔五百貫差兵五百人護行至殯所奠告啟視尸體如生遂得歸葬

木華黎

木華黎札刺兒氏世居阿難木東父孔溫窟哇以威里在太

史紀

卷三百二十一

七

祖麾下從征乃蠻太祖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豪脫殺之燔以啖太祖追騎至及而太祖馬蹏五騎相顧駭呀孔溫窟哇以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有子五人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曰此非常兒也及長沉毅多智畧機警善射挽弓二石強與博爾木博余忽赤老溫俱以忠勇稱號振里班曲律華言四傑也太祖嘗失利會大雪夜臥草澤中木華黎與博余木張表也立雪中障蔽太祖達旦不移足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豁谷間曰此中或遇寇常奈何對曰請以身當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汝爲誰曰木華

景也遂引去太祖即位命木華黎轉爾木爲左右萬戶從容謂之曰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金之降者言其主景殺戮宗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各矣從伐金克德興攻燕中九原諸郡拔之進圍撫州金兵號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衝突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滑河偃尸百餘政屠閉壁堅不得入遣別將開別趨紫荊口金左監軍高琪不戰而潰遂拔汴口因攻下益都潰棣諸城史天倪諸勃迭率衆降從圍燕金主請和太祖北還命統諸軍征遼東次高州盧琮以城降定東京進攻北京金將銀青率衆二十萬拒花道逆戰敗之斬首八萬餘級城中食盡契丹軍斬關來降進軍過之其下殺銀青舉城降木華黎怒其殺欲坑之裨將蕭也先曰北京爲遼西重鎮既降而坑之後豈有降者乎從之興中府降兵馬都提撻張鯨聚兵十餘萬擄臨海王至是來降詔鯨南征未附州郡木華黎察鯨有反意請以蕭也先監其軍至平州鯨稱疾謀遁去也先執送行在誅之鯨弟致據錦州叛陷興中府木華黎遣吾也而攻瀋石山謂之曰今若急攻賊必來援我斷其歸路致可擒也遣裴古不花屯承德縣候之致果遣鯨于東平將騎兵援瀋石不花馳報木華黎夜半引兵疾馳遇於神水縣東夾擊之分麾下兵下

馬步戰選善射者數千今日賊步兵無甲疾射之麾騎兵齊進大敗之斬東平及士卒萬二千八百餘級進圍錦州致遣張太平出戰又斬之斬首三千餘級溺死者不可勝數致憤怒殺敗將二十餘人高益懼縛致出降伏誅拔蘇復海三州唐平宣撫蒲鮮率衆十餘萬遁入海島封太師國王都行省示制行事賜黃金印誓券曰子孫傳國世世不絕論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賜大駕所建九旂大旗仍論諸將曰木華黎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建行省於雲燕以圖中原進攻遼城及益州諸城拔之破大名府廷定益都淄登萊濰密等州明年自西京入河東攻太原忻代澤潞汾霍等州降之遂徇平陽金府臣棄城走後明年復山燕徇趙武仙舉真定降史天倪曰今中原粗定而所遇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平民之意也木華黎曰善下令禁剽掠所獲老稚悉遣還吏民大悅金邢州節度使武貴降進攻太平舉破之遣蒙古不花分兵略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嚴實籍所隸相魏磁洛恩博滑濟等州戶三十萬降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華木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進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當以短兵取勝下馬督戰令引滿齊發大敗之溺死者衆拔楚丘下單州開東平以嚴實權山東西路行省戒之曰東平

計盡必棄城走汝伺其去卽入城安輯之勿苦其民也爾後
符忽禿以軍三千守之四月東平糧盡金行省忙古奔汴棧
魯忽禿邀擊之斬七千餘級忙古引數百騎遁去實入城撫
其民五月選軍野狐嶺京東安撫使張琳降以琳行山東東
路益都滄景濱棧等州都元帥府事八月從駐青家監國公
主遣使來勞大將將士復由雲中入渡河金將王公佐趙進
取後德距延安三十里止舍金行省完顏合達出兵三萬陣
於城東蒙古不花以騎三千覘之馳報曰彼見吾兵少有懼
敵心明日合戰當佯敗可以伏兵取勝也從之夜半大軍伏
於城東十五里兩谷間明日蒙古不花進軍望見金兵卽棄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七

鼓旗走金兵追之伏發鼓聲震天地萬矢齊下金兵大敗斬
七千級獲馬八百合達走延安圖之不下乃南徇洛州克鄰
州遂降坊州由丹州渡河以石天應權河東南北路陝右關
西行臺平陽李守忠太原攸哈刺拔都並受節制遂渡河拔
同州下蒲城越長安合達擁兵二十萬固守不下乃分麾下
兀胡乃太不花兵六千屯守之遣按赤將兵三千斷潼關遂
西擊鳳翔月餘不下謂諸將曰吾奉命專征不勞力取遠西
遠東山東河北今攻鳳翔不下豈吾命將盡耶乃駐兵渭水
南遣蒙古不花南徇鳳翔而還時中條山賊侯七等聚眾十
餘萬伺大兵既西謀襲河中石天應遣吳權府夜引兵五百

伏兩谷間戒之曰候賊過半急擊之我出其前汝攻其後可
克也吳權府醉酒失期天應戰死城陷賊燒燬廬舍殺掠人
氏還走中條先鋒按察兒邀擊敗之斬數萬級侯七遁去木
華黎以天應子幹可領其眾還至聞喜縣疾篤召其弟帶孫
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揆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
遺恨弟汴京未下耳汝其勉之卒年五十四厥後太祖攻鳳
翔謂諸將曰使木華黎在朕不親至此矣封魯國王諡忠武
曾孫撒剌世祖撫之若子常侍左右帝命之曰男女異路古
制也掖庭不可不肅汝其司之既而近臣孛羅術衛命遂出行
失其次撒剌執而囚之帝惟其久不至詢知其故命釋其罪

史紀

卷一百一十一

太

撒剌進曰今日陛下出乃自違之何以責臣下乎帝曰卿言
誠是也卒年十有七兄孫只必監東平出家藏書二千餘卷
置東平廟學使學徒講肄之

太祖與金木華黎之功居多世祖滅宋伯顏之功居多有
右府此人也元世祖安生上御而伯顏下臨安明太
祖時居南京西徐達人也
此天道也

博尔术

博尔术阿兒剌氏太祖嘗失馬博尔术擁帝累騎而馳太祖
仰位以博尔术及木黎華爲左右萬戶皇子察哈牙出鎮西
域勅使博尔术受教博尔术教之曰人生經涉險阻必獲善
也所過無輕舍止太祖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貽是卒追

封廣平王孫王昔帖木兒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王昔帖木兒以太傅輔行誦授皇孫以儲備繼體從之世祖崩皇孫南還宗室諸王會於上都王昔帖木兒謂晉王甘麻哈曰官車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時昔帖木兒行望既有所歸王爲宗盟之長何侯而不言甘麻哈曰皇帝踐祚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大臣合辭勸進進太師卒追封廣平王

察罕

察罕唐兀烏密氏父問也怯律爲夏臣其妻方懷察罕不容於嫡母以配牧羊者察罕幼牧羊野外植杖於地脫帽負杖端跪耳歌舞太祖出獵見而問之察罕曰獨行則帽在上而

尊二人行則年長者尊今獨行故致敬於帽且聞有大官至故習禮儀耳帝異之學以歸語光獻皇后曰今日出獵得佳兒可善視之及長賜姓蒙古妻以官人嘗行困脫靴藉草而寢獨鳴其旁撫靴擊之有蛇自靴中墜歸言其事帝曰是禽人所惡在汝則爲喜神宜勿殺其類從帝喀雲中金將定薛擁重兵守野狐嶺帝遣察罕覘其虛實還言彼馬足輕動不足畏也鼓行而前遂破其軍從征西夏破肅州師次甘州察罕父曲也怯律居守察罕射書招之復遣使諭城中使早降其副阿剌等三十六人殺使者并曲也怯律城破帝欲盡坑之察罕言百姓無辜止殺三十六人進攻靈州夏人以十萬

可夏

衆赴援帝與戰大敗之夏主堅守中興帝遣察罕入城諭以禍福衆方議降會帝崩諸將擁夏主殺之議屠中興察罕力止之馳入安集遣民太宗即位從親王口溫不花南伐克夷陽及光化軍進克光州拔天長縣及滁壽泗等州定宗即位以都元帥領尚書省事賜地一萬四千五百餘頃戶二萬餘卒追封河南王子十人之報

札八兒

札八兒西域賽夷部人長身美鬚方瞳廣額雄勇善騎射太祖與汪罕有隙汪罕潛兵來倉卒不爲備軍大潰太祖引避從行者僅札八兒等十九人至班朱尼河候糧俱盡無所得

史籍

卷三百一十一

年

食會

食會一野鳥北來諸王哈札兒射之獲刻革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太祖舉手仰天誓曰使我克定大業當與諸人同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將士莫不感泣汪罕既滅丙戌諸部次第平乃遣札八兒使金金不禮而歸金人特居庸之塞治鉄銅關門布鐵張黎百餘里守以精銳太祖距關不能前召札八兒問計對曰從此而北黑樹林中有間道騎可一人行臣向嘗過之若勒兵衛放以出終夕可至太祖乃命札八兒輕騎前導日暮入谷黎明諸軍已在平地疾趨南口金鼓之聲若自天下金人猶睡未知也殺傷被地關既破中都大震金人遷汴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左右曰朕今

此何處見

宜與其人
有風因

日至此札八兒之功也謂札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
悉界汝為已地乘輿北歸留札八兒守中都授黃河以北鐵
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賜四王府為居第養老一百戶札
八兒每戰被重甲舞槊陷陣馳突如飛嘗乘橐駝以戰衆莫
能當丘真人者有道之人也隱居崑崙山中太祖聞其名命
札八兒往聘之真人語札八兒曰我嘗見公札八兒曰我亦
嘗見真人他日偶坐問札八兒曰公欲極一身貴顯乎欲子
孫蕃衍乎札八兒曰百歲之後當貴何在子孫無恙以承宗
祀足矣曰開命矣後子孫貴顯如所願云卒年一百一十八
追封京國公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速不台

速不台兀良合人太祖以禿滅于公主妻之引兵從睿宗經
理河道出牛頭關遇金將合達帥步騎數十萬待戰睿宗問
以方畧速不台曰城居之人不耐勞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
也王師集三峯山金兵圍之數匝會風雪大作金兵僵仆師
乘之殺戮殆盡自是金軍不能振府宗還駐官山留速不台
統諸道兵圍汴金主渡河北走追敗之於黃龍岡斬首萬餘
級金主走蔡州汴降俘其妃及寶器以獻進圍蔡州蔡州
破金主自焚死時汴梁受兵日久成饑餓人相食速不台下令
縱其民北渡就食卒追封河南王子兀良合台世祖以皇弟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幸

總兵討西南夷烏蠻白蠻鬼蠻諸國命兀良合台總督軍事
至金沙江兀良合台分兵入察罕章蓋白蠻也所在寨橋以
次攻下之獨半空和寨依山枕江牢不可拔使人覘之言嘗
先絕其汲道兀良合台率精銳立砲攻之寨主阿答刺來拒
兀良合台遣其子迎擊之寨兵退走遂拔之進師取龍首關
關世祖取大理國復分兵取附都善關轉攻合刺章城屠之
合刺章蓋烏蠻也前次羅部府大酋高昇集諸部拒戰大破
之進至押赤城城際滇池三面皆水既險且堅選驍勇縱火
攻之不克乃大震鼓鉦進而作作而止使不知所為如是者
七日伺其困乏夜五鼓阿木潛師躍入遂大潰擒其國王段
智興餘衆依阻山谷分命裨將也里脫伯押真掩其右合台
護尉掩其左三日掩而內向及圍合阿木引善射者二百騎
四面進擊兀良合台陷陣屢戰攻鐵寨拔之遂破乾德哥不
花合因阿合阿因等城又攻赤禿哥山寨蓋鬼蠻也阿木緣
嶺而戰遂拔之乘勝擊破魯斯國塔渾城及忽蘭城阿伯因
有兵四萬不降阿木攻之入其城進攻阿魯城克之乃搜捕
未降者自出師至此凡二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泊烏白
等蠻三十七部兵威所加無不欽附出烏蒙趨茫江却宋將
張都統兵三萬奪其船二百艘於馬湖江斬獲不可勝計遂
通道於嘉定重慶抵合州濟蜀江與鐵哥帶兒會雲南平道

使獻捷於朝，請依漢故事，悉為郡縣，從之。九月，遣使招降交趾，不報。十月，進兵壓境，其國主陳日熨、隔江列象騎步卒甚盛。元良合台分軍為三隊，濟江，徹微都從下流先濟，大師居中，駙馬懷都與阿末在後，授微都方畧曰：「汝既濟，勿與之戰，彼必來逆我。」駙馬隨斷其後，汝何便奪其船，繫若潰走，至江無船，必為我擒矣。徹微都違命，雖大敗，得駕舟逸去。元良合台怒曰：「先鋒違我節度，軍有常刑。」徹微都懼，飲藥死。元良合台入交趾，為久駐計，軍令嚴肅，秋毫無犯。口要請內附，於是置酒大饗軍士，還軍，押赤城憲宗遣使約明年正月會軍長沙，乃率四王騎兵三千，蠻獍萬人，破橫山寨，關老蒼關。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三

何宋內地，宋陳兵六萬以俟。遣阿末與四王潛自間道衝其，中堅大敗之，盡殺其衆，乘勝追擊，躡象州人靜江府，破辰沅二州，直抵潭州城下。潭州出兵二十萬，斷我歸路。元良合台遣阿末軍其前，而自與四王軍其後，夾擊破之，兵入敵境，轉圍千重，未嘗敗北。大小十三戰，殺宋兵四十餘萬，時世祖已渡江，駐鄂州，遂北渡，與大軍合。卒年七十二。

按三通

按三通：雍古氏隸皇十察合台部，嘗從獵，射獲數麋，有二虎突出射殺之。帝宗分兵由山南入金境，按三通為先鋒，趣散關，宋人燒絕棧道，復由山南當縣出，魚關軍沔州，宋制置使桂

如淵守興元，按三通假道於如淵，曰：「宋仇金久矣，何不從我？」兵卒一洗，國恥今欲假道南歸，由金洋達唐鄆，會大兵以滅金，獨為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度我軍壓境，勢不徒還，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抵鄧州，西渡小關，金人大駭，謂我軍自天而下，其平章完顏合達、樞密使移剌蒲阿、師十七部尉兵數十萬相拒於鄆，我師不與戰，直趣鈞州，與親王按赤台兵合，陣三峯山下。會天大雪，按三通先率所部精兵迎擊諸軍，棄之。金師敗績，金主奔蔡，從圍蔡州。金主金將郭斌保金蘭定會四州，命按三通取之。圍斌於會州，金主將走，敗之於城下，兵入城，巷戰，殺傷甚衆，斌手劍驅其妻子聚一空。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四

捷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忍使絕嗣，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按三通聞之，命保其孤，遂定四州。丙申，大軍伐蜀，按三通為先鋒，進克成都。辛酉，秦國公子國寶火都據吐蕃之點，西嶺國寶討之，衆欲連戰，國寶曰：「此窮寇也，宜以計破之。」乃以精兵襲其後，火都欲西走，國寶據險要之，挑戰則不出，相持兩月，潛兵出其不意，擒殺之。謂諸弟曰：「昔我先人立功西陲，關隴雖寧，而西戎未靖，此吾輩有事之秋也。」乃與弟國能說降吐蕃酋長勘陁孟迦及扶州呵哩禪波哩揭諸羌皆歸款。辛酉，秦國公子世榮幼，命弟國安襲其職。國安既襲，蒙古漢軍元帥兼文州吐

昌高戶府達魯花赤延祐十五年請解職投世榮帝曰人爭而汝讓可以敦薄俗進昭毅大將軍招討使

博羅歡

博羅歡忙兀人也投昭勇大將軍大軍伐宋詔分爲二右軍受伯顏阿木伯度左軍授博羅歡節度宋主以國內附而淮東諸城猶爲之守詔博羅歡進軍遂下揚州署樞密院事時江南新附尚多反側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使自爲一軍聽節度於其長而毋役於他軍制命符節皆與正同博羅歡奏曰今疆土殘破勝兵百萬指揮可集何假此無藉之徒彼一踐南土則掠人貨財俘人妻孥仇怒益滋叛者將愈衆矣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十一

帝可其奏諸王乃頗叛帝將親征博羅歡諫曰昔太祖分封東諸侯其地與戶臣皆知之以二十爲卒乃頗得其九忙兀兀魯扎刺兒弘吉刺亦其烈恩五諸侯得其十一惟微五諸侯兵自足當之何至上煩乘輿哉臣請東征帝乃賜鎧甲弓矢鞍勒命督五諸侯兵與乃頗戰塔不帶以兵來拒會久雨軍乏食諸將欲退博羅歡曰今兩陣相對豈容先動塔不帶引兵退博羅歡乘之轉戰二日大破之遂平乃頗有詔括馬母及助臣之家博羅歡曰吾馬成羣所治地方三千里不先出焉何以爲吏民之倡乃先入善馬成宗立鎮河南近臣奏伐宋時右軍屬伯顏阿木左軍屬博羅歡今伯顏阿木皆受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十一

分地而博羅歡未及惟帝裁之帝曰何久不言豈彼恥白請耶乃益封高郵五百戶大德元年叛王藥木忽兒兀魯速不花來歸博羅歡聞之遣使馳奏曰諸王之叛皆由其父此輩幼弱不與如今茲來歸宜棄其前惡以勸未附帝遂以爲然拜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卒加封奉安王子伯都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以疾回辭命以平章之祿歸養於家復賜鈔十萬緡伯都辭曰臣夙膺重寄漢懼弗稱今已病廢敢濫受重賜乎併以所給平章政事祿歸有司奉定元年卒家甚貧御史臺奏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弗受曰始伯都仕於朝不敢虛受廩祿今歿矣苟受是祿非其意也卒辭之

別的因

別的因乃蠻部人父萬戶沙思卒母張氏訓之曰人有三成人知畏懼成人知羞恥成人知艱難成人否則禽獸而已別的因受教唯謹爲壽額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良久曰此易治耳乃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射殺之還信陽府信陽亦多虎別的因一日出獵命左右燔山虎出走據地而吼別的因旋馬射之立死進昭勇大將軍卒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

巴而木阿而忒的斤高昌國主也。高昌稱其王曰亦都護。亦曰的斤。而忒先世居元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有樹在兩河之間。一夕神光降於樹。人仰而視之。見樹生煙。若懷妊狀。自是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裂。得嬰兒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既壯。遂有其人民土田。為之君。長傳三十餘世。至玉倫的斤。數與唐人相攻。久之。議和。親唐。以金蓮公主妻玉倫之子葛勵。和林別山曰天哥里於塔哈。言天靈山也。南有石山。曰胡力答哈。言福山也。唐使與相地。者至其國。曰和林之盛。強以此山也。盡壞其山。以弱其國。乃告的斤曰。既為婚姻。將有求於汝。其與之乎。福山之石於上。國無所用。而唐人願見之。玉倫遂與之。石大不能動。唐人以烈火焚之。沃以醴醕。石碎。釐而去。國中鳥獸為之悲號。後七日。玉倫遂卒。災異屢見。民弗安居。傳位者又數亡。乃遷於交州。交州即火州也。統別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木河。南接酒泉。東至兀牧甲石哈。西臨西蕃。王高昌九百七十餘載。而玉倫忒的斤臣於契丹。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官。欲來附。會帝遣使使其國。而忒大喜。即遣使入奏。願率部眾為臣僕。朝帝於怯綠連河。奏曰。陛下若恩顧臣。使臣得與陛下四子之末。竭其犬馬之力。帝使尚公主。得序於諸子。與征罕勉力鎮澤。回回諸國。紀律嚴明。所向克捷。從帝征河西。有大

功卒子玉古倫赤嗣。卒子馬木剌嗣。從寇宗伐宋。攻釣魚山。有功。卒子火赤哈兒嗣。至元十二年。都哇率兵十二萬圍火州。六月。不解。都哇以書繫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諸孫。何以不附我。且汝祖尚公主。汝能以女與我。我則休兵。不然。則急攻汝。其民相與言曰。城中食且盡。力已困。攻不止。則俱亡矣。火赤哈兒曰。吾豈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終不能與之相見。乃厚以酒載其女。絕城下。與之都哇解去。帝嘉其功。重賞之。妻以公主。賜鈔十萬錠。以賑其民。還次州南。北方軍忽至。大戰。力盡。遂死之。子紐林尚幼。諸國請兵北征。以復父仇。帝壯其志。賜金幣巨萬。妻以不魯罕公主。公主薨。又

雪不台

雪不台。兀良罕氏。太宗大舉伐金。渡河而南。睿宗將兵渡溪。水而北。會河南之三峯山。金帥合達將步騎數十萬待戰。雪不台從睿宗出平頭關。曰。城邑兵野戰不利。易破耳。師集三

岑金圍之數匝，風雪大作，金卒僵踣，奮擊之敵眾盡殲。河南諸州以大降，合達見獲，不屈將就死，問雪不台安在，請一識之。雪不台曰：汝須臾人耳，識我何為？曰：人臣各為其主，卿勇蓋諸將，故願一見死何所憾耶？卒贈河南王。

布智兒

布智兒脫脫里台氏，從太祖征幹羅思國，布智兒奮身力戰，中數矢，太祖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之於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為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扎魯忽赤卒。

純只海

純只海散米台氏，從大帥大山破徐州擒金帥國用安遷京兆，行省都達魯花赤鎮懷孟，同僚王榮潛畜異志，伏甲襲純只海，斷其兩足，跟以帛絨其口，置佛祠中。純只海要喜禮伯倫率其眾攻榮家，奪出之。純只海數齎馳旁郡，請兵討榮殺之。朝廷遣使以榮妻孥貨產賜純只海，盡驅懷民萬餘將戮之。純只海力爭曰：為惡者止榮一人耳，其民何罪？若果盡誅，徒守空城何為？苟朝廷罪使者，吾請以身當之。使者還奏，帝從之。純只海給榮妻奴，參放為民，以其宅為官廨，秋毫無所取，卒贈溫國公。

月思麻里

月里麻思乃馬氏，太宗命使宋議和，從行者七十餘人抵淮上，宋將以兵脅降。月里麻思曰：吾持節南來，以通國好，乃脅我使降，有死而已。宋將知其不可逼，囚之長沙飛虎寨，三十六年而死。

鎖咬兒哈的迷失

鎖咬兒哈的迷失，伊吾廬人也，以宿衛拜監察御史。英宗至治元年春，詔起大利於京西壽安山，鎖咬兒哈的迷失與御史觀音保成、珪、李謙亨上章極諫，言東作方始而興大役，以耗財病民，非所以祈福也。丞相帖木迭兒疾忌臺諫，其子瑄南為治書侍御史，密奏曰：彼宿衛舊臣聞事有不便，弗即入

史集 卷三十一

三

白乃誦上以楊已之直大不敬，帝殺鎖咬兒哈的迷失與觀音保、珪、謙亨，賔諸遐裔，泰定初，贈御史中丞永平郡公，謚忠愍，賜其妻子鈔五百貫，良田千畝，詔樹碑神道。

塔塔統阿

塔塔統阿畏兀人，乃蠻大駁可汗尊之為傳，掌其金印。太祖西征，乃蠻國亡，塔塔統阿懷印逃去，及就擒，帝詰之曰：大駁人民輻土悉歸於我，汝負印何之？曰：臣職也將以死守，求故主授之耳。帝曰：忠孝人也。因問印何用，曰：出納錢穀，委任人，才一切皆用之，以為信驗。帝命居左右，是後凡有制旨始用印章，仍命掌之。帝曰：汝漢知本國文字乎？塔塔統阿悉以所

親對稱旨命教太子諸王以字書圖言奉封馬門公

忙哥撒兒

忙哥撒兒赤老溫會孫也定宗以爲斷事官憲宗在藩邸時知其人以爲札魯忽赤斷事官之長也位在三公之上猶漢之大將軍既拜命出帳殿外欽察坐熊席其僚列坐左右者四十人忙哥撒兒問曰主上以我長此官諸公其爲我言當以何道守官衆默然又問之有夏人和幹居下坐進曰夫札魯忽赤之道猶宰之刲羊也解肩者不使傷其脊在持平而已忙哥撒兒即起入帳內衆皆符和幹失言既入爲帝稱其言帝召見和幹曰是可用之才也和幹由是知名定宗崩宗

史

卷三百二十一

辛

王大會議立憲宗畏兀入刺曰失烈門皇孫也宜立先帝嘗言其可以君天下諸大臣莫敢言忙哥撒兒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汝何不言耶今立入都罕亦遵先帝遺言也有異議者吾請斬之衆乃共奉憲宗立之憲宗之幼太宗甚重之一日天大風命憲宗入帳殿坐膝下撫其首曰是可以君天下皇孫失烈門幼時見用特按狗口以按按狗則續將安所養太宗以爲有仁心又曰是可以君天下太宗崩六皇后立定宗故二人各舉以爲言憲宗即位按赤台謀作亂克薛傑上變既就擒憲宗簡其有罪者付之物治忙哥撒兒悉誅之卒追封充國公衆以忙哥撒兒當國時多所誅戮

謗言帝諭其子脫歡曰朕任汝父用法不阿今衆罔不怨汝汝亦有死耶人則雖死朕寵之如生惟天惟君能降禍福惟天惟君所當敬畏立身正直是汝之福能用朕言則不墜汝父之道人亦不能間汝矣孫伯答沙仁宗延祐二年拜右丞相時承平日久朝廷清明君臣端拱廟堂之上而百姓又安於下一時號稱極治其歿也貧無以爲歛人歎其廉追封威平王初于八郎非而孤其母乞受契氏二十而寡守節不移八郎後爲太宗正府札魯忽赤能繼其先母氏之教也

賽典赤賸思丁

賽典赤賸思丁回回人賽典赤國言貴族也太祖西征賸思

史

卷三百二十一

辛

丁率千騎以文豹白鶴迎降太祖呼之賽典赤而不名世祖中統二年拜平章政事分鎮四川宋將魯萬壽擁兵守嘉定將典赤以誠意待之不爲侵掠萬壽心服賽典赤召還萬壽請置酒爲好左右難之賽典赤遂往酒至左右言未可飲賽典赤笑曰若等何見之小耶魯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毒我朝之人乎萬壽歎服行省雲南宗王脫忽魯鎮雲南惑於左右之言以賽典赤至必奪其權具甲兵以爲備賽典赤聞之遣其子納速剌丁見王請曰天子以雲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罵其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遣親臣撤蒲位哈乃至賽典赤問以

何禮見曰吾等與納連刺丁偕來親猶兄弟也請用子禮見以名焉為贊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予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欲授君行省防事官以未見王不敢擅授令一人先還王大喜政令一聽賽典赤所為奏雲南州縣皆以萬戶千戶主之宜改置令長從之雲南俗無禮儀男女自相配偶視死則燒之不為喪祭子弟不知讀書賽典赤教之跪拜之節婚姻行媒死者為之棺槨與祭建孔子廟明倫堂購經史授學田山是文風稍興雲南民以貝代錢時初行鈔法民不便之賽典赤請仍其俗以山路險遠盜賊出沒乃相地置鎮每鎮設土酋吏一人

史錄

卷三十一

五

百大長一人往來者或值劫掠則罪之有土吏數輩怨賽典赤不已用至京師誣其專僭帝曰賽典赤憂國愛民朕洞知之此輩何敢誣告命械送賽典赤處治之賽典赤脫其械論之曰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故訴我專僭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扣頭拜謝誓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征之不利賽典赤遣人諭以順逆禍福且約為兄弟交趾王大喜親至雲南賽典赤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承為藩臣居雲南六年卒百姓悲哭喪部關北門交趾王遣使者十二人齎經致祭號泣震野帝思其功詔雲南省臣守賽典赤成規不得輒改贈太師威陽王子納連刺丁以都

元帥帥大理抵金齒蒲驛曲蠟緬國招安夷寨三百籍戶十二萬二百贖思丁疑雲南省臣失撫綏之方世祖憂之近臣薦納連刺丁可用授雲南行中書省右丞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贈太師封延安王弟忽辛雲南行省右丞大德五年緬國主貢同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為汝更之緬國主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獻方物遂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贈雍國公

史錄

卷三十一

五

史錄卷三百二十二

元史十一

列傳

布魯海牙

布魯海牙畏吾人授斷事官時得專生殺多倚勢作威布魯海牙小心謹密慎於用刑有民誤殺人死吏論以死其子號泣請代布魯海牙戒吏擒於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海牙曰因誤殺人情有可宥子能代父義不可誅遂釋之使出銀以資喪理仍呼死者之家論之有竊妓逃者吏論當死布魯海牙曰此妓也豈可例論命杖之世祖即位命宣撫真定中統

史錄卷三百二十二

鈔法行以金銀為本本主乃降新鈔先是莊聖太后命取真定金銀悉送京由是真定無本鈔不可得布魯海牙遺幕僚謂平章王文統曰真定南北要衝居民商賈甚多今舊鈔既罷新鈔不降民何以生且以金銀為本豈若以民為本太后之取金帛以賞推戴之功也其為本不亦大乎中書即降鈔五千錠民蒙其利拜廉使之日子希憲適生喜曰吾聞古以官為姓其以廉為姓乎故子孫姓廉氏卒贈魏國公子十人孫五十三人

高智耀

高智耀河西人登夏國進士夏亡隱賀蘭山太宗訪求河西

元何嘗不
和信但里
於北方
能如中國
可

故家之賢者眾以智耀對召見將用之辭歸憲宗即位智耀入見言儒者所學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自古有國家者用之則治不用則否養成其材將以資其用也宜蠲免徭役以教有之帝問儒家何如巫醫對曰儒以綱常治天下豈方技所得比帝曰善前此未有以是告朕者詔復海內儒士徭役世祖即位鑄印授之命凡免役儒戶皆從之給公文為左驗時淮蜀士遺俘虜者皆沒為奴智耀請除之以風厲天下帝拜智耀翰林學士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或言其說濫帝問之對曰士豈則金也金色有淺淺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淺謂之非士不可帝悅智耀言宜置御史臺以糾肅官

史錄卷三百二十二

常至元五年立御史臺用其議也擢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使卒封寧國公

鐵哥

鐵哥姓伽乃氏西域策乾國人父幹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氏兄弟相謂曰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蓋往歸之乃偕入見太宗禮遇之憲宗尊那摩為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幹脫亦領迦葉彌兒萬戶奏曰迦葉彌兒西陲小國尚未臣服請往諭之詔偕近侍以往其國主殺之帝發兵誅國主追封代國公幹脫赤之殺鐵哥甫四歲從那摩入見帝方食餅以賜鐵哥鐵哥捧而不食帝問之對曰將以遺

母帝奇之加賜一雞世祖仰位幸香山永安寺見書字於壁
問誰所書僧曰國師兄子鉄哥書也帝召見容儀秀麗語音
清亮命備宿衛世祖事憲宗甚親愛後以讒陷疎國師教世
祖宜加敬慎遂友愛如初至是帝曰吾以爵國師也詔擇貴
女妻之鉄哥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為婦臣不敢傷
其心乃為娶冉氏女還同知宣徽院事領尚膳監有食帝食
餅餅者帝怒鉄哥曰失餅之罪在臣食者何與焉牧人有盜
割馳羊者將誅之鉄哥曰生割馳羊誠忍人也然殺之恐乖
陛下貴人賤畜之意詔免死二十四年從征乃蠻至撒兒都
之地叛王塔不台率兵奄至鉄哥曰今彼來我寡不得地利

史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三

當設疑以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床鉄哥從容進酒塔不
台懼有伏遂引去成帝即位賜琉璃碗謂之曰此器先皇所
用卿久侍先皇故以賜卿武帝即位遙授中書右丞相或訴
寧遠王濶濶出有逆謀命誅之鉄哥延辯其誣乃徙高麗仁
宗皇慶元年授太傅鉄軍國重事鉄哥奏世祖子惟寧遠王
在宜賜還從之卒贈太師封延安王

安童

安童木華黎五世孫也世祖追錄元勛召為宿衛長年方十
二位在百僚上母弘吉刺氏昭慶皇后之姊世祖問及安童
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曰每退朝必與

神子
安童

考成人語未嘗抑一年少是以知之世祖悅四年執阿里不
哥黨千餘將置之法安童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以
私欲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然之至元二年拜右丞相五
年廷臣議立高昌省以阿合馬領之乃奏安童宜位三公事
下諸儒議商挺曰安童國之柱石若為三公是崇以虛名而
實奪之權也事遂寢二十四年宗王乃顔叛世祖親討平之
命安童接問多所平反嘗退朝自左掖門出諸免罪者爭迎
謝或執轡扶上馬安童毅然不顧有言於帝曰諸王雖有罪
皆帝室近親丞相難辱人臣也何恃慢如此帝曰汝等小人
豈知安童所為特辱之使改過耳是歲復立高昌省安童諫

史集

卷一百一十二

四

臣力不能回天乞不任桑哥別用賢者倘不至虐民誤國
不聽屢求退罷領宿衛事卒年四十九贈太師東平王

廉希憲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為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入侍一
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告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
世祖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
言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遺還以廣異恩世祖
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計至希憲啟曰殿下太祖嫡孫
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今者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
知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阿里不哥殿下母弟居守朔方

專制有年或觀望神器事不可測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然之及即位分漢地爲十道并京兆四川爲一道以希憲爲宣撫使未至太平官界海人京兆謀爲變渾都海道入至成都告其黨密里等使以兵來會又與蒙古軍與魯官等金帛使盡起新軍同日俱發斷事官調潤出遣人來告希憲遣萬戶劉黑馬捕太平霍魯海及其黨獲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等時閭中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旨爲辭希憲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身承密旨若但成事制符已飛奏矣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軍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及在家餘丁使蒙古官入

史綱卷三十二

五

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精兵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赦詔至希憲命絃太平等於獄尸於道方出迎詔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帝渡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西川將紐隣與魯官將舉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於乾州獄先送紐隣與魯官至京兆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見其將校執囚或別生心爲害不細可因其懼死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注謀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既執諸校其軍疑懼駭亂四出及

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僞遂西渡河趨甘州阿藍答兒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使紐隣兄弟敦爲書招紐隣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東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止會親王合丹與汪惟良八春合兵復戰於西涼既陣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兵俘掠違者軍官與犯人同罪又禁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繫前歸宋者

史綱卷三十二

六

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親人皆感悅拜平章政事或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盛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待鞠問希憲曰天澤事陛下久知天澤淡者無如陛下小人一旦有言陛下當熟察其心跡陛下今日信臣故臣得進言他日有訟臣者臣亦難自保矣帝良久曰朕當思之明日召希憲曰昨思之天澤無對訟者事遂解希憲每奏議帝前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

成也七年詔釋京師繫囚西域人匿贊馬丁川事先朝資景
鉅萬爲怨家所告繫大都獄亦釋之怨家訴於帝時希憲在
告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不署
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爲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
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
曰汝自云宜得何罪對曰臣忝爲宰相當罷退帝曰姑從汝
言卽與左丞相耶律鐸同罷十二年右丞相阿里海牙下江陵
請命重臣開大府鎮之帝命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鎮阿里
海牙率所部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首錄宋故宜撫制置
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

史

卷三十二

七

臣子也何用致疑乎令凡殺俘獲之人以故殺平民論爲軍
士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問質賣妻
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
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能得地今希
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病革謂其子曰
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
有大星墮於正寢之旁光流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
五十贈太師魏國公從弟希賢禮部尚書使宋至廣德軍獨
松開宋人不知爲使者襲而殺之

伯顏伯顏可謂大將勿
以元臣而忽之

伯顏八隣部人宗王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
屬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畱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
益賢之勅以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曰爲伯顏婦不慚汝氏
矣并中書右丞至元十一年大舉伐宋以伯顏領河間路行
中書省左丞相所屬並聽節制九月會師於襄陽分軍爲三
道並進伯顏由中道循漢江趨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大
深霖雨水溢無舟不能涉伯顏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瀆
潦耶乃召一壯士負甲使騎而前導應諸軍畢濟次鹽山距
郢州二十里郢在漢水北以石爲城宋人於漢水南築新郢
橫鐵繩鎖戰艦密樹柁木水中過我舟師下流黃家灣有溪

史

卷三十二

八

經鶴子山入唐港可達於江宋爲塹築堡駐兵守之繫舟數
百與塹相依伯顏遣總管李庭攻堡拔之繫塹挽舟入溪出
唐港達漢江諸將曰郢城我之咽喉不取恐爲後患伯顏曰
用兵緩急我知之攻城下策也大軍之出豈爲一城哉遂舍
郢順流而下十月至大澤舍舟陸行伯顏以百騎殿鄂將趙
文義以騎二千來襲伯顏未及介冑還軍迎擊之手殺文義
次沙洋使一俘持黃榜檄文傳趙文義首入城招其守將王
虎臣虎臣焚榜斬俘及軍士欲降者伯顏復命呂文煥招之
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順風命製金沙砲焚其廬舍烟焰漲
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屠其城次新城列沙洋所斃於城下射

敬文於城中以招之守將邊居誼邀呂文煥與語飛矢中其臂奔還總制黃順踰城降授招討使佩以金符令招降居誼遣入城斬之李庭攻破外堡諸軍蟻附而登拔之餘衆三千力戰而死居誼舉家自焚次復州知州翟貴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倉庫軍籍伯顏不聽曰違令入城者以軍法論平章阿木使右丞阿里海牙來言渡江之期伯顏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木乃自來伯顏曰此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之乎潛期而去伯顏往觀漢口形勢宋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兵不得進千戶馬福言淪河口可通沙蕪入江夏貴以精兵守之乃圍漢陽軍聲言由漢

史記卷三十三

九

口渡江黃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軍次漢口開垣引船入淪河遣萬戶阿罕刺徑趨沙蕪遂入大江伯顏戰艦萬計踵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數十萬騎於江北諸將言沙蕪南岸彼戰船在焉可攻而取伯顏曰一舉渡江收其全功可也進軍陽羅堡遣人招之不應伯顏攻之三日不克密謂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泛舟直趨上流爲持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連遣人報我分遣右丞阿里海牙督萬戶張弘範以步騎攻陽羅堡俾阿木出其不意奔流西上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是夜雪大作遙見南岸露沙洲阿木指示諸將令徑趨

湖可成橋亦異

洲萬戶史格先渡爲其都統程鵬飛所却阿木橫身蕩六血戰中流擒其將高邦顯等殺傷無算鵬飛被七創敗走得船千餘艘既得南岸遂起浮橋成列而渡阿里海牙率四翼軍直長夏貴督費引兵通諸軍乘之斬溺不可數計追至鄂州東門而還阿木遣使來報伯顏揮諸將急攻破陽羅堡斬其都統王達宋兵數十萬死傷幾盡諸將請追夏貴伯顏曰陽羅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而貴代吾使不必追也伯顏登武磯山大江南北皆我軍諸將稱賀師次鄂州遣呂文煥等諭降鄂特漢陽將戰遂焚其戰艦三千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知鄂州張晏然知漢陽軍王儀知德安府來與國皆以城

史記

卷三十三

十

降程鵬飛以其軍降命阿罕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留左丞阿里海牙以兵四萬分省於鄂規取荆湖伯顏與阿木率軍水陸東下十二年至黃州知州陳奕隆至蘄州安撫使管景模降阿木趨江州兵部尚書呂師夔與知州錢真孫降師夔設宴庚公樓選宋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怒曰吾奉天子明命問罪於宋志豈在女色乎斥遣之知南康軍葉開知安慶府范文虎皆降伯顏至湖口遣千戶郭玉繁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成乃禱於大孤山神有頃風息橋成大軍畢渡二月次池州都統制張林以城降通判權州事趙昂發與其妻自經死伯顏憐之令具衣衾葬焉宋宰臣

希賢特兵
亦以亡來
亦不能令
其下復能
宋人教元

賈似道遣宋京致書請還已降府郡約貢歲幣伯顏曰未渡江時議和則可今沿江諸郡皆已內屬欲和當來而議次丁家洲戰船蔽江而下賈似道都督諸路兵馬十三萬號百萬孫虎臣為前鋒賈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伯顏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舉巨砲擊之許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以扁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倉皇失措連鳴金收軍潰眾大呼曰宋軍敗矣諸戰艦居後者阿木促騎召之挺身登舟手擲衝敵船艙相盪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何瑋等並舟渡入伯顏命步騎左右擒之追殺百五十里溺死無算得船二千餘艘及其軍資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七

仗國籍符印似道東走揚州貴走蘄州虎臣走蔡州知太平州孟之縉知無為軍劉權知鎮巢軍曹旺知永州王喜俱以城降師大捷康之龍濟三月宋沿江制置趙鼎通渭兄淮起兵深陽就執死都統徐王榮等以城降知鎮江府洪起畏遁總管石祖忠以城降知寧國府趙興可通知饒州唐震死江東淮西諸郡相繼降國信使康希賢至傳旨令諸將各守營壘毋得妄有侵掠希賢與嚴忠範奉命使宋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徒累使事希賢固請與之至獨松嶺果為宋人所殺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塔海以行樞密院駐鎮江阿木率部攻揚州宋人遣都統洪模移書言殺

使之事太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皆邊將之罪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伯顏命議事官張羽持答書至平江驛宋人又殺之四月詔以時暑方熾俟秋再舉伯顏奏曰宋人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少縱之則逸而逝矣五月詔伯顏赴闕以參政阿剌罕西治省事伯顏見於上都七月還行省付以詔書俾諭宋主伯顏調淮東都元帥字魯歡以所部游淮而進九月會師淮安城下遣新附官孫嗣武叩城大呼又射書城中諭守將使降皆不應伯顏揮諸軍拔之次高郵十月圍揚州十一月伯顏分軍為三道期會於臨安參政阿剌罕為右軍以步騎自建康趨獨松嶺參政董文炳為左

史記卷一百一十二

七

軍以舟師自江陰循海趨華亭伯顏由中道節置諸軍水陸並進伯顏軍至常州常州不下伯顏叱帳前軍先登豎赤旗諸軍見而大呼曰丞相登矣師畢登宋兵大潰屠其城統制劉師勇單騎奔平江諸將請追之伯顏曰勿追師勇所過城守皆陷落矣遣都元帥闊里帖木兒據無錫州萬戶忙古歹安徹兒巡太湖監賊亦乞里歹趨平江遣降人游介實奉詔書副本使於宋仍以書諭宋大臣十二月次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主及太皇太后書併宋之大臣遣伯顏書來見泣言曰太皇太后年高嗣君幼冲且在衰經中自古禮不伐喪望哀恕班師每年進奉修好今日事至此皆奸臣賈似道

失信誤國耳伯顏曰主上卽位之初奉國書修好汝國執我行人一十六年所以典師問罪去歲又殺廉奉使等誰之過歟如欲我師不進將效錢王納土乎李主出降乎汝宋肯得天下於小兒之手今亦失於小兒之手蓋天道也不必多言岳頤首泣不已軍次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降宋尚書夏士林侍郎李思孟以書來請尊上爲伯父世修子侄之禮且納歲銀幣二十五萬兩正伯顏遣忙古歹取湖州知州趙良淳死之十三年正月次嘉興安撫劉漢傑以城降宋宰臣陳宜中遣御史劉岳奉宋主稱臣表文副本及致書伯顏約會長安鎮及次長安鎮宜中不至進軍臨平鎮次皋亭山

史記

卷三百二十二

十一

宋主遣知臨安府賈餘慶等奉傳國璽及降表詣軍前伯顏受訖遣慶加互以餘慶等還臨安召宋宰臣出議降事時宜中已遁以文天祥代爲丞相不拜自請至軍前伯顏進軍至臨安北十五里分遣董文炳呂文煥范文虎巡視城堡安諭軍民宜中與張世傑等挾益王廣王下湖江航海而南惟謝太后及幼主在宮中伯顏遣右軍阿剌罕與魯赤左軍董文炳據守湖江以勁兵五千人追之不及而還禁軍士毋入城及侵壞宋氏山陵遣呂文煥持黃榜諭臨安中外軍民俾安堵如故遣程鵬飛等入宮慰諭謝后謝后遣丞相吳堅文天祥樞密謝堂安撫賈餘慶來見伯顏慰遣之顧天祥舉動

不常疑有異志謂之軍中天祥數請歸伯顏笑而不答天祥怒曰我此來爲兩國大事彼皆遣歸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汝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政當與我共之令忙古歹館伴鵬飛之令程鵬飛同賈餘慶易宋主削帝號降表駐軍臨安城北伯顏遣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臨安城觀潮於湖江至暮還營宋宗室大臣皆來見命唆都部分諸將守其城護其官分置三衙諸司兵於各翼其生鼻等軍願歸者聽分遣蕭邵等以宋主謝后諭招衛信未附諸州二月遣劉頤往淮西招夏竦遣別將詢地湖東西於是知嚴州方回知婺州劉怡知台州楊必大知處州梁椅並以城降宋主率文武百僚望闕拜發降表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忙古歹范文虎入治府事命張惠阿等藉其軍民錢糧之數開寶倉庫收百官請命符印圖籍悉徙宋官府取宋主居之別室分遣新附官招諭南北兩廣四川未下州郡部分諸將分屯要害駐軍湖江之計潮不至者三日人以爲天助謝后命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爲祈請使楊應奎趙若秀爲奉表押聖官赴闕請命夏貴以淮南降詔伯顏偕宋君臣入朝三月伯顏發臨安宋主入覲謝后以疾留隆國夫人黃氏宮人從行者百餘人福王與芮沂王乃欲謝堂等官扈從行者數千人三學之士數百人宋主求見伯顏曰未入朝無

史記

卷三百二十二

十四

相見之禮五月伯顏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御大安閣受朝命伯顏告於天地宗廟大赦天下帝勞伯顏伯顏再拜謝伯顏之還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牛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鉤條道之且曰宋寶王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誣其平宋時取其玉桃蓋帝命按之無驗乃釋之後有獻此蓋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以死罪後以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二十二年宗王阿只吉失律詔伯顏代總其軍伯顏令軍中探茂怯葉兒及宿敦根貯之人四斛草

下地帶

日何時無益今以誰命而誅之人服其有識成宗即位於上都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階宜揚順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知開府儀同三司太傅綠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江南三省諸罷行樞密院成宗以問伯顏對曰內而省院各置官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是之卒年五十九伯顏漢略善斷將二十萬眾伐宋若一人諸師仰之若神明畢事還朝口不言功歸裝唯衣被而已贈太師追封淮王謚忠武

阿木

阿木元夏氏合台子也拜征南都元帥至元四年親兵襲陽遂入南都取仙人鐵城等欄俘生口五萬軍還宋兵邀襲樊間阿木乃自安陽難濟江而精騎五千陣牛心嶺立虛寨設疑火夜半敵果至斬首萬餘級初阿木過襄陽駐馬虎頭山指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於此襄陽糧道可斷也五年遂築鹿門新城等堡又築臺漢水中與夾江堡相應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進六年七月大霖雨漢水溢宋將夏貴范文虎率兵來援出入東岸林谷間阿木謂諸將曰此張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備新堡諸將從之明日宋兵果趨新堡大破之殺溺生擒五千餘人獲戰船百餘艘九月破樊城外郭加同平章事十二月拔樊城襄陽守將呂文煥降十一年入覲請

使宋帝命相臣議久不決。阿木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弱於往昔，夫今不取，時不再來。」詔益兵十萬與丞相伯顏同伐宋。伯顏之鹽山，得俘民言：「宋沿江九郡精銳盡聚鄂江東兩城，今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以下江從之。」遂舍鄂而去，進攻沙洋新城。拔之前，次復州。守將翟貴降。夏貴鎮大廳，扼江漢口。兩岸倚禦堅嚴。阿木用軍將馬福計，回舟淪河口，穿湖中，從楊羅堡西沙蕪口入大江。十二月，軍至陽羅堡，攻之不克。阿木謂伯顏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對青山磯止泊，伺隙擄虛，可以得志。」明日，阿木遙見南岸沙洲，卽率衆趨之。戰馬後隨，宋將程鵬飛來拒。大戰中，流鵬飛敗走。諸軍抵沙洲，急擊岸，步開而復合者數四。敵小却，出馬於岸力戰，破之。追擊至鄂東門，而還。夏貴聞阿木飛渡，大驚，引麾下兵先遁。餘皆潰走。遂擄陽羅堡、漢陽鄂州皆降。十二年正月，貢斬江州降。阿木率舟師趨安慶。范文虎迎降。遂下池州。宋丞相賈似道挾重兵拒蕪湖。遣宋京來請和。伯顏謂阿木曰：「有詔令我軍駐守，何如？」阿木曰：「若釋似道不擊，已降州郡恐難守。且宋無信，方遣使請和，而射我軍船，執我選騎，今日惟當進兵。」遂詔之罪，請歸於我。二月，師次丁家洲。與宋前鋒孫虎臣對陣。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

江中，似道將兵殿其後。伯顏遣騎兵夾岸而進，兩岸樹砲擊其中。堅宋軍陣動。阿木挺身登舟，手持旄突入敵陣。諸軍繼進，宋兵遂大潰。世祖以宋重兵皆駐揚州，臨安倚之爲重。命阿木分兵圍揚州。既抵揚州，宋都統姜才領步騎二萬來攻。敵軍夾河爲陣。阿木麾騎士渡河擊之，戰數合，堅不能支。部衆軍伴北才逐之。阿木麾軍回擊，萬矢雨集，才軍不能支。擄其副將張林，斬首萬八千級。七月，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阿木登高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遣萬戶張弘範以船十艘，西掠珠金沙。阿木登南岸石公山，指揮諸軍，水軍萬戶劉瑛循江南岸東趨夾灘，繞出敵後。董文炳直抵焦山南麓，以旂其右，招討使劉國傑趣其左。兩翼夾射，萬戶忽剌出擣其中。弘範自上流縱火，起焦山之北。大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地。乘風以火箭燒其船，遂宋師大敗。舟既破，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水死。後軍散走，追至團山，獲黃白鷄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能復軍。交阯中書左丞相諭之曰：「淮南重地，李庭芝狡詐，須卿守之。時諸軍進取，臨安阿木駐兵瓜州，以絕揚州之援。伯顏所以兵不血刃而平宋者，阿木控制之力爲多。十三年夏，貴舉淮西諸城降。阿木謂諸將曰：「今宋已亡，獨庭芝未下，以外助猶多，故也。若絕其聲援，塞彼糧道，恐東走過秦，過令江海。」

乃楊楊之丁村以扼高郵寶應。魏選留屯新城以通泰州。遣千戶伯顏察兒率甲騎三百駐灣頭城之口。庭芝水路絕必從陸出。宜備之。如丁村烽起當首尾相應。斷其歸路。六月。姜才知高郵米運將至。夜出步騎五千犯丁村。楊至曉伯顏察兒來援。所將皆阿木牙下精兵。眾軍望其旗幟大呼曰。丞相來矣。宋軍皆遁。才脫身走。追殺騎兵四百。步卒免者不滿百人。李庭芝以朱煥守揚州。挾姜才東走。阿木率兵追襲庭芝。入泰州。遂築壘以守之。七月。朱煥以揚州降。泰州守將孫民臣開門降。執李庭芝。姜才戮揚州市。兩淮悉平。二十三年。北伐叛王昔剌木等凱還。西征至哈刺霍州。病卒。追封河南王。

阿里海牙

阿里海牙。畏吾兒人。初生在胞中。剖而出之。至元五年。以河南行省僉事與元帥阿朮劉整取襄陽。城中糧儲多。圍之五年不下。九年。破樊城。外郭其將復守內城。阿里海牙以爲襄陽之行樊城猶商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亦思馬因獻新發法。十年。爲破攻樊城之先。是宋兵爲浮橋以通襄陽之援。阿里海牙焚其橋。故襄陽不至樊城。既破。移攻具以向襄陽。一破。中其譙樓。聲如雷。京城中外諸將多踰城降。劉整欲碎其城。執文煥以快

意。阿里海牙止不攻。身至城下。招文煥與語。文煥感而出降。阿里海牙奏伐宋。帝大徵兵。拜伯顏爲左丞相。阿朮爲平章。阿里海牙進右丞。十一年十二月。知鄂州張晏然以城降。伯顏與諸將會鄂城。議曰。鄂於山帶江。江南之要區也。今蜀江陵岳鄂皆未下。不以大將鎮撫之。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也。乃以兵四萬遣阿里海牙戍鄂。而與阿朮將大兵東下。阿里海牙遣人徇壽昌信陽德安諸郡。皆下。十二年。宋將高世傑據岳州。又取復州。合上流諸軍。戰於龍舟。殺兵數萬人。扼荆江口。阿里海牙以軍屯東岸。世傑夜半遁去。黎明至洞庭湖。口兵船成列而陣。阿里海牙督諸翼萬戶及水軍張瑄等。

阿里海牙

逐世傑於湖口之夾灘。遣郎中張鼎召之。世傑降。阿里海牙令世傑招岳州孟之紹。亦以城降。貴世傑力屈乃降。詠之。至沙市不下。縱火攻之。宣撫朱觀孫降。阿里海牙遣郎中張鼎齎詔入江陵。宋湖北制置副使高遠等降。阿里海牙入江陵。傳檄常德荆門郢歸澄澧辰沅靖復均房施峽及諸洞。無不降者。籍其戶口財賦。來上。帝喜。大宴三日。語近臣曰。伯顏兵東。阿里海牙以孤軍戍鄂。朕甚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患矣。手詔褒之。令右丞廉希憲守江陵。阿里海牙還鄂。阿里海牙招潭州守臣李亦不聽。乃移兵長沙。夾隍水以破攻之。奪其城。潭人復作月城以相拒。凡攻七十日。大小數十戰。十

有三年，帝力屈，及轉運使鍾瑄、英都統陳義皆自殺，其將劉孝忠以城降。諸將欲屠其城，阿里海牙曰：「是州生齒數百萬，口若殺之，非上論。」大將以曹彬不殺意也，其屈法生之，遣使徇郡。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袁韶南雄諸郡，其守臣皆降。獨馬堅守靜江不下，攻三月餘，城破，執堅及總制黃文政、總管張虎等，阿里海牙以靜江民易叛，非重刑之，則廣西諸州不報。悉坑之，分遣萬戶脫溫不花徇賓融柳欽橫邕慶遠，齊集龍州，林貴康象脫隣徇潯藤梧，皆下之。特磨王懷土、貴南丹州牧莫大秀皆奉表內附。既而宋二王稱制海中，雷慶全、永興潭民文才喻等起兵應之，舒黃新州相繼起，詔討之。

史紀

卷三百一十二

三

之阿里海牙既定才喻等，至雷州，使人諭瓊州安撫趙與珪降，不聽。遂航海，執與珪殺之，盡定瓊南寧萬安吉陽地，降入蕃羅甸，蠻置宣慰司以鎮之。所定荆南淮西江西海南廣西之地，凡得州五十八，洞夷山獠不可勝計，未嘗專恃殺戮，取民從輕賦，所在立祠祀之，加湖廣行省左丞相，贈江陵王。

土土哈

土土哈，欽察國人，其先由出徙居玉里伯里山，因以為氏。其地去中國三萬餘里，其人青口赤髮，夏夜極短，日晡沒即出，由出之孫亦納思太祖征蔑里乞，其主火都奔欽察，亦納思

納之，太祖遣使諭之曰：「汝奚匿？吾負箭之藥，亟以相還，不然禍將及汝。」亦納思曰：「逆鵠之雀，幾薄猶能生之，吾顧不如草木耶？」太祖乃討之，亦納思已老，國中大亂，亦納思之子忽魯速蠻遣使自歸於太祖，而憲宗帥師已扣其境，忽魯速蠻之子班都察迎降。土土哈班都察之子也，襲父職，備宿衛諸王，脫脫不失烈吉叛，寇抄諸部，掠憲宗所御大帳，以去。土土哈討之，奪回大帳，帝因以賜之，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以卿能歸之，故以授卿，有言也不干。」叛眾欲問於朝，然後發兵。土土哈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仰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即日散行疾驅，七晝夜渡禿兀刺河，戰於孛怯。

史紀

卷三百一十二

三

嶺大敗之，也不干僅以身免，論功行賞，帝欲先欽察之土土哈言慶賞之典，宜先蒙古。古將吏帝曰：「蒙古人誠居汝右，力戰豈在汝右耶？」成宗元貞初，導諸王岳木忽等入朝，奉命還北邊，卒封昇王。子牀兀兒襲職，領征北諸軍，踰金山，攻入鄰之地，南有答魯忽河，其將帖良臺阻水而軍，柵岸以自固。土皆下馬，晚坐持弓矢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能進，牀兀兒命吹銅角，擊軍大呼，聲震林野，其眾不知所為，爭起就馬，於是麾師畢渡，湧水拍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追奔五十里，盡得其人馬廬帳，尚楚王公主入朝，帝諭之曰：「卿鎮北邊，累建大功，雖以黃金周飾卿身，猶不足以盡朕意，賜衣袍金珠。」

等物仍賜其軍鈔四十萬貫九年諸王都哇察八兒明里帖木兒等聚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連年構兵以相殘殺是自墮祖宗之業也今撫軍鎮邊者皆吾世祖之嫡孫吾與誰爭哉且前與土土哈戰既弗能勝今與其子赫兀兒戰又無功天與祖宗之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養少者得以長傷殘疲憊者得以休息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我子孫者矣使至帝許之於是明里帖木兒等罷兵入朝拜知樞密院事成宗勅武宗時在輝麻出海上赫兀兒請急歸定大業拜平章政事封句容王授金印以世祖

卒追封揚王

來阿八赤

來阿八赤率夏人父木連忽里歸太祖遷居宿衛憲宗伐宋攻釣魚山命諸將謀進取之計木連忽里曰川蜀之地三分

我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死守以抗我師今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彼上流兵糧皆仰給東南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兵相出入不時援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清萬變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唐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危無援不降即走矣諸將以攻城功在頃刻反以爲迂世祖卽位同川蜀之事阿八赤以父所言對世祖撫掌曰彼時若從此策東南其足平乎朕在鄂

晝夜迎戰賊兵敗遁會將士多疲不能進而諸將復叛所得關阨皆失守乃班師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高險射毒矢將士畏瘡以戰諸軍護皇子出賊境阿八赤中毒矢卒

李恒

李恒西夏之裔太祖征河西夏主之子守兀納刺城不屈而死子惟忠方七歲求從父死主將異之以獻宗王合撒兒王謂養之從嗣王移相哥經畧中原有功惟忠生恒十二年為左副都元帥出江西開府江州宋丞相陳宜中及大將張世傑立益王於閩中郡縣豪傑爭起兵應之恒遣將破吳玠於南豐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浚合兵十萬期復建昌恒遣將

史錄

卷三十二

李

敗之於兜港浚走從文天祥於瑞金又破之天祥走汀州遣偵撫孔遵追之併破趙孟潔軍取汀州天祥復取汀州兵出興國縣連破諸邑圍贛州或言天祥墳墓在吉州若遣兵發之則下矣恒曰王師討不服豈有發人墳墓之理乃發兵援贛自率精兵潛至興國天祥走追至空坑獲其妻女擒招討使趙時賞已下降其眾二十萬詔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眾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擊之眾以為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去嗣州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守廣

東諸郡詔以恒為都元帥經畧之恒進兵取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畧定梅嶺諸州凌震等復犯廣州恒果敗之皆棄舟赴水死獲其船三百艘十六年二月弘

範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為柵以自固恒斷其汲路其時日迫論降不可乃陣於船尾由北面逆行搗其柵索絕世傑猶死戰自刺至矐弘範督南面諸軍合擊大敗之陸秀夫沉妻子於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十餘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瞿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號溺之餘尚得八百餘艘是日黑氣

史錄

卷三十二

李

如霧有乘舟南遁者恒以為衛王追至高化詢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等溺死於海陵港嶺海悉平十九年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結筏渡海奪天長府交趾遂空其國航海而遁恒封其宮庭府庫追襲於海洋敗之得船二百艘會盛夏軍中疾作霖潦暴漲浸灌營地眾議班師蠻兵追敗後軍王命恒殿後且戰且行毒矢貫恒膝一卒負恒而趨至思州卒追封勝國公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從太祖定中原封徐邵二州因家於徐至元十八年擢利用監二十四年桑哥為相引用黨

與鈞考天下錢糧凡昔權臣阿合馬積年召進舉以中書失
儀奏誅二參政行省乘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
或連繫鄰黨械禁榜掠自戕及死獄中者以百數中外騷動
延臣莫敢言徹里其陳桑哥奸貪誤國害民狀辭語激烈帝
怒謂詆毀大臣命左右批其頰徹里辨愈力且曰臣與桑哥
無讐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苟畏聖怒
而不復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帝大悟命帥羽
林三百人往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命往江
南籍其姻黨江浙省臣烏馬兒湖廣省臣要束木皆棄市天
下快之徹里往來凡四道徐州皆過門不入進御史中丞成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五

宗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謂都事賈鈞曰國
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
存大體按巡以苛爲明微眚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奴計
主者傷風敗教莫甚於茲君爲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爲也
帝聞而善之爲中書平章政事卒封徐國公

不忽木

不忽木世爲康里部大人康里高車國也祖海藍伯事克烈
王可汗可汗滅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
答曰昔與帝同事可汗今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
所之于十人皆爲太祖所虜燕其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

莊聖皇后后遣侍世祖於諸邸世祖威名日盛憲宗將伐宋
命之於守燕真曰主上素有疑志今乘輿遠涉危難之地殿
下獨處安全可乎世祖因請從征憲宗喜分兵命取鄂州而
自將攻蜀之合州令阿里不哥居守憲宗崩燕真覺阿里不
哥有異志奉皇后稍引而南與世祖會於上都世祖卽位燕
真未及大用而卒不忽木其仲子也受學於祭酒許衡世祖
欲授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書貞觀政要數十字以進
帝知其寓規諫嘉歎之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堅童太答禿
魯等上疏曰自堯舜三王以來莫不有學故治隆於上俗美
於下總道武起自北方既定中原增置生員三千儒學以興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一

五

臣等復取平南之君建置學校者爲陛下陳之晉武帝嘗平
吳矣始起國子學隋文帝嘗滅陳矣俾國子寺不隸太常唐
高祖嘗滅梁矣詔諸州縣並置學及至太宗數幸國學增築
學舍至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學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
博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入
學國學之內至八千餘人高宗因之遂令國子監領六學一
曰國子學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學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
算學各置生徒皆承高祖之意也然得之平吳得戶五十二
萬而已隋之滅陳得郡縣五百而已唐之滅梁得戶六十餘
萬而已其崇重學校已如此况我大國奄有江嶺之地計亡

宗之戶不下千萬此陛下神功自古未有而非晉隋唐之所
及也然學校之政尚未全舉臣竊惜之臣等竊被聖恩俾
習儒學欽惟聖意豈不以諸色人仕宦者常多蒙古人仕宦
者尚少欲臣等曉識世務以任陛下之使令乎然學制未定
朋從數少臂猶責嘉不於數苗求長驥於數馬恐其不易得
也爲今之計如欲人才衆多通習漢法必如古昔偏立學校
然後可若曰未暇宜且於大都弘闡國學擇蒙古人年十五
以下十歲以上質美者若而人百官子弟與凡民俊秀者若
而人俾庶給之選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充司業博士助教
以教育之爲之講解經傳授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史籍

卷三十二

元

其下復立數科如小學律書算之類每科設置教授各令以
本業訓導小學科則令讀誦經書教以應對進退之節律科
則令通曉吏事書科則令曉習字畫算科則令熟閑算數或
一藝通然後收授或一日之間更大爲之俾國子學官總領
其事常加點勘務要精通日月歲時隨其利鈍各就所習功
課程其勤惰而賞罰之勤者則升之上舍惰者則降之下舍
待其改過則復升之假日則聽學射自非假日不令出學數
年以後上舍生學業有成就者聽學官保舉蒙古人若何品
級諸色人若何仕進其未成就者且令依舊學習俟其可以
從政然後成聽學官舉其賢者能者使之依例入仕其終不

可教者三年聽令出學凡學政因革生員增減許不時奏聞
則學無弊政而天下之材皆親感而興起矣然後續立郡縣
之學化民成俗無不由之伏望聖慈下臣章令諸老先生商
議施行帝覽之喜十五年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帝
遣通事脫虎脫茂遜西僧往作佛事還過真定筆驛吏幾死
不忽木收僧下獄脫虎脫欲出西僧辭氣倔強不忽木令去
其冠立之庭下責以不職脫虎脫歸以聞帝曰不忽木素
剛正必汝革犯法故也二十一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權茶轉
運使盧世榮阿附宜政使桑哥言用已則國賦可十倍於舊
帝以問不忽木對曰自昔聚斂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

史籍

卷三十二

元

陳利衍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
俱困雖悔何及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爲右丞不
忽木遂辭參議不升及世榮以罪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
尚書時方籍沒阿合馬家其奴張散札兒等罪當死釋言阿
合馬家貴隱奇者多如盡得之可資國用遂勾考捕繫連及
無辜京師騷動帝命丞相安童集六部長官詢其事不忽木
曰是奴爲阿合馬心腹爪牙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
歲月微倖不死耳豈可受其誣誣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
怨謗自息丞相入奏散札兒等伏誅捕繫者盡釋之改刑部
尚書桑哥忌之指不忽木謂其妻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

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免之桑哥誅以不忽木爲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哥以致天下不安今悔之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儆今日之用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勸舊齒齒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可向者籍沒合馬其路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爲相必敗國事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後有請完澤徇私者帝以問忽不木對曰完澤與臣俱待罪中書設如所言豈得專行臣等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懷猜疑非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命左右批其頰而出之帝每對侍臣稱疾咥膺之能不忽木請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嘗陰資朕財用卿父所知卿時未生也不忽木曰是所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爲若何帝噤曰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於帝座帝憂之夜召問所以銷變之道奏曰風雨白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爲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爲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惟起敬起孝故易震之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又曰遇災而懼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

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又安此前代龜鑑也臣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曰食未言詔帝懷然曰此言澹合朕意可復誦之詳論至四鼓乃罷三十一年帝不豫故事非國人勸書不得入臥內不忽木以謹厚日視醫藥帝大漸與御史大夫月魯那顏太傅伯顏受遺詔留禁中丞相完澤至不得入伺月魯那顏伯顏出問曰我年位俱在不忽木上國有大議而不預何耶伯顏歎息曰使丞相有不忽木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完澤不能對入言於太后太后召三人問之月魯那顏曰臣受顧命太后但觀臣等爲之臣若誤國甘伏重誅宗祖大事非宮中所當預也太后然之遂定大策其終引升榻請論南郊皆不忽木領之河東守臣獻嘉禾不忽木謂之曰汝部內所產嘉禾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耳不忽木曰若如此何足爲瑞遂罷之西僧爲佛事請釋罪人祈禱謂之禿魯麻蒙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官門釋之云可得福不忽木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汝母使不忽木知今聞其言朕甚愧之使人謂不忽木曰朕當從卿言出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不忽木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謂之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元貞二年春召至便

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
段真代卿如何不忽木曰貞實勝於臣拜不忽木昭文館大
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
何功敢當此制去重事四年疾作帝遣醫治之不効乃附奏
曰臣房庸無取叨承眷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鴈蒲飲而
卒年四十六每侍燕間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拊髀歎曰恨
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
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贈魯國公

阿魯渾薩理

阿魯渾薩理畏兀人父台薩理通釋氏經律其師名之曰萬
史綱

卷三十三

三

阿魯渾薩理以父字為金氏宿衛內朝有江南人言宋宗
室反者世祖遣使捕之阿魯渾薩理曰言者必妄使不可遣
帝曰何以言之對曰若果反郡縣何以不知言者不由郡縣
而古之闕庭必其仇也江南初定民心未附一旦以浮言輒
捕之恐人人自危也帝召使者還俾械繫言者治之果以貨
錢不從誣之權左侍儀勸帝招致山澤道藝之士以備任使
帝遂置集賢館命掌館事士之應詔者伙食供帳車服之盛
皆喜過望宣徽官欲陰敗其事盛陳所給廩餼於內真帝見
之帝過而問之對曰此一士之日給也帝曰汝欲使朕見而
損之十倍此以待天下士猶恐不至若損之誰肯至者二

元何當不
數十

詩文似何
遠明髮圖
者

十四年立尚書省桑哥用事詔阿魯渾薩理與同視事固辭
不許桑哥敗帝問桑哥為政如此卿何故無一言對曰臣未
嘗不言陛下方信任桑哥彼所忌獨臣臣數言不行若抱薪
救火祇益其暴不若滿縫其間使無傷國家大本陛下久必
自悟也帝以為然曰吾甚愧卿桑哥臨刑曰我不用阿魯渾
薩理之言故至於此三十一年帝崩初裕宗即位世祖欲立
嗣以問阿魯渾薩理阿魯渾薩理言成宗仁孝恭儉宜立於
是大計乃決成宗及裕聖皇后皆莫之知也數召之不往成
宗撫軍北邊帝命阿魯渾薩理奉皇太子寶授成宗乃一至
其邸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顧事朕者惟卿屢召不
至今乃知卿與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嘗謂左右曰若全
平章者真全才也於今殆無其比卒贈太師封趙國公子岳
柱方八歲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手中金釧曰此物
可易酒何用剪髮澄驚異即易之為河南河北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卒

史綱

卷三十三

三

宋兒赤，寧州人。世祖以西夏子弟多俊逸，欲用之，召見於香。問曰：「儒者多嘉言，朕欲聞之。」宋兒赤曰：「唯當親君子，遠小人。耳帝因問：『欲何仕？』對曰：『西夏營田，實占止軍，倘有調用，則又妨耕作。上將野曠，十未墾一。南軍屯聚以來，子孫蕃息稍衆，若以其戍丁者，別編入籍，以實屯力，則地利多而兵有餘矣。』請爲其總管，以盡措畫。帝可之，授中興路新民總管，調雲南。

脫歡，唐兀氏，爲四川廉訪司僉事。上疏曰：「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且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之資，以紓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回回戶計多富商大賈，宜與君民一體應役。如此，則賦役均矣。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賣寶中寶，以虛國用。違者罪而沒之。如此，則富商大賈無所施其奸，僞國用有畜積矣。懇直剴切，當時稱之。

塔出，布兀刺子也。朝議淮上諸郡，宋之北藩，城堅兵精，攻之不可猝下。徙老我師，宜先渡江，翦其根本。若畱兵淮甸，絕其救援，則長江可乘虛而渡也。於是，以塔出爲淮西行省，悉知政事。宋夏貴帥舟師十萬圍正陽，決淮水灌城，幾陷。塔出救之，道出潁州，遇宋兵攻，頑戍卒僅數百人。塔出發公庫弓矢，驅市人出戰，度類之北關易破，乃急徙民入城，伏兵以待。是夜，宋人果焚北關，塔出率衆從暗中射之，矢下如雨。宋兵走至沙河，大破之，溺死者不可勝計。明日，長驅至正陽，時方霖雨，突圍入城，與右丞阿塔海分帥銳師以出，渡淮至中流，皆

殊死戰，宋軍大潰，追斬數千級，奪戰艦五百餘艘，遂解正陽之圍。授江西中書左丞，行中書省事。瑞州張公明，愬左丞呂師夔謀爲不軌，塔出應知其誣，曰：「狂夫欲脅以求貨耳。若以蒙昧之言聞之朝廷，則大獄滋興，逮及無辜，乃斬公明而後聞，帝是之。」卒年三十七。

哈刺哈孫，幹刺納兒氏。拜大宗正時，相請以江南獄隸宗正。哈刺哈孫曰：「江南新附，教令未孚，且相去數千里，欲遙制其刑，得毋寬乎？」事遂止。遷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入覲，帝問之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以糾奸

思故食吏疾而訪之耳帝然之詔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
西以圖交趾哈剌哈孫密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
又徙民瘴鄉必將怨叛主吏不知抱卷請署弗答再請則曰
姑緩之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成帝卽位拜中書左丞相
集群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七年進右丞相車駕每歲幸上
都哈剌哈孫必留守京師帝弗豫制出中官哈剌哈孫以身
匡之天下晏然十年帝疾篤入侍醫藥出總宿衛藩王欲入
侍疾者不聽日理機務如故十一年春成宗崩時武宗撫軍
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慶諸如臣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
政立安西王阿剌答哈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

史集

卷三十三

三

悉收京城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臥闕下內旨日數至並
視文書皆不署衆欲害之未敢發及仁宗至近郊衆猶未
三月朔刻期請署后決以三月三日御殿聽政乃署之奸衆
大喜明日迎仁宗入執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難答等
阿忽台有勇力人不敢近諸王禿剌手縛之內難悉平自冬
至春未嘗一至家休沐夏五月武宗至自北卽皇帝位拜太
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禿剌封越王哈剌哈孫曰祖宗之
制非親王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剌踈屬豈得以一日之功廢
萬世之制哉禿剌因譖之曰方安西王謀干大統哈剌哈孫
嘗署文書由是詔曰和林爲北邊重鎮今諸部降者百餘萬

非重臣不足以鎮之念無以易哈剌哈孫者以太傅右丞相
行和林省事會大雪民無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三百里凡
十傳轉米數萬石以餉饑民不足則益以牛羊又度地置倉
積粟以待來者浚古渠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教部落雜
耕其間歲得米二十餘萬北邊大治至大元年賜大帳如諸
王禮卒年五十二贈太師封順德王

阿沙不花

阿沙不花康里國王族也初太祖拔康里時阿沙不花祖母
苦滅古麻里氏新寡有二子曰曲律牙牙皆幼國亂家破無
所依欲歸朝廷念無以自達一夕有數驢皆重負突入營中

史集

卷三十三

四

驅之不去及旦繫驢營外置所負其旁夜復納營中候有求
者歸之如是十餘日終無求者乃發視其裝皆西域重寶驚
曰殆天欲資我而東耶遂載二子越數國至京師太祖已崩
太宗立盡獻其所有帝深異之命有司治邸舍以居之居二
年聞國中已定謁帝欲歸帝曰汝昔何爲而來今何爲而去
對曰妾昔以國亂無主遠歸陛下今賴陛下威德聞國已定
欲歸守墳墓耳妾二子雖愚願留事陛下帝大喜召二子入
宿衛而禮遣之後十三年復來時二子從憲宗伐蜀憲宗崩
諸將皆還而二子獨後心以爲憂往古廟禱焉若聞神語連
稱好男問其國人通漢語者知爲吉語及還則二子已至矣

南京師曲律無子牙牙後封康國王生六子阿沙不花最
賢年十四侍世祖西蕃遣使者有所奏請既論還之後數日
帝問諸大臣曰前日西使何請朕何辭以遣之諸大臣莫能
對阿沙不花從傍代對甚詳悉帝責諸大臣曰卿等任天下
之重反不若一童子耶一日帝故命諸門衛勿納阿沙不花
阿沙不花至諸門不納乃從水竇中入見帝曰臣一日不入
侍身將何歸帝大悅乃顏叛諸王納牙等應之帝問計將安
出對曰今先撫安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
卿爲朕行之卽北說納牙曰大王聞乃顏反耶曰聞之曰大
王知乃顏已遣使自歸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欲爲乃顏外

史

卷三十三

五

應今乃顏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幸主上聖明知非
大王意然二三大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
全計納牙從之諸王之謀皆解帝乃親征乃顏平兼兩城兵
馬都指揮使事武宗以懷寧王總軍漠北問阿沙不花誰可
大用者對曰母弟脫脫將相才也遂命從行成宗崩皇后謀
立安西王阿難答適武宗遣脫脫計事京師丞相哈剌哈孫
令急還報武宗而成后密諭通政使止其驛馬阿沙不花知
事急作先日署文書給馬去武宗卽位拜中書平章政事嘗
出朝見一人令皇失懼曰此必盜金者召詰之果得黃金五
十兩白金百兩詔以金賜阿沙不花而誅盜者辭曰盜誅固

當金非臣所宜得願還金以贖盜死帝悅而從之帝嘗以五
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中丞伯顏等侍阿沙不花見帝
容色日悴進曰入珍之味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此古人
所戒也陛下不思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而惟嬾
是耽嬾嬾是好猶雨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也帝大悅曰
非卿孰爲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
飲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
賀進右丞相封康國公卒追封順寧王

拜住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稍長宏遠端亮有祖風爲宿衛長

史

卷三十三

六

此儒者之能事卿相之資也英宗在東宮左右咸稱拜住
賢遣使召之拜住謂使者曰嫌展之際君子所慎我天子宿
衛長而與東宮私相往來可乎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
進左丞相至元十四年建太廟於大都至是四十年親享之
禮未行拜住奏曰古云禮樂百年而後興郊廟祭享此其時
矣帝悅曰朕能行之冬十月始有事於太廟二年春正月孟
享始備法駕設黃麾大仗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出自崇天門
拜住攝太尉以從帝見羽儀文物之美顧拜住曰朕用卿言
舉行大禮今日之喜與卿共之致齋行禮中外肅然明日還

奕赫抵雅爾丁回同氏爲右司郎中與同列議獄不決奕赫抵雅爾丁曰公等讀律不能變通以通事官習之聞者雖熟

康里脫脫阿沙不花之弟也。武宗以皇子撫軍北邊。脫脫從行。成宗崩。仁宗奉太后至自懷柔。既定內難。大后以兩子星命付陰陽家推算。問所宜立者。曰大者有災。小者長久。太后惑其言。遣近臣桑耳諭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豈有親疏。陰陽家所言。不容不思。武宗默然。召脫脫授以同知樞密院謂之曰。我擇禦邊。隨勤勞年久。次序居長。神器所歸。灼

然無疑。今太后以星命爲言，天道忙昧，誰能預知？使我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之言而乖祖宗之託哉？此蓋任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我治其罪，故爲是奸謀，動搖大本耳。汝爲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脫脫馳至大都，入見太后，道武宗所授旨。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說，雖出術家，爲太子周思遠慮，乃出我淡愛，貪慾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何不速來？」復與仁宗屏左右，謂脫脫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屬望，今聞汝所言，殆有謾間，汝歸爲我，彌縫闕失，使骨肉無間，相見怡愉，則汝功大矣。」脫脫頓首謝曰：「太母太弟不煩過慮，臣侍藩邸歷年，頗見信任，今當推誠竭忠，以開釋太子。後日三宮共處，靡有嫌隙，斯爲脫脫報効矣。」太后遣阿沙不花往道群臣推戴之意。脫脫行至旺古察，武宗在馬轎中望見其來，趣使疾馳與之共載。脫脫具致太后仁宗之語，武宗大感悟，遣阿沙不花還報。因問脫脫會視事否？對曰：「今正殿未御，宗親未見，而恩從之臣，擅取各位，誠恐議及聖明，是以未敢視事。」武宗嘉歎久之。阿沙不花至仁宗，卽日奉迎於上都。武宗正位，尊太后爲皇太后，立仁宗爲皇太子，三宮協和，脫脫兄弟之力爲多。知樞密院只兒哈忽，嘗有不遜語，帝將寘於法。脫脫諫曰：「陛下新正位，大恩未立，而輒行誅戮，知者以爲彼自有罪，不知者以爲報仇，恐人人

自危。况只兒哈忽習於先朝典故，今固不可少也。乃宥之，拜中書左丞相。中外翕然稱爲賢相。至大三年，三寶奴等勸武宗立皇子爲皇太子。脫脫方獵於柳林，遣使亟召之。遇三寶奴問故，曰：「建儲議急，故召公耳。」脫脫曰：「何謂也？」曰：「皇子溲長，聖體近日倦動，儲副宜早定。」脫脫曰：「國家大計，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東宮，兄弟叔姪，世世相承，成約已定。我輩臣子，何可累之三寶奴？曰：今日兄已授弟後，日叔當授姪，能保之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寶鑒之三寶奴，雖不以爲然，而莫能奪其議也。仁宗卽位，拜江浙行省左丞相。時鉄木迭兒爲丞相，欲固位取寵，議立仁宗子英宗爲皇太子，而明宗以武宗子封周王，出鎮雲南。詔脫脫爲武宗舊臣，遷至京師，居數日，詔復還鎮。泰定四年卒。至正初，贈太師，封和寧王。

燕鉄木兒

燕鉄木兒，牀兀兒之子也。武宗鎮朔方，僞宿衛，特愛幸之。及卽位，同知宣徽院事，致和元年，進簽書樞密院事。泰定帝崩於上都，丞相倒剌沙專政，利於立幼。燕鉄木兒時總領衛事，詣大都，自以身受武宗之恩，其子宜纂大位，而一居朔漠，一處西番，與公主察吉兒、族黨阿剌帖木兒及腹心李倫赤剌刺等議。八月甲午昧爽，率勇士納只秃魯等人，入興聖宮，執中

書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露刃斬衆曰祖宗正統屬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順者斬遂捕奸黨下獄與西安王阿剌忒納失里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自東華門重列軍士命前行省叅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驛迎文宗於中興封府庫拘百司印遣兵守諸要害推前行省左丞相別不花爲中書左丞相前行省叅政王不憐吉台爲樞密副使與通政院使蕭忙古解中書右丞趙世延樞密同僉燕帖木兒等分典政務既受命未知所謝注目而立指使南面拜衆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乃募死士買戰馬運京倉粟以餉上幸遣使於各行省徵發錢帛兵器諸衛軍無統屬

史

卷一百一十三

七

者及謁選與罷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燕帖木兒宿衛禁中夜則更遷坐以待旦者將一月弟撒敦于唐其勢時雷上都審遣人召之皆棄妻子來歸令塔失帖木兒矯爲使者自南來云諸王帖木兒不花寬徵普化湖廣河南省臣合軍應駕旦夕且至使民勿驚疑命撒敦以兵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復令乃馬台爲北使稱明宗從諸王兵整駕南帳中外乃安撒里不花至自中興云乘輿已啟塗詔拜燕帖木兒知樞密院事率百官備法駕郊迎丁巳文宗至京師入居大內已未上都王禪及太尉不花等軍大倫林九月詔燕帖木兒率師禦之撒敦先驅至倫林西乘其未陳薄之北軍

大敗師還燕帖木兒以爲不正大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與諸王大臣勸進文宗卽位封燕帖木兒爲太平王右丞相知樞密院事王禪破居庸關將士皆潰游兵至大口詔燕帖木兒將兵拒之軍次榆河帝出都城將親督戰燕帖木兒曰陛下下一出民心必驚軍旅之事臣以身任之願陛下還宮文宗乃還燕帖木兒與王禪軍遇於榆河北奮擊敗之追至紅橋北阿剌帖木兒執戈刺燕帖木兒燕帖木兒側身以刀格其戈斫之中臂復鏖戰於白浮之野周旋馳突燕帖木兒手斃七人會日曠對壘而宿夜遣精銳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自相擊殺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王禪集散卒復出我師堅

史

卷一百一十三

七

壁不動夜命撒敦潛軍繞其後八都兒壓其前夾營吹銅所呼噪敵兵驚潰追及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王禪單騎遁還至昌平南報上都軍入古北口掠石槽燕帖木兒遣撒敦倍道趨石槽敵軍方炊掩其不備直蹂之燕帖木兒大兵繼進追擊四十里出牛頭山擒駙馬孛羅帖木兒等將士降者不可勝數餘兵奔竄遣撒敦襲之逐出古北口十月諸王也先帖木兒陷通州將襲京師燕帖木兒急引軍還擊之敵軍狼狽走率師渡潞河追之敵兵殊死戰唐其勢陷陣殺陽翟王大平死者蔽野餘兵宵潰上都諸王忽剌台等入衆剌開撒敦兵潰行樞密院卜顏幹都魯指揮使也速台兒

將兵援之忽刺台犯良鄉游騎逼南城令京城居民戶出壯丁一人持兵使從軍士乘城諸門列甕貯水以防火脫脫木兒章吉與也先捏合擊敵軍於良鄉南轉戰至蘆溝橋忽刺吉被創燕鉄木兒章軍循北山而西令脫街繫囊盛莖豆以飼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蘆溝河忽刺台望風西走凱還都人羅拜馬首燕鉄木兒入見帝大悅宴興聖殿賜黃金印齊王月魯帖木兒聞文宗即位乃率軍圍上都倒刺沙勢蹙肉祖奉皇帝寶出請死齊王護送至京師文宗御興聖殿受皇帝寶下倒刺沙於獄兩都平先是以欽察衛士多分置左右二衛至是又析置龍翊衛以燕鉄木兒統三衛升爲大都

史釋

卷三百二十二

三

督府帝曰卿已爲省院惟未入臺二月遷御史大夫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領都督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各刺罕太平王文宗以天下既定可行初志遣治書侍御史撒迪迎明宗於漠北三月詔燕鉄木兒護聖寶北上明宗嘉其功加拜太師餘如故從駕南還八月朔明宗次王忽察都之地文宗以皇太子見庚寅明宗暴崩燕鉄木兒以皇后命奉皇帝璽寶授文宗疾驅而還執則率宿衛士扈從夜則躬衾甲冑繞帳殿巡護既達上都與諸王大臣陳勸已亥文宗復即位於上都至順元年帝以學頒龍數未足以報大勛命獨爲丞相以尊異之凡號令刑名選法錢糧

此尚不覺如

造作一切政務悉聽總裁諸王公主駙馬近侍人員大小衙門官員人等敢有隔越聞奏以達制論二年爲建第於興聖宮之西南十一月詔養其子塔刺海爲子以燕鉄木兒領奎章閣學士院事賜龍慶州之流盃園池水磴土田又賜平江松江陰蘆蕩錫山海塗沙田等地因言平江松江汧田五百頃有奇種七千七百石願增爲萬石入官以所得餘米贖弟撒敦詔從之四年文宗大漸遺詔立兄明宗之子文宗崩明宗次子懿璘質班即位四十三日而崩文宗后臨朝燕鉄木兒與羣臣議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曰天位至重吾兒幼冲豈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懽帖睦爾出居廣西今年十

史釋

卷三百二十三

四

三矣可嗣大統於是奉太后命召還京師至良鄉具肉薄迎之燕鉄木兒與之並馬而行於馬上舉鞭指畫告以國家名難遣使奉迎之故而妥懽帖睦爾無一語辭之燕鉄木兒疑其意不可測且明宗之崩已與逆謀恐即位之後追舉前事故宿衛數月而心志背亂燕鉄木兒自乘大權以來挾震主之威肆意無忌一宴宰十三馬取泰定后爲夫人前後尚宗室女四十人或交禮三日遂遣歸者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遊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鶯鶯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爲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荒淫日甚體虛滑血而卒妥懽帖睦爾乃即位是爲順帝以撒敦爲左

一身不離
死子孫

丞相唐其勢為御史大夫元統二年命唐其勢總管高麗女
直漢軍萬戶府達魯花赤授散教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
軍國重事答剌罕榮王太傅中書左丞相賜廬州路為食邑
有世世子孫九死贈燕鐵木兒德王諡忠武至元元年立燕
鐵木兒女為皇后撒敦死以唐其勢為中書左丞相伯顏為
右相唐其勢念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顏何人而位居吾
上遂與叔答里潛蓄異心交通諸王見火帖木兒謀立之鄰
王徹徹禿發其謀六月二十日唐其勢屯兵東郊身率勇士
突入宮闕伯顏及完者帖木兒定住闕里思吉等掩捕獲之
唐其勢及弟塔刺海皆伏誅其黨北奔答里答里以兵應之

史

卷三十三

主

殺使者哈兒哈倫阿魯灰用以禡旗帝遣阿彌論之又殺阿
彌帝命伯顏討之答里率逆黨拒戰為初思監所敗奔於見
火帖木兒字羅晃火兒不花追襲之力窮勢蹙阿魯渾察執
送答里等戮之見火帖木兒自殺初唐其勢事敗被擒攀折
殿檻不肯出塔刺海走匿皇后坐下后蔽之以衣左右曳斬
之血濺后衣伯顏奏曰豈有兄弟為逆而皇后蔽之者并執
后后呼曰陛下救我帝曰汝兄弟為逆豈能相救耶還皇后
出宮脫之於開平民舍遂歸錄唐其勢家

伯顏

伯顏見兒吉爾氏授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秦定帝崩燕鐵木

兒遣明里燕阿迎立懷王於江陵追過河南使以謀密告伯
顏伯顏歎曰此吾君之子也吾風荷武皇厚恩即集僚屬明
告以故使羅里報燕鐵木兒曰公盡力京師河南事我當自
効秦政脫列台有異圖欲殺伯顏伯顏拔劍殺之奪其軍馬
懷王至河南伯顏屬葉繼與百官父老導入俯伏稱萬歲叩
頭勸進冠從北行懷王即皇帝位加太尉進開府儀同三司錄
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院使明宗即位拜中書左丞相明
宗崩文宗嗣位拜知樞密院事封浚寧王文宗崩伯顏奉太
皇太后命立寧宗寧宗崩順帝入踐帝位拜中書右丞相上
柱國太師進封秦王領官相諸內府總領蒙古欽察幹羅思

史

卷三十三

主

諸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唐其勢及其弟塔刺海謀危社稷
伯顏奉詔誅之餘黨稱兵伯顏帥師往上都擊破其眾鴟殺
皇后為唐其勢塔刺海於後宮五年為大丞相伯顏自誅
唐其勢之後獨秉國鈞端權自恣變亂祖宗成憲虐害天下
漸有奸謀帝患之初伯顏欲以其侄脫脫伯術衛伺帝起居懼
涉物議乃以樞密知院汪家奴翰林承旨沙剌班同侍禁近
實屬意脫脫伯顏自領諸衛精兵以無者不花為屏蔽導從
之盛填溢街衢而帝側儀衛反落落如晨星勢焰薰灼天下
之人惟知有伯顏而已脫脫深憂之乘間自陳忘家徇國之
意帝猶疑之遣阿魯魯世傑班日與之往復議論知其無他心

伯顏始之
伯顏終之
伯顏自之
伯顏成之

帝始信之車駕自上都還京伯顏數以兵巡行紅城諸處歸
輒在後三人謀益堅伯顏不知也伯顏構昭王徹徹篤奏
賜死帝未允輒傳旨行刑復奏乞宜讓王帖木兒不花威順
王寬徹普化不待旨而行帝愈忿之伯顏日益立威鍛鍊諸
獄延及無辜六年伯顏自領兵衛諸帝出田脫脫告帝托疾
不往伯顏固請詔太子燕帖古思出收於柳林脫脫遂與世
傑班阿魯共白帝逐之脫脫受密旨領軍悉拘門衛阿魯世
傑班侍帝側傳命是夜帝御主德殿發號令二鼓遣太子怯
薛月可察兒率三十騎抵太子營取之入城夜半見帝四鼓
命只兒兀魯率詔往柳林出伯顏為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顏
史紀 卷三十三

脫脫

脫脫伯顏弟德王馬扎兒台子也養於伯顏拜親軍都指揮
使進御史大夫兼前職伯顏為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
無所忌擅傳人赦死罪任邪佞殺無辜諸衛精兵收為已用
府庫錢帛聽其出納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常憂其敗私請

二人與其
事防之何

二
帝

於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亦矣苟若於
未敗固之其父懷疑久未決質之其師吳直方直方曰傳有
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何顧焉時帝之左右
前後皆伯顏所樹親黨獨世傑班阿魯為帝腹心脫脫與二
人深相結納錢唐楊瑄營事帝潛邸為廣成局副使出入
禁中帝知其可用每三人論事使瑄參焉五年伯顏風臺臣
奏漢人不可為廉訪使脫脫曰此祖宗之法不可廢及章上
帝如脫脫言伯顏知出於脫脫大怒言於帝曰脫脫雖臣之
子其心專佑漢人當治之帝曰此朕意非脫脫罪也及伯顏
擅貶宣徽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
史紀 卷三十三

史紀

卷三十三

大

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
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
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泄則主危身戮矣脫
脫乃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遂與世傑班阿魯
議候伯顏入朝禽之戒衛士嚴宮門出入嚮切悉置兵伯顏
見之大驚召脫脫責之對曰天子所居防禦不得不爾伯顏
遂疑脫脫益增兵自衛六年二月伯顏請太子燕帖古思獵
於柳林脫脫與世傑班阿魯謀以所掌兵及宿衛士拒伯顏
遂拘京城門衛命親信列布城門下是夜奉帝御主德殿召
近臣汪家奴沙刺班及省院大臣入見出五門聽命命范匯

草詔教伯顏罪狀詔成夜已四鼓命中書平章政事只兒瓦友資赴柳林脫脫坐城門上伯顏遣騎士至城下問故脫脫曰有旨逐丞相伯顏所領諸衛兵皆散伯顏遂南行詔以馬札兒台爲中書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事至正元年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脫脫悉更伯顏舊政復行太廟四時祭享郊王徽徽爲之寇召還宣讓威順二王復科舉開馬禁滅監額爾古通請開經筵選儒臣以勸講身領經筵事中外翕然稱爲賢相二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總裁又請修至正條格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嘗保育於脫脫家每有疾飲藥必嘗之而進帝嘗駐蹕雲州遇烈風暴雨山水大至

史緯

卷三百二十三

七

脫脫抱皇太子單騎登山乃免四年領宣政院事諸山主僧請復僧司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耶以疾辭位不允表十七上始從之封鄒王食邑安豐賞資巨萬俱辭不受七年右丞相別兒怯不花請馬札兒台詔從甘肅脫脫請俱行十一月馬札兒台卒帝念脫脫助勞召還京師九年復爲中書右丞相脫脫自復入中書恩怨無不報以烏古孫良楨襲伯達汝中伯帖木兒等爲僚屬委以腹心之寄大小之事悉與之謀事行群臣不知也吏部尚書僕哲篤請更造至正交鈔脫脫從之而鈔竟不行河決金堤方數千里數年不能塞脫脫用賈魯計請塞

不必

之以身任其事謂羣臣曰事有難爲猶疾有難治自古河患卽難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有異論者皆不聽奏以賈魯爲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發河南北兵民十七萬役之築決堤使復故道凡八月功成天子喜其功勅儒臣歐陽玄製河平碑賜淮安路爲食邑郡邑長吏聽其自用汝穎妖寇起以紅巾爲號襄樊唐鄧皆應之十一年脫脫奏以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爲知樞密院事將諸衛兵十餘萬討之克上蔡既而駐兵沙河軍中夜驚也先帖木兒盡棄軍資器械北奔收散卒屯朱仙鎮朝廷以別將代之也先帖木兒昏夜入城仍爲御史大夫陝西行省監察御史劾其喪師辱國之罪

史緯

卷三百二十三

三

脫脫怒遷西行臺御史大夫朵兒直班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御史皆除各府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十二年紅巾芝麻李據徐州脫脫請自討之以達魯魯爲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趨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師次徐州攻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脫脫不動麾軍奮擊大敗其衆城破芝麻李遁去遂屠其城帝遣使卽軍中命脫脫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十三年脫脫用左丞烏古孫良楨右丞悟良哈台議屯田京畿以二人兼大司農卿西至西山東至遷民鎮南至保定河間北至檀順州皆引水利立法佃種歲大稔十四年張士誠據高郵詔脫脫總制諸軍討之一切庶政悉

歐陽有子
不也附
徐用出
御皆提
帝不能
兩相之
其服也

聽便宜行事省臺院部諸司聽選官屬從行西域西番皆起
兵來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師之盛未有過之者師次
濟寧遣官詣闕里祀孔子過鄒縣祀孟子十一月至高郵連
戰皆捷分兵平六合賊勢大蹙俄有詔罪其老師費財以河
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代將其兵削官爵安置淮安初脫脫
西徙別兒怯不花欲陷之死哈麻累言於帝召還之脫脫漢
德哈麻引為中書右丞後脫脫信用汝中栢以為參議中書
省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惟哈麻不為之下中栢譖之脫脫
改為宣政院使哈麻漢街之哈麻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
言中官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以中栢

史

卷三百二十三

三

烏治普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栢恐哈麻為後患
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木兒不
從哈麻諧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會也先帖木兒移疾
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承哈麻風旨上章劾之三奏乃允
奪御史袁印出都門聽旨而脫脫有淮安之命詔至軍中參
議與伯達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山師時嘗被密
旨今奉之一意進計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
曰天子詔我而我不能從是與天子抗也既聽詔脫脫頓首謝
曰臣至愚荷天子委以軍國重事早夜戰兢懼弗能勝一旦
釋此重負上恩所及者漢矣即出甲兵及名馬三千分賜諸

史

卷三百二十三

三

將俾各率所部聽新帥節制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無罪
違請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劍刎頸而死
詔移謫亦集乃路臺臣猶以譴輕疏其兄弟之罪詔流脫脫
於大理宣慰司也先帖木兒於四川礪門脫脫長子哈剌章
肅州安置太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家產入官脫脫至騰衝知
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可以無虞脫脫辭
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九月移至輕阿乞之地十二月合
麻橋詔鴆之年四十二三監察御史張冲等上章雪
其冤詔復脫脫官爵并給還其家產也先帖木兒已死召哈
刺章拜中書平章政事封中國公三寶奴知樞密院事二十

桑爾直班

桑爾直班木華黎七世孫元統元年擢監察御史教坊官位
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桑爾直班執不可
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桑爾直班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
不可以奉詔為辭改臺章閣學士桑爾直班世家子甫弱冠

以經術侍帝左右時以爲盛事遷大中正府也可札魯火赤
聽訟之際引論律令曲當事情有同僚年老者歎曰吾居是
官四十年見公論事殆神人也拜中書參知政事時纂集至
正條格采爾直班謂是書上有祖宗制詔安得獨稱今日年
號又律中條格乃其一門耳安可獨以爲書名時相不能從
拜御史中丞監察御史劾奏別怯兒不花詔黜御史大夫錢
椿直班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采爾直班再上章劾奏并乞
罷大夫不允臺臣皆上印綬辭職帝諭采爾直班曰汝其毋
辭對曰恐綱廢矣臣安得獨留帝出涕而之采爾直班杜門
不出授遼陽行省平章政事會盜起河南召拜中書平章政

說者謂
采爾直班
亦不

需失期達刺罕軍帥王不花奮言曰平章國之貴臣坐不重
肉食無珍味徒爲我曹軍食耳今百需立辦顧欲誣之是無
人心也我曹便當散還鄉里矣脫脫遣國子助教完者至軍
中害之完者至反加敬禮語人曰平章助舊之家國之祥瑞
吾苟傷之人將不食我餘矣卒於黃州年四十

阿魯圖

阿魯圖博爾木四世孫脫脫辭相位順帝問誰可代者脫脫
以阿魯圖對拜中書右丞相而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右司
郎中陳思謙上書言事阿魯圖曰左右司之職所以贊助宰
相今郎中與我輩共議見諸行事何必別爲文字自有所陳

耶郎中若居他官則可今爲左右司而建言是欲顯一己之
能將置我輩於何地思謙大慚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
或曰此人柔軟非刑部所宜阿魯圖曰廟堂選僧子耶若選
僧子須選強壯人尚書欲其詳識刑贖耳若不托人不壞法
卽是好刑官何必求強壯人耶別兒怯不花謀擠害脫脫阿
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搭捨我
奈何別兒怯不花乃風監察御史劾阿魯圖不宜居相位阿
魯圖卽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平曰丞相何不見帝自陳
阿魯圖曰我博爾木世裔豈以丞相爲難耶今御史劾我我
宜卽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設我若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

矣汝等無復言十一年起為太傅出守和林卒

太平見弟同死國欲不亡得乎

太平姓賀氏元統六年拜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以授特賜姓蒙古氏七年國王朵而只為左丞相請於帝曰臣藉先臣之蔭昧於國家之理今備位宰相非得太平不足與共事詔拜太平左丞相朵而只為右丞相脫脫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脫脫既還朝拜太傅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汝中相譏間之罷為翰林學士承旨既又誣劾其過失并論其子不宜娶宗室女脫脫之母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

史記 卷三百二十三

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故吏田復勸太平自殺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有嫌矣遂杜門謝客十五年河南盜起命太平為淮南行省左丞相兼知行樞密院事十七年召為中書左丞相時毛貴據山東由河間入寇官軍屢敗漸逼京師廷議還都以避之太平力爭以為不可起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引兵擊之大敗賊衆京城遂安右丞相撈思監家人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連撈思監太平曰堂堂宰相烏得有此四海聞之若國體何二皇后奇氏與皇太子謀欲內亂遣宦者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答皇后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皇太子令監察御史員住

桑哥失理劾左丞相成遵參政趙中下獄死以二人為太平黨

也太平遂以疾辭位二十年陽翟王阿魯輝鐵木兒倡亂北邊勢逼上都皇太子言於帝命太平留守上都實欲置之死地太平遂往同知太常院事脫歡縛王以獻太平令生致關下北邊以寧不以為已功拜太傅賜歸帝欲以伯撒里為丞相伯撒里曰臣老不足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太平同事不可帝密旨令伯撒里謂太平母行皇太子令御史大夫普化劾太平故違上命詔安置上蕃遣使者逼令自殺年六十子也先忽都知樞密院事因思監徇皇太子旨將大獄丞以不軌貶思監之地道由桑思麻行宣政院使恒州間受

史記 卷三百二十三

知太平爾居其地執政奏也先忽都違命杖死

太平以見國而死

太不花

太不花弘吉剌氏太平為丞相薦太不花為中書平章政事太平既罷太不花黨於脫脫謀害太平眾由是惡之十四年脫脫總大兵征高郵詔奪其兵權陞太不花本省左丞相代總其兵山東河北諸軍悉令太不花節制以軍士乏糧遂徵慢不遵命令肆剽掠為民患監察御史也先忽都等劾其慢賊虐民之罪詔奪職復拜湖廣行省左丞相節制湖廣荆襄諸軍太平復相太不花意不平曰太平漢人今乃居中用事

安受逸樂我反在外勞苦耶賊敗且退諸將欲乘勝渡江太
不花反勒兵而還以善貌為名賊犯汴梁守臣請援兵至十
往反太不花始率兵援汴梁而按甲不進時雖太康俱陷
邊境日急或曰賊旦夕且至丞相兵不進何也太不花曰毋
多言我自神算遂縱兵出掠百里之內蕩然無遺渡師河
北祚取曹濮駐於彰德曹濮之賊轉入晉冀大同相繼不守
遂蔓延不可制其子壽童以同知樞密院事將兵討山東久
無功賊愈充斥逼近京畿於是拜太不花中書右丞相總其
兵討山東既渡河言賊勢張甚軍行宜以糧餉為先昔漢韓
信行軍蕭何隨糧方今措畫無如丞相太平者宜令太平至

史集卷三十三

主

軍中供給事乃可濟不然兵不能進矣欲其至軍中而害之
也太平諷監察御史述只兒海等劾其緩師拒命之罪詔削
官爵安置蓋州殺之於路

元徽賊賊用太不花安得不亡古來亡
國之君皆由於不知人知人最難事也

察罕帖木兒

察罕帖木兒系出北庭家沈丘切篤學應進士舉有時名身
長七尺修眉覆目左頰有三瘡怒則毫直指慨然有當世之
志至正十一年盜發汝穎焚城邑殺長吏所過殘破江淮諸
郡皆陷朝廷徵兵致討卒無成功察罕帖木兒乃奮義起兵
沈丘子弟從者數百人與羅山人李思齊合兵襲破羅山所

賊勢甚烈
泗水渡淮
一察罕亦
不向

在義士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十五年賊由汴以南陷
鄧許諸洛察罕帖木兒轉戰而北成虎牢以遏賊鋒賊北渡
察罕帖木兒進戰大敗之賊其餘黨河北遂定除刑部侍郎
准右賊東三十萬掠汴以西來擄中牟察罕帖木兒結陳待
之士卒買勇夫死戰無不一當百會大風揚沙率猛士鼓噪
擊賊中堅賊披靡不能支棄旗鼓遁走追殺十餘里斬首無
算軍聲益振十六年陞兵部尚書賊西陷陝州陷穀由欲趨
秦晉察罕帖木兒入部督師制河南調察罕帖木兒與李思齊往攻
之察罕帖木兒鼓行而西夜渡險峻立柵交口陝城阻山帶
河險且固賊轉南山山栗給食堅守攻之猝不下察罕帖木兒

史集卷三十三

主

焚馬矢營中如炊烟狀以疑賊而夜提兵拔靈寶賊渡河陷
平陸掠安邑察罕帖木兒追襲之至下陽津赴水死者甚眾
相持數月賊皆潰加金河北行樞密院事十七年賊由襄樊
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趨長安分道掠同華諸州三輔
震恐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帖木兒領大眾入潼關長驅而
前與賊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餘黨散走南山朝廷嘉其
功授陝西行省左丞賊出巴蜀陷秦鳳據鞏昌遂窺鳳翔察
罕帖木兒分兵入守鳳翔而遣諜者誘賊圍之賊聞鳳翔數
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張左右翼
掩擊之城軍鼓噪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

相踐蹂，斬敵萬級，伏尸百餘里。餘黨皆潰，關中悉定。十八年，山東賊分道犯京畿，詔察罕帖木兒以兵屯涿州。察罕帖木兒遣兵屯潼關，塞南山口，以備他盜。自將銳卒赴召，而曹濮賊方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雲中，虜門代郡，烽火數千里。大掠且南，還察罕帖木兒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開喜，賊果走南山，縱伏兵擊之，賊棄輜重走山谷，乃分兵屯澤州，塞碗子城，屯上黨，塞吾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擊却之。河東悉定，進陝西行省右丞兼同知河南行樞密院事，詔察罕帖木兒守禦關陝晉冀撫鎮，漢河朔襄，便宜行事。察罕帖木兒益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馬已貴安豐賊劉福通陷汴梁，遣官關易正朔，號召群盜，巴蜀荆楚江淮齊魯遼海甘肅所在兵起。察罕帖木兒乃北塞太行，南守鞏洛，而自將中軍，軍汴池，叛將周全棄單快與賊合，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以奇兵出宜陽，而自將精騎發新安夾援，賊至城下，見堅壁，不可犯，遂引去。追至虎牢，塞成皋諸險，而還拜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十九年，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五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遊騎南出汴南，略歸亳陳蔡，北出汴東，破船浮於河，水陸并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秦兵，由南關過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奪其外城。察罕帖木兒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賊屢出。

戰輒敗，遂嬰城以守。乃夜伏兵城南，遣苗軍略城而東，賊傾城出，追伏兵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柵外城，賊出爭之，卒佯走近大營，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賊自是不敢出。八月，諜知城中食盡，乃與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入，劉福通率其僞主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獲僞后及賊妻子數萬，僞官五千，符璽印章寶貨無算。居民二十萬，市不易肆。河南悉定，獻捷京師。詔陝西行臺御史中丞便宜行事，詔告天下。先是中原亂，江南海漕不復通，京師苦飢。河南既定，檄書達江浙，海漕乃復至。察罕帖木兒分兵鎮關陝荆襄河洛江淮，以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修車船，繕甲兵，務農積穀，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時山西晉冀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定，而答失八魯之子曰孛羅帖木兒以兵駐大同，欲并據晉冀，遂至兵爭。天子屢下詔和解之，終不聽。二十一年，諜知山東群賊自相攻殺，察罕帖木兒與疾自陝抵洛，大會諸將議師期，發并州兵出井陘，還沁軍山都縣，潞澤軍出磁州，懷衛軍出白馬，及汴洛軍水陸俱下，分道並進，而自率鐵騎建大將旗鼓，渡孟津，踰單懷鼓行而東，復寇州東昌，師至鹽河，遣其子擴廓帖木兒以精卒五萬，擄東平，與賊兵遇，敗之，斬首萬餘級，直抵城下。王士誠降，遂復東平濟寧田豐亦。

降時大軍猶未渡，賊皆聚於濟南，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拒。蔡罕帖木兒分兵取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東徇濰海郡邑。自將大軍渡河，與賊戰於分齊大敗之。諸將皆報捷，進圍濟南，拔其城。山東俱平，獨益都未下。二十二年，田豐王上誠陰結賊復圖叛，田豐之降，蔡罕帖木兒推誠待之，數入其帳中，及豐謀變，請蔡罕帖木兒行觀營壘，眾以為不可往。蔡罕帖木兒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不許。從輕騎十一人至豐營，為王士誠所刺。計聞帝震悼，公卿及四方之士無不慟哭者。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婦人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

父不能令其子若下，能使其臣不亡得乎

奔大同。李羅帖木兒匿之，老的沙帝之母舅，帝數令皇太子寢其事。皇太子不從，帝乃密令李羅帖木兒隱其迹，而丞相糊思監宦者朴不花附皇太子，必窮竟其事。皇太子又倚重於擴廓帖木兒，擴廓帖木兒駐太原，與李羅帖木兒構兵，勢不可解。十四年，詔制李羅帖木兒官職，奪其兵柄。李羅帖木兒不受詔，遂遣兵逼京師。天子不得已，縛糊思監、朴不花與之。七月，李羅帖木兒與老的沙亮堅帖木兒合兵犯闕，擴廓帖木兒遣白鎖住以萬騎衛京師，白鎖住戰不利，遂奉皇太子奔於太原。李羅帖木兒既入朝，陳相位，白鎖住將二萬騎屯漁陽，為朝廷聲援。二十五年，擴廓帖木兒取大同，皇太子發丞相也速兒屯東邸，魏選緒王駐西邊，而自率擴廓帖木兒兵取中道抵京師。李羅帖木兒既伏誅，帝命白鎖住兵守京城，詔皇太子還京。擴廓帖木兒屢從入朝，拜擴廓帖木兒左丞相，居兩月，請南還視師。時中原雖無事，而江淮川蜀皆非我有。皇太子累請出督師，而帝難之，乃封擴廓帖木兒河南王，總天下兵代行。擴廓帖木兒分省以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用孫嘉趙恒為謀主。二十六年，屯彰德，初李思齊與蔡罕帖木兒同起義，師齒位相等，見擴廓帖木兒總其兵，不能平，而張良弼等皆以功自恃，不肯就統屬。擴廓帖木兒遣關係攻良弼於鹿臺，思齊與良弼合兵，連不解。擴廓帖

大不

木兒本受命南征乃用兵陝西朝廷疑其有異志皇太子之奔太原欲用唐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帖木兒不從乃還京師皇后奇氏令擴廓帖木兒以兵擁太子入城欲脅帝禪位擴廓帖木兒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皇太子心銜之至是屢趣其出師江淮擴廓帖木兒遣弟脫因帖木兒將兵而東然西兵終不解帝下詔和釋之擴廓帖木兒殺詔使天下奴等而跋扈之跡成矣二十七年帝詔皇太子總天下兵馬命擴廓帖木兒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禿魯與張良弼等取襄樊王信固守山東詔書雖下皇太子竟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帖木兒扞拒不受其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三

三

關保木人
太原被下
死

將關保與察罕帖木兒起兵勇冠諸軍額高善論兵兩人為察罕帖木兒所信任及見擴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列其罪狀於朝舉兵共攻之詔落擴廓帖木兒左丞相以河南王與弟脫因帖木兒同居河南府從行官屬悉令還朝凡擴廓帖木兒所總諸軍在懷前者白鎖住領之在河南者李克襲領之在山東者也速領之在山西者沙藍答兒領之在河北者額高領之擴廓帖木兒既受詔退屯澤州二十八年命孫景益分省太原關保以兵為之守擴廓帖木兒遣兵據太原盡殺朝廷所置官皇太子命魏因賽不花關保思齊良弼諸軍合攻澤州詔削擴廓帖木兒爵邑其將士官吏效順者與免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三

三

木兒西奔川湖

擴廓帖木兒退守平陽關係遼澤潞二州與額高合兵思齊張良弼等與擴廓帖木兒相持既久時明兵至河南思齊良弼遣使詣擴廓帖木兒告以出師非本心乃解兵西歸七月額高關係進攻平陽擴廓帖木兒不出謀知額高分兵掠祁縣夜薄其營掩擊之大敗其眾額高關係皆就擒上疏自陳情惻帝亦悔悟下詔赦其罪明兵已定山東河洛中原皆不守帝詔復擴廓帖木兒官爵帥兵南討命也速以兵趨山東禿魯出潼關李思齊出七盤金商以復汴洛未幾也速兵潰禿魯思齊兵未嘗出擴廓帖木兒自平陽退守太原事已不可為矣已而明兵逼京城帝北奔及明兵至太原擴廓



噤噤不忽木子也。拜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順帝覽徽宗
畫稱善。噤噤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
能爲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爲君所致。人君貴能爲君。他
非所尚也。遇天災。進言于帝曰。天心仁愛人君。故以變示儆。
人子起敬起孝。則父怒必釋。人君側身修行。則天意必回。嘗
謂人曰。天下事在宰相當言。言而不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

言。則經筵言之。大臣議罷奎章閣學士院。噤噤曰。民有千金
之產。猶設家塾。豈有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
耶。帝然之。時科舉既廢。噤噤從容爲帝言。古昔取人才。以濟
世用。必由科舉。何可廢也。帝命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
治通鑑。因言國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歲久恐致闕逸。
後置局纂修。實由噤噤發其端。噤噤雅愛儒士。四方士大夫。
翕然宗之。有達官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噤噤曰。世祖以儒
足以致治。命希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秘書所藏。當時做書御
筆。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體呈其敬慎。若此。世祖嘗召
我先人。坐餐榻下。陳說經史。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

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耳。今汝言不愛儒。寧
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從之則人倫得。國
家治。違之則人倫失。國家亂。汝欲亂而家。我弗能禦。慎勿以
斯言亂吾國也。儒者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然腹中儲貯
有大過人者。何可易視也。達官慙。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
年召還。時中書平章關員近臣欲有所薦。因言平章不可久
懸。以規帝意。帝曰。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噤
噤。不復薦人。至京七日卒。兄回回。江浙行省右丞。與噤噤爲
時名臣。世號雙壁云。

白當

自富家古人。泰定二年。爲工部員外郎。會次三皇后。祖命工
部撤行殿車帳。皆新作之。自當未卽興工。尚書曰。此奉特旨。
有悞。則罪歸於衆矣。自當曰。卽有罪。我獨任之。未幾。帝問成
否。省臣召自當責之。自當入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尚新。若改
作之。恐勞民費財。且先皇后無惡疾。居之何嫌。必欲舍舊更
新。則大明殿乃世祖所御。則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語
省臣曰。國家用人。當擇如自當者。賜上尊金幣。陞參議中書
省事。文宗欲游西湖。自當諫不聽。遂得疾不從。文宗在舟中。
謂臺臣曰。自當終不諫朕此游耶。臺臣嘗奏除目。文宗親澤
作院官。閭閻自當言。閭閻爲人詬誶。惟可任教坊司。若以居

風紀則盡網掃地矣乃止自當性剛介終始一節以件權貴左遷卒

阿榮

阿榮字存初法烈氏拜泰知政事淡於數學天曆三年春策上于廷阿榮與虞集會于直廡慨然與歎語集曰更一科後科舉當輟輟兩科而復復則人材彬彬大出君猶及見之惜榮不及見也集曰得士之多幸如君言今文治方興未必有中輟之理存初妙於文學以盛年登朝斯文屬望集老且衰見亦何補耶阿榮復歎曰數當然耳問何以知之弗答後三年卒科舉果罷至正元年始復

史

卷三百二十四

三

小雲石海涯

小雲石海涯姓賈氏號暖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待馬至騰上之越三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咸服其超絕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為文出人意表襲父官為兩淮萬戶府達魯花赤鎮永州御軍嚴肅一日謂弟忽都海涯曰吾宦情素薄顧祖父之爵不敢不嗣今已數年矣願以讓弟幸勿辭即解所給金虎符佩之北從姚燧學燧見其古文及歌行大奇之仁宗在東宮聞其以爵讓弟謂官臣曰吾相家子弟乃有如是賢者耶選為英宗說書秀才仁宗踐祚拜翰林

詞文淵

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忽明然歎曰辭尊居卑昔賢所尚禁林清選與軍資號高入將譏吾後矣辭疾還江南改姓名易服色賣藥於錢府市中人莫識也偶過梁山深見漁父織蘆花為被欲以袖被易之漁父異其為人口君欲吾被當更賦蘆花被詩援筆立成遂持被去人間競傳之其依隱玩世類此晚年為文日遠詩冲淡可喜草隸書取古人所長變化之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從之若雲得其片言尺牘如獲拱璧視死生若遺夜悄悄欲遺世而獨立云卒年三十九追封京兆郡公

蔡不華

史

卷三百二十四

四

蔡不華伯牙吾台氏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列地封王蔡不華率同列言嫡母不宜稱太皇相臣不當受王封太后怒教養育者蔡不華語同列曰此事自我醫之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守法如此真風憲臣也賜金幣以旌其直遷浙東道宣慰使死方國珍之難追封魏國公

余闕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廬州人進士及第至正十三年余淮東都元帥府事守安慶時南北不通兵食俱乏乃集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屬縣滿山

入社土壤沃饒悉以爲屯渡墮增障陸外環以大防引江水注之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時軍盜環布余闢居其中左提右掣屹爲江淮一保障通道江右商旅四集加江淮行省叅知政事池州趙普勝帥衆攻城拒戰月餘敗走安慶僞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趣安慶賊追至城下余闢遣兵扼于觀音橋饒州祝冠攻西門余闢却之賊攻東門紅旗登城余闢簡死士力擊賊敗去復來攻金鼓震地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祝冠軍南門四面蟻集外無一甲之援余闢分麾下將督三門兵扞賊西門勢尤急余闢身當之徒步提

史綱

宋王百二十四

五

戈爲士卒先衆號哭止之不聽揮戈斬數首余闢亦被十餘創城陷余闢引刀自刎墮清池塘中死年五十六妻耶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寧俱死此誓不從賊焚死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戶李宗可等十八人時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余闢舍撫士與下同甘苦稍有違令卽斬以徇每出戰身當矢石士以盾蔽之余闢曰汝輩亦有命何蔽我爲故人爭用命贈兩國公諡忠宣余闢既死賊養之求屍瘞中歛瘞于西門外明太祖嘉余闢之忠詔立廟於忠節坊有司歲時致祭余闢姓唐元非姓余名闢也

答里麻

答里麻高昌人元統元年陞遼陽行省叅知政事高麗國使朝京道過遼陽謁省官各奉布四疋書一幅用征東省印封之答里麻詰其使口國制設印以署公牘防姦僞何爲封私書况汝出國時我未爲遼陽省官今何故有書遣我耶却之除大都路肅守命修七星堂先是川赤練金銀裝飾答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皆不然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大喜以手撫壁曰有心哉肅守也賜金幣遷陝西行臺中丞致事

星吉

史綱

宋王百二十四

六

星吉河西人爲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威順王歲常出獵民病之又起廣樂園率名娼巨賈以細利星吉至謁王王問中門破左扉召之入星吉引繩床坐中門西言曰吾受天子命來作牧非王私臣也焉得由不正之道入乎聞者以告王命啟中門星吉入責王曰王帝室懿親古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儼宜淫買怨于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急握星吉手謝之悉改其所爲有胡僧小住持服三品侍寵橫甚星吉命捕之得妻妾女樂婦女十有八人罪而籍之汝類妖賊起會僚獨議之或曰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之星吉以兵事屬之賊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星吉謂鄭萬戶曰此

詐也。受降如受敵。賊果詐降。遂藏其黨。械渠魁數十人。以俟命。未報。入爲大司農。同僚受賊賂。誣鄭萬戶罪。所械盡釋之。明日賊大至。內外響應。城遂陷。鄂人駢首號泣曰。大夫不去。吾屬豈爲俘囚乎。遷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員外置。星吉至江東。詔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賊據池州太平。官軍止三百人。賊號百萬。衆欲走星吉。曰。畏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室室。縱遇其可免乎。乃貸富人錢募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星吉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直趨銅陵。克之。又破賊于白濟。擒其渠魁周顯。奪船六百艘。遂復池州。賊復來攻。命王

史紀卷三百二十四

七

惟恭列陣當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之。進據清水灣。伺者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數十倍。諸將失色。星吉曰。無傷也。風勢盛。彼倉卒不得泊。吾伏橫港中。俟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怒水駛。賊奄忽而過。乃命衆鼓噪。鼓譟而薄之。官軍殊死戰。風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圍安慶。連燒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而星吉自據番陽口。綴江湖要衝。以圖恢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湖亦多故。卒無繼援。日久糧乏。士卒飢困。或曰。東南完實。盍因糧以圖再舉。星吉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于此。衆不敢復言。賊乘大船四集來攻。取棗葦編爲大筏。

塞上下流焚之。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從子伯不華死之。星吉堅坐不動。賊發矢射之。星吉昏仆。賊昇置密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饋食。星吉斥之。不食。七日。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卒。年五十七。時江南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守集慶。明兵圍之。福壽數督兵出戰。力竭城破。百司奔潰。福壽獨據胡床坐。鳳凰臺下。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爲國家重臣。城存則生。城破則死。尚安往哉。達魯花赤達尼達思侍坐。弗去。俄亂兵四集。福壽遇害。達尼達思亦死之。贈福壽節愍公。

達禮麻識理

達禮麻識理。怯烈台氏。至正二十四年。拜太子詹事。怯薛官

史紀

卷三百二十四

八

哈剌章。夜夢太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傳子安。惟帖睦爾而愛。朕識理達臘。不克肖似。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汝吾功臣之後。故召語汝。汝明旦。亟以吾言告而主。及愛。朕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即亟汝。告而不改。吾宅有處之。達禮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旦。哈剌章入見。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此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死矣。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契丹突欲八世孫。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及長。博極群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及釋老之說。身

長八尺。美髯宏聲。太祖偉之。呼吾國數合里而不名。國語。長
韓人也。已卯夏六月。帝西討。同回國。楊旗之日。雨雪三尺。帝
疑之。楚材曰。玄冥之氣。見於盛夏。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
復問之。對曰。同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夏人常八斤。以菩
造弓。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當用
弓匠。亦猶治天下當用治天下匠耳。西域曆人。奉五月望夜。
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
曰。不蝕。至期果蝕。壬午八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女直將馬
主矣。明年金宣宗祖。帝至東印度。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
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帝以問楚

史籍 卷三百二十四 元

材對曰。此瑞獸也。其名角端。能四方言。好生惡殺。此天降符
陛下。陛下天之元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乃班師。丙戌冬。
從下靈武。請將爭子。女金帛。楚材獨取藥材。既而士卒病疫。
得大黃以愈。太宗即位。楚材謂親王察合台曰。王驛兄位則
臣也。禮當拜。王拜。則莫敢不拜。王然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
下。國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甫定。民多觸禁網。而國法
無赦令。楚材請。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太祖有
事西域。中原官吏多聚飲自私。而官無儲備。近臣別送等。因
言。漢人無補于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
伐。軍需立有所資。若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

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萬餘石。何謂無補。
哉。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承。悉用士人。如陳
時可。趙助等。皆寬厚長者。奉佐皆用省部舊人。帝至雲中。十
路咸進應。籍金帛。帝嘗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國
用充足。即日拜中書令。舊制。凡攻城邑。敵以矢石相加者。即
為拒命。既克。皆屠之。汴梁將下。楚材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
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未決。楚材曰。
命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罪
止完顏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得免者百四十七萬人。楚
材請求孔子後。得五十一代孫元措。奏襲封衍聖公。付以林

史籍 卷三百二十四 十

廟地。收太常禮樂生。召名儒梁陟。王萬慶。趙若等。使直釋九
經。進講。東官率大臣子孫。執經問義。置編修所于燕京。經籍
所于平陽。由是文治興焉。詔籍中原民。大臣議以丁為戶。楚
材曰。丁。地。則賦無所出。當以戶定之。諸王大臣。帝親執觴。賜
楚材曰。朕承先帝之命。推誠任卿。中原底定。卿之力也。時議
行交鈔。楚材曰。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
為利。收鈔為誅。謂之老鈔。至以萬貫。唯易一餅。民力窮竭。國
用匱乏。當為鑒戒。今印造交鈔。宜不遇萬錠。從之。帝議泉州
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以金帛賜
之。帝曰。已許之。奈何。楚材曰。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

使毋擅料徵可也帝然之遂定天下賦稅每二戶出系一斤以給國用五戶出系一斤以給諸王功臣地稅上田每畝三升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取一鹽價銀一兩四十斤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定矣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請校試之乃命宣課使到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等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臣弗遣者死得士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帝嗜酒日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魏甃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

史

宋三十一

二

乎帝語近臣曰汝曹愛君之心豈有如吾圖撤合里者耶嘗以金帛勅近臣日進酒三鍾而已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脉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因繫非事者多古人一言而善惡退舍請赦天下四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翌日而瘳十一月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左右皆曰不勝射無以為樂獵五日帝崩子行在所甲辰五月楚材卒年五十五贈太師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鑄中書左丞相

董文用

董文用襄城人世祖在滑藩文用講說帳中常見許重至元初為西夏中興路行省郎中時諸王只必魯木兒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省臣不能支文用每面折之其徒稍忿請文用于王王怒召文用使左右雜問之文用曰我天子命吏非汝等所當問請得天子所遣為王傳者辨之王遣其傳訊文用其傳中朝舊臣文用因歷指諸臣下不法事其傳驚起白王王急召文用謝之代乾石里為工部侍郎乾石里阿合馬以人也使應監奏曰自乾石里去工部侍郎不給廩食廩且瘦死帝怒促召治之文用入帝望見曰董文用乃為汝治廩食者耶別令有司給之遷兵部尚書江淮省臣忌廉察官請行

史

宋三十一

三

臺隸於行省集朝臣議之文用曰御史臺譬之卧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為虎也今名存紀綱且不振一旦去之則風采資藹無可復望者矣知秘書監中書右丞盧世榮曰我立法治財當倍增而民不擾詔會議人無敢言文用問之曰此錢取于右丞之家耶將取之于民耶取于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主者將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禦寒必死毛又可得哉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也今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議者曰君折聚斂之臣以厚邦本真仁人之言哉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時建佛塔於朱故宮

有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入山伐木死者數百人。文用曰。民不堪命。少徐之如何。主者曰。叅政奈何格上命耶。文用曰。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豈上意耶。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祗遒。王憚。十餘人。馬按察使。徐瑛。魏初。爲行臺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桑哥當國。與文用不合。文用謂桑哥曰。御史臺所以救政事之不及。丞相當助之。不當抑之也。御史臺不得行。則民無所赴愬。而國政日亂。將不止於臺事之不行也。具奏桑哥奸狀。遷翰林學士。承旨。文用既老。帝屢命其諸子入見。文用終不以見。卒。年七十。四。贈壽國公。諡忠穆。弟文忠。爲符寶局郎。右丞相安童陳事。

史記

卷一百一十四

主

件旨。文忠曰。丞相素有賢名。今秉政之始。人方傾聽。所請不得。何以爲政。從旁代對。詳明細切。如身條是疏者。始得允。安童北伐。阿合馬獨當國柄。懼廉希憲復相。奏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文忠言。希憲國家名臣。宰相虛位。不可使久居外。以孤民望。宜早召還。從之。上言。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自冊爲太子。累使明習軍國之事。然十有餘年。終守謙退。不肯視事者。非不奉明詔也。蓋朝廷處之未盡其道耳。夫事已奏決。而始啟太子。是使臣子而可否君父之命。故惟有唯默遜避而已。若令有司先啟而後聞。其有未安者。則以詔勅斷之。庶幾理順而分不踰。太子必不敢辭其責矣。帝命諭。

大臣使行之。復語太子曰。董八崇立國本。其勿忘之。授僉書樞密院事。卒。贈壽國公。諡忠貞。

耶律留哥

耶律留哥。契丹人。仕金爲北邊千戶。太祖起兵。朝方。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令遼民一戶以二女真戶夾居防之。留哥不自安。歲壬申。遁至隆安。糾壯士剽掠州縣。卒追捕。留哥擊走之。與耶的合勢。衆十餘萬。推留哥爲都元帥。耶的副之。營帳百里。威震遼東。太祖命按陳行軍至遼。遇之。問所往。留哥曰。我契丹軍也。將往附大國。按陳曰。我奉旨討女真。適與汝遇。庸非天乎。然汝欲效順。何以爲信。留哥乃會按陳於金山。刑。

史記

卷一百一十四

市

白馬。白牛。登高北望。折矢以盟。按陳曰。吾還奏當以征遼之。貴屬汝。金人遣胡沙。帥兵六十萬。號百萬來攻。令有得留哥者。一兩者。賞金一兩。肉一兩者。賞銀亦如之。仍世襲千戶。留哥馳表聞。帝命按陳引千騎來會。與金兵對陣。留哥以姪安奴爲先鋒。橫衝胡沙軍。大敗之。按陳還。以可特哥副之。衆以遼東未定。推留哥爲王。立妻姚里氏爲妃。耶的。李家奴爲丞。相。回號遼金主。遣宣撫萬奴領軍四十餘萬攻之。留哥逆戰于歸仁縣北河上。金兵大潰。萬奴奔東京。於是盡平遼東州郡。都於咸平。號爲中京。留哥破東京。可特哥娶萬奴之妻李仙娥。留哥不直之。有隙。耶的。等勸留哥稱帝。留哥曰。向者。

平與按陳盟願附大蒙古國。賜食其言而自為東帝。是逆天也。逆天者必有大咎。衆請念力。乃稱疾不出。滑與其子詳闊奉金幣九十車。金銀牌五百人。親帝大悅。曰。凡爾哥所獻。白之。于天乃可受。遂以白遷陳于前。七月而後納諸庫。因問舊何官。曰。遼王。帝仍遣王。賜金虎符。又問戶籍幾何。曰。六十餘萬。帝曰。可發三千人為質。朕遣蒙古三百人往取之。汝可遣人偕往。且命詰可特哥曰。汝妻萬奴之妻。悖法莫甚。其拘禁以來。可特哥懼。與耶厮不等。給其衆曰。爾哥已死。遂率衆叛。殺所遣三百人。惟三人逃歸。帝諭爾哥曰。汝母以失衆為憂。朕當倍此數封汝。草青馬肥。資汝甲兵。往取家孥。乞奴金山

史籍

卷三百二十四

五

青狗等。推耶厮不僭帝號于澄州。方閱月。其元帥青狗叛歸于金。耶厮不為其下所殺。推丞相乞奴監國。其元帥鴉兒屯開保州。關金蓋州守將衆家奴攻敗之。蒙古引爾哥軍數千。適至。得兄獨刺。并妻姚里氏。戶二千。鴉兒軍敗走。爾哥追擊破之。徙治臨潢府。乞奴走高麗。為金山所殺。金山自稱國王。統古與復殺金山而自立。賊舍又殺之。亦自立。爾哥引蒙古契丹軍十萬圍賊舍。高麗助兵四十萬克之。賊舍自縊死。徙其民於西樓。復定遼東。庚辰。爾哥卒。年五十六。帝征西域。皇太弟承制。以姚里氏佩虎符。權領其衆。丙戌。帝還。姚里氏携次子善哥。鉄哥。永安。見帝。河西阿黑城。帝曰。健鷹飛不

到之地。汝婦人乃能來耶。賜之酒。慰勞甚至。姚里氏奏曰。爾哥既沒。官民乏主。其長子薛闊。屢從有年。願以次子善哥代之。使歸。與薛闊。帝曰。薛闊今為蒙古人矣。昔從朕征西域。回國。太子于合迷城。薛闊引千軍救出之。身中槊。又于蒲華持恩于城。與回回格殺。傷于流矢。積功為拔都魯。不可遣。當令善哥襲其父爵。姚里氏拜且泣曰。薛闊。爾哥前妻所出。嫡子也。宜立。善哥。婢子所出。若立之。是私已而蔑天倫。竊以為不可。帝嘆其賢。給驛騎四十。從征河西。許以薛闊襲爵。而爾哥可特哥於朝。遣其季子永安。從姚里氏東歸。庚寅。帝命薛闊與撒兒台東征。收其父遺民。移鎮廣寧府。戊戌。薛闊卒。年四

史籍

卷三百二十四

六

十六子。收國奴襲爵。行廣寧府路總管軍民萬戶府事。征高麗有功。卒。子古乃嗣。至元六年。併廣寧於東京。去職。卒。善哥廣寧千戶。至元元年卒。子天祐襲。郭侃。鄭州人。以抄馬那顏。從宗王旭烈兀西征。癸丑。至木乃。今破其兵五萬。下一百二十八城。斬其將忽都答而兀朱算。灘。算灘。華言王也。丙辰。至乞都卜。其城在稽寒山上。懸梯上下。守以精卒。侃架砲攻之。守將卜者納失兒開門降。旭烈兀遣侃往說兀魯兀。乃算灘來降。丁巳。至兀里兒城。伏兵。下令聞鉦聲則起。敵兵至。伏發。盡殺之。海牙算灘降。西至阿刺江。

主

木

太

58-661

應之木華黎召珣以軍來會致乘虛夜襲之家人皆遇害及與中平珣以木華黎兵攻錦州致部將高益縛致妻子以獻珣殺之賜金虎符加兵馬都元帥鎮遼東便宜行事兼義州等州節度使卒子榮祖襲以伐高麗功進添邊招討使

石抹也先

石抹也先遼人也其先從蕭后入突厥番居至遼為遼律氏辯后族遠亡改為石抹氏其祖庫烈兒誓不食金祿率部落遠徙年九十夜得疾命家人候日出以報及旦拜日而卒父脫羅畢察兒亦不仕有子五人也先其仲子也年十歲從其父問宗國之所以亡大憤曰兒能復之及長勇力過人嘗時

史

卷三十一

七

射多智略雄服諸部全人聞其名微為奚部長以讓其兄時德納曰兄姑受之為保宗族計遂渡自藏匿居北野山射孤鼠而食聞太祖起朔方匹馬來歸言東京為金開基之地蕩其根本中原可傳檄而定也太祖悅命從太師木華黎取東京師過臨潢次高州木華黎令也先為先鋒也先謀知金人所易東京留守將至與數騎邀而殺之懷其諸命至東京謂守門者曰我新留守也入府中問吏列兵於城何謂吏以備邊對也先曰吾自朝廷來中外晏然奈何陳兵以搖動人心命撤守備曰敵至在我無勞爾輩是夜下令易置其將佐都位三日木華黎至入東京不費一矢得地數千里戶十萬八

十兵十萬資糧器械山積降守臣賁答虎等四十七人定城邑三十二金人喪其根本之地始議遷河南北京城既下命也先監張鯨軍征燕南未下州郡至平州鯨稱疾不進也先執鯨送行在所帝責之鯨曰臣實病非敢叛帝曰今呼汝弟致為將當活汝鯨諾而宵遁也先追戮之致已殺使者叛矣也先養敢死士萬二千人號黑軍上其籍于朝賜虎符進上將軍提控諸路元帥府事遼水之西灤水之東悉以付之從木華黎攻薊州中石死子查剌襲領黑軍及南征以黑軍為前列敗全將白撒官奴於河破汴京收關籍而還授前定北京兩路達魯花赤卒

史

卷三十一

七

何伯祥

何伯祥易縣人太祖定河朔惟保定王子昌堅守不下命伯祥取之兵逼其城子昌出走追及之伯祥執劍馳馬子昌反射之中手貫槍伯祥拔矢棄槍策馬直前徒手搏之擒子昌授易州軍民總管從察罕伐宋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還諸將倉皇失措伯祥曰我還必為敵所遏當出其不意渡入其地彼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夾戰直抵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為攻取勢既夜命為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于營側天將明令士卒鳴鼓而行宋兵來追伏發大破之行百餘里乃出宋境他軍皆賴以出卒封易國公子璉至元三十

一年拜叅知政事時宰執十一人瑋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多政出多門轉相疑忌請損之不從大德七年授御史中丞成宗崩丞相阿忽台奉皇后旨集廷臣議攝政事瑋然之阿忽台變色曰中丞獨不畏死耶衆皆危懼瑋從容曰死畏不義耳苟死于義大復何畏武宗至自上都問曰孰爲何中丞瑋出拜帝曰卿忠直朕所知也改河南行尚書省

石抹明安

石抹明安桓州人太祖南伐金主命招討斡石烈九斤來拒明安在其麾下九斤謂之曰汝嘗使北方素識蒙古國主其

史

卷三百二十四

主

往臨陣問以來兵之由且詰之明安初如所教俄策馬來降帝命縛明安俟戰畢問之既敗金軍詰之曰爾何以誓我而後降也曰臣素有歸志向爲九斤所使恐其見疑故如所言不爾何由獻奉天顏帝喜而釋之時已定雲中東西兩路帝欲休兵北還明安曰金有天下十七路今我所得惟雲中東西兩路而已若舍之而去使彼得併力而來則難敵矣且山前民庶久不知兵今以大軍臨之可傳檄定也帝從之即命明安引兵南進盡有河北諸郡順州破獲密雲主簿完顏壽孫明安釋而用之亡去不久復來問其故曰有老父在謀歸侍養今已歿故復來明安待之如初明安攻中都金相完

顏復興飲藥死城中官屬父老開門降加太傅邵國公卒

元之能臣金之奸賊也

王玉汝

王玉汝鄆人嚴實據耶署爲樞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版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楚材待之若家人然時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各私其入與有司無相關王玉汝曰若是則嚴公事業存者無幾矣夜靜哭於楚材帳後召問其故曰玉汝爲嚴公之使今嚴公之地分裂而不能救止無面目還報將死于此是以哭之楚材使詣帝前陳懇玉汝奏曰嚴實以三十萬戶歸朝廷崎嶇兵間三棄其家室卒無異志

史

卷三百二十四

主

豈與他降者比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帝是其言由是得不分遷行臺知事遙領平陰令憲宗即位令常風外歲出銀六兩謂之包垛銀玉汝曰民力不支矣率諸路管民官懇之闕下得減三分之一爲泰定軍節度使卒

石天麟

石天麟順州人少入宿衛憲宗遣天麟使海都被拘留後邊將到皇子北安王以往寓天麟所天麟留既久頗與其用事臣相親狎因語以宗親恩義及臣子逆順之理海都悔悟遂遣天麟與北安王同歸天麟被拘留二十八年始得還世祖大悅拜中書左丞兼斷事官天麟辭曰臣奉使無狀陛下幸

赦不誅，何可復叨寵榮。况臣年力衰憊，豈能任政。恐貽廟堂
羞，帝嘉其誠，從之。有請不相安章，嘗受海都官爵者，帝怒。天
麟曰：海都實宗親，偶有違言，非仇敵比。安章不拒絕之，所以
釋其疑心，導其臣順也。帝乃解江南道觀藏宋主遺像，有僧
與道士交惡，發其事，有司議置之極刑。帝以問天麟，對曰：違
曰：主后銅像，今尚在西京。本間有禁令也。事遂寢。天麟年七
十餘，帝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出入官掖，杖此可
也。成宗即位，加司徒，大宴玉德殿，勅之酒，醉，命御筆送還家。
武宗即位，進平章政事。卒，年九十二，追封冀國公。

洪福源

史籍

卷三十三十四

幸

洪福源，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麗，洪氏其一也。
子孫世貴，于三韓，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宜，以都領鎮麟州，因
家焉。金源契丹九萬餘眾，竄入高麗，奪江東城池據之。太祖
命哈赤吉扎刺追討，大宜迎降，與哈赤吉等共擊之，降其元
帥趙忠。高麗殺使者者，古與等十二人。太宗命撒里塔討之，
福源與撒里塔併力攻之，進至王京。高麗王暉遣其弟懷安
公請降，遂置王京及州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以鎮之。師還，
高麗復叛，殺所置達魯花赤，悉驅國人入江華島。福源招集
北喻四十餘城遺民以待。太宗復遣撒里塔將兵討之，福源
率所部合攻，至王京處仁城，撒里塔中流矢死，其副帖哥引

兵還，唯福源留屯。高麗悉眾來攻西京，屠其民，刻大宜以來
福源以所招北喻之眾來歸，處遼陽瀋陽之間，賜金符為管
領。高麗軍民長官，帝命唐古拔都兒與福源進討，攻拔鳳海
洞慈金山，歸信昌朔等州。憲宗即位，與札刺台攻光州安城，
忠州玄鳳珍原甲向，玉果等城拔之。會高麗族于王稔入質，
欲併統本國歸順人民，諸福源于帝見殺，後贈瀋陽侯。子俊
奇，小字茶丘，中統二年，茶丘雪父冤，世祖命襲父職，管領高
麗軍民總管。至元六年，高麗權臣林衍叛，詔以其軍三千從
國王頭雅哥平之。林衍餘黨裴仲孫等立高麗王親屬承化
侯為王，據珍島以叛。茶丘偕經略使欣都進兵討之，破其軍。

史籍

卷三十三十四

幸

殺承化侯，其黨金通精率餘眾走耽羅。帝遣問茶丘征取之，
策茶丘言：通精之黨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
晚。從之。茶丘行通精之侄金永等七人，俾招之，通精留金永
餘盡殺之。詔茶丘與欣都擊耽羅，獲通精殺之。高麗平，十
一年，授東征右副都元帥，與都元帥忽敦領舟師二萬征日本，
拔對馬一岐宜登等島。十八年，與右丞欣都將舟師四萬，由
高麗金州合浦以進，右丞范文虎將兵十萬，由定海縣渡海，
期至日本一岐平戶等島，合兵登岸，兵未交，風壞舟而還。二
十四年，乃頗叛，車駕親征，命率高麗女直漢軍扈從，猝遇乃
顏騎兵萬餘，時茶丘兵不滿三千，眾有懼色。茶丘夜令軍中

多製紫帛為旗幟，斷馬尾為旄，掩映林木，張設疑兵，乃顏大驚，以為官軍大至，遂降。授遼陽行尚書省右丞。二十八年卒。子萬，以功授遼陽行省丞，子滋襲爵。

史天澤

史天澤，永清人。見天倪，帥真定，遣護送其母歸北京。既而天倪為武仙所害，府僚王紹王守道追及天澤曰：「變起倉猝，部曲散走，多在近郊，公能迴轡南行，不招自至矣。」天澤遂南還。行次蒲城，得士馬甚眾。天澤攝行軍事，遣監軍李伯祜詣國王，言魯言狀，乞濟師。李魯承制，命紹兄職為都元帥，伴笑乃解將蒙古軍三千人授之，進攻盧奴。武仙驍將葛鐵槍、撻萬人拒戰。天澤迎擊之，賊遁。天澤追及之，生擒鐵槍，餘眾悉潰。遂下中山，畧無極，拔趙州。會兄天安提兵來赴，擊武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真定。武仙復令謀者結死士於城中，為內應。夜斬關而入，據其城。天澤踰城東出，至葉城，求援于董俊。俊授以銳卒，而笑乃解亦自別屯。至武仙走保西山，抱犢岩，急攻下之。武仙遁去，相衛二州降。太宗即位，命為真定河間大名東平濟南五路萬戶。唐宗圍汴，金主突圍出，令完顏白撒來襲新衛。天澤率輕騎馳赴之，比至，圍已合。天澤奮戈突至，城下呼守者曰：「汝等勉力，援兵至矣。」復躍出，敵眾皆披靡。內外夾擊，白撒敗走。蒲城，天澤尾其後，俘斬甚眾。金主以軍舫

史綱

卷三百二十一

七

史綱

卷三百二十一

七

走歸德。天澤還真定，世祖即位，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天澤請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路府，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節，庶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中統二年，拜右丞相。天澤既秉政，凡前所書治國安民之術，皆次第舉行。三年，李壇據濟南叛，詔親王哈必赤、抱兵討之。賊勢甚盛，繼命天澤往。天澤聞壇入濟南，笑曰：「未突入並，無能為也。」謂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縻之，乃淺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壇，斬于軍門。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語，責以當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勞之，悉歸功于諸將，或謂李壇之變，由諸侯權太重。天澤遂言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于是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十一年，詔天澤墓丞相伯顏，纔天軍伐朱天澤至郢州，遇疾還。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汝功也，勿以疾阻為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明年二月卒，年七十四。贈太師，封鎮陽王。天澤平生未嘗自矜其能，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舉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

比郭子儀曹彬云

董文炳

董文炳文用弟也世祖征南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挾文炳徒行踰蜀道路取死馬肉續食日行不能二三十里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世祖命其弟文忠解向廐五馬載糗糧迎文炳世祖即位于上都命文炳宜慰燕南諸道還奏曰人久弛縱一旦遽束以法危疑者多宜赦天下與之更始從之帝欲發河北民丁伐宋文炳曰河南密邇宋境人習江淮地利宜使河北耕以供軍河南戰以闢地帝從其策與丞相伯顏會師伐宋

史綱

卷三百二十四

宋

既敗賈似道于蕪湖詔以時向暑熱命伯顏軍駐建康文炳軍駐鎮江張世傑孫虎臣陳大鑑千艘碇焦山下江中勁卒居前文炳乘輪船建大將旗鼓二子士選士表率舟翼之大呼突陳諸將繼進飛矢蔽日戰酣短兵相接宋兵殊死戰聲震天地橫屍委伏江水為之不流自寅至午宋師大敗世傑走文炳追及于夾灘世傑收潰卒復戰又破之遂東走于海俘甲士萬餘人獲戰船七百艘文炳由江並海會伯顏于臨安張世傑欲以其主逆之海文炳繞出臨安城南戍浙江亭世傑計不行乃竊宋主弟吉王昀廣王昺南走宋主焜遂降伯顏命文炳入城罷宋官府散其諸軍封庫藏收圖籍文炳

史綱

卷三百二十四

宋

取宋主璽符上于伯顏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雷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翰林學士李榮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沒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十餘冊歸之國史院宋福王與芮赴京師以重寶致諸貴人文炳獨不受及官錄與芮家其籍中惟文炳無名伯顏入朝奏曰臣等奉天威平宋懷徠安集之功董文炳居多拜中書左丞進兵台溫禁士馬毀踐川麥曰在倉者吾既食之在野者汝又踐之民何以續命台溫既下遂諭嶺閩人扶老來迎漳泉建寧邵武諸郡皆款附閩人感其德廟而祀之至元十四年帝在上都適北邊有警欲親將北伐急召文炳文炳至自臨安入見稽首曰今南方已平臣請効力北邊帝曰豎子益兵朕自撫定京師根本之地盡以託卿卒有不虞便宜處置中書省樞密院事無大小咨卿而行文炳更日至中書樞密而不署案平章政事阿合馬嘗執筆請曰相公官為左丞當署省案請至再四終不署皇太子聞之謂官臣竹忽納曰董文炳淡慮非汝曹所知後或問其故文炳曰主上所付託者在根本之重非文藝之細且吾少徇則濟奸不從則致謾謾行則身危淡失付託本意吾是以舉其大端而略其細務也十五年加食書樞密院事卒子士選拜御史中丞

呼曰知是
何人爲大
事不覺
一

史籍

卷三十一

五

時丞相完澤用劉漢言出師征八百媳婦國達冒煙瘴未及
戰士卒死者十已七八驛民轉粟餉軍路各之聞不存舟車
負輜以達數夫致累一石凡數月乃至百姓死者亦數十萬
中外騷然而完澤說帝江南之地盡世祖所取陛下不與此
役無功可見于後世帝入其言意甚堅士選率同刻言今劉
漢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常取亦必遣使諭
之諭不從然後取糧還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
致百萬生靈于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
言受罪臣職當然他日不以言罪臣臣死何益帝令左右擁
之出俄而師敗帝聞之數日董二哥之言驗矣帝愧之賜上

張弘範

張弘範定典人授行軍總管從親王哈必赤討李璵于濟南
父乘戒之曰凡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主者
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敵可因以立功弘範營城西璵出軍
突諸將皆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璵示弱于我必以

史籍

卷三十一

五

奇兵來襲謂吾弗備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兵而外爲壕開東
門以待之明日璵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賊陷壕中其跨而
上者遇伏皆死璵既誅殺大名總管歲大水租稅無從出弘
範輒免之朝廷罪其事璵弘範入見曰臣以爲朝廷儲小倉
不若儲之大倉今水潦不收而責民以必輸倉庫雖實而百
姓死亡明年租將安出易若活其民使歲有恒收非陛下大
倉庫乎帝曰善至元六年括諸道兵圍朱裏陽授行軍萬戶
弘範言國家取襄陽爲延久之計者所以重人命使其自斃
也徒者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師坐視無禦之者其前
江陵歸峽商販行旅絡繹不絕寧有自愁之時乎宜城萬山
以斷其西橋灌子灘以絕其東廉幾速斃之道也帥府移弘
範兵千人戍萬山既城與將士較射宋師奄至將佐謂衆寡
不敵宜入城自守弘範曰吾與諸君在此何憂敵至即振甲
上馬遣偏將李庭當其前他將攻其後親率二百騎爲長陣
今日聞鼓聲則進宋兵突陣弘範不動再進再却弘範曰彼
氣衰矣鼓之前後奮擊宋師奔潰八年破樊城外郭九年弘
範謂主帥曰襄樊相爲唇齒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斷其援兵
水陸夾攻樊必破矣樊破則襄陽何所恃從之襄陽遂下十
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宋相賈似道督兵阻襄湖弘範轉戰而
前諸軍繼之宋師潰弘範長驅至建康十二年五月帝遣使

論丞相方畧少駐以待弘範曰聖恩待士卒誠厚然緩急之
宜非可適度今敵已奪氣正當乘破竹之勢取之豈宜迂授
使敵得爲計耶十三年改亳州爲戶從中書左丞董文炳由
海道會丞相伯顏朱主出降授江東道宣慰使十五年宋張
世傑立廣王昀于海上聞廣響應俾弘範往平之授蒙古漢
軍都元帥陞辭奏曰漢人無統蒙古軍者乞以蒙古信臣爲
首帥帝曰汝知而父與察罕之事乎其破安豐也汝父欲兩
路守之察罕不從師旣南安豐復爲宋有進退失據汝父淡
焉恨其由委任不專故也豈可復有昔日之悔乎弘範薦李
恒爲副使之至揚州還將校水陸二萬分道南征以弟弘正
爲先鋒戒之曰以汝驍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
公弘正所向克捷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因勸兵
向之寨中持滿以待而他寨不虞忽麾軍進拔數寨廼持三
江投之獲宋丞相文天祥于五坡嶺待以賓禮送至京師十
六年山潮陽港發船入海至甲子門次崖山宋軍千餘艘碇
海中建樓櫓其上隱然堅壁也弘範引舟師赴之崖山東西
對峙其北水淺舟膠非潮來不可進乃由山之東轉南入太
洋始得過其舟出奇兵斷其汲路燒其官室李恒自廣州至
使守北而二月將戰或請用砲弘範曰火起則舟散不如戰
也明日四分其軍軍共東南北三面弘範自將一軍相去里

餘下令曰宋舟潮至必東遁急攻之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
戰連令者斬先麾北面一軍乘潮而戰不克李恒等順潮而
退樂作宋將以爲且宴少懈弘範舟師犯其前衆繼之預構
鐵樓于舟尾以布幔障之命將士負盾而伏令之曰聞金聲
起戰先全而妄動者死飛矢集如蟬伏盾者不動舟將接鳴
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
母赴水死獲其符璽印章世傑走風壞舟死其餘將吏皆降
嶺海悉平磨崖山之陽勒石紀功而還旋卒贈太師封淮陽
王

列傳

劉秉忠

劉秉忠，邢州人，風骨秀異。年十七，爲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常鬱鬱不樂。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于世，當隱居以求志耳。」遂入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名子聰。後遊雲中，謁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夢雲從師召過雲中，遂與俱行。入見，應對稱旨，遂留潛邸。上嘗曰：「昔武王兄也，周公弟也，周公思天下事，夜以繼日，每得之坐以待旦，以匡周室。周天下八百餘年，周公之力也。君上兄也，大王弟也，思周公故事而行之，在乎今日，不可失也。君之所任，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也。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可及，萬事之細，非一心之可察。明君用人，如大匠用材，隨其巨細長短，以施規矩繩墨，盡其才而用之，成功之道也。天地之大，日月之明，猶或有所蔽，大蔽天之明者，雲霧也；蔽人之明者，私佞也。常人有之，蔽于一心；人君有之，蔽于天下。當選正人，置左右，使議論于未形，大君子得位，有容于小人，小人得勢，必排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今言利者衆，非圖

史釋卷三百二十五

史釋卷三百二十五

十一

既娶妻矣
安能不男
此豈亦所
由就終

張文謙

以利國利民，實欲以自利也。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紀綱正于上，法度行于下，天下可不勞而治也。世祖嘉納之，及即位，秉忠居左右，而不改舊服。翰林學士王鶚奏：「秉忠服劬落，卿實有歲年，恭惟懼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惟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狃，佚所未安。」帝即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奏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資默之女，安之，賜第奉先坊，命秉忠相地於恒州、東、深、水、北、建城郭於建寧，名曰開平，升爲上都，而以燕爲中都。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至元八年，建國號曰大元，以中都爲大都，頒章服，舉朝儀，給奉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十一年，扈從至上都，秉忠築精舍于南屏山，居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贈太師，封常山王。秉忠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自號藏春散人，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爲後。

張文謙，沙河人，爲中書左丞，阿合馬領左右部總司財用，欲專奏請，不關白中書。詔廷臣議之，文謙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無是理也。若中書弗問，天子將親臨之乎？」帝曰：「文謙言是也。」至元元年，以中書左丞行省西、夏、中興路，文謙

渡唐來漢延二渠溉田十數萬頃人蒙其利三年還朝諸勢
家官有戶數千當役屬為私奴議久不決文謙謂以乙未歲
戶帳為斷奴之未占籍者歸之勢家可也其餘良民無為奴
之理議遂定十九年拜樞密副使卒

郝經

郝經字伯常陵川人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
國安民之道王大悅遂置王府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
經乘師久無功經獻議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
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
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

史記

卷三十五

三

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金源并西夏平大理噴蹶
諸夷征伐四海有天下十八璽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
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
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惟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併有
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敝而不振圖之以術
則不可急急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
六年大有輪十年者是以其力不敵而卒能成功晉之取吳
隋之取陳皆經營比伏十有餘年是以其術不乖而卒能混
一或久或近要之各當其可不妄有所為而已國家建極開
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戾剽劇盡必

欲微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敝乎
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
舉而國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而其術則未盡也苟息師
撫民致治成化平賦以足用屯農以足食師臣得人師出以
律高拱九重之內而海外有戡矣舍是不為乃於閒族遽為
大舉上下震動兵連禍結底安于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
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為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
易敵之強弱必合國賦取之若禽獸然聚如山散如風雨
迅如雷電捷如鷹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得兵家之說道而
長於用奇自滑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似無意於

史記

卷三十五

四

取者既被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敗金兵然後漢取之
是長於用奇也既而為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
為奇勝為掩虛之計自西和徑入石泉威茂以取蜀為示遠之
謀自臨洮吐番穿徹西南以平大理皆用奇也夫攻其無備
出其不意而後可以用奇豈有連百萬之衆首尾萬餘里六
飛雷動乘輿親出竭天下倒四海撞其鍾而掩其耳噴其勝
而蔽其目如是用奇乎是執千金之璧而投瓦石也其初以
奇勝也開闢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于騎故所向
不能禦兵鋒新銳民物稠夥擁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于
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山漢谷阨

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雖經我乘險以用奇，則難。彼因險以制奇，則易。况乃主客勢懸，蘊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伴獲以備役，雖有詭謀秘略，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河海濯熱之舉，率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宜救已然之失，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既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作人于巖，阻見之者，辟易不暇，又焉能以理相喻，使之遂趨自退，後知其危，竭國以并命，我在必取，無由以自悔。兵連禍結，何時而已。殿下宜遣人稟命於行在所，遣使諭宋，示以大信，令降名道，幣割地納質，彼必受命，姑假兵息民，以全

史

卷三百二十五

五

吾力而圖後果，天地神人之福也。稟命不從而後進師，爲前定之謀，而一之以正大，假西師以爲奇，而用吾正北師南轅，先聲恩信，申之文移，喻以禍福，使知殿下仁而不殺，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制節以進，既入其境，攻陳固列，彼善于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毋焚廬舍，毋傷人民，以攜其心，亟難以疲多方以誤，以儆其力，以輕兵掠兩淮，而遏其糧路，使血脉斷絕，各保孤城，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松江上下，列屯萬竈，各具舟楫，聲言徑渡，彼必驚憂，自起變

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恃其嚴圍，兵皆柔脆，用師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百勝之鋒，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肱臂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背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漸次而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有淮，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則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輕兵襲襄陽，絕其糧路，重兵趨漢陽，出其不意，以伺江陵，不然，則重兵臨襄陽，輕兵捷出，穿徹均房，遠叩歸峽，以應西師，乘

史

卷三百二十五

六

勢順流，并兵大出，摧拉荆郢，橫潰湘潭，以成犄角，一軍出壽春，取荆山，駕淮爲梁，以通南北，輕騎抄壽陽，而布兵於鍾離，合肥之間，撥拾湖淝，奪取關隘，據濡須，塞皖口，南入舒和，西及於蕪黃，徜徉恣肆，以覘江口，烏江采石，廣布戍邏，偵江渡之險易，測備禦之疎密，徐爲之謀，而後進師，所謂潰兩淮之腹心，扶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水楚州，長淮支派，鄰我封疆，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數旬，皆備禦堅厚，若遽攻擊，必老師費財，當以重兵臨維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遲之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緩圍持久之勢也。三道並

出東西連衝。殿下武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會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並進。隋取陳。則九道並進。宋之于南唐。則三面皆進。宋開以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亦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况後渡江立國。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變。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中弊之。彷彿百折。當我強敵。未嘗

史

卷三百二十五

七

大敗。不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僥倖而取勝乎。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即功。國家全盛之力。在于東左。若直前振迅。一舉而下金陵。舉臨安可也。如兵力耗敝。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曷追乎。然猶有可憂者。國家振取諸國。飄忽凌厲。本以力勝。今者大舉。若措置失宜。則無以挫英雄之氣。而服天下之心。稔惡懷奸之流。得以窺其隙。而段其間。國內空虛。易爲搖動。愚所以諄諄于東師。反復致論。謂不在于已。然而在于未。然者此也。兵既渡江。關鄂州。問憲宗崩。召諸將議。經復進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殿下聰明睿知。進退存亡之正。知之久矣。國家

此乃用兵之要

此乃用兵之要

自千金以來。惟務進取。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先帝初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王東師。亦不當進也。然以爲有命。不敢自逸。王于渡南。既聞內訌。即當備告諸師。各以次退。修葺于未。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進會于江濱。既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既不宜渡。江又豈宜攻城。若以渡江之後。不能中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耳。則宋國可圖。乃盤桓江濱。情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諸軍疲疫。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瘴癘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并兵拒守。知吾國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鵞江西。

史

卷三百二十五

八

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沿海。拒船大艦。以大而至。伺隙而進。如過截於江黃。津渡。邀遮于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野復之湖漂。則我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持其腹心。聞臨安海門。已具龍舟。則亦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山。豈無韓世忠之倚。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汴流而上。則入洞庭。係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潯黃。未易遏也。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大王復何快乎。今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朕憚相依。在于背脅。西域諸胡。窺覷關隴。隔絕。趙烈諸王。各持

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覲視神器榮耀垂延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脫里赤行尚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聞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排那樓繕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所然班師重定大計銷禍于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面與宋議和計則淮南漢上梓潼兩路定綱喉蔽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奸謀僥倖志永釋危解道一軍逆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大行靈輿收皇帝聖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京東京北京燕慰安韓召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會宋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乃班師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使李璫誘使宋欲假手害經宋敗璫軍于淮安經至宿州遣副使劉仁傑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宋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既經而賈似道方以却敵為功恐經至謀泄館之真州經乃上表宋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歟兵誤國復遣宋宰執書極陳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魏和利害及上書宋主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韓垣鑄戶晝夜守邏居七年從者羈困怒而鬪死者數矣經與親近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率諸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書平章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使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歸賈似道竄死經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明年夏至閏錫宴資資七月卒年五十三明年宋平經被罰十六年撰著凡數百卷初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窮海樂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善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姚樞

姚樞字公茂洛陽人為金軍奔虜使及破許州見獲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太祖見樞甚喜從破襄陽武水解欲盡虜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樞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樞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學徒百餘人由此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得觀程朱性理之書憲宗即位諸凡軍民在山南者聽世祖總之世祖既奉詔宴群下罷酒問樞曰頃者諸臣皆賀汝獨默然何也對曰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如漢地者乎今王蓋有之

則天子何爲。後必有問之者矣。不若唯持兵權。供億之需。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世祖從之。從征大理。因夜宴樞密。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明日。世祖據鞍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爲之。師及大理。命樞密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山是民得相完。世祖分藩閩中以樞爲勸農使。或說世祖得中土人心。憲宗遣客兒行省于京兆。置局鈎考官屬。財賦世祖不樂。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請畫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疑。將自釋。及世祖見憲宗。皆泣下。遂罷鈎考局。樞之謀也。世祖卽位。詔赴中書議事。李璵叛。帝問卿料何如。對曰。使璵乘吾北征之費。瀕海揚燕。則居庸上策也。與宋遠和。負固持久。中策也。如山兵濟南。此成擒耳。帝曰。賊將安出。對曰。山下黃武。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樞言太祖開創。施治未遑。陛下繼承大統。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外侮內叛。然能使官守職業。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漸修。宜上答天意。下順民心。成帝德。以光先烈。流遠譽。以遺子孫。邇者聰聰煩數。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植。而復移。屋旣築。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帝爲釋然。至元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十一年。樞言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贖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捷者。今自夏徂秋。

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家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漢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蓋好生惡殺人之常情。懼吾止殺之信不堅。故不敢下也。宜申招降之詔。使實割必立。思信必行。則聖慮不勞。而軍力不費矣。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

許衡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稍長。遭世亂。避難岷山。得王輔嗣易說。夜思盡誦。後從姚樞。得程朱性理之書。益有得。居蘇門。與樞及賈默相師友。世祖王泰中以衡爲京兆提學。蔡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問衡來人莫不喜。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平章政事。見衡樞輩入侍。患之。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尊崇之。實不使侍左右也。將入謝。衡曰。禮師傳于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若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力辭。改樞爲大司農。然翰林侍讀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召至京師。衡上疏曰。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

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敢不罄竭所有俾益萬分孟子以資難於君謂之恭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寬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或小有補云自古立國皆有規模循而行之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鄭之小國孔明治蜀之一隅且有定論終身由之堂堂天子可無一定之說而妄為之哉考之前代北方之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使國家而居朔漠則無事此也今日之治非此矣宜夫陸行宜車水行宜舟反之則不能行兩燕食寒蜀漢食熱反之則必生疾以是論之國家之常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熟舊一旦驟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切實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于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如是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此在陛下尊信而堅守之不難小人不責近效不恤流言則致治之功庶幾可成矣今中書之務不勝其煩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唇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然人之賢

否未知其詳固不可得而遽用也或已知其為君子為小人而復患得患失莫進莫退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為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官為能步虧食之數者誠以其法故也孟子有言為政必因先王之道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詭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先王成法反可違也其亦弗思其矣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幸執優游于廟堂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夫立法用人今雖未能逮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立格俾就其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之世襲品官之任子議之亦不可緩也夫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非予之以可安之地而娛之也是以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之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為臣之道臣已告之安重矣至為君之難陛下所當專意也臣請言其切而要者夫人君出言不容不慎昔劉安世行一不妄語七年而後成夫安世一人臣耳而言猶若此况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人君以一身而關

醉之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忘之者。今日所命。而後日違之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無所持循。奸人因以爲弊。詩曰。君子無易由言。以輕易故至此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而又有衆寡之分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故在上者難于知下。而在下者易于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難矣。昔包拯號爲明察。而一小吏能欺之。然拯一京尹耳。其見欺于人。不過誤一事耳。人君處億兆之上。操與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其害有不可勝既。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

史綱

卷三十五

五

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而誰怨之使愛。本無可憎也。而強短之使憎。如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未必爲有功。奪者未必爲有罪。以致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其受欺也。而反任之。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大爲治之本。修德川賢愛民三者而已。治本既立。則紀綱可布。事功可成。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以是爲治。萬不能也。臣嘗復熱推衍思之。又思泰之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強。人

才可使盛。國勢可使尊。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飲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知養人之善。徒思法令之難行。而不思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苦。毀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課之種藝。十年之後。倉庫充實。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以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於學。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十年已後。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定。則士安於士。農安於農。工安於工。商安於商。而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今民不安于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于平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

史綱

卷三十五

五

之人。可不爲寒心哉。書奏。帝嘉納之。六年。命與太常卿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之。甚悅。詔與太保劉秉忠定官制。又使集公卿議中書院臺行移之體。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挺在樞密。高鳴在臺。欲定爲否。稟因大言以動衡曰。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作。稱不可測。衡曰。吾論國制耳。何與於人。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其子又僉樞密院。衡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與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衡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街之。衡宜在中書。欲以事中之除左丞。衡屢辭。帝命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耶。

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盡政害民。不報。因辭解機務。帝命舉自代者。衡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常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八年。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帝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問命。喜曰。此吾事也。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安中等十二人。為伴讀。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不繼。衡請還。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使從政。宜勿聽其去。磐然為衡懇請。乃許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請以衡領之。詔以衡為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衡以為冬。

史稿

卷三百二十五

七

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與太史令郭守敬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頒之天下。以疾請還。十八年。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長少皆哭。于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言。如恐傷之。嘗言人心如印板。板本不差。雖摹千萬紙。皆不差。本既差。則摹之於紙。無不差者。以之於事。亦然。俗宗溪然之。丞相安重一見衡。誦前列口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若十百與千萬也。承旨王磐。氣槩一世。少所與。可見衡曰。先生神明也。贈魏國公。謚文正。從祀孔子廟庭。

寶然

寶然字漢卿。肥鄉人。元兵伐金。同時被俘者三十人。皆見殺。唯然得脫。歸其鄉。家破而母獨存。驚怖之餘。母子俱得疾。母亡。扶疾棄。而大兵復至。南走渡河。醫者王翁妻以女。使業醫。金主遷蔡。然又走安德。卒感令謝憲子。授以伊洛性理之書。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然乃北歸。與姚桐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世祖在潛邸。問以治道。然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于正。命皇子真金從之。學然為姚桐。世祖召用之。及即位。問之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然曰。臣願諫諍。則殺不誅。則許衡其人也。漢誠遠處。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以然為翰林侍。

史稿

卷三百二十五

八

講學士。時委任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然言昔先帝時。奸臣擅權。總天下財賦。貢進奇貨。衡纒紛華。以娛悅上心。其扇結朋黨。離間骨肉者。皆此徒也。今陛下天順人應。誕登大寶。天下生民。莫不引領盛治。然平天下。必用正士。小人功利之說。必不能立國家基本。為子孫久遠之計。其鈞距揣摩。以利害驚動人主之意者。無他。欲擠斥諸賢。獨執政柄耳。此蘇張之流也。惟陛下察之。別選公明有道之士。授以重任。則天下幸甚。他日。然與王鶚姚桐。在帝前面斥文統曰。文統學術不正。久居相位。必禍天下。帝曰。然則誰可相者。然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帝不悅而罷。文統漢忌之。請以然為太子太傅。然辭。

曰太子位號未正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乃以爲翰林侍講學士俄謝病歸文統伏誅帝追憶其言謂近臣曰曩言王文統不可用者唯竇漢卿一人向使更有人言之朕豈肯用之耶召還賜第京師然請分置翰林院掌言文字以學士承旨徹的達底里主之修國史制誥以學士承旨和禮霍孫主之默言三代風俗淳厚曆數長久者皆設學養士所致宜建學立師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之本帝嘉納之然嘗與劉長忠姚樞侍言都命呼唏古之所向今則不然若曰可臣亦以爲可若曰否臣亦以爲否非善政也明日侍帝於懋殿獵者失一鶴帝怒侍臣或從旁大聲謂宜加罪帝惡其迎合命史綱

史綱

卷三十五

文

杖之既退乘忠等曰公悟主之速如此至元十二年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帝問之曰此賢者今老矣安得請於上帝加之數年而之左右其治天下乎恨然久之加昭文館大學士辛年八十五帝謂侍臣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爲一斯可謂全人矣贈太師封魏國公諡文正

商號

商號濟陰人至元二十七年拜監察御史屬地震號言昔漢文帝有此異而無其應蓋以躬行德化而弭也因條陳漢文時政以進又言爲國之道在立法任人二者而已法不徒立須人而行人不濫用惟賢是擇因舉天下名士十餘人帝召

用之選國子司業卒

趙良弼

趙良弼女直人舉進士教授趙州世祖在潛藩召見占對稱旨會立耶州安撫使擢良弼爲幕長世祖即位立陝西四川宣撫司以重希憲商挺爲副使良弼爲參議渾都海拔良弼與宣撫王惟正劉黑馬執其黨元帥乞台不花達立火者誅之希憲挺應有擅殺名遣使入奏待罪良弼密狀授使者言始捕二帥時止令囚以候報臣以爲張惶不便宜急誅之擅殺在臣實不在宣撫司帝不問人以良弼爲長者至元七年命良弼奉使日本給兵三千以從良弼辭獨與書狀官二十

史綱

卷三十五

手

四人俱舟至金津島國人望見使舟欲來攻良弼舍舟登岸諭旨金津守延入板屋以兵環之滅燭大譟良弼凝然自若天明太宰府官陳兵四山問使者來狀良弼歎其不恭罪仍諭以上意太宰官愧服求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主始授之趙數日復來求書且曰我國自太宰府以東上古使臣未有至者今大朝遣使至此而不以國書見授何以示信良弼曰隋文帝遣裴清來王郊迎成禮唐太宗高宗時遣使皆得見王王何獨不見大朝使臣乎但錄本示之日本知不可屈遣使介十二人入覲十年良弼入見帝將討日本良弼言臣居日本歲餘觀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

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殺得其地不加富元
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以有用之民力與無窮之
巨寇也臣謂勿擊使帝從之拜同舍書樞密院事以疾辭十
九年得旨居懷孟長獨別業在溫縣故有地三千畝乃析為
二六與懷州四與孟州謀廟學以慰生徒或問為政良弱曰
必有忍乃其有濟人性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其必克已然
後可以制怒必順理然後可以忘怒能忍所難忍容所難容
事斯濟矣辛年七十封韓國公諡文正

趙壁

趙壁使仁人世祖為親王間其召見呼秀才而不名賜三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手

僉給薪水使后親製衣賜之命馳驛四方聘名士王陽等命
榮古生十人從壁受儒書勅壁譯大學衍義時召見陳說壁
辭旨明且世祖嘉之憲宗即位召見問曰天下何如而治壁
曰請先誅近侍之尤不著者憲宗不悅壁退世祖曰秀才渾
身是膽耶吾為汝握兩手汗也斷事官牙老瓦赤持其印請
於帝曰此先朝賜臣印也今陛下登極將仍用此舊印抑易
以新者耶壁質之曰用汝與否取自聖裁汝乃敢以印為請
耶奪其印置帝前帝默然久之曰朕亦不能為此也自是牙
老瓦赤不復用王子為河南經畧使河南萬戶貪淫暴戾郡
中婚嫁必先賂之得請而後行咸呼之為翁其黨董主薄特

王子以蕭
何官

國王元
龍王世

勢為虎狼取民女三十餘人壁按其罪立斬之盡還民女萬
戶大驚時天大雪搗酒詣壁賀曰經畧下車赤勁強猾故雪
為瑞應壁曰如道主簿比尚有其人俟盡誅之瑞應將大至
民為戶屏氣不敢出語歸臥病而死世祖即位授中書平章
政事高麗王植為其臣林衍所逐命壁同國王頭華哥行東
路中書省事兵至平壤林衍已死壁與國王議曰高麗還
居江華島外雖卑僻臣貢內恃其險故使權臣無所畏忌攬
運其主今衍已死王實非罪若朝廷遣兵護歸使復回於東
京安兵息民策之上也遣使以聞帝從之還中書省承
祀太廟有司失黃纓索得于神庖墮下已其汗敕帝大驚曰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手

大不敬當斬壁曰法止杖流遂得不死卒贈大司徒益忠亮

王磐

王磐字文炳承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
金人遷汴移家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
其口作腐一器盡為朝暮食權進士第金亡入宋襄陽兵變
乃北歸東平總管嚴實迎磐為師受業者常數百人拜翰林
學士入謁宰相言方今害民之吏轉運司為甚至稅人白竹
宜罷去之由是選司遂罷阿合馬諷大臣請立中書尚書兩
省為一拜右丞相安重為三公欲罷其政柄有詔會議磐言
合兩省為一省而以丞相總之實便不然則宜仍舊三公既

何如萬石

不預政事則不宜虛設其議遂廢國子祭酒許衡告歸帝遣近臣問磐磐言衡素廉介意其所以求退者得非生員數少坐席靡祿有所不安耶宜增益生員使之施教庶幾人才有成衡之受祿亦可少安矣詔從之磐嘗言前代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材力閱其耆老養其廉耻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能退彼既不自知耻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至是堅乞致仕帝遣使諭之曰卿年雖老非任刺務何以辭爲朝議汰冗官權近以按察司不便欲併省之磐言各路州郡去京師遙遠貪官汚吏侵害小民無所控告惟賴按察司爲之中理若指爲冗官一例罷去則小民

史

卷三百二十五

五

究抑無所赴訴矣若曰京師有御史臺糾察四方之事是大不然夫御史臺糾察朝廷百官京畿州縣尚有弗及况能用徧外路千百城之事乎若欲併入運司運司專以榮利增課爲職與管民官常分彼此豈顧編民之冤抑哉乃不罷朝廷錄平宋功遷至宰相執政者二十餘人因議更定官制磐言歷代制度有官品有爵號有職位官爵所以示榮寵職位所以任事權臣下有功有勞隨其所得酬以官爵有才有能稱其所堪處以職位此人君御下之術也必有功者宜加遷散官或賜五等爵號如漢唐封侯之制可也不宜任以職位日本之役師行有期磐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

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帝大怒曰汝豈有他心耶磐曰臣亦心爲國故敢上言苟有他心何從叛亂之地冒萬死來歸乎今臣年已八十又無子息他心欲何爲耶明日帝遣侍臣慰撫之賜以碧玉寶枕磐累乞骸骨進資德大夫致仕仍給半俸終身行之日皇太子賜宴聖安寺公卿百官山祖麗澤門外擗紳以爲榮命其婿著作郎李輝實爲平章判官以便養每大臣燕見帝問磐起居狀磐顧不哀阿合馬方得權致重幣求碑文磐拒弗與年九十二卒其夕有大星隕正寢之東贈洛國公諡文忠

李冶

史

卷三百二十五

五

李冶樂城人登金進士第知鉤州事城潰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世祖在滑耶聞其賢遣使召之同金人居官者執賢對曰險夷一節惟先顏仲德又問先顏合答及蒲晃何如對曰二人非將畧任之不疑此金所以亡也又問今之臣有如魏徵者乎對曰今以制辦成風欲求魏徵之賢實難其人又問今日人材對曰天下未嘗乏材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理勢然耳今儒生有如魏璠王易李獻卿關允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賢王所嘗聘問者舉而用之何所不可但恐用之不盡耳然四海之廣豈止此數子乎王誠能旁求之將見集於明廷矣又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

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按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紀綱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燮亂，已為幸矣。又問：非地震何如？對曰：天裂為陽不足，地震為陰有餘。夫地道陰也，陰太盛而燮常，今之地震，或奸邪在側，或女謁盛行，或說惑交至，或刑罰失中，或征伐驟舉，五者必有一于此矣。夫天之愛君如愛其子，故示此以警之。苟能辨奸邪，去女謁，屏說慝，省刑罰，慎征討，上當天心，下協人意，則可轉咎為休矣。世祖嘉納之，及即位，欲處以清要，治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學士召，就職。朞月，復以老病辭，卒。年八十。

李昶

李昶，須城人。父世弼，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推恩授彭城簿。昶鬱不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及第，閱計偕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為程文，乃更其名曰彥，與定二年。父子延試，果皆中第。世弼遂不復仕，行臺嚴實，辟昶授都事。實卒，

子忠濟嗣。忠濟怠於政事，進用匪人。昶曰：比年內外衣馬相尚，飲食無度，庫藏空虛，百姓匱乏。若猶循習故常，事變必生。惟閣下接納正士，黜遠小人，去浮華，敦朴素，損騎從，省游宴，雖不能救已然之失，尚可以弭未然之禍。以父憂去。世祖卽位，召訪以國事，時徵需煩重，行中書省科徵稅賦，雖逋戶不貸，昶移書時相曰：側聞欲據丁巳戶籍，科徵租稅，比之見戶，武加多十六七。今止驗見戶應輸，猶恐不逮，復令包納逋故，必致艱難。苟不以撫字安集為心，惟事供億，豈聖上擢賢更化之意哉？乃蠲逋戶之賦。中統二年，內難平，昶進曰：忠難所以存儆戒，禍亂將以開聖明，伏願和輯宗親，撫按將士，增修庶政，選用百官，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恒以北征宵旰之勤，永為前而逸豫之戒。世祖稱善。久之，世祖嘗燕處，望見昶，飲客曰：李秀才至矣。其見禮如此。嚴忠濟罷，以其弟忠範代之。忠範表請昶師事之，特授翰林侍讀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議官。至元元年，拜吏禮部尚書，凡議大政，宰相延置上座。八年，致仕。卒。年八十七。

劉肅

劉肅，洛水人。登金進士，調新蔡令。瀕淮民入宋境，宋優其糧，有歸者，輒于衣食，出言怨曰：不如渡淮，或告之，以謀叛。肅曰：淮，限宋境一水耳，果欲叛，不難往也。口雖言而心無實準，

律當杖八十。奏可。中統元年，擢真定宣撫使。時中統新鈔行，罷銀鈔不用，真定以銀鈔交通於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驚然。肅建三策：一曰仍用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鈔。中書從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二年，授左三部尚書，致仕卒。

王思廉

王思廉，獲鹿人。董文忠薦之世祖。世祖曰：汝何由知思廉賢？對曰：鄉人之善者，稱之也。召見，授翰林待制，管進讀。至唐太宗欲殺魏徵，長孫皇后進諫，帝命內官引至皇后閣，講讀。后曰：是誠有益於宸衷也。每侍讀，帝命太師月亦察兒

史籍 卷三十五

王

等咸聽焉。至元十九年，帝幸白海，千戶王著矯殺奸臣阿合馬，辭連樞密副使張易。帝召思廉問曰：張易反，若知之乎？對曰：未詳也。帝曰：反已反矣，何未詳也？思廉曰：然號文元謂之反，亡入他國謂之叛，羣聚山林賊害民物謂之亂，聚易之事臣實不能詳也。帝曰：張易所為，張仲謙知之否？思廉曰：仲謙不知。帝曰：何以明之？對曰：二人不相安，臣故明其不知也。思廉嘗扈蹕失所乘馬，給內廐馬五匹，所賜玉帶為盜竊去。更以玉帶賜之，改同知大都留守。緒王乃顏叛，帝親征，思廉謂舊守段貞曰：藩王反側，以地大故也。漢昆錡削地之策，實為真圖，蓋為上言之，貞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是言？貞以思廉對。

上思亦厚矣

遷翰林學士，仁宗即位，致仕卒。

孟祺

孟祺，符離人。丞相伯顏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授祺承直郎行省諮議，師駐建康，諸將利虜掠爭趨臨安，伯顏問計。祺曰：宋人之計，惟有竄閩耳。若以兵迫之，彼必速逃。一旦盜起，臨安三百年之積弊，蕩無餘矣。當以計安之。令彼不懼，正如取果稍待時日耳。伯顏乃草書遣人至臨安安撫之。宋乃不復議遷閩。祺自請為使，徵降表。謝太后送國璽十二枚。主伯顏將親封之，祺止之曰：管鑰自有主者，非公所宜親。萬一異時有嫌疑，奸人妄相榮汙，公終不得自明矣。遂止。擢東海道提刑按察使，未赴卒。

史籍 卷三十五

孟

劉整

劉整，穰城人。金亂入宋，隸荆湖制置使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凌壑登城，獲其守。珙大驚，以為唐李存孝事十八騎拔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養存孝。還潼川十五軍州安撫使。整以北方人，并西邊有功，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積沮，有功掩而不白。以俞興與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圖之。興召整不行，遂誣搆之。整遣使訴于臨安，不得達。及向士璧曹世雄見殺，整益危。乃謀款附。中統二年，整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入附。授邊

整降宋出
攻金不克
故也

宋事如此
可慨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其以爲名

府行省兼安撫使至元四年整言宋主弱臣倖立國一隅今
天啟混一之機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撤其扞蔽廷議沮
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爲正統聖朝有天下七
八何置一隅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世祖曰朕計決矣五年整
與部元帥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唯水軍不如宋
下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未聞制可遂造船五
十艘日習水戰得練卒七萬八年破樊城外郭斬首二千級
諜知呂文煥將遣張貴出城求援整分部戰艦縛草如牛狀
於漢水綿亘泰錯衆莫知所用及貴夜出乘輪船順流下走
軍士規知之傍岸蕪草牛如書整與阿木麾戰艦轉戰五十

史紀 卷三百二十五 李

里擒貴于樞門關盡殺其衆十年破樊城屠之呂文煥以襄
陽降整奏曰襄陽破則臨安危矣若將所練水軍乘勝長驅
長江必非宋所有遂改行淮西樞密院事駐正陽夾淮而城
南迤江斷其東西衝十二年整欲渡江其帥止之丞相伯顏
入鄂捷至整憤慨失聲曰首帥止我願使我成功後人耶其
父死 葬之費則進呂文德葬安得不亡

李忽蘭吉

李忽蘭吉龍西人爲千戶都總管從憲宗南征大獲山守臣
楊大淵納款已而逃歸憲宗大怒將屠其城總帥汪德臣謂
忽蘭吉曰大淵之去事頗難測亟追之乃單騎至城下門未

開大呼入城曰皇帝使我來撫汝軍民一卒引入甲士環立
忽蘭吉下馬執大淵手謂之曰上方宜論賜賚不待而來何
也大淵曰誠不知國朝禮體且久出恐城寨有他變是以亟
歸非敢有異謀也遂與偕來一軍皆喜忽蘭吉入奏憲宗曰
楊安撫反乎對曰無也憲宗曰汝何以知之對曰軍馬整肅
防內亂也城門不閉無他心也一聞臣言即撫諭軍民從臣
以出以是知之憲宗曰汝不懼乎對曰臣恐上勞聖慮下苦
諸軍又爲一郡生靈所寄故不知懼憲宗悅賜葡萄酒大淵
遂以故官聽命中統元年潭部海據六盤山以叛世祖遣忽
蘭吉追剿之從宗王哈必赤力戰殺潭部海於陣餘黨悉平

史紀 卷三百二十五 李

二年授華昌後元帥火都叛於黔西嶺總帥汪惟正帥師襲
之火都遁入西蕃忽蘭吉將軍一千追襲擒之四年各機叛
於西蕃帝命忽蘭吉追之以千騎往執答機授陝西等處行
中書省右丞卒

李庭

李庭木金人從大軍攻襄樊力戰中砲石絕而復進者數四
殺獲甚衆樊城破襄陽降以功授管軍總管至元十三年防
護宋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坐于諸王之下百官之上賜金百
錠金珠衣各一襲諭之曰爲汝有功故加以殊禮有旨汝在
江南多出死力男兒立功要在西北上也今有違我太祖成

憲者汝其往征之乃降大虎特加鎮國大將軍諸昔里吉脫脫木兒反庭襲擊生獲之赦皇子只必帖木兒賜之死河西悉平十七年拜驛騎衛上將軍東征日本軍次竹島遇風船盡壞庭抱壞船板漂流抵岸由高麗還京師二十四年宗王乃顏復統諸衛漢軍從帝親征庭令軍中備百弩俟敵列陣自弩齊發敵不敢出帝問庭彼今夜當如何庭言必遁去乃引壯士十人抱火砲夜入其陣砲發果自相殺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在後是以知其將遁帝大喜賜以金鞍良馬庭奏若得漢軍一萬從臣便宜行之乃顏可擒也帝命與月兒魯蒙

史籍

卷三百二十五

五

古軍並進遂轉乃顏以獻二十五年乃顏餘黨哈丹禿魯干復叛於遼東詔庭及樞密副使哈答討之大小數十戰追至大河遂銳卒負火砲夜派上流發之馬皆驚走大軍潛于下流單渡天明進戰其衆無馬莫能相敵俘斬二百餘人哈丹禿魯干走高麗死三十一年世祖崩月兒魯與伯顏等定策立成宗庭小心翊贊成宗與太后眷遇甚至每進食必分賜之武宗出鎮北邊庭請從行成宗憫其老不許扈從上都卒追封益國公子大川同知歸德府事以哀毀卒

高鳴

高鳴真定人至元五年立御史臺以鳴為侍御史天下初定

中書樞密事多壅滯言者請置督事官鳴曰官得人自無滯政臣職在奉憲願舉察之毋為員外置人也七年議正三省鳴上封事曰臣聞三省設自近古其法由中書出政移門下議不合則有駁正或曰還詔書議合遂還移中書中書移尚書尚書乃下六部郡國方今天下大於古而事益繁取決一省猶曰有壅滯三省乎其多置官者求免失政也但使賢俊萃于一堂連署奏決自免失政豈必別官異坐而後無失政乎故曰政貴得人貴多官不如一省便議遂罷用陝盜起省臣患之請專戮其尤者朝議將從之鳴諫曰制今天下上死四必待論報所以重刑惜民命也今從其請是聞天下

史籍

卷三百二十五

五

擅殺之路害政甚大世祖曰善鳴以敢言被上知嘗入內值大風雪帝謂御史大夫塔察兒曰高學士年老後有大政執問可也賜大官酒肉慰勞之其敬禮如此遷吏禮部尚書卒

劉國傑，本女直人。世祖聞其勇，召見，授管軍總管，從伯顏南征，屢立戰功。加懷遠大將軍，賜號勦都。國傑行第二，因呼之曰劉二。霸都朱亡入朝，加金書西川行樞密院事。至元十五年，將左右中三衛兵戍北邊。十六年，諸王脫脫木反，冠和林。國傑度其家悉至，營中必虛，遂輕騎襲之，獲其家萬計。脫脫木屢戰不利，家殺之來降。十九年，征東兵無功而還，帝怒以

國傑為征東行省左丞，將盡罷大小將校。國傑曰：「罪在元帥耳，倘蒙聖慈，復諸將之職，彼必人人思奮，以雪前耻。」帝從之。會黃華反，建寧命國傑討之。國傑被赤巖寨黃華自殺，餘家皆潰。二十五年，湖南盜唐一仔、嘯聚四望山，國傑破之，斬首餘衆悉降。將校曰：「此輩急則降，有變復反，不如盡院之。」國傑曰：「多殺不可，况殺降耶？」吾有以處之矣。乃相要地為三屯，在衡曰清化，在永曰烏符，在武岡曰白倉，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墾廢田，使賊不得為巢穴。降者有故田宅，運之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為良民。移軍道州，江西盜起，訖泉下令往擊之。諸將曰：「此他省盜也，國傑口縱容生患。」患將

難圖，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選輕兵，棄旗鼓，去纓飾，一日夜趨賊境，賊衆數千逆戰。望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十騎陷陣，衆從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暮，忽收兵去。堡中民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復至，召堡民，歸其男女。曰：「吾劉二霸都也，民皆驚以為神。」成宗即位，置行樞密院於衡州，除副使，泊崖洞蠻酋田萬頃犯辰州，朝廷討降之。升泊崖為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三十一年，萬頃復叛，攻之不能下。大赦萬頃，亦不降。帝以命國傑，國傑至施溶，部將川榮祖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峯，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然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善。」麾諸軍攻石農次，賊棄寨遁，遂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加湖廣行省平章政事。辰澄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澄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丁。宋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大德五年，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皆叛，陷貴州。詔國傑合四川雲南思播兵以討之。賊兵勁利，且多健馬。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即棄盾僞遁。賊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國傑鼓之，賊大敗。既而復合，衆請戰。國傑不應。數日

度其氣衰一鼓破之追戰數十里七年擒新蛇節等西南夷悉平命還益都上蒙卒年七十二國傑性雄猛視死如歸嘗語人曰吾為國宣力雖身棄草野不恨何必馬革裹屍還葬哉余惟誠得士心故能立功贈齊國公

李德輝

李德輝潯縣人生五歲而孤歲內母子春蓬釋炊藜藿而食之至元七年皇子安西王鎮關西以德輝為相詔以德輝為四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王相時合州猶未下德輝乃出俘繫縱之使歸為書反後警解州將張瑄曰汝之為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之為州不大于宋之天下彼子孫已奉天下而

史綱

卷三百二十六

三

歸我汝欲假然負阻窮山而曰吾忠于所事不亦惑哉且昔此州之人不自為謀者以國有主故爾得制其死命主今亡矣猶欲以是行之則戲下竊君首以邀福一旦不難也瑄未及報而德輝還王邸既而合州遣李興等謂事成都獲之釋不殺復為書使諭其將王立立即使興等與帥幹楊解懷蠟書間至成都降德輝從數百人赴之東川樞府害其功曰公昔為書招瑄誠亦極矣竟無功而還今立瑄牙枝也狙詐不信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畧刻耳德輝曰昔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已孤絕寤而來歸其勢然也吾非懷人之功者誠懼公等憤其後服利其剽奪快心於

屠戮我為國活民豈計嫌怒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令人繕事之川蜀平復以王相還邸十七年西南夷羅施鬼國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德輝適奉使在播止三道勿進遣張孝思諭降其會阿察門是活合州李相公耶即身至播州見德輝曰吾屬百萬人民微公來死且不降今得所歸蔑有二矣詔改鬼國為順元路以其酋為宣撫使有諸德輝受鬼國馬千數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卒年六十三蠻夷哭之如私親合州安撫使王立哀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

史綱

卷三百二十六

四

張雄飛

張雄飛許州人父琮仕金守肝貽雄飛幼失母庶母李氏養之元兵屠許惟工匠得免琮故吏田某自稱能為弓詐以雄飛及李氏為家人由是獲全徙朔方後李氏與雄飛逃居潯州至元二年世祖召見問以方今所急對曰太子天下本願早定以繫人心間閭小人有升斗之儲尚知付託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儲貳非至計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帝方卧覺然而起稱善久之他日帝曰今任職者多非材政事廢弛奈何雄飛曰古有御史臺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間疾苦皆得言之百官奸邪貪穢不職者即糾劾

之如此則紀綱舉天下治矣帝乃立御史臺以塔察兒為御史大夫雄飛為侍御史參議樞密院事費正實素儉役有告其罪者詔丞相綿與雄飛雜治之正寅伏誅改兵部尚書牛章阿合馬與亦麻都丁有隙羅織其罪雄飛曰所犯在制國用司時平章獨不預耶耳參知政事忽辛有罪勅中貴人及中書雜問忽辛歷指辛執曰汝曹使我家錢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爾家錢物否曰無有曰如是則我當問汝矣忽辛遂伏辜二十一年上尊號議大赦雄飛諫曰古人言無赦之國則刑必平赦者不平之政也聖明在上豈宜數赦帝曰大獄而後見善射集議而後知能言汝所言是朕今從汝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六

五

子師野宿衛東宮宰相欲以為荆南總管雄飛固止之歸謂師野曰汝宿衛日久固應得官然我方執政天下必以我為私汝也二十三年卒

張德輝

張德輝交城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孔子歿已久今其性安在對曰聖人與天地終始無往不在殿下行聖人之道性即在是矣又問遽以釋廢金以備亡有請對曰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親贈宰執中惟用一二儒臣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因問曰祖宗法度具在而未盡設施者甚多

將如之何德輝指銀盤喻曰創業之主如制此器精選良匠規而成之界付後人傳之無窮當求謹厚者司掌永為寶用否則不惟缺壞恐有竊而去之者矣世祖良久曰此吾心所不忘也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又問農家作勞何衣食之不暇對曰農桑天下之本衣食之所從出者也男耕女織終歲勤苦擇其精者輸之官餘粗惡者將以仰事俯育而親民之吏復橫歛以盡之則民鮮有不凍餒者矣又問典兵與宰民者為宰孰甚對曰軍無紀律縱使殘暴害國非輕若宰民者頭會箕歛以毒天下為害尤甚世祖曰然則奈何對曰請遣族人之賢如口溫不花者使宰

史記

卷一百一十六

六

兵權勳舊如忽都虎者使主民政則天下均受賜矣命提調真定學校至元三年參議中書省事有旨命德輝議御史臺條例奏曰御史執法官今法令未明行之不易陛下宜慎思之有頃復召曰朕慮之熟矣對曰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以正皇族外戚得以糾彈女嬀母令奏事諸局承應人皆得究治帝良久曰其徐行之德輝請老命奉任風憲者薦烏古倫貞等二十人德輝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人號為龍山三老卒年八十

烏古孫澤

烏古孫澤字潤甫其先女真烏古部因以為氏元帥竣都下

兵閩越，辟提按，張世傑攻泉州，興化守臣陳瓚舉郡應之。瓚都攻興化，拔之，怒其反覆，下令屠城。澤諫不聽，復說曰：「世傑方急攻泉州，旦暮且下，此我定興化，整兵而南，彼樹植將日固矣。莫若開其遺民，使走泉南，扇動之。」世傑將磨落而走，是我戰而不戰，而完泉州。捷於吾兵之馳救也。瓚都喜，乃縱之。世傑見逃民，知興化已破，遂解泉州，圍去。瓚都進擊潮州，守將馬發備禦甚固。澤曰：「潮人所以不下者，以外多壁壘，為之應援也。第翦其外，援潮必覆矣。」乃分兵攻一大壘，破之，餘壘散走。二旬而潮拔。張世傑死於海中。瓚都軍還，命澤知興化軍，民迎候于道曰：「是吾復生之父母也。」喜極，繼之以哭。調永

史

卷三百二十六

七

州路判官桑哥議考校錢穀，澤嘆曰：「民不堪命矣，即自上計，行省要東木，怒曰：『郡國錢糧，無不增羨。』永州何獨不然？此直孫府判，倚其才辨，慢我，亟拘繫之，非死不釋也。明年，桑哥敗，要東木伏誅，澤始得釋。拔為海北海南廉訪使，雷州地近海，潮以警其東南，陂塘險苦，而西北廣衍平表，車多閑曠，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堤塢，三溪濬之，為斗門七，堤塢六，渠二十有四，設守視者，時其啟閉，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闊，並為膏土。至大元年，改福建廉訪使，澤宿有德于閩，閩人安之，有芝五色，產于憲司之澄清堂，澤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

無以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以母老，求歸養，長沙歲餘，母喪，澤以哀毀卒，諡正憲。妻杜氏，飲食不入口者，十三日不死，乃復食。子良楨，中書右丞。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邢臺人，生有異操。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授提舉諸路河渠。初，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議欲修正而卒。至元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其言，命守敬與王恂率南北日官分掌測驗，宰相張

史

卷三百二十六

八

文謙、樞密張易為之主領，左丞許衡參預其事。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湮，亦復欹側，乃考其失而移置之。又別圖高爽地，以木為重棚，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望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閏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絡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真，作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八，曆法之驗在于

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俯矩圖。異方彈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上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以恂爲太史令。守敬爲同知太史院事。守敬奏唐一行。開元間。令南宮詒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今疆宇北唐尤大。若不遠方測驗。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卽日測驗人少。可先南北立表。取直測景。帝可其奏。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曆告成。守敬與諸臣上奏。

史籍

卷三百二十六

九

曰臣等竊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曆。自黃帝迎日推策。帝堯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爰及三代。曆無定法。周秦之間。閏餘乖大。西漢造三統曆。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曆。七十餘年而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曆。始悟月行有遲速。及魏黃初間。始以日食課其疎密。魏楊偉造景初曆。始立交食起虧衝。又百八十年。姜岌造三紀甲子曆。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曆。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

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張胃立造大業曆。始立五星入氣加減法。及月應食不食衝剋。始悟日行有盈縮。及立推黃道月道術。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儀。始用定期。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辰。月見又六十六年。一行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大三小。定九服晷漏交食之異。及創立歲星差合術。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七十二年。邊岡造崇玄曆。始立相減相乘法。以求黃道月道。又六十三年。王朴造欽天曆。始變五星法。遲留逆行。舒亟有漸。又九十八年。李琮造明天曆。始悟

史籍

卷三百二十六

十

日法積年自然之數。又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曆。始悟食甚泛餘差數。以上計千一百八十二年。曆經七十改。其創法者十有三家。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命臣等改治新曆。臣等創造簡儀高表。憑其測到實數。所考正者凡七事。一曰冬至。二曰歲餘。三曰日躔。四曰月離。五曰入交。六曰二十八宿距度。七曰日出入晝夜刻。所創法凡五事。一曰太陽盈縮。二曰月行遲疾。三曰黃赤道差。四曰黃赤道內外度。五曰白道交周。十九年。恂卒。守敬爲太史令。加昭文館大學士。守敬言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原。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兔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匯于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

南水門。今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舖。北至通州。凡為舖七。距舖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閘。以過舟止水。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舨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守敬又言於澄。請疏東引水。與北垣河接。且立臨麗正門。西令舟楫得環城往來。志不就而罷。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守敬授時曆行五十年。至齊履謙測景。并晨昏五星宿度。自至治三年冬至。至泰定二年夏至。天道加時。其數各減見行曆書二刻。

魏初

史籍

卷三百二十六

十一

魏初。弘州人。從祖璠。金進士。補尚書令史。宣宗求直言。璠言。國勢危迫。四方未聞有勤王之舉。隴右地險食足。其帥完顏胡剌虎可委仗。宜遣人往諭。太尉大臣不悅而止。閱數月。胡剌虎兵來援。已無及。金主悔之。武備軍次五原山。不進。求使仙者。或薦璠。授翰林修撰。以往。至則仙已遁去。部曲散亡。璠撫循招集。得數千人。推材勇者為師長。仍制符印。予之以矯制自効。金主善其處置。得宜。璠聞仙率餘眾保雷山。起仙所宜諭之。或譏于仙。謂璠欲奪其軍。仙怒。命士拔刀若將刺之。且引一吏與璠辨。璠大言曰。我王人也。將軍縱不加禮。奈何聽讒邪之言。欲以小吏置對耶。且將軍跳梁山谷。而左右無

異心者。以天子大臣故也。苟不知尊天子。安知麾下無如將軍者。吾將死無辱命。仙不能屈。璠復使進兵。不應。比還。金主已遷紫州。金亡。璠無所歸。乃北還鄉里。世祖居潛邸。聞璠名。徵至和林。訪以當世之務。卒于和林。璠無子。以初為後。中統元年。有司以初應詔。帝雅重璠。詢知為璠子。嘉嘆久之。授國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言法者持天下之具。御史臺則守法之司也。方今法令未定。百官無所持循。宜參酌考定。頒行天下。帝宴群臣于上都。飲以巨觥。不能酌者。免其冠服。初諫曰。臣聞尊卑之禮。不可不肅。方今內有太常。有起居注。以議典禮。記言動。外有高麗。安南使者。人貢以觀中國之儀。昨聞

史籍

卷三百二十六

十一

賜宴大臣。威儀弗謹。非所以尊朝廷。正上下也。帝嘉納之。諭侍臣曰。今毋復為此。時襄樊未下。將括民為兵。或請自大興始。初言京師天下之本。貴在殷盛。建邦之初。詎宜騷動。大典遂免括民。又言舊制。常泰官諸州刺史。上任三日。舉一人自代。凡風紀之職。與常員異。請自今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在任一歲。各舉一人自代。所舉不當。有罰。不惟砥礪風節。亦可為國得人。遂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出為建康御史中丞。卒。

尚野

尚野。休寧人。為懷孟河渠副使。詔問民疾苦。野言水利有成。法宜隸有司。不宜復置河渠官。遂罷之。陞國子博士。謂諸生

日學未有得從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得有限能鑿井及泉則不可用矣至大四年拜翰林直學士詔野赴吏部試川
補官野多所優假或病其太寬野曰今初設此法冀將來
者習詩書知禮義耳非必責效目前也兼國子祭酒卒

張禕

張禕東安人拜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與右丞范文虎等卒舟
師泛海征日本禕至築壘平湖島約束戰艦各相去五十步
止泊以避風濤觸擊八月颶風大作文虎等戰艦悉壞禕所
部殉死文虎等議還禕曰士卒溺死者半其脫死者皆壯士
也今人無回顧之心用之以戰因糧於敵破之必矣文虎等

史籍

卷三十一十六

主

不從曰還朝問罪我輩當之公不與也禕乃分船與之時平
湖島屯兵四千乏舟禕舟中有馬七十疋悉棄之載兵士還
至京師文虎等皆獲罪禕獨免

石高山

石高山德興府人中統三年高山因平章塔察兒入見奏曰
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字羅萬里台字羅海拔都滿洲不
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亡之後散居牧地多有人民籍者國家
土宇未一宜加招集以備驅策帝大悅曰聞卿此言擒衆而
覺即命諸路招集之既集其數詔高山佩銀符領之至元
十一年從下江南陞顯武將軍宋平帝命高山擇一大郡以

俟老而以所部軍俾其子領之高山辭曰臣筋力尚壯猶能
爲國驅馳豈敢爲自安可命領三衛軍戍和林屯田以給軍
儲大德七年卒

陳祐

陳祐晉寧人爲山東道提刑按察使時中書尚書三省並立
世祖欲合爲一集大臣議之祐還朝命預其議阿合馬爲尚
書平章政事欲陞中書右丞相安童爲太師因罷中書省懼
祐有異議許進祐爲尚書參知政事及入議祐極言中書政
本祖宗所立不可罷三公古官今徒存虛位本須設事遂罷
授南京總督兼開封府尹吏多震懼失措祐謂之曰何必若

史籍

卷三十一十六

十

是前爲盜跖今爲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爲顏子今爲盜跖
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官吏修飭遷浙東道宜慰使檢覆慶元
台州民田中途爲賊所害追封河南郡公諡忠定父老請畱
養會稽不得乃立祠祀之子夔擒賊戮于市官考陂屯田萬
戶祐弟天祥至元十三年與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
祥權知本軍事天祥領軍士十人入其境父老來謁天祥諭
之曰捍衛鄉井誠不可無兵任事者籍之過當故致亂耳今
令汝輩權置兵仗以自衛如何民皆稱便乃條陳其事於行
省曰鎮邊姦邪當實根本若內無備禦之資則外生窺覷之
虞此理勢必然也推此軍變亂之故由當時處置失宜疎于

外而急于內凡在軍中者寸鐵尺杖不得在手遂使姦人得以竊營私同被其害今軍中再經殘破單弱至此若猶相防而不相保豈惟外寇可憂恐舟中之人皆敵國矣如推赤心於人使戮力同心與均禍福人則我之人兵則我之兵靖亂止姦無施不可惟冀心加優容責其必成之效行省許以從便處置天祥凡所設施皆合衆望人心既安軍勢稍振用士兵收李必聰山寨不戮一人他寨聞之各自散去境內悉平居歲餘改本軍爲路天祥代去後帥務變更舊政典國復授壽昌府及江南北諸城邑多殺守將以應之宣慰使鄭鼎臣帥兵討之至樊口兵敗鄂州大震遣天祥權知壽昌府事

史報

宋王南王十六

五

授兵二百餘人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道諭其徒使各歸田里唯執其長毛遇順周監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爲賈人之物召而還之其黨王宗一等十三人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來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拜監察御史右丞盧世榮以剋克衆飲驟陞執政權傾一時左司郎中周巖因議事不合世榮誣以沮法奏杖一百然後斬之臣僚震悼無敢言者天祥上疏極言世榮素無文藝亦無武功惟以商販所獲之貲趨附權臣營求入仕由白身擢江西樞密轉運使所犯賊私動以萬計懷無饜之心蓄撓掎之計身當要路手握重權位雖在丞相

之下朝省大政實得專之是猶以盜賊而掌阿衡之任不止流殃於當代亦恐取笑於將來朝廷信其虛誣之說俾居相位名爲試驗實授正權校其所能敗闕如此考其既往之真跡可爲已試之明驗若謂必須再試止可敎以他官宰相之權豈宜輕授夫幸天下臂猶製錦初欲驗其能否先當試以布帛如無能効所損或輕今捐相位以試驗賢愚猶舍美錦以校量工拙脫致墮壞悔將何追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血氣充實則膚體康強血氣損傷則膚體虛弱未有耗其血氣能使膚體豐榮者是故民富則國富民貧則國貧其理然也民必須賦輕而後足

史報

宋王南王十六

五

國必待民足而後豐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歷考前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亂百姓困窮以致治自有天地以來未之聞也夫財者土地所生民力所集天地之間歲有常數惟其取之有節故其用之不乏今世榮欲以一歲之期致十年之積危萬民之命易一時之榮廣邀增美之功不恤顛連之患盡錮銖而誅取誘上下以交征視民如讐爲國歛怨不爲朝廷之遠慮惟務苛歛于目前肆意誅求何所不得然其生財之本既已不存聚財之方復何所賴將見民間由此凋耗天下由此空虛安危利害之機殆有不可勝言者計其任事以來所行與所言皆不相副始云能令鈔法如舊鈔今愈虛始云

能令百物自賤物今愈貴始云課程增添三百萬錠不取於民而辦今乃迫脅諸路官司增徵包認若不早為更張須其自收正猶蠶雖除生木病已澆始嫌曲突徙薪終見焦頭爛額事至於此救將何及世祖遣使召天祥與世榮至上都面質既至傳旨縛世榮於宮門外明日天祥入對帝解世榮遂伏誅除治書侍御史命理算湖北湖南行省錢糧天祥至鄂州勅下章要東木兒暴不法時桑哥竊國柄與要東木姻黨誣天祥以罪欲致之死繫獄年餘遇赦得釋元貞元年除山東西路廉訪使時盜賊羣起詔求彈盜方略天祥言盜賊之起各有所因歲凶飢饉諉之天時姑且勿論他如軍旅不

史錄

卷一百一十六

七

息工役薦興聚歛無厭刑法紊亂皆羣盜所起之因中間保護長養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前人言之備矣彼強梁之徒各執兵杖殺人取貨不顧其生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且脫釋囚幕復行劫又更督勸有司結限追捕賊皆經慣習以為常既不感恩又不畏法兇殘悖逆性習頑固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乃克制由是嚴督有司捕得盜賊皆杖殺之羣盜屏息大德六年陞江南行臺御史中丞言劉漢欺上罔下帥兵伐八百媳婦國經過八番虐害居民中途變生所在皆叛軍中乏糧人自相食計窮退走土兵隨擊演寨聚奔逃僅以身免朝

廷再發陝西河南江西湖廣四省軍使劉二霸都總督以圖收復叛地大起丁夫運送軍糧至播州交納其正夫與糧負自己糧食者總計二十餘萬驅愁苦之人往迺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或所負之米盡到固為幸矣然數萬之軍止仰今天一運之米自此以後又當如何西南遠夷之地重山複嶺陡澗深林軍行徑路窄處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軍雖衆亦無所施又毒霧瘴氣皆能傷人卒難知大軍將至清野遠遁阻其要害以老我師進不得前勞無所掠士卒飢餒疫病死亡將有不戰自困之勢不可不為深慮也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瓜哇緬國以來近三十

史錄

卷一百一十六

八

年未嘗見有尺上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不可勝言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亦復何異前鑑不遠非難見也軍勞民擾未見休期只漢一人為其禍本又聞八番羅國之人為漢擾害捐棄生業相繼逃叛怨入骨髓欲得其肉而食之須上承天意下順人心正漢之罪早下明詔自今再無遠征之役以此招之自有歸順之日昔大舜退師而苗民格充國緩戰而羌衆安為今之計宜且駐兵近境使水路得通或用鹽引茶引或用實鈔多增米價和市軍糧但法令嚴明官不失信可使米船蔽江而上軍自足食民亦不擾內固根本外安邊陲以我之鎮靜御彼之猖狂布恩以柔其心高威

以制其力。期之以久。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道也。彼溪洞諸蠻。各有種類。今之相聚者。皆烏合之徒。必無久能同心之理。急之則相救。緩之則相疑。以計誘之。使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可動之勢。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恩之以仁。拒敵者威之以武。恩威相濟。功乃可成。若蹈漢之覆轍。恐他時之患。有甚于今日也。不報謝病去。卒年八十。追封國公。

劉宣

劉宣。潞人也。爲吏部尚書。至元二十三年。中書議更鈔用錢。宣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所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

史籍

卷二百二十六

五

造此以誘商旅。爲沿邊權買之計。比銅錢易于資鑿。故民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尚存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更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秦漢隋唐。金宋利病。著在史策。不待縷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夫濟丘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抑不久自敝矣。二十五年。除行臺御史中丞。江浙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尤忌宜羅織。宜子繫揚州獄。又令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

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必欲寘宣死地。朝廷遣官置獄于行省。鞫問其事。宣及御史六人就逮。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之。至則分繫各處。不使往來。宣書後事。緘付從子白誠云。綱怒權奸。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辨訟。屈膝求容。下仇怨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引決自裁。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遂自到于舟中。行省以爲宣知罪重。自殺。聞之者莫不嗟悼。延祐四年。從子白持上宣行實。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秦長卿

秦長卿。洛陽人。以布衣徵至京師。尚風節。好論事。時阿合馬

史籍

卷二百二十六

五

專政。長卿上書曰。阿合馬爲政。擅生殺人。人畏憚之。莫敢言。臣敢言之。觀其禁絕異議。杜塞忠言。其情似秦趙高。富踰公家。覬覦非望。其事似漢董卓。春秋人臣無將。請及其未發。誅之事。下中書。中貴人力爲阿合馬救解。遂寢除典和宣德同知鐵冶事。阿合馬誣以折閱課額。逮下吏籍其家產。使獄吏殺之。獄吏以紙塞其口鼻死。

姚天福

姚天福。絳州人。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錫名巴兒思。謂不畏強悍。猶猛虎也。時御史臺置二大夫。無所統一。天福言。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一蛇二首。不能寸進。今臺

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陛下不急拯之久將漸不可理帝召玉連帖木兒及李羅諭之李羅以年幼自免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幾旬大治言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卒天福拜御史時其母戒之曰古稱公爾忘私當格爾東以塞爾職勿以我爲卹也

高麟

高麟渤海人同知王府都總管府事至元十九年正月皇太子從帝北幸丞相阿合馬留守專權貪恣千戶王著與高和尚等謀殺之三月麟宿衛宮中西番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父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寺省中疑之俾皆出入東宮者雜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手

視之皆莫識也乃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失措莫能對遂執以屬吏訊之不言麟恐有變與總管張九思集衛士嚴兵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領兵駐官外麟問果何爲易曰夜後當自見麟固問乃附耳語曰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儀仗將至宮西門其一人前呼啓關麟謂九思曰他時殿下還宮必以完澤養羊先待見二人然後啓關麟呼二人不應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麟謂張子政守西門亟走南門伺之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左丞相被殺麟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急捕之

王者就擒高和尚等潰去尋捕得皆伏誅張易既坐死刑官諭以知情將傳首四方九思啓太子曰張易應變不審而授賊以兵死復何辭若坐以與謀則過矣請免傳首皇太子言于帝從之麟還河南等路宣慰使卒

尚文

尚文漢澤人至元三十二年除御史臺都事時有行臺御史上封事言上春秋高宜禪位皇太子太子聞之懼中臺秘其章不發答即古阿散等知之請收內外百司吏案大索天下埋沒錢糧實欲發其事文附封事不與答即古問于帝命宗王薛徹于取其章文曰事急矣白御史大夫曰是欲上危太

史籍

卷一百一十六

手

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謀固好也答即古乃阿合馬餘黨賊罪狼籍宜先發以奪其謀大失遂與丞相入言狀帝震怒曰汝等無罪耶丞相曰臣等無所逃罪但此輩名載刑書此舉動搖人心宜選重臣主之廉靖紛擾帝怒稍解可其奏既而答即古坐姦賊論死元貞初拜中臺侍御史時行臺御史劾江湖行省平章不法十七事遣文詰之左驗明者平章不服文以聞平章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成宗命大臣雜議成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傳責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怨責其帥按籍均役情無害

法有罪亦輕。廷辨數四與省臺入奏。平章御史並杖決。元貞二年。授河北河南肅政廉訪使。大德元年。河決蒲口。臺檄文按視。文言長河萬里西來。其勢湍猛。至孟津而下。地平土疏。侈徙不常。失禹故道。爲中國患。不知幾千百年矣。自古治河處得其常。則用力少而患遲。事失其宜。則用力多而患速。此不易之定論也。今陳雷抵隄。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舊河口十。已塞者二。白澗者六。通川者三。岸高於水。計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堤。其水比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槩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于有餘步。迅疾東行。得河舊漬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合正流。或強湮遏。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撥今之計。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邳民避衝潰。聽從安便。被患之家。宜於河南退灘地內。給什頃畝。以爲永業。異時河決他所者。亦如之。信能行此。亦一時救荒之良策也。會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皆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爲魚鱉之區。帝從之。明年蒲口復決。塞河之役。無歲無之。後水竟北入。復河故道。如文所言。七年。拜中書左丞。西域賈人有奉珍寶進售者。其價六十萬錠。平章謂文曰。此所謂抑忽大珠也。六十萬兩之不爲過。一坐傳玩。文問何以爲寶。平章曰。含之可。不渴。對面可使目有光。文曰。一人含之。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

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一日不食。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平章固請觀之。文竟不視。致仕卒。年九十二。

劉因

劉因字夢吉。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以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乃名曰明。後改今名。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器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嘆曰。聖人精義。始不止此。及得邵周程朱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又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出之以正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薦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右贊善大夫。裕皇建學官。中令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徵。因以疾固辭。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竊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與。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効焉。莊周所謂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今因年四十三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

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僣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為崖岸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於蹤跡之近似者觀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者先儲皇以贊善之命來召，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即時應命，後以老母中風，請還家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豈有意於不仕耶。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耶，兄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耶是以形畱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惶恐待罪，因素有痼疾，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疢瘵，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瘧疾復作，至七月，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念及自慨，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恐一旦身先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於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備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遭人之際，未免感傷，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忽使者持恩命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至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候病勢稍退，與之俱行，遷延至今，服藥百至，略無寸效，乃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輔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脚力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為保全，因實疎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

難處之事，惟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月卒，年四十五，無子，聞者嗟悼，追封容城郡公，諡文靖。歐陽玄畫像贊曰：微黜之狂，而有沂上風雪之樂；資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為知言。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五歲，每夜讀書至旦，母憂其過勤，節膏火以與之。澄候母就寢，燃火復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薦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樸元明善嘗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數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為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嘗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于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德性為本，讀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非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為何如也。英宗即位，

遷翰林學士，詔集善書者，粉黃金為泥，寫浮屠藏經，命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信，不過為舍之人，死則上通高明，其極上則與日月齊光，為惡之人，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為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會帝崩而止。泰定五年，初開經筵，命澄與平章政事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為講官。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

史緯

卷三十一

宋

者老，特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諡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為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所長，奮迅馳騁，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孫胡諸子，明聖經以立師教，其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與始與孟氏為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為俗學矣，而其為學亦亦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擬拾腐說而不能自

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除其陋，詞章之徒，議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也。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為仁義禮智之根，形骸血氣之主，舍此而他求，所學果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過為資器之超於人，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況止于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陳北溪、饒雙峯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墮此窠臼之中，垂四十年，始覺其非矣。澄嘗稱新安陳櫟有功於朱氏，櫟字壽翁，揭傒斯誌其墓曰：澄居通都大邑，又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而歸之，故

史緯

卷三十一

宋

其道遠尊，櫟居萬山間，與木石居，足跡未嘗出鄉里，故其學必待其書之行，天下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可謂豪傑之士矣。學者稱曰定宇先生。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秦王德芳之後。四世祖伯圭。卒。宗兄也。賜第于湖州。故孟頫爲湖州人。至元二十三年。御史程鉅夫奉詔使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入見。世祖甚喜。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詔集百官議法。衆欲計至元鈔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詔集百官議法。衆欲計至元鈔二百貫。贓滿者死。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今二十餘年間。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又二十

年後至元必復如中統使民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庶爲適中若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令人製而用之耳通欲以此斷人死命可乎遷集賢直學士北京地震裂陷沙水涌出人死傷數十萬帝召集賢翰林院官詢致災之由議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經傳以修人事應天變爲對桑哥遣官理算天下錢糧害民時甚自殺者相屬迺山林者則發兵捕之孟頫請盡與蠲除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桑哥怒孟頫曰凡錢糧逋欠者其人死亡已盡何所從取非及是時除免之他日官事者倘以失

世相甚明
曰

類

陷錢糧。歸咎尚書省。豈不爲丞相懷累耶。桑哥悖帝嘗問業李習夢炎優劣。孟頫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有大臣器。業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能。臣皆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于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當買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于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嘆賞之。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誣貴似道誤國。責謂夢炎不言。桑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禮義。慷慨有大節。爲上所親信。無論公者。夫捐一旦之

命爲萬姓除害。仁者之事也。公其勉之。旣而徹里數桑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問之。對如初。帝遂誅桑哥。罷尚書省。帝欲使孟頫與聞中書政事。孟頫固辭。每見從容語及治道。多所裨益。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出知汾州。命書金字藏經。除江潮儒學提舉。仁宗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卽位。除翰林侍講學士。眷顧甚厚。嘗與侍臣論文學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蘇子瞻。嘗累月不至宮中。帝以問左右。或言其年老畏衆。勅賜貂裘。孟頫以程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翰林學士。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人以爲衣冠盛事。得諫

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存經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孟頫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絕其畫山水木石花竹人馬尤精緻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

表柄

表柄慶元人爲國史院檢閱官時初建南郊柄進十議曰天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大作昊天五帝議祭天或爲九或爲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

史

卷三百二十七

三

祭天無間歲議婚柴見于古經周官以禋祀祭天其議各有旨作婚柴泰壇議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違北郊鄭玄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多采用之陞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辭歸卒

崔斌

崔斌馬邑人統元年爲西京參議宜慰司官世祖嘗命安童舉漢人識治體者安童舉斌入見帝幸上都命斌騎從問

爲治大體今當何先斌以任相對帝曰汝爲我舉可相者斌言安童史天澤帝默然斌曰陛下豈以臣猥鄙所舉未允公議有所惑歟今近臣咸在乞采輿論陛下裁之帝從其請斌立馬殿言曰有旨問安童史天澤爲相可否衆驩然呼萬歲帝悅遂以二人並爲相除斌左右司郎中至元十五年從帝至察罕腦兒帝問江南各省撫治如何斌對以治安之道在得人今所用多非其人因極言阿合馬姦姦帝令御史大夫相威按問之斌遷江淮行省左丞阿合馬因誣以罪竟爲所害裕宗聞之方食投箸遣使止之已不及矣天下冤之至大初贈太傅追封鄭國公諡忠毅

史

卷三百二十七

四

崔或

崔或弘州人拜御史中丞言在外行省不必置丞相平章止設左右丞以下庶幾內重不致勢均彼謂非隆其名不足鎮壓者姦臣欺罔之論也又言宜止日本之役世祖曰汝之所言如射然挽弓雖可觀發矢則非是矣二十一年奏盧世榮不可居相職作旨罷二十八年復爲御史中丞中書省臣請以或爲右丞世祖曰崔或敢言可使任言責成宗卽位或以久任憲臺乞遷他職成宗曰卿若辭避其誰抗言哉御史奏或任中丞且十年非宜或遂以病辭成宗勉留之大德二年加平章政事卒

葉李

葉李，杭州人，補京學生。宋景定五年，募出於柳，理宗下詔罪已，求直言。時世祖南伐，駐師江上，朱命賈似道領兵禦之。會憲宗崩，世祖班師，鄂州圍解。似道詭以為己功，因復入相。益驕肆自專，中外毋敢議。李與同舍生康祿等八十三人伏闕上書，言似道繆司台鼎，變亂紀綱，毒害生靈，以干天譴。似道人怒，竄李漳州。宋亡，歸隱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慰兩司辟之不應。世祖命御史大夫相威求遺逸，以葉李上。李幼似道士，有前年之師，實有天幸，克成厥勲之語。世祖聞之，撫掌稱歎。及是聞其姓名，大悅，授浙西道儒學提舉。李欲遁去，而使

史

卷三百二十七

五

者致丞相安童書，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議論著稱，簡在帝心。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當隱見隨時，其尚悉心以報殊遇。」李乃幡然北向拜受。至元二十三年，侍御史程文海奉命搜賢才於江南。世祖諭之曰：「此行必致葉李來。」李既至，勅集賢大學士阿魯渾撒里館于院中，召見披香殿。勞問曰：「鄉遠來，良苦。」且曰：「嚮時論買似道書，朕嘗識之，詢以治道。」李歷陳古來帝王得失成敗之由，賜坐賜宴。命五日一入議事。乃顏叛，詔李庭討之。而將校多其親暱，立馬相語，輒釋仗不戰。帝患之，李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連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闘。彼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踣之，無不勝矣。帝從之。師果捷，自是

史

卷三百二十七

六

益奇李。二十四年，拜御史中丞，兼商議中書省事。李以足疾辭，帝笑曰：「卿足艱於行，心豈不可行耶？」李固辭，乃許。因言：「憲臣以繩愆糾繆為職，苟不自檢，於擊搏何有？」授尚書左丞，固辭。謂論臣資格未宜至此。帝曰：「商起伊尹，周舉太公，豈循格耶？」賜大小車各一，許乘小車入禁中，仍給扶升殿。上疏曰：「舍政不可以徒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略，然後賢良輩出，胥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胥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匪為美觀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為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從之。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李固辭，許之。賜以玉帶、秋品及平江田四千畝。桑哥為相，李與之同事，莫能有所匡正。桑哥敗，李得請還揚州。儒學正李陰言葉李本一黠徒，受皇帝簡知，可謂千載一遇。而纔近天光，即以舉桑哥為第一事，自桑哥為相，民怨而盜發，天怒而地震，災害洊至，尚賴皇帝聖明，更張政化，人皆知桑哥用羣小之罪，而不知葉李舉桑哥之罪。葉李雖罷相位，刑戮未加，天下所憤，宜斬葉李以謝天下。書聞，帝矍然曰：「葉李廉介剛直，朕所素知，寧有是耶？」驛召陰詣京師。時帝召李為平章政事，李上表力辭。尋卒。年五十一。李既卒而陰至，詔以陰為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李前後被賜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惟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

清慎自持，勿增吾過。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比卒，悉表送官。追封南陽郡公。諡文簡。李亦清約其蕭桑哥不，知人也。故曰人不易知。

馬紹

馬紹，金鄉人。拜尚書左丞，親王戍邊。其士卒有過支廩米者，帝欲究問加罪。紹言：方邊庭用兵，罪之懼失將士心。所支贍數者，當嗣年之數可也。制可。宗親海都作亂，其民來歸者七十餘萬，散居雲朔間。桑哥議徙之內地就食，紹持不可。桑哥怒曰：馬左丞愛惜漢人，欲令此輩餓死也。紹曰：南土息壤，北人居之，慮生疾疫。若恐餓死，曷若計口給食，為之資得還本土，則木歸者孰不欣慕？言有異同，宜取聖裁。何以怒為？帝曰：馬秀才所言是也。時議增賦，紹曰：苟不節浮費，雖重徵數倍亦不足也。事遂寢。遷右丞，行河南省事卒。

姚燧

姚燧，字端甫，樞弟子也。年二十四，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就正於許衡，衡賞其辭。且戒之曰：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太平九年，拜江西行省參知政事，致仕。仁宗在藩邸，開官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燧至，武宗面命為太子少傅。燧拜辭曰：昔臣伯父先臣樞嘗除是官，尚

不敢拜。臣何敢受授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得告歸。明年復召燧以病不赴。卒，年七十六。諡曰文高。麗王連姻帝室，欲求燧詩文。燧不與。至奉旨乃與之。王盛陳謝贈幣帛金石名畫五十篋。燧分散屬官及吏胥侍從，畱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皿，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藏家適如此。所著有牧庵集。

張珪

張珪，弘範之子也。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武宗即位，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唯張珪可。遂拜中丞。仁

宗即位，親解衣賜珪，後復謂珪曰：朕欲賜卿寶玉，非卿所欲，以帨拭面額，納諸珪懷。曰：朕澤之所及，朕心之所存也。拜樞密副使，進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宥司，以清政務，得專修宰相之職。帝從之。皇太后以右丞相鐵木迭兒為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珪曰：太師論道經邦，鐵木迭兒非其人。別薛無功，不得為外執政。皇太后駐居庸，失列門傳旨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與歸京師。明日，遂出園門。珪子景元拿符璽，以父病篤告還歸。帝驚曰：卿父往時無病。景元頓首涕泣不敢言。拜大司徒家居。英宗召見于易水之上，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格君心，廣言路。復拜平章政事。盜竊

仁廟神主奉知政事馬刺兼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珪曰以奉政遷左丞雖曰敘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不下奉定元年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極論當世得失曰國之安危在乎論相昔唐玄宗前用姚崇宋璟則治後用李林甫楊國忠天下騷動幾致亡國雖賴郭子儀諸將効忠竭力克復舊物然自是藩鎮縱橫紀綱亦不復振矣良由李林甫妬害忠良布置邪黨奸惑蒙蔽祿養禍所致死有餘辜如前宰相鐵木迭兒奸狡險淡陰謀最出專政十年凡宗戚忤己者巧飾危間陰中以法忠直被誅寃者其家鐵木迭兒始以賊敗詔附權奸夫列門及嬖幸也里失班之徒苟全其生尊為太子太師未幾仁宗賓天乘時幸變再入中書當英廟之初典失列門等恩義相許表裏為奸誣殺蕭楊等以快私怨天討元凶失列門之黨既誅生要上功遂獲信任諸子內布宿衛外據顯要蔽上抑下杜絕言路賣官鬻獄威福已出一令發口上下股栗稍不附已其禍立至由是羣邪並進如逆賊鐵失之徒實其腹心名為義子忠良屏迹坐待收戮先帝悟其姦惡仆碑奪爵籍沒其家終以遺忠構成弑逆其子鎮南親與逆謀所由來者漸矣雖剖棺戮尸夷滅其家猶不足以塞責今復同給所籍家產諸子尚在京師黃緣載入宿衛世祖時同合馬貪殘敗事雖死

猶正其罪矧如鐵木迭兒之姦惡者哉宜遵成憲籍沒其家產逮寃其子孫以懲大慙君父之誓不共戴天所以明綱常別上下也鐵失之黨結謀弑逆君相遇害天下之人痛心疾首所不忍聞比奉旨以鐵失之徒既伏其辜諸王按梯不花等亦已遠竄逆黨務從者眾何可盡誅後之言事者其勿復舉臣等議古法弑逆凡在官者殺無赦聖朝立法強盜劫殺庶民其同情者猶且首從俱罪况弑逆之黨天地不容宜誅按梯不花之徒以謝天下帝不能從未幾珪病非扶掖不能行詔常見免拜跪賜小車得乘至殿門下帝問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辭位甚力封蔡國公知經筵事刻印以賜奉定三年得旨還家卒

李孟

李孟字道復上黨人武宗仁宗未出閣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武薦布衣李孟有宰相才宜為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日陳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造其門沮之不行仁宗侍皇太后降居懷州孟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后為之主左丞相哈剌哈孫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訓也今官車晏駕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

梗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大册。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乃奉太后還都。時哈刺哈孫稱病卧。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問疾。孟入長揖而坐。前引其手。診其脉。衆以為醫。乃不疑之。既知安西王。卽位有日。還告曰。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于人。宜早圖之。左右皆請俟阿合之至。然後圖之。阿合華言兄。謂武宗也。孟曰。使安西既正位。號縱太子至彼。安肯兩手進璽。就外藩。必將闢于國中。宗社危矣。夫危身以及其親。非存也。遺禍難於兄。非悌也。得時不爲。非智也。臨機不斷。非勇也。伏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卜決之。乃召卜人入筮。遇乾。三五皆九。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輿曳牛制。其人彫且剛。內允廢也。厥宗墜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失。仁宗善。振袖而起。共扶上馬。孟及諸臣步從。入自延春門。哈刺哈孫自東掖來見。至殿廊。收逆黨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仁宗監國。使孟叅知政事。事定。孟言于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臣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武宗卽位。有言內難初定。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日。武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

敢復言及孟。至大二年。仁宗爲皇太子。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戚然改容。帝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耶。仁宗起而言曰。賴天地祖宗之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感其言。卽命搜訪之。得于許昌。匿山三年。入見于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授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仁宗嗣立。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遇。以國事爲己任。仁宗深見吏胥之弊。欲痛剷除之。孟曰。吏胥中亦有賢者。在乎變化激厲之而已。久之。孟乞罷政。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卿必在中書。朕與卿相爲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封秦國公。圖其像。敕詞臣爲之贊。入見。必賜坐。稱其字而不名。賜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帝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與天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帝遂行之。延祐二年。命知貢舉。延策進士。爲監試官。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迭兒復相。以孟不附已。譏構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集賢侍講學士。且言孟必不受。孟拜命欣然。時鐵木迭兒子入爾吉思侍帝側。帝顧之曰。汝輩謂彼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

至治九年卒，詔復原官，諡文忠。

張養浩

張養浩，濟南人。選堂邑令，舊盜期望，養浩曰：彼皆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然耳。既加以刑，猶以益目之，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罷之，眾感泣，相戒曰：毋負張公。拜監察御史。時省臣奏用臺臣，養浩嘆曰：尉專捕盜，縱不稱職，僕盜自選可乎？疏時政萬餘言。一日賞賜太侈，二日刑禁太疏，三日名爵太輕，四曰臺綱太弱，五日土木太盛，六曰號令太浮，七日俸門太多，八曰風俗太靡，九曰異端太橫，十曰取相太寬，言皆切直，當國者不能容，以罪罷之。戒省臺勿復用，養浩恐及史筆。

卷三十七

三

禍變姓名遁去久之，召為右司都事，參議中書省事，以父老辭官歸養。召為吏部尚書，不拜。服闋，以翰林學士召，不赴。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飢民相食，拜陝西行省中丞，登車就道，道經華山，雨雨千嶽，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禾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直十二緡，民持鈔出糴，稍覺即不用，乃檢庫中餘鈔，實文可驗者，得一千八十五萬五千餘緡，以印記其背，給散貧乏。到官四月，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則禱于天，盡則出賑飢民，每一念至，撫膺痛哭，遂得疾，卒年六十，關中人哀之，如失父母，封演國公，諡文忠。

曹伯啟

曹伯啟，陽山人。延祐元年，遷刑部侍郎，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累賊鉅萬，遣伯啟督徵，時魯丁已死，伯啟諭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賂於人，易若償之於官，可條汝父所賂之數，官為徵之，諸受賂者皆懼，潛歸賂於其子，為鈔五百餘萬緡，英宗立，拜山北廉訪使，勅建西山佛寺，宇其頂，御史觀音奴等，以歲飢請緩之，近臣激怒上聽，遂誅之。伯啟劾臺臣絨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為之悚聽，拜侍御史，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啟言：五刑者，刑與五等，今照杖徒役于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備五刑，非五刑各底於人也，法當改易，丞相是之，泰定初，引身北歸，優游鄉社，卒年七十九。

史筆

卷三十七

古

李元禮

李元禮，真定人，權監察御史。元貞二年，建五臺山佛寺，皇太后將臨幸，元禮上疏極諫，臺臣不敢以聞，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瑄不合，取前章入奏，曰：李御史大言謗佛，不宜建寺，崔中丞私黨漢人，不以聞，帝大怒，勅右丞相完澤平章政事，不忽木鞠問，以國語譯而讀之，完澤曰：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以先帝在時，嘗許為之耳，他御史不言，唯李御史敢言，誠可賞也，以章上聞，帝沉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詔罷萬僧，復元禮職，改國子司業卒。

王壽

王壽，涿郡人。擢侍御史，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兒線真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迫至阿合馬郝禎耿仁盧知榮桑哥忻都等壞法顛貨，流毒億兆。近年阿忽台伯顏八都馬幸阿里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遷集賢大學士卒。

史錄

卷三十三

五

謝讓

謝讓，穎昌人。至大四年，拜刑部尚書。仁宗命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議共議而後上聞。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正禮文，讓皆與焉。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用印，吏懼遂私效讓署名，事覺讓度無損於事，曰：「吾署也，其寬厚類此。」朝廷以吏多需，事責曹按不如程者，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尚慮失實，豈可律以常法乎？」白於宰相，由是刑曹得不責稽違。卒年六十六。

秦起宗

秦起宗，上黨人。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得帑父順削柳爲簡，寫

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爲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抑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稱神明。拜中臺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女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臺官入見，懇奏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竟服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以兵部尚書致仕卒。

張思明

張思明，獲嘉人。拜參知政事。仁宗卽位，浮屠妙總統有寵，勅中書官其弟五品。思明執不可，帝大怒，切責之。對曰：「選法天下公器，徑路一開，來者雜遝，寧違旨獲戾，不敢隳祖宗成憲。」

史錄

卷三十三

六

也。爲工部尚書，左丞相哈散辭職，帝不允，其請益堅。帝曰：「卿何爲而辭？」對曰：「臣自揆才薄，恐誤陛下國事，若必欲用臣，願薦一人爲助。」帝問爲誰，哈散再拜曰：「臣願得張思明。」卽日拜參知政事。陞左丞。英宗造壽安山寺，監察御史觀音保瑣咬兒哈的達失，成珪李謙亨屬吏思明白丞相曰：「言事御史職也。」祖宗已來，未嘗殺諫臣，往者不可追。珪謙亨既屬吏，論法當得其平。丞相力言之，得從輕典。至元三年卒。思明平生不治產，不畜財，收書三萬七千餘卷。

張昇

張昇定州人遷太常博士成宗崩大臣承中旨議奉徽號喪
宗廟冒曰故典凡有事于宗廟必書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議
遂寢出知汝寧府民有告或寄柬書於其家者踰三年取閱
有禁書一卷編里中大家姓名于上昇亟呼吏焚之曰妄言
誣民且再更赦矣勿論既而事聞廷議以昇脫姦宄遣使窮
問無跡可指乃詰擅焚書狀昇曰事固類姦宄然昇備位郡
守斥誣訴免冤濫雖得罪不敢避坐奪俸二月遷淮西道廉
訪使致仕卒年八十一

王約

王約汴人拜翰林直學士奉詔賑京畿東道飢民所活五十

史籍

宋三百二十七

王

餘萬人遷禮部尚書有柴氏初無子以張氏子為後既得已
子張子出為僧柴之子又歿僧訟家產詔約詰之約曰汝出
家既承師父衣鉢又何為得柴氏業乎僧不能答遂歸柴氏
應後者兼太子副詹事約請節飲辭意懇切仁宗嘉納之承
制立左衛率府統侍衛軍萬人同列欲署軍官約持不可同
列傳命增立右衛率府取河南蒙古軍萬人統之約曰左衛
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府何為諸公宜深思之不可累儲官
也又命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務文
數千里取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澤謝曰實慮不及
此仁宗諭羣臣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啟仁宗欲觀俳優戲

事已集而約至即命罷去仁宗即位拜河南行省右丞詔更
銅錢銀鈔法令天下稅盡收至大鈔約度河南歲用鈔七萬
錠必致上供不給乃下諸州凡至大至元鈔相半眾以方命
為言約曰吾豈不知第歲終諸事不集責亦匪輕丞相卜憐
告曰善遣使白中書省遂徧行天下英宗即位拜集賢大
學士商議中書省事朝議罷征東省立三韓省制式如他省
下中書議約曰高麗去京師四千里地瘠民貧夷俗雜尚非
中原比萬一梗化疲力治之非美事也不如守祖宗舊制丞
相稱善高麗人聞之圖其像歸祠之曰不絕國祀者王公也
卒年八十二

史籍

宋三百二十七

王

王結

王結定興人至治二年參議中書省事時拜住為丞相結言
為相之道當正己以正君正君以正天下文宗居皇太子位
上郡之變失皇太子寶史鑄新寶近侍請視舊製加大結曰
此寶當傳儲嗣不敢驗舊制也元統元年拜中書左丞先時
有罪者北人則徙廣海南人則徙遼東去家萬里往往道死
結請移鄉者止千里外改過聽還其鄉因著為令職官坐罪
者多從重科結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貪墨雖多然士之廉
恥不可以不養也聞者謂其得體至元元年卒年六十二士
大夫相弔曰正人亡矣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忠

楊采兒只

楊采兒只，卑夏人。仁宗卽位，拜禮部尚書。初尚書省改作主大銀鈔，視中統一當二十五。又鑄銅爲主大錢，至是議從之。采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錢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用，時論是之。有言近臣受賄者，帝怒其非所當言，將誅之。御史中丞張珪叩頭諫，不聽。采兒只曰：「朱告者失刑，拒諫者失誼，世無諍臣久矣。」張珪真中丞也。帝喜，拜侍御史。帝宴間，時羣臣侍坐者，或言笑踰度。采兒只必正色，帝爲之改容。遷御史中丞，帝頗貞觀政要。采兒只侍側，帝

史

卷三百二十七

元

曰：「魏徵古之遺直也，朕安得用之？」對曰：「直由太宗，太宗不聽徵，雖直將焉用之？」加昭文館大學士，時位一品者多乘間邀王爵，贈先世，或謂采兒只忤旨方重，苟言之，當可得采兒只曰：「家世寒微，際遇至此，已懼弗稱，尚敢求多乎？」且我爲之何以風厲僥倖者？初武宗崩，皇太后以鐵木迭兒爲丞相，仁宗卽位，因相之居兩歲，得罪斥罷，結微政近臣復入朝，貪穢愈甚。惟平章政事蕭拜住，循奉制之上，都富民張弼殺入繫獄，鐵木迭兒受弼贖鉅萬，使大奴召弼守賀伯顏出之不從，大怒，乃坐都堂以官事召弼守，將罪之。弼守曰：「言大奴所下井法，不敢從他實，無罪。」鐵木迭兒語弼得解，采兒只使御史徐

元素入奏，御史亦帶與復登其私罪二十餘事。帝震怒，詔逮問之。鐵木迭兒逃匿，帝數日不舉，盡誅其大奴。鐵木迭兒終不能得，采兒只持之急。微政近臣以太后命召采兒只至宮門，貴以違旨對曰：「得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違太后旨也。」帝恐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采兒只爲集賢學士。仁宗崩，鐵木迭兒復相，宣太后旨召蕭拜住，采兒只至樞政院，鐵木迭兒與樞政使失里門御史大夫禿忒哈雜問之，貴以違太后旨之罪。采兒只曰：「中丞之職，恨不卽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汝豈有今日耶？鐵木迭兒引同時爲御史者證成其獄。采兒只唾之曰：「汝等嘗備風憲，乃爲是。」大蔬

史

卷三百二十七

手

事耶？坐者皆慚。鐵木迭兒入奏，稱太后旨執采兒只，載諸國門之外。與蕭拜住俱見殺。時年四十二，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洶懼，道路以目。鐵木迭兒權勢既成，毫髮之怨無不報者。太后驚悔，帝惡其奸，未及論治，而鐵木迭兒死。平章張珪告丞相拜住曰：「賞罰不當，枉抑不伸，不可以爲治。若蕭楊等冤，何可不亟昭雪也？」丞相請於帝，贈司徒。夏國公諡襄愍，采兒只死時，權臣欲奪其妻劉氏，劉氏剪髮毀容以自誓，乃免。子不花，食河東廉訪司事。文宗卽位，除通政院判，將行，值陝西諸軍拒詔，不花見殺。二僕曰：「吾主旣爲國死，我今苟生，他日何以見吾主于地下？」奮起砍斃，死之。不花贈禮部尚書。

蕭拜住

蕭拜住，契丹人，知中山府。以憂去官，屬仁宗過中山，有同官請于近侍曰：「知州去官，實憫迎候煩勞耳。」帝領之，適行出野間，見老嫗問之曰：「府中官孰賢？」嫗曰：「有蕭知府，餘不知也。」復過神祠，有數老人焚香羅拜，問之曰：「汝輩何所禱？」曰：「蕭知府奔喪還，欲速其來，是以禱也。」帝意釋，武宗即位，進中書平章政事。拜住嘗發右丞相鐵木迭兒姦賊專制等事，英宗即位，鐵木迭兒請太后并前御史中丞楊朵兒只、左丞相賀勝殺之。帝曰：「人命至重，不宜倉卒。」當白太后，使詳讞之。若果有罪，誅之未晚，竟殺之，而籍其家。吳仲潛守其尸三日，收葬之。恭

史紀

卷三百二十七

三

定間，贈太保、荊國公，諡忠愍。賀勝，鄂人世祖出獵，勝以宿衛恭乘，伶人蒙采，毳作獅子舞，以迎駕，輿象驚逸，不可制，勝投身當象前，後至者斷刺縱象，乘輿乃安。勝創甚，帝親撫之，遣尚醫尚食視護，素惡鐵木迭兒，居同巷，不與往來。贈太師，追封涇陽王。

虞集

虞集，字伯生，允文五世孫也。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為友。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為禱于南嶽，集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嶽真人來見。」既覺，問甥館得男，心甚異之。汲避亂，挈

史紀

卷三百二十七

三

家趨嶺外，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始就外傳，得刻本，則集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槃皆受業家庭，出則以通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原委。仁宗即位，除集賢修撰，上學較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學校者士之所受教，以至于成才者也。今天下學官，猥以資格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爾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習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漢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立主意。若先立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拜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為沃壤，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為田，聽富人欲得官者分授以地，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為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又三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勞，近得富民官使之用，江海游食皆有所歸，自然不致為盜。

矣。說者不一，事遂寢。其後海通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卽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詔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安懷帖穆爾太子乳母大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召集書詔，播告中外。順帝立，存以舊詔爲言者，帝曰：「我家事豈由彼書生耶？」至正八年卒，年七十七。家素貧，歸老後，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南昌富民伍真甫，貲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郡總管卒。其子屬豐城甘慤，求文銘父墓，奉中統鈔五百錠，集不許，其束修羔鴈之入，以爲賓客。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七

奎

費雖空乏弗恤也。嘗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于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老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入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自中臺行省江浙，二人俱送出都門。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爲職，當早還，復初可更送我。」集還，明善遂至二十里外，士選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爲朝廷之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

恐不免爲人構間，今爲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卮酒跪而辭之，起立言曰：「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隙開矣，請公再賜一卮。」明善不敢忘也。遂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旣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卽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喜，遂驪好如初。明善，清河人，官翰林學士。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瀏陽人。幼岐嶷，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十歲有黃冠師謂貫之曰：「是兒神氣凝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年四十，從宋故老習爲詞章，經史百家，靡不研究。延祐二年，賜進士出身，授平江州同知，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文宗親署玄爲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元統元年，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實錄。至正元年，詔修遼金宋三史，以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修撰者有所據依。至論贊表章，皆玄屬筆。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湖西，疾作致仕。宣赴內府，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蓋異數也。卒，年八十五。封楚國公，諡曰文玄。歷官四十餘年，三任成均，兩爲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製作，兩知貢舉，及請

史籍

卷三百二十七

玄

卷官，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海內

名山大川釋老宮觀王公貴人墓隧碑以得玄手筆爲榮片言隻字傳流人間無不寶重者玄無子有圭齋文集行世

許有壬

許有壬湯陰人。中進士第。泰定元年爲中書左司員外郎。國學舊法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推擇德行。有壬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事意外飾。或惜不能識丁矣。元統二年。拜中書參知政事。詔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上于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弗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十

史

卷三百二十七

五

父母三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爲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耶。平章政事微里帖木兒。議罷科舉。監察御史呂思誠等劾微里帖木兒欲以私意罷科舉。不可聽。上不從。時罷科舉詔已書而未用。實有壬入爭之。太師伯顏怒曰。汝風臺臣言微里帖木兒邪。有壬曰。太師擢微里帖木兒。冀中書御史不畏太師。而聽有壬。豈有壬權重於太師耶。伯顏意解。有壬曰。科舉若罷。天下人才缺。望伯顏曰。舉子多以賊敗。又有假紫古色曰名者。有壬曰。科舉未行之先。臺中賊罰無算。豈盡出於舉子。舉子不可謂無過。較之於彼則少矣。伯顏曰。舉子中可任用者。唯參政

史

卷三百二十七

五

耳。有壬曰。若張夢臣馬伯庸丁文苑輩。皆可任大事。又如歐陽玄之文章。豈易及耶。伯顏曰。科舉雖罷。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能自向學。豈有不至大官者耶。有壬曰。所謂士者。初不以衣食爲事。其事在治國平天下耳。伯顏曰。今科舉取人。實妨選法。有壬曰。科舉取士。豈不愈於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五百二十五名。歲除四百二十六人。王典赤太醫。控鶴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歲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補官者七十二人。而科舉一歲僅三十餘人。太師試思之。科舉於選法。果相妨耶。伯顏心然之。然其議已定。乃溫言慰解之。且稱有壬爲能言。有壬曰。能言何益于事。微里帖木兒曰。參政坐無多言。有壬曰。太師謂我風人。妨平章可共坐耶。微里帖木兒笑曰。我固未嘗信此語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設有壬果風人。言平章。豈止不共坐而已。衆皆笑。而罷翌日。崇天門宜詔。今有壬爲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懼禍。不敢辭。治書侍御史普化謂之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者矣。有壬大媿。移疾不出。詔起之。有壬乃就職。初微里帖木兒在江浙。會行科舉。驛請考官。供張甚盛。心不平之。故入中書。先論學校貢士莊田租。可給怯薛衣糧。勸當國者以發其機。遂論罷科舉。微里帖木兒後貶死于安南。人皆快之。至元六年。有壬拜中書左丞。二十四年卒。諡文忠。有壬歷事

七朝垂五十年國家大事無不盡言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澗淡實蓋淡許之也

宋本

宋本大都人至治元年策天下士於廷本爲第一人左丞相倒刺沙當國得君與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皆西域人烏伯都刺曰禁中至政事堂集宰執僚佐以詔示本乃以星李地震赦天下內有酬賈胡獻物之直及爲憲臺糾劾者免官諸條本讀竟白曰今詔本警災異獻物酬直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糾劾有罪者擬官世祖成志也皇

史籍

卷三十一

三

上御位詔法世祖今復用之是廢成憲而反汗前詔也後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耶置不問耶宰執相視嘆息明日宣詔本稱疾不出寧宗崩順帝未至正旦議循故事皇太后行朝賀禮本言宜上表太后廢太明殿朝賀衆從之轉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卒本歷仕通顯二十年猶儼屋以居及卒經紳大夫門生故吏執紼者二千人諡正獻弟裝登進士第爲監察御史朝廷政事多所建明遷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云

李好文

李好文東明人登進士第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益竊太廟

神主好文言禮神主當以木爲之金玉祭器宜時之別室又言祖宗建國以來七八十年每遇大禮皆臨時取具博士不過循故事應答而已往年有詔集禮而乃令各省及郡縣置局纂修宜其久而不成也禮樂自朝廷出郡縣何有哉請選僚屬仍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書成凡五十卷名曰太常集禮拜監察御史時復以至元紀元好文言年號襲舊于古未聞襲其名而不蹈其實未見其益因言時弊不如至元者十餘事至正三年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祀寧宗室遣阿魯問曰兄拜弟可乎好文與博士劉開對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帝遂拜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皇太子入學以右丞相脫脫大司徒雅不花知端本堂事命好文以翰林學士兼諭德好文力辭上書宰相曰三代聖王莫不以教世子爲先務蓋帝王之治本於道聖賢之學存於經而傳經期於明道出治在於爲學關係至重要在得人自非德堪範模不足以輔成德性自非學臻閭奧不足以啟迪聰明宜求道德之鴻儒仰成國家之盛事好文天資本下人望素輕草野之習久與性成章句之學寢以事廢驟膺重託負荷誠難請別加選掄庶幾國家有得人之助而好文免妨賢之譏丞相以其書聞帝嘉嘆之而不允其辭陞翰林學士承旨致仕以一品祿終其身

史籍

卷三十一

三

學術魯辨

李本魯辨南陽人。延祐五年。拜監察御史。命嚴推東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尚刑罰。多置獄具。辨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獄具焚之。時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辨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舉屈抑。恐非持平之論。改左司都事。拜住爲相。問辨曰。汝可作宰相否。辨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飲辨。曰。非公不聞此言。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辨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慎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

史

卷三十一

七

帝師亦通
一教可矣
後至一
月兩教士
國之政也

之力所能運也。會太常禮儀院事。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辨爲禮儀使。記行禮節文於笏。遇至尊。則識以兩圖。帝偶取笏視之。曰。此爲皇帝字乎。因大笑。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帝師至京師。詔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賜帝師不爲動。辨舉觴進。曰。帝師釋伽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皆悚然。順帝卽位。大臣以爲教不可頻行。辨曰。主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教。是收怨於新造之君也。皇太后從之。除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卒。追封南陽郡公。子遠。襄陽縣尹。南賊起。遠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

賊戰死。遠妻雷氏。爲賊所執。賊欲妻之。大罵曰。我奉政婦。縣令妻。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衆家皆被害。



王克敬大澤人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鄱陽大飢總管王都中出廉果賑之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鄱陽距此千里比待命民且死彼為仁而吾屬顧為不仁乎拜監察御史監吏部遇有歷常陞者吏抑之問故吏曰有過克敬曰法管十七以上不陞今不至是吏曰實輕罪重曰失出在刑部銓曹安知其罪重卒陞之治書侍御史張伯高曰往者監選以

史籍卷三百二十八

赦駁為從今王御史乃論增品級可為世道賀矣遷奏議中書省事宰相傳旨大長公主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乞覆奏宰相怒曰奏議乃敢格詔命邪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首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帝可其議除江浙行省奏知政事松江大姓歲漕米萬石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置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獻米徵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又已奪其爵不可使一郡之人均受其

害國用寧之此耶其論免之損海盜賊竊發朝廷調行省兵往討之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眾莫知所為克敬言行省任方面之寄豈得拘法坐視邪調兵往捕之年未六十請老謂人口峻築之壻其下可危再植之木其根必傷無功德而泰富貴何以異此故常懷止足之分也元統二年卒追封梁郡公

任速哥

任速哥渤海人襲父官為右衛千戶公卿以其賢薦于朝英宗召見與語奇之待以心腹將擇重職與之會英宗遇弒遂引去自是不復出任居常扼腕或醉歸痛哭過市時人目以

史籍卷三百二十八

為狂莫知其意也泰定中倒剌沙用事速哥謂平章政事速速曰先帝之讎吾朝夕痛心而不能報以未有善策也今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長子周王正統所屬然遠居朔方難以達意次子懷王人望所歸近在江陵易於傳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圖大計先帝之讎可雪也速漠然之時燕鐵木兒僉樞密院事握兵柄二人演結納之告以所謀燕鐵木兒聞之矍然速哥曰天下之事惟順逆兩途以順討逆何患不克公世臣與國同休戚及今不圖他日有先我而起者禍必及矣燕鐵木兒許之泰定帝崩倒剌沙踰月不立君物情洶洶速哥與速速從燕鐵木兒奉報王令執居守省臣發兵塞居庸諸關

燕鐵木兒
不肖心此
詐也

遣使迎懷王于江陵。懷王卽位，是爲文宗。權連哥爲禮部尚書，連哥辭曰：「臣曩備宿衛，南坡之變，不能效死，以報國士之知。今日之舉，皆諸將相之力，臣未足贖罪，敢言功乎？」文宗壯勉之，乃拜命。其他賞資一無所受，或詢以翊戴之事，終無所言。人以是多之。

陳思謙

陳思謙，祐之孫也。丞相高昌王亦都護薦於文宗，時年四十矣。授禮部主事。至順元年，拜西行臺監察御史。先是關陝大飢，民多鬻產流徙，及來歸，皆無地可耕。思謙言：「聽民倍直贖之，使富者收兼入之利，貧者獲已棄之業，從之。」拜監察御史。

史集

卷三十五 二十八

三

首言：「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製，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中論秦漢以來，上下三千餘年，天下一統者，六百餘年而已。我朝開國百有餘歲，混一六十餘年，土宇人民，三代漢唐所未有也。民有千金之產，將謹守之，以爲先人所營，况君臨天下，承祖宗艱難之業，而傳祚萬世者乎？臣愚懇以興亡爲言者，誠以皇上有元之聖主，今日乃皇上盛時，圖治之機，不可失也。又言：「戶部一切泛支，以至元三十年以前較之，動增數十倍。至順經費，缺二百三十九萬餘錠，宜節不急之費，以備軍國之用，苟能三分損一，以惠庶民，大豈小哉？」又言：「軍站消乏，倉補則無，殿實之戶，接濟則

無矣。餘之財，倘有征行，必括民間之馬，苟能修馬政，亦一時也。又言：「銓衡之弊，入仕之門太多，黜陟之法太簡。州郡之任太淹，朝省之除太速。欲設三策以救四弊：一曰，至元三十年以後，增設衙門，冗濫不急者，從實減并，其外有選法者，并入中書；二曰，宜參酌古制，設辟舉之科，令三品以下各舉所知，得才則受賞，失實則受罰；三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蓋使外職識朝廷治體，內官知民間利病。今後歷縣尹，有能聲善政者，受郎官御史，歷郡守，有奇才異績者，任憲使尚書。其餘各驗資品通遷，在內者不得三考連任京官，在外者須歷兩任，乃遷內職，績非出類，守不敗官者，則循以年

史集

卷三十五 二十八

四

旁處以常調。凡朝缺官員，須二十月之上，方許遷除。帝可其奏。至正元年，爲右司郎中，歲凶盜賊起，剽掠州邑。思謙力言於執政，當竭府庫以賑貧民，分兵鎮撫中夏，以防後患。十一年，改淮西廉訪使，廬州盜起，思謙命總管杭州不花領弓兵捕之，而賊已不可撲滅矣。言于宣讓王帖木兒不花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貴，鎮撫淮甸，豈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惟王圖之。」王曰：「此吾責也。」但鞍馬器械不備，何能禦敵？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連尙渠賊廬州平。既而額寇將渡淮，又言于王曰：「額寇東侵，承調苟緩也，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

宜從權擅發之罪思謙坐之王從之其姪立本為屯田萬戶
語之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先人力戰所致今
家有難汝當身先士卒以圖報効十二年拜御史中丞卒追
封魯國公

崔敬

崔敬大寧人至元五年拜監察御史時毀文宗廟主廢皇太
后徙東安州又放文宗子燕帖古思於高麗敬上疏曰文皇
獲不軌之愆已徹廟祀叔母有階廟之罪亦削洪名盡孝正
名斯亦足矣惟念皇弟燕帖古思年方幼小罹此播遷天理
人情有所不忍文皇當上賓之日皇子在襁褓之間尚未有

史華

卷三百二十八

五

知義當矜憫蓋武宗親明文二帝皆親子也陛下與皇子皆
嫡孫也以陛下之心固有彼此以武皇之心為心則無親疎
臣請以世俗喻之常人有百金之產尚置義田宗族困阨者
為之教養不使失所況皇上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乃以同氣
之人置之度外適足貽笑邊邦取辱外國況蠻夷之心不可
測度倘生他變關係匪輕臣願殺身以贖皇子之罪望陛下
遣近臣迎歸太后皇子以全子母之情盡骨肉之義天意回
人心悅宗社幸甚不報時帝巡幸上都不御內殿敬上疏曰
世祖以上都為清暑之地車駕行幸歲以為常間有大安殿
有鴻禧庖思所以保養聖躬適起居之宜存敬畏之心也失

刺幹耳朵思乃先皇所以備宴游非常時臨御之所今國家
多故天道變更願輿駕還大內居漢宮嚴宿衛與宰臣謀治
道萬幾之暇則命經筵進講緝熙聖學此宗社之福也時帝
數以歷代珍寶分賜近侍敬上疏曰臣聞世皇時大臣有功
所賜不過藥草重惜天物為後世慮至遠也今山東大飢燕
南亢旱天文示儆地道失寧海潮為害蝗飛蔽天正聖主憂
恤之時而近侍之臣奏稟承請殆無虛日甚至以百年所積
之寶物遍賜僕御之流童孩之子帑藏或空萬一國有大事
人有大功將何以為賜乎乞追回之以節濫恩還江浙行省
左丞卒

史華

卷三百二十八

六

呂思誠

呂思誠平定州人拜集賢學士兼國子祭酒先是左司都事
武祺建言鈔法自世祖時除撥支料本例易昏鈔以布天下
外有合支名目於寶鈔總庫料鈔轉撥所以鈔法疏通民受
其利比年以來失祖宗本意不與轉撥故民間流轉者少致
偽鈔滋多遂命凡合支名目於總庫轉支至是右丞相脫脫
欲更鈔法吏部尚書僕哲篤迎合丞相意請以舊幣一貫文
為母銅錢為子命廷臣集議眾皆唯唯思誠曰中統至元白
有母子上下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乞養漢人子為子
終為漢人之子豈有故紙為父而立銅為過房兒子者乎一

庶咸笑。又曰錢鈔之法，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至正錢中，統鈔至元鈔，交鈔分爲五項。若下民知之，藏其實而棄其虛，恐非國之利也。僕嘗爲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乃人爲偽耳。交鈔若出，亦有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賊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賊也，雖不敢不覩人，未識也。其僞反滋多。况祖宗成憲，豈可輕改？僕嘗爲曰：祖宗法弊，亦可改。思誠曰：汝輩更法，又欲上誣世皇，是汝與世皇爭高下也。僕嘗爲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爲母何者？爲子事不可行。又曰：丞相勿聽其言，如向日開金口河，成則歸功，汝等不成則歸罪，丞相矣。脫脫未決，御史

史律

卷三十一

七

大夫也。先帖木兒曰：呂祭酒言，有是者，有非者，但不當坐廟堂高聲厲色，若從其言，此事終不行。耶遂定更鈔之議。諷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行省左丞。遣宣使秦初、迺遣之。思誠遣書秦議，張伯達曰：去年許可用爲河南左丞，今年呂思誠爲湖廣左丞，世事至此，足下得不動心乎？抵武昌，語諸將曰：賊與諸君相持經久，不知吾來此，出其不意，可以入城。遂行。果不煩轉鬪而入。賊聞之驚走。思誠大會軍民曰：賊去必將復來，于是申號令，修器械，葺城郭，先謀自守。徐議出征。苗軍侵辱省憲，思誠叱之曰：若等能殺呂左丞乎？自是稍戢。召爲中書左丞。思誠去二日，城陷。至正十七年卒。

蓋苗

蓋苗，元城人，登進士第，授單州判官。歲飢，郡遣苗至戶部請賑。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泣示之。曰：州民率食此，況不得此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時宰相之兄被灾者獲賑焉。擢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文宗詔以建康、清江爲佛寺，務窮壯麗，毀民居七十餘家。以御史大夫督其功。苗上封事曰：臣聞使民以時，使臣以禮。自古未有不由斯道而致隆平者。陛下龍潛建業之時，居民困於供給，幸而獲覩今日之運，百姓跋足舉首，以望非常之恩。今奪農時，以勸佛寺，又廢民居，使之家破產蕩。豈聖人御天下之道乎？昔漢高帝興于豐沛，

史律

卷三十一

人

爲復兩縣。光武中興，南陽免稅三年。既不務此，而隆重佛事，何以濟斯民之望哉？且佛以慈悲爲心，方便爲教。今尊佛氏而害生民，無乃違其方便之意乎？臺臣職專糾察，表正百司，今乃委以修繕之役，使之豈以禮哉？詔免督役，拜中書參知政事。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百姓田廬以廣之。已遣使督有司治之矣。苗曰：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爲隘乎？力辨乃罷。又欲宿衛長悉出爲郡守，俾以養食。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食之地哉？果有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才而後可。議遂寢。遷陝西行御史臺中丞卒。追封魏國公。

張植

張植，汴人，登進士第，至正八年，拜監察御史，劾太尉阿乞判欺罔之罪，并言明里董阿也里牙月魯不花，陛下不共戴天之讎，伯顏賊殺宗室，嘉王鄭王一十二口，屠之古法，常伏門誅，而其妻子兄弟尚仕于朝，宜急誅，今其見盜賊蜂起，海寇敢於要君，圖師敢於玩寇，若不振舉，恐有噬臍之禍，不聽。毛貴陷山東，上疏陳十禍，一日輕大臣，二日解權綱，三日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此根本之禍六也，不慎調度，不資群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此征討之禍四也，臣伏見調兵六年，初無紀律之法，又無激勸之宜，將

史

卷三百二十八

九

帥以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是以有覆軍之將，殘民之將，怯懦之將，貪婪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俱盡，而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賞，今克復之地，悉爲荒墟，河南提封三千餘里，郡縣星羅棋布，歲輸錢穀數百萬計，而今所存者，封丘延津，登封偃師，三四縣而已，兩淮之北，大河之南，所在蕭條，夫有土有人，財物無可重，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今寇敵已至之境，固不忍言，未至之處，尤可寒心，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方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今日國勢亦已危矣，陛下事佛飯僧，禁屠宰以求福，臣以爲皆虛

務也，今天下殺人多矣，陛下晏然不顧，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禍何自而至哉，竊上之寇，始結白蓮，以佛法誘衆，終着紅巾，以賊兵旅拒，觀其所向，駭駭可畏，其勢不至老七吾社稷破，吾國家不已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爲亂，有識者所以扼腕痛心也，不省二十一年，除僉山南道廉政廉訪司事，劾中書參知政事也先不花，樞密院副使脫脫木兒，治書侍御史奴奴，并權謀國之罪，不報，時李羅帖木兒駐兵大同，察罕帖木兒駐兵洛陽，而毛貴據山東，勢逼京畿，二將玩寇不進，方構兵爭，晉冀朝廷遣也先不花，脫脫木兒，奴奴往解之，既受命，不前進，植又劾之，亦不報，植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

史

卷三百二十八

十

辭去居安邑山谷間，結茅僅容膝，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二十四年，李羅帖木兒犯關，皇太子出居冀寧，奏除翰林學士，不起，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計，李羅帖木兒遣使訪以時事，擴廓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之區，所有無幾，江左薦食上國，楚蜀僭竊名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關下圖之右族，父子二王，得不思廉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李羅帖木兒有不逞之徒，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于天下，關下將何以處之乎，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不爲關下憂乎，僕之惓惓爲言者，大要有

三任君父一也安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世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奎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尉繚流橋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智勇百出不能為雲鳴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閣下謀出於萬全則善矣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變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凌納其說後三年卒

歸賜

史籍

卷三百二十八

主

歸賜汴梁人登進士第授同知潁州事轉大都路儒學提舉未行至元五年杞縣人范孟諱詐為詔使至河南殺平章月魯帖木兒左丞劫烈總管撒里麻賊召官屬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使賜守黃河口賜不從賊繫於獄同里吳炳嘗以翰林侍制徵不起賊呼炳同卵面屠炳不敢辭時人為之語曰歸賜出角吳炳無光至正七年遷右司諫事順江督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一十三處賜曰古人有言鞭雖長不及馬腹使郡縣果設有事不救則孤家附之意秋之則罷中國而事外夷所謂獲虛名而授實禍也丞相太平曰策將焉出賜曰其酋長可授宣撫勿責其責賦使者賜以金帛

史籍

卷三百二十八

主

遣歸足矣從之廣海盜賊入寇詔朵兒只丹將思播楊元帥軍以討之賜曰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決勝若命楊元帥統其眾彼悅于恩命必能自効所謂以夷攻夷秋中國之利也不從後竟無功陞左司員外郎方國珍據浙江行省參知政事朵兒只丹討之一軍皆沒將軍失利其罪固當然所部皆北方步騎不習水戰是驅之死地耳宜募海濱之民習水戰者征之國珍請賜曰國珍敗我王師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非真降也必討之以令四方朝廷方事姑息卒從其請皇太子就學端本堂以賜為贊善賜言師傳當與皇太子東西相向授書其屬以次列坐虛其

陳祖仁

陳祖仁汴人也至正二年對策大廷魁多士授翰林修撰遷參議中書省事二十年欲修上都宮闕祖仁上疏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為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若于天道下不順于民心憂急矣重舉播未當雖時望守成猶或攷亂而況欲撥亂世反之止乎夫上都宮闕湖自先帝修於累朝自經兵火焚燬殆盡此陛下所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瘡痍未瘳倉庫告虛

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闈，念茲在茲，然不思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闈未復，固無妨于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遽建天廡，失人心，或致大業之東廢，祖宗之天下生民，忍舉而輕棄之乎？願陛下以安養生民爲本，以懷復天下爲務，信賞必罰，親賢遠佞，以圖謀治道，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闈而已乎？帝嘉納之。二十三年，拜治書侍御史，宦者貪政使朴不花與宣政使囊驪內侍皇太子外結，丞相撻思監驕恣不法，監察御史傅公議暴其過，忤皇太子意，左遷吐蕃宣慰司經歷，他御史

史綱

卷三十三 二十八

古

連草論諫，皆外除。祖仁上書皇太子，言御史糾劾囊驪不花姦邪，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啟。今殿下未賜詳察，輒擯斥御史，詰責臺臣，使姦臣姦政之情不得達于君父，則亦過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姦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卹，獨不念及祖宗乎？且殿下職分止於監國攝事，而視膳而已，此外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親攝事官，而使諫臣結舌，內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論祖仁曰：「臺臣所言雖是，但囊驪等俱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

皇太子兼中書令，樞密使，凡軍國重事，合奏聞者，乃許上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復上書，言御史所劾，得於朝野之間，殿下所詢，不出宮牆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緣不見其姦。昔唐德宗云：「人言盧杞姦邪，朕殊不覺，使德宗早覺，杞安得相？是杞之姦邪，當時知之，獨德宗不知耳。」今此二人之姦，邪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皆經由東宮，君父或有差失，諫臣有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不使之聞，奏乎使之聞，奏則傷君父之心，不使聞奏，則陷君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糾劾之章不

史綱

卷三十三 二十八

古

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爲天下國家乎？爲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處？祖仁書疏再上，卽辭職。御史下至吏卒皆辭開，於是皇太子以聞，朴不花囊驪皆辭歸。天子令老的沙傳旨祖仁等：「祖仁上疏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陛下濫賞不與之所致也。朴不花囊驪實爲亂階禍本，今不芟除，後必不救。漢唐季世，其禍皆起此輩，而樞臣潘鎮乘之，夫千尋之木，朽舟之魚，其腐敗必由於內，陛下誠思之，可爲寒心。」臣願俯從臺臣之言，將此二人，特加擯斥，不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

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孰不効力天下可全而有以還祖宗若優柔不斷則臣寧有餓死于家誓不與之同朝幸聯及禍使天下後世同罪之也書奏天子大怒侍御史李國鳳亦上疏言二人必當斥於是蓋臣皆左遷祖仁出為甘肅行省參知政事以弱女託其友朱敦節日就遷二十七年明兵已出山東朝廷方憂擴廓帖木兒立撫軍院總兵馬以備之祖仁與翰林學士承旨王瑄待制黃暉編修黃肅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侵略全齊不踰月而逼京甸朝廷雖命丞相也速出師軍馬數少勢力孤危而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城四面茫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

史

卷三十三

五

為取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遠近先後不宜膠於一偏徃於故轍前日南軍僻在一方而擴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勢將竊持國柄故宜先於致討以南軍遠而輕而擴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擴廓帖木兒勢已窮蹙而南軍變遷勢將不利於宗社故宜先於救難則擴廓帖木兒弱而輕南軍近而重也陛下皇太子當此之時宜審其輕重強弱或更張撫軍諸官亦宜以公天下為心審時制宜今擴廓帖木兒黨與離散豈能復振若止分撥一軍逼襲必就擒獲其餘見調一應軍馬令其倍道東行勤王赴難與也速等聲勢相援仍遣重臣分道督督庶幾得宜如復膠於前說動以言者為擴廓帖

此得如方
無機於直

木兒游說而錯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變朝廷不得不問天下之事去矣不幾十二月祖仁又上書皇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馬之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為南軍之所忌設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幾沮將何所施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豈無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誠恐誣以受財游說罪各無所昭雪也況聞擴廓帖木兒屢上書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絕於朝廷以待朝廷之開悟當今為朝廷計者不若嚴守邊疆事以言乎戰則言其角之勢以言乎守則言其勤王之師以言乎遷則假其藩衛

史

卷三十三

六

之力勉勵使行猶恐遲晚豈可使數萬之師棄置於一方當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倉卒之出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棄之此時雖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率書以聞亦不報二十八年秋明兵進壓遼都命祖仁及同僚太常禮儀院事王遜志載太廟神主從皇太子北行祖仁遜志奏曰天子有大事出則載主以行從皇太子非體也帝然之遂守太廟以候命俄而天子北奔祖仁守神主不果從八月二日京城破將出建德門為亂軍所害時年五十五祖仁一目眇貌寢短身將而語音清亮議論偉然負氣剛正不可犯其學博而

情爲文簡質而詩清麗世稱傳之王遜志汲縣人命太章
儀院事京城不守公卿爭出降遜志獨衣冠而坐其友中
院判官王贊來告曰新朝寬大不惟不死且仍與官去出請
官言狀遜志拂然斥之曰君既不忠又誘人爲不義耶因戒
其子曰汝謹繼吾宗仰投井中死

成遵

成遵懷縣人進士第至正十五年拜泰議中書省事時河
南賊渡河而北使掠郡縣上下視若常事遵率左右司僚佐
詣丞相言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河北之民稍安者以天
斂黃河爲之障賊兵雖至不能飛渡所以剝膚敲髓以供軍

史記

卷三十三

而無漢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
河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
乎河北民心一搖國勢將如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相
已下皆揮涕入言帝遣使罪守河將帥守禦自是頗嚴湖廣
僉賊賁威順王之子遣人請降求爲行省平章朝臣欲許之
遵曰平章職亞宰相承平之時雖德望重人而不敢與今叛
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紀綱何或曰王子昔皇嫡孫
也不許是棄之非親親之道遵曰項羽執太公欲烹之以挾
高祖高祖乃以分羹答之奈何以王子之故廢天下大計乎
十七年升中書左丞時太平爲相以事件皇太子太子欲去

順州至此
不亡何待

之而未有以發以遵及衆知政事趙中太平之黨兩人去則
太平孤川事者承望風旨賈實抵縣尹誣遵與衆政趙中衆
議蕭鼎等六人受賍皇太子命御史臺大宗正府官雜問之
皆杖死中外冤之二十四年御史臺辨明等詔給還
所授宣勅

曹鑑

曹鑑宛平人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故接顧淵伯以辰
砂一包餽之鑑漫書置篋筒中後因欲合藥劑取視之乃有
黃金三兩雜其中鑑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時淵伯已死
鑑呼其子歸之其廉價不欺如此升禮部尚書卒

史記

卷三十三

史

張翥

張翥晉寧人爲翰林侍讀兼祭酒嘗奉旨詣中書集議時政
衆論蜂起翥獨默然丞相初思監曰張先生平日好論事今
一語不出何耶翥曰諸人之議皆是也但事勢有緩急施行
有先後在丞相所決耳翥思豐善之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
翥長於詩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於文已化
矣吾每爲文未嘗構思特任意屬筆而已他日翰林學士沙
刺班示以所爲文翥欲易數字苦思復時終不就沙刺班曰
先生於文豈猶未化耶何思之苦也因相視大咲翥善諧謔
出談吐語一座皆傾入其室諷然春風中也卒年八十二

此亦快語
耳

烏古孫良楨

烏古孫良楨，澤之子也。爲監察御史，疏言天曆間，紀綱大壞，元氣傷喪，天祐聖明，入膺大統，而西宮秉政，奸臣弄權，天威一怒，陰晦開明，以正大名，以章大孝，此誠兢兢業業，祈天永命之秋，其術在乎敬身修德而已。今經筵多領以職事，臣旬日一進講，不踰數日已罷，而侍御小臣，恒侍左右，何益於盛德哉？臣願招延儒臣，實於禁密，常以唐虞三代之道，啟沃宸衷，日新其德，實萬世無疆之福也。國俗從父死，則反其從母兄弟死，則受其妻，父母死無憂制，良楨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言國人不苟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

史

卷三百二十八

七

漢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南人之厚也。請下有司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不報，時盜賊蠭起，帝下詔分討，必盡誅而後已，屢橫言平賊在收人心，以回天意，多殺非道也，陸中書右丞卒，將訓諸子曰：吾無過人者，惟待人以誠人亦以誠遇我，汝輩宜志之。

遼魯會

遼魯會，修武人，登進士第，除太常博士，武宗廟未立，后主配享，集群臣廷議，丞相伯顏以明宗之母亦乞列氏，可以配享，

史

卷三百二十八

七

敬政院傳皇后旨，以文宗之母唐兀氏，可以配享，伯顏問魯會曰：先朝既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立者，明宗母乎？文宗母乎？魯會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則爲武宗皇后，明宗文宗二母后，固爲妾也，今以無子之故，不爲立主，以妾后爲正宮，是爲臣而廢先君之后，爲子而封先父之妾，於禮不可，且燕慕容垂御位，追廢其母后，而立其生母爲后，以配享先王，爲萬世笑，豈可復蹈其失乎？集賢大學士陳顥曰：唐太宗冊曹王明之母爲后，是亦二后也，豈不可乎？魯會曰：堯之母，爲帝譽庶妃，堯立爲帝，未聞冊以爲后而配享，皇上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耶？衆服其議，遂以真哥皇后配

董搏霄

董搏霄，磁州人，除樞密院判官，從丞相脫脫征高郵，復安東，至正十六年，進兵泗州，陞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搏霄建議曰：淮安爲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未易復也，則救援淮安，誠爲急務，爲今日計，莫若于黃河上下，并瀕淮海之地，自自沐陽，北抵沂莒，頗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營，就中又設一小營，烽燧相望，巡邏往來，遇賊則并

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進有援。退有守。所謂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海寧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今瀕海之人。屢經寇亂。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送。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怠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人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又江淮流移之民。并安東海寧沐陽賴倫等州縣俱廢。其民壯者既為軍。老弱無所依歸者。宜設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材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處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禦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十七年。毛貴陷益都般陽等路。命博霄從知樞密院事卜蘭奚討之。而濟南又告急。博霄乃提兵援濟南。大破之。陞淮南行樞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疾。其功者。令博霄征益都。局有疾。請以弟淮南行樞密院判官昂霄代領其眾。從之。命博霄守河間之長蘆。博霄以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既而果陷。博霄駐兵南皮縣。十八年。拜博霄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貴兵已至。諸將謂博霄曰。賊至當如何。博霄曰。當以死報國耳。遂拔劍督兵戰。賊眾突至。梓博霄問曰。汝

史

卷三百二十八

注

為誰。博霄曰。我輩行省也。家刺殺之。無血。惟有白氣。衛天昂。青亦死之。追封魏國公。昂霄。龍西郡侯。

邁里古思

邁里古思。寧夏人。進士。為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時兩浙郡縣多殘破。獨邁里古思保障紹興。境內晏然。授樞密院判官。方國珍遣兵侵紹興。屬縣邁里古思曰。國珍本海賊。今既降為大官。而復害民可乎。遣部將黃中請益兵討之。朝廷方倚重國珍。資其舟以運糧。御史大夫拜住哥。與國珍素通賄賂。使人召邁里古思計事。至則命左右以鐵鉗縛死之。斷其頭。擲湖中。城中男女老幼。無不慟哭。黃中率其眾復讎。盡

史

卷三百二十八

注

殺拜住哥家人。及臺府官員。慘史。獨留拜住哥不殺。張士誠遂據紹興。監察御史真童。糾拜住哥賊害帥臣。不忠不法。宜寘嚴刑。詔削拜住哥官爵。安置潮州。

儒學

金履祥。蘭溪人。見同郡王柏。問為學之方。柏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為學之大方也。及見何基。基曰。王會之屢言君之賢。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時謂基似尹和靖。柏似謝上蔡。履祥則得之二氏。而克克於已者也。履祥以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於經。

學者皆不
得與子直
馬氏則中
所得可耳

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以傳信乃作通鑑前編
家居仁山下學者稱爲仁山先生

許謙字益之金華人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爲
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醬既加酸醢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
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居數年盡
得其所傳之奧有自省編書之所爲夜必書之其不可書者
則不爲也及門千餘人其故人至誠誨悉嘗曰已有知使人
亦知之豈不快哉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之所由
分也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世稱白雲先生賜諡文懿

黃澤字楚望貴州人生有異質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
史籍

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復思如故久之如有所見嘗夢
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夢見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以六
經字畫如新山是漢有感發作思古吟十章投徒奉親不復
言仕以爲去聖久遠經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近世儒者
又各以才識求之故議論雖多而經旨愈晦必積誠研精有
所悟入然後可以窺見聖人之本意自言武得之幽閒寂寞
之餘或得之顛沛流離之頃或得之疾病無聊之日武得之
道途風雨之中久之豁然貫通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已前
沿而下之凡逮古之初萬化之原莫備所不能具者皆昭若
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氷釋凍解悟然各就條理盡由

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漫然也澤所著六經辨釋諸書雅自慎
重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

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奉使過
九江請北面稱弟子受一經之學澤謝曰以君之才較非月
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余則於艱苦
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洞歎
息而去或問澤自閑如此寧無不傳之懼澤曰聖經典廢上
開天運子以爲區區人力所致耶澤貧其年老不復能教授
歲大侵家人采木實草根以療飢然曾不動其意門人高
第者新安趙汾汾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注

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精
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
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澄獨敬異焉至正六年
卒年八十七

蕭鄭奉元人讀書南山三十年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
惟斗爲識字人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鄭拾之鄭令
隨至門取釵以償婦後得所遺釵愧謝來還鄭人有暮歸者
遇寇欲加害說言我蕭先生也寇驚愕釋去世祖分藩京兆
辟之以疾辭授陝西儒學提舉省憲大臣卽其家具宴使一
從史先詣鄭舍鄭方汲水灌園從史至不知其爲鄭使飲其

馬即應之。及寇帶迎賓，方知爲鄭也。力辭不赴。拜太子右諭德。固辭人問其故，曰：在禮太子東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除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復辭。卒年八十七。賜諡貞敏。時有同恕者，以道高當世，鄭入府城，必主恕家，時稱之曰：蕭同恕侯均，字伯仁，亦奉元人。每讀書，必熟誦乃已。嘗言人讀書，不至千遍，終於已無益。又有韓擇字從善，亦奉元人。其教學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始或謂陵節勤苦，曰：人不知學，白首重心，且童叟所當知，而皓首不知可乎？其卒也，門人服總麻者百餘人。

胡長孺，永康人，爲寧海縣主簿。大德中，潮東大侵，宜慰同知。

史集

卷三百二十八

重

脫歡察，議行服荒之令，飲富人錢一貫，置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因行餘屬，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及再至，索錢，長孺抱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則死，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而不敢問。縣有銅殿，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躡其後。長孺至，殿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騎卒已集，皆成擒，俾盡供其黨。寘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卒衣，卒挾傷民，碎器而去。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俾左右

潛偵之。向扶者過焉，破手稱快，執杖之而償。其器群婦聚浮屠處，誦佛書，一姬失其衣，來訴。長孺以麥糞群婦合掌中，命總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曰：使神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之還所竊衣。令長言有姦事，屢問弗伏。長孺叱隸卒縛姦者東西，空縣出迎庭。愈堅，外報有詔，主長孺叱隸卒縛姦者東西，空縣出迎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豈不承，今將解矣。案下吏，唯而出姦者驚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殊步，挫於兄。兄妻欲之，給以亡於盜，往告長孺。長孺曰：汝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喉盜誣兄得步，挫爲狀。兄立辨。長孺曰：汝家信有是何謂。

史集

卷三百二十八

重

綏耶兄倉皇曰：此乃弟所贊者，呼其弟示曰：是爾物乎？弟曰：然。遂歸焉。以疾隱枕之虎林山，病喘既久，一旦具酒食與比隣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不分死生也。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人，稱爲三胡云。韓性，奇八世孫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自扈從南渡，家于紹興。延祐初，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請問。性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願行之何如耳。

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出無馬，所遇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童穉厮役，咸稱之曰：韓先生，憲府舉為教官，謝不赴，卒年七十六，賜諡莊節先生。吳師道，字正傳，蘭溪人，登進士第，調寧國路錄事，歲大旱，飢民仰食于官者三十三萬口，師道勸大家得粟三萬七千六百石，又言于部使者，轉聞于朝，得粟四萬石，鈔三萬八千四百錠，賑之人賴以存活，以禮部郎中致仕卒。

史籍 卷三百二十人

主

陸文圭，江陰人，以春秋中鄉選，宋亡，隱居城東，學者稱之曰塙東先生，卒年八十五，先屬續一口語門人，以教考之，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慘於建炎，我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勿樹，使人不知為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家墓盡發，人服其先知。

陳旅，字東仲，莆田人，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胡為留滯于此？因勸遊京師，翰林侍講學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然嘆曰：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也，延至館中，朝夕以學問相講習，自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舉于諸公間，平章政事趙世延薦之，除國子助教，出為江潮儒學副提舉，遷國子監丞，旅於文自先泰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典雅峻潔，務合于作者，不能徇世好而已，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集為知己，在潮

元史有數
伯顏余
其三
父有受氏
君有賜氏
除復有命
氏奇

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大比，請于行省奏知政事李木魯卿，親奉書幣，請集主文鄉闈，欲為同候計，衡冒炎昇千里訪集，于臨川，集留旬日而別，惓惓以斯文相勉，惓然若將永訣焉，集一日夢旅舉杯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既而旅卒，集淡悼之。

字文公諒，吳興人，嘉興富民延為子弟師，夜將半，聞有叩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屬聲叱去之，翌日，以他事辭歸，登進士第，同知餘姚州事，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汝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槩免科，還僉嶺南廉訪司事，以疾請老，公諒平居雖暗室，必正衣冠端坐，嘗挾手記一冊，識其篇首曰：

史籍 卷三百二十人

天

畫有所為，暮則書之，其不可書，即不敢為，天地鬼神實聞斯言，其檢飭之嚴如此，門人私謚曰純節先生。

伯顏，哈剌魯氏，蒙古人，居濮陽縣，受業宋進士建安黃坦，坦曰：此子穎悟過人，因命以顏為氏焉，至正四年，以隱士徵，授翰林待制，出為江西廉訪僉事，以病免，十八年，賊至河北，伯顏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賊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其是乎？乃納心腹中，覆棺而拊之，贈僉太常禮儀院事，諡文節，太常諡謚曰：伯顏既無城守之責，又無在官之寄，以平生有

用之學。成臨義不奪之節。乃古之所謂君子人也。時以爲確論。

良吏

自古國家上有寬厚之君。然後爲政者得以盡其愛民之術。而良吏興焉。班固曰。漢興與民休息。凡事節易。禁罔疎濶。以寬厚清靜爲天下先。故文景以後。循吏輩出。蓋識當時之治體矣。元初風氣質實。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用五事課守令。一口戶口增。二曰田野闢。三曰詞訟簡。四曰盜賊息。五曰賦役均。又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今據其事跡作良吏傳。

史錄

卷三十三二十八

元

可謂善職

許維禎。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于神。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早蝗。維禎禱而雨。蝗遂息。是冬無雪。民多疾。父老言于維禎。維禎曰。吾當爲汝禱。已而雪深三尺。卒官。

能若果實
何必其繁

川滋開封人。大德二年。爲浙西廉訪使。縣尹張或。被誣以賍獄成。滋審之。但悅肯不言。滋以爲疑。齋沐詣城隍祠。禱曰。張或坐事有冤狀。願神相滋。明其誣。守廟道士曰。曩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臂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爐中得其遺藥。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日詰成等不服。因出火中所得臂狀示之。皆驚愕伏辜。張或得釋。遷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卒。

卜天璋。洛陽人。爲中臺掾。有侍御史倚勢貪財。御史發其賍。天璋主文牘。未及奏。爲所誣。俱拘內廷。御史對食悲哽。天璋問故。御史曰。吾老唯一女。聞吾見繫。不食數日矣。吾心憐之。是以悲耳。天璋曰。死職義也。奈何爲兒女子悲泣耶。御史慙謝。俄見原免。遷刑部郎中。時議犯盜者。并家屬咸服青衣巾。以別民伍。天璋曰。緒衣寒賸。秦弊也。尚足法耶。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因問今何官。對曰。臣待罪刑部郎中。復問誰所薦。對曰。臣不才。誤蒙擢用。帝曰。先朝以謝仲和爲尚書卿。卿爲郎中。皆朕所薦也。汝

史錄

卷三十三二十八

元

宜奉職勿怠。卽以刑部印章付之。陞廣東廉訪使。致仕。天曆二年。蜀兵起。則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不必行矣。天璋曰。國步方艱。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故避難手至。則厲風紀。清吏治。州郡肅然。復致事歸卒。謚正獻。

王良。諸暨人。辟江湖行省掾史。會立市舶司。良言若買舊船。以付舶商。則費省而工易集。且可絕官吏侵欺。格克之弊。中書省如良言。凡省官錢五十餘萬緡。除兩湖都轉運鹽使司經歷。轉運使王克敬。以紹興路計口食鹽不便。欲稍捐其額。以紓民力。或以爲有成籍不可改。良曰。民實貧而賦重。死徙者衆。願重改民籍。而輕棄民命乎。今湖右諸郡商賈輻輳。未

嘗以口計精哀益之一轉移間耳於是歲減紹興食鹽五千六百引還海道漕運都萬戶府經歷紹興官糧入海運者十萬石城距海十八里歲令有司拘民船以備短送吏胥並謀為奸及至海次主運者又不即受有折缺之患良曰運戶既有官賦之直何復為是紛紛乃責運戶自設糧入運船還江浙行省校官有詣中書訴松江富民包隱田土倉糧一百七十餘萬石沙蕩為鈔五百餘萬緡宜糾追之中書遣官驗視良言彼不過欲欺朝廷之聽以報宿怨耳事遂寢除江西行省左右司員外郎安福有吏誣民欺隱詭寄田租九千餘石前後數十年株連至千家良到官言是州之糧比元經理

史

卷三十二

三

已增一千一百餘石豈復有詭寄欺隱者乎行省悉燭之還淮東道宣慰副使致仕辛良亦可稱好官然不通行所當行者耳行所當行即是好官

忠節

李伯溫義州人錦州張政叛木華黎命其兄伯通擊之戰死以伯溫行平陽元帥府事鎮青龍堡平陽陷金人盡銳攻堡守卒多遁去李成開水門導敵入伯溫拔劍殺家屬投井中以刃植柱刺心而死金人見伯溫抱柱如生無不嗟嘆子守正為平陽守金完顏合達攻平陽守正戰歿大帥以其兄守忠代之金紇石烈真襲招討使按察兒于洪洞守忠援之師潰連城副帥夾谷常德潛獻東門納金兵城陷金人執守忠

至汴誘使降守忠大罵金人怒置守忠鐵籠中火炙死

第一家國人俱死

劉天字大名人知許州歲大旱天孚禱即雨野有蝗俄群鳥來啄之立盡明年麥熟時有青虫如蠶食麥或生大華虫盡食之許人立碑頌焉知河中府陝西行省平章阿思罕為亂入城坐府治號令諸軍天孚佩刀直前眾遏之不得進遂拂衣出時天寒河水方堅天孚拔所佩刀斫冰開北望再拜脫衣帽岸泚投水中死贈彭城侯諡忠毅

李瀚穎人也以明經魁多士授翰林修撰中書命瀚巡視河渠補言蔡河源出京西宋以轉輸之故平地作堤命河底填

史

卷三十二

三

淤高出地面秋霖一至橫潰為災宜按故迹修浚他日東河或有不測之阻江淮運物由此分道達京萬世之利也不報授江州路總管至正十一年盜起河南北據徐蔡南陷新黃焚掠數千里造船南攻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襟喉之地補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上攻守之策於江西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庶幾大江之險賊不得其之不報補嘆曰吾不知死所矣十二年正月賊渡江陷武昌威順王及省臣皆遁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賊乘勝破瑞昌右丞李羅帖木兒軍于江間之通橋孤立愈奮賊游兵至境急撤諸鄉落聚木石于險塞處遇賊歸路倉卒無號乃墨士卒面

紇之出戰，繡身先士卒，大呼陷陣，黃梅主簿也。孫帖木兒登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殺獲二萬餘，繡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椎於杪，暗置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橋。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橋不得動，進退無措。繡帥將士奮擊，發火翎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已而賊勢更熾，西自荊湖，南際淮甸，守臣往往棄城遁，繡守孤城，提屏旅，無日不戰，中外援絕。二月，賊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自北門通，繡引兵登陴，布戰具，賊焚西門，張弩箭射之，賊輟攻東門。繡救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巷背來，刺繡墮馬，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繡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塋于東門外，年五十五。繡兄冕，家居，亦死于賊。秉昭，冕子也，贈龍西郡公，謚忠文，詔立廟江州，官其子秉方集賢待制，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齊死高郵，繡隕九江，皆不負其所學云。

緒不華，石樓人，遷淮東道廉訪副使，汝穎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為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請樞密院判官賈甲守韓信城相犄角。上章劾總兵逗撓之罪，甲有智勇，與

欲求投於
總兵不功
之亦可

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總兵聞不華劾已志嫉，乃檄甲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賊掘塹作長圍，天長軍叛，賊挾之來攻，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沔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駐兵沔陽，淮安倚其芻餉，俄赤鯉湖為賊據，沔陽之路又絕。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項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追北二十餘里，城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秀運糧萬斛入河，為賊所掠，德秀僅以身免。賊攻圍日急，總兵屯下邳，相去五百里，凡遣使十九輩告急，按兵不出。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一切木草，魚燕鳥及犍皮鞍轡韋箱，敗弓之筋皆盡。父子夫婦更相食，撤屋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盡城陷，不華猶據西門死，關中傷見執為賊所脅，次子伴哥亦見殺。時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也。不華守淮安五年，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贈衛國公，謚忠肅。時周喜同守南陽縣，城陷為賊所殺，妻和氏聞喜同戰死，帥家僮出危，遇賊，奪賊刀所之，且罵且前，俱見殺。

韓因汴梁人，盜據汝寧，官軍討之不下，會朝廷詔赦叛逆，募持詔入賊者，借以官。因應命，借唐州判官使焉。賊渠惡其黨心搖，導因止于外，納詔不讀，因告以恩，有寬大。汝等禍福所係，賊不聽，縱因歸，因出乘馬周賊屯，大言曰：「汝輩好百姓，何

有此元時
全無乃時
附郭邑也

不出降歸田里而甘從逆賊驅使耶衆愕怡相顧賊渠迫因責之因極口肆罵賊寸割之

楊樓河南人爲滁州全椒縣尹行省參政也先總兵于滁不理軍事唯縱飲至暮城門不閉方張燭揮杯賊入縱火也先諭城出走樓自殺其妻女朝服坐堂上盜欲降之樓指妻女示曰我已敗我焉敢死官守耳尚何云唾而罵之賊焚樓倒懸樹上割其肉大罵至死

石普徐州人登進士第陞樞密院都事從樞密院官守淮安張士誠據高郵普詣丞相脫脫陳破賊之策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莫能前與普步兵三萬保取之高郵既

史籍 卷三百二十八

量

平則濠泗可破普請先驅爲天下忠義倡丞相壯之命權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汝中相沮之滅其軍半初令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次范水砦日未夕令軍中具食夜漏三刻銜枚趨寶應抵縣即登城樹幟賊驚潰因撫安其民普水陸進兵拔十餘砦斬賊數百將抵高郵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慮後一自將攻北門與賊戰賊遁入城普縱火燒關門有總兵道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拒戰蒙古軍馳回普止之不可遂爲賊所蹂躪多墜水中普軍亂賊乘之普勒餘兵血戰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爲國死有不進前者斬與

從者三十人奮擊入賊陣中至日西援絕被創墮馬復半戰數合賊指曰此必頭目須生致之普叱曰死賊奴我卽石都事何云頭目賊衆拚鎗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死

伯顏不花畏吾兒氏父朵爾駙馬都尉封荊南王伯顏不花爲江東道廉訪副使至正十八年陳友諒遣賊黨王奉國號二十萬圍鎮南王子大聖奴於信州明年正月伯顏不花自衢州引兵援之遇於城東破走之遂入信州登城四顧矢志破賊後數日賊復來攻伯顏不花大饗士卒約曰明日破賊不用命者斬命大都開將阿速諸軍爲左翼出南門高義將信陽軍爲右翼出北門自與忽都不花將沿海諸軍爲中軍

史籍 卷三百二十八

美

出西門奮擊入賊營斬首數千級二月友諒弟友德營于城東遠城植大柵攻益急遣僞萬戶周伯嘉來說降高義潛與之通給忽都不花等謂與奉國相見則兵燹可解忽都不花信之率范則忠等往見奉國因之復令高義來誘伯顏不花伯顏不花坐城上見高義單騎來怒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復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遂斬之日夜與賊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四月有大呼于城下者曰有詔奈謀海魯丁臨城問之曰何來曰江西來海魯丁曰如此乃賊耳軍民食草苗茶紙既盡括靴底煮食之又盡掘鼠羅雀及殺老弱以食五月大破賊兵六月賊攻城晝夜不息穴地百餘所

殺得快人

或魚貫梯城而上。伯顏不花麾兵拒之。士卒力疲不能戰。萬戶額馬兒叛。城遂陷。大聖奴海魯丁皆被殺。伯顏不花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蔡誠自殺。妻子及將廣陳受脅力巷戰。皆遇害。初伯顏不花援信州。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汝爲忠臣。吾死何憾。賜匾桓敏。

劉游興州人。調連江縣寧善鄉巡檢。至正十三年。江西賊帥王善寇閩。游及史氏盡出倉中物募壯士百餘。命仲子健將之。決句間。衆至數萬。賊攻福州。游拒之辰山。三戰三捷。俄福州陷。衆多遁去。游健帥親兵進遇賊于中麻。突其陳。斬前鋒五人。賊兵大至。寨賊三時。游中箭墮馬。健下馬掖之。俱被獲。

史緯

卷三百二十八

至

游執手大罵賊。斫其一指。罵彌厲。再斫一指。亦如之。指盡。斫兩腕。次及兩足。游罵不絕。遂割其喉舌而死。賊義之。舍健使歛。游屍瘞之。健請兵於帥府以復父讎。弗聽。健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屠戮。健手斬殺其父者張被四。擒奢來獻。磔之。贈游福建行省檢校。立祠福州北門外。授德古田縣尹。

普顏不花。蒙古氏。登進士第一人。爲平章山東行省。守禦益都。明兵壓境。普顏不花力戰。城陷。使弟奉母別舍。普顏不花拜辭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弟可終養。還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名。再三不往。乃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

元朝進士。官居極品。臣各爲其主耳。遂死之。其妻阿魯真呼家人告之曰。吾家受國恩。我封齊國夫人。今事至此。唯有死耳。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并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欲下而井填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妻及女孫女皆隨溺死。時平章山東行省申榮守東昌。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今城中兵少不敵。戰則萬人之命由兒而盡。但有一死報國耳。遂自經。

閔本。河內人。按集賢侍講學士。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愧不能立功補報。敢愛身苟活。程氏曰。君能死忠。我敢有愛于君乎。本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夫妻死處。遂縊焉。二女長真真。次女女。見本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

史緯

卷三百二十八

至

拜住。康里人。爲太子司經。明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與太祖同事王可汗。太祖取王可汗。收諸部落。吾祖引數十騎馳西北方。太祖使人招之。答曰。昔者與皇帝。事王可汗。王可汗今已滅。欲爲之報仇。則帝乃天命。欲爲之報仇。則吾心有所不忍。故避之於遠地。以沒吾生耳。吾祖生朔漠。尚如此。今吾生長中原。讀書國學。而不知大義可乎。遂赴井死。汪澤民。婺源人。以禮部尚書致仕。至正十六年。長槍軍項南

班叛來寇城。武勸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改受國厚恩。臨危愛死。非臣子節。曹不去。凡職圖籌畫。澤民泰決之。累敗賊兵。旣而寇益衆。城陷。澤民爲所執。使之降。大罵不屈。遂遇害。年七十。追封譙郡公。謚文節。

鄭王欽縣人。單思六經。絕意仕進。門人受業者衆。所居不能容。相與卽其地。構師山書院以處焉。王爲文流傳京師。揭傒斯。歐陽玄。咸加稱賞。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王翰林侍制。遣使者賜以御酒名幣。浮海徵之。王辭疾不起。謝表曰。名當者祖宗所以遺陛下使。與天下賢者共之。陛下不得私予人。待制之職。臣非其才。不敢受。酒與幣。天下所以奉陛下。陛下得以

史

卷一百一十一

史

私予人。酒與幣。臣不敢辭也。玉家居。日以著書爲事。十七年。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致之。王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因被拘囚。親戚朋友。攜具餉之。從容爲之盡歡。告以必死狀。其妻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矣。王答之曰。若果從吾死。吾其無憾矣。明日。具衣冠北向再拜。自縊而死。

孝義

王閏。須城人。父臥疾。夜燃燈寢。至失火。閏驚起。而火已熾。烟焰蔽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之出。肌體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遂焚死。中統二年。復其役。

郭道卿。莆田人。四世祖義重。朱紹興間。詔旌其孝。鄉里爲立

孝子祠。至元初。盜起。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守祠不去。盜將殺佐卿。道卿泣曰。吾有兄已長。弟弱于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曰。吾家事。賴兄以理。請殺我。道卿因引頸受刃。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

郭狗狗。翼城人。父寧。成大良手。宋史太尉來攻。全家被俘。太尉將殺寧。狗狗年五歲。請曰。勿殺我父。當殺我。太尉驚問曰。是兒幾歲。耶。寧曰。五歲。曰。五歲兒能如是。吾當全汝家命。騎送寧等往合州。道遇國兵。騎驚散。寧家得還。御史以事聞。命旌之。

張閏。延長人。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閒言。日使諸女諸

史

卷一百一十一

史

婦各聚一室。爲女功。工畢。飲貯一庫。室無私藏。幼稚啼泣。諸母見者。卽抱哺。一婦歸寧。甯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己兒。兒亦不知孰爲己母也。至元二十八年。旌表其門。又浦江鄭文嗣。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家畜兩馬。一山。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孝義所感。

川收住。汶上人。父病。禱于天。得臥水上一月。同縣王住兒。母病。臥水上半月。其誠耳。吾亦錄其誠。

樊淵。句容人。至元十二年。奉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寧憲交薦。淵不忍去墳墓。終不起。延祐間。寧化人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避南

余所感者
如斯上
陽金
其金之

山盜至祿孫守母不去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鼠蔽曰勿傷
吾母寧殺我母渴不得水祿孫含唾咽之盜相顧駭嘆不忍
害反取水與之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曰奈何辱孝子婦使
歸之事聞並賜表

王薦福寧人父膏疾其薦夜齋于天願滅已年蓋父壽父絕
而復甦告人曰適恍惚見神人黃衣紅帽首誨我曰汝子奉
上帝命錫汝十二陰疾遂愈後果十二年而卒母改氏病渴
諸薦曰得瓜渴可止時冬月求之不得行至漢泉嶺值大雪
薦避雪樹下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因
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宣慰司上狀旌之

史報 卷三十八

徐鉅鎮江人侍父鑣過小谿渡橋失足墮水中鉅投水擁父
出鎮得挽行舟以升鉅力憊水勢湍急遂溺死屍流四十五
里得于灘上行省言狀表異之

劉通譙縣人母卜氏年五十餘月失明通斷酒肉禱之三十
年不懈至八十五日忽復明

靳祥潞州人金亂與母相失母趨泣而盲祥訪得之舐其目
百日復明以子德進貢贈集賢大學士

石明三與母居餘姚山中一日明三自外歸竟母不見見壁
穿而臥內有三虎子知母爲虎所害乃盡殺虎子櫛巨斧立
壁間伺母虎至斫其腦死復往倚巖石傍斫殺杜虎明三亦

死立不仆張目如生葬在手中不可拔

何從義洛川人祖良祖母李氏偕亡從義廬於墓側旦夕哀
慕不脫經帶不食菜果唯啖蔬食而已從義願孫尚先難

斬母曲沃人兄榮爲奎章閣學士奉母王氏官于朝母歿
與榮護喪還家至平定大雨雨驟水驟至昂伏橋上榮呼之

避水昂不忍去遂爲水所漂沒後得王氏柩于三里外得昂
屍于五里外詔賜孝子旌

史彥斌邳州人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彥斌母草於水所漂
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號泣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

天矜憐假此芻蕘指示母棺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
史報 卷三十八

行三百餘里草人忽止視桑林中母柩在焉載歸葬之
張紹祖潁州人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亂

山間賊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青德善人不當害請
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母也賊

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折賊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
之

李明德上高人至正十四年亂兵掠上高執其父欲殺之明
德泣告願以身代乞勿害吾父兵遂殺明德而免其父石永

紹興人亂兵執其父欲殺之承應前抱父請以身代賊遂殺
承而釋其父

其情悲感
承而釋其父
命之不辜
心所安也

謝永益容城人有田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吾自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甚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以田歸若等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變而言諸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嘆曰世乃有斯人哉周樂瑞安人海賊據溫州拘其父日成置舟上賊酋遣人沉之于水樂泣請曰祖母在幸畱父侍養所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舍遂同死焉

隱逸

史

卷三十一

聖

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可為故高蹈以全其志使得其時未嘗不欲仕仕而行其所學及物之功豈少哉後世之士其所蘊蓄未至而好以跡為高遁世離群謂之隱士世主亦苟取其名而強起之及考其實不如所聞則曰是欺世釣譽者也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之書則非徒隱者也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焉今撫其可傳者作隱逸傳杜瑛信安人金亡教授汾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

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其不苟取如此世祖南伐召見問計瑛曰漢唐以選人君所恃以為國者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定矣帝悅中統初詔徵瑛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奏為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幾今天子聖神俊又幅湊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修復維其時矣若夫鴻書文法治之末節漢唐盛時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溯流求源明道正俗育才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弊僕恐後日之禍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或勸之仕答曰吾不能隨時俯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表其墓曰緱山杜處士常言造曆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為曆元獨邵子以為天開於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為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間餘率以三百六十為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吳定翁臨川人嘗曰士母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人以為名言

列女

史

卷三十一

聖

古者女子之居室也。必有傅姆師保。爲陳詩書圖史以訓之。凡左右佩服之儀。內外授受之別。與所以事父母舅姑之道。蓋無所不備也。而又天子之后妃。諸侯之夫人。躬行於上。以率先之。故居安而有淑順之稱。隨變而有貞持之操。夫豈偶然哉。後世此道既廢。處閨閣之中。溺情愛之私。耳不聆箴史之言。口不擬防範之則。由是動踰禮法。往往自放于邪僻矣。苟于是時。能以懿節自著。非其生質之美。豈易致此哉。史氏之書。所以弗收略也。其間有夫死感慨自殺以從之者。或失於過中。然較於更適而不知愧者。相去遠矣。故錄之以示勸厲之義云。

史籍

卷三十一

七

關文與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文與爲漳州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弔服作亂。攻漳州。文與與戰死之。王氏被掠。義不受辱。乃結賊曰。俟吾壘夫。卽汝從也。賊許之。王氏負屍積薪焚之。火既熾。自投火中死。贈文與英烈侯。王氏貞烈夫人。有司立廟祠之。號雙節。

蔡氏二女。宜陽人。父嘗有危疾。姊閉戶默禱。壘臍和藥進飲。遂愈。父後復病。妹剖股肉置粥中。父小啜卽甦。壘臍古未聞。蔡氏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新歿。聞氏年尚少。父母欲嫁之。聞氏斷髮自誓。姑久病失明。聞氏漱口熱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與其子親負土葬之。鄉里爲之語曰。欲學孝婦。當問俞

母云。

趙氏名哇兒。大寧人。年二十。夫蕭氏病劇。謂哇兒曰。我死汝年少。若之何。哇兒曰。腹有不可諱。妾不獨生。必從君地下。遂命匠制巨棺。夫歿。卽自經死。家人同棺欲壘焉。謂棺朱淑信。山陰人。少寡。誓不再嫁。一女妙。幼哭父。雙目失明。又家貧。無擇偶者。士人王士貴重其孝。乃求娶焉。

士貴可謂好德如好色矣。

史籍

卷三十一

七

張義婦。鄒平人。年十八。歸里人李伍。伍與從子零。成福寧。死。成所。張氏家居。養舅姑。父母舅姑病。凡四剖股肉。後皆歿。嘆曰。夫死數千里外。妻不能歸。骨以壘者。以舅姑父母在故也。今不幸父母舅姑已歿。而夫骨終棄遺土。妾敢愛死乎。乃臥水上。誓曰。天若許妾取夫骨。雖塞甚。得不死。踰月不死。鄉人異之。相率贈以錢。大書其事于衣。以行。四十日至福寧。見零。問夫壘地。則榛莽四塞。不可識。張氏哀慟欲絕。夫忽降神于童子。言動無異生時。告以死時事甚悉。且示以骨所在。張氏如其言。發得之。持骨祝曰。爾信妾夫入口。當如冰雪。黏如膠。已而果然。官義之上于大府。使軍護喪還。給壘錢。旌門復役。蔡三玉。龍溪陳端才妻也。盜掠龍溪。父廣瑞與端才各竄去。三玉避隣村中。盜見其美。驅納舟中。行至柳營江。欲妻之。三玉伴許諾。因起更衣。自投江水死。越三日。屍流至廣瑞舟側。

廣瑞收歛之事。命旌門復役。給錢以贍。武川妻蘇氏。真定人。用疾。蘇氏封股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兄利其資。欲逼嫁之。不聽。未幾。夫兄舉家死。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母至孝。蘇氏死。時天大旱。德政方掘地求水。以供糞事。忽二蛇躍出。德政隨其地掘之。果得泉。有司以聞。旌復其家。

江文錦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歸于江氏。未合卺。夫暴卒。范氏曰。我既入江氏之門。即江氏婦也。豈以夫亡有異志哉。撫諸姬如已子。卒年五十九。柳氏。薊郡人。爲戶部主事趙野妻。未成婚而野卒。柳氏哭之盡哀。誓不再嫁。其兄將

史釋 卷三十八

奪其志。柳氏曰。業已歸趙氏。雖未成婚。而夫婦之禮已定矣。豈有他志哉。後寢疾。不肯服藥。曰。我年而寡。今已逾半百。死恨晚矣。遂卒。

姚氏。餘杭人。居山谷間。夫出刈麥。姚氏居家執爨。母何氏往汲澗水。至門。俄聞覆水聲。亟出視。則虎嘯其母以充。姚氏倉卒逐之。以手毆其腦。隣人競執器械以從。虎乃遁。母而去。姚氏負以歸。求藥療之。奉養二十餘年而卒。又方寧妻官勝娘。建寧人。寧擣田。勝娘饁之。見虎方攫其夫。勝娘棄饁奮挺擊之。虎舍去。勝娘負其夫至中途而死。有司以聞。旌復其家。湯輝妻張氏。龍泉人。遇賊。以刀脅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

文山通風

氏掠髮整衣。請受刃。賊未忍殺。張氏奪其刃。自刺死。年二十七。

徐彩鸞。浦城人。李景文妻也。通經史。每誦文天祥六歌。必感泣。至正十五年。賊攻浦城。徐氏從父嗣源。避山谷。賊欲害嗣源。徐氏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徐氏。徐氏語父令速去。賊拘徐氏至桂林橋。拾炭題詩壁間。有惟。有。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之句。乃厲聲罵賊。投于水。賊驚出之。復投水死。

袁氏。孤女。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婦居貧。病癰。臥床者數年。女事母盡孝。至正十二年。里中兵火。隣婦強攜女出避火。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同死而已。遂入室抱母共焚而死。

史釋 卷三十八

哭

徐允讓妻潘氏。名妙圓。山陰人。至正十九年。與其夫從舅避兵山谷間。舅被執。夫泣救。舅脫。夫爲兵所殺。欲強辱潘氏。潘氏紿之曰。若爲焚吾夫。我常從汝。兵信之。聚薪以焚其夫。火既熾。潘氏投火中死。

張正棠妻韓氏。紹興人。正棠爲德清稅務提領。至正十九年。紹興兵變。正棠謂韓氏曰。吾爲元朝臣子。於義當死。韓氏曰。爾能死于忠。吾必能死于節。遂俱縊死。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既死。吾何以生爲。亦投崖而死。死子。

上同相妻曹氏。茶陵人。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謂其夫曰。我義不辱身。願舅年老。宜善事之。遂引刀自剄。妻李氏抱持之不得。曰。得從主母地下足矣。亦自剄死。

李重義妻劉氏。名翠。房山人。至正二十年。大仇平。章劉吟刺不化。兵乏食。饒重義欲烹之。劉氏涕泣伏地曰。吾家有醬一甕。米一斗。五升。窖于地中。可攝取之。以代吾夫。兵不從。劉氏曰。吾夫瘦小。不堪食。吾聞婦人肥黑者味美。吾肥且黑。願就烹。以代夫死。兵遂釋其夫。而烹劉氏。問者莫不哀之。

柯師婦陳氏。長樂人。至正二十一年。海賊劫石梁。其夫適他。出陳氏被執。且行且罵。賊亂播之。挾以登舟。自奮投江中死。

史籍 卷三十九 十八

其父方臥病。見其女至。呼之不應。駭曰。吾豈夢耶。有自賊中歸者。言其死狀。乃知是鬼也。明日屍逆流而上。至石梁岸傍。其夫驗其背。有黑子。慟哭曰。是吾妻也。昇歸歛之。

李賽兒。房山人。王士明之妻也。至正二十五年。竹貞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季。奴皆被執。李氏謂其女曰。與其辱身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取軍中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為舉祭焉。有司上其事。命樹碑旌表。

竹貞軍至縣。李氏及其女李季。奴皆被執。李氏謂其女曰。與其辱身不若死。女曰。母先殺我。李氏即取軍中刀。殺其女。遂自殺。竹貞聞之。為舉祭焉。有司上其事。命樹碑旌表。

婦人義其女不辱身

史籍卷三百二十九

元史十八

列傳

釋老

釋老之教。行乎中國。千數百年。其盛衰每繁乎時。君之好惡。是故。佛於晉宋梁陳。黃老於漢魏唐宋。而其教可觀矣。元興崇尚釋氏。帝師之盛。尤不可與古昔同語。道家方士之流。假禪觀之說。乘時以起。曾不及其什一焉。作釋老傳。

八思巴。上番薩斯迦人。相傳自其祖。乘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域者十餘世。八思巴生七歲。誦經數十萬言。能通其大。

史籍 卷三十九 二十九

義國人號之聖童。故名曰八思巴。少長學富五。快年十有五。謁世祖于潛邸。與語大悅。世祖即位。尊為國師。授以玉印。命襲蒙古新字。其字僅千餘。其母凡四十有一。其相關紐而成字者。則有韻關之法。其以二合三合四合而成字者。則有語韻之法。大要以諧聲為宗也。至元六年。詔頒行于天下。詔曰。朕惟字以書言。言以紀事。此古今之通制。我國家肇基朔方。俗尚簡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例各有字。今文治發興。而字書有闕。於一代制度。實為未備。故特命國師八思巴。創為蒙古新字。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盟書頒降。

學者要

者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字副之遂升號曰大寶法王
 十一年請告西還謂之不可乃以其弟亦勝其嗣焉十六年
 入思巴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
 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詔
 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以繪像頒各行省爲之塑像傳至
 乞剌斯八幹節兒成宗遣寶玉五方佛冠賜之又賜雙龍盤
 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釋教之印又
 有贈巴者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
 習梵秘得其要法入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
 雨嘗呪飯投龍湫俄奇花異果上尊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

史紀 卷三百二十九

祖大悅至元末時相桑哥忌之安置潮州樞密副使月的迷
 失鎮潮其妻得奇疾勝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自言還
 朝期果驗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剌神已而捷
 書至成宗疾禱之印愈賜與甚厚分御前校尉爲之導從成
 宗北巡命勝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州語弟子曰此地有靈惟
 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咒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震懼惟
 輿殿無虞卒追號大覺普惠廣照無上勝巴帝師其後有必
 蘭納識里者感木魯國人貫通三藏暨諸國語大德六年從
 帝師授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命繕譯諸梵經典賜銀印授
 充祿大夫諸番朝貢表箋文字不能識者皆令譯進嘗有以

步有轉傳
而以謀反
誅者子

金刻字爲表者帝遣視之廷中愕眙觀其所以對必蘭納識
 里隨取案上墨汁塗金葉審其字命左右執筆口授表中語
 及使人各氏與貢物之數書而上之明日有司閱其物色與
 所賞重譯之書無少差者衆服其博識而莫測其所從授武
 以爲神悟云授開府儀同三司兼領功德使司事改賜金印
 爲諸國引進使至順二年賜玉印加號普覺圓明廣照弘辯
 三藏國師與安西王子月魯帖木兒謀爲不軌坐誅元起朔
 方同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遠而民獷思因其
 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於帝師立
 宣政院以僧爲院使帥臣以下僧俗並用而軍民通識於是

史紀 卷三百二十九

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于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
 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極雖帝后妃主皆膜拜受戒正衙朝
 會百官班列帝師或專席於坐隅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獎
 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其重之如此其迎之則中書大臣
 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迭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
 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
 八日迎佛成儀往廷命禮部尚書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
 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饌大德九年專遣平章政事鉄木兒
 來傳護送贈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采一萬七千
 匹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之泰定間帝師弟公哥

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其兄瓊南藏卜遂尚公主，封白蘭王，賜金印，給圓符，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其徒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餒薰灼，延于四方，爲害不可勝言。有楊璉真伽者，世祖用爲江南釋教總統，發掘故宋趙氏諸陵之在錢塘紹興者，及其大臣塚墓，凡財物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百一十有一，雜寶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鈔一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蔽匿未露者不論也。至大元年，上都開元寺西僧強市民

史新

卷三十二十九

四

薪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僧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隔案引壁髮，摔諸地，捶朴交下，拽之以歸，閉諸空室。久乃得脫，壁奔訴于朝，遇赦免。二年，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王合見八剌妃爭道，拉妃墮車，毆之事聞，詔釋不問。宣政院臣請凡民毆西僧者，截其手，誓之者斷其舌。仁宗居東宮，奏寢其令，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臣嘗經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污女婦，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敢誰何，國家之制圓符，本爲邊

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取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臺憲糾察，不報。必蘭納識里之誅，有司籍之，其人畜土田，金銀貨貝，錢幣邸舍，書畫器玩，以及婦人七寶裝具，價值鉅萬，云若歲時祝釐禱祠之常號，稱好事者，其目不一，曰虔讚藥師壇等數十事，又有作擦擦者，以泥作小浮屠，或十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嘗造浮屠二百一十六，實以七寶珠玉半置海岸，半置水中，以饒海災。延祐四年，宣徽使會每歲內廷佛事所供，其費以斤數者，用麩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二萬一千八百七十，蜜二萬七千三百，至元時，醮祠佛事之目百有二，大德間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餘，僧

史新

卷三十二十九

五

徒貪利無已，營結近侍，欺昧奏請，布施齋齋，所需非一歲費千萬，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每歲好事必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進。其誅宣政院奏議李良弼受賕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之徒，夤緣幸免者多，至取空名宣勅，以爲布施而任其人，其濫極矣。凡此皆有開乎一代之治體者，故備著焉。若天下寺院之領于內外宣政院，曰禪，曰教，曰律，則各守其業，惟所謂白雲宗、白蓮宗者，頗通奸利云。

丘處機，栖霞人，自號長春子，幼時有相者曰：異日當爲神仙。宗伯師事重陽王真人，金宋俱遣使來召，不赴。歲己卯，太祖

命近臣札八兒、劉仲祿，持詔求之。處機忽語其徒使促裝，曰：「天使來召我，我當往。」翌日二使至，處機與弟子十八人同往。明年，雷宿山北先馳表謝，以止殺爲言。又明年，乃發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處機、陳血戰，避寇，叛城絕糧，沙漠自崑崙歷四載，始達雪山。馬行沙漠中，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旣至。太祖大悅，賜食，設廬帳，甚飭。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殺人，則爲治之方，對以敬天愛民爲本。問長生之道，告以清心寡欲爲要。太祖深契其言，命左右贊之，且以訓諸子焉。錫之虎符，副以聖書，不著其名，惟曰神仙。太祖感雷震以問處機，對曰：「雷，天威也。人

史籍

六

罪莫大于不孝，故天威震動以警之。陛下宜敬天威，明孝道，以導有衆。太祖從之。時國兵踐蹂中原，河南北民罹俘戮，處機在燕，使其徒持牒招求，由是人奴得復爲良者，潰死而得更生者，凡二三萬人。焚惡犯尾，處機薦之，退舍。歲旱，禱之大雨，賜官名曰長春，遣使勞問。制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六月，浴于東溪，越二日，天大雷雨，太液池水入東湖，聲聞數里，魚鱉盡去。池遂涸，北口高岸崩，處機嘆曰：「山其摧乎？池其涸乎？吾其與之俱乎？」遂卒。年八十。其徒尹志平、李道潛、黃裳，其教至，大開賜金印，四傳神志，誠居雲州金閣山，道譽甚著，丞相安童過而問之，志誠告以修身治世之要，故安童相

所用區人
非後應無
賢才也

世祖以清靜忠厚爲主，及還第，退然若無與於世者。人以爲有得於志誠之言，其後復被召，往快於志誠。志誠曰：「昔與子同列者何人？今同列者何人？安童悟入見世祖，辭曰：『臣昔爲宰相，年尚少，幸不失陛下事者，丞佐皆臣所師友。今事臣者，皆進與臣俱，則臣之爲政，能有加於前乎？』世祖曰：『誰爲卿言？』對曰：『祁真人。』世祖嘆異久之。

正一天師者，始自漢張道陵，其後四代曰盛來，居信州龍虎山，傳至三十六代宗演。至元十三年，世祖遣使召之，命廷臣郊勞，待以客禮。及見，世祖曰：「昔歲已未，朕次鄂渚，嘗令王清往訪卿父，卿父報朕曰：『後二十年，天下當混一，神仙之言驗矣。』」命坐，賜宴，賜玉芙蓉冠，組金無縫服，命領江南道教，賜銀印，命取其祖天師所傳玉印寶劍觀之。諸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幾，而天師劍印傳至今日，其果有神明相之嗟嘆良久。」盛來卒，子與棟嗣。與棟卒，弟與材嗣。潮陽鹽官海鹽兩州爲患特甚，與材以術治之。一夕大雷電，明日見有物魚首龜形，磔于水裔，潮患遂息。武宗卽位，授金紫，光祿大夫，封國公，錫金印。又有張留孫，貴溪人，入龍虎山爲道士，有道

史籍

七

人相之曰：「神仙宰相也。」從天師張宗演入朝，世祖與語，稱旨。留侍闕下，順聖皇后疾危甚，召留孫請禱，既而後夢有朱衣長髯，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覺而異之，以問留孫。對曰：

甲士導華者臣所佩法錄中將吏也。朱衣長髯者漢祖天師也。行草間春時也。中宮之疾其及春而瘳乎。后命取所事畫像以進視之。果夢中所見者。后大悅。命爾孫為天師。爾孫固辭。乃號為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于南京。俾爾孫居之。掌祠事十五年。授玄教宗師。錫銀印。時天下大定。世祖思與民休息。爾孫因論黃老言治道貴清淨。聖人在宥天下之旨。漢契主上將以完澤為相。命爾孫策之。得同人之謀。爾宗曰。柔得位而進乎乾。君臣之合也。豫建侯。命相之事也。何吉如之。及拜完澤。天下果以為得賢相。大德中。加號玄教大宗師。同知集賢院道教事。追封其三代皆魏國公。武宗

史籍 卷三十一 二十九

立召見。賜坐。陞大真人。知集賢院。位大學士上。加特進。仁宗即位。謂近臣曰。果朝舊德。僅餘張上卿耳。進開府儀同三司。加號輔成贊化保運玄教大宗師。刻玉為玄教大宗師印。賜之。卒年七十四。贈道祖神應真君。其徒吳全節。闡全節。安仁。人大德十二年。授玄教嗣師。錫銀印。視二品。至大元年。賜七寶金冠。織金文服。贈其祖昭文館大學士。封其父司徒。僊國公。母僊國太夫人。各所居鄉曰榮祿里。曰具慶。至治二年。授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真人。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知集賢院道教事。玉印一銀印二。并授之。代祀獄。遺成宗問曰。卿所過郡縣有善治民者乎。對曰。臣過洛陽。

太守盧華。平易無為。而民以安靖。成宗即召拜集賢學士。卒年八十二。其徒夏文泳嗣。

方技

田忠良。趙城人。劉秉忠薦于世祖。召至。帝曰。朕有事繫心汝。試占之。對曰。當是一名僧病耳。帝曰。然。國師也。帝微于柳林。御帳殿。侍臣甚眾。顧忠良曰。今將拜一大將。取江南。朕心已定。果何人耶。忠良視左右。目一人曰。是偉丈夫。可屬大事。帝笑曰。此伯顏也。為西王旭烈兀使。朕以其才。留用之。汝識朕心。賜衣一襲。七月十五夜。白氣貫三台。帝問何祥。忠良曰。三公其亡乎。未幾。太保劉秉忠卒。帝出獵。駐紮召忠良曰。朕

史籍 卷三十一 二十九

有所遺。汝知何物。可復得否。對曰。其數珠乎。明日。當有得而來獻者。已而果然。帝喜。賜以貂裘。車駕清暑上都。謂忠良曰。叛者侵入山陵。久而不去。汝與和禮霍孫率眾往視之。既至。山陵如故。叛兵大至。圍之三匝。忠良引眾夜歸。敵殊不覺。和禮霍孫以為神。賜黃金十兩。海都為邊患。遣皇子北平王。那木罕。丞相安童征之。忠良曰。不吉。將有叛者。帝不悅。十二月。諸王昔里吉劫皇子丞相以入海都。帝召忠良曰。果如汝言。汝可祀神致禱。忠良曰。無事于神。皇子末年當還。後果然。十八年。為太常丞。少府為諸王昌童建宅于太廟前。忠良仆其柱。少府奏之。帝問忠良對曰。太廟前豈諸王建宅所耶。有

在簡臣無
人而以上
使為大將
臣則可謂
知人

事于太廟。或請牲不用牛。忠良曰。果武帝用。類為犧牲。後如
何耶。大德元年。遷昭文館大學士。兼太常太卿。成宗崩。阿忽
台等懷異謀。將以皇后教。附成宗於廟。忠良爭之曰。嗣皇帝
附先帝於廟。禮也。皇后教。非制也。阿忽台怒曰。汝不畏死。敢
沮大事。忠良竟不從。仁宗至自懷州。忠良與審謀。武宗即位。
進司徒。延祐四年。卒。贈太師。追封趙國公。

藝元寶。抵人始為黃冠。師事青州把道錄。傳其藝。至元中。凡
兩都召利。塑土範金。搏換為佛像。出元手者。神思妙合。天下
稱之。其上都三皇。九古。粹仁宗兩賜宮女。勅元非有旨。不許
為人。造大都南城。作東嶽廟。元造仁聖帝像。巍巍然有帝王

史粹 卷三十九

之度。其侍臣像。久之未措手。適閱秘書圖畫。見唐魏徵相。嬰
然曰。得之矣。非若此。莫稱為相臣。遽走廟中。即口成像。其所
為西番佛像多秘。人罕得見者。為昭文館大學士。卒。搏換者。
漫帛土偶上而髹之。已而去其土。髹帛儼然成像。云有阿尼
哥尼。纖錦為列聖御容。圖畫弗及也。哥尼。婆羅國人。

宦者

前世宦者之禍。害烈矣。元之興。非能鑒乎古者。然歷十有餘
世。無奄人之患。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廷。凡飲
食冠服書記之類。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為之長。
號四怯薛。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宦官之欲擅權竊政。

者。不得有為於其間。雖或有之。亦不旋踵而遂敗。如李邦寧
以亡國奄豎。遭遇世祖。進薦為紳。遂躋極品。其讓行省。亦有
可取者。至於朴不花。乃東夷之人。始以西官同里。因緣柄用。
遂與權奸同惡相濟。訖底于誅戮。則固有以致之也。用特著
之于篇。

李邦寧。錢唐人。宋故小黃門也。從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
內庭。嘗徽稱上意。學國書。及諸蕃語。即通解。遂見親任。遷禮
部尚書。提點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武宗命
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
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

史粹 卷三十九

復欲置臣宰輔。宰輔者。佐天子。其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
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後世何。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
太后及皇太子。以彰其善。帝嘗奉皇太后宴。大安閣。間中有
故僮。問邦寧曰。此何也。對曰。此世祖貯裘帶者。臣聞聖訓曰。
藏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
嘆曰。非卿言。朕安知之。加大司徒。遷授丞相。金紫充祿大夫。
加恩三代。國學釋奠。仁宗遣邦寧致祭。點視畢。至位立。殿戶
方開。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鐸。入地。凡無
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
寧慚悔。累日。初。仁宗為皇太子。邦寧言於武宗曰。父作子述。

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懼而退。仁宗即位。左右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以疾卒。

朴不花。高麗人。皇后奇氏與不花同鄉里相依倚。及選爲宮人。有寵。爲第二皇后。生皇太子。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皇后愛幸之。官榮祿大夫資政院使。掌皇后財賦。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飢疫。死者相枕藉。不花請于帝市地收瘞之。前後二十萬。帝在位久。皇太子春秋日壯。命決軍國事。皇后謀內禪。使不花諭意于丞相太平。太平不答。二十年。太平罷。柯思監爲丞相。帝益厭政。不花與柯思監及宣政使脫憐。同惡相濟。爲

史籍

卷三十一

上

國大盜。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抑而不聞。內外解體。二十三年。監察御史也先帖木兒。傅公讓等。劾朴不花。脫憐奸邪。皇太子執不下。而皇后庇之尤固。御史皆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皇太子書切諫。二人乃辭職。祖仁復上疏。請加擯斥。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侍御史李國鳳亦上書皇太子。言不花驕恣無上。招權納賂。奔競之徒。皆出其門。有趙高張讓之奸。衆人所共知。獨主上與殿下未之知耳。望殿下思履霜堅冰之戒。早賜奏聞。投之西夷。以快衆心。則紀綱可振。而百廢修舉矣。帝大怒。國鳳祖仁皆左遷。御史大夫老的沙持其事。皇太子惡之。皇后潛之于內。帝以老的沙母舅故。封爲

雍王遣歸國。復以不花爲集賢大學士。崇政院使。老的沙至大同。留李羅帖木兒軍中。搠思監朴不花。倚擴席帖木兒爲外援。誣李羅帖木兒與老的沙謀不軌。詔解兵權歸四川。李羅帖木兒不奉詔。遣禿堅帖木兒以兵向闕。聲言清君側。惡駐于清河。帝遣達達國師問故。言必得搠思監朴不花。乃退兵。帝不得已。執兩人畀之。其兵乃退。朴不花遂爲李羅帖木兒所殺。

姦臣

史籍

卷三十一

上

古之爲史者。善惡備書。所以示勸懲也。元之舊史。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當時史臣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之耳。然奸佞之徒。挾其才術。以取富貴。竊威福。始則毒民誤國。而終至于殞身亡家。其行事之繁。散見於實錄編年之中。今撮其尤彰著者。作奸臣傳。以爲世鑒云。

阿合馬。回紇人。世祖中統三年。命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專以財賦之任。委之河南鈞徐等州。有鐵冶。奏以禮部尚書馬月合乃領戶三千。興鑛鐵冶。歲輸鐵一百三萬七千斤。就鑄農器二十萬事。易粟四萬石。至元元年。阿合馬言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食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問俗軍匠等戶。均出其賦。其民間通用小鹽從便。超拜中書平章政

事三年立制國用使司阿合馬兼領使職奏以東京歲課布疎惡不堪用者就以市羊桓州峪所採銀礦十六萬斤百斤可得銀三兩錫二十五斤採礦所需器錫以給之從其請時有賈胡恃阿合馬欲買交鈔本私平準之利以增歲課爲辭戶部尚書馬亨曰交鈔可以權萬貨者法使然也法者主上之柄今使一賈擅之廢法從私將何以令天下乃止七年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尚書省事阿合馬爲人多智巧言以功劾自負衆稱其能世祖急於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由是授以政柄言無不從阿合馬專復益其丞相安童奏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御史臺大事宜從臣等議定奏聞已有俞旨今尚書省一切以聞似違前奏世祖曰豈阿合馬以朕頗信用敢如是耶安童言阿合馬所用部官左丞許衡謂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宜試其能否久當自見世祖然之凡銓選各官吏部擬定資品呈尚書省尚書咨中書問奏阿合馬擢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童以爲言世祖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請自今唯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局之臣餘事並付阿合馬從之九年併尚書省入中書省以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其子忽辛爲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尹阿合馬請行鹽鈔法于江南世祖命與姚樞徒單公履張文謙陳懷歸楊誠議樞云江南交

會一旦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顏嘗榜諭交會不換今行之失信於民文謙云可行與否當詢伯顏漢歸及誠曰以中統鈔易交會何難之有世祖曰樞與公履不識事機朕嘗問陳巖巖以宋交會宜更換當依阿合馬言之十二年阿合馬言比因軍興之後減免編民征稅又罷轉運司官令各路總管府兼領課程以致國用不足宜立都轉運司量增舊額公私鐵鼓鑄官爲局賣仍禁私造銅器如此則國用充矣乃立諸路轉運司又奏自今御史臺非白省毋擅召倉庫吏毋究索錢穀數集議中書時不至者罪之中書左丞崔斌奏杭州地大委寄非輕阿合馬乃以不肖子抹速忽充達魯花赤此豈量才授任之道阿合馬先自陳乞免其子弟之任乃令身爲平章而子若姪或爲行省參政或爲禮部尚書將作院達魯花赤領會同館一門悉處津要自背前言有虧公道詔罷黜之然終不以爲阿合馬罪帝嘗稱阿合馬才任宰相十六年以忽辛爲中書右丞阿合馬欲理算江淮行省一切錢穀奏遣不魯合答兒劉思愈往檢察之得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兒擅易命官八百員及鑄造銅印等事世祖誅之阿合馬在位日久益肆貪橫援引奸黨郝禴耿仁驟升同列陰謀交通專事蒙蔽通賦不蠲泉庶流移京兆路歲辦課五萬四千錠猶以爲未實民間附郭美田輒取爲己有內通

貨賄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慨然上言。發其奸。竟繫于獄。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蓋都千戶王著。囚人心憤。怨鑄大銅鏡。誓願擊阿合馬。首有妖僧高和尚。以秘術行軍中。無驗。詐稱死。殺其徒以欺眾。逃歸。著與合謀。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入十餘人。夜入京城。旦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省中疑而訊之。不伏。至午。著遣崔總管煥傳令。旨俾樞密副使張易發兵夜會東官。易不察其偽。令指揮使顏義領兵偕往。著馳見阿合馬。言太子將至。令省官悉候於官。阿合馬遣右司郎中脫歡察兒等出迎。行十餘里。為偽太子所殺。奪其馬。入建德門。夜二鼓。莫敢

史

卷三百二十九

六

棺戮尸。縱大啗其肉。百官士庶聚觀稱快。子姪皆伏誅。沒其家屬財產。其妾引住藏二熟人皮於櫃中。再耳俱存。有閭豎專掌扇鏡。訊問莫知為何人。云詛咒時。置神座其上。應驗甚速。又以箱二幅。畫甲士數重。圍守一帳殿。兵皆張弦挺刃。向內如擊刺之者。畫者姓陳。又有曹震圭。推昇阿合馬所生年月。王臺判妄引圖讖。皆言涉不軌。勒剝四人皮以徇。虞世榮。大名人。阿合馬專政。世榮以賄進。為江西權茶運使。後以罪廢。阿合馬死。朝廷之臣。諱言財利。無以副世祖富國之意。桑哥薦世榮有才術。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召對稱旨。命中書省官與世榮論所當為之事。有丞相和禮霍孫。守正不撓。為強詞所勝。與右丞麥木丁。參政張雄飛。皆能起安童為右丞相。以世榮為右丞。左丞史樞。參政不魯。迭失。皆世榮所薦也。又薦王恂為左司郎中。不至。世榮屢趣之。恂終不赴。或問其故。恂曰。力小任大。鈔眾利已。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其免。况可近乎。世榮奉旨。整治鈔法。中外官吏奉法不度者。加以罪。世榮居中書。未旬日。御史中丞崔武。言其不可為。相大忤旨。下錢更按問罷職。世榮言京師富豪。戶釀酒酷賣。價高味薄。且課不時輸。宜一切禁罷。官自酷賣。天下歲課鈔九十三萬二千六百錠之外。臣更經畫。不取于民。誠抑權勢所侵。可增三百萬錠。初奉行。而中外已

史

卷三百二十九

七

井議臣請與臺院面議。世祖曰：卿但言之。世榮言：古有權酷之法，宜立四品提舉司，以領天下之課，歲可得鈔千四百四十錠。今鈔法虛弊，宜括銅鑄錢，及製綾券，與鈔參行，以所織綾券上之。又奏於泉杭二州立市舶都轉運司，造船給本，令人商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拘其先所蓄寶貨，官買之。匿者許告，沒其財，以半給告者。國家雖設常平倉，實無所畜，臣將不費一錢，但盡禁權勢所擅產鐵之所，宜立爐鼓鑄，爲器器之，以所得利合常平鹽課，糴粟積於倉，待貴時糴之，必能使物價恒賤，而獲厚利。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收鈔法虛弊，諸物踊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虛，輕

史籍

卷三百二十九

大

其月息，以貸貧民。又隨朝官吏增俸，州郡未及，可於各郡立市易司，領諸牙儉計商人貨物，四十分取一，以十分爲率。四給牙儉，六爲官吏俸。國家以兵得天下，不藉糧餽，惟資羊馬，宜於上都隆興等路，以官錢買幣帛，易羊馬於北方，選蒙古人牧之，收其皮毛筋角酥酪等物，十分爲率，官取其入。二與牧者馬以備軍興，羊以充賜予。帝曰：朕當思之。世榮因奏曰：臣之行事，多爲人所怨，後必有譖臣者。臣實懼焉，敢先言之。世祖曰：汝言皆是。至欲人無言，安有是理？汝無防朕，飲食起居間，可自爲防，疾足之犬，狐不愛焉，主人豈不愛之？汝之所行，朕所愛也。彼姦僞者，則不愛耳。遂諭丞相安童，增其從人。

其倚眷如此。中書省請罷行御史臺，衆議行臺不可罷。世祖曰：世榮以爲何如？曰：欲罷之。世祖曰：其依世榮言。世榮奏：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口在阿合馬之門，今皆籍錄，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恐言臣用罪人。世祖曰：可用卽用之。遂以張弘綱等爲河間山東等路都轉運鹽使。世榮既以利自任，怒之者衆。乃說世祖免民間包銀等事，欲以釋怨。要與世榮請以宣德王好禮並爲湖西道宣慰使。世祖曰：宣德人多言其惡。世榮曰：彼入狀中書，能歲辦鈔七十五萬錠，是以令往從之。世榮奏曰：臣伏蒙聖眷，事皆委臣，臣以爲今日之事，如數萬頃田，昔無田之者，草生其間，臣今創田之已

史籍

卷三百二十九

大

耕者有馬，未耕者有焉，或纔播種，或旣生苗，然不令人守之，爲物蹂踐，誠可惜也。今丞相安童督臣所行，是守田者也。守田者不假田者之力，則田者亦徒勞耳。守田者假之力矣，而天不雨，則亦終無成。所謂天雨者，陛下與臣添力是也。惟陛下憐之。世祖曰：朕知之矣。世榮居中書，纔數月，恃委任之專，肆無忌憚，視丞相猶虛位也。左司郎中周獻與世榮不合，坐以廢格詔旨奏殺之。朝中凜凜，監察御史陳天祥劾世榮苛刻誅求，爲國歛怨，將見民間凋耗，天下空虛。考其所行，與所言者皆不相副。始言能令鈔法如舊，今敝愈甚。始言能令百物自賤，今物愈貴。始言課程增至三百萬錠，不取於民，今迫

四月未久
但此等入
可一日亦不

元人有利
如此世和
之其尤奇

齊諸路勒令如數虛認而已若不早為更張待其自敗猶虛
雖除而木已病矣世祖時在上都御史大夫王連帖木兒以
其狀聞世祖大悟命安童集諸司官吏同世榮聽天祥彈文
仍令世榮天祥同赴上都丞相安童奏世榮居位四閱月所
行不符所言御史中丞阿剌帖木兒等以世榮所伏罪狀奏
遂下之獄詔誅世榮剗其肉以食禽獮

世榮自來腹中取其罪狀平太
呂宋上恩報皆當量而後入也

桑哥國師膽巴弟子也能通諸國言語嘗為西番譯史為人
狡黠家儲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及貴幸諱言師事膽巴而
背之至元中為總制院使掌浮圖教兼治吐蕃事世榮見

史籍 卷三百二十九

用由桑哥之薦中書省令李璽判市油桑哥自請市之司徒
和禮霍孫謂非其所宜為桑哥殿之曰與其使漢人侵盜曷
若與僧寺營利息乎令桑哥市油萬斤桑哥以所管息錢進
和禮霍孫霍孫曰我初不悟此也一日桑哥在世祖前語及
此世祖益喜之以桑哥為尚書平章政事奉旨檢覈中書省
事凡校出虧欠鈔四千七百七十錠奏政楊基寬自辨謂掌
銓選錢穀非所專桑哥令左右舉其面曰汝典選事果無黜
陟失常者乎基寬引服桑哥以聞又奏中書奏政郭佑託疾
尸位臣奉命物之責以中書之務舉情如此汝力不能及何
不告之蒙古大臣故賊辱之今已欺服佑與基寬皆棄市人

桑哥亦正
經人此言
諒可怪

權而受之

咸寬之臺史王良弼與人議尚書省事又言尚書鈎校中書
不遺餘力他日我曹得發尚書奸利誅籍之無難桑哥聞之
捕良弼鞫問款服謂此曹誹謗不誅無以懲後遂誅良弼籍
其家前江寧縣達魯花赤吳德與人非議時政又言尚書今
日核中書之弊他日復為中書所數獨不死耶或以告桑哥
捕德殺之沒其妻子十月諭翰林諸臣以丞相領尚書省漢
唐有此制否曰有翌日左丞桑李以翰林諸臣所對奏之且
言前省官不能行者平章桑哥能之宜為右丞相遂以桑哥
為尚書右丞相兼總制院使領功德使司事桑哥奏以下章
鉄木兒代其位桑李遷右丞桑哥言諸道宜慰司及諸府縣

史籍 卷三百二十九

官吏稽緩誤事奏遣人督責之兵部尚書忽都答兒不勤其
職桑哥賤罷之而後奏自立尚書省凡倉庫諸司無不鈎考
以摘委六部官為不專乃置徵理司以治財穀之當追者其
理算毫分纖析吏倉庫者無不破產及當更代人皆棄家而
避之桑哥奏湖廣行省錢穀已責平章要求木白首僧矣外
欺盜必多乞以察政忻都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
川甘肅安南六省從之天下騷然江淮尤甚而洩傳之徒方
且諷都民史吉等為桑哥立石頌德世祖使告桑哥欲其喜
也命翰林製文題曰王公輔政之神樹于省前樓覆而升殿
之桑哥奏總制院所統西蕃諸宜慰司軍民財穀事體甚重

宜有以崇異之。請改爲宣政院。秩從一品。世祖問當用何人。對曰。臣與脫因。於是命桑哥。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兼宣政使。桑哥奏。近委省臣。檢責左右司文簿。經監察御史。精照者。遺逸尚多。乃管監察御史四人。自後監察御史赴省。部掾令史與之抗禮。而臺綱廢矣。桑哥言。國家經費既廣。歲入恒不償所出。以往歲計之。不足者百萬餘錠。自尚書省。鈎考天下財穀。賴陛下福。以所徵補之。未嘗缺及百姓。臣恐自今難用此法矣。何則。倉庫可徵者少。而盜者亦鮮矣。臣竊憂之。以爲鹽課。每引今直中統鈔三十貫。宜增爲一定。茶稅。每引今直五貫。宜增爲十貫。酒醋稅課。江南宜增額十萬錠。內地

史

卷三百二十九

三

五萬錠。協濟十八萬。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輸半賦。聞其力已完。宜增爲全賦。如此。國用庶可支。臣等免於罪矣。詔如所議行之。桑哥既當政。凡銓調內外官。皆由於已。以刑爵爲貨。而販之。責價入。則當刑者脫。求爵者得。綱紀大壞。二十八年。世祖敗於泖池。也里賽班等。劾奏桑哥。專權黷貨。時不忽木出使。遣人召之。見於行殿。世祖問之。不忽木對曰。桑哥壅蔽聰明。紊亂政事。有言者。即誣以他罪而殺之。今百姓失業。盜賊蜂起。亂在旦夕。非所誅之。恐爲陛下憂。世祖始決意誅之。二月。世祖諭大夫月兒魯。問桑哥沮抑臺綱。杜言者之口。嘗撻隨御史其所罪者何事。當與辨之。桑哥與侍御史杜

木兒火赤無傳

思敬等。辨論數四。桑哥辭屈。帝復召御史臺暨中書尚書兩省官。辨論。尚書省執奏至前。遠古兄赤闌里奏曰。川朱印以封紙縫者。防欺弊也。若輩爲奸。乃折參破印與人。常治其罪。世祖是之。責御史臺曰。桑哥爲惡。始終四年。其奸賊暴者。非一汝輩。臣難云不知。中丞趙國輔曰。知之。世祖曰。知而不勅。自當何罪。乃仆桑哥輔政。碑下獄。究問伏誅。平章要求木桑哥妻黨。在湖廣時。正月朔日。百官會行省朝服以俟。要求木召入受賀。單方望闕賀。又陰召卜者。有不軌言。命械至湖廣戮之。

史

卷三百二十九

三

鐵木迭兒。木兒火赤之子也。至大元年。拜雲南行省左丞相。擅權黷亂。劾御史臺。奏言。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貸罪還職。明年。武宗崩。仁宗在東宮。以丞相三寶奴。變亂舊章。誅之。用完澤爲中書平章政事。而皇太后有旨。召鐵木迭兒爲中書右丞相。仁宗即位。遂相之。鐵木迭兒居首相。怙勢貪虐。克穢滋甚。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率制之。上都富人。張弼殺人。繫獄。鐵木迭兒使家奴。脅守賀伯顏使出之。伯顏不可。御史中丞朵兒只。廉得丞相所受張弼賂。有顯微與拜住及伯顏奏之。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共劾鐵木迭兒。築點奸貪陰賊。賄狠。衆上罔下。蠹政虐民。布設爪牙。威震朝野。取哲王田千餘畝。受諸王合兒班答鈔十四萬貫。寶珠玉帶。受永興寺僧章

自福賂金一百五十兩取獲人囚張勳銀五萬貫諸子無功
于國盡居貴顯縱家奴陵虐官府為害百端以致陰陽不和
山後地震災異屢見百姓流亡私家之富又在阿合馬桑哥
之上四海疾怨咸願車裂以快民心順早加顯戮以示天下
仁宗震怒有詔逮問鐵木迭兒匿與聖宮近侍家有司不得
捕仁宗不樂者數日又恐誠出皇太后意僅罷其相位家居
未踰年起為太子太師御史中丞趙世延率御史論其不法
數十事然以太皇后故終不能明正其罪明年正月仁宗崩
鐵木迭兒以皇太后旨復為右丞相英宗猶在東宮鐵木迭
兒宣太后旨召蕭拜住與朵兒只至徽政院院使失里門御
史大夫禿堅哈雜問之責以違太后旨執二人棄市是日白
晝麻真都人悔懼英宗在上都鐵木迭兒嫌聞守賀伯顏不
附已奏其便服迎詔大不赦下五府雜治殺之都民為之流
涕趙世延時為四川行省平章政事鐵木迭兒敗英宗遣人
逮捕之未至鐵木迭兒使諷世延令告引異已者世延不從
坐以違詔不赦請與極刑且曰昔世延與省臺諸人謀害老
臣請究其姓名英宗曰事皆在赦前矣後數日又奏世延罪
不可赦英宗不允有司承望風旨銀鍊欲使自裁世延終不
屈賴英宗知其忠貞得免子死英宗素不悅其所為乃任拜
住為左丞相委以心腹鐵木迭兒漸見疎外發病死御史盡

羅光朱翼言其上僚爾思下失民望生逆顯戮死有餘辜命
毀所立碑追奪官爵籍沒其家于項南後以逆黨伏誅
哈麻康里人母為寧宗乳母哈麻與其弟雪雪備宿衛順帝
眷寵之而哈麻尤為帝所愛幸為殿中侍御史雪雪集賢學
士帝每與哈麻為雙陸戲一日哈麻服新衣帝方啜茶啜其
衣哈麻視帝曰天子固當如是耶帝一笑而已其愛幸無與
為比聲勢日盛蔣王威里皆道路之還同知樞密院事至正
初脫脫為丞相其弟也先帖木兒為御史大夫哈麻趨附其
兄弟之門會脫脫去相位別兒怯不花為丞相與脫脫有舊
怨欲中傷脫脫哈麻力營護之以故得免九年太平為左丞
相韓嘉納為御史大夫諷監察御史幹勒海壽劾哈麻受宣
讓王等驍馬諸物設帳房於御幄之後無君臣之分以提調
卑微寺為名出入脫忽思皇后官闈脫忽思皇后帝庶母也
哈麻知御史有言先於帝前折其非罪皆太平韓嘉納所搆
拾及韓嘉納以御史所言奏帝大怒弗納明日章再上帝不
得已奪哈麻雪雪官職居之草廬而罷太平為翰林學士韓
嘉納為宣政使脫忽思皇后泣訴帝謂御史侵已詔海壽屏
歸田里禁錮之脫脫復為丞相也先帖木兒復為御史大夫
請太平居陝西加韓嘉納罪杖流以死哈麻復召用脫脫
兄弟九德之哈麻拜中書右丞後脫脫信任奏議汝中招哈

并供

史事

卷三十一

吳

麻與之論數不合中相請哈麻于脫脫出為宣政院使哈麻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為之號漢探兒法華言大喜樂也哈麻妹偕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吉的波迪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奸狡帝愛之廣西蕃僧伽璽真子帝伽璽真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休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曰漢探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副師其徒皆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帝日從事于其法廣取女嬖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帝諸弟即與

諸倚納皆在帝前相與戲御男女裸處被所處室曰暨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宜淫群僧出入不禁履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皇太子年日以長尤漢探禿魯帖木兒等所為欲去之未能也十四年脫脫領兵討高郵哈麻乘間復入中書為平章政事脫脫以汝中相為治皆侍御史俾輔也先帖木兒中相言哈麻不去必為後患也先帖木兒不從哈麻恐不自保訴于皇后太子曰皇太子既立而冊寶不行者脫脫兄弟之意也會也先帖木兒獲疾監察御史袁養四不花承望哈麻風旨劫也先帖木兒罪惡命出都門聽旨以汪家奴為御史大夫詔責脫脫老師費財之罪

方行大吏
集以定乃
耶以高老

史事

卷三十一

吳

奪其兵柄脫脫也先帖木兒皆貶死籍其家也先帖木兒家貨賜哈麻十五年雪雲拜御史大夫哈麻拜中書左丞相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矣哈麻既相自以進藩僧為恥明年告其父禿魯曰我兄弟位居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禿魯帖木兒婿上以淫穢天下士大夫必譏笑我將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日趨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長聰明過人不若立以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聞之歸告其夫禿魯帖木兒恐皇太子為帝已必見逐以聞于帝不言淫穢事弟曰哈麻謂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以我為老耶遂與禿魯帖木兒謀去哈麻雪雲詔哈麻雪雲家居聽旨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哈麻雪雲罪帝曰哈麻雪雲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朕弟事宗室帝曰孔姑輕其罪令其出征中書右丞相定住平章政事桑哥六里復糾哈麻雪雲之罪乃命哈麻于惠州安置雪雲肇州安置比行俱杖死籍其家財所賜也先帖木兒家藏封識未嘗啓也哈麻兄弟寵幸方固一旦貶誅人謂帝怒其誘害脫脫之故而不知其由于不軌其兄弟之死人無恤之者

搠思監蒙古怯烈氏歷官有名稱至正十六年拜中書左丞相明年進右丞相十八年加太保時天下多故外則軍旅煩興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用度不給帝方溺于娛樂不恤

生進誅死
幾尸可也
生既見殺
死復訓棺
似可以已
見當時御
史何在

史記

卷之十

美

叛臣

李璣全之子也。或曰璣本衢州徐氏子。父寧爲揚州司理。黎軍全養之爲子云。太祖十六年。全叛宋。舉山東州郡歸附。拜山東淮南行省。太宗三年。至攻宋揚州。敗死。璣襲蓋都行省。朝廷數徵兵。輒說辭不至。憲宗七年。調其兵赴行在。璣親詣帝前曰。蓋都乃宋航海津要。分軍非便。帝命璣歸。璣拔遼水相連四城。大張赴捷之功。世祖卽位。加江淮大都督。璣言宋人將攻遼水。且出膠西向蓋都。詔賜銀三百錠。蒙古漢軍之在邊者。咸聽節制。璣復揚言。宋呂文德合淮南兵七萬五千來攻遼水。及得買似道書。辭其倖倣。知朝廷有內顧之憂。將

實錄

卷三百二十九

光

臣所統兵攻揚楚則兩淮可定而淮定以遷取江南此上策也因上將枝馮秦等功狀詔以益都官錄賞之二年壇輒發兵修益都城塹且言宋人來攻漣水詔阿木哈刺枝都愛仙不花赴之壇請節制諸道兵馬且請給兵器詔給矢十萬三年以宋賈似道誘總管張元書來上壇專制山東三十餘年其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惻隱虛鳴扶敵國以要朝廷自為完籍益兵計其謀亦狡矣初以子彥簡質于朝而潛為私驛自京至益都至是彥簡乘私驛逃歸壇遂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獻蒙古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寇蒲臺自益都至臨淄數百里寂無人聲帝聞壇反命諸軍討之獲平章王文統

史記 卷三十九

壇據濟南命史樞帥師赴討壇出掠輜重官軍邀擊大敗之斬首四千級壇退入濟南官軍築城圍之壇不得出日夜拒守取城中子女賞將士分軍就食民家不足則家賦之監令以人為食城中十百結絕城以出壇知城且破乃手刃愛妾自投大明湖水淺不得死為官軍所獲縛至諸王合必赤帳前丞相史天澤言宜誅之以安人心遂殺之

李壇所為大似李全定是楊妙真所生

王文統益都人少時讀權謀書遍于諸侯無所遇乃往見李壇壇與語大喜置幕府文統以女妻壇壇之事成與諸決歲上邊功虛張敵勢用官物樹私恩宋徽宗二郡皆文

統所謀也世祖在懷柔其各及即位繼為中書平章政事時姚樞實獻許誓皆世祖所敬服文統繼世祖授樞等為太子師傅外伴尊之實不欲使備顧問於左右三人面奏曰王文統學術不正必禍天下不可處以相位世祖曰若是則誰可為者默以許衡對世祖不擇而罷李壇反以漣海三城獻于宋人言文統遣子義與壇通音耗世祖召文統問之曰汝欲壇為逆積有歲年舉世皆知之汝所謀云何其悉以對文統曰臣亦忘之容臣悉書以上書畢帝命讀之有曰蝶蟻之命苟獲存全保為陛下取江南世祖曰汝今日猶欲殺壇耶命得文統與壇書上示之文統錯愕駭汗書中有期甲子

史記 卷三十九

有像三尺亦說不去

語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統曰李壇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發臣欲告陛下久矣緣陛下加兵北方北至甲子猶可數年姑遲其反期耳世祖曰無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何負而為此文統猶枝梧終不自言臣罪當死乃命左右縛出召實默姚樞王鶴張柔僧子聰等至示以書曰汝等謂文統當得何罪張柔厲聲曰宜剛世祖曰汝等同辭言之皆曰當死文統并下苑皆伏誅文統雖誅而元之規模法度多出于文統云

阿魯輝帖木兒太宗第七子滅里王之裔也兵起汝穎帝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魯輝帖木兒知國事不可為擁眾數

萬屯木兒古兀微之地，升宗王以兵，使官于帝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何故失其大半？蓋以國璽授我，我當為之，帝神色自若。徐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降詔開諭，俾其悔罪不聽。乃命知樞密院事亮堅帖木兒擊之，行至稱海，起哈刺赤萬人為軍，其人素不習兵，一旦驅之使戰，兵猶未接，皆脫號衣奔敵軍中。亮堅帖木兒敗績，更命少休老章以兵十萬擊之，大敗其衆。阿魯輝帖木兒謀東遷，其部將脫驪與宗王囊加擒送闕下誅之。

逆臣

李羅帖木兒，珊竹帶人。至元十八年，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

史籍 卷三十一 二十九

總領其父元管諸軍，三月擊劉福通於衛輝，走之。進克濮州，九月復曹州。十九年，收山東潰將孟本、周諸軍，詔移兵大同。置大都督兵農司，當竹屯種，與賊關先生戰于豐州，賊奔潰。二十年，除中書平章政事，命討上都。程思思、思忠奔潰。李羅帖木兒欲得冀寧，遣兵圍其城。察罕帖木兒以兵來爭，二十一年，詔平章答失帖木兒論解之。命李羅帖木兒於保定以東，河間以南屯田。二十二年，偽平章李以大同降，既而李羅帖木兒、太尉、中書平章位居第一。二十三年，李羅帖木兒南侵，廣廓帖木兒遂據真定。朝廷既聽，遣大將老的沙安置東勝州，密諭李羅帖木兒西之軍，李羅帖木兒遂遣官索之。

父子如是
立其賊也

建德
一作

李羅帖木兒匿不發。二十四年，李羅帖木兒使人殺其叔父左丞亦只兒不花，詔罷李羅帖木兒兵權，四川安置。李羅帖木兒殺使者拒命，與亮堅帖木兒合兵犯闕，揚言索右丞相搠思監。資政院使朴不花入居庸至清河，帝命搠思監朴不花子之亮堅帖木兒自健德門入，見帝延春閣，慟哭請罪。帝賜宴慰勞，詔赦其罪。復以李羅帖木兒為太保，中書平章兼知樞密院事，守禦大同。以亮堅帖木兒為中書平章政事。皇太子怒，徵廣廓帖木兒兵保障京師。五月，詔廣廓帖木兒調諸道兵討大同。廣廓帖木兒大發兵攻大同，調麾下鎮住兵萬人守護京師。七月，李羅帖木兒與亮堅帖木兒老的

史籍 卷三十一 二十九

沙等復犯闕。皇太子統兵逆於清河，丞相也速魯事不爾奚軍於昌平也。連軍士無鬪志，不爾奚敗走。皇太子馳入城，鎖住角東官，官倖從太子出奔太原。李羅帖木兒入見，帝宣文閣泣拜訴冤。帝亦泣，乃賜宴，命李羅帖木兒、太保、中書左丞相老的沙、中書平章政事亮堅帖木兒、御史大夫、部屬將士布列臺省，總攬國柄。遣使請皇太子還朝，使至太原，拘而不報。二十五年，皇太子謀除內難，調嶺北甘肅、遼陽、陝西及廣廓帖木兒等軍，進討李羅帖木兒。李羅帖木兒怒，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遣亮堅帖木兒率軍討上，都附皇太子者，調也速南、廣廓帖木兒也。是次良鄉，遣人西連太原。李羅帖木

兒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禦也。遂襲姚伯顏。字羅帖木兒大恐。日與老的沙飲宴。荒淫無度。喜怒不測。人皆畏忌。威順王子和尙受密旨。與徐士本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達兒等。謀殺之。七月。亮堅帖木兒來告上都之捷。李羅帖木兒入奏。行至延春閣。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斫字羅帖木兒中其腦。上都馬及金那海等競前。斫老的沙。傷額趨出。得馬走其家。擁字羅帖木兒母妻及其子天寶。奴北遁。詔盡殺其部。遣使函字羅帖木兒首級往太原。詔皇太子還朝。九月。皇太子至京師。十二月。獲亮堅帖木兒。老的沙皆伏誅。

史記

卷三百二十九

五

史律卷三百三十

元史十九

列傳

外夷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其國都曰平壤城。卽漢樂浪郡。五代時。遷都松岳。王姓王氏。名建。自建至燕。凡二十七王。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太祖十一年。契丹金。由元帥六哥。領衆九萬餘。窺入其國。攻拔江東城。據之。帝遣哈只吉剌刺領兵征之。高麗王奉牛酒出迎。王師遣其樞密使趙冲共滅六哥。剌刺與冲約爲兄弟。冲請歲輸貢賦。剌刺之糧。冲送米一千斛。

史記

卷三百三十

一

十四年。帝遣蒲里特也特。招諭之高麗王。迎拜設宴。過方物。十六年。諭以伐女直事。率義懷賀。十九年。復遣人使其國。盜殺之于途。自是七年絕信。使太宗三年。命撒禮塔征之。國人洪福源率編民千五百戶降。撒禮塔與福源攻未附州。郡使阿兒禿與福源招其主王。獻職。遣其弟懷安公王。促請和計。之。置京府縣。達魯花赤七十二人監之。遂班師。四年。獻盡殺朝廷所置達魯花赤。以叛。率王京及諸州縣民。竄海島。洪福源集餘民保聚。以俟大兵。復遣撒禮塔領兵計之。至王京南。中流矢卒。別將鉄哥以軍還。撒禮塔將軍金寶鼎上表陳情。詔徵來朝。且數其罪。五年。獻復陷西京。獻洪福源家。六年。

詔福源領降民遷居東京七年命唐古與興福源領兵征之九年拔其龍岡咸從等十餘城十年撤遣將軍金寶鼎奉表入朝十一年詔徵撤入朝撤以母喪辭遣禮賓卿盧演奉表入朝詔撤親朝明年撤遣新安公王佐等奉表入貢十二年命將征之攻拔昌朔等州十三年撤以族子緯為已子入質定宗憲宗凡四命將征之拔其城十有四憲宗末撤遣世子俱入朝世祖中統元年撤卒命俱歸國為高麗國王以兵衛送之詔班師赦其境內俱遣其子永安公偉來賀即位二年俱入朝更名植三年詔植籍編民輸糧餉助軍儲植乞俟民生稍集聽命允之朝貢物數亦命稱其力焉五年徵植入朝修世見之禮六月植來朝至元年植入朝三月立濬州以處高麗降民帝欲通好日本遣兵部侍郎黑昉等奉使以高麗與日本為鄰國先至高麗諭旨植遣樞密院副使宋君斐等導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帝復遣黑昉諭植委以日本事以必得其要領為期植遣起居舍人滄阜充國信使持書詣日本五年植遣門下侍郎李藏用奉表入朝帝勅藏用曰今者出軍或征南來或征日本汝主當遣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載四千石者藏用曰舟艦之事即當應命但人民殘少恐不及期往者臣國有軍四萬三十年間死於兵疫今止有脚子頭五十戶百戶千戶之類虛名而無實事帝曰死者有之

行略補遺
真蹟

生者亦有之藏用曰賴聖德自徵兵以來有生長者僅十歲耳帝又曰自爾來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便風可三日而至日本則朝發而夕至舟中載米海中捕魚而食之豈不可行乎詔都統領脫朵兒使其國論以開軍造船植出昇天府迎之九月植奏濬阜等奉使無功而還復遣黑的使日本詔植遣重臣導送六年植奏誅權臣金俊等六月植遣其世子悽入奏本國臣下擅廢植立其弟安慶公酒朝廷若出征請辦軍三千備糧五月同往詔授悽特進上柱國命悽哥征之悽引兵赴難帝以植濬廢置乃林衍所為遣兵部侍郎黑的詔植酒衍等以十二月同詣闕下聽其是非又遣國王頭筆哥率兵慶境却歸不王帝遣使勸誘以趙豐行中書省于東京高麗都統領權垣以林衍作亂舉西京五十餘城入附樞密院經歷馬希驥官今之高麗乃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併而為一大抵藩鎮植分則易制權侯強盛則難臣駭彼州城軍民多寡離而為二分治其國使權伴勢定自相維制則易為區處黑的等至植復位十二月親朝京師七年詔改西京為東寧府盡惡悲嶺為盼以忙哥都督安撫使戍其西境四月軍近西京林衍已死子惟茂襲令公位侍郎洪文係尚書宋宗禮殺惟茂衍黨裴仲孫復集餘眾立植庶族承他倭為王竄入珍島大軍次王京收林衍妻子中書省請置

高麗屯田經略司以忻都為經略使領軍五千屯田于金州
又令洪茶丘以舊領民二千屯田詔以糧私與南宋日本交
通往年所言括兵造船至今未有成效兵馬船艦資糧早宜
措置又詔補將經略日本敕有司發卒屯田為進取之計庶
免汝國轉輸之勞八年種奉表請婚五月忻都大敗珍島賊
獲承化侯斬之其黨金通精趙耽羅七月世子湛率其尚書
右丞宋珍等衣冠胤胄二十八人入侍十年經略使忻都同
洪茶丘領兵入海攻拔耽羅城擒金通精等誅之十一年遣
木連塔八撒木合使高麗僉軍五千六百人助征日本五月
皇女忽都魯揭里迷失下嫁世子湛七月王種薨命慎襲爵

史

卷三十三

四

改名勝十六年敕其國置大灰茨州東京柳石李落四驛十
七年勝以民飢乞貸糧萬石從之十九年勝以日本寇其邊
海郡邑燒民居掠子女而去請發閩里帖木兒蒙古軍五百
人戍金州從之二十年立征東行中書省以高麗國王與阿
塔海共事二十八年國飢給米二十萬斛三十年勝復更名
耶人朝成宗大德元年封耶為逆壽王以世子諱為高麗王
從所請也二年中書省臣奏源有罪常廢命復以耶為王詔
諭耶并閩境臣民自今以始勉遵守國之規送還畏天之戒
凡在官者各勤乃事協力匡贊毋蹈前非自干刑憲繼黃士
庶各安其業哈散使高麗還言耶不能服其眾朝廷宜遣官

罷行省官
俗以不治

共理之復立征東行省命淵里吉思為行省平章政事耶上
表陳情言累世有功王之功凡八十餘年歲修職貢嘗以世
子入侍得聯婚帝室遂為甥舅實感至恩使小國不替祖風
永修侯職是所望也四年行省淵里吉思言高麗國王自署
官府三百五十八所官園千五百五十五員衣食皆取之民復苛
征之其大會王曲恭龍慶警蹕諸臣舞蹈山呼一如朝儀僭
擬過甚道山東宣慰使塔察兒詔諭之淵里吉思復言高麗
官不肯供報民戶版籍州縣疆界本國橫科暴斂民少官多
刑罰不一實難撫治五年罷行省官耶上言昔居海島時嘗
用山呼後改呼千秋今奉明詔一切皆罷又革官府九十餘

史

卷三十三

五

所汰官吏二百七十餘員他如雜徭病民驛騎煩擾亦皆省
之詔曰卿其喻朕意所言當始終行之耶復位八年而薨子
源復襲王位成宗初年尚寶塔賈憐公主進爵濟陽王生子
泰憲受遜位立其弟高為世子以其父濟陽王請之於朝故
也
日本國古稱倭奴國惡其舊名故改名日本以其國近日所
出也世祖至元二年高麗人趙葵言日本國可通詔擇可奉
使者三年命兵部侍郎黑兒充國信使禮部侍郎殷弘副之
持國書使日本書曰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我祖宗
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遠方異域畏威懷德者不可悉數朕即

此所人也
使臣不可
到大家又
可行乎

史籍

卷三十三

太

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久罹鋒鏑印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施
倪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王之君臣亦
已知之高麗朕之東藩也日本密通高麗前朝以來亦時通
中國至于朕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
審故特遣使持書布告朕志與自今以往通問結好以相親
睦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道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
孰所好王其國之黑的等道由高麗高麗國王王祖遣樞密
院副使宋君斐等詔使往日本不至而還帝復遣黑的等至
高麗委種以日本事種言海道險阻不可辱天使遣其起居
舍人衛阜持書往日本謂六月不得其要領而歸五年命黑
的等復持書往至對馬島日本人拒而不納執塔二郎爾二
郎而還六年六月命高麗金有成送還執者俾中書省牒其
國亦不報十二月又命秘書監趙良弼往使七年詔高麗王
祖遣國信使趙良弼通好日本期於必達八年日本通事曹
介升等言高麗迂路外有捷徑倘得便風半日可到若使臣
去則不敢同往若大軍進征則願為鄉導帝曰當徐思之高
麗王祖遣通事徐稱送良弼使日本日本始遣彌四郎入朝
帝宗勞遣之九年趙良弼遣官張鐸來言去歲七月與日本
國人彌四郎等至太宰府守護所守者云藥為高麗所治屢
言上國來伐登期皇帝好生惡殺先遣行人下示重書然王

世祖必欲
通日本書

是書事

以元之通
西歷於日
本大抵與
也且無失
人印

史籍

卷三十三

七

京去此尚遠願先遣人從使者回報今遣張鐸同其使二十
六人至京師帝疑其國主使之來云守護所者詐也詔問姚
樞許衡等皆曰誠如聖算彼懼我加兵故發此輩何我強弱
耳宣示之寬仁且不聽其入見從之十年趙良弼至太宰府
而還十一年命鳳州經略使忻都高麗總管洪茶丘以千料
船輕疾舟汲水小舟各三百共九百艘載士卒一萬五千征
日本十月入其國敗之而官軍不整惟虜掠四境而歸十二
年二月遣禮部侍郎杜世忠往使復致書亦不報十四年日
本遣商人持金來易銅錢許之十七年日本殺國使杜世忠
等詔募兵征日本十八年命日本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右丞
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十萬人征日本諸將陸續帝曰
有一事朕實憂之恐卿輩不和耳六月阿剌罕以病不能行
命阿塔海代總軍事八月諸將未見敵喪師而還詐言至日
本欲攻太宰府暴風壞舟猶欲議戰萬戶屬德彪招討王國
佐等不聽節制輒進去乃載餘軍至合浦敗還邇邇里未幾
敗卒于間脫歸言官軍六月入海七月至五龍山八月一日
風破舟五日文虎等皆將各自擇堅好船棄之棄士卒十餘
萬于山下眾議推張百戶為主帥方伐木作舟欲還七日日
本人來戰盡死餘二三萬為其虜去九日至八所島盡殺棄
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為唐人殺而奴之聞輩是也蓋行

省官議事不相下故棄軍歸久之莫肯與萬五迎還十萬之衆得還者三人耳二十年命阿塔海為日本省丞相募兵造船欲復征日本准西宣慰使昂吉兒上疏曰臣聞兵以氣為主而上下同欲者勝此者連事外夷三軍屢劄不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所謂同欲諸罷兵息民不從二十一年又以其俗尚佛遣王積翁與補陀僧如智往使舟人不願行共殺積翁不果至二十三年帝曰日本未嘗相侵今交趾犯邊宜置日本專事交趾成宗大德二年江浙省平章政事也述塔兒乞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也三年遣僧寧一山加妙慈弘濟大師附商船往使日本而日本人竟不至

史錄

卷三百三十

人

安南國古交趾也宋末陳日照為李吳昌塔遂舉其國元憲宗三年世祖平大理還置元良合台攻諸夷之未附者七年元良合台兵次交趾北遣二使往諭之不返乃遣徹徹都等分道進抵京北洮江上交人盛陳兵衛元良合台倍道兼進令其子阿木為後殿兩軍合交人震駭阿木乘之敗交人水軍虜戰艦以還元良合台破其陸路兵又與阿木合擊大敗之遂入其國日照宣海島得前所遣使于獄中以竹束體入府既釋縛一使死囚屠其城置九日以氣候鬱熱乃班師復遣二使招日照來歸日照還見國都皆殘毀大怒縛二使遣

詔定其物
失上國之
休

還八年日照傳國于子光昂光昂遣其塔以方物來見元良合台遂詣行在所別遣訥刺丁往諭之光昂遂納款請俟降德音即遣子弟為質世祖中統元年以禮部郎中孟甲為南諭使禮部員外郎李文俊副之二年孟甲等還光昂遣族人通侍大夫陳奉公等詣開獻書乞三年一貢帝從之封光昂為安南國王詔選儒士醫人及通陰陽卜筮諸色人匠各三人及蘇合油沉香金銀珠砂沉香檀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綿白磁盞等物同至四年光昂遣員外郎楊安養奉表入謝三年光昂遣安養上表三通其一進獻方物其二免所索秀才工匠人其三願請訥刺丁長為本國達魯花赤四年使還

史錄

卷三百三十

九

答詔許之仍賜光昂玉帶金縵藥餌鞍轡等物下部諭以六事一君長親朝二子弟入質三編民數四出軍役五輸納稅賦六置達魯花赤統治之又詔光昂以其國有回鶻商賈欲訪以西域事今發遣以來光昂上言回鶻商旅一名伊溫死已久一名婆婆今亦病死又據忽籠海牙謂陛下索口象數頭此獸軀體甚大步行甚遲俟於後貢之年進獻七年中書省移牒光昂言受詔不拜待使介不以王人之禮引春秋之義以責之且令以所索之象與歲貢偕來又前所貢藥物品味未佳所徵回鶻輩託辭欺誑自今以往其審察之八年光昂復書言本國欽奉天朝已封王爵豈非王人乎天朝奉使

復稱王人與之均禮。恐辱朝廷。況本國前奉詔旨。令依舊俗。凡受詔令。奉安于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也。來諭索象。前恐作旨。故依違未敢直對。實緣象奴不忍去家。難於差。發又論索儒醫工匠。而陪臣黎仲佗等。陛見之日。不聞詔諭。況中統四年。已蒙原宥。今復論及。豈勝驚愕。惟閣下念之中書省復牒先易言。比歲奉使還者。言王每受天子詔令。但拱立不拜。與使者相見。及宴席位。加於使者之上。今覽來書。自謂既受王爵。豈非王人乎。考之春秋。叙王人於諸侯之上。釋例云。王人下士也。夫五等邦君。外臣之貴者也。下士內臣之微者也。以微者而加貴者之上。蓋以王命為重也。後世列王。

史籍

卷三十三

十

為爵諸侯之尤貴者。顧豈有以王為人者乎。王寧不知而為是言耶。抑辭令之臣。誤為此言耶。至于天子之詔。人臣當拜受。此古今通義。不容有異者也。乃云前奉詔旨。並依舊俗。凡受詔令。安奉於正殿。而退避別室。此本國舊典也。讀之驚訝。王之為此言。其能自安于心乎。前詔旨所言。蓋謂天壤之間。不啻萬國。國各有俗。雖使變革有所不便。故聽用本俗。豈以不拜天子之詔。為禮俗也哉。且王之教令。行于國中。臣子有受而不拜者。王以為何如。君子貴改過。細想高明。其充察之。十一年。先賜遣童子治來貢。十二年。先賜上表。請罷本國達魯花赤。曰微臣僻在海隅。得霑聖化。自降附。上國十有餘年。

雖奉三年一貢。然迭遣使臣。疲于往來。未嘗一日休息。至天朝所遣達魯花赤。辱臨臣境。安能空回。況動有所恃。凌轍小國。雖天子與日月並明。安能照及覆盆。且達魯花赤。可施於邊疆小醜。豈有臣既席王。封為一方藩屏。而反立達魯花赤。以監臨之。率不見笑于諸侯之國乎。與其畏監臨而修貢。孰若中心悅服。而修貢哉。臣恭遇天朝。建儲冊后。大恩深霽。施及四海。輒敢哀鳴。伏望聖慈。特賜矜恤。今後二次。發遣綱貢。一詣都闕奉納。一詣中原拜獻。凡天朝所遣官。乞易為引進。使庶免達魯花赤之弊。不但微臣之幸。實一國蒼生之幸也。詔以所貢之物。無補于用。諭以六事。且遣合撒兒海牙充達。

史籍

卷三十三

十

魯花赤。仍令子弟入侍。十三年。先賜遣黎克復入貢。以所奏就部關輪納貢物。事屬不敬。上表謝罪。乞免六事。十四年。先賜辛。國人立其世子日昫。遣中侍大夫周仲彥來朝。十五年。遣禮部尚書柴椿等。詔諭日昫。入朝受命。初使傳止。由都闕黎化往來。帝命柴椿自江陵抵邕州。以達交趾。柴椿等至邕州。日昫遣人進書言。今關關公辱臨敝境。邊民無不駭愕。不知何國人使而至于斯。乞回舊路。以進。椿回牒云。禮部尚書等官奉命。與本國黎克復等。由江陵抵邕州。入安南。所有導達軍兵。合乘驛馬。宜來叩首迎迓。日昫差御史中贊杜國計。先至。其太尉車百官。自富果江岸奉迎入館。日昫就館見。

使者拜請諸書。椿等傳旨曰：汝國內附二十餘年，向者六事納未見從。汝若弗朝，則修汝城，整汝軍，以待王師。又云：汝父受命爲王，汝不請命而自立，今復不朝，異日朝廷加罪，將何所逃？其責請熱慮之。日烜仍傳例設宴于廊下，椿等弗就宴。既歸館，日烜遣范明字致書謝罪，改宴于集賢殿。日烜言先君棄世，子初嗣位，天使之來，開諭諸書，使子喜懼交戰于胸中，竊聞宋主幼小，天下憐之，尚封公爵，於小國亦必加憐。昔論六事已蒙赦免，若視朝之禮，子生長淡宮，不習乘騎，不諳風土，恐死於道路，下弟太尉以下亦皆然。天使回，置上表達誠，兼獻異物。椿曰：宋主年未十歲，生長淡宮，如何不至京師，詔

史記 卷三十三

旨之外，不敢聞命。且我輩實來召汝，非取物也。椿等還，日烜遣鄭國瓚，壯國計奉表陳情，言孤臣稟氣軟弱，且道路艱難，徒暴白骨致陛下哀傷，而無益天朝之萬一，伏望陛下憐小國之遼遠，令臣得與寡孤獨保其性命，以終事。陛下此孤臣之至幸。小國生靈之大福也。兼貢方物及二馴象。十六年，椿等先達京師，問鄭國瓚得于邕州，樞密院奏日烜不朝，但遣使臣報命，餽解托故，延引歲時，巧候雖多，終違詔旨，可遣兵問罪。帝不從，命來使入覲。十一月，問鄭國瓚于會同館，復遣柴椿等與壯國計持詔諭日烜來朝。若果不能自覲，則就金以代其身，質珠以代其目，副以賢士方技，子女工匠各二。

以代其土民，不然，修汝城池以待其害。慶之十八年，立安南宣慰司，以卜顏缺木兒爲泰知政事，詔以亮昂既歿，其子日烜不請命而自立，遣使往召，又以疾爲辭，止令其叔遺愛入覲，故立遺愛代爲安南國王。二十年，日烜致書于平章阿里海牙，請還所留使，帝遣通國時阿里海牙爲荊湖占城行省，帝欲交趾助兵糧以討占城，令行省諭之。行省遣達魯花赤趙者以書諭日烜，十月，朝廷復遣陶乘直貴重書往諭之。趙者抵安南，日烜遣中亮大夫丁克紹等持月物從諭入覲，又遣中奉大夫范至清等赴省計事，且致書于平章言：漆軍一件占城服事小國日久，老父惟務以德懷之，迨至孤子之身，

史記 卷三十三

繼承父志，自老父歸順天朝，三十年于茲，于戈誓不復用，軍卒毀爲民丁，一實天朝實獻一示必無二國。幸閣下矜察，助糧一件，小國地勢濱海，五穀所產不多，一自大軍去後，百姓流亡，加以水旱，朝飽暮飢，然閣下之命所不敢違，擬于欽州界上候候輸納，饋餉孤子親身赴闕，老父在時，天朝矜憐，置之度外，今老父已歿，孤子孺憂感疾，尚未復常，况孤子生長遐邇，不耐寒暑，不習水土，艱難道途，徒暴白骨，以小國陪臣往來，尚爲沴氣所侵，或十之三四，或死者過半，閣下亦已素知惟望曲爲愛護，敷奏天朝，庶知孤子宗族官吏一一世死食生之意，豈但孤子受賜一國生靈，賴以安全，共祝閣下享

其久自天之大福也二十一年間乘直還日恒復上表陳情
瓊州安撫使陳仲達言交趾通謀占城遣兵二萬及船五百
以爲應援日恒致書行省曰占城乃小國內屬大軍致討所
當家顧然未嘗敢出一言蓋天時人事小國亦知之矣今占
城遂爲叛逆執迷不復是所謂不能知天知人者也知天知
人而反與不能知天知人者同謀雖三尺兒童亦知其不可
況小國乎幸貴省裁之日恒弟昭德王陳榮致書于荆湖占
城行省願納款歸降行省右丞唆都言交趾與真臘占城雲
南暹羅諸國接壤可卽其地立省於越里潮州毗蘭三道屯
軍鎮戍因其糧餉以給士卒庶免海道轉輸之勞二十二年

史

卷三十三

古

荆湖占城行省言鎮南王奉旨統兵征占城遣理問官曲烈
持行省公文責日恒運糧送至占城助軍鎮南王路經近境
令其就見比官軍至衡山縣聞日恒從兄興道王陳峻提兵
畋上既而曲烈引安南中亮大夫陳德鈞以日恒書至言其
國至占城水陸非便願隨力奉獻軍糧及官軍至永州日恒
移牒邕州言貢期擬取十月請前途預備丁力若鎮南王下
車之日希文齎報行省發公文令開路脩糧親迎鎮南王及
官軍至邕州安南殿前范海崖領兵屯可蘭章大助等處至
思明州鎮南王復移文與之至祿州聞日恒調兵拒守丘溫
丘急嶺隘路行省遂分軍兩道以進日恒遣善忠大夫阮德

何

與奉書與鎮南王言不能親見末亮然中心欣幸以往者欽
蒙聖詔云別勅我軍不入汝境今見邕州營站橋梁往往相
接實深驚懼幸昭切忠誠少加矜恤又以書抵平章政事乞
保護本國生靈庶免逆賊之患鎮南王命行省遣總把阿里
持書與德興同往諭日恒以興兵之故實爲占城非爲安南
也至急保縣有興道王兵阿里不能進行省再命倪開孫祐
等往覘虛實不許殺掠其民至可離隘遇交兵祐與之戰擒
其管軍杜尾杜祐始知興道王果領兵迎敵官軍遇可離隘
至洞板隘又遇其兵與戰敗之其將泰岑中傷死聞興道王
在內傍隘又進兵至變佳村諭其收兵開路迎拜鎮南王不

史

卷三十三

五

從至內傍隘奉令旨令人招之又不從官軍遂分六道進攻
掩其將大僚班段台興道王赴去追至萬劫興道王尚有兵
船千餘艘距萬劫十里遂遣兵士于汾江求船及聚板木釘
灰置易棚造選各翼水軍令烏馬兒拔都領數與戰皆敗
之得其江所遺棄文字二紙乃日恒與鎮南王及行省平章
書稱前詔別勅我軍不入汝境今以占城既臣復叛之故因
發大軍經由本國殘害百姓是太子所行違悞非本國違悞
也伏望勿外前詔勅回大軍本國當具貢物馳獻復有異于
前者行省以書抵之謂朝廷調兵討占城屢移文與世子俾
開路脩糧乃故違朝命俾興道王輩提兵迎敵射傷我軍與

安南生靈爲禍者汝國所爲也。今奉命討占城，路經汝國，世子可詳思。汝國歸附已久，宜體皇帝涵洪之德，卽退兵開道。安諭百姓，各務生理。我軍所過，秋毫無擾。世子宜出迎鎮南王，共議軍事。不然，大軍當于安南開府，因令其使阮文翰達之。及獲生口，稱日烜調聖翊等軍船千餘艘，助興道王拒戰。鎮南王遂親臨東嶼，遣兵攻之，殺傷甚衆，奪船二十餘艘。興道王敗走，官軍縛柁爲橋，渡富良江北嶼。日烜沿江布兵，船立木柵，見官軍至，卽發砲，大呼求戰。至晚，遣阮奉御奉鎮南王及行省書，請小却大軍，行省移文責之，遂進兵。日烜棄城遁去，仍令阮效銳奉書謝罪，并獻方物，請班師。行省移文招諭，遂調兵渡江，壁於安南城下。鎮南王入其國宮室，盡空。惟爾屢降詔勅，及中書牒文，盡行毀抹。外有文字，皆其南北邊將報官軍消息，及拒敵事情。日烜僭稱大越國主，憲天體道，大明光孝皇帝陳威冕，輦位于皇太子，立太子妃爲皇后。行使吳天成命忠寶，日烜居太上皇之位，子爲安南國王。行紹寶年號，所居宮室五門，額書大典之門。左右掖門正殿，九間。書天安御殿，正南門，書朝天閣。又諸處張榜云：凡國內郡縣，假有外寇至，當死戰，武力不及，許于山澤逃竄，不得迎降。凡險隘拒守處，俱有庫屋，以貯兵甲。其棄船登嶼之軍，猶衆。日烜引宗族官吏于天長長安屯聚，興道王范殿前領兵船

聚萬劫江口，阮盡駐西路永平，行省整軍，以備追襲。而唐兀解與唆都兵，至自占城，與大軍合，自入其境，大小七戰，地二千餘里。王官四所，昭明王兵敗遠遁。昭孝王戰死於安波州。清化、長安、獲亡宋陳尚書等，梁奉御及趙孟信等四百餘人，萬戶李邦憲、劉世英，領軍開道，自永平入安南，每三十里立一寨，六十里置一驛，每一寨一驛，屯軍三百，鎮守巡邏。右丞寬徹等由陸路，李左丞等由水路，敗日烜兵船，擒其建德侯陳仲口，烜逃去，追至膠海口，不知所往。其宗族文義侯武道侯、明智侯、塔張懷侯，并張憲侯，亡宋官曾泰政、蘇少保子蘇寶章、陳尚書子陳釘孫，相繼率衆來降。唐兀解言占城無糧，軍難久駐。鎮南王令于長安等處就糧。日烜至安邦海口，棄其舟楫，甲仗悉匿山林。官軍獲船一萬艘，擇善者乘之，餘皆焚棄。于陸路追三晝夜，獲生口，稱上皇世子止有船四艘。興道王及其子三艘，太師八十艘，悉清化府烏馬兒拔都，以軍一千三百人，戰船六十艘，助唆都襲擊其太師等兵，復令唐兀解沿海追日烜，不知所往。日烜弟昭國王陳益稷，率其本宗與其妻子官吏來降。鎮南王聚諸將議，交人雖數敗，然增兵轉多，官軍困乏，死傷亦衆，蒙古軍馬不能施其技，遂棄京城，將渡江。屯思明州，劉世英與興道王、興寧王兵二萬餘人，力戰，唐兀解軍至如月江，日烜遣領文侯來戰，至冊江，繫

浮橋渡江未及渡林內伏發官軍多溺死力戰始得出境七月都察院請調兵會潭州聽鎮南王擇帥總之二十三年大舉南伐詔諭安南官吏百姓數日短罪惡以陳益稷自拔來歸封爲安南國王官軍入其境日短復棄城遁湖南宜慰司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罷於轉輸賦役煩重士卒瘁病死亡者多群生愁嘆四民棄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又兼交趾已嘗遣使納表稱臣若從其請以旌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積糧餉繕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據哥是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戍士卒精銳者罷於外所存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恐奸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里海牙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倍其數官無儲蓄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宜慰司所言乞緩師南伐樞密以聞帝卽日下詔止軍益稷從師還鄂二十四年發新附軍千人從阿八赤討安南又發江淮江西湖廣三省蒙古漢奔軍七萬人船五百艘雲南兵六千人海外四州黎兵萬五千海道運糧萬戶張文虎運糧十七萬石分道以進置征交趾行尚書省安鎮南王佈制程鵬飛還荆湖

行省治兵日短遣其中大夫阮文通等入貢鎮南王次思明雷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輜重程鵬飛以漢奔兵萬人由西道永平奧魯赤以萬人從鎮南王山東道女兒關以進阿八赤以萬人爲前鋒烏馬兒樊傑以兵由海道經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首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船百艘遂趨交趾程鵬飛經老鼠陷沙茨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因攻浮山寨破之命程鵬飛守萬劫至雲山木欄命烏馬兒將水兵阿八赤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良江次城下敗其守兵日短棄城走敗喃堡諸軍攻下之三十五年日短復入海鎮南王追之次天長海口不知其所之引兵還交趾城命烏馬兒將水兵由大滂口逐張文虎等糧船奧魯赤阿八赤等分道入山求糧交趾集兵箇沉箇黎磨山魏寨皆破之斬萬餘級鎮南王引兵還萬劫阿八赤將前鋒軍奪關擊橋破三江口攻下堡三十二斬敵萬級得船二百艘米十一萬三千餘石烏馬兒由大滂口趨塔山遇賊船千餘擊破之至南邦口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得米四萬餘石普烟至雲山木欄成命諸軍居之諸將言交趾無城池可守倉庾可食張文虎等糧船不至且天時已熱恐糧盡師老無以支久宜全師而還鎮南王從之命烏馬兒將水兵先還程鵬飛

其尚三十
除馬奔立
馬賊

何不早進
日恒無入
謝聖亦說
効話耳

便宜括

史事

卷三百三十

子

將兵護送之三月鎮南王以諸軍還張文虎糧船以去年十二月次屯山遇交趾船三十餘文虎擊之所殺略相當至緣水洋賊船益多度不能敵又船重不可行乃沉米于海趨瓊州費拱辰糧船以十一月次惠州風不得進漂至瓊州與張文虎合徐慶糧船漂至占城亦至瓊州凡亡士卒二百二十人船十一艘糧萬四千三百石有奇鎮南王次內防關賊兵大集擊破之命萬戶張均以精銳三千人戢力城出關謀知日恒及世子興道王等分兵三十餘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連亘百餘里以遏歸師鎮南王遂由卑巴縣趨蓋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愛魯引兵還雲南與魯赤以諸軍北還日恒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已罪十一月以劉庭直等使安南詔日恒來朝二十六年日恒遣中大夫陳克用等來貢方物二十七年日恒卒子日燾遣使來貢二十八年鎮守永州兩淮千戶蔡榮言軍事以朝廷賞罰不明將帥不和士不用命坐失事機其獎有不阿勝言者不報二十九年遣吏部尚書梁會等持詔諭日燾奉朝詔曰省表具悉汝國非善既已自陳朕復何言若日孤在制及畏死道路不敢來朝且有生之類寧有長久安全者乎天下亦復有不死之地乎徒以虛文歲幣巧飾見欺於義安在三十年梁會等使還日燾遣陪臣陶子奇來貢廷臣以日燾終不入朝又議征之拘留子奇于江陵

沈得大
有過

史事

卷三百三十

子

命列國侯與諸王亦里吉爵征安南勅至鄂州與陳益復議平章不忽木奏立湖廣安南行省市橋船百斛者千艘川軍五萬六千五百七十人糧三十五萬石馬料二萬石鹽二十一萬斤預給軍官俸津遣軍人水手人鈔二錠器仗凡七十餘萬事國侯設幕官十一人木陸分道並進益復隨軍至長沙成宗即位命罷征遣子奇歸國日燾遣使上表慰國哀并獻方物遣禮部侍郎李衍等持詔往撫綏之日先皇帝新棄天下朕嗣守大統踐祚之始大賜赦宥無間遠近惟汝安南亦從寬宥已勅有司罷兵遣陪臣陶子奇歸國日今以往所以畏天事大者其審思之大德五年太傅完澤奏安南使鄧汝霖竊畫官苑圖本私買輿地圖禁書等物抄寫征收交趾文書私記北邊軍情山陵等事宜遣使持詔責以大義遣禮部尚書馬合馬持詔諭日燾以汝霖所為不法理當窮治朕以天下為度勅有司放還自今使介必須選擇有所陳請必盡情憫向以虛文見欺曾何益於事哉勿憚改圖以貽後悔武宗即位屢遣使來貢仁宗皇慶二年交趾軍約三萬餘人馬軍二千餘騎犯鎮安州雲洞殺掠居民焚燒廬舍陷藤洞知洞等處犯歸順州廷議俾湖廣行省發兵討之四月交趾世子領兵焚養利州殺掠二千餘人言昔右江歸順州五次劫我大原路掠我生口五千餘人知養利州趙珪貪我思退

州商人取金一礪，侵田一千餘頃，故來警殺，樞密院遣千戶劉元亨赴湖廣行省詢察。元亨遣下思明知州黃嵩詩往詰之，謂是阮益世子太史之奴，於是牒諭之。安南回牒云：邊鄙風竊狗偷，章自作不靖，本國安得而知？且以貨賂借至。元亨牒責安南，飾辭不實，却其貨賂，而道里遠，情辭虛誕，終莫得其要領。自延祐改元，以及至治之末，疆場寧謐，貢獻不絕。泰定元年，世子陳日煚遣陪臣莫節夫來貢，益復久居于鄂，授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加儀同三司。文宗天曆二年卒，至順三年，世子陳日煚遣其臣鄧世延等來貢方物。

史事

卷三百三十

三

向書宅南交以版仲夏如考日景于林邑以正中星耳未必視其地臣其人也禮記南方曰蠻離越交趾有不火食

緬國為西南夷，不知何種，其地有接大理，及去成都遠者，不知其方幾里也。其人，有戴郭屋，廬以居，有象馬以乘，舟筏以濟，其文字進上者，用金葉寫之，次用紙，又次用板，椰葉騰譯而後通。世祖至元八年，大理鄧開等路宣慰司遣乞解脫因使緬國，招諭其主內附。乞解脫因道其使价，轉來十年，遣乞解脫因，詔諭之曰：聞者大理鄧開等路宣慰司差乞解脫因，導王國使价，轉詣京師，知王有內附意，且求觀舍利，朕矜憫遠來，使來使觀見，又令親觀舍利，今再遣禮部郎中乞解脫

脫因往諭王國，誠能謹事大之禮，遣子弟若貴臣來，以彰我國，家無外之義，用敦承好，時乃之休。十二年，建寧路安撫使賀天爵言：金齒頭目阿郭曰乞解脫因之使，緬乃父阿必所指也。緬王恨父阿必，領兵數萬來侵，執父而去，不得已厚獻其國，乃得釋。今父已故，因思緬中之人，猶將狗耳，且者緬遣阿的八等至，乃候視國家動靜也。阿郭親戚白衣頭目與緬為鄰，言入緬有三道：一由天部馬，一由牒甸，一由阿郭地界，俱會緬之江頭城。阿郭親戚阿提犯在緬掌五甸，戶各萬餘，欲內附。阿郭願招阿提犯及金齒之未降者，以為引道。雲南省言緬王無降心，去使不返，必須征討。帝曰：姑緩之。十一月

史事

卷三百三十

三

雲南省報：緬人探伺國使消息，而滿賊阻道，今蒲人降，道已通。探得國使建緬俱安。十四年，緬人以金齒千額總管阿禾內附，怨之，攻其地，欲立磐騰越永昌之間。時大理路千戶忽都總管信直日等駐劄南甸，阿禾告急，忽都等晝夜行，與緬軍遇于河邊，其衆約四五萬，象八百馬萬匹，忽都等軍僅七百人。緬人前乘馬次象，次步卒，象披甲，背負戰樓，兩傍挾大竹筒，置短槍數十，其中乘象者取以擊刺。忽都下令：賊衆我寡，當先衝河北軍，忽都親率二百八十一騎為一隊，信直日以二百三十三騎，傍河為一隊，脫羅脫孩以一百八十七人，依山為一隊，交戰良久，賊敗走，信直日追之三里，抵寨門。

旋淳而退。忽南面賊兵萬餘，繞山官軍後，信且日馳報。忽都復列爲三陣，進至河所擊之，又敗走，破其十七砦，遂北至罕山口，轉戰三十餘里，賊及象馬自相蹂死，盈三巨溝。日暮，忽都中傷，乃收兵，明日追之，至于額，不及而還，捕虜甚衆，軍中以一帽、或一兩靴、一重衣，易一生口，其脫者，又爲阿不邀殺。歸者無幾。十月，雲南省遣宣慰使納速刺丁率蒙古爨焚摩些軍三千五百餘人，征緬至江頭溪，蹂躪酋緬安立砦之所，招降唐欲等三百餘人，三萬五千二百戶，以天熱還師。十七年，納速刺丁言：「先奉旨，若重慶諸軍平然後有事緬國，今四川已底寧，請征之。」帝以問丞相脫里奇海，對曰：「陛下初命發士卒六萬人，征緬，今納速刺丁止欲得萬人，帝命雲南行省發四川軍萬人，命藥刺海領之，同征緬二十年。右丞太卜由羅必甸進軍，泰知政事也罕的斤取道阿昔江，達鎮西阿禾江，造舟二百，下流至江頭城，斷緬人水路，自將一軍，從驛甸徑抵其國，與太卜軍會，令諸將分地攻取，破其江頭城，擊殺萬餘人，令都元帥玄世安以兵守之，積糧餉以給軍士，遣使持輿地圖奏上。二十二年，緬王遣薩井大官阿必立相至太公城，欲納款，爲孟乃甸白衣頭目解寨所阻，遣騰馬宅持信搭一片來告驛甸土官匿俗，乞報上，司免軍馬入境，匿俗給榜，遣騰馬宅回江頭，招阿必立相赴省，阿必立相乞言於

朝廷，許其悔過，然後差大官赴闕。朝廷遣宣慰司達魯花赤怯烈使其國。二十三年，命都元帥禿蒲帶征緬。二十四年，緬王爲其庶子不速速古里所囚，害其嫡子三人，與大官木浪周等爲逆。雲南王所命官阿難答等被害，雲南進征之，緬始平，乃定歲貢方物。大德元年，以緬王的立普哇拿阿迦提牙，嘗遣其子信合八的奉表入朝，請歲輸銀二千五百兩，帛千疋，馴象二十，糧萬石，詔封爲緬王。四月，遣使進白象，五月的立普哇拿阿迦提牙爲其弟阿散哥也所殺，詔忙完魯迷失率師問罪，賊與八百媳婦國通，其勢張甚，忙完魯迷失諸益兵，命薛超兀而將兵萬二千征之，令諸王調潤節制其軍，立其子窟麻刺哥撒八爲王。七月，阿散哥也弟者蘇等九十一人各奉方物入朝。八月，緬國阿散吉牙等昆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初，雲南泰知政事高慶宜撫使察罕不花圍緬城，城中薪食俱盡，將出降，慶等受其重賂，以炎暑瘴疫爲辭，輒引兵還，詔誅之。占城近瓊州，順風舟行一日可抵其國。世祖至元十五年，右丞唆都、以朱平遣人至占城，還言其王有內附意，詔封占城郡王。十六年，遣兵部侍郎敦化的等使占城，諭其王入朝。十七年，占城國王李山補刺者吾遣使奉表降，貢方物。十九年，命左丞唆都，卽其地立省以撫安之。旣而其子補的端岡貢

同不服萬戶何子志千戶皇甫傑使還國宜慰使人永暨正
蘭使馬八兒國舟經占城皆被執詔發兵征之帝曰老王無
罪逆命者乃其子耳十一月占城行省率兵自廣州航海至
占城港口北連海海旁有小港五通其國大州東南止山
西旁木城約二十餘里官軍依海嶼屯駐占城人治木城起
樓櫓立回回三稍砲百餘座於木城西十里建行官亭由補
刺者吾寧重兵屯守應援二十年正月行省傳令軍中以十
五日夜半發船攻城至期分遣瓊州安撫使陳仲達總管劉
金以兵千六百人由水路攻木城北面總把張斌百戶趙達
以三百人攻東面沙蒲官官三千人分三道攻南面舟行至
天明泊所為風濤所碎者十七八賊開木城南門建旗鼓出
萬餘人乘象者數十亦分三隊迎敵矢石交下自卯至午賊
敗北官軍入木城東北二軍合擊之殺溺死者數千人守城
數萬人悉潰散國王棄行官燒倉庫殺承賢亞蘭等逃入山
十七日攻大州十九日國主使報答者來求降許之二十一
日入大州又遣傳恩兀魯班者來言奉王命國主太子後當
自來官軍復駐城外二十二日遣其舅寶脫禿花等奉國王
信物雜布二百疋大銀三錠小銀五十七錠碎銀一囊為贊
來歸狀又獻金葉九節標槍曰國主欲來病未能進先使持
其槍來以見誠意世子補的期三日請見省官却其物寶脫

小史如記

寶脫禿花

禿花曰不受是薄之也行省姑令受置寶脫禿花復同其主
第四子第五子來見言先有兵十萬故求戰今皆敗散聞敗
兵言補的被傷已死國主頗中箭今小愈愧懼未能見故先
遣二子來議赴闕進見事省官疑其非真子令還諭國主早
降且以問疾為辭遣千戶林子全總把葉全偕往視之二子
在途先歸子全等入山兩程國主不果見寶脫禿花謂子全
曰國主遷延不肯出降今反揚言欲殺我可歸告省官來則
來不來我當執以往子全等回營是日殺何子志皇甫傑等
百餘人二月八日寶脫禿花又至自言吾祖父伯叔皆為國
主字由補刺者吾殺吾兄而奪其位斬我左右二大指我實
怨之願擒其父子以獻爾給大元物色行省賜衣冠撫諭以
行十三日唐人在占城者會延等來言國主逃于大州西北
揭侯山聚兵三千餘并招集他郡兵未至不日將與官軍交
戰懼唐人泄其事將盡殺之延等覺而逃來十五日寶脫禿
花偕宰相報孫達兒等五人來降行省官使會延等見寶脫
禿花語之對曰延等好細人請繫縲之國主軍皆潰散安敢
復戰今未附州郡凡十二處每州遣一人招之水路乞行省
及寶脫禿花各遣一人乘舟招諭陸路則乞行省官與報孫
達兒往擒補的及攻其城行省信之調兵一千屯半山塔遣
子全領兵百人與寶脫禿花赴大州進討約有急則報半山

軍子全比至城西寶脫禿花開行自北門乘象遁入山官軍獲謀者曰國主實在鴉候山立砦聚兵約二萬餘遣使交趾真臘開婆等國借兵及徵賓多龍舊州等軍未至十六日遣萬戶張順領兵赴國主所棲之境十九日順近水城二十里賊浚源壘拒以大木官軍斬刈超距奮擊破其二千餘衆轉戰至木城下山林阻監不能進賊旁山截歸路軍殊死戰得解還營行省整軍聚糧棚木城遣總管劉金守禦二十一年三月六日唆都領軍回江淮省遣萬戶忽都虎帥軍助攻討前鋒舟師至舒君運港不知所向令萬戶劉君慶進攻新州獲占蠻就令爲鄉導至占城見管舍統盡知官軍已回二十

史集

卷三百二十

七

日忽都虎令百戶陳奎招其國主來降二十七日占城主遣王通事來稱納降忽都虎令其父子奉表進獻國主遣文勞叩大巴南來稱唆都除蕩其國貧無以獻來年當備禮物令嫡子入朝四月十二日國主令其孫濟日理勒魯等奉表歸款

瓜哇在海外視占城益遠自東南海行者先至占城而後至其國其風俗土產不可考大率海外諸蕃國多出奇貨取貴于中國而其入則醜怪情性語言與中國不能相通世祖撫有四夷其出師海外諸蕃惟瓜哇之役爲大至元二十九年詔平章政事史弼亦黑迷失高興征瓜哇會福建江西湖廣

三行省兵凡二萬設左右軍都元帥府二征行上萬戶四發舟千艘給糧一年鈔四萬錠降虎符十金符四十銀符百金衣段百端用備功賞陸辭帝曰卿等至瓜哇明告其國軍民朝廷初與瓜哇通使往來交好後刺詔使孟右丞之商以此進討九月軍會慶元弼亦黑迷失赴泉州與率輜重自慶元登舟涉海十一月三省軍會泉州十二月自後港啓行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明年正月至東董西董山牛崎澳入混沌大洋檣檣與假里馬答勾蘭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三十年正月至枸欄山二月亦黑迷失領招諭瓜哇宣慰司官曲出海牙

史集

卷三百二十

七

楊梓等五百餘人船十艘先往招諭之大軍繼進於吉利門弼與進至瓜哇之杜並足與亦黑迷失議分軍水陸並進弼帥都元帥那海等水軍由戎牙路港日至久節洞與亦黑迷失失帥都元帥鄭鎮國等馬步軍自杜並足陸行以萬戶由元爲前鋒遣副元帥土虎登哥乘鑽鋒船於麻暗巴歇浮梁前進赴入節洞期會招諭瓜哇宣慰司官言瓜哇土塔土罕必聞耶舉國納降土罕必聞耶不能離軍先令楊梓引其宰相昔刺難答叱耶等五十餘人來迎三月一日會軍入節洞洞上接杜馬班王府下通前奔大海乃瓜哇咽喉必爭之地其謀臣希寧官浚河船舶觀望成敗招諭不降行有於洞邊

設假月營，雷萬戶王天祥守河津。土虎登哥等領水軍，鄭銀國等領馬步軍，水陸並進。希寧官懼，棄舟宵遁，獲鬼頭大船百餘艘。令那海鎮入節洞海口，大軍方進，土罕必閣耶遣使來告，鄭國葛耶王與瓜哇宿怨，追殺至麻喏巴歇，請救之。亦黑迷失先往安慰，土罕必閣耶與進至麻喏巴歇，不知葛耶兵遠近，乃回入節洞。亦黑迷失報賊兵今夜當至，召與赴麻喏巴歇。七日，葛耶兵三路攻土罕必閣耶，八日黎明，亦黑迷失率兵迎賊，不遇，與東南路賊戰，殺數百人，餘奔潰。日中，西南路賊又至，與戰至哺，又敗之。十五日，分軍為三道伐葛耶。期十九日會答哈，聽砲聲接戰，土虎登哥水軍游流而上，亦黑迷失由西道，與由東道進。土罕必閣耶軍繼其後，十九日至答哈，葛耶王以兵十餘萬交戰，自卯至未，連三戰，賊敗奔潰，擁入河死者數萬人，殺五千餘人。圖主入內城拒守，官軍圍之。國主哈只葛當出降，復叛殺之，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閣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溺與亦黑迷失許之。遣萬戶棉只不丁、甘州不花以兵二百人護之還國。高與聞之，咎其失計。土罕必閣耶果殺二人以叛，乘軍還夾路，擄奪，溺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建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以葛耶妻子官屬及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寶犀象等物進朝廷，以其失亡多，杖十七，沒

家貲三之一元貞元年起，同知樞密院事。月兒魯奏，解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之國，俘其王及諭降旁近小國，宜加矜憐，詔以所籍還之。此行為瓜哇

男 孫 孫 敬
男 孫 孫 敬
姪 萬 言 孫 現
得 黃 旗 殿 下

史緯三百三十卷

內府藏本

國朝陳允錫撰允錫字疊齋晉江人順治己未以薦舉授平湖縣知縣是書蓋仿呂祖謙十七史詳節之意然祖謙但擷取菁華以便省覽允錫則多所改竄於其間有合併重複者如周秦以前入史記而漢高祖以至武帝則割入漢書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八史則與南北二史參考歸一其餘表志紀傳互見者亦悉從汰除之類是也有刪削繁冗者如宋史宗室世系但系族譜元史刑法志全抄律文及但叙官闕無關褒貶之列傳是也有更易舊第者如退魏於蜀後削二牧於昭烈之前移呂布二袁劉表於東漢之類是也有竄改舊名者如項羽呂后武后不稱本紀宋留從劾陳洪進不稱世家之類是也其他如新唐書則點正其文句元史食貨志則連屬其篇次者爲數尤多卷帙浩繁用力可謂勤至然其中繁簡失度分合無義者亦尙不少蓋網羅百代其事本難梁武帝作通史六百卷劉知幾深以爲譏司馬光進通鑑表亦稱其中

牴牾不能自保允錫此書積畢生之力爲之而卒之不協於體要固其所矣